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註銷
WITHDRAWN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八八 新91期）

「這個口會吃人！」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八八(新91)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八八(新91)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四月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特赦戰犯」統戰醜劇

中共表演的「特赦戰犯」醜劇，幕揭開了，看樣子還要繼續表演一個短時期。三月十九日發表「特赦」消息後，又有什麼「黨和國家領導人」葉劍英、華國鋒、吳德等「接見被特赦釋放的全體人員」。本來，中共曾對外宣佈被「特赦」人員「願意回台灣的，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如果這是眞話，中共於「釋放」「戰犯」後，根本不應該繼續「組織」他們「參觀、學習」，安排住在北平的前門飯店過「集體生活」。在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於三月二十三日接見「特赦」人員時，據說黃維代表全體獲「釋放」人員宣讀了一紙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感謝信」。在這個所謂「感謝信」的尾上，有四句中共慣用的鼓兒詞式的「詩」：「主席思想光輝照，戰犯新生表決心。永遠跟着共產黨，鞠躬盡瘁爲人民」。最後署名是「蒙特赦釋放戰爭罪犯全體」。

既然在信中表示了「永遠跟着共產黨」的「決心」，已等於堵死了回台灣這條活路。那麼這封「感謝信」是黃維等人的自願嗎？其實，這幕「特赦」醜劇根本就是中共有計劃的表演，那封所謂「感謝信」還不是北平有關方面寫好的，然後強迫「戰犯」們簽個字，甚至沒有經過「戰犯」過目就拿到海外共報發表了，更甚至被釋「戰犯」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件事。統戰把戲嘛！演起來就要似模似樣，而究其實卻是如眞包換的假貨。

中共近年對中華民國所進行的統戰活動，眞是出盡了八寶。特別是前任美總統尼克遜訪問北平與毛澤東集團發表「上海公報」後，搖搖欲墜的中共可下子抓到了「救命草」，在美國一批短視政客的吹捧下，一時造成了世界性的所謂「中國熱」，在這股黑風濁浪中，中共非法的擠進了聯合國，國府被迫退出了這個邪氣上升正氣下降的國際機構。當時，中華民國在國際逆流中確處於極端不利環境中，而中共則「意氣風發」，好像北平這個極權統治集團，這回眞眞正正的成了一個「強國」。接着，中共從多方面着手，收買拉攏流落美日等國的一小撮過氣官僚、無耻文人和「商人」、「學生」各色人等，企圖「不戰而屈人之兵」，通過統戰而實現所謂「解放台灣」的夢想。然它刮自老百姓的「人民幣」用了不少，但所得的結果卻完全失敗。不過，中共並未因此而氣餒，統戰醜劇仍是一幕接一幕的演下去。最近，如中共利用所謂「二·二八」，再度表演一齣拙劣的統戰活戲，然其結果除了在美國、日本和中國大陸上中共長期豢養的一些走狗和傳聲筒有氣無力地跟着他們的主子指揮棒跳動幾下外，當然不會有人相信中共的謊言。然中共在宣傳中卻不打自招地供認了「二·二八」原來是它在幕後策動的一場武裝顚覆陰謀，從此使中外人士瞭解到，共產黨人所說的「人民起義」，原來就是它們策動的武裝顚覆活動。

從這一幕一幕的統戰醜劇看，只能證實一點：那就是中共始終視中華民國屹立於台灣是其心腹大患。所以，不惜放棄「馬列原則」、「階級立場」，日前又搞了一幕「特赦」醜劇。這些「戰犯」的太太，中共居然也稱之爲「夫人」，據說他們的子女過去「都享受國家的助學金」，後來還都有了「工作」。如果這也是眞話，那麼我們要問彭德懷、羅瑞卿、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這些人爲什麼不能獲得「特赦」？本來這些人也都未死。像劉少奇、高崗、饒漱石以及林彪、葉羣等人都死了，而他們孩子今日是否可以獲得「助學金」？是否還可以找到工作？相信他們都已成了所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隨着他們父母的失勢以至死亡，都被打下十八層地獄，永遠難得翻身。就拿林彪女兒前在中共「空軍報」工作的林豆豆來說，她不僅沒有參加林彪「五七一工程紀要」——武裝政變，傳說她還曾告密，致使林彪、葉羣等人出走失敗，可是今日林豆豆又怎樣呢？還不是沒有下文了。這一切都說明中共在黨內以至對大陸同胞「決不施仁政」。那麼爲什麼突然「特赦」一些「戰犯」呢？任何人都知道，這是它對中華民國進行統戰於黔驢技窮之餘，而近於「得病亂投醫」似地，再度表演一次騙人的鬼把戲。

這倒可看出：中共御用的什麼「民主人士」，貳臣和無恥降將的命運，實際是寄托在中華民國方面。國府越進步越強大，他們的一碗「寵物飯」就有保障，因爲中共上演統戰醜劇等隨時都要用上他們。今日中共正在大陸上隨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而再度全面進行整肅，適於此時「特赦戰犯」，這對它的「理論」、「原則」都是一大諷刺，但也十足表現出北平那一小撮人面臨日薄西山，心情是何等淒涼，何等慌亂。

每週評論

新聞以外

為德不卒・道義何存？

南越高棉終將成爲犧牲品！

劉人傑

北越破壞巴黎和平協議，在南越發動大規模攻勢。同時高棉共軍也向金邊猛攻，美國總統福特提請國會批准緊急援助南越及高棉撥欵均遭否決，南越及高棉得不到支援，受到空前未有的挫敗。目前南越和高棉即使能暫時抵擋得住共軍的攻勢，前途仍是暗淡，因爲今後再難得到美國的支援了。

施萊辛加・改變論調

美國國防部長施萊辛格說：即使整個東南亞落入共黨之手，不致十分危及美國的安全，也不致打亂世界軍事均勢，主要影響只是心理上的。

明眼人一看而知，這是美國打算退出東南亞的訊號。事實上，美國退出南越戰場時，這已是美國的「決策」。

不過尼克遜末下台時，還負起多少道義上的責任，給予軍火、經濟及軍事顧問等援助，因爲尼克遜還能抵擋得住國會的壓力；但尼克遜下台後，由民主黨控制的國會，意氣風發，孤立主義抬頭，趨向與共黨妥協，福特要繼尼克遜政策便告觸雷，所有「援外計劃」，都給國會一筆剔除，最後，弄到高棉和南越在共軍發動總攻下節節敗退，還帶來嚴重政治危機。

國防部當然清楚東南亞淪入共黨之手是無可避免的悲慘命運，到這時，只可一改過去的論調。稍爲有頭腦的人都可理解到，美國並不是救苦救難的菩薩，如果不影响到本身，絕不會那麼熱心。過去，美國介入越戰，花了數以百億萬元計的軍費，犧牲無數美國青年可貴的性命，爲了什麼？是單純爲了「國際道義」，爲什麼過去有道義，現在就沒有了？如果當日美國不是「仗義」幫助南越抗拒共黨，南越兵不血刃的被赤化了，今天南越人民在共黨的統治下雖然痛苦，也免除二十幾年戰爭流血，沒有那麼多人喪失生命，也不會造成那多麼孤兒寡婦。

現在因爲鬥不過民主黨的孤立主義分子，不惜持與過去完全相反的論調。子弟死於中南半島戰場的美國人，豈不會引起一種想法，覺得美國政府過去太兒戲，把美國青年大批遣到南越戰場送死，豈不是死得太寃枉？

東南亞整個落入共黨之手，「目前」對美國的安全或者沒有影响，但如果施萊辛格不是近視太深，能看得較遠的話，就會覺得他的話徒然自欺欺人。

共黨統治・永不超生

連日在報上看到的消息，使人十分喪氣；南越九個省已受到共軍控制，一百多萬人從湄公河三角洲向北逃亡……南越軍正在西貢地區挖戰壕備戰……金邊正圖與棉共談判，龍諾兩週內宣告下野……看來，中南半島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失敗的情緒有像滾雪球一樣。南越和高棉因爲得不到美國的支援，產生了不滿的情緒，戰局的急轉直下，一方面因爲共軍壓力增長，另方面阮文紹和龍諾都會有一種一拍兩散的心理。「好罷，你不要，我也可以不要，看將來你們受害的時候怎樣。」

於是他賭氣的放軟手腳，任由土地由共黨拿去，到共黨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安全時，問你們孤立主義的美國佬怎樣去應付。

這種賭氣是許多人遭遇困擾時都會有的情緒變化，當日中國大陸國民黨的挫敗，也因爲有部分國軍將領或國府要員沒受重視，賭氣倒戈，於是造成迅速崩潰。當時有些人持了「誰做皇帝老百姓一樣納糧」的見解，以爲國府垮了，讓共產黨來攪攪也好。

可是今天後悔也沒用，在共黨水深火熱的統治下，已永無翻身之日。他們痛定思痛，會覺得當日太過感情用事，也看差了共產黨，並不是「誰做皇帝一樣納糧」那麼回事，共產黨當皇帝就不是「納糧」那麼簡單。

今天的阮文紹、龍諾也許都有點賭氣，因此美國的報紙也說，被南越放棄的土地今後將永無重見天日的機會，這個看法一點不錯。

可是，大家不加援手，叫阮文紹拿什麼和共軍戰鬪？處在他這樣的地位，不把南越全部拱手送給共軍，已算不錯了。

他顯然還要作最後的抵抗，可是在士氣消沉中，有什麼辦法擋得住共軍勢如破竹的進攻。

南越悲劇・連鎖關係

一方面面臨北越軍大舉進攻威脅，一方面因美國援助受到國會限制，阮文紹終於忍痛大舉撤退，縮短軍事上的負擔。百萬南越人隨軍隊撤退，放棄

田園，還受到北越火箭射擊，死亡枕藉。這一幅悲慘的圖畫，使我們曾有逃亡經驗的中年人，歷歷如在目中，這是嚴重的大悲劇，這大悲劇的形成，美國應負很大責任。

阮文紹放棄廣大國土，使越局突變，當然不會是他自願，而是迫不得已作出的沉痛決定。他也知道，大軍撤退引來很多可怕的後果：其一是士氣必然受到嚴重打擊。打仗打士氣，由於士氣彼此消長，北越軍乘勝追擊，其勢難當；第二是難民問題，百萬人民隨同撤退，給予他們救濟與安置並不是簡單的事。

巧婦難爲無米之炊，阮文紹在美國有足夠支援下，長期以來曾使南越的局勢安定，現北越看準美國經濟衰退和孤立抬頭的機會，發動「和平」後空前大規模的攻勢，果然不出所料，美國孤立派振振有詞，自己還應付不了困難，那能顧得別人？一於反對撥欵，拖延日久，阮文紹得不到援助，除了撤退，有什麼辦法？有人問：今後中南局勢怎樣看？卽使不過份悲觀，也極難睇好。南越、高棉，一旦落在共軍手中，整個東南亞會有一個極大的轉變，目前看風轉䑺的已有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菲律賓。

但看風轉䑺不能挽救他們赤化的命運，這些國家在美國「孤立」下，必然一個一個給共產黨拿掉，一如古巴、葡萄牙式的「政變」，變成共產國家，實際是中共的附庸。

看來，避免落入中共之手，只有投向蘇修。但蘇修亦共產，死在中共手上與死在蘇修手上，其死一也，並無分別，東南亞的悲慘遠景，恐怕因此轉變而一步一步接近了。

人民情緒．最爲重要

南越局勢急劇變化，許多人感到憂慮。在五角大廈辦公廳裏的美國國防部長施萊辛格，可以咬着烟斗，滿不在乎的說：東南亞給共產黨拿掉，美國的安全也不會受到威脅。但我們身居東南亞地區的人，卻不能像施萊辛格那樣「淡然置之」，我們對南越戰局的關懷，是情所難免，勢所必然。

我們都相信「骨牌」道理，全部並列的站起來很穩，一個倒下來，其他的就會隨着一個一個的倒了。可能很快便倒自己居留的這一個地方，所以我們無法不「特別關懷」。而高棉、南越的戰況，又太過使人憂慮。

一些專家的評論對一些人把南越軍自北部九省撤退，看成南越反共力量的崩潰，這想法是過慮的。他們所持的見解認爲阮文紹本人是一個軍人，南越政府實際由許多軍事將領組成，因此南越政府被視爲一個戰鬪性的政府，不會那麼容易認輸，更不會放棄戰爭而拱手讓與敵人。南越軍自高地撤退，是被免腹背受敵的軍事策畧，縮短防綫，有利於固守南部。

對這些專家從軍事觀點上的看法，老萬也同意。不過，他們可能忽畧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人民的情緒，受到這次大撤退的打擊很大，百多萬的逃亡行列，充滿了失敗和頹喪心理，這種心理很快會蔓延全國，人民情緒低落，政府有再堅強的鬪志，也大打折扣。

打仗必須軍民一致，如果人民情緒低落，便增加作戰上的困難，這一點，卽使是拿槍桿的軍人也明白。看來，目前南越最重要的不是收拾軍事殘局，而是如何重建人民的信心。

不過，有一百多萬人放棄了他們的田園廬舍，冒共軍的火箭襲擊，隨着南越政府軍撤退，表示人民寧願做「難民」，也不願在共黨統治下做「順民」。這一點，似乎還可以給我們帶來希望，南越政府還是得到人民支持的。

老基應得．傻瓜獎金

如果諾貝爾獎金稍遲頒發，基辛格絕對不會是得主。由他一手攪出來的「巴黎停火協定」，其實只換取了美國兵在南越戰場甩身，從開始談判起，對共黨有認識的人都躭心老基會入了共黨的圈套。以過去的經驗來說，共黨的「和談」，只是爭取時間的手法，根本不會有誠意。

但當時天眞的美國人都以爲這協定一旦達成，就不會再有戰爭，怎知道基辛格的和平獎金剛拿了不久，乘着美國人厭戰，孤立主義抬頭，共軍又在中南半島戰場上發動大規模進攻。他們肯定美軍不會再投入南越戰場，美國國會將否批准對南越予以額外支援，雖是賭博性質，但也明知賭贏機會很高。

果然，在共黨發動進攻後，美國總統雖提出緊急支援南越，兩會卻拖延又拖延，南越部隊苦撐無力，終於丟了高原地區廣大土地，南越反對派乘機迫使阮文紹下台，使問題益加複雜。看來，美國政策固然對南越打了輸數，南越本身亦難以應付軍事與政治雙重的危機。

到現在，基辛格也許明白，他所獲致的「和平」只上了共黨的圈套，並非「眞正」的和平。今天，共黨在時機成熟之時，輕而易舉的把南越拿掉，比美軍仍留駐南越時容易得多了。

其實，諾貝爾「和平」獎金頒給基辛格是錯誤的，他們應頒給他「傻瓜」獎金，因爲基辛格獲得的並不是眞正和平，他頭腦這麼簡單，給他「傻瓜」獎金，並不宛枉。

其次，他這次「穿梭外交」鎩羽而歸，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認失敗。中東和平已告無望，目前以、埃兩國都在磨拳擦掌，準備動武。他的外交「失敗」了，和平奔走也「失敗」了。拿現在的基辛格作選擇和平獎金得主的候選人，他不可能得獎了。

無名氏長期捐助學金

一位署名「無名氏」的讀者寫信給老萬，說對「紀念陳孝昌助學金」感到十分有意義，他要從四月份開始，每月捐助三百元，是長期性的捐欵。對這位熱心的讀者，可惜他不肯表露姓名身份，老萬衷心感謝。

認識中國

大街・小巷・死胡同

柳以青

中共政權建立了二十五年了，前幾個月，中共大加慶祝、渲染一番，事後，又歸於沉寂了。

在那一段慶祝的日子裏，卻是讀到了不少的文章，看過不少的東西，特別是在海外的，我不知道寫那些文章，擺那些東西的人們是有什麼想法。對我來說，我總覺得是言過其實的多；說坦白話的少。或許也會有說坦白話的，不過，就不能或很難「突破」地發表出來。如果眞的發表了，接下來的就是整肅而已。

假如目前重溫一下文化大革命時中共的報章和雜誌，其中坦白的話卻是汗牛充棟的，可惜的是，這些說坦白話的人士們，一一地從地平線上下陷了。

從地平線上下陷是一件事，說坦白話是另一件事。從「形勢觀點」來說，當然他們「失敗」了，但是從「眞理觀點」來說，他們不但沒有「失敗」，而卻是「勝利」了。由於他們的勝利，就不斷地掀起了目前大陸上一宗、一宗地「運動」了。

我不知道別人如何看待大陸上的運動——一個接着一個的，但是，我卻能從這一連串的運動中，發現到中共是愈弄愈離譜，愈走愈是一個死胡同。

或許，我這一「死胡同」的觀點，對某些人來看，不僅是「造謠」，「別有用心」，甚之是「毒惡」的，但是我卻可以舉出事實上，向讀者交代一下。

在今天的海外社會裏，除了小數的人們外，恐怕不再能夠用純「情感的好惡」字眼打動人心了，儘管是在開動了印刷機器，一印就印它幾億萬張的宣傳紙。不過，我所提出的事實，也只是提出而已，是否就是如此，還得讀者們親自去判斷呢！

「批林批孔」竟已了？

「批林批孔」運動熱鬧了一陣子之後，到目前，似乎是接近「尾聲」了，起碼，在表象上的情勢是如此。不過，我卻相信，由「批林批孔」而產生的影響，不但不能停止，反而更愈來愈烈，不過只是在暗中掀起必然的波濤雲湧呢！如不相信，再過一段時期就可以見到端倪的。

接着就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從毛澤東、姚文元以及接下來的這方面的文章，似乎又如山倒海擁上來了。這一方面可以解釋成中共的策略——以一個運動代取另一個運動；另一方面，就也可以了解成前面的「批林批孔」運動出了問題，不能不加以制止，而制止的方法，不能做出自打嘴巴，只好另立名堂而推進了。

假如我們翻閱「批林批孔」運動時的資料——這只是不到兩年來的時間，我們都會看到這樣的話：

「思想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認眞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認眞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始終要抓好的重要問題。林彪推行修正主義路線，把孔孟之道作爲他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革命人民要戰勝它們，批倒它們，也必須掌握自己的理論武器，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在鬬爭中發展的，我們也只有在鬬爭中才能眞正學到。結合批林批孔，認眞看書學習，才能提高我們識別眞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在階級鬬爭和路線鬬爭中，不致迷失方向。

「要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去揭露林彪修正主義路線和孔孟之道的反動本質。廣大羣眾深切體會到，林彪所鼓吹的孔孟之道，雖然有一定的欺騙性，但只要運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武器，進行階級分析，並聯繫到這些黑話出籠的歷史背景，揭露林彪反黨集團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罪行，就能抓住它們的反動本質，使它們原形畢露。因此，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我們必須認眞讀馬、列的書和毛主席的書，反復學習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和有關批林批孔的文件，把學習和批判緊密結合起來。」

從上面所抄錄的兩段話，那是見於一九七四年三月「紅旗」上的，就可以知道：「批林批孔」運動也者，不但沒有達到用「馬、列、毛」理論與方法去「批林批孔」，反而導致了研究孔孟之學，讀法家之書的浪潮，這方面我們可以從兩年來所寫的，出版的東西來證明。至於「馬、列、毛」等的理論，只是一種「掛帥」式的「准許證」而已，實質上，「深入研討」的是孔孟以及相關的諸子百家思想，以及這思想在歷史中的實際情形。

記得，在「批林批孔」運動開始時，我就曾在此指出：這不啻是在中國大陸的變相的「文藝復興」運動，到現在來說，這一推測，卻有一些可信成份。

同時，在極力「反孔而揚法」中，也還會做成變相的「文藝復興」呢！

事實上，中共似乎太高估了他們的「馬、列、毛」思想的力量，於是在大力地掀起「批林批孔」時，以爲自可以照馬列主義「在鬬爭中求發展」而支到如期的效果，然而，事實上所得到的是相反結果，證明「馬、列」，無法與我國的諸子百家思想相對抗。結果是儒、法登場，馬、列「靠邊站」呢！

在這一個「思想鬬爭」的現實裏，中共其實該做反省與覺悟了。然而，可惜的是：卻有一小撮思想封閉的黨員們，沒有勇氣面對現實，而竟再一次發起運動——要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呢！這不啻是一個死胡同。而爲走這「死胡同」而吶喊的人們，不知道該是想些什麼呢！在這裏，我只是「主觀的」指出而已。

「無產階級」的「死胡同」？

或許有人見到「死胡同」的三個字，不太高興，這不高興的產生是來自「情感作用的」。不信的話，我姑且引出一個實情來。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大公報」第六版，刋出了「人民日報記者和新華社記者」的報導，記述「新華印刷廠領導成員的體會」——總題目是「如何認眞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

這篇文章淸楚地指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目前出現兩個錯誤：一是「有人覺得學得差不多了」；一是有人「要求馬上解決一些具體問題」。但是，根據「大公報」所刋出的文章稱：「這兩種想法，都不利於深入一步的學習」。

原因是這樣的：

「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不是一下子就能學好的，只有下功夫刻苦學，才能逐步領會。那麼認爲學上幾天就差不多了的思想，實際上是輕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表現。……只有弄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這一根本問題，才能認識和解決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具體問題。不注意搞淸楚根本問題，只注重解決具體問題，甚至鑽到枝節問題裏去，就會在實踐中搞偏方向」

從這段文章的表達中，起碼，我的了解是這樣的：目前似乎在大陸要推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精髓」——「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而避免在「具體問題」的「現實」裏求「實踐」。

首先，我覺得：這一思想學習運動，所能達到的學習目的是有限的，如果眞的去學習的話。因爲，這篇文章已經指出了：「只」有「下工夫」和「刻苦學」；結果呢？也還是不能保證「全然了解」呢！而「才」能「逐步」的「領會」。

從「才」能——「逐步」——「領會」中，可以看出這一「學習」的時間，不知道該是拖得多長呢？那麼，以前中共報章上所刋登的某些人，某些階級等都在「貫徹」「馬列毛」等，到現在不啻是證明是一個宣傳，或是靠不住呢！或是卻是走了偏差的路線呢！不是嗎？請讀接下來的「大公報」所刋出的文章稱：

「他們說，過去把無產階級政專只看成對明牌敵人實行專政，不理解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而來的。還存在資產階級法權，還存在資產階級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還存在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土壤，黨內出現林彪這類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工人一部分，黨員一部分，可能出現了資產階級分子。」

「從明牌」轉注於「暗牌」的話，問題就很大很大。俗語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是也。

在這裏，似乎對中共該反省覺悟一下，何以會有這些「暗牌」呢？誠如「青年女工江南」所說的：「資產階級的東西，往往看不見，摸不着，但經常在包圍着我們，影響我們，對我們進行腐蝕。……」

爲什麼呢？爲什麼呢？在這裏應該反省和沉思呢！

這篇文章表示這是來自幾方面的：

一、是來自資本主義社會的——請記住毛澤東如何分析了中國的以前社會，有無「資本主義社會」？

二、是來自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對，在一九四九年前後所生存的中國人，有那幾位沒有受到「習慣勢力」的影響？這是正常的發展而已。只能把習慣分好壞而已。

三、是存在着產生新資產階級的土壤——用「土壤」來形容很好，這「土壤」所指的實質該是什麼呢？這篇文章沒有指出，不過，據我的了解那「土壤」，乃是來自「人性」。

與人對抗，最多是你上我下，你活我死；但是與「人性」對抗，如果是屬於人性的劣點，可以塑出一個有道德修養的人；如果是屬於人性的優點，那麼，發起對抗的人，必然會註定失敗的。

原因很簡單，因爲發起對抗的人，也同樣具有了這樣的人性的。爭霸雄覛天下的拿破崙，也曾經說過一句很眞實的話：

「征服天下易，征服自己難」。這不啻是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也是值得人反省的話。

中共似乎在這裏該自行反省的。

因此，在中共超越「批林批孔」運動而推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之前，似乎先來一個自我「身份認同」的運動——看看自己是「明牌」的敵人呢？還是「暗牌」的敵人；看看自己是否是生在這塊「土壤」上的人，而會滋生「資產階級意識」呢！如果自己都能避免的話，那很好，但是，還得到「黨」的「認同」方可！

否則，那不是一條活路，而是一條死胡同呢！但是，所謂的死胡同，爲正在胡同中行走的人，恐是很難發現的；即使是發現了，能不能坦白的指出？則是另一個問題！

鄧小平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天府客

中共自今年一月舉行「十屆二中全會」及「四屆人大」以後，內部權力機構再分配有了重大的變化，其中比較突出的是鄧小平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共軍總參謀長，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這是中共內部權力鬪爭的重大反覆。

鄧小平早年留法時加入中共，一九三四年隨共軍逃竄陝北，先後任共軍第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一九三八年兼中共北方局委員，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屆大會當選爲中央委員，一九四九年任共軍第二野戰軍政委，一九五一年任「政務院」副總理，一九五四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五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五六年任中共總書記，八大期間，鄧小平擔任修改黨章的報告，當時由於蘇聯批判斯大林製造個人崇拜，中共「七大」所通過的黨章關於毛澤東思想的部份，在「八大」修改黨章的時候加以刪除，這就種下了「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被鬪爭清算的原因。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紅衛兵」出版的「八·二五戰報」，列舉了鄧小平的「十大罪行」：

一、鄧小平在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期間，一貫獨攬大權，擅作主張，與毛主席分庭抗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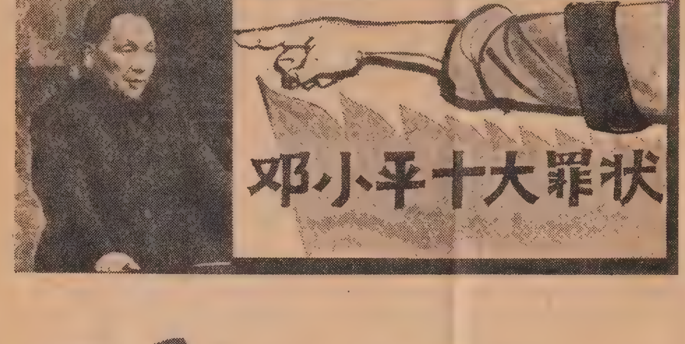
二、一九六一年鄧小平在某省委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大反毛澤東思想，攻擊三面紅旗，攻擊毛主席，狂妄的影射和攻擊毛主席，說什麼：「凡是辦不到的，不管原來那個人提，站不住就要改，顧面子是顧不住的」。

三、一九六一年頒發的「高教六十條」是一個道道地地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綱領性文件。鄧小平公開聲稱：「這是一個好文件」。

四、一九六二年我國經濟發生了暫時的困難，鄧小平在國內外階級敵人向我狂猖進攻的面前，裏應外合，公然提出包產到戶的主張，帶頭刮起單幹風。說什麼：「不管白貓黑貓，能逮耗子就是好貓

我邓小平现在就“翻了身”！





」。

五、一九六三年在劉少奇、鄧小平的支持下，我國科委草擬了一套關於學位、學銜的制度，並經鄧小平親自批准。

六、鄧小平對毛主席提出的半工半讀、陽奉陰違，消極對抗。

七、一九六六年鄧小平惡毒的攻擊文化大革命，說什麼「有些人就是想批判別人出名，踩着別人肩膀自己上台。對人家一知半解，抓着小辮子就批判半天，好自己出名。」

八、一九六六年北大師生揭出以陸平爲首的反革命集團，並開始追查北京市委。劉少奇、鄧小平立即指使彭眞鎮壓。

九、一九六五年鄧小平在他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極力吹捧蘇共二十次大會，大反個人崇拜，根本不提毛主席締造、培育、領導我們黨的偉大作用。

十、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和劉少奇在一起，趁毛主席外出的時候，利用中央大權在手，製定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違抗毛主席的指示，急急忙忙派出大量工作組去鎮壓羣眾運動。

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後，毛澤東發動「紅衛兵」揪鬭老幹部，鄧平平被打爲「劉鄧走資派」、「牛鬼蛇神」，這年十月廿三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自我檢討中說：「林彪同志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的思想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所以成爲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爲全國學習的榜樣。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向林彪同志學習」。現在，林彪被打爲叛徒、賣國賊，鄧小平翻了身，不能向林彪學習了，只有見風轉舵，再老老實實的向江青學習。從鄧小平過去反反覆覆的情況來看，他會不會取得毛澤東的絕對信任呢？姚文元在三月份的「紅旗」雜誌所發表的文章中，強調要抓老奸巨滑的老資產階級分子，有許多人認爲姚文元所說的老奸巨滑是影射周恩來，鄧小平是周恩來的老搭擋，鄧小平現在當了中共的副主席和總參謀長，會不會落得像林彪、羅瑞卿這幫人一樣的下場，誠難逆料！



看！杨成武大骂邓小平！



向林彪同志学习！



邓小平的过去与现在





廣東保安處長張輔邦

國大代表張輔邦將軍於一九七二年六月廿四日逝於台北，我遠在海隅，且僻住郊區，故事隔多時，才獲聞噩耗，翹首雲天，爲之悼念不已！

張將軍與筆者，關係非常密切，既同鄉，又同學，更加志同道合；革命軍北伐之前，彼此常聚於廣州芳草後街四十二號五華同鄉會，同飲食，相唱和，一首「蘇武牧羊」的歌，是那時他教我唱的，至今我仍常常會彈彈唱唱，彈或唱時，自會悠然憶起數十年前在廣州與輔邦歡聚一室的情形。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以後的民十七、八年間，我倆常聚寓於南京尖角營十號——那兒也有點像廣州芳草後街四十二號，是我們同鄉的「同行」們（軍人）聚會的地方；輔邦一旦有了錢，就在安樂酒店之類的地方開大房，招邀朋友們一齊痛痛快快地吃喝玩樂一晚兩晚或三天五天；一旦錢花光了，他便翩然回到尖角營十號，睡帆布床，啃燒餅油條，晏如也！

民十九年夏秋間，筆者與輔邦在漢口黃陂路黃埔軍校同學會武漢分會，共同生活，一齊玩樂，是年九月，筆者奉派往鄂西就任秭歸縣縣長兼鄂西剿共指揮官，不久，輔邦亦奉派爲通山縣縣長；過了半年，兩人不約而同的回到武漢，向省政府有所請示；一日我倆同往民政廳要見吳廳長（醒亞），閣門如市，來往人多，我們的「名咭」交給門房（即傳達員），門房大模大樣，想理又不理，我們一再催他，他還是借詞推搪，輔邦忍着氣，老實地告訴他：「我們是縣長，是有要事報告廳長。」門房輕蔑地答道：「縣長？縣長又怎樣！」這種言詞態度，眞令人冒起無名火一千丈！輔邦把西裝外套脫下一丟，一個箭步去抓住門房的胸襟，斥他太可惡，舉起拳頭要揍他，嚇得門房當堂跪地求饒，並說：「求老爺寬恕，下次再不敢了！」從此之後，該門房見我們一到，眞的恭敬逾常，立刻就通傳了。

民二十年冬，我倆又不約而同的先後辭職回到漢口，那時輔邦兩袖清風，澆裹都有問題，但我的阮囊也屬羞澀，輔邦卻以爲我不老實——裝窮，要和我開開玩笑，他說：「淑倫，有人說你猶太，你承認嗎？」我說：「我沒賺過大量的錢來花是眞，猶太倒未必。」他說：「那麼，今晚你請一次客，可不可以？」我以爲他要我請一次大餐，那也花不了許多錢，因此就答應他：「那有什麼不可以！你想到那一家去？」他說：「那好，我們往陶陶居去。」到了陶陶居酒店之後，由他作主開了兩個房間，接着他叫「茶房」拿筆墨和條子紙來，埋頭寫了幾十張條子，請的有達官貴人，也有歌妓神女，不久陸續來了，濟濟滿房，開枱開戰（竹戰也），開茶開烟頭（罐烟也），嘈喧巴閉，烏烟瘴氣！那時嫖賭及抽烟，我都很不習慣，而且也不知道那班人要鬧到何時，因此我不待點茶開筵，便悄悄地借「尿」遁了，第二天，陶陶居的伙計，拿賬單到我寓所來，說「張縣長叫我來請廖縣長找數」，令我啼笑皆非，不過，老友既存心要和我開玩笑，我除了慷慨付賬之外，又還能說什麼？

稍後，我覺得若有所悟，不但不怪輔邦捉狹，反覺自己應該效法他「疏財仗義，交遊廣眾」，然後做人才有長進，事業才能發展，這就是「得道者多助」的道理了。

不久，我們先後離開武漢，回到南京，又常常聚在一起；一度他在上海辦「判斷週刊」，以文會友，也是藉文章表達他對時局的觀察，筆者則義務地幫他撰稿助陣，該週刊在京滬兩地會吸引了無數的青年讀者，後因輔邦與筆者都奉到領袖派遣職務，不得不就停筆了。

抗戰時起，我們分道揚鑣地各幹各事，很少在一起，迨廿七年十月，筆者奉令由南嶽來港于役時，路經衡陽，又與輔邦伉儷邂逅了；不過，只在逆旅聚會了一夕，爲着購買車票，需要有力者幫助，次日我便下榻於老友簡若素——航空委員會政治部主任——的機關裏去了。

過了幾日，我偕隨員夫婦二人（係無線電報務員）擠上湘桂路火車，到了桂林，在北站下車進城時，夜幕已垂下多時了，一行三人，另一伕力挑着行李，在星光黯淡人影幢幢的街上找旅店，但家家都告客滿，一家規模最大的「五洲旅店」，問之，亦一樣沒有空房，只得又往四處去找，行來行去，大家都疲乏不堪了，始終找不到歇腳的地方；後來又兜回了五洲旅店，筆者硬着頭皮去哀求掌櫃的，「如果眞的沒有任何房間，則在樓板上給幾尺地方歇腳，我也願意多付租金」云云，掌櫃的說：「樓上也沒空地，不信，你自己上去看好了。」筆者聞言，便急不及待地拾級登樓，突然見一小姑娘循梯上樓，定睛看時，原來是張太太的婢子，我問她：「張太太在這兒嗎？」她說：「是，我帶你去——」我見到張太，彼此都一樂，她告訴我：輔邦送她到此地，暫擠住在一個朋友處——他本人往別處去了——想洗一個澡，託熟人費了很多力才得到房間，又說：「澡我洗過了，房間就讓給你吧。」筆者一聞此言，大有絕處逢生之感，再三的多謝她，也謝天謝地！

民卅四年勝利復員後，我們都回到廣州，筆者任陸軍第十三軍駐廣州接運處處長，輔邦則於稍後時間任廣東保安司令部的保安處長，於是我們又常相過從了。大陸變色後，我們都先後來到海隅，輔邦伉儷，先在九龍酒店住了一個短時期，其後多方設法接出了太夫人，才在沙田火車站附近的人家賃屋而居，他對筆者談及謀生計劃，打算利用環境，養幾百個鴨子，結果計劃沒有實現，他舉家移往台灣定居了，因爲他身爲國大代表，生活自有政府照顧的呢、

一九六六年雙十節，筆者參加觀光團到了台灣，輔邦深夜（十二時）親到松山機場接機，情如骨肉，感人肺腑！繼又接二連三地在第一酒家，在重慶酒家，在五華餐廳，及在新店七張他的府上，盛筵欵待，（每次請的當然還有別的客，不止我一人。）厚誼隆情，匪言可擄，及今思之，猶寢饋難忘啊！

輔邦號衛蒼，於民前十一年生於廣東省五華縣棉陽鄉，父早逝，太夫人則於民五十二年逝於台北，享高齡九十有四。有兄一，名中邦，號冠球，民廿年曾任湖北秭歸縣政府秘書（筆者則任縣長），後於民國廿四年去世。繼室王慧琴女士，端美而有賢德；哲嗣雪華世兄，與長小兒大民交稱莫逆；文孫有三，孫女有二，皆賢肖可愛，誠可謂桂馨蘭馥了！

輔邦早年就讀於古竹樂育中學，於民國六年畢業後，赴廣州入三育學校補習英文，民十負笈滬江，入上海三育大學；迨十三年冬南旋，投考黃埔軍官學校第三期步科。入校之後，即加入中國國民黨，因爲他的思想正確，文筆犀利，爲校方當事人所賞識，故給予發展長才的機會，於受訓之餘，主編「黃埔潮」周刊，所以全校官生，對他多有認識。不數月間，他便奉派爲軍校特別黨部的執行委員了。其時共黨滲入校內，CV、CP與青年軍人聯合會分子，狼狽爲奸，散佈共產主義毒素，輔邦腦筋靈敏，警覺性強，一面隨時提醒一般思想純潔的同學，勿上邪惡之徒的當，一面又號召他們加入孫文主義學會，以三民主義的武器去對抗邪惡的共產主義思想，遇必要時，且不惜用拳頭去對付他們，這就是他忠黨愛國的開始情態。

十五年革命軍出師北伐，輔邦任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屬下的中尉排長，不久，他的上司見他有膽有識，機智過人，以爲不應屈任卑職，便調升爲營指導員；這時他自己也很希望能找機會立功，以報長官之知遇；迨進抵贛境時，乃請纓潛入贛州城，進行策反工作，結果眞的奏了一次膚功，使第一軍部隊，順利地打下贛州和南昌各要地；上峯記他一次大功，並派他爲贛南行政剿共專員，兼任雲都縣縣長。領導部隊與地方人士去剿共，迭奉上峯嘉奬。

十六年八月一日，共黨在南昌發動叛變，失敗後，葉挺賀龍率部南竄，時輔邦任三十二軍六十九師團指導員，奉令帶隊追剿，至廣東大埔三河壩，擊潰了共軍；其時，五華縣正受土共古大存股擾亂，縣民甚以爲苦，輔邦帶隊抵縣，各界環請駐守，以資保境安民，旋獲省府委爲五華縣長。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輔邦服務桑梓，是很能鞠躬盡瘁的，故大陸陷共之前，縣人多有去後之思！

十七年，蔣校長徇舉國上下的請求，復任最高統帥，輔邦奉令派江蘇省政府服務，曾一度出任丹陽警察局長，事前在南京，筆者戲說「要跟他去」，輔邦說：「笑話，淑倫，這局長給你做，相信你也不會要的！」彼此一笑而罷。

十七年冬，北伐成功，全國統一，而部份野心分子，在湘鄂等地醞釀變亂，輔邦奉派爲討逆軍第二路總指揮部先遣員，進入漢口策反，卒收大效，旋奉派爲黃埔同學會武漢分會專員，兼第三師政治部少校秘書；稍後又調任過團指導員及少校營長等職。迨彭德懷黃公畧在鄂南擾亂，又奉命任湖北通山縣縣長，負責綏靖通山、通城、陽新、大冶、崇陽一帶土共基地，在任期間，宵食旰衣，不辭危苦，卒獲肅清共踪，其時筆者則在鄂西任秭歸縣縣長，負責剿滅歸、興（山）巴（東）三縣的土共，與輔邦時有聯絡。

二十年輔邦離湖北回南京後，任黃埔軍校畢業生調查科的中校秘書，工作不忙，生活稍爲安定。迨九一八事變時，又奉派八十七師特別黨部書記長。廿一年奉派南昌行營，協助康澤組織別働隊，任指導組上校組長，兼星子特訓班指導員。二十二年又奉令調回中央軍校畢業生調查科任上校副主任，二十三年升爲主任。其時筆者亦在南京，先在參謀本部特務警員訓練班，後在憲兵司令部政治部于役，與輔邦常有聚晤。後來輔邦奉派往平津等地，擔任秘密工作，事後令戴雨農十分滿意，大加贊賞，於是，二十四年便獲榮任津浦鐵路警察署的簡任署長了，這個位置，相當重要，待遇也特別優厚，不是普通軍政人員，可以輕易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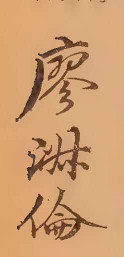
抗戰軍興，情勢逐漸變遷，鐵路交警自然也要變動了，故津浦路警，改編爲交通警備第一支隊，輔邦自廿六年至三十三年任少將支隊司令，調駐湘西芷江一帶，負責綏靖，兼任湘桂黔邊區剿共司令；不過，那時候我們唯一的大敵是日本寇軍，所以有日寇侵犯的地方，就不免有戰鬬的禍患，若無日寇的地方，就算有共軍也較易對付的。

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輔邦改任軍事委員會交通巡查總隊少將總隊長，部隊分駐貴州、重慶、昆明、成都等重地，故他因職務關係，常常要走動，筆者在桂林「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于役時，輔邦一到桂林就必定來找，使彼此得以快晤暢敍和在談笑中飲幾杯馳名的桂林堆花（酒）。

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輔邦改任交通警察總局第一組少將組長。到了是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之後，他卸卻組長職務，改任國防部少將部員了，任務是擔任京滬一帶的肅奸工作，這種銜頭並不很好聽，但權威就相當大了，彷彿像目前香港的廉政專員，有很多人都很怕見到他！輔邦在那個時候，相信捉過不少漢奸，不過那種工作是一定要保密的，所以局外人不易明瞭。

中樞爲統一民間力量，集結幫會，成立新社會建設事業促進會，輔邦爲廣東區負責人，一面進而組織，一面代表中央駐粵任監督之責，其時有許多三山五嶽的頭頭，時常和他聚會聯絡，打成一片。

三十七年，宋子文以曾任行政院長之尊，紆尊降貴，回粵屈就廣東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拉中央大員聯勤總司令黃鎮球爲副司令，而輔邦則被拉爲保安處處長，同時黃埔一期的袁滌青爲警務處處長，二期的古正平爲民眾自衛處處長，也算是一時之盛了！三十八年輔邦任粵漢鐵路護路副司令兼警務處長，四十年任反共忠義軍指揮，四十年至四十七年任粵東反共救國軍副指揮；三十九年奉令回台灣，遞補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兼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只可說：「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了！



施耐庵筆下的梁山和女人（下）

樵子

潘金蓮是水滸中最淫蕩的女子，爲想與西門慶做長途夫妻，不惜毒死親夫武大郎，有詩描寫她放淚性情「若遇風流清子弟，等閒雲雨便偷情。」她長得相當美麗，施耐庵對她容貌的描寫。「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二月桃花，暗藏着春情月意。纖腰裊娜，拘束於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她本是淸河縣一個大戶人家的使女。因爲不肯順從主人，被主人倒賠粧奩把她送給武大。自嫁武大後，因武大是個愚直醜陋的老實人，便時常勾來狂徒閑漢子。後來武大弟武松回家拜見嫂子時，被她看上，於是盡意逢迎討好，親侍飮食。一天，武大出門做買賣，她把前後門關上，盡情的挑逗打虎英雄的小叔，誰知武松無心，反把這位輕佻的嫂嫂駡得無地容身。潘金蓮爲怕武松告訴哥哥，做了惡人先告狀，說武松用言語調戲她，幸好武大不相信她的話，兄弟之情尙能保持。

後來因爲晒衣篙失手打着路過的西門慶，於是眉目傳情，又得王婆從中穿針引線，藉做壽衣爲名，兩人勾搭上了，明來暗往，如膠似漆，豈料春光乍洩，被武大所悉，隨同鄆哥到王婆家捉姦，王婆見事已被張揚出去，而且武大在捉姦時，被西門慶踢傷臥床不起，於是嗾使金蓮下毒，將武大藥死。以後武松回家，知道哥哥被嫂嫂害死，於是祭兄，殺嫂，殺王婆，還殺死了西門慶。

潘金蓮有醜惡的一面，也有同情的一面，設使她遇到的不是武大奇醜的小人物，而像武松般糾糾武夫，也不致觸發她淫蕩的衝動，誰敢說她會變成水性楊花？爲後來人人垂駡的壞女人。

母夜叉孫二娘是「水滸傳」中的豪傑，施耐庵形容她「眉橫殺氣，眼露兇光，轆軸般蠢坌腰肢，棒錘似粗笨手脚，厚鋪着一層膩粉，遮掩頑皮，濃搽就兩暈胭脂，直侵亂髮，金釧籠罩魔女臂，紅衫照影夜叉精。」她在孟州開爿酒店，賣的是美酒、牛肉、大饅頭。但暗地裏刼奪旅客財物不算，還用蒙汗藥把旅客迷倒，宰了當牛肉賣，瘦的做飽子餡，眞是一個心狠手辣的女人。她的長處是力氣大，兩個男人都扛不動的武松，她只輕輕的便提了起來，當然她曾打過武松的主意，若非武二早就看破，準會中她的道兒。

潘巧雲跟潘金蓮是旗鼓相當的一對，她是楊雄的妻子，因爲替先夫王押司做功德，和報恩寺僧人裴如海勾搭上了，施耐庵筆下的潘巧雲，說：「丫環捧茶出來，她拿起一盞茶，把袖子在茶杯口邊抹一抹，雙手遞與和尙。」「那和尙雙手接茶，兩隻眼涎瞪瞪的只顧睃那婦人的眼，這婦人一雙眼也笑迷迷的只顧睃這和尙的眼。」後來潘巧雲藉口她娘死前曾經許下血盆心願，而要親自去報恩寺去還願。當和尙在大袖子裏捏她的手時，她卻不怒不笑，假做正經，後來和尙灌醉了她的父親，她支開婢女，隨和尙到房中看佛，結果成其好事。

自此以後她巧妙安排着和僧人相會的時間、標誌，她在後門外擱個香桌兒，表示丈夫去了衙門不在家，和尙敲木魚告訴她已經來了，好讓丫環去開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事給楊雄結拜的弟弟石秀知道了。她與和尙知道事洩，於是先下手爲強，在丈夫面前說石秀伸手摸她的胸部，石秀只好含寃而去。

母大蟲顧大嫂是一個殺牛開賭，敢做敢爲二三十個男子不易近身，武功了不起的婆娘，她膽大心細，爲了營救她的兄弟解珍、解寶，不惜策劃刦牢，親自冒險扮作送飯婦人以爲內應。及至宋江三打祝家莊時，她腰插雙刀，直奔內室，一刀一個，左右開弓，把所有的婦人全都殺了。與她齊名的還有一位叫一丈青扈三娘，她使用兩把日月刀，舞起來呼呼作響，人碰人倒，獸遇獸亡，只見她輕舒粉臂，縱馬跨刀，捉王英、擒彭玘，抵抗呼延灼，活捉宣贊，比一個身懷武藝的男人還要勝多少倍。

白秀英本是東京的一個賣色相的女人，憑着她的媚態和縣知事拉上了關係，於是仗勢凌人。有雷橫到她那裏去玩，忘記帶錢，白白聽她的歌，看她跳舞，她們不甘心，用言語諷刺他，雷橫一怒之下，一拳過去，打落她父親兩個門牙。白秀英的父親到縣裏告了一狀，縣知事受了白秀英之託，把雷橫披枷起來，放在要道上示衆，白秀英還不甘心，又買通看守他的人把他綁起來。白秀英還在一旁嘲笑。剛巧雷橫母親給兒子送飯，看到兒子法外受刑，便把繩索解了，指着秀英駡道：「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狗母。」秀英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也回駡雷母「老咬蟲，乞貧婆」，兩人相駡還不算，繼之打了起來。

盧俊義是「水滸傳」上英雄人物，他的老婆賈氏卻是一個淫婦，她私通盧家總管李固，當盧俊義被吳用使計騙上梁山時，便公然與李固姘居起來，儼若夫婦，及至丈夫回來，與李固商計陷害方法，告到公庭，嚴刑逼供，把盧打得皮開肉綻。又買通獄卒蔡福，要他在獄中把盧俊義的性命結果掉，但蔡福不敢，後來又賄賂董超，薛霸兩個解卒，在盧俊義被判刺配沙門島時，於中途把他殺死，恰巧碰到梁山上的人，把他救上梁山，賈氏和李固的計劃沒有成功，反被梁山上的人把他們全殺了。

「水滸傳」上的娼妓還有李巧奴和李睡蘭兩人，宋江受傷在梁山上，要請安道全上山醫治，偏是巧奴與安打得火熱，不放他去，誰知遇到烈性似火的張順，見巧奴橫加阻擋安道全不去醫治宋大哥的傷，就把她殺了。

李睡蘭和九紋龍史進相好，李是東平府院的紅妓女，史進希望帶她一同到梁山去過快活日子，當史說出地方，她嚇怕得不得了，以後經虔婆推波作

淚，加上她膽小如鼠，嚇怕連累就到府裏告發，把史進打入牢中。

一般小說家寫女人，總帶幾分憐香惜玉的心情去處理，特別寫風塵中女人都帶一點江湖義氣，「水滸傳」獨不然，施耐庵筆下的女性，不是兇神惡煞就是淫蕩之婦，沒有一點女性溫柔和美德。

總括起來，「水滸傳」上的女性，可以分成四類：

第一類是不讓鬚眉的巾幗英雌，例如孫二娘、顧大嫂、扈三娘她們都是有膽識，有武功的女中豪傑，她們上梁山先後不等，但卻都是頭領之一；火燒翠雲樓便是她們三人和丈夫扮做鄉中夫婦入城看燈，偷入盧俊義家放起一把火。此外她們又曾活捉董平。

第二類是淫婦，例如潘巧雲、閻惜姣、潘金蓮和盧俊義的賈氏，她們不但紅杏出牆，而且巧雲和金蓮還誣陷好人，惜姣雖然被殺，他因要脅宋江，要置宋江於死地，金蓮和賈氏都有毒害丈夫之心。

第三類是妓女，例如李巧奴、閻惜姣、李睡蘭等，爲了一己之私，不惜陷害知己，正如吳用說：「從來娼妓之家，迎新送舊，陷了多少好人，更兼水性無定。」

第四類是婢女，受壓迫的可憐蟲，如潘金蓮因不聽主人指揮，把她送給武大郞；因嫌武醜陋把他毒死，結果自己也招殺身之禍。迎兒是潘巧雲的了環，被潘壓迫她和海闍黎鬼混，後來楊雄殺潘巧雲，她也寃枉的死在楊的鋼刀下。

「水滸傳」中稍有名氣的女人，只有顧大嫂、孫二娘、扈三娘三人得到了好的歸宿死於正命，其餘多遭橫死。潘巧雲和迎兒被楊雄所殺，閻惜姣爲宋江所殺，白秀英被雷橫枷打天靈蓋，腦漿迸流，眼珠突出。李睡蘭和虔婆被史進碎屍萬段，武松殺潘金蓮和王婆祭兄，盧俊義之妻賈氏，被剖腹剜心，其餘林冲之妻自縊而死，劉知寨老婆被燕順一刀揮爲兩段。有人說施耐庵對「水滸傳」的女性有偏見，也許很對。

自由市場又遭禁閉

林定

毛江集團繼「資產階級法權」砲轟「新憲」的「自留地」後，隨即在大陸城鄉掀起取締「自由市場」運動。所有公社農民都動員貫澈執行「毛主席」最新指示，以實際行動投入「興無滅資」鬥爭中去。它們說，當前農村的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仍然很激烈，階級敵人公開破壞活動從來沒有停止。因此最近大陸的「自由市場」也像香港的「毒檔」一樣，偃息旗鼓，紛紛轉入「地下活動」。農民不敢公開自由買賣，只好暗地交易，因而引致黑市價格暴漲，例如豬肉，官價每斤人民幣九毫；自由市場開放時一元五角；禁閉後上升爲二元。與此同時，公社也藉此時刻混水摸魚，乘機抬高糧食價格，農民缺糧向公社購口糧，每一擔穀（七十斤米）高達四十元，這麼高的價格，只有僑滙的眷屬才可問津。

大陸的「自由市場」確是多災多難，這一次又遭禁閉，可說是北平統治集團爭權奪利下犧牲品。毛江集團向「自留地」開刀前，先把「自由市場」祭旗，主要因它與自留地性質類似，同是農民自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溫床。由於「自留地」是被「新憲」規定，像有合法身份的「妾侍」，難於馬上下手，自由市場只不過是「黑市夫人」，分分鐘可以把它掃地出門。毛派急不及待向它下手，顯然志在針對製訂容許自留地存在的「新憲」泡製者。目前它們在農村大肆宣傳，說階級鬥爭除表現在經濟領域外，還突出表現在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領域裏，在階級鬥爭形勢上，除了明顯的資本主義活動外，現在更多的是打着爲集體、爲國家的旗號，冒充社會主義，大搞資本主義，這就是更大的欺騙性和危險。這種指桑罵槐的說法，不用點明也知道他們在罵誰了。

自由市場跟自留地一樣，本是毛澤東「小資產階級狂熱病」的副產品，一九五八年「三面紅旗」失敗，農村經濟陷入破產境地，劉少奇爲挽救城鄉物資交流匱乏危機，推出自由市場一招，「文革」劉少奇垮台，自由市場也隨之匿跡。林彪事件後，死灰復燃，再度開放，直至「新憲」出爐，又遭禁閉。顯然，這是權力鬥爭的結果，但遭殃的卻是無辜的農民。

大陸這一代的農民，眞是不好過，廿多年來，由土改「分田」到公社「無田」，像牛馬一樣幹活，不僅過的是半飢餓生活，且被迫參加像波浪式的政治運動。不知多少農民，在殘酷的階級鬥爭浪潮中淹沒了。目前大陸農民苦不堪言，他們除了農業耕作外，一有空閑，便強迫參加無償的額外勞動，不是修水利、挖河渠，便是整公路、開山道。今年農曆年後修水利，每戶都要派人參加，他們「帶米食水」宿在工地上，日夜苦幹，沒有一分工分酬勞。若不參加，則每人每天繳罰人民幣二元，無欵繳交，以後在公社扣除。農民月入也不過十一、二元，又怎能罰得起，因此他們帶病也要去參加。假若「毛澤東槍桿子時代」是秦始皇的刀劍時代，相信農民早已拿起鋤頭揭竿而起了。

毛江集團此次展開禁止自由市場運動，還連銷帶打清除農村異己分子，他們說農村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流毒還沒有肅清，特別是一小撮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右壞分子和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千方百計拉攏腐朽幹部，在黨內找代理人，打着社會主義招牌，搞資本主義勾當，內外勾結，城鄉勾結，貪汚盜竊，投機倒把，煽動勞力外流，副業單幹，分光吃光，以各種形式破壞集體經濟和國營經濟，他們宣揚孔孟之道，堅持復辟資本主義。這一連串的罪名，對大陸農民來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周恩來與龔澎

胡蓑之

去年秋後取代姬鵬飛而出任了中共「外長」的喬冠華，一向被人視爲外交長材，和周恩來的親信人物。最近又有傳說他因爲獲得了毛妻江青的支持，所以才有機會爬上這個重要的位置。

不錯，老喬之所以有今天，確實是離不開毛、江、周三方面的關係的。但一般認爲：喬冠華與周恩來的關係，則是多方面的。相傳以往周恩來對喬冠華之另眼相看，純粹是老周對龔澎特別有好感；而龔澎則是喬冠華已死去的老婆，所謂「愛屋及烏」，因此，喬冠華便夫憑妻貴了。

假如讀者們不健忘的話，相信還記得一九七〇年龔澎病死北平時，中共喉舌「新華社」曾特別爲她發佈一項死訊。但令人覺得奇怪的是：「新華社」並未說明喬冠華對他的愛妻怎樣調理病體，及如何安排她的身後事？反而特別強調周恩來在龔澎患病住院期間，經常親往某醫院去殷勤探病的情形。

論地位，龔澎在中共統治圈裏，僅屬三、四流角色，她的死根本不值得「新華社」爲她誌哀的；況且她在「文革」期間，曾迭遭「紅衛兵」揪鬬，備受侮辱；並一度下落不明！到她死時，已成爲過氣人物，新華社更不必小題大作；尤其不應藉報死訊而「突出」了周恩來，充分意味其中含有不可告人的男女關係。正因爲周恩來與龔澎有着不尋常的關係，故對喬冠華也另眼相看，處處對喬、龔予以照顧。

在「紐約時報」報導「喬冠華其人其事」的文章中指出：「……其妻龔澎當年也是周恩來的有力助手之一，抗戰期間，在重慶的外賓羣中，經常看得到她的芳踪。大戰結束後，喬冠華夫婦協助周恩來先後與國府官員、及美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進行會談。中共席捲大陸後，喬冠華、龔澎因周恩來出任中共國務院總理兼外長，而更爲得勢。……他們兩夫婦曾多次陪同周恩來出國。……」又說：「周恩來先任龔澎爲新聞處處長，旋升爲部長助理。喬冠華則爲對外政策委員會副主席，後升爲外交部副部長。……」

龔澎到底有什麼條件値得周恩來傾倒呢？按：龔澎原名倩萍，別號雅航，安徽合肥人，一九七〇年去世時已五十九歲。她是中共另一名女共幹龔普生的妹妹；龔普生則是章漢夫的老婆。她們姐妹年靑時，都信奉共產主義，曾先後畢業於上海聖瑪利亞中學，及燕京大學外文系，因此，龔澎能說一口流利的英

解放先鋒隊」，受劉少奇指揮，從事青年運動工作。但「紐約時報」所發出的特稿中，對喬冠華夫婦的工作地點、時間以及他們的結合，似乎是稍有出入的。如所周知：當龔加入中共的外圍組織時，可能在燕大尙未畢業。一九三七年，因中日戰爭爆發後，龔倩萍已去到了延安，擔任中共「抗戰大學」女生隊的指揮員。

一九三八年秋間，龔倩萍被調往第十八集團軍司令部秘書處外事組工作。據說就在這一年的冬天，經邢西萍（中共女幹部）的介紹，始認識了周恩來的。由於當時的龔倩萍，不獨思想「前進」，且其曲線玲瓏，風騷最爲代表性；特別是對某些特殊人物，更不惜犧牲色相！因之，一九三九年即出任了周恩來的隨從秘書，並將龔倩萍改爲龔澎，也是周恩來替她改的。相傳周恩來的老婆鄧穎超，當時曾大喝乾醋！差點跟老周鬧翻了！她曾一再表示：「寧願老死外國，永不相見！」後來經若干中共高級幹部出面調停，要求周恩來答應了鄧穎超的條件，風波始告平息。

龔澎的正式入黨，通過邢西萍、潘梓年的介紹，而於一九四〇年成爲中共黨員。又經周恩來的推荐，更出任了重慶「新華日報」的記者，兼中共「中央社會部」駐渝特派員，專幹國際情報工作。當時「新華日報」的總主筆爲胡喬木（也與周恩來有密切關係），大概是因爲周恩來的緣故，令到龔澎首先愛上了胡喬木；他倆並於抗戰期間在重慶已開始姘居了，這是許多新聞界人士都耳熟能詳的。

死刑及

關於本港是否應該廢除死刑的問題？已整整地鬧了十年尙未解決；自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底，當英國下議院二讀通過工黨議員施露華曼所提那項廢止死刑的法案後，本港人士於一九六五年二月，即將此項問題提出討論，有的贊成，有的加以反對，見仁見智，形成了兩派不同的意見。

當時贊同本港廢止死刑者的理由：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應該步着英國法律的後塵，英國於通過法案後，即進行廢除環首的過程，決定於六五年夏季成爲法例；且有許多謀殺案原判吊刑的兇手，都已停止執行。其實，英國早在一九五七年間，便已廢止了對叛國者處死刑的罪案。

況且死刑也未能夠阻止犯罪行爲，英國的「死刑廢止協會」秘書長萊特・卡爾拔，爲了研究廢止死刑以後的世界會變成怎樣的問題？他曾在一九二九年間，使出版過名叫「二十世紀犯罪」一書，結論認爲：即使廢止死刑，也

喬冠華的筆名）呢？這三角關係的發展，是很耐人尋味的。據一般人的分析：一方面由於胡喬木爲內向型文人（他曾充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與陳伯達同被稱爲共黨的兩枝筆），例如他所作的「呆桐子」中，便有「欺人妄語愁如海」之句，這充滿着失意和悲觀的心情。——這句詞在中共「文革」期間，曾被指爲「罪證」之一而遭受紅衞兵的多次鬪爭——但龔澎卻是一個外向型的女人，其手段靈活而潑辣，進取慾極爲強烈；以是，他們的性格截然不同，怎能夠長久姘居下去呢？

同時，胡喬木也與喬冠華有着密切關係，他們在重慶時都是「新華日報」的同事——胡喬木是該報當時的總主筆；而喬冠華則爲主筆，並且是同鄉——兩人都是江蘇鹽城人，年齡則相差好幾歲。更有巧合的是：胡、喬二人都以「喬木」爲筆名，又因胡喬木常在北方，故時人稱他爲「北喬木」；而喬冠華多在南方，則稱「南喬木」。而龔澎之所以捨前者而取後者，大抵因爲喬冠華長於搞外交工作，便與外向型的龔澎相接近，易於發生情感。於是不久後，南喬木乃有橫刀奪愛之舉，將龔澎從北喬木的懷中搶了過來，進而變成了南喬木的老婆。

據說龔澎歸喬冠華後，胡喬木則逐漸變爲消極，並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極爲不滿！這當然與失去龔澎有關。他曾經對一個心腹朋友表示：儘管社會主義治下的男女關係爲一杯水主義，但是中共高級幹部的婚事，例必通過共產黨組織的許可，而喬冠華與龔澎的結合，除了由周恩來的一手撮合外，他們顯然已獲得毛澤東的點頭。

龔澎所以獲毛、周的賞識是：她不獨精通英語，也具有特務的才能。由於一九四六年後，正是中共瘋狂叛亂的時候，鑒於對外聯絡及搞統戰的任務重大，中共即把龔澎、喬冠華兩人，派來本港，擔任了「新華社」的工作，兼任香港「中國文摘」的主編。一九四八年，龔澎任「港九總支部組織部長」；一九四九年五月，參加了中共「民主青年聯合會」，並曾當選該會「執行委員」。同年九月，以「民主青年」代表身份，在石家莊參加了中共「政協」的首屆會議。同年十月，龔澎出任了「政務院」（中共國務院前身）的「外交部情報司長」要職。

到了一九五一年，以蘇聯爲首的共產集團，在聯合國提「控美案」，必須中共派員列席大會作證，周恩來派伍修權爲「代表團長」，喬冠華爲副，龔澎爲秘書。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時，周恩來率領一幫人赴會，喬冠華夫婦也曾追隨左右；一九五六年至六五年的十多年中，周恩來出國訪問或參加會議，均由喬、龔二人作陪。但自一九六六年「文革」以後，龔澎開始被迫「靠邊站」。幸而有周恩來的保護「過關」，便未受公審；至一九六八年後，因中蘇共分別舉行「邊河會議」和「邊界會議」的緣故，所以，喬冠華又大派用場，而成爲與蘇聯展開「馬拉松式」談判的主角。因此，喬冠華於一九七〇年起，又以「副外長」身份被派爲聯合國的「首席代表」，到了去年便向姬鵬飛奪取了「外長」的職權。

……方式

文鑑

未能收到理想的效用，因此，戰後的英國又恢復了死刑。

就整個的歐洲來說：廢止死刑最早的國家，首推北歐的芬蘭，它在一八二八年就已實際地廢除了；荷蘭跟着於一八七〇年即告廢止死刑；而被稱爲獨裁政制的葡萄牙，也遠在一八七四年已沒有死刑存在。其次是挪威和瑞典兩國，都是在一九〇二年廢止死刑的；丹麥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亦已跟着其他北歐國家實行廢止；甚至於連西德政府也根據一九四九年的新憲法，廢除了對人犯處以極刑條例。

截至目前爲止，在歐洲方面除了法國和西班牙仍保留實施死刑，以阻遏人民犯謀殺罪及叛國罪之外，其餘各國多已廢除死刑。在上一個世紀，法國大革命時開始使用的「斷頭台」，戰後以來也很少實施了，每年最多把一至二個犯嚴重罪案的人送上斷頭台去。至於西班牙呢，從一九六〇年以來，也只有四人遭槍決；最後一次執行死刑是在一九六三年四月，槍決了該共黨領袖葛里毛，曾經引起歐洲各地到處示威抗議；其中以倫敦的學生表現最爲激烈！現在比利時雖仍保有死刑法例，但自一九一七年以後，就一直沒有使用在民事案件上，只是在二次大戰後初期，曾引用死刑法律分別處決若干名戰犯罪了。

再就東方國家來說吧，日本古代的「近江律令」和「大寶律令」，都明文規定有死刑條例；特別是到了中世紀以後，由於武士道勢力日漸強大，社會情形十分混亂，在「治亂世用重典」的原則下，更爲大開殺戒！即使犯了輕微的罪也可能被處死刑，並且執行方式非常殘酷，如「刎首」、「凌遲」、「磔焚」等刑不一而足！可是到明治維新以後，除了謀叛或出賣國家利益之罪外，便很少執行死刑了。二次大戰後的日本犯罪案件激增，而且案情多數屬於嚴重性的，即以殺人罪案而言，全日本每年達至三千宗以上，但是把兇犯送上絞刑台去的數字，卻實少之又少。

又澳門位於中國邊緣，與本港只一水之隔，因爲它是葡萄牙的屬地，早已沿用了葡國的法律而廢止了死刑；本港旣屬英國的部份，現英國已正式宣佈廢止死刑，本港也不應例外。

反對本港廢止死刑的人士，理由更爲充足；他們覺得：香港的環境特殊，地方小而人口稠密，犯罪案件與日俱增；即以近七、八年中來說，平均每年的兇殺案件，總在八十至一百二十宗不等，差不多佔了本港全人口三百四十萬（以一九六五年時計算）人的萬分之零點四；其他的嚴重犯罪案件，更不可勝計！

假如香港一旦眞正宣佈廢止死刑，那末，今後對於本港社會秩序的維持，更爲困難，不堪設想！因此，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當英下議院二讀通過廢除死刑的時候，在本港大會堂的「海德公園」，也曾公開辯論香港應不應該廢除死刑的問題？結果是反對的獲勝。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64 女共青團員林希翎

「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林希翎（程海果）在「鳴放運動」中，曾被羣眾稱爲「民主女英雄」，人們稱讚她「有獨立大膽精神」。的確，這二十一歲的共青團員確實解放了大陸青年的思想，難怪青年們讚她「是聰明與智慧的化身」了。

林希翎指出：「解放」後的共產黨是由老爺、混蛋和那些沒有思想的人構成的。入黨、入團應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羣眾通過，不僅要黨團批准；百分之五十的羣眾應該可以罷免黨員。

林希翎指出：黨所領導的「人民政權」沒有眞正的民主，選舉制度不合理，共產黨對於人民是統治階級，有統治階級的局限性。

林希翎又指出：「梁質華事件，說明從北京市黨的直屬機關直到黨中央都有官僚機構，這個機構害人不淺。這些問題中央看到了，因牽涉到北京的大領導，無法處理。」

什麼叫做「梁質華事件」呢？那實在值得「回歸英雄」深思：梁質華是「北大」學生，「解放」前反蔣反美，曾被國民政府逮捕過十次。誰知「解放」後反而被共黨政權放在監獄的死刑房內，迫他自殺，灌辣椒水。後來因無法定罪，硬說他有精神病，送入精神病院「電療」，至至五七年，梁質華仍被「公安部門」拘留着。

林希翎認爲：「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都一團漆黑，青年團、婦聯、人代大會、工會這些紐帶都是形式。」

林希翎高呼道：「由具體的制度（如等級制度

面的缺點，說明我國根本制度的不合理。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這些小的制度組織了總的制度。現在的級別制度，是比奴隸制度還要厲害的等級制度。許多不合理的現象，可怕的不是現象的本身，而是這些現象的慫恿者和產生這些現象的條件。」

林希翎指責道：「肅反擴大化，新聞不自由，工資政策不合理。」她要求說：「不要改良主義，要澈底革命，要根本變革。我國的政治制度已經不適合於我國現有的經濟基礎，要用爆破的方式，作澈底改革。我們要求眞正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眞正的民主。」

林希翎說：「反對現行的選舉制度。事先協商提出候選人名單進行醞釀是不民主，是形式主義，是勞民傷財。蘇聯沒有眞正的民主，中國也沒有眞正的民主。資產階級的部長可以辭職，可以罷免，這，我看是好的。幹部經常換一下也好，資產階級

的兩黨制可以給我們起點刺激作用，黨員從這個黨出來了可以進那個黨，政權也可以由這個黨換那個黨。」

林希翎問道：「同志們，過去你們感到作過主人嗎？你們究竟取得什麼民主權利？我沒有享受到什麼民主權利，我沒有感到自己是主人。」

林希翎這個「共青團員」也感到自己不是「主人」，她要求共黨「實行人道」，她說：「鎭反時南京一夜逮捕了兩千人，第二天，社會很緊張。肅反擴大了，殺了七十七萬人。」

林希翎認爲「領導和被領導有矛盾，因爲統治和被統治的地位不同，看問題角度不同，利益也不同。」

林希翎說：「黨內混蛋應清洗出去，我校務部部長李新一次補助八百元，太太兩次去百貨大樓花光。這些人比國民黨還壞，我認爲黨內應清洗出去。」

試想想：大陸的農奴，每月的收入有多少？共幣八百元，要農奴工作多少時間才能創造出來？

林希翎反對以黨代政，說：「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不應由共產黨與民主黨派提聯合候選名單，共產黨不應向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草案和建議，在各級國家機關中不應有黨、團員，這就是宗派主義，還有黨組不應該研究機關工作和提出建議。」

林希翎指出：「民主黨派是形式、點綴品。胡風之所以被認爲是反革命，就因爲他觸犯了毛主席

「傾國傾」從

看了李翰祥新作「傾國傾城」，意外地發覺李翰祥在這部片子的就成跨過他過去兩部有藝術性的作品「冬暖」與「倩女幽靈」之上。深信這部片子，如獲到比較深入的分析性文章推荐，拿出參加國際性影展，會獲到一定的評價。

從古裝巨片角度看，李氏過去的大製作如「武則天」、「江山美人」、「楊貴妃」都跳不出才子佳人及傳奇情節框框。藝術性很薄弱。因此個人以爲「傾」片即使收入不理想，李翰祥應同樣引爲傲。

我國清末的政治風格，正是集閉關自守，排外、懼外、腐敗、迷信之大成。掌握實際政權四十七年的西太后，如從溥儀自述的「我這前半生」（筆者按：溥儀寫的「我的後半生」有奉命爲中共政權塗指抹粉作用外也有相當價值。）據溥儀少年從奶媽口中敍述西太后生前心腸很狠毒，而且非常迷信，有一小太監因爲與西太后奕棋，一時忘形，說了一句「奴才煞老佛爺的馬。」西太后面色大變。認爲「奴才殺老佛爺這話就犯了造反之罪，着令將小太監押出院子亂棍打死。但我們如思想，像這樣的老太婆，也能掌握政權四十七年，那並不是因爲她如何了不起

。揭發胡風的三批材料中，張中曉對毛主席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報告做了批判，是否惹主席大怒了，冒犯了？」

林希翎認爲「黨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政策，是剽竊胡風的『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的。在這個意見書中，早已主張文藝上的自由競爭。黨不但沒有接受胡風等人的意見，反而把它當作反革命集團看待，並堅持了一家獨鳴的政策，因而給文藝事業帶來嚴重的損失。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只許作家寫工農兵，這種人爲的限制，嚴重地阻礙了幾年來我國文藝事業的發展。」

林希翎說：「學習蘇聯中存在的教條主義，同過去媚外崇美的買辦性一樣。蘇聯是教條主義的策源地。周揚等人是宮廷文人，跟國民黨官場上吹牛拍馬捧上壓下的官僚沒有兩樣。文化思想方面政策是欺騙封鎖，沒有民主，一切看中央臉色辦來。」

林希翎指出，大陸的政權「掌握在共黨手中，法律是形式主義的，我們沒有法制，法院量刑是根據審判員的意志，說了就算。」林希翎指責「幹部不重視法制，違法亂紀，都是自覺不自覺繼承過去統治者的做法，繼承了地主惡霸的作風。」

寫到這裏，萬人雜誌轉來由美國費城「一讀者」先生寄來的信，由於「一讀者」先生沒有附上通信地址，所以在這裏簡單作答：

㈠「一讀者」先生表示喜歡看萬人雜誌，可惜在費城不易買到，既然如此，何不向萬人雜誌社訂閱？希望老萬設法增加該刊在美國的銷路，以利反共大業！

㈡「一讀者」先生「自少就跟人學師，現在幾十歲」了。由此可知，「一讀者」先生是「工人階級」。換言之，「工人階級」也反共，共黨怎能不滅亡？

㈢我深信毛共必亡，最近周恩來已發出「重返井崗山打游擊」的哀鳴了，因爲大陸同胞都反共，而共幹仍然內鬨不息！

㈣我決心寫下去，以正確的事實，自由的意志，忠直的心聲和共黨戰鬪到底。

㈤月山里確是一條小巷，可以直通月山公園。在「解放」初期，便有一個共軍在公園中自縊而死：他確實「解放」了。

「看李翰祥藝術良心

林巽

光緒搞維新政變成功，會有很多人棄官，因此他們爲了自己權位，不得不通過李蓮英，用特務手段控制光緒，剪除一切與光緒親近的人，保持西太后的權力。

如果從眞實感的角度看，由姚克的「清宮怨」改編的「清宮秘史」中的西太后，光緒皇可能眞實一些，但從藝術性角度看，「傾」片的西太后與光緒皇比較完美，一個藝術匠人拍歷史片，如不將歷史看成一面鏡子，那是不必要去拍的。

「傾」片中有一場戲，年老的恭親王帶病入宮見西太后，李蓮英故意藉點收禮物沒有空，讓恭親王在朝房等了半天，後來給光緒知道，下旨將李蓮英重打三十大板，西太后來了，她心裏雖難過，但爲了面子與身份，只得扮出滿不在乎，並痛罵被責打的李蓮英。

這是一場很好的藝術層面表現，通過這場戲，西太后與光緒皇的位格都被提高了。這是人物氣質通型最重要的一筆，這一層次的表現，「清宮秘史」是比較糊塗的。

我們如從西太后是一位心理不正常而專橫的女人看，光緒與西太后之間的矛盾，便由光緒對西太后自少怨恨起，可以這麼說，維新變政只是光緒反叛母后心理所起的副作用。但「傾」片爲了突出藝術性，將清朝與日本在朝鮮打仗，西太后迫光緒答應簽辱國喪權條約作主調，全片充滿爲國家被侵略而憤怒的情緒，也隱含西太后的「寧給番邦，不給家奴」的變態心理有關。因爲政治腐敗的王朝，不能信任軍人，如果要與日本開戰，軍人勢力一定膨脹，軍人勢力膨脹，自己地位一定危險，因此便只得用辱國喪權來壓制軍人抬頭。這其中可以看出西太后，將建海軍的巨欵來建頤和園，並不是沒有她的政治算盤的。

光緒卻因國家受恥辱而憤怒，電影將母子之間的衝突化成愛國與私慾之間的衝突，意境相當高。電影中寫西太后簽了割讓台灣澎湖賠二億元的辱國條約後，說了一句「我們只是一隻紙老虎」這句套自毛澤東常喜愛說的話，的確可圈可點，從本質看，一個政治領袖，將自己比紙老虎或將敵人比紙老虎都是因爲不敢面對現實正視現實的心態而起的天馬行空式危險的觀念。

對於演員方面，盧燕的西太后與狄龍的光緒皇都沒有「清宮秘史」中的唐菁與舒適那股匠氣，淩波的皇后那種寂寞痛苦的內蘊，亦表現得相當有深度。

狄龍在張徹片子中一直飾演打仔角色，想不到在「傾」片中將一個內心痛苦而又沒法渲洩的憤怒的光緒皇表現得這麼有分寸。可見在一個好導演處理下對演員的造就有如此重要。

張瑛的翁同龢與谷峰的李鴻章，正好是今日兩種類型的知識分子的寫照。李鴻章處處爲自己的個人地位打算，進了宮中，一切讓李蓮英安排。翁同龢卻愼重而又有隨時準備犧牲的精神。這兩個對峙形象，可以使今日知識分子有所啓發，這可包括某些有才華的大導演在內。

如果我們讀歷史，將李鴻章看成穩健派，那只是爲了西太后的私人權勢而穩健，他活了一生，並沒有爲中國的覺醒而出過什麼力，但他比翁文龢更多機會接觸與了解西方政治，由此我們要品評一個政治家的得失，知識與才幹仍是次要的，骨氣與抱負才是主要的，要是李鴻章不太過於爲自己的地位打算，清末可能會有更多的作爲，也可能不會如此閉塞，至少會給下一代帶來新的覺醒。

「傾國傾城」只是一齣藝術化了歷史故事片，我們不能說電影中的人和事可能影射什麼，但不可否認它是一面現代我國歷史的鏡子，只要聽電影中一大堆令人厭倦的「奴才該死」、「微臣不敢」這類鬼話，聯想今日有些人動不動說什麼七七物物思想，七七教導之類的濫調，豈不是同一條數？



毛澤東亂拋歷史

方劍雲

毛澤東說：「唐高祖李淵有四個兒子，李元霸死於戰場，李世民繼承王位，兩個親兄弟學了好多學問用在自相殘殺，結果一命歸天，共產黨裏也有人學了馬列主義用來反黨，我看命也不長。我說：樹倒，葉落，果掉，就是這麼回事。」

毛澤東的「唐高祖有四個兒子，李元霸死於戰場。」此言有兩錯，唐高祖非四個兒子，其錯一，李元霸非戰死沙場，其錯二。查高祖李淵共有二十二子，李元霸死在隋煬帝大業十年，年十六歲，四年後高祖即位，追封衞王。如果單純記錯，倒也不算回事，問題在於毛澤東的「學問」從此處可以看出。筆者一向堅信毛澤東未讀過一部正經史書，一肚子史學知識皆是從演義小說中得來，即以李元霸這段「歷史」而論，原載於「說唐全傳」，把唐末英雄排列出十人，第一名便是李元霸，用一對鐧鎚作武器，打遍天下無敵手。毛澤東如果眞讀過新舊唐書，資治通鑑，腦中都不會想到李元霸，因爲眞正歷史上，此人沒有半點事跡。

由這一段歷史，不由得想起當毛林還是「親密戰友」，並肩同劉鄧作戰時，林彪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也有一段類似的「歷史」報告說：

「宋朝趙匡胤，在位十七年，被他的弟弟趙光義殺了。燭影斧聲，千古之謎。有一齣京戲叫賀后罵殿，講了這件事。」

「清朝統治中國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兒子爲了爭奪政權，互相殘殺。傳說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參湯死掉的。雍正奪取了政權後，還把他的好多兄弟都殺了。」

這兩段「歷史」也同樣出於演義小說，筆者當時就指出此乃毛澤東傑作，因爲林彪無此「淵博」，陳伯達也無此淺薄。

發財狂

阮小怡

一講起發財，香港人就唾沫橫飛。假如碰上了機會，那怕是行騙，或是搶刼，都使追求者如癲似狂。有的男人爲了發財，便連年累月賭博，只要身上還有幾十塊錢，就一定趕緊投注，贏了笑逐顏開，輸了也不服氣。有的女人爲了發財，也甘願出賣肉體，或是無論如何都要嫁個有錢丈夫。

金錢是香港人的生命。香港人爲了金錢而活，爲了

；股票也是一個偶像，它裏邊也有個「神明」，然而，人們就希望自己的預測「靈驗」，能得天上的祝福。可是，「發財有個相，做官有個樣」，馬票不是人人中獎，股票不是常年狂漲，因此大多數的人都要被「打落水狗」，因了發財而狂。

「四重彩」算是合法賭博，風氣流行了起來，很多人都爭相恐後購買。買者當然目的是爲了發財，不望每一票都輸掉了。因而大家都在鬬智慧，看看那一場會是過關，那幾隻畜牲才不是勁兒。賭博觸及了香港人的靈魂，在週末和星期天，人們的眼中就只有「狗經」，腦海就只有「馬經」，更其欣賞的還有「性經」，「性經」之外，才是煩惱的「神經」。

但，更多人高瞻遠矚的還是「物

兩當作半斤應酬顧客。阿甲辦了所「空頭公司」，便將自己掛個「董事長」的名；阿乙殺了人，還說自己是「衞道之士」。諸如此類，只要去騙財便發了，世界也便好起來了。

銀行減息

霍雲霄

兔年第一件不愉快的經濟新聞，是關於銀行儲蓄存欵減息的事，銀行減息，顯示資金的出路不理想。本港銀行存欵數字很可觀，如果找出好的方法，建立可靠可信任制度，好好利用這筆存欵，甚至提高利率吸引外資，並不是無可能的。

政府十年建屋計劃拖慢了，地下

雖然不懂經濟，但憑自己的直覺推想，利息減低如果不只是一個短時期，它可能造成資金外流的危險。

「易經」上有一個卦叫「節」，卦形是由上水下澤形成，澤是山澤，表示是一個容器，於是那卦的組成是將水注入容器中。由苦節、甘節、安節三個段落化出六段爻文。這個卦意，運用爲經濟原理是相當妙的。節卦的卦義「剛柔分而得中，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望文生義，就是指不斷調節的意思。卦中有一個抽象定理，認爲不動的水，過久會變成苦味，「苦節」，貞凶」只要不動，雖然儲積滿滿的，仍屬凶道。「甘節，吉，往有尙」那就是指越流動越是甘甜。「不若節，則嗟若，無咎」那是因爲流動太快，一時會出現透支，仍是無大碍的。「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那是指有儲積而不研究應用方法，將失掉不少時機，就是凶道了。「安節，吉，往有尙」是指最適中的調度。

近二十年來，本港銀行業務發展很快，那顯示本港有產人家儲蓄豐厚，但相反地窮人也很多，由銀行業務的資金週轉上，對本港工業發展及建築業的發展貢獻很大，但對於資金一時沒出路及資金過剩時如何運用在開拓新的境界上，本港就沒有一個公私"合辦的研究部門。假如銀行業聯合起來，用存款的總額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作爲臨時發展上的調節，資金過剩時，就將它投在公私合辦事業上，資金短缺時就將資本額變成股票收回。那麼減息現象相信不會存在的。

除開銀行存欵之外，失業問題，也是可以利用資金開拓新的投資以容納一部份失業者的。主要問題，只因

不能成眠。

香港的發財狂，多如牛頭上的毛髮。買馬票的老鄉，追求的是能有一天中獎，去過百萬富翁的生活。賭股票的小子，期待的是一朝得志，一萬元能贏得百萬元，屆時週遊列國。馬票是一個偶像，它裏邊有個「上帝」

跌倒了還要再爬起來，「錢不到手死不休」，吃飯的時候想着發財，走路的時候想着發財，工作的時候想着發財，睡覺的時候想着發財，甚至在厠所和夢中也想着發財。總之，只要發財，就去奮鬬，屠夫的一把刀，把羊頭砍作狗肉賣，市儈的一根秤，把六

自由？民主？

尖鋒

自由是神聖的，可是有些野心分子，爲了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爭「自由」這個美麗的口號去騙無知的盲目擁護者，爲其走上統治寶座的墊腳石。但在其坐上了統治寶座後，卻又害怕別人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它打倒。因而它千方百計的要消滅自由，於是就在民主自由的脖子上加上「集中制」的鎖鍊。所謂民主「集中制」者，就是根本否定了個人的一切民主自由的權利，把一切的民主自由摧殘得一乾二淨，來鞏固其統治地位。結果會要求「自由」的人，連以前享受的自由都被剝奪了，變成永遠翻不了身的奴隸，這是多麼的可怕呢！

目前在南越與南韓，這兩個被共黨摧殘得只有半壁河山的國家，爭自由、爭民主的口號叫得特別響亮，是不是這些國家完全沒有了民主自由呢？倘若沒有民主與自由，他們又何來有示威遊行？到處去煽動反政府的權利呢？事實上正因爲這些民主國家有着自由的空隙可以給一些野心分子利用，以致使這些國家受到困擾。

野心分子利用民主自由制度的弱點，利用一些人特別是年青人一種無知的叛逆情緒，打着爭民主、爭自由的口號，利用無原則的所謂民主與極端自由去破壞社會秩序和基礎，煽動民心的離散，以達到打垮現政府，取而代之的目的。

不是健忘的話，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中共利用民主、自由口號，在中國各地掀起各種示威風潮，結果使國民政府退守台灣。當時人們相信中共會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可是，事實又怎樣呢？大陸人民在中共統治下，連過往的遷居、信仰、婚姻、職業等等自由，消滅得一乾二淨，過去爲爭民主，爭自由而搖旗吶喊的所謂進步的民主黨派等分子不是被鬬死，就被送進了勞改場與勞教場去過其絕對沒有民主自由的生活。

南韓與南越目前在那些所謂和尚、尼姑、神父領導發動爭民主、爭自由的各種反政府示威運動，與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在中共操縱表演的爭民主、爭自由又有什麼不同呢？其實這是共產黨所謂鬬爭的一貫殺手鐧，這不是陰謀是陽謀。若果南越與南韓的人民不及早認清這一漂亮口號背後的魔爪，不但將失去眞正的自由與民主，其本身也將是死無葬身之地。

筆與槍結合

寒梅

戰地快報，是團部編印的一份油印四開日刊，也是我們戰地的精神食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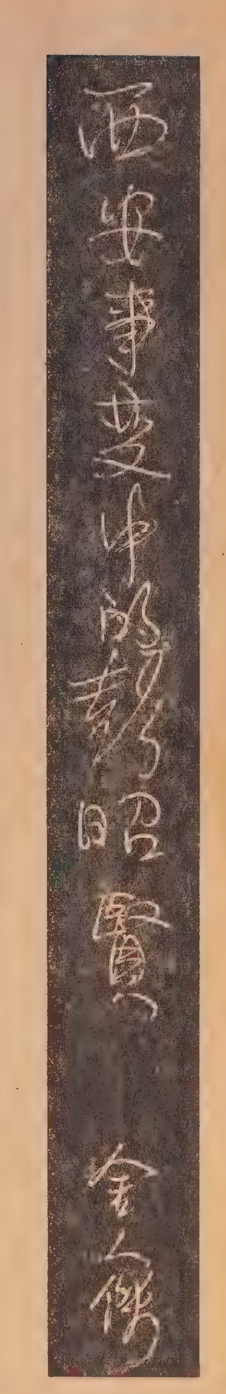
這份快報是由同學們的「行家」負責編印的，第一版是採用無線電台收來的重大戰訊，盟軍節節勝利的捷報，每天打開多是令人心花怒放的好消息。第二版是國際的重大新聞摘要，對瞬息萬變的國際大事，有重點的報導。第三版是戰地花絮，表揚戰場立功的英雄，報導戰地生活的趣人趣事。第四版是文藝副刊，刊出「大兵」創作的小說、詩歌、散文，這份四開的油印報，痲雀雖小，卻也五臟俱全。

戰場上部隊分得很散，快報每天一早就印好了，可是要發行分送到每一個連隊班排的單位，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快報社是有一輛專用吉普的，也只能分發到營部或是順路的連隊，大多數是分層負責的，一級一級的轉分下去，有時轉到手上，已是夕陽西下的黃昏時分了，有時還會隔一天才到手。不管是遲來也好，晚到也好，大家對這份快報的期望心情，每天總是等候情書一樣的焦急。聽說「快報來了」就歡欣若狂！

青年遠征軍的同學，有許多是來自「筆隊伍」中的作家，新聞界的「行尊」、教授、教員，人才濟濟，快報的稿源用之不盡，主編的同學也是一流的高手，在精益求精的原則下，選稿的標準也是一流的，每一個版面有一個版面的風格特色，引人入勝。

別以爲出一份油印快報很輕鬆，其實在四開版面的字裏行間，卻蘊藏有無價的腦汁和心血。稿件的取捨既要求精求簡，而來稿又各出自名家的手筆，一字一句，都免不了一份割愛的心情，用鋼版寫臘紙字，爲使版面容納包羅萬象的內容，吻合新穎美觀特色的編排，每一個蠅頭似的正楷小字，都是一筆一劃匠心刻成的，由於每天要刊將近二千份，每一個版面要換上六張臘紙，才能保持字體的美觀，少換一張臘紙，就滿目含糊，慘不忍睹了。由此可見，光是繕寫鋼版到油印的過程，個中辛酸可思過矣！

在戰地負責出版快報的同學，雖是勞心勞力，可是他們掌握住「筆桿與槍桿」結合的原則，始終是任勞的，爲供應「戰友」讀者的精神食糧而奉獻一切，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將勝利的捷報很快的傳達出去，鼓舞如虹的士氣，創造更輝煌的戰果！他們經常見到戰地讀者爲了「先睹爲快」，不惜爭先恐後的追逐搶奪，迫得只好將四開分成八開，甚至十六開，最後再拼湊起來閱讀的動人鏡頭，算是最大的安慰了。



綏署部隊胡亂互轟

那個軍官見彭氏毫無接受威脅的表示，不覺從內心裏對彭深致敬佩，一時又怕事情鬧僵了不好下台。於是，便轉身對那個放槍的士兵大聲斥責道：「不准胡來！我們有事可以慢慢對廳長說。」

就在這時，據報從外面又闖進一隊士兵，而且也朝彭氏的辦公室而來，在室內的那名軍官冒冒失失，當他聽見兵士們報告，他不問青紅皂白，立即下令向室外開槍，外面隊伍一看裏面要開火，也紛紛臥在地開槍回擊，一時間，子彈亂飛，演出了一場混戰，在內外互轟中，除了有少數人受傷外，幸未發生死亡情事。這時在室內的隊伍才想起來用「喊話」的方式，朝着外面那一部份人大呼大叫地問：「喂！弟兄們！你們是那一部份的？」

外面答：「我們是綏署砲兵團，你們呢？」

裏面說：「我們是警備旅，一家人不用打了。」

最荒唐的是，這夥隊伍一問明白是自己人，也沒有進來，又匆匆開到別處去了。彭氏看到這夥士兵們的幼稚行爲，一方面覺得可氣，另方面也覺得好笑！

而那位逼着彭氏去見楊虎城的軍官，在兩方面開火的時候不見人了，一直也沒再進來，這一陣槍戰，在無形中倒給彭氏解了圍！

彭氏這天從凌晨起，就坐在那張圍椅上一直未起身，他始終鎮定如常，坐在那裏靜觀變化。不大一會功夫，由外面又走進來一名軍官，彭抬頭一看，覺得這人的相貌很熟，遂隨便的和他點了點頭。而這名軍官卻很恭敬的對彭敬了一個禮道：「廳長不認識我了吧！我是警備旅的團長孔從周，現在是特意來保護廳長的。」

與孔從周一段往事

彭氏聽他一報名，才想起他和孔從周之間曾有過一段情：

原來，陝西省的兩個警備旅，在指揮系統上都歸「保衛委員會」所統率。「保委會」裏三名常務委員中，楊虎城和邵力子都是掛名差使，實際是由彭氏一人負責。某次警備旅出了一名團長的缺，按照年資有兩名營長夠資格陞充，一爲王憲民，另一位卽孔從周。該會秘書長米暫沉把這件公文呈了上來，彭氏拿起筆批示了「俟查明戰績後，按績陞補」幾個字，交給主管人去辦。查報的結果是孔比王的戰功好，彭又批了「由孔從周陞充」六個字。米暫沉看到這件公事，一時頗費躊躇，曾委婉地告訴彭氏道：「主任（指楊虎城，以下同）屬意王憲民，廳長可不可以改派王陞任團長？」

彭氏爲人雖然很有修養，但對於公事是一向認眞、絲毫不苟的，他當場告訴米氏道：「對於部下的獎黜，我主張一定要公平合理，王和孔都是主任的部屬，如果依照成績，我主張由孔陞補，若主任一定要提拔王憲民，我也沒有意見。」

米再去請示楊，結果還是孔從周陞了團長。因爲楊不好意思叫人看出他對部下有偏愛，以失人心。孔從周後來知道了這段原委，內心裏對彭就有着一種「知遇之感」。這次發生了事變，恰好他這個團奉令擔任扣押省政府人員的任務，他怕下級軍官們對彭無禮，乃立卽趕到民政廳來。但也因爲來遲了一步，才發生了前面那一幕槍戰的混亂局面。

彭既想起這段往事，更覺安心，馬上對孔團長道：「請你先派人制止士兵的越軌行動，然後我們再慢慢談吧。」

孔答：「是的！」跟着便命他的副官叫隊伍在民政廳外面集合，不准再在屋子裏面逗留。

一天經過無奇不有

到了下午二時，綏署另外一位高級人員也來看彭。由於孔從周的協助，那位高級人員先把彭老太爺接走了。這也使彭放下了一樁心事。四時許，綏署參謀長韓光琦派來一名副官，接彭氏到西倉財政廳長寧省三公館去住。顯然這是他們準備好和扣押彭的地方。

彭氏被接到西倉寧公館不久，又看見有大批軍隊闖了進來，到處的進行搜查。彭問那名軍官道：「你們要搜查的是我嗎？」

軍官答：「不是。」

彭問：「那麼，是搜查寧廳長了？」

答：「也不是。」

彭問：「怪了！這裏是寧廳長的公館，我也是剛到這裏的臨時客人。你們既不是搜查我，也不是搜查他，到這裏來幹什麼呢？」

答：「綏署接到報告，說警察局長馬志超藏在這裏，所以我們來看看。」

彭道：「現在沒人，你們應該走了。」

軍官答：「對不起廳長，我們現在就走。」

馬志超是中央軍校的畢業生，那時身任陝西省

會的警察局局長。因為他平日嚴厲的執行戒烟法令，和當地人相處得感情很壞！所以西安事變之日，外面都謠傳馬已被釘在西安城門上處了死刑。從這次搜查他的情形看，倘非他機警地早躲在一個朋友家裏，如果眞被搜捕到，被處死刑是大有可能的。

這批人走後，彭回想這一天的經過情景，眞是「奇形怪狀、無奇不有。」他正陷入沉思之際，從外面又走進來一位穿長袍馬褂的人，此人一進門就嘻嘻哈哈的對彭嚷道：「主任怕你一個人悶得慌，叫我來陪你，你歡不歡迎我這個陪客？」

彭一看，走進來的原來是耿壽伯，也很開心的答道：「好哇！你來得正好，如果再湊上兩位，咱們倒可以打幾圈小麻將了。」

耿壽伯是什麼人呢？此公在國民第二軍胡景翼時代，做過胡的秘書長（按：國民第一軍總司令是馮玉祥），胡死後，他便轉到楊虎城的幕下，也擔任過一段秘書長職務。刻下是楊門下的一名淸客，發言立論很受楊的重視。彭有他陪伴，自然是歡迎之不暇。

捉我無法請我不去

彭在被扣留這段期間，曾經給自己規定了一個「三多主義」和「三不信條」。

三多主義是：多吃飯、多打牌、多睡覺。

三不信條：不會客、不出門、不談公事。

為了要向人公開，還特地寫好了一張便條，壓在寫字枱玻璃板下面。

彭這樣限制自己，一者是表示他「隨遇而安」的消極心情；二者是為了避免外來的囂擾。其實，他在那個時期也只能謝絕和他作私人往還的客人，如果是奉命而來的惡客，他雖不願意會面，但卻無權拒絕不見。所謂信條云云，不過自作解嘲而已！

果然，在那段期間，來會見彭的朋友，只有一位曾擴情被他謝絕了，其餘來和他談問題的人，都是用的「張飛闖帳」方式，不見也得見。

大概是彭遷入寧廳長寓邸的第二天早晨八時左右，曾有一個自稱姓郭的北方人闖了進來，他一見彭的面就說道：「主任（指楊虎城）請廳長到新城大樓去開會，派我來接廳長，請你馬上動身吧！」

彭問：「閣下來此，是請我去還是捉我去？」

郭答：「自然是來請廳長去。」

彭道：「捉我，我沒辦法，請我，我不去。」

郭問：「沒有商量的餘地吧？」

彭答：「除非是我被捉去，否則決無考慮。」

郭等了一會，看看實在沒有轉圜的餘地，也只有悻悻然地走了。

郭去後，耿壽伯好心地對彭說道：「不管你去不去，在言語詞色間又何必開罪他呢！」

彭答：「這是我們山東哥們的脾氣，很抱歉，改不了！」

拒絕出任陝西主席

到第三天，楊又派一位姓黃的南方人來見彭。也許這位姓黃的已從姓郭的那裏知道了彭的個性，一見面並不急急的講出來請他去見楊虎城，只閒閒的向彭說道：「張總司令和楊副總司令（按：這是事變後他們的新稱呼）這次幹的是劃時代革命工作，張、楊二公非常希望彭先生能夠同他們合作，共同擔負起這個新的時代使命。」

彭問：「要叫我怎樣幹呢？」

黃答：「請彭先生出任陝西省政府主席。」

彭故作喜悅之色的道：「好哇！只要行政院有命令，我一定接受。」

黃說：「行政院的命令現在暫時還不能接受，請彭先生出山，是張、楊二公的意思。」

彭答：「抱歉得很！你們的命令我也不能接受！」

黃看了看彭，作出一個很惋惜的表情道：「彭先生是有學問的人，一定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用不着我細說了吧？」

彭畧為一怔，卻反問一句：「不明哲又怎樣呢？」

黃答：「很嚴重！」

彭毫不示弱的追問下去：「請問嚴重到什麼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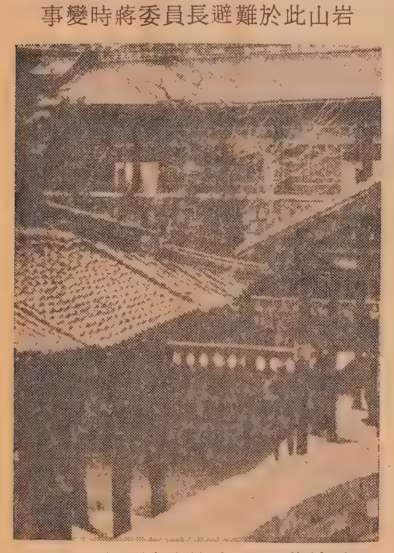
黃把面孔一板道：「彭先生自己還不明白嗎？在軍事時期還有什麼道理好講的！」

彭說：「比死怎樣？」

黃答：「那倒不致如此。」

彭說：「那就算了！」

（二一）



事變時蔣委員長避難於此山岩

蔣委員長駐節之西安華清池

我們崇敬這些勇敢的鬭士，我們更喜樂做這種有意義的事。

我們不想讓過去勇者所留下血的跡印太寂寞，我們要把血的腳跡，去印在他們的後面，至於後面還有沒有勇者們繼續印下去，不是我們所該考慮的。

我們只知承受總統交給我們光復大陸的革命重擔，朝夕憂慮此一責任，日夜淬礪此一志氣。限於才智，則求盡吾心；限於環境，則求盡吾分。元氣常保，慧燭內光，百神和曉，心地清涼，大智若愚，大勇知方，信心不移，堅毅剛強，浩然正氣，恃此修養！

我們深知，修養，不是一天兩天的功課，不是一年兩年的工夫，它是我們終身的依賴，永恆的伴侶，湯之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在此新的時代，新的形勢，新的任務，新的戰鬪，我們只有日新其德，致廣大以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厚植此一工夫」，以獲致勝利與成功！

何以必須拿起武器

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應美國「時代」、「生活」與「幸福」雜誌發行人魯斯之邀，至紐約晤歡，並即席以「何以必須拿起武器」為題，發表演說如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美國獨立宣言中，有一段重要的話是：「我們認為這幾條真理，是顯而易見的：即一切的人，是生來平等的；一切的人，都由上帝賦予某些不可讓渡的權利，其中有生存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中美兩大民族立場是一致的

將近兩世紀來，美國人民為了實現這一崇高的理想，奮鬭創造，建立起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尤其是，在我們中國人的心目中，美國所代表的，不僅是強大與富足，同時，更是自由、和平、和正義的象徵。中國人民，在爭取自身獨立平等的奮鬭過程中，更是始終把美國看做最光明磊落、最誠摯可靠的好友。美國大政治家林肯總統所倡導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思想，與我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的大同思想是一致的。中美兩大民族，對自由和平的愛好，對公理正義的堅持，其立場，也是一致的。中美兩大民族，更具有一種共同的民族特性，那就是永遠不向強權屈服的意志與精神。

現在，美國已經步入成功的境域。美國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

風雨中的

的人民，享受着自由安樂的生活。而我們中華民國創立至今的五十四年中，卻不斷遭受到國內、國外敵人的侵略和破壞。我們也不斷地同各種不同的敵人艱苦搏鬭。這期間，我們得到過成功，也遭遇過失敗；可是以往在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下，以及現在在蔣總統領導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為了實行三民主義，為了保衛國家的獨立，保衛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從來沒有向任何敵人屈服過，今後，我們也永遠不會放棄我們的理想和原則，永遠不會向任何敵人妥協屈服。

為理想而奮鬥，必獲最後勝利

民國三十八年，中共毛幫幾乎已經佔據了整個大陸。當時，它們威脅說：「要毀滅，還是屈服？」我們的答覆是簡明而有力的：「我們決不屈服，也不會被毀滅！」那年秋天，我隨着蔣總統撤離重慶的晚上，共黨機槍已經掃射到我們寓所的附近。當時，蔣總統很沉着而堅定地對少數部屬說：「有我們存在一天，必定能夠得到勝利！只要我們都能為三民主義的理想奮鬬到底，不論時間的遲早，一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現在，事實更為我們作了最好的說明：中華民國仍舊存在，仍舊發展，仍舊堅持着戰勝共產邪惡侵略的力量和信念。

我們政府從大陸播遷來台，已經十六年了。在這一段時間中，我們一方面實行憲政措施，推行民主政治，以和平方法，進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用迅速而有效的行動，整建並不斷強化我們的軍事力量，以保障基地的安全，和積極準備反攻大陸，收復失土。今天我感到可以告慰於美國盟友的，便是台、澎、金、馬基地上的經濟正不斷繁榮，軍隊戰力日益堅強，人民生活也日益趨豐裕。我們如果拿這一種自由而幸福的三民主義社會制度，與今日大陸上不斷進行着清算、鬭爭、裹脅、掠奪的所謂共產社會相對照，就可以使全體人民從事實上來認識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共偽政權相去天壤的最大不同之所在。我堅決相信，如果能任由大陸上六億中國人民選擇其需要，他們一定會選擇現在台、澎、金、馬中國人的自由生活方式，而絕對唾棄在大陸上那種被鬭爭、迫害、奴役、飢餓求死不得的生活方式！

導致失敗主因，對共認識不夠

不少美國朋友常常問起，「為什麼一九四九年中國政府，在大陸遭受失敗呢？」我應該坦白承認，那時我們本身確實不免有若干缺點，但是最重要的原因，還是當時的國際人士和國內人民，對中共毛幫的真面目認識不夠，而我們對反共鬭爭也缺乏足夠的經驗。我們瞭解共黨集團的行動依據，是馬克斯的「共產黨宣言」，其主要的內容，乃在毀滅國家，消滅私有財產，剝奪個人

的自由和權利——這就是共產黨徒一貫的目的。只是它們為了達到目的，常常不擇任何手段，甚至用絕對相反的說法，去隱蔽其真正的目的，使對方產生錯覺、迷惑，終至受騙。一般人往往只知道表面的聽取共產黨徒說些什麼話，卻不去深入了解它們要做些什麼事；一般人往往只是看到共產黨徒表面上所採取的政策，卻沒有深入研究那政策背後所隱藏的陰謀。這些就都是促成共產集團、運用策略僥倖於一時的因素。舉例來說：過去有人認為中共毛幫是「土地改革者」，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它們乃是叛逆、暴徒、壓迫者、侵略者。今天，又有人認為中共毛幫是「民族主義者」，豈知這不過是它們虛偽宣傳的口號而已。我們從實質上來分析，中共黨徒自己承認是以信仰馬克斯、列寧主義為基礎的，而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目標，乃是毀滅民族，剝奪自由，強調階級專政，倡導世界革命。在這樣的基礎上，如何能產生自由與和平呢？現在還有一部份人，以為同共黨可以用「和談」的方式來解決目前的紛爭，殊不知毛澤東，早就說過：「和談是另一次戰爭的政治準備。」在這種策略下，和談的誠意，又從何而來呢？今天我之所以要說明這幾點意思，就是因為我已深深體察到，共產侵略的威脅，正與日俱增，如果我們到現在還不了解中共黨徒的真面目，就可能導致這世界的大悲劇。

早在四十年前，總統挺身反共

反對共產邪惡思想，反對共產侵略威脅，已成為今天世界上愛好自由人民的需要和潮流。可是我們同時應該知道，蔣總統早在四十年前，就已挺身而出，反對共產主義了。他不單為了中國的獨立而反共，也是為了全世界人類的幸福而反共。中華民國今天可以貢獻於自由世界者，就是在長期反共鬭爭中，以血肉所換得來的反共經驗，尤其因為我們曾經親嘗失敗的苦果，所以更不願其他國家重蹈覆轍。

我想問問大家，如果今天中國大陸上所存在的不是中共偽政權，而是中華民國政府，那麼會不會發生韓戰、越戰、以至印尼與馬來西亞的糾紛、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戰爭呢？我認為那是絕對不會的！當然，我承認政治是現實的，目前存在於大陸上的，不是中華民國政府，而是中共偽政權；然而中共毛幫，是一個暴虐的政權，一個為禍世界的邪惡力量，一個人類最大的戰爭販子，這同樣是我們必須瞭解和承認的事實。大家試看情勢的發展：共黨存在一日，亞洲絕無一日的安寧，美國則必將疲於奔命，損耗國力。再向遠處和大處看：如果中共毛幫不能早日被毀滅，那就終必成為第三次大戰的禍根和亂源，這是擺在自由世界面前最嚴酷的現實，也是最棘手、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目前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用最大的勇氣，面對此一現實，用最有效的方法，來解決此一問題。

寧靜

蔣經國

藉此難得機會解答三個問題

今天我願藉此難得的機會，簡單而肯定地解答大家一向關心的三個問題：

第一、中華民國政府是否準備收復大陸。

我的答復是肯定的。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是經由全國人民選出的合法的民主憲政的政府，當自己的人民被壓迫殘殺，當自己的民族將要被毀滅的時候，如果不下決心來抵抗、來戰鬭，那還成什麼政府？還成什麼民族？所以摧毀共產暴政，恢復六億人民的自由生活，乃是我們無可旁貸的義務和責任。

我們目前所處的情勢，有如一七七五年美國獨立戰爭時所發表的「何以必須拿起武器」宣言中所說的：「我們目標正大，團結緊密。我們的內部資源是豐富的，如果需要，無疑地我們還可以爭取外援……我們被敵人逼迫着拿起武器，我們將運用這些武器來保衛我們的自由，因為我們寧願為作自由人而捐生，不願作奴隸而苟存。」

收復大陸行動乃是革命戰爭

我知道，有些人譏笑我們：「像台灣這樣的小島，如何用來收復大陸呢？」「如何以六十萬軍隊與三百萬軍隊對抗呢？」因而他們說收復大陸是「神話」。

現在我想提出一些事實來作為答覆：

當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導國民革命時期，革命黨可以說是「手無寸鐵」。那時也有許多人以「烏托邦的空談」諷刺他。可是武昌起義，一舉成功，推翻了統治中國兩百多年的滿清政府，也實現了孫先生創建民國的理想。

蔣總統在民國十三年創辦黃埔軍校，以五百枝步槍作為北伐統一的基礎，後來在二十六年，又號召全國人民對日抗戰，誓必贏得最後勝利，那時也曾被一些人譏為「神話」。可是結果則是北伐統一了全國，抗戰擊敗了日本，讓事實做了有力的答辯。

又如：四十七年台灣海峽的空戰，我們空軍一比三十的紀錄，打敗了共軍；如果不是身經目擊的人，也可能以為是「神話」，然而這確是無法改變，無可爭議的事實。

今天我說了這許多話，就是希望各位了解，中華民國的反攻，乃是國內的革命戰爭。在這一型式的戰爭中，我並不否認武器的重要性；但是最具決定性的，還是精神的力量，尤其在東方社會中，精神的因素和民心的向背，一直是決定戰爭勝敗的關鍵。

【五十】

香江閒話

萬人傑

造成混亂・市局之責

小販認可區的影響越來越大了。在認可區街道的學校，因受到噪音影响，一部分可能宣告停辦。這些區域成為小販市場後，營業時間內，時時發出很大嘈音，使這些學校授課大受影響把窗門關上，雖可減少噪音，卻使空氣不能流通，幾十個人一個課室，沒有通風，十分難受。

有些出售卡式錄音帶的小販，開檔便開始唱音樂，直到收檔為止，唱個不停，在這樣環境下，無法授課，只好以手工、美術等來填補這時間。

小販認可區原則上只是「試驗」性質，試驗出這麼多惡果，如市政局還要繼續執行此項計劃，必須予以改善，否則在認可區的街道上，商店倒閉，學校停辦，工廠上落貨受阻，間接加重成本，以這麼大的損失換取對一部分失業者的幫助，值得嗎？

據統計，自經濟不景後，香港各行各業的失業人數已增到二十萬，二十三條街的認可區，如果目的只為救濟失業者，不啻杯水車薪，對廣大失業者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由此而使商店關門，學校停辦，工廠增加成本，就會製造更多的失業者，這是得不償失。議員們只顧討好小販，無視於小販造成的混亂，實在目光如豆。市民不斷發出怨言，要求市政局迅速處理這混亂情況。

老萬認為小販安置在街道上是一萬個行不通，對小販「同情」，則只有多設若干處小販市場，這些市場盡量避免設在馬路上，才是解決此一問題的有效辦法。實行了這個方法，商店不受影響，交通如常暢通，小販也有業可營，喜歡買便宜貨的顧客，一定樂意多跑幾步，對小販攤檔幫襯。

犧牲一部分人，成全一部分人，究竟不通，民選議員的提議，必要先考慮清楚才可提出。

處理反貪・必須公平

近日隨便翻開報紙，就看到許多有關「廉記」的消息，以今日為例，即有下各宗：

第一件、廉署兩名調查員遭停職一個月，對他們停職的原因，有兩種不同說法，一說是違反廉署條例，一說是以「奇怪」的方法處理一宗案件。

第二件、上月廉署調查一宗案件時，把一名警司的證件檢去，現已證明他是「清白」，證件乃予發還。

第三件、和記集團的一家附屬公司，採購部女經理因索取回佣被廉記行動組人員拘捕，提控七項罪名。

第四件、卜內門一名貨倉監督因收取回佣被廉記調查告發，判罰兩萬二千元，並要賠償鄭次伯公司一萬五千元。

第五件、政府一名高級核數師，涉嫌向廉記一名調查員行賄二千元，作為獲得一項有關廉記調查消息的酬報，被廉記控告。

這五件與廉記有關的新聞，兩件是商人機構的，三件則與政府部門有關。

有人認為廉記管理私人機構，未免權力過大。依照條例，如果私人機構「要求」廉記調查，他們才會插手，所以不能說他們「滲入」私人機構。

不過，雖然如此，私人機構內往往有因利益而發生「內爭」。不滿的一方，向廉記「告發」，則他的敵人便會麻煩多多。況且，在商業行為中，收取回佣一向不視為貪污，也不算犯罪。現在有這樣的處理，香港的商業機構當事人，恐怕有一半以上要坐牢。被調查的警司，雖然最後證明「清白」，但在廉記進行「調查」時，他一定大受精神磨折，或者還受到同事歧視。這種無形的損失，沒得到絲毫補償，只是「發還證件」便算了。

至於兩廉記調查員的「停職」，政府應公佈原因。如果停職原因亦有「貪污」性，則政府的處理太不公平。為什麼廉記的調查員不可以經過「公平的審訊」決定應得的懲處？

為情而死・傻瓜兩名

一個年青的警員和一個只有十八歲的餐室女收銀員在「別墅」中雙雙飲彈身亡，他們的遺書說是「為情而死」。

但這個年青警員已有妻子兒女，或許悲劇就是由此而引起。近來香港此類心理不正常的事情特別發生得多，如神經佬放火燒死九個人，巴士佬毒死兒女自殺等等，他們的心態都很有問題。

老萬在與朋友談論到這宗「為情而死」的事件，我的意見認為他們今天因為難償所願，所以要為情而死，但如果他的妻子答應和他分手，給予他自由，女的家人也不反對，這頭婚事終於達到雙方願望的話，他們的婚後生活，會不會如他們想像的那麼快樂美滿？他們的所謂「愛情」是否能維持於永恒，那實在大成疑問。

凡難以達到目的之事，就會覺得十分可貴，一旦達到了，又覺索然無味，許多仳離的怨偶，當年也是甜甜蜜蜜的情侶，當他們仍然是情侶的時候，對未來的婚姻生活都充滿美麗的憧憬，對未來的幻想都是甜蜜、幸福、快樂的。可是當他們實現了結合的願望，卻經不起時日的考驗，尤其現代的青年男女，結婚的年齡越輕，仳離的來臨越速，老萬見

過許多年青夫婦，結婚才不到一年半載，便反目而分手。他們美麗的幻想太容易幻滅了，尤其在無可避免的經濟壓力下，很快便感覺到愛情既不可以當飯充飢，也不可以當衣禦寒，在物質的誘惑下，十九不能食貧，最後便把曾經信誓旦旦的情話蜜語一股腦兒忘掉，在現實面前現了原形。

因此老萬肯定這一對「爲情而死」的男女，如果他們有機會達到目的，不必過很長的時間便會覺得「爲情而死」實在是傻瓜，這種自以爲「偉大的愛情」，沒有絲毫使人「感動」的地方，即使小說家用最好的詞語去把他們的故事美化，也不可能表現出它有如何「偉大」之處。

仁慈殺人·醫生有罪

一匹馬跑傷了，人們給牠轟了一槍，送牠歸西，這謂之「人道毀滅」。一條狗在馬路上被汽車輾斷一條腿，也會一槍要了牠的狗命，這也叫做「人道毀滅」。所謂人道毀滅，是免牠活着痛苦，故而將牠的性命結束，這才是合乎人道。可是用之於馬，用之於狗的「人道」，卻不能用之於人。如果將一個沒有死亡的人予以「人道毀滅」，便是「謀殺」。南非開普敦有一位五十歲的醫生哈特曼，將八十七歲有後期癌症的老父，用一種藥物置他於死，哈特曼醫生因而被控謀殺，而且罪名成立，判處入獄一年。不過法官雲遜准予緩刑一年。

許久以來，醫學上便有「仁慈殺人」的問題存在，一個患有絕症的病人，在他感到極度痛楚的時候，醫生應不應該讓他安靜地結束生命，不再受到痛苦。對這問題，一向有兩派不同意見，大抵篤信宗教的人反對這樣做，因爲他們的觀念認爲只有上帝有權將一個人的性命結束，醫生沒有這個權的，因此仁慈殺人也是屬於謀殺。另一種現實派的醫生則認爲，反正他已無可挽救，何必還拖長他痛苦？

正如本案的主控官說：「死亡是最佳的止痛劑，而哈特曼希望他父親死亡是一種止痛劑。」

兩個說法都有理由，問題是從那一個角度看。哈特曼醫生殺死的是他父親，動機是要消除父親的痛苦，並不是因爭取家產而把他毒死，中間應沒有「謀殺」的性質，但他卻以謀殺罪判刑。

老萬頗同情這位醫生，因爲老萬和他的處境頗爲相似。我的八十七歲的老母在醫院裏躺了一年半，除了吃東西一切機能全都沒有了，連動也不能一動，她的生存只是痛苦，實在已毫無意義。可是老萬不是醫生，不會給她吃一種致死的藥物。

供養父母·兒女有責

一個人入息稅免稅額除本人、妻子、兒女外，直系親屬中，父母不能扣除。在意義上說，是父母供養，不屬子女責任，所以不准扣除免稅額。在外國社會，老了有退休金可拿，子女可免照顧父母生活，父母不扣除免稅額，算是合理。但香港沒有這種福利制度，老人沒有退休金可拿，即使有救濟金，也不足應付生活，所以事實上香港的老人如果還有兒女，例必由子女負責其生活。更重要的是中國倫理觀念與外國不同，不負責供養父母會被視爲大逆不道。因此，香港徵收入息稅不把父母免稅額列入，實在違反中國倫理觀念。現有立法局議員提出要求政府恢復父母免稅額，凡沒有入息的父母，子女可得每人二千元免稅額，這提議很合理，鬼佬官員應當好好了解一下中國人社會的實際情形。

香港有些王老五十分苦，因爲他未結婚，本身免稅額只有一萬元，但上有父母，沒工作能力，靠他供養，下有弟妹要他負責教育及生活費。依照稅例，父母、弟妹都得不到免稅額，月薪八百四十元以上便要納稅，而八百四十元的入息，事實上無法養活父母弟妹。

雖然，這種情形較爲特殊，但在中國人家庭，不少這種人，不給予父母免稅額太難爲他了。立法不與社會實情脫節，香港百分九十幾居民是中國籍，但法律往往只適應外國人社會，執行起來，發生許多問題。凡有此毛病的法律，必須加以變通。

近來政府似乎也已注意及此。比方，同性戀在英國是「合法化」了，在香港卻不可能實行，因爲中國人最掉忌同性戀。一位法官說：犯雞姦罪可能判處終身監禁，這是適應民情的措施。有關父母免稅額，也應以民情爲根據，不能死牛一便頸。

毛澤東對武漢幹部講話

毛澤東對武漢軍區高級幹部講話內容大要：「講形勢無非是國內國外，尼克松來見我時我送了幾句話：『老人坐櫈，嫦娥上月，走馬看花』。尼克松不理解。」（據傳達毛講話之文件稱：「這幾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尼克松回到美國以後，召集了許多專家來研究，還是想不通，許多國家的領袖在見到毛主席後，都感到毛主席是很健談很幽默，像這樣的話他們一時不理解，不奇怪，畢竟外國人對中國人的體會還不夠深，作爲中央首長開始也不理解，其實毛主席的這一句話是對國際形勢，也是對美國最精析的分析。」文件中引述姚文元對毛這段話的解釋是：「老人坐櫈：老人當然是老而無力，能坐難站更難跑，櫈子做的牢固堅實，老人還可以有得坐，櫈子如壞了則老人就麻煩，比喻爲帝國主義已經衰老了跑不動，最好是穩坐之意。嫦娥上月：是指美國有人造衛星上天，我們也有衛星上月球。走馬看花：是指尼克松訪華看看，好過上幾屆美國總統已衰老還坐在櫈上看嫦娥上月，而不來中國走馬看花。」）在談到國內問題時毛說：「唐高祖李淵有四個兒子，李元霸死於戰場，李世民繼承王位，兩個親兄弟學了好多學問用在自相殘殺，結果一命歸天，共產黨裏也有人學了馬列主義卻用來反黨，我看命也不長。我說：樹倒、葉落、果掉，就是這麼回事。」（傳達文件中稱：「首長解釋道：樹倒是代表林彪，林亦木，木則是樹，樹一倒葉子落；葉是葉羣，葉羣這葉長在樹枝上，樹倒葉落，林彪倒葉羣也必要垮；果是林立果，樹長大靠葉來吸收陽光，結出果子，果核掉在地下就長芽長新苗，長大成樹和成林。林彪把希望寄托在林立果身上，希望他爲林家傳宗接代，把中國成爲林家天下。啥名不取偏取立果，包藏禍心，結果果未熟，樹就倒，葉落果掉，林家就完蛋。」）

本刊資料

（瘟君夢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中國抗戰實錄



【20】

辛亥革命與日本

然而，日本這個出兵照會，只不過是外交上的一個手續而已，實則早在五天之前的六月二日，已經命令常備艦隊集中仁川、釜山待命；並且在接到清廷照會的前一天——六月五日，已經迅速組成了大本營，完成了動員的準備；八日，開始輸送第五師第九旅（旅長大島義昌）約五千人；十六日，進駐漢城、仁川一帶，行動非常迅捷。

日本拒絕撤兵

清廷和朝鮮政府，以東學黨的叛亂已經平定，要求日本撤兵，但日方拒不接受；清廷爲了避免兩軍衝突，不得已而命葉志超軍撤退到漢城南方約八十公里的牙山，待命歸國。雖然清軍有了像這樣的行動，但日軍之輸送朝鮮，卻仍然是繼續不斷。

日本意在與清廷一戰

六月十九日，日本突然提出中、日兩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的要求。本來，在「江華條約」（一八七六年）早已正式承認朝鮮是「自主國家」的日本，對於朝鮮內政，在道理上實在沒有插嘴的權利，清廷當然加以拒絕，同時再三要求日本撤兵；然而日軍卻在二十三日包圍王宮，趕走衛隊，要出了強硬的手段。

日本早決定強硬態度

日本政府在出兵之初，就已經決定了強硬的態度，外相陸奧宗光在得到清廷出兵的消息之後，立卽和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見面，聽取意見，川上進言：「與其姑息徒留後患，莫如決心採取一刀兩斷的重大措施。」同時海軍大臣西鄉從道也答稱：「一切請悉憑尊意，當儘可能地承擔下來。」陸奧宗光得到了這些支持意見，乃決心採取強硬政策。（東亞同文館出版「對支（那）回顧錄」）

日本內閣，在六月五日閣議中決定了「朝鮮內政改革」的議案，首相伊藤博文所提原案是：「㊀日清兩國協力平定朝鮮內亂。㊁爲改革其內政，由兩國各派常任委員若干名前往朝鮮，擔任調查財政、整頓中央及地方吏治、部署警備部隊，爲振興公益而發行公債等事項的審查研究工作。」但是陸奧宗光則主張在外交作戰方面應該表示出更強硬的態度，所以建議增加兩項：「㊀在和清廷的交涉沒有結束以前，絕不撤兵。㊁清廷如不同意這個意見，日本就以單獨的力量促使朝鮮改革政治。」這樣的閣議決定，實則等於最後通牒。

當這個改革案被拒絕之後，日本乃於六月二十二日向清廷提出照會：「業經披瀝肝膽，傾吐衷忱，卽使和貴國意見有所違迕，帝國政府也絕不撤回朝鮮駐軍。」明白地表示出：「此爭與清廷無關，而依日本獨自主張處理」的方針。

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自始就抱着挑動中日戰爭爲目標的強硬態度，從他後來手著的「蹇蹇錄」中所敍述的一些事實，可爲明證。這些敍述的內容是：「朝鮮有沒有實行改革的能力，頗成疑問；不過我們朝野的議論是不問事態如何，就已經達於一致。因爲這是促使日清兩國關係破裂的最後題目。」以及訓令（七月十二日）駐清、駐韓全權公使大島圭介：「現在只要斷然處置，不管利用如何藉口，希望開始實際行動。」繼之，又對緊急派往朝鮮的外務省參事官本野一郎電令（七月十三日）：「今天的當務之急，是促成日中之間的衝突，爲了決心實行，可以不擇任何手段，一切責任，由我（陸奧）承擔。」

清軍被分隔孤立

期待開戰的日軍，繼續不斷地增強兵力，七月中旬，在仁川一帶的部隊已經超過一萬人；海軍也編成聯合艦隊，由海軍中將伊東亨祐擔任司令官，集中仁川附近，俟機殲滅中國北洋艦隊。

清軍爲了對這個緊張的情勢有所戒備，乃調遣衛汝貴指揮的盛軍六千人進駐平壤，馬玉崑指揮的毅軍二千人進駐義州。可是由於日軍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兵力，各部隊被分隔孤立，以戰鬭力而言，實在是處於極端不利的狀態之下。

俄英調停各懷鬼胎

在這個時期，俄、英兩國正努力進行着調停的工作。

俄國的調停，是受了李鴻章的請托，曾經兩度照會日本，勸告撤兵；只是在俄國本身，並無向遠東調移兵力的意圖，終於態度不夠積極，最後答復李鴻章說：「只是基於友誼作了勸告。」

至於英國的調停，是由駐清廷公使歐格訥擔任，歐格訥已經了解日本決心作戰，同時清廷也堅持日軍如不撤走，絕不先撤。所以在進行調停的中途，便放棄繼續努力；而且更改變了態度，和日本秘密約定：「如果打起仗來，不以長江流域爲戰場，以免損害到英國的利益。」

依據日本方面資料：俄國的「勸告」是在六月三十日，日本接到後，認爲是受到了「警告」。至於對英國的調停，日本雖然一再表示不接受，但實則已有談判的意向，但由於清廷嚴峻拒絕，反而刺激了日本，故而在給予清廷的通牒中卽有：「漠視英國

調停好意，依然繼續固執日軍撤退的主張，杜絕了解決問題的途徑，其責任屬於清廷」的表示。

朝鮮「王宮之變」

包圍王宮的日軍，直接向朝鮮國王李熙提出「改革內政」要求，但是李熙國王也和清廷同樣的答復：「先決條件在撤退日軍」。日本終於在七月十二日提出「驅逐清軍於國外」、「廢棄清韓條約」（註：清韓條約，一八八二年，清廷與朝鮮簽訂「中韓商務章程」，規定兩國互派商務委員；兩國人民可以互在內地貿易，他國人民則以釜山、元山、仁川三港為限。表示中韓之間的特殊關係與他國不同。）的最後要求，並限十天內答復；及至十天期滿的二十三日，便發動了「王宮之變」，表現出要和清軍訴諸武力決一勝負的態度，甚為明顯。

二十三日的「王宮之變」，是由日本駐朝鮮公使大島圭介所指揮。日軍佔領了王宮，迫使李熙國王給予「討伐清軍的委託書」，並將政務委任大院君，大院君立即宣告廢棄「清韓條約」，日軍算是準備好了對清軍開火「師出有名」的行動根據。

甲午戰爭揭開序幕

清日兩軍最初的正式戰爭，是七月二十五日在仁川港外豐島附近的海上。

埋伏在那裏的日本聯合艦隊第一遊擊隊所屬「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艦，向載運清廷援軍前往牙山的「濟遠」、「廣乙」二艦及運輸輪船「操江」、英籍租船「高陞」四艘船艦發砲轟擊；結果，「高陞」被擊沉、「操江」被俘、「廣乙」觸礁。

這是比鄰的中、日兩國之間，最初點燃的砲火。

「甲午戰爭」，就這樣地揭開了序幕，在今天屈指算來，正好是八十年前的事。

黃海戰役

陸上的緒戰，是在七月二十八日的「成歡之役」。成歡是由漢城到達牙山（清軍根據地）之間的衝要之地，這一仗，得勝的是日本。

八月一日，中日兩國同時發出宣戰通告。

主力部隊決戰

繼之進行的「平壤攻防戰」，是中、日兩國主力部隊的決戰。清軍一萬四千人，日本方面動員了超過三萬人的大部隊，（據清軍將領葉志超的報告；但另據日本方面的資料則為一萬二千人。）兩軍正面對抗，結果清軍再遭敗績，在這一次戰役中，清軍倚為主力的盛軍（衛汝貴指揮）、毅軍（馬玉崑指揮）、奉軍（左寶貴指揮）、奉天盛軍（豐陞阿指揮）、蘆防淮勇（葉志越指揮）都被消滅，新式裝備的北洋陸軍損失了半數以上。

據說，當時駐在平壤的清軍，紀律廢弛，連總指揮人選也沒有能決定，各營都不派出斥候，諸將每天在營中置酒高會。

軍隊的士氣，當然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腐敗達於極點的清末社會風氣，一模一樣地在軍隊中反映了出來，政府發給士兵的待遇被吃缺尅扣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高級將領中嗜好鴉片成癮者大有人在；民間流行着「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口頭禪，軍隊素質日益低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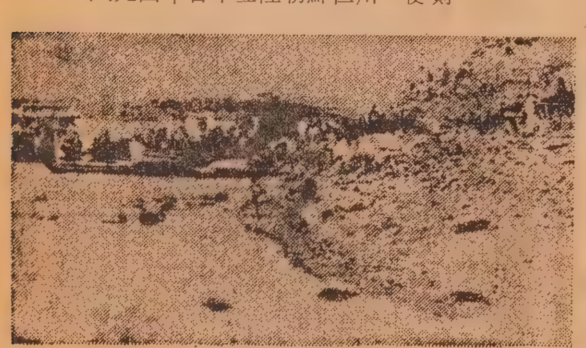
↑ 甲午戰爭前朝鮮形勢圖

日軍裝備雖差，組訓士氣優於清軍

以清日兩軍的裝備來作比較，則清軍佔有部份優勢，譬如說：日軍使用村田式單發步槍，清軍則為連發的毛瑟槍，並配備有機關槍和大砲；日軍用國產銅砲，清軍為新式鑄鐵技術的德國克魯伯砲，射程和連發能力都是日軍劣於清軍；不過清軍的優越武器並非全軍普遍配備，而舊式小銃、甚至刀劍、戈矛、弓箭等古董裝備，也不算少。

如果把武器的優越性除外，衡量軍隊的組織、訓練、士氣各項條件，則日軍就要比清軍好得多。譬如軍隊組織，清軍雖說是採用西洋編制，但缺乏工兵、通信、衛生、輜重等兵種，不能適應近代化的戰爭。還有士兵的素質，日軍為徵兵制，清軍為募兵制，故而老兵較多，訓練不夠，士氣低落。

↓ 一八九四年日軍登陸朝鮮仁川



抗戰武術談

大軍缺鬭志痛失桂柳　小民遭浩刧哀鴻遍地

現在我要抄一段文章，引證敵我戰爭時，勇敢的戰士對戰爭的力量是何等的重大。本年四月十日出版三十二期「掌故月刊」所記：「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十年大事憶述」一文，作者齊憲爲先生，其中一段是由日本一份雜誌，爲文表揚一位中國士兵可歌可泣的事蹟如下：「某次有日軍一團向前推進，前面高地忽有機槍射來，因天色已暮，祇好停軍備戰，發砲還擊，槍聲時斷時續，大砲也轟了一夜。天明以後，槍聲停止，上去搜索，發現祇有一個士兵利用山頭墳墓，安放機槍，砲擊一夜方將他打死；因有此一個不願撤退的士兵，竟阻滯了一團的日軍十數小時的行進等等……」這位無名英雄，竟然單人獨槍面對敵軍一團之眾，如不是具有超人的膽量，並有爲國犧牲的決心，怎能有拒敵前進的堅決行動呢？

可見一個軍人如能抱犧牲的精神，一人也能擋住一團之眾，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在有利的地形上，如能堅決死守，敵人決無法得逞的。

隱藏的彈藥庫

桂柳會戰失敗，對國家的損失之大，和人民的慘痛遭遇，眞是無法統計描述。我國當局利用桂省的天然防空洞，收藏武器彈藥無數，在石洞裏既不怕風吹雨打，又不怕敵機轟炸，是一個最好倉庫。

我服務砲十四團駐紮在興安縣時，曾跟車去過桂林近郊，到過一處軍用倉庫領砲彈，還到過另一處倉庫領軍需用品；但見兩處倉庫，均係利用大山的天然石洞，裏面裝着粗木架和鐵架儲藏物品，面積既大又深，好似鄉下的大祠堂差不多。及後參加崑崙關桂南會戰，我曾幾次去柳州領取砲彈，每次都是從大石洞的倉庫中領到砲彈；我入到裏面，祇見一列列一排排的槍彈砲彈等，排列得整整齊齊，數量之多，無從計算，儲之豐富，眞使人眼界大開，心懷喜慰。

雖然我國是一個窮國家，但對抵抗外侮的戰爭物資，竟準備得如此充足，怎不叫人欣慰！那時我還很年輕，在看到這些國家的抗敵物資後，就自然的產生出我國抗戰必勝的信心！如不是自己親自去領過軍用品，又怎會知道這種軍事秘密呢！

那時所有倉庫附近地區，均劃爲禁區；不理你廣西人民如何強悍，警衛人員一樣嚴格執行任務，決不許任何人超過警界線，要絕對保護這些軍用品。

桂柳會戰失敗，這天然的倉庫及寶貴的物資當然落在敵人手中，國家的損失眞是無法估計。

湘民離鄉別井

其次是人民的苦難，但此遭刼難的人民，卻不是本地人，而是在長衡會戰時，湖南有大批不願做順民的百姓，扶老攜幼，離鄉別井，沿湘桂黔鐵路線逃難，預備到西南大後方去，那班難民約有數十萬，當時的局面混亂，實際也無法統計；這批難民多數是由衡陽乘搭火車赴桂林，到後來因交通工具全部被軍隊徵用，就不容易搭到火車了！

在難民中能找到關係的，少數人或可搭軍隊運輸車去貴州轉重慶；但大部份是沿鐵路公路兩線一站站的拖兒帶眷，辛苦萬分的行長途，走得腳破腿酸，日無好食，夜宿荒郊，受盡顛沛流離之苦；向柳州、宜山方面避戰禍，憑着一雙腳，走至安全區。

一班難民的心目中，以爲衡陽能守四十五天，桂林至少能守幾個月，因此安心的慢慢走向後方。誰能料得到，當大批難民集中在柳州前後的鹿寨、大塘一帶，突然日寇軍隊如從天而降，已打到了眼面前，這魔鬼張牙舞爪臨頭來，嚇得逃亡者無處可躲避，除開任由宰割，又有何法可想呢？這兇殘成性的獸軍，所經之處是無惡不作，怎肯放過這批難民；那逃亡在柳州一帶的百姓，遭到倭寇的侮辱、殺害、摧殘，眞是無所不用其極。

後來我一位湖南朋友告訴我此種情形：當時這種混亂悽慘的情況，眞無法形容得出，最淒涼的是到處見到拋棄在路邊的兒童；因敵軍來得緊急，做父母的爲着逃避獸軍的殺害，顧不了自己親生的兒女，一時間忍痛將負累的小孩子丟在路旁就逃，因此四處都聽到呼娘喚爺的悲哀聲！聽到雖覺心酸，但自身難保，無力救助這批悲慘的戰地孤鴻，祇有任其哀哭，最後的命運也只好聽天安排了！沿途丟掉的行囊衣物不知幾許，當時連兒女都顧不了，還要行李做什麼用？後來天氣又轉寒冷，逃得性命的人，衣食住宿均成問題，到底拖死了多少人？誰能統計得出？

那時軍隊一貫於游鬭方式，桂柳路線一片混亂，根本分不清那一段已被敵軍佔領？那一段有中國軍隊？因此影響盟國飛機在大塘上空的空襲敵軍；一時敵我難分，誤認難民爲敵軍，竟然一輪轟炸，因這次轟炸而死傷的難民數字，始終未詳細公佈，恐影响後方民心也！

後來各界人士把這次悲慘事件，不歸咎於該戰區負責防堵的軍隊，一味將責任委諸於政府，這種不公平的批評，當然出自一班不明大理人士之口，試想負責重大責任的政府首長，任勞任怨的爲國辛勞，那有不想國家好的道理，要指揮得全國龐大的軍隊，個個能忠心愛國，奮勇向前，這是何等的難呢。

（全文完）

張仲仁

老K外傳（下）

雁聲

老K走到街上，看見學生已貼出「打倒韓先楚」的很多大字報，此時若有所思，最後才恍然大悟，自言自語：「原來是打死人，抓活人！我還在睡覺。」心裏想：韓先楚是跟我們這派同觀點的，我看……別再往下想，走吧。

由於他思想上對林氏的同情，逐漸牴觸和不滿，落後話也漸漸在公眾、幹部中流露出去，這更引起對立派的人注意。有人問他林彪爲什麼會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他順口答說，「我們也沒在中央，怎麼能知道他實際的過程？」這樣對立派的「偵探」就去造議論，「老K懷疑中央了，不聽毛主席的話，講了何種反動話了……」

另一次，在小學教師集中學習「批孔揚秦」時候，他去參加。有位教師黃史志發言：「秦始皇是一個皇帝，儘管怎麼偉大，最後政治的殘暴，被陳勝、吳廣起義推翻，我在解放後讀書，書上都寫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偉大，沒聽說講秦始皇偉大；那麼今天說秦始皇偉大，陳勝、吳廣也偉大，這樣是一家人，可是他們對敵階級，這要怎麼理解？」其他人不敢出聲。老K是農民出身，本來對古人很痛恨，聽說陳勝、吳廣也是農民，正中下懷接下去說：「是啊，有此事我們確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也不懂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也搞得很糊塗。」他的話也就不脛而走、不翼而飛了。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林彪的死，韓先楚的倒，在老K的身上起了強烈的反應。所以類似以上的落後話，時刻都流露在他的言行之中，這樣他的尾巴也就越拉越長了。

而且「革管會」對立派人正時刻想對他算老賬，從各方面收集他的「材料」，連他在文革期間與會計合夥貪污人民幣二千元，拉用五百元，「人證物證」都掌握好好了，可是老K還渾然不覺。

沒落矣

「四屆人大」召開了，老K正要看看又是倒掉誰，等到閉幕以後才知道。議論紛紛的就是「鹹魚翻生」——鄧小平躍升第一副總理，又是什麼最高軍委會的總參謀。老K看報以後，愈想愈不過癮，控制不住，在辦公室激昂地說：「我們永遠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旁邊有位幹部問：「怎麼樣？」老K接着說：「文革初我們口口聲聲對全國最大走資派——劉鄧要踏上一腳，使他永世不得翻身，而對林彪副統帥是敬祝他永遠健康；可是今天變成鄧小平比以前權力更大，而林彪則到蒙古睡覺了。以前說蘇聯是老大哥，美帝是凶惡敵人；今天說蘇修是凶惡敵人，又跟美國人握手言歡……我眞想不通。」一位對立派的革委會成員黃某，跳出來講：「通也得執行，不通也得執行！」

老K只得低頭走到撲克堆裏，打它幾圈消遣解悶。

事過半個月，大隊忽然接到公社對於老K的革管會主任「罷免書」：通知把手續移交清楚，並要徹底交代問題。老K聽後，如晴空霹靂，感到天旋地轉，有點支持不了，只得請假躺在革辦公室的宿舍裏；萬箭攢心，心濤洶湧……不但丟了官，還不知要落到什麼下場。

明天冷靜下來只得寫自己的檢查材料，因被勒令反省，沒回家寫了兩天，公社審查組江得志拿起來一看，丟在地下，說：「不行，你還是避重就輕，不想革自己的命？要好好交代你歷年來的政治作風，階級鬪爭、路綫鬪爭上所犯的錯誤，甚至隱瞞嚴重的社會關係，對黨不老實。還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反動的言行都要交代清楚，你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以及貪污、拉用，我們都掌握好了，主要是看你的態度？再限你三天，作個徹底的靈魂革命，在幹部大會上先通過，再決定你的出路。」

老K以前作威作福，一向教訓別人，沒想落得今天這地步。只得日夜拚命寫，指望早日過關回到家裏。經過三天之後，審查組拿去看後，江某再來訓話：「老K！你都是交代一些雞毛蒜皮的事，要追查你的思想根源、歷史根源、社會根源才能重新做人，最後限你一天，再寫。」老K苦苦哀求道：「我文化水平低，實在寫不來！」

一天之後，公社召開擴幹會，專案審查組先向大家宣佈：「今天主要是請大家來幫助老K革自己的命，將一個犯錯誤的同志從泥濘中拔出來，大家要批判從嚴，而且要劃清界綫！」

」接着老K開始唸寫好的稿子，一點多鐘才完。下面爭先恐後發言，他連記都來不及，低頭不敢昂視，只聽見下面：有的說，「老K，擁護蘇修，經常攻擊秦始皇，常說林彪好，反對鄧小平副總理。」有的說：「老K隱瞞重大社會關係，他老婆的外地置母在香港，誼弟前次偷渡往港，遣送回來在某地勞動教育，他都隻字不提。」有的說：「老K反毛澤東思想、反黨反人民；貪污拉用公欵。」有的說：「老K只要烟、茶、酒，不分敵我友，喪失階級鬬爭、兩條道路鬬爭的立場，是地道的漏網走資派。」有的說：「老K在文革中挑動群眾鬬群眾，保護自己過關。」接着群眾高喊：「打倒漏網的修正主義份子老K」，「不坦白交代死路一條！」……口號此起彼落，如雷貫耳。最後審查組出來「收場」：根據老K的初步檢查，我們再向縣裏滙報，作出處理。他若繼續負隅頑抗，就開全公社的群眾大會對他『幫助』，暫時開到這裏，散會。

老K眼淚直流，兩腿戰慄，連站五、六點鐘，神志模糊，一步一步拐到宿舍裏。

從此以後，白天勞動，晚上寫「檢查材料」。筆者則不知所終了……。正是：

「昔日螳螂去捕蟬，
豈知黃雀在身邊？」
老K富貴終成夢，
紅吃紅來度眼前。（完）

中共開人大極保密 代表由地道進會場

周恩來作卅分鐘報告，分兩次發表，中間休息二十分鐘。

綜合獲自北平的消息，中共於元月十三日到十七日所上演的「四屆人代會」醜劇，其中有許多不可告人的骯髒內幕。

僅從外表觀察，這次「人代會」就有許多反常的現象：一、毛澤東不但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甚至沒有當選爲「代表」，這是歷來「人代會」所沒有的事。參加會議的許多中共「代表」，都感到很奇怪：二、中共對這次「人代會」的召開，宣傳了多年，但卻只開了五天，沒有討論任何提案就草草結束；三、會議在極端秘密氣氛下舉行，在北平的外籍人士都不知道。

毛澤東之所以不參加會議，顯然是對這次「人代會」的人事安排，「文革派」沒有全部控制中共政權，深表不滿（此點由於最近中共已發出權力鬬爭的訊號，大致已可以證實）。

關於這次中共人事的安排，據說會經過多天反覆折衷，才提到「人代會」之前的共黨十屆二中全會」通過。

首先是關於鄧小平問題，據一名重要共幹私下透露：周恩來曾在黨「十屆二中全會」提議升鄧小平爲共黨「中央副主席」、「政局常委」，作爲周恩來爲「總理」職務的所謂「法定繼承人」，並爲毛澤東死後共黨「中央主席」的準「繼承人」，把原共黨「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李德生，降爲「政治局委員」，此一提議獲得共黨多數「中委」的贊成通過。

果如此，這則是周恩來所安排對毛澤東權力鬬爭的一項策畧，一方面避免其本人與毛澤東「針鋒相對」，而以鄧小平作爲擋箭牌，另一方面中共「新憲」雖賦予共黨「主席」極大的權力，毛澤東在世時，固然可以有獨裁權，但是在毛澤東死後「文革派」將要一切落空。

這項安排，當然招致「文革派」的極大不滿，可能是日前「文革派」發動攻勢，姚文元著文要抓出幕後的「老奸巨猾」的主要原因。

其次關於「國務院」人事安排，據一名高級共幹透露：毛澤東曾提議由「文革派」張春橋出任「副總理」，「文革派」的特務頭目汪東興爲「副總理」兼「公安部長」。張春橋的新職，周恩來與其他頭頭同意了，而汪東興的新任命，多數中共頭目均不同意，經過折衷的結果，由「文革派」的華國鋒擔任。周恩來提議由葉劍英爲「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多數人認爲毛澤東必不會同意，經折衷結果，葉僅任「國防部長」。至於陳錫聯、陳永貴、吳桂賢的出任「副總理」，多數共黨「中委」均無意見。因爲陳錫聯是共軍的實力派，陳永貴與吳桂賢，不過是象徵所謂「農工代表」的傀儡人物，不足重視。

據此項消息說：對於這種人事的安排，在「人代會」開會的時候，「幹部派」的鄧小平、李先念、陳錫聯、許世友等，都喜形於色，面露微笑，而「文革派」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都表現惱色，一副心情沉重的樣子。

至於周恩來，在開會期間一直是面容憔悴，神態憂戚。周恩來提出的所謂「政府工作報告」，預定三十分鐘，由於周恩來體力不繼，乃分上下兩部發表，中間休息約二十分鐘。據另一名高級中共頭目透露：由於周恩來患嚴重的心臟病，醫生警告不得作連續三十分鐘的講話，否則生命有危險，去年秋天周恩來曾發病一次，經醫生搶救，始苟延一命。

此項消息又說：這次「人代會」沒有任何「代表」發言，一名共幹曾向中共「代表」們解釋，會議如此短促，草率而又極度保密，是因爲「怕林彪餘黨伺機搗亂與破壞」。

中共爲了不讓外界知道北平在開「人代會」，曾事先將「代表」集合在北平中南海，由地下道進入中共「人民大會堂」，會後「代表」又從原地下道出來，悄悄的分散，因此在北平的外國記者與外籍人士，那幾天只看到「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附近卻無車輛現象，直至中共政權發佈消息，才知道中共在開會。

中共如此行動詭秘，鬼鬼祟祟的作風，更顯示這次的會議，大有問

題。

又據說：這次會議沒有共軍選出的「代表」，所有「代表」均由地區、單位產生。

香港方面曾獲悉，去年底在「人代會」將要召開之前，海南島海口地區曾發現一張署名「小人物」的「大字報」透露：中共「人代會」決定要召開之前，還有撤換「代表」的現象。

該「大字報」又透露：一些老共幹曾到醫院，要周恩來修改「政府工作報告」與「人大常委會」的初步人選名單，並有人脅迫中共設立所謂「國家主席」。

這張顯然是由「文革派」貼出的「大字報」還透露：大陸各地共軍頭口曾抗拒中共召集他們到北平開會，它說：「十大軍區司令員、政委、會有同一天病了一半的事嗎？而新疆軍區又藉口形勢緊張，說司令員與政委不能同時前往，為什麼要拖延上『北京』向毛主席討價還價？還道人大是自由市場嗎？」

這些事實都足以說明中共政權的土崩魚爛已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毛澤東在「人大」後已鞏固了獨裁權力，事實上毛澤東比「文革」前夕更加孤立。

不過目前中共政權的宣傳機器仍然掌握在「文革派」的手裏，它們企圖利用報紙、雜誌挑起一次新的權力鬥爭。

因此，可以斷定，「人代會」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召開的，它決非象徵着中共政權派系間的妥協，而是使鬥爭更加尖銳化。

（方銀城）

蔣夫人著「我將再起」顯示中國人戰鬥精神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當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蔣夫人發表以「我將再起」為題的一本書，內則激勵軍民以奮戰不屈之道，外則正告世界以正義必勝之理。「我將再起」生動地反映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戰鬥精神。

「我將再起」一詞包含着一段意義深長的故事。許多年前，當倫敦最大的聖保羅教堂圓拱型的屋築將動工時，建築大師克萊斯陶佛·棱爵士需要一塊大石作為中央標記，以便施工時有所準據，有人從亂草叢中找到一塊刻有字的荒牌；那位建築師一見極為感動，便決定在教堂中為它安放一個永久的位置，以供後人瞻仰。

那塊大石至今仍在聖保羅教堂南門頂上，石上鐫刻拉丁字 Resurgam，意思就是「我將再起」。所看到它的人無不深受鼓舞，在我抗日期中，國土遭蹂躪，同胞被屠殺，處境至為黯淡，蔣夫人認為「我將再起」的微言大義，對國人實有特殊的啓示作用，因而取為書名，書中十二篇文字，結語大都引用「我將再起」這句名言。

回憶民國二十九年的形勢，我們以弱敵強，獨力作戰已歷三年，日寇兇焰猖獗，沿海精華盡失，連我們抗戰司令塔重慶，也在敵機不斷的瘋狂轟炸之下，一日數驚，汪精衛叛國出走後，是年三月二十八日，受日寇卵翼下的汪記偽組織在南京粉墨登場。

就在同一年，偽裝歸順中央而猶陰懷異志的中共奸黨，假借對日作戰之名，而行叛亂割據之實，違逆軍令，破壞抗戰，更使浴血殺敵之國軍，陷於兩面作戰的苦境，是年十月二十一日，最高統帥乃手令中共部隊撤至黃河以北，以當時情勢而論，真所謂外有頑敵壓境，內有亂臣賊子，有些外國觀察家都認為，中國之屈服，恐將祇是時間問題。

然而，蔣夫人在書中強調，幾千年間經歷刧難的中國人，「具有一種值得重視的恢復元氣的力量。」在熱血澎湃戰火高燃之時，我們看見那刻劃着我們命運的不朽名言，「我將再起四個大字——具體地表現了中國精神的眞髓。」

過去，世間有若干人雖同情中國人浴血戰，堅苦卓絕的精神，但對我們是否能贏得最後勝利，則不免表示懷疑。正如同三十多年之後的今天，世間又有若干人雖極佩服我們堅決反共，不惜一切犧牲的立場，但對我們反共復國的前途，尚持相當保留態度。然而秉持着民族道德與精神的中國人卻堅決相信，一時的利鈍得失，絕不容與是非善惡的永恒價值相提並論。祇要我們目標正大，信心堅強，弘毅致遠，踐履篤實，無論途程是如何崎嶇，責任是如何沉重，我們就終必能達成繼往開來，革命復國的使命。

總統在「我將再起」的序文中指出，每一個人為了在民族復興的大業中能有所貢獻，「必須對於他的國家的光明前途，抱着絕對的信仰。」這就是我們莊敬自強的動力，過去擊敗日本軍閥者在此，明天消除毛共者也在此。

中華民族永不在邪惡暴力之前低頭，就憑着我們每一個人忠誠奮發的精神與正氣，必能創造「我將再起」的條件，完成還我河山的大業。

（以上是轉錄四海文友月刊第十五期）

從國際局勢變幻中，在這二十多年來，我們中華民國雖然吃盡苦頭，但在我偉大的 蔣總統英明領導下，已經克服一切不利的危難態勢，奠定了勝利成功的基礎，我們的力量，正一天比一天更堅強、更充實，而且獲得了大陸同胞的向心，一致起而抗暴的反共情勢正在迅速擴展中。今日共產集團的內部反共，較之自由國家之反共更為激昂深切，他們基於人性的自覺，在中華優良文化的流傳和三民主義思想的指引下，反共反毛的怒火，必將逐漸而成為燎原之勢，我們國內軍民及海外全球同胞，聯合一致起來討毛救國的戰鬥行動，為時必不在遠，可以說，隨時都會到來。

愛國同胞們！咬緊牙關，緊握拳頭，準備為爭取最後的反共鬥爭得到勝利，而付出不論任何的代價，勇往直前，消滅為害人類半個世紀有多的共產黨徒，解救水深火熱中的苦難同胞，把殘民以逞的中共政權連根拔掉！也又一次證明了；「我將再起」中國人的戰鬥精神！

張偉志寫於青年節前

廉署權力過大 未見利先見害

搞好經濟治安爲當前急務

萬人傑先生：

正當港人歡呼喝彩，廉老總正在洋洋自得之際，市民應冷靜想一想，勿歡喜住。香港出現一個權力如此巨大，不論官民一應皆有權干預的廉署，並非香港之福。要搜要查，只要破門而入便可，使人覺得與蘇聯秘密特務無何分別。上方寶劍在手，爲所欲爲，容乜易把香港帶到極權統治，豈不可怕？值得歡呼什麼？鄙人覺得，憑姬達、彭定國之廉署，能撲滅貪污，誰相信嗎？他們的手段強得過共產黨嗎？誰敢說大陸沒有貪污？說到錢財，殺頭都有人敢制，何況只是坐一年半載。鄙人想問問姬達，他一年數十萬薪金及廉署每年經費多少，只是起訴一個葛柏用了財力人力多少？葛柏在芸芸貪官之中，只是三四流腳色，若要肅清貪官，還須財力物力多少？有沒有把握做得徹底？讓我們細心想一想，捉了葛柏，對香港益處何在？是不是現在沒有了貪污？是不是現在天下太平？都不是。貪污繼續存在，警察士氣低沉，治安之壞，已達人人自危地步，不知港府有何打算，難道讓其如此發展下去嗎？說到貪污開賭，有時也有好處。不信嗎？很多市民都有過經驗，閣下要向某部門申請某種執照，若不「識做」，當然無咁容易。或者說，這是你爲達目的，不於法例規定，用不合手段達到。非也，閣下須知，那些法例之吹毛求疵，挑剔之甚，簡直令人無法辦到。這是不是苛例做成貪污呢？每行生意都有一個甚或數個部門管轄，例如：士多辦館，有工商稅務局、工廠有勞工處，酒樓食物有衞生局、出牌時甚至要通過工務局、消防局，戲院也有消防局、工務，他們如要依例執正，很多舖頭工廠關門可也。所以法例若不配合簡化，還是造成貪污。

回頭再談談警方，在反貪之中，可算是政府中最倒霉的部門，廉署似乎是專對付他們，使到警方士氣低沉，不論在職離職，都有得震冇得瞓，那來心機處理治安？市民未受反貪之福，卻受盜匪之害，正是「福未見而禍先見」。爲什麼警方給人印象是貪污最烈的部門呢？很簡單，警察與市民直接接觸最多，貪污對象是向普羅大眾，所以給人印象最差。若說到所得數目，與工務局比較，可說如小巫見大巫。何以工務局不大引人注意呢？

且聽道來：工務局只是間接取之市民，與之交易對象是建築公司、置業公司。講起犀利啦，眞是大鷄不食細米，一座大厦落成，早幾年市道好，聽數百萬元並非難事。但是批准圖則、驗樓入伙紙，這二關要過，數百萬元才能袋袋平安，那麼10%出來，幾和味。不過有錢大家使，這樣說來，置業公司豈不是不見利潤10%麼？非也，生意佬無咁笨，在材料上偷工減料不是彌補有餘嗎？

記得西環木樁新危樓嗎？又不是不了了之。還有政府標投馬路天橋等某大工程，每單以千萬至億元計。當然落標是價低者得，但另一方面，卻是價高者得。很多覺得奇怪，爲何香港的馬路時時翻修，有時一條良好的馬路，卻把他掘起？原來此中大有文章。建築公司有生意做，我有得打份數，總之兩全其美，難怪政府收支出現赤字，惟有加稅，卻只苦了納稅人。

以上所舉，雖不是直接取之市民，也是間接取之市民。現時香港環境，當前急務是要搞好經濟、搞好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財產爲大前提。不然，就算今後官清如鏡，市民卻是足不敢出戶，也是枉然。

鄙人從以上之見，必會受很多人臭罵，但只要各位想一想，是否現時治安比很久之前未有廉署時更壞？是否苛例造成貪污藉口？是否廉署權力過大？是否反貪並不全面化？便覺鄙人之見還有些道理。

聽說反貪及清潔香港是向新加坡學習，清潔運動已經搞到不湯不水，希望反貪不要如清潔運動咁，搞到不可收拾方可。

冷眼旁觀者上

這世界難求正義

英國輿論一面倒

編輯先生：

兩個月前我由香港跑到倫敦來讀英文。至今給我的印象是：這裏不論社會、經濟、治安、人情甚至於天氣都不像香港人想像的那麼好。

近幾天由新聞報導得知越南及金邊局勢吃緊，但在這裏的電視、電台和報紙都是一邊倒。一提到金邊，就說龍諾政權貪污、無能，軍隊無戰鬪力，（南越也如此）。當然我也不會全盤否認此事，但他們從沒提出證據。從沒見聞過他們批評或抗議過越共和寮共破壞和平協定之事。他們明顯地表示出希望快快把金邊、南越交給共產黨。加上美國日前國會鬪爭的情形，看樣子，又一個國家，——高棉肯定被美國出賣了。

假若金邊和西貢給共產黨控制，馬來西亞、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日子也會開始更不好過。但大家眼看着西貢、金邊快被共產黨人吞了，就是沒人肯出錢、出力，甚至出口幫助處在水深火熱中的印度支那人民。

我爲金邊的局勢和人民憂心，爲他們流淚，這是我個人能做的事了。我希望能有人站起來大聲呼喊支持西貢和金邊的人民。

簡安泰　七五年三月十六日

世界廣東同鄉第一次

懇親大會聯

丘式如未完稿

六十三年十月五日

集天涯海角同鄉於一堂，共話桑麻，情如手足。望田園廬墓親朋於故國，每懷梓里，心若轆轤。

世界曾氏宗親總會成立大會聯

忠恕誼情最貴珍，萍水相逢於一室，如弟若兄，羽翼親親無限樂，武城恩澤眞深大，源流廣遠達全球，傳孫接代，事業欣欣共向榮。

世界丘氏宗親懇親大會聯

集天涯海角裔孫作懇親，萍水相逢，情同水乳，快若兄弟。溯渭永瓊山祖澤之源遠，文武赫奕，光昭史冊，氣壯山河。

世界客屬總會成立大會歌

中原是我們祖先的田園，炎黃神胄的我們都知道飲水思源。我們的身雖分散在天涯海角，我們的心卻無時忘記大家團圓。今天啊，難得熱情橫溢的海外賢鄉長，不辭跋涉千山萬水的艱難，萍水相逢兮自由寶島，濟濟一堂兮笑口開顏。我們相互地慶幸自由幸福，我們也惦念着大陸父老兄弟諸姑姊妹的倒懸，我們共同堅決立定己立立人解救他們的志願，我們頂天立地的手牽着手還我中原。

六十三年元旦試筆之作

丘式如

㊀次韻王劍鋒「恭賀新年」

國家民族福無疆，否極應教轉泰昌。
色厲奸匪原內荏，殷憂寶島實堅強。
綢繆橫海登西岸，準備黃龍燬賊樑。
大陸重光欣在望，凱歌聯唱伴還鄉。

㊁次韻范善祥「癸丑除夕書懷」

晴空萬里太陽佳，買歲娘群香滿街。
家戶懸聯焚爆竹，孩童艷服舞形骸。
遺民淚盡情堪憫，國際公亡局暫諧。
對酒當歌逢好景，陶然共醉且寬懷。

㊂次韻范善祥「甲寅新春獻詞」

三陽紫氣正朝東，萬象咸欣一點通。
燕雀嚶鳴梅樹上，魚蝦歌舞水潭中。
誠心祝賀民康壽，合掌虔祈國富隆。
濟濟親朋相對飲，席終互笑醉顏紅。

㊃次韻李逸鶴「甲寅元旦試筆」

歲序初階報首春，揮毫試筆覺怡神。
閭閻爆竹山河動，畎畝秧瓜雨露均。
奴役極權誠可恨，公平國際進良辰。
收京畢竟邀天顧，荊棘銅駝慶更新。

開國六十週年元旦放歌

（六十·一·一·）

開國喜甲年，大陸誰主權？
淪亡現念載，想起淚如泉！
有家歸不得，遺民盡倒懸，
何以慰先烈？眞作愧人天！
往者無可諫，來者應勉旃，
休徒知歌舞，休得魚忘筌；
須聞雞舞劍，務猛着先鞭，
學田復齊國，學踐沼吳壘。
同仇奮敵愾，邁步勇無前，
胡塵勤拂掃，直登長白巓；
賊群均授首，歷史從頭編，
登斯民衫席，補金甌重圓。

此之謂慶祝開國大典之眞義，此之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新篇。

丘式如未定稿六十·一·二

端節吟 六二、六、二三、

丘式如未定稿

甲寅六月念三日，詩人雅集中山室。
賓朋濟濟滿廳堂，主人有三再加七。
素食清粥究何因，實踐節約欲身帥。
賓主笑緒雜歡聲，暢叙幽情各促膝。
主人招待備言疏，眾客神怡如飲蜜。
緬懷詩魂誰足倫，可憐愛國投江卒。
極目故國滿瘡痍，豺狼當道不寒慄。
楚水衡山幾度秋，愧未角忝投湘汨。
遺民淚盡日如年，水深火熱難安逸。
君不觀乎罪惡貫盈必天誅，彰彰歷史因果律。
又不觀乎奸僞倒行復逆施，時間應到暴政畢。
我唯破釜着鞭萬眾壹，衝破橫逆難關解梏桎，
乾坤一擲究何妨，還我河山四海一。

老毛吃人不吐骨 接濟親友被剝削

滙率步步高升任佢點話

子佳M先生台鑒：

你好，因儁字下半部寫來很麻煩，故代老哥改爲M，書寫順筆多了。雖然中文和英文不能混雜成字，但老哥中西都認爲半桶水，如果看信時馬虎點便差不多了。老哥幽默感強，把我這不倫不類的玩笑置之不理可也。

敝人乃屬一滴水都稱不上之人，所以對萬人傑、俊人的作品倒是十分喜歡閱讀，因通俗易懂之故也。敝人從一九六七年「萬人雜誌」創刊至今，每期都看。張老編生前，敝人屬其筆友，從往來書信中，曾談及軍旅生涯，在其紀錄中，尙有敝人專號紀錄，此乃老張信中所述，亦曾鼓勵多作信函來往，該二封信尙保留，並非吹牛，只因自問文筆欠通，故只好心領。近日介紹黃夢花議員遊桂林之行，詞義甚有價值，內中涵義只有幽默之人方能領會個中情趣。今晚談及安排小販大晒，民政司署食死貓之妙論，亦屬妙品。可能老兄對金融行情不大注意，「毛賊公」刮龍之術，實屬世界之最。因「人民幣」根本未列入世界貨幣之列，又有基金保值，多年前尙有自知之明，以港元每百元兌換「人民幣」四十二元；但近年來厚顏無恥，提高滙價，說什麼和美元、英鎊、港幣掛鈎，如稍留心看報紙金融行情，則覺萬分可恥。美元四·五〇兌港元時，一百元港幣滙內地「人民幣」三十七元六角；現在美元四·八五，則滙內地「人民幣」三十六元四角七分，創廿六年之最高滙值。採取蠶食方式，大做其無本剝削生意。老哥對「毛賊公」千百罪惡屢次揭露，惟對此吃人不吐骨之惡行，則少留意。因目前全世界經濟不景氣，遍佈全球之僑眷爲了家人陷身虎穴，不得不勒緊褲帶忍痛滙欵返內地，若任其繼續蠶食，未來每一百港元滙成二十元「人民幣」亦有可能。雖然我們無能力與其辯論，但老哥在「牛馬集」中將愚見扼要向廣大讀者介紹一下，多少可使人們對「毛賊公」之殺人不見血手段有一定認識，未知老哥可否依愚見在「牛馬集」及「萬人雜誌」發表。愚前曾與張老編研究入會事，但因必須報明正確原籍姓名，恐累及妻兒安全，故延至今只作爲讀者身份，此乃不得已之事。

讀者剖毛上

警民關係喜見改善

三柴幫忙亞婆小販

編輯先生：

素仰貴刊立論公正，欲借寶貴篇幅一角，為小民訴一口寃氣。

本人和普通工人無異，天天為了趕時趕刻返工放工，早餐午膳就附近小食攤檔解決。五角錢一碗糯米飯，幾角錢一碗柴魚花生粥，幾角錢一碗豬皮或牛腩麵，一元幾角，一個早餐很滿足。若到茶樓酒家，算你一盅兩件，非要三兩元落樓不可。此等小食檔，對我們一般日入十多元的勞苦大眾，確有其存在價值。

七五年二月間某一天，本人正在柴灣新邨第五座安園酒家側一檔無牌小食檔食牛腩麵，突然來了一位三柴，三柴云：「亞婆，妳不可在這裏擺賣，推埋點。」小販亞婆照三柴的話，把木頭車仔推埋點，即在鐵欄杆內，當時我唯有企立進食。

跟着，來了十多個徙置區管理員──如臨大敵，對這位小販亞婆喊拉喊鎖，有的管理員強把亞婆車仔推走。亞婆走投無路，苦苦哀求，管理員無動於衷。

三柴在側，看到這情形，惻忍之心油然而生，大喝一聲：「亞婆，知妳進退為難，沒有辦法，我給妳個人情，把車推出來，我就收更了。」亞婆又聽三柴話，把車推回原處擺賣（歸市政局管理的地方）。

當時管理員奈何不得，其中三蛇用敵視眼光望住警察三柴。觀看熱鬧群眾，大家為亞婆高興，繼而噓聲四起，向這班管理員。嘲笑這幕趣劇也便散場。此事件使我聯想起談警察的某部電視片集「獅子山下」德叔口中的警察，「看這批新仔怎樣做了。」此語確為語重心長。「三柴和小販亞婆事件」證明法律之外還有人情，顯示改善警民關係，已露曙光。

回頭談談新區房署政策，目前有大量工人失業，此事眾所週知，人到底要食飯，要生存，在生活逼迫，莫可奈何情況下，最現實是走無牌小販這條道路，可暫解燃眉之急。中國人在困難時刻大多不願拿乞兒兜的。

最近市政局有感民間困難，在九龍劃分了二十三個認可區給失業者臨時擺賣，此乃體恤民艱。

唯有最近房署新政策特別，只顧自己工作方便，並不體恤新區民間失業貧困，在辦公時間把無牌小販趕盡殺絕，這是房署一項極成功政策。可是成功背後隱了什麼？失業、借貸無門、欲做不能的徬徨十字路口。後果如何？或曰：去社會處求助呀！此話好聽矣。友人親歷其境，登記、調查、復調查，得來是杯水車薪，基本不能解決問題。

如果本港大多數失業者完全撇開自尊，人人去社會處求助，行得通嗎？解決得來嗎？望房署對無牌小販多加體恤，以解目前困苦。

讀者田二尹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念因兄乙卯清明，祭紉詩佳作依韻步和

劉祖霞

難忘友誼似潭深，芳草斜陽何處尋，
遺著重觀重景仰，清明一到一沉吟，
往來巨艇衝鯨浪，祭掃長洲坐柳陰，
淨土香埋詩婦骨，宜樓誰慰蔡郎心。

註㈠長洲：紉詩詞長塋在長洲
㈢宜樓：紉詩詞長名張宜其所居之樓名宜樓

客裏書懷

袁暘照

㈠
曾記青山夜泊船，展眉登岸待光天，
風搖亂鬢絲還綠，水映飢容貌尚妍，
霜雪久侵身漸瘦，滄桑疊變志猶堅，
于支按序頻更換，此日窺顏已老年。

㈡
刼火燎原燼未消，舊時園樹久蕭條，
敢將正氣昭肝膽，未把艱危怯浪潮，
皺面添紋傷晉歲，潔身持節豈彎腰，
任教辱傍疎籬下，傲骨強支不動搖。

㈢
偶乘春暖踱荒郊，柱杖攀巒踐棘芳，
雨洒芳叢花掩映，橋橫深圳犬咆哮，
紫鵑望帝啼新血，烏鵲驚弓棄舊巢，
國土沉淪逾廿載，乾坤氣運幾時交。

㈣
抱病頑軀強任勞，矜持晚節顯清高，
謀生不善營三窟，處亂方知運六韜，
客路創基憑自力，家聲振業付兒曹，
戎裝若許重披日，可借毛頭一試刀。

㈤
托跡夷疆受折磨，十三寒暑客中過，
國仇未雪難舒慮，生計仍艱莫養痾，
白首虛延新歲月，赤心期復舊山河，
春寒待漏青燈下，靜聽王師奏凱歌。

贈董壇主

林復生

力行先生：以文武全材之身，主持萬人週刊詩壇，素深傾慕，弟雖不學無文，但因得識荊，不可無詩湊興，用是強成拙句，聊表敬意云爾。

㈠ 先生數度客光臨，想望丰儀日益深，此際得親聆教益，恍如久旱遇甘霖。

㈡ 詩人降貴訪寒村，掃徑頻添葉滿園。為表歡迎成拙句，有慚弄斧向班門。

㈢ 中流砥柱一遺民，義正詞嚴思不群，橫掃千軍憑妙筆，詩壇喜見有心人。

㈣ 拆字詩

千里驊騮隱草叢，勵扶正道左當空，
衡量善惡中心出，立號崇仁羨此公。

㈣ 串字詩

(董)氏馳名筆似刀，(力)持正義掃奸曹，
(行)其平治修齊志，(壇)(主)詞峰已足豪。

㈥ 串字詩

(杏)臉桃腮有美人，(花)枝招展笑迎賓，
(酒)餚頓覺添風味，(樓)殿筵開滿座春。

壇主評註

前言有約，擬於春初，前往大埔，拜候林老先生，遲遲未去者，蓋有數因，㈠平時無暇，必須星期之日，該日非風即雨，極少良辰，㈡鄙人會客，必有同行，事先邀約諸友，以電話相詢，時為新年，多人均有早約，甲有暇，乙無空，頗難一致，㈢獨自前往，索然寡歡，又因未曾識荊。殊不方便。不得已。

乃請高龘賜詞長，安排春酒之宴，在杏花樓設席。請林先生光臨，先行拜晤。而後再往大埔，人地之生，即可解決，並請莊銓先生，李序東先生同作嘉賓。

林先生即席賦詩，高年七十有八，下筆成詩，不勞思索，第四首拆字詩，是為佳構，詩學不深，頗難有此作品，千里草叢，是「董」字，勵字左空是「力」字。最好之句，是「衡量善惡，出之中心」衡字除出中心是「行」字，立號崇仁者，是陳語「知耻近乎勇」，「力行」近乎仁也。

串字詩，即是鶴頂格，鶴頂之詩，平仄最難調順，林先生對平仄之運用，達到極高境地，自然而不現痕跡，是為難能者。第六首，是杏花酒樓四字為頂，亦為佳作。至深佩服。

月夜懷鄉

雪梨　蘇伯楷

滄茫月色照床前，到枕風涼冷畫簾；
萬里辭家鄉路杳，卅年浪跡海南邊。
低頭長憶金甌缺，舉首時看寶鏡圓；
此際離愁眠不得，終宵開眼望銀蟾。

曉雨

前人

潺潺細雨響幽林，點滴檐前碎客心；
惆悵不堪羈旅夢，相宜觸起別離吟。
豆燈閃鑠風搖影，孤館淒涼冷逼衾，
雨裏紗窗天欲曙，小樓聽盡漏聲沉。

兄弟樂

前人

孔懷既翕報春暉，和樂且耽讓果時；
荊樹有花常接葉，橋林無木不交枝。
梧桐次第窗前碧，雁影參差海外飛；
風雨對床嫌燭短，一堂星聚自怡怡。

（讀三六九期感謝董壇主賜問感懷）

泰國　李敬安

遠隔雲山路不通，知音必靠鳥中鴻
佳章似舞人人敬，雅句若飛個個崇
公挽聖賢文化教，董揚孔孟集勳功
名馳海外力行作，壇主天才現代雄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八九 新92期）



本期要目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冊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八九期(新92)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八九期(新92)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四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敬悼偉大總統蔣公逝世

值此舉世阢隉不安，赤氛瀰漫，正氣下降之日，我中華民國總統蔣公於四月五日下午十時二十分發生突發性心臟病，經救無效，延至午夜不治崩殂！這個消息何異晴天霹靂？不僅是我們中華民國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元首，也是自由世界痛失一位偉大的領袖。總統蔣公是位篤信耶穌基督，服膺三民主義，特別是他的眞知卓見，堅持正義不向邪惡勢力遷就的偉大精神，永遠值得人們懷念，黃帝子孫應以此爲準則、奮鬥的目標和立國的根本。我們懷念這位偉大領袖，痛哭這位反共巨人！蔣公逝世，對於中華民國和自由世界都是一大損失。總統蔣公畢生致力於國民革命，一生功績彪炳，在我國歷史上佔了極爲重要的一頁，且將永遠活在國人的心裏，永垂不朽！

我國是法治國家，嚴副總統依法業於四月六日晨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中樞有主，國策不變，我們應於哀悼之餘，化悲痛爲力量，尊奉國父中山先生遺教，繼承總統蔣公遺志，爲反共復國貢獻力量。在總統蔣公遺囑中告訴我朝野：「反共復國大業，方期日新月盛，全國軍民，全黨同志，絕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懷憂喪志！務望一致精誠團結，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主義爲無形之總理，以復國爲共同之目標，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爲余畢生之志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

中國國民黨爲中華民國執政黨，國民黨黨員和政府官員三軍將士，自是遵照蔣公遺囑，堅定不移團結一致地爲反共復國大業貢獻一切。海外愛國僑胞，也要矢志追隨堅強的中華民國政府，比前更加堅貞果決地支持反共復國既定國策，爲消滅中共殘暴統治集團，拯救長期陷於水深火熱中的大陸苦難同胞而奮鬥。

蔣公臨逝世時囑勉國內外同胞的是這些，我們懷念蔣公最好的表現，就是凜遵蔣公遺囑，在反共復國共同目標下，精誠團結，共同奮進！

可以預見得到的：蛇蠍居心的中共政權，必乘蔣公逝世舉世震驚全國哀悼中散佈種種無稽謠言，混淆視聽，企圖一逞其統戰陰謀。但有識的海內外同胞決不會受這類鬼把戲的矇騙。在蔣公遺囑上簽字的，除蔣夫人外，新任總統嚴家淦、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和其他四院院長，就再次表明反共復國是我國的既定政策，也是我朝野奮鬥的目標。就是說：今後中華民國的首要任務是消滅中共重建中華，國策既定，當然不是中共的謠言可以動搖的。希望海外同胞對此有一個充份的理解，萬勿受中共無恥叫囂和統戰走卒的謠言所欺騙。自中共被自由世界罪人尼克遜之流牽入聯合國非法竊踞我在聯合國的席位後，一方面倒也大模大樣，好像是這個所謂「國家」已可「代表」大陸八億人民；一方面對我中華民國屹立於台灣，益覺如芒刺背坐立不安。它爲了妄圖達到所謂「解放台灣」的目的，不惜出盡一切辦法，企圖孤立國府、打擊國府、陷害國府，然所得的效果卻是等於零。我中華民國並未因中共的處處搗蛋而削弱，相反地卻是國力日強，國譽益高。像台灣政治之安定，經濟之繁榮，人民生活水準之高，環顧今日世界，甚爲少見！就因爲這樣，中共對我統戰日亟。由於相形之下，竊踞中國大陸的中共，靠專制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靠刮自大陸同胞的血汗來拉攏、收買一些唯利是圖的落後國家和部份短視無知的政客，爲其搖旗吶喊，跺腳助威。行文至此，益覺蔣公之偉大處，絕非今日世界上某些什麼元首、領袖所可望其項背的。蔣公對共產黨始終視爲邪惡化身，絕不與它進行什麼「和談」。對美國儘管視爲盟友，但絕不遷就醜惡的美國人。如果不是這樣，台灣不會有今天的進步和安定。此種偉大精神，尤值欽敬。

中共對於中華民國於無計可施之餘，必繼什麼「紀念二・二八」、「特赦戰犯」後針對海外僑胞懷念蔣公熱愛國家的心理，在海外利用它們豢養的無恥文人、政客、「商人」和御用「造謠專家」，寫文章播謠言，對海外僑胞進行各式各樣的統戰活動。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話：反共復國是蔣公遺志，也是中華民國國策，絕對不會改變，千萬不要上當。

從歷史觀點看，蔣公的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實可震爍古今。尤其值得崇敬的是，蔣公於走完人生旅程前夕預立遺囑時，仍諄諄教導國人要以反共復國大業、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爲職志。特別是自知不起時，還是「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這是人類最偉大的仁與愛的光輝，讓我們於懷念、哀悼蔣公的同時，加倍惕勵，爲反共復國而努力！

一代巨人總統蔣公永垂不朽！



開徵新稅加稅都非其時

香港商號工廠每天倒閉兩間

劉人傑

受到世界經濟不景影响，本港在今年首三個月內，平均每天有兩間商號或工廠倒閉。這情形不能說不嚴重，因爲隨商號工廠的倒閉，便有很多人頓失所業。在這可怕的情況下，居然有人提議開徵「營業」「股息」兩種新稅，幸而這些建議未爲財政當局採納，否則必然帶來更嚴重倒風。目前能維持得住的已很不錯，如再加兩種新稅的負擔，相信許多人吃不消。

倒風凌厲．使人寒心

今年首三個月，香港的公司、工廠停工、停業，因而被取消註冊的共有一百六十二家。去年同期間只有六十六家，即是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

這些被取消註冊的公司、工廠包括下列各行業：旅遊公司、出入口公司、製衣廠、電子工廠、財務公司及銀會等，其中以製衣廠及電子廠最多。

據一家電子廠的經理人說：大多數製衣廠及電子廠關門的原因是海外及本港訂單減少，及遇到世界經濟不景之故，工資及成本不斷上升也是主要原因。

三個月間倒閉了一百六十二家公司、工廠，數目不算小。這一百六十二家行號，可能有二千員工以上，失業人數又增二千多，是頗爲嚴重的問題。

這是官方發表的數字，相信有案可稽。而這些數字當然也可以反映出香港當前經濟的實際情況。平均每個月倒閉五十四間商號，每天幾乎有兩間要關門，這眞是可怕的現象。

能夠渡過難關，維持到經濟情況畧爲好轉的，已難乎其難。要賺大錢，並不是這個時期。能夠過得去，於願足矣。可是，在這百業交困的時候，竟有人提出要開徵營業稅。營業稅是以營業額來抽稅，即使賣跳樓貨，也要徵收百分之一。

諸位不要以爲百分之一是小數，一種貨物由製造廠到消費者手上，中間可能經過五六次甚至更多的轉手，每一次轉手抽百分之一，數目便十分可觀。還有一種數額大而利潤小的生意，如果也照抽百分之一，等於把他們的利潤抽掉一大半，譬如，銀行間的拆息，就是一例。

如果香港經濟情況不好，每天還有兩間店號倒閉，而一方面又要開徵營業稅，會使更多店號隨而關門，當然，倒閉數字也必另創新紀錄了。

股市惡果．今天現形

正當電話業務調查委員會進行懶洋洋的調查工作之際，電話公司董事局主席利銘澤在該公司年報中透露：由於一九七四年股市低沉，無法發出股權向股東籌集資金，因此該公司向外借欵之數額，遠較往年爲巨。

他說：該公司的股東資金爲五億五千七百五十三萬四千元，負債數額則達七億六千七百六十七萬元，固定資產爲十二億四千八百三十九萬八千元，流動資產僅七千六百八十一萬元，負債與流動資產的對比差額如懸殊，資金週轉的困難是可以想像的。

利銘澤並在年報中宣佈，他現在根據公司章程，已屆退休年齡，因此毅然引退。同時並宣佈該公司董事簡悅強因事忙辭職。港督委出的董事亨利・凱瑟克亦因赴英而辭職，下屆將由港督另派白禮宜接任董事。

利銘澤這個「驚人透露」，幫助百里渠很大。如果利銘澤不爆出內幕，百里渠一干人可能要花很多很多時間調查，才能把這「根源」查出。

早些時，電話公司申請大幅度加價，許多人抨擊公司管理不善，其中一項是指該公司對股票市場的估計錯誤，冒險作過份投資，種下今日的惡果。現在，這一點已獲利銘澤在年報中證實了。

這事重大的錯誤不可以不追究責任，而「追究責任」的責任則在港府。

電話公司業務調查委員會的工作，只是調查該公司的營業狀況，以決定今後的調查收費，並無權力追究責任。

一九七四年股市低沉的惡果，當時表面上還看不到，現在卻似惡化了癰症一樣，漸漸見到可怕的情形。

不久前的保利公司，如今的電話公司，將來，還可能有更多大機構隨之而出現膿瘡腐爛的現象，可怕的事還在後頭呢！

新聞以外

雖有盈餘・仍須節約

今年一月份港府收支帳目，盈餘達二億六千八百萬元，使本年度的首十個月累積赤字減到四億零五百萬元。一月份的收入共為八億四千六百萬，總支出五億七千八百萬，比上季增加二億一千六百萬，總支出五億七千八百萬，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億三千三百萬。

許多牌照是一月份換領的，第一季差餉也是一月份繳交的，所以一月份收入特別多。照例這個月份是盈餘的。有一家報紙看了這巨大的盈餘數字，欣然的標題曰：「節約成功，赤字大減」。其實這個標題很有問題，因為一月份的支出明明比去年同期多了一億三千三百萬，那裏有節約成功？不過，收入增加了，把赤字數目減少，對我們市民來說，也該是個大喜訊。

正當有位議員作了政府傳聲筒，建議實行開徵營業稅的時候，一月份的盈餘可能使這建議站不住腳。預算今年度的赤字數目為四億一千萬（夏鼎基在預算案演詞中所作的預測），目前為止，赤字只有四億零五百萬，已使赤字的減少超過夏鼎基的理想，因而使擬議中的開徵營業稅方案受到事實的有力反駁，而終於被財政當局否決了。

照鍾士元議員的估計，如開徵百分之一的營業稅，每年政府可增加收入二十億元，那麼除彌補赤字外，還有大筆盈餘。雖然，政府有盈餘，許多社會福利事業可以推動，間接也即對市民有利。

不過，這理論在經濟繁榮，市民荷包豐裕的時候是可行的；但當今經濟衰退，百業凋零之際，要市民擔負了這一項架床叠屋的新稅，極為不合時宜。

觀政府收支狀況，政費的開銷增加了，可見並未實行「節約」，如果政府能做到「開源節流」，便會有更大的盈餘，使赤字再減低。

我們不願政府開徵新稅，也不願赤字出現。相信最有效的方法是要盡量節約開銷。

生意冷淡・減價搶客

老萬幫襯了八九年的一間多層停車場，最初月租只是一百元，因為老板是朋友，打了個八折，照的士收費，每月不過八十元。後來因為需求的人多，老板視為發財機會，將收費逐步提升。不過，他還講義氣，照顧我這個〇〇號顧客，仍然收八十元。

當股票最好的時候，停車場以「股票交換」方式轉了手，據說一下子獲利七倍，還因股票上漲而連續獲利。新主人是一個大集團，也許大雞唔吼細米，易手後論倍漲價，老萬的優待也告取消，因不願老爺車瞓街（事實上也無處容身），只好忍痛照付。

直到目前，價錢是固定位每月四百元，打游擊二百八十元，停車費的負擔甚重，因為除了這一筆，開車到別的地方，仍然要餵老虎，或駛進別的停車場，每月總負擔達四五百元。

有人和停車場交涉，老板說，他們是配合政府「盡量減少私家車」政策，負擔不起，便放棄你的車子好了。政府收費五百，我們不到三百，已經益左車主了。

可是，最近固定位的車主紛紛退租，其他買月票的也減少，老板徬徨不安，只好掛出廣告，希望多些幫襯。如果是以前，要他買張月票，老板扳着面孔搖頭，一聲額滿，苦求也無動於中。

政府停車場因加得減，更十分可悲。以往白天上中環，即使能進停車場也要排半天隊，現在任泊唔嬲。運輸署的減少私家車政策，可說已大功告成。不過，這種搬石頭打自己腳的政策，政府吃了苦果，猶如啞子吃黃蓮。有些停車場不大發市，幾乎可以養蛇，因此工務司盧秉信建議分為旺淡區予以「調整」，即是淡區的停車場，實行減價。政府不能堅持高價政策，難道不怕私家車又因此復活嗎？也許，政府對「收入」比商人更敏感，政策的更改，想多番點收入而已。

排隊換證・為省卅皮

為了CI有漲價消息，人們湧到人民入境事務處換領，弄到人山人海，大排長龍。入境事務處人手無法應付，迫得掛出牌示：「暫停簽發。」

據說：CI新的收費為八十元，比原來五十元增加三十元，比起其他政府服務費，增加的幅度已不算太大，不過，三十元在許多小市民眼中，已不是一個小數目，所以他們寧願擠半天而節省三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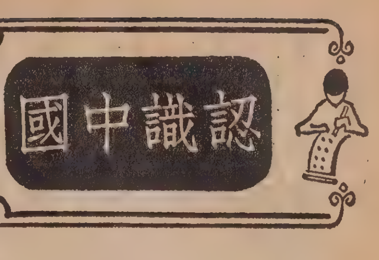
從人民入境事務處的長龍，可反映出國民經濟情況並不好。政府各項服務費論倍的增加，人民苦不堪言，如果樣樣想節省幾十皮而去排隊，便天天要去排。

不過CI加價，不知怎的洩漏風聲，人們才有機會排隊，避免加價。而且CI有效期間十年，十年後才需要多負擔三十元。如果是別的服務費增加，避得這一次，避不了第二次，而且所有服務費的增加，都是宣佈了馬上生效，避無可避的。

政府唔夠皮，樣樣服務費增加，市民無話可說。政府靠市民付稅、繳費才能辦事，羊毛出在羊身上，英國佬不會從倫敦帶英鎊來為香港市民服務。

我們的高級公務員，不少是離鄉別井，老遠跑到香港來工作，倘若要他們在香港捱麵包頭，那太對不起自己人，所以他們的待遇一定要比在倫敦工作好。既然我們要僱用這麼高薪的人員工作，如果不收費，怎應付得了？明白這一點理由，我們便不該怪政府樣樣服務費都要大幅度增加了。

CI加費，是無數增加的服務中之一，其他有很多項論倍的增加，市民已加到痲木。以前凡加價都會牽起一些風波，但今天不會再緊張了。若干年前，為了天星小輪加價斗零而引起暴動；若事情發生在今天，一個斗零連乞丐也不肯要，過海加斗零，誰會把它放在眼內？



變相失業・剝削・勞改

柳以青

這一段時期，特別是在中共「四屆人代」閉幕之後，似乎又是一個大的運動在揭幕呢！

從毛澤東大引特引的「馬恩列理論」開始，不久就是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最近張春橋又發表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可說是一脈相承的一個運動。這運動因爲是發生在「當權派」之中，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又掀起了一次大陸當權派的鬥爭。

「失業」、「剝削」、「被利用」在大陸

如果從毛澤東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東西來說，可以看得出是：目前大陸上的幾個現象，這些現象之產生，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觀察是這樣的：

一、修正主義在大陸不但抬頭，而且更是蔓延得很厲害，而這厲害的程度，已經使很多領導的幹部們，以之爲這就是馬克思主義。

二、這種修正主義之發展，已經是在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了，何以見得呢？根據毛澤東的了解，在「解放」後到現在除了「所有制」由「私有」變爲「公有」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一樣，特別是「八級工資制」的「不平等」。

三、這一現象的支持者，據毛澤東的「調查研究」而宣稱是：「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因此，毛澤東就呼籲：「當前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極端重要性，應當引起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的高度重視。」這裏以「極端重要性」和「高度重視」的語氣，就顯得很不尋常了。

爲此，「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旗手」，姚文元就寫出了「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對「法權」提出了批判。所謂「法權」者，乃是指目前存在於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上的各種來自經濟事務上的「待遇差別」。

這「待遇差別」的「金錢」上，就可以購買到或享受到一切「商品」，一切「享受」，一切「刺激」。事實上，毛澤東本人，不需什麼「法權」的，因爲他什麼都可以「享有」和「享受」；至於姚文元，也是並不需要「法權」的，因爲他也是要什麼有什麼的；由此看來，中共的高層當權派，在自己並不需要受「法權」的限制之後，卻不忍得老百姓有些「法權」的「保護」，這種心理，爲我來看，並不覺對奇怪，這是專制皇帝們幾千年來所一脈相承的想法、看法和作法。

他們永遠不會了解到：人民的勞力都已經被他們剝削了；財產也都被他們充公了，現在，還要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地來對「人民」用取消「法權」來鎮壓和削平。

這方面，絕對不是我亂猜，姚文元的文章中，就有清楚的自白：

對於機關幹部參加「五・七幹校」，有人以之爲那是「變相失業」；「精簡機構，接近羣眾」，被人以之爲「打擊幹部」。「對於知識分子同工農兵相結合，上山下鄉」，有人以爲是「等於變相勞改」。

中共的反對「物質刺激」，有人以之爲「變相的剝削」；有的以爲是「缺吃少穿」的陰謀而把「吃光分光」。

「敢想、敢說、敢闖、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有人說是「被利用」等。

從這些大陸上的人士們的給予中共的批判，或者更好說是體驗吧，卻不能不說是頗有道理的。

「五・七幹校」不但是「變相的失業」，同時更是「認眞的洗腦」的。惜乎是：「思想改造」的結果不但不如理想，而且還是澈底失敗呢！所以在大陸上不談「洗腦」的結果，只是說「變相的失業」呢！這眞是「唯物」呢！

「幹部」在大陸如何可以「打擊」呢？事實上，那一定是權力鬥爭中失勢的那一派幹部而已。哀哉！所以中共一定要相信「不斷鬥爭」呢！因爲在「鬥爭」的不斷的進行中，就有機會翻身了。不信的話，看鄧小平的升降！

「上山下鄉」難道不是「變相的勞改」嗎？我們在海外地區，早就那以肯定和指示了，然而，左派人士們都說海外的作家們和新聞從業者在造謠。可是，姚文元不是公開的承認：在大陸上的當事者們，不也是這樣說着嗎？誰能否認？誰還能再說海外的新聞界和作家們在造謠？

在以「唯物」爲主義的中共來說，根本不該反對「質物刺激」呢！如果反對的話，一是他們並沒有眞正地了解到「唯物主義」的眞諦。這方面我是首肯的，不然的話，何以毛澤東在幾十年後的今日，仍是要中共多學「馬列」唯物理論呢？一是如果以「物質」來做「刺激」的話，就證明「物質」不夠，「物質」是「難得」之物，所以才有「刺激」呢！這難道不是「缺吃少穿」嗎？或是怕「吃光分光」嗎？如果說是「變相的剝削」，那已經是客氣得多了。

只要說是「敢」什麼的話，總是與「被利用」有密切關係的，特別是在大陸的中共統治下的情況裏。這一說辭，卻是有事實根據的[illegible]

想「大鳴大放」時期的「敢」吧！眞正坦白眞誠的「鳴放」出來後，不是都被打進「右派」中的嗎？再看「文革」期中的「紅衞兵」們吧！他們的「敢」，卻是「敢」得出色，「敢」得轟動，然而，現在呢？他們都親身體驗到這「敢」字後面的「被利用」的命運！

「一切」，只是「四個」嗎？

因此，姚文元的文章，就不能不自說自話的說：「前途是光明的，道途是曲折的」的那由毛澤東所說的「還是這兩句老話」了。

接着的，是談到張春橋的「全面專政」的文章。

在整篇的文章中，張春橋強調了「四個一切」和「刮共產風」。

在「四個一切」中，他首先用很懷疑的口氣稱：「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無產階級能不能戰勝資產階級，……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這「關鍵」卻是重要的，但是重要是一回事，然而，成不成立是另外一回事。這裏，張春橋就對住這「全面專政」提出了綱領。這綱領是馬克思所提出來的，稱：

「這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級。」

接着張春橋說：「在這裏，馬克思講的一切，四個都是一切！不是一部份，不是大部份，也不是絕大部份，而是全部，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

這綱領中的四個一切，說穿了只是一個「一切」而已。因爲只要「消滅」了「一切階級」，則由此階級所產生的三個「一切」，也就同時消滅了。可是，很明顯地，張春橋卻給了一個很大的條件，就是如果說「消滅一切階級」是「自己解放」的話，那麼這「自己解放」之達成，必在「全人類解放之後」。

我不知道別人如何讀這一段話，或是了解這一段話，可是，「無產」既是以「階級」名之，就是一切階級中的「一個階級」，那麼，既是要「消滅一切」的「階級」，恐怕連「無產階級」也得包括在內的。那麼，所謂的馬克思所說的「四個一切」，只不過是狂囈而已。然而，中共就以他人的「囈語」來奉爲「經典」呢！

事實上，有權力的人們，總是願意把大家都不能了解，不能理論的東西，做成他們執行「權力」的護身符和法寶呢！爲中共來說，一向都是如此的，否則的話，那會有偌大多次黨內的鬬爭呢？所謂的鬬爭，在公諸於文字上的就是所謂的「思想路線」的鬬爭呢！

在文章的最後一段，張春橋大談「共產風」。

「你們要刮『共產』風嗎？用提出這種問題的方式製造謠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種策略。我們可以明確的回答：劉少奇、陳伯達刮的那種『共產』風，決不允許再刮。……我們倒請同志們注意，現在刮的是另一種風，叫『資產』風。……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中刮的『資產』風，對我們的危害最大。……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不以爲恥，反以爲榮。……那種造謠要刮『共產』風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財產佔爲私有，怕人民再『共』這些『產』。……」

從「刮風」來談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不僅是我們生活在海外的人士是這樣看的，連張春橋也是這樣承認的。誰還能說海外的人士在胡猜呢？這反證明了所有說這話的人，是「別有用心」的「被利用」着呢！

談到「刮風」，這本是任何人士所怕的，特別是我們居住在香港的人士，只要說「颱風」來時，就不得不事前預備呢！但是，在大陸被中共統治了二十多年了，天天「刮風」不太感到恐懼了，同時也司空見慣了。

在任何一次的「刮風」中，一些幹部們上升了，一些幹部們下降了，一些幹部們大紅大紫了，一些幹部們面灰唇白了，一些幹部們住了大庭院，坐了大轎車，一些幹部們住了茅舍，行路以腿代步……只可惜又可憐的人民，在農田裏苦幹，在公社中苦幹，在工廠裏苦幹，在所有的地方，都是苦幹着，至於所有的一些娛樂，也算是中共的開恩呢！

人民只是隨風搖擺的蘆葦，東風來向西倒；西風來向東倒；南風來向北倒；**北**風來向南倒而已。

所以，張春橋所談的「刮風」，無論是「共黨風」，還是「資產風」，這些都與人民是無涉的。事實上，用「共產風」與「資產風」來形容還是不太妥的。因爲劉少奇、陳伯達的風，就是「共產風」；由林彪及其反黨集團所刮的風，現在被目爲「資產風」。兩者本身都是共產黨員，所刮的風就不同，但是，如何能判定所刮的風是什麼風呢？不要說人民，就連中共的幹部和黨員也弄不清楚呢！最確切的分析該是更具體，更具深意的，那便是：「毛風」、「江風」、「周風」、「姚風」、「張風」和其他很多的風。

現在大陸上所刮起的起碼是三種風，那便是本文中所提到的三個人的三篇文章，所代表的「風」。

「姚風」也者，誰能保證他就該是「毛風」呢？

「張風」也者，又誰能保證他就該是「毛風」呢？

而「毛風」也者，不又是「馬風」、「恩風」和「列風」嗎？但，又誰能保證這「毛風」又必該是「馬、恩、列」風呢？

將來，還會有很多風的吹襲，但我卻無法保證，究竟大陸上吹的什麼風！

如果我一定要說是什麼風的話，那一定該是「當權派」的「風」。問題是：誰能「當權」呢？那就得看誰能在鬬爭中取得勝利了。因爲，中共的慣例：當權者的風該是最穩健、最靠得住的。奪了權，才有所謂的「路線正確」與否的分判！

但願「當權者」永遠不倒，永遠不老，永遠不死！那麼老百姓還可以無聲的生存下去。事實上，這可能嗎？

蓋世威名、曠代功勛

——敬悼歷史上一位罕有的偉人——

岳騫

中華民國故總統蔣公於六十四年四月五日崩殂，巨星殞落，海內同悲，數日來海外報紙皆作頭條刊載，稍有良心的中國人，對這位爲國家建立過不朽功勛，中華民族歷史上罕有的偉人之崩殂，無不悲痛逾恆。蔣公一生功業，百萬字寫不盡，筆者在蔣公八七壽辰時，已將蔣公德業，爲人所不知者，畧述數則。現將蔣公勛業，一般報章雜誌未曾報導者，再舉幾條，告我國人。

蔣公少年時代即與衆不同，茲舉一事可概其餘，蔣公在東京因陳英士之介，加入同盟會，獲識孫公，孫公親書「安危他日終須仗，艱苦來時要共嘗」之聯相贈，此聯現懸台北市總統府總統會客室。以後國父在粵由於陳烱明叛變，避居永豐艦上，蔣公在上海聞訊，千里赴援，直至永豐艦侍國父，誓共生死，正應安危須仗，甘苦共嘗之宿諾。

民國十二年秋，國父在粵會見蘇俄代表，與蘇俄方面交往日密，爲了解蘇俄眞相，特派蔣公率領沈定一、張太雷、王登雲三人以孫逸仙博士代表名義赴蘇俄考察，八月十六日由上海登輪，九月二日抵莫斯科，在蘇俄居留三月，遍交蘇俄當政人物，深切了解蘇俄眞相，民國十三年一月十六日，蔣公至廣州草「遊俄報告書」呈國父，其中說到：

「在這三個月的期間，我們曾對蘇俄黨務、軍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組織，參觀其設備，並聽取其負責者對於實況的說明。……我們又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我在會議時，說明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爲革命最高目標，自信其在兩三年內必有成功的把握，並指出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形及實際工作，還有隔膜，希望其國際共黨幹部多到中國來考察。當我回國的前夕，乃接到他共產國際對我的中國國民黨的決議文，觀其論調，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眞切的認識，而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請求鬭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畧，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畧爲多，殊不勝其慨嘆。……

「我們在莫斯科考察紅軍及其各兵種各級學校與軍隊黨部的組織。……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陸軍學校和部隊，組織嚴密，軍容整齊，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軍學校和艦隊，卻是精神頹唐，士氣消沉。……至參觀他各級蘇維埃討論與決議等情形，並與其黨政要員談話之間，無形中察覺其各部分，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鬭爭，正是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着；而且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

「俄共的領導者，對於我們代表團的參觀和考察，無論其黨政軍各方面，到處都表示熱烈歡迎，並懇切接待。他是我和他們商談中俄之間的問題，而涉及其蘇俄利害有關的時候，他們的態度立刻轉變了。……我與蘇俄政黨負責者談到外蒙古問題，立刻發現他們對外蒙古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畧的野心。這一點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蘇俄所謂援助中國獨立自由的表意所在。」

許多話都成爲不易之論。最初國民黨上層皆親俄，自蔣公「遊俄報告書」發表後，許多人始轉而反共，此點關係以後之局勢甚大，蔣公實爲中國軍民反共之先知先覺。

北伐至武漢後，國民政府內受共黨滲透，逐漸左傾，兩湖地區在共黨分子控制下，在農村實行血腥統治，殺人如麻，蔣公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於民國十六年四月進駐上海後下令清黨。武漢方面仍容共如故，及至八月一日葉挺賀龍在南昌叛變，武漢政府乃不得不清黨，至此，武漢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之間，步調乃告一致，雙方乃談判統一。是時武漢政府轄境乃武漢至九江，南京國民政府轄境由蕪湖至上海，安慶由李宗仁駐防爲中立地帶，武漢當局首腦汪兆銘乃致電南京當局，要求各派代表至安慶談判。蔣公拒絕談判，指出黨內所以分裂，由於政見不同，非關私人恩怨，更非權力之爭，目前漢方既已反共，立場已合而爲一，又何必再談，只要武漢政府肯來南京，甘願拱手相讓，不但

坐而言，而且起而行，八月十二日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由南京赴上海轉回家鄉奉化。

南京國民政府當事人胡漢民、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亦於八月十四日離開南京，全部交與武漢方面，行前致電馮玉祥說：

「夫議而必至於會，會且必赴各非所居之安慶。……雖弟等自信能至議席讓步，然何如介兄早讓之直捷！……所以騎馬不必尋馬，釜底可以抽薪，正需犧牲任何一方，便不必有會，亦無所用議，即完全自然解決。弟等初不悟此，其去介兄遠矣。故現亦幡然改其安慶之行，各爲故里之遊，一了即百了。」

蔣公之讓德輕易促進黨內團結，以後孫傳芳反撲南京，血戰龍潭，幸革命軍官兵用命，在龍潭一戰，全殲孫軍，南京始轉危爲安，至此全黨上下，包括汪兆銘在內，皆認定非請蔣總司令復職不可。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不戰而失東北四省，西南方面乃集中攻擊擔任國民政府主席之蔣公，蔣公爲促成團結，乃自動辭職，中央改推林森擔任國民政府主席，蔣公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努力整軍經武，終而在七七事變時奮起抗戰，苦戰八年，贏得最後勝利，偉績豐功，歷史上不作第二人想。

一般別有居心的「墮子」，每以失去大陸罪蔣公，不知二次大戰後，各國均民窮財盡，中國抗戰最久，受害最深，元氣也損傷最重，又不幸內有勢力強大之共黨叛軍，緊鄰又有世界共黨之祖國蘇俄，內奸外寇合而謀我，決非中國獨力所能支持。

試觀當時與蘇俄爲鄰國家，無國不受其害，東歐各國固無論矣，即以遠東之韓國，中東之伊朗，南歐之希臘，無不有共黨叛軍割據領土，組織政府，若不是美國派兵參戰或起而支持，此三國均必關入鐵幕，只有我國當困難之際，盟友走避惟恐不及，獨立抗敵，而能保持台澎金馬乾淨上爲反共復國基地，全靠蔣公之眼光及毅力，不但保衛了中國一千多萬軍民自由，且保衛了中華文化，更保衛了東南亞各國的自由，一位巨人所給予人類的貢獻，歷史家將會給予崇高的評價。

每一個堅貞不屈的中國人，值得驕傲的是我們有這麼一位偉大的元首，更萬幸的是雖在國家危疑震撼之際，我們始終一心一德擁戴元首，沒有作出對不起自己國家，自己國家領袖的事。人的生命很容易過盡，但萬不可對不住自己的良知。

最後要談幾個現實問題，想必也是讀者所要知道的問題。

第一，我們國家正當艱難之際，突然失去這一位偉大的領袖，尤其是威望久入人心。在過去每逢外交處於逆境，或者軍事政治情況極端不利時，人們總會說「有總統在，我們怕什麼？」現在沒有了這位偉大的元首，再有同樣困難發生，人們是不是仍能處之泰然。

關於這一點，我想是可以的，因爲台灣基地所以能安定繁榮，建成人間樂上，完全靠故總統蔣公的睿智及其所訂的政策，目前蔣公雖崩殂，但所訂政策尚在，執行其政的人即爲其數十年苦心培植之嚴總統與蔣院長，故總統雖離我們而去，精神卻永遠籠罩着每一個中國人，每當困難之際，我們就想到「老先生」與我同在，只此一點定力，定可衝破任何困難。

第二，也許有人會擔心我政府基本國策會不會改變，毛幫政權勢必乘此時機大造謠言，進行統戰，我們將如何應付，會不會動搖國本。

關於此點，筆者可以告知讀者，斷斷不必擔心，前面已說過，反共復國爲我既定國策，爲蔣公所手訂，已成根本大法，現在之嚴總統，蔣院長均爲故總統數十年苦心培植之忠實幹部，數十年來輔弼故總統，且參與擬訂政策，今後必然執行既定國策，毫無瞻顧。

再看毛幫政權已日薄崦嵫，土崩魚爛之局已成，本已缺乏之說謊騙人之條件，更奇者，當蔣公崩殂消息傳出後，筆者估計毛幫政權應乘此機會進行統戰，起碼周恩來應以「門下老吏」身份向蔣夫人及蔣院長致唁，然後再迫使被俘將領及毛軍中黃埔學生聯名致電蔣夫人及蔣院長致唁，此一行動對統戰工戰雖無直接用處，卻可以在海外及外國人中間引起錯覺，到時海外墮子及本港「四成左報」再大發內幕新聞，可假造毛幫已派出弔喪團秘密去台灣，或雙方已在某處接觸，雖然謠言止於智者，但社會上智者畢竟不多。只要有一人相信，毛幫都算有一分成就。誰知毛幫計不出此，竟然唁唁而吠，又胡說什麼一定解放台灣，如此，毛幫再想利用蔣公崩殂而進行統戰，已作不到了，對自由反共人士來說，卻省了一番駁斥謠言的麻煩。

也許還有少數人會擔心台灣內部的安定，在「老先生」去世後，會不會有問題，這點更不必憂心。中國有根本大法憲法在，在故總統崩殂想不到十二小時，副總統即依法繼任總統，再看毛幫政權，能以黨令（實際是毛令）撤換「國家元首」，撤職後竟然一懸八年，最後索性廢除，如此政權，能不能長久，實不必研究了。

最後還有一個大問題，許多朋友都會想到老總統崩殂後，反攻大陸之事將不能實現，實則此亦多慮，我政府既定之國策，爲老先生所手定，自當永垂久遠，決不會因老先生不起而中止。

總之，故總統蔣公以命世之才，當艱難之會，苦心焦慮爲國家服務五十年，其崩殂給予國人的精神打擊，永難補償，但國家全局決不致因蔣公崩殂而受影響則可斷言，我輩惟有以愛蔣公之情，愛嚴總統、蔣院長，只要上下一心，團結奮鬥，國家前途，絕對是光明的。

台北行政院蔣院長禮鑒：元首崩殂，薄海同悲，當國有大喪之際，正志士効命之時，同仁等誓以熱血，爲公後盾，謹先致唁，俟奉安大典舉行時，當派團回國執紼，特此奉陳，伏維爲國節哀。 香港萬人協會叩魚。



廖淋倫

湯毅生這個名字，在社會上不算「如雷貫耳」那麼響亮，但中共對於他這個人，卻認爲相當重要；因爲他是一個能征慣戰的武將，又兼負過許多重要的特種任務；所以共黨派出一位美麗而能幹的女間諜，千方百計把他俘獲之後，如要宰他，那是比殺個鷄還要簡單，其所以不傷害他，反給予優待，據傳說，還會一度給他做佳木斯「雨農招待所」管理員，那當然是別有深意存焉的了。

所謂雨農招待所，就是把所有屬於雨農（笠）部下的俘虜，都關在那個專設的牢獄，「招待」是好聽的名詞，實際上虐待是眞。

湯毅生廣東五華縣吉水鄉人，生於民前九年，如未死的話，已有七十三歲了。初就讀於安流三江中學，後考入梅縣廣益中學，卒業後，於民十五年考入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入伍期滿後，升政治大隊第二隊，於十六年七月在武漢分校畢業。出校後，卻未做過政治工作，先在部隊見習，後來「炒」了好幾年「排骨」，直至民國十九年才嘗到「蓮藕」滋味——即係話升上了連長。他見同班同學走「政治路線」的，有的當上了少、中校，有的當上了局長，更有當縣長的，但他並不羨慕，也不後悔揀錯了工作路線，好像他有堅決的「中心意志」，一定要在槍桿裏面求發展似的。

一九三一年冬，他榮升營長了，混泥混水地苦幹了多年，也帶隊跑過許多地方，至此才算稍稍吐氣揚眉！其時他是隸屬於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部下的，一九三二年一月，該軍調駐上海，不久就爆發一二八事變，湯毅生率部奮勇與日軍作戰，不久他便因功升職爲上校團長了。

十九路軍於一二八之役是打得名震中外的，而國內民眾及海外僑胞，都一致表示熱烈的擁護，可是，蔣蔡等人不自愛惜，竟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聽由李濟深、陳銘樞及黃琪翔、陳友仁諸人的擺佈，組織所謂人民政府，反抗中央，並通電脫離國民黨。中央當即派蔣鼎文揮軍加以討伐，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中央軍佔領閩省各重要地點，十九路軍沈光漢等四師長通電脫離「人民政府」，擁護中央，閩變便完全解決了。

湯毅生雖然不算閩變的「要角」，但其時也受了所謂「人民政府」封爲副師長及代師長，到了「人民政府」一垮台時，他自然不免要垂頭喪氣逃回老家了！好在他回到家鄉，還有老母，長兄（名道南）幼弟（紹周）髮妻（張詠蓮）和幾個子女侄兒，共享天倫之樂，而且他在吉水鄉亦已建有兩層高的新屋，在安流渡也有幾間店舖，可耕可商，生活不成問題；若鄉下住厭了，想出省城住了，則東山竹絲崗三馬路，他也擁有一座小洋房，取名「詠園」，「詠」即其夫人「詠蓮」的名字，橫額大字，出自名家之手；該處綠竹叢叢，環境幽靜，筆者曾寄寓過一些日子。他在漳州時曾納寵，花容月貌，實一可人兒，可惜產後死了，胎兒卻平安，早已長大成人了。

正當年富力強的湯毅生，時思雄飛，那堪長久雌伏！惟株守穗垣，終難望得東山再起的機會，於是廣結人緣，以期多助；迨廿七夏，偕筆者及另一位死黨，共搭粵漢路火車，北上武漢；那時武漢是臨時首都，冠蓋雲集，所有機關及軍政首要，都集中在那兒，想找工作，自非到那兒去不可呀。

我們在漢口璇宮飯店停下腳之後，筆者打算先去拜訪一些老朋友——也即是老同學或老同事——然後才考慮到工作問題，惟對於湯毅生的出路，我倒不能不盡力想法幫忙的；想來想去，最有辦法的人還是老戴，而我與老戴也素有因緣，往日我在南京工作，在杭州工作，及由杭州調任統帥侍從回粵，其後即留粵工作，這些一切，表面上是奉統帥部的命令，實際上都是戴笠從中出主意安排的；因爲我與戴有如此微妙的關係，故敢爲湯毅生作曹邱之介；不料筆者引湯與戴會晤之後，戴不但一口應允爲湯想法安排，竟客氣地請我進軍統局幫忙，當時我唯唯否否，虛與委蛇，因爲我意下不願進入工作緊張紀律又特嚴的特務圈內。湯已得戴親口應許之後，就安心在逆旅候命了；而我訪晤一些老友之後，無意中發現不少工作路線，例如軍委會政治部賀廳長（君山），戰幹團部主任（雪冰），兩湖禁烟總署嚴署長（不黻），都誠意的邀我幫忙，但我都只答應考慮，不敢遽作決定；不料一週以後，政治部有公事送到我寓所了，附有賀廳長私函，囑我早日往第五戰區駐武漢辦事處接洽，就任某某團軍政治部工作云云，其時我的心情就越來越混亂了，不知要怎樣決定才好！湯毅生在酒店候命，一天一天地過去，半個月之後，他也越來越心焦了！他屢次要求我設法催催老戴，其實我有不能再去見老戴的苦衷，——怕見到他會怪我還不到差——但我一時又不想明白地告訴他，令他覺得「無助」，只好善言設詞，勸他忍耐等待，苦悶時不妨找些玩意兒消遣消遣！可惜他不喜飲酒，也無興趣看電影，要打麻雀，又不易湊夠搭子，比較方便的就是「叫條子」，（即是出條子叫姑娘）不過他玩姑娘很特別，中意的，二三十元他不在乎，但只是抱抱摸摸，消遣個把鐘頭，決不同她眞個消魂，問他什麼緣故，他說：「化不來，和姑娘來一次，飲一罇洋人參的拔蘭地都補不還」云云，所以他把姑娘抱抱摸摸

之後，不是放她走，就是贈給朋友享用。最有趣的是——那時淪陷地方，舉家逃難到武漢的很多，無以為生，乃出動太太小姐們，往各酒店旅館賣香烟；她們眉目清秀，衣裳整潔，手提小籐箱子，羞人答答地向旅客兜售各種香烟，有些並帶小弟弟或小妹妹為伴，用以壯膽；好色之徒，見之垂涎，便叫她升堂入室，靜靜地談話一番，然後才和她「幫襯」，其中究竟有無別的交易，則不得而知，但湯毅生我就敢斷言他不會有的，因為上面說過，他真正是「好色」而非「好肉」的人，而且他對於那些「紆嬌降貴」的患難佳麗，很有慈悲的心腸，若叫她進房談話一番之後，一定會破鈔「幫襯」買一二包三五牌香烟之類！他本人根本不會吸烟，買的烟就擺在枱面，作招待朋友之用，遇有貪婪的烟友，就把整罐的拿去，他只有對之笑笑算了。

過了個多月，我自己的事還沒有解決，而前方戰事又頻傳不利消息，武漢人心愈來愈動盪不安，遇一位知己談起，他主張我往黃鶴樓找一位「神卜」決疑，結果我們去問卜了，卜者說：「目前做事的機會你很多，但最先要你去的地方，你定要去，不去便有麻煩，去嗎，不出三個月，你將離開此地往南方去，那時候就盡善盡美了」云云。他這些話先頭幾句就明若觀火，使我不能不信服，於是我便毅然決然進軍統局工作了，職務是秘書。

我到差幾天後，戴笠忽然飛往香港去了，他是常常神出鬼沒的，事前誰也不知道；我把這消息告訴湯毅生，他聽了就更加焦急了，度日如年，不知要等至何時！不得已我只好為他打電報給戴請示；戴覆電說：「很快就回來」，並要向總務處提三百大洋送給湯毅生，要他再等幾天，我當然照做了。到了十月中旬，前方戰事緊急了，日軍攻到武穴了，武漢各軍政機關，即日開始緊急疏散，我奉令先帶一部份人員疏散至長沙辦公，其時戴笠尚未回來，湯毅生仍羈寓璇宮飯店，急得像熱鍋裏的螞蟻，我亦愛莫能助！我到長沙的第五日（即是年十月廿一日），廣州便失守了。就在那天晚上接到湯毅生的電話，他說他隨戴先生抵長沙城內了——我們的辦事處則在市郊外——奉派為「軍事委員會忠義救國軍」的支隊司令，明日隨戴先生前往安徽屯溪云云。過了兩天，我也奉令往南嶽而轉往香港去了。這就應驗了黃鶴樓卜者所言：「不出三個月，要離開武漢到南方去，那個時候就盡善盡美了」的話。其時大陸遍地戰禍，田園寥落，骨肉流離，惟有香港一隅，安定如常，繁榮倍增，國人稱為天堂，豈得謂為誇張！我奉令來港後，獨當一面，主持一個機構，錢權均有，妻子團聚，這就是所謂「盡善盡美」了吧！湯毅生往屯溪就任支隊司令後，因為彼此魚雁少通，所以一切情形，我無由獲悉；迨廿八年秋間，他調回廣東，在戰時省會韶關，擔任第七戰區督導組少將組長，兼財政部廣東稅警總團長，那時他有信給我了；過了不久，又函託辦理他的私事，說他在滙豐銀行，往年曾存下兩萬元港幣，要我替他提出來，並替他買衣物及其他多種貴重的日用品；我覺得這種責任不輕，因此覆函請他派個專人來港，我可以協助他辦理。結果他派一位身壯力健年約廿八九歲的好漢姓黃名麗君者來港。黃麗君抵港找到筆者，同時為我介紹一位姓楊的中年人，說是他的好友，在港懸壺，一同驅車至侯王廟道某號，找到沈（光漢）寓，黃麗君交出湯毅生的介紹信，求見主人，旋有人出來告訴我們，沈先生夫婦出國遊埠去了，行前，對於湯毅生先生寄存的小皮箱，他有交代過，已有湯先生的親筆信，我可以交給你們云云。我們接到小皮箱，就驅車返彌敦酒店，黃君用匙打開箱子，裏面只有一條西裝褲，黃君又照湯的吩咐，用刀片割開褲頭錶袋，取出一紙滙豐銀行存欵單；然後，三人又同往中環滙豐銀行提出兩萬元現欵。

右起：湯毅生、廖淑倫、連謀（高雄市長）
民廿七（一九三八）年攝於漢口

黃君買了六七天東西，裝了幾個大皮箱，有一天請我夫婦共用晚餐，他朋友楊君也在座，告訴我翌日回內地。不料次日我去酒店準備送行時，黃君病了，發高熱，他的朋友楊君為他診治，包辦購藥煎藥。可是過三天都不見病退，反而日見沉重，酒店管事人催我們送黃入寶血醫院，但黃堅決要繼續服食楊君的中藥，進了寶血醫院之後，楊君仍用小熱水壺偷偷摸摸送進湯藥去，卻把醫院的藥偷出去丟掉。於是黃君越來越病入膏肓了，一日我去探望時，就眼見他一瞑不視了！沒有辦法，只好負責為他料理後事，並將存在酒店屬於湯毅生的貨物，領回搬到自己寓所去，至於是否尚有現鈔，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思疑知的人只有那位姓楊的，但我也不知何處找他了。

一九四〇年春，我奉調回內地，就把湯毅生的東西，帶到韶關去，一箱一箱地交給他。那時他寓韶關九成路，屋是張耀南（商號萬成）搭的，共有四個房間，張與湯各佔用一房，後來又讓一房給我夫婦暫住。湯的稅警總團部在馬壩，督導組則在第七戰區長官司令部，故他日間必跑去該兩處辦公。我和他聚首了短時期，便往桂林而轉入重慶了。在重慶停留半年，又派回桂林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任職，那時湯毅生又接任廣東緝私處長兼稅警第四總團長了，轄下三團，分駐粵、湘、桂三省，所以他時不時到桂林與筆者會晤。

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時，他調任梅縣一個特種訓練班的主任，不久又兼任汕頭接收的特派員，這個優差是很多人羨慕的！

一九四七年，中央交通警察總局派他擔任北寧鐵路交警縱隊司令，轄下有四個縱隊，職位不下於軍長，算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時候了！可惜他患有寡人之疾，在北平舞場碰上一位美麗小姐，結果給纏上了，延為機要秘書，及在巴黎被共黨俘虜，才知她是共諜，太可惜了！

毛江集團

今年一月中旬，中共連續召開了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在這兩個會議上，江青掛帥的宮廷派不僅沒有佔到絕對優勢，甚至受到了冷落。如：江青以「我國領導人」名義頻頻接見外賓突然縮沙，在四屆人大安排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和各部、委員會部長、主任名單中，居然大批「走資派」榜上有名。對此，毛澤東大概是極為不滿，所以，這兩個會議他沒有出席。現在，已有充份資料證實，當時確是這麼一回子事。所以，毛江經過一番佈置，開始了反攻。二月九日「人民日報」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發表，是毛江一伙向穩健派發動進攻的訊號，接着在大陸上全面掀起了「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叫囂的高潮。不久，在今年三期「紅旗」上刊出了姚文元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四期「紅旗」又刊出張春橋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姚、張二人是宮廷派要員，在黨內前者是政治局委員，主管中共中央宣傳大權，後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復兼任「國務院」第二副總理，由他們向黨內的「林彪一類」和新、老「資產階級分子」展開一連串的轟擊，首先可以看出宮廷派的「後勁」確實不小，在此次新的派系鬪爭中，他們這一伙人大有「不獲勝利，決不收兵」之勢。

此外，還證明了兩件事：一是毛江集團在四屆人大召開前，雖有小不如意，但決未失勢，不然，不會有這次頗為凌厲的反攻。二是四屆人大後，不少人特別是一些外國「觀察家」毫無根據地認為張春橋已倒向周恩來，成為穩健派的一員。這次張春橋文章的發表，無異自己澄清了立場：「阿拉上海幫，永遠緊跟毛主席，堅決擁護江青同志」。

張春橋文章的發表，可視為中共內部派系鬪爭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他的文章用意，一方面在於安撫以工人、農民為主的羣眾，無異於明確地宣佈：將來江青上台決不會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馬上刮起「共產風」，把私人僅有的一點財產（如農民的「自留地」等）加以沒收。另一方面則嚴厲地警告刮「資產風」的新、老「資產階級分子」。因為，這些人不「革命」不說，還到了「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地步。

張文中說：「我們必須看到，在所有制方面，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又說：「我們還必須看到，不論是全民所有制（按：如「國營工廠和農場等），還是集體所有制（按：如「人民公社」等），都有一個領導權問題，就是說，不是名義上而是實際上歸那個階級所有的問題」。接着，又引用毛澤東於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說過的一段話：「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

亡毛

四月號「紅旗」發表張春橋「論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此是北平統治集團繼三月號「紅旗」發表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後，另一篇重要文章。這篇論文，大量引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向黨內所謂新資產階級分子、暴發戶、富裕農民發出鬪爭訊號。從姚文到張文，顯示中共內部極不穩定，裂痕愈來愈深。

一個政權由沒落走向崩潰，外界的力量固然不可缺少，但內部的破裂與腐爛是促其敗亡的主要因素，這類興亡事例，歷史上屢見不鮮。遠的不說，即以近代的太平天國、清末、及大陸時期的國府，把它們的失敗歸咎於內部的矛盾、分裂、內鬨、腐敗、眾叛親離也不為過，因為，若然內部穩定固若金湯，上下團結一致，縱使外力強大，也能置諸死地而後生，如抗日時代的國府，現今的以色列皆是。這是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一向奉歷史經驗與總結為圭臬的中共統治集團，他們比誰都來得敏感、恐懼，因為目前大陸的形勢，正陷入這種「經驗與教訓」的境地中。

北平統治集團推崇秦始皇，當然熟讀唐朝杜牧的「阿房宮賦」：「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末陳勝吳揭廣竿而起，他們有鋤頭；而今日大陸民間，半條槍沒有，怎能跟手握槍砲的共軍抗衡，故北平統治者絕不擔心大陸人民起來推翻他們，他們害怕的，也是唯一能動搖其統治根基，是內部握有實權的各級大小黨棍、軍閥，只有他們才有力量捋其虎鬚。因此，先下手為強，在「四屆人大」後的不穩定局面中，進行全面清洗、淨化內部隊伍，以期使每一個共軍、共幹死心塌地追隨毛澤東，為毛江集團賣命。

張春橋的文章，前大半部為馬列教條、共黨八股，不外是嚇唬、欺騙大陸人民的老調子；後小半部才是他們的眞正意圖，當前所急切解決的矛盾問題。他說：「不能否認，我們有些同志組織上加入了共產黨，思想上並沒有入黨。他們的世界觀，還沒有跳出小生產的圈子，還沒有跳出資產階級的圈子。他們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在某個階段，某個領域的專政是贊成的，對於無產階級的某些勝利是高興的，因為這可以給他們帶來某種利益，而只要這種利益到手，他就覺得可以安營扎寨，經營經營他的安樂窩了。」張春橋所說的這類共產黨員，確是在共產黨的隊伍中普遍存在。他們參加共產黨，除少數傻瓜眞眞正正捨己為人奉獻自己一切外，絕大多數是為了自己利益、權位打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用在共產黨人身上再恰切不過了。在大陸，共產黨員是特權階級的代名詞，在鬪爭運動中永遠做主宰；共產黨組織是通向升官發財的捷徑大道。因此，一人入黨，全家蒙寵。不過，入黨並不是一件容易事，特別「解放」後，可說難乎其難，既要家庭成份好，又要個人歷史清白，青輕人還要先入共青團。申請入黨者要有兩位共產黨員做介紹人，吃兩三次閉門羹而望門興嘆謂之「考驗」。縱使批准也要當一年候補黨員，此期間若行差踏錯分分鐘被踢出門。黨員限額少，申請人多，難關重重，仍然吸引着無數人「嚮往」。此無他，

出擊

本刊評論員

領導權不在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羣眾手裏」。這段「毛語錄」爲張春橋在四屆人大上所作的「修改憲法報告」中一些較爲引人矚目的話找出了出處。但更重要的是，張春橋似乎「言之鑿鑿」地指出：今日中共的一些黨政軍和財經等大權，是掌握「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資產階級分子」手中。在中共內部有權的人當然是高級幹部，而這些高級幹部，可以看出：就是此次新的派系鬪爭所要打擊的對象。不過，這批反毛仇江的高級幹部，大部份都擁有一個頑固的堡壘，並不是輕而易舉就可以攻破打倒的。張春橋在文中指出：「毛主席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這篇講話中說過：一九三六年，黨中央所在地延安附近，有一個土圍子，裏面住着一股反革命武裝，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紅軍打進去才解決了問題。這個故事具有普遍意義」。張春橋在文中接着指稱：「現在，資產階級的土圍子還很多」。所以，要「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就必須「打掉資產階級的一切土圍子」不然，若「讓它再擴大隊伍，那豈不是爲資產階級復辟準備條件嗎」？這個大模大樣的江青的頭號馬仔口氣倒是十分強硬，好像是他們已有足夠的力量，準備把穩健派在黨政軍等各方面建立的「獨立王國」一一攻破，然後由宮廷派掌權，進而對這些「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

毛澤東在二月九日「人民日報」社論中發出了「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等於是敲響了新的派系鬪爭的警鐘，接着姚文元放了一砲，張春橋文章又放了一大砲。這倒似乎表示：「不打沒有把握的仗」的毛澤東夫婦，今日在「戰畧部署」上已經就緒，且已有了足可壓倒新、老「資產階級份子」的力量。

可以看得出：今日中共上層那一小撮人中的政治情況是：毛江集團所把持的特務、組織、文化和宣傳等方面的大權，經過四屆人大不是削弱而是「合法」的有所加強。如張春橋以「國務院」副總理名義突見活躍就是證明。

此外，華國鋒可以通過掌握在他手中的「公安」大權，再配合「檢察」權和城市民兵，可以「依法」打擊異己份子。而穩健派方面，毛澤東不回「宮」周恩來就離不開「醫院」，他手下的兩個大將鄧小平、李先念，大概都有了危險。看來，毛江派重提「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相信鬪爭矛頭已向「忘恩負義」的「中山狼」鄧矮子瞄準，而去年「批孔批林」半途而廢，這個責任恐怕在未來要扣在李先念頭上，因他利用手中的權力，給工人多發工資，把「批孔批林」給打回去了。

董必武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了一個缺，排名應該由江青頂上。看情形，只要毛澤東短期不死，一場如火如荼派系鬪爭就要正式上演。

也

林定

利之所在，一個車間小工，一旦入黨，馬上升爲車間組長，薪金倍增，既有權又有利，因此，他們趨之若鶩，千方百計爭取申請入黨。

這類唯利是圖的共產黨員，當他們利益受到損害時，絕不袖手旁觀，任人宰割。他們忠於劉少奇，並不是信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而是劉少奇給他們以物質享受的保障。毛江集團企圖用「延安生活」統馭他們，叫他們熬苦，定然會遭到失敗，因爲他們並不是手無寸鐵、逆來順受的大陸人民。

張春橋說：「現在刮的是另一種風，叫『資產』風，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就是那幾個『一部份』變成資產階級分子的妖風。在這幾個『一部分』中，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中刮的『資產』風，對我們的危險最大，受這種妖風的毒害，有的人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不以爲恥，反以爲榮。有的人已經發展到把一切都當作商品，包括他們自己在內，他們加入共產黨，爲無產階級辦事，不過是爲了抬高自己這個商品的等級，不過是爲了向無產階級賣高價，那種名曰共產黨員，實際上是新資產分子的人，表現了整個資產階級處於垂死狀態的特點。」張春橋說這番話，確是肺腑之言，也只有當過共產黨員，不論他們是劉林派、毛江派或周鄧派，才有此深切體會，在狗咬狗骨的鬪爭中，這種爲共產黨員所共通的本性特質，套在任何政敵頭上都是恰當的。張春橋與姚文元輩，他們與林派周派爭奪權力，又何嘗不是「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呢！他們否定物質刺激，要大陸人民吃苦，而自己卻在北平的暖氣房裏享受侈奢物質生活，實比劉少奇輩更殘酷無恥，因爲劉派在飽暖之餘，起碼還想想生活在冰天雪地飢寒交迫的人民，分些殘餚剩羹，給予他們喘息機會。

中共黨徒追求物質享受，由來已久，即使在極端困難的時期，他們也分等級吃喝玩樂。士兵吃大灶、連營幹部吃中灶、團師以上幹部吃小灶，延安首長吃特灶，且夜夜笙歌，擁着女同志的蜂腰跳幾回。「解放」後，這班土包子個個水鬼升城隍，紛紛進入大城市，吃大灶變爲小灶，吃小灶變特灶了，他們拋棄糟糠，戀愛不講階級，專門向資產階級女兒下手。他們的生活的確比國民黨時代好上千百萬倍，而且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即使在經濟破產的大飢荒年代，他們仍然獲得特殊配給，理由是：首長食不飽，又怎能領導大家建設。中共能安然渡過大飢荒，實與共產黨幹部獲得特殊照顧分不開。這班替中共立下汗馬功勞，而又在地方上有着深厚的潛勢力黨棍、軍閥，長期在劉少奇的物質傘庇護下安享朱門酒肉生活，如今一旦被崛起的連內戰也沒參加過的娃娃們排擠，他們條氣如何順得下，況且他們以前大多是亡命之徒，吃軟不吃硬之輩，劉少奇的按撫，他們肯賣命；張春橋的叫囂，他們絕不會賣賬。到趕狗入窮巷之時，必然反口相咬，拚過你死我活。由於張春橋此次的打擊面太大，由北平的高層株連到地方的中下級幹部，他們爲生存，定然聯合起來，把毛家王朝推翻。

第一次長沙大會戰檢討

胡蓑之

當年長沙第一次保衛戰，筆者雖然沒有正式參加此役，但我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湖南人，並在長沙求學多年，對那兒的印象特別深刻；況且後來我又在九戰區砲指部充任過作戰參謀，故對湖南歷次戰役，記憶猶新。

保衛長沙的決心

我們首先要知道：日軍為何三番四次的要攫取長沙呢？因為它是湖南的省會所在，漢代建立長沙國，徙封鄱君吳芮為長沙王，掩有今湖南省東半部之地。晉、隋各朝，或廢或改，歷盡滄桑！五代時馬殷據此稱楚，並以長沙為國都。今馬王廟及馬王堆，都是馬殷遺跡。

論地位它在洞庭湖以南，湘江下游之處，地勢平衍廣濶。北枕大江，南依九疑山脈而與粵、桂相接；東屏幕阜、羅霄、萬洋諸山而與江西分界，西挾雪峯山脈而與鄂、川、黔為照。其間形成濱湖平原，土壤肥沃，氣候溫和，人烟稠密，物產富饒，為著名的魚米之鄉。有粵漢、湘桂、湘黔等公路，縱橫交錯，水陸交通便利。自民國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抗戰開始不久，平、津、滬、京為日寇攻陷，各地難民多逃至湖南，使長沙、衡陽各地，一時人口激增，因此，湖南不僅成為抗戰期間兵源及工業資源取給之地，且歲稔年豐，並為國家抗戰穀倉。日軍既已攻得南昌、武漢（民國二十七年冬），為求達成其所謂「以戰養戰」的政畧；為求擊破我抗戰實力；更為了打開我黔、桂、川諸省門戶，在在把長沙視為志在必得的戰畧要地。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七月七日那天，為了紀念抗戰二週年，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會發表「告日本民眾書」，和「告友邦人士書」中指出：「日本侵入我國領土，第一年進展一千八百公里；第二年只進展三百一十公里，而侵畧者的傷亡人數，已在一百萬人以上。日本所謂之『四月攻勢』、『五月攻勢』，無非是想達成其『速戰速決』迷夢，妄想早日結束在中國的戰事，好乘着歐洲緊張局勢，以向世界各地去冒險僥倖，而實現其所謂『大東亞新秩序』的狂言。」（見蔣總統集第二冊二〇九八頁，抗戰建國二週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

當時日本軍部誤解了我最高統帥的呼籲，以為配合歐洲的德、波戰爭的國際新形勢，正好發動大規模攻勢，企圖取得中國抗戰時期的穀倉——長沙，俾便迅速解決中國的戰事，於是便積極地調集、整補它們的軍隊，並成立了「對華派遣軍總司令部」，更以西尾壽造和板垣征四郎兩個大將，前來中國主持第一次對長沙的新攻勢。

其時蘇、德已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而且瓜分了波蘭，歐洲大戰早已爆發。日、蘇也會成立所謂「諾門坎停戰協定」，英國正與日本妥協，行將封鎖我國後方補給線的滇緬路。我國當時為求能以自給的達成持久抗戰目的，務必要將湖南的戰畧物資悉數遷到大後方。故此，我最高當局決定不惜任何犧牲，利用湖濱冲積地區的諸河流，自岳陽經新牆河、汨羅江、以至長沙外圍，加緊設施好幾線陣地，東依幕阜、羅霄、萬洋諸山，西倚雪峯山，使其互相成為犄角之勢加以防衛，以待敵之來攻。

敵我的攻防態勢

日軍最佔優勢的是空軍，它自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中旬起，每天都出動大隊飛機飛臨我湘、鄂、贛各地上空偵察。一經發現我軍所在，立即通知它的戰畧空軍來施行轟炸。所以我軍的防守準備，敵人自認為瞭如指掌。以為我軍在第九戰區雖有五十個師之眾，但防守在湘、贛兩省大部份的地面上，不可能集中使用，正好給我軍以個別擊破的機會。於是在同年八月下旬，敵第十一軍乃發動其所謂「贛湘作戰」，計劃準備用攻心方式，由贛北及湘北分別進兵，攻取長沙。因而使其第一〇一師團、一〇六師團，由南昌、永修、武寧一帶，向奉新、靖安附近集中；使其第三十三師團由咸寧、崇陽一帶向通城附近集中。

崇陽與通城等縣，都在湘、鄂兩省邊境，因此，日軍的第六師團便由通城經羊樓司入於湖南的臨湖地區，向岳陽南面附近地方集中；另以其第十三師團步兵第二十六旅團為基幹所編成的奈良支隊，則由京山、皂市經武昌與鐵路運輸向臨湘以南地區躍進。同時，日軍又以它的第三師團步兵第二十九旅團為基

幹所編成的上村支隊，便由鄂北經漢口，使用船隻運輸，從而進出洞庭湖，至岳陽以南地區集中；長江中的敵人艦隊，會以砲艦數十艘、快艇百餘隻，及其水上飛行隊等，也在岳陽以西的洞庭湖面上集中（見抗戰簡史附圖第二十九頁註記中所載：「綜觀是役，敵經半載準備，挾陸、海、空軍十餘萬眾，企圖於敵酋西尾、板垣履新之際，攻取長沙，殊不料大遭挫敗也。」）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中旬，日軍集中完畢，它的攻擊重點似在岳陽方面。我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以積小勝為大勝的原則，其時使各部隊更番分地區的不斷向敵人攻擊，曾經迫使敵人據守點和線，以是各部隊調動頻繁，難期適時整理補充。加以山地氣候潮濕，醫藥缺乏，使到痢疾、瘧疾等病疫流行極廣，各部隊蒙受極大的損耗，每師作戰實力，平均難保持五千人以上，但是為求牽制敵人行動，仍須向敵人不斷襲擊，而便於保衛長沙。

由第一次長沙會戰時，我軍缺乏空軍，砲兵部隊少得可憐，更無戰車，實不能跟那步、騎、砲、戰車、飛機以及艦艇互相協同作戰的日軍，進行其傳統的戰法。必須預先構築數線陣地，以使白晝與敵人實行陣地戰，黑夜則對敵實行游擊戰，方得補足裝備上的劣勢，與優勢之敵於成勢力對等。所以，非至萬不得已，仍不使用血肉之軀與敵火力相搏。九戰區長官薛岳乃決心以一部份兵力抗拒贛北之敵、而以主力迎擊鄂南湘北之敵；並於新牆河、汨羅江、瀏陽河、易俗河各線，預築了四線陣地。將總預備隊置於長沙以東地區，準備於逐次抵抗，以消耗敵人戰鬥力後，再適時轉移攻勢，捕捉敵軍側背而擊破之。

日軍在贛北的挫敗

日寇第一軍團司令官岡村寧次，以向長江分進合擊的企圖，令其部隊集中在靖安、奉新的兩個師團，於九月十三日，首先向我會埠、祥符觀線上的陣地，發動攻擊。預定沿錦江北岸地區西進，以進入湖南的瀏陽，而與其主力部隊會師長沙。

其時，我軍在贛北作戰和整補的部隊，計有十二個師及一個挺進縱隊。其中的一八三師挺進在敵後廠前街，新編第十四師則挺進在敵後的德安，挺進總隊亦在敵後游擊；新編十五師便被控制在後方。只有第四十九軍的一〇五師、預九師；第三十二軍的一三九師、一四一師；第五十八軍的新十師、新十一師；第六十軍的一八四師，第七十八軍的新十三師、新十六師，一共九個師，守備在錦江南岸迄修水北岸間。第一、第二兩線陣地中，人數約與敵軍的兩師團相等。惟敵人採取點的突擊，使用砲轟之後，繼以戰車隨步兵蹂躪，更以飛機由上空瞰制轟炸，我軍堅守陣地，塡補死傷所造成的缺口者數次。激戰至十七日，敵由會埠突破我軍陣地，至第二線陣地的上富。又自祥符觀突入，夾擊我第二線陣地的高安，至十八日，我軍放棄高安，退守至第三線陣地。旋而敵軍第一〇一師團留一部份守高安，主力移到上富，協同敵一〇六師團，向西突破我上富第二線陣地，經橫橋、甘坊、直衝到找橋。而敵一〇六師團的一部亦由上富北攻，陷我九仙湯、沙窩裏、黃沙橋各陣地。這時我軍見敵深入，側背業經暴露，乃調動軍隊開始反攻。同月二十二日，首先克復高安，二十五日側攻上富，二十七日克復上富；十月一日我軍克復橫橋；三日，敵開始撤退，經各地的截擊，至十四日殘餘之敵始逃回靖安、武寧等原有陣地去。這一方面之敵作戰挫敗，未能達成其會長沙的目的。

鄂南之日軍的回竄

至於湘鄂贛邊區的挺進軍，約四個師又一個團的兵力，以九宮山之北地區為游擊根據地。為打破敵人進取長沙的企圖，於同年九月十日擬襲陽新、大冶、咸寧、崇陽之敵，以牽制集中在崇陽之敵第三十三師團，使其不得即時南侵，乃以第八軍第三師挺進至通山北攻襲陽新、大冶；第一九七師守禦九宮山；第二十軍的一三三師進襲咸寧、崇陽之敵；一三四師南移渣津，以掩護守衛在九嶺東西線上的七十九軍陣地的右側。

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敵三十三師團終於向我九嶺陣線開始攻擊，重點指向我一四〇師正面王牙尖、麥市地區，激戰至二十三日晚，我軍陣地破碎，援軍不繼，敵由王牙尖兩側滲入。二十四日敵以錐形突擊攻我南樓嶺陣地，我軍則逐次依桃樹港陣地正面抵抗，調集九十八師、八十二師、一三四師以夾攻敵之側背。激戰兩晝夜，斃敵甚眾，迄二十六日晚，敵放棄後方連絡線，以一部掩護側背，主力續向南攻。二十八日敵攻佔朱溪廠、龍門廠；我第三師因亦回擊敵之後背。八十二師、九十八師更由九嶺方面轉回，迎頭截擊敵人於嘉義、獻鐘、三眼橋等地。至十月三日，迫使二眼橋會師之敵十三師團與三十三師團分頭回竄。

敵三十三師團主力，東逃至修水，復為我第七十二軍擊走，主力逃向陽新，一部逃回通城。此一部敵人為我軍牽制，未能向長沙主戰場方面進展，而狼狽回竄到贛北、贛南等地。

新牆河、汨羅江之戰

談到保衛長沙外圍之戰，我方兵力約有十五個軍，即五十個師。計有：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轄宋肯堂的第三十二軍、劉多荃的第四十九軍。第三十集團軍總司令王陵基，轄韓全樸的第七十二軍、夏首勳的第七十八軍、樊崧甫的鄂湘邊區挺進軍，包括李玉堂的第八軍。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關麟徵，轄張耀明的第五十二軍、陳沛的第三十七軍、夏楚中的第七十九軍。第一集團軍司令盧漢，轄孫度的第五十八軍、安恩溥的第六十軍及第二挺進總隊。此外，尚有歐震的第四軍、楊漢城的第二十軍、李覺的第七十軍、王耀武的第七十四軍等。

（上）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65 邵力子的話

「鳴放」時期，「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對中共貶抑孫中山先生的反應。邵力子說：「我去年到清華大學去，看到會客室裏有世界偉人的照片，但沒有孫中山的照片。今年到一個工廠去，也看到同樣情況。去年我到廣東，參觀農民運動講習所，介紹的人沒有一句提到孫中山，也沒有孫中山的講演陳列。孫先生明明有篇文章講農民運動講習所，爲什麼不放進去呢？」

邵力子認爲不應該強調孫中山所領導的辛亥革命爲「資產階級革命」，因爲青年人在學習理論時聽到「資產階級革命」，就以爲是反動的，沒有意義的。

邵力子說：「社會主義有各種形式，孫中山會言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算孫中山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該在紀念他的時候這樣指摘，這會使青年人以爲孫中山不值得紀念。」邵力子這些話，是針對共報會說「孫中山不是社會主義者」而發的。

邵力子還指出：中共有黨政不分的傾向，「中央」一級發佈指示一定要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名。「縣」一級，中共「縣委會」的權力比「縣人民委員會」大得多，一般人不提到「縣長」，大都卻都知道「縣委」。「縣人民委員會」的權力小，作用少，不受重視。中共「縣委」機構龐大，部門繁多。

邵力子悲鳴說：各「民主黨派」只在「中央」和「省」設有機構，在「縣」以下便很少有機構建立了。

從邵力子的話中，證實了所謂「民主黨派」根本只是中共政權的裝飾品，試問一個沒有基層的「政黨」，怎能展開活動？

中共對所謂「民主黨派」的手法，只是迫害、只是壓制，但在對外宣傳時，卻又拿出來騙世界，騙華僑。

中共對孫中山的態度，便是如此。

我們再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胡子昂的哀鳴罷：「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後，共產黨沒有和各「民主黨派」共同研究一套如何進行「互相監督」的具體措施。

胡子昂實在太妄想，太天眞了。共產黨要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卽是毛澤東專政，怎會容許各附庸黨派「互相監督」？不要說各附庸黨派，甚至劉少奇、林彪、周恩來他們，也只能「聽毛主席的」話，否則便要成爲「叛徒」，成爲「工賊」和「內奸」！——「互相監督」云云，不過是隨便說說，用以騙人的話，只有呆子才會相信！

胡子昂還說：「如幾個黨員在一起談話，有一個非黨人士進來，談話便馬上停下，非黨員對於黨員也有這種情況，黨員一副嚴肅面孔，使人敬而遠之。」

胡子昂還說：「一般機關的人事幹部有很多是由年輕的黨、團員擔任，他們工作方法生硬。」

胡子昂透露：各附庸黨派，特別是「民建會」的領導思想和幹部思想對立，因爲幹部是由中共統戰部派來的，不服所在黨派的領導，領導無法說服幹部。

從胡子昂的哀鳴中，可以看出中共對所謂「民主黨派」的眞面目了。所謂「民主黨派」也者，竟然連自己的「幹部」也要由中共指派，那豈非天下

評李行的

「吾土與吾民」是今日國片影圈中最不濫拍，不願遷就老板低級綽頭要求的可敬的導演李行先生的新作。這部電影，從愛國情操感看，從戲劇效果看，拍的相當成功。但從角色塑造上看，筆者個人看法，卻有好些不同觀點。

「吾」片發生在抗戰時期，背景是一個淪陷在日本軍閥手中的小縣城。故事情節由縣城中一間漢興中學，一班愛國學生自發地成立一個「愛國組織，自己印抗日傳單，向在鐵蹄下盼望光復河山的義師的淪陷區同胞打氣。由王引飾演的漢興中學校長，他不願教育事業中斷，所以忍辱負責的繼續幹他的教育工作。這老教育家是潔身自愛，堅貞自守絕不與敵人妥協的高貴知識分子典型，我們可以由這種精神形貌，追溯我國文化史上多少「時窮節乃見」的故事，觀衆可以看出王引與他的學生，早是註定要爲民族魂作見證而自我犧牲的人物。除此之外，有飾演偽縣長的兒子鄧光榮，是一個以暴暴君的典型人物，飾演小漢奸陳鴻烈，是個天良未泯，生活在矛盾痛苦中的失敗者。秦漢是一個給殘酷的時代磨煉成爲後知後覺的中學教師。電影寫這三個人物中的陳鴻烈與秦漢，寫得相當出色，寫鄧光榮這角色可有點不健康。雖然在那國家在血與火的煎熬下批判出自正義的暴力行爲，也許有點迂謬，但對於電影表現鄧光榮行刺日軍司令官的情節總覺得有商榷之處。

在中國及西方歷史上，用行刺改變歷史的實例可說是微乎其微。「史記」寫由五帝

最大的笑話？由此可知，大陸的「民主黨派」云云，簡直是傀儡以下的東西！

胡子昂還妄想中共鼓勵共產黨員多與非黨人士交朋友，妄想中共「對已經允許執行的政策和措施要定期檢查是否執行」。胡子昂實在太天眞了！

「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侖要求中共「擴大社會主義民主」，要求「統戰部不干涉各民主黨派的內政」。

王昆侖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會了解情況少；具體討論少；個別接觸少。由於常務委員對國家情況不了解，常委會在討論議案時，往往是臨時討論，這樣討論起來就有困難。有人說，爲什麼重大議案拿出來討論時，盡是民主黨派發言，共產黨員卻不發言？是否是先討論好了，再告訴我們的。還有人認爲：國家重大的方針、政策，都是一次會上就通過了，這樣發言流於形式。」

王昆侖的話，分明是事實。中共在一九五四年的「憲法」中規定「全人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人大常委會」是「全人大會」的「常設機關」，表面上十分神聖，事實上全無權力。

中共對一切信誓旦旦的諾言，對一切條約，甚至對自己的黨章和「憲法」，都是絕不遵守的。可是直至今天，美國仍有一些大傻瓜建議派人到大陸去「談判」，實在使人疑懷提出這種建議的人是否有眼無珠，是否有耳實聾？

王昆侖還哀鳴道：「各民主黨派人員安排在機關中工作者，在評級中，往往升不了級，而共產黨員幹部往往提升了。」

其實中共不單歧視各附庸黨派，迫害各附庸黨派。即使是共產黨員，如果不屬於毛江小集團的，都必然受到迫害。君不見，那「不戰而榮」的王洪文乎？君不見賣笑明星藍蘋乎？所謂「中國共產黨」分明已淪爲毛家天下。

「吾土吾民」

林巽

到漢代，約二千多年，只有五名刺客，就是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再加上半個項莊，大部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傢伙。世界上只有一個民族是最多用刺客改變歷史的，那就是日本。日本由於政治哲學中有由武士道思想來的暗殺傳統，所以一看到巴游的暴行，便有日本青年効命而去。最近要暗殺南韓總統的計劃，也出自日本人策劃。至於電影中的鄧光榮行刺日本司令官，除了一個日本軍閥處決了多名學生，所以用暗殺日軍司令作爲報復，想來仍然是不十分健康的。

電影中有好幾處說鄧光榮重覆地談自己要赴日本留學的計劃，後來事情揭開了，知道他赴日本留學只是哄爸爸媽媽及哄騙日本人的，筆者由此觸發另一個想法，那是如果將鄧光榮本來是一個留日學生，那麼他後來的暗殺行爲可以解釋成中了日本教育的毒。譬如電影中有一場寫鄧光榮刺殺木村（曹健）失敗，中了槍傷，逃到王引家去，在日本搜捕中給小漢奸陳鴻烈手下留情放過了他，如果那樣戲加上一段，那是陳鴻烈走了，鄧光榮出來，王引知道他是想炸死木村的人，不但不贊成他的行爲，反而狠狠地罵他一頓，指出他因爲曾經在日本讀書，中了日本武士道的毒才如此。鄧光榮力辯爲了報仇，王引再斥責他，叫他將抗戰與報仇分開來看，鄧光榮慚愧離去，那麼整個故事就健康得多了。並且爆炸軍火庫一段，最好調在日本新司令官登場之後，鄧光榮殺死司令官也可以，但必須想出一迫不得已的因素，不必搞成預謀情節，譬如軍火庫被炸後，日本司令官忽然到縣署迫縣長簽一張佈告，將一班人槍決，縣長力辯那班人都是善良人，司令官怒摑縣長，這時鄧光榮忍不可忍，才拔槍指住司令官，叫他勿傷害父親，司令官拔劍劈他，他才殺死司令官，並認出炸軍火庫的是他自己一人幹的，電影如套過劇情將他槍決，更強烈有力。

王引的絕食而死，也欠缺背後一種東西，雖然他因親眼看見自己的學生被槍決，自感難受，但這個人物既然相信教育要辦下去，可見不是一個絕望主義者。如果給他加上一種強大壓力，如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名氣，強硬僞造文件，說他已接納僞職，他由於反抗清名被汚辱，迫得以死明志，那就相當有力。

傳碧輝的李母，爲了要救兒子因而出賣幾個愛國青年，那只是一種節情迫出來的，個人以爲，電影對李母這個角色的渲染得很過份，尤其是秦漢回家時，李母大魚大肉的滿席擺，叫兒子吃喝，更很過份。如果最先用暗示傳碧輝知道那印傳單機關，她本來不打算向漢奸告密，後來兒子被捕木村向她提出條件，於是她暗自去偷看沒有人在那裏才去報告，誰知木村先叫人查視沒有人，並不驚動搜查，在暗中監視，等到有人時才來搜捕。至於秦漢回家，傳碧輝應該難過痛哭，兒子詢問她後，她才說出，秦漢氣惱的離去，那不但原來情節可以保存，人物氣節也紮實得多。

陳鴻烈這角色在編導演方面都很精采，尤其是陳鴻烈送食探監，那段師生之間的對話，寫得很深刻。一個有爲青年，爲什麼肯幹背後被人唾罵的鼠輩，只有一句話，那是絕望主義者的典型人物，這個人物不但活在電影中，同樣也活在今日任何社會中。陳鴻烈對這角色的掌握，已到相當高的境界。

不可否認「吾土吾民」是知識分子在暗無天日，燕巢危卵之中，表現出一種殉道精神的電影，雖然有些缺點，但也不能損害代表編導基本精神的王引一個錚錚骨氣的角色。在遭遇上，那身居危城的杜興漢（王引）彷彿被困在涸轍中，但在精神境界方面是廣濶的。所以他在那困促環境中，完全沒有一點失望或幽怨表現，這一點「吾」片更接近詩——表現一種不朽的靈魂的詩。

毛澤東與三國演義

要說毛澤東思想淵源於水滸傳，則毛澤東用兵完全出自三國演義，此事不是我說，毛澤東在江西受到衆頭目圍攻時，此卽罪狀之一。

首先被鬪爭的是毛澤東三弟澤覃，一九三三年七月八日「紅色中華」九十二期，篇「毛澤覃同志的三國誌熱」：

「江西羅明路線的創造者，毛澤覃同志，現在正在勇敢地和他自己的錯誤鬪爭，勇敢地揭發了自己錯誤的根源，這是對的。但是毛澤覃同志的自我批評，還是沒有最深刻的揭發他自己意識上的錯誤。

比如毛澤覃同志特別愛好三國誌。三國誌似乎是毛澤覃同志『戰術與策畧』的根源。因爲他會把三國誌當中許多『錦囊妙計』運用到實際中去，結果是犯了嚴重的惡果。

不但這，毛澤覃同志還把他所學來的策畧去教育幹部：『你們沒有事，可以看看三國誌，這是有用的，我有許多時候打土豪捉劣紳，都很得三國誌的幫助。』毛澤覃同志教訓別人『沒有事』『看看三國誌』，好像閑暇的『革命者』了。

同時毛澤覃同志又最愛看申報，但是嚴重的是他常常根據申報的謠言來估計革命形勢，以致形成他的悲觀動搖的機會主義路線……」

同時又鬪爭毛澤東另一心腹譚震林，文章發表在鬪爭十八期，「震林同志的戰畧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諸葛亮式。屈指一算，心血來潮，王陳出洋，兩廣戰爭爆發，白軍不會

『善用兵者不折一矢不損一卒』爲根據來分散兵力（分兵把守，分兵防禦），『怕有傷亡，打滑頭仗』，『怕有疲勞，反對追擊』等無原則說法，以致讓敵侵入或逃跑不能消滅敵人，如譚震林同志所領導的好幾次戰爭，如對龍岩、白沙、黃潭、馬洋洞、水西渡等戰役（見其聲明書），都是無集結兵力消滅敵人之決心。

布爾塞維克決定戰畧戰術，必須根據正確估計羣衆力量在內，而機會主義者決定戰畧戰術，常常從單純軍事觀點出發，不相信羣衆力量，以致敵人來了，就要退卻逃跑，『打埋伏，向高山僻壤隱蔽，甚至走到解散和把槍埋伏或反水的地步。』」

這就是對正毛澤東開砲了。

「心裏有數」與

方劍雲

從尖沙咀碼頭走出來，無意跟在一位青年身後，因爲我與他走的是同一方向，所以沒有注意他，我一直跟他到一號巴上閘口，這才聽到他詢問站在閘口的一個人：「請問這是一號車嗎？」「是」，那人很小心的扶他進閘上車，我這才看到他手上的斑馬手杖，原來是一個瞎子。我上車後，心裏想，也許他不是全盲，還可以看到些東西，但購了票子後，看他坐在位子上，雙眼是永閉不

路，而是指面對一些過去有過同樣經驗的事，新的問題未必是舊經驗的重覆，但總是一把可以掌握的尺子。如果過去完全沒有那種經驗，所謂「心裏有數」不是會眞實的，要是心裏本來沒有數而作有數狀，只用幻想去測驗，那是很危險的。於是臨到全沒經驗尺子可以預測的事物。有如一個沒有盲人那種在黑暗中行走的本事，最好是慢慢的走，而且要不斷摸索，只要急燥一點，就會出現意外，這與走路者的聰明才智無關。你不知道前面有什麼，你如何聰明，也不會拿出更好的辦法來。因此，人的能幹，應跟着知識走。知識應該在智慧之先，這是沒法改變的事實。

二十世紀變化太快了，如果我們抱定悲觀的看法，以爲我們面對的不可知的未來，是沒法預測的。這也未必見得，歷史演變雖然不同，但人的性格變化並不大。人的類型太複雜，於是想到從人的性格去作爲辦別新事物的尺子，那仍是一條比較可靠的軟尺子。

「多一事長一智」未必是眞理，因爲事是死的，人才是活的，所以最好是經歷一事之後，不可錯過從事的本身去尋求掌握那件事的人的做事風格，我們得承認，要改變一個人的性格，是沒法成功的。愛情力量雖大，但只能改變一段時間，兩口子結婚了，經過了幾年，什麼性格都自然會原形畢露。如果要做一個成功的人，從種種事件背後去分析做事者的做人風格，你必定因此獲到一把測量對方的尺子，從今以後，不會再用可憐的幻想去測量他。

昆明少女與戰地快報

寒梅

戰地快報成爲一日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也成爲戰友情感的交流站，藉心聲的共鳴，形成了更堅強的戰鬪體。

戰地快報也經常刊出許多充滿人情味的報導，也刊出一些來自國內征人家書，因信箱不詳無法轉交的，可以公開的，就當作「國內來鴻」的方式處理，逐日在一個專欄的信箱刊出。

有一次，戰地快報在第三版刊出了一則從未刊過的「徵友啓事」，在戰地傳成美談。

徵友啓事的內容是這樣的：「徵友人梁雪麗（女），今年十九歲，大學二年級學生，愛好文藝、喜歡音樂、舞蹈、誠懇徵求青年遠征軍的『二等兵』戰友爲友，通訊處：昆明郵政信箱二〇七號。」

在知識青年從軍的運動，正在國內掀起澎湃的熱潮時，男女知識青年的確皆以能加入青年軍的行列爲榮，許子少女心目中都將青年軍當做「白馬王子」。她們認爲青年軍都是允文允武，熱愛國家的優秀青年，捐軀衛

西羅明路綫的錯、毛、古、謝四同志，這在土地革命（震林同志亦同意於不分階級均分土地，抽肥補瘦等），對於四次圍剿的悲觀，對戰畧（誘敵深入，不到白區作戰）對羣眾的悲觀估計，以及對擴大紅軍與地方武裝的消極等問題上，都是明顯可以看出的。特別在蘇區黨大會上，震林同志事實上參加鄧小平等提出準備四次戰爭的機會主義口號以及反黨的活動。第二、他的機會主義錯誤雖經中央局及省委的洪次指出，但是完全不被尊重，而堅持自己的意見。在這次擴大會議及其申明書中，仍然不深刻揭發其全部機會主義的錯誤與根源，企圖以戰畧和戰術的錯誤，脫離其政治立場和政治路線的內容。對於江西羅明路線及其小組織行動表示吞吐含糊的態度，這是表示震林同志未曾堅決捨棄其機會主義的反黨的路線的思想的武裝而準備隨時的反攻。這證明震林同志熟讀三國誌，不僅學會了諸葛亮的戰畧，同時亦學會了關公拖刀計的高明戰術呢！但這卻爲布爾塞維克所不允許的……」

最後歐陽欽（此人曾任毛幫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八屆中委，當時任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在紅色中華九十七期撰文稱：「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決定戰畧戰術，必須估計到具體的內外形勢和敵我力量的對比，以三國誌爲根據的戰畧戰術，是神奇古怪的『屈指一算，心血來潮。……洪山埋伏，誘敵深入』……。

時代性階級性的戰畧戰術，必須集結兵力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以三國誌理論爲基礎的，必然要用孫子兵法等『不戰而屈人之兵斯爲上策』、

道之

霍雲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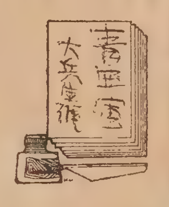
的開口，看來眞像奇蹟。於是我只有一個想法，他是一面走一面數着自己的腳步，手杖不過幫他測探前面阻擋之物，及腳前的高低東西，他的耳朵是全神貫注着汽車的聲音及行人的腳步聲，遠近距離，卻是用數字計算，但他還得有一樣本事，那是對於方向的探測，所以才不會搭一號車而走到九號十號巴上站去的。

我國古語中有一句充滿哲理的話叫「心裏有數」，這並不是指盲人走

」這一「招」，的確是別出心裁的。

同學們一字一句的將這則啓事研讀過後，認爲徵友的少女是具備有很好條件的，在大學二年級就讀，教育程度「有得彈」，愛好文藝應該是感情很豐富，喜歡音樂、舞蹈，大致上氣質不凡，而且有勇氣來信公開挑戰，在情場上不會是弱者，這是一位很夠味的對手，幾位特別自負的同學，相約要在這個新關的情場上，一顯身手，各別苗頭！

除了在口頭上表明寫信去應徵的同學外，還有多少只做不講，神不知鬼不覺的去信試試看的，不得而知，一個星期過後，徵友的梁雪麗小姐有多少封回信來，除了收信人之外是很難推測的。可是在戰地快報的「專欄信箱」上，又刊出一封梁雪麗小姐的公開信。以簡潔的句子表達她的心聲說：「來自戰地的應徵信收到了，有許多戰友問我：誠徵青年軍『二等軍』爲友這句話，是不是眞的出諸誠意？我的答覆肯定的。因爲我敬愛青年軍先國後家的精神……」多麼動人！



墳場

阮小怡

每當我走過墳場，我便會想起人的命運。

前面的墳場很寬很長，葬下的是什麼人呢？我不是地獄的使者，還沒有條件去查死亡檔案。

我只看見那些墓碑上刻着文字，男鬼女鬼的大名都有，顯出一片森嚴，恍惚是英雄和流氓樹立的牌坊。

香港富人把墓碑築的又高又大，窮人只插一片小小的石頭。富人和窮人死了，都有待遇的分別。

也許地獄是死人的故鄉，所以人的生命，最後就是安息。富人要埋在土裏，窮人也要埋在土裏。每一個人，終歸都要死，都要遭鬼捉將趕往地獄去的路程。

死，是生命的結束。但，死不算得什麼——死只能埋葬氣絕的人，卻不能埋葬人的歷史。

那麼，富人進了地獄會幸福嗎？窮人進了地獄會痛苦嗎？這些，誰也不知道。

我反而瞭解，富人活着的時候不願死，一聽見死就要恐懼和沮喪；而窮人卻不怕死，死了沒有哭喪的人，便悄悄地跟世界一同沉默起來。

然而，死、也使我想起地獄統治者的殘忍：香港的女孩子，有的上吊身亡，有的跳樓和割脈服毒去了；而男孩子，也有的死在刀下，或者遭海洛英奪走了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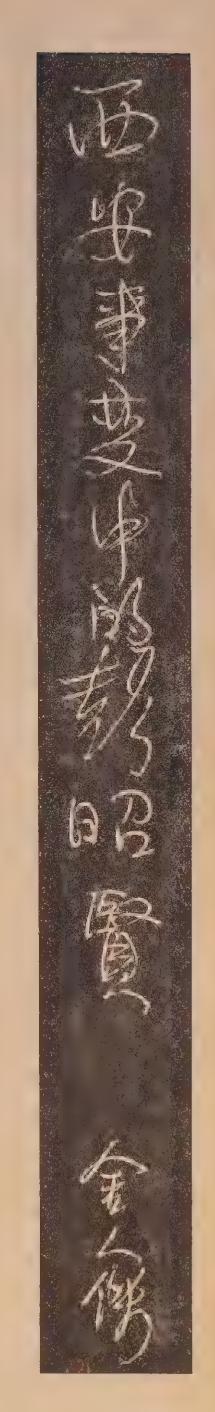
生活是一個悲劇還是一片墳場？人，就很難下斷言。但是，我眼前所出現的，就是有許多墳墓，曾經埋葬下一些生命和青春，泥土像魔鬼一樣地搶奪着地上的智慧和善良。

據說，「人是上帝創造的」。上帝創造了「人從土裏來，也要到土裏去」。

我跟閻羅王不相識，身邊沒有牛鬼蛇神，不去考究了，但，我相信，地球上最早誕生下來的那個孩子，便夠得上是「上帝的兒女」了。不過，「上帝的孩子」早就已經死了，留下的就只有這些的一代又一代。然而，這一代，多數是年青人，都活得很辛苦，精神空虛，意志逐漸下沉，有的人，還做了「活地獄的兵丁」，跟魔鬼走同一條道路。

在過去，墳場是年老人的家。青年人可活得活潑和天眞。可是現在不然，青年人都喜歡腐敗和死去。

因而，墳場就無窮地濶和無窮地深。它變得越來越灰黯了：總喜歡吃一些人，它也一刻不停地演奏着風的哀笛——在迎接着任何一個死亡的約會……！



黃等了一等，自己找了一個下台階的藉口，對彭再提出勸告道：「彭先生，何必如此的固執呢？」言語之間，態度已趨緩和。

彭看黃的態度緩和了，也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我覺得一個人到頭來終歸要死，只看他死得有無價值，如果一個人只要能逃避眼前的危險便可以永遠不死，那我對於黃先生提出來的意見倒可以鄭重加以考慮。」

黃聽了彭的說話，似乎很受感動，坐在那裏低頭沉思，好久都沒話說。彭一看有機可乘，又接下去說道：「我個人和蔣先生間只有公的結合，毫無私人關係。但是，站在國家民族立場，對於張、楊二公的作法，我還是不敢苟同。人各有志，請閣下替我婉達張、楊二公另簡賢能，他們的好意我只好心領了！」

話說到如此地步，已經到了盡頭，黃也只好像郭某那樣，垂頭喪氣的告退而出。

李志剛來替彭解圍

這天下午李志剛來看彭氏，提起了這件事，李也順便對彭作了一個勸告。李的意思是，彭如果在這個時候出任省主席可以保全很多人，未嘗不可以考慮一下。

彭和李是很好的朋友，知道李講的話是一片好意，於是便很赤誠的對李表示道：「說老實話，我的合作與否，對張、楊二公不會有什麼幫助，也沒有什麼妨碍；陝西朋友中的人才很多，又何必一定要我參加呢？你是楊主任的親信，也是我的好友，我希望你把我的意思委婉轉達給楊主任知道。一

李點了點頭，彭又接下去說道：「我非常誠懇的希望你能幫我這個忙，如果你有困難我也不會抱恨你，由你看着辦吧！」

李想了一想說：「這個忙我一定幫你，可是我一人不成，必須再請李壽亭先生，叫他敲一敲邊鼓才有把握。」

彭知道李壽亭做過楊虎城的參謀長，是楊左右拿鵝毛扇的人，有他出來說話是沒有問題的，於是便欣然的接受了李的意見。

自從彭、李這度懇談以後，果然再也沒有人來找彭的麻煩。過了幾天，西安方面便發表了王一山氏接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廳長」的命令，而使這件事告了一個段落。

王一山受命以後，對於省府人事一切照舊，一個人都沒有更動。只是對於外縣縣長一下子卻更換了十幾個人。這些人都是第十七路軍的幹部，由楊主任交派下來的。

當王一山接管民政廳賬目的時候，使他意外的發現了彭昭賢在廳長任內的一項清廉的事實，對彭敬佩不已。後來他把這件事講給楊聽，楊虎城也連連的說：「難得！難得！」

節餘公款一介不取

原來，那時國民政府的會計制度還未全盤建立，中央對於政府各部門都實行所謂「委任經濟管理制度。」也就是俗稱的所謂「包乾辦法」。

這個制度的特點是：由政府規定一種每個政府機構經費的數目，然後交由各機關的主管官們自由支配，有剩也好，不足也好，上級是概不過問。

在相沿成風的習慣下，歷年來的「節餘欵項」，大都公認為各主管官的私人財富，雖在政府方面沒有明文規定，但在授受之下絕不違法。

彭一任廳長幹了很久，節餘下來的欵項共有銀圓三十萬元之鉅。彭不但不把這筆欵項列入私人存欵戶頭，而且還附了一個計劃，準備使用這筆存欵辦理左列慈善事業：

㈠辦一個「養老院」，收養貧病無依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㈡辦一個「婦女收容所」，收容無家可歸的婦女，教導她們以種種求生的技術。

㈢辦一個「育嬰堂」，收養一些沒有父母和被棄的嬰兒。

王一山那次接收陝西民政廳，派人查賬的結果，知道彭氏個人銀行戶頭存欵的數字只有大洋二百七十元。

又過了兩天，王一山派人給彭送來一筆錢，指明是張、楊二公送給他零用的。來人見彭以後，從公事皮包裏面拿出來一個布包，放在茶几上面。從布包的大小尺寸加以估計，如果是五元一張的鈔票，數字可能是五萬元，假如是十元一張的鈔票，可能是十萬元上下。

當來人說明來意之後，彭說：「謝謝張、楊二公的好意，我現在用的、住的、吃的都有人招呼，目下還沒有用錢之處，請你全部帶回去，並向王一山先生致意。」

當時依照耿壽伯的意思，是勸彭把這筆錢收下，並且還很誠懇的對彭說：「張、楊二公全是軍人

[illegible]

幹，給你送錢來你又不收，如果他們誤會你是看不起他們，那不是糟透？」

彭說：「我很感謝你一番好意，但我相信張、楊二公會原諒我的。」

滬上名醫古道熱腸

幾天以後，彭不肯接任陝西省主席和拒絕接受錢的消息，便不脛而走的傳遍了西安市上。這時候上海的一位中醫陸仲安先生，因在事變前被寧省三廳長用一千元大洋的代價請到了西安診病，所以陸仲安也被困在西安不能返滬。

這位陸醫生屬於「古道熱腸」一流人物，他在朋輩的閒談中知道了宦海中居然有像彭這樣的人，他心裏想：我以一個行醫的人，能夠給他幫一個什麼忙呢？想了片刻忽然拍手說道：「有了！」

第二天他來和寧省三診脈後，臨告別時很隨便的對寧氏說：「彭廳長住在府上吧！有朋友告訴我，說他現在有病，我想順便給他看看？」

寧說：「好哇！我就陪你過去。」

陸仲安到了彭的住室，聲稱是來替彭診病，彭最初感到茫然，繼而才恍然的說：「請先生給我診斷診斷。」

陸說：「我聽見朋友說，廳長患嚴重心臟病，需要靜養，請你不要以為平日身體好，不加注意呀！」

彭氏身體向來健壯，尤其心臟和血壓一向正常。陸醫生說的話，實在叫他不懂，不過，對於陸醫生所說「需要靜養」四個字，似乎聽得入耳，立刻點頭不迭的說：「請先生分神給我仔細看看。」

陸仲安也就裝着全神貫注地給彭診斷了良久，並開了一個藥方，又在醫案上寫着：

「查尊脈浮而不實，係患嚴重心臟病之徵象，醫藥作用僅可治標而無法治本，草方請連服三劑再行復診。目前治本之道須以靜養為上，在三個月以內尤不宜處理公務。」

陸開的方子，原屬於滋補養氣一類的藥物，吃了有益無損，但為了不負陸醫生的苦心，還特地叫人購買了三劑煎服下去。

陸仲安給他開的醫案，在西安事變那段期間，還眞的對他起着「擋箭牌」的作用。連寧省三、耿壽伯、李志剛諸人也都信以為眞，一再勸告他當心身體。

彭氏事後表示：自從他和陸仲安表演過那段「雙簧」以後，一直沒有機會和陸氏再見面，每當他靜坐回憶時，想起陸醫生給他診脈時的滑稽表情，還歷歷如在目前。

西安事變被難軍政長官，右起蔣作賓、陳誠、陳調元、陳繼承、朱紹良、陳繼承夫人、蔣鼎文、萬耀煌夫人、衛立煌、萬耀煌等。

孫蔚如的重要建議

據彭昭賢先生表示，這件事隔了卅多年，不但局外人無法作深入的了解，就是身預其事的人，除了他本身所親歷的那一面外，也不能了解全豹。譬如，在事變當中，曾經發生過兩件極不尋常事件，如果其中一件得告實現，則中國近代史都要重寫。

一件事是李志剛秘書長告訴給彭昭賢，李說：「有一天我和楊主任正在屋子裏討論中央軍向西安節節近逼之事，孫蔚如忽然跑進來了，他坐了一會，就很鄭重的對楊說：『主任！現在有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不知道你有無勇氣幹？』楊說：『啥事？』孫說：『中央軍現在已開抵華陰附近，西安城裏的東北軍不到一團的兵力，如果主任有決心，我們可以把蔣先生放了，把張學良和東北軍的將領都扣留起來。我立刻把軍隊調到城裏來，堅守城池，等待中央軍的到達，主任不但無罪，而且還是大功一件，事完以後，還怕蔣先生不把整個西北的事交給主任負責嗎？』楊說：『你的意見不錯！可是，那樣一來或將引起中國全面的內戰，我們即使能夠僥倖成功，又怎能對得住朋友呢！』孫這個時候才點頭表示同意。」這話得說回來，如果楊虎城眞那麼幹了（他確有這個力量），西安將變成一個什麼局面，不問可知。

蔣委員長於蒙難中帶交何應欽之信、着中央飛機，停止轟炸。

張楊差點大開殺戒

另一件事是十八日下午九點左右，李志剛很沮喪的跑來晤彭，告訴他一個極不幸的消息。李說：「今天（十八日）中央軍前敵總指揮四十六軍軍長樊松甫所指揮教導總隊——總隊長桂永淸——全部德式裝備，已經攻到了華縣、赤水附近。如果他們再向前推進，張、楊二公已經在會議中決定，要挾持委員長向西撤退，你有什麼遺囑沒有？」

（三）

討伐叛亂集團，不會牽連美國

第二、中華民國是否有意發動一項大規模的戰爭，並將美國牽入戰爭之中？

我的答覆是：「不是的」。因爲我們反攻大陸，乃是國內的合法政府討伐叛亂集團的作戰；我們不認爲，也不願意這場戰爭帶有國際性。在目前的毛俄關係下，我相信蘇俄亦不會幫助中共毛幫，出兵參戰。但如美國參與我們的反攻戰鬬，反而可能引起國際的干涉，而使戰爭擴大。所以反攻大陸的戰爭，一定是由我們發動，由我們進行，也由我們結束。不過，在這場艱苦的戰爭中，我們將迫切需要美國盟友給予我們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質上的援助。我深信，基於中美人民的傳統友誼，恢復六億中國人民的自由，美國友人是樂意幫助的；亦一定會得到自由世界所有政府、和人民的同情與支持的！

再從軍事觀點來說，毛澤東的所謂「人民戰爭」的思想，也只有中國人民組成的反共軍隊，才能將它打敗，任何外國軍隊對此都將無能爲力。再說毛澤東那種「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把政治和戰爭看成「一體兩面」的邪惡思想，亦唯有我們發動全民的政治性的革命戰爭，才能把它打敗。

前面我曾經說過，反攻大陸不是國際性的戰爭，但其結束後的影響則是國際性的。因爲中共毛幫的毀滅，將使共產集團再無發動全面侵畧的力量，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可避免。

面對共同敵人自應密切合作

第三、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是可否與美國政策相配合？

我肯定地答覆是：「是的」。前面我已經說過：中、美兩國人民有其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民族特性，也有其共同的利益。毛澤東可說是「反美」起家，靠「反美」打天下，命定的「反美」政權。很明顯的事實是：毛澤東不但製造「仇美」的心理，並且已不斷採取打倒美國的行動。本年八月三日，林彪所發表的「人民戰爭」一文，不啻是對美作戰的宣告。我相信，美國人民今天一定會感覺到，大陸共黨乃是美國的死敵，今天對中美兩國危害最大者，是中共毛幫；而中共毛幫所最畏懼的，亦就是中華民國和美國。以這樣相同的敵人和立場而言，我堅決相信，中美兩國在政策上和行動上，都必須密切配合，齊一步驟，才能迅速有效地解決問題。

誰都可以作爲我們的見證，自從蔣總統執政以來，中華民國政府始終是和美國友好相處的。今天我們又一次面對着共同的敵人，當然更應該做到最密切的合作，而中美合作不但可以穩定今日的亞洲局勢，同時也將奠定世界的和平。

上面三項問題，都是許多美國朋友以及一般國際人士所關心的事，所以我必須加以解答，希望我的解答有助於大家對問題的了解。

消滅中共毛幫我們責無旁貸

最後，我願向美國人民表達內心的敬意。自從美國參加越南抗共戰爭以來，業已顯示出美國政府與人民並未因自己享有自由安樂的生活，而忘記了其他地區失去自由、慘遭奴役、過着苦難生活的人民。美國在詹森總統領導之下，已經高舉起自由、平等、博愛的大旗，承擔起反共產、救人類的戰鬬任務。不過，今天需要美國協助和解救的，不只是越南的人民，而是全世界所有遭受共產侵畧威脅的人類，爲了解救他們，美國必須擔負起歷史性的重大責任，就是幫助我們把製造世界禍亂的第一號元兇中共毛幫消滅掉。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和軍民，當仁不讓，願意貢獻出自己最大的力量，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

美國偉人傑弗遜總統在一七九〇年曾說過：「世界上每一個人，每一羣人，都有自治的權利」。願中、美兩大民族共同爲實現這一崇高的理想而團結奮鬬，在歷史上寫下反抗共產侵畧，解救被奴役人民的光榮新頁。

風雨中

自反自勉錄

在言語上要能信實而有節制；在工作上要能忠實而勤勉；時時刻刻，望着永恆的目標前進。

每日帶着憂時悔過的心，坦白赤誠，無所隱飾的承認我自己所作過的種種過錯。

我明知什麼是好的，反而常常挑選壞的去做，那就是一種明知故犯，而最不可饒恕的過錯。

恆久的忍耐，才能得到忍耐的代價。

在自己的心裏，掃清了一切對人的惡念，才能除去一切煩惱和苦痛。

自我的範圍實在太瑣屑可憐了，我應放棄心中紊亂錯雜的念頭和靡靡不振的想法。

靜敬恬淡心平氣和，來認清世事的眞相，走上艱辛向上的光明勝利之路。

對於一切得罪我的人，不讓我稍存乘機報復的惡念。

每天不要想到我自己能得到些什麼？而要想到我所能貢獻給

別人的是些什麼？

任何事物都可喪失，不可喪失的是自己的人格和靈魂；凡是臨難不苟和守善不屈的人，雖敗亦勝；他將永遠是光榮的勝利者。

做了好事，不要詡詡自得，更不要想如何得到別人的稱讚和報答，右手所作的善事，不要讓左手知道。

我的行爲和目的，是否彬彬有禮，光明磊落？我的內心要純潔光大，決不爲卑劣的念頭稍留餘地，我應以公平誠實的心，待人接物。言論嚴正，不稍偏頗。言行相顧，表裏如一，我自己既不自恃，亦不妄自菲薄。

在我心的深處，要焚燬一切可恥的邪惡的念頭。

我應當把公理和正義，放在一切之上；把別人的利益，放在我自己之前。把高尚的事業目標，來代替個人的利慾。

我雖一無所有，但在內心裏，應當感覺到無所不有；決不要犯小器吝嗇的惡習，而要有一雙大方的手，來創造救人救世的大業。

我衷心創痛，追悔那潛藏在我心中，而且影響我行爲的一切粗暴和自私的習性。

我應當時時刻刻自己問自己，是不是又有那些事當做未做，而不有做的卻做了。

不要讓昨天的罪，在今天的生活裏重現，亦不要讓今天的罪留下來，作爲明天的惡種子。

我的過失是：眼高手低，說得多，做得少，有志向善，往往不能躬身實踐，責人太多，而恕己太甚；不能完全克服懶散逸樂的念頭。處大事難有確實把握，對小事又不屑履行；處逆境缺乏毅力，對順境太自滿足。

今天的心，不要爲虛飛夢幻的思念所佔據，不要貪圖虛榮，總要存心謙虛，看別人總比自己強。我應當把一切仇隙、忿怒、怨恨、浮囂與惡念、惡語，完全除掉，應當待人和睦，存心仁厚，能和才能成大事，能仁才能成大器。

我在緊張紛忙的時候，仍要能追求那我在鎮靜安定中所追求的事物。

我要欣賞碧綠幽靜的原野，而不迷戀浮囂繁華的城市。我要在萬忙之中，不遺忘碧空曠野，我要用身外景物之眞美，和心內靈淑之氣質，來蕩盡我胸中一切空虛無益的焦慮，和一切使人萎靡不振的憂鬱。我要能以寧靜勇敢之精神，愉快高尚之情緒，忍一切的恥辱，受一切的痛苦，來擔當艱鉅。

我要利用失望來證驗信心，利用失敗來訓練毅力，利用危險來培養勇

寧靜

蔣經國

氣，利用寃屈來試驗耐心。在稱讚中求謙虛，在快樂中求節制，在痛苦中來培養動心忍性的力量。在困難痛苦的時候，不要起焦燥不安的情緒，而要能使內心靜如止水。

時時刻刻要能心平氣和，不要逞意氣，不要慌張情急，隨便說話。

今天我應當深自反省，是否曾經躲避過責任和困難？是否存有種種的妄念？是否說過不公平和不正當的話語？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在我的一切工作上，是否兢兢業業踐履篤實？光榮無愧？

我要牢記着：眞正有價值的東西，不是財產金銀，不是房屋田產，不是身體的舒適和逸樂。而是眞理、榮譽、謙虛、勇敢和對國家純潔的愛。

敞開我的心門，充滿人生的光輝，使我有一顆勇敢的、誠實的、慈悲的、寬大的、忍受壓制的、役於人而不受服侍的一顆心。

我應當把必死之身體，看作是我的不死之靈魂的僕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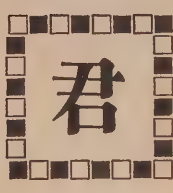
不要因爲塵世的種種擾攘喧囂，使我昏迷糊塗，以致聽不到眞話，看不見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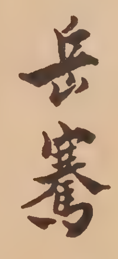
不要把「誠實」和「寬容」當作是一種策略與手段，要永遠存有清潔誠實的意念與寬恕和氣的心地。

爲了高尚的目標，甘願歷苦捨生，忍受一切憂傷創痛，來建設永恆的快樂。

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全文完）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笑道：「衡老，我們今日只有一條路，即全心全力擁護蔣先生建設新中國。」

沈鈞儒說道：「我們當然擁護蔣先生，不過，國民黨對我的歧視，使彼此之間愈來距離愈遠。」

毛澤東笑道：「國民黨這麼大一個黨，自然是各類人士皆有，黨與黨之間磨擦在所難免，不必太認眞。」

黃炎培看見毛澤東一味打太極，就迫不及待說道：「我們這些人都赤心想跟着主席走。」

毛澤東說道：「任老，你跟我到那裏去，去延安嗎？那個地方你去過，生活過得慣嗎？」

羅隆基搶着說道：「主席能住的地方，我們當然也能住。」

毛澤東笑道：「羅先生，延安的女人都穿粗布軍服，你怎麼能看上眼。」

羅隆基臉一紅，說道：「兄弟對此點不如外傳之甚，是國民黨有意造謠，誣衊兄弟。」

毛澤東笑道：「我也希望所傳皆是謠言，否則將來彼此很難在一起共事，不但兄弟個人如此，相信任何人家中有個漂亮太太，對吾兄皆有三分戒心。」

羅隆基不料毛澤東講話如此不留餘地，當時滿臉通紅，低下頭去，不敢抬起。

張瀾說道：「目前我們同國民黨鬬爭日益尖銳，主席此來，更增強了我們的鬬志。」

毛澤東愕然道：「表老，這話從何說起？」

張瀾說道：「主席這次到重慶，不是爲了與國民黨鬬爭而來。」

毛澤東說道：「表老，我是蔣先生去了幾封電報請來的，是蔣先生的客人，要說大家見面磋商國事自是可以，說來到重慶與國民黨鬬爭，就未免言重了。兄弟再不懂事，也不會以客人身份接主人請帖，登主人之門與主人鬬爭。」

張瀾一張奸白臉登時通紅，說不出話來。

老油條黃炎培看見毛澤東如此敬畏蔣主席，知道大家都拿錯了用神，非改換語調不可。當時陪笑說道：「其實我們這些人也同主席一樣，堅決擁護蔣先生，不但見之言詞，也付之行動。」

毛澤東笑道：「任老，你那次在參政會頌揚蔣先生，一口氣說了二十四個字，當然是見之於行動，兄弟聽了也覺得佩服。」

老油條陪笑道：「兄弟那次實在只說了十六個字，是傅孟眞有意加了八個字，湊夠二十四，硬說我把蔣先生當作慈禧太后，以至國民黨人對我大起反感。」

沈鈞儒眼看這樣瞎扯下去，永無止境，當卽起身說道：「主席酬酢甚多，想必很辛苦，我們告辭了，稍遲兩日再來拜候。」

毛澤東連忙起身說道：「多謝各位光臨，稍遲自當登府答拜。」

羅隆基本來還想再多說幾句話，解釋誤會，同時又想多看藍蘋幾眼，不捨得走，但是，沈鈞儒起身告辭，毛澤東也站起送客，不走也不成了，只得勉強站起隨大家一道走出，臨行又看了藍蘋眼兩。

送走了這批人，毛澤東伸個懶腰，說道：「眞是前世寃孽，這批傢伙的父母一定未幹過半點好事，所以才生出這種兒子。」

藍蘋說道：「尤其是那個羅什麼斯基，下作又加下流，生到這種兒子，倒是砸砸糊牆根還要好些。」

毛澤東說道：「說到這裏我不能不服周恩來，他日日同這些傢伙鬼混，眞不知怎麼混得下去。」

藍蘋說道：「看到他們的行爲，我眞佩服老蔣寬宏大量，深仁厚澤，換了你當家，恐怕早把這批傢伙送去升仙洞活埋了。」

毛澤東摸摸藍蘋臉蛋，說道：「你說錯了，我才不會送他們去升仙洞呢？」

藍蘋奇怪道：「不送去升仙洞，還送上升官圖

。」

毛澤東笑道：「親愛的，你可算說對了，我就是要升他們的官。」

藍蘋嗔道：「你瘋了，這批傢伙若是當了官，還成什麼世界，不知要鬧多大的笑話。」

毛澤東說道：「我就是要他們出盡了洋相，鬧足了笑話才整他們，要他們死而無怨。」

兩人正說着，聽差送進兩份請帖，一看是湖南同鄉會的請帖，一份寫毛潤之先生，一份寫江靑女上。

藍蘋登時臉色大變，問道：「潤之，這是怎麼一回事？」

毛澤東問道：「你說什麼？」

藍蘋說道：「你還跟我裝糊塗，我同你什麼關係？」

毛澤東登時怔住，不知爲何答覆。

藍蘋更惱，伸手抓住毛澤東的領子，說道：「你好好答覆我，不交待明白，老娘可不依。」

毛澤東說道：「我們當然是夫婦關係，這何待說。」

藍蘋說道：「旣然是夫婦關係，你們湖南同鄉會的請帖怎麼分開寫。」

毛澤東一眼看到請帖就已暗暗叫苦，還希望藍蘋看不懂，可以糊裏糊塗混過去，此時藍蘋已經說出，裝糊塗是不成了，乃一本正經說道：「這問題有兩個可能。」

藍蘋問道：「那兩個可能？」

毛澤東說道：「第一個可能是辦事人員不懂規矩，無心弄錯。」

藍蘋搖頭道：「絕無這個可能，愈是經辦總務的人，愈懂得規矩，他們幾乎日日都要寫請帖，怎麼會寫錯。」

毛澤東說道：「第二個可能是有人從中搗鬼，想破壞我們情感，也許還有羅隆基那一類的人，不起好心，對付之道就是置之不理。」

藍蘋冷笑道：「你說的好輕鬆，把我當三歲小孩子。」

毛澤東說道：「我實在沒有別的意思，你不要誤會，如果我的辦法行不通，就說說你的辦法。」

藍蘋說道：「我的辦法很簡單，在重慶補行婚禮，請請客，讓大家都見到，以後就不會另下請帖，稱我江靑女士了。」

毛澤東說道：「當然可以，不過……」

藍蘋說道：「你不要說什麼不過，我要先同你說明白，擺在眼前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我們正式補行婚禮，請你們湖南的鄉長證婚，另一條是各走各路，我馬上就去中央電影製片廠，請求錄用，幹我的本行。」

毛澤東看見藍蘋一臉怒氣，眞怕她一氣之下，跑去中央電影製片廠拍片，卽使搞不成，馬上也在重慶變成大新聞。當時連連點頭道：「我一定考慮。」

藍蘋問道：「你還考慮。」

毛澤東說道：「你未明白我的意思，所謂考慮不是考慮結不結婚，而是考慮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結婚。」

藍蘋放下手笑道：「這才叫話。」

毛澤東說道：「我們可不可以回到延安結婚。」

藍蘋又變了臉，搖着頭，一個字，一個字說道：「不！可！以！」

毛澤東笑道：「我們在此地結婚，不是有意製造新聞，何必呢？」

藍蘋冷笑道：「我從未有正式結過婚，這次一定要試一試正式作新娘的滋味，你可能馬上就當院長了，必然有許多人來湊熱鬧，像這種情形，一個人一輩子只能遇到一次，我怎肯放過。」

毛澤東說道：「好了，完全依你，但是，有一點我必須說明的，不能趕在湖南同鄉會請客之前結婚，實在來不及。」

藍蘋說道：「只要你答應，稍爲遲一些，就不能趕時間。」

毛澤東說道：「好吧！就這樣說，關於結婚事，要先同周恩來商量一下。」

藍蘋恐怕又有變，問道：「我們兩人結婚，問周恩來幹啥，他又不是雙方的家長。」

毛澤東笑道：「你太緊張，未曾細想，結婚要舉行儀式，要請客，總要有人辦事，辦事人最合適是周恩來了，怎可不同他商量。」

藍蘋笑道：「原來如此，我以爲你又搗鬼呢？」

毛澤東說道：「我無論怎樣搗鬼，也不能在這個問題上搗鬼，如果你一怒之下走了，我怎麼辦！」

藍蘋用手指點點毛澤東額頭，說道：「你明白這點就好，老娘說得到一定作得到，決不打折扣。」說過轉身走回房內。

毛澤東坐在廳內發一陣呆，就着聽差打電話喊周恩來到張公館。

周恩來同這批民主人士走出張公館，心裏就覺得不自在，恐怕要兩頭落抱怨。

果然，章伯鈞先開口說道：「恩來兄，毛先生的態度很奇怪，對民主人士似有敵意，不知是何故？」

黃炎培說道：「是啊！兄弟在延安與潤之先生促膝長談時，他不是這個態度。」

周恩來說道：「任老，伯鈞兄，毛主席有時喜歡開玩笑，他是故意同大家說說笑話。」

羅隆基問道：「恩來兄，毛主席見到蔣先生，講不講笑話？」

周恩來當時收起笑容，說道：「努生兄，你這個比仿未免擬於不倫，你能同蔣先生相比嗎？」

羅隆基被周恩來一申斥，就不敢講話。

章伯鈞卻不服氣，說道：「恩來兄，請轉告毛先生，民主人士在現階段還是有點用處的。」

中國抗戰實錄【21】

辛亥革命與日本

當時，有一個住在瀋陽的英國醫生屈內斯蒂，曾經對其目擊清軍新兵訓練情景作過如下的描繪：「談到新兵，頗多是來自鄉村的農夫、游民等類，裝備也不一律，有的扛着生滿了鐵銹的抬槍（由人抬着點火發射），有的拿着弓箭；他們每天的操練，就只是拿起紅纓長槍一齊向前衝刺，大聲喊『殺』！問他們爲什麼要那樣地喊叫，他們說：可以威嚇敵人，將之擊退。像這樣訓練兩個星期之後，他們就穿起前後胸都描了個大圓圈的制服，披上大紅坎肩，打着紅旗，興高彩烈地出發。」

平壤敗績的第三天——九月十七日，進行了決定制海權歸趨的「黃海戰役」。

丁汝昌所率領的北洋艦隊，以「定遠號」爲旗艦，計十二艘戰艦；（其中兩艘中途參加戰鬪序列）日本聯合艦隊由伊東亨祐率領，也是有十二艘戰艦，旗艦爲「松島號」。

海戰進行六個小時

連續進行了六個小時的海戰，北[illegible]勇、廣甲五艘，其餘七艘也受到損傷，在其後的一個月之間不能上陣。當時，據北洋艦隊向李鴻章報告：擊沉了日艦三艘，但實則是誤報，因爲所報擊沉的日艦，後來都曾參加了攻打威海衛之戰和台澎戰役。

北洋旗艦定遠和同型的鎮遠兩艦，是世界有數的巨艦（七三〇〇噸），在黃海之戰的八年之前，曾經駛達長崎修理，當時日本只有三千噸級的軍艦，使日本人大爲驚駭，火力方面配備有三十公分口徑的克魯伯砲四門，具有很大的威力。但是擁有這一些軍艦的北洋艦隊，是在甲午戰爭的七年前編成之後，就沒有補充新艦，因而被造船技術日新月異的進步時代所遺棄，在航行速度方面淪爲遲緩落後的龐然大物！然而就在這個期間，日本已經能夠憑自己的力量建設造船廠，開始製造二千噸級軍艦，可是清廷卻以爲「日本還不會有這個條件」，而加以訕笑。

結果，新造的日本軍艦竟然有最快二十三海里的速度，定遠卻只不過是十四·五海里，而瞠乎其後矣！

[illegible]觀北洋艦隊演習的某英國人，指出速度遲不上日本海軍，勸說購買英國新造軍艦二艘（二百萬元），當時，清廷爲籌備慈禧太后壽誕慶典費錢，故而未能成交，反被日本買去，其中一艘命名爲「吉野號」，在這一次的「黃海戰役」中，爲日本的快速主力艦，大爲活躍，使北洋艦隊吃了苦頭。

清軍失敗的癥結

從上面所述陸軍，海戰的情況，來觀察其所以失敗的因素，則清廷自強運動、洋務運動的缺陷，越發浮雕得分外鮮明——這就是說，雖然購買了新式武器，但是組織和訓練不夠澈底，則在精神方面依然故我，毫不長進，吸收科學技術更不能持之以恆，則一時到手的「堅船利砲」，不旋踵又會被拋棄在時代的後面。

勝敗榮辱的區別，就是在於當時中日兩國精神方面和政治、社會結構方面的差異。

日軍轉向大陸

我（蔣總統）認爲甲午之戰在中國來說，該是最大的恥辱。在和日本一開戰的同時，北洋艦隊立即潰敗；[illegible]旁觀，而且還宣告中立，這是在向國內外顯然表示中國人沒有民族思想和國家觀念，也暴露了沒有團結一致的精神，像這樣的情況，怎麼能不受外國欺侮？如何能免於失敗？（註：蔣總統——「擁護公理與抗禦強權」，一九三一・一〇）

清廷蒙受了失敗的屈辱，可以說是當然的歸結。

相對地，在平壤和黃海兩度大捷的日本，則乘勢指向中國大陸。

日本大本營最初的作戰計劃，是要首先打垮中國的海軍，奪得渤海的制海權；使陸軍從距離北京最近的渤海灣登陸，在直隸平原和清軍決戰；然後進逼北京，迫使清廷，訂城下之盟。

日軍侵入渤海灣

然而，在黃海戰役中，中國雖說已經打敗，可是還有殘餘的艦艇，仍然掌握着渤海的制海權。北洋艦隊隱藏在威海衛，維持着旅順方面輸送兵力，於是日本大本營便因而變更了作戰計劃——決定先奪取旅順和威海衛兩個軍港，以打開侵入渤海灣進路。

佔領了朝鮮的日本第一軍（司令官山縣有朋），由義州、新義州渡過鴨綠江，侵入安東、岫巖，在遼東半島構築了橋頭堡。同時以大山巖爲司令官的第二軍於十月二十四日從花園口、貔子窩登陸，攻陷金州、大連，十一月二十一日佔領旅順，繼之拿下蓋平、營口，控制了遼東半島。這個時候，日軍在旅順不問軍民男女大事殘殺，當時據英國泰晤士報報導，旅順市內的中國人只剩下三十六個，此[illegible]

日軍爲了攻打威海衛而在山東半島的登陸作戰，從第二年一月十九日開始，動員了「吉野」「高千穗」等軍艦，連續兩天由海上發砲轟擊蓬萊地區，佯動作戰之後，而實則以二萬人在距離該處約一百七十公里的山東半島東端的榮成附近登陸，指向威海衛。丁汝昌的北洋艦隊和地面部隊呼應作戰，由海上砲擊日軍，日軍以魚雷艇封鎖灣口，將北洋艦隊堵塞在灣內，並攻佔沿岸陸上砲台，反而用之向北洋艦隊轟擊，結果，旗艦「定遠號」因受重創而自行擊沉，其餘艦艇或被擊沉，或被俘虜，丁汝昌自殺，北洋艦隊於二月十二日，全軍覆沒。

根據二月十七日送達日本大本營的報告，日方接收了鎮遠、濟遠、平遠、廣丙等十二艘艦艇，而依軍禮遣「廣濟」艦送還丁汝昌遺體，以贊揚其殉國的軍人精神。

當宣戰的同時，和日本朝野一致協力的情況比較，清廷內部則有「主戰派」和「主和派」之分。「主和派」以李鴻章爲首，僅有兵部尚書孫毓汶、軍機大臣徐用儀等少數人，稍能得到慈禧太后的消極支持，不過，慈禧主和的理由，卻只不過是爲了她在十月十日的六十壽誕慶典希望能夠平平安安地按照預定計劃舉行而已。

這時，李鴻章已經秘密地和俄、英兩國聯絡，打算請託斡旋和談，在這裏特別交待的是俄國的活動。

俄國利用清日紛爭

俄國在東學黨事件時，曾經對日本提出撤兵勸告之後，一時好像是在縮手觀望，然而伴隨着事態緊張程度的高漲逐漸改變了態度。在清日兩軍「成歡之戰」的七月二十九日及兩國宣戰翌日的八月二日，俄國駐北京公使喀西尼兩度告訴李鴻章：「已經和本（俄）國政府聯絡，請迅速派兵前往朝鮮驅逐日軍；還有俄、英兩國並已要求漢城日軍退往仁川，如果不接受勸告，則關於採取必要措施方面，兩國業已意見一致。」後來，雖然沒有發展派兵的程度，但是在甲午戰爭期間，將海陸軍兵力向遠東移動，而有侵入朝鮮和東北地區的意圖，則確屬事實；而李鴻章本人也有請託俄國斡旋停戰的「聯俄制日」意向；俄國爲了要利用清日紛爭，成爲自己向遠東發展的最好機會，乃對李鴻章鼓舞激勵，因爲中國方面如果避免對日應戰，而使好不容易點燃了的戰火平熄下去，則對於俄國並非有利；當然因此而對於日本也就保留餘地而不會表示出強烈的反對態度。總之讓清日兩國方面打起來，不管其勝敗如何，兩國的損失都不會小，因此而坐獲漁人之利，這才是俄國的立場。這樣的態度，後來在「三國干涉」（註：三國干涉，在馬關條約交涉時，日本要求割讓遼東半島，清廷已經同意，但因俄、法、德三國干涉，日本屈於外交壓力而歸還中國，以下另有詳述。）的時候，便顯露了出來。



右：戰敗自殺的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
上：清軍租用英輪高陞號運兵。
下：李鴻章（右背坐）與伊藤博文（對面右一）簽訂馬關條約。

慈禧起用主和派

九月二十九日，慈禧起用「主和派」的恭親王，因之而使清廷的和平工作迅速具體化，當時清廷請託了英、俄、美、法、德、義六國調停，其中最積極而摸到了頭緒的則是美國。

十一月二十七日，由美國轉來了日本外務省的備忘錄，告訴清廷如有求和誠意，首先派全權代表前來，然後當可提示講和條件。清廷通過美國想試探條件如何，但在這時日軍已經攻下了旅順，毫無商量餘地，對於清廷希望在烟台或上海談和的要求，也立即予以拒絕。

結果，清廷只有依循日本的提議，派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兩人爲代表，決定前往日本大本營所在地的廣島，但是，由於清廷遲疑不決而拖延過了新年，就在此時，戰火又蔓延到了山東半島，使清廷的立場陷於更艱苦的境地。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家庭環境、求學經過

邱清泉將軍爲當代名將，幼穎異，年十三通經史，弱冠負笈上海大學，受新思潮之激盪，毅然以革命救國自任，乃於民十三年離滬赴穗，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二期工兵科，接受革命搖籃的軍事教育與思想薰陶。畢業後參與東征北伐，轉戰湘贛鄂豫諸省間，智勇善戰，嶄露頭角；旋留學德國，入柏林陸軍大學，對機械化部隊戰術，獨具心得。學成歸國，適抗日軍興，遂參戎幕，縮總師干，轉戰大江南北，旌旗所指，頓收赫赫之功。抗日之役，一戰克崑崙，再戰收龍陵；戡亂期中，以一軍兵力縱橫馳驅於蘇皖冀魯豫五省間，共軍於迭遭創痛之餘，望風遠避，淮南掃蕩乾淨利落，鄆城會戰之以寡擊眾，豫東會戰之大膽迂迴而扭轉危局，皆將軍獨運神機之顯例也。

將軍豪邁英勇，具大將修養與風度，其百戰功高，獲最高統帥倚重，擢以陸軍第二兵團司令，職責既重，報國之心愈切。惜乎徐蚌一役，以後方重鎮宿縣陷共，於奉令撤退之時，該部爲共軍層層包圍，益以嚴寒地凍大雪紛飛達兼旬，軍需糧糈補給已斷，官兵忍饑苦戰月餘，突圍不成，遂於三十八年一月十日凌晨自戕殉國。蓋將軍臨危不渝，以一死全忠，其効忠黨國之精神，至大至剛之人格，有如日月經天，千秋萬世，永垂不朽。

將軍諱清泉，字雨庵，學名青錢，乳名叫名兒。清光緒二十八年歲次壬寅陰曆正月二十七日丑時，生於浙江永嘉蒲州鄉。邱氏宗支蕃衍江右，清雍正間，由贛遷徙浙江麗水石帆市，咸豐時因太平天國兵亂，復由麗水移至溫州永嘉蒲州鄉定居。

蒲州鄉在永嘉縣城十里處，居民約七八百戶，大都以航海捕魚爲業，由於壯濶海洋與淳厚農村環境的習染，人們因應大自然的需要，無形中培養成一種堅忍剛毅的氣質，與冒險犯難的精神。

將軍不僅生長在如此一個山明水秀、繁花雜樹的自然環境之中，而且還有一個克勤克儉、慈祥孝悌天倫樂趣的家庭。父箴衡先生爲十八世永燦公次子；母余太夫人爲同鄉余沛武之掌上明珠，生長農家，勤勞成習，日操井臼，夜織蒲鞋。

箴衡公生三子一女：清泉、清選、名棟；女紅梅居長，適黃氏。箴衡公少時家境艱苦，初業縫工，兼營負販，平日克勤克儉，之後薄有積蓄，與胞弟箴來合資開設恒泰魚行，協力慘淡經營，歲有盈餘，家道漸入小康；兄弟分爨後，門戶獨立，男耕女織，益爲勤奮。

將軍八歲啓蒙，由塾師黃寶鴻授三字經；越兩載，隨家遷居蒲州上埠，入基聖小學堂。學堂設在葉氏祠堂內，業師葉景橋、葉成伯，爲宋名儒葉水心（適）之後裔。將軍幼年天賦聰慧，鶴立鷄羣，時受業師獎勉；每於晚畢，其父爲端品勵行，常誦格言爲訓，如「勤能補拙，儉以養兼」「一勤天下無難事，百忍堂中有太和」「百計莫如耕讀好，千金不若子孫賢」「文章報國，忠孝傳家」「書至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等；且爲講解朱子治家格解，及增廣昔時賢文諸書，並指導多讀三國演義、岳傳、春秋列國誌、綱鑑易知錄等歷史書籍。入夜，且隨母旁誦讀，黃卷青燈，朗聲與織聲此起彼落，交相應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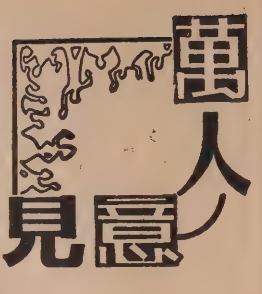
民國三年，初級小學畢業，入永嘉縣立高等小學。時袁世凱以梟雄的恣態，一面借革命軍以挾制清帝，一面利用他掌握中的北洋軍力，來作個人要求最高政治地位的資本，可以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清泉年已十三，面臨變動最劇烈時代，對國事雖一知半解，惟對國學已窺門徑，自知用功，課餘嘗攻讀經史，且是硃筆圈點。

民六，以第一名畢業於高等小學堂，父欲令其改習他業，紳耆葉成銘以天才不可埋沒，力勸與鼓勵始未輟學，是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學。十中雲山蒼翠，學風純樸務實。其前身爲中山書院，乃清末樸學大家瑞安孫仲容（詒讓）講學之所。仲容五赴春官不第，遂一意古學，精研三十年，著周禮正義、墨子閒話、左籀拾遺、尚書駢枝、六曆甄微、廣韻姓氏刊誤等書，闡明大義，鈎深窮高，其治經說字，均淹有諸家之長，爲世所稱。

某次，清泉於國文課作文之起語曰：「夫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人，以非常之手段，作非常之興革……」時國文教師陳子萬，亦爲經學家，於國學特別注重，閱其卷時，頻頻稱讚，密密加圈，卷末加批鼓勵云：「異日立功報國者，其斯人乎？」清泉國學深具根柢，蓋有自也。

民國八年，北京學生要求取消「中日密約」，拒絕和會簽字，發生五四運動，遊行示威，全國響應。因此，一股沛然莫禦的時代潮流，啓廸青年們的心智覺醒，由點而面澎湃各地。清泉研讀興趣，亦由中國古典經書轉向西洋各種新學說，如達爾文之物競天擇說、尼采之超人哲學、孟德斯鳩之三權分立說、杜威之實驗主義等，均喜研究。

古云：「順乎天而應乎人」，爲了使國家民族獲得生機，走向現代化的康莊大道，如果始終抱殘守缺，故步自封，青年學子處在此一進步與保守衝擊的劇變之中，則無法作應變之道，爲期迎合潮流自然的趨勢，清泉除研究上述西洋新學說外，對國內時賢名流如譚嗣同之仁學、康有爲之大同書、梁啓超之飲冰室文集，以及蔡元培、胡適等氏論文，尤喜閱讀，其盡忠國家、熱愛民族之思想，於此奠定初基。



大陸「參考消息」早已變質 爬蟲朦查拿來拍毛馬屁

「廣角鏡」中的「寶島紀行」胡說八道

編輯先生：

筆者近期看到一篇文章「寶島紀行」在一「廣角鏡」中刊出。

筆者看後，不禁捧腹，懷疑古某是否眞的黐了線。他說在參觀一台灣反共文化館時，發現了一幅美軍在戰後的中國強姦了一名女學生的照片。而該照片的說明是胡指這是共軍的暴行。但在他有力指證下，該文化館的負責人才迫着說：「這是爲了反共嘛。」

如果他說的是事實，相信台灣政府的反共宣傳早已被老毛宣傳翻垮了。台灣政府的敵後工作人員在大陸獲取了不少有價值的文件，甚至連一份在剛出版便立即毀屍滅跡的「光明日報」也弄到手，那又何必僞造照片以利宣傳？其實共軍在大陸的暴行，特別在文革動亂時期，可說滿街滿巷。拍攝此類照片，易過借火。

另一段是古某到台灣大學訪問時，和大學生談及台灣的見聞正確性問題。他說台灣大學生極端懷疑政府說大陸人民被迫害的報導。

他說台灣大學生看到，從大陸投奔自由的義胞，每個都是身體強壯和臉色紅潤的。而不像政府報導的在共區是個缺乏營養和飢餓的地方。在此筆者眞懷疑古某到底與大學生交談，還是和小學生交談？

試看逃抵本港的逃亡客，有多少個是老弱婦孺？大部份是年青力壯的青年人。老弱婦孺能夠在水中游上幾十小時及和鯊魚搏鬪嗎？能在荒山中和餓狼鬪快嗎？他們寧願把寶貴的生命作賭注，以博取自由的新生活，也不願意生活在「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祖國」。他們寧可做「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不願「當家作主」，爲的是逃避迫害和配糧的生活。

另一段是古某對台灣的新聞自由加以詆毀。他說：「對外面的消息封鎖尤爲厲害。關於大陸情況的消息完全經過過濾及歪曲才敢讓人民看，直到現今還有很多台灣人民不知道中國大陸成功發射了人造衞星及建成南京長江大橋。反觀大陸，就有銷路達數百萬份的一份報紙叫『參考消息』，裏面登載很多外國反共的消息包括台灣『中央社』的消息。一位知識份子當我們告訴他關於這份報紙時，表示非常讚歎及羨慕，希望台灣也能效法它，使知識份子能得知多一點。」筆者先讓讀者知道一下該份報章在大陸的情況。

去年農曆年尾，筆者和幾位朋友乘春節假期往廣州遊玩探親。我們在廣州所住的旅店得到「特別招待」，使我們幾人睡在走廊中（每年春節，總有數萬人回鄉探親的。同時廣州較寬大和整潔的旅店也沒有開放，因爲怕港澳僑胞弄汚了地方，使外國貴賓不能入住。）所以迫使大部份港澳僑胞入住三、四流旅店中的走廊中。

在我們抵達廣州的當天晚上，有一位回歸的幹部找筆者的朋友（他們之間是有親戚關係的。）此時他們有他們的談話，而筆者卻四週去找尋消磨時間的東西。這時正好看到床上有一份報紙，於是便拿來看看，它原來是「參考消息」。細看之下該報紙全是爲共黨吹噓的文字，什麼「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訓示和形勢一遍大好等大炮文章。

當筆者看了約數分鐘的時間，突然有一穿管房服裝的女服務員傳筆去問話。起初筆者以爲自己犯了共區罪行，而受盤問，卻原來是質問筆者手中的報紙從何而來。此時筆者別無他法只有從實招供。說該報紙可能是那位「同志」留下來的。招供後便被遣回原位，而跟着被傳問話的便是那位幹部了。

第二天筆者往探望分別多年的外祖母和表兄們。問過安後，筆者口多，說出昨天的事情。當他們聽後大笑不已，他們說，那份報紙在文化大革命前，確實是一份只有科級以上幹部及大學生才有資格看的內部刊物，不能外傳，那時假若有人在公共場所閱讀，便即時會被拉去問話和受處罰的。但時至今日這份報章隨處可拾到，在公共場所看，也沒有人理會你的。還說這共幹所作所爲實屬多此一舉。其中一人更說在大陸的每一份報紙，全都是吹牛的，日日重彈舊調，只有參考消息報導新產品的一段，才值得一看，因那段新聞有些時候，會報導蘇修的新產品。

從這裏讀者們可以知道以下兩點：第一、在大陸的自由，可從筆者被傳去問話而得知。若參考消息有反共消息，那麼那編者和作者一定是自尋死路了。而筆者所看到的內容，全都是共黨通訊社發出的。那有「中央社」這個名字。第二、在大陸長大和自小受老毛教條影响的青年人，也唾棄共報，可見共報的消息如何準確了？

當然台灣政府把關於大陸的消息完全經過過濾讓人民看，這是理所當然的，世上那有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呢？難道北平政府讓大陸人民知道台灣的建設成就及人民的安定生活嗎？台灣人民能得知中共爆過原子彈和建成了南京長江大橋，可知台灣的新聞還是自由的！

盜木皇

大陸失業知青變流氓 到處騙詐對象是華僑

大陸的失業知青、倒流城市青年、游手好閒阿飛以及中共黑手（共幹）喜歡「照顧」「回歸」旅遊，探親的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所得不多時，就戲弄這些外來者。在廣州、汕頭和沿海僑鄉，這些事情更是經常發生的，讀者們可能也瞭解得不少了。

中共黑手們，「照顧」暫時「回歸」大陸的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其「任務」大致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監視，另一方面是敲詐勒索，或者兩者兼而有之，這種情況，在僑鄉很普遍。他們把外來者大致劃分成三類，一類是「進步人士」，一類是「婆婆媽媽」人士，一類是「有錢人」。

「進步人士」是進去接受任務的，或以「觀光」為名，或以「學習」為名，對於這些人，中共異常不放心，所以監視得比進去的普通港澳市民還嚴厲，因為中共害怕他們當中有「帝、修、反」的潛伏特務，或者害怕他們當中出叛徒。中共是最害怕「堡壘從內部攻破」的，也曉得海外「帝、修、反」的特工人員是「無孔不入」的，所以對其「戰友」十分警惕。「進步人士」進去大陸，是毫無行動自由的，「觀光」、「學習」的日程表，排得密密麻麻，使人喘不過氣來，時間一到，馬上組織「熱烈歡送」，把那些人送過羅湖橋了事，中共對這些人也採取「改造」、「限制」、「利用」的「政策」。這些人，因為有中共黑手的嚴密控制，而且進進出出有小汽車、飛機，並且是集體行動的，即使有些個別行動，也是秘密進行的，所以其他「黑社會」份子難於光顧這些人。

最受到「黑社會」「各界人士」共同「關心」的是第二類「婆婆媽媽」人士，這些人大部份是來自港澳地區的普通市民階層，因為人數較多，所到之處也較多，而且來往比較頻繁。中共中下層黑手「關心」他們（主要是敲詐勒索），盜賊光顧他們，乞丐親近他們，流氓騙詐他們。

第三類「有錢人」，頗有家財，中共出於「統戰」的需要，對他們特別「照顧」，也怕他們在大陸出事，「國際影響不好」，而且怕他們看到過多的「陰暗面」，出去進行「反宣傳」，所以常常派人去「照顧」他們，使得他們上一步厠所都有人指路。

在這同時，中共經常派人進行敲詐勒索，「成績」如何，取決於他們的「路綫鬪爭」手段是否高強，還有，那些「有錢人」是否真正「愛國」和「進步」。而決定性的是前者。

筆者的叔叔，前年回到廣州時，碰到了一個「路綫鬪爭」手段相當高強的共幹。開始，他使盡了軟硬兼施的辦法，叔叔都無動於衷，後來，共幹攤出了最後一張「王牌」，叔叔就被擊敗了共幹問叔叔：「你在上海的大兒子，聽說最近申請出國，手續上頗麻煩吧？上海、廣州是兩個城市，但都是一元化領導，你的大兒子，我們廣州也管得着！」

他那皮笑肉不笑的神態，使叔叔不禁為堂兄的安全擔心了，共幹心裏有數，改變了口氣說：「他有困難，我們可以照顧照顧，嗯……」經過兩天的討價還價，叔叔為了堂兄的「出境證」，所以才不得不答應同他們做一筆買賣，同時還私下送了一筆「飲茶錢」給共幹。

大陸的「黑社會」，勢力最大的當然是中共黑手，只有斬斷這黑手，其他黑勢力才能歛迹。

左記刊物欺騙學生 為了統戰顛倒歷史

中共對港學生「統戰」文特刊物，最近利用國父逝世五十週年之機會，在學生羣中大肆「統戰」之術。我們中華民族，一向奉孫中山為國父，是開國元勳，是民主政治的奠基者，是先知、先賢、聖者。中共一向的論調，是妄自描繪國父為「學生」、「革命之子」、「受俄國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啟發」（請特別注意：國父領導的國民革命，早在清末風行，而成功於一九一一年，蘇共顛覆克倫斯基暴亂，成功在一九一七年，「五四」運動在一九一九年！無恥的中國共產黨！）

誰先誰後？誰啟發了誰？誰利用誰的勝利成果，無須史家析述，孩童均可瞭然！

把國父反描為「學生」、「孺子可教」，一直是大陸上中共的一貫伎倆，本人於居住大陸十多年中，早已熟悉不過；他們甚至可以說國父深受毛澤東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謬論（發表於一九五六年間）的「啟發」呢！

該刊其他不堪入目的謊言，還有：「人民主主義（中共畸型產兒）——即新民主主義」，「我們（毛匪）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並把它發展為社會主義（大陸上胡搞的眼前一套）革命」、「辛亥革命（共式口語，正名應是國民革命，共產黨對國民兩字，忌如老虎！）有它（為什麼用這個『它』？）成功的一面，也有其失敗的地方，而且是失敗多於成功。」（這話應該這樣翻譯：所有國民革命的成功，均為共黨利用上，沒有我國民革命，共黨幽魂難以在中國土地上偷喘一口氣，共黨不是利用我黨的大公無私？利用「容共」、「聯俄」麼？不是利用抗日而在西北坐大麼？）

宋慶齡女士也是被中共捧出來作「統戰」工具，這期文特刊物以「宋慶齡的道路」一文招供了：

㈠她在一九二四年時受共黨影響，「招魂」；

㈡起先與何香凝等在漢口搞「國民黨左派」；

㈢一九二七年宋慶齡去莫斯科「朝聖」；

㈣一九五三年她在上海成立所謂「救國會」，成員中有臭名萬代的沈鈞儒、章乃器（此公我在北平時曾與之會晤，已為中共階下囚，永不超生的大右派）、鄒韜奮、李公樸、史良、沙千里（受整多時）、王造時等；

㈤一九三四年與新生活運動唱對台戲，並咒罵孔子先聖為「儒家思想的蛛網」，她「要清洗中國人的頭腦」！

㈥一九三八年她又搞一個共黨外圍機構「保衛中國同盟」，外國人透過這機構運藥運物資援援「八路軍」和「新四軍」，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及許多外國人，均透過該機構，拉到大陸服務；

㈦抗戰初期，她轉來港（其實受中共指令），轉入大後方重慶（其實做內奸，間諜），她甚少發表言論（埋頭工作；

㈧戰後「她的理想與中共的主張完全吻合」（露出原形）。

這篇文章最後說：「現在台灣出版的中共名人錄，將宋慶齡稱『宋逆』。是的，宋慶齡有叛逆的性格」，又說：「她已八十多歲了，人們對她的評價，是難以統一的……」。

我們對她的評論是絕對統一的，早在十多年前，我在上海與一班朋友散步到宋慶齡的「公寓」附近時，大家一致認為這是個叛逆的愚女人。

文特刊物最後一篇以「念孫」筆名發表的「孫中山與鍾馗」說：歷史上「打鬼借鍾馗」的故事出現不少，因此，每當每年有人照例的紀念孫中山先生時，我總是抱着懷疑的眼光，「會不會又是打鬼借鍾馗呀」？這句話最眞實了，中共只是借孫中山來統戰吧了！

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都是無耻之尤，早年，我在大陸時，看蘇聯電影，每齣戲都說：「無綫電是俄國蘇卡諾夫發明的」，「電話是俄國仁盡可夫發明的」，「電燈是俄國吃飯柯斯基發明的」，「地心吸力是俄國多多情夫發明的」，「飛機是俄國黃包車夫發明的」，「墨水筆是俄國常要看大夫發明的」，甚至連「筷子是俄國老夫子發明的」……他們是說謊永不面紅。

學校缺乏孔孟教育 道德低落社會紊亂

編輯先生：

現想借貴刊讀者版將市民的心聲報導：

㈠本港近年來社會的秩序十分紊亂、恐怖，每日新聞報導白日搶刼、殺人，使到市民們出街視為畏途，恐怕時刻都會有殺身之禍。

㈡本港警察是保障全港民眾的人命財產及維持社會秩序的神聖重大任務，警察是隨時準備將他們寶貴的生命貢獻給社會的，待遇應有提高之必要，十年前的警政制度頗為成功，不論大小案件，無有不破之理，（例如：轟動全港九的黃應球案，終被警方破案了（這是與經費有很大關係），而近年來打刼、殺人之案件則堆積如山，寃沉海底，又如何去破呢？

㈢法律是人為的，為何法律界的先生們不及早修訂嚴刑的法律，任由打刼及殺人放火的人，輕判其罪或任由犯罪者逍遙法外，希望司法界先生們應重訂嚴刑峻法、殺人塡命的律法，使違法者有所畏懼。

㈣學校教育方面：缺乏教導孔夫子之學說，什麼是道德、什麼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又何謂四維、八德，學子們一無所知，社會之紊亂，與道德觀念有很大的關連，希望教育司應提倡孔孟學說，或有很良好的收効也。

㈤廉政署之成立是非常良好的，但廉政署的政策及方針應有改善的必要。

(A)近日閱報，廉政署追查之人員，乃屬警界中人，而社會之治安及維持秩序，全賴警方之保障，如此做法，打擊警方，無形中做成社會之紊亂，警氣低沉，壞分子乘機而起，恐怕會做成社會有更紊亂的一日，那時就無可收拾了。

(B)廉政署所任用之人皆是現役警員調用或已退役不警界中人居多（所以目標指向警察部門之人居多），這個政策在自由民主的香港施行是不適合的，希望能改為防止貪汚，既往不究，以後如有貪汚或不法之行為則嚴加辦理，這是合情合理的民主政策。

㈥警察當局方面：近來的新警制度遠比十年前的警察制度差很多，例如：旺角區警署有九名探長，表面看容易辦事，實際不然，因為權力不能集中，辦起事來誰作主呢？只有做成各自為政，互相猜忌，攻擊多，合作少，故此不如恢復十年前的警制，一切的收効還大，為着本港未來的繁榮及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與社會秩序之重要，乞祈各部門主管官多多改善。

讀者良好市民上

中共大搞統戰推出「特赦戰犯」一招

被囚廿多載臨死還被利用

編輯先生：

中共新近上演一齣釋放「戰犯」的把戲，是不足怪異一次「統戰」陰謀，全球自由各國務須警惕防範。毛澤東最懂人的利用價值，行將就木的所謂「戰犯」（我相信平均歲數在八十以上），臨死也得利用一次。其目的有二：一是收國際宣傳之效，二是妄想將之滲入台灣（我肯定的這班人中有鬼）以圖陰謀。我政府睿智，當不會受愚。

中共侈談「來去自由」，好像它們很民主公正似的（我親眼目覩他們各種運動中的逼供、酷刑、陷害，也曾觀過各地的勞改場，實係慘絕人寰），何不將這班「戰犯」通通放來香港，放幾個去英倫，放幾個去美國放幾個去西德，放幾個去新加坡（新加坡不可能接受），由他們自由選擇居留地區？

這樣，也好公正地讓全世界自由輿論界、報界、政界、法界、中共研究專家進行公正無偏的採訪、談話、研究工作。只不過中共絕無眞心放人到自由世界來，那只是一種姿態和宣傳伎倆罷了；更何妨，在中國大陸，「釋放」一詞，只意味着由小監獄轉入大監獄而已。

如一旦把這班「戰犯」放來香港或美、英、德等國家，必然爆出大鑊杰的東西，那時，何止相當於一百倍的安東尼奧尼的電影「中國」的反共力量！習知中共陰謀的人，無不理解；中共放出來的人，不是仍有利用價值，受其利用之外；必是肯定那些人已經是「人渣」、「垃圾」了！否則，絕不會輕易將人放去海外。

聽說中共的「國家領導人」（土包子共幫幫會龍頭）還要接見這批「戰犯」呢，我倒希望毛澤東接見接見他們一下（聞說毛澤東就避見杜聿明將軍），我相信在那一個時刻，其中一人，一定用刀子戮死這個肥腫的賊身！毛澤東有膽麼？

有一點說明中共根本不是那麼「有道」的賊子，大陸上有數萬一九五七年特產的「右派分子」，他們是教授、學者、教師、工程師、幹部、職員、學生，只是誤信「大鳴大放」直言直說，對大陸眞相清楚，也清楚自由世界而敢說一兩句公道話而已——這批人經過十七、八年至今不是已死，還關在牢獄，大部已白骨撒滿各荒野了。中共何以不放他們——因爲放他們沒有「統戰」價值。

某報更荒謬的說毛澤東希圖在自已臨夭之前放這批人想寫進史頁——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半桶水的知識分子的幻想、狂思——告訴你：毛澤東的心地並不像你的心地這樣美麗！如果你不熟讀三國，探討一下曹操的個性，你請勿妄論毛澤東！

他們都是冷血殺手，涼血動物，包括周恩來、康生、林彪等等。這是我們中國歷史上前未有過的最壞的胎生物。該報的作者應快快回大陸去歌頌他的主子。

美國醉心和談 共黨乘機進攻

讀者邵振光上

南北越和談判巴黎協定「成功」的基辛格、黎德壽兩先生是諾貝爾「和平獎金」的得獎者。基辛格拜而受之，黎德壽見而卻之。在財富而言，基氏富裕，黎則較窮。（這是筆者拾得共產人黨慣語，他們自稱為無產的階級。其實共產黨的頭頭是最富有。所窮者是共黨統治下的人民而已）。基辛格並非因窮而接受「和平獎金」，而是發着和平的幻夢而沾沾自喜。黎德壽則自已有知。和平是假，欺騙是眞。暫時接納和平，只是騙騙尼克遜及美國的議員，使他們停止轟炸北越，作爲緩兵之計。於是乎基辛格就以爲從此「越南和平」，受之「無愧」。黎德壽則明明知不是和平，索性不受。由此就可知與共黨談和的結果了！

高棉的金邊，亡在旦夕。南越則滿地烽烟，連失數城。追源禍始，就是談和。如不談和，美國就不會撤兵，共黨亦無休息整補的機會，南越何致有今天的慘狀呢？

溯自吳廷琰身後，南越政局未有一日安寧。共黨則天天坐大，何人致之？就只有天曉得了！美國既以盟邦立場，出兵南越助戰。始由挺打，繼而進攻，但不求戰勝，天下有如此作戰之戰畧嗎？

當尼克遜在任第一任總統，曾口出豪言。其中一句「我寧可不當下屆總統，也不願美國一百多年來第一次戰敗」。語氣何其雄偉。曾幾何時，撤退南越美軍，承認越共合法。用其「金蟬退殼」之妙計，但求自已脫身，不顧盟邦死活。這可能就是基辛格先生以「談判代替戰爭」的妙策。所以就得到「和平獎金」的榮譽了！

本來不論古今中外的賢哲之士，無人不欲和平而願戰爭的。但是與共黨談和，不但費了唇舌，空得廢紙一張。簡直把該張廢紙將爲束縛自已。中華民國吃虧於先，本可作爲殷鑑。基辛格先生並非無知。只是越南同胞，並非猶太人後裔，只求得到「和平使者」之「榮銜」。其餘不顧別人死滅，任由他們命定吧！從詐肚痛，不惜降貴紆尊，去到北平，今天又得到什麼效果呢？

基辛格先生現在依然僕僕風塵於中東之間，以謀求以阿之和平。這次的和平獎金，恐怕不容易得到了！原因以色列不是越南。她與基辛格先生有血統淵源。縱使不存偏袒之心，最低限度不能出賣。如果是南越、高棉

。甚至中華民國，基辛格先生就隨時可以迎合共黨的要求而出賣了！

在軍事而言，以色列會佔優勢。在人口及經濟而論，則阿拉伯國家雄厚得多。如果長期打消耗戰，以色列就不是阿拉伯集團的敵手。在公理而論，以色列所佔他人之領土，固然是由戰爭奪來。既要和談，當然要交還他人的土地。除非戰敗者甘願割地求和，否則就永無和平之日。所以基辛格先生寧可對越南、高棉的危局，緘口不言，也要奔馳於中東，以維護以色列的生存所寄。但是怎樣說服阿拉伯國家不索回領土而謀和呢？這點恐怕基辛格先生畢其終生之勞，亦無達到和平之日，想領第二次「和平獎金」不容易了？

雖然在阿拉伯集團中，有些國家接受共黨支持。但畢竟有人格和國格。既簽和約，就要遵守。試問沒有收回失土之前，怎能肯簽呢？共產黨人就不同。當年毛澤東龜縮延安，行將待斃。惟有接受改編，服從指揮，實行三民主義，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北越被炸到河內與海防之日，也非要與閣下簽訂「和約」不可。假如再多炸幾天，大可加上一條「北越永遠效忠美國、尼克遜總統萬歲」。黎德壽也會簽下去，遵守與否？又當別論。

向基辛格先生奉告一言，貴國與蘇俄所談「限制武器」談判，尚屬多餘，以詐病到北平舖路給尼克遜總統降格會晤毛周，也不過得了一張「上海公報」的廢紙。除了得失盟邦之外，有何益處呢？基辛格先生：請將與共黨談判的時間留為午睡，以益身心吧！

思華

欲蓋彌彰

再談崇基學生被扣留廣州洗腦事件

青冥

一九七五年三月出版的「中大學生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去你的所謂新聞自由」，在這篇文章裏，作者王常一首先告訴我們一個故事：「相信同學們還記得幾個星期前，香港一些右派報章大字標題的報導二十八名中大同學在大陸被扣留洗腦一事：事實究竟是怎麼樣呢？原來，一位留美回港交換生（崇基同學）聖誕期間，偕兩位朋友回內地旅行，在回港前，遺失了回港證……在國內工作人員的努力下，經過一段時間，終於尋回失去的回港證……」他跟着又說：「事情本來是很簡單明白的，但不知為什麼有些右派報章硬要把事情複雜化和擴大化，以至造謠、誣蔑……至此，不能不擲筆三嘆，嘆一句：這些人，用心何甚毒也？」我讀了王常一的大文，不禁也「嘆一句」：媚共英雄的說謊本領雖高，但他們卻把別人的智力看得太低了！

那位崇基學生果然是「遺失」了回港證麼？這個「理由」實在太「簡單」了！

更值得我們玩味的是：那三位「回國觀光」的人，都「一起」遺失了回港證。因此，他們都默不作聲地在大陸「逗留」了兩個月。

如果有些「造謠」的人不相信那三位「不謹慎」的朋友果真「遺失」回港證，或者希望看看他們新領到的回港證，那麼，媚共英雄大可以喝道：「蠢材，他們那裏有新的回港證，他們的回港證不是已經『由國內工作人員努力尋回』了嗎？」可惜，這些話只能欺騙蠢材。

王常一又說：「（右派報章）整天叫喊大陸遏制言論自由，香港有最充分的自由，但是在『二十八人事件』中，（這些報章）為什麼又表現得這麼不民主、不自由？……（為什麼）不許人家有澄清謠言的自由（？）……」我看了這段話，不禁愕然。王常一「口沫橫飛」地大罵右派報章「造謠」，卻說人家不許他「有澄清謠言的自由」，這是否「毛澤東思想」的「活學活用」？至於「（右派報章）整天叫喊大陸遏制言論自由」這句話，更是辭不達意，令人為王常一低劣的中文程度「擲筆三嘆」。「青冥」指責王常一造謠」，「毛整叫喊（即「指使」）王常一造謠」這兩句話，意思是絕不相同的啊！

筆者曾經在香港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那位「回國觀光」的崇基學生，其實是被迫留下來，在「廣州農民講習所」裏學習「社會主義初階」。回港後由於受到某方面的壓力，只向幾位密友訴苦卻不敢公開自己的遭遇。我說的是實話，但王常一卻罵我道：「為什說這個『青冥』還在閉着眼睛說瞎話呢？請問『青冥』究竟是何居心？」我從來沒有因懼怕惡勢力而閉上眼睛，但王常一卻為了媚共而捨棄良心「說瞎話」了。

小販攤區商戶臨倒閉

黑勢力霸位爭執混亂

市局應正視此問題從速解決

編輯先生：

奉上一函，有關通菜街小販認可區問題，如有可能，請賜予篇幅或轉有關當局，不勝感謝。

小販認可區實行了二十天，現所演變事實與當局之計劃，是背道而馳的，由於有勢力人馬有機可乘，在該區進行各種活動，霸佔攤位轉租小販，或直接間接接收受小販或商店金錢，才給予方便，否則在各方面給予小販或商店不必要麻煩，現在商店住戶及正當小販都蒙受無形的迫害，而得益者只是一小撮人馬，任由當局如何自圓其說，也是無可否定的事實。

混亂、爭執、阻塞、嘈鬧到幾時呢？現在商戶生意到倒閉邊緣，小販也在徬徨不可終日，再下去不難有打鬪、火警、乘機搶劫等情發生，住在該區一羣居民及商戶如何防避呢？

當局應從速解決這一嚴重問題，否則繼續演變到無可收拾時，後悔晚矣！ 通菜街一羣受難居民商戶謹上

總統逝世港僑悲痛
偉大人格永留人間

中華民國總統蔣公因病逝世，全港僑胞均表哀悼，港九新界各區的僑團、僑校、工團暨各界八百多個單位，一律下半旗三天致哀。本港各界及僑團，紛紛發出唁電，以哀悼國家元首不幸逝世。

總統蔣公於四月五日因心臟病突發，經救治後無效，於十一時五十分在台北官邸逝世，海外僑胞聞訊後均同表哀悼。

蔣總統一生爲國家民族奮鬬，領導革命，統一全國，抵禦外侮，挽救危亡，功勳彪炳，中外同欽。此次不幸病逝，不只是國家痛失英明之領導者，即自由世界亦將失去一偉大領袖。

港九八百多個團體，包括九龍總商會轄下全體商號公司，工團總會轄下各行各業工會組，僑校及教師會，天台學校聯合會屬下各天台學校，以及留學台灣各大學同學會，中央各軍事學校留港同學會，中大同學會，電影戲劇自由總會屬下各影業公司及從業員，調景嶺區居民代表，以及崇正總會，中國文化協會及各出版社，書局等。

珠海書院學生會立卽向校長及教務長報告，準備在該學生會出版的學生報，出版總統特輯，已獲准許。

中央社香港分社整日間，一共收到八百二十八個單位委託代發的哀唁電文，個人的未算在內。

香港各界人士震驚之餘，咸表哀悼。各僑團、僑校暨社會領袖們一致表示繼承總統遺志，效忠國家，實踐莊敬自強訓示，擁護自由祖國政府，完成第三國期民革命復興計劃，

張發奎將軍，獲悉蔣總統病逝消息後，極表哀悼。他說，蔣總統是我的老上司，一旦去世，我當然哀痛！張將軍念念不忘蔣總統遺訓「莊敬自強」，他希望全國人民能本著蔣總統遺訓去做，則國家定必能自強不息。

珠海書院文史研究院院長羅香林教授在哀傷中以沙啞語調說：閱報獲悉蔣總統病逝，內心感到非常哀痛，當堂暈過了一陣才甦醒過來。蔣總統逝世，是我國一大損失！全國國民及海外僑胞，對蔣總統豐功偉蹟，同表欽敬，今一溘逝，均感極大悲傷。嚴副總統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繼任爲總統，將會與蔣經國院長依據蔣總統已訂國策及堅苦克勤的精神去從事領導，使中華民國繼續在穩定中強大，達成反共復國的成功，使國運昌隆。

羅香林教授永忘不了蔣總統的偉大人格及精神。他說，我國北伐成功，以及八年對日艱苦抗戰勝利，是由於蔣總統偉大的人格及精神感召了全國人民，一致合力對外所獲得的成果。

羅香林教授說到這裏時，又不勝感傷的緬懷往事說：回憶起蔣總統繼承國父遺志，率仁義之師，揮軍北伐，雖以寡敵眾，然在全國各地人民歸心擁護下，馬到功成，統一中國，遂隨卽展開各項建設，造福國人，其後，蔣總統又領導全國軍民，抵抗日本侵略，在抗戰初期，情況異常艱苦，但由於蔣總統偉大的人格及堅定的精神，感召了全國人民，一致齊心合力對外，並獲得愛好自由和平的世界各國的同情和支持。二次大戰爆發，蔣總統聯合各友好國好一起對付侵畧，經八年艱苦奮鬬，卒獲對日抗戰勝利——這不單是我國的勝利，亦是全世界愛好和平自由者的勝利。而在這偉大的勝利中，蔣總統的偉大人格及精神感召，是使人永忘不了的。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上星期日，專程大埔，拜候林復生先生，所居林苑，富有花木之勝，同行者計有政論家李序東先生，詩人馮萬里，經濟學家陳上達，詩人曹文錫，秘書施華小姐及鄙人。

先赴佛教大光中學參觀，由校監釋慈祥大師接待，該校規模宏大，設備齊全，據慈祥大師云「昔年建校，林先生爲新界理民官，頗爲幫忙」，至今猶存感激之情云。

高韻賜、袁暘照，二位醫生，因病人住院，雖星期之天，亦須診視，因之未能前往，下午至林苑宴會，林先生之孫女林淑華，外孫女王曦曼二位小姐，均在求學，同到林苑。舉行詩歌誦朗，所誦之詩，即爲鄙人拙作。錄之如下：

㈠ 側帽江湖載酒行，臣心如水萬緣輕！空懷上將籌邊略。辜負中年愛國情。客邸猶堪書再讀，茅廬那許地重耕！南征北伐皆兒戲，落寞天涯一老兵。

㈡ 撫髀何堪鬢有斑，餘生此日尚粗頑。壺漿悵望黎元盡，劍戟銷聲鐵馬閑！浮海遺民傷故國，過江名上老台灣，南朝舊事君知否？幾見河山不戰還。

㈢ 攬轡澄清事已非，凭高無語立斜暉，人如健驥鹽車困，身待翔龍寺壁飛，復國雄心仍自信，投鞭壯志願多違，此生不愧夷齊節，磨劍南荒學採薇。

㈣ 閑寫黃花故國雄，題詩有恨賦焦桐，登樓愧對窗前月，覽稿羞存腕下風，十載著事愁悶裏，半生撫髀寂寥中，此身自笑成魚蠹，憤擲毛錐入太空。

二位小姐朗誦該四詩，在座諸人，屏息靜聽，所難者，當誦詩之時，誦者面部表情，須與詩中之意相合，而可表達其中情感。例如林淑華，讀到：「南朝舊事君知否」？面部表情作向人詰問之狀，下句：「幾見河山不戰還」，作喟然感嘆之聲。諸位詩人，在旁評判，讚賞不已。李序東先生給以九十六分，馮萬里先生給以九十五分。

王曦曼誦到，「浮海遺民傷故國」，其表情，雙淚盈睫，下句：「過江名上老台灣」，感慨萬端，聞者動容，余在首席靜聽，爲之擊節。

二位小姐，以粵語發音，字字淸楚，淸越而又響喨，如不明詩中之意，則無法作出表情，此爲家學淵源，教導有方之所致也。

朗誦既畢，酒宴繼開，林先生高年七十有八，健壯如中年，喜步行，每日晒太陽二小時，面色紅潤，談笑風生，並無老人狀態。且能即席和詩，林夫人治家有方，知吾輩詩人來訪，命其女公子自香港返回家中司廚，以表歡迎，所做之菜，好過酒樓，陪客計有大埔教育家馬老師，法律家黎熾昌先生，林府女婿王先生，鄙人粵語精通，不必翻譯，賓主盡歡，蔚爲盛事。

林復生先生又即席和詩，有序云。

董力行先生傑作之詩極多，茲謹步其第一首，原韻奉和，聊表歡迎之至意耳。

林復生

吾愛詩人董力行，得親雅教未緣輕，爲添席上吟哦樂，且表心間仰慕情，力挫奸邪張筆伐，勤修善德在耘耕。不才亦是天涯客，莫覷無名一小兵。

林先生神思朗澈，儒雅謙和。下筆成詩，不勞思索，壇主。

乙卯仲春壇主董力行先生高天賜醫師招飲於九龍杏花樓賦此以謝並請指正

梁莊

陽春烟景最宜人　雅集群賢泯主賓

詩酒唱酬擢杏熟　瓊筵暢叙祝花辰
敲吟不覺時將晚　餘興未闌月已新
末座忝陪叨盛餞　喜嘗佳釀飫山珍

乙卯仲春，董壇主招飲杏花樓，歸賦一律。

馮萬里

春仲承邀讌杏花　幽情暢敍世紛拏
宋公仁義空圖霸　黃虎兇殘慣挾邪
國拜西風江水下　上傷東上祲氛遮
驅馳千里蠶叢路　深嘆王良不御驊

翻閱像簿偶感

台北　戴文復

故國湖山盡刼灰　夢中猶記好樓台
蓼莪長念親恩永　涕淚懸將畫本開
亂世人情多洪涊　餘生師友半摧頹
幀幀影事關興廢　歎逝哀存百感來

漫感

前人

㈠
暖日烘窗午睡餘　眼前憂樂自乘除
蓬萊水淺三杯醉　廣武山高一笑舒
申伍當時同覆戴　楚凡未定孰淪胥
愁予年年衰老近　慰語還是是讀書

㈡
廿年家國飄零愁　鞭絲帽影正未休
人世偶因天作孽　此生已暫雪華頭
艱難在昔同妻子　雅詠高樓愧言儔
欲向錢塘問前事　墓草荒荒淚盈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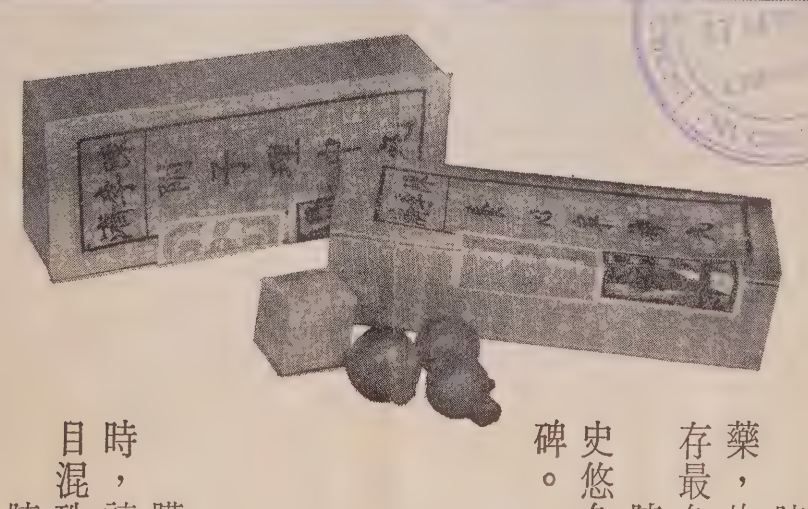
乙卯清明祭紉詩姊次念因兄韻

梁景堯女士

每到清明感慨深　柳嬌花媚懶相尋
同遊樂事難重現　結義前言贈苦吟
芳草多情縈墓道　海棠依舊護春陰
最憐元稹怎排遣　歲歲悲懷自寫心

民國以來，廣東第一女才人即爲已故蔡夫人張紉詩女士，詩文、書法、繪事，均爲一流，劉太太梁景堯女士，步蔡先生之韻是爲佳作，壇主評語。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 雜誌 週刊

（總第三九〇期 新93）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九〇期(新93)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九〇期(新93)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四月十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偉大總統蔣公永垂不朽

我中華民國的偉大總統蔣公四月五日午夜崩殂後，舉世震悼，薄海同悲。本來，中共長期以來千方百計從各方面進行統戰與叫囂，妄圖貶低故總統蔣公的崇高人格，愛國愛民的情懷和由他一手制訂的堅持反共復國決策，以及台灣省政治的清明與經濟的進步，並閉着眼睛，無恥地對我中華民國當局，台灣省人民及海外愛國僑胞極盡其歪曲事實和誣衊攻擊之能事，然事實證明，蒼蠅的翅膀遮不住太陽的光輝，它長期以來所打的鬼主義完全是妄費心機。如果不是邪不侵正，中共自知無能爲力，它必乘總統蔣公逝世全國同胞哀傷的機會，連續進行無恥的狂吠。然時至本篇評論截稿止，只見北平「新華社」發表一篇有氣無力的所謂「述評」。在「述評」中簡單地報導了總統蔣公逝世，嚴副總統依法宣誓繼任總統，接着對蔣公革命歷史作了不少令人齒冷的歪曲和譭謗。更可笑的是在「述評」中於談到蔣公溘逝後居然胡說：「有着愛國光榮傳統的台灣省人民，必將進一步爲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統一而展開鬪爭。懷着愛國心的蔣幫軍政人員也將更加認清形勢，積極爲實現解放台灣，統一祖國作出貢獻」。

中共「新華社」這個「述評」，只是舊公文中所說的「等因奉此」，毫無新鮮內容。不但不會發生作用，令人看了反倒覺得噁心。所以香港的幾家尾巴報，連日來無不噤若寒蟬，對總統蔣公逝世治喪和國內國際強烈反應，一致頌揚痛悼此位一代巨人的消息隻字不提。中共常顛倒黑白地宣傳，台灣同胞一直陷於飢餓水火之中，並對中華民國當局恨之入骨。眞是如此嗎？且看四月六日合眾社發自台北的電訊：「有超過一萬名的人民，於今早前往郊區蔣總統停靈的地方，向這位逝世的國家領導人致他們最後的敬意。合眾國際社攝影記者實地報導說：有很多人在雨中跪下，堵塞了大花園內的通道，另有很多人放聲痛哭」。復據四月十日中央社電訊稱：「故總統蔣公治喪會辦事處說：今天前往國父紀念館瞻仰蔣公遺容的民眾，在二十六萬人以上」。九、十兩日達到五十七萬多人。此外，旅居世界各地僑團僑胞，紛紛組織代表團或派代表回國奔弔總統之喪。許多國家元首，政要和各界著名人士，有的派團前往台北參加蔣公喪禮，有的發表極其中肯而誠摯地悼念蔣公之詞，無不認爲蔣公逝世是人類的一大損失。這說明：中共長期進行的混淆是非的宣傳已澈底破產，足證公道自在人心，一代偉人並不是一小撮無恥棍徒造謠就可以掩蓋其萬丈光芒的。

總統蔣公不幸崩殂，不但是我國人的沉重損失，也是自由世界不可彌補的損失，不但所有的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感到深切的哀慟，並且在世界各國亦引致了深切而普遍的悼念。連日來，從國內和世界各地不斷傳來的對蔣公的悼念和哀傷，說明了總統蔣公在中國及世界歷史上的不朽地位。當蔣公逝世的不幸消息傳出後，世界各國一致稱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人類的卓越貢獻，並讚揚蔣公領導全國軍民，由抗日而反赤剿共對國家民族所樹立的政治信念楷模和正義必勝的信心。大韓民國總統朴正熙指出：蔣總統之遺愛，將永存於韓國乃至全世界各民族人民之內心，而蔣總統領導國家，備極憂患，精神尤使人感佩。

日本所有民主政治家，一致承認蔣總統是日本復興的大恩人，美國總統福特在他的聲明中說：蔣總統是一位堅定、正直、大勇和具有深刻的政治信念的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主要盟國領袖的碩果僅存者，各種職業和世界各地的人們，會記得他的崇高和對他所信仰的主義之獻身。

今日世界，由美國尼克遜、基辛格之流帶了個壞頭，日本的田中、大平等也緊緊跟了上去。可以說，在美日這兩個國家中什麼信用、道義等等，不能說沒有，但有也不多。但在他們對總統蔣公的悼念中，還是說了不少良心話。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衞藤瀋吉，以一個日本官方文化方面訪問北平代表團秘書長身份，於四月六日在北平對「時事通訊社」記者說：蔣公「由國民革命、抗日戰爭，成爲國民英雄，是愛國者」。本來，經常到大陸訪問的外國人，多數屬於投機分子，用廣東的一句俗語說：純屬「茶瓜送飯好人有限」。然這種人居然也在「不利」的環境下說出了良心話，無他，這都是蔣公對國家對自由的貢獻，不容抹煞，也無法抹煞，更不容別有用心者胡說八道所致。

最混帳的要屬美國務卿基辛格，他在致沈外長的電文中只提總統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功勛，其他均予「省畧」。如以基辛格與衞藤瀋吉相比，後者的立場雖屬「中立」，然他在北平對蔣公的看法，還不失爲一個學者。而基辛格以及美國民主黨的一些政客，即充份顯示出投機、短視，甚至是無知與無恥。他們屈服於中共虛假的「強大」，而對正義和眞理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我們應決心遵照總統蔣公的遺囑，以及復國爲職志，不獲勝利絕不罷休。但也應正視美國某些無恥政客和短視議員的動態。應嚴肅告訴這批壞蛋：總統蔣公遺囑就是我國朝野奮鬪的目標，無論是誰干擾我們的救國救民的正義行動，就是我們的敵人。

總統蔣公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我中華民國早經建立憲政體制，國策已久經確定。現任總統嚴家淦和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必能上體蔣公遺志，下順國人輿情，定可刻苦砥礪，國威日張。總統蔣公在遺囑中指出以「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爲畢生志事，此亦正爲國人所應共同拳拳服膺的奮鬪目標。

蔣公勉我朝野「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願我朝野都能身體力行，努力實踐，以上慰蔣公在天之靈，下拯陷於水深火熱中的大陸同胞。

偉大的總統蔣公永垂不朽！他偉大遺志將指引我們堅持努力前進！

中華民國已成反共堡壘

我們要貫徹蔣公反共精神

萬人傑

故總統蔣公以心臟病崩殂，舉世同哀。蔣公經二十五年來努力建設，已將台灣建成亞洲反共堡壘。有中華民國的存在，中共的擴展受到壓制，我們今天能在港澳苟安，也全憑中華民國照住。反共大業未竟，蔣公逝世，誠屬可憾，但我們海內外同胞應化悲痛爲力量，貫徹蔣公反共精神，達成他反攻大陸的遺志，解大陸同胞於倒懸。

中華民國・毛共尅星

蔣總統五日晚上十一點五十分以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八十七歲，對自由世界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對我們反共來說，是失去一個精神上的領袖。

蔣總統畢生致力革命事業，今天，他領導的中華民國，成爲亞洲反共堡壘，有中華民國的存在，使共黨的擴展受到抑制。一方面害怕中蘇邊境戰事爆發；一方面顧慮到國軍的反攻大陸。在雙重牽制下，中共只能嗾使馬仔進行侵略戰爭，本身不敢如韓戰時期那樣了直接介入了。

如果不是有中華民國的牽制，東南亞甚至整個亞洲的赤化，可能早已實現。如果沒有中華民國的存在，我們苟安於香港的四百萬同胞，也早就要拿糧票去吃飯。因此，中華民國的存在，就是我們今天仍然能過着自由生活的原因。最近因澳門事件，中共已間接表示意見，在台灣未解決前，港澳現狀不會改變，便正好說明上面的說法是正確。今天我們還能吃一口安樂茶飯，也因爲得到中華民國存在之賜，要繼續在這裏過自由生活，必須中華民國繼續存在。

蔣總統已八十七歲高齡，自一九七二年的健康變化後，已在半退休狀態，日常政務，由行政院長蔣經國經常報告，除了重大決策，很少過問。中華民國的一切事務，都已上了軌道，他的去世，對台灣的現狀，不可能有所影响，一切仍舊如常進行。只不過因爲他的去世，不免使我感受到一顆巨星隕落的沉痛。

外國人對中華民國常有一種不正確的觀念，這種觀念影响到海外的中國人，他們常常把反共說成蔣總統一個人的事，蔣總統一旦去世，反共政策就會揚棄，反共集團就會土崩瓦解，這種念頭大錯特錯。

反共人士的反共，並不爲了蔣總統而反，是爲了本身而反，是爲了反極權而反，他的去世，並不影响我們反共，只會更加強決心。

保存遺體・供人瞻仰

有位女讀者打電話給老萬，說的是國語，泣不成聲，說了好久，老萬才聽懂她的話。

她希望老萬能跟台北通一次電話，向他們建議，蔣總統的遺體，不可照老方法處理——意思是火葬或土葬，必須用化學方法（防腐），保存他的眞身，以備國人可以永遠瞻仰遺容。

這是一個很好的提議，可是老萬沒什麼門徑向台北當局提出，只好借「萬人雜誌」一角，反映一些愛戴蔣總統的僑胞們的意願。

蔣總統是一代巨人，是反共的精神領袖，他的死，無疑是自由世界一大損失，海內外的中國人，同聲哀悼。雖然此間左派報紙，把他描述爲「人民的公敵」，可是在香港的中國人，很清楚誰是眞正的人民公敵。

否則不會有哭哭啼啼的讀者打電話給老萬，否則不會有那麼多僑團參加追悼。其實，我們今天能好好生活在香港，也是這位「公敵」的功勞。如果不是有他領導的中華民國存在，如果不是有這位反共的精神領袖，太平山上早已遍插紅旗。

喜歡過共產主義社會生活的，大可回歸大陸祖國，分享「幸福生活」。在香港來鼓吹共產主義，希望有一天香港變成共產化，實在不合時宜，這只演給左派頭頭看的，如果把這些人都送回「祖國」，他們一百個不依，一千個不依。

香港多的是這種人，其實他們笑罵蔣總統爲「人民公敵」，私心裏邊喜歡這位「公敵」，因爲沒有這位「公敵」，他們那有機會在香港過聲色犬馬、四重彩、六環彩的多采多姿的生活！

蔣總統確是一個高瞻遠矚的偉人，譬之天外一沙鷗，飛得越高，看得越遠。今天，如果沒有堅強反共的中華民國存在，大陸七八億同胞的日子更過

日本教授·出言惹禍

中共外交友好協會理事孫平化指責一個由日本的大學教授及文化工作者組成的學術文化代表團的秘書長東京大學教授衛藤瀋吉「對中國人民不友好」。

因為衛藤瀋吉四月六日於聞悉蔣總統逝世消息後，在北平接受日本時事通訊社記者的訪問，表示他的感想，稱讚蔣總統是一位「愛國者」，並說：「蔣總統領導國民革命與抗日戰爭，成為中國國民的心目中的英雄。」

這些話，自然十分不對中共胃口，孫平化立刻對他指責，是理所必然。不過，衛藤瀋吉的話實際並沒多大政治意義，無非表示他個人對蔣總統的觀感。但如果用政治眼光看他，衛藤瀋吉讚揚中共的敵人，等如對中共不友好了。

這年頭，在共區裏，不但中國人不能說良心話，外國人甚至是被人尊重的學者，說眞實話也會惹來許多麻煩。大陸共區之沒有言論自由，於此可見一斑。

衛藤瀋吉教授這麼說，不是代表日本某一個政黨來表揚蔣總統的功績，只是根據蔣總統過去的所作所為，下一個結論，判定他的忠奸正邪，他說這話的時候，根本沒考慮到會開罪中共。

其實，一個人生平所作所為，在人們心中自有公平的定論，不是一些歪曲的宣傳可以改變。中共說蔣總統是「人民的公敵」，在大陸中共統治下的八億人民，只有極少一撮人會相信，身歷八年對日抗戰的人都知道，在那一場對抗外國侵略的戰爭中，如果不是有蔣總統領導，我們恐怕都已成為日本人的奴隸，而中國也成為日本的附屬國了。

北伐和領導抗戰確是蔣總統畢生不朽的勳業，決不是共黨叫他「公敵」就可抹煞。

在台灣、在香港，人們絡繹不絕地到靈堂向總統致敬，這些人都是中國的「人民」，他們這麼熱心去向蔣總統致敬，難道都是具有基督精神——我愛我的敵人麼？

保住台灣·即是自保

蔣總統逝世後，海外同胞最關心的是美國表現的態度，是否會因蔣總統逝世而鬆懈了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人們都注意台北美國大使館發表美總統福特的談話內容。

福特總統說：「蔣總統是一位堅定廉正的大勇者，有堅強政治信念。這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領袖威嚴和他為所信仰的主義獻身的精神，受到世界各地人民銘記心中。」

不過，台北人士認為福特的話說得太過空洞，他們對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的談話，則認為積極而肯定，表示歡迎。安克志大使說：「我國——中華民國的老朋友，盼望繼續發展我們密切的關係，不忘我們對一個持久的朋友和盟邦所作的承諾。」

美國總統和美國大使的談話，足以代表了目前美國執政者的意見。不錯，福特的談話較為空洞，安克志大使不但說中華民國是朋友，還視為盟邦，這使許多對美國今後的態度有所懷疑的人，有如吞下一顆定心丸。

其實，如果大家肯想深一層，絕不會為這事扰心，須知美國之支持中華民國，並非為了保住，更重要的是為了本身的安全。

南韓、日本、台灣，在地理上是關島的前衛，而關島則為夏威夷的前衛。美國為保衛關島、夏威夷而至美洲大陸的本土，台、日、韓是不可以落入共軍控制下的，所以台灣的保持為一個自由地區，實則是美國為其自身着想，美國新的防衛觀念，認為東南亞地區可以盡落共黨，也不構成對美國的威脅，但台、日、韓的失落，便是美國的災難。

有此因素，所以我們不必耽心「美國對台態度」，美國與中華民國間簽訂防衛協定，即使中華民國要廢止，美國也必須多方考慮而不會輕易接納，主動廢止，更是把籓籬盡撤，為了本身安全，美國會這樣愚蠢嗎？

大都下半旗？」他們的疑問是：蔣總統剛逝世，左派下半旗，難道他們也對這位堅強的反共鬪士致敬？可是他們一直在破口大罵，把總統罵為「人民公敵」，斷不會對總統之死下半旗致哀。那麼，左派的下半旗又是為了什麼呢？

經過深入了解後，據說他們是為了董必武之死而下半旗，雖然比蔣總統還要老的這名中共「國家元首」在中共政壇中不過是一個杉木靈牌，無多作用，但既是「元首」地位，也該給予表面上的尊重。本港左派的下半旗，無非是這原因。

不過，有位讀者認為：我知道左派是哀悼老董而下半旗，可是，老董已死了幾天（四月二日），為什麼當天不下半旗，今天才下？

這位讀者說這話的意思，可能認為香港的左仔「形左實右」，借董必武之死為題目，下半旗是向蔣總統致敬。

這說法我不敢苟同，但如果在大陸，人們聽到蔣總統去世的消息，借機會當做哀悼董必武而實是向蔣總統致敬，卻是大有可能的事。

誰都知道，大陸民間對蔣總統有很大的懷念，他們過的非人生活，在痛苦之餘，都期望有一天國軍反攻大陸，推翻殘民以逞的毛澤東政權。他們聽到蔣總統逝世的消息，自難免有所失望。

最可笑是中環一條街道，一邊是左派機構，五星旗下半旗，另一邊是掛着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也是下半旗，使人看起來，好像是國共「合作」的表現，他們的下半旗，都為了蔣總統之死。因為，蔣總統崩殂，人人都知道；董必武之死，許多人還不曉得，五星旗也下半旗，就容易使人產生誤解。

新聞以外

大陸同胞·懷念蔣公

總統崩殂翌日，從早上到午後，接受無數讀者

金邊險象環生，南越失土敗退，揣其原因，實對美國依賴過甚，而美國則出賣盟友，見死不救；相反，中蘇共對越共棉共之援助，源源不斷，有增無減。

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七日越南停戰協定的簽訂，主要是由於美國師老無功、犧牲過大、不勝負擔，急於謀和；而北越長期作戰，內外交困，也亟欲獲喘息機會，以便休養生息，徐圖再舉，初無和平之可言。何況協定本身只規定美軍撤出越南而未規定北越部隊退出越南的條欵，早爲北越提供重燃戰火的依據，種下越戰再起的禍根。

越共顚覆越南的鐵證

根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湄公河三角洲鵝貢省爲越南政府所鹵獲之南越中央局第八號訓令，強調共黨戰畧中「革命暴力」所扮演的角色，並要求「各級指揮部」實施軍事行動，以「殺戮暴君」，摧毀南越政府在鄉村的立足點，爭取控制民衆，俾爭取武力優勢對共黨進攻更爲有利。

較第八號訓令作更詳盡指示的有越共平定省區決議案，此一決議案原爲一九七四年初秋頒發，乃越共重要計劃文件，文中河內當局對越共的指導方針表露無遺。決議案要求越共在一九七五年對南越政府之綏靖計劃發動大規模攻勢，斷言若能成功卽可導致南越政府的瓦解，並根據共黨所提出的條件，進行解決。決議案要部隊遵循下列三種途徑以完成任務：㈠在農村地區發動攻擊與掀起叛亂高潮；㈡協同主力攻擊殲滅敵軍，解放各地；㈢加強城鎭內的政治運動，造成嚴重政治危機。文件中要求軍事與政治行動之間需要協調，使政府軍分散，共軍得以集中全力攻掠人口衆多的地區，消滅政府軍。並要求加強外交壓力以補助軍事行動。認定戰爭乃是赤化越南的不二法門。

文件指出：「吾人切不可自欺，以爲可與阮文紹集團進行和談和妥協，吾人必須堅決對美帝新殖民主義進行鬬爭，將其擊敗，同時進行階級鬬爭，以推翻阮文紹集團，然後方能達成全國和衷共濟。因此，吾人別無選擇餘地，唯有使用武力，發動戰爭，贏得戰爭，俾使革命得以推行……敵軍和敵方政府必須予以毁滅，由人民執政，凡我袍澤對此概念必須充份了解，方不致受騙，縱或未來又有會議或簽訂其他協定。」

決議案又將美國國內情況與其對南越之影響加以說明，以激勵士氣稱：「美國經濟危機、美援減少、尼克遜辭職使傀儡政權及其部隊大受影響……南越因戰費龐大、經濟危機日趨嚴重。美援之減少刺激物價上漲，影響社會福利，引起失業與犯罪問題」。此兩文件充份顯示北越與

中共與越戰

北越的武力統一政策也出自中共的嗾使。中共一貫要以東南亞爲主戰場，驅逐美國勢力於東南亞之外。此次北越發動大規模攻勢更獲得中共的強有力支持，今年二月底中共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率領軍事代表團訪問河內足可證明。此一軍事代表團成員包括陸、空、作戰、軍訓、外事、後勤裝備、軍事科學高級共幹以及與北越相毗連的廣州軍區和昆明軍區的副參謀長，可見此一代表團的使命非比尋常。

中共軍事代表團於二月廿八日上午離開北平，當天飛抵河內，北越副總參謀長黃文泰等在機場歡迎。當晚北越國防部舉行招待會歡迎中共代表團，北越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武元甲、副總參謀長黃文泰等北越高級幹部均出席與會；會前武元甲接見中共代表團全體成員。招待會中黃文泰和楊勇代表雙方講話。三月一日北越「人民軍隊報」發表社論歡迎中共軍事代表團。其後展開一連串訪問活動和軍事會談。三月十日北越國防部隆重舉行集會，歡迎中共軍事代表團。北越副總參謀長黃文泰出席與會，黃文泰和楊勇分別講話，據「新華社」報導說：「共同讚揚越中兩國人民和軍隊之間的偉大友誼和戰鬬團結」。十一日和十二日，中共代表團訪問北越高砲部隊、河內市光中機器廠民兵自衛隊、軍事博物館等處。十三日中共代表團舉行惜別宴會，符浩、楊勇和黃文泰先後祝酒，共祝「兩國人民和軍隊之間兄弟般的友誼日益鞏固和發展」。十四日，中共軍事代表團離開河內返回大陸，十七日上午回到北平。

據有關單位獲悉：中共軍事代表團在北越逗留達半月之久，曾到南北越交界處之北越南侵基地洞海以南之邊界視察北越軍事物資由長山公路運往南越的情形。雙方並舉行多次會議，其內容如下：

㈠中共協助北越在一九七五年度的軍事援助條欵下成立兩個「農建師」與一個「工建師」（仿照大陸生產建設兵團組織）全面擴展生產業務及軍事訓練兩大目標。

㈡中共協助北越各部隊改善生產作業及加強生產經驗的交流措施，並由共軍方面加派指導人員提供實驗及實習作業。

㈢由中共繼續提供北越對南越、柬埔寨境內滲透部隊之後勤支援與武器器材修護問題之改善。

㈣增加在南越與柬境之北越地面部隊、防空裝備，以提高空防力量。

㈤協助北越空軍的空勤與地勤修護訓練。

㈥商討有關軍事物資透過北越地區，支援柬境內高棉共黨部隊供應問題。

北越方面係由副總參謀長黃文泰與中共代表團主持會談。此次會談之後，北越將在本年度派遣同性質的軍事代表團前往北平從事訪問及簽訂協定。

中共軍事代表團訪問北越之時機，適在越、棉共黨部隊展開大規模攻勢之際，其意義尤爲重大，其進一步[illegible]

中央高地西半部。北部地區廣治地區的失陷，順化的被毀，使越南政府只能掌握沿海及湄公河三角洲的城鎮區域。在此種不利情勢下，南越共黨首領阮友壽藉紀念越南「全國反美日」二十五週年，於三月十九日發表號召書，號召越南南方軍民制止美國干涉，打倒阮文紹政府。

號召書說：「美國儘管被迫簽署了巴黎協定，但仍然不肯放棄把新殖民主義強加於越南南方人民的野心。兩年來，在美國的支持和鼓勵下，阮文紹集團明目張膽地破壞巴黎協定，繼續戰爭，對我們人民犯下了無數罪行」。又說：「沒有任何勢力、任何手段可以阻擋全力以赴地爲人民而鬪爭的人民解放武裝力量前進」。「越南人民現在更加淸楚地看到美帝國主義是造成目前越南南方極其嚴重局勢的罪魁。只要美國沒有放棄通過走狗集團來統治越南南方的陰謀，只要阮文紹及其一夥沒有被打倒，越南南方就仍然有轟炸、流血、貧困和痛苦。因此，城市人民堅決同全體越南南方人民一道，大力促進鬪爭，要求美國停止對南方的捲入和對南方事務的干涉，打倒阮文紹及其一夥，在西貢成立一個贊成和平與民族和睦，嚴格履行巴黎協定的政權。」號召書最後威脅說：「如果美國政府不肯吸取二十五年來美國在越南的失敗教訓，繼續重蹈其歷屆政府的覆轍，就只能招致更爲慘重的失敗」。

此一號召書充份顯示南越共黨爲配合北越部隊的進攻，對美恫嚇，以阻撓美國對越南政府的軍經援助，對越南軍民則施展挑撥離間的陰謀，以打擊越南政府。

中共重申支持棉共叛亂

越南局勢的突然惡化更促使危機四伏的高棉局勢益爲危殆。中共連日不斷發出報導，猛烈抨擊龍諾政府，並揚言美國援助已無法挽救高棉政府的命運，以打擊高棉的民心士氣。三月十四日，棉共的柬埔寨通訊社發表文章，號召高棉軍民舉行「起義」，推翻龍諾政府。文章說：「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裝力量正在進攻金邊和敵人暫時控制的一些省會。人民武裝力量的攻勢極其強大，是不可阻擋的。賣國賊殘存的軍隊正在瓦解，並且不久必將徹底崩潰」。「因此，對於金邊和敵人暫時控制的一切省會的各階層人民來說，立即結束他們所受的災難、痛苦和爭取光明前途的唯一道路，就是結團一致，同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裝力量相配合，舉行起義，推翻金邊的法西斯政權以及龍諾、施里瑪達、山玉成、鄭興、英丹、隆波烈、索斯丹尼、費爾南德這七個賣國賊頭目，以便在把美帝國主義侵畧者從敵人還控制的百分之三的柬埔寨國土上趕出去，以便在不久的將來澈底地和最終地解放金邊和全國。」

三月十八日，施漢諾在其被推翻的五週年發表聲明，重申他是「柬埔寨唯一合法的國家元首」。「我宣誓，同柬埔寨人民一起並在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

之關係

項楚

裝力量」成立五週年，致電施漢諾和賓努表示「中柬兩國人民是親密的戰友和兄弟。我們從來都把支援柬埔寨人民的正義鬪爭當作是自己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將一如既往，堅決支援柬埔寨人民把救國正義鬪爭進行到底。同時，中共「新華社」發表題爲「人民戰爭威力無窮」的記者述評，宣揚棉共叛亂戰爭的勝利。廿三日，「人民日報」又發表題爲「柬埔寨人民勝利前進的五年」的社論，聲稱：「我們把柬埔寨人民的勝利當作自己的勝利。特別是最近五年來，我們之間的團結和友誼有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重申：「中國人民將一如既往，堅決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義鬪爭，直到取得澈底勝利。」

廿二日晚，棉共駐中共大使舉行盛大招待會，慶祝柬「民族統一陣線」和「民族解放人民武裝力量」成立五週年。施漢諾、賓努、鄧小平、紀登奎、李井泉、喬冠華等均出席與會。棉共駐北平大使篤坎敦、喬冠華、施漢諾先後講話。施漢諾仍強調決不與龍諾政府談判、妥協或組成聯合政府。喬冠華則重申「堅決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義鬪爭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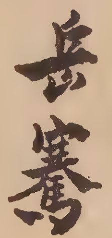
中蘇共互爭棉共

此次棉共和越共的旱季攻勢遠較預料爲烈。時至今日，金邊已險象環生，越南更失地敗退，揣其原因，實對美國依賴過甚，一旦美援不繼，民心士氣遭受打擊，政府信心全失。反之，北越和越共則取得源源不斷的毛、俄援助，有增無減。試以一九七五年度作比較，北越和越共取得毛、俄援助，估計爲十五億七千萬美元，而同一年度南越取得美援只有十二億八千萬元，相差達三億美元之巨。

高、越局勢惡化，泰國首受影響，泰、棉毗連，一旦高棉變色，泰國首當其衝，泰國共黨叛亂力量固受到最大鼓舞，而作爲棉共後台的中共將予泰以直接威脅。最近泰國政府一則要求美軍限期撤退，再則要求美國停止在泰對棉空運軍事物資，均反映泰國的不安。

棉、越情勢惡化，將促使毛、美、俄矛盾益爲深刻。對美言，如果棉、越變色，其影響所及不僅限於中南半島一隅，而將波及整個世界。美國如果不甘心節節退讓，爲對抗繼續向外擴張的強大共黨勢力，必須謀求對策加以阻遏，因此毛美、美俄關係難以緩和。由於高、越局勢惡化，也使毛、俄鬪爭更爲激烈。施漢諾固爲中共所一手扶植，但棉共政權一旦得勢，勢必爭取包括蘇聯在內的多方援助。蘇爲離間毛、棉共關係，必樂於與棉共政府接近。最近蘇聯「新時代」雜誌發表題爲「柬埔寨愛國者走向勝利之路」的文章，一變舊態，對棉共政權大肆讚揚，表示支持，足以顯示蘇聯已有意與棉共政權勾搭，爲今後對中共鬪爭預作部署。

永恒的太陽



蔣公遺囑明白昭示「而中正之精神，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因此，筆者深深體會到一點，「太陽是不落的」。住在地球上的人類，每日都或多或少有一個時期看不見太陽，俗說「太陽下山了」，但太陽下山並不是太陽已消失，相反地，人們仍然靠太陽的蔭庇而生活。

以太陽下山形容蔣公崩殂，再貼切也沒有了，蔣公畢生貢獻於國家，北伐統一了全國，剿共消除了中原地區的共患，抗戰擊敗五百年大敵的日本，戡亂雖未竟全功，卻保存了台澎金馬的基地，維護了中華文化，更重要的是保衛了東南亞地區的自由，使無蔣公在台澎金馬阻止了國際共產黨的南侵，今日東南亞那還有一寸乾淨土。

太陽在上空時，固然光芒萬丈，但太陽下山之後，他的熱量仍然供給宇宙生靈以生存所必需。同樣情形，我們中國人在現在，將來，很久很久時間永隨靠了蔣公庇蔭，建立起強大、富裕、民主的國家。

試想如非蔣公領導北伐，統一全國，則今日中國必然遭列強分割，成爲一九四六年以前之印度，如果不是蔣公領導抗戰，打敗日本，中國必成爲一九四五年以前之韓國，如果不是蔣公本其堅忍不拔之毅力，高瞻遠矚之眼光，當大陸爲內奸外寇吞噬時，毅然率忠義軍民東渡，保有台澎基地，今日不僅全部中國人均遭奴役，卽整個東南亞也將關入鐵幕，這等於太陽以光輝造出萬物，萬物在太陽下山後仍然沐其餘恩得以生存。

年輕將軍・辛勞元首

故總統蔣公以命世之才，當艱難之會，一生盡瘁國家垂六十年，其一生功業固無與倫比，一生遭際亦爲二千年來當政者所無。

蔣公辛亥年武昌起義後，由日本趕回上海，奉滬軍都督陳其美之命，進攻浙江、杭州後組織敢死隊進攻巡撫衙門，蔣公親任指揮，上海各報大字標題浙江民軍總指揮蔣介石，是時蔣公只有廿五歲。

民國十五年，蔣公受任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九日在廣州誓師北伐，是年只有四十歲，若以實足年齡計，尚不足三十九歲，是唐太宗之後，一千年中最年輕的統帥，而北伐成功之速，在歷史也是空前的。

蔣公又是中國歷史上最老的元首，三代以後，在位帝王壽過八十者四人，梁武帝（八十六），宋高宗（八十一），元世祖（八十），清高宗（八十九）。但清高宗於乾隆六十年禪位嘉慶帝，以後四年乃太上皇，非皇帝，故乾隆帝在位年齡只有八十五歲，較梁武帝尚少一年，蔣公在位崩殂時八十九歲，長於梁武帝三歲，是爲中國在位最老之元首。

蔣公且是歷史上享壽最高的元首，乾隆帝與蔣公同歲，皆是八十九歲，但乾隆帝實際壽數爲八十七歲四個月又二十天，蔣公在世壽數爲八十七歲五個月又十天（均以陰曆計算），較乾隆帝壽數多二十天。

但蔣公也是中國歷史上最辛勞的政治家，歷代創業皇帝在統一天下之後，總有一段太平時期，只有蔣公不同，自從民國十五年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實際擔當國政以來，五十年中從無安逸之日，北伐民國十七年完成，十八年發生馮玉祥攜貳，十九年暴發中原大戰，內戰剛平，民國二十年又發生九一八事變，二十一年有上海一二八之戰，以後歷長城戰役，至盧溝橋事變，外患無一日停止，而內部共黨稱兵作亂，既要安內，又要攘外，既要軍事作戰，又要政治作戰以對付四面八方之攻擊，其辛苦可想而知。以後八年抗戰，艱苦支持，終獲勝利，而俄毛合而謀我，神州陸沉，政府退守台灣，面對更強大的敵人，奮鬪二十五年始奠下不可拔之根基。

在歷史上在位超過五十年的帝王有漢武帝、清聖祖、清高宗，三帝皆英主，但三帝一生所歷之艱苦，亦不能與蔣公相比。蔣公之辛勞無人可比，眞正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於這樣一位畢生精力貢獻於國家的偉人，國民何以報之。

高瞻遠矚・神機獨運

蔣公眼光之遠大，對問題看得透澈，當代無人可比。

當七七事變發生後，蔣公一次把陳誠、熊式輝兩人召到官邸，吩咐兩人由南京到上海，沿鐵路，沿公路，實地步行走一趟，觀察如果大戰發生，日軍由上海向南京進攻時，沿途能否予以阻止。陳、熊二人實地考察後，回南京復命，蔣公先問熊式輝，熊式輝是看的公路線，當卽說明依目前的工事，斷不能阻止日軍進攻，所以戰爭最好不要波及到京滬，如果上海失守，南京也一定守不住。

蔣公點點頭，轉過來問陳誠。

陳誠說道：「這一仗打不打，應由委員長決定，至於怎樣打，是我們的事，此時也很難說得太固定。」

蔣公當時向兩人說：「京滬之間，不能抵抗敵人進攻，我也知道，但是，爲什麼要在上海打仗，牽涉到整個戰略問題，日本軍人熟讀中國兵書，精研中國戰史，目前最値得擔心的是日本人襲忽必烈亡宋之策，撇下東南不攻，由河北入山西，渡河入陝西，由漢中入四川，攻掠雲貴，再由兩廣來一次大的包抄，我政府進不能攻，退無可守，就非亡國不可了，目前只要日軍攻上海，必然要將北方兵力移於南方，此後就變成溯江而上，幾時能攻到重慶，日本的國力不易支持長期戰爭，我國地大人多，正可以空間換時間，打到最後，日本必敗。」

這一段話，筆者親聞於胡璉上將，胡將軍親聞之於陳誠，是絕對眞確的史實。從有歷史以來，「隆中對策」之外，從未有蔣公對陳、熊二人所說的這段話，對以後局勢算得再準的了。

此一段歷史，還有一項旁證，數年前筆者一次晤及張向華（發奎）將軍，張向公當時是淞滬地區右翼指揮官——談到「八一三」戰爭發生經過，張向公笑着說：「這一次戰爭是我們自己挑起的，兩個日本兵是我軍先開槍打死的。」

筆者當時頗爲愕然，因爲就當時形勢而言，蘆溝橋戰事已發生，我軍集中全力在華北與敵人決戰才是，爲什麼要在上海另闢戰場，分散兵力，以後聽到胡將軍的話才恍然大悟。

人人皆知蔣公領導八年抗戰，歷盡艱苦，國事幾瀕於危，不知在戰爭開始時，蔣公對敵我形勢已成竹在胸，以後發展盡如預料，日軍非不能戰，但始終在蔣公佈好的陣式中作戰，安得不敗。

澤及蒼生．光被八表

中國抗戰開始，蔣公即下定決心收復甲午戰爭以來被日本侵佔的領土，同時也要扶助朝鮮獨立。原來在中國境內秘密活動的朝鮮志士，出面組成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外交部長趙素昂，光復軍總司令李青天，另一部份朝鮮志士則在中國部隊工作，擔任軍事教官，如韓國獨立後兩位駐華大使李範奭，金弘一都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以後未能回韓國執政，金九主席且被刺死，但這一方面官員在韓國政壇上仍甚活躍，前任駐華大使金信，即是金九之子，這次也來華參加蔣公葬禮。人人皆知蔣公在開羅會議確定朝鮮獨立，不知在此之前，中國已爲朝鮮獨立作了數年的準備工作，貢獻了人力財力。其次說到越南，當時越共頭目胡志明化名阮愛國，在中國境內活動，胡志明自認是國父信徒，一部三民主義讀得滾瓜爛熟，蔣公就安置他在第四戰區交張發奎將軍就近支持，一時越共及眞正越南革命黨人都集在廣西各縣，從事獨立活動，這批人不少仍在北越。

再說緬甸，當時緬甸的革命領袖昂山及其手下宇努等人，均在重慶，雖然中國未助其組成政府，但也給予金錢物力上資助，要他們回緬甸活動，勝利後，昂山被刺死，宇努繼任總理，第一個脫離英聯邦，以後也第一個承認毛幫政權。

其次再說印度（包括巴基斯坦），蔣公支持印度獨立，實在全力以付，當印度領袖尼赫魯等人被英國政府拘捕囚禁時，蔣公曾派考試院長戴傳賢前往慰問，因此與英國失和，以後蔣公又親訪印度，接見甘地，尼赫魯，阿薩德等人，到了印度將要獨立時，與英國條件尚未談妥，蔣公即刻派出羅家倫爲駐印大使。這一步驟爲印度增加了談判聲勢，順利完成獨立，初獨立的印度沒有國旗，還是羅大使代定的格式。

以後東南亞各國紛紛獨立，實由於朝鮮印度開其先河，非洲國家之獨立，更受到亞洲國家獨立之鼓勵，但眞正策動韓、印獨立的則是蔣公，仁人之澤，蒙　者遂半個世紀，一百年來，有資格稱爲世界人民救星者，蔣公一人而已

忠孝大節．炳若日星

蔣公一生大忠大孝，也非歷史上偉人可及。早歲加入同盟會，以身許國，以身許黨使矢忠於國父及國家，當國父廣州蒙難被困白鵝潭時，蔣公由上海千里赴援，在永豐艦上歷時五十六日，負責衞護國父安全，奮不顧身，晤對時則畢恭畢敬，目前尚能看到當時照片，國父坐在藤椅內，蔣公則佩「軍人魂」立於其後側，神情肅穆，當冒死犯難之際，仍不改恭謹之態，五十六日如一朝，此則實非常人所能矣。

後數年，國父逝世，蔣公時任軍校校長，率衆遙祭，讀祭文時，痛哭流涕，萬人同悲。及至北伐底定，蔣公偕馮、閻、李三總司令至西山碧雲寺謁靈，入門即大慟，馮玉祥在蔣公之旁，力扯蔣公之衣勸鎭靜，當時北京（時尚名北京）報刊皆有記載，標題有「蔣介石痛哭失聲」，「蔣介石撫棺大慟」之語，可見蔣公對國父之忠誠，無間幽明。

蔣公對國家之忠，雖敵人亦不能否認，尤其每當國家危難時，必挺身而出，不畏困難，不避危險。即以三十九年初而論，代總統李宗仁遠去美國，直請不回，中樞無主，蔣公乃在國人敦促下復出視事，領導國家，一般別有用心之輩，每譏蔣公不肯放棄權力，不知民國三十九年初，政府撤退到台，殘兵敗將，餉械兩缺，究竟能支持多久，誰也沒有把握，政府大員有懷毒藥者，準備隨時服毒殉國，有何權力之可攬。設使蔣公不以國家爲重，正好以在野之身，遠適異國，李宗仁身爲代總統可以走，蔣公只是國民黨總裁更可以走，何必在台灣冒險犯難，身當大敵。只由於對國家的忠誠，不忍離開破碎國家，毅然挑起這付擔子，此一胸懷，非任何人所及。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蔣公則「成功不必在我，負責決不後人」，較武侯尤勝一籌。

蔣公之純孝，凡讀「報國與思親」者，皆有體會，要爲「陳情表」後至孝至情之作。蔣公崩後，其侍衞某君在報章透露，隨侍蔣公二十二年，每逢生日從不食早餐，以紀念母難，侍衞多人均受感動，生日亦戒食，報答母恩。

看到這些記載，不由得聯想到蔣公崩殂當日，當副總統各院院長前往簽署遺囑時，蔣經國即首道謝，諸人行時，蔣經國又跪在門首恭送，此一鏡頭何等感人，忠孝傳家遠，雖是俗話，卻有至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自稱：「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毛澤東何以無後，死的死，瘋的瘋，若問其中理，天道自好還。

元老吳鐵城與我

廖淞倫



吳鐵老是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逝於台北的，屈指算來，已過十年有多了。

筆者認識吳鐵老，說來是一段古，聽來也頗有趣：

民十五年秋，筆者正在黃埔當入伍生的時候，我第十二連奉命開駐虎門要塞，而我第一排則分駐於沙角砲台對面一個小島，名口「上橫檔」，這島面積，用古語說是「蕞爾」，用時髦語說是「迷你」，島上居民只有三十餘丁口，都是以打魚爲生；小山頭有一尊只供點綴別無作用的古砲；房屋都是矮小的，土磚瓦蓋極其簡陋的，有座獨立屋分廳房各一，連着一間小厨房，吳鐵老當時就被軟禁在那裏了；房子有門，亦有窗，但沒有什麼關欄，門外經常有我們同學輪流看守；距該屋約五六丈左右，有座大的屋，一連有五六間房子，中有一房則軟禁着川軍總司令熊克武和他的參謀長（姓名不詳），他們有時出門外晒太陽或洗水烟袋什麼的，看守兵就在門外走動，大家都和平安定，絕無驚擾。

吳鐵老初到那兒幾天，很少出房門，不久，他的情形和生活，似乎就漸趨安定了；天亮就起床，出小廳中作健身運動，運動了一二十分鐘，便以常步在廳中兜圈子，兜了一會，然後進厨房漱口洗臉；不久有人送粥來了，便吃一點粥，——他與熊克武等的伙食，每天一粥二飯，是有專人照料的——日間，他在房中看看書，有時也寫寫字，以資消遣；我曾見廳壁間貼着一副用白竹紙寫的小對聯，字大如拳，聯文是：「莫放春秋佳日過，最難風雨故人來」，書法很有氣派，想必是他藉此聯一抒胸臆的感慨，黏於壁上，也可供自己朝夕欣賞吧！筆者認爲最貼切莫如下聯，尤其是：「最難……故人來」數字，其實那個地方，任何人都不能輕易到的，就是他的夫人拜託有力者向最高負責人請准了——每月可以去探望二次，但每次去時，必先要見沙角砲台台長，並出示准許證件，所帶去的書籍用具和食物，亦必須經過檢查，而雇用的過海小艇，亦非有台長准許證不可的。

吳夫人每次去時，都帶了不少書報食物和日用品，去到了，必與吳鐵老靜靜地談敍個把鐘頭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有一天，我因值班的關係，停腳在他廳門口，欣賞壁間那副對聯字，鐵老在廳中緩步，見我凝視頗久，便微笑地問道：「你也喜歡書法？」我敬謹地答道：「不瞞老前輩，我在文學校一向就喜愛書法的，老前輩翰墨的氣派，我覺得與眾不同」……他微笑道：「你過獎了。」這樣不期然地和他交談起來，我覺得是個難得的機會，忽然想對他衒露一點人相學——因我十六、七歲時，就喜閱麻衣及柳莊等相書，內文多能背誦，所以往日我在親朋間，人要我「贈兩句」，我便依書直說——我說：「老前輩書法的氣派，和相貌很有關聯，可以說，字如其人。」他雙眉一聳，微示訝異問道：「你也懂得看相？」我說：「懂——就不敢說，不過，相書我卻讀熟了幾本。」他聽我這樣說，突然地就出題考我：「那麼你看我現在行什麼部位？」我是初生之犢，向來說話都不揣冒昧的，我說：「照相說，老前輩是少年得志的人，一生官運都很顯達，惟山根稍低，四十一二不免有困阨。」他聽了睜大雙眼，表示十分驚異，並頻頻點頭說道：「你眞識相，你係得嘅！」看他的神情，那時他正是行山根部位的運程；他同我說話時，也頗留意我左胸前的白布胸章（印有姓名和隊別），這樣一來，鐵老對我——印象就頗深了。

至於鐵老那次被扣，據說是與廖仲愷被刺案有關的，因由㈠吳在廣州當警衛師長與公安局長時，尙兼廣州市黨部委員兼組織部長，對於其時跨入國民黨的共黨分子，決不妥協，鬬爭甚力，已大遭蘇俄顧問鮑羅廷之大忌，時欲找隙對付他；㈡廖案發生，共黨指定香山縣人朱卓文係教唆犯，教唆陳瑞等人下手，而朱卓文與吳係小同鄉，平日交誼又甚篤，更爲共黨所指責，謂吳於廖案有重大嫌疑；㈢吳當時係廣州市公安局長，歹徒悍然在市內刺殺黨國要人，吳氏事前不能察覺防患，當時又不能制止和保護，因此就受到撤職兼扣留查辦的處分了。

民二十一年一月，筆者由京往上海遊玩，値吳鐵老就任上海市長，因訪老友關冏若同學（係吳的親信，軍校二期生）到市府，無意中竟見到了鐵老，他欣然和我敍舊，垂詢甚詳，並徵詢我可否參加市府工作，我答以「市長若肯提携，願聽驅策，但不知尊意有何吩咐？」他說：「你來了，暫在秘書室好了。」於是我欣然告退，擬即返京搬行李，時爲一月廿七日，不料抵京之次日晚間日本海軍向上海閘北進攻，霹靂一聲就爆發一二八戰事了，後來我便打銷赴滬的念頭，而仍留京中工作了。

民卅七年秋，鐵老（時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因事偕副秘書長鄭彥棻先生蒞穗，我軍校同學會一班同學，開歡迎會於漢民北路哥崙布餐室，筆者獲重與鐵老歡敍；時我正編著「廣州大觀」一書，趁機將目錄及樣本呈閱，即請鐵老親題書名，同時鄭彥棻先生亦惠題「一覽無餘」四字墨寶，該書爲廿四開紙，印成三百八十二頁，初版五千册，當時定價每册金圓券陸十元，港幣十五元，今已如鳳毛麟角，不易購得了。

說過了我與吳鐵老私人之間的一些往事，現在再來談一談鐵老本人一生的行誼和不朽的功業。

吳鐵城先生的原籍是廣東香山縣——即今中山縣，但出生在江西九江——時爲公歷一八八七年——原因是他的父親在九江經商，而且在當地落籍了，所以鐵老生於斯，長於斯，跟着就入教會（名美以美會）在九江設立的同文書院肄業，西人辦的學校，自然很注重西文的，所以吳鐵老的英文基礎，就在那裏打好了，因爲他的英文造詣不錯，用英語演說亦極其流利，所以有些人還說他是早年留學美國的呢。

他於同文書院畢業之後，本來是打算赴日本留學的，可是，他的父親有一種傳統思想，認爲男大當婚，就算有志出國求學，也必先完成了終身大事，然後才談得到。

父命難違，鐵老只得順從了，但他不想游手好閒，空過光陰，旋與九江青年朋友蔡公時及蔣羣等人，組織「潯陽閱書報社」，一面得以多閱本地及滬漢各地書報，藉以增加知識學問，一面得以結識知識青年，研討人生問題。時當亡清末葉，國事日非，各報言論，多不滿現實而傾向革命，鐵老日濡月染，思想自然就漸趨於新的方向了。其後有個機會與九江海關監督林森（子超，後來任國民政府主席）認識，林氏乃是當時隱伏的革命黨人，見鐵老是一有志青年，而中英文根底都很不錯，故樂與往還，這樣一來，吳的思想就漸漸受改變，甚至決心獻身革命了。當吳氏廿二歲時（宣統元年），奉父命結了婚，但他再也不打算出國留學了。

洎辛亥年武昌革命起義，消息很快的傳到九江，吳鐵老與蔡公時蔣羣等，在林森領導之下，便起而響應，推戴標統馬毓寶爲九江都督，林森被舉爲民政長，吳則被任都督府參議官，其時才廿四歲，居然就露頭角了！蔣羣則奉令赴南昌策動駐防新軍標統吳介璋反正，結果大告成功，江西全省就完全光復了，時爲十月廿三日；到了十二月廿一日，吳與林森趙士北三人，被推爲九江都督代表，赴上海與各省代表滙合，協商組織臨時政府，及推舉臨時大總統；跟着，南昌都督又加派湯漪、俞應麓二人爲代表；惟各省代表人數雖多寡不一，規定投票權只限一票；吳鐵老因籍屬香山，與國父孫公有同鄉之誼，故特別得國父青睞，這是他終生獻身革命和事業輝煌騰達的根源。

民國六年，孫國父在粵就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吳鐵老受命爲參軍，專任軍政府與議會及省府之間的聯絡任務，以他「青天白日以應事，光風霽月以待人」的作風，所以他的任務，在各方面都表現得很圓滿，深爲孫公所嘉許！因此民國九年粵軍聯合駐粵的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協同驅逐粵督莫榮新之際，民黨要人朱執信以討賊軍總指揮赴虎門調解民軍糾紛，致遭亂槍射死殉職後，孫公即任命他承其乏；隨後又任命他爲警衞軍司令，警衞軍改編爲師後，則擔任師長職務。民國十三年擔任廣東省警務處長，兼廣州市公安局長，其外又兼警察教練所所長，出身該所的學生，後來也有些顯達的，例如上述的關固若，就是其中之一，經過軍校第二期訓練後，也官至將級。

吳鐵老因歷任指揮，司令及師長等軍職，故有許多人都以爲他是軍人出身，因而尊稱他爲「吳將軍」，可是有些清楚他底子——不是出軍校而是出身教會學校——的正牌軍人，對於他稱「將軍」，就不免存歧視之心了；何以見得呢？例如廖仲愷被刺案發生後，吳被免去兼各職而且扣留查辦，據吳自撰的回憶錄所說，認爲他之所以被囚，就是因爲李濟深歧視他而從中搗鬼的緣故，他這種話，相信決不是隨便說的。

鐵老被軟禁於上橫檔事，前面已說過了，後於民國十五年冬，獲國府宋慶齡保釋，才恢復了自由。

鐵老先得國父孫中山寵信，後來與太子孫科也有極親密的關聯；不過，他們的關聯，不單止因爲鐵老追隨國父，同時又因他與孫科，一向都在廣州任要職，例如吳任大元帥府參軍，任討賊軍總指揮，任警衞軍司令、師長及任廣州市公安局長等職期間，孫科則任廣州市長（時間是：民十，民十二，民十五）及廣東省政府委員（民十四、五年）等職，這樣一來，就是私情公誼交織一起了，無怪鐵老一直與孫太子很「老友」，使國人都稱他爲「太子派」。孫科在黨國，一直是核心人物之一，因此鐵老一直都有人撐腰，民十七年，中央派林森鄭洪年北上西山迎孫國父靈柩南下時，就少不了吳鐵老同往。十九年中原大戰之役，中央又特派他偕同張岳軍前往東北游說張學良擁護中央，結果，果然奏了膚功，這一功績，眞可說「非同小可」，在國家統一方面，固然有極大的幫助，而在他個人的事業方面，也登上了輝煌的境界！

當吳張二人到東北之時，中原大戰，正在進行，故馮玉祥與閻錫山亦欲拉攏張學良以爲己助，因之也派了薛篤弼和賈景德二人爲代表，進行游說；可是，薛賈二人的才幹，比吳張二人就差得很遠，而背景和財力，更不可同日而語；關於交際費用一層，薛賈二人每月至多不能超過五千元，而吳張二人則百萬以上亦無問題，所以他兩人與張學良打牌玩樂，常常故意輸大錢，令張學良贏得高興，玩得開心，很快的就與吳張成了推心置腹的莫逆之交，他們要會張學良，隨時都得；反看薛賈二人，就大不同了，他們想見張學良，必須依照會客的登記手續，登記了以後，還要等到少帥有空或高興時，才有延見的希望，像這樣的情形，吳張的游說，安得不成功，而薛賈的游說，又安得不失敗呢！

張學良給吳張二人說服了，即發出擁護中央的通電，該通電影響力十分驚人，不旋踵間，馮閻軍即告崩潰了；吳鐵老立下大功凱旋京都之後，不久即拜命上海市長了，時爲民國廿一年一月，他接篆不過三星期，就發生了「一二八」事變，當時情勢緊張，事態嚴重，市長一面要參與戎機，一面又要進行交涉，如非精幹老練如鐵老者，實在難以負此重任啊！

民廿八年，鐵老辭去廣東省政府主席，內調中樞，任立法院副院長，及僑務協會會長等要職，後來又改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垂六七年之久。洎抗戰結束，勝利還都後，政府頒佈憲法，實施憲政，首先辦理國大代表與立監委選舉，吳鐵老當選立委，大有當立法院長的呼聲，惟孫科擔任行政院長伊始，力邀他任政院副院長，因此依法銷註立委資格，故終其身，只當個副院長而已。

歷史是公正的

林定

總統蔣公崩殂，薄海同悲，除中共及其海外冷血應聲蟲外，所有海內外稍具良心的中國人都感到無限悲慟。此不幸噩耗若傳遍大陸，相信數以億計的大陸人民，即使在暴君的面前，也無法抑制內心悲痛，從心底裏默默地哀悼。我說這話，並非閉門造車，或一廂情願，而是有根有據的。

一個人哀悼自己所懷念或敬仰的人，是毫無條件發自內心，這種感情既不由自主也不受外界壓力影響；同樣，一個不配自己悼念的人，儘管外界壓力如何，也是徒勞無功，縱使勉強去做，亦僅流於形式，粵語說做戲叫做而已。一九五三年，當斯太林暴斃時，中共曾強迫全大陸六億五千萬人爲他帶孝，每個人左臂上纏上黑紗。可是當大家一回家裏，馬上把它丟掉，出門時才又勉強帶上，個個面露滑稽表情，令人啼笑皆非。斯太林被扛上紅場時，大陸時間剛好在晚上，當時，所有學校、工廠、農業合作社、街坊居民都被強迫站立默哀，足足站了十五分鐘，此刻，不停地奏着「國際歌」，場面雖肅穆，但氣氛並不莊嚴。大家垂着頭，你偷看我，我偷看你，嘴巴緊閉，強忍着笑聲，有的忍不來，索性用手夾着鼻子，大家愈要強忍笑聲，面部表情愈顯得滑稽，終於，第三輪國際歌還沒有奏完，大家已忍不住了，登時哄堂大笑起來。

一九五七年初，反右鬪爭的前夕，中共曾向台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統戰，他們的對象竟然是蔣公。在此之前，中共所有宣傳機器，一提起蔣公，均侮稱爲蔣×介石，但此時突然阿崩養狗，轉稱蔣介石先生，起初人們都感詫異，不知中共葫蘆裏賣什麼膏藥，其後報章大張旗鼓宣傳和平解放台灣，才知尊稱蔣公爲的是統戰。周恩來在此運動中很賣力，自彈自唱說：「有人問，蔣先生返回祖國，給他部長行嗎？我說，部長太小了。」當時，大家看了，無不感到興奮，紛紛公開猜測周恩來給蔣先生什麼職位，有的說，部長太小，起碼是總理了；有的說，蔣先生以前是委員長、總統，總理也太小，可能給他委員長（此時劉少奇爲委員長）；有的則說，不論什麼職位，蔣先生回來就好了，希望以他個人威望影響共產黨人，給人民多一點自由生活。那時剛好開始大放大鳴，所以人們有膽說出心裏話。從此事可看出，大陸人民對蔣公是懷念和敬仰的，相信包括一些正牌的共產黨員，都爲這噩耗而震撼。他們絕不像此間的應聲蟲，對蔣公溘逝，幸災樂禍，極盡侮辱挖苦之能事，好藉此機會向毛江表丑功，增加自己政治資本，其實，這班無恥的傢伙，替天良未泯的大陸共產黨徒挽鞋也不配！

此間吸大陸人民血汗而自肥的無恥左報，最近大肆侮辱蔣公的偉大人格，替毛子販賣其換湯不換藥的統戰伎倆，說什麼「在台灣境內，他的反動統治遭到了台灣人民的強烈反抗，內部矛盾重重；在國際上，他們的集團被驅逐出聯合國，同各國的外交關係紛紛斷絕，因而陷入空前孤立。他就是在這樣的內外交困的境況下鬱鬱以終的。」對於此類另有居心的無恥謊言，實用不着費神反擊，只要借面照妖鏡，畧加一照，便原形畢露，不攻自破了。據紐約八日美聯社電，華爾街日報報導：「蔣總統在台灣從事任何地方政府的最特出和最成功的改革，在短短的數年，他和他的顧問把一個人口一千六百萬的海島改變成爲一個值得爲其他在發展中國家和不少已經發展國家效法的繁榮國家。蔣總統建立這一種制度，這種成功雖時常被認爲不若其光復大陸信念的重要，但它是一種重大成就和一種值得讚美的遺產。」

台灣人民生活水平，在亞洲數一數二，周恩來也不得不承認，台灣人民生活水準高過大陸，且說什麼全國統一時，要特殊照顧台灣人民，保持其原有生活水平。周恩來白日造夢，以爲打出這一招，可以欺騙他們上鈎。即使大陸人民沒有飢餓，且其生活水平超過台灣，但沒有民主自由，台灣人民也不會上當，因爲共產黨從來不講信用，什麼保證都是虛假的。一九六〇年大飢荒年代，四川飢民會結集車站、碼頭，阻止共黨把物資、糧食外調支援其他飢荒省份，後來出動共軍鎮壓，才能制止。四川是天府之國，物產一向自給自足，假若中共不把三分二物資外調，四川絕不會發生飢荒，而引致大量川民逃荒流落異鄉。很明顯，若台灣歸中共管轄，不馬上變成四川第二幾希。周恩來當台灣人民是阿福，以爲尙跟四十年代大陸人民一樣，再出一次老千。休想了，周伯伯！

此間左記厚顏無恥，公然在世人面前竄改歷史，無中生有，陰謀抹煞蔣公領導抗日的豐功偉績，胡說什麼「蔣介石在抗戰中，一直是棄城逃跑，壓制人民羣眾抗戰，所以在十五個月，日寇就打到了廣州、武漢，侵戰了華北、華中的大片土地，和華南的一些要地。到一九三八年十月，蔣介石逃到重慶以後，蔣日之間就沒有眞正打過仗，蔣介石龜縮到峨嵋山上，保存實力，讓日寇大舉進攻解放區，企圖『借刀殺人』，蔣介石還和日寇勾結進行反共反人民，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先後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事實勝於雄辯，翻開抗戰史，自「七七」蘆溝橋事變揭開抗日序幕，全國軍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下，與日軍展開生死存亡的搏鬬，其中重要的戰爭有：淞滬一二八戰役、華北防禦戰、南京防禦戰、魯南防禦戰、台兒莊大捷、武漢會戰、長沙三次大會戰、常德會戰、崑崙關會戰等。整整八年，國軍陣亡總司令二人，軍長七人，副軍長二人，師長二十八人，副師長十三人，旅長十七人。反看共軍的十八集團軍官佐，沒有一人傷亡。共軍利用抗日機會，乘機坐大，提出三分抗日口號，游而不擊，專吃友軍，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連老共產黨員也不否認！在整個抗日過程中，共黨叫得響的還是林彪一一五師在平型關一役，中共把它選進歷史及國文教課書裏，大吹林總戰績。林彪垮台後，

其名字也被剔除了。他們對「自己」人也如此，何況對蔣公呢！

左記說謊不忘拍馬，對米飯班主大托其腳，說：「抗日戰爭的歷史事實，清楚地說明，領導中國人民抗戰的是毛主席和共產黨。蔣介石和國民黨則是假抗戰，破壞抗戰。」這一段奇文，實在拍得太過肉麻無稽了，相信老毛看了，也會暗自罵一聲：王八蛋，龜兒子！因為他曾親自由延安跑到戰時首都重慶，高呼蔣委員長萬歲。現居然說他領導抗日，分明是有心攞景。

誰領導抗日，請問問現仍生存在世的千千萬萬曾經歷過抗戰苦難年代的人，他們是歷史的見證者。請問問曾為祖國為民族流過熱血的抗日鬪士，他們是歷史的見證者。請再看看：陪同邱吉爾出席四大巨頭會議的外相艾登說：「所有在英倫經歷過二次大戰的人士，都對蔣總統為同盟國所作的貢獻，表示感激。」美總統福特說：「蔣總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身為全國領袖所作的愛國貢獻，已使他在中國歷史上永垂不朽。」基辛格說：「蔣總統於二次世界大戰艱困的歲月中所顯示的與不屈不撓的意志，深留於本人一代美國人民記憶之中，蔣總統的偉績在當代的歷史上將永垂不朽。」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說：「日本將永遠難忘蔣總統在二次大戰後給日本大恩大德。」「朝日新聞」說：「蔣總統是現代的中國英雄，他曾經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並使中國躋身於世界五強國之一。」甚至現正在大陸訪問中的日本學術文化代表團秘書長東京大學教授衛藤瀋吉在北平公開說：「蔣氏經由國民革命、抗日戰爭，成為國家英雄，是愛國者。」因而引起中共極端不滿。

左記仁兄們，蔣公的豐功偉績絕對不能抹煞，你們不要以為可以對秦始皇亂開玩笑，便對蔣公胡說八道，歷史是無情的評判者，後世史家自有公正的判斷。你們侮衊蔣公的偉大精神宛若蚍蜉撼大樹，正如你們的主子所說：「羣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世人面前欺世盜名，到頭來吃虧的還是自己！雖然你們是靠造謠惑眾起家，但人民只能被騙一次，妄圖重施故技，定如毛伯伯所說「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偉大的基督徒

霍森

蔣總統逝世，連日從報章、電視、電台感染到洋溢哀傷眞摯的敬愛偉大領袖的情感，使我們重新體會到我們的民族，畢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國家。

故總統蔣公的遺囑開宗明義說：「余自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記憶所及，曾經讀國父逝世前在病榻上的敍述，國父孫公當時同樣以基督徒自居。筆者以為國父與蔣總統，不只是一個基督徒，而是一個偉大的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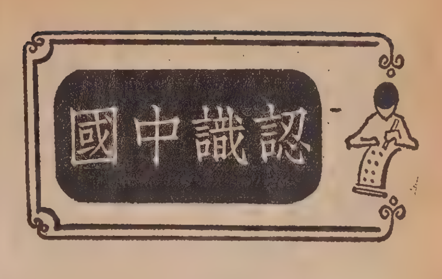
曾經有一位青年朋友在我房中閒聊，談起他讀了兩遍美國國父華盛頓的傳記，覺得這位美國國父並不如何了不起。只是時勢造成的英雄。我立即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名人書信集，找出一封華盛頓給尼古拉上校的信給那青年朋友讀。那封信全文不過三百字。是美國獨立戰爭行將結束時，一位軍人想擁護華盛頓做皇帝。華盛頓回信說：「……來信所述意見……使我痛苦非常。自從作戰以來，沒有一件事使我那樣受創。我不得不表示深惡痛絕……」如果我們拿今日的觀點看：華盛頓這樣的話並不如何偉大，但只要思想華盛頓說這話的時間是一七八二年，那時候，全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模型，多數是專制帝制的，少數是君主立憲的。美國當時所標榜的民主立憲只是一種沒有先例的新理想，從這一點看，華盛頓的偉大可不說自明了。

我們中國具有四千多年專制帝國歷史，固有文化也與專制制度結合成一種模型，可是為什麼國父成功建立民國之後，還沒有做到武力統一全國，那時袁世凱的恢復帝制，本來是與固有文化歷史結合的。但袁氏卻稱帝不到三個月就倒台，並且永遠再沒有人敢發皇帝夢。只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到國父的精神感召力量如何偉大。

基督教在中世紀時，曾經成為專制皇帝的統治工具，使它曾經變了質。到了民主時代，民主國家的基督徒領袖，他的信仰正是服膺民主的保證。容許不同信仰，或成為基督民主精神之一。因此，蔣總統在遺囑中的見證，正是一個偉大的基督徒的見證。基督與民主，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在我國文化歷史上，唐憲宗幾乎搞出政教合一的局面，就有韓愈的「諫迎佛表」出現。研究中國文化歷史時，似乎忽畧了韓愈所表現的知識分子良心，與我們民族文化傳統，這是一種很重要的象徵。一如華盛頓給尼古拉上校的信一樣，有劃時代意義。

從蔣總統遺囑的最後證道，再對照他領導着我們國家，完全是一個宗教自由信仰的國家。就證明他是一個偉大的基督徒。這個榜樣，也可說是一種中國文化傳統的復興的榜樣。只要我們今後保守這偉大的原則，在千萬年後，那光輝精神仍是不朽的。



「國際歌」與「十次分裂」

柳以青

上兩期，我曾大體上對中共的當權派最近刊出的文章給予分析。當然，那是很粗淺的分析。實質上，從毛、姚、張等的文章中，我還發現另外更重要的證據，這些證據可以使我們更能了解到大陸上發生了什麼事件，以及產生了什麼問題。因此，這裏我想專題地加以深入分析一下。或許可以透過這一分析，我們會了解到中共所發生的本質問題，而並不排除由「本質」而表現出「現象」。

在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中，前面的一大段是在批判着「林彪一伙」，接着就指出了兩個主題，一個是與唱「國際歌」有關的理論與事實問題；一個是與「土壤」有關的「自發」與「社會結構」問題。這篇先談有關「國際歌」的部份。

大陸上的「熱火沸騰」與「爐火通火」

姚文元在共文章中，曾經引述了毛澤東的一段話，這段話是與「國際歌」有關的。他說：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視各地的談話中說過：『我們唱了五十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鬪爭了？我就不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鬪爭的，只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鬪爭就是了。幾萬年後，錯誤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

「國際歌」唱了五十年了，但是中共內部就搞了十次分裂。而且，還可能搞上二十、三十次呢！姑無論「國際歌」再唱上「一百年」和「幾百年」。

這裏，毛澤東爲什麼特別提出「國際歌」呢？而「國際歌」的內容又是什麼呢？我們不妨寫出來分析分析，就會知道中共的癥結所在了。

「國際歌」分三段，而都連接了合唱的部份。

現在看第一段的歌詞：「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爲眞理而鬪爭！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這「國際歌」的第一段，就很明顯地表露出「熱血沸騰」的大陸人民，在「饑寒交迫」和「受苦」中，一定要爲「生存」的「眞理」而「鬪爭」，把中共統治的「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雖然大陸上的人民「一無所有」，但是他們卻是要「做天下的主人」。

這並不是我故意的「註釋」，不信看姚文元文章中，所指出「林彪一伙」對大陸政策的批評。那很逼眞呢！

第二段的歌詞是這樣的：「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讓思想衝突牢籠。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趁熱打鐵才能成功！」

這第二段的歌詞，在目前的大陸上，卻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呢？沒有「救世主」；沒有「神仙」和「皇帝」，但是，大陸上對毛澤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是不是都以之爲「救世主」、「神仙」和「皇帝」呢？那麼，可以再把有關歌頌毛澤東的中共歌曲對照一下，其中，不都是「大救星」、「大舵手」、「紅太陽」嗎？這種南轅北轍，事實勝於雄辯的證據，大陸的人民如何不是早就揭穿了這一騙局嗎？因此，愈唱「國際歌」，愈覺得中共的公開欺騙之甚呢！這不啻是指黑爲白，指鹿爲馬的翻版嗎？

因此，愈覺得：爲了得到「幸福」，一定要靠「自己」了。相信這「國際歌」，將來是不能再在大陸上唱呢！不信的話，我們拭目以待。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奪同勞動的果實」和「讓思想衝破牢籠」，這兩句在中共所統治的大陸上，更具有現實意義呢！

大陸的老百姓們，在高唱這「國際歌」之時，內心裏一定很深刻的感受到：爲什麼我們的「勞動果實」卻全部「充公」，而所得的卻是僅可糊口著衣的「配給制」？爲什麼「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的領導核心」而把他們的「勞動果實」沒收了？爲什麼「不勞動不得食」的政策下，而勞動者的「果實」被共產黨「徵走了」？那麼，能否算是「各盡所能」之後而「按勞分配」呢？

在思想方面，既然是在「國際歌」中強調「思想衝破樊籠」了，何以在「憲法」上要明文規定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思想的理論基礎」？爲什麼在「讓思想衝破樊籠」後，又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

究竟大陸人民的「思想」，是否是要「衝破」這些「樊籠」呢？

所有大陸上出版的報章、雜誌，甚至電台等的廣播，是否是想人民在思想方面再一次地被關到「牢籠」中去呢？何以連毛澤東最近又指出：「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呢？而「人民日報」要強調「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說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搞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路明燈」？

也就是「國際歌」的這一段重要而具現實意義的話，大陸上才會有偌多「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事實；也就會有「紅書不離手，語錄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事實了，最大的原因，他們都是受了「國際歌」的「讓思想衝破樊籠」的啓示，而在「爐火燒得通紅」而「趁熱打鐵」的實行者。無怪乎連毛澤東也得承認唱了五十年的「國際歌」，就有中共內部「十次」黨內「路線」之爭了。惜乎，毛澤東沒有發現：愈是歌「國際歌」，愈會有「思想路線」的「鬭爭」。

大陸上的「寄生蟲」與「毒蛇猛獸」

「國際歌」的第三段內容是如此的：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羣眾。一切歸勞動者所有，那能容得寄生蟲，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一旦把它們消滅乾淨，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寄生蟲」與「可恨」的「毒蛇猛獸」在大陸很多，「吃盡了」大陸人民的「血肉」。

根據中共中央機關報刊「人民日報」、「紅旗」以及上海的「學習與批判」，最近連續發表大批文章，透露機關企業幹部貪污腐化、盜竊財產、玩弄女性。最近一期的「學習與批判」，刊出極左派翟青文章，大談幹部中「新資產階級分子」和「暴發戶」的特殊生活方式。他說，有一個作過上海市市政府副秘書長兼民政局長姓曹的高級幹事，貪圖豪華享受。他引述「解放日報」的報導：「在最艱苦的環境下，他個人仍獨自保有馬一匹，汽車兩輛、八里路也要坐汽車。曹××一個人一年的生活費用，就得由二三百個農民來負擔。他爲了冬天要吃菠菜，逼着羣眾掃雪爲他挖菠菜；要吃雞，就逼着羣眾把正下蛋的雞賣給他殺了吃；要吃魚買不到時，就逼着警衛員下河去捉。」

他又摘錄了「解放日報」的下面一段話：「他在生活上一貫濫用職權，目無制度，窮奢極侈，登峯造極。他住着原來戰犯湯恩伯的『公館』，猶嫌不足，重加粉飾，大事修理；爲了使房子『美化』，窗幃全部用粉紅色泡泡紗另製。公家原撥給他一輛很好的汽車，他還不滿足，爲了充排場，圖享受，又用公家一部吉普車換了一輛有暖氣、冷氣和收音機設備的汽車。爲了買一把剪刀，他親自帶着採購員坐汽車跑遍四大公司。他宴客時，總務科怕挨他的罵，往往四處奔跑採購……，他吃飯頓頓要自己點菜，民政局羣眾說：『曹局長的生活比地主、資產階級還好』。他就是這樣無微不至地追求享樂腐化的生活而恬不知恥。」

翟青還談到前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工程室主任路星元「玩女人」的事。他引「解放日報」的消息，透露其任職九個月貪污二萬四千七百多元（按：接近港幣七萬元），「生活日益腐化」，以三千元人民幣分租房屋，「先後與兩個不正常女人姘居。」

接着，翟青又在四月份的「紅旗」上，寫了一篇「回顧『三反』『五反』運動」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證明，腐蝕和反腐蝕的鬭爭，是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兩個階段、兩條道途、兩條路線鬭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革命隊伍中有許多保持革命傳統的好同志，但也有一些人，欣賞資產階級法權，貪逸安逸，追求享樂，鋪張浪費，請客送禮，鬧資產階級派性，諸如此類的不正之風，都是地主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的反映。……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牢記『三反』『五反』運動的歷史經驗，不論在戰爭年代入黨的老黨員，還是文化大革命中入黨的新黨員，不論是久經鍛鍊的老幹部，還是在最近幾年走上領導崗位的新幹部，都要認眞學習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自覺地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反對資產階級糖衣砲彈的襲擊。……」

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報刊，所發表的東西都是經過控制而來的。如果不是證明在大陸上老新幹部們已經出現了「腐化」的嚴重情形，是不會公開和不斷地刊出批判文章的。

面對這類事實，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愈唱「國際歌」，愈覺得中共幹部們的「新貴」作風，不是「寄生蟲」，就是「可恨的毒蛇猛獸」的，非「把它們消滅乾淨」不爲功呢！

這可從五十年代中的「在黨內、國家機關內反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資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三反、五反運動；再到六十年代的「打爛一切國家機關」；再到最近的「反對資產階級法權」了。

「國際歌」合唱部份的內容是如此的：「這是最後的鬭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鬭爭，「這是最後的鬭爭」嗎？大陸人民愈重複地唱這一段合唱，就愈覺得有問題。因爲，毛澤東就曾這樣說過，而姚文元又在他的這篇文章引出來：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視各地的談話中說過：『……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鬭爭了？我就不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鬭爭的。』」

因此，不唱「國際歌」還可以，但是，在大陸中共所統治下的人民以及幹部們，早已把「國際歌」唱得滾瓜爛熟了，只要一有這支「國際歌」的音樂，很自然地便哼這一「國際歌」的調子，就會口有念念有詞的讀出「國際歌」的字句，再配合了大陸上中共所統治下的實際情景，就會「怒火沸騰，燒得通紅」了。

這「國際歌」，在中共沒有粉墨登場之前，卻發生過效用，然而，在中共統治之後，這「國際歌」不啻是一個「正面的教材」，所發的效用，可說是無窮的呢！

前面，我曾提出了「國際歌」很可能就要立刻被禁唱了，雖然，這歌曲根據毛澤東所說是已經「唱了五十年了」。然而，像中共的政策作風，不但不能形成「國際化」，就連中共所統治的大陸也問題重重呢！那卻是使人變成「饑寒交迫的奴隸」和「使全世界受苦」呢！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66 由吳研因的話說起

「民主促進會中央常務委員」吳研因指出：區鄉幹部沒有文化，歧視與打擊農村知識分子。許多問題都由人事部門所造成。人事部門任意支配人，例如把英文文學專家，分配去做普通圖書館員，把學航空工程的，分配去當汽車公司售票員。他們還強調服從分配，強調幹部要在崗位上培養，不顧風土人情、夫妻關係。不知道有些太不成話的幹部，培養了好多年也難成材。有些人事部門深溝高壘，只把自己夾袋中的人當人材使用，不許別人問津。如果有人要介紹一個人給他們，他們很難接受。甚至不是介紹，只問他們某某人是否登記過，某某人現在何處工作，他們也指爲橫加干涉，不但不予理睬，甚至給予批評。有時一個部門的負責者，即使是黨員，需要一個人或者推荐一個人，他們也往往推三阻四，認爲有碍職權。至於派留學生等等，當然更加嚴格，即使做了黨團員，只要親戚中有人是在港澳、台灣或外國，就認爲政治有問題，不予派遣。

吳研因還抨擊周建人，他認爲周建人在「統戰部座談會」上強調「拆牆要兩面來拆」的話不對，他認爲應由共黨拆牆。

吳研因的話，很值得本港的一些「墮子」深思。聽某中大學生說某「高級墮子」會秘密返回大陸去，希望得到他心目中的「總理」寵召，誰知大失所望。雖然這樣，他還死心不息，仍想靠攏。有些愛國人士想捐款給他統治下的王國來鑄造一個孔子像，他拒絕了。

如所週知，孔子是中國文化的象徵，這「高級墮子」竟然配合「批林批孔」運動，拒絕爲孔子鑄像，是何居心？這「高級墮子」還想像秦始皇一樣，將他統治下的幾個「小邦」統一起來，以增強自己的地位，並作爲將來進謁「周總理」的禮物。

寫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想起堅貞不屈的衛聚賢教授來。在他貧困之日，有兩個共幹拜候他，請他返回大陸「幫助考古」，可是衛聚賢教授毅然地拒絕了，並且返回自由祖國。

我還想起知識分子的典型唐君毅教授等。他們都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國高級知識分子！那些跑到外國去，回來以後便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的傢伙，實在太可恥了！

不，我們不能作牆頭草。尼克遜與基辛格可以和共黨「談判」，中國人永遠不能拜倒在馬恩列斯毛腳下！

吳研因指出：凡有親戚在海外者，便不被共黨信任，這是確確實實的事。更何況，那些在外國留學，在港英治下當「走狗」的「高級墮子」？如果香港被「解放」了，他們的結果會怎他？

我想起在共黨奴役大陸前的馬寅初。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馬寅初的名字確實響極了。馬寅初之左，遠比本港任何「高級墮子」更左。在大陸淪共後，馬寅初便「榮」任「北大」校長。

現在呢？馬寅初不但丟了烏紗帽，卸下博士袍，可能已經「魂歸馬列」了。如果他已經「魂歸馬列」，還是他的福氣，最可怕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試想想馬大校長的結局罷，本港的「高級墮子」有誰能和馬大校長相比？

在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大學生報」有這樣的一段話，特抄錄於後：「一位經常爲『中國評論』執筆『報導』中大校內情況的某中大同學『青冥』君，又在香港時報就『二十八人事件』口沫橫飛，大發議論，既抨擊人家『媚共』，又說『被扣』的同學被迫到廣州農民講習所學習所謂『社會主義初階』(？)，回港後，又受某方壓力不敢出聲云云(見三月五日香港時報)。其實，事實已經眞相大白了，爲什麼這個『青冥』還在閉着眼睛說瞎話呢？請問『青冥』究竟是何居心？」

評「世界

日本舛田利雄導演的「世界末日」，是根據法國預言家諾馬斯的預言集編寫的，據說諾氏曾經預言本世紀好些大事都應驗了，那些大事，都是人爲造成的災難。「世」片預言的一九九九年人類的毀滅，同樣又是人爲的災難。災難的原因是核子戰爭。至於核子戰爭到一九九九年前，能否突發，就要看今後二十年共產的世界革命是否有可怕的發展，看今年越戰的再起，像是揭起一頁可怕的序幕，假如今後二十年，東南亞局勢像不治之症的逐步惡化，南美出現新共產國家，並與美國內部有色人種建立關係，美國看到自己沒法阻止逐步的被消滅的危險，那麼核子戰的突發並不是沒可能的。「世界末日」因爲着重人爲災禍作基調，這類預言，是有相當啓發作用的。

「世」片雖然分成兩大段，核子戰爭一的結果。另一大段寫日本因爲工業發展，空氣受到污染，農產漁類失收，地震，空氣因工業廢氣的混入起巨大的變化，使天氣突變，海嘯颱風，不正常的寒流等等，有大部份是利用近年已經發生的電影紀錄片交插的，如暴動與青年集體自殺，在日本是常常發生的事，至於電影中的特技部份，如地下火車道忽然長出植物，地下冒出古怪動物，新畿

「中大學生報」還提出阮寶珊事件來恐嚇青冥，說：「這些人，用心何甚毒也？而所作所爲又何其蠢也？他們的公式只能歸結爲：造謠，被揭發；再造謠，再被揭發；直至噤若蟬爲止。」

阮寶珊確實已「噤若寒蟬」了，因爲他已壯烈成仁；文天祥也「噤若寒蟬」了，但「正氣歌」永垂不朽。青冥，二十年來，我對你的期望是做一個眞正的人，做一個正直的人，做一個誠實的人。我希望而且深信你不會辜負我的期望。

林彬死了，萬人傑、張贛萍、岳騫、縉山等鬭上站出來。阮寶珊死了，梁燕城、青冥、趙作榮等大學生挺身而起。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由中國必將擊潰暴政，八億人民必將勝利！

在這裏，我想簡畧地報導一下「學生被扣」事件的眞相。在過去聖誕節，一位崇基社會系的「交換學生」和一位浸會學生及一位工務局工作人員返回大陸，他們被扣番在廣州「農民講習所」內「學習」。所「學」的是「社會主義初階」。他們被扣留了兩個月，現已回港，且「噤若寒蟬」，只敢對密友透露一點眞相。這位「交換學生」的原校是美國「水牛城大學」。

最近青冥還告訴我：這三人原本是申請到無錫的，後來卻在武漢下車，因而被扣。「中大學生報」胡說他們「失了回港證」，「後來尋回」，眞是「毛思」的典範！

「毛思」的精粹便是：自己造謠，卻硬說別人「造謠」；「文鬬」不成，便用「武鬬」！君不見，「香港沒有難民論」？君不見，以暴力對付劉少奇？君不見林彪可以榮任「接班人」，也可以「粉身碎骨」？君不見「彭大將軍」，忽然成爲「反黨頭子」？君不見「香花」忽成「毒草」？「老大哥」忽成「社帝」？「美帝頭子」忽成「上賓」？所謂「毛思」，卽是無恥，可是卻有一些更無恥的「嚧子」要依附這無恥的政權。「讀聖賢書，所學何事？」這是文天祥的話，文天祥眞是太傻了。赤色青年需要的是：讀馬列的書，行斯毛的事，殘殺恐嚇有正義感的人。

赤色青年的教條是：盲從、無恥、下流……。

與「火車謀殺案」

林巽

怕的變形及變態後互相殘殺一同毀滅。那些場面，有如精神病者的幻覺，套用心理學家的說法是屬於「機質性自殘行爲」，通過電影，可以反映今日的日本人內心的孤獨，自大空虛以及被毀滅的恐懼等心態。

「世」片藉一位日本研究環境污染專家西山良玄博士的一家人，及當攝影記者的未婚女婿在災難中的掙扎作爲敍情情節。充滿絕望悲劇格調。可喜的是並沒有上一部同樣的日本電影「日本沉沒」那樣隱藏侵畧野心。電影除了販賣特技之外，穿插不少令人噁心的恐怖鏡頭。不可否認，環境污染在全世界中，最首當其衝的正是日本，日本人用這份敏感去幻想世界末日，那是一副有色眼鏡。事實有不少發展國家，因爲地廣人稀，工業發展集中在城市，就以美國與西歐來說，本世紀末由環境污染造成的災難並沒有那麼可怕，至甚發展中的國家，仍以農業爲生存主要條件，像非洲、南美、東南亞，空氣污染問題更不會那麼嚴重的。因此可以這麼說：如果世界上有由於空氣污染造成世界末日的話，恐怕在半個世紀前，必定先是「日本末日」，說不定由於「日本末日」給全世界帶來新的體驗，產生新的防禦智慧亦不可知的。

從「世界末日」[illegible]國電影「和平萬歲」用來作藝術匠人對人類生存的基本思想加以比較，我發現日本人是一個自救精神極其脆弱的民族。

由年前日本森谷司導演的「日本沉沒」以到這部舛田利雄導演的「世界末日」幾乎沒法分別出兩個導演有什麼不同風格，就像國片中的打鬬片一樣，我忽然發現，商業電影雖然也有不少是突出個人風格的，但風格在商業電影中是那麼可有可無的。

在「世界末日」同期首映電影中，薛尼・盧梅的「火車謀殺案」卻是最突出個人風格的電影。「火」片雖改編自亞嘉娜・姬絲蒂的原著小說，但導演所突出的是個人風格與他過去的「十二怒漢」、「血印」、「軍令如山」都有一種將一個人的過去合疊到現實上來成爲一種不可思議的行爲。「火」與「十二怒漢」風格上很相像，如果不是爲了保留觀眾追索劇情的情趣，此片以「十二兇手」命名最適當。「火」片由十二位身份不同的人物，爲了報復綁票匪首在五年前冷血殺人之仇，幾乎包了首惡乘搭的頭等車廂，但臨時殺出三個介入的人客，一名醫生，一名鐵路局董事，大名偵探。兇案發生後，大偵探受委托查案，分別詢問十二人。電影表現的偵探技巧尚在其次。主要突出的是審訊技巧。它表現出一名傑出的偵探，當他審訊一名疑犯時，直接探詢兇案眞相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詢問該被審訊的人的過去，看他爲自己過去隱瞞什麼，無中生有什麼，然後將那隱瞞及無中生有的部份拿來與兇案作一個可能關連的聯想。慢慢拼湊出整個事實的眞相來。

電影於是漸漸揭出十二位被審訊的人都有隱瞞的及隱瞞部份同樣與兇案有關。於是才拼湊成一個集體報仇的故事。一如「十二怒漢」從十二位陪審員的自私，好突出自己，對下一代有偏見，由此證明出那個所謂兇手的罪證只是被十二個陪審員不正常心理拼湊出來的假象。

「火」片的構思是由特殊時間，特殊空間，特殊人物集合一起的傳奇電影。它只是純粹販賣審訊智慧的商業電影。個人認爲薛尼・盧梅到現在止，最成功的仍是「軍令如山」與「十二怒漢」兩部，它說出人是有偏見的動物，當偏見走進公正的法律中去，執法者一樣將法律成爲表現偏見的工具。「火車謀殺案」似乎少了一點這些東西。可以看出那電影的情節完全是來自流行作家用假作材料泡製出來的東西。

毛澤東與紅樓夢

方劍雲

毛澤東肚裏除去一些演義小說之外，眞正讀通了的只有四部小說，即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是爲四大寶書，如果毛澤東說話寫文章，禁止用「四大寶書」的「典故」，可以肯定他一句話說不出、一個字也寫不出。

現在先說毛澤東與紅樓夢，張國燾在港時，親告筆者，毛澤東紅樓夢之熟，駭人聽聞，他不但能把紅樓夢所有詩詞全部背誦，更能記得林黛玉哭過多少次，每次爲什麼哭。這些事是張國燾在延安親得之於毛澤東，應不會假。

以後見到毛澤東談話最精采「語錄」皆出自紅樓夢。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去莫斯科慶祝蘇聯政權成立四十週年，在莫斯科蘇共大會上發表演說，提出了「東風壓倒西風」的「名句」，以後傳遍世界，到今天仍是毛「語錄」最精采之句，此句何來，出自紅樓夢八十二回，林黛玉向襲人說：「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毛澤東對着全世界共黨首領講出這段話，足見他對紅樓夢記憶之熟，對林黛玉服膺之深。但是這段話確非吉祥之

情況。未始不由於毛澤東禍從口出。

還有毛澤東罵人爲「牛鬼蛇神」，今日已成爲毛幫的幫口黑話，此言也出於紅樓夢八十二回：賈寶玉向林黛玉說：「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裏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爲博奧。」

寶玉口中的牛鬼蛇神與毛幫目前所用的，意義並不相同，此四字最早出於杜牧，曹雪芹自杜牧學來，毛澤東則自曹雪芹學來，因爲毛澤東不可能看過杜牧原文，毛的學問只到紅樓夢爲止。

此外毛澤東鼓勵手下嘍囉造反，習慣用「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毛澤東第一次引用這兩句話是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這兩句話出在紅樓夢六十八回王熙鳳說的，被毛澤東順手牽羊「解放」過來，但鳳姐是說「拚得一身剮」，毛澤東改拚爲捨，意義頗深，蓋拚者，自己拚命也，捨者，捨別人去拚命，這一點才是「毛澤東思想」精髓。

毛澤東對紅樓夢研究之精，可從其出口成章處看出。昔人咏李後主詩

未來文化社會發展，必然有肯定的進步價值的。

每個人生下來，生命是脆弱的，一些要依賴母親，才能有安全感，那份依賴性格到了長大之後，仍然是存在的，因此人已經注定沒法過孤獨生活，他讀書時，必有些談得來的同學成爲精神上的寄托，然後是結婚，兩口子相依爲命。

要是命運注定他是孤獨的，他也得在自己的工作中與別人有一種精神上的共通，今日教育制度，只着重灌輸知識及道德觀念，對於少年彼此相處，是否能完全和諧，都任其自由發展，而被人們認爲問題少年，都不外是沒有相處得來的學生。或由反叛什麼而成的畸型發展原因來的。

與美軍併肩作戰

寒梅

和我們在戰場上併肩作戰的美軍，有一位士官長查理，他是美籍華裔青年，原籍廣東台山縣，移居美國加州到他已是第三代，他的祖父和父親是在加州開餐館起家的。雖然已入了美國籍，故國情深，查理士官長是在加州出生的，可是廣東台山的鄉音未改。

和查理在汽車保養連很偶然的交談，鄉音熟耳，特別親切。

談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他說：在加州一地也有六位華僑青年響應，回國加入青年軍的行列，但不知分發在那一個青年軍師。他特別說明：在抗戰剛開始的時候，海外的華僑青年愛國不後人，不惜放棄海外的享受生活，回國投考軍校，畢業後從最低的基層幹部幹起，和士兵們同甘共苦，生死與共，個個都以加入戰鬪的行列，挽救祖國危亡，効命沙場引爲無上的光榮！

他認爲爲了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海外華僑眞是同仇敵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許多連傳統觀念傳宗接代的獨子也毫無保留的，奉獻給苦難的祖國。爲的是：有了強大的祖國，寄人籬下的海外僑胞，才能挺胸抬頭，吐氣揚眉。

查理對祖國抵抗日本侵略，終必獲得最後勝利是充滿信心的。他說：抗戰一開始，海內海外的愛國青年，爭相加入戰鬪的行列，不但鼓舞了民心，也激勵了士氣，在艱苦的對日戰爭中，證明中國一定經得起考驗的！

查理接着說：如今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全國精英加入了青年軍的偉大行列，更顯示了中華民族的雄厚的潛力，動員的能量，戰鬪的精神，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毛澤東這段話可能嚇倒[illegible]聽衆，因爲俄國人還自認是西方人。恐怕黃禍重演，終於造成今天毛𢤱火併的

，今日在毛管區之紅學專家俞平伯、周汝昌，吳恩裕皆甘拜下風，惜乎其誤入歧途，害人復害己。

貧富學生

霍雲霄

坐在巴士上，聽一個女客爲她喜愛逃學的兒子而苦惱，向同座一位姐妹訴苦，從慈母口中的敍述，那是一位可愛的兒子，他的逃學可能不是爲了功課不好，也不是天性頑劣。後來聽下去，才聽出一點道理。那是一貧窮寡婦撫養遺孤的故事，兒子的學費是由一名過繼的堂伯支付，那孩子讀的可能是較多環境富裕子弟的學校。可以想像這個貧孩子在那種己不如人的氣氛中讀書，情緒難以穩定是可以想像。同時，所謂問題少年的形成，也可以從這類似的例子中看出一點原因來。

十九世紀西方文學小說中，常有些類似的故事，一個貴族獨生子，因爲沒有伴，他的父母托教士替他在鄉間選一名認爲品質馴良的孩子去伴那貴族孩子一起居住，一同上學。那被選到的孩子，會被鄉中不少人羨慕，孩子的父母也帶着感激的心情期望孩子讀書成功。但那貧窮孩子來到貴族家庭後，首先是被貴族家中的僕人瞧不起，漸漸地又被少爺作爲欺負對象，有些貧孩子忍受不住，沒法適應，逃走回鄉間去，有些卻能忍受下來，但長大之後也成爲奴顏僕膝那類摩登師爺，一生不敢面對是非，說話喜愛轉彎抹角，對有權勢的人無條件屈服，喜歡受小惠，並且引以爲榮。喜愛向朋友誇口某某有地位的人如何對他有恩惠，以證明他的得寵。

當你看到學校放學，那些少年們都穿同樣的校服一起從學校門口出來，看來他們完全是平等的，但這其中因爲各人家庭經濟背景不同，彼此之間便存在種種自高自卑的心態，要是貧窮孩子能找到幾個同樣貧的孩子做朋友，富有的孩子能有一些富有的孩子做朋友，因爲自己總算有個小小的精神堡壘，問題倒不致嚴重。如果那孩子在學校中，不理他是貧人或富人，只要完全孤獨，沒法找到好同學做朋友，這孩子很可能成爲問題少年。

我國的封建貴族家庭裏，也有一種陪太子讀書的少年，那是從富中僕人的少年子弟中挑選的，那陪太子讀書的少年有一個銜頭叫「替鞭人」，那是皇子犯規時，由「替鞭人」替代他，給老師打屁股。像那代鞭人長大之後，又是沒有骨氣的那類以得寵幸爲榮的摩登師爺一類人了。

本港升中試考試，據所知只從學生的考試成績錄取學生，如果將來在考試成績外，加上一項學生家庭背景的資料，讓同類家庭背景的學生有機會同在一間學校讀書，即使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但能夠突出一點點組合也是不錯的，目的在爲每一個學生都能從同學中找到好朋友，不必因爲不如人而自卑。要知道爲未來的文化社會，減少一些摩登師爺型人物，就減少一些唱低調之人，多些理想家，對

和查理來談了半天，他的車子出了故障了，我們交換了一份紀念品。他送給我一個打火機，我送他什麼都不要，只要求我送他一個「中國遠征軍」的臂章。我很爲難的告訴他說：這是屬於軍品裝備之一，不可以送人的，隨便遺失了還要接受關禁閉的處分哩！他毫不客氣的帶開玩笑說：在戰場上太苦了，關幾天禁閉不正好休息休息麼？說完就動手要我將臂章「割愛」給他，無可奈何只好硬着頭皮了他的心願。回連後準備接受處分的。連長聽我的實情報告後，也深爲查理的愛國情深感動，破例免關我的禁閉，由軍需士補發一個新臂章給我，但願我的舊臂章和查理永遠同在！

新資產階級

小怡

多數人吃不飽肚子而連休息時間被剝奪了，還不能提高生活，這是一種貧窮的現象；而少數人佔有了越來越多的商品和貨幣而又可能參予市場活動，這是新資產階級產生的情況。在過去十年，中國大陸還存在着貪污舞弊和投機倒把的時候，其實新的資產階級就已經誕生。貪污舞弊者當然不是萬金千糧，不可能一下「發財變富」，但生活所享有的卻比一般人民來得充裕；而投機倒把者當然也只不過是炒賣炒買，不可能一弄就成爲暴發戶，但中間剝削的金錢卻事實會比勞動所得還要高些。

資本主義的風曾經在中國大陸吹過，所以也曾經有過資產階級，有過想復辟資本主義的人。這些都是實事。劉少奇希望改變國家政策，企圖動手扭轉經濟局面，結果東窗事發，被封爲「叛徒」和走資派。劉修被鬧垮了，可是新的資產階級就不存在嗎？

今日大陸，政治家、科學家、工程師、高級幹部等都是支取較高的薪金，跟一般人民公社社員的依靠分紅而且收入低微來比較，就有很大的分別。姚文元抨擊林彪大搞「物質刺激」，看來他是主張全國勞動人民「窮一起窮，富一起富」，資本主義抬頭便會影響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實行「革命的社會主義」。不過，大陸人民「窮一起窮」的時候已經有過，「富一起富」的時候卻從來沒有。要等待嗎？將來的世界怎樣，又有誰曉得呢？這是問題了。

而且在當前平等的問題上，假定每人每年發放一丈六尺布票，糧食按照勞動性質分配，這當然算得是一般平等。但，擺在前面的是科學家和技術員的工資和物質待遇就不相同，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之間的社員收入也各有所異，幾乎一半以上的家庭的生活水平都有比較高和比較低之分，而且投機倒把和貪污舞弊不可能完全沒有，這就算是不平等的現象了。然而要真正的消滅資產階級，相信就應該首先打倒這一些享有高工資和購買權的人，去削平一些障礙才是。

大概，姚文元現在還做不到。現在主要批判的是「物質刺激」論者，防止人民走資本主義，像蘇聯和東歐一樣，產生一些富翁和暴發戶。於是，人們也一定深信：高級幹部的現代化住宅不會拆掉，而改蓋農村式的土房子。

不過，那些在過去產生的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中以及拿僑滙的「小富翁」們，他們銀行裏的巨額存款恐怕早已在文化革命中被捐出去了。

第一次長沙大會戰檢討

胡養之

我第五十二軍的三個師，和第六十師守在新牆河，爲第一線陣地。我第七十軍與第九十五師，則守在汨羅江，爲第二線陣地。總預備隊爲第七十七師，便在平江。民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敵第十三師團與第六師團，即開始向我新牆河北岸警戒陣地攻擊，於是接近河岸，準備渡河。二十二日晚上，敵艦艇約百餘，近泊新牆河口外湖面，試行登陸。二十三日拂曉，敵開始向新牆河南岸陣地攻擊。依賴飛機、重砲支援，及繫留汽球觀測，由正面強行渡河。當時河水甚淺，概可徒涉，敵第三師團之一旅團，也由艦艇支援，分乘汽艇由新牆河口，及汨羅江口各附近登陸。這時我軍浴血抵抗，反覆逆襲，激戰至午，我第二師始放棄河岸，均六十師增援，遂據守相公嶺一帶的主要陣地，以抗拒敵人的進攻。至於汨羅江口方面，我守軍第九十五師，於拂曉時沿岸抵抗，擊沉了敵人的鐵舟二十餘隻；五時以後與強行登陸之地激戰，至午後四時，便被迫而退出了主陣地。

同月二十四日，我軍向敵反攻，激戰全日，敵頑抗不退。反乘勢觀測我陣地薄弱所在，猛烈進襲，而突破我第二十師陣地的一部份，佔據了大荊街。二十五日，敵施放烟幕，並使用毒氣，更以多數飛機瞰制上空，突破我第十九師黃甲橋陣地，向南進犯，經我九十五師及一〇七師迭次逆襲，始將敵擊退。我軍爲誘敵深入，予以打擊，乃合五十二軍集結各師，在幕阜山以西關王橋、渡頭橋、田家段之線，佔領側面陣地，使敵人越過新牆河而南，進攻汨羅江。二十六日，敵人強渡汨羅江，守軍對敵激戰竟日，便用逐次抵抗的戰鬪手段，向長沙以東撈刀河北岸轉進。

敵分六路包圍長沙

敵人當時的兵力分爲六路，企圖對長沙來一個大包圍戰。敵軍第一路是齋藤彌平太的第一〇一師團及中井良太郎的第一〇六師團，欲由贛北西向湖南瀏陽，因遭受我軍的正面堵截及側背攻擊，敵兩個師團則不得前進，接着又想與第三十三師團會師修水，已不可能而敗退回去。第二路則是粕重太郎的第三十三師團，擬自夾南越九嶺，經平江以進出長沙以東地區，亦遭受我軍迎擊，並予以側背夾攻，僅得派遣一部跟田中靜一的第十三師團會師於平江以東的三眼橋，又爲我軍擊潰，分別逃竄北走。

敵第三路是十三師團奈良支隊，與第五路藤田進的第三師團，及第六路第三師團的上村支隊，都是主攻方面敵第四路第六師團稻葉四郎部的左右翼，更配屬有飛行隊、艦隊、海軍陸戰隊及重砲兵隊等特種兵團，合此四路總兵力約達六萬人以上。新牆河處處可以徒涉，我軍利用陣地，阻止敵人七、八日之後，讓其再行深入，消耗其實力於汨羅江陣地前者又兩日，於九月二十六日，敵渡過汨羅江，是日晚上我軍放棄了南岸陣地，退守石亭、滌口及株州之線。

二十七日敵分四路南進，處處受到我軍狙擊，行動呈現異常遲緩。至二十八日晚，敵前頭始進至福臨舖亘栗橋、三姐橋的線上。敵知其第一路、第二路的敗困消息，乃分其一部經甕江向平江迂迴，其第六師團及第三師團乃續向南進攻。然其戰力耗盡，銳氣鈍挫，破綻百出。我軍乘隙蹈虛，突起側擊，加以後續援軍趕到，士氣旺盛，遂將敵分別包圍在上杉市與橋頭驛兩地區之內。經三日夜的圍攻，兩地之敵，都不能支持，至十月一日敵開始向北突圍。我軍分道堵截並加以追擊，敵狼奔豕竄，遺屍近萬而去。至十月八日我軍恢復汨羅江、新牆河各陣地。

打破「以華制華」迷夢

日寇企圖利用歐洲戰爭方興之際，打破其所謂在華軍事僵局，以便抽調戰力，集中使用於實現「大東亞」迷夢。因而一方面扶植汪兆銘的僞組織，以自欺欺人想法，使之代替國民政府。另一方面則派遣西尾壽造大將爲侵華軍總司令，統一指揮其派遣侵華的華北、華中、華南各侵略軍隊，以求集中力量，一舉攻取長沙，而粉碎我抗戰力量。西尾壽造奉到其大本營的「完善必勝計劃」，集結十萬大軍於鄂南、贛北，以長沙爲目標，分由六路向長沙進犯。汪僞組織在敵卵翼下，亦與敵簽訂所謂「和平條約」，並僭竊名義，擅發其賣國文告。敵人希望一舉取得長沙穀倉，而達成其「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宏願。

不料在長沙一戰，敵人六路皆潰，反而死傷二萬餘人，毫無所得，敗逃之餘，僅求自守亦不可能，我軍乘勝則進攻岳陽等地，聲勢所及，汪逆爲之沮喪；岳陽之敵，也望風而逃；敵在漢口的飛機隊，亦爲我空軍所重創而退走，舉

世聞我長沙首次大捷的消息，一致認為我軍越戰越強，全國人民對抗戰必勝，更堅定其信心。

美國當時的駐日大使格魯斯，於同年十月十九日在東京「美日協會」，因我軍在長沙大捷而力斥「東亞新秩序」的狂謬；並對日軍在華的野蠻殘暴行為，義示憤慨！同年十一月九日，蔣委員長接美國羅斯福總統函，保證美國對美基本與傳統外交政策，決不變更。同月十三日，俄駐華大使潘友新轉達史達林致蔣委員長的電文，表示對華友好不變。於是日本在國際上的聲勢，於長沙首次會戰後，一落千丈！

最高統帥昭告軍民

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認為日本人的瘋狂加緊，只是苦悶無路，冒險心理的反映，雖然當頭棒喝，也難以醒其迷夢，因而為文昭告我全國軍民同胞說：「我全國軍民同胞艱苦抗戰已越二年，緬懷先烈締造之艱難，瞻望革命前途之光明，知我全國同胞皆有奮勵而亟急起直追之熱忱，誓驅敵寇，盡除奸偽，以確奠我中華民國獨立平等之基礎。回溯此半載以來，敵人之狡謀日張，漢奸之猖獗滋甚，民族蒙此奇羞，志士同為切齒，最近湘北告捷，稍覺洗滌腥羶，畧慰同胞之悲憤。然抗戰建國經緯萬端，吾同胞之責任，在此最後勝利接近之會，必將隨之而益艱鉅！……吾人不能急於希望戰事之結束與敵人之退，不能希望敵人放棄侵畧之覺悟。……敵人於未能領畧吾全面持久之眞實力量之前，亦決不能有眞正的覺悟。反之，吾人誠能前方後方無分軍民，無分男女與智愚，共同一致，堅忍奮鬪，不畏死，不偷安，不惜犧牲，不計時日，勇往直前，愈久愈奮，則最後勝利，必能實現。故吾人今日不獨應絕望唾罵漢奸失敗投降之謬論，尤應屏除自身畏難苟安與希望速成之心理。古語有之：『破山賊易，破心理賊難』。凡不能耐苦，不能持久，不能始終堅忍以至於最後五分鐘者，皆有害於抗戰與革命之心中賊也。此吾同胞在漢奸邪說囂張之日，所不可不深自驚悟者也。」

於是我國軍民皆奮勵自勉，自動訂立國民公約十二條如下：

一、不違背三民主義；
二、不違背政府法令；
三、不做漢奸和敵國的順民；
四、不違背國家民族的利益；
五、不參加漢奸組織；
六、不做漢奸和敵國的官兵；
七、不替敵人和漢奸帶路；
八、不替敵人和漢奸探聽消息；
九、不替敵人和漢奸做工；
十、不用敵人漢奸偽銀行的鈔票；
十一、不買敵人的貨物；
十二、不賣糧食和一切物品給敵人和漢奸。

敵我政略戰略得失

如果日人有政治眼光，有誠心實現其「大東亞新秩序」，便該放棄「以華制華」的卑劣手段，更應該放棄既得的蠅頭利益，一舉將大軍退往長城以北，然後與中國言和，則日本猶在歐戰爆發後，舉足輕重呢。日本人崇拜孔子、孫武子、拿破崙、俾斯麥，而只習末技卻不務大本，只知道扶植偽組織，老想「以戰養戰」，圖近利而失大本，即或一舉攻畧長沙，與政畧、戰畧又有什麼裨益？何況竟一舉而大敗？

日軍在長沙第一次大敗，是敗在它的戰畧部署上錯誤。為了求其擴大包圍我長沙的姿態，以行分進合擊，將十二萬人，展開在二百公里正面的山林水田地帶，其支援作戰方面，必須經過一百四十公里的山岳地帶，才能夠進出瀏陽附近，與那次會戰發生影響作用，包圍不成，即適為我軍各個擊破。其主力軍依其優勢準備，步、砲、戰車、飛機及艦艇協同突擊，不顧側背威脅，肆意進取，雖是冒險深入，終屬無謀。惟部隊長掌握軍隊確實，於險遠地勢，稍陷困難中，始終能集中力量，進行悍戰，退則能迅速脫離戰場。

長沙第一次大捷，適逢汪精衛偽組織恰在南京成立不久，因而遭受打擊，如果那次我軍不幸失敗，則漢奸叛國之風更為囂張。換句話說，汪精衛等人叛黨賣國，貽羞中華民族，可為不能堅定信心者戒。幸賴我軍民深知民族大義，不屈不撓，堅苦奮鬪，服從中央，抗戰到底，以血肉之軀，與敵優勢裝備相搏，能發揮劣勢裝備的所長，以陣地戰阻敵之前進，以狙擊突襲敵之側背，捕捉敵人弱點及過失，以拘束敵人，消耗敵人，打擊敵人，使游擊部隊的行動與正規模軍切如配合，因而減少了自己的損失，增大敵人的傷亡，這是在作戰意志上致勝的要義。

在作戰指導上，對敵主攻方面採取消耗戰，對敵支作戰方面，採取堵截圍攻戰，均能處處主動地自由地調動部隊，使用裕餘時間，選定適用戰地，乘敵分離，予以各個擊破。戰畧行動，是極為成功的。在戰術上節節抵抗，誘敵深入，以伏擊隊予以逆襲，乃防禦戰之常。而敵已退卻，我軍未能適時追擊，捕捉敵人於戰場而殲滅之，讓敵人脫離戰場，回守其集中地，正是我軍之耻，也是當時指揮作戰者的失策。

（下）

西安事變中的彭昭賢

金大偉

李不好意思把全部事實告訴彭，只用半開玩笑的口吻問他有無遺囑，其實，張、楊在會議中的決定是當大軍西撤的時候，爲了避免行動上的累贅，準備於出發前，把被扣留的人員一律予以槍殺。

彭氏雖然不懂得情況這樣嚴重，但也感覺形勢不對，馬上用試探性的口吻問李道：「你們決定了行動的時間沒有？」

李答：「深夜二時。」

彭和李一向是開玩笑慣了的人，彭氏這時力持鎮靜，忽然想起京劇中「秦瓊賣馬」戲詞來了，便笑着對李說：「如果你二爺身遭不幸，你就發了財了。」

李說：「好傢伙！我可不是開玩笑呀！」

彭接着說：「等你二爺死了之後，你要替你二爺大大的買上一口棺材。到了那個時候，你就不要這樣打扮了，你要穿上孝衣、戴上孝帽、手拿哭喪棒，把你二爺的靈柩運到家中，然後你再大大的請上一個份子，豈不是發了財了？」

李知道彭死在眼前，他還這樣的輕鬆幽默，不覺心中一酸，忍不住在苦笑中刷刷的流下淚來！彭看見李一哭，心裏一難過，也哭起來。和彭氏住在一起的那位姓耿的朋友心腸最軟，他這時一手拉着彭，一手拉住李，早已哽哽咽咽的泣不成聲。

在一片哭聲中，還是彭比較達觀，他對李、耿兩人說：「人的死生有命，二兄也不必難過了！」

李志剛走後，彭爲了應付可能臨時發生的情況，連衣服都沒脫，就睡倒床上。他心中默默的想：「就是被拉出去槍斃，也不能叫人家看出太狼狽，穿着衣服總比較妥當些！」

彭氏爲人有一樣好處，他無論遭遇多大的事，只要把頭一放在枕上，立刻可以酣然入睡。及至第二天早晨，彭剛剛一睜眼，李卻笑嘻嘻的跑了進來，對彭抱拳拱手的說：「恭喜！恭喜！情況有了轉變，中央軍昨晚已停止進攻，張副司令接到南京電報，說蔣夫人和宋子文一兩天內都到西安來，事情急轉直下，眞是國家之福！」

彭說：「這樣一來你不是失去發財的機會了嗎？」

李說：「我們好好慶祝一場，別再開玩笑！」那天的早餐，李就在彭那裏吃餐，大家有說有笑，顯得特別輕鬆！

愉快興奮中的熱淚

據彭昭賢先生深刻的記憶，西安事變後的十二月廿五日下午五時五十分，正當他和耿壽伯兩個人，靜靜的坐在寧廳長公館小客廳裏面，推想今後西安方面可能發生的情況時，突然聽到廣播電台播出來一個驚人的報告：

「請全國同胞注意，蔣委員長和蔣夫人，已於本日下午五時二十分乘波音機安抵洛陽，同機前來者有宋子文先生、張學良將軍、端納先生等，中央廣播電台XHOA。」

彭氏非常驚喜的問耿氏道：「可能嗎？」

耿答：「不可能。」

彭問：「爲什麼？」

耿答：「這裏的情況雖一天比一天有好轉的可能，但今天上午志剛兄來此，還表示楊公刻下仍未同意放蔣先生回京，情況那會這樣快的急轉直下呢？」

彭並未表示意見，但對於耿的說法，似乎也表同意。此刻聽廣播電台又作了一個第二次廣播，內容同前一次的廣播完全一樣。

彭默默地想：莫非有不幸的驚人變故嗎？心中極爲忐忑不安！因爲根據他的經驗，同樣的一件事，若廣播電台連續播出兩次，在以往習慣上頗不多見。他推想這可能是有不幸變故發生後，中央即將開始某種行動的一種掩飾。

正當彭、耿兩個人在心理上「患得患失」之際，廣播電台第三次同樣的廣播聲音又響了。

彭對耿說：「這不像是假，等我問一問看。」

耿說：「對！你趕快打個電話吧！」

彭氏所住的那間客廳門口，原有一部電話機，但這幾天來門外經常有一位佩槍衞士駐守。彭明瞭自己是一位被優待的俘虜身份，沒有資格同外面通話，所以從來沒有自討沒越的用過電話。現在，如果蔣先生眞的已經脫險，他去使用電話衞兵一定不會阻止他，他跑過去，拿起電話筒，暗忖着「電話打給誰呢？」他首先想起了西安飛機場主任祝欽璈和他很熟，就叫接飛機場祝主任，電話接通後，祝問：「那一位？」

「我是彭君頤。」彭答。

對方也沒等彭再問，馬上告訴他說：「委員長、蔣夫人、張副司令都飛往洛陽了，你還不知道嗎？……」

彭把電話機一丟，顧不得收線，三步兩步衝進客廳來，馬上告訴耿：

「委員長走了！……」
耿聽後，站起來，張開嘴吧，竟把彭臉上咬了一口，兩個人緊緊抱在一起放聲哭了起來。他倆的哭，並非是出於傷感，都是從內心的愉快興奮中激發出來的熱淚。

隔了一會，就聽見西安全市的鞭炮大響，歷一時之久並沒間斷，由此可見西安市民對於蔣先生脫險的歡欣鼓舞之情。

從這天晚上八時開始，楊虎城就偕同韓光琦和李志剛到處慰問，楊氏看見被扣留的人，就連連的道歉，一口一聲地說：「對不起！對不起！請原諒我的荒唐！」

這些人也不好意思和他再說旁的，只有陳調元倚老賣老的說：「事變如此結束，總算國家之福，過去的事叫它過去吧！」

馮欽哉來遲了一步

楊等來看彭的時候，楊對彭也是口口聲聲道歉不已，彭氏也只好敷衍兩句，作了禮貌上的交代，算是結束了那一次尷尬的局面。

等到後來彭昭賢離陝赴京一行，再回到西安時，楊虎城此時已在作出國的準備了。彭便找了個機會，曾和楊氏作了一次懇切的談話。

彭說：「事情是已經過去了，但我替主任（指楊虎城）想，總覺得主任犧牲得太不值得了！中央方面誰不知道主任在革命陣營中的光榮歷史，你這樣的把它毀滅了豈不是太冤枉了嗎？何況委員長在事前已把他要到西北來的消息先告訴了主任，這也等於把本身的安全寄託在主任身上，但主任卻忽略了這個因素！」

楊說：「君頤兄的話對極了，總怪我一時胡塗作了一件荒唐事，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

彭說：「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主任他日由外國回來時，我們追隨你的機會還多着呢！」

他倆的對話，就此結束。

再談到楊虎城部下的兩個軍長——馮欽哉和孫蔚如——馮氏因見機得早，在西安事變的當時，就歸附了中央，換得的代價是第廿七路軍總指揮。

但也有人說，馮欽哉當時的歸附中央，大半是爲勢所迫。原來馮氏所統的部隊是駐在陝西大荔縣一帶的，當張、楊決定發動西安事變後，楊就派他的一名姓張的參謀長到馮部裏去秘密傳達命令，着馮率領所部迅即佔領潼關，以阻止中央大軍的西上。據說，馮接到這項秘令後，立即開始行動，不料在馮部尚未進抵潼關以前，中央軍的樊崧甫部第二十八師（師長董釗）已經先將潼關佔領了。

馮氏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一時頗有走投無路之感，但爲了個人今後的出處，也就顧不了老長官的栽培，立刻秘密派人和樊崧甫搭線，歸附了中央。當此緊要關頭，馮氏深明大義，總算能難可貴。

黃旅長洛陽城告密

馮在歸附中央的行動中，爲了表示誠意，首先竟把那位姓張的參謀長祭了旗，使這次事變中又多了一名冤鬼！馮的這一突然「反正行動」，在精神上給楊虎城的打擊相當大。楊以後所以肯接受張學良的勸告，同意送蔣先生返京，皆與馮欽哉的反正有着很大關係。

同時，還有一件無獨有偶的事，那是東北軍炮兵旅長黃永安背叛張學良，在洛陽告密，也給予張氏一個很大的刺激。

原來張決定對蔣先生使用「兵諫」方式的一小時之前——十二月十二日早晨五點鐘——張曾給駐在洛陽的黃永安旅長一封密電，命令他即刻佔領洛陽機場，等待後命。黃接到這封密電後，起初是不知所措，結果他權衡了一下利害輕重，終於拿着電報到祝紹周那裏去告密（祝紹周那時的職務是洛陽軍官學校分校主任兼洛陽警備司令）。黃這一行動的結果，除了榮陞爲陸軍中將以外，並受到「傳令嘉獎」。

另一位軍長孫蔚如，卻是西安事變中的一個倖運者。當事變結束後，蔣先生回京，陝西省政府改組時，經蔣先生提名，由他繼邵力子之後出任陝省主席。

孫氏憑什麼資格能出任省主席呢？據彭昭賢先生指出，實由於三個因素：第一、孫是陝西人，得人地相宜之利；第二、孫是事變中主張釋蔣扣張的人，所以中樞方面認爲有對他論功行賞的必要；第三、在事變剛告結束的初期，人心惶惶，情緒未定，派孫出綰陝西省政，將可收穩定人心之效。

孫蔚如獲不次升遷

陝省府改組，孫氏履任後，曾到南京去謁蔣氏，那次和他一同晉見的人是王宗山先生。王的名字叫登雲，宗山爲其別號。他是英國留學生，英文程度甚佳，曩年孫總理派蔣先生訪問莫斯科，一共帶了兩名秘書，王氏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彭昭賢先生在蘇俄見過很多次面，說起來算是一個很熟朋友。

據彭氏告訴筆者，孫蔚如那次謁見時，蔣先生對孫很客氣，召見後還留他和王宗山在官邸便餐。那時彭昭賢也在南京，有一天蔣先生請彭吃飯，並順便問彭在陝西將領中那一個人值得培植，彭脫口而出的答：「孫蔚如。」

蔣先生問：「爲什麼？」

彭答：「孫主席的長處很多，舉其大者約有五點。」

蔣先生很詫異的問：「那五點？」彭答：「第一、孫事母最孝，我覺得中國有一句古話『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孫既能孝順父母，也一定是忠於國家，忠於領袖。第二、孫讀書很多，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人。他不但在對人對事方面有獨到的見解，而且在氣質方面也承受了儒家的傳統。第三、孫有不念舊惡的長處，對於楊主任左右的人，有好多都是他所不喜歡的，但他無論到了什麼時候，還是竭力的照拂他們。第四、孫熱心公益，每逢遇見社會上公益事項，他都慷慨助成，絕不後人。第五、孫有謙謙君子的古風，西安事變的當時，他的的確確向楊主任提過建議。然而，他卻於事後矢口否認，這種美德就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得到的。」

（四）

中國抗戰實錄

【22】

辛亥革命與日本

日提苛刻條件

清廷的全權代表張蔭桓等人於一月三十一日到達廣島。

日本方面，以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宗光為全權代表。二月一日，首先向張蔭桓等詢問清廷有否給予全權，要求書面答覆；這一點，實則是張蔭桓等的弱點所在，因為清廷並未給予多大的權限，光緒的諭旨只是限於「日本的要求，均須先行呈奏，候旨遵行。其與國體有礙及中國力有未逮之事，不得擅行議定。」於是張蔭桓等答稱：「簽署條約有經清廷許可之必要，故須將條約暫時携回去，候皇帝批准施行。」伊藤博文則表示「這點權限，夠不上是全權」，而拒絕任何談判，然後並要求必須恭親王或李鴻章親自前來。

拖延時間擴大壓力

日本找這樣的藉口拖延時間，卻另有一個陰謀，就當張蔭桓等人即將到達之前的一月二十七日，在廣島所舉行的御前會議中，會經決定了「秘密政策」，其詳情固然不得而知，但只要從後來的軍事行動和外交活動看來，至少可以揣測得到其意圖是在將中國海軍殲滅之後，需要爭取一點時間，好將兵力調往台灣方面。當時日本的第二軍已經在山東登陸，迫近威海衛；如果更進題步一大到對於台灣、澎湖一帶廣大區域伸展壓力，則可以拿出更苛刻的條件來向清廷作強迫性的要求。

據日本方面的資料，在上平十月中旬所舉行的有關閣僚會議中，已經決定了割讓領土的要求，在旅順、大連之外，更包括台灣在內。一月二十七日的御前會議，又正式決定稍稍擴大，而且具體地劃出了範圍——台灣全島暨其所屬各島、澎湖羣島、以及包括遼東半島在內的奉天省（現在的遼寧、安東兩省）南部地區。

清廷派李鴻章赴日

由於北洋艦隊在威海衛覆沒（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主戰派」也為之傾向於和議，於是決定了派遣李鴻章為全權代表前往日本。在日本方面，因為已掌握了勝利的形勢，當然不會放棄機會，故而開始明白地表示出割讓領土的要求；在清廷方面最初的方針是對於這一點不能同意，但因為戰局不利，終於堅持不下去，而給予李鴻章以割讓領土的全權。

談判於三月二十日在馬關（日本的下關）春帆樓開始。

苛刻的停戰條件

在二十一日的第二次會談中，因李鴻章要求停戰，伊藤博文乃提出限三天答覆的停戰條件其要點如次：

一、大沽、天津、山海關的所有城池堡壘，一律由日本軍隊佔領，所有清軍的軍需品，都交給日軍暫管。

二、天津——山海關鐵路交由日軍管轄。

三、停戰期限內，日本軍費由中國負擔。

四、停戰日期及兩軍境界線等細日，俟中國同意上述各項後再議。

根據日本方面紀錄：李鴻章顏面蒼白，連呼：「苛刻！苛刻！」蓋當時日軍雖已佔領了威海衛，但並沒有攻佔到山海關、大沽、天津各地，實在是過於超越了現狀的蠻橫要求。

在日本方面，如果立即同意李鴻章的停戰要求則有困難，因為這時已經在秘密發動「台灣作戰」的動員工作。

由「松島」、「橋立」等十一艘軍艦編成的「南方派遣艦隊」，在伊東亨祐的指揮之下，三月十五日自佐世保出港，二十日到達澎湖羣島南邊的「將軍澳嶼」，等待天氣恢復正常，攻擊澎湖本島，二十三日開始登陸，二十四日便控制了澎湖全島。

李鴻章就有關停戰條件向清廷請示結果，決定將停戰問題擱置，直接談判媾和，於是二十四日第三次會談，便要求日方提出議和條款，這時，伊藤博文才表明佔領了澎湖的事實，至於詳細條件，要等到明天再提出來，第三次會談就這樣地結束。

李鴻章遇刺

會後，李鴻章在返回旅舍的途中，發生了被日本人小山豐太郎（又名小山六之助）行刺，左顴骨中彈重傷的事件。

日本政府大為狼狽。內外情勢，都在朝着停戰的方向推動，假定李鴻章以負傷為理由而回國，則使停戰交涉碰上了暗礁；而注視着交涉動向的列強，會有羣起非難日本，並加以干涉的可能性，因此，日本的態度突然轉變，對李鴻章殷勤道歉，同時斷然決定了無條件停戰。

在日本方面當時的情況是：「朝野人士大為驚愕，由全國而來的慰問團體湧到下關。」明治天皇以詔勅表達遺憾之意，並送來皇后手製的綳帶。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雖然決定了無條件停戰，但恐怕被指為是由於李鴻章負傷而對之讓步的交換條件，將會引起軍部的反對，特別履行了請求天皇裁可的手續。

至於列強的動態，這時已經接到

俄國（二月十六日）、德國（三月八日）送來對於領土要求的警告，日本政府也作表現出愼重將事的意向。

李鴻章負傷之後，乃由以參議身分同行的長子李經方爲之代理，於三月三十日簽訂了停戰協定。就在這一天，行刺犯小山豐太郎被判處了無期徒刑。

簽訂馬關條約

停戰條約的內容是：「停戰地區只限奉天（遼寧）、直隸（河北）、山東三省，台灣、澎湖除外。」「停戰期限二十一天，屆期和議不成，停戰條件卽行中止」兩項。

繼之，日本方面又於四月一日提出「媾和條欵」，其主要項目如次：

「一、淸廷承認朝鮮爲完全無缺的獨立國家。

「二、淸廷因戰敗結果，將奉天省南部地方及台灣全島、澎湖羣島讓給日本。

「三、淸廷賠償日本軍費三萬萬兩，分五年支付。

「四、淸廷以和歐洲各國所簽訂的條約爲範本，與日本締結和對歐洲各國同等待遇的『修好通商條約』。

「五、在過去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應增加開北京、沙市、湘潭、重慶、梧州、蘇州、杭州各地，以便日人居住及營業。

「六、爲保證履行條約，允許日本暫時佔領奉天及威海衛，並支付其軍費。」

李鴻章的說帖

李鴻章對於日本的條款，提出四點意見作成說帖（意見書），答復日方，加以辯駁：

「一、第一條關於承認朝鮮完全獨立，應該增加日本也承認其獨立。

「二、日本在開戰時，曾經通告各國，是爲了維護朝鮮自主而戰，非爲貪圖中國的土地；希望不失初心，對於要求領土問題應該加以修正。

「三、關於軍費一節，實際費用不致有如此之多，並且中國也沒有那麼多的支付能力，希望重行考慮。

「四、關於通商權利等項，逐條答辯，請再作考慮。」

這個說帖，全文二千餘言，特別強調不應有爲中日兩國將來種下禍根的條約，其大意是：

「如果強迫中國任憑擺佈，則不僅不能防止爭執，反而會使兩國紛爭因而層出不窮，子子孫孫永爲讐仇。

「倘爲兩國人民深謀遠慮，則應締結爲圖永久和好、互相援助的條約，彼此合作，在亞洲築一長城，抵禦歐洲列強的欺侮。日本如不此之圖，而徒逞一時之強，需索無饜，則中國人民勢必要臥薪嘗膽，澈雪國仇。東方兩國如果愚蠢至於同室操戈，不相互助，則徒然都會招至外人的攘奪！

「深願各項條文都能妥善，而不宜遺留絲毫弊害，兩國國民數代以後的百年幸福和命運，繫於當前雙方全權代表的掌握之中，今日賠償數額的多寡，得地以擴充幅員的廣狹等問題，都非關緊要；而最重大的是要能有在將來兩國之間不生嫌隙、永遠和平互助的條約。」

在日本的資料中，對於這個說帖的旨趣，只簡單地提到一點。唯關於軍費問題，則有比較詳細的記載，李鴻章當時曾經提出反論：「據新聞報導，直到今天軍費未達一億五千萬兩，如將軍艦及其他戰利品加算在內，毋寧說應該減爲一億兩，始屬允當。」然而，日本方面則認爲李鴻章的主張「只是外交上討價還價的拖延策畧。」

伊藤博文一味恫嚇

伊藤博文在表達主張的時候，始終帶有脅迫、侮辱的語氣，他說：「日本是戰勝國，淸廷是戰敗國，這是戰爭的結果，不是通常的談判；如果不幸而談判破裂，只要一聲令下，六、七十艘運輸船艦出動，北京的安全，便無法保障。」一味恫嚇，毫不接納中國方面的意見。最後，李鴻章追問：「何以要如此折磨中國？」伊藤竟然信口開河地答稱：「一切都是中國的責任，還有什麼辦法好想！」

十四日，傳聞日本小松宮彰仁親王被任命爲日軍「征淸大總督」，已有三十幾艘船艦運兵前往大連。結果，李鴻章只爭到了賠欵減額和割讓遼東半島的範圍縮小，而終於簽訂了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汚點的「馬關條約」（日本的正式名稱是「日淸媾和條約」又稱「下關條約」）——時間是在公元一八九五年的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時。

清日簽訂馬關條約，背右一李鴻章、右二李經方，正面右一伊藤博文、中爲陸奧宗光。

當時，日本曾將李鴻章和淸廷之間往返通訊的電報密碼差不多完全能夠破譯出來（東亞同文館版「對支回顧週」），所以對於淸廷在開始一直拒絕日本要求，後來被李鴻章說服，打算承認賠欵的數額及割地範圍等情況，瞭如指掌，故而談判的一切過程，都是依循日本的步調進行。

中國地位一落千丈

淸廷自因「鴉片戰爭」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二年）以來，連續不斷地訂立了「不平等條約」，固然逐漸有損於他的國際地位，可是直到「甲午戰爭」之前，雖不能算是世界上的一大強國，但畢竟還是個一等國家；然而由於「馬關條約」的簽訂，

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値得危慮；而列強對於中國的觀念也大爲改變，蠶食、瓜分的侵略野心都越發露骨地表現了出來。

民心仇日自此開始

在中國國內，無論朝野官民，對於「馬關條約」無不切齒腐心、深爲憤慨，紛紛責罵李鴻章出賣了國家；從這裏開始，在中國滋生了「仇日」的民心士氣。「馬關條約」，對於往後的中日關係，投下了不幸的陰影！

日本走上霸道

「馬關條約」徹頭徹尾摧毀了一八七一年「清日修好條規」的平等互惠精神，僅僅是在四分之一世紀之間，日本便轉變成了一個侵略的國家，走上了霸道的途徑！

在這裏，要將「馬關條約」以及有聯帶關係的「中日通商行船條約」（簡稱「中日商約」。日文名稱爲「通商航海條約」）的主要內容及問題之點，列舉如下：

斷送朝鮮割讓台澎

朝鮮問題：中國明確地承認了朝鮮是完整無缺的獨立自主國家。因此，凡是以往朝鮮對於中國所實行的朝貢、禮儀等事項，便因有損其獨立自主的體面，一概廢止；中國對於朝鮮的宗主權，也就見諸明文而被完全取消。

割讓領土：被割讓的領土爲「奉天省南部（遼東半島）」「台灣全省及所屬島嶼」「澎湖羣島」。但後來遼東半島卻成了俄、法、德三國干涉的原因。

賠款等於日本四年歲入

賠款：庫平銀二萬萬兩，分七年支付。相當於當時日幣三億六千萬元，又等於日本政府四年歲入總和的鉅額，也是後來日本政府所公佈的軍費二億零四十七萬元的一點八倍。這一筆鉅款，和鴉片戰爭賠償英國的二千一百萬兩，英法聯軍各八百萬兩等情形比較，可以說是金額太鉅，過於苛刻的賠償。

日藉賠款奠定經濟基礎

日本以這個賠欵爲基金，將日本貨幣由原來的銀本位制轉換爲所期望的金本位制，加強了在經濟方面的國際競爭力量和國際信用程度。

在國內，則獎勵工業、特別是軍需工業的發展，完成了落後於歐洲列強的產業革命，奠定了後來成爲經濟強國、軍事強國的基礎。一八九七年所設立的國營八幡製鐵所，也是以這個時候的賠欵爲資本而達成的。八幡製鐵所後來由中國購買便宜的礦砂和煤炭，規模越發擴大，成爲日本工業的核心。台灣以及朝鮮、中國，都成了工業國家——日本的原料供應地，也成了工業產品的市場。

航行權遠達重慶

通商：日本獲得了和歐洲各國同樣的最惠國待遇；新簽訂了「通商行船條約」；獲得了領事裁判權；在過去業已開設商埠的十三個口岸之外，續有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處開放通商；以及抵達重慶的長江航行權和由上海到蘇州、杭州的吳淞江、運河航行權，在航運方面，原先自明治初年（一八七〇年代）以來，日本郵船公司業已開設了中日航運路線，繼之在馬關條約的再下一年，大阪商船公司又在長江開設航路，以及大東汽船、湖南汽船等公司也都加入了中日航路；日本對中國的航運，在戰後的十年之間，增加了一倍。

工商業進入中國大陸

由於在關稅方面的特惠措施，日本的工商企業逐漸進入中國大陸。一八九五年，在上海建設紡織廠，到了一九〇七年已達一千一百四十九家。此類對華投資事業，半數以上都是日本政府所直接經營，在經濟方面，開啓了對中國的支配頭緒。

租界：在「通商行船條約」即將換文之前，依據日本提出的要求，以文書規定在上海、天津、厦門、漢口四處設日本專管租界；後來，租界又增設到蘇州、沙市、福州、重慶各地。



簽訂馬關條約的春帆樓

三國干涉割讓遼東半島

關聯到割讓遼東半島問題的所謂「三國干涉」事件，自其結果衡量，對於中國來說，卻是很大的損失。

當時，俄國正進入朝鮮北部，構成了向中國東北地區伸展的基礎。在遠東覓求不凍港，是俄國的國策，故而遼東半島的旅順、大連，對於俄國來說，實在是夢寐求之的港口。所以，李鴻章在伊藤博文正式提出割讓的要求之初，馬上電達清廷總理衙門告知俄國公使喀西尼，俄國一得到報告，果如李鴻章的心意，立即號召列強，協同對日本加以壓力，企圖迫使放棄攫取遼東半島的野心。

對於俄國的號召，英美兩國反應冷淡，法國由於站在和俄國是同盟國的立場而贊同，德國則因爲在過去他的勢力還沒有達到中國，爲了想在遠東能夠得到殖民地和市場，認爲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故而參加。

根據日本資料，俄國於四月三日得知其事，俄皇已[illegible]

日本領有遼東半島，則損害到俄國的利害、威脅到遠東的和平。」故而決定了強硬方針，勸告日本放棄。倘使日本拒絕，則「自由行動，任意採取維護利益的適當措施。」俄國爲此對法國展開活動，再由法國的提議而拉到了德國。四月二十一日在倫敦發佈了消息，日本政府則於四月二十三日接到三國公使送來的勸告。

日本有三個方案

日本在四月二十四日的御前會議中，提出了三個方案：「㈠拒絕三國要求，不惜與三國開戰。㈡召開列強會議，由包括其他列強國家在內的國際場合，解決遼東問題。㈢接受三國勸告，將遼東還給中國，以示恩惠。」以上三案經研討之後，一時決定實行第二案。因爲日本所恐懼的是三國出動武力干涉，當時，日本的精銳部隊陸軍派遣在遼東，海軍派遣在澎湖，本土防衛則近乎空白狀態。

然而，當時因病未曾出席御前會議的第二案卻有意見，他認爲「如果召開列強會議，則各國都會爲其本國利益打算，不易收拾，馬關條約將有被搞到支離破碎之虞。」由於陸奧的反對，後來改採了第三案。

不過，在立場方面，只是對三國讓步，而對於中國絕不退讓的基本路線則絲毫沒有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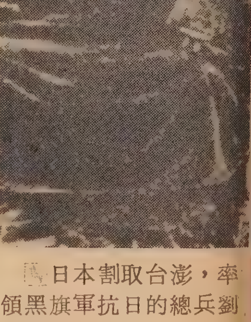
在這個時候，俄國以海軍中將契爾托夫爲東洋艦隊司令官和德、法兩國海軍編組聯合艦隊，在山東芝罘集中二十幾艘軍艦，向日本示威，又據說在西伯利亞方面緊急召集預備兵，和現役兵合計集結了五萬兵力，準備向東三省及朝鮮出兵。



驅除荷蘭人，光復台灣的鄭延平王繪像。

日本割取台澎

當接受了三國提案，決定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之際，日本再次威脅清廷，增加三千萬兩賠款，作爲贖回遼東的代價。而且三國干涉，與其以爲是幫了中國的忙，則毋寧說是在各爲其本國的利益打算，故而在不久之後，便向清廷索取「酬勞」——俄國對於大連和旅順、德國對於膠州灣、法國對於廣州灣、連英國也對於威海衛和九龍，都各自提出了租借的要求。所以三國干涉的結果，反而徒使國際瓜分中國的活動，更加激化起來。



圖日本割取台澎，率領黑旗軍抗日的總兵劉永福。

朝鮮與清廷聯俄受害

三國干涉的結果，對於朝鮮的政局也發生了影響。閔氏一族看到日本屈服在三國的壓力之下，於是便迅速對俄國接近，一八九五年七月六日發動政變，將政府內部的親日派排除，同時起用了親俄派。針對這個行動，在日本公使三浦梧樓的策劃之下，有二十多個日本人協同朝鮮的親日派分子擁護大院君，於十月八日發動了又一次的政變，將閔妃殺害。

未料此一事件，反而煽起了朝鮮民眾的反日感情，親日政權又立即被推翻，日本並且同意了俄國在朝鮮的駐兵權。

今年（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在漢城發生了行刺朴正熙總統的事件，朴夫人中彈殞命之後，韓國的新聞報導，都指稱爲「第二閔妃事件」，給予世人一個新的印象。

在那個時候，不僅是朝鮮，就連清廷方面也興起了聯俄制日的活動，於是簽訂了所謂「中俄密約」（李鴻章、羅拔諾夫協定，已見前述），清廷爲了要藉以牽制日本，乃允許俄國的勢力進入了東北地區。

而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更是誘引俄國向遠東發展的契機，又爲造下了一個國際緊張局面——日俄戰爭的遠因。



被日人行刺的李鴻章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時代育孕、投入黃埔

斯時，洪憲帝制的醜劇，雖然烟消雲散；而軍閥割據的局勢，卻還不易掃除，形成唐末藩鎮之禍的局面。清泉目睹心傷，每撰文送報端發表，立論宏通，大氣磅礴，毅然以革命救國自矢，時彥咸稱讚不已。

民十年秋，清泉以弱冠之齡，成績居第二名畢業於省立十中。回鄉任教一年，以積蓄束脩所入，負笈春申，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深造，於政治、社會、歷史等課，最感興趣，且具心得；滬上爲十里洋場，而清泉仍克苦勤儉，尤能深切體驗家境艱困，在校雖半工半讀，本其向上毅力，心情益感愉快。

斯時，于右任結束了四年的陝西靖國軍總司令生活，由陝輾轉至渝，留居匝月，乃乘輪東下赴滬。是年十月間，與葉楚傖、邵力子等創辦上海大學，被公推爲校長。于右老爲革命中堅份子，平時言談之間，多鼓勵師生參加革命救國。

民國成立十多年，革命運動所以迭遭挫折，最大原因便是缺乏革命的武力，即以當時的廣州而論，「聯俄容共」本是一種因應外交的恣態，嗣後由於國際形勢的改變，蘇俄的猙獰面目，完全暴露無遺，這種表面關係，不到一年即已惡化。而羣集該地的軍隊，有粵軍、桂軍、滇軍、湘軍、豫軍等，五光十色，非常零亂；且各霸一方，藉籌餉爲名，任意勒索。

這些雜牌軍隊，其中以劉震寰的桂軍、楊希閔的滇軍，尤爲驕橫，不僅未聽調遣，且假借革命名義，暗中更培養反革命的潛伏武力。國父目睹這種惡劣的情勢，深知要謀革命事業的發展，非由黨來訓練出一支革命武力不可。他獨具慧眼而又知人善任，選拔今總統蔣公擔任在黃埔設立的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首先養成一羣有朝氣富有革命精神的軍官。因此，上海大學流傳着一句秘密口號：「革命的到黃埔去！」

適時，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於廣州，通過宣言及新總章，號召青年參加國民革命，于右任校長亦被選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清泉以革命救國，建軍爲先，過去亦曾許國自豪，且勸勉他人，今有此良機若不參與神聖行列，豈不使人貽笑，乃於十三年盛夏，在沈定一率領下離滬乘輪赴穗，考入此一革命搖籃。

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於八月一日開學，編爲步兵三隊，工、砲、輜憲各一隊，清泉被選爲工兵科。軍校教育學術科外，兼授政治課程，尤重軍人精神之培養。國父在「軍人精神教育」中，曾說：「成仁取義爲世界上之大勇，有主義、有目的、有組織的六勇，才是軍人的眞勇。勇的特徵有二：一曰長技能，二曰明生死……。所講明生死者，須知爲國效死之義。古人云：濟則國家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清泉於此深有所悟，於其所隨身之司章上，刻着「濟則國家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十二字明志，這是他以身許國的決心，也是他在少年時所立宏願的昇華。

負有革命歷史之陸軍軍官學校，創辦於黃埔，興校於南京，遷校於成都，復校於鳳山，綜觀五十年之光榮校史，校名曾數次變更，最初定名爲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以　蔣公中正爲校長，廖仲愷先生爲黨代表，此爲有計劃創建革命武力之發軔。

以後復改爲中央軍官政治學校、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國民革命軍黃埔軍官學校（以上爲黃埔時期，十九年十月奉令停辦）。十七年三月六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在南京復校（籌設時原計劃定名爲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抗日戰事爆發，首都遭受威脅，學校西遷於四川之銅梁，再遷於成都，爲適應抗戰需要，並在全國各地先後成立九個分校（原有成都分校併入本校），三十五年元月名爲陸軍軍官學校，以迄今日。

（二）



邱清泉將軍與蔣總統合影

萬人意見

世界各國輿論推崇總統蔣公豐功偉績

羅馬時報

義大利的報紙，今天繼續刊登有關總統蔣公逝世的噩耗。

羅馬保守派報紙「時代」報，曾經報導預定在四月十六日舉行的葬禮的詳情，並刊出一幅顯示一位榮民，因總統蔣公的逝世而痛哭的照片。

羅馬美國人日報

羅馬英文報紙「美國人日報」，曾轉載台北「中央日報」有關故總統蔣公崩殂的社論說：「中華民國朝野應該化悲痛為力量，消滅在一九四九年，從國民政府手中竊奪中國大陸的共產黨，而重整山河」。

維也納皇冠日報

維也納暢銷的「皇冠日報」今天在「今日人物」的專欄中介紹了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蔣經國。

該報外交編輯桑尼茲引述蔣經國院長的話說，中華民國將永不會與中共妥協。

蔣院長指出，越南情勢的惡化是與共黨妥協的直接結果。

這一專欄是桑尼茲上個月在中華民國作幾天訪問回國後所撰寫的連續第二篇。

日本電視廣播

日本時事評論家加瀨英明和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僑務組代理組長陳鵬仁，今天在一項廣播節目中告訴聽眾說：全世界的國家元首中，中華民國故總統蔣公與日本有最深切的關係，並曾對日本有最大的恩德。

陳鵬仁是應加瀨英明邀請，與他在此間文化廣播公司所播出的節目中，談論故總統蔣公與日本的關係。

在十五分鐘節目中，他們曾談到故總統蔣公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反對把日本分為三部份，分由蘇俄、美國和中華民國佔領的行動，對日本的恩德。

他們並談到故總統蔣公對日本的大仁胸懷，戰後立即將大陸上大約兩百萬日本軍民遣返日本。

陳鵬仁和加瀨英明在節目中還談到故總統蔣公的寬仁，未要求戰爭賠償。他們告訴聽眾說，故總統蔣公是一位偉大仁者。

波哥大世紀報

故總統蔣公崩殂，對所有美洲國家的政界、人民以及華僑社會，都是一項極大的打擊。

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所有早報都在頭版報導蔣公逝世的消息，並刊登彩色照片。

波哥大「世紀報」的評論如下：

「蔣公逝世無疑震撼了全世界，世界現在失去了人類歷史過程中的偉大人物之一。」「共和報」表示，世界失去了一位傑出的領袖，所有各地的電視台，自昨天起即不斷播出這個不幸的消息。

哥倫比亞外交部長，已親自代表哥倫比亞政府，向沈錡大使表示慰問之意，當局和政府官員以及中華民國的友人，曾分別向中華民國大使致弔唁之意。蔣公逝世，當地的中國之友社正計劃在未來幾天內，舉行追悼會，會中將放映有關蔣公的影片。

奧地利報界自總統蔣公逝世後，今天第二天繼續顯著刊登有關中華民國的消息。

新皇冠報

銷行量廣大的「新皇冠」報，刊登由該報外事編輯桑尼茲所撰的專文，他上週五甫自中華民國及越南旅遊歸來。

該報的專文並附以故總統蔣公與蔣經國院長合照的一幀照片。

維也納快報

另一在此間頗有影響力的報紙「快報」，也刊登故總統蔣公遺像，以說明中華民國如何在其反共鬬爭屹立不搖的史實。

同時，奧國電視台昨晚也播映有關中華民國的紀錄片。

英文日本時報

英文日本時報今天在社論中說：「很多日本人把蔣總統的逝世，當做損失一位親愛的朋友與恩人那樣地哀悼。」

社論中指出，蔣總統在二次大戰結束時，也就是日本為中國帶來災禍的很多年之後，把他對仇與恨的自然感覺轉變為憐憫與寬恕的行動。

社論說：二次大戰後，蔣總統堅持應由日本人民自行決定應否保留天皇制，而不應由戰勝國代為決定。因此，日本人對蔣總統的寬大與政治家風度，感恩不盡。

社論中並說：蔣總統已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中，留下光輝的數頁。他的逝世，對於他的國民，他的支持者，以及世界很多地區的擁護者，都是一種悲慘的損失。

東京世界日報

東京的「世界日報」今天在社論中，刊載了一篇以「敬悼我們的大恩人蔣總統的逝世」為標題的社論。該報詳細的述明蔣總統在二次大戰後，對日本以德報怨的慈悲胸懷。

社論中說：蔣總統是亞洲的一大偉人。

雅加達世界日報

印尼報界今天繼續推崇故總統蔣公是世界知名領袖之一，他不僅對於他的國民，對於整個世界，也有傑出的貢獻。

世界日報今天在社論中說，故總統蔣公樸素的生活和崇高的理想，已

為後人留下良好的楷模。」

該報說：目前中華民國已是一個繁榮的國家，且正在向着工業化的途徑邁進。社論說，全世界喪失了一位領導人物，一位不管在順勢中或逆勢中都與人類歷史息息相關的領袖。

紐約華爾街日報

總統蔣公致崇高的讚譽，該報說：「在台灣，他努力為人民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這個社會所給予人民的，較世界大多數國家給予其人民的要多。」

同時，這家全國性的報紙在社論中說，在蔣公的英明領導下，中華民國「已成為一個繁榮的國家，值得開發中國家倣傚」。

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今天以四欄地位刊出合眾國際社傳真照片，顯示中華民國人民到國父紀念館內故總統蔣公靈堂弔祭致哀的情形。

該報並刊出該報台北特訊，報導故總統蔣公治喪事宜及有關活動。

紐約每日新聞今天發表社論頌揚故總統蔣公說：「在蔣總統的領導下，自由中國人民所享有的自由與繁榮，使得他們那些遭受不幸的親友羨慕不置。」

該報以「一個未完成的理想」為題，發表社論說：

「蔣總統這位贏得二次大戰的四巨頭中的一位偉人，不幸於五日逝世，他所朝夕期盼有一天重返中國大陸的希望雖尚未實現。」

「不過他在自由中國台灣，這個與美國有防衛條約的反共堡壘確已獲致重大的成就，我們相信這個堅強的堡壘，仍將屹立不移。」

美國東部的各大報紙，今日也在社論版中繼續頌揚故總統蔣公。

曼谷星暹日報

泰國主要的中文、英文和泰文報紙在過去兩天中以顯著的地位報導中華民國故總統蔣公逝世的消息，並連續刊載社論或專文向這位已故的中國領袖致敬。

曼谷中文報「星暹日報」今天在社論中敬悼故總統蔣公，頌揚蔣公的偉大功勳和對國家民族的卓越貢獻。

該報指出，故總統蔣公不僅是現代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領袖，也是二十世紀歷史上一位非常傑出的軍事政治領袖。

該報特別提及，故總統蔣公領導抗日戰爭獲得最後勝利的卓越領導才能。

泰文泰拉斯報

泰國最大的泰文日報「泰拉斯報」昨天在社論中指出，全世界人民永遠不會忘懷故總統蔣公獻身於保持國家獨立和完整的堅定信心和偉大的精神。

哀悼吾師蔣總統

易禹之

四月六日（星期日），清晨打開報紙，見到那觸目的大標題，是以蔣總統逝世的消息為頭條新聞，這突如其來的晴天霹靂，頓使我如喪考妣，很久很久沒有說一句話，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經過這樣一段癡呆的時間以後，才慢慢的冷靜下來，作我個人對吾師應有的默念！從此盤旋在我腦際之中的，幾乎盡皆是我對他有過深刻印象的回憶！

幼時於南京，初次見到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隊伍，經過街道行進，跟在後面穿黑色披風，騎在馬上的蔣總司令。路旁有個人指着他說：「難道他不怕被人行刺？」另一個人在答：「我相信在他那件黑色的衣服裏面，一定有很犀利的武器。」問與答的人都很幼稚，他們不明白，備受國人擁戴的蔣總司令，是不必防範他人對之有所不利的。

在我進軍校以後，每個星期的總理紀念週，差不多都聆聽校長訓話，他從來不對我們談高深的理論，都是以父兄教導子弟一樣的仁慈態度，訓勉我們如何做人做事，既誠懇而又親切！在校長演講的時候，常常有許多「這個是……這個是……」的口頭禪，曾經有位同學，在一次聽訓的時候。統計他究竟說了多少句「這個是」，雖然顯得有點欠恭敬，而在精力充沛的年輕人，往往會作出些毫無意義的行為，實際并無不良的居心。

南京黃埔路中央軍校校址內的右後方，（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改作國防部所屬各單位的辦公地址。）亦即是富貴山腳下那幢紅色磚的小洋房，便是委員長——總統官邸的所在地，非但沒有加派太多的警衛，經常還可以見到他單獨走出花園裏來散步。記得在第十一期第一總隊的同學快將畢業的時候，傳說校方不再發給佩劍（又稱軍人魂的短劍）了，一位姓唐的同學，便是預先寫好報告書，等候校長出來散步的時候，請求他親自批准發給佩劍，當時的委員長很和藹的答道：「我會交代你們的教育長辦理」，結果還是照發了。

在我們搬進校本部的營房以後，他還常常在沒有吹奏起床號角以前，獨自跑到學生寢室中來巡視，最近剛在台北去世不久姓余的同學，就曾由校長親自蓋上過踢去的棉被。又有一次見到一位區隊長房間裏的燈光未曾熄滅，他便推門進去察看，那位姓張的區隊長已經穿好軍服，裹腿也都綁好了，提早起身在研讀孟子，也算他時來運到，遇上了發揮優良才能的好機會，當即被記下姓名，先調去侍從室工作，爾後又獲得入陸軍大學深造，至今仍然受到重用。

至於他在西安蒙難脫險以後回京，於第一次中央擴大紀念週舉行完畢以後，還要走出禮堂外面來，對我們全體站在外面的學生，作一番親切的慰問。筆者曾於本刊第三七二期，「雙十二的回憶」一文之中，有過詳細的敘述，那也是使我終身難忘的一事。

民國二十六年的春天，他曾下令於農曆元宵舉行一次很熱烈的提燈大會，那一天氣候非常寒冷，我們在總理陵墓附近，每人獲得一盒蔣夫人所給予的精美西點，有如現時香港之西式結婚禮餅一樣，在當時的南京是相當名貴的。記得我們這一隊，除有各式提燈以外，還精製了一隻「同舟共濟」的大花船，裝上有燦爛七彩的燈光四射，算得上是一項相當出色的設

計。也有一位姓李同學，被一位姓聞的同學於發射彩色信號槍的時候不小心，打脫了他幾隻門牙。當提燈行列行進到孝陵衛之遺族學校的門前，見到委員長夫婦正坐在該大禮堂的門口，作與民之同樂。

由於當時吾國正遭受日本軍閥的百般威脅，國人無不爲之痛心疾首！於是在提燈大會以後的第一個星期日，校長又在紀念週上對我們作了以下的訓示：「你們做學生的，不必爲國事作憂慮，只需要專心一意的練好自己的本領，我可以保證，在這十年之內，定能使得我們中華民國，成爲世界上的第一等強國，不過爾後有一段很艱苦的時日，正待你們去作奮鬬的中堅份子。……」就在這一次訓示以後的不久，他便公開發表了那大意是「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忍讓到無可再忍讓的時候，也不惜決諸一戰。」的最高國策指導原則，就於那一年的七月七日，我們對抗日本的神聖保衛戰，也就在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之下展開了。

到這個時候，我才明白那一年的元宵夜，其所以要舉行一次提燈大會的用意，和跟住要在紀念週上對我們作那一段訓話的理由。恰巧未滿十年，眞正應驗了委員長明智的預言，我們中華民國躍居爲世界上之四大強國之一。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我們在武昌湖北省政府的大禮堂舉行畢業典禮，那時間正將接近農曆的新年，校長對我們的畢業訓詞是：「准許給你們每人一個月的假期，讓你們各自回鄉去與家人團聚，千祈不要逾限，要準時去向原分發的部隊報到，負起你們應該盡忠報國的責任。……」既顧念人之常情，又曉以至高無上的大義，因此在我們諸同學當中，沒有一個人敢於違背他的指示。

此際有如「思潮泉湧」一般，盡皆是對總統的回憶，斬時寫出這幾段，悼念我們雄才偉畧、大智、大仁、大勇的蔣校長，虔誠祈禱吾師之英靈，能夠很安逸的魂歸天國！

至於總統尚未完成的遺志，自有後起的忠實信徒們，是會擔當起反共復國的重責大任。

一定完成復國大業以慰總統在天之靈

編輯先生：

本（六）日晨六時扭開收音機，首先聽到電台宣佈 總統去世的消息，內心卽感痛苦不堪，心神立刻混亂，想着總統終生爲國的積勞才致病魔的纏繞，他的去世實在不是時候，遺留下多了成千上萬的人，痛失領導，令人傷心，今後的情況不知如何變化，但我們一定堅決遵循總統的意志大步前進，以不變以應萬變的原則，依照我們既定的國策，實幹硬幹到底，消滅共黨堅定不移，一定要完成復國大業，以慰總統在天之靈。敬請志同道合之士加緊團結共同努力。

王增新（四月六日）

悼念總統的逝世

王增新

總統於一九七二年七月遭受病魔侵困，時輕時重，未能康復！祇有將國家重任交由蔣院長負責處理。事實上依照憲法規定，行政院長是負責國家使命的最高首領，雖然總統由於健康關係暫時退居幕後療疾，由而終以總統獻身國家，大敵當前，復國任務未達，顯着他的心並未實實在在的休息着。世界大局的混濁，國家的處境，如何籌謀消滅危害人類禍患的毛澤東，研討如何復興國家解救陷身水深火熱的同胞大計。千頭萬緒的問題均呈現在的眼前，在他心腦裏不停地轉動。原來作爲一個國家元首他就是這麼的痛苦，夜不安息，食不甘味。就是一個身軀很健康的常人，若是遇到這些境況，亦難長期抵受。何況是已上了年紀的老人？所以總統在表面上的休息實難獲得完全安靜，同時責任感的沉重負擔，怎能擺脫乾淨，對久病的身體自然影响重大。終於無法戰勝病魔，竟於五日晚上十一時五十分與世長辭！晴天霹靂我感有如泰山壓頂喘不過氣來，悲痛哀傷而發抖！不僅是中華民國一國巨大損失，對於圍堵世界共產禍患少了一個先知先覺的彗星。今後共黨在世界各地的囂張，亦必變本加厲。本來生離死別誰也逃不了這個關口，但總統之去卻不是時候，成千累萬的散居海外的中華兒女，卻未獲總統親身率領凱旋大陸實感遺憾萬分！將這些孤臣孽子抛棄不顧，魂歸西天，於心何忍!?誠屬無法彌補的損失，永遠不能獲得的補償。這

種失望永遠是損失。雖然總統與世長辭！但我們散居海外的中華兒女，更要進一步地加緊團結。在蔣院長領導之下，我們一定完成總統的意志，圓滿達成復國大業。建設國家整軍經武，提高警惕，加緊進行未完成的任務。嚴密戒備監視共黨的鬼態，隨時迎接戰鬭。

不管國際間醜態如何表演，花樣怎麼翻新，一本自力更生原則，朝着我們既定的消滅共黨，拯救同胞復國建國的政策，積極邁進。我們只有迎接戰鬭才能生存。不作任何幻想，若以國際間的買怕作風。妄圖而影響我們，簡直是作夢。

從今以後我們更堅強更團結，更要築起一道高牆劃清警戒範圍，誰敢逾此界限，即視爲敵。

我們有的是統一意志和團結的力量，誓死完成總統的意志，不達目的絕不能休。

我們化悲傷爲力量，隨時緊記總統的意志要我們去完成。齊一步伐團結在蔣院長領導之下，萬眾一心同舟共濟，把總統未完成的事業加速壯大更加活躍起來。海枯石爛此志不變，這就我們報答總統在天之靈的實際行動，奉獻出我們的心跡，在沉痛之餘，隨時緊記總統遺留給我們的責任，尚待努力完成。

廣州出現攻擊粵共大字報 揭發省委壓制「批林批孔」

穗共頭頭焦林義又再遭殃

廣州東風二路圖書館前，於今年二月間出現攻擊廣東省委壓制「批林批孔」運動的大字報，該大字報揭發中共廣東省委壓制「批林批孔」運動的具體事實如次：

㈠廣東省委對中共中央有關「批林批孔」運動的「指示」斷章取義，以「農業學大寨」爲名，抽掉「千抓萬抓首先抓階級鬭爭」這一條，光談「生產樹先進標兵」，把廣大農村的「批林批孔」運動搞得死氣沉沉。

㈡藉「反資防修」爲名，轉移鬭爭大方向，把「大反長髮、尖鞋、狹褲、防偷防盜，整頓紀律作風」作爲運動的重點，把運動引向邪路，偏離毛澤東「革命路線」。

㈢包庇邱（國光）、焦（林義），讓他們都到從化溫泉去休養，避開風頭，不讓「革命群眾」動他們一根汗毛。

㈣以「南大門國防前哨」爲由，藉口「保守國家機密」，阻止群眾使用「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把運動揭深揭透。

㈤以「抓革命、促生產，狠抓冬防和農田基本建設」爲藉口，把各種運動會議取消，並提出「多產一粒糧，多造一噸鋼，是投入運動最好的實際行動」的錯誤口號。

㈥講「團結」，大搞「無原則和氣」，取消「階級鬭爭與路線鬭爭」，以「求黨內統一」爲口實，搞「攻守同盟」，提出「家有家規，黨有黨紀」及「黨員是先鋒，嘴巴不漏風」等口號。在「批林批孔」運動正激烈進行時，廣東省委不叫印刷廠多印「批林批孔」材料，卻下令要廣州第一印刷廠在三天之內趕印十萬本「保密守則」，要求「全省幹部人手一冊，牢記一事，保密工作最要緊」，目的是讓「省裏幹部三緘其口，勿揭省委的爛瘡疤」，並以「搞保密教育運動監視幹部行動」。

㈦大量迫害「正直幹部」，把敢於向共黨廣東省委提意見的領導共幹以「監督生產」爲由，調離鬭爭崗位派到基層。並以「關心革命財富」爲由，把忠於毛澤東的共幹以「健康欠佳宜予休養」的名目送去療養院。

㈧中共廣東省委以「打掃衛生，乾乾淨淨過春節，大搞積肥，做好愛國衛生運動」爲由，強撕強毀各單位「革命大字報」，並以「嚴防階級敵人破壞，做好單位保衛工作」爲藉口，不許「廠與廠、學校與學校、機關與機關間的工人、學生、幹部進行串聯交流運動經驗」，以「搞好本單位運動爲主」進行「關門搞運動」，由「黨委」手包辦大搞運動群眾」，以反對共黨中央，抵制「群眾運動」。

㈨中共廣東省委和廣州市當局內「一小撮資產階級份子」，乘召開「四屆人大」時，大搞名爲「學習毛澤東思想」實爲「復辟」的「假運動」，乘機把一批「舊幹部裏的走資派，保守派的骨幹，甚至是五類份子」抬出來大談「學習體會」，使運動流於形式，並等待時機「反攻倒算」。

由於毛澤東在歷次運動中大量整肅「異己份子」，使大陸各地各級共幹均已獲得教訓，深知批鬭的矛頭終將有指向自己的一天，故紛紛「拉山頭」、「搞派性」，對抗中共中央，以求掌握實力苟全自保，因而造成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普遍出現「領導上的思想和政治路線不端正，黨的政策不落實」的現象。此一大字報揭露的廣東省委壓制「批林批孔」運動，即是一個例子。由於此等共幹鬭爭經驗豐富，深悉「打着紅旗反紅旗」之道，故均採用表面上執行共黨政策，而實際上卻將運動引向歧途的手法，如共黨廣東省委即係採用執行共黨中央「農業學大寨」、「反資防修」、「抓革命、促生產」、搞「革命團結」，加強共黨「統一領導」、「幹部參加生產勞動」、搞「愛國衛生」運動及「學習毛澤東思想」等政策，來變相抵制「批林批孔」運動，使運動流於形式，這就是中共無法挽救的危機所在。

大陸人民苦不堪言 左記卻說幸福生活

編輯先生：

世間上居然有些人面皮厚得出奇，撒謊像隨街拉糞一樣，絕不考慮那臭氣漫天的穢物會有多少人討厭和憎恨。用這種例子來形容那些「說謊專家」，是最貼切不過了。

按我個人半生的經驗，凡是做壞事的人，多數是最怕別人戳穿他們的瘡疤的，他們不但避免別人說他不是，而且要用盡各種方式去掩蓋他們的醜惡面貌。可是，中共的御用文棍則例外，他們明知人人清楚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人民所過的生活是如何悲慘，但只要您隨時打開香港的任何一張左報，都可看到他們用非常巧妙的筆調去歪曲事實，極力描寫大陸人民過着所謂「幸福生活」。可謂人間不知有羞恥事了！

我說這一撮靠拍馬起家的文棍，其實並不刻薄，也非罵人，所以稱之為棍，就是搞屎棍之棍，彼輩利用各種輿論宣傳機構來到處造謠惑眾，製造奸邪，可惜欲蓋彌彰，收效甚微。大陸難胞天天冒死逃亡來港，不外為了生活和擺脫專制。郵局天天堆滿寄往大陸共區食物布疋，不外為了救濟饑寒交迫的親友，在這情形下，文棍們還大叫「大陸人民豐衣足食」豈非令人火上添油，啼笑皆非呢？勸他們還是「臭屎密冚」為妙，免得拍錯馬屁，受老家主子的責難。

至於我說他們是說謊專家，並非無根據，香港一家左報在七四年四月十日發表一篇「通訊」，題為「勞動人民的生活」，除了扯列一堆竊據前「失業」，「饑餓」，「挨凍及共黨僱用二十五年短短時間」便能製造汽車的所謂「輝煌」成就外，更誇張「尚淑蘭現在她和愛人，孩子都在工廠工作，一家三人共收一百八十元，可買五百公斤白麵，或二百斤雞蛋」，哎呀呀……那麼多白麵和雞蛋，豈非令人垂涎三尺？可惜這些近似嘻戲的數字，只是用來騙香港市民，他們的戰術是一百人其中有一人相信就是大收穫，但他們這個可觀的數字不會在大陸市場上公佈的，原因是大陸人民清楚高價（黑市）的白麵和雞蛋多少錢一斤！

中共對大陸人民實施經濟控制，用統購統銷的辦法來控制人民的肚皮和日常所需品，人民所吃的糧食要憑「糧票」才能買到，一般工人定量二十六斤（一斤等於香港秤十三兩強），不夠填飽肚盤就得買高價米，而高價物品往往貴得驚人，非一般勞苦大眾所能買起的。至於雞蛋，更視為珍品，在中共設立的「肉菜市場」根本無法買到，而文棍們所說能買到的五百公斤白麵和二百斤雞蛋就是按照中共強迫農民賤價交售給「國家」的糧食和蛋品的「光榮」任務，來推算尚淑蘭一家的工資所買到的食物，簡直就是荒謬絕頂，廣大勞工切勿輕信他們的謊言，大陸人民二十多年來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正所謂乞米好過死，值得一笑！

一工人上

香港塡鴨教育應改革 學生吃不消囫圇吞棗

編輯先生：

從前有一員外，家有萬金，生一獨子，其子愚笨不堪，幾經聘請賢師，授以學問，不但學而無成，甚至連一最普通的字亦無法認識，員外憂極！無奈何出榜謂：「不論任何人等，如能教識其子一字者，賞金百両」，一老秀才應聘，數月來，秀才單教其子唸一「人」字，經反覆背讀，滿以為大功告成，告知員外，員外喜甚，擇日設筵謝師請客，以示其子學有所成，是時筵開百桌，高朋滿座，並在席前高懸一巨型「人」字牌，酒過三巡，秀才即命其當眾讀「人」字，可是他呆了半天仍無法讀得出來，秀才怒曰：「此乃我平日教你唸『人』字，怎麼現在卻啞口無言」？他低下頭說：「你教我唸的人字是沒有這麼大的，而且亦不是掛在上面的啊！」座上客人不禁嘩然。

以上一則趣談，當然只是笑話而已：但連想香港目前塡鴨式的教育制度，的確極應改善，大多數青少年，為了達到升級與一紙可觀的文憑，甚至把身體弄壞，眼睛讀瞎，仍在所不計，其實這是對廣大青少年極其不利的，事實上，他們根本無法接受這許多煩瑣的功課，勉強讀下去，只會使人們的思想呆滯，甚至變成了書獃子，特別是那些接受能力較弱的學生，成績自然難追，思想上受到莫大的壓力，拚命讀書亦難以得到充分消化，其最後結果，便是失去繼續就讀的興趣，走上棄學從工的道路，大量的童工變成廉價的勞力，這並非是社會的好現象，有部份管教失當者，甚至變成了社會的小流氓，此一嚴重的社會問題，有關當局有責任加以重視，廣大適齡入學的青少年，沒有得到基本普及教育的機會，除了部份由於家庭環境需要從事勞動之外，不能說與香港現時的教育無關，大批青少年從事各行業工作，工資之少及沒有得到應有的職業保障，到處受到歧視，使彼等在幼年時代的心靈受到莫大的打擊，這將是今後社會治安的憂患。

至於有小部份學生的確是沒有努力學習，我們亦絕不是說由於他們的學習趕不上，就去放棄原則遷就他們，而是說一個教育制度的好壞是直接關係着受教育的將來對社會的貢獻，讀書的目的是應該使他們將來更好的繼承於發展文化與科學，更好好地服務社會，要達到此目的，並非只是背熟幾條公式，定義，而更重要是他們在德育、智育、體育這幾方面都得到發展，只能從書本上滾瓜爛熟地背誦之乎者也矣焉哉，但實際叫他們寫封信給遠在外國的爸爸都寫成「爸爸們您好」，這又與只識書本裏的「人」字而不識掛起了的人字有什麼分別？

一家長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廣州竹枝詞（一字聯珠體）

高藾陽

㈠潭空雙槳撥春潮，潮似情波不易消；消受溫柔明月夜，夜深搖過海珠橋。

㈡橋邊燈火照儂舟，舟盪春心不解愁；愁怕煙花郎易醉，醉歌恐到愛群樓。

㈢樓台掩映樹連環，環繞江邊一棹閒；閒話並肩何處好？好撐郎去荔枝灣。

㈣灣長水遠記初談，談到開心笑不堪；堪笑俏郎誰不愛？愛郎深比白鵝潭！

花月吟（唐寅體）

前人

照花淡月夜沉沉，露濕花附月色深；花勝風搖隨月影，月來雲破弄花陰；良宵月媚花間賞，幽徑花迷月下尋；最是月圓花正好，合將花月伴清吟。

聯珠體與花月吟，風格不同，頗饒佳趣，民國以來，文學革命，今日文人，對以上作品，多不知曉，復興文化，口頭說說而已，如何復興，未見有人提出辦法，目前國立各大學，所謂「文學院長」，銜頭大，名氣高，大多虛有其表，詢及文化復興，瞠目結舌不知所對，論到詩詞，多半不懂，前年台灣詩人大會，會長某君，即是不懂作詩者，實古今之奇事也。壇主云。

敬悼總統蔣公

方向明

中原三定霸千秋，天壞長城舉世憂，民族淚枯公不醒，英靈扶祐復神州。

感懷（調寄蝶戀花）

海隅棲遲無建樹，投老生涯，飄泊風飛絮，獨自擁衾天欲曙，夢斷江南三月雨。但覺春來春又去，花落花開，寂寞憑誰寄，長

調寄念奴嬌（珠江橋晚眺）

吳雁聲

㈠儂倚橋畔，夜沉沉碧海鯨鯢深居。水濺漁舟風颼颼，敝舊篙帆抖拂；大廈低頭，霓燈獻彩，盡花「紅樓」卒。珠江酣睡，惜無張羽烹沸！

㈡雙燕雛子齊飛，關山疊阻，豈困凌霜骨？北顧秦京雲霧合；映眼香江恍惚！卅六部光，寒窗鐵籠，葉落花飛鬱。悠悠何日：子胥簫震吳戍……。

調寄滿江紅（十月于茲：遙想羅湖）

吳雁聲

㈠懶捲窗簾，潺潺雨，春花褪色。幽靜處，遐思一閃，羅湖往昔：挈婦將雛心惴惴，狐威酷吏虹橋廹；「鐵龍」飛，袖月與挑風，留塵跡。

㈡羅湖渡，鷗添翼；深圳北，牛饑極。望家山冉冉，水深湯溢！恨遣羔羊歸虎口：秋波暗送「英邦」默？夢初迴，半夜「的士」嗚，思祖逖！

秋遊烏來賦感

台北 戴文復

㈠漫山風日罩嵐潭，煙柳斜陽最耐看；冶蝶逛蜂匆匆散，游驄裙屣水雲酣。

㈡峰廻路轉鄉關遠，嚮晚澄波倒影涵；仰昔賈生傷楚澤，追懷白傅憶江南。

㈢青山委宛入塞燕，野水荒煙落日孤。垂涕往時惟賈誼，傷心異代又唐衢。春風老去遺蚨蝶，暮雨遙看動鷓鴣；逢着歸漁論出處，教余何不事吹竽？天涯何處託孤踪，夢裏關山幾萬重，儘把離情沉逝水，故山回首亂雲中。

戴先生感懷之詩，第二首「青山委宛入塞燕，

工作，應請戴先生參與其事，必有建樹，壇主介紹。

上沙鄉風貌「並序」

孫濤

東莞上沙鄉，位於虎門要塞外，珠江之北，廣九公路寶安段之南，魚米豐產之鄉，鄉民約數千，孫姓佔百分之九十八有奇，其次是梁姓曹姓，國父孫中山先生先祖是由該鄉孫氏三房祖遷居中山縣翠亨村云：

一片平原土地肥，參差古屋上沙圍，東橫鼠嶺朝霞錦，西聳螺峯夕照暉，南賞塘中魚戲躍，北觀林外鳥翻飛，龍蟠虎踞宗枝秀，映雪金聲史績輝。

春日訪親

孫濤

㈠車馳綠野遠囂塵，夾道繁花景象新，大埔風光開眼界，主賓相見笑語親。

㈡馬窩山上木森參，別業清幽起綠陰，且喜主人留客醉，淺斟低酌感情深。

三訪荊廬主人

楊海天

正是寒梅釀雪時，荊廬賣酒醉相知；百年肝膽愁天下，一代衣冠共海湄；鼓角旌旗東望渺，寶刀駿馬北行遲；壯懷不畏風塵老，俯仰乾坤看後期。

望月懷內

澳洲雪梨 蘇伯楷

三五銀河寶鏡懸，天涯萬里望嬋娟；長懷昔日分襟苦，難得今宵共榻眠。聚會無由羞七夕，結褵有幸別卅年；傷心最是生離散，誤盡卿卿陳管緣。

懷內

前人

河梁携手難爲婦，孟氏刑家數米炊；別緒靑山千萬叠，離愁溪水自長馳。瀑流百尺思縑素，柳色千行想畫眉；

偉大領袖

永垂不朽

數以萬計的民眾在國父紀念館內跪拜哀悼總統蔣公



在國父紀念館前排隊進館瞻仰總統蔣公遺容的人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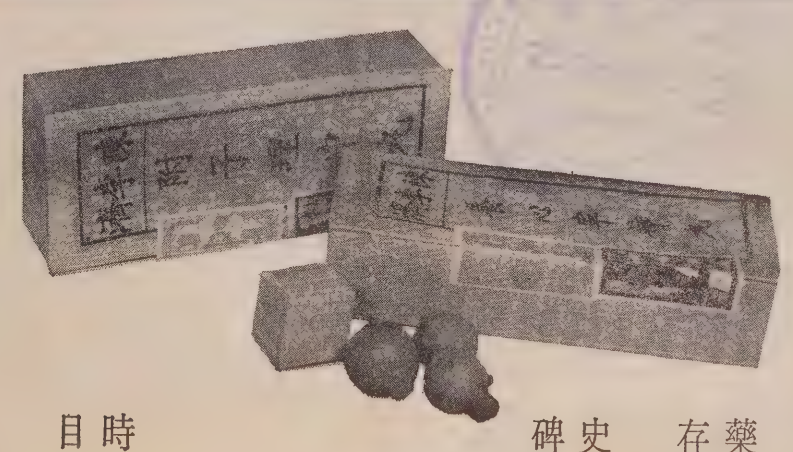


民眾扶老携幼進入國父紀念館向總統蔣公致哀



成千上萬的民眾露夜立候，排隊等候瞻仰總統蔣公遺容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杏和堂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九一期 新94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九一期(新94)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九一期(新94)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四月廿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眞正是太下作了！

中共因爲在國際上尤其是國內海外的愛國的中國人崇拜總統蔣公，對蔣公崩殂同聲悲悼，並一致表示擁護中華民國和政府的反共復國政策，所以於黔驢技窮之餘，於四月十四日「放」出十名前國軍被俘軍官「運」來香港，企圖通過統戰手法往中華民國臉上抹黑。適於國喪期間，中共製造這樣一個題目進行宣傳，這並不意外，但其行徑的下作豈止是令人厭惡？簡直使人益感沒落的中共政權的卑鄙與無恥。

如果中共眞的是按照這十個人的「自願」遣往台灣，何必「迎送」、「服務」和「保護」那麼週到，幾乎視他們如「國賓」。到香港後，安排住在蘭宮、帝國二酒店，一個人配備一個特務監視，形影不離，舉凡說話，吃飯和見人都有人「服務」。這齣醜劇，自始至終都是在中共有計劃、有步驟、有安排、有措施情況下進行的。四月十五日「明報」以「中共放人，目的如何？」爲題的社評中就指出：「中共放他們去台灣，那是什麼用意？其中與有宣傳目的，當然是事實」。最後復稱：「不管中共的目的是什麼，釋放十個人讓他們得以和家人團聚，總是好事。只不過別的人若非『戰犯』，想從大陸去台灣反而沒這麼容易了。」

「明報」的主筆先生對這個問題說得很中肯。眞的，在大陸上受奴役捱飢餓的同胞，不用說想去台灣，就是想去香港、澳門行不行？退而求其次，在今年一月中共「四屆人大」後公佈的「憲法」上，連大陸同胞遷移的自由都沒有，遑論離開中國大陸這個大監獄、大勞改場外的任何一個地方？在大陸，有多少人希望擺脫中共的桎梏，只要有機會離開，可以肯定他們什麼地方都願意去，只要能離中共的魔掌就成。而中共對冒死逃亡的同胞，卻用狼狗、機關槍來阻止人民逃亡。以香港爲例：二十多年來，在邊界上被中共捕獲解回原住地投入監獄或屠殺的人實不可勝數，當然逃出來的也不少，然這些鐵一般的事實，中共在香港的宣傳工具和統戰走卒，爲什麼連一個字也不提？可對此次的十個人卻大作文章，顯見是企圖混淆視聽，欺騙人們誤認爲中共對戰俘由「特赦」而准許「回台」，眞是作了一件「好事」。究其實，中共數十年來又何曾作過一件「好事」？對於這一點，連「明報」主筆先生都上當了。

連日來，香港中共的尾巴報紙和統戰囉嘍，敞開喉嚨爲所謂「戰犯回台」一事大吵大叫。據說，這是「個人選擇」，試問在中共魔掌控制之下，包括共幹在內，那裏有眞正的「個人選擇」？以這十個「戰犯」來說，他們已到了自由的地方，然仍被中共特務嚴密地看管着，依然無法作個人的選擇，從而得到眞正的自由。中共尾巴報紙已不打自招地承認了這一點：這十個人，每天到什麼地方，見過什麼「人」，打過多少次電話，買過什麼東西，特務爪牙們完全一淸二楚，其實，這都是由他們安排的，根本不給這十個人一點自由，毛澤東曾說：「假的就是假的，僞裝應當剝去」。然在事實上，中共由上到下完全是「作假專家」，專門欺騙人。可哂亦可憐的妄自以「大國」自居的中共，專作那種見不得人的事。香港是個彈丸之地，況「放」出來只是十個人，又怕什麼呢？中共應該知道：人們既不瞎又不癡，你的葫蘆裏賣的是假藥，又有誰會明白呢？

中共在港宣傳工具，口口聲聲說中華民國當局對這十人回台加以「阻難」，其實，進行阻難的是別有用心的中共。據四月十六日「星島晚報」十四版報導：「獲中共特赦的十名『戰犯』來港後，直至今日爲止，仍未能與有關方面接觸及赴大陸難胞救濟總會（按：在香港應該是港九救濟委會）申請赴台的申請表格」。有關方面人士對該「星島晚報」記者說：「除非左派分子完全離開該十名『戰犯』，否則國府人員不與彼等接觸」。據報導：「目前該十名『戰犯』仍然受到左派分子的包圍及監視」，根本無法與外界接觸。

復據四月十九日「工商日報」八版報導稱：前國軍五十一軍四十一師搜索營營長張先炳偕妻女往拜訪王秉鉞被阻後，昨晚對本報記者，吐出他不快的心聲。張先炳指出：「他追隨王秉鉞軍長有年」，故於四月十六日下午四時偕同妻女到帝國酒店採訪。首先由酒店內線電話連絡，他即報上『我是王秉鉞舊屬張先炳特來拜訪老長官』，但接電話的並非王秉鉞，對方只稱『王秉鉞有病不便談話，已經去了醫院』，但是，當一追問去了那間醫院，對方未答話即收線」。又指出：「張氏稱：由於對方不答話，引起他的猜疑，經再三要求，仍難允許。至下午七時，他即乘電梯上十二樓一二〇七號房敲門拜訪。張氏指出：當時門雖開但是開了一條縫，而開門的確是王秉鉞，可是王秉鉞一見之下，驚惶搖手，表示不便短聚，同時稱『有客人在內』，即忙將門關閉，由王秉鉞當時的表情看，顯然是有若干『苦衷』或『受制』。」照中共在香港把這十個人「吊起來賈」毫不放手的鬼魅行徑看，未必肯放他們回台灣。宣傳些日子，以「台灣阻難」爲藉口再解回大陸進行另一個花樣的宣傳。

對美國是功臣・對世界是罪人

基辛格功罪須重新檢討

劉人傑

東南亞局勢，因高棉赤化，南越危殆而急劇轉變。追源禍始，基辛格和黎德壽制訂的「巴黎停火協定」是主要因素。「停火」「和平」只是共黨的鬬爭手段，任何協定，徒具虛文，對共黨不會發生約束力量，他們隨時可以破壞協定。當北越軍大舉南侵，美國又沒有履行停火協定中對南越的安全保證，以致局面迅速惡化。基辛格雖然拿到了諾貝爾和平獎金，究竟為功為罪，大有疑問。

坐大共黨・功難補過

曾經是美國紅人而且是世界紅人的基辛格，在世界各地的報紙，有一個時期鋒頭蓋過尼克遜，成為專搞秘密外交的「神秘人物」，最高峯的時候還拿到了諾貝爾和平獎金。

不過，這是他一生名利達到最高峯的時候，過了這個高峯，尼克遜以水門事件下台，他雖未受牽連，但福特繼任總統，便日漸走下坡了。

斡旋中東和平失敗，垂頭喪氣回到美國後，有人提出檢討基辛格的功過。

基辛格過去一切活動及他為尼克遜「設計」的政策，確有加以檢討必要。對美國而言，完成了對中共外交突破，由此加深中蘇共的互相猜忌，使美國成為中共與蘇聯間舉足輕重的因素，這一點，對目前的美國來說是有利的。

但從長遠看法，基辛格促成了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卻種下了許多禍根，最大的一禍是日本搶先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

（據外國電訊傳說，故總統蔣公健康之突然惡化，是從他獲知日本承認中共開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曾給予日本不少幫助，他們有今天復興的機會，純然是蔣公以德報怨的結果；而日本經濟上稍有成就，便渾忘過去。

不過，這只是外電的說法，蔣公在日本求學，日本人的性格，寧有不知？見利忘義，是日本的通病，他豈會因此一氣生病？）

另一災禍是促成巴黎停火協定，目的不外要使美軍得以脫身。北越正中下懷，美軍撤退後，他們只消破壞停火協定，揮軍南下，便可直取西貢。有眼光的人，早看到有今天的惡果，基辛格對美國是有「功」，但對整個自由世界來說，他卻有很大的「罪」！

人心所向・堅強無敵

四月十六日中華民國故總統蔣中正先生奉厝桃園大溪慈湖，所謂奉厝，是暫時不下葬，不下葬的原因是蔣公生前未竟的大志是重返大陸。中華民國文武百官在哀慟蔣公逝世之餘，人人宣誓繼承蔣公遺志，完成反攻復國大業，因此決定把蔣公遺體，暫厝慈湖，他日反攻復國成功，才把他的遺體運回大陸安葬。

從外國電訊及新聞圖片所看到的，老萬並不注意二千七百多中國顯要及外國派來的代表參加奉厝大典，深受感動的是在台北街道上列隊恭送故總統蔣公靈車的超過二百萬同胞。他們表現了對蔣公的敬愛，這不是任何命令或在槍桿下可以使得他們加入這行列，他們全是出自內心的激發。

中華民國立國六十四年來，政治最安定，生活最豐裕是國府退守台灣這一段時間。雖然台灣面積不大，但這一千五百萬國民，和大陸八億人民相較，生活有天淵之別。台灣本省人民，經歷過日本統治，光復後過的幸福日子，更無法比較。因此蔣公不但受大陸撤退到台灣的外省人敬愛，更受到台灣本省人愛戴，他們夾道向蔣公靈柩致敬，是眞情的表現。

雖然此間的兩個電視台被中共廣告禁映蔣公奉厝的新聞錄影（無線電視因為五百萬廣告合約已簽字，比較大膽點，放映了一分鐘左右）。我們可以從報紙的紀載中，看到許多動人的鏡頭。處處表現蔣公畢生的功業，深植民心，並非左派讕言可以抹煞。

有位朋友看到台北同胞們的表現，慨然道：我深望中共頭頭也能看到，一個深受國民擁戴的領袖，他領導的政府不會動搖的。他們看過後，一定為之氣餒，他們每一年不停叫囂的「解放台灣」，大可息了這條心！

尊敬蔣公・即是反共

老一代的日本人，把蔣故總統視為大恩人。因為在日本無條件投降時，如果不是蔣公抱持「以德報怨」政策，日本決沒有再起機會，他們的「天皇制度」亦也不可能存在。

可是日本人是夠現實的，肯講道義的少之又少。因此佐藤榮作下台後，日本便投機地走中共路綫，充份表現日本人跟紅頂白的特質。不過，一部分保守的力量還是對中華民國沒有完全忘懷，視與中共接近是「適應環境」而已。

自日本「產經新聞」發表「總統秘錄」後，年青一代的日本人也了解過去百年來中日關係，也深深對蔣公敬愛。因此，當蔣公崩殂，日本執政的自民黨便立即決定派遣前首相佐藤榮作前往參加台北的奉厝大典。

他們可能沒想到因此使中共「不悅」，而對日本施加壓力，反對佐藤以「特使」的名義，代表自民黨，佐藤只好以「私人身份」赴台。

不過，用壓力使別人不對他尊敬的人致敬，即使表面達到目的，實在無法改變別人心意。佐藤榮作到台北，儘管是「私人身份」，但他個人及自民黨的人，仍然視他為他們的代表。

中共盡力壓制別人對蔣公表示尊敬，實有不得已的苦衷。對蔣公表示尊敬的人多，即是表示反對及厭惡中共的人多。因為蔣總統是反共意志最堅強的國家元首，尊敬他等如認可了他的反共立場，這是中共最掉忌的。因此，他們無論在國際間抑或在本港，都採同樣行動，凡有對蔣公表示好感，他們能力可加「干涉」的，都受到壓力。

麗的電視專人到台灣拍的蔣總統逝世及葬禮新聞片，他們以「不登廣告」要脅，「勸令」停播，麗的電視終告屈服，實在卑鄙。

停止娛樂・提前解除

總統蔣公崩逝，國府下令全國停止娛樂一月，以誌哀悼。對元首哀思，不作娛樂，基本上是對的。但老萬認為出自國府命令，則大有不妥之處。

根據停止娛樂誌哀辦法，凡娛樂場所，甚至電視，也受到限制。可是戲院、夜總會等，繳納牌費及本身皮費，負擔綦重，停止一月，損失之大，無法估計。

國民固然敬愛故總統蔣公，蔣公平日也最關心國民生計，如果能體會他愛國愛民的素志，在為他致哀的日子裏，應不使國民受到半點損失和不便。

因此老萬認為停止娛樂這樁事，應當出自國民的自願，可以一年不娛樂，以表哀思，娛樂場所的營業，應不受限制。

鑒於台北二百萬以上的國民夾道送別蔣公靈車，可見蔣公深得民心，如果因為政府的命令，而使敬愛他的國民受到影响，那是違背蔣公愛民本旨。因此，許多人對這命令反應不佳，認為不但不是對蔣公表示哀思的最好辦法，而且引起人們的疑惑，以為國民對他的敬愛的行動表現，不過由於政府的命令，反而沒辱了蔣公。

嚴總統十日發出命令：在蔣公安厝後一天，即四月十七日，解除停止娛樂的規定，這是明知的決定。自故總統蔣公崩逝，到十七日，已停止差不多半個月，時間不算短，商人的損失也很大了。

總統蔣公深得民心，因此國府應該讓國民自動表達他們對總統的哀思，某一娛樂商願意為紀念他而停業一年也可以，而不能擔負這種損失的，可以不停，這才足以顯示蔣公真正得民心的實在情況。

嚴總統發出這項命令，相信也是因為體卹商艱而發出，這項措施不但使國民對政府更加擁戴，也更能使故總統的遺愛，長存民間。

掉了草頭・是何存心

四月十七日看了成報，大字標題把老萬嚇壞，「將介石靈柩奉厝」，怎麼「蔣」變了「將」？有位朋友說，一定是「手民之誤」。但再翻閱第二版「電視傳眞」，「將介石奉厝」，大標題仍然是沒有草頭，那麼，手民之誤便「一誤再誤」了。再說，這個標題是電版標題，不是排字的，「誤」的機會似乎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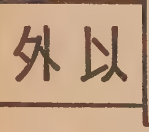
有位朋友憤然道：「這個老編用『將介石』而不稱『總統』已經大不敬，還要把他的頭砍掉，這是什麼意思？這種玩笑怎可以開？」

又一位朋友說：將一將已可能有棋，如果一將再將，當然更為難頂，難怪把他老人家將死了。

這都是幽默笑談而已，老萬也是搞這一行的，當然了解到這一行可能出錯的機會很多，技術上有不少困難。記得在抗戰期間，有一家報紙的督印人忽然變了「周佛海」，原來是黑手黨（排字工友）作怪，因不滿該報一些漢奸分子活動，故而藉此諷刺一番。

也記得六七年一家「中立」報紙，突然出現左仔的「通告」。弄到老板面青，也是排字工友的左派分子整蠱。

因此，「蔣介石」變了「將介石」，可能非老編之錯，而是排字的工友有問題。這是人家的內政問題，當然不便過問，但這個字之錯，錯得太巧妙，誰能保證不是「故意」的呢？



作為一家有規模的報紙，一切錯誤都應當有個預防的方法。何況這家報紙一向管理完善，素以錯字少見稱，這一個嚴重錯誤，如是偶然的倒無所謂，今天「更正」一下就是了，如果工作人員有意整蠱就不簡單了。

香港有許多報紙為了表示「中立」，只稱蔣介石，但一方面卻稱「毛主席」「周總理」，那麼，又不能說是「中立」了。

如果一視同仁，可以稱「蔣總統」「毛主席」「周總理」；不怕開罪的話，既稱「蔣介石」，就應稱「毛澤東」「周恩來」了，否則便是狐狸露出尾巴。

評「上海城市民兵情況調查」

項楚

我有關單位最近蒐獲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由中共國務院、共黨中央軍委轉發之「上海城市民兵情況調查」通知原件一份。該項通知係由中共××省第三屆民兵代表會議秘書處於一九七四年十月所翻印，頒發各級共幹學習的材料。根據其中內容可以洞悉上海市民兵的編組、人數、活動情形，以及近年來上海市尚存在有「階級敵人」與反毛反共秘密組織情況。

上海市民兵發展的經過

上海市武裝民兵組織，是根據毛澤東的授意所首先建立起來的，因爲上海市是『文革派」發源的老巢，是江青及其黨羽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根據地。毛澤東爲了培養「文革派」爾後的奪權及接班，必須先在上海市進行建設武裝民兵的「試點」工作。共黨加強進行城市武裝民兵，表面上雖然是對蘇聯加強備戰，但實際上是毛澤東在軍中進行「批林」運動遭遇挫折後，所採取的必然措施，以便利用各地城市的武裝民兵來淸除異己，和制衡共軍中林彪的餘黨及反毛力量。

上海市民兵最初成立時人數不多，也沒有發給武器，每人僅有棍子或長矛，至一九七三年三月該市的武裝民兵已發展到八十萬人，其中轉業的共軍復員軍人有七萬八千多人，內有一萬四千多人曾參加過實際作戰。目前該地區的民兵已編成有十個武裝基幹團，十八個高砲團，五個獨立高砲營，三個高射機砲連，一個摩托化團；此外還有工兵、防化、通訊及運輸等特種兵部隊，成爲大陸城市武裝民兵組織最龐大的單位。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高唱「大辦民兵師」時，大陸各省、市、縣普遍都成立了民兵組織，爾後卽逐漸變爲有名無實。上海市民兵在發展過程中，也曾遭受到各工廠工人的批評，說「民兵是牆頭上的官，抽屜裏的兵」，攻擊共黨民兵的編組，不過是將各級民兵幹部的名單，在牆頭上公佈一下，將民兵的姓名寫入花名册塞進抽屜裏就算完了。因此上海地區的羣眾都輕視民兵的組織。

上海市民兵的任務

上海市民兵的任務是按照毛澤東的要求而決定的，調查報告中稱：「近年來上海市的民兵先後協同公安部門，組織了三十多次紅色颱風政治大掃除；每次出動的民兵少則幾千、多則幾萬、十幾萬」。並對特別是「壞人」容易躲藏避風的地方，進行了「大檢查、大淸理」。又稱：該市曾經挖出了一批隱藏得比較深的「階級敵人」，其中有潛伏十八年的「特務」，有逃避羣眾批鬬的「叛徒」，以及過去擁地七千畝的「地主」。同時還搜出了電台收發報機二十多部，以及大量的武器彈藥與數以萬計的兇器。其中以破獲了江騰蛟及王維國（江騰蛟，前南京軍區政委，王維國，前上海空軍指揮所政委，均屬林彪集團，控制駐滬空軍第四軍。在策劃「五七一工程紀要」反毛武裝政變行動中，爲主要人物。）設在上海的陰謀黑據點，爲最重大的案件。由以上調查報告中所列舉之事證，可以看出上海市民兵之加強，是由王洪文、張春橋集團與林彪集團權力鬬爭所促成，亦可見上海地區反毛反共力量之雄厚。

上海市民兵除了執行夜間巡邏値勤外，還要擔任該市水廠、電廠、糧庫、油庫、煤棧、鐵路、橋樑以及各重要地區的守衛工作。三年來上海市民兵破獲了各種案件有兩千多件，其中包括一批逃竄的「兇殺犯」、「盜竊犯」和現行的「扒竊流氓」「阿飛分子」。中共上海市的民兵是「不掛牌子的派出所」，先後派遣了一千一百七十個「民兵小分隊」進駐各街道里弄，配合公安部門與「階級敵人」進行面對面的鬬爭。同時還對上海市犯罪的青少年（其中有一名犯偷竊行爲綽名叫「掃蕩大隊長」的學生）進行「勞改」教育工作。目前上海市已成立了九個「學習班」，一年來收容了一千三百多靑少年罪犯。

上海市民兵的訓練及裝備

中共在調查報告中說明上海城市民兵的訓練工作，是根據毛澤東對民兵「組織、政治、軍事三落實」的要求而進行。兩年來全市有四十多萬民兵參加了野營訓練，一九七三年上半年有一萬多民兵參加了武裝訓練。另根據沿海城市的特點，實施高砲射擊和「防化學、防原子、防細菌」的「三防教育」，並加強了射擊、刺殺和手榴彈的投擲訓練。一九七二年上海市參加軍事訓練的民兵，總計有三十四萬七千多人次，其中有七萬三千人參加了各種輕武器射擊，和手榴彈的實彈投擲訓練。另外有二百〇五個高砲連一萬五千多人參加了火砲的實彈射擊。根據以上資料的顯示，中共今後是要把城市的防衛工作，全部交由武裝民兵負責，同時將共軍正規部隊趕到城市以外去執行野戰的任務，以避免共軍在城市中造反。

大陸各地民兵在林彪事件發生之前，均係使用陳舊不堪的武器，其中大多數是共軍所換下來的輕武器，一九七二年以後毛澤東鑒於共軍各級幹部受林彪

的影響太深，反毛的思想根深蒂固一時不易清除，只有積極擴充民兵編組，更新民兵的武器裝備，以制衡共軍的反毛力量。中共稱一九七二年開始，上海市各有關工廠分別製造輕武器，以上海電纜工廠爲例，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兩年來共製造了半自動步槍二千六百多枝，基本上做到全廠的基幹民兵每人都有一枝槍，另外還裝備了其他工廠一個「武裝基幹團」。該廠造槍的工人一九七三年已增加到八十多人（佔全廠職工百分之二十），每半年可生產自動步槍三千多枝。

上海市民兵除了擔任夜間巡邏値勤外，還要參加各街道里弄的構築防空工程與備戰工作，所謂「深挖洞、廣積糧」。其中上海全市有兩次最大的戰備工程，中共曾發動民兵參加了一百六十萬人次，並構築人員防空的坑道長八公里，地下建築的面積有三萬平方公尺。

上海民兵的領導問題

近年來大陸各大城市和先後成立了「工人民兵總指揮部」，迄今已發現者除上海之外，另如北平、天津、石家莊、杭州、武漢、哈爾濱、長春及海拉爾等城市，亦都設有「民兵總指揮部」。上海市各重要工廠及主要地區另設有「民兵指揮部」，再以各街道里弄情況之需要，分別派遣若干「民兵小分隊」擔任巡邏値勤及特定任務。（按：中共「民兵小分隊」的編組及人數，至今尙未曾明確透露，判斷約爲一個班的編制在九人以內。）

上海市革委會在調查報告中曾強調毛澤東的「黨指揮槍」原則，要求城市民兵必須嚴格接受共黨的絕對領導。並說明王維國曾爲了要篡奪上海民兵的領導權，指使該市公檢法與民兵指揮部成立「聯合辦公室」，結果因受到抵制沒有得逞。

上海市民兵指揮部（各區「人民武裝部」），爲全市民兵的領導機構，是共軍派人與地方共幹聯合組織起來的，也是經過所謂試驗，把民兵與「治安、保衛、消防」等單位統一建立的一個機構。雖然共黨一再強調「民兵武裝保衛工作的一元化領導」，是便於「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以達成精兵簡政、減少層次、提高效率，有利於平時與戰時結合促進戰備工作的落實。但是大陸各地民兵的領導工作，大部是由退伍軍人所擔任，而近年來退伍軍人的轉業及待遇都受到歧視，因此今後必將影響民兵內部的團結及領導工作。

上海市民兵建設的新經驗

中共國務院及共黨中央軍委在轉發該項通知時，說明了「上海城市民兵調查」，是總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上海城市民兵建設的新經驗，要求各地區根據這些經驗因地制宜地加強城市民兵的建設工作。並強調「大中城市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戰時敵人攻擊的主要目標，戰爭打起來城市不能輕易放棄，有些城市要學斯大林格勒的長期堅守」。又說在上海建設民兵的經驗，是要求「平時管理和改造城市，戰時保衛和堅守城市。」因此可以判斷今後大陸大中城市的保衛工作，都將交由城市民兵負責，也顯示毛澤東對正規共軍並無絕對信心。

中共國務院及共黨中央軍委在轉發「上海城市民兵情況調查」中，對該市建設民兵的新經驗並未詳加說明，但據其他有關報導資料獲悉，上海城市民兵建設的新經驗，主要有下列九點：

㈠抓路線、抓大事，以中共「黨的基本路線」爲綱，建設城市民兵。

㈡堅持以「黨指揮槍」的領導原則，在中共「黨委一元化領導」下，實際黨管武裝、全黨抓軍事、全民皆兵。

㈢依靠和武裝工人階級，建立以產業工人爲主體的城市民兵隊伍。

㈣在共黨市委直接領導下，成立民兵指揮部。

㈤組織民兵積極參加階級鬭爭和上層建築領域裏的「革命」，在階級鬭爭、路線鬭爭的大風大浪中鍛鍊，改造和提高民兵隊伍。

㈥組織民兵積極參加「批林批孔」運動。

㈦要在各工廠和基層單位，實行「民兵和治保、消防三位一體」：積極組織民兵管理和改造城市，組織民兵小分隊配合居委和人民羣眾抓階級鬭爭，打擊階級敵人和城市犯罪分子的破壞活動，維護社會秩序，發揮民兵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中的「鐵拳作用」。

㈧將民兵建設成爲「對外反侵略、對內反復辟」的重要力量，使城市民兵平時能達成管理、改造和建設城市，戰時保衛和堅守城市的任務。

㈨在普遍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實」的基礎上，加強民兵戰鬭骨幹隊伍的建設。

毛澤東以民兵制衡共軍

毛澤東近年來積極推行「城市民兵建設」，是現階段中對內及對外鬭爭的一種重要手段。文革的初期毛澤東利用「紅衛兵」的造反奪權，整肅了劉少奇；文革後期毛澤東又利用共軍的「三支兩軍」，平息了「紅衛兵」所造成大陸各地區混亂的情形，共黨「九大」以後，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權力鬭爭趨於表面化，雙方均致力搶奪控制武裝之權力，在上海尤爲突出，江青集團仍加強發展城市民兵。林彪事件後，毛澤東鑒於共軍中仍然充滿林彪的餘黨，因而更選擇上海市作爲發展「城市武裝民兵」的示範地區。

毛澤東承襲了中國歷代暴君與奸賊的衣砵，爲了鞏固其領導地位，經常「拉一派、打一派」，其所採用的手段亦在隨時不斷地花樣翻新，毛澤東建立城市武裝民兵的目的，除了對內制衡共軍以及打擊所謂「階級敵人」外，對外則以吹噓其軍事力量渲染備戰措施爲目的。

根據共黨歷年來奪權鬭爭演變的過程，可以看出毛澤東除了防止共軍的反毛外，其對大陸各地日益壯大的民兵武力，亦不能不有所顧慮，因此今後共黨內部的鬭爭形勢，必將更加複雜而尖銳。

旋乾轉坤



冒險犯難．捨身爲國

歷史上成大功、立大業的人，都有一種泰山崩於前而不懼的膽識，漢光武帝、唐太宗，皆如此，但一個國家元首，身負軍國重任，而肯冒險犯難，奮不顧身的，蔣公也是歷史的一人。

蔣公在北伐成功之前，所歷危險已不必說，只說北伐成功，身任國家統帥之後。

七七抗戰開始後，蔣公始終身臨前線指揮，經常在上海戰地，最遠的距離在蘇州，皆在日本轟炸第一線範圍之內，人人皆爲蔣公安危擔心，蔣公則始終處之泰然。

南京失守時，衞戍司令官是唐生智，蔣公也留在南京座鎮，直至南京失守前夕始離京，當時日本飛機輪番炸首都，蔣公乘飛機離去，更易爲日軍飛機襲擊，但蔣公從不介意。到了徐州會戰前夕，蔣公又到徐州視察，指示機宜，目前之抗戰畫史，尙有蔣公與白副總長，李司令長官在徐州合攝之影。由於諸人敦勸，蔣公始離開徐州，移節鄭州指揮，仍然近在咫尺。

此就對日抗戰而言，再如西安事變，蔣公事先並非不知張楊包藏禍心，但仍然前往，希望以至德格之，不意狼子野心，竟敢犯上作亂，引起以後的滔天大禍。

再以戡亂時期而言，當代總統李宗仁飛回桂林，不肯回四川，蔣公以在野之身，毅然飛重慶座鎮中樞，以後由重慶而成都，及至離開成都時，共軍已逼近成都，槍聲可聞，幾名地方軍閥又復公然叛變，城內共諜充斥，蔣公離開所駐節之成都軍校時，侍衛人員以安全爲念，請由後門出。蔣公夷然答曰：「我從前門進來，當然要從前門出走。」毫無瞻顧，泰然上車，到機場時，跑道已擠滿人羣，其中有難民，也有共諜，蔣公神態如常，安步上機。

蔣公經昆明晤盧漢一事，事後許多人談起猶爲之色變，認爲危險過於西安事變。因盧漢當時確已降共，城內也有便衣共軍，蔣公僅携公子經國及少數侍衛人員飛抵昆明，逕至盧漢家中，盧漢當時手足無措，蔣公則從容進食，談笑自若，最後盧漢終於護送蔣公上機。此事一方面是由於盧漢心中天人交戰，人性戰勝獸性，另一方面也爲蔣公神威所懾，至誠所感，不得不擔下血海關係，護送領袖出昆明。

政府遷台後，蔣公經常來往金門、馬祖，有時且至小金門，烈嶼，距毛軍只有兩千公尺，筆者每看到這類照片，心裏就覺得難過。

英雄早歲．已享重名

民國十五年之後的蔣公，受到普遍的尊敬，已不必說，即使在民國十五年之前，蔣公尙未脫穎時，有識之士，已看出蔣公將來必是再造乾坤人物。

國父中山先生從見到蔣公之日起，就特別看重，尤其當朱執信先烈遇難之後，國父致蔣公書，就說明黨內知曉軍事而又勇於任事者惟蔣公一人，已隱有傳衣砵之意。

陳烱明叛黨圖加害國父，固爲人所不齒，但其人對蔣公之尊敬，亦超乎常人。當蔣公以陳烱明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身份在閩指揮軍事時，戰局逆轉，部隊後撤，情況不明，陳烱明在總部聞訊，即刻派兵增援，並向蔣公說道：「寧失十萬兵，不能失蔣介石。」以後陳烱明叛變，國父蒙難，蔣公由上海千里赴援，乘小舟登艦，陳烱明聞訊，立時氣沮，親筆上書國父，請求和解，爲國父所拒。

最難得者，厥爲民國十年底，徐樹錚由北方到廣州晉謁國父，國父時在桂林督師，即電着蔣公陪徐樹錚到桂林，十一年元月三日由廣州出發，十六日至陽朔，吳忠信迎接同到桂林，蔣公與徐樹錚半月相聚，徐樹錚對蔣公傾倒備至，以後到了桂林，孫先生有意留徐樹錚任國民革命軍參謀長，徐樹錚即說「有介石在，先生何必外求。」不久國父果任蔣公爲大本營參謀長。

徐樹錚一生自負甚重，眼中從無佩服之人，即使對段祺瑞畢生感恩知己，但也只是敬重，並非佩服，獨獨見了蔣公之後，正如小說虬髯客傳所述，虬髯客見到了唐太宗，低首拜服。徐樹錚回到上海，同段系另一要人，曾任國務院秘書長的方樞，談起南方之行。徐樹錚說：「這次見了許多名滿天下的人物。」所指當是指國父及胡漢民，汪兆銘、廖仲凱等人，但徐樹錚又說：「不過，將來眞正幫助孫先生成功的，恐怕是一位蔣介石先生。」

當時蔣公的官階僅是少將，在革命陣營中固然人人皆知，但在北方，知蔣公者並不多，方樞並不十分相信。

以後蔣公因爲粵局不易展開，辭職回浙江原籍，徐樹錚得到消息即致信國父，勸不可放走蔣公，又致信蔣公，勸不要離開孫公。

方樞見到兩封信稿，還同徐樹錚開玩笑說：「這是國民黨自己鬧家務，關你甚事。」

徐樹錚說道：「這是關係大家的事，關係整個國家的事，我們怎能不關心。」到了民國二十年，方樞在上海遇到徐樹錚公子道鄰，提起此事，說道：「這是十年前的事了，現在想起來，我眞佩服他認識人的眼力。」

人心如此．天意可知

蔣公崩殂，自然是我國家民族極大不幸，但也使眞外國人，假外國人，墮子，別有居心的四成左

仔認識了蔣公的深仁厚澤與無比的威望，海內外同胞對故總統的熱愛，而表現出的凝固力。

先從香港說起，筆者所認識的朋友，見面不流淚的甚少，老實說，這還不足爲奇，因爲我們都是抗戰時期成長的，對蔣公的豐功偉業，記憶猶新，對蔣公的熱愛，完全出自內心。奇怪的是許多年輕人，三十歲以下，甚至二十歲以下的學生，他們未在政府區過生活，對蔣公勛業應當不會太了解，但是這批青年人所表現，尤甚於我輩中年人，高雄樹德女中籃球隊來港比賽，賽程中間得悉元首崩殂，雖然悲痛但也不能取消賽期，七日全體隊員出場時，人人臂纏黑紗，到了比賽要除去外衣，黑紗自不能纏在臂上，她們立時把黑紗纏在髮上，這一場東髮大戰，對我輩起的作用也許不大，但港九無數青年學生，感動極了，以後無數青年去靈堂吊祭，也未嘗不是受樹德女子籃球隊的影響。

在台灣，情節更感人，多少年來，許多外國壞蛋及本國墮子，尤其是自稱台灣人的爛仔，一口咬定台灣省人民如何反對中央，反抗國民黨統治，外省人與台灣人之間有甚深鴻溝。但蔣公崩殂後，靈櫬由官邸遷至國父紀念館時，沿途設祭桌跪祭的，相信是台灣本省民眾爲多，因爲外省人無此習慣，臨時也想不起，至於每日幾十萬人去靈堂吊祭，無疑的也是台灣省同胞多，相信看了這番情景的人，如果再昧着良心說台灣人如何，外省人如何，其人的心是涼的。

巨星殞落・舉世同悲

當蔣公崩殂消息公佈後，美國總統卽宣佈派農業部長布茲爲特使團長，參加我國故總統喪禮。我國政府對此未表示意見，因爲不論福特派了一個什麼樣的人來，都是代表美國政府，我國朝野都感盛意，自當待以國賓之禮，誰知消息傳出，在台北的美僑首先表示異議，指布茲不夠份量，有人致電大使館，有人逕電國務院，抗議美國政府不重視中美友誼，要求另派大員前來。同時被派爲代表團員的前總統候選人高華德，也抗議福特所派人選不當，不願與布茲同行，要單獨來華。福特總統終於收回成命，改派副總統洛克菲勒爲特使團長，率團來華，羣情始服。

但美國畢竟是我們盟國，福特也還是中國友人，所行尚不太難，比較出乎意料的是已經與我們立於敵對地位的國家或輿論，也作了一件符合良知的事。

一件是伊朗王巴里維打了一封電報給蔣夫人，敬唁故總統蔣公之喪。伊朗本是我們友邦，二次大戰後也同樣受到國際共黨威脅，幾破其國，因此，中伊邦交一向敦睦，伊朗王也曾來華訪問。誰知到一九七〇年，伊朗突然與我絕交，承認毛幫政權，此後伊朗卽一面倒向毛幫，處處與我爲難，最重要一事是一九七三年德黑蘭運動會，本是亞運，我國乃亞運發起國，一向參加，此次竟爲伊朗拒發入境證，未能趕到，甚至我國記者入場採訪，亦爲伊警架出，無理蠻橫至此，令人髮指，此次何以要電唁蔣夫人，只能說是良知重現了。

另一件事要說到日本的三大報——朝日、每日、讀賣，這三間報紙因爲要派記者駐北平，乃競相媚毛，劣跡彰彰，舉不勝舉，不僅是日本人之恥，亦爲世界新聞事業蒙羞，受人指責，已非一日，此次蔣公崩殂，三大報一改常態，忠誠報導蔣公領導抗戰功勛，對日本的深仁厚澤，圖文並茂，據說讀賣最初還有點遲疑，後來聽到朝日、每日已決定報導蔣公一生勛業，也只好向眞理低頭了。

總之，蔣公偉大人格，仍然放出萬丈光芒，因爲感動友人易，折服敵人難，伊朗是我們的敵人。使君子傾心易，使小人輸誠難，日本三大報是小人之尤，此刻也激發了天良，除蔣公，誰也不能有此感召力量。

孤臣孽子・旋乾轉坤

蔣公崩殂，帶給國家民族的損失是無比巨大，嚴總統輓蔣公聯：「天下不可無公，慟柱折維傾，淚雨寧惟溢江海，至德難乎爲繼，秉文謨武烈，精誠誓必復河山。」這是自蔣公崩殂後，最感人的一篇文字，當然也是最好的輓聯。實實在在，天下不能無蔣公，蔣公勛業也無人能繼。但這並不是說蔣公一去，他留給我們無形的精神感召，有形的文字訓示，只要我們身體力行蔣公的訓示，奉行蔣公的偉大遺志，國家前途必然更光明。

今天每一個不願作共產黨奴隸的人，要想能過着和平安定生活，要想使後世子孫不失去自由而變成白癡，都非要下定決心與共黨邪惡組織鬬爭到底不可。蔣公崩殂，更使我們堅定了此一信心，只看海內外對蔣公的哀悼，完全發自內心，可知每一個中國人，如何地滿意民主和平安定的生活。

只要人人能堅定此一信念，則光復大陸，解救同胞，也並非難事。

每逢國家遭遇大故，便呈現空前團結，今天五十歲以上的人都該記得西安事變情景，當蔣公爲張楊刼持消息傳出時，頓時商罷於市，農輟於野，學生不再讀書，人人都已面臨到世界末日，及至蔣公脫險消息傳出後，全國歡忻鼓舞情景，非任何人所能意料。那是一次最眞誠純潔的民意測驗，所有的外國人都承認中國走上二十五年來的大團結之途，日本所以迫不及待侵略中國，也就是看到中國四億五千萬人口已在蔣委員長之下團結成一體。

第二次是七七抗戰開始時，全國各黨各派，一致提出團結禦侮口號，除去別有居心的毛澤東（當時大部共軍改編爲國軍的將領，對抗戰也有相當誠意）之外大家都認眞的奉行抗戰國策，在蔣公領導下一致對外。

還有各省割據的軍閥，平時擁兵自重，不出省門一步，中央也無奈他何，此時不待電召卽自動趕去南京開會，共謀國事，有些且請纓殺敵，走上最前線。

另外就是這一次了，蔣公崩殂之後，全國上下在極端悲痛下也極度團結，這是光明的象徵，尤其是國內人心雖然悲痛逾恒，但社會秩序則匕鬯不驚，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的進步，人民知識水標的提高，在嚴總統依法繼任後，法統爲全國人民所公認，這些情況都在說明國家二十五年中，悄悄向前進了一大步，在蔣公崩殂之前，我們自己也不知道國民的進步到了如何的程度。當茲故總統奉厝之際，願大家下定決心，齊心除醜孽，三載復神州。

戰時的廣東老管家李漢魂

廖淋倫

筆者與李漢魂將軍認識，是在民國十七年第四軍參加第三次北伐進擊山東的張宗昌、張敬堯及孫傳芳等軍閥時，第四軍軍長爲繆培南，李漢魂則任二十五師師長，黃鎮球則繼許志銳任二十六師師長，鄧龍光任獨立第一師師長，吳奇偉任第十二師師長——筆者於役於二十六師政治部，在駐軍與集會時，獲與李將軍晤談的機會；迨十八年八月，中央開過編遣會議之後，全國軍隊，實行縮編，第四軍縮編爲第四師，師長本爲繆培南，但繆辭而不幹，改派朱暉日承之，朱又因故不克就任，中央乃令第四軍老軍長張發奎將軍屈就，而以李漢魂爲副師長，韓漢英爲參謀長——，其餘黃鎮球、吳奇偉、鄧龍光則分任旅長——筆者重又奉命擔任第四師政治部的工作，從此以後，我與李漢魂將軍相聚的機會就比較多了。

我在南京奉到命令，後在江西南昌趕上部隊，經高安、奉新、修水而入湖北境，在長江邊的郝穴、沙市（接近荊州），宜昌等地，都分別駐防過一些日子，迨十九年九月下浣，第四師部隊突向南移，到湘西時，我便離開第四師而回京述職了。回憶與李漢魂將軍在一塊時，或策馬同行，或淺飲歡談，他那種光風霽月的風度，與謙和親切的態度，令人長留春樹暮雲的印象！

以下我們來談談李將軍生平的豐功偉業：

李將軍於民前十七年（公曆一八九四年）生於廣東吳川縣，民初考進廣東大學法科，但未畢所業，即棄文而習武，改進廣東陸軍小學第六期，與黃鎮球繆培南一般人都是同學，陸軍小學畢業之後，則升學於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第二期；迨預備學校畢業之後，又升學於保定軍官學校，那是當時我國最高的軍事學府了，現代中國的許多赫赫有名的將軍如陳誠、張發奎、薛岳、周至柔、羅卓英、余漢謀、繆培南、黃鎮球諸人，都是出身於該校，不是與李漢魂同期的，也都是先後期的同學。

李氏畢業於保定第六期後，分發於山西閻錫山部下的學兵團見習，因他文學基礎不錯，得兼任了軍事雜誌的編輯；一個見習員能兼到一份編輯的光榮職務，本來是難能可貴的，若是一般樵魯而無文學修養的武夫，又曷克臻此！可是，過了一段時間，李氏覺得學非所用，事與願違，若在山西閻老西部下這樣呆下去，前途十分黯淡，倒不如請假回鄉省親，另找發展門路。不久，李氏便離山西，過故都而南返回到吳川故鄉了。家中萱堂健在，家人亦平安如常，遊子歸來，自有天倫之樂的；可是鄉居稍久，便感覺青年失業，實在不是滋味！後聞某中學要聘請教員，李氏試往詢問，結果一說即合，因此就暫屈一時，過着粉筆生涯了。

李氏在鄉做了半年「人之患」，又感髀肉復生了！於是辭職離鄉，前往省垣廣州，探訪一些舊日的同學，結果就獲入第四軍工作了；始初當排長，後來則升爲連長，因他文武兼資，對於管教方面，又肯努力負責，爲上司所賞識，不久便升爲團部少校參謀；過了一段時間，又調任營長，階級則於任營長以後而升上中校了。

民國十四年冬，李濟琛任第四軍軍長，陳銘樞任第十師師長，陳濟棠任第十一師師長，張發奎任第十二師師長，李漢魂則任張的參謀長；十五年北伐，汀泗橋及賀勝橋及武昌諸役，均告大捷，摧毀了吳佩孚主力，十二師聲威大震，後來，德安馬廻嶺之役，又解決了孫傳芳援贛之師，李漢魂因功升任三十六團團長；河南臨潁之役，與奉軍會戰，俘其師長富雙英，奪獲輜重無算，李漢魂因而擢升爲第二十五師師長，本年初去世曾任紅朝廣西省政府主席的張雲逸，就當過二十五師的參謀長，而另一共黨要員李江，也當過李漢魂部下第七十五團的團長。

十六年七月卅一日，賀龍、葉挺等共黨在南昌叛變南下，第二方面軍張發奎總指揮回師入粤，李漢魂奉命駐守惠州，以遏賀葉東下。旋以葉劍英（時任第四軍參謀長）利用軍官教導團及軍部警衛團爲基幹，號稱紅軍，於十二月十日午夜在廣州暴動起來，焚燒殺掠，四出擾亂，全市騷然！過了三天，始由第四軍外調部隊，將暴徒敉平。其時葉劍英已鼠竄，而第四軍軍長黃琪翔（原係共黨）亦不知所踪；事後，張總指揮發奎，以職責所在，未能察覺共黨分子潛伏軍中，且高居要職，致釀成此次大禍亂，深自內疚，乃決心引退，將所部第四軍交繆培南統率，離粤北上，繼續參加北伐，其時李漢魂仍任第二十五師師長，前面已提說過了。

十九年冬，四、七兩軍對中央表示反抗，結果歸於失敗，李漢魂是深明大義的人，自不願同流合污，卒之就脫離了第四軍的系統，出國赴東瀛留學，埋頭研究政治經濟，一位出死入生身經百戰的軍人，放下槍砲，又能重新做研究高深學問的留學生，古今中外，可謂罕見了！

二十一年，陳濟棠稱霸南天，邀李漢魂任獨立第三師師長，與余漢謀、香翰屏、李揚敬分統粤軍，兼西北區綏靖委員，駐兵粤北韶關，政績通和，異於各區。李氏信仰佛教，見南華古寺，情形殘破，乃斥資加以修葺；於廿二年九月動工，至廿三年八月竣工，李親撰修寺記，附律詩一首贈虛雲法師。

詩曰：

藏得高僧南渡日，正當斯寺中興年，
潮音欲聽人如海，衣砵初來刼似烟，
誰惘風波臨大地，應携花雨散諸天，
禪關寂寞吾猶羨，時覺鐘聲在耳邊。

民廿四年，李調東區，所部改為第二軍第六師，李升副軍長兼第六師師長，駐節汕頭，仍兼東區綏靖主任。其時日本人圖我甚亟，在南京、天津，及各河縣，疊次製造事件，為侵略我國的藉口，國人憤慨，多主張實行抗日，陳濟棠利用機會，與廣西當局聯絡，擅自組織抗日聯軍，顯然對抗中央；李漢魂將軍極力主張攘外必先安內，謂國內尚未統一，又何能外禦其侮！忠心耿耿，大義凜然！但他的忠言不為南天王陳濟棠所接受，反而變本加厲，一意孤行，其跡象竟越出抗日範圍之外，李將軍為求國家統一，同時也不願與野心家同流合污，乃決心效法關公「封金掛印」，離職而去，同時光明正大地發出辭職通電，又於七月八日致電國府主席林森及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表示擁護中央，電文如下：

「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鈞鑒：自西南揭櫫抗日，舉國惶然，決計伊始，不特高級將領不敢苟同，即二三元老亦持異議，嗣陳總司令察納羣情，翻然變計，目標只在抗日，領導仍仰中央。西南兩機關冬電，亦未違此主旨，各將領當即分途返防，整戈待命，距突來請纓改號之支電，政委會又從而嘉納之；浸假而進兵鄰省，搖撼中樞，星火燎原，間不容髮；職備員東樞，適當外交衝要，寇患日深，危機四伏，智殫力竭，應付幾窮。竊以為示抗日之決心，名揮戈而東指，先固吾圉，候命前驅，大局庶乎有豸。乃再三請求，未蒙採納，海疆之戍卒盡撤，國防之設備毫無，即令抗日出自至誠，而捨近圖遠，已屬非計，況道途流言，羣疑滿腹，倘不幸而變故橫生，國家前途，豈堪設想！職救國有心，回天無力，奚於魚日，掛印封金，藉以明志，並電請陳主任懸崖勒馬，聽命中央，暨電粵中將領，一致主張，共促實現。時至今日，非禦侮無以圖存，非統一莫能禦侮，伏懇鈞座，俯察愚誠，統籌大計，對西南此次舉動，因勢利導，納諸正軌，一分歧之軍令，宏禦侮之遠謨，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陸軍第二軍副軍長兼廣東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叩虞印」。

這一通電發出後，轟動全國，而陳濟棠亦開始衆叛親離，張惠長率機隊飛上南京，余漢謀則在大庾發出通電，服從中央，於是他後悔不應與中央對抗，廿五年秋乃坦誠表示願歸政中央；中央旋即發表余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黃慕松為廣東省政府主席，而李漢魂將軍的聲望，自然就大大地提高了。抗戰軍興，粵軍擴編為六十三及六十四兩軍，葉肇任六十三軍軍長；李漢魂則任六十四軍軍長，那時筆者任蔣委員長侍從，隨駕回到廣州，李氏就軍長職後兩天，我會到他的軍部晤談了半小時。以後他率部隊北上，在隴海、南潯幾場大戰，均奏了膚功；在開封附近，把土肥原師團打得落花流水，因此由軍長擢升第九軍團長，受十五集團軍總司令薛岳指揮；開封會戰時，第二軍軍長黃杰，第廿七軍軍長桂永清，六十一師師長鍾松，都受李軍團長節制。河決中牟，水泛江淮，日軍改中原會戰為沿江躍進，李則坐鎮九江，指揮抗敵，對於應付敵軍，非常沉着，一點也不忙亂，就是逢到敵機來襲，他也安定如常，不受驚擾，例如有一次召開九江黨政軍聯席會議，他擔任主席，當他正在發言時，忽然警報聲大作——在戰時，幾乎每日都有的——參加開會的人，個個驚惶起來，臉色都變了，但李氏依然從容地說話，好像沒聽見警報聲的樣子；會中有人起身向他報告：「主席，現在是緊急警報了。」他揮手請該人坐下，說：「不用怕，敵機不會向此地投彈的。」後來，敵機飛過去了，果然安然無事，他就是這樣像「一身都是膽」的將軍咧！廿七年聖誕節後，中央發表李氏為廣東省政府主席，原主席吳鐵城則調升立法院副院長，李氏率第四軍歐震，六十三軍葉肇回粵，旋於廿八年一月就職，仍兼三十五集團軍總司令，此外又兼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的主任委員，三民主義青年團，廣東支團的幹事長，他的主席職位，一直安安穩穩地做了六年半之久，算是他的一生最輝煌的時期了！



李漢魂將軍

省會廣州於廿七年十月淪陷後，省會就移至韶關，韶關是李氏當年任西北區綏靖委員駐節的老地方，對他來講，的確是「與佛有緣的」，因為他先在那裏當綏靖委員，後在那裏當省主席兼總司令，此外他迎過虛雲法師回南華寺主持，又修過南華寺，還有，他有一個孩子夭折，葬於南華寺旁；南華有一種馳名的佳果名「華南李」，奇怪得很，他恰恰就是姓李，所以說，他與韶關那地方是十分有因緣的。民三十年香港淪陷後，香港逃難的僑胞，多到韶關，李主席救僑功德，為許多人所稱道，筆者由港回國，亦曾晉謁李氏，晤談數十分鐘，後來我便上重慶去了。

抗戰勝利李氏交卸省主席後，中央發表他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兼衢州綏靖公署副主任，但未就任，請假赴美醫治重聽，因他耳朵弗靈，人為他起個「聾公」綽號，後來在美國果然醫好了。他赴美時，夫人吳菊芳亦同往，她是中山大學農科畢業的，那次到美國，她再進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可謂好學不倦的人。李氏醫耳後，又遊美洲乃至歐洲各國，二年後回國，中央復升他上將，任總統府參軍長；稍後發表為海南島行政長官，未就，及李宗仁代總統時，任閻錫山內閣的內政部長，大陸變色前夕，舉家赴美，後在紐約經營餐館，由夫人吳菊芳親自主理，一直至今，李老將軍算來已八十一高齡了。

大陸垃圾蟲

林定

近日來，香港左報利用十名「特赦戰犯」，圖文並茂，大肆宣揚毛澤東的「人道主義」。這班坐了廿六七年苦監，行將就木的老監躉，為報答毛澤東的「恩德」，恬不知恥侈談共產黨的「人道」精神，令人看了，無不週身雞皮毛悚！

由大陸來港的人，有幸有不幸，最幸運的莫如毛澤東的食客、死鬼章士釗，他是用專機直接送來；其次便數到這十個特級「戰犯」，他們離大陸時有中共頭頭餞別，來到香港有港共頭頭款待；再次的是六十年代初期回歸「祖國」的星馬、印尼華僑青年，他們「合法」移民香港；最後的是用生命搏鬪換取自由，被中共稱為垃圾、港共稱為人渣的逃亡青年。而不幸的是被鯊魚噬去雙腿變為殘廢的偷渡者，不過，他們總算能生活在自由土地上，可謂不幸中之大幸。最不幸的則是海上浮屍以及葬身魚腹連靈魂也不能安息的逃亡者。

自毛澤東開府北平，整整廿六年，大陸人民無時不刻不設法逃亡，即使到今天，香港政府把非法入境者解回大陸，但每天仍然有人逃來。他們寧可在香港做黑市居民，也不願留在大陸，為的是擺脫共黨桎梏，追求自由生活。然而，左報對千千萬萬由大陸偷渡來港的同胞，熟視無睹，一意借了耳聾陳隻耳，隻字不提。可是對此十位不願為「國」効勞而要到「水深火熱的台灣」去的「戰犯」，卻像賣廣告一樣，整版篇幅刋載，替他們大吹大擂，搖旗吶喊。難道左記真的這麼熱情，關懷他們處境嗎？有咁好死，倘若他們不被中共選派為可憐又可悲的統戰工具，相信左記早已把他們當做人渣，大張撻伐了。

其實，此次左記大捧「垃圾蟲」，未免有點不化算。萬一將來大陸有什麼鬪爭整肅被株連，則起碼有兩條洗不脫的罪狀。其一，這班老監躉「改造」了廿多年，還念念不忘與家人團聚，此是孔孟思想作怪，而左派仁兄有意替他們推波助瀾，要台灣當局顧存「人道」，這無異變相反對批孔，宣揚孔孟之道。其二，他們不感謝「毛主席」寬大之恩，留下來為人民服務，卻要投向「敵人」去，如此「花崗岩腦袋」至死不改的人，站在共產階級立場說，絕不應該同情，但左記惟恐台北不收留，替他們出面，質問台灣：「台灣當局沒有理由拒絕入境，短期內不處理此事，是不是先拖一下！」這一副皇帝唔急太監急嘴臉，清算起來，足可構成通敵叛黨罪。因此奉勸左記仁兄們，還是緘默為上策。若然夠眼光的話，可大駡他們為垃圾、人渣，或冥頑不靈的反動派，說不定將來因此而升官發財。

中共特赦戰犯二百三十九名，釋放時公安部長華國鋒宣佈毛澤東指示：「每人都給予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適當工作，有病的，和幹部一樣，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這番話，假若老毛沒有目的和企圖，而的的確確出自真心，毛澤東很快便要拉柴了，一個老人，突然轉性，黃泉路近矣。毛澤東殺人不眨眼，特別是對國民黨下級軍政人員，不但一律斬草除根，且連累他們的子孫也永世不得翻身。「解放」廿六年來，至今還不放過地富反右壞分子，其中的「反」，就是指國民黨人員及其家屬。在鎮反與土改兩個運動中，所謂地主、惡霸、國民黨殘餘分子，成千累萬被槍決；被迫自殺的也不計其數。他們死後，家散人亡，妻離子散，中共還不放過他們，反動家庭出身的階級成分永遠烙印在他們兒女身上，使他們世世代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等級公民！

中共殺害國民黨低級人員，其殘酷手段，不下於德國納粹及日本皇軍。廣州「解放」不久，共軍拘留了四十多個國民黨下級軍、政、軍統人員，他們集中在一所學校裏，每天除了聽報告、學習，行動上尚算自由。其中有一犯人從一看守共軍口音知道是鄉里，彼此曾交談一會。此後他們見面，雖不說話，但友善地點頭。一天晚上，犯人們準備睡覺，卻被通知前往禮堂地下室集中開會。此刻，那個看守共軍走到他床前說：「你生病，不用去開會了，躺下來休息吧！」說完馬上走開。不久，他聽到了機槍聲夾集悽厲的呼喊聲，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了，天還未亮便踰牆逃走。他是這次慘酷集體屠殺的唯一生存者。另一件殺人不眨眼的殘酷事件發生在湛江市，殺人兇手是南天王陶鑄，然幕後劊子手是毛澤東。「解放」初，廣東本由古大存主持土改，而他認為廣東是僑鄉，環境特殊，地主並不一定剝削農民致富，他們很多是在外國做牛馬而回鄉買田的，處理土改工作不能跟北方一樣，因此廣東的土改工作推展緩慢。當時中央批評古大存地方溫情主義，改調陶鑄到廣東主持，陶鑄一上馬，提出村村見血口號，大開殺戒，為立下馬威，先把「土改幹部」祭旗。他在湛江主持一次土改運動報告時，站在台上，面對百多位土改幹部訓話，突然說，土改工作遭遇困難，首先是我們內部階級敵人破壞，「毛主席」說每一單位起碼有百分之五是反革命分子，你們之中也有百分之五是敵人，我們要把他們揪出來，嚴厲鎮壓。隨即亂點鴛鴦，胡亂把六人推出門外槍決，可憐這幾個信仰共產主義的青年，白白地做了陶鑄升官的犧牲品！

二百三十九個戰犯能夠死裏逃生，並不是中共對他們特別開恩、仁慈，而是拜台灣國府之賜。假若台北國府不存在，相信他們的骨頭在廿年前已打鼓了。中共讓他們生存下來，爲的是他們官階較高，對台灣的統戰多少有一點作用而已。他們獲得優待，只不過是打狗看主人吧！

此間左記藉中共特赦戰犯，吹噓毛澤東講話一向算數，說什麼「在釋放後不及一個月的時間內，這十個人提出申請，獲得批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這句話做到了。」「給足路費，提供方便，這兩句話同樣做到了。」「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這句話，也同樣算數，這十個人臨行前已經拿到了往返通行證。」毛澤東的話一向算數不算數？有史可稽，早年上井崗山，與王佐、袁文才插血爲盟，結果叫彭德懷把他們殺掉；逃到延安，與地頭蟲劉志丹、高崗誓共生死，結果迫使高崗自殺。一九五七年大放大鳴時，毛澤東親自對北平大學生說，歡迎黨外人士對黨提出嚴厲批評，甚至可用大民主方式進行。所謂大民主卽是到街上示威遊行。當時人民相信他的話，但因他講話不算數，結果領導武漢學生示威遊行的教師慘遭槍決。毛澤東的話，對他有利時算數，不利時，不算數！

毛澤東把這十隻大蛤蟆由大陸放來香港隨街跳，有咁便宜。他們在未釋放前，已能夠花兩年時間在大陸各大城市的工廠，公社參觀、訪問。釋放時，竟然夠膽「申請」去台灣。離開北平時，獲得中共統戰部設宴餞行，還用專機直送到廣州，在廣州又由廣東頭頭林李明設宴餞別。他們的來頭眞不簡單，只有白痴才相信他們的赴台理由僅屬「探親」。中共爲了統戰，不講階級鬬爭，他們對投向「敵人」的人，竟然濫情起來，比對無產階級還厚愛，不知「當家作主」的大陸工人看了，感想如何？唯有嘆一聲：「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柄」！

凡在大陸生活過一段日子的人，都嘗透了中共的嚴酷政治壓力，特別是對台灣問題，無不談虎色變！假若一個家庭，其中有一員在台灣，那麼這個家庭便要遭殃了，兒女永遠做黑類分子，他們的心靈生活比痲瘋者還孤獨，沒有同學，沒有朋友，甚至連親戚也不敢往來。人們這樣做，明爲劃分階級，實怕連累自己。因爲中共對每個人的社會關係很重視，不論升學、就業，社會關係歷史不清白者永得不到機會。跟台灣國民黨沒有關係的人，尙且如此，何況過去與國民黨有淵源的「戰犯」呢！他們被特赦，已非常幸運，廿多年的可怕勞改生涯，他們的思想縱使不改造好，也要僞裝改造好，他們還夠膽「申請」到台灣去嗎？退一萬步來說，卽使他們拚了老命去申請，他們來到自由的香港後，也不應滿口統戰口吻，胡說八道替中共臉上貼金。

他們在香港的言行，正一「此地無銀三百兩」，從而證實中共早已選擇了這班軟骨動物，訓練他們成統戰走卒，然後送入台灣，使其在台起着毒菌繁殖作用。卽使日後他們一改初衷，在台灣大爆內幕，但他們所帶來的反作用仍然存在，起碼使矇查查的人，相信中共還存有「人道主義」精神。

此十條垃圾蟲在香港大放妙論，與左報的統戰活動一唱一和。請看他們的醜惡嘴臉，王秉鉞：「特赦釋放又批准回台灣，共產黨確實胸懷廣濶呀」，陳士章：「身爲戰犯，受到人道待遇，離開大陸眞是依依不捨」，王雲沛：「今年三月患病危急萬分，人民政府把我搶救回來」，周養浩：「看管期間常到各地參觀，解放後確實比解放前好」，蔡省三：「做了不少壞事害怕槍斃，共產黨寬大三擒又三放」，段克文：「共產黨確實說到做到，光明磊落」，張海商：「人民政府幹部對我們沒有歧視、責罵」，楊南邨：「共產黨如此寬大，准許回台，想也不敢想」，張鐵石：「我看到了不少新生事物，使我非常興奮」，趙一雪：「我如此健康和精神飽滿，可見廿多年的生活如何！共產黨對待戰犯的政策，確實體現了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此外他們都異口同聲大贊牢獄生活，沒有打駡，住在跟普通人一樣的平房裏，吃飯有魚有肉，小病派醫生來醫理。這樣的生活，倘若不是打甩大牙和血吞，相信不知羨煞了多少大陸勞動人民。大陸人民終日辛勞工作，還得不到溫飽，而做監躉反獲得這麼厚待，共產黨眞的「偉大」了！不過，在北大荒的勞動場、廣東英德的勞改場，卻不是這麼「幸福」了。不知多少犯人，一踏入這些勞改場，像走進死亡谷一樣，一去不復返。卽使專爲共產黨幹部而設的像五七幹校之類的勞教場，也是苦不堪言，難道共產黨眞的對「敵人仁慈」，對「自己同志殘酷」嗎？

中共一手導演這齣無恥活劇，自演自唱，實與台灣連不上絲毫關係，但左派仁兄藉此大叫大嚷，無理攻擊台灣，不惜冒充香港人之口說：「離別妻兒子女二十多年，希望去台灣看看，與家人團聚，這是人情。共產黨釋放他們，給足路費，生活上照顧無微不至，很有人情味，反觀台灣方面對他們冷冷淡淡，施施延延，這樣對『老伙記』眞是一點人情味都沒有。」「這十名都是國民黨的老將，爲國民黨出生入死，也是爲國民黨才當了戰犯，如果台灣有氣量，有一點點的責任心，就應該熱情歡迎他們，而不應該諸多留難。」而左記更畫龍點睛，推出眞正的招牌貨說：「台灣的反應，不應該這樣冷淡，否則，目前替台灣工作的人都覺得心寒，有用的時候就捧，沒有利用價値，就『棄如敝屣』，叫人心裏不服氣。」其實，大陸這麼有人情味，他們爲何不留下，而偏要走到「沒有人情味」的地方去，眞是擺苦來辛。左記爲這十條垃圾蟲鳴冤叫屈，目的如何？不用點明，大家也會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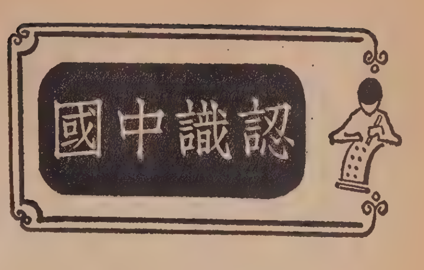
也許有人說，這十名「戰犯」在香港稱贊共產黨的隆恩盛德，是爲了自己的安全打算，因爲他們的一行一動都是在中共特殊勢力控制之下；同時他們坐了二十多年苦監，證明他們的思想改造不夠澈底，還存有反共意識，要不然，他們應該像杜聿明、廖耀湘、王耀武等提前十年八年釋放了。這些話看來似是而非，他們有膽在大陸「申請」赴台，顯然是不喜歡共產主義生活，難道無膽在香港說心裏話嗎？卽使無膽說，但起碼也要保持緘默，他們有這權利，既不說共產黨好，也不說共產黨壞，待赴台後再爆其黑幕。然而他們一踏足香港，便急不及待大拍中共馬屁，不是別有用心，說得通嗎？至於後者，這是中共對待敵人的一貫統戰伎倆，愈是高級的人愈得到優待，跟思想改造好與不好全無關係，假若杜聿明輩是國民黨的低級人員，相信他們早已被槍斃了。

歷史地位與歷史評價

——敬悼總統蔣公

柳以青

自從總統蔣公於四月五日崩殂後，到奉厝大典，十天來，從新聞報導、傳眞圖片，以及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文章，以及所出版的偌多特刊中，我們除了感到悲痛、哀悼之外，主最要的我們都意會到這不僅是震憾中國的大事；同時，也是震憾世界的大事。姑毋論各國人士及政府對總統蔣公之逝世，所表現的態度是如何。因此，使我想起了歷史地位與歷史評價問題。



一

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之所以能奠定他的歷史地位，那是實質上的數十年如一日的不斷努力的結果，除了他本人所生活的時代之外，同時，更是他那孜孜不倦身體力行，屹立不搖的信心、信念所致。

因此，在了解一位歷史人物時，首先該扣緊這一內涵才行。否則的話，那便流於不眞不實，妄言妄論了。然而，這種不眞不實，妄言妄論的，說出來或寫出來，甚或流傳開來，卻都不能改變或變更這一歷史人物的在歷史中的必然地位。

歷史，固然是牽涉到各方面的；可是，了解一位歷史人物，肯定一位歷史人物，有時固然會從一兩方面或幾方面來做發揮，但是，那仍然是對歷史人物全面的了解的欠缺。除非，我們把一位歷史人物所生活的時代背景，他內心的所信所守，以及他在整個的時代中如何貫徹他的所信、所守來統盤了解、研究、深思和熟慮的話，我們就不能眞的或完全的給予一位歷史人物的理得的歷史地位。所以說，對一位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的肯定，並不是泛泛之言，輕輕之筆所可勝任的。同時，更不能囿於一個時代所可一目了然的。

二

由於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所牽涉的範圍很大很多，於是，太多的人，就用他們的意見或私見，來對一位歷史人物來輕率地下評判了，這可以說是歷史評價，然而，最怕的是：人們卻把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與歷史評價混為一談了。這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卻是不淺的。然而，人們似乎並不覺察這方面的混淆，其中最大的原因，乃是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總不是輕易可以任言妄語的，為了走輕易的路子，只有以歷史評價，代替歷史地位了。

在這裏，我可以舉出我國歷史上的事實證據來。

孔夫子的歷史地位與歷史評價，該是多麼一個鮮明的例子。

孔夫子在中華民族中的地位；在中華文化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那種肯定和卓絕性，並不亞於他在中國思想上和中國教育上的地位。然而，孔夫子所得到的歷史評價卻是因時而異、因地而異、因人而異的。這些「異」見、「異」義，只能說是對一位歷史人物的歷史評價，如果以歷史評價就代替了這一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那雖然不好說是荒謬吧，起碼一定屬於不周全之類了。

然而，我們的這一時代，似乎是歷史評價特別興旺的時代，這方面可以說是更能反映了這一時代的人類前途暗淡，人類不知如何所措，於是就自然而然地需要對歷史的了解，從歷史中回溯過去人類的經驗和智慧，以求為現代指出路向，燃起明燈，解決現代及人類將來的問題。所以，研究歷史、了解歷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就昭然若揭。

然而，需要歷史評價的迫切性是一回事，但是，不能是為了需要就牽爾操弧起來。牽爾操弧的歷史評價，不但不能現示歷史的眞相，反會影響或導致歷史眞相的誤解，為歷史眞相蒙上陰影。

可是，不幸的是：就有人利用了這一歷史評價的時代需求，假公濟私地；有意混淆地，甚或致力破壞求眞的，把自己的個人的恩怨是非，或是所從屬黨派的恩怨是非，以私見私意，任情任緒的遊蕩，來信口雌黃了。這些言論，並不是在於求眞，求理解，而只是洩憤洩怨；不是為給予客觀的描述，只是在主觀上任自己為所欲為；不是把良知放置在第一位，而卻是故意違反良知；不是在道出一位人物或一個事件的本質；而是在自己的憎惡幻想上做文章；不是為給予一位人物或一個事件的歷史評論，而卻是假借了歷史評論來混淆是非與黑白。

這種任意發言，隨便評論的風習，已經迷漫在我們的四周，而人們反以之可以任意發言，隨便評論為能事。這種不負責任，缺乏良知的發言者，或竟扮裝成歷史評論家的姿態，我眞不知道像這類的評論，能夠有什麼時間的價值，除了達到暫時的宣傳目的之外。

守的原則，以及這位歷史人物所遭遇或面臨的諸多難題。

因此，肯定一位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固然可以去做、去探討、去追尋，但總會呈現不周全性。如果在大前題上，首先承認了這一點的話，問題就容易解決了。事實上，古往今來的歷史家都異口同聲的承認這一點——很重要的一點。承認這一點，不但無損於身爲歷史學家的身份和地位，同時，更能現示出學術的尊嚴和嚴肅性；學術的博大精深性；以及身爲一個學者的求知、求眞的謙虛態度，同時，更顯得他有學者風度與風範而已。

對一位歷史人物的歷史評價，當然也可以做出，然而，那一定要小心和謹愼，客觀和眞切。唯獨私意、私見的狂言妄語最要不得。那不是言論自由與否的問題，而是妄用言論自由，或是假借言論自由的幌子而來放毒素。

放毒素的本領，在香港的某些報章上已經是司空見慣了的，由於長期以來的施政毒素，似乎會使人們習以爲常，而把毒素所染汚的空氣，認爲正常空氣了。這方面是不能不加以指出和揭發的。

本來，這些毒素根本是不値一顧和不値一斥的。只要把事實和理論擺了出來，這些毒素就會不消而散的。可是，爲了放毒素的人來說，他們之所以施放毒素的原因，只是吃了毒藥的藥性發作而已。問題不是在他們的人，或是他們的口，而是在於他們所吃的毒藥而已。

由此可知：毒藥之爲物，該是多麼可怕。因此，我們必要對症下藥才行。

三

總統蔣公的一生，可以說是一部中國現代史。如果能夠了解了這樣的一位人物，也就才能夠了解中國現代史，這樣的一個肯定，相信沒有人可以否定。

生活在近代中國和現代中國的歷史中的人們，每每覺得無所適從，前途難卜。這種心情，也正是總統蔣公所親自體驗的，然而，何以這位人物能數十年如一日的屹立不搖，愼謀能斷呢？蔣公的遺囑卻給我們透露了消息，指出了路向。

「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爲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堅苦奮鬪。」

這段遺囑可以盡說道出了一位歷史人物的所信、所守、所作、所爲一切。爲了解一位歷史人物，肯定這位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以及對這位歷史人物做歷史評價，遺囑中的這一段話是最基本的。這裏反映了一個時代，反映了一位人物的精神，又現示了一位人物的實際作爲。

民國二十六年總統蔣公在耶穌受難節證道中就說過：

「余對總理信仰之篤，雖無宗教之關係，然實無異於宗教，此即宗教式之信仰，此余所以始終成爲總理救國救民之信徒，而今且成爲耶穌救人救世之信徒也。故益覺革命黨徒其所恃者唯信仰之人格。處艱危之際，決不肯苟全性命，以虧損其人格者，信仰之所致也。……世人處世，每多遇難而退，或半途而

頁）在抗戰之時，總統蔣公身繫一國之安危存亡，面對日本軍國主義之猖狂，終於經過八年的抗戰而獲得勝利，救民於倒懸，救國於滅亡；並使我國撤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而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這一場國族戰爭，當然是全國全民投入戰爭之所致，然而決策與領導者就是當時的蔣委員長。

在吳經熊博士所譯的「聖詠譯義初稿」，由總統蔣公（當時是政府主席）手訂。從于斌樞機（當時是總主教）所作的序中，有一段這段的話：

「昔者程子有言曰：『獨處而靜思非難，居廣而應天下爲難。』予竊以爲不然。蓋不能獨處而靜思，未有能居廣而應天下者也。十餘年來，主席蔣公以百折不撓之精神，高瞻遠矚之卓識，領導我中華民族，集力禦侮，指揮若定，游刃有餘，而終克致勝，非所謂居廣而應天下者乎。顧探原其本，要亦有賴乎獨處而靜思耳。最近報載蔣夫人在廬山語記者曰：『在抗戰期中，主席每日必讀新譯之聖經一章，此項新譯聖經，係用文言，而詩句尤稱雋永。』觀此益信主席之成功，實其平素之內心修養有以致之。」（見聖詠譯義初稿，于總主教序）

四

根據電訊：陪葬總統蔣公的有四部書：一是聖經、一是三民主義，一是荒漠甘泉，一是唐詩。

做爲耶穌基督信徒，必會有聖經及荒漠甘泉；做爲總理信徒必會有三民主義；由於總統蔣公對詩頗有心得與偏愛，特別曾手訂「聖詠譯義」的五言及七言詩體和離騷，於是唐詩之陪葬可以了解了。

茲恭錄幾首總統蔣公所手訂的聖詠，以表示哀悼之誠：

「何列邦之擾攘兮，何萬民之猖狂。世酋蠭起兮，跋扈飛揚，共圖背叛天主兮，反抗受命之王。曰吾儕豈長甘羈絆兮，盍解其縛而脫其纏。

「在天者必大笑兮，笑蜉蝣之不知自量。終必勃然而怒兮，以懲當車之螂蝗。主曰吾已立君於西溫聖山之上兮，君曰吾將宣聖旨於萬方。主曾告予兮，爾爲予新得之元良。予應爾所求兮，如聲斯響。普天率土兮，莫非吾兒之宇疆。爾當執鐵杖以粉碎羣逆兮，有如瓦缶與壺觴。

「嗚呼世之侯王兮，盍不及早省悟。嗚呼世之法吏兮，盍不自守法度。小心翼翼以事主兮，寓歡樂於敬懼。心悅誠服以順命兮，免天帝之震怒。何苦自取滅亡兮，自絕於康莊大路。須知惟有委順兮，能邀無窮之福祚。」（見第二首順與逆）

「雅瑋御宇，威儀堂堂。德以爲衣，能以爲裳。建立下土，綏以寧康。皇輿永固，神權無疆。

「洪水汜濫，浪濤澎湃。赫赫在上，坐鎭四海。狂瀾以恬，聖道常在。千秋萬歲，庭闈藹藹。」（第九十三首，王道與霸道）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67 章乃器由「君子」變毒蛇

近來介紹了很多「大鳴大放」時期知識分子對中共的言論，這些言論當然很有參考價值，值得妄想「回歸」的「高級墮子」和一般「墮子」深思，但我不想再徵引下去了，否則「回歸夢」將永遠寫不完，因為「鳴放時期」對中共抨擊的言論，實在太多太多了。

以前曾經說過，在「鳴放」時期，我住的地方有一個擴音器，這擴音器不停地為「反右」作準備。多謝這擴音器，它使我深思，它教育了我，使我獲得新生，使我走向自由。

遠在童年時代，我即深受左傾文學影響，喜愛左傾文人的作品。六兄和我，曾經瘋狂地閱讀開明書店和生活書店出版左版書籍，並自命「前進」。

在抗戰前，共黨的「統戰政策」運用得十分成功，其中最有聲有色的一幕便是所謂「七君子」事件了。當時國民政府拘留了左傾的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史良、沙千里、王造時和章乃器等。

如果國民政府採取共產黨的狠毒的手段，不分青紅皂白的便把他們殺掉，並且禁止報章傳播，那麼，共黨便無所施其技。

可是國民政府並不是共產黨，國民政府優待這七個人，依法予以審訊，准予辯護，任由報章自由評論。他們可以在「獄」中練拳術。

在這情形下，這七個人便被中共的統戰宣傳捧為「七君子」。據中共宣傳，鄒韜奮在病逝前曾要求加入共產黨。

現在，我覺得韜奮是否眞的病死，值得懷疑。

鄒韜奮在我心目中，確是有過崇高地位的一個人。他辦的「生活」雜誌和「生活書店」，曾經為中共吸收了不少「同志」！

我的得救，我的返回自由，應該多謝共黨日夜咒罵章乃器。

在「鳴放時期」，章乃器是中共的「糧食部長」，也是「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

章乃器說：「對待工商業家也可參照列寧對待科學技術人員的辦法，盡力幫助他們在工作中取得成就，不可企圖用『大帽子』壓服他們。」

章乃器說：「要發揮工商業家的積極性，必須明是非，除『三害』。『三害』有個共同性，就是不明是非。宗派主義者的本事是弄權威，要權術，偏聽偏信，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用人唯親，不明好壞。所以，他不願明是非，甚至怕明是非。因為，一明是非，宗派主義就垮台了。主觀主義者是經常同客觀實際脫節的，通俗點說是『不顧事實』。所以他不可能明是非。官僚主義者一般是對上唯唯諾諾，唯命是從；對羣眾不敢領導。他有時心中也知道是非，但不敢明是非，怕『丟紗帽』，怕得罪人。」

章乃器說：「公私合營企業的工作效率不如私營時期，而社會主義企業（國營企業），甚至國家機關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何以會有較高的工作效率呢？因為資本家除了要圖利之外，還有一種企業心，為了搞好企業，他們自然要用人材。」

章乃器指出，共黨的人事工作是「德重於才，以資代德」。章乃器認為這種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中是很難存在的。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為，資本主義不可能在大陸復辟，而官僚主義卻可以隨時在一般幹部的思想甚至工作中復辟。資本主義還有其精華，而官僚主義則是「一無是處」的糟粕。所以，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效率不如現代的資本主義企業。

章乃器說：「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的關係，是共事關係，至於階級關係只是殘餘。在工作中，不宜強調黨與非黨的界限，不應把階級關係當作壓服私方的『大帽子』。現在資本家在喪失了財產後所拿的定息，並非剝削，只是不勞而獲的收入。任

「評

近期國片中，張森導演的「阿福撈世界」，丁善璽導演的「騙魔女」都是純粹的商業電影，而且都是失敗的商業電影，我可以這麼說：過去一切失敗的商業電影，都是因為它只是純粹的商業電影。

從鏡頭技巧的運用看，張森的這部「阿福撈世界」比起程剛的「嬉笑怒罵」與康威的「雌雄變」可有同樣水準。但程剛與康威在商業電影背後，都有些象徵性的東西，由於那些象徵性的東西，從電影中也突出一些導演的個人風格。張森的作品卻欠缺那些象徵性的東西。由此可說一個藝術匠人，只純粹依靠技巧，拍純粹商業電影，那是不行的。至於以販賣假善假惡來作為純粹商業電影聊具一格的所謂意識，拍出來的純粹商業電影，亦可能是一部低水準作品。

「阿福撈世界」故事，是一個不自量力的小人物阿福救美的故事，電影中的美女陳美齡，一人飾兩角，一個是冷如冰霜的女走私販子，一個是利用阿福的

相當搏命，但仍然是不理想，不理想的原因，是編導處理這角色太過被動，活如一個機械人。二是伊雷除了他飾演的角色之外，在角色背後，欠缺一個眞實的自己，這是他比他的老子伊秋水稍遜的。

個人以為一個成功的角色，如演一段

換骨，超凡入聖」，這種人很危險，他們全變成特權人物。做了一個高級幹部，已經很不好受，倘使再做了聖人，在一片歌頌聲中竟日受人崇拜，隨便說一句話人們就把他當作『聖旨』，弄得坐立不安，吃飯睡覺都不自在，那可眞有點活不下去。」

章乃器說：「要克服共產黨的宗派主義思想，須把明辨是非放在第一位。現在一部分黨員，黨內一個是非，黨外一個是非，把『黨黨相護』當作黨性。有人批評了黨，明明提的意見是對的，黨員也不承認。有人提的意見儘管是符合黨的政策的，但是只要黨員負責同志一搖頭，非黨員要堅持意見也是很困難的。」

章乃器表示：「民主建國會」內部的共產黨員，擺出黨員的架子，好像代表共產黨在執行領導。

章乃器這些話，本來是對共產黨的忠言，共黨不分是非曲直的胡作妄為，豈是共黨之福？

我要指控：有人將「烟槍」敲打農民，共黨便指為是「用槍殺人」。有人不過二十多歲，共黨卻控告他「在三十年前為非作歹，殺人放火」。「貧農」強姦了「地主女」，共黨反而指「地主女勾引貧農」。陳陀、姚雪、李欽棠、張經畧、李公俠、蔡錦安、招麥漢、張新斯基等無數人，何以無端被囚禁鬬爭？那就因為「是非不明」！

上面提起的「張新斯基」，筆者從未介紹過。張新是一個青年，他和我們一同被囚禁在譚氏大宗祠中，他犯了什麼罪？當然也是「莫須有」！要不然，他後來不會「恢復工作」了。

張新的年紀比我輕，好談笑。有一次，他自稱為「張新斯基」，蓋諷刺共黨風行的「崇蘇熱」。

章乃器有關「超凡入聖」及「聖旨」這一段話，實在是對共黨的忠告，可是毛澤東共產黨只愛聽諂媚之言，歌功頌德之聲，於是將章乃器打做「大右派」。

每天，每天，無論在清晨還是在深夜，我門外的播音器都在大罵章乃器。

本來在「鳴放時期」，我對共黨的惡感已經消失了。我雖然不滿共黨的恐怖手段，不滿共黨濫殺人民，不滿共黨違法亂紀的行為；可是，我認為「鳴放運動」是共黨接納忠言，痛改前非的開始。

的諧角，據所知，伊雷的父親伊秋水當年不但有舞台劇底子，能夠時不時客串的撰自己別具一格的電影插曲，能歌善舞，他的唱工也是有自己獨特一格的，因此伊秋水雖然在「七日鮮」粵片時代當過不少最糟粵片中的種種角色，但他個人在每一個角色背後，都不時流露些屬於自己的「鬼才」之作。使觀眾相信他幾乎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因此伊秋水在引誘觀眾發笑之後，觀眾對他角色背後的才華，同樣是另眼相看的。

從外型方面看，伊雷比老子強得多，要是讓他飾演一個滑稽球王，大踢茅波，那當然是伊秋水生前沒法夢想得到的角色，至於飾演小生型情人，也會比他的老子較容易贏得觀眾好感。而且他尚很年青，如果他能在舞台劇技藝方面不斷充實自己，使表演上更能配合整體及能流露一些「鬼才」功夫，他的戲路將更為廣濶的。

對於丁善璽這位新進導演，雖然對他近期的作品，「英烈千秋」與「陰陽界」留下深刻印象，但對於這部「驅魔女」，在看電影前本來已不敢抱多大信心，那不是因為對導演沒信心，而是對那家出品公司沒信心。

世界」與「驅魔女」

林巽

，能指出一二部對世道人心有意識水準的東西，但看來是不可能的，過去白景瑞拍過的「老爺酒店」已如此，「驅魔女」沒有看以前，也不相信它會是一部有藝術良心的商業電影。

「驅」片雖然也如過去常見的鬼電影一樣，販賣姦殺、毒蛇，並有一場幾乎要表現屍姦的活戲，故事中的人物，好人、壞人，大多數是概念化的。其中將一個鴇母塑造成有義氣的女子，又將一個打更的老人，塑造成一個因行刺袁世凱失手後隱匿眞正身份的俠士。電影形式上也如李翰祥的民初電影風格，以一個小鎭做背景，一個地方大惡霸多年前害死七條人命的血債，隱身俠士利用七口棺材的神秘作用，扮鬼作祟，使被害者的產業成為鬼屋，然後加上惡霸作私運烟土，不屑子侄賭輸，緝私隊與多年前被害者的孫女回鎭打算接收產業，因為電影的角色多，每個角色背後都有一層傳奇的過去，情節舖張太大，導演想賣弄的戲劇效果也多，結果表現出來的便成為「大而無當，草草收科」。電影雖然表現不少時下的所謂綽頭戲，但因為一切都是近年不知重覆表現過多少次的東西，看來也沒有十分強烈的刺激性。這部電影在構思方面是不成熟的。

個人以為一部成功的商業電影與百貨公司櫥窗中陳列的商品在意念上應該是不同的，百貨公司櫥窗中的商品必是多數人認同的時欵樣式貨品，電影的商品剛好相反，它必須是出奇制勝的。百貨公司展出的商品只是式樣的新，電影的新必須與時代性呼應的，因此，一個電影藝術匠人，不論拍的是幾千年前的時代背景，民初的時代背景，他們必須先考慮的是電影中的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在基本精神上必與現代的正面人物及反面人物有一定的共通。沒有共通就沒有藝術性可言，更不必說有什麼風格了。

通常電影中的反面人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物，譬如電影中如能改成寫關山利用鬼屋做走私大本營，大搞迷信作為販毒的掩飾，他看來如一個地方上的大善紳，正面人物所負的任務就是如何通過鬬智將他的面具揭穿，那麼寫反面人物的偽善及正面人物的科學偵探技巧，寫得眞實的話，它可能會超過商業電影界線成為充溢藝術魅力的作品，同時也可以揭發這一個善於作偽的時代的種種光怪陸離人物的面相。

「驅」片取材方面毛病不少，如將一個「人渣」與「吸血兒」典型人物鴇母美化，更表現一個女子因臥着的棺材下面有珠寶所以屍體不腐爛，棺抬不動等等，都是迷信落後觀念。鬼故事可寫，因為在觀眾心理上那是象徵化的戲劇效果。但那些戲劇效東在鬼出現的特別時間外出現就不十分健康了。

毛澤東與水滸傳

方劍雲

毛澤東對紅樓夢雖然熟到極點，但紅樓夢只能供給毛澤東以辭藻，對其打天下，尙未直接幫助，毛澤東眞正的導師，卻是水滸傳。

自從一九四五年五月毛幫七全大會上，劉少奇作孽造出一個「毛澤東思想」，載入毛幫的「幫規」，二十九年來，對內不知戕賊了多少有爲靑年的生命，對外也不知道壞了多少無知之徒的心術，最近兩年全世界發生的刼機擄人勒贖事件，當事者皆自稱是受了「毛澤東思想」的誘惑。毛澤東思想究竟是什麼？各有各的說法，毛澤東同庚老友左舜生先生就不相信有毛澤東思想，認爲毛澤東只有胡想亂想，而沒有思想。實則若不把思想歸入哲學範圍，則胡想亂想也是思想，貓狗皆有思想，又何況毛澤東。

毛澤東思想究竟是什麼，一言以蔽之，「梁山泊思想」是也。梁山泊思想是什麼？簡言之，其得意時替天行道，生殺予奪，悉出自我；失意時請求招安，依然不失榮華富貴。毛澤東自從井岡山落草以來，把梁山泊思想發揮盡致，到處屠殺良民，分田分地，完全是梁山泊替天行道作風。及至國軍四面進剿，勢窮力蹙，又百般設法請求招安。計毛澤東隨共軍由江西逃出西竄，在遵義奪得共軍軍委主

當時毛幹就有後方不鬬爭，前方沒有兵的口號。相信有幾百萬人死於此項「毛澤東思想」。

還有共軍內亂時的「供給制」，也是梁山泊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的再版。總之水滸傳是毛澤東的兵書，最能代表毛澤東思想。

悶王與聖人

霍雲霄

一位執敎鞭二十多年的中學敎師，因爲他的女兒也是班中學生之一，女兒無意中做起了老子的反應資料來源，她告訴老子，同學喜歡那個老師，討厭那個老師。同學知道她的父親也是老師之一，所以從來沒有在她面前談起她的老子，但終於有一天，女兒從側面聽到了，同學暗地裏給她父親一個綽號「悶王」。

這位老師覺得很委屈，但他還得自我檢討，因爲他覺得自己尙不老，至少可以再執敎二十年才到退休年齡，所以他決心要設法將這綽號洗掉。

他努力並不成功，有時他說些輕

悶王」？這可說是在競爭時代被現實折磨的一種苦悶心態迫成的。這位敎師，多少年來，熱心從敎育中試行做種種充實與改革的努力，但當他每一次向學校當局提出來什麼意見，都不被重視，在不少日子，他看到對敎育態度不大負責的同事，都得到學校最高當局尊重與學生的喜愛。他心中便儲積不少內心的不平衡。

當他在授課時，訓話時，說的是人生大道理，但那大道理背後卻滲着好些由他那不平衡心態推動出來的材料，可以這麼說：他有時正是無意中藉着授課的外層技巧來發洩內心的不平衡。即使他自問並沒有對學生發牢騷，可憐那種種式式敎材到了他口中便成爲牢騷了，這可能是悶王所以成爲悶王的原因。

記憶中曾經讀過一則可憐的故事，有一位鄉村牧師，一連很清楚的在夢中看到天使對他說：某月某日是世界末日的日子，他於是向敎友宣佈，但相信他的人很少，後來發覺只有妻子相信他的話，最後又發覺連妻子也不是眞的相信，妻子對他表示相信只是同情他罷了。及預定的末日到了，他叫聖徒到敎堂作禱告等待，結果是什麼事情也沒有，牧師惱恨不已，將妻子兒子哄出外，然後匿在房中自焚而死。事實是那牧師因爲傳道事業失敗，到敎堂聚會的人越來越少，他自己感到前途一片灰暗，由於那種失望心境的潛伏，無形中聖經啓示錄上的預言，很容易走入幻想中，那夢，便是不平衡心態藉啓示錄的技巧來發洩，最後便引誘自己走上悲劇之路。

走筆至此，忽然想起爲什麼一個大苦難時代，會有聖人出現，可以說因爲不平衡心態在那時代中每個人都相同，於是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便輕易獲到千萬人的回應。這人如有眞材實料，大概可以有機會成爲聖人了。

恨不得時光倒流

寒梅

戰地生涯雖是甜酸苦辣，百味俱全。而回味起來，又別有一番情趣！軍以戰鬬爲主，尤其是遠征異域，爲了保持精益求精的戰力，在沒有戰事的前方，除了警戒的任務外，一樣要訓練，一樣要加強軍事的構築，分分鐘進入「狀況」。

印緬戰地的訓練，重點是在叢林野嶺中夜行軍，翻山越野，要磨練每個人具備有「鐵腳貓眼神仙肚」的本領，這是非常艱苦的訓練。

夜行軍越野，憑着雙手披荊斬棘，在雲深不知處的山腰叢林中，一不小心就會翻落萬丈深坑去，眞是步步驚魂，就算平安無事，到達目的地之後，也會遍體鱗傷，血手一雙了。

，毛澤東得力於水滸傳者更多。讀水滸傳的人皆知道晁蓋在梁山火併王倫的事，毛澤東在井崗山也有火併王佐、袁文才的事，與水滸傳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王倫拒晁蓋上山，激怒林冲，經吳用一挑撥，演出了血濺忠義堂一幕。王佐、袁文才則甘心接受毛澤東領導，將原在井崗山嘯聚的土匪編入毛澤東的「紅軍」，當朱毛下山打糧時，王、袁留守。國軍曾有小隊突襲井崗山，爲王、袁擊退，對毛澤東算是立下大功，但結果終被毛澤東命令彭德懷殺死。

毛澤東最喪天良的是把梁山泊的人逼上梁山思想，修正爲鬭爭參軍，誘青年鬭爭親屬，殺害父母尊長，最後無路可走，甘心替共軍當炮灰。共軍內亂時用人海戰術對抗國軍槍砲，取之不竭的炮灰，皆是鬭爭會逼來。

歡接近他。他自選擇教學作終身職業後，一直在知識方面不斷充實自己，並且時時將他的研究心得拿來與學生分享，可是他意料不到竟獲得如此一個綽號——悶王。

這位老師，於是化了幾個月時間，購了一大堆心理學及精神分析方面的書，認眞做起自我分析的工作。但覺得越做越糊塗，一點收穫也沒有。

有時好讀些名人理論性文章，然後再檢查作者的本身的歷史，發現不少理論家說的理論，不論多麼具有感動力量，但都可以將那其中種種純粹地分析事物的背後，還隱藏着作者的神秘心態。不只哲學家如此，連宗教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家亦都如此。

於是我試行用想像來追溯一個好教師如何會在學生印象中漸漸變成「

頭」！

印緬山區的叢林，經常有野獸出沒，別的不談，光是三人一伍相依爲命的深山曠野中，眼前是茂密的遮天叢林，耳聽虎嘯猿啼，一陣又一陣傳來林海的呼嘯，就夠動人心弦了。如果膽小一點，分分鐘都會毛骨悚然！

遇到狂風，暴雨，天色黑暗得特別深沉的夜晚，山區行軍更是苦不堪言。雖有美式裝備的雨衣，碰上這種惡劣的天氣加上汗水的交流，一樣是全身濕透，在山間迎着狂風半步半步的向前移動，有時一腳陷在泥坑裏，有時一腳落空成個人掛在一根搖搖欲墮的樹枝上，兩頭不到地的懸在空間，面對着死亡威脅的時候，雨水、汗水、淚水滲在一起流落口邊上，眞談不出是什麼滋味在心頭……。

爲了訓練每個人的膽色，除了天然的驚險地形，要膽大心細的，步步踏實去克服外，長官們還故擺疑陣，在適當的地方安排一些意料不到的「情況」，說不定隨時隨地都有擦過身邊的槍聲傳來，又得接受沉着應戰的考驗！

無論是操場或戰場，軍人的字典是沒有「苦難」兩字的，軍中的長官認爲：「軍人要面對苦難，不怕苦難，才能克服苦難，戰勝苦難」。如今回想起來，那一種專向苦難挑戰的勇氣和衝勁，眞恨不得時光倒流……可惜時光是不回頭的！

嬉皮士的精神世界

柳葉綠

嬉皮士的一個特點，是喜歡彩色情調的燈光，抽象圖案和頹廢派的花邊設計。有這樣條件的地下室，往往是嬉皮士痛飲狂歡的樂園。

大多數的嬉皮士都鍾愛聽歌或唱歌，劇烈的音響，搖蕩的曲調，是他們所崇拜的音樂享受。當然，不是每個嬉皮士都追求動的氣氛，而他們中間常常是動和靜分不明的，更多的人是喜歡閉目養神，作遙遠的非非之想，或是一男一女互相傾訴，輕輕而又長長地交換心事，他們不希望深入社會，卻又裝作好像很瞭解社會，看見什麼都覺得總不滿意，因而憤世嫉俗，性格反叛，有時還滿腹牢騷。

六十年代，西方產生了大量的嬉皮士。不過，他們有的是精神上的嬉皮士，有的是行爲上的嬉皮士，也有的是精神和行爲都全屬嬉皮士，完整無缺。

嬉皮士有自己一套風格的大本營，盛大的聚會常常是以萬人計。他們的精神世界多半不屬現實世界，碰上好就說壞，碰上壞也說壞，並且他們願意被羣眾孤立，認爲羣眾的生活方式還不及他們的理想。在他們的心目中，人間只是一個消遣的場所，生活本身就是逃避者的代名詞。因而，他們主張無拘無束，要求更多的「自由」和「舒適」，不染塵世風波。所以，他們就常霸佔公園、郊野、墓地作爲胡天胡帝，連圍觀的人也要挨他們罵的。然而，他們自己的生活範圍就是一個世界，一個國度，一個精神部族，裏邊擁有「荒誕劇場」，並且包括了我的「風格習慣」，和只承認自己這一代的道德觀念。

健康的生活和文化氣息，他們是看不起的，大夥只願意以吸食迷幻藥作樂，或懷看悲天憫人的心情，吟詩、遊戲、唱歌、跳舞、寫畫、交頭接耳，來滿足心靈的空虛。

男嬉皮士和女嬉皮士是一樣的，走的路上都留下沒落的腳印。他們中間，眞正純潔的愛情並不存在，但也不主張愛情就是交易，相反都是無條件的奉獻，是些肉慾的持久的遊戲。不過，大夥也有結婚的例，婚禮集體舉行。每一個嬉皮上都是性藝術和性滿足的崇拜者，並且鼓吹「酒和女人是兩樣蜜糖」。

這些是嬉皮士的面貌，精神的世界。

雖然，香港沒有大羣大羣的嬉皮士，但嬉皮士的精神世界卻隱約可見，正如剛才所講，香港青年小圈子性質的逆叛而又失卻常態，穿嬉皮士衣服，當街狂歌亂舞等等，都是受了西方的影響。

他們不滿現實，但自己又壞而透頂，這十分使人倒胃！

蔣故總統伉儷情篤

胡蓑之



偉大的蔣總統，畢竟於四月五日與世長辭了！關於總統一生的豐功偉績，已經老友岳騫兄介紹頗詳，毋庸再贅。這裏要畧加敍述的，則是關於蔣公和夫人的伉儷情深。

總統的民族思想極爲濃厚，當他在保定軍校求學時，有一個日本教官在上衛生課程中，那傢伙狂妄自大，將一塊泥土對學生分析說：「這塊泥土約有一方吋，可以容納四萬萬個微生蟲。這好比是四萬萬個中國人，像微生蟲似的寄生在這塊泥土中……」——這一比喻，顯然激怒了年輕的學生蔣介石，他匆匆地跑上講台，把泥土分成八塊，並反問那日籍教官，說：「貴國五千萬人民，是不是也像微生蟲般寄生在這八分之一的泥土中呢？」這樣一來，令到那日本教官啼笑皆非，於惱羞成怒之餘，要求學校當局懲罰蔣氏。

故總統以一八八六年出生於浙江奉化溪口鎮，原是一個鄉村商人的兒子，他幼時的乳名永泰，入保定軍校求學時始改名介石的，意思是象徵「一塊立於邊界上做記號的石頭」。這名字是似乎預含着確定邊疆的意義，成爲一個心理上有趣的選擇。而到他成名後所取的官名「中正」二字，則顯然是表示「齊莊中正」的性格，也跟「介石」兩字互相有着連帶的意義。

蔣總統的官名，常使外國人弄不清楚的是，當他在北伐期間擔任總司令時，一般人都稱他爲「總司令」而不名；當他做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時候，則被稱爲「委員長」；在國民黨內，他被稱爲「總裁」、「蔣先生」；黃埔軍校的學生，便一律稱他爲「校長」。而黨外人士或朋友，則多半稱他爲「老蔣」。其夫人宋美齡女士，通常稱他爲「介」，都是一種較爲親切的稱呼。

故總統曾數度擔任行政院長，民國十六年間也曾做過一次國民政府主席。但他的主要工作及其主要的注意點，則多半在軍事方面，自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以來，除了短期地下野歇息外，一直兼任陸海空軍大元帥。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蔣公被任爲國民黨總裁後，不僅正式承繼了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先生的所有職位；且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成爲我國近數百年來最強的人。

故總統的體型秀挺而堅實，容貌溫雅而莊重。其身材修長約爲五呎九吋高，體重約一百五十磅。平時老是穿一套中山裝制服，後來改着開領的美式軍裝。他的眼睛迥異常人，色深灰，睛深陷，光芒四射，銳如白刃；且永不停息。他那遲鈍的面部表情和談吐，等到兩眼發出光芒，都會煥然有了光耀。他每天通常是黎明即起，上午九時必進早餐。他以爲黎明至早餐這段時間，是一天最好的光陰。但午餐過午，他必作一小時的午睡；睡時必須傾聽留聲機唱片才能昏昏入睡。他最愛聽的唱片是蕭培的「聖母頌」，平時則愛靠着沙發看公文。

故總統一生律己頗嚴，他從不飲酒、不吸烟，甚至避免喝茶及咖啡；在北伐時有一次，他忽然跑到國民黨秘書長楊永泰的辦公室，一股濃郁的烟味冲來，使他感到很難受，於是笑對楊氏說：「你的烟癮太重了！」故總統對飲食也有節制，平時的膳食，總是簡單的幾樣小菜，就是請客所備的菜肴也很有限；而且向不備酒。因此，一個饕餮者必須於宴後有所補充，或事先已有準備。譚延闓主持政務時，曾延攬一個善製魚翅的名廚師，譚氏逝世後，便有人將這廚師介紹蔣氏，可是蔣氏家裏經常沒有魚翅烹調，故不久便辭職了。

依照「世界人物誌」指出，故總統那種律己的習慣是在幼時養成的。因爲他的故鄉溪口鎮的居民，多數是捕魚經商爲生，故總統家庭既非富有，也非赤貧。而蔣太夫人，亦非尋常婦人可比，她節食縮食送故總統上學。一九〇五年，他剪去了辮子，表示有意反清，並到了日本想治軍事學，卻遭日方拒絕，因爲他沒有滿清政府的介紹書，故只好返國就讀保定軍校。

一九〇七年，他再赴日本，入士官學校。一九〇九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當故總統離日返國時，他曾經把指揮刀及制服，都交郵局寄還日本，足見故總統富有民族思想。然則他爲何會變成基督徒呢？據說這與他和夫人宋美齡女士的婚事有關。當總統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在廣州遇見夫人時，便狂熱地愛上了她；並以堅強的決心追求她幾年，均遭拒絕。原因就是爲了信仰問題，宋太夫人希望她的女婿是個基督徒，而蔣氏則爽然地說：「我不能爲了結婚而隨便去信仰一個宗教！」後來，他卻轉變了態度，答允婚後以一年時間去研究教義，可以隨時受洗。

民國十六年八月，孔祥熙夫人宋靄齡女士，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把蔣氏介紹給新聞記者時說：「總司令將不久後便與舍妹結婚了。」在場的人大家都覺得驚奇！他們的婚禮舉行於民國十六年十月一日，總統曾語人曰：「我們結婚以後，革命工作將有更多進步，因爲從今以後，我可以安心負起艱鉅的責任了。」事實上，總統伉儷情篤，蔣夫人對丈夫一生事業的幫助甚大，每當接見外賓時，多半由夫人擔任翻譯；且曾代蔣氏出國從事國民外交工作；尤其是患難與共，當故總統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在西安被張學良、楊虎城刼持期間，蔣夫人宋美齡則不顧一切地冒險飛往西安，陪伴着蔣委員長，更屬難能可貴。

蔣夫人對中國以及對總統的熱愛，她的毅力及其勇敢是無可爭辯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顧問之一的端納，就曾經讚譽「蔣夫人的思想很像男子！」她具有能從大處着眼的頭腦，什麼地方都敢去，什麼事情都敢做。

在抗戰期間，每逢空襲到來時，蔣夫人便驅車到災區去監督救傷隊，進行救傷工作。據說只有一次朋友見到她比較驚惶！那便是她乘機飛去漢口時，機上的無線電已壞，冰雹冲破推進器打着機窗，機師將飛機一直上升到一萬七千尺的高空去承陽光。

她的另一優點是富於急智，並能活用成語，有一次她寫下這樣一句話：「不但是上帝，即使每個人都站在大行列的一方面。」她這樣的警句值得紀錄，曾經使到許多外國人受了她的影響，而且對中國有了認識。

蔣夫人的事業成就頗多，尤其是復興農村工作方面，提倡簡體文字，及創造新生活運動方面。這個運動大半取義於青年會，是在中國內戰時期以自助和改進的積極方法來制止赤色威脅的一種嘗試。組織農民，教導兒童遵守「秩序、清潔、勤儉、禮義。」全國曾經到處召開民眾大會，貼着淺顯的、理論的和衛生的標語，如「勿擁擠、依秩序」！「勿吐痰、清潔可以免病」，及「戒賭、戒烟、戒酒、戒嫖」等等。她認爲：「新生活運動是政府所做的最大最好的事情。

當年在戰時的陪都——重慶，蔣夫人也曾主辦一個「兒童保育院」，以收容難童，規模相當龐大，教育得宜。蔣夫人每日都要抽暇去看看那班天眞無邪的孩童，顯示富有慈悲心。實際上，她是非常歡喜小孩的。例如一九五四年間，曾有一位滇緬邊區的反共游擊隊的太太去了世，遺下兩個孩子隨父親回到祖國的時候，蔣夫人深爲感動，從而收養了這兩個無母的孤兒，負責予以教養直至他們成年爲止。現在這兩個孤兒都已長到二十歲以上了，據說已經分別考入台北兩間大專學院了。

蔣夫人是一位純潔虔誠的基督教徒，她父親宋查理老先生更是一位著名的牧師，原籍爲廣東省的海南島；而宋太夫人倪氏則爲江蘇籍。因此，蔣夫人共有六個兄弟姐妹，都在上海長大（蔣夫人排行第四，長姊宋靄齡生於一八八八年，爲孔祥熙夫人；次姊宋慶齡生於一八九〇年，爲孫中山先生夫人，長兄子文爲前國府行政院長，已故；弟子良、子安，前者在美經商，後者數年前在港逝世），她從小在教會學校讀書，英語說得很流利；其後赴美深造，畢業於韋斯蘭大學，得學士學位。這所大學是由喬治亞教會主辦的，也是純粹的教會學校，培養出不少的人才，多半是蔣夫人的同學；特別是離開學校二十年後的蔣夫人，曾在美國國會獲得外國女賓前所未有的掌聲，更帶給這所教會大學的無上光榮。

由於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當中國神聖抗戰方酣之際，蔣夫人曾赴美訪問，受到美國朝野熱烈歡迎，所到之處，大多獲贈「金鑰匙」的榮銜，而其最令人感動的，則是她在美國國會的演講，傳頌一時。在同一時期中，外賓訪美而獲得美國國會最多掌聲的，除了英前首相邱吉爾之外，蔣夫人算是第一位。當她隨同總統（當時還是國府主席）參加開羅會議，與前美總統羅斯福、邱吉爾等會議時，蔣夫人的言詞態度，深獲羅、邱所讚揚；後來邱吉爾在「大戰回憶錄」中紀述其事，對蔣夫人稱讚備至。事實上，蔣夫人的優點很多，她父親宋老先生在美雖有不少友人，但她依然是靠自己勤工儉讀，由中學而入凡特比爾大學；其後改信基督教，成爲一個虔誠的教徒。回國後曾任英文教員，並助成上海第一個青年會的組織，又開印刷所印售聖經。儘管她在外國受教育的時間甚長，頗受西方思想的影響，可是蔣夫人對於中國國畫，深感興趣；同時她對中國毛筆字，不獨寫得蒼勁秀麗，且富有研究。據說蔣夫人習國畫是有一段來歷的。當她二十多年前赴美療治皮膚病的時候，每日枯坐無聊，首先致力研究西洋畫，對於法國印象寫生各派寫生畫本，均曾加以涉獵，覺得西洋畫的情趣與意念，總不及國畫的深遠幽邃，所以，蔣夫人回國後，便從國畫大師黃君璧研究國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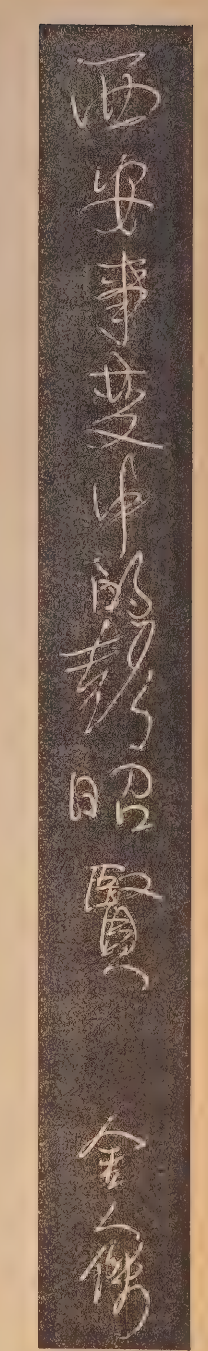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二年（民國四十二年），當總統六十六華誕時，蔣夫人送給總統的禮物便是一幅山水畫，總統對此畫極爲珍視。一般認爲這幅畫在歷史上的價值，將是十分名貴的。

一九六五年八月，蔣夫人訪問美國時，深受彼邦人士及華僑領袖的歡迎。當她率領隨員一行十一人抵達檀島時，便有前美軍太平洋總司令夏普上將、夏威夷州議員鄺友良等一百五十餘人，迎於機場，尤其到了舊金山時，美國官員及華僑對她的歡迎場面，更爲熱烈！三十多名攝影記者和電影攝影師爭相拍攝蔣夫人的鏡頭，作爲新聞紀錄片在銀幕上放映。由是證明蔣夫人之受外國人稱讚，與故總統權勢的盛替未必有關。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華民國便一直處於逆境，而蔣夫人的聲譽猶未因此被削減。一九五三年蓋洛普民意測驗所舉行十六位婦女名人測驗時，蔣夫人名列第七。此後廿多年來每次測驗，蔣夫人也多半名列其中。

在抗日戰爭前後，世界人士對於蔣總統的評價是很高的。他們認爲蔣氏不失爲紀元前三世紀長城築成以來，中國最強的人物。就實際情形言，在日本宣佈投降的時候，他的聲望顯然達到一個新的巔峯！但當他將日本侵略者打倒之後，卻被勝利的氣氛冲淡了對內部敵人的防範，給予毛幫以壯大和偸偸竊據國土的機會。由於初時輕視毛幫，未免犯有忽畧之嫌；加以戰後經濟不穩定，及友幫之落井下石，令到局勢急轉直下，以致國府被迫退出大陸。二十多年來，總統無日不以反攻復國爲職志，無如年事已高，國際逆流一直未能扭轉。照中國年齡計算，總統卒年已達八十九歲，三年前突告政躬違和，行動不便，許多公私事務多賴夫人代勞呢。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八六至三九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蔣先生聽罷，覺得彭的觀察很正確，所以後來一直對於孫都很信任，孫交卸了陝西省政之後，立卽又派他充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在抗戰中更爬上戰區長官的地位。

孫氏全家於大陸變色前遷居於杭州，彭有一次到浙江去視察，還在孫家中吃過一回陝西式的「翡翠麵」。大陸情況吃緊時，孫一家又由杭州遷到了上海，而且還派人到台北去買了一棟房子，準備最後播遷的打算。以後聽說他在混亂時期，沒法找到交通工具，終於被留在上海，未能走脫。

有意做個順水人情

前文說過，孫蔚如的最大長處，是肯照應楊虎城的舊部。當他接任陝西省主席之後，比彭昭賢先回陝西，他對於王一山所臨時委派的十幾名縣長，一律給他們加了一個委。使這些人由非法的接替變爲了合法的地位。孫知道彭氏的性情鯁直（彭仍回任陝西民政廳長），對於王一山臨時委派的人也許不肯承認，但是他既做了省主席，對於第十七路軍的老人覺得有照應他們的義務，便不等彭回陝，就搶先給他們加了委再說。那時他心裏也有一種想法，認爲彭氏卽使再認眞些，對於他已經加過委的人當不好意思再更動了，於是，便做了這麼一個順水人情。

不料彭氏回陝後，獲知這個情形，仍然一批就換了十二名縣長，其餘凡屬非法接任的人也都陸續撤換，並未因孫氏的提前加委而得到保障。

孫看到這種情形，心裏十分難過，又不便去問彭，一連三天皆托病不到省府辦公。

這時最明白孫抱病內情的，只有彭一個人，他覺得這件事有向孫當面解釋的必要，就在某晚到孫公館去和他見面，作了一次懇談。彭先對孫說：「我知道主席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我一下子調動了很多縣長，而且又都是十七路軍的老人，你心裏一定很難過！我今天向你特別說明的是，這件事非由我辦不可，在你呢，既不好意思辦，也不能辦。請主席想一想，蔣先生既然把陝西省政交給了你，自然是希望你能做得比別人好，如果我們只是糊裏糊塗混下去，那就什麼都不談了。否則，便非好好的整頓一番不可。我對於用人並沒有成見，現在經我撤換的人，都是著名的『鴉片烟鬼』，怎能叫他們謬膺縣政，把陝西的政治搞得一塌糊塗呢？」

硬保縣長歉難如命

經過彭氏的一番表白，孫也從善如流，彼此前嫌盡釋。可是過了沒有多久，另外一件麻煩事又來了，幾乎影響到孫和彭之間的感情。以下的情節，皆是由彭昭賢先生口述，筆者據實紀錄的。

西安事變過後，中央軍蒞陝的部隊中，樊崧甫是第四十六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除了當時的行營主任顧祝同外，就算他的官最大了。他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樊給孫蔚如拍了一封電報，在電文上一共保舉了十幾名的縣長，凡是樊部軍隊駐防的地區，如大荔、華陰、臨潼、平民、渭南、華縣、潼關等縣，樊氏一一都保舉了人，而且還註明某人充任某縣縣長的字樣。孫接到了樊的電報，立卽覆電照辦。等到這件公文交到民政廳時，公事上還附有孫、樊二人來往的電報原稿，交給彭昭賢辦理。

彭認爲，這是由於孫蔚如和中央方面的歷史不深，如此遷就軍人，自然情非得已。於是，彭覺得應付這件事又非要由他來做「惡人」不可，他終於以民政廳長身份，直接覆樊一電，文云：

「……奉主席交辦台端保舉各員，請卽轉飭檢呈各項應備證件送廳，以便送交縣長檢定委員會審核，再將合格人員派交地方政務研究會若干時間後，另行量才委用。……」

不一日，樊的覆電來了，文云：

「陝西省民政廳彭廳長君頤兄勛鑒：某電奉悉，弟所保荐東路各縣縣長人選，已承貴主席允准，請兄查案照委，所有應繳各件，祈予免送爲禱……。」

彭卽覆一電：

「……縣長委派係由本廳主辦，雖奉主席批示，亦須依照法定手續辦理，台端來電所請免繳證件一事，歉難如命。……」

跟着，樊崧甫再覆一電，在行文和措詞方面，顯得火氣十足，並在電文中指出：「……値此軍事時期，如軍政不能作適當之配合，倘一旦發生意外事件，不悉應由何人負責，敬乞明示……」

彭樊兩人大拍桌子

彭氏也是一位硬到底漢子，再覆樊一電文云：

「……如地方上發生秩序問題，自應由地方政府負責，倘如有匪徒滋擾情事，則應由駐防軍隊負責。權限明晰，何勞動問！……」

樊崧甫碰了這麼一個硬釘之後，再也沒有電報來往了。孫蔚如知道了這件事，心裏又感到不大舒

服，但也不便發作。

過了幾天，彭氏正在省府辦公，忽然間，看見樊崧甫喝得醉醺醺地，未經通傳，便推門走了進來，一見彭的面，就說道：「我所保舉的縣長，無論如何要請你委派下去。」說話時，在態度方面，顯得非常傲慢。

彭把眼睛翻一翻，不客氣地答道：「我想和你提一個交換的條件，在你所統率的軍隊中，我打算保舉一個師長、三個團長，如果你照辦了，你所保舉的人我也照委。」

樊把桌子一拍說：「找主任去。」（按：指行營主任顧祝同。）

彭倏地站了起來，也用力的把桌子一拍，大聲的說：「找委員長去。」

樊拿起帽子就走，彭連送都沒送，就任令他氣呼呼而去。

過了不久功夫，彭桌子上的電話鈴響了，接過來一聽，果然是顧祝同主任請他到行營去一趟。他也氣呼呼的戴上帽子，即到南轅門行營裏去見顧祝同。

彭一進屋子，沒等顧氏開口，先就說：「主任找我是不是為了樊總指揮的事，這件事沒有什麼可說的，主任如果覺得我做得對，就照着我的意思辦；倘若認為樊總指揮對，我馬上就辭職，到南京找委員長去。」

顧祝同笑了笑說：「請你先坐下來，一切按照你的意思辦好不好？」

彭聽顧這樣一說，氣就消了一大半，於是便心平氣和的向顧解釋說：「國家的設官分職各有專責，現在陝西省有一百個縣兩個設治局，都有軍隊駐防，如果各縣的縣長都由駐軍長官保舉，還要省政府這個機構做什麼？何況樊總指揮所保舉的人又多不合於被任用為縣長的資格，我如果顧慮人情，胡亂的答應了他，省裏的行政還有上軌道的一天嗎？並非我固執，這一點要請主任特別原諒。」

顧說：「好！我一定支持你的意見。」

這件案子，就這樣算是辦完了。

又過了一段時間，樊崧甫再來看彭的時候，態度方面反而相當友善，他並告訴彭說：「我想起來了，你同家兄是很好的朋友，前一次我吃醉了酒，言語冒犯，要請多多原諒！」

彭此刻也想起來了，樊的令兄樊光先生做過一任外交次長，他在樊的公館同樊崧甫會經會過一次面，那時樊似是在趙冠韜部下充當旅長。兩個人一面追述往事，都覺得怪不好意思，過去的那場衝突，也就此烟消雲散了。

（全文完）

故總統蔣公遺容及遺囑



陸皓東烈士的少年生活

心園

國父孫中山先生，生前常跟朋友談論他親身領導的革命歷史經過。國父對於無數熱愛國家民族，崇尚自由平等，爲爭取民族（民有）、民權（民治）、民生（民享）的三民主義新中國，而犧牲生命的同志，都寄予無限的敬意和懷念，尤其是對於前期的革命烈士陸皓東、史堅如他們倆位，更是無限讚佩，永遠追思。

陸皓東烈士，於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清同治七年，西曆一八六八年）八月十五日，生於廣東香山縣的翠亨鄉，因爲出生的那一天，正好是中秋節，所以家裏爲了紀念他誕生在這個良辰佳節，特別給他取了一個跟中秋節有關的名字中桂。

皓東乳名中桂，字獻香，後來長大後自己又取名叫皓東，所以後人很少知道他還有一個我們中國人最常採用的季節成花木的名字。「中」是指中秋節，「桂」是引自「吳剛伐桂」的民間傳說，我們從這個命名來看，也可以知道國人是如何的重視祖先留下來的文化遺產，這更說明了中國的歷文化有多麼的悠久了。

皓東的父親陸曉帆先生，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他的母親王太夫人，是中國傳統典型的賢妻良母，父親長年在上海經商，由於經營得法，買賣做的很大，家境很是優裕，在家鄉算得上是個大戶人家，也正因爲父親的忙於生意，自小皓東的養育責任，全部落在母親王氏一人的身上，所以他對於父親的印象非常淡薄，更由於父親難得跟他的家人相聚一起，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父親變成了「慈父」，母親反而成了「嚴母」，他怕母親，但離不開母親，但對於笑容滿面的父親，他只有懷念，並沒有依靠心理。

母親王太夫人，出身自書香之家，所以在管教子女上，很是能夠把握「嚴而不苛」的原則，皓東往後養成了沉着英勇，德智兼備的性格，母親的教誨應屬首功，而父親對他的助力，除了有一個富裕的生活環境外，只有在遺產上他獲益良多，這一點在無形之中，也給予革命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在皓東九歲那年，父親曉帆先生由於長年操勞過度，不幸病逝，這個變故，除了對王太夫人有着老來守寡的不幸外，對於皓東來說，在他童心未褪的當時，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不同，只是母親往後對他督導更嚴，對好動貪玩的他有更大的約束不便而已。

王太夫人先受了亡夫之痛，其後又接受了失子的打擊，民國成立之後，她還健在，其間曾得到國父專案厚恤，得享高壽。

皓東是國父的小同鄉，兩家居處相距很近，更由於年齡相近，國父比皓東大兩歲，所以從小他們就玩在一起，並且很快的成了要好的小朋友。

皓東跟國父從小就顯露出不同一般的智慧，他們性情相近，愛好也相彷，尤其對世俗的不滿，與大膽的反抗更是相同，那份爲眞理執着的心胸固然可愛，也正因爲這樣，時常給家人帶來了許多困擾，惹得母親時常生氣，儘管如此，母親並沒有意思要壓抑住他這種獨特的先天性格，只是用緩和的語氣，惋轉的言詞，做正當的開導，所以皓東在以後的處世做人功夫上，更能表現出他那成熟而理智的個性。

八歲那年，他開始進入鄉塾讀書，實在說，皓東不是一個聽話的好學生，他不願意捧着書本死讀書，他的興趣非常的廣泛，他覺得整天背誦書句，不能滿足他的求知領域，他寧願跑去聽老人說故事，他覺得那些傳奇野史中的人物，才是他學習效法的對象，尤其使佟冬先生不滿的，是他喜歡畫圖，在課堂裏，他往往在很短的時間內，憑着他的聰明，把先生交下的課程背熟，然後就拿聽來的故事人物，看來的名畫做了題材，隨意塗抹一番，自得其樂，這情景當然很使先生氣憤，可是因爲他會背書，先生也奈何不得。

皓東畫圖，沒有什麼範本，事實上他只是好玩，消磨時間而已，並沒有想到將來當什麼大畫家，所以他作畫全憑自己腦子裏記憶的影像，信手塗鴉，畫中有蟲魚、有花卉、也有山水，但大部份是畫些個故事中的英雄人物，他往往畫好一張，題上簡單的詩句，送給同學傳閱，若是有人讚美幾句，他就會高興個半天，也因此更加強了他畫圖的興趣。

有一次，他又在課堂內作畫傳閱，這下子惹惱了先生，先賞給了皓東三戒尺，叫他背了長長的一段書，沒想到他輕鬆的背誦下去，而且沒有一點差錯，先生見背書制服不了他，索興罰他站着上課，目的是叫他安靜下來，沒想到罰站的皓東，乘站着的時刻，即興地迅速畫了一幅先生的速寫人像，並且得意的偷偷展示給大家看，由於畫的神韻逼眞，同學們忍不住地笑出了聲，被先生發現了，先生終拍桌子，指着皓東說：

一拳來！」

皓東大吃一驚，奪過畫紙，立刻揉成一團，放入嘴裏吞了下去，先生見狀更氣，大聲說：

「畫的是什麼？爲什麼要吞食下去？」

皓東自己知道闖了大禍，心裏也害怕起來，低下了頭不敢說話。

先生長時間積壓的怒火，一古腦兒的發洩了出來，他狠狠地教訓了皓東一頓，到後來沒有話好數落了，竟然訓斥他沒有出息，說他不知專心讀書，將來如何去求取功名，這一下可把他給說惱了，他猛然抬起了頭，怒目望着先生說：

「要什麼功名嘛！我讀書的目的又不是爲了當官！」

「什麼？你說什麼？」

「我說我讀書不是爲了當大官，我是爲了學做人，學做事！」

「住口！」先生暴怒拍起了戒尺，瞪直了眼睛向他大聲斥喝着說：

「學做人？學做事？你如此頂撞先生，就是學做人嗎？你連書都不好好的讀，那來的本事做大事？」

皓東最氣人家說他不專心讀書了，別說他還喜歡讀書，就說他想偷個懶跑去玩，他的母親也不會給他這個機會，他所以有這些畫圖的空閒時間，是因爲他的記性比別人強，事實上，先生教的功課，他都溫習過，都能背熟了，所以一聽到先生責備他不好好的讀書，他懊惱的忘了做學生的態度，好不服氣的反駁說：

「圖畫也是讀書的事，古人做學問，講求的是詩書琴畫，我讀完了書，畫畫圖，有什麼不對，又爲什麼要禁止我？」

這席理直氣壯的話，雖然當時堵住了先生的責駡，但後來當這件事傳到了母親耳朶裏去的時，半夜裏，他受到了一頓結結實實的「家訓」。

母親含淚激動地向他說：

「你還想學做完人？還想學做大事？虧你說的出口，連『天地君親師』五倫你都弄不通，又怎麼能侈談做人與做事呢？」

皓東跪在地上低頭認錯，不敢言語，他經過這一陣子在夜深人靜，腦筋清楚，理智又冷靜的反省後，覺得母親的教誨是有道理的。

母親又說：

「敬畏天地，熱愛國家，孝順父母，尊敬師長，這是做人的基本條件，你不能修身，怎麼能夠齊家，你不能齊家，又如何能夠治國平天下呢？」

從這次母親訓戒之後，皓東改了很多，不過，他對繪畫的愛好並未消滅，只是不會再在課堂上塗鴉了。

同時，母親的這一番大道理，卻是無時無刻不縈繞在他的耳邊，就在那一剎那之間，他立定了志向，做人要做人上人，做事要做天下事，他不但要修身，齊家，而且要治國，平天下。

我們可以這麼肯定地說，他要爲萬人謀幸福，爲萬世開太平的偉大心願，就是在此刻所建立的。

皓東在十七歲的那一年，因爲又跟國父會了面，促成了他志向的更加堅定，也使他的理想更接近了一步，國父由於長時間居住在檀香山，很是受了西洋禮教的影響，當時他對於耶穌基督的「博愛」教義特別嚮往（後來國父以「博愛」二字題贈友人，可以證明），決定接受耶穌教的洗禮，這個決定被他的哥哥德彰知道了大爲震怒，一氣之下，強迫他回國定居。

在當時的中國，認爲依皈基督是數典忘祖，大逆不道的事，所以如此，大約是跟不准祭天拜祖等教規有關，德彰所以遣送國父回國，也是基於這個論點。

國父回到故鄉翠亨鄉，已經是位十九歲的俊美青年了，他懷抱着重溫故鄉親情的興奮，以新的思想，新的感受，踏上了祖國芬芳的土地上，遺憾的是他很快的冷卻了那份興奮的心情，領畧到次殖民地人民的苦痛，觸目所見清廷政府的腐敗，人民生活的悲慘，方才上岸，就遇上蠻橫的海關人員，竟然明目張膽的伸手跟他要錢，他看在眼裏，記在心頭，好不傷心，有着五千年悠久歷史文化的國家，會淪落到這步田地，內心革命的火花，在那一剎那，已經燃點起來。

唯一使他高興的，是他又見到了久別重逢的少年知己，當他跟皓東互道離別之情，暢談個人求學及生活瑣事之後，在志同道合的心情下，情誼又增進了許多。

從此以後，有國父就有皓東，有皓東就有國父，他們成了形影不離的友伴，在當時，皓東還在鄉裏讀書，由於他的天資過人，再加上慈母的嚴厲督導，一般的學問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可是多日來，跟國父交往之後，皓東被受過西洋環境影響，知識領域廣濶，新思想，新觀念接觸甚多的國父感染，眞像脫胎換骨一般，有了極大的轉變。

皓東自以爲高人一等的看法，如今成了幼稚可笑的論調，像什麼「天賦人權」、「三權分立」之說，眞是想都沒有想過，就在佩服的心情下，他對國父的言論簡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了，在投機的交談中，彼此之間的友誼，顯然是超過了童年時代的那一階段。

皓東天性有「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善心，而且他從小就有改革社會一切不平的雄心，現在跟國父新的思想溝通下，不但更堅定了他的信念，也有了很正確完善的改革方案。他們共同的理想，是認爲去除一切的不公平，置全國國民於自由平等的地位上，使國家成爲全體國民的國家，國家的主人是全體國民，國家的事務是由全體國民決定，國家的利益由全體國民共享，若是能夠達到這個境界，才是眞正獨立自由，富強康樂的國家。

這是他們致力於國民革命的行動開始，力量雖然有限，但他們的方向已經確定了。

（瘟君夢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中國抗戰實錄 【23】

辛亥革命與日本

國人開發台灣

現在，對於另一個被割讓的地區——台灣、澎湖，在這裏也必須加以提及：

我們中國人的祖先發現台灣，已經是一千七百二十多年前的事。我們中國人自那時以來的長時期中，辛勤開發，努力前進，從洪荒進入到文明，從鄉村發展到城市，都是我們中華民族血汗的成績。在明代末年的一六四二年，台灣爲荷蘭所佔據，凡三十八年；鄭延平王奮勇驅除，竟告光復。這時候，大陸上志士仁人渡海來台，爲反清復明而奮鬪，不但經濟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趕上了中原，並且使民族大義和祖國感情深植於民心。然而及至清代末期，台灣先爲法國所襲擊，後爲日本所割取。（註：蔣總統——「台灣光復五週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一九五〇・一〇）。

割讓予日激起民憤

當割讓給日本的消息傳到台灣的時候，激憤的居民湧到巡撫衙門，要求廢止協約，街頭鳴鑼罷市，哭聲震天。

巡撫唐景崧向北京報告了民情，但清廷並無答復；並且請求援軍，也被漠視。不僅如此，當馬關條約換文之後的五月二十日，清廷更命令唐景崧解職，以及在台駐軍全部撤退。

最後，台灣除憑藉地方力量抗日之外，別無辦法。於是乃以丘逢甲爲統領，編組義勇軍，制定藍地黃虎旗，宣言徹底抗戰。

在台南方面，總兵劉永福也率領黑旗軍與台北互相呼應。

日本方面，任命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爲台灣總督，並出動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率領的近衛師團，進行武力鎮壓。

五月二十九日，日軍由台灣東北邊的澳底登陸，攻下了基隆、台北；循西海岸南下，經過五個月的攻擊前進之後，於十月二十一日奪得台南，掌握了全島。丘逢甲、劉永福脫走廈門，但其後義勇軍的抵抗並沒有終止，一直繼續進行了七年之久。在上述五個月的戰鬪中，日軍死傷五千多人，患病二萬七千多人（其中多數病死），能久親王也沒有能夠生還，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和在遼東、山東方面損失一萬七千多人比較，其犧牲率實在是相當的高。

在日本方面的資料，據說死傷者七百多人，病兵二萬人（病死人數不詳）。

能久親王於十月二十八日歿於台南，據日本官方發表死因爲「水土不服」，但在台灣的說法是「八月二十六日在八卦山偵察之際，被砲擊受傷不治。」

日本據台進行侵略

日軍付出了這樣大的犧牲，來佔據台灣，是基於軍事上的需要；所以在後來，日本南進作戰的時候，台灣便成了預先部署好的極重要的一步棋子。

台灣是我們大陸東方唯一的門戶，是東海與南洋島嶼中間的鎖鑰；而在亞洲東南諸島裏面，氣候最爲適中，特產也最稱豐富；所以帝國主義者要吞蝕我們中國的領土，要完成西太平洋的控制，必先刧奪我們台灣的土地，奴役我們台灣的同胞。被日本掠奪的台灣，在後來的五十年之間，作爲西窺大陸的基地，南進海洋的跳板，我台灣同胞的膏血和天賦的資源竟成了日本軍閥高呼着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犧牲品、

台灣光復四週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一九四九・一〇）

列強進行瓜分

自南京條約開始到馬關條約之前，可以作爲列強侵畧中國的第一期；由馬關之後到八國聯軍（義和團之亂），該算是第二期。

所謂劃分勢力範圍

馬關之後，列強的侵畧方式爲之一變，乃由在此之前的追求利權（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權、內河航行權等），變爲更進一步以設立租界、鐵路借款、劃分勢力範圍等瓜分中國領土的要求爲目標。

所謂「勢力範圍」，就是某一個指定特定區域，要求清廷不得出讓給他國，這可以說是瓜分中國領土的準備階段。

現在自蔣總統手著「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三年）一書中引用外國侵畧的第二期資料，列表附錄於本篇之末。

士大夫的醒悟

「列強乘日寇欺我之餘，競取中國的領土爲租借地，劃分勢力範圍，或修蓋兵營、或建築軍港、或取得鐵路建築權、或取得礦山開採權。琉球、香港、台灣、澎湖、安南、緬甸、朝鮮淪亡慘劇，尙在眼前，領土全部瓜分的大患，復迫於眉睫。於是雪恥圖強的運動，奮起於中國國民之間。在此時期，士大夫亦漸知中國之所以衰敗，不單由槍砲輪船不如西洋，其主要原因，在於政治的積習腐敗。要

題的人士，答案又各有不同。惟我國父順應時代與民族的要求，主張革命，乃組織興中會於檀香山，招集同志，確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以三民主義爲最高原則，積極推進革命。」（註：蔣總統——「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三・三）

戊戌政變失敗

當時，在中國國內，以康有爲、梁啓超爲中心的「變法運動」，正在進行。這個運動，反對只知道吸收「船堅砲利」的西洋技術——「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而主張效法日本的明治維新，將清廷改爲「君主立憲」政體的運動。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啓用康有爲，下詔變法，着手改革國政——這就是「戊戌政變」。然而當時的清廷，是以慈禧太后爲首的「保守派」人士掌握着實權，由於他們的反擊，「變法運動」曇花一現，僅僅一百零三天便失敗了；光緒被幽禁，康有爲賴伊藤博文之助亡命日本，在日本試圖擴大保皇黨的組織，但終於脫離不了「維護清朝」和「君主政體」的範疇，而和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對立。

發生義和團之亂

繼之，發生的是「義和團之亂」（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由於清廷偏袒「義和團」，結果爆發了「八國聯軍戰役，招致了更嚴重的國恥——「辛丑條約」（一九〇一年）的簽訂。

「辛丑條約」以後，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國家，以中國爲對抗的舞台，由亞洲向全世界擴展的禍患，就是由這裏開始的。

八國聯軍的官員進入北京紫禁城

附表：

一、勢力範圍、租借地等

英國

一八四六年：明定「舟山羣島不得給予他國」。（開劃分勢力範圍的先例）

一八九四年：明定「孟連與江洪不得讓與他國」。

一八九八年：租借威海衛及九龍。

一八九九年：英俄兩國相約劃長江流域爲英國建築鐵路的範圍（交換條件是俄國獲得長城以北的路權）。英商福公司取得山西、河南兩省的採礦權。

(二)法國

一八九七年：海南島不得割讓給他國。

一八九八年：廣東、廣西、雲南三省不得割讓給他國。取得延長龍州鐵路權、建築滇越鐵路權，及廣東、廣西、雲南的採礦權。

一八九九年：租借廣州灣。

(三)德國

一八九八年：租借膠州灣。取得建築膠濟鐵路及沿線三十里（約十七公里）以內的採礦權。

(四)俄國

一八九六年：劃東三省爲其勢力範圍。一八九八年：租借旅順、大連灣。取得旅大一帶鐵路、礦山、工商各特權。一八九九年：和英國相約決定長城以北爲其建築鐵路的範圍。

(五)日本

一八九八年：福建省及其沿海不得割讓給他國。

二、租界

一八九五年：德國—天津、漢口

一八九六年：俄國—漢口
法國—漢口
日本—杭州

一八九七年：日本—蘇州

一八九八年：日本—天津、沙市、漢口

一八九九年：日本—廈門、福州

（註：列強在中國設立租界，以一八四五年在上海劃定「公共租界」開始；其後，陸續在上海設法租界，營口、漢口、九江、鎮江、廈門設英租界，廣州沙面設英、法租界，烟台設公共租界。以上係在馬關條約之前，非屬於列強侵畧中國的第二期，不在本文範圍內，特爲附註。）

日俄戰爭時，旅順港內被毀的俄艦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黃埔畢業、參與東征

黃埔的精神教育，爲其訓練重心，孫總理、蔣校長、廖黨代表的以身作則，訓勉啓發，精神感召，發生了最大的作用。三民主義、軍人精神教育、各國革命史、增補曾胡兵語錄、與孫吳兵略問答的講解，建立了中心思想。黨的嚴密組織與小組會議，校長早晚的精神講話，更充實了學生們的革命精神與革命方法，使得理論與實踐一致，思想與行動配合。

黃埔精神的內容，都是由校訓「親愛精誠」，加上校歌「怒潮澎湃，黨旗飛舞」「主義須貫徹，紀律莫放鬆，預備作奮鬪的先鋒」等陶鑄磨鍊而成，將一個革命軍人的思想人生觀使學生們耳濡目染，得以實踐發揚。

黃埔第二期學生教育，是戰教合一的教育，卽以學校教育訓練作戰技能，以戰場作戰經驗充實教育內容，雖然在軍事學術科方面，所學不多，但由於革命理論的貫注，黃埔精神的創立，終於建立了強有力的革命軍，不兩年就完成了兩次東征消滅叛逆、平定楊劉、防制共黨、統一兩廣的任務，使得國民革命第二期的發展，迅速確實，這是以後革命軍北伐和統一中國的基礎與保證。

中國國民黨改組初期，黨務、政治、經濟、軍事，銳意整頓，突飛猛晉，國民黨呈現蓬勃的朝氣，與嶄新的氣象。在此期間，陷於軍閥統治下之全國民眾，莫不翹首南方，寄予莫大的殷望。

然而，國父重返廣州組織大元帥府後，當時環境仍極惡劣，以情格勢禁而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大有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之勢。由於羊城附近強敵環伺，東江一帶爲叛軍陳烱明、林虎、洪兆麟等部所佔有，粵南高、雷、欽、廉等地，則被叛軍鄧本殷、申保藩等部所盤踞。內部則驕兵悍將，派系林立，所轄各軍如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湘軍譚延闓、粵軍許崇智、福軍李福林、豫軍樊鍾秀等，份子極爲複雜，競相把持稽收，剝削人民，尤以楊劉最爲驕橫無忌。不僅省民對於客軍之橫征暴斂，搜刮蹂躪，深切痛恨，激起反感，而大元帥府因財政枯竭，百事皆廢，政令無法推行，軍餉亦拖欠延發。當時，中山先生主張聯俄容共，倡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英政府深恐中國革命成功，在華商業利益蒙受損失，於是利用香港爲反革命勢力之策源地，居於幕後，不惜以大量的金錢、軍械爲餌，挑撥廣州商民，援助陳烱明等，以謀顚覆，澈底消滅革命勢力。

十三年五月，廣東市政廳宣佈「統一馬路業權」案，商民須抽收舖底捐，英國從中操縱煽惑唆使廣州商團團長陳廉伯聯合鄉團，一面罷市反對徵收捐稅，一面購買軍火托言自衞，遂演成「廣州商團事變」。

黃埔軍校第二期開學未久，不幸發生廣州商團偸運軍械顚覆革命政府事件，情勢極爲緊急，是時，國父乘二次直奉戰爭督師韶關，不擬付諸武力，本欲放棄廣州，惟黨中堅認穗市爲根本之地，乃商同服從政府之部隊，採取斷然措施，以軍校第一二期學生及教導團等武力，於十月十四日開始行動，邱清泉隨同參加作戰，經過半日激戰，盛氣淩人公然稱叛之商團，全部繳械投降，陳廉伯逃抵沙面，廣州轉危爲安。黃埔學生初試鋒芒，一鳴驚人，英帝國主義之兇焰始殺。

自陳烱明叛變被驅出廣州後，十三年冬，國父離粵北上，陳以爲有機可乘，除暗中與北洋軍閥段祺瑞連絡外，並與滇桂軍相勾結，自稱「救粵軍總司令」，由潮汕會合林虎、方本仁等部，分三路謀襲廣州。大本營爲解除當面之嚴重威脅，淸除革命進行之障礙，頒佈動員東征命令，翌年二月一日開始，分三路東征：由桂軍任中路，滇軍爲左翼，蔣公中正率軍校學生及教導團入伍生會同粵軍爲右翼，右翼軍以次克東莞、石龍、淡水、平山、海豐、潮安、汕頭等地。其中尤以三月十三日棉湖之役，僅千餘之眾，抗拒數萬之敵，一日之間造成決定性之大捷，將叛軍十倍之兵力全部擊潰，戰果輝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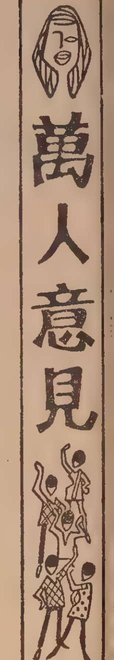
東征進行期間，擔任中、左兩路之滇桂二軍，早與陳烱明勾結陰謀叛變，因而始終作壁上觀，從未加入戰鬪。蔣校長以鹵獲其私通秘電文件，六月中乃自潮梅班師回穗，在近郊發動猛烈攻擊，將號稱五六萬之楊希閔、劉震寰部，叛軍全部繳械，內敵一舉廓清。

革命政府內患剷除後，廣州歸於平靜，第二期學生重又回至黃埔繼續上課。由於清泉在棉湖之役中，擔任班長時，對於造橋、築城、安置炸藥等工兵任務，獲得許多實地經驗，返校後與課本相對印證，領悟更豐。

是年九月六日，第二期學生畢業典禮，蔣校長親授予每人畢業證書一紙、軍刀一柄。清泉畢業後任少尉排長，卽參與國民革命行列。十月參與二次東征惠州之役，旋以建功升任中尉排長兼任連黨代表。十五年五月，調任黃埔軍校第五期入伍生工兵營第三連上尉連長。

七月九日於廣州東校場舉行北伐誓師典禮，北伐軍進展神速。八月間，在入伍生工兵營營長贛籍廖士翹統率下，清泉步抵長沙。工兵營配屬第四軍，參加了汀泗橋之役、武昌攻城戰及南昌之役。

（三）



故總統蔣公大事記（一）

民國紀元前二十五年（一歲）：

十月三十一日，午時，公誕生於浙江奉化縣溪口鎮，祖玉表公，父肅庵公，母王太夫人。

民國紀元前二十四年（二歲）：

公父肅庵公遷居。

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三歲）：

姊瑞春于歸宋式倉君。

民國紀元前二十二年（四歲）：

妹瑞蓮生。

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五歲）：

王太夫人鑒於公已諳事，議送入塾。

民國紀元前二十年（五歲）：

入家塾，從任介眉先生受業。次妹瑞菊生。

民國紀元前十九年（七歲）：

繼續讀家塾。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八歲）：

改從蔣謹藩先生讀大學、中庸。十月祖玉表公卒，享年八十一歲。二十六日，弟瑞青生。

民國紀元前十七年（九歲）：

七月父肅庵公卒，享年五十四。

民國紀元前十六年（十歲）：

讀孝經。

民國紀元前十五年（十一歲）：

讀春秋左傳。

民國紀元前十四年（十二歲）：

讀詩經、問習古文辭，學作制藝。三月弟瑞青殤。

民國紀元前十三年（十三歲）：

從姚宗元先生讀尚書。

民國紀元前十二年（十四歲）：

從毛鳳美先生讀易。

民國紀元前十一年（十五歲）：

與毛夫人結婚。

民國紀元前十年（十六歲）：

從毛思誠先生溫讀左傳。圈點綱鑑。

民國紀元前九年（十七歲）：

赴縣城，入鳳麓學堂肄業。

民國紀元前八年（十八歲）：

仍肄讀鳳麓學堂。

民國紀元前七年（十九歲）：

赴寧波，從顧清廉先生讀周秦諸子。

民國紀元前六年（二十歲）：

一月，就讀縣城龍津學堂。四月，東渡日本肄業東京清華學校，始識先烈陳英士。妹瑞蓮于歸竺芝珊君。冬，由日返鄉。

民國紀元前五年（二十一歲）：

夏赴保定，入全國陸軍速成學堂，年終應考陸軍留日學生獲選。

民國紀元前四年（二十二歲）：

赴日本，入振武學校肄業，加入同盟會。

民國紀元前三年（二十三歲）：

在東京初識 國父，三月，長公子經國生。

民國紀元前二年（二十四歲）：

卒業振武學校，入高田野礮兵第十三聯隊爲士官候補生。

民國紀元前一年（二十五歲）：

十月，武昌起義，公由日返滬，奉命攻浙，光復杭州。

民國元年（二十六歲）：

三月公辭滬軍第五團長，赴日創辦「軍聲雜誌」，於是年冬返國。

民國二年（二十七歲）：

七月上海起兵討袁，公奉命攻江南製造局，不克，暫赴日。

民國三年（二十八歲）。

五月公奉 國父命，返滬主持滬寧討袁軍事，未及舉義而事洩，公再赴日暫避。

民國四年（二十九歲）：

十二月陳英士先烈與公等在滬策動肇和兵艦起義討袁，未成。

民國五年（三十歲）：

二月公率討袁軍進攻江陰要塞，克之，佔領五日後退出。九月次子緯國生。

民國六年（三十一歲）：

九月，國父在粵組軍政府，倡導護法，公時在滬上書國父，擬陳對北政府作戰計劃，國父任公爲大元帥府參軍。

民國七年（三十二歲）：

三月公應 國父電召赴粵，就任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七月，辭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職。十月就任粵軍第二支隊司令。

民國八年（三十三歲）：

七月辭粵軍第二支隊司令職，旋奉 國父命赴日訪問，十一月返國。

民國九年（三十四歲）：

九月奉 國父命赴粵，參與討桂軍事。

民國十年（三十五歲）：

六月，公母王太夫人卒，享年五十八歲。

民國十一年（三十六歲）：

六月，陳炯明叛變，砲轟大總統府， 國父避難於永豐艦，公聞訊由滬入粵，護衛 國父脫險。十月赴閩，就東路討賊軍參謀長。

民國十二年（三十七歲）：

二月，國父返粵，設立大本營，任公爲大本營參謀長，八月奉 國父命赴俄考察，歷時三月。

民國十三年（三十八歲）：

五月出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七月，兼任長洲要塞司令。十月奉 國父命，統率各軍，救平廣州商團事變。

民國十四年（三十九歲）：

二月公率軍校學生及教導團，會同粵軍東征，四月任命公爲黨軍司令官。八月國民政府編組國民革命軍爲東征軍總指揮，二度東征。

民國十五年（四十歲）：

一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推公爲中央常委及政治委員。四月推公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六月任公爲國民黨革命總司令暨國民政府委員。七月九日，公誓師北伐。至是年底，大軍相繼規復湘、鄂、贛、閩等省，政府遷武漢。

民國十六年（四十一歲）：

四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實行清黨。十八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五月，擬定三路北伐計劃，繼續揮師北進。八月，公促成寧漢合作，自請辭職。

生活在台自由幸福
共區同胞望塵莫及
三次遊台的讀者談觀感

萬人傑先生：

久仰大名，無緣識荊，屢欲投書，限於學識，文字拙劣，詞不達意。拜讀「牛馬集」多年，景仰閣下不畏權勢，敢說敢言，誠不愧人中之傑。香港有四百多萬人口，當有四百多位萬人傑，而又多是如閣下從事新聞寫作，主筆或老編，正義凜然，口誅筆伐，那影响力無法估計有多大，香港社會也不似今日一團糟，短視投機的小爬蟲當然沒有，殊深浩嘆！

讀四月三日星島晚報牛馬集「小爬蟲死而不僵」一文，深有同感。先生所指「以中華民國冠其報首的一家報紙，在去年十月一日社評」；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又以「中南半島局勢和台灣」社評，「可說是台灣無望論的標準工作，也許有人感到困惑，爲什麼無望論會見諸這種報紙？」誠然，我是感到困惑的其中之一。讀這兩篇奉中華民國爲正統的報紙社評，又爲胡仙小姐老板所主持的星系報業屬下之一，胡小姐爲世界報協主席，年前又到台北開會，正義凜然，她一門多是善長仙姑，爲香港貧苦大眾造福，該系爲正義權威報紙，當然不受任何勢力所左右，閣下服務該系多年，定能洞悉其中奧妙，能否啓我茅塞，解我困惑？胡小姐對屬下的報評，是否每天必讀？抑或公忙，不可能每篇必讀？事後知道，老板是否有權制止此不當言論？若主編與老板宗旨思想大相逕庭，老板爲何不終止其職務？不然，老板豈不變成傀儡？吾人逃避赤禍，流亡港九，將近二十六年，沒有領過中華民國政府絲毫救濟。大陸時代，亦非政府公務人員，我們反共，本諸良知，爲毛共殘酷暴政，家破人亡，爲陷於大陸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而反共。各種報刊報導台灣中華民國經濟、建設種種進步，人民生活安定，百聞不如一見。由民六十二年十月至六十三年十月，先後三次到過寶島，時間合計有八星期之久，走遍整個台灣，留意低層農、工生活，工人多以電單車代步，衣着整齊，農人村庄多是紅磚房屋。單看屋頂上的天綫，就知道有收音機或電視機。偶而看見有男女農民在田中操作，田塍上置放着原子粒收音機，一邊收聽一邊工作，女人電髮，衣着入時，生活水準，好似高過香港人，遑論毛區？每隔若干路程，必有小型瀝青公路供農民三輪汽車行駛，至於曾文、石門等水庫，工程偉大，造福農民灌溉，鬼斧神工[illegible]山、天祥、太魯閣風景神奇，花蓮忠烈祠尤爲雄偉。至於正在施工的十大建設，早期貴欄牛馬集叙述頗詳，不再贅言。六十三年十月坐在南下莒光號火車上，放眼望去，兩傍一望無涯青苗，我女兒問道：爲何很少看見有農人操作？我說：台灣種植改良，稗籽少，灌溉有曾文，或石門水庫供應，只須將田塍不口放開，就有水流入田中，農人可作點副業，等收割，減少人力操作，這就是他們的幸福生活。尤其政府對海外回國華僑，非常禮遇，言論行動，絕對自由。六十二年十月由海軍招待華僑出海演習，我們乘坐一艘大型軍胞，有兩位高級軍官見我是由香港來的僑胞證，問我香港處在毛區邊界人口有四百餘萬，是否大多數都擁護政府反共？我問他們可否讓我直言？他們說應當直言無忌。於是我回答他們，絕大多數是反共的，沒有疑問。但並不滿意政府政策「今年不戰，明年不征」，致令毛共坐大。你們爲職業反共，我們爲家破人亡反共。請問這種話在毛區說出是什麼樣的後果？毛區工、農生活是否這樣幸福？

讀者蕭京周上（四月九日）

緯武經文百世雄
至行遺訓奉千秋
蔣公靈堂數千輓聯極表哀思之情

總統蔣公崩殂，黨國元老、政府大員及各界人士均以萬分哀痛之情，撰聯悲輓，治喪辦事處所收到之輓聯，達數千幅，掛滿台北國父紀念館廳堂內外，茲將各方輓聯摘要錄下：

嚴總統聯：「天下不可無公，慟柱折維傾，淚雨寧惟溢江海；至德難乎爲繼，崇文謨武烈，精誠誓必復河山。」

治喪會全體同仁：「德望彌綸宇宙，勳業震鑠古今，六十載救世拯民，幹地回天垂誓願；治化繼美唐虞，征誅比隆湯武，億萬眾蒙恩被澤，傾河注海有沉哀。」

國民大會全體代表：「大智大勇[illegible]雄百世；立功立言立德志勵膽薪，慟頹泰岱，至行遺訓奉千秋。」

中國青年黨主席余家菊、陳啓天、李璜、胡國偉：「立德立功立言，自文化放射異彩，爲世紀開創新運；大仁大智大勇，是天人合一楷範，有聖哲貫道精誠。」

總統府資政張羣：「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牧野溯風雲，遺志永當奕世繼；承眷遇之厚，倚任之隆，鼎湖悲殂落，愴懷空憶久要言。」

總統府資政陳立夫：「總理以革命未竟事業付公，自受命而還，歷東征北伐，戡亂抗日，憲政樹宏規，溯五十年沾溉追隨，飽渥領袖深情，叔姪契誼；昊天俾曠代出類聖哲降世，從獻身厥後，秉大公至正，盛德休容，闓澤流寰宇，縱一夕間盡瘁溘逝，[illegible]

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何應欽：「追隨逾五十年，誼為部屬，情若家人，兩語憶親題：安危同仗，甘苦同嘗，彌感深知蒙重任；哀思合億兆眾，世事方艱，大雲頓遠全民勁奮起，團結自強，中興復國，完成遺志慰公靈。」

中常委谷正綱：「大智大仁大勇，為中華民國革命領袖；先知先覺先導，乃自由世界反共長城。」

中常委黃少谷：「為大道之行，天生領袖；繼中山而逝，世喪宗師。」

國家安全會建設委員會主委周至柔：「五十載追隨、小草長依喬木蔭，億萬人慟哭，中興在望大星沉。」

立法院長倪文亞：「世界領袖、民族救星、一己長繫綱維、震鑠古今崇至德；天地含愁、山川飲泣、萬民如喪考妣、哀號靈爽佑中興。」

司法院院長田炯錦：「開億載宏基、奕代光昭、鄰服亦知崇德厚；為兆民立極、萬方雨泣、此生長憶受恩深。」

考試院長楊亮功：「畢生先天下之憂，力障橫流，要挈斯民登衽席；中興以得人為本，矢遵遺訓，廣羅多士利邦家。」

監察院長余俊賢：「一夕遽離塵，頓興驟雨挾雷霆，眞如地坼天崩，同深震悼；全民皆飲泣，願化沉哀為力量，定使乾旋坤轉，共覩中興。」

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鐘：「繫天下憂樂以萬幾，盛德難名，衣鉢早承先聖志；共薄海生民為一慟，神皋待復，箕裘仍仗後來賢。」

總統府戰略顧問黃杰：「一日之師，終身之父，況五十年督勉提攜，挾纊至今溫，回思震耳嘉言，奮袂要清全禹甸；九州待復，元惡待誅，滙億萬眾哀傷憂感，深恩何日報，省識銘心警句、攀轅長愧老門生。」

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張寶樹：「曠代鍾河岳之靈，革命在行仁，盛烈允宜光宇宙；微軀竭忠誠以報，遺言惟復國，前驅應許負弓旌。」

中央評議委員何世禮：「仰元戎久繫國家世界安危，綜北征、抗戰、還都，歷歷高勳如皎日；以華僑追隨攘夷戡亂大業，對軍事、外交、輿論，諄諄在訓永銘心。」

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秦孝儀：「元首明哉，六十年宵旰經綸，至誠至今，復國瘁淵衷，悵深禹甸來蘇望；先生往矣，二十五載星宿趨侍，卽師卽長，椎心承末命，痛絕堯堦受記時。」

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李煥：「是民族領袖，是革命導師，萬流都海潤能涵，不僅春風煦桃李；有遺訓昭詳，有精神左右，一慟竟山頹安仰，眞教淚雨灑雲霄。」

國防部長高魁元：「在軍為父，在天為神，期國民革命早底完成，遺訓煌煌昭大誥；惟練必精，惟戰必勇，信領袖威靈長相左右，哀忱耿耿誓同袍。」

參謀總長賴名湯：「五十年總領王師，經歷靖逆攘夷鋤奸戡亂，百戰著聲威，仰崇勳宇宙同高，惟能作君作親，而尊公為父；九萬里待收國土，忽訝天傾和裂梁壞山頹，兆民齊慟哭，繼遺志關河重整，務在矢勤矢勇，更責我全軍。」

台灣省主席謝東閔：「領導抗戰，光復台疆，兆眾慶重生，至德深恩長感戴；黨失總裁，國喪元首，精誠勵團結，嘉言遺訓矢遵循。」

天主教樞機主教于斌：「堅基督信仰，道重福音，澤被全民，雙手挽狂瀾，百代英名垂宇宙；與中華文化，德臻至善，功濟圜海，萬眾承遺訓，一心矢志復河山。」

中央研究院院長錢思亮：「繼國父革命精神，力挽狂瀾，昌隆國運，睿略策中興，行見華夏河山，重光故宇；承先聖救世道統，宏揚教化，霑渥儒林，甄陶感峻德，痛偕辟雍士子，肅奠英靈。」

易君左夫人熊芳女士
臥病在床盼友好探望

日前得吾友告知，得悉易君左教授夫人熊芳女士臥病在床，特趨前拜望，告知自易教授在台去世後，年初從台抵港後寄居於李牧校長家中。惟兩月前某晚在睡夢中與易老談笑之餘，突墜於床下，引致半不遂，臥病於床，至今猶未痊癒。而週前李牧夫人亦因病辭世，故更感孤寂。

易老生前為我國著名學者，詩書畫皆能，著作極豐，且致力於教育工作數十年，桃李滿天下，易老平易近人，對青年幫助鼓勵尤具熱心，知交故友甚多。余謹以此不幸消息轉告各位，誠望易老之知交故友及弟子能抽空慰問其夫人，以減孤寂之苦，亦為對易老之敬也。現易夫人住址為：九龍塘金巴倫道十三號，電話：K三六六五九三。

（黎炳昭）

廉署肅貪官場未淸
肅到商場捨本逐末

有人因為在做生意時收佣金而受到控告，以至判罰。事涉「貪污」，控訴則出自廉政公署。

此案一成，實際也造成了商場上極大的震驚。

因為事實上，一間公司的伙記，對外拉生意，做成一筆之後，幾於十有八九必收佣金，不止是收取對方，老板也很樂意給「回佣」。不過也絕少有明文規定或簽訂合約，只是獎勵式的給予。

如今由於公司職員收佣違法成為定案，看起來，任何打工的，如果也牽涉到「收佣為主」的工作，勢非人人都與老板明訂合約不可，否則便不免於人人自危。

這麼一來，將會使商業機構的系統與習慣大亂，而且是不得不亂。

以筆者個人的看法，總覺得廉署在此時會，而管到商場上的事情，似乎有點捨本逐末。因為在大家的心目中，廉署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在淸肅官場的貪污，貪風未戢，開刀者少，官場未淸，又肅商場，只怕會「忙不過來」，一忙不過來，官場的貪污也就復活得快了。質諸袞袞諸公，亦以為然否？

（松肖）

麗的時人時事馮翊之出言不遜侮辱蔣公媚共細菌侵蝕口腔

萬先生：

麗的馮翊之主持的「時人時事」是我唯一非看不可的麗的節目，自有該節目以來，我無間斷的收看。以論評中肯、學識豐富的馮君主持，正感深幸得人。豈料本星期一晚的「時人時事」論題爲 蔣總統的一生，馮君論及的內容本無厚非，但他言詞中對 蔣總統的稱呼，使我大大的反感。我想，他也許已遭受大量的媚共細菌侵入了他的口腔矣。他口口聲聲稱我們偉大的 蔣總統爲「先生」，反而稱那獨裁殘暴，置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的毛澤東爲「主席」；又稱那助紂爲惡的周恩來爲「總理」。甚至，其中一次漏口叫出了「毛先生」，也當即改口補了一聲「毛主席」，要不是給那些媚共細菌侵腐了他的口腔，想不會吐出那臭氣的。更可笑的，他說「毛」、「周」兩酋也稱 蔣總統爲先生，可見他們的量度云。那些媚共的多餘說話，不說也不見得他的論評會失色呀，何必多此一「句」呢？實在使人反感萬分。其實，毛周的爲人，說是「人」已是多餘的了，稱一聲我們偉大的 蔣總統爲「先生」又何足掛「他一齒呢？？至於毛周共首們，認賊作父，有奶便是娘的作風，何足怪哉？大陸陷共後，有求於史太林時，不是連聲爺爺嗎？史死之時，他們不是要全國人民帶孝嗎？現在呢？不是又整天與蘇聯共首們罵戰終日嗎？忘恩負義，莫過於此一群，那就是毛周的風度了。爲什麼馮「先生」不順便一提呢？

我希望，萬分希望馮「先生」今後在「時人時事」的節目內，不要再吐出類似的臭味，更需要對舉世敬仰的 蔣總統尊重一點，否則，我建議他該去台灣榮民醫院檢查一下，及早請醫生治理他口腔內的「媚共細菌」，免使他的口腔繼續給「媚共細菌」腐蝕至臭味薰天爲盼。

老萬，請恕我不說客套話，對閣下堅定立場的胸懷和銳利的筆尖，仰佩萬分，今欲借「牛馬集」或「萬人雜誌」讀者版一角刋登出來，我實在不能忍受馮君的態度。正當驚悉 蔣總統棄世消息而痛心未已的時候，他出言不遜的不尊重我們 蔣總統之言論，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梁鈞普啓（四月九日）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永不死亡的愛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眾，兩萬册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册，尙有部分存書，爲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册，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今朝有酒今朝醉

港人不懂得節約

編輯先生：

工商業日漸衰退的今天，由於原料不斷漲價，加上加租金的暴漲，規模較小的工廠，因爲抵受不了嚴重的重壓，迫不得已裁員和結束，失業人數相繼增加，於是失業者便另謀出路，小販認可區便多了不少新面孔。

談到經濟不景，雖然說是世界性，但是本港的市民不懂得節約，只顧目前的歡樂，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的事就很少理。

試看看，當恒生指數升至一千七百多點時，那些人的口氣眞大了，動輒都說吃多少個價位，稀世的老鼠斑成爲家常茱式，甚至用包翅撈飯，不論白領或藍領，腦中所想和日常談論的話題都是股經，這期間，藍領和白領的確賺了不少錢，但是人的天性，畢竟是好食懶做，見錢來得容易，工作辭去了，坐在家中等指數再升，他們心目中希望指數升得愈高愈更發達，從此斬斷窮根。

但好景不常，由於外國資本家將資本調回，股市像吃了瀉沛的人，不斷的瀉下去，前年竟跌破百點，那些着橫發財夢的市民，工作沒有了，拿着的股票頓成廢紙，拋售無人問津，只有悔恨自己太貪心。曾幾何時，股市雖然報升，但想回復昔日光輝就談

死刑在港無從執行是行政局議員之過

受害人家屬有權向政府索償

萬人傑先生：

閱讀牛馬集「非官守」與「民選」一文，關於談及兩局議員，引起我很多感想。茲向閣下畧述一二，如認為所見不差，希望作為提供閣下文章資料之助。素仰閣下以不畏權勢，耿直敢言著稱，倘本人意見，能在大文內摘要發表，而能夠引起行動來，相信對將來治安或許有多少幫助。

關於現在治安問題，有人歸咎警察不力及學校教育失敗，雖然兩者都有責任，但所負的程度，畢竟極之微少，大部份應該在不執行死刑及刑罰太輕身上。提到不執行死刑問題，各人在觀念上自然就會想到受英政府的壓力，故此社會人士多數只是作消極的口頭抨擊，在積極的行動上，亦只限於簽名，老遠呈向英倫請求恢復執行死刑，似乎沒有溯本追源就近找出是誰的責任，和忽畧了應該採取如何的更有效行動。

查現在每一個死囚的赦免，均係行政局議員建議的，故此行政局議員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由於每赦免一個死囚、匪徒膽子就大了，刼殺案也隨之多了。在惡性循環之下，本港的治安怎不一天一天的腐爛下去？因此建議赦免死囚的議員，就等於間接謀殺市民的兇手，破壞社會治安的匪徒。我認為被謀殺的死難者家屬和被刼奪財產及損傷的受害者，有權利組織一個團體，向行政局或政府請願或索償，（該團體最好由社會賢達或民選議員指導組織）。

或謂：「不執行死刑係英政府的政策，本港的赦免死囚，係受英政府的壓力而不得不赦。」即使本港不赦，將來該案去到英倫，亦一樣照赦如儀，「現在只係行政局議員代英政府出面來做赦免工作而已」云云。又謂：「兩局議員係由港府委派的，如果做議員而不依政府的政策去做，則下次可能喪失被委任的資格，和將來獲得受勳榮譽，為着這樣的原因，雖代英政府做醜人，也無可奈何了。」

但我認為每一位貴為議員的先生們，其具有高深的學問豐富的見識，獨立的見解，高尚的人格，明善惡，知是非，是應無疑問的，故此他們雖不能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的地步，最少也應該知道今日全港絕大多數市民，（我不寫「全體」市民的原因，係因為尚有絕少部份例如：曾經在電視針鋒相對露過面的過慣歐美生活，不知本港民情滿腦子書生之見的所謂某博士，和做慣社會福利工作，充滿婦人之仁心理的許先生等，仍是主張廢除死刑）深切厭惡治安之壞，殷殷期望死刑的恢復執行，所以身繫社會重任的議員們，絕不應繼續做違反民意的「建議赦免死囚」的殘忍工作。

須知英倫是以英國人為中小的社會，香港是以中國人為中心的社會，兩者的民情、教育、生活習慣都有很多的不同，法律也不能強而一樣。比方英國同性戀是合法的，難道本港現時也一樣合法嗎？何況此種關係全港人民生命財產及社會治安的大事，身為全港最高層的議員，絕不能為着討好英政府而委曲求全，甘心代其受過，應該有為着保護人民及治安，寧願犧牲議員職位的身分，不將死囚赦免，而將責任推交英政府自負，甚或進一步代全港市民向英政府爭取恢復執行死刑，使人民獲得安居樂業，才是議員應有的責任。須知做違反民意的事而得到的議員職位，或獲得授勳，也不見得有什麼光彩呢！

讀者陳惠上

代郵

白雲先生：來函收到，有空請來會所一談。

萬人協會會務部啓

四月十八日

學校處罰擺烏龍 學生無端受冤枉

無處申訴向老萬苦訴

萬先生：

首先自我介紹，我的名字是××××，就讀於蘇浙公學。客氣話恕我不說了，事實心情很不好，請耐心的將這封信看完。但如你是大丈夫的話，請切勿將我的名字公開，我寫眞實姓名，只想加強這封信的眞實性，我可以發誓，我所講的都是百份之百的事實。我想，你也曾聽說我校的制度吧？我不敢說它無理，而它實在太苛刻了。我在這裏畧為補充一些，望你更深刻了解。我們女生是不許留長髮的，不可過耳下一吋（但這實在很難的），如過了這個標準，便要受罰。

話說回來，我有一位女同學A君，她也是頭髮長而被記下名，待以後記過。但當時她拿着B君的筆記簿（A君替B君拿），於是校方更記下了B君的名字，誤以為那便是A君的名字，A君雖力辯那本部不是她的，但校方毫不相信，亦不加以任何調查，便記了B君小過。B君也曾據理向校方申述實情，但校方不加理會，並向她提出警告：如她再狡辯，暑期時便會被開除。兩個小過實不足以被開除（三個大過會被開除）。

B君一怒之下，自動退學，校方仍不加以理會。她曾向班主任訴說，他卻說沒權過問。像這種事，班主任竟一點權力都沒有，算是什麼意思？

萬先生，這樣的事，如果教育司署知道之後將會怎樣做呢？

萬先生，本人希望能借你的篇幅，讓一些人知道。

你的一位忠實讀者

（四月一日）

勞資雙方互相諒解共渡經濟衰退難關

編輯先生：

在報章上常常看到勞資糾紛的報導，使僱主與僱員之間因此產生很煩惱的事，以下弟的拙文中，提出小小愚見給各位參考：

在香港發展，無論工業或商業，除了僱主本身有處理的才能外，還需要僱用不少工人來協助生產，合約才能依期完成，所以僱主與僱員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僱主所希望的，當然是勤奮、盡責的僱員，但是往往很難如願，而工人呢，也同樣希望受僱於一個處事公正、冷靜和明辨是非的好僱主，也如海底尋針般困難。

僱主與僱員之間有一種無形的隔膜，使彼此間的感情無法溝通而融洽相處，這就是階級觀念的心理作祟，在僱主方面，認爲自己已付出工資，工人就應該對工作有所表現，用不着花精神跟那班工人聯絡打成一片，殊不知就因爲看來是小事的原來是那麼重要，或許各位的眼光可能[illegible]是勞資糾紛的引起，往往由於僱主跟工人因階級觀念無法了解，一旦資方因經濟週轉不來，向工人解釋，他們也不相信，反而會誤會廠方乘機吞沒工人的薪金來中飽私囊。

反之，倘若僱主能夠摒除階級觀念，在工作上時給僱員適當的勉勵和關懷工人們的生活（不是板起冷冰冰的嚴肅面孔來教訓），工人們對各位自然有一份親切感，縱使間工廠（或公司）眞的經濟出現危機，工人們也會體諒，甚至合力幫助共渡難關，這就視乎僱主的態度了。

各行各業仍存着一個舊問題，就是有關廠內老臣子和其他同事間，因工作問題產生磨擦，那些老臣子往往因爲自己在廠（或公司）的時間長，[illegible]居，而且主觀強，不但不肯接納其他同事提出的意見，更瞧不起共事的同事，認爲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百分之百對，別人呢，就錯到無法挽救，他們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好大喜功，將好的完全包攬自己身上，錯的是別人，更可笑的是他們既非老板，也不是主管，只不過對廠務熟悉些，便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自以爲高人一等，眞不知慚愧爲何物，可憐復可笑。

待人接物，誠懇和禮貌是必須備的，不錯，他們的經驗可以教導別人，但如果一成不變常以這種傲慢態度去處事，用壓力去咄咄迫人，反使同事對他們反感，不但不能使別人對他們信服和尊敬，換來的只是鄙視和心存芥蒂，但他們仍自鳴得意，眞是可悲。他們以爲僱主是可騙的，所以用吹、捧、托來奉承討好老板，得到些好處自我陶醉一番，自以爲可以憑着老板的力量去控制其他工人，服從他們的命令，聰明的老板也淸楚明白他們的缺點，但爲了生意，利用他們對該行業熟悉，才忍氣吞聲，不作任何表示，其實那些工人勤奮，那些工人常常曠工或者懶惰，他們都瞭如指掌，但那些老臣子仍懞查查，以爲仍受老板賞識，眞是幼稚。

總括來說，我們立身處世，待人的態度必須誠懇和藹，同事們才會跟你接近，同事間互相關懷也是聯絡感情的方法，友善、勤奮才能獲得老板的賞識，同時得到同事的愛戴，反之，自滿、驕傲，所得到的結果各位可想而知。但願跟各位共勉之，千萬不要存着弱者強欺的不正常心理，融洽相處，生活才有意義。

[illegible]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此次總統蔣公，龍馭上賓，收到各方寄來輓詩極多，此類作品，並非普通文字，必當恭敬虔誠，以誌哀思，詩中所言，如子女之對父母，晚輩之對尊長，表示沉痛傷感，方爲得體。對國事時局，不必輕作議論。如詩中用字，稍爲不妥，即是前代禮制，所謂「大不敬」。鄙人職責有關，愼重將事，寄來輓詩輓聯，審愼選擇，未能全部刊登，諸希見諒，壇主敬白。

總統蔣公哀辭

溫犀

(一)
鼎湖龍去挾風雷。倘有威靈渡海來。
百戰山河全趙璧。一生心血委秦灰。
時艱未遂還都願。勢異空悲伐叛才。
地老天荒功不朽。萬邦重譯寄沉哀。

(二)
無邊傷慟入清明。未定中原已大行。
爲政早承湯武緒。立言兼體孔耶情。
蚩尤霧重天方惑。北極光收世共驚。
繼述有人能濟美。全民嗚咽掩潮聲。

(三)
擎天一柱歷艱危。雨驟風狂絕地維。
莊敬已看花結實。憂勤忽報葉辭枝。
九州重奠歸兒輩。三矢相要訂後期。
我是元戎舊兵卒。海隅遙祭淚空垂。

(四)
八荒攻守一戎衣。幾度扶危得契機。
國已新生寧可侮。棋纔半局未全非。
人間功業留青史。天上星辰耀紫微。
猶有四明山水戀。待營陵墓奉安歸。

溫犀先生，敬悼國家元首四詩，是爲香港第一，壇主恭評。

敬悼總統蔣公

葉其眞

黃埔中興義幟揚　內安外攘保封疆
鞠躬盡瘁方諸葛　睿智恢宏擬漢唐
奸燭機先除共黨　怨將德報感扶桑
慈湖有幸歸龍馭　水秀山明地脈香

哀悼總統蔣公校長

袁暘照

(一)
青春有幸立程門　感沐和風化雨恩
創國功勳昭日月　親民德政貫乾坤
精神永伴星同耀　浩氣光垂世並存
一代英才天不祐　卻留殘賊亂中原

(二)
七億生民歷刼時　彼蒼何事竟無知
瞻容痛灑門生淚　望帝深憐杜宇悲
國土待收堪遂願　頭顱雖擲又何辭
此心恪奠遵遺訓　肅向靈前立誓詞

總統蔣公駕返天堂

泰國　李敬安

總統英才一代雄　馳名中外史無窮
丹心烈士輝煌跡　碧血紅花顯著功
誓挽狂瀾通大道　必除暴敵振家風
赤俄滅掉平天下　痛飲黃龍盞不空

總統蔣公靈鑒

受業越　雄敬輓

集內聖清芬　成功抗日　古今推獨步
宏外王事業　恢復版圖　天地一完人

總統蔣公息勞

騰龍

東征北伐抗日勝利　自有勳華昭史冊
樹德建功立言垂訓　長留遺澤蔭人寰

哀悼總統蔣公

鄭秀堂

鞠躬盡瘁折元戎　海外同悲悼蔣公
萬里鵬程留後繼　億人龍隊奠遺容
八年抗戰嘗艱苦　一世廉明秉古風

敬悼總統蔣公

旅美　梁積臣

旅美數月，昨驚悉蔣總統逝世，即晚美國電台播導消息，電視台播映總統生平事蹟影片，由北伐抗戰以迄在台北國慶演說等情形，翌晨報章發表悼詞，華僑咸感悲痛，朝野深表哀悼！爰即賦此以誌哀思。

總統大名震寰宇，豐功偉績耀人間！
功成北伐稱統一，八載抗倭挽狂瀾。
可恨毛酋侵大陸，中原慘痛好河山；
憂國憂民悲殞逝，遺言國土必須還！

閱報驚悉

總統老人家大行，如千鈞大石，壓在心頭，余在二百四十尺高之頂，面向台灣，鞠躬流涕，是日上午，朋友及時紛紛電話，余提意絕食一日，以盡哀悼之懷，諸詩人一致讚同。

當國喪期間，大陸釋放十人，到達香港，爲當年剿共時之被俘者，猶記昔日總統對吾人各級軍官，每人贈一短劍，上刻「蔣中正贈」字樣，懸於腰際，贈劍之用意，是「不成功便成仁」，被俘之時，即當用該劍自殺，伊等偷生不死，二十餘年來，中共認爲「思想已通」，用作統戰。

此次台灣對該事之處理，十分高明，既不拒絕，亦不歡迎，更不重視，如願入台，即以難胞身份，辦理合法手續，如此對策，可以拍掌叫好，使他進退兩難。任何鬼計，無法施展。足見中華民國，確有人才。

該項人物，並非國軍顯要，亦非戰犯。今日調景嶺中，相同於十人官階者，比比皆是，台灣胞類頗多。計有：「同胞。僑胞。台胞。山胞。義胞。難胞」。該等十人，用難胞身份入台，最爲得體，壇主評論。

此際哀民揮淚　中興有待告英雄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九二期 新95期）



邊個話唔值錢，我個南越換佢番嚟咪得！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九二期(新95)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九二期(新95)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五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可敬的鄧永祥
馮淬帆兩位先生



在此，先寫此題外的話。一般人都喜歡錦上添花，極少有人願意雪中送炭。特別是在政治上，卽或不作投機份子，也總是明哲保身、保守「中立」；堅持正義、明辯是非的實在不多。打個比喻說：自從自由世界兩大敗類尼克遜、基辛格到北平「朝」見毛「聖」，簽訂所謂「上海公報」後，旋在世界上掀起「中國熱」，進而又把中共牽進了聯合國。當時我中華民國一時處於國際不利的逆流中，國際上不少短視政客馬上見風轉舵，厚着臉皮無恥到極地往中共屁股底下鑽，日本的商人首相田中就是其中的頂尖兒的一個。在海外華僑中，也有不少投機份子紛紛「回歸」，如「唯子」趙浩生，過氣官僚商震等人，既放棄了自己的立場，復忝不知恥地替中共說其口不對心的鬼話和寫其「歌功頌德」的騙人騙己的文章。他們的話聽了使人反胃，他們的文章看了令人噁心。

這些人擺出一副向中共已經「交了心」的「愛國」的姿態，其實他們比妓女都不如，只是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才出賣良心。

中華民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維護者，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正統政府，它不僅象徵正義和自由，更是身陷大陸在水深火熱中掙苦的數億同胞的希望所在。我們黃炎子孫擁護中華民國是正義的表現，也是一份值得尊重的情操。日前總統蔣公崩殂，舉世震悼，薄海同悲。其中，許許多多令人感動的事，這證明公道自在人心，中華民國終將完成反共復國的大業。文章寫到此，該轉入正題了。

鄧永祥先生日前偕夫人來去匆匆回到台北拜祭總統蔣公，凡屬在香港熱愛自由祖國，崇敬領袖的中國人，誰不爲之動容？多才多藝的鄧永祥先生藝名新馬師曾，在香港久享慈善伶王之譽，可說婦孺皆知，現在應該再加上一個愛國伶王的榮銜，以彰顯其熱愛國家民族之表現。他在香港的地位聲望極高，此次他的愛國行動更爲可敬。還有一位馮淬帆先生，對國家對領袖之熱愛，亦值得欽佩，去（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香港時報」二版「讀者之頁」刊出署名黃平寫的一篇以「偉哉！馮淬帆」爲題的短文，對馮先生飾演文天祥所表現的精神備加讚揚。特別是在麗的導演以抗戰史實爲背景的「碧血恩仇」時，他爲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與麗的當局發生爭執。黃平在文章中說：「際茲正義氣氛低沉之世，如馮君因義而忘利者誠屬鳳毛麟角」。總統蔣公崩殂，他又參加港九影劇自由總會團體回國參加喪禮。其堅持愛國的精神，誠值得尊敬。

像鄧、馮二先生這種純受愛國的驅使，不惜放下別的事專程回國祭拜總統蔣公或參加喪禮，誠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愛國是每一個國民的神聖責任，就因爲我政府退居台灣，一時與中共比，像是處於不利的地位，反而更要表明毫不含混的立場，堅決支持總統蔣公手訂的不變的反共復國的國策。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顯忠臣」。國家處於國際逆流中，益發顯得那種懷着孤臣孽子的心情站穩立場的人的可敬、可愛和值得佩服；相反地，益顯得那類「牆頭草」、兩頭蛇」的投機份子的無恥與可憎。

鄧、馮兩先生，據瞭解或者數十年來未去台灣，或者在業務方面也沒有從台灣得到什麼好處，這點與李麗華、凌波等人不同。有的電影工作者，中華民國當局和台灣同胞不僅給他們榮譽，隨着也使他們發了財。寫這個，當然對任何人都沒有諷刺之意，而是作一比較，使人覺得這兩位先生之磊落光明，愛國家敬領袖之眞誠。

不錯，我政府要完成反共復國大業，還有一段極爲艱苦的路程，然只要萬眾一心，向着共同目標前進，邪惡的中共政權那有不垮台之理？可是就有那種無恥的投機份子，見風轉舵，曾幾何時政治立場變了，口吻改了，可人還是那個人。另有一個姓馮的，由台灣政大畢業回港後，在一家報館工作，因提拔他的上司受「人民幣」津貼，所以他也「左」了起來，這位「仁兄」在一家電視台上胡說八道時，左一個「毛主席」，右一個「周總理」，和前幾月在同一節目中的口吻，完全成了兩個人。如果本來就是共產黨人，倒也罷了，可這位馮某本來是「右派」，突然由右轉「左」，可以肯定他的人格有問題，不過，倒也可令人在螢光幕上看一個「變色龍」的醜惡嘴臉。

愛國是一種最高的修養，是沒有任何條件的。鄧永祥、馮淬帆兩先生就是這方面的佼佼者，益覺得這兩位先生的可愛、可敬。

新聞以外

老萬批評「台灣無望論」闖禍
老任老羞成怒老唐揮刀腰斬

萬人傑

老萬批評了一篇刊登在用「中華民國」國號的快報上，鼓吹「台灣無望論」的社論「中南半島局勢和台灣」竟然闖了禍。原來這篇社論由老前輩任畢明先生執筆，對老萬的批評大動肝火，為文反擊，因而引起一場筆戰。老萬的文章被總編輯老唐腰斬，無法刊出，只好移刊「萬人雜誌」，便可暢所欲言。

三位好友・被他罵死

老萬打過許多筆墨官司，但一向知道對方是什麼人而打，最近一宗，卻是打了才知對方是老朋友。不過，朋友歸朋友，要批評的是他不正確的論據，不管文章由誰人執筆，都不會改變我的看法。

三月廿九日青年節那天，在快報看到一篇題為「中南半島局勢和台灣」的社論，老萬閱後，覺得他立論——由於中南半島的不利情勢，將使台灣在地理上陷於孤立，外交上更陷孤立，因而認為中華民國前途一片暗淡。這種悲觀論調，大有問題。因此老萬在「縱橫談天下」及「牛馬集」專欄提出批評。「牛馬集」先後發表了「小爬蟲死而不僵」、「台灣孤立不了」、「未可樂觀不必悲觀」、「何處是樂土」、「當台峽不平靜時」及「不要躭心白皮書」六篇文章，對中南半島局勢惡化後的台灣前途，作出詳細分析，反駁該「社論」的悲觀論調。

因為「社論」不署名，代表報紙言論，老萬寫這幾篇文章，也只是針對其不正確的觀點，不問是出自何人手筆。

但因老萬的批評，使這位大主筆現了形，原來他是自稱「南中一」（南中國第一枝筆）的任畢明先生。任先生是長輩，老萬的老文友，他是筆戰能手，所有的筆戰，都是跟他最要好的朋友打的，作為他的對手，一個個給他罵死。老萬在「所謂國事論者」一文中指出：計先後有李焰生、李建豐、鄭郁郎等人，可見此人罵人厲害！

老萬早知「社論」是出自他手筆的話，也不會惹他，老萬有許多大事要辦，還想多活幾年。既然已批評了，只好硬着頭皮。

任老先生以老萬敢捋虎鬚，除向快報及星島晚兩位老總告御狀外，還寫了一篇「社論」還擊。這篇「社論」題為「國事論者的態度」，四月九日在快報刊出。

怕揭創疤・實行高壓

任畢明老先生寫「中南半島局勢與台灣」雖然與小爬蟲多時來散播的「台灣無望論」一脈相承，還可說是「個人看法不同」。但「國事論者的態度」一文，用意十分惡毒，指黑為白，文過飾非，自許為「國事論者」，把老萬譽為「取得當權者信寵」「博取功名」「實現個人卑鄙欲望」的「說客」。

但事實剛剛相反，因此老萬寫了一篇「所謂國事論者」，指出任老先生的「說客」完全是他的自畫像，因為老先生「有奶便是娘」的作風，人所共知，從「閩變」、「汪精衛政權」到「人民政府」，他都是活躍分子，也自許為「國事論者」，未免有「自認灣仔為大佛」之嫌，拆穿西洋鏡，他才是個如假包換的「說客」。

老萬為證明所說是事實，舉出任畢明老先生在大陸「解放」後，跑來香港，在左派「文匯報」發表的「讓我說一句話」一文，證明他「國事論者」的態度，實則是左搖右擺，毛朝不給他「進言」機會，他才「起義」作中華民國的「國事論者」。但這位「國事論者」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自然與鈔票有關。

這篇文章發表後，任老先生知道老萬抓到他的致命傷，想盡辦法使老萬「不得繼續寫下去」。首先通過「台灣有關方面」向老萬求情：「不要再攪他老人家了。」老萬認為他曾罵死許多朋友，也許這是對那幾位已死的朋友吐口冤氣的機會，因此老萬未肯賣帳，繼續窮追猛打。

任老先生着急了，只好通過星晚老總用高壓手段，實行「抽稿」，把老萬尚未發表的文章全部抽掉。老萬非常佩服任老先生有這能耐，連一位「老總」也受他「指」。記得他在「朋花集」和鄭郁郎筆戰時，足足罵了四個月，未有一篇被抽；現在有人揭瘡疤，第三篇便沒有機會刊出，老萬百思不得其解。幸而老萬地盤甚多，「牛馬集」登不出，大可移刊「萬人雜誌」。

腰斬抽稿・太過可鄙

任畢明先生的「國事論者的態度」是一篇十分可鄙的文章，文字上雖言之成理，但他把自己看做國事論者」，何等忠貞、何等清高！把老萬的批評視爲「說客」之言，目的在取得當權者信寵，博取功名，以實現個人的卑鄙欲望。其實他筆下的「說客」，正把自己的面孔，勾劃得維肖維妙。

老萬讀過這篇「社論」後，認爲任畢明先生避開老萬批評的所有問題不談，籠統的以「國事論者」與「說客」來自辯，歪曲事實，太不夠風度。爲了指出他惡毒的用心，老萬寫了「所謂國事論者」、「讓我說一句話」、「維肖維妙的自畫像」、「五百元徵求一本書」四篇文章。第二篇「讓我說一句話」發表後，任畢明先生吃不消了，他知道老萬繼續寫下去，眞面目難免暴露在廣大讀者眼前。在無可置辯之餘，只有運用高壓手段。

老萬在報社只是一名伙記仔，頂頭上司甚多。當日由總編輯唐碧川先生召見，認爲朝見口晚見面，這樣「罵」老任太不好意思，要老萬「停止」。老萬表示：總編輯有權處理，可以下令把稿子抽掉。

當天，「維肖維妙的自畫像」沒有見報，接着的「五百元徵求一本書」讀者當然也沒機會看到。

在這情形下，老萬自然沒話好說，心感不平的是：當日任畢明先生在星晚寫「閒花集」專欄時，把鄭郁郎先生罵足四個月，卻一篇也未見抽過，老萬只寫了四篇便要抽稿，究竟是什麼道理？同時，鄭郁郎先生是星島日報的總編輯，自己報紙自己人，尙且可以容忍，任畢明先生是外人，是個投稿者，老萬批評的也是另一家報紙的社論，何以非抽不可？直到現在，老萬依然想不通其中道理。

二十多年前在文匯報寫「讓我說一句話」，今天又在快報寫「國事論者的態度」，前後判若兩人的任畢明先生，何以受到這樣的維護？老萬更百思不得其解！

國事論者・原來如此

老萬的文章雖不能在「牛馬集」發表，但還有很多其他地盤。任畢明先生運用人事關係對老萬施加壓力的結果，是老萬加倍還擊。

儘管任畢明先生在他的「社論」中暗示老萬「替中華民國說話」是取得當權者信寵而求取利益，但人人皆知，直到今天，老萬還是賠錢反共，既未蒙「當權者」每月給八千元港幣辦一份大部分「贈閱」的報銷刊物，也沒每月拿四百美元薪水做中央社掛名記者，寫一兩篇沒報紙願登的「特稿」，究竟誰爲了利益出賣自己人格，明眼人一目了然。奇怪老人家竟有勇氣寫這樣的「社論」給自己戴上「國事論者」的桂冠，簡直當所有的人都是「死𡃁」，他過去的紀錄沒人曉得，世人盡皆可欺。他以爲事隔二十幾年，「讓我說一句話」那篇向毛共搖尾乞憐的大文已不會有人記得，誰知比老萬心水清的讀者大有人在，他們甚至把這篇文章剪存，隨時可拿出來示眾。那時，任畢明先生「國事論者」的假面具便給徹底的砸爛！

不過，聽說任老先生近來健康不大好，老萬恐怕他受不了，所以非到必要時不會給他這一沉重打擊。如果他自食其果，步李焰生、李建豐、鄭郁郎諸君子後塵，也是活該。寫文章的朋友被他罵得不少，應該世界輪流轉，他老人家也一嘗滋味。

任畢明先生既自封爲「國事論者」，據他自己定下來的原則是「忠於國家」「國家高於一切」「批逆鱗」「忤權貴」「身犯危難」，但老萬從他過去寫的文章，未見過有那一篇與上面的原則相符，各位如不善忘，六七年左派分子在香港倡亂時，他在星島晚報寫的「閒花集」專欄，何嘗批過逆鱗？何嘗身犯危難，從頭至尾，一句應說的話都沒說過，他的所謂「箝口結舌」「嘿嘿自保」，正是自己的寫照，有膽自稱「國事論者」，面皮認眞夠厚！

巨金徵求・一本舊書

老萬以五百元現金，徵求一本二十幾年前在香港出版的小冊子，書名「斜陽又晚的李宗仁」，作者馬兒。相信香港一定有人存有這本書，肯割愛的話，請通知，即攜現欵到取；不肯割愛，只要拿一份影印本來，也照數付給。

讀者也許覺得奇怪，爲什麼老萬肯花二十五篇「牛馬集」的代價換取一本只有五萬字左右的小冊子？老萬得先向各位說明這本小冊子的來歷。

李宗仁在中國大陸拆了爛汚後，溜到美國。可是國府在台灣站穩了，他又想回頭來撈，於是在美國叫囂「還我總統來」！要蔣總統把總統職位「交還」給他。在美國招待記者，卻給美國記者大大轟了一陣。因爲他在家穿了睡衣接待記者，記者一致認爲他不懂禮貌，不配做國家元首。

這件事使曾經是他「老友」的專欄作家馬兒大爲憤怒，在報上寫了一篇特稿，把不知恥的李宗仁罵到體無完膚。這篇文章發表後，轟動一時，登到第三天，林燕的父親程思遠找着馬兒，願以八萬元代價換取停止繼續刊登該文，但爲馬兒拒絕。

可是，第四天報社竟然把他的稿子腰斬，馬兒不勝氣憤，馬上從新界跑出香港，向報社查究。姚社長表示不知情，終於，追查出是一位老先生把文章抽掉。馬兒找着他交涉，他說李宗仁是他的朋友，不該開罪。其實老先生認識李宗仁，正是馬兒介紹的，兩人因此發生衝突，幾至動武。

事後馬兒氣憤不過，把已在報上發表的三篇再把它寫完，並把他和李宗仁及老先生的來往信件，全部附錄書中。從這些信件及老先生的一些文章中，可淸淸楚楚，赤裸裸的看出老先生的爲人。

老萬以重金徵求這本小冊子，是希望把它的要點轉錄，藉供眾覽。有位朋友知道我要進行此事，笑老萬「用本傷人」。其實老萬無意「傷人」，只想讓讀者看清楚所謂「國事論者」的眞正嘴臉。老萬並非與老先生過不去，但必須對我寫過的文章負責，要讓所有讀者曉得，我所指責的都有事實根據，當然，個人手上所存的資料有限，也不想費工夫向相熟的朋友打聽誰有這本書；老萬不願揩油，寧願出高價徵求，這本書一到手，老萬便有更好資料進行「筆戰」，更會把這些資料影印一份，送與每月給他送「薪水」、送「經費」的老板，讓他們重新考慮他是「國事論者」抑或「說客」。

中共「國營農場」近況

項楚

據中共「福建人民廣播電台」二月十七日透露：「省革委會最近在龍海縣召開了全省國營農場工作會議。總結了幾年來國營農場學大寨的經驗，討論了國營農場的形勢和任務，制定了今後發展的規劃。

另外，又透露：「我省國營農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起來。現在全省國營農牧茶場、糧種場，已發展到一百八十九個，擁有一支八萬多人的農業工人隊伍，經營面積達到八十萬畝……。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要進一步辦好國營辦場，必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繼續抓緊抓好批林批孔這個頭等大事……。」

中共在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後，對所謂「國營農場」就很少提及。最近福建省會召開會議，似乎又在憑新情況，談老問題。

「國營農場」的兩類性質與三種型態

中共的所謂「國營農場」制度，是依據蘇聯的原則，模仿它的方式而建立的。曾經認爲是「社會主義農業生產組織的最高形式」。自北平政權成立以後，對這個制度，也不斷的擴大組織以加強發展。

第一：大陸目前存在的所謂「國營農場」，有「中央農墾部」經營的「國營農場」，也有由各省、區經營的「地方國營農場」。其組織規模固然有大、小的區別，它的基本性質，也稍爲有些不同。

前者，完全是「全民所有制」，由所謂代表全民的「國家」，即政權爲主體，「盈」「虧」由「國家」負絕對責任。後者是介乎「集體所有」與「全民所有」之間，既不是某個地區的某部份「集體」的人所有，也不是由所謂代表全民的「國家」所有，算是由「集體所有」過渡到「全民所有」的過渡性質。所有「盈」「虧」則由各地方政府負責。

第二：就目前的型態說：可以分爲普通「國營農場」「軍墾農場」和「勞改農場」三種。第一種是施行近代化耕作技術爲主，用機械代替人工，從耕地、播種、收穫，一直到農作物加工等，作爲「試點」，取得經驗，爲進行「近代化農業樹立典型」。其次是「軍墾農場」，是以共軍爲主，開墾荒地，仍然保存軍隊編制、番號及組織。並採軍事管理辦法，用於農業生產。機械耕種和舊式操作，同時並舉。第三種是「勞改農場」，是利用人犯從事農業生產，也有下放共幹參加勞動的，耕作方法，大部份以體力勞動、人工操作爲主；少部份也用半機械操作爲「試點」及技術訓練；管理和編組，另有一套辦法，這是中共基於政治需要的特殊組織，以壓榨善良人民和反共人民勞力，爲其生產。

上述「國營農場」的兩種性質，是從其理論方面的「所有權」形式而言，意義並不十分明顯。因爲「國營農場」既冠以「地方」二字，顯係地方「集體所有」。不爲「全民所有」。應該是「集體農場」而不是「國營」。這和蘇聯的「國營農場」與「集體農莊」有顯著區別者不同。

因爲中共自實行「人民公社」制度以後，每個「公社」都是「集體所有」。而「地方國營農場」的「集體所有」卻又在「公社」的「集體」之外，其意義應該是指全省、全區的「集體」。最近福建稱爲「全省國營農場」是不是將「地方國營」改爲「全省國營」農場，有待查證。

「軍墾農場」和「勞改農場」是由於共軍屯墾和「勞動改造」而設，其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

國營「農場」的推行及分佈情況

中共認爲「國營農場」是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農業企業。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中最「先進」的部份。所以共黨最初對這個組織是頗爲重視的。

毛澤東曾說：「同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同時，我國已經有了少數社會主義的國營農場。在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將有大規模的發展」（見一九六三年中共「經濟研究」第十二期第五頁），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二十條規定：「辦好國營農場，要求所有的國營農場，在生產技術方面發揮應有的示範作用。國營農場應當實行多種經營，提高勞動力利用率，不斷改進生產技術和勞動管理。」（見中共出版之「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十七頁。）

這些就是毛澤東和共黨對所謂「國營農場」的重要指示。中共希望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也就是「農業發展綱要」的最後一年——一九六七年有發展成效，但現今，時間已經超過了七、八年，似乎並沒有大規模發展可言。

根據中共一九六三年前後所透露的零星資料，判斷其「國營農場」的耕地總面積，大約在一億五千萬畝左右；大、中、小三種類型農場的總數，可能在二千處以上，分佈在各地區的情況如次：

東北地區：大型農場三六處。

華北地區：大型農場十三處。

華東地區：大型農場八處。

華中地區：大型農場八處。

西北地區：大型農場五處。

西南地區：大型農場一處。

其中以小麥爲主的二十九處，以水稻爲主的二十處，以棉花爲主的五處，以畜牧爲主的四處，以園藝爲主的一處。

其中比較有規模的是東北「三江平原」的各種農場（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其次爲「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瑪納斯江軍墾農場」，青海柴達木盆地的七個農場，江西「荷澤墾殖場」，廣東「珠江農場」，江蘇「南通農場」等，大都有現代化設備，使用機耕。

還有四川二三〇個農場，江西二〇〇個農場，陝西九五個農場，浙江嘉興區有二十三個農場，新疆三十三個農場）可能是「軍墾」和「勞改農場」性質，多半是「勞動集中營」組織型態，用農場名義以羈囚，奴役「反動分子」。

福建省已往沒有農場的記載。目前透露的有長春縣古農農場、南靖縣豐泉農場、龍海縣山地華僑農場、福州市紅星農場、崇安縣鳳南農場、長汀縣關方農場等一百八十九個。並且強調要「堅決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農場職工以農爲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學工、學軍、學政治、學文化。也要批判資產階級，要認眞貫澈以糧爲綱。全面發展的方針……這一部份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誰要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從這一段文字理解，中共想另外用一種新的方法，來刺激農業生產，而且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

農場的組織、管理與經營

「國營農場」的組織型態，並不完全一樣。是根據各地區的情況而決定。組織原則是採用「首長負責」「專職分工」。在這個原則之下，都設立了「農場管理委員會」。由所謂「管理人員」「技術幹部」和「工人代表」三部份人組成。表面上是採取「民主」形式產生，實際完全由共黨「黨委」控制。

在「管理委員會」之下，固定的設有「辦公室」「會計室」「財務室」，此外則視農場的業務性質分工。例如：「北京國營農場」設有「農業」、「畜牧」、「機務」、「糧食」四科。「河南省國營黃泛區農場」除辦公、會計、財務三個組以外，還沒有供銷、機耕、修理、耕作、畜牧、副業加工等六個隊，工程、林藝兩個組，共有十一個單位。

機械農場的「農民」，已經全改稱爲「農業工人」。勞動組織是以「生產隊」爲基礎，配備各種農業機械。據目前情況，在二萬畝土地的農場內，全部人員約有一千人左右。管理及各項非生產性的事務人員，一般約佔百分之十到十五。最多的佔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實際參加生產的人員，一般只有百分之八十左右。

土地利用率降低的情況，也顯得非常突出。據北平市「雙橋實習農場」調查：全場總面積爲二萬七千畝，除房屋建築和溝渠、道路以外，耕地面積只有一萬九千四百畝，就有七千六百多畝不用以生產。

由於組織機構龐大，脫產人員過多，土地利用率降低等多種原因，所以造成年年虧累現象。據中共早期透露：

「黑龍江曙光、克山那樣的農場，它們各方面的條件並不壞，各種作物的產量也不算低，但是經營一年，到年底結算卻賠了本。它們不僅不能幫助國家積累建設資金，還給國家造成一些虧累……據農墾部所作二二〇個國營農場的統計，有七十一個農場虧本，幾乎達到三分之一。在某些省份，盈利的農場只是少數，虧本的農場卻佔多數。」（見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一日「人民日報」）

據調查虧損的原因，有下列三點：

第一：行政管理機構過於臃腫。如曙光、克山兩農場的管理人員達到職工總人數的百分之二二到二四。就一定會賠本，因爲非生產性的開支太大了。

第二：各方面的開支太多，例如：「大江西農場」在農忙的時候，組織本場管理人員和職工家屬參加生產勞動，就大大的節省了雇臨時工的開支。而管理人員佔很大比例的克山農場，卻沒有這樣做，反而花費了六十多萬元的臨時工資。

第三：浪費、丟失和損壞物資。例如：某一個農場，花費了四萬六千多元的巨欵去購買除蟲藥機，卻沒有調查研究「蟲子」究竟有多少？只是從上到下的大喊「捉蟲」，事實證明卻是一個巨大的浪費。

近年來「國營農場」又成爲中共高幹子弟下放的「庇護所」。據有關單位資料：廣東東莞縣「國營光明農場」。原爲一自給自足的農場，設備與生產均很不錯。且因「不交公糧」，「場員」與共幹生活待遇，均較其他地區爲高。因此，成爲中上級共幹子女下放爭相前往的農場，此等共幹子弟下放該場數量，年達一千餘人。每年該場爲迎接這批「新貴」，均須不斷擴建新舍，此外，且須每月支付「新貴」每人「人民幣」三十多元的工資，每年所費總在一百萬元以上。所以也就不能自給而有虧欠了。而此等高幹子弟，抵達農場後，不但不參加勞動。且經常恃勢橫行，招惹是非，鬧事打架，該場共幹也不敢過問。惟有在鬧事時，以電話通知其家長或上級解圍。其他員工極爲憎惡，背地裏指爲「害蟲」。

在這些情況之下，「國營農場」變成了衙門。共黨原意是想在「集體生產」中起的「示範作用」，一般農民卻發生了強烈反感。它的前途肯定是會要失敗的。

回國參加先總統喪禮紀實

總統蔣公崩殂，薄海同悲，香港同胞哀痛並不下於國內，因事出突然，大家事前固然沒有心理準備，事後也不知道如何表達哀悼之意。台北方面雖然很快組成治喪委員會，但對海外同胞回國奔喪一事，並未有適當安排，大概政府當局最初也未料到海外竟有兩千多僑胞回國奔喪，所以開始未有準備。因為政府未公佈華僑團體奔喪辦法，筆者於四月九日以個人身份報名回國奔喪，當時報名者只有幾十人，以後越來越多，經辦機關乃規定該組團回國，不再接受個人代表，萬人協會乃組成代表團，筆者因報名在先，未克參加萬人協會代表團，但到台北後，均有接觸。

十四日趕去僑委會報到，十五日早晨去國父紀念館公祭，我們這一批約有兩千人，後來五十幾部卡車民眾瞻仰遺容，已於四日晚截止，故國父紀念館前已沒有排隊的人羣，雖然如此，我們也需要兩個多鐘頭始全部退出，以此例彼，每日有幾十萬同胞排隊、排上幾個鐘頭仍然進不去，自然就不希奇了。

十六日上午大殮，在國父紀念館舉行追思禮拜，筆者應邀參加，由於國父紀念館座位有限，台北方面必須參加的人太多，因此，能留給海外人士的席次就太少。本來預定凡是代表團團長均可參加追思禮拜，後來代表團到了一百多，禮堂內沒有這麼多的座位，只好變通辦法，邀請一部份人作為代表，不計其身份地位，總計華僑到了兩千五百人，除去有地位的大人物，如本港奔喪的三位上將及民意代表，另外安排，所有僑胞入國父紀念館參加追思禮拜的只有一車（不到四十人）。本港文化新聞界，筆者認識的連自己在內，只有四人，此一安排似欠妥當，未能進入國父紀念館參加追思禮拜，均安排在路旁等候靈車經過時公祭。

現在再說館內情況，總統靈櫬停在中央，兩傍約有二尺至三尺寬，各有一條似用藍色絲綢結成的綉珠帶攔住，任何人不得越過此帶。追思禮拜開始之前兩分鐘，蔣夫人在兩位公子左右扶持下一道從右側步上靈台，站於右手絲帶外面。此時無人發口令，亦無人打手勢，全場兩千多人在一秒鐘內全體肅立。實則典禮尚未開始，全場肅立，完全是對蔣夫人表示尊敬與慰問，此一小動作很少人留意、實際非常重要，因為人心所向，就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尤其兩三千人，籍貫包括五大州，人心在毫無準備下，完全一致，太不容易。

典禮開始由嚴總統主祭，由某君讀祭文，祭文甚佳，但讀祭文的腔調似不相稱，以後看到此君在報紙發表文字，說明是第一次讀祭文，是用讀古文腔調讀出，筆者看了這篇文字之後，覺得治喪委員會辦事人員疏忽了，讀祭文決不同於讀古文，在台北也決不致於找不到會讀祭文的人，何以不請一位內行。

祭文讀後大殮，蔣夫人與兩位公子行到靈前見最後一面，經國先生沒有宗教信仰，當時淚流滿面，悲不自勝，蔣夫人與偉國將軍均是基督徒，尚能強抑哀思。

接着便大殮，由政府與國民黨大員分別覆蓋黨國旗，隨由牧師周聯華證道。筆者在香港多年，參加朋友追思禮拜，也不知若干次，就記憶中，要以這一次講得最好。因為周牧師並不是完全唸聖經，他仍然以先總統功業道德為主，全部過程屬於講道的部份不過三分之一，因此，即使非基督徒也不覺得厭倦，加之他的口齒清楚，音調柔和，的確是牧師中上上之選。

講道之後，開始啓靈，這時才發現原來黨國旗不隨先總統下葬，由執事人折好送交嚴總統，由嚴總統送交蔣夫人保存。

到了靈櫬抬上靈車，吊者全部退出大堂時，其中有一個青年跪到靈櫬原放置地點，痛哭不起，經侍衛人員再三勸解架出，事後問知這位青年是經國先生二公子孝武君，一度主持華欣文化事業公司。據與其共過事的人談起他的為人謙恭和藹，聰明好學，沒有絲毫貴公子習氣，為蔣府第三代最有希望的人才。

靈櫬抬上靈車，靈車是由黃白菊花紮成，高貴樸素，靈堂內參加追思禮拜人士魚貫走出執紼、第

一位貴賓是美國副總統洛克斐勒，第二位是韓國特使金鍾泌，第三位是中非共和國女總理（記不清名字）以下是各國特使，日本幾位貴賓佐藤榮作，岸信介，灘尾弘基均坐第二排，據說佐藤隨員頗有怨言，認爲遭受輕視。實則由於國際禮節，政府特使要排在前面，佐藤雖然爲日本任期最長首相，但此時已在野，又以個人身份來吊祭（未來日首相三木初擬派佐藤代表自民黨，以毛幫抗議而取銷，日本一份報紙爲此發表新聞、標題：「日本人心肝何在」），自不能與國家特使坐在一排。就這次日本派了三個代表團，由兩位前任首相任團長，盛情自是可感。但中國人對日王裕仁（此處要有一附帶說明，日本人自稱其王爲天皇，係夜郎自大之言，我們斷不可跟着稱天皇，筆者一向皆稱日王）無一字相唁，頗爲不解。先總統固有大造於日本，更有大造於裕仁，開羅會議時使先總統一言不發（不必說壞話）裕仁即被廢除。此爲人所皆知之事，先總統崩殂，與我已成敵國之伊朗王尙有專電吊唁，裕仁不聾不啞，何以一言不發，中國人一向恩怨分明，裕仁這次可能鑄下九州之鐵的大錯。

執紼人等到了仁愛路口，蔣夫人與兩位公子站在路中心向大家鞠躬道謝，請即回駕，執紼行列、至此便告解散。

靈車經過之處、民衆站滿（應該說是跪滿），向靈車行禮，婦女兒童連連叩頭，人人淚流滿面，有的更呼天搶地，此情此景，使何人都不能不流淚，外國人睹此情景，詫爲僅見，實則此一情形爲中外古今所無，以台灣全省一千六百萬人計，除去無知兒童，沒流過眼淚的絕無，只是眼淚流得多少而已。照最保守的估計，也有一千二百萬人爲先總統流淚，這個數字在中外古今歷史上查不到，以後相信也不會有這樣的事。

多少年來毛幫及其收買的幫閑、痞子，都拚命造謠說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有歧見，對政府如何不滿，甚至就在先總統喪禮舉行後，尙有毛幫一羣爪牙在美國開什麼會，自認是台灣省人，說台灣有人如何反對國民黨，如果把這一小撮墮子之言寄去台灣給他們的父母看看，其父母一定要抱頭痛哭，自慨造了十世時、才生出這種兒子。

如果硬說台灣本省人同外省人有不同之處，便是在先總統靈前及靈車經過時表現不同，外省人多數是鞠躬，台省人完全叩頭，台灣省政府主席謝東閔率領全體縣市長到靈前匍匐行禮，省議會議長蔡鴻文率領全體縣市議長到靈前叩頭行禮，台北市長張豐緒先後到靈前行四次禮、每次皆叩頭，每次起立皆淚流滿面。也許一些別有居心的「中立分子」會說是金錢收買來的，權力壓迫來的，但金錢只能收買少數人了，不可能買一千幾百萬民衆，權力可以壓迫民衆排隊，毛幫就慣於爲此，但權力卻不能壓迫民衆呼地搶天的痛哭。眞情假意，是裝扮不來的。

再以海外華僑來說，共到了二千五百人，其中香港佔一千八。香港人去台北，照最省儉的計算，平均也要用掉一千五百元港幣，此時此地確實不是小數目，何況還要丟下工作。但是若比起其他七百位僑胞，我們還是太方便，筆者十五日參加公祭時，由僑委會乘車去國父紀念館，同車皆是法國華僑，他們在車上所談皆巴黎事，從法國回到台北，要多少錢，費多少時間。後來又遇到一位來自巴西的華僑，路程更遠，大家四面八方向台北奔、表達對先總統的崇敬哀思，固是主因，同時也顯示出海外僑胞的向心力，每到國家有大難，需要我們時，便自然表現出來，中華民國歷經艱危而不會滅亡，終於從危難中復興，基本力量就在此，人心即天心，人心如此，天意可知。

喪禮中還有一些感人的小事，台省有一個民衆團體，惜忘其名，全體會員披麻帶孝至靈前行三跪九叩首大禮，其形虔誠，只有宗教徒對教主始能比擬。

另一件是美國駐台中新聞處長葛立仁，此君有漢名，大概通中文，他到了台中市靈堂雙膝下跪，手拉風琴奏一曲哀樂，此情景在電視及報紙上看到之後，中國人沒有人不深深感動，同時也感到自傲，相信全世界沒有兩位元首去世，能令友邦外交人員在靈前下跪的。

許多外國特使及記者皆說想不到，實在說中國人事前何嘗想得到。這次的民意測驗，更增加了我們復國的信心，也增加了友邦對我們的信念，南越阮文紹總統辭職後，重要官員繼續飛台北，世界如此之大，他們何以選中了與毛幫仍處在交戰狀態中的台灣，自然是看準了中國朝野的緊密團結，台灣地區的和平安定，旁觀者清，我們自知也許沒有明友看得明白。

四月十七日下午，嚴總統在中山堂茶會招待海外僑胞、答謝回國吊唁之盛意。在招待會上，嚴總統信誓旦旦說明遵守先總統遺言，決不與毛幫談和。台下當時響起春雷似的掌聲，這本來是政府旣定國策，但嚴總統重述一遍，更堅定了海內外的同胞信心。

十九日上午去慈湖謁陵，本來通知分爲上下午，以後又改爲上午兩班，第一班八時起程，第二班十時起程。由總統府對面乘車，由開車到終站、整整一個半小時，中間要經過三種道路，由台北出發是普通柏油路，到桃源轉入高速公路，到大溪便行鄉道，旅行車只能單行、無法破車。慈湖行館在翠山環抱中，有一個小湖，清秀絕塵，湖邊建了一處平房，四合院有穿廊，由大門口到行館正所，約莫有天星碼頭到滙豐銀行。行館正所爲「明三暗五」，即五間房中間三間客廳，兩邊各有套房一間，估計套房當是先總統與夫人臥室，中間是會客室，兩面配房可能是侍衛人員居住。目前在正廳中間，一座大理石外槨、其中便長眠了中國歷史上罕有的一位偉人。

慈湖風景之佳，未到過無法想像，許多人謁靈出來皆說老先生怎麼會找到這個地方。先總統一生對衣食不講究、獨對舍室相當留心，所以找到這一處好地方。

國父崩殂後暫厝北京西山碧雲寺，三年四個月後，蔣總司令便去西山謁靈，又四個月便奉安南京。我們今日去慈湖謁靈，深信三年之內，也要奉安南京。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

廖淋倫

胡宗南將軍是我們軍校同學的老大哥，民國廿二年張輔邦兄任南京中央軍校畢業生調查科主任時，筆者正與邦兄晤談之際，胡大哥也來了，後來邦兄就請我們一同上館子吃飯，胡大哥不吸烟，也不飲酒，言笑很謹慎而不放任，從此之後，因為彼此工作崗位和工作地區不同，所以一直就很少會面，關於他的為人和作風等等，我是間接由張輔邦、戴雨農和趙龍文幾位兄台個別的閒談中獲悉一二的，特別是趙龍文和我在杭州警官學校同事時，不時為我提說胡宗南大哥的事。原因是：胡與戴趙二位都是浙江人，惟縣份不同——胡是孝豐，戴是江山，趙是義烏——早年因意氣相投，曾効桃園結義，後來胡大哥位居專閫，使以趙龍文為秘書長，過了一個時期，戴雨農奉命主辦杭州「浙江警官學校」，便又商邀趙龍文為校長，還兼任杭州市警察總局長，而筆者則奉派為該校政治指導員，地位與校長相等，我於廿四年春到差，至廿五年秋統帥蔣公南巡，奉調隨節，始與趙兄分手，在我們同事年餘當中，幾乎朝夕相聚，無話不談，關於胡宗南大哥的公私大小各事，他知得最多，所以我從他口中聽得不少。

胡宗南將軍，原籍浙江鎮海，他父親因經營藥材生意遷居孝豐，生於公曆一八九九年——卒於一九六二年，享年六十三歲——父名際清，母王氏，三歲失恃，繼母吳氏生弟仲生，又一繼母章氏，生弟琴賓，及妹月琴，胡氏八歲就讀私塾，諸鳴鑾及諸懿德，皆其老師；十六歲畢業孝豐縣立高等小學；旋考入湖州中學，二十歲卒業，考取第一名；次年受聘為王氏小學高級班主任，及任校史地教員。民國八年，參加孝豐小學教育參觀團，以次往上海、無錫、鎮江、南京考察；因久聞清末狀元張謇（季直）經營的南通「模範縣」，大、中、小學及幼稚園，均蜚聲全國，乃繞道觀光一番，這樣一來，既了卻心願、又增加了知識，誠兩全其美也！

語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二者做到，思想知識自然大有進步了；胡氏於參觀各地之後，胸襟開濶，志趣遠大，有如范文正少時以天下為己任之概，民國九年，國立南京師範大學暑期班招生，便應試入學，與前教育部長張其昀博士為同學，畢業後，回孝豐任縣立小學校長，年終因公虧空經費百餘元，一時無法彌補，縣府着其賠償，胡氏若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正在徬徨苦悶的時候，忽聞國父孫公在上海招考軍官學校學生，胡氏乃束裝赴滬，毅然投考，其時為民國十三年二月，胡氏已二十八歲，後來在同期同學當中一一比較，如黃杰、鄧文儀、曾擴情、宋希濂、關麟徵、陳明仁、賀衷寒、酆悌、劉詠堯、蕭化之、陳大慶、杜聿明、王仲廉、孫元良、王敬久、余程萬、李默庵、李玉堂、梁華盛等任何一位都比他小些，所以大家都稱他為老大哥。

民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正式開學，這日為叛逆陳炯明砲轟觀音山總統府二週年紀念日，當事變時，國父在總統府中，危急萬狀，好難得總統府秘書長林直勉，將國父背負出險而登楚豫艦，國父為了使黃埔軍校學生，對此次事變，在腦中留下深刻的印記，故特揀此日為開學日期。

胡宗南氏入學後，編為第二大隊第四中隊的入伍生，迨民國十四年一月，盤據惠州之陳炯明，亟圖蠢動，經廣州革命政府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以許崇智統率粵軍，並命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率領教導第一團何應欽，教導第二團王伯齡，分三路進攻，胡宗南奉派為何應欽的第一團第三營第八連少尉排長，在棉湖之役，奮勇殺敵，建了戰功，旋升級中尉，後進攻河婆，及追擊五華的敵人，十八日攻佔五華縣，二十日則克復興寧縣，廿二日再克復梅縣，[illegible]清剿梅逆軍，陳炯明只[illegible]香港，[illegible]

四月下旬，駐[illegible]

[illegible]

大敗[illegible]

七月一日[illegible]

秋此[illegible]任命我校長蔣公為東征軍總指揮，蔣公受命之下[illegible]

[illegible]，胡氏參加北伐，又擢升王伯齡第一師第二團團長，奉命攻擊南昌，[illegible]鼓、卜樂化，衛勇先驅，所向披靡，旋奉檄入浙，受東路軍指揮，駐軍建德——嚴州，孫傳芳部第三方面軍孟昭月，包圍我第廿六軍周鳳岐部於新登，胡宗南見情勢危急，輕裝疾進，日夜趕程，孟昭月恐陷我反包圍，引兵向淳安、游埠、龍游、洋埠一帶撤退，與鄭俊彥殘部會合，胡氏奉派向洋埠出擊，該師六十六團七兵，大部係江西戰俘收編，軍紀不嚴，作戰不力，攻擊洋埠，臨陣譁變，影響全局，胡宗南部隊奮力苦戰六小時，終將孟昭月敵軍擊潰，挽回幾乎不能支持戰局，旋復乘勝推敵，奪取富陽，協攻杭州，光復滬杭。

十六年春，轉戰淞滬，擊敗張宗昌所屬傭白俄軍，京滬抵定，繼續北上，

師次山東，因共黨作祟，釀成寧漢分裂，我蔣總司令辭職下野，第一師由瓜州渡江，回駐杭州，孫傳芳伺機捲土重來，橫渡長江，與我軍戰于龍潭，京都震動，第一師奉命增援，師長劉振銓久假不歸，指揮官令胡宗南率第一師應戰，一、七兩軍，協同反攻，卒將孫傳芳部隊擊敗，第一師凱旋杭州整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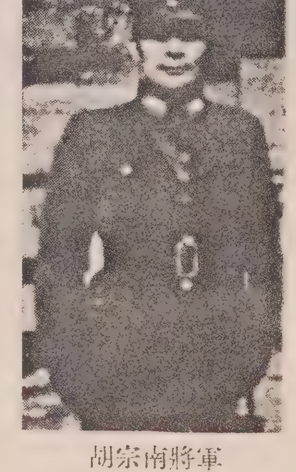
十一月二次北伐，第一師奉令攻擊蚌埠，胡宗南又與白俄鐵甲車隊遭遇，敵兵駕駛鐵甲車往來衝擊，日夜逡巡，迫使北伐軍無法展開攻勢，胡氏知不可力敵，只可用智，乃命久經戰陣之第二團，挑選精幹百餘人，編爲先鋒隊，輕裝潛入津浦鐵路兩側，進行掘軌，將鐵路澈底破壞，陷鐵甲車於進退維谷之境，使白俄軍頓成甕中之鼈，一一束手成擒，被我俘虜，十六日克復蚌埠，何應欽將軍隨即進駐，胡宗南因而獲升第廿二師師長，以唐俊德任副師長，林湘任參謀長，成爲黃埔學生第一位任少將師長高職的人。民國十七年一月四日，蔣總司令由滬抵京，正式復職，四月親臨廿二師訓話，激勵三軍，進攻運河之敵，克復韓莊。

民十七年五月一日，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光復濟南，胡宗南於四月三十日命第一團攻擊濟南西門時，僅有少數敵方槍聲，情況冷落，極爲可疑，立即命令第一團改攻北門，與會攻南門之第四團，同時入城。其時有賀耀祖部第四十軍的士兵，因小故與日軍發生衝突，旋即平息，想不到這是日本立意阻撓我軍北伐的前奏，「戲肉」還在後頭。

五月二日，蔣總司令與日軍司令福田彥一，同日抵達濟南，我濟南衛戍司令方振武亦訪問日軍團長，聲明願負責維持秩序，保護日僑，請日軍撤銷警備。詎料日軍蓄意挑釁，三日再起衝突，在商埠四馬路一帶，禁止我軍通過，並掃射機關槍，致軍民死傷枕籍，我軍仍奉命退讓，將部隊撤出城外，繞道北伐，同時我外交部駐濟南交涉員蔡公時向日軍團長交涉，希望日軍不要胡來，豈料日方蠻不講理，竟慘無人道的將蔡公時的舌與鼻、並挖其眼睛致死，造成轟動中外的濟南慘案；筆者當時在第四軍于役，駐軍在離濟南城僅五六里的井家溝，五月二日薄暮還曾偕兩位同袍進城洗澡及購物，不料次日就發生慘案，我軍旋即奉令後撤。

胡宗南將軍，初被任爲濟南衛戍司令，惟他雖負此重任，謙辭未就；四日情勢益趨嚴重，第四十軍官兵以日軍欺侮我軍太甚，氣憤不過，欲向日軍開火，上令難以制止，蔣總司令特製旗幟八面，令胡宗南親自持往陣地，曉諭賀耀祖部官兵，務應爲國家安全，暫忍一時——因小不忍則亂大謀也——結果達成了任務，蔣公嘉其有用。旋率廿二師撤出濟南，開往曲阜整訓。

全國統一之後，中央對國民革命軍實行編遣，胡宗南的廿二師，編爲第一師第二旅，轄第三團李鐵軍，第四團梁華盛，積極加以訓練，迨秋間演習，蔣總司令親往校閱，見其官兵精壯、軍容整肅，譽爲模範旅，並召團長以上官員，至南京晉見，一一見以勉勵。



胡宗南將軍

十八年春，李宗仁率桂系將領在武漢反抗中央，國民政府下令西征，胡宗南率第二旅任先鋒，由徐州南下，沿江挺進，日行百里，抵達黃岡，桂系師長李明瑞反正，李宗仁聞訊，急急退回廣西，蔣主席於四月五日親臨漢口，任魯滌平爲武漢警備總司令，劉文島爲漢口市長，胡宗南統率全旅官兵，以急行軍趕至武漢，護衛蔣主席，其後又移師信陽，因馮玉祥復稱兵豫西，胡宗南奉調任第一旅旅長，轄袁樸、廖昂及李鐵軍三團，與馮軍孫良誠等交戰於密縣，進至嵩山，而唐生智率第五路軍再叛於鄭州，通電與石友三，遙相呼應，胡宗南奉命回師，以日行百三十里之急行軍趕至新鄭上火車，揮戈抱武漢險要，粉碎了唐生智乘虛襲佔武漢三鎮的野心。

十二月蔣主席改任何成濬爲第三路軍總指揮，楊杰爲洛陽行營主任，負責討伐唐生智，胡宗南亦北上參戰，迂迴平漢路東側作戰，時值隆冬，大雪紛飛，大地積雪尺許，部隊行軍，異常困難，胡宗南想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奇謀，他早悉唐軍中黃埔同學甚多，因而選派在黨有識且能言善辯的第五期同學歐陽鈞，潛入唐生智軍中，進行統戰，分別向所認識的各期同學，曉以順逆，喻以利害，結果一夜之間，說服團級幹部九人來歸，使唐軍有一馬不行百馬憂的情勢，未及交鋒，士氣已餒，卒之討唐軍不戰而勝，唐生智逃天津，流亡日本。十九年閻馮又與兩廣遙相呼應，要求蔣主席下野，南北同時舉兵，與中樞分庭抗禮，國民政府明令討伐，胡宗南自武漢調戍徐州，準備作戰。後來蔣總司令赴前方督師，先克復濟南，而津浦線閻馮主力亦逐漸潰敗，十月一日克復開封，六日克復鄭州，馮率殘部渡河北走，其在新鄭附近之各部約十萬餘人，悉數被俘，黃河南岸遂告肅清；戰後閻馮所部諸將均表輸誠，十月廿七，中央軍進佔西安，大戰亦遂告一段落。

顧祝同任西安行營主任後，請准調胡宗南戍守關中，監視陝甘邊區，以固巴蜀門戶；一九三〇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師長，歷六年之久，中間有數次統帥欲晉升他的職，他說不可，立志要將他的師練成最堅強的模範師，最後還是受任爲第一軍軍長了。抗戰期間，先後任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率精銳所部在陝邊一帶佈防，又先後成立中央軍校第七分校於王曲，戰時幹部訓練第四團於西安，此外又辦「西北游擊幹部訓練班」；一九四五年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戰後調任陝西綏靖公署主任；一九五一年任浙江反共救國軍總司令，一九五九年任澎湖防守司令，其夫人葉霞翟女士爲金陵女子大學政治學博士，於卅六年五月廿六日在西安舉行婚禮，時胡已五十二歲，翌年得一子，回台後，又添兩子，他夫婦都心滿意足了！

新任總統嚴家淦

胡蓁之

「故總統蔣公不僅爲我中華民族的救星，且亦世界反共的先覺，豐功盛德，舉世同欽，不幸於昨日午夜因心臟病突發逝世，全國軍民同胞聆訊莫不震悼！家淦久承耳提面命，遽聞崩殂，哀慟萬分。深覺多年來未能善盡輔弼之責，爲蔣公分憂分勞，遭此大故，益切慚惶！茲依中華民國憲法，由家淦繼任總統，自感德薄能鮮，當茲大任，不勝其臨深履薄之懼……」這是中華民國副總統嚴家淦於蔣總統逝世後的翌日（四月六日），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繼任總統職務所發表簡短的談話內容。

嚴家淦，別號靜波，一名厲水，現年七十歲，民國前六年（公元一九〇五年十月廿三日，出生於江蘇省蘇州附近的一個小鎮。根據記載：嚴總統幼時的家境很富裕，爲蘇州的望族。但他幼時也像當時其他的幼童一樣，曾經接受過中華民族的傳統性教育。當他四歲的時候，就能夠背誦一些唐宋名人的詩詞；五歲時已在家裏受啓蒙，延師課讀。辛亥革命成功（公元一九一一年），民國建立後，嚴氏就獲入國民小學，開始接受現代教育，及他於成年時，亦即在中學時代，對化學頗感興趣。其後考入了上海聖約翰大學深造，專攻理科。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六），嚴氏畢業後最初一度辦過洋行事務，隨後在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擔任過材料處長，負責補給部份的主要業務；後來，嚴氏逐漸成爲亞洲傑出的經濟學家之一。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即抗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嚴家淦便去到了福建省，獲委爲該省重建委員會委員，兼任福建省政府建設廳秘書，旋而升爲主任秘書，頗獲當時福建省主席陳儀的賞識，故於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二九），閩省建設廳長徐學禹辭職後，嚴氏就獲任代理該廳廳長職位，大約三個月後，便正式升爲廳長。因此，有人認爲嚴家淦一生的事業基礎，多半都在福建奠定，在台灣發展。事實上，嚴氏出任福建省府建設廳長時，年僅三十三歲，而他之所以能夠得到陳儀的器重，多半由於他的爲人和藹，笑口常開。所以，許多朋友都說嚴氏的別號靜波，恰如他那沉靜溫文的個性，腦筋得天獨厚，不論對上級報告，或對下級指示，或向同級的民意機構答辯，往往不需攜帶備忘錄，而隨時隨地都能舉出一連串的數字，絲毫不差，分析透徹，令人滿意；尤其對人圓滑，政敵甚少，而對事更爲負責，處事頭腦冷靜、清楚、記憶力特強，頗適合陳儀的要求。

唯其如此，故在民國二十九年（一九三〇），當福建省財政廳長出缺時，嚴氏又被調任財政廳長，先後達六年之久；並兼任了福建省銀行總經理等職，可說集福建省戰時財政金融全權責任的大成。抗戰勝利初期，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九月，嚴家淦即隨着陳儀赴台灣辦理接收，陳儀改任台灣行政長官，嚴氏首先擔任該長官公署交通處長。一年後，嚴氏便與長官公署財政處長任顯羣對調，從而主持了台灣省的財政業務，使到這個新光復的省份的財政漸入軌道。

不久之後，嚴家淦的老上司陳儀，在台灣行政長官任內因爲失政而遭到最高當局治罪後，大家都以爲嚴家淦的政治前途，也可能會跟他受影響。然而，事實卻恰好相反，嚴氏不但未受到任何影響，且其官運更爲亨通，當台灣省政府成立後，嚴氏反而由處長升爲省府的財政廳長，省府主席三易其人，他仍屹然不動，寵信彌增；並且由省府廳長一躍而擢升爲中央的部長，在民國史上雖有先例，卻很少見。據說這是有一段原因的，綜合資料如下：

由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二月廿八日那天，台灣省因爲緝烟事件而引發台灣人民流血暴動事件的時候，前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即奉命飛赴台灣安撫！當他召見台灣省政府各部負責人，分別垂詢情況時，財政處長嚴家淦，給予白氏以最良好的印象。當魏道明被發表爲台灣省政府主席的時候，白崇禧馬上推荐嚴家淦，並說：「前任財政處長嚴家淦的確是個人才，他的頭腦非常清楚，記憶力頗爲驚人！而且他對人對事都很謹愼縝密。……」

就白崇禧在抗戰勝利初期的地位來說，顯然是舉足輕重的，經過他的這一推薦，使嚴家淦的聲價十倍，故魏道明主席堅持要求他續任廳長。中共共軍過江，大陸情況十分緊張之際，陳誠奉命飛台，繼魏道明主持台政，需要大批人才，凡省府舊人能夠勝任的一律不動。加上這位年輕的財政廳長嚴家淦，原爲山明水秀的蘇州人，而對於福建和台灣兩地，也有如老馬識途，正是新台省主席陳誠求之不得的最佳助手，因此，對他日益信任，使嚴家淦成爲台灣省政府

的「三朝元老」，也有不少的同事和朋友稱他爲「嚴財神」的。

到了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杪，整個大陸陷入中共魔掌，中央政府播遷到台灣，不獨陳誠有許多親信舊部都隨政府抵達台灣，即全國各省也有不少的專家們集中在台灣，人才薈萃，成爲僧多粥少的現象，可是嚴家淦不特未曾受到人浮於事的影響，而且還在步步高陞。由於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因爲陳誠主席的推薦嚴家淦入閣，他便繼劉航深爲交通部長，兼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要職。

正因爲嚴家淦的對人和藹可親，又能說得一口很流利的英語，故與彼邦人士相處得很是融洽。一九五一年改任了財政部長，並協助已故副總統陳誠，從事台灣土地改革工作。其實，在民國三十八年，陳誠對台灣推行「土地改革計劃」的時候，嚴家淦還在台省府財政廳長任內，對於這一項轟動全球的計劃，已有襄助，而陳誠後來之所以對嚴氏的另眼相看，也絕不是偶然的。

談到台灣土地改革計劃的成功，原是有目共覩的事實。凡是到過台灣親自參觀過的外賓或僑胞們，無不稱爲奇蹟。不但是新興的亞非各國紛紛派遣農業技術人員前來台灣受訓或要求報導，即先進繁榮的友邦，也有不少加以借鏡的。例如一九六四年六月間，來華考察土地成果的美洲國家組織地政考察團，曾經在「國際資料月刊」中所報告的內容是：㈠中華民國政府實現土地改革的決心是堅決不移的；㈡推行土地改革計劃，與中華民國的民主方式相輔相成；㈢台灣省的土地改革始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三年完成，爲期達十四年之久，這與拉丁美洲「土改」的拖泥帶水情形迥然不同——若干美洲國家的土地改革，已有實行二十年、三十年以上的歷史，㈣台灣省的土改計劃，不特很順利，費時不多，且其費用低廉；㈤計劃周詳。

事實上，台灣省土地改革的費用，估計約爲一千五百萬美元左右。但是到了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完成此項改革工作之後，土地的租佃制度卻已全部改變，百分之九十的耕地，現在都已由耕地的所有人去耕種；百分之八十的農戶，也就是已經做了土地的所有者。遠在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的時候，每一個農場的資產價值，已達三千五百多萬美元。自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平均每年每戶的淨收益爲八百五十美元；平均每人每年的淨收益約爲一百二十美元之譜。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全台省土地改革完成後，農人的淨收益，顯然更不止此數。這對於台灣省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農民來說，的確是一項空前的大恩惠。正如美洲考察團報告書的最後一段指出：「我們在訪問台灣的時候，得有機會目覩中華民國農民生活水準的演變情形，發現農家絕大多數用泥土所建築的草房，都已改建爲寬敞而新式的磚瓦房屋；大多數農耕均有電氣化設備，農村呈現安定，富裕和繁榮。」

這項土地改革計劃雖然不是由嚴家淦主持而由陳誠負責推行，可是嚴氏協助陳氏的實施以及完成，也是功不可沒的。因之，陳誠對嚴氏的推薦不遺餘力。民國四十年改任財政部長之後，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十二月，嚴氏便以財長的身份赴美，出席了國際貨幣基金會議，及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理事國會議，爲中華民國首席代表。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四月中旬，當前台灣省主席俞鴻鈞逝世後，嚴家淦又在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的推薦之下，出任了台灣省主席。他在台省政府主席任內達四年之久，以政績斐然，乃於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再度內調，繼續協助台灣的經濟發展。直到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當副總統陳誠辭去行政院長兼職之後，嚴家淦才正式升任爲行政院長的。實際上說起來，自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三月五日，陳誠副總統逝世之後，行政院長嚴家淦，就已經代理了副總統職位。例如美國前副總統韓富瑞及南韓總統朴正熙等，先後訪問台灣中華民國政府的時候，都是由嚴家淦暫充副總統代表總統去機場迎接他們的。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是中華民國的大選之年，自同年的二月十九日起，便有了一千四百多名國大代表齊集於台北，舉行過一連串會議，直至三月廿一日及廿二日兩天的第四次會議中，分別選出了第四任總統和副總統，前者仍由蔣總統所蟬聯，後者則是爆出了一大冷門的前行政院長嚴家淦。由於國民大會開會之初，各界人士對於副總統一席所屬目的是，資深望重的前行政院長張羣或何應欽等元老派，直到同年三月初旬，國民黨中常委員會提名嚴家淦爲第四任副總統候選人，始告決定。因之，嚴氏在一四八八票中僅以七八二票超過半數三七票而當選。

尤其難的是嚴家淦也像陳誠一樣：當選副總統之後仍兼任行政院長的重要實職。一九六七年五月，正是中共在大陸上推行所謂「文化大革命」運動，鬧得滿城風雨，雞犬不寧的時候，副總統嚴家淦宣佈訪美。從表面上看，他那次的訪問係應美國總統詹森之邀，實則代表蔣總統前往的。據當時的英文「中國日報」所說：自從嚴氏決定訪美之後，行政院各部負責人便不斷地跟嚴氏接觸，交換意見，對國內各項問題，早就準備得很充分。同時，蔣總統也曾獨至台中某地作了好些時的詳細思考，準備了好幾個重要問題，由嚴氏携往華府與詹森商討。因此，一般觀察家們當時認爲：嚴家淦那次訪美的主要使命，除了代表政府聯絡旅美的二十萬華僑學者之外，至少還有六個問題，甚至可能要求美支援國軍於中共內部爛到無可收拾時，趁機反攻大陸等，亦將在討論之列。這是根據台北報紙透露：嚴家淦副總統此次訪美，至少帶了六個重要問題——包括着國軍反攻大陸的問題在內。

但是從他那次所率領的隨員中，卻看不出誰是負責討論這項重大問題的。由於那次的隨員中，似乎是着重於財政經濟方面的成份居多。其主要隨員計有：前經濟部長李國鼎，前經合會秘書長陶聲洋，外交部情報司長賴家球等，而其中沒有一個是屬於軍事方面的。事實上，嚴氏那次訪美的任務，根本沒有討論反攻的一回事。而比較可靠的則是除了介紹中國經濟進步的資料，使彼邦人士對台灣投資環境有更深的認識外，對於大陸上的中共情報，才是美國眞正樂聞的問題。

一九六八年一月間，嚴家淦又應泰國前總理之邀，而率員訪問曼谷，並對旅居泰國的華僑處境問題，也曾提出討論過。一九七二年四月，嚴家淦當選聯任第五任副總統後，即把行政院長兼職辭去。

戰俘·難民·中國人

柳以青

懷着憐憫的心情，來看中共最近在香港所表演的「十大硬漢」的行動。重點是放在觸覺最多的香港，而是牽涉到台灣與大陸的。

從政治觀點來說，這當然是中共的統戰，而這統戰的場地選定了香港來做的。因此，使住在香港的外國人，特別是外國記者，可以大發新聞，大拍電報；至於是否可以單對單地打加討論或訪問一下：這「十大硬漢」何以會選擇「出大陸」和「入台灣」的來龍去脈，相信是不太容易的。因為，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讀到過一篇。可是，在香港的中國人來說，恐怕大多數的都會以為：中共的統戰策略，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填上另一種工具代替而已。只可惜的這次所用的是受了二十多年監禁的中國人而已。

「特赦」，特殊赦之

在這裏，我想該是先澄清幾個名詞。

常聽見有人說，任何事情所發生的不同意見，只是所用的不同名詞而已。由於所用的不同名詞，那麼，歧見是必然會存在的。

這段話，表面上是理直氣壯，起碼對運用不同名詞的雙方，似乎是中和到兩全其美的解釋，可是，事情是否就是如此簡單嗎？就如此可以解決嗎？

任何一個名詞的來源，以及一個名詞放入的內涵，都必該是有具體內容的。離開了具體內容，名詞也者，並不起什麼作用。至於用不同的名詞而互相混淆的話，則更見其不知所云了。

就最近中共所公佈的「特赦釋放人員」這一名詞來說，所用的名詞表面上看起來，很冠冕堂皇。這種「特赦」和「釋放」曾經在左派的報紙上大登特登，接着，全體「特赦釋放人員」以黃維為首的表示了効忠共產黨，以獻終身，不料，最近，卻以以王秉鉞為首的「十大硬漢」，否定了「効忠共產黨」，而要離開大陸，前往台灣。目前在香港等候入境。

從這宗一波三折的事件上，我們可以有下列的幾種推測。

中共對「在押戰犯」的突如其來的「特赦釋放」，當然有他們的想法，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在押戰犯」，早已不止幾千萬次地寫過「坦白書」和「悔過書」了。相信，從這些「坦白」與「悔過」中，早已揚棄了「國民黨」，而擁護「共產黨」了。

否則的話，所謂的「戰犯」，早已無緣「在押」呢！這決不是我的推測，而是有理路證據可指的。生活在大陸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除非你沒有被中共當局認為犯過錯誤，否則的話，「坦白書」與「悔過書」是少不了的，同時，也不只是一次的寫了又寫。

其次，有人說這就是「洗腦」。「洗腦」這東西並不好玩，很多的人們，不少都是在中共的「洗腦」過程中而自殺的。

請想：由「洗腦」而「自殺」這該是多麼的嚴重！然而，為沒有嘗過這方面滋味的人士們，總會覺得那是「癡人說夢」呢！

請想，二十多年來的「在押戰犯」，之所以「特赦釋放」，也一定證明他們是被「洗腦」成功的。不信的話，我們可以追溯一下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多少人都成為「在押」者，然而，事後一一的「復出」，乃是由是「坦白書」、「悔過書」寫了又寫的緣故，而就「特赦釋放」了出來。

也就是為此，這「十大硬漢」在港的言論，總是那麼地聽來不順耳，原因之一，乃是「洗腦」的必然的結果之一。

再次，他們這次前來香港是為去台灣的。但是，他們所「効忠」了的，已經白紙黑字的由黃維代表了，公開地宣傳了。從這一線索看，那是要為中共在台灣「効忠」。因此，台北政府所表示的意見就很重要：就是一定要表明反共立場才准入境。在這一原則上，似乎是不能讓步的，他們已經先表達了「効忠共產黨」的「意願」。

再次，由於他們對報章及電視台的表示，他們不太習慣香港社會的生活，原因是香港社會太「五光十色」了。這方面事難怪，反正大陸上的生活太「單調簡單」了。為此，他們如要前赴台灣的話，是該先在香港生活一段時間，熟習一下自由世界空氣，自由作風，然後才能使之前赴台灣的。

這是有前例可援的。

當蘇聯作家蘇辛尼津由蘇聯的鐵幕放逐到自由的世界來時，他的感受也是如此重大的。然而，我們都知道，蘇聯的社會已經在某些地方是修正了。而中共的大陸，特別是「在押戰犯」的生活環境，突然轉變到一個自由風氣充滿了的世界，其震驚的程度，當然是巨大無比了。

因此，在被「特赦釋放」的「在押戰犯」中的「十大硬漢」之中，姑無論將來如何，一定該使他們先表明「反共」，然後，再使他們在香港生活一段時期後，才能起程的。不過，有一點值得提出的是：目前他們住在兩大酒店，總是沒有個人行動的自由，這方面似乎中共照顧得太過週到了吧！如果不能在香港地區，讓他們自由走動來往的話，那麼所謂的「特赦釋放」，似乎並沒有「特赦釋放」呢！將來事件的演變，這一「照顧週到」的情形，恐怕該列入嚴重考慮的條件之一呢！

難民，遭難之民

在他們來港之初，中國難民救濟總署宣佈，要想到台灣是要經往自由道二號中國難民救濟總署辦理手續的。可是，根據「十大硬漢」的某些人士的表示，他們不是難民，不但不是難民，而且是為中華民國服務了幾十年有功之人。

難民一詞，很多人並沒有了解它的意義。

比方說，越南最近的戰爭中，許多人由自己的故鄉為了逃離越共的佔領，便成了難民。同時，很多的中國人，為了逃離中共的統治，跑了出來，也叫做難民。意思是遭難之民。

這難民，只是代表了民的遭難，而這所遭的難，不是民所贊同的，同時，也是不可抗拒的。也就是為此，各國政府對於這一類的民眾，就加以援手，而稱之為難民。

難民一詞，雖然普通可以這樣解釋。但是，也還可有為主觀與客觀之分。很多的難民，他們可以自己不以為是難民，不必向管理或照顧難民的機構去登記，去申請什麼。但是，在客觀上來說，他們仍是難民。起碼，還沒有在一個地方落地生根。

目前的情形是這樣：國府與中共的內戰，仍然象徵式的繼續着，那麼，從大陸跑來香港的中國人不少，他們如要得到國府的協助時，究竟是不是屬於難民呢？這難民一詞，並沒有什麼貶低什麼的意思，只是強調了戰時的民權而已，更好說是人權而已。

如果「十大硬漢」以為「難民」身份貶低了他們過去的「功勛」，以及他們目前的「特赦釋放」的「在押戰犯」的身份，那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或者，更好說是他們的思想與現今的自由世界有很大差距所致。

這差距的產生，也很難怪得這「十大硬漢」的，因為在經過了徹底洗腦之後，竟能在大陸「効忠中國共產黨」之餘，而選擇了「去台灣」的一條路。這一種「選擇」，究竟是「選擇」呢？還是「指派」？

記得中共的駐外人員，曾經有幾次要求政治庇護的事件，最出名的要算在日本發生的「周鴻慶事件」了。周鴻慶卻是在日本做出了自由的決定，然而，結果呢？中共運用了強大的壓力與手法，使周鴻慶又被「押」回大陸了。當時，該是多麼震動的大事件。

由此可知，在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上，如何可能有人敢公開的要求前赴台灣呢？特別是經過了二十多年「在押」的「戰犯」人員，又如何敢表達這一心聲呢？那簡直是不可思議了。

也許，有人在妄想：中共卻是如此不可思議呢！但是，我並不是指中共，而是指中共所統治下的人民！特別是被中共「洗腦」後的「十大硬漢」！

這方面，相信不能稍加思索呢！特別是這「十大硬漢」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和言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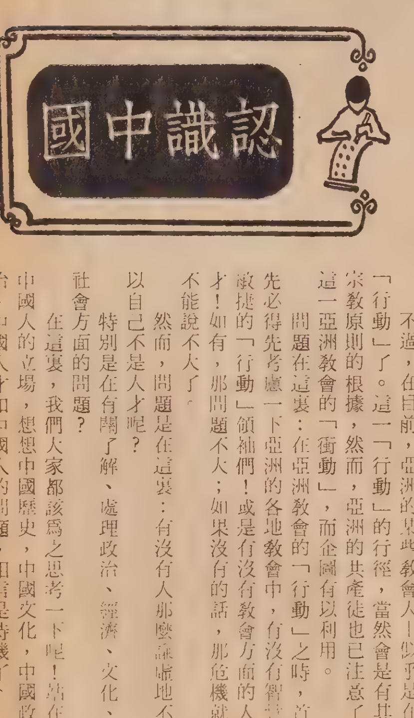
報載，在中共「特赦釋放在押戰犯人員」後，某部份的香港教會人士，以為值得贊賞。這方面我的看法是如此的：

一是證明這些教會人士根本不了解共產黨之所以為共產黨，以及他的思索和行動方式。

二是證明他們只是有宗教的好心，而沒有知道好心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用具體的行動表現才行，而不是一句空話。一個說辭。

三是很可能這些教會人士就是被中共統戰成功利用的一羣，所以，在大公報發表這一消息時並沒有具體的提出來是屬於那一「教會人士」。免得使香港社會人士們矚目。

四是這根本是中共對外宣傳的無中生有的手法，假造新聞和消息來混亂人們的耳目聽視。否則的話，何以沒有指出是那些人士，那些教會呢！



不過，在目前，亞洲的某些教會人士似乎是在「行動」了。這一「行動」的行徑，當然會是有其宗教原則的根據，然而，亞洲的共產徒也已注意了這一亞洲教會的「衝動」，而企圖有以利用。

問題在這裏：在亞洲教會的「行動」之時，首先必得先考慮一下亞洲的各地教會中，有沒有智慧敏捷的「行動」領袖們！或是有沒有教會方面的人才！如有，那問題不大；如果沒有的話，那危機就不能說不大了。

然而，問題是在這裏：有沒有人那麼謙虛地不以自己不是人才呢？

特別是在有關了解、處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方面的問題？

在這裏，我們大家都該為之思考一下吧！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想想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政治，中國人才和中國人的問題，相信是時機了。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66 「鳴放」到「反右」

在「鳴放期間」，人們都興奮地想：共產黨勇於改過，敢於接納忠言，共產黨是有前途的，中國人民將會獲得自由和幸福。

在共區八年，最使我感到鼓舞的便是「鳴放運動」。肯定的，所有肯於「鳴放」者，都是爲共產黨好的，他們決不是「反動派」。

然而，好景不長，一瞬卽逝。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費孝通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他說：「『百家爭鳴』的方針貫徹得怎樣了呢？和『向科學進軍』來比較似乎又差一些。先從知識分子方面來說：他們對百家爭鳴是熱心的；心裏熱，嘴卻還是很緊，最好是別人爭，自己聽。要自己出頭，那還得瞧瞧，等一等再說，不爲天下先。依我接觸到的範圍來說，不肯敞開暴露思想的人還是佔多數。」

費孝通表示：有些人有顧慮，「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到了五月三十一日，費孝通又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早春前後」，說：

「『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篇文章早在今年二月中，初稿已經寫成，但文章提出的問題分量不輕，沒有勇氣送出去。反復修改了幾次，又復寫了好幾份，分送給民盟的朋友研究提意見。大約在二月底，我正想發稿時，來了一位朋友，和我說：『天氣不對，你還是再等一等，這樣放出去，恐怕不妥當。』過了一天，又遇見一個雜誌社的記者，談起了另外一個正在外地採訪的朋友。他說：『寄回來的文章，口徑不對，暴露太多。現在不准這樣寫

爲手上就有着這篇可能會出問題的文章，所以特別關心。因爲沒有勇氣送出去，所以就一直擱在那裏。後來，又從頭改了一遍，磨光棱角，去掉那尖銳的地方。文章送出去之前，又把後半部改寫了一次。……」

知識分子便在戰戰兢兢的情況下，在毛澤東共產黨的鼓勵下「鳴放」起來了。

在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演講，題目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他鼓勵人們大膽「鳴放」。（這篇講辭，在公開發表時是經過修改的）

中共鼓勵人們「鳴放」，並且堅決地保證道：「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中共中央統戰部」還邀請「各黨各派和民主人士」參加「整風座談會」，表示出虛心接納民意的樣子。

於是，「鳴放」起來了，各大學裏都充滿了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聲。有人提出這樣的口號：「再來一個新的五四運動！」

在六月六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鈞曾在北平「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召開了一個座談會。費孝通說：「現在各大學的學生都動員起來了，情緒激烈，從這次運動揭露出來的問題看：情況是十分嚴重的。……今天在我們的內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感情，我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學生動員起來，事情很容易擴大，現在學生找帶頭的，如果老師加上去，事情就可鬧大，當然要收也容易，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錢偉長說：「現在學生運動的特點是要找個頭，如有老師領頭就可出亂子，近來有些學生的家長寫信給我，要我勸勸他們的子弟不要參加鬧事，我曾做過，但學生的表示十分堅決，這眞像『五四』前夕，和我們做學生的時代一樣不接受家長的勸告。知識分子最根本的問題是出路問題，學生鬧事的原因是沒有出路。」

曾昭倫說：「今天學生的問題很多，一觸卽發，他們一上街，市民就結合起來，問題鬧大了，因爲今天群眾對黨也是不滿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知識份子鬧事是有傳統。……黨嚴重地脫離了群眾，加以波匈事份的影響，形勢是一觸卽發。目前情況很像波蘭統一工人黨八中全會的前夕，這次整風可能黨的估計有錯誤，黨可能認爲高級

評「唐

看了波蘭斯基的「唐人街」，發現電影中有很多希治閣的類似東西，電影中的私家偵探紀提斯是誰，可試行將希治閣「迷魂記」中的占士史超域聯想一下。「唐」片女主角伊芙蓮最後的死，可收到一點使觀眾感到意外的效果，這也是希治閣常用的手法，據說「唐」片的香港版，剪掉一些挖苦中國人的片斷，其實那是不必要的，我們的電影，也有不少挖苦人家的片斷，給人家挖苦一下，也不必如此小氣。電影中美國老導演尊哈士頓，也爲了捧波蘭斯基的場而飾演一個變態心理殺死女婿、嫁女兒、強姦女兒的企業巨子。這份將自己形象醜化的精神，也可以表示他對波蘭斯基的才華的欣賞。同期國片中，張曾澤導演，改編自依達原著的「酒吧女郎」電影中有一部份。可以看出是爲了醜化一位自殺的女星而寫的，波蘭斯基醜化企業巨子，卽使有所影射，

殺而死的死人，個人以爲前者比後者更有現實意義。

名導演杜魯福曾經訪問過希治閣，寫過一部專著，然而杜魯福的作品，因爲重視藝術良心，像「戲中戲」的亂倫情節，就有警世意味，而且用很多象徵筆觸，如果說杜魯

結果恰恰相反。」

附大鏞說：「師大黨的領導問題很多，但至今不敢承認錯誤，師大問題比較多的是肅反問題和評薪問題，黨首先應該對肅反搞錯的承認錯誤，進行平反。……」

「北大曾有學生來師大，要求聯合罷課，現在的情形是『五四』以來所沒有的。」

由於青年們要求自由和民主，因此，中共便要壓制「鳴放運動」。在六月三日，中共「統一戰線工作部長」李維漢便邀請「各黨派」人士開第十三次座談會。李維漢表示：「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這一連串座談會上所提出的批評和意見，總的說來，從各方面提出的批評和意見，有很多是正確的，應該認眞地加以接受和處理。」

李維漢這一段話，當然不是由衷之言，他要說的只是下面這一節：「有相當一部份意見是錯誤的，還需要進一步地加以研究和分析。」

在六月五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題目是「我反對葛佩琦的觀點」，他認為「批評應該有正確的立場和觀點。」他說：「這是個人的意見，希望人民日報能夠發表，並且希望人們看到這封信後，不要誤會人民日報是在『收』了。」

在六月七日，「人民日報」登載了湖南漢壽縣一個農村少女所寫的信。這封信是駁斥葛佩琦的。（按由北平到湖南漢壽縣的鄉村，來回的郵程要在一個星期以上。為什麼一個農村少女，竟然能夠在剛到達的「人民日報」上發現葛佩琦的談話，並且立即寫信給「人民日報」予以反駁呢？值得深思）

在六月六日下午中共「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在「國務院座談會」上宣佈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這封信罵盧郁文「為虎作倀」和「無恥之尤」，警告他及早回頭。在六月八日，人民日報就以這件事為口實，寫了一篇社論，題目是：「這是為什麼。」它說：「在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中，竟發生這樣的事件，它的意義十分嚴重，每個人都應想想，這是為什麼？」

與「酒吧女郎」

林巽

的壓力。個人以為波蘭斯基的作品，只有「魔鬼怪嬰」有較高意境，至於他自己以為最滿意的「冷血驚魂」，筆者以為是一部內容最骯髒最可怕的電影。

「唐」片由一個假扮水務局長梅爾維的太太，誘使私家偵探紀提斯去追查梅爾維與別的女人的姦情，以至梅爾維眞太太出場要控告紀提斯，接下梅爾維意外死去，紀提斯去查案幾乎被暗算，再下去那位假太太又被殺，紀提斯因為曾任洛杉磯檢察官助理，由於正義感與知識，他相信梅爾維是被謀殺的。他便決心將該案查得水落石出，後來他將收集來的證據，拼湊成一個亂倫的事實，那個大富豪諾亞格羅斯，紀提斯的岳父，是．個強姦女兒、殺死女婿的眞兇。

當我離開戲院時，產生一個奇想，如果將片頭波蘭斯基導演的名字剪去，換上希治閣導演的名字，觀眾同樣會深信不疑。雖然波蘭斯基其他的電影，並沒有這樣，他是有自己獨特風格的導演，由此發現，波蘭斯基這一個「鬼才」又添上一筆臨摹之才。如

黑森林了。

「酒吧女郎」情節上並沒新意，橋段大致與不久前劉芳剛的「不再有春天」差不多，「酒」片只為女主角加添一個撫養兒的責任，以及將男主角寫成放棄責任的正當男子。這只是為了給女主角強調了母性的光輝及被遺棄的痛苦。其中有兩條悲劇支線，一個被黑社會壓迫的吧女自殺，一個吧女因被色情導演誘去拍色情電影，精神分裂，犯誤殺罪下獄，那顯然是將一件近年的新聞事件將一個人的故事分成兩個人的故事去表演的。

不可否認，幹吧女這一行業的女子，當她在入行之前，應該明白到那是給男人玩弄，受黑社會控制的行業，是一種被損害，被出賣，被侮辱，被歧視，被遺棄者的角色，一個女子願意去當吧女，後來當一切苦果，那其中大部份責任應該由自己來負。小說作者與電影藝術匠人雖然是那麼好心腸，但他們忘記了，任何一個女人為了生活，並非必要依靠幹這種賤業才能夠生存，她們寧願那樣做，只是為了逃避出賣勞力出賣才智的工作，並非是非做不可。但電影並不強調這一點，彷彿叫觀眾相信那班可憐蟲是那樣做不可的，這是電影最不健康的一點。

在取材方面，我們知道像「唐人街」中的心理變態岳父，也只是現實社會中的一種特殊品種，藝術匠人藉着這人物去做什麼大姦大惡的事，只是為了販賣刺激，故事本身是無意義的。在「酒」片中酒吧女也是現實社會很多行業中的一種特殊職業，吧女本身由那種職業本身帶來的痛苦，並不一定代表社會對她們的虧欠，她們本身是自甘迷失的一羣。藝術匠人可以藉她來販賣刺激是可以的，藉它來控訴正常社會對她們的歧視，那是沒什麼意義的。要表現出較好的內涵，除了着重表現她們的錯誤，希望能取到一點警惕性的效果，並盡可能誘使觀眾去思索，那才能突出一些藝術性份量的。

從「酒」片中，看到導演處理胡燕妮，謝賢和那個飾演他們兒子的童星，最後一段三個人聚在一起，三種不同心境的戲，相當成功，我想要是公映時能着重童星身上做一些宣傳功夫，而將前一段隱心的色情戲處理含蓄一點，可能有多吸引一點家庭主婦觀眾，其實電影中的色情戲，只是今日一般可憐的藝術匠人的迷信噱頭，有如前些日子的打鬪噱頭一樣，它的魅力，顯然是大大褪色了。同期最賣座的電影卻是內容健康的「奪標」，因為所有影評及不少作家都在捧。筆者避免與別人重覆，再不好意思賺稿費，不過但願迷信只有「酒吧女郎」這類貨色才是噱頭電影的藝術匠人及大老板，筆者奉勸他們也去看「奪標」，好好地想一想，拍好電影的道路是有的。．如女子除了幹吧女之外，幹正當營生的正路也是很多的一樣。

毛澤東與西遊記

方劍雲

毛澤東全部學問在四大寶書，但對四大寶書的研究，也有深淺之分，大體說來，毛澤東對西遊記較爲生疏，沒有對紅樓夢、水滸、三國研究的深，當然也由於西遊記缺乏實際用途。雖然如此，毛澤東有時也還要活學活用，例如毛幫有一種黑話「取經」，如果不知道內情，當然就很難解釋其眞意。實則就是一個單位向另一個單位叨教，學點本領，便名之曰「取經」，此二字自然導源於唐僧取經。雖然不能確定此一名詞是毛澤東所創，但毛幫所有新名詞絕大部份皆出毛澤東之口，除非他用過，別人絕不敢用。卽以「取經」二字而論，如果別人先用，毛澤東可以指爲神怪思想，馬上就會成爲大罪。

除去取經，毛澤東也喜歡看西遊記的小劇，如「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豳戲，在江青創「樣板戲」之前，就是毛澤東愛看的戲。

一九六一年俄毛衝突尚未完全公開，但高級頭目都已知道，一次毛澤東又看三打白骨精，在座相傍的，便有「四大不要臉」之首的「郭老」，郭沫若不但是四大不要臉之首，其人也實在是古今佞臣之首。「郭老」看出毛澤東正恨透了蘇聯當政者赫魯曉夫一批人，乃以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爲題，作了一首實在不能算詩的歪詩：「人妖顚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咒念金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教育及時堪讚賞，豬猶智慧勝愚曹。」

這種詩罵之爲放狗屁尚屬高抬，只能罵爲放屁狗，但確屬「教育及時」，深合「上意」。毛澤東當時和作了一首，題爲「和郭沫若同志」，註明作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這首「詩」是：「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爲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淸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這首「詩」比郭沫若的好些，可列入狗放屁類，其「詩」也與郭沫若相呼應，均爲反蘇之作，尤其最後兩句：「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更指明是罵蘇聯。不過，郭沫若詩中的大聖可以指的毛澤東，毛澤東筆下的大聖，不知是不是自況。

自從郭、毛這兩首歪詩發表後，在毛管區形成一種西遊記熱，文革時紅衛兵出的小報，報名便有「千鈞棒」，「大地」「風雷」等類。

去年北平尚有一個金猴貼大字報，可見毛管區老百姓皆受到毛澤東的傳染，看西遊記的十分普遍，但在毛澤東而言，西遊記還是一部冷書。

彿前面已沒有可寄托的東西，這種人的懷鄉病，也都是從人情上的追求，因爲在他的記憶中，少年的家鄉社會，沒有那麼殘酷的競爭。要是設身處地讓他撤退回那社會，他享受更多的被人尊敬。當然那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要知道那種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殘酷的競爭，早已成爲本世紀的主調，說不定還是下一個世紀的主調。

當懷鄉病從下一代人中完全消失了，每個人都不在乎一生到處飄泊，

指少年記憶中的鄉土與故鄉的人情，這種根並不算得什麼。物質生活的改變已將鄉土的特殊面貌改變了。人情的不變，只有憑自己找不找到共通精神這種境界。那境界不一定是以鄉土爲根的。

如果我們不自欺，最好的精神寄托境界，應該是有眞善美內涵的境界，你沒有辦法找尋到最高級的，可以試行從比較中去選擇。眞正獲到內心安寧的人生，先要盡力對某些充滿虛僞及善變的情感場合敬鬼神而遠之。至於能否在朋友圈子中建立自己眞誠的王國，彼此享受到眞摯的互相關懷的樂趣，那並不是由個人一廂情願可做到的，只要有兩個以上那樣的朋友，那種純樸的情感樂趣生活模式就可以建立起來。

想像中每個生在這時代的人，最好應該有兩個世界，一個是能適應競爭世界的強韌生命，但不論生命如何強韌，競爭太熾熱時，會感到厭倦。於是最好自己另外找到一個完全沒有競爭心理存在的情感世外桃源。讓你可以在外面抵受不住時暫撤回那沒有競爭的精神堡壘中來作一次精神蒸汽浴，睡一個甜美的午覺，並且保證不會發惡夢。等到倦意驅散了，新的韌性培養出來，才再去掙扎過。這不失爲一妙着。其實所謂「思鄉病」也不過是一種在厭倦時想找尋一個精神堡壘來休生養息的藉口。當你遙望着家鄉的遙遠不可期時，何不自己營造一個精神堡壘來代替它。

今日講思鄉，它的代價太大了，大得可能迫使你賠上自己的生命。想來還是華加素好，他曾經發誓，只要

貧民區小景

小怡

已是春天了，春天防的是什麼？春天和夏天一樣，是風雨突如其來的季節。

回憶當年的一個夏天，一場特大

一旁，成人冒雨挖掘泥沙，人們一時無家可歸，都在叫苦連天。

「洪水有如猛獸」，有時破門過屋，確會出乎人的預料。貧民安置區

思鄉病與精神堡壘

霍雲霄

此起彼落，情形非常緊張。

風雨天，是木屋區居民的大忌。雨沖木牆，風掀屋頂，風雨比撒但魔鬼還無情！過去的十級風暴，毀過成千間木屋，而後逐年也有木屋區變成「廢墟」，需要重建。

即使老天「開恩」，像秋冬季節，或是春夏和平。而安置區居民的環境，也不見得好過。安置區房屋簡陋不堪，有的家庭還養有狗和雞，白天人們出去工作，小孩子到處小便，雞和狗糞局部可見，水溝發出異味，牆頭巷尾都是垃圾，廁所簡直就是臭氣迫人。然而，新區也一樣，雖然風雨搬不走大廈，但蒼蠅和蚊子也是亂飛，走廊常見果皮紙屑，公厠有時無燈。如果是大熱天，居民被迫在這些小天地裏，還徹夜不得安眠。人口稠密的新區，一到了夏天，氣溫熱的跳舞，居民就四出乘涼。附近的公園和其他公共場所，常是「露宿者之家」。孩子們在小巷裏挑燈夜讀，婦女們坐在梯間打扇，更有趣的，就是近山的馬路旁邊，還聽得見青年男女開「友誼小組」會議。

在大熱天和風雨天裏，貧民區的小景都很「動人」。

過去有這樣的一年，老天連續刮起幾場暴風雨，九龍大坑東榕光里有一百多間木屋變成了水淹區。居民狼狽逃生，狗跑上山去了，傢俬和用具隨水漂流。

山洪還將箕架山上的大量泥沙沖下小街，濁流湍急地奔跑，溝渠被堵塞住了，浪花在路上打旋，有的木屋很快就被埋了半截，不知人間有遭遇的小孩總在哭哭啼啼，婦女擎傘蹲在

友回來了，這[illegible]是暫住幾天，這位朋友談起他在外國讀書已經進大學的兒女時，以爲這是沒有思鄉病的一代，他的一兒一女在香港出生，在香港讀完中學，離開了香港幾年，漸漸地與香港舊同學的通訊聯絡也不感興趣了。

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年人，在香港居住，難免總有多少懷鄉病，那並不是對小橋流水，山光水色的懷念，而是因爲那小橋流水，山光水色背後，有純樸而誠摯的人情味。只要人情不可戀，大自然景色或鄉土如何古樸，也不會成爲不能忘懷的一部份。

以海外中國人的社會說：香港的確具有人情冷漠的第一位。一個孩子生下來，由讀小學起就體驗到這種情感，他們離開了香港，在外國雖然也有寂寞，但在外比對之下，人情的冷漠當然不會像香港這麼現實，至於自然風光，人工建築物等等，香港的面貌當然亦比不上海外許多地方，至少居住環境差不多都是勝過香港的。

懷舊與思鄉是從情感比較中來的。那比較，它的基調仍是建立在人情上而不是建立在風光上。有些上了年紀的人，在競爭社會上掙扎越來越吃力，加上自己經濟基礎那麼脆弱，彷

勝利的狂歡

寒梅

中英打通之後，同盟國軍已勝利在握，日本鬼子已臨日暮途窮，作困獸的掙扎了。

我們的汽車兵團，爲了配合國內戰場的反攻，奉命擔負起戰略物資的輸送任務，由印緬戰區運輸軍品裝備回國，支援前線，爭取勝利。

我們的車隊進入國境時，雲南邊區的民眾夾道歡呼，興奮若狂！當時經常有許多盟軍的戰友往返奔馳在公路上，逢人見面總是習慣的揚巾揮手，頂起大姆指喊叫一聲「頂好！」同胞們見到我們是遠征軍凱旋返國，「頂好」之聲喊得更響亮，熱情洋溢，同學們莫不喜極而泣！

國內戰場的英勇國軍，捷報頻傳，那時正是民國三十四年的初秋，士飽馬騰，全國軍民以勝利在望，民心士氣空前鼓舞，日本鬼子的軍隊已成強弓之末！

八月十四日的晚上，那是一個終生難忘的日子，投落廣島的原子彈，終於炸毀了日本軍閥征服世界的迷夢，當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來時，廣播電台的勝利捷報，報紙的號外，立刻像水銀瀉地一樣，傳遍每一個角落，鞭炮聲，鑼鼓喧天聲，勝利的歡呼聲，響徹長空，激蕩着每一個人的心絃……每一個人歡欣若狂！

我們的部隊正駐在昆明，當時的昆明在勝利的浪濤中，民眾到處張燈結綵，成羣結隊的在街頭到處手舞足蹈，有的擁抱在一起，倒在地滾來滾去，有人拿着洗面的銅盤、水桶，亂敲亂打，還有人用墨水在臉上亂畫，畫成唱戲的大花臉，跟在一簇簇的遊行人羣中，大吼大叫，整個昆明變成一個歡狂的城市！

營地傳來勝利的消息似乎比民間早一些。記得我們還沒有聽到電台播出勝利的消息時，距離我們營地不遠的美軍帳蓬，就發射出長虹似的漫天信號彈，一羣羣的美軍大兵個個高舉起大瓶洋酒，歡天喜地的在帳蓬四週，瘋狂的熱鬧起來了，長官以爲出了什麼事，正想過去問個究竟時，我們的電台也播出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快報，同學們的理智堤防立刻缺口了，不約而同的在地上大翻跟斗，大概是興奮過度，剎那間不知說些什麼話才好，只是撕破喉嚨，大聲喊叫：「勝利了，勝利了……」有的同學互相的拳打腳踢亂成一團，有的用牙齒咬緊對方的肩膀不放口，有的跑過去和美軍的大兵在一起瘋，整個營地簡直是「騷動」起來了，好在這是歡欣的「騷動」，平時最權威的「立正」口令也失去威風了，就連臉孔最嚴肅的連長，也心花怒放的，張開笑臉和同學們狂歡在一起，情不自已！

八年浴血抗戰換來勝利狂歡的畫面，感人太深

縷記蔣總統曠古哀榮

焦毅夫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即西曆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深夜十一時五十分，我們大家所崇敬的總統蔣公忍捨我們安詳的逝世了。

據台北的朋友告訴我，台北出版的報紙，早晨六時就有報販送來（台灣的報是派送的），可是四月六日這天八點多還未聽到揿鈴聲，這是反常現象，大家都覺得奇怪，朋友是報紙迷，必須讀完早報才肯進餐，因此急不及待的站在門外，報販來了，卻見他邊走邊哭，朋友還以爲他和別人打架，正想勸他兩句，駭然發現總統逝世的消息，這朋友不由自主的捧着報紙也哭了。

十一時電視台（台灣電視台十一時開始）廣播這令全國人民都不願聽的消息時，廣播員一開口聲調就非常沉痛，幾句以後就泣不成聲，於是用「接力」方法，來完成這個節目。這個消息傳播到全國各大小城市、鄉村、軍營、工廠、海灣、離島、窮鄉僻壤，沒有人不感到悲戚，沒有人不飽含淚水，眞是巨星殞落，天地黎庶同悲。

蔣公崩逝的當天下午，台灣地區上空，雖有行雲，但非風雨之兆，誰知到了夜晚，忽風起雲湧，飛沙走石，雷電交加，繼之傾盆下雨，平地水深盈尺，室外墨黑不見五指，整個台北市的人浸沉於一種難以想像的恐懼情緒中，就像到了世界末日，人們從熟睡中驚醒，莫不驚感這種異樣，誰也沒有想到當那狂風暴雨之際，正是蔣公崩逝之時。

行政院新聞局六日凌晨二時發佈總統蔣公崩逝的消息，同時公佈主治醫師王師揆、熊丸、陳耀翰簽字之醫療報告，及經蔣夫人、嚴副總統、蔣經國、倪文亞、田烱錦、楊亮功、余俊賢等簽字之總統蔣公遺囑。

蔣公是四月五日崩逝，三月二十九日曾經一度昏迷，經急救甦醒，當經夫人和蔣院長商量，請立遺囑，蔣公欣然同意。遺囑上所簽署的除蔣夫人外，是五院院長，蔣經國（行政）、倪文亞（立法）、田烱錦（司法）、楊亮功（考試）、余俊賢（監察）；奉命受記的秦孝儀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湖南人，爲我「少有才藻」之士，追隨蔣公二十餘年，頗受器重，近年蔣公身體欠適，每日常伴左右除家人外，孝儀先生日必定省，自由出入官邸。

蔣公逝世時，面容安祥，就像熟睡，夫人和經國先生陪侍在側，不久，現被請上二樓瞻仰蔣公遺容，故總統睡在床上，蓋着一床白被單，面露慈祥笑容，不像已經天人隔世，蔣夫人坐在床後椅子上，目視蔣公遺容，神態哀戚，蔣院長悲慟莫名，當嚴副總統和各院院長向蔣公遺體行禮敬悼時，蔣院長跪下回禮，當副總統等離開官邸時，經國先生堅持跪下行孝子大禮，送他們離去。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總統崩逝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時止，副總統嚴家淦於六日上午十一時宣誓繼任總統。

嚴總統宣誓就職之後，立即發佈第一道命令，爲故總統蔣公敬謹治喪。

「國家不幸，故總統蔣公憂勤遽逝，全國哀傷，舉世震悼，茲特派倪文亞、田烱錦、楊亮功、余俊賢、張羣、何應欽、陳立夫、王雲五、于斌、徐慶鐘、鄭彥棻、黃少谷、谷正綱、薛岳、張寶樹、陳啓天、孫亞夫、林金生、沈昌煥、高魁元、賴名湯等大員，敬謹治喪。此令。」

嚴總統同日又發佈一項命令：

「一、故總統蔣公於本月五日病逝誌哀辦法，規定於後：

(1)全國軍、公、教人員應綴佩喪章一個月。(2)全國各部隊、機關、學校、軍艦及駐外使館等應自即日起下半旗誌哀三十日。(3)各要塞、部隊及軍艦均應自升旗時起至降旗時止，每隔半小時鳴放禮炮。(4)全國各娛樂場所，應停止娛樂一個月。（關於停止娛樂一個月一節，孝家爲體卹民艱，經報請嚴總統明令改爲停止娛樂至四月十六日止。）舉later第二天即恢復營業。

行政院院長蔣經國，於總統蔣公崩逝之後，以從政黨員身份，於六日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呈請辭職，呈文說：「經國不孝，侍奉無狀，遂致總裁心疾猝發，遽而崩殂，五內摧裂，已不復能治理政事，伏懇中央委員會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職務，是所至禱！」

當日國民黨中常會出席常務委員一致決議：對蔣院長堅決反共決心表示全力支持，並囑墨絰從公，勉承艱大，慰留之決議文：「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同志，以總裁崩殂，懇辭行政院院長職務一節，中央常會咸以國家內遭大變，外殷橫逆，毛賊之禍亂待除，革命之事功未竟，深願全黨同志，全國軍民以孤臣孽子之心，戮力國事，必使毛賊匪僞投首獻俘總裁之靈，得以早日奉安大陸，然

勉承艱大，共竭其效死勿去之忠藎，即所以篤其錫類不匱之孝思，尤望全黨同志與全國軍民，共體總裁『益堅自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之遺命，矢勤矢勇，毋怠毋忽，所殷望切屬也。」

蔣經國院長於接獲中常之慰決議後，於六日下午發表昭告國人談話：「經國請辭行政院長職，經中央常務委員會議責『效死勿去』之義，敢不銜哀受命

故總統蔣公逝世之後，自嚴總統以至各級文武官員，雖然悲慟非常，但卻能冷靜處理各種政務，使國家政治仍然能夠順利推進，社會秩序平安肅穆。

在前線全體軍民悲悼之餘，沒有放鬆敵對人的監視，同時還把蔣公遺囑飄向大陸，俾人民曉得爲他們所崇敬的巨人逝世，也令大陸同胞知道「復興島」經此遽變，更能團結起來，共同反毛反共。

天地哀慟・草木同悲

曾憲光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六日一早，電話筒相繼傳來，萬會長和陳澤棠執委沙啞而低沉的聲音：「告訴你一噩耗，蔣總統不幸於昨晚深夜逝世。」因它來的太突然，致使我震驚和哀傷過度而一時說不出話來。

七日上午，當我與一部分執委及會員，前往九龍尖沙咀中國文化協會特設靈堂，向總統蔣公遺像行禮致哀時，忍不住內心的悲痛，熱淚幾要奪眶而出。

往後讀到有關蔣公崩殂後，在老百姓中引起的種種動人場面報導時，好幾次將不能自己的想放聲大哭一場！

十八日，當萬人協會回國參加故總統蔣公奉厝大典代表團團長焦毅夫兄，向萬會長與筆者談及：在靈車所過道路兩旁，跪哭拜祭者不下二三百萬人的情景時，眞把我聽得熱淚盈眶！

十九日，剛由台灣來港的台灣籍人陳太，在她悲痛地講述蔣公崩殂及台灣人民對蔣公逝世所表現出的哀慟景況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陪着她熱淚雙流！且流個不停。她曾告訴我：

四月五日晚蔣公與世長辭時，一連幾日天氣特別晴朗的台北，突爲雲蓋頂，雷鳴電閃，風雨交加……，眞把好些已入睡的市民，從夢鄉中驚醒過來，同樣於「頭七」——四月十二日下午四點，蔣公家屬及有關黨政軍首長，一起前往國父紀念館祭奠蔣公時，整個台北市上空，也突然變的黑沉沉的，繼而老天哀慟不已的痛哭了一場——下着傾盆大雨，尤被今天台灣人當作神的一樣傳誦的是：在整個台北市大雨傾盆時，正在祭奠蔣公的國父紀念館及其附近地區，卻滴雨不下。

排隊瞻仰蔣公遺容時（排隊等候了十多小時才輪到自己前往瞻仰遺容者，不下百十萬人，且均能自守秩序，更不見在地上丟擲食物碎屑、廢紙……等觀眾）。好些青年學生，當場咬破指頭，書寫參軍決心……。

更多的老人，在拜祭蔣公時，嚎啕大哭：「蔣總統啊！你老人家把我們帶來台灣安居樂業了二三十年，現你已丟下我們而去……」而使聞者無不心酸淚落！

對的，故總統蔣公的逝世及喪禮的進行，所出現的動人場面及參加人數之多（注意：台灣人口只有一千五百萬人），可以講是歷史空前的，確切的說，是近百年來，世界各國元首之死，無一人能及者，由此也反映出台灣人心的一致。

據說在蔣公逝世後，台灣人民自動發起帶孝一個月時，見到在台北機場上落的國泰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仍穿着她們那套紅色制服時，曾激怒了不少正在哀痛不已的市民，齊上前喊打，只有在她們的負責人當眾道歉，並保證該公司全體工作人員馬上更換深色制服後，人羣才滿意的散去！

誠然上述情況，只是蔣公崩殂後的一個小插曲而已，但由此也就有力地表明，蔣故總統在台灣人民心目中，是一致尊崇的。

蔣故總統在台之如此得民心，再明顯不過是與他老人家平日對台灣老百姓之關懷愛護分不開的。

對此，別的不說，只舉下面一事例，據云（此事是筆者在教堂聽一位牧師在講道時說的）：好幾年前，台灣本身天文台和鄰近各國的氣象站，都預告在四十八小時內，將有一股特大颶風吹襲台灣，且一致認爲（測出）這場空前的特大風暴，將席捲整個台灣地面上的所有建築物，是時，得悉此壞消息後的蔣總統，指示下來，要有關方面隨時向他報告最新的風暴消息。一晃又是一天，算來颶風到台灣的時間只剩下二十個小時了，尤令人憂心如焚者是，各地測得的最新風暴消息，越發肯定這股特颶風，定將於十多小時內狂襲台灣。

面對人力無法挽救這場特大自然災害的蔣總統，只有跪下來祈求他一生忠於祂信靠祂的主耶穌基督；用祂全能的手，把那股颶風拿掉了，且一跪下祈禱便長達四個小時之久，果然，仁慈的主垂聽了他的禱告，而把風向轉到另一海面去，使全台的一千五百萬人免去了一場浩刧。

這裏，對連科學家們都無法不承認是神蹟的神蹟，不理它是否偶然巧合？甚至你完全不相信也好。

但身爲已屬八十高齡的蔣總統，爲了他的子民百姓之安危，竟不聲不響地澈夜跪地四個小時，向他所信賴的主耶穌基督祈求這件事，這種偉大的博愛行爲，卻深深地感動了每一位台灣同胞！多麼偉大，仁慈的領袖啊。

故總統蔣公已返回天家，但他的精神（特別是反共精神）卻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西安半月記【一】

蔣中正遺著

引言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變，事起倉卒，震驚中樞，幾搖國本。中正於二次入陝之先，即已察知東北軍剿匪部隊思想龐雜，言動岐異，且勾通匪部，自由退卻等種種複雜離奇之報告，甚至謂將有非常之密謀與變亂者。中正以國家統一，始基已具；且東北軍痛心國難處境特殊，悲憤所激，容不免有越軌之言論，如剴切誥諭，亦必能統一軍心，使知國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黃、炎冑裔，患在不明國策，豈甘倒行逆施？中正身爲統帥，教導有責，此身屬於黨國，安危更不容計。爰於十二月四日由洛入關，約集秦、統剿匪諸將領，按日接見，咨詢情況，指授機宜；告以剿匪已達最後五分鐘成功之階段，勗以堅定勇往、迅赴事機之必要；又會集研究追剿方畧，親加闡示。虛心體察，實心諸將領皆公忠體國，深明大義，絕不慮其有他。不料倉卒之間，變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誠之念雖篤，慮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於人何尤？此次事變，爲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年之心力，經營敷設，粗有規模，經此變亂，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規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國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亂者同具良知，亦必自悔其輕妄之不可追贖也。自離陝回京以來，疊承中外人

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慚疚之不遑，何敢再有所陳述。即欲據事紀實，已不能無罣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與揚己自詡之嫌。叛部雖早已不視余爲其上官，而余則不能不認爲我之部屬；部屬之罪，實亦即余之罪惡；瑣瑣追述，又適以自增其愧怍。唯以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當時實情爲憾，爰檢取當時日記，就一身經歷之狀況與被難中之感想，畧記其概，以代口述。凡以誌余謀國不臧與統率無方之罪而已。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

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見驪山上有二人，向余對立者約十分鐘，心頗異之。及回廳前，望見西安至臨潼道上，有軍用汽車多輛向東行進，以其時已屆余每日治事之時間，即入室辦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來求見，事前未約定，殊覺突兀。黎談話時，對剿匪方針表示懷疑，與漢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轍；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誡斥之。是晚招張、楊、于與各將領來行轅會餐，商議進剿計劃。楊、于均未到。詢之張漢卿，則知彼亦於今晚宴來陝之中央軍政長官，楊、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間餐畢，將邀諸人同往也。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爲異。殆以彼昨來見時受余責斥，因而不快歟？或彼已聞余訓責黎天才之言不安歟？臨睡思之，終不明其故。以時遲，亦遂置之。

十二月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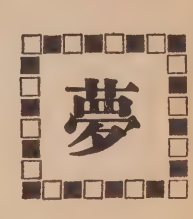
凌晨五時半，床上運動畢，正在披衣，忽聞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立命侍衛往視，未歸報，而第二槍又發；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後槍聲連續不止，乃知東北軍叛變。蓋余此來僅携便衣衛士及衛兵二十人，而行轅大門外之司警戒者，即張之衛隊營也。少頃，侍衛官竺培基及施文彪來報：「叛兵已蜂湧入內，本已衝過第二橋內，被我等猛射抵禦，死傷甚多，叛兵知我內衛線已有防備，刻已畧退，請委員長從速離此。」竺、施等報告方畢，毛區隊長若禮亦派傳令來報曰：「叛軍已衝入二門，但接山哨兵所電話，稱該處並無異狀，亦未發現叛兵。」余問：「毛區隊長在何處？」答：「區隊長正在前院第二橋前假山旁率隊抵抗，速請委員長登後山。」余問：「叛兵如何形狀？」答曰：「戴皮帽子，皆是東北軍官兵。」此時余猶疑爲一部之兵變，必係赤匪煽惑駐臨潼部隊暴動，而非漢卿有整個之計劃。蓋如東北軍整個叛變，則必包圍行轅外牆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無叛兵蹤跡，可知爲局部之變亂。如余能超越山巔，待至天明，當無事矣。乃携侍衛官竺培基、施文彪與隨從蔣孝鎮，出登後山。經飛虹橋至東側後門，門扃，倉卒不得鑰，乃越牆而出。此牆離地僅丈許，不難跨越；但牆外下臨深溝，昏暗中不覺失足，着地後疼痛不能行。約三分鐘後，勉強起行，不數十步，至一小廟，有衛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東隅並無山徑，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東行進。山嶺陡絕，攀援摸索而上。約半小時，將達山巔，擇稍平坦處席地小憩，命衛兵向前巔偵察。少頃，四周槍聲大作，槍彈飛掠余身周圍而過，衛兵皆中彈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圍之中，此決非局部之兵變，而爲東北軍整個之叛亂；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計，決計仍回行轅，再作計較。乃隻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巖穴中，荊棘叢生，才可容身。此時身體已覺疲乏不堪，起而復仆者再，只得就此暫息，以觀其變。時天已漸明，由穴中向外瞭望，見驪山下已滿佈軍隊。旋聞山下行轅外機槍與迫擊砲聲大作，約半小時許，知行轅衛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砲進

所發覺。忽聞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與叛兵厲聲爭執者；察其聲，知爲孝鎭。時叛部搜索益急。聞嚴穴上叛兵相語曰：「此間有一服便衣者，或即爲委員長也。」另一叛兵曰：「姑先擊以一槍再說。」又一叛兵阻止之曰：「不要胡鬧！」余乃抗聲答曰：「余即蔣委員長，爾等不得無禮！如爾等以余爲俘虜，則可將余立即槍殺，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稱不敢，向天空發槍者三，高呼：「蔣委員長在此矣！」旋孫銘九營長來前，向余長跪而泣，連言：「請委員長下山。」余乃知圍攻行轅者，爲張之衛隊第二營也。孫隨護下山，至華淸池行轅前，余欲入內稍憩，見門內物件紛亂，尸體枕藉。孫堅請余登車入西安，謂：「委員長所居之室，已凌雜不可居，營長奉上官命，請委員長入城。」余命孫「找爾之副司令來！」孫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對上官叛變，實對國事有所請求，將面陳於委員長，望委員長接納吾人之所請。」余怒斥曰：「叛逆狂謬至此！無多言，欲斃余，則速斃余可也！」孫與第一〇五師第二旅旅長唐君堯又向余敬禮，請登車入城。余欲見漢卿詢究竟，遂登車行。

孫銘九與唐君堯旅長既扶余登車，夾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車前，既張漢卿親信之侍從譚海也。車向西安城直駛，經東關，遙見張漢卿之車，唐旅長謂：「副司令來矣！」既近，實非張，乃來傳令送余至何處者。唐旅長詢前坐之譚副官：「送委員長至何處？」副官答：「新城大樓。」「新城大樓者，即西安綏署，楊虎城所居。余聞而疑；以圍攻叛變者爲東北軍，何乃送余至楊處？時車已近東門，見守衛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爲駭異。繼思昨晚約宴各將領，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張宴，爲張所給，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級將領，必爲其一網打盡矣。頃所見佩「十七路軍」臂章之兵士，疑係張部第十七路軍留西安部隊繳械後，褫其軍衣而令東北軍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蓋虎城參加革命之歷史甚久，亦爲本黨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變也。既入城，唐君堯向余喟然嘆曰：「委員長鬢髮漸白，較二年以前我等在廬山受訓時城內之繁榮景況，與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員長主持西安建設，曷克臻此？甚望委員長善自珍重！」余未答。十時，抵新城大樓。

余既入綏署，未見虎城。移時，綏署之「特務營」營長宋文梅來，孫銘九以護衛之責交付於宋而去。宋告余以：「副司令請委員長在此休息，副司令不一時即來。」余乃命覓張漢卿來見。約半小時後，張始來，對余執禮甚恭。余不爲禮，張垂手旁立。余問：「今日事，爾事前知之乎？」答：「不知。」余謂：「爾既不知情，應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陽，則此事尙可收拾。」張謂：「事變實不知情，但我有意見欲向委員長陳述之。」余謂：「爾尙稱余爲委員長乎？既認余爲上官，則應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陽；否則汝爲叛逆，余既爲汝叛逆所俘，應即將余槍殺，此外無其他可言也。」張謂：「委員長如能聽從余等之意見，則當然遵委員長之命令。」余斥之曰：「爾今究自認爲部下乎？抑敵人乎？如爲部下，則應服從命令送余回洛；如爲敵人，則立斃余可耳！二者任汝擇一行之，他不必言，即言，余亦不能聽也。」張遂自述其此次行動之動機，非叛變而爲革命。余厲聲叱止之曰：「然則爾尙誘稱今日之叛變爲不知乎？張言：即是敵人，亦有談判餘地。」余憤極，詰之曰：「敵人尙有話可說乎？爾以余爲何如人？余豈能屈於叛逆與降服於敵人之刼持與威脅者？」張氣少餒，謂：「此間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數人共同之主張。余今發動此舉，當交人民公斷。倘國民贊同吾等之主張，則可證明余等乃代表全國之公意，委員長即可明余之主張爲不謬，請委員長退休，由我來幹；如輿論不贊同，則余應認錯，請委員長再出來收拾。余始終自信爲無負於委員長之教訓。現在請委員長息怒，徐徐考慮之。」余聞其「交人民公斷」一語，乃知彼輩殺余之毒計，將假手於暴民之所爲也。余乃怒詰之曰：「爾妄想國內民眾輿論能贊同爾等叛亂乎？恐即爾等素所稱爲『人民陣線』者，亦不至贊成爾今日之狂謬行動！爾自稱爲『革命』，叛逆亦可稱『革命』乎？陳烱明何嘗不自稱爲革命，天下誰如此，又將何以率屬，何以爲人？爾能保爾之部下不效尤爾今日之所爲者以施於爾身乎？爾應回憶，四年以前，國人皆欲得爾而甘心，余代爾受過者不知凡幾；以余之寬容庇護，爾尙可安然遠游海外。今日以後，茫茫大地，何處是爾容身之所？爾眞生無立足之處，死無葬身之地矣！尙不自悟，余實爲汝危之！」張聞言，頓時變色曰：「爾尙如此倔強乎？」余乃詰之曰：「何謂倔強？余爲上官，汝爲叛，國法軍紀對汝叛逆均應執行懲罰，況斥責乎？余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中華民族之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余今日在爾等叛逆之手，余即代表整個民族四萬萬人之人格，人格苟有毀傷，民族即失其存在。爾以余爲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今日之事，爾有武器，我有正氣；我雖無武器，須知正氣與喉舌即爲余之武器。余必捍衛民族之人格，而求無媿爲總理之信徒，無負於革命之先烈，亦必無負於生我之天地父母與全國國民！爾小子何知，乃妄想余爲爾所威脅，而覘余今日正氣爲倔強乎？爾如有勇氣，則立時斃余；不然，則認錯悔罪，立時釋余。否則爾既不敢殺余，又不能釋余，則爾將來更何以自處？余爲爾計，應立即斃余，乃爲上策。爾曷不決然殺余耶？」彼聞言，低頭不語，神色沮喪。移時，問：「爾眞無考慮餘地乎？余去矣！」余揮之曰：「去休！」彼乃改容以請曰：「移居余處何如？」余曰：「決不入敵人之居。」彼又謂：「在此不甚安全。」余答之曰：「不需汝保護！」彼坐而復立者數次，在旁窺察余之神色態度。余閉目不理之。如此半小時，屢言：「余欲去矣！」繼又坐，命役人以食具來，請余進食。余謂：「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國家人民憂危至此，尙何顏再受人民汗血之供養而食國家之粟？況義不食敵人之食！」堅拒之。張仍側立，甚久而不去。余問：「邵主席何在？」彼答：「亦在綏署前面。」並言：「中央諸將領均安全，毫無損害；唯錢慕尹以格拒變兵，被槍傷，然亦僅耳際畧被擦傷而已。」余命其請邵主席入見。彼乃命衛兵往覓邵，而仍旁立未行。

瘟君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周恩來也覺得毛澤東今天的態度太冷淡，使這批民主人士無法下台，只得說道：「諸位千萬不要誤會，兄弟會轉告毛主席，找時間再聚一聚。」「民主人士」雖然不滿毛澤東的態度，但既然上了賊船，也無法上岸，再說每個人都生活享受慣了，除去張瀾之外，其餘的都靠中共養活，如果翻了臉，生活頓時無着。當時也只得忍下這口氣。

周恩來回到十八集團軍辦事處，鄧穎超迎面說道：「老毛來電話找你，要你趕快去。」

一聽說毛澤東又要他去張公館，周恩來再也忍不住了，一拍桌子說道：「我是個人，又不是機器，就是機器也不能這麼日夜搬動，一刻不停。」

鄧穎超冷笑道：「你當然不是機器，但你在老毛眼中，也不是人。」

周恩來問道：「那我是什麼？」

鄧穎超說道：「是什麼？一句話也說不完，大概老毛要用你去騙人，就要你變鸚鵡，要你去害人，又要你變毒蛇，要你去對外鬬爭，又要你扮惡狗，也許還有更多的變，但無論怎麼變，就是不讓你變人。」

周恩來苦笑道：「小超，你的嘴積點德好不好，你知道我在外面受了多少窩囊氣，總希望回來能

鄧穎超說道：「這點你不能怪我，實在你不值得同情。」

周恩來問道：「我怎麼不值得同情？」

鄧穎超說道：「你在北伐時就當過總政治部主任，今天蔣先生左右的文職人員，沒有人當時的地位有你高，也沒有人比你更親信，你如果跟着蔣先生到現在！」

周恩來說道：「小超，過去的事不必談了。」

鄧穎超說道：「就算不談過去吧？抗戰開始，蔣先生任命你當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就想要你過來，你怎麼還不回頭，死活跟着老毛，到底老毛有什麼好處到你。」

周恩來說道：「小超，這裏面有許多事你不明白。」

鄧穎超冷笑道：「我不明白，老娘太明白了，就因爲明白，所以生悶氣，若不是時刻拿你生氣，老娘早得氣鼓脹了。」

周恩來又覺得好笑，問道：「你明白什麼？」

鄧穎超說道：「你不肯回頭，不外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你暗戀那個女明星，準備老毛一死你就接班。」

周恩來連連擺手道：「小超，開玩笑也要分清

好。」

鄧穎超說道：「這是開玩笑，再說幾句眞的，你不肯回來，是不是蔣先生一定要你留在那邊。」

周恩來苦笑道：「這眞是越說越離譜，你叫我怎麼答。」

鄧穎超說道：「你不會爽爽快快承認的，但是彼此心裏都有數，人人都知道，我也不同你爭，不過，我要提醒你一點，老毛也要過來作官了，到時你也用不着在那邊裝神扮鬼了，蔣先生總要對你有個安置吧！你自己便中也要留留神。」

周恩來最怕鄧穎超談這個問題，但是又不能阻止她不說，正不知如何接腔，電話鈴又響了。

電話是毛澤東親自打來的，要周恩來即刻到桂園張公館有要事相商。

周恩來放下電話嘆口氣，說道：「沒有辦法，我還要去一趟。」

鄧穎超冷笑道：「你要肯聽老娘的話，就是不去，看看老毛能怎麼辦你。」

周恩來說道：「去看看他到底什麼事回來告訴你，免得在家胡亂猜測。」說過就三腳併成兩步走出去，耳邊還聽到鄧穎超的罵聲。

毛澤東打了第一次電話知道周恩來還未回到十八集團軍辦事處，覺得奇怪，自言自語說道：「周恩來去了那裏。」

藍蘋揚眉問道：「你猜不出？」

毛澤東說道：「我眞猜不出。」

藍蘋道：「你猜不出，我說你聽，第一個可能

毛澤東大笑道：「那有這回事，周恩來不是那種人。」

藍蘋道：「你是說周恩來很正經了。」

毛澤東笑道：「男人有幾個正經的，是周恩來不敢，他身邊有一頭母老虎，這是人所共知的，怎麼敢在外面搞女人。」

藍蘋笑道：「這一點猜的不對，第二個可能便是去向老蔣報告去了。」

毛澤東怔了一下，說道：「你會這麼想。」

藍蘋說道：「怎麼樣，我想得太離譜嗎？」

毛澤東說道：「不離譜，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不過他也用不着自己去報告。」

藍蘋笑道：「你不是常說周恩來一根線通天嗎？既然通天，當然要自己去報告，不能假手於人。」

毛澤東笑道：「周恩來如果真的憑良心報告，我今天罵這批不要臉的傢伙，他全盤托過去，對我只有好處。」

藍蘋說道：「我也是這麼想，潤之，你真是該走運了，誤打誤撞都得你有利。」

毛澤東說道：「不過，周恩來去報告，會不會說真話，說的話是不是真對我有利，也就難言了。」

藍蘋說道：「你對他好些，他當然到上邊就不會專講你的壞話了。」

毛澤東說道：「周恩來的事，沒有辦法談的，現在不說它了。」

藍蘋說道：「你不是要找周恩來辦事嗎？」

毛澤東說道：「剛才已經告訴鄧穎超，要周恩來回來時打電話，現在沒有電話，可能未回來，由他去吧！」

藍蘋冷笑道：「你又想拖，今天非把周恩來找來，辦妥我們的事不可，否則我就另行其是。」

毛澤東笑道：「再忙也不在一夜。」

藍蘋說道：「我連一分鐘也不想等了，如果明天老蔣發表你當了那一院的院長，我怎麼辦！」

毛澤東愕然道：「我當了院長，對你有什麼不妥。」

藍蘋說道：「可是不妥的很，老蔣發表你當院長，你當然要去晉見謝委，我們若是正式結了婚，我就堂而皇之同你一道去，多風光，像這樣，我能去嗎？你敢帶我嗎？」

毛澤東看看是真賴不掉了，說道：「好吧！馬上就辦！我再打電話給周恩來。」

周恩來接到電話不敢再耽擱，立時坐車又到張公館，推開客廳房門，見毛澤東、藍蘋雙雙坐在沙發裏，沒有第三人在場，知道沒有大事，心上放下一塊石頭。

毛澤東看見周恩來進來，笑着問道：「恩來同志，你去了那裏，我打電話你還未到家。」

藍蘋抿嘴嬌笑道：「大概是去了小公館。」

周恩來苦笑道：「江青同志，你怎麼專揀關節下斧頭，這話若是被我家母老虎聽了去，我還有命。」

毛澤東說道：「不過，其中也確有可疑之處，你走了這麼久未到家，究竟去了何處，你最好坦白說出來，如果穎超同志查問，我可以替你圓謊，否則我也只有實話實說了。」

藍蘋抿嘴笑道：「不用追問了，當然是找女朋友溫存去了。」

周恩來說道：「江青同志別開玩笑，我真是辦正事。」

毛澤東微笑道：「你去什麼地方辦正事？」

周恩來說道：「不就是剛才那批民主人士，他們受了主席奚落，滿肚皮不高興，發了許多牢騷，我要從中勸解。」

毛澤東登時變了臉，說道：「這批傢伙發什麼牢騷，那一個牢騷發的最多，你同我講。」

藍蘋笑道：「牢騷發的最多的，一定是那個羅什麼斯基。」

周恩來笑道：「江青同志怎麼猜得到。」

藍蘋笑道：「那個羅斯基自從進客廳坐下，一雙賊眼未離開過我，有時偶然打個照面，他居然向我施眼色。」

毛澤東霍地站起來，說道：「有這樣的事，實在可惡透了頂。」

藍蘋拉著毛澤東上衣，說道：「你坐下，何必發脾氣，他打一萬次眼色，老娘也不會動心，我只是看到好笑，他從進來到出去，你同那些傢伙說的什麼話，我敢擔保他一句都未聽見。」

周恩來笑道：「江青同志絕頂聰明，猜的一點也不錯，他確實不知道主席同大家說過什麼？」

毛澤東也不禁笑起來，說道：「既然他不知道我說的什麼？牢騷何來？」

周恩來說道：「他怪主席不該趕他們走，未能盡言。」

毛澤東冷笑道：「不是未能盡言，而是未能看飽，你明天叫他來，我要江青同志坐在這裏讓他看個夠。」

江青說道：「你這叫什麼話，老娘又不是花瓶字畫，專門供人欣賞，他再來我也不會見他。」

毛澤東問道：「其他的一批傢伙還有什麼牢騷？」

周恩來說道：「都怪主席態度太冷淡，不過這些人無論怎樣不高興，也不會倒過去，主席不必擔心。」

毛澤東說道：「我才不擔心呢？」他們都倒過去投了國民黨，我們就少了一個大包袱，只怕國民黨不肯收他們。」

周恩來說道：「不談這批傢伙了，我自會應付他們，不知道主席找我有什麼事？」

毛澤東指指藍蘋，說道：「你問她。」

藍蘋說道：「副主席同志，有一件事要請你幫忙，我同潤之要在重慶結婚。」

周恩來真懷疑聽錯了，向前拉拉椅子，問道：「江青同志你要同主席在重慶結婚。」

江青點頭道：「是我，你覺得不妥嗎？」

周恩來說道：「主席決定的事，我從來未說過不妥，不過，我確實有點不懂。」

江青問道：「你什麼地方不懂？」

周恩來說道：「你同主席在延安不是已經結過婚了嗎？怎麼又結一次。」

毛澤東心想周恩來真會說話，如果周恩來能打消藍蘋結婚的念頭，可真要記大功一件。

中國抗戰實錄

【24】

辛亥革命與日本

三、外國軍隊駐紮權

一八九六年：承認了俄國在中東鐵路一帶的駐兵權。（開列強駐兵權的先例，其後各國都援例駐兵。）

四、郵政洋員任用權及外國郵局

一八九八年：法國要求在郵政局內任用洋員，各國援例效尤。其後，列強各在中國設置郵局，控制了中國的通信事業。

五、設廠製造權

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規定：「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得任便從事工藝製造，並得自由進口機器（但應繳納進口稅）。」這些口岸工廠的製品對中國輸出（實際是就地賣給中國）時，在各種稅法上都有減免其稅捐的規定。於是，其他各國便援用最惠國條款，也都獲得了和日本同樣的特權。

義和團之亂

要是探究「義和團之亂」的起源，應當歸咎於無知的民眾對於基督教、天主教的反對。

雖然清廷已經在一八五八年簽訂「天津條約」時，許可了西洋教會在中國國內傳教，但是在民間視教會爲邪教的人仍然不少，地方上縱火焚燒教堂的事件，時有所聞。

在民智閉塞的中國社會看來，西洋教會是有悖於中國傳統風俗的，他們對於諸如禁止祭祀祖先、男女同做禮拜、教會醫院的外科手術，都不習慣；甚至還有「教會誘拐兒童挖眼剖心製藥、敲骨髓榨油」等等的傳說。

本來，教會在各地傳教，確實也有兼負推動侵略性的貿易和促進西洋化的尖兵任務；故而一次又一次地招致國恥接踵而來的清廷，在生活日益貧困的羣眾心目中，簡直就是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的幫兇。

打着扶清滅洋旗號

「義和團」是在山東承襲了自元朝傳佈下來的白蓮教流派而組成的一種宗教團體，自稱天降神兵，嫻習拳棒，狂信神符神咒護體，刀槍不入；打着「扶清滅洋」旗號，以教會爲仇敵，在山東肇亂。清廷雖曾一度派遣袁世凱前往鎮壓，但禍亂卻蔓延到了京畿所在的直隸省（河北），而且連慈禧太后不久也被說服，反而站在支持他們「扶清滅洋」的立場。於是，得到了清廷支持的「義和團」，對於洋人便更加肆無忌憚、極盡其暴虐之能事。

襲擊各國公使館

一九〇〇年五月，義和團暴徒進入北京，治安混亂，各國公使再三要求清廷鎮壓，清廷置之不理。最後，各國只有決定派遣軍隊進駐北京，護衛公使館。五月三十一日，英、法、俄、美、義、日六國（德、奧兩國後來加入）軍隊四百九十人進入京城，然而「義和團」卻在六月八日將天津到北京之間的鐵路和電訊線路破壞，使在北京的外國使館和駐軍陷於孤立狀態；於是，各國乃推舉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薛摩爾爲總指揮，率領由各國軍隊約二千人所編成的「解圍縱隊」，六月十日，自天津向北京出發；這個部隊受到「義和團」的阻擋，未能到達北京，「義和團」則在京城內爲所欲爲，各國公使館受到羣眾襲擊，日本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都在這個時候遇難。

各國聯軍乃攻占北京爲目標，而正式採取武力的措施，首先由軍艦轟大沽砲台並將之佔領；繼之，增援部隊陸續登陸。清廷面臨這個情況，乃於六月二十一日下詔對各國宣戰，命令「義和團」攻擊各國公使館和天津租界。在這個宣戰詔書中，只提到「遠人」，至於究竟以那個國家爲敵，卻沒有交待明白，眞是古今所未有的奇文。

日本乘此機會，打算大規模出兵，以圖擴大對清廷以及對各國的發言權。六月十一日，外相青木周藏對駐英國代理公使松井慶四郎發出密電，告知日本打算增派軍隊，指示松井探詢英國政府的意向，當時英國政府的答覆是「希望和各國一致行動」而予以謝絕。

可是戰局日益激烈，開向北京的各國聯軍──解圍縱隊，也在途中被包圍而陷於苦戰，因之，事態急遽變化，英國政府反而於六月二十三日請求日本出兵，青木周藏立即決定派遣第五師團一個師（師團長山口素臣）兵力一萬五千人前往大沽；但在這個當口，卻又因未能得到俄、德兩國的積極贊成而一時作罷；然而，北京的情勢越發惡化，英國終於提出願意負擔軍費，懇請日本派兵，日本允諾所請，並增派七千人，合計二萬二千人，於七月六日出發。

當時，英國政府照會日本，關於增派二萬軍隊，由英國支援軍費一百萬鎊。

八國聯軍陷北京

經過了兩個月的戰爭之後，八國聯軍於八月十四日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等人逃亡西安，清廷這才決定求和

參戰國之外，又有比利時、西班牙、荷蘭加入，合計十一國。）

義和團事件，是我們中國繼甲午戰爭之後的最大國恥，不辨國籍，不分恩怨，仇視所有的外國人，充分表示中國人沒有國際知識，而招致了外國人的輕蔑欺侮；是當代國民知識程度的象徵。（註：蔣總統——「擁護公理與抗禦強權」，一九三一・十）

鉅額賠款國窮民困

「辛丑條約」的賠款，達到了四萬萬五千萬兩，日本分到其中的百分之七點七，計三千四百七十九萬餘兩。中國由於支付如此鉅額的賠款，國家財政大爲艱苦，人民生活陷於極端貧困。

尤其是依據條約將對外收入來源之協定關稅的稅則稅率變更，並以關稅收入抵付賠款，給予國家財政經濟的影響更大。

具體地說：就是協定關稅在變更之後，外國商品更增加了減免的特權；本來，在中國的立場，因爲要賴以支付賠款，毋寧說是應該加重關稅才成，然而變更的結果與目的恰好相反，於是對外國商品的減免稅額，都只有加重到國貨的稅收上面，以致國貨連在中國領土內，也不可能和外國貨競爭，國內產業因之更加衰退。

此外，爲了管理抵付賠款的關稅，乃由外國人擔任總稅務司，負責支配。關稅攤還賠款之後如有餘額，也要存入外國銀行，讓人家保管。

由懼外轉而媚外

不獨中國經濟的精華，爲帝國主

亦爲其所並蓄兼收，點滴無餘了……中國在此險惡的瓜分潮流之中，雖因列強國際政策的轉變，僥倖於形式上的不亡，然而清廷懼外的心理，達於極點，且因之進而發展其媚外的心理。（註：蔣總統——「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三・三）

俄軍霸佔東北

義和團之亂，在另一方面，又被俄國利用爲向遠東發展的好機會。

一九〇〇年六月三十日，在奉天省（遼寧）發生了焚燒教堂事件，俄國便以此爲藉口，詭稱保護鐵路，出動了十五萬大軍，將東三省一帶佔領。及至義和團之亂平息，清廷和八國聯軍議和之際，俄國方面竟然主張「東三省應該單獨締結地區性的協定」，拒絕撤退俄軍。

然而卻因此引起了國際責難，日、美、英、德等國相繼對俄國提出抗議，清廷也通過外交途徑交涉撤兵；但俄國則始終堅持漫天要價的撤兵條件，難以達成協議。直到「辛丑和約」締結後第七個月的一九〇二年四月，終於才勉強地簽訂了「交收東三省條約」。

俄軍竟提擔保條件

在這個條約中，規定俄軍分爲三期撤退，每半年爲一期，依奉天省、吉林省、黑龍江省的順序先後撤退完畢。其後，第一期撤兵，沒有發生波折；但到了第二期的時候，俄國突然改變態度，提出了如下所述的擔保條件，脅迫清廷非承認不可，否則便不

內撤兵。

所謂「擔保條件」是：「俄軍退出的地方不得割讓給他國」、「在東三省如不先得俄國的同意，不得開闢新商埠，亦不得讓他國增設領事館」、「不得聘請外國參與東三省行政」、「凡在佔領期間俄國所得權利，皆應照舊保留」……等項，企圖置整個東北地區於俄國的「保護」之下，並且很露骨地表現出要將他國排除在外而獨佔東北利益的意向。



日俄樸資茅茨媾和會議



日本在東三省執行侵略政策的大本營「南滿鐵道株式會社」

把「中華民國」一筆勾銷？

萬人傑

去年十月一日中共「國慶」，快報發表了一篇「二十五年的回顧與前瞻」社論，對中共獻媚捧場，許多讀者寫信並將該社論剪寄給老萬，要求老萬反駁謬說。當時老萬以快報是友報，一時疏忽容或有之，故未予置評。

但那位主筆先生——繆雨（筆名田雪）不知自愛自重，惡人先告狀，寫了一篇「老田潑婦思春篇」諷刺老萬，老萬除以「慰思春潑婦」回敬外，茲特將在「牛馬集」被抽的兩篇批評文字，轉錄於下，還想知道讀者意見，歡迎投書批判。

老萬未發表自己意見前，先做文抄公，引述一位主筆先生去年十月一日中共「國慶」寫的大文的一段：

「最近三年餘來，共產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歷史文物受到相當的保護，世界各國的記者皆可以在國內各大城市旅行採訪，儘管他們以各自不同的觀點與立場報導中國大陸生活的好與壞的各方面，但至少使我們可以不再被蒙蔽在官方的吹噓和故意的誣衊中，我們可以憑自己的知識與理解來判斷這個國際上處於舉足輕重地位而又與我們有血緣之親的國家之眞相。

「今日中國的眞相比過去二十多年來好得多，但應該還可以更好。作爲海外的中國人，我們沒有能力改變中國的現狀，但卻不能不關心中國的現實。身爲中國人，我們當然希望這個國家一天比一天更富裕、更安定、更開明。」

這篇社論是四月十四日在「中外快訊」專欄大寫自白文章「老田潑婦思春篇」的「老田」執筆，筆名田雪，眞姓大名是繆雨。因爲老萬寫「小爬蟲死而不僵」一文時，棍尾拖着這

在這篇社論頭頂上使有「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一日」字樣，使人讀起來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繆主筆口口聲聲「中國」「中國」，初時以爲他頌揚的是「中華民國」；看完才知他指的是毛記「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老萬私下感覺，爲了刊登這篇應時社論，最好暫時把「中華民國」招牌除下，改爲「公元一九七四年」；另一方法是把報頭抽起，換上大私報或文匯報，那便恰當不過，無懈可擊了。但刊在一份由老板到老總都承認「中華民國」爲正統的報紙上，使讀者看起很不順眼，當時有幾位看到被谷爆的讀者把這篇社論剪寄給老萬，要求老萬發表點意見。老萬讀後，只覺痛心，希望是「偶然」的，所以並沒寫什麼。可是老板老總未加干涉，他得意洋洋之餘，連續放毒，老萬只好提出討論討論，讓他知道「不署名」的社論，不是就不必負責的。

在正宗共產報紙上，時時讀到許多謬論，老萬很少予以駁斥，因爲站在他們的立場，說這種話是應當的；但掛上「中華民國」招牌，卻瞞住良心在「共產中國」面上貼金，這是不

共歌功頌德，但找錯了發表的地盤，如能刊在大私、文匯等報，和報上其他文字便調和得多了。

繆主筆替中共捧場，眞是挖空心思。請再看下面引述的一段：「在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政權能屹立二十五年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事了。北洋政府的壽命不滿十六年。中國國民黨的實際統治，如果從一九二七年蔣總司令領導統一全國的北伐革命成功時起計，至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撤出大陸時止，前後也僅二十二年，況且其中有八年時間，半壁江山是在外國侵略者的佔領之下。

「中共政權成立迄今二十五年，無疑已經創下了中國現代史上實際統治中國大部分土地的政權之最長壽命紀錄，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項紀錄將逐年延長。」

照繆主筆的說法，認爲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實際已不存在。從那時起，應該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下了，可是，他報頭上的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多出的二十五年，是怎麼算法的呢？既然你的老板也承認去年是「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了，

如果「中華民國」已不存在，根本不該再稱「蔣總統」，許多報紙稱「蔣介石」「蔣先生」。「蔣總統」逝世的新聞報導，豈不把繆主筆的嘴巴打腫了？

香港有各式各樣的報紙，也有各式各樣的讀者，掛在報頭的年號，差不多已確定這家報紙的立場。如果他們也像繆主筆那樣，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就不會買一份掛起這招牌的報紙，他們愛「中華民國」才肯花三角錢買你一份報紙；而你在「代表報社立場」的社論上，以你個人的立場爲報社立場，這不但對不起老板，更對不起擁戴你們報紙的讀者。

如果一次又一次發表一些與他們意願相違，見解迥異的所謂「社論」，最後讀者只有選擇眞正忠於他們所愛戴的政府的報紙，是必然的。

老萬雖不是寫社論的主筆，所有的文字，不過代表個人意見，但如果那份報紙立場與老萬不同，給我高到破紀錄的稿費，我也不會替他們寫一個字。香港與繆主筆同一鼻孔出氣的報紙有的是，相信在這類報紙發表，較易得到他們的讀者接受，不會有那麼多人被谷爆。爲貴報讀者設想，不要再放毒罷！

繆主筆說：儘管我們過去、現在或將來都不願意接受這個政權（毛政權）卻也不能不面對這個政權仍將繼續存在下去的事實。老萬鄭重對繆主筆說：儘管你過去、或現在或將來都

故總統蔣公大事記（二）

十二月一日，公在滬與宋美齡女士結婚。

民國十七年（四十二歲）：

一月四日，公復任總司令職，政府任公爲北伐全軍總司令，繼續率師北伐。

七月公赴北平，北伐大業完成，祭告國父。

十月公就任國民政府主席；成立五院，實行訓政。

民國十八年（四十三歲）：

三月原第四集團軍抗命，公下令討伐。十月原第二集團軍抗命，公下令討馮。

民國十九年（四十四歲）：

三月晉（閻錫山）、陝（馮玉祥）、桂（李宗仁）叛，公誓師討逆。十月討逆軍事勝利結束。十二月共軍以贛南爲老巢流竄贛北及湘、鄂，地方糜爛，公於南昌召開剿共軍事會議，確定第一次圍剿計劃。

民國二十年（四十五歲）：

六月公赴贛主持剿共軍事。九月克復共黨老巢瑞金。十八日，日關東軍藉口「中村」事件，襲擊瀋陽，侵我東北三省，公自南昌返京，籌商禦侮救國大計。十二月公爲促成黨內寧、粵兩地同志團結，辭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等軍政各職，離京返里。

民國二十一年（四十六歲）：

一月二十八日，日軍在淞滬啟釁，公以在野之身，奮赴國難，由杭州赴京主持戰事。三月公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五月公兼豫、鄂、皖剿共總司令，召開三省剿共會議。

民國二十二年（四十七歲）：

二月成立南昌行營，統一指揮剿共軍。三月日軍攻陷熱河，進窺長城各口，公駐節保定。十二月前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等，勾結共黨成立「人民政府」於福州，公飛浦城指揮討閩軍事。

民國二十三年（四十八歲）：

二月公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完成心理建設。十二月贛省共軍西竄，公派遣參謀團入川，督導堵截共軍。

民國二十四年（四十九歲）：

一月爲根除共軍，公頒發追堵綱要，並重訂追剿共軍序列。三月成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四月國民政府特任公爲特級上將。十一月一日，西北剿共總司令部於西安成立，公兼任總司令，張學良副之。十九日公在五全大會作重要外交報告，強調：「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十二月公任行政院院長。

民國二十五年（五十歲）：

六月廣東陳濟棠、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假抗日之名稱兵，公當機息兵。十月公五十壽辰，全國發起獻機祝壽運動。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受共黨煽惑，刼持公於西安。二十五日公脫險，是即「西安事變」。

民國二十六年（五十一歲）：

七月七日，日軍砲轟盧溝橋，揭開抗戰序幕。三十一日公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八月十三日，日軍又進犯上海，全面抗戰開始。公經政府任爲最高統帥。

民國二十七年（五十二歲）：

一月公致函美總統羅斯福，希望美國予我有效之經濟援助。四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設置總裁，推公擔任總裁。七月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公任團長。

民國二十八年（五十八歲）：

一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議組織「國防最高委員會」，統一黨政軍指揮，任公爲委員長。十一月五屆六中全會，決議任公兼行政院院長。

民國二十九年（五十四歲）：

三月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僞組織，公揭穿「日汪密約」，痛斥日本陰謀。

民國三十年（五十五歲）：

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我對日、德、義宣戰。二十七日，公兼任外交部長。

民國三十一年（五十六歲）：

一月公就任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二月公偕夫人及隨員訪印，與甘地會談。一月蔣夫人訪美。

民國三十二年（五十七歲）：

三月公發表手著「中國之命運」。十月公就任國民政府主席。十一月二十三日公赴開羅與美總統羅斯福，英首相邱吉爾會

還我東北及台澎。

民國三十三年（五十八歲）：

六月美副總統華萊士訪華，與公會談，加強中、美合作對日作戰。十月公號召十萬知識青年從軍，組織遠征軍。

民國三十四年（五十九歲）：

五月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公連任總裁。八月十五日，發表抗戰勝利廣播，勉國人以德報怨，不念舊惡，不對日本採報復政策。

五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十月公伉儷飛抵台北，慰問台省民眾。

民國三十六年（六十一歲）：

三月行政院長宋子文辭職，公暫行兼代。四月國民政府改組，擴大基礎，延攬友黨及社會賢達擔任國府委員。

民國三十七年（六十二歲）：

四月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公爲行憲第一任總統。五月二十日，公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十一月八日，共軍大舉進犯徐州，徐蚌會戰開始。二十八日蔣夫人飛美，洽商美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宗仁、程潛倡言與共黨和談，要求蔣總統下野。

民國三十八年（六十三歲）：

一月發表文告，表示如有助和平，決不計個人進退，二十一日，公宣佈引退，略謂：「……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決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戰消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七月七日，應菲總統季里諾之邀訪菲，商遠東反共事宜，十六日，國民黨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公任主席，提出黨的改造案。九月發表

「為本黨改造告全黨同志書」。十月革命實踐研究院成立，公任院長。

民國三十九年（六十四歲）：

三月公復行視事，執行總統職權，並發表文告，說明「進退出處，一惟國民之公意是從，當此危急存亡之日，受全體軍民同胞責望之切，已無推諉責任之可能……」

民國四十年（六十五公）：

十月紀念台灣光復節，發表告台灣全省同胞書，指示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

民國四十一年（六十六歲）：

一月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號召推行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四大改造，完成反共抗俄總動員。三月青年節發表「告全國青年書」，號召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恭選蔣公連任總裁。

民國四十二年（六十七歲）：

十一月八日，美副總統尼克遜來華訪問。晉謁蔣公，十四日公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完成三民主義體系。二十七日，韓總統李承晚訪華，會晤蔣公，呼籲亞洲國家組織反共聯合陣綫。

民國四十三年（六十八歲）：

五月二十日，公當選我國行憲後第二任總統。二十四日，公延見美國總統特使符立德將軍，就中美問題作進一步磋商。九月九日，美國務卿杜勒斯來華訪問謁公會談中美有關問題。十一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紀念國父誕辰及建黨五十週年，公發表紀念詞。二十五日，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成立，公親臨致詞。

民國四十四年（六十九歲）：

二月七日，公告海內外全體軍民，撤離兵力，增強金門馬祖防務。三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生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來華與我互換批准書，並與公會商。四月十二日，公暨蔣夫人蒞金門前綫視察防衛。十八日，公召見擊落中共米格機四位空軍英雄。十二月十八日，公對兩美報記者發表談話，謂我否決「外蒙」入會係基於國際正義與憲章精神。

民國四十五年（七十歲）：

七月七日，美副總統尼克遜夫婦訪華，與公會商中美共同問題。

二十六日，公答美作家問稱，解救大陸同胞使命，乃我國應盡之責任，中共侈言和談，實為侵略另一方式。

民國四十六年（七十一歲）：

六月二日，日本首相岸信介訪華，與公會談。二十六日，公巨著「蘇俄在中國」一書出版。十月二十日，

連任中國國民黨總裁。

民國四十七年（七十二歲）：

三月十四日，美國務卿杜勒斯訪華，與公會談中美加強合作問題。二十五日公邀宴資政、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等八十二人，徵詢對國內外大事意見。

七月四日，公明令發表，任陳誠為行政院長。九月二十六日，公參加公務員保險。

民國四十八年（七十三歲）：

三月九日，約旦國王胡笙訪華，並贈公勳章。

二十六日，公發表告藏胞書，號召海內外同胞一致積極支持藏胞奮起反共抗暴，政府正予有效援助。

五月二十五日，公電唁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之喪，並追述杜卿名言：「只要中華民國存在，中共一定會被消滅。」

八月三十一日，台省中南部發生「八七」水災，公依據憲法臨時條款規定，頒佈緊急處分令。

民國四十九年（七十四歲）：

一月十五日，南越總統吳廷琰訪華，公親臨機場歡迎，晚設國宴款待。

三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舉行臨時全會，選公為中華民國第三任總統候選人。

二十一日，公當選連任中華民國第三任總統。

五月九日，台灣橫貫公路正式通車，公頒發訓詞，認係我國交通史上重大里程碑。

中共玩弄戰犯把戲 統戰陰謀不攻自破

編輯先生：

客氣話不會說，敝人閱讀貴刊亦有七年矣，從過去悠長時間，貴刊給我感想：「言論公正，敢言，不怕壓力，為着自由人士之導師，令我甚為

戰把戲，謹祈給我不吐不快的心聲長達，是盼。

近從報章、電視、電台報導中共所謂「獲赦戰犯」來港消息，當達羅湖始，直至居住、購物、照相、診病

[illegible]覺得如確實獲赦，為什麼還寃魂不息跟着他們，不給他們安靜自由呢？

據左報報導，該批戰犯有居港舊同事同學前往探晤，可見不是人生路不熟之人，為什麼中共人員還要長期監視着，令他們身不由主呢？如眞有舊同事等探望，申請手續當然明白如何辦理，居港二十五年以上同胞來說，其中將軍級也不知凡幾，回國時還[illegible]民，那麼就不需申請嗎？況且該批貪生怕死之徒，要我政府派員英雄式歡迎嗎？毛蟲！我覺得你們統戰手法太低能了，騙得了眼睛雪亮廣大的同胞嗎？如確有種的話，應開放深圳橋，告示全國同胞，現在人民可去自己喜歡的地方了，這樣才是全國同胞歡迎的。

讀者高平七郎上

親書手諭保護孟廟 蔣公墨寶光照史乘

總統蔣公生前備崇孔孟學說，視為中華文化精髓，民國十七年親至山東鄒縣孟廟拜謁，並留下「保護孟廟，不准駐兵」手諭，使孟廟得以在戰火燎原中安然無恙。

這位曠世偉人，對於千古聖賢的重視與古蹟的愛護之情，在這八個字的墨寶上，表露無遺。

蔣公永眠了，他老人家留下的這張手諭歷經戰火幸得孟氏族人珍藏，亞聖七十四代奉祀官孟繁驥，這幾天含淚凝視總統親至孟廟的一景一幕，留下的一字一語，歷歷在目，清晰可見。他從感念領袖的恩情中，更體認了蔣公在復興中華文化上的高瞻遠矚。

北伐途中展謁孟廟

民國十七年，總統蔣公以革命軍總司令身份率師北伐，四月十七日，途經山東鄒縣，特至孟廟展謁行禮致敬，當時二十多歲的孟繁驥隨同其先君七十三代亞聖奉祀官孟慶棠陪侍。

孟繁驥帶着欽慕與恭敬說：蔣公身着草綠戎裝，外罩黑色斗篷與同色短靴，騎白色駿馬，率兩百多位馬隊前來，顯得神采奕奕，英姿煥發，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蔣公仔細地瞻覽了聖像歷代碑刻約兩個多小時，並和藹地垂詢孟廟創建年代，保養祭祀情形，又到孟子嫡裔世居的亞聖府休息參觀，並詢府中「見山堂」何名「見山」，孟慶棠答解因面對「繹山」。

保護孟廟不准駐兵

蔣公當即對於孟子學說備極讚揚，並鑒於孟廟莊嚴巍峩，即令取來紙墨，由孟繁驥拂紙，提筆在宣紙上書寫「保護孟廟不准駐兵」八個大字，[illegible]對孟廟的推崇與古蹟的重視。蔣公隨後又到孟林致敬行禮。

這幅手諭至今近五十年，當時恭懸在孟廟養氣堂前，給孟氏全族帶來了至高無上的光榮與驕傲，以後北伐成功，道經鄒縣的許多軍政大員，都到孟廟拜謁，見到手諭，無不肅然起敬。至此，孟氏全族視手諭為無價之寶，歷經多次戰爭無不小心珍藏。

民國三十六年日寇侵華，十一月初達鄒縣時，孟繁驥即將蔣公手諭及政府頒給的奉祀官關防，想盡辦法保存，放入玻璃瓶內，外封塗脂，再裝入銅箱埋在聖府樹下，到勝利後取出。

慎藏墨寶恭携來台

到了民國三十五年中共攻陷，這位奉祀官和家人化裝逃出，更將蔣公墨寶縫入十二歲女兒孟蓮君的棉袍內，奉祀官關防藏入糧袋，並帶了孟子「三遷誌」一部，輾轉到徐州、南京，沿途被中共數次盤查幸未被發現，使得這三件無價珍品，也追隨政府到台，今天蔣公手諭的宣紙已逐漸變黃，但那八個大字猶如蔣公本人，依然挺拔俊秀，鏗鏘有力，恬置在孟家客廳中。

孟繁驥今天嚴肅的表示，我們今後不單要力保蔣公手諭，更要發揚他對孔孟學說的闡釋，深切體認，力求實踐，才能告慰蔣公在天之靈。

他說：蔣公在孔孟學會第八屆會員大會頒發的訓詞中指示「孔孟學說的精義與國父三民主義的崇高理想，滙合無間，在孔孟學說中，無不表揚倫理、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孔子的禮運大同篇，乃為三民主義所追求的最[illegible]所以促進三民主義的徹底實行。

蔣公誨人孔孟是尚

總統蔣公在訓詞中強調：孔子、孟子的學說，都是教人以孝弟為立身之本，我們深知唯有孝友於家，方能忠愛於國，今天討毛救國的戰綫上，其急要之圖，就是要闡揚倫理哲學的精華，力求民族道德的重振，以鼓舞大陸同胞的正氣，而消滅中共的邪說暴行，亦唯有以民族倫理為根基，才能充實民主制度內在的力量，發揮民主制度實際的功能。

這位七十四歲的老奉祀官同時指出：在行政院長蔣經國撰寫的「我的父親」一文中，提到蔣公指示他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更說明了蔣公對孟學的重視。

孟繁驥說：今天的大陸正如孟子所說：「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我們研究中子的仁政思想，正好對照顯出毛共罪行。」

允宜在台復建孟廟

孟繁驥並呼籲儘速在台復建孟廟，蔣公生前重視孟廟，目前內湖區金龍寺左方已有人捐贈出一塊土地，基金尚未籌足，希望社會人士大力贊助，力促完成。

孟廟自宋朝宣和三年（西元一一二一年）建於山東鄒縣，八百多年來，政府曾協助修建三十八次之多，但來台後一直未能復建。

今天在孟家的客廳中，孟奉祀官凝視着蔣公手諭，莊敬肅穆地道出：「全民復興中華文化，闡揚孔孟學說，以竟蔣公心願。」

（沈靜）

林彪葉羣私生活一塌糊塗
吳法憲特爲林立果選老婆
林彪每天有美女侍候 葉羣喜歡玩弄游泳健將

姚文元在最近的一篇長文章中罵林彪生活糜爛，這倒是事實，但是，人們不會忘記，在幾年前的「文革」中，江青曾經公開號召，大陸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和「革命的同志們」要「好好學習林副主席一貫的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想當年，林彪的形像是一頂綠帽子，一身綠衣褲，一本紅「寶書」，一雙舊布鞋，看樣子，確實是「艱苦樸素」的。也許，江青是受騙上當了，也許，江青是幫助林彪欺騙眾人，不管怎樣，姚文元的公開譴責也無異是公開打了江青一記耳光。

毛派「批林」資料

據最近中共「批林」揭發出來的材料，指林彪是一個生活糜爛的僞君子。下面是毛派揭發林彪的資料：

大陸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籠罩在失業、貧困和死亡的氣氛中，過着悲慘的非人生活，政治上的重壓不用說了，經濟上的痛苦就不容易忍受的。然而，林彪一家過的是什麼生活呢？讓我們看看幾個「批林」材料揭露的例子吧。

林彪長期稱病休養，而確實也患有神經衰弱症，不管白天還是晚上，要安然入睡是很困難的，爲了解決這一難題，如果林彪只是一個普通的羣眾或者只是一個一般的幹部，中共肯定打發他去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了——按照中共的「醫學」邏輯，人到了極度勞累時，就自然會入睡的，但對於這個林「副主席」，中共「中央」決定撥巨欵爲他製造一種高級精密的睡床。

林彪的一張睡床，動員了中共「國防科委」、「國家科委」的許多「臭知識份子」，還動用了不少外滙。經過一再的試驗，終於製造出一張適合林彪睡眠的電子床。試驗期間，有幾個中共嘍囉爲了到床上接受催眠而昏倒過去，據說還有一個因爲神經受到刺激而變得神智不正常了。

這種床造好以後，林彪睡上去雖然感到很舒適，但卻無法完全解決他的失眠症，爲此，中共專門組織了「護士團」（即美女羣），每天二十四小時輪流侍候他，而且經常調換新人。這些「女護士」，必須替林彪搥背、按摩，陪林彪洗熱蒸氣澡，陪林彪吃飯，還陪林彪睡覺。

林彪這人，有一種怪毛病，皮膚觸到水，不管冷熱，卻要發抖，但又不能不洗澡，所以只好由「女護士」擁抱着，在蒸氣房裏轉一圈，回到放」替他揩淨全身，林彪還怕風吹，電風扇是不敢用的，天熱時只好爲「女護士」輪流替他搧扇子，而這些「女護士」，還得事先專門訓練搧扇子的技術，使得搧起來的微風有一種涼爽、溫柔、舒適的感覺。對於進口的冷氣機，林彪拒絕使用，不知底細的人，還以爲他眞是艱苦樸素而不崇洋媚外，誰知，他原來還有比冷氣機更美妙的「美女搧風機」呢！上述這些情況，在當年，毛江自然是知道。至少有一點是公開的，即林彪所動用的巨欵，是中共「中央」通過支付。據說，林彪搞一張睡床，前前後後就動用了三十幾萬「人民幣」！

林彪還有一種怪毛病，食物硬一些，吃了要便秘，食物軟一些，吃了要拉稀，這種人，很難侍候，這種毛病大概是心理作用造成的，但人們不敢這麼說他。爲了他的飲食問題，專門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和廚師團，而且他所需要的東西，都是從整個大陸調去的，人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爲他收集齊後，及時空運至北平，而研究人員和廚師在其中挑選又挑選，只取總量中的極少一部份。飲食的「配方」，最後必須送交林彪親自批准。一日多餐，餐餐換新，可以想的高級品來供應他啊！

爲了使他進食時心情舒暢，還得由「女護士」來侍候他，嘻嘻哈哈一起吃，一起玩，多數時候是由「女護士」餵他吃。林彪時常邊吃邊玩弄「女護士」。說穿了，「女護士」並非要具備什麼醫學常識，只不過是年輕貌美的玩物吧了。吳法憲的「女護士」有幾十名，堂堂林「副主席」肯定不會輸給吳法憲的！

至於林彪之妻葉羣，則是玩弄「游泳健將」的能手！所謂「游泳健將」，也並非要有很高超的游泳技巧，但必是年輕英俊身強力壯的彪形大漢。葉羣曉得林彪的老底，林彪也曉得葉羣的老底，但由於雙方的「共產主義風格」很「高」，也就「互不干涉」，各人管各人。葉羣自己有一個很大的花園，裏頭有一個可能自動調節水溫的游泳池，葉羣請了幾個「游泳健將」來當他的「教練」，而這些「游泳健將」沒有一個是女的。葉羣對於游泳之興趣並不很濃，而對讓「游泳健將」給她「擦背」、「按摩」倒興趣十足。有時一天兩三次，輪流由一些「游泳健將」給她「當教練」，弄得她高興的時候，就請「游泳健將」到她的「更衣室」裏去。所謂「更衣室」，並不是小得像厠所那樣的房子，而以建於游泳池旁邊的高級套房，雖然不十分大，但是設備齊全。葉羣許多無聊的時間，都是在「游泳健將」的陪伴下打發過去的，而且「游泳健將」常常換新。更妙的是，她還選了一個年紀大的「教練」——黃永勝。江青「吃醋」，據說與此有關。葉羣在游泳池的享受，是當年楊貴妃

是「共產主義」比「封建主義」「進步」。

林彪和葉羣，爲了給林立果物色妻子，由吳法憲夫婦親自「掛帥」，成立了一個半秘密，半公開的「領導班子」，動員了大陸各省，省、市、自治區的一些重要頭目參加「選美」活動，其條件都是林彪、葉羣、林立果親自擬定的。林彪要人家「活學活用」毛咒，但他選媳婦，卻規定不選「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份子」，而且還規定出身「好」、「壞」無所謂，是否「黨員」、「團員」也無所謂。吳法憲這個幫閑笑嘻嘻地說：「嫁給林立果了，出身自然就好了，入黨嘛，也只是手續問題……」吳法憲這些人，四出活動，挑選再挑選，淘汰再淘汰，徵集了數以百計的女青年的照片和有關資料讓林彪一家審閱，但是天理不容，林立果還沒有討到老婆就給毛周害死了。不過，林立果享福也享夠了。廣州白雲山上就有一座很漂亮的別墅，供林立果享樂之用，他的電視機、收音機，是不收毛台，而專門欣賞資本主義世界的東西，據說這是從「江阿姨」那裏學來的。江青這個人，這幾年專門推銷「樣板戲」，但她卻從來不會主動去欣賞「樣板戲」（公開場合做做樣子是例外），而對種種「大毒草」倒有強烈的特殊興趣。江青不喜歡「樣板戲」，就像林彪不喜歡毛咒一樣！

林彪、葉羣的女兒林立衡，據說生活稍爲檢點，但爲了尋找夫婿，也費盡了心機。她父母東挑西選，還找不到理想的，而林立衡倒想「自由戀愛」，要求「婦女解放」，便爲此同父母不和。這事，常常在林彪一家中引起不快，而林立衡在家中是孤立的，以至「林彪事件」前她把「林彪反黨集團」的一些秘密向毛周一伙告發了。

共產黨人一丘之貉

在林彪之前，彭德懷、劉少奇，在他們未倒台之前，都曾經被中共公開頌揚爲「艱苦樸素」的「模範」，等到他們倒了台，也都被中共公開譴責爲生活糜爛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當如林彪就曾經這麼公開譴責過彭德懷、劉少奇。現在是輪到一些道貌岸然的中共新權貴來公開譴責林彪生活糜爛了。這些新權貴及其後台，生活如何呢？當然也是一塌糊塗，等到他們垮台的時候的，自然會有人出來揭發他們的「臭老底」的，讓我們稍爲耐心等一些時候！

現在，中共不是公開叫嚷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嗎？現在的大陸，也正像杜甫詩中所描述的一樣，一邊是「朱門酒肉臭」，另一邊是「路有凍死骨」，如果中共眞想「限制」一下「資產階級法權」，饑寒交迫的老百姓是舉雙手贊成的。但是，「資產階級法權」在那裏呢？如果中共確實有決心要「限制」，那就應該把中南海魔窟砸爛，讓老百姓去「破四舊」——那裏是藏污納垢的大陸「資產階級法權」的老巢！中共有膽量這麼做嗎？「限制」云云，只不過是進行宗派鬭爭時使用的手法之一而已。

（丁必勝）

「萬人協會」簡訊（六八）

本會一天天在鞏固、壯大——由最初的萬人俱樂部籌委會到萬人協會，再由萬人協會到今天的萬人協會有限公司。

本（四月）十日，假九龍西貢街醉瓊樓，召開了萬人協會有限公司第一屆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由執委會主席曾憲光主持。

會議開始前，由萬會長提議：全體肅立，向故總統蔣公默哀一分鐘，默哀畢，繼由萬會長講話，語多勉勵，接着宣佈，本會已組成了由執委兼審查部主任焦毅夫爲團長的「回國敬奠故總統蔣公代表團」。

繼由會副會長講話稱：「本次會議是萬人協會有限公司第一次執委，所以參加者祇限於執行委員及候補執行委員。在這次執委會的召開，是上個尾期的預備會議所作出的決定，而預備會議的參加者有萬人協會五位發起人，正副會長、正副主席、十二部主任、萬人協會有限公司七位註冊簽字：該預備會議開得很好：不僅統一了認識，且取得了一致的步調……萬人協會財務已清理，賬目亦已移交給萬協有限公司，存款共有一萬八千二百八十元零九角四分。」

「關於蔣總統不幸逝世之事，本會在六日一早除致電台北外，還在會所懸掛半旗致哀，七日上午，本人也曾跟幾位執委及會員，代表萬協到尖沙咀中國文化協會向蔣公祭奠，現又組成了代表團前往台北參加蔣公喪禮……今後，我萬協全體成員，應化悲痛爲力量。同心合力搞好我們的萬人協會……」

接着討論事項，並通過如下決議：

㈠由協會有限公司撥出一千元港幣，作支助代表團在台時的必要費用。

㈡本年度仍須組織雙十回國致敬團，一切準備工作，委托去年「雙十回國致敬團籌備小組」辦理。

㈢爲响應台大學生發起捐獻「中正精神號」，把上次由各執委、會員捐給「湯福林攝製共區電影」；欵項一千三百多元（按：該欵現已由台北退回，除個別要求退還外，一致同意轉捐給「中正精神號」）移作萬協第一次的「中正精神號」捐獻欵項。

會畢，聚餐，至十時許，盡歡而散。

萬人協會秘書處啓

茶樓酒家部份待應對待顧客態度傲慢

編輯先生:

香港各業遍吹淡風,唯獨經營飲食業仍有可為,雖然熱鬧的黃金時代(股市升至頂點時)已不復見,但是祗要懂得經營手法,招呼週到,一樣可以令客似雲來,生意滔滔。

酒家的生意好與壞,視乎夥伴待客的方法而定,然後才談到點心和菜式,假如兩者缺其一,對顧客心理有一定的影響。

所謂「樹大有枯樹,族大有乞兒」,夥伴的質素也很重要,試觀現在的茶樓酒家夥伴,禮貌「真好」,不是嗎?當我們步上茶樓時,他們首先向閣下行注目禮,那種「先敬羅衣後敬人」的傲慢態度,簡直令客人反感,他們不但語言粗暴,氣勢迫人,並且用鄙視的眼光注視着,彷彿我們是來吃霸王的東西,雖然吃東西多寡由自己決定,不必看他們的臉色,但這種無形的威脅真是難受,假如他們不改這種待客態度,茶樓生意早晚被他們弄垮。

他們應該明白顧客是他們的米飯主,而且熟習「顧客至上」的道理,但是他們有否盡了夥伴對顧客服務應盡的責任?平日光顧的大多數是勞苦大眾,工人階級,難道我們沒有付足金錢,白吃嗎?大家都是受薪階級,又何必用這種傲氣去服務顧客呢?

假如酒樓沒有顧客,被迫停業,薪金無着落,生活頓成問題,這苦果是誰做成的?直接由他們做成。希望他們自我反省一下,用這種服務去待客人對嗎?對他們本身得到些什麼好處?

為可酒家老板與他們待客態度

不友善也要僱用這些夥伴呢?無他,就是利用他們對這行業情況熟悉,為了生意,才忍氣吞聲,所以養成他們自高聲價的劣根性。

讀者劍青敬上

一羣望治市民響應攔輿告狀

閱四月六日星島晚報,有黑人傑先生敢言之『街談巷議』欄內之『攔輿告狀』,讀後至為佩賞,希望港九各街坊會首長讀到該『攔輿告狀』之文後,迅即設法召集會議,想法不負街坊百姓所托,發動『攔輿告狀』之方,使政府能恢復死刑,以嚴法來挽救治安。如認為此舉將為香港政府警方干涉,至少也做到如本人一樣,登報陳情。

如果吾等此次行動能收實效,則不但福港九之市民,諸公實亦積德無量。

佛云:『諸惡勿作,眾善奉行』此一善也,除呼籲街坊首長從善奉行外,其他社團及貴顯名流,亦顧解善囊,各登報端,以從一善乎,並懇港九中西報紙於社論中,廣弘偉見,共襄善舉。

一羣望治安好的人啓

(四月二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憶友（健社課試不限韻） 劉祖霞

一別知交數十年　盟心把臂記仍鮮
聽鶯對坐槐陰下　憤世爭談栗水邊
海外依然春事好　故園無奈赤炎煎
重逢何日誰能必　望眼迷離隔霧烟

劉先生附書有云：上期（指本刊三九〇）所刊之三首詞，均未能依照規律，蝶戀花之第四八兩句，平仄均錯，順此奉聞」等語。立取該期。讀之果然。

查該三詞，爲「方」「吳」二君所作，鄙人近日股票事忙。未能注意。蓋詩詞之不妥者。亦如人身之有病也。病之大小不同，大病則「不堪救藥」，小病是「應加施診」。該三首詞，因事先作健康檢查，遂至扶病登壇，荷蒙察覺，至爲感紉。

劉先生爲名西醫，曾任國立大學，醫學院長。鄙人因以醫事作比。近來塡詞者，多數不明平仄。認爲字數相符，卽是塡詞，殊不知每首詞均有平仄音韻。並非字數相符，卽可了事。

詞爲宋代歌譜，有各種調門，以供樂府歌唱之用，有高低音，有快慢板，每詞音調不同。唱法各異。配以絲竹，和以鈴鼓，悅耳清心，陶情養性。今人多半不懂，作歌作曲者，受新文學之騙，不學聲韻。所作歌譜，旣無平仄，又不懂音律。所以今日電影中之挿曲，唱出聲音，鬼叫牛鳴。阻口不順，旣不好聽，且覺討厭。

查香港流行之歌，十之八九，來自台灣，是從電影中取來，台灣所作歌曲，一無可取。近年，男女歌星，如雨後春筍。出國演唱，所唱歌詞，多數爲男女之事，「我愛你」，英文歌「挨勒夫油」，卽昔人所謂「鄭聲」也。又曰「玉樹後庭」之曲。蓋男女愛情，是爲天生本能，春情發動之齡，不必教導，自然能知。今日青年，爲愛情自殺者，時有所聞，願爲國家民族犧牲者，恐少之又少。同一死也，爲何[illegible]有關係存焉。大凡「鄭聲」愈發展，愛情卽愈濃厚，全部精力，用於女人，何暇去愛國家？若全國靑年男女，以及華僑子弟，個個「勒夫油」，未來反攻復國，將無可用之兵。故愛情發達，國亡繼之。昔人引以爲戒也，一羣賈寶玉，焉能衝鋒陷陣。建功立業乎？故台灣當局，對電影檢查，發現「淫詞艷曲」，卽當加以剪除，不可提倡愛情。莫謂事小，其影響心理志氣頗大也。岳飛「滿江紅」詞：「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作曲者改字卽可。例如「失敗恥，猶未雪，偏安恨，何時滅，駕飛機，轟炸北平巢穴」。有如此歌詞，能使青年人提高復國精神。至如「阿里山姑娘美如花」何況不美，卽使眞正美如鮮花，對國家有何用處？能用之反攻復國乎？

宋代作曲家柳永，字「三變」，所作新詞，風靡全國，高尚典雅，千百首中，並無「我愛你」字樣，凡有井水之處，卽有歌柳詞者。余昔年亦喜塡詞，近日所作較少，余詩中有句云：

塡詞作曲柳三變，玩世逃名唐六如，
海內論交知己遍，天涯落寞故人疏。

以上爲鄙人律詩中之對仗四句，錄以作證，壇主忠言。

時局有感

林復民

㊀天禍人間出孽魔，神洲何日靜風波，
自由正義瀕摧毀，世局如斯可奈何。

㊁總統無權令不行，議員賣國更堪驚，
曷勝昊嘆沉淪日，共禍滔天勢已成。

林先生之詩，第一首言中國，第二首指越戰，所謂「總統無權令不行」，是爲眞事，美國之政治制度，不足以對抗共黨，今日世界共禍，詳細檢討。均是美國一手所造成。

㊀「民主政黨制度」，包括罷工。請願。游行。示威。抗議。反對黨派爭權。卽是製造平民干政。反對執政者。擾亂社會。破壞秩序也。

[illegible]承認共黨爲合法團體者。是根據信仰自由也。不孝父母，不敬尊長，攻擊政府領袖，中國人所謂：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舉凡一切壞事，美國人皆認爲屬於自由。自由制度，最適合共產主義之發展。愈自由。愈易赤化。

㊂「政治人物之出身」，大多爲商人，律師，博士等，競選而成功。商人是「唯利是圖」，「無商不奸」，律師是「包攬詞訟」，「顚倒是非」，博士是「祗懂一事，頭腦簡單」。三種人結合，而成爲政府要員，其毛病，信義道德不顧，無遠見祗看眼前，所有「條約」，「承諾」可以隨時訂立，亦可隨時毀棄，見利忘義，將仇作友，不知何爲人格國格。小聰明大糊塗，中國所謂「無義小人」也。如此糊塗。焉能領導世界？

㊃「會議制度」，極關秘密之事，會議公開辯論，七嘴八舌，各執一理，事尙未做，敵已先知。

㊄「善忘」，韓戰越戰死亡之國殤，大仇未報，國務卿低首敵人，總統屈節朝拜，自鳴得意，不知何爲羞恥，使陣亡之寃鬼，含恨九泉。

㊅「優越感」，因爲美國地大物博，原料不缺，工業機器發達，經濟發展，生產旺盛，貧窮落後國家，望其救助，造成其優越心理。實際情形，科技優先，倫理落後，幼稚荒唐，不學無知，而且自尊自大。

㊆「領導別人」，凡得其援助者，必須接受其領導。學其極壞制度。所謂「民主」「自由」也。否則卽是背其政策。百計千方，不惜施以顚覆，卽是干涉別人內政。阮文紹、朴正熙，均是亞洲民族英雄，因得其援助，接受民主，造成多方掣肘。

前方戰事緊急，後方政敵叫囂，精神擾亂，不能集中作戰。欲其不敗，其可得乎？甚至和尙尼姑，也要崛起干政，越南一旦赤化，將來和尙勞改，尼姑嫁人，所有政客，下放集肥粤語「執屎」，不再侈談自由矣。

壇主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九三期 新96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九三期(新96)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九三期(新96)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五月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向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棉越赤化後的亞洲形勢

由於美國背信棄義，把對盟邦信誓旦旦的承諾當作「放屁」，所以，繼高棉陷共後，南越的命運也在短短三個月內宣告結束。北越是共產黨政權，其侵略野心決不會就此而滿足，下一個掠奪的目標可能就是泰國。此外，復因美國在棉越兩國生死關頭所表現的那種荏弱無能的「孫子」勁兒，也就等於給北韓金日成集團打氣，用事實「鼓勵」北韓：你可以「解放」南韓，我們決不加以干預。

說起來眞洩氣，作爲自由世界頭等強國的美國，在越南犧牲五萬餘軍人，還有十三萬多人受傷，並花去一千五百億美元，但在其「只許戰鬪，不准勝利」的「戰略」下，打了幾年莫明其妙的仗，終於失敗。自己灰溜溜地退出越南不算，復斷送了南越政府和人民，這實在令人費解而痛心的事。是的，美國人民厭戰，美國國會又對政府特別是總統作出諸多限制，所以，總統也好，國務卿也好，說話有時等於白說。就因爲美國政府的一些承諾，將來一旦需要時可能不會兌現，這就無異於給泰國和南韓受共黨侵略埋下了危機。

在美國談「戰」色變中，南越方告淪陷之際，美國國會卽有削減援助南韓經費的傳聞。不過南韓有久經戰鬪的勁旅，而北韓金日成集團的三軍，二十年來卻沒有打過仗，其作戰能力相信決不能與南韓部隊同日而語。只要當南韓受到來自北韓的侵略，美國能繼續予以軍經援助而不抽後腿的話，相信可以打退北韓共軍的進攻。據外電五月一日華盛頓消息報導：美國國防部長施萊辛格說：南越陷共，沒有改變美國防衛其他國家的條約義務。其中，包括中華民國、大韓民國和菲律賓等國家。施萊辛格在記者招待會上聲言：東南亞事件（也就是美國不顧道義帶給高棉、南越人民的災難）動搖了美國勢力所及的若干國家的信心，但他申言：「如以爲美國對外國的立場有重大轉變，那顯然不當」。這些話若在過去尚可相信七八分，但於棉越陷共的殷鑑就在目前之際，實值得懷疑。雖然，美在南韓駐軍三萬八千人，然這是起不了作用的，關鍵實在於華盛頓美國國會和白宮。而最重要的是在於面臨共黨侵略國家的本身。據五月一日泛亞社漢城消息：南韓總統朴正熙在評論南越「偉大總統」楊文明向越共投降的消息稱：南韓應密切注視會發動反政府活動之南越人士，是否在共黨統治下仍將要求人權與自由。

這話提得好！在南越面臨淪陷前夕，一些政客和軍人仍在與政府搗蛋，今日西貢已經赤化，應該覺悟了吧？特別是令人厭惡的一批政治和尙、尼姑和神父，長期採取種種手段與越共遙相應。好！南越陷共了，他們一定可以嘗到「幸福」的「民主自由」和「信仰自由」了吧？復據五月二日合衆社漢城消息：在學生和社團組織舉行集會保證支持政府對北韓侵略作加強防衛努力之時，大韓民國的社團領袖呼籲全國團結，以應付共黨的威脅。據稱：包括前任政治領袖，退休將軍，商界巨子在內的五十五位知名人士公開發出呼籲。聲明說：「祖國現正面臨嚴重的危機。中南半島在共軍的炮火交加中成爲灰燼，這一形勢對我們來說已不再是隔岸觀火」。近年，南韓的一些政客和學生經常鬧事。如果他們不是金日成的奸細的話，在今天確是應該澈底覺醒，團結一致支持政府爲防衛來自平壤的侵略而戰鬪。

最危險的倒是沒有一個堅強的政府的泰國。五月一日美聯社曼谷消息：泰國國會於棉越赤化後，已要求驅逐美軍，改行「中立友好」政策，毫不遲疑地與所有共產政權建立外交關係。所謂「中立友好」政策，就是遷就共產集團，打躬作揖力求「買好」，其實，任何共產政權都是一樣，認識的只是力量，怕嗎？必是越怕越有鬼。

美國五角大廈官員日前估計：美國留在南越的設備約有三十億至五十億美元。北越和越共利用這筆「美援」對泰國進攻是綽綽有餘的。

還有一個菲律賓政府，爲了勾搭中共等共產政權，馬可斯竟不惜出動他那美麗的夫人到處拉拉攏攏。要知道，共產黨人所要的是權力，土地和供他奴役的人民，絕對不上「美人計」。

美國國會如再迷於黨事，共黨勢力必到處點火到處伸手，最後的目標當然就是美國。再有，美國總統福特如果還稍有良心，略具政治眼光的話，應該馬上重新考慮外交政策，若是仍不改變主張，在今年內非到北平訪問不可的話，可以肯定：他是個比尼克遜還混帳的蠢材。

希望美國豎起自己的脊樑骨。更希望遭受共黨威脅的國家，於內部團結一致之餘，共同合作。對於共產黨只有立定一個「打」字。因爲，你不打他就打你。對於共產黨政權，所謂「中立」和「友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新聞以外

「抽稿」事件發展為「撤銷」
且看老萬如何加倍還擊

萬人傑

星島晚報老總對「牛馬集」由「抽稿」發展爲「撤銷」，任癩子得老友幫忙，得意忘形。老萬吃了一記悶棍，爬蟲們紛紛冒頭，猛放冷箭。但老萬並不氣餒，還要加倍還擊，如何還擊？目標是抓着對方的致命傷，實行他罵馬兒的口頭禪——「餓死他」，欲知後事如何，請拭目以觀之罷！

輕此重彼・不夠公平

從五月一日起，星島晚報的「生活圈」撤銷了，換上一個「新聞眼」副刊，老萬在「生活圈」的一個床位「牛馬集」給拆掉了。

本來一張報紙要「革新」，調整內容是很尋常的事，不過，這轉變發生在老萬的稿子被抽後，這事的發生，就使人懷疑不純然是「革新」那麼簡單、

老萬曾經爲稿子被抽提出交涉，理由是：

㊀何以任畢明可以在「閒花集」罵鄭郁郎先生罵了四個月，未遭到「抽稿」懲處；老萬罵任癩子，一共四篇，只登出兩篇，其餘兩篇便遭腰斬，這樣處理，是否不夠公平？

㊁鄭郁郎先生當時是星島日報的總編輯，雖然日報不能干涉晚報，晚報也不能干涉日報，但總是日晚一家，任癩子罵日報老總可以，老萬罵外人則不可，是否不夠公平？

㊂老萬批評他的「社論」，他應逐點反駁，可是他冇得駁，破口大罵人家「取得個人利益」「說客」，老萬根據他過去的德行，加以還擊，有何不可？加以壓制，是否不夠公平？

可是上司只責老萬「偏激」，「彼此朋友何必如此？」還說癩子罵翳子罵得對，好在翳子已作古人，如果他還活着，一定當堂氣頂。

搜集資料・不惜工本

老萬萬想不到有這不愉快事件發生，本來是報社裏的一樁小事情，不知怎的被行家知道，「今夜報」用七行特大鉛字標題，作爲頭條新聞，說老萬有四篇「猛稿」被老總抽掉，把這事大大誇張一番。

其實，自一九六七年左仔暴動開始，老萬的稿子被抽被刪已是家常便飯，不過今回抽稿的「理由」卻特殊一點。有了這經驗，有人約老萬寫稿，例必先提條件：「要嗎，全文照登；要嗎，整段抽去」，老萬最怕刪改到面目全非，大失原意，那便「唔登好過登」了。

老萬寫稿，興趣第一，稿費第二，在「生活圈」寫稿八年，雖然有些小風波，一切危機總算安然渡過。今回的突變，大出意料，更不安的是由於老萬闖禍，連累一班同文冇得撈，良心自疚。

八年來老萬寫的「牛馬集」如何，毀譽參半，老萬不敢自認灣仔爲大佛，但每篇都非常認眞執筆，尤其資料的搜集，往往花很多時間，很多金錢「請飲茶」。如食米問題，賺的稿費，未夠本錢；還把珍貴的資料，免費供給議員們。

又如「鄧小平復出」，全世界最先報導的是牛馬集，今天鄧小平紅得發紫，在老萬報導之前，誰會想到他有今天呢！

鬪爭勇氣・不受影响

老萬寫文章，往往失之太率直，這會使許多人受「傷害」，有關係的人，向老萬各層上司告狀，他們一時雖沒採取行動，但這些投訴積存下來，會使他們有錯誤的印象，以爲老萬亂罵人。這錯誤的形成，大概他們沒看老萬的文章，或雖看而未全面的看，形成這印象。

不過，老萬雖闖了禍，仍不會爲寫過的任何一篇文章，批評過的任何一個人、一件事而後悔。今後即使不再寫「牛馬集」，或把「牛馬集」搬到別的更適合的報刊，仍然要保持過去作風，絕不改變。同時老萬絕不小看自己，我失去理想的發表地盤是損失；報紙失去一個肯講直話的作者，同樣是損失，作者與報紙，猶如牡丹綠葉而已。

這事發生後，老萬有幾天不開心是事實，不過很快又覺得沒什麼值得攖心，這事一點沒打擊我寫作的勇氣，我會繼續生產這些「猛稿」，滿足讀者要求。一時或者沒有適當的地盤（所謂「適當」是指銷量大的報紙）便在自己辦的「萬人雜誌」發表，雖然「萬人雜誌」遠不及星晚普遍，但在這裏沒人刪改老萬的稿子，抽稿事件更不會發生，暢快得多。

且慢高興・好戲在後

這事的發展似乎很突然，其實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縱目看看今天香港文壇、報壇，有幾個人、有幾家報不爲政治氣候影响。

老萬常常感覺得自己太不自量力，以一個人的力量和一個組織鬪；以義勇軍和正規軍作戰，簡直

蟑螂當車！何況在老萬後面（也可說是週遭）都有無形的敵人，以爲他們是「同志」，到兵臨城下，才發覺都是敵人，便有四面受敵之感。

不過老萬也知道，在這樣的情形下氣餒退縮，只有使對方趾高氣揚，以爲把老萬「打敗」。四月三十日的下午，任廊子一早便到紅寶石等消息，直到老總收工到來食晏，他忙拉他到一邊問消息，聽得老總說：「抽掉了！」他滿懷高興的離開了。

不過，老萬要忠告任廊子，星晚雖是最「普遍」的發表地盤，但老萬還有很多其他地盤，老萬的讀者都知道，他們愛讀老萬文章，一定找到來讀，暫時失去一個陣地算得什麼，不見得老萬的稿子在星晚觸㖔，就不可以再批臭廊子文丑，老萬有很多方法讓世人知道這多變的無耻文人的行徑，讓大眾批判，他是「國事論者」還是「文丑」。

寶書到手·資料珍貴

也許任廊子從紅寶石茶園回家時滿懷高興，以爲已把老萬鬬倒，那怕你說得多有道理，只要把人事搞通，便可打贏這場仗。

不過，老萬鬬志堅強也許出乎任廊子意料之外，眞正的形勢，最後的結果，現在還未能確定。任廊子這種見不得光的手段，只可以得逞一時，老萬也有一套應付的方法，這就是老萬爲什麼花巨金徵求「斜陽又晚的李宗仁」一書的理由。

果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本寶書已到手。我們雜誌出版的第二天，便有人看到，把這本書帶到雜誌社來。

這本冊子雖是薄薄的，只有好幾萬字，但任廊子過去的言行，已有詳盡紀錄。老萬說過，一個人如果紀錄乾凈，絕不怕人攻擊、挖創疤、揑造事實；相反的，身家不夠清白，即使自許爲「國事論者」，到頭來也會被人揭開底牌，露出原形。

這本「斜陽又晚的李宗仁」大有助於老萬揭開任廊子的底牌。老實說，老萬的記憶力不太強，對這位爲人不齒的文丑，過去很少注意，這本小冊子裏所述，有許多老萬看起來還很新鮮的。

「餓死他」·自食其果

本期刊出的「任畢明龔攏被拒記」是小冊子中精彩的一部分，還有很多珍貴資料，將於以後幾期「萬人雜誌」連續發表。

還不只此，老萬打算把這事始末，及發表過的文件，彙集起來，印成冊子，分發給所有跟任廊子認識的人，讓他們對這位「國事論者」有更深的認識。

在「萬人雜誌」接着要發表的有「斜陽又晚的李宗仁」的「前言」，這文章裏，詳述了該文被腰斬經過。任廊子今天運用的手法，原來和一九四九年施之於馬兒身上的差不多。不過，馬兒可以「餓死他」；老萬卻餓不死的，因爲老萬不但有恒產，且朋友甚多，工作收入相當可觀，只要老萬肯寫，許多報紙搶着要老萬的稿子，因此老萬不但餓不死，還有充足的「戰費」，把任廊子打垮，最後使他對馬兒說的「餓死他」自食其果。

今天，任廊子賴以不餓死，是每月五千元的津貼，辦一本由週刊變爲半月刊，再由半月刊變爲月刊的所謂「雜誌」。他把出版期一延再延，是騙取經費的方法。同時，他拿到「黨營機構」印刷，印刷費「拖住」，拖到成爲槁帳，五千元經費完全落袋。如果有一天他的老板得知內情，實行制水，任廊子肯定「餓死」。

照妖鏡下·爬蟲現形

在四月三十日「生活圈」最後一天，老萬寫了一篇「英雄淚」，曾經指出，我所面對的，不只外面的敵人，還有內部敵人。外面敵人明槍明刀還好應付，內部敵人施暗箭很難防範。這一次的事件，是老萬中了暗箭，幸喜並非傷中要害，並未倒下，而且有還擊的能力。既然是敵人便得加倍還擊，直到對方倒下，不能再作惡爲止。

這次老萬儘管吃了小虧，但由此發現三個潛伏的內部敵人，提高警覺，不會再中暗箭，還可步步爲營的跟他們作戰。

老萬常說：我不恨眞正的共產黨，因爲他們有本身的信仰，他們攻擊我是應該的，猶之老萬也主動攻擊他們一樣。但掛着「中華民國」招牌而作見不得光的活動，在共黨面上貼金的這種人，老萬必然不放過，予以揭發，予以打擊。他們啣恨在心，聯合「圍攻」老萬是意料中事。

許多朋友關心老萬，不停打電話向老萬鼓勵、慰問，甚至有些讀者就心老萬氣餒，要老萬「挺起胸膛」。其實老萬的胸膛一直還是挺着，使用暴力的左仔還不可能把老萬嚇住，何況這些毫無「本錢」的爬蟲？他們在照妖鏡下，便無法不現出原形，在正義讀者面前，他們無法掩飾自己的本質。

人醜文醜·其行更醜

許多朋友以爲老萬是「孤軍作戰」，容易處在不利地位，其實老萬絕不孤單，許多許多不認識的朋友及時助了我一臂之力。我接到不少讀者來信，支持鼓勵之餘，還給我提供寶貴意見，幫助我確定對付敵人的方針。

表面看，老萬是孤單，他們既可盡量在各自的地盤向老萬作或明或暗的攻擊；還運用人事關係，掩住老萬的嘴巴。但這些小爬蟲，甚至胡里胡涂的當權者，都沒發覺在老萬背後廣大的讀者羣，他們眼睛明亮，分辨得出正直與邪惡。馬兒駡這些人是「僞善」，但那張可憎的廊面，無論如何粉飾，還是隱約見到本來面目。

馬兒有十字眞言批評任廊子，可說淋漓盡致，把任廊子完全刻劃出來。「其人醜，其文醜，其行更醜。」因爲他是廊子，所以說其人醜；他的文章雖然不錯，可是出發點邪惡，所以醜；至於他的行爲，只要參考龔攏被拒一文，便知道醜的程度無以復加。

老萬不相信國府當局對他的醜行「一點不知道」，既然任廊子是這麼邪惡，爲什麼浪費國家的資財幫助他？他出的這本毫無銷路的「雜誌」，對國家究竟有何幫助？國府當局對此應重新考慮。

任畢明靠攏被拒記

馬兒

老萬曾以「重金」徵求一本舊書「斜陽又晚李宗仁」，果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報上發表的第二天便有人送來。拿到這本「寶書」，老萬不敢自秘，擇其精彩的在本刊按期發表。從這些非常珍貴的資料中，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今天在快報當「主筆」寫「社論」的任畢明先生，自詡為「國事論者」，卻是怎麼樣的一副本來面目。（萬人傑按）

前記

現在香港盤據了六七個報刊，（工商日晚報之南蠻、任曙，星島晚報之任不名，自然日報的南中一，中南日報之南中一與文之道，天文台之南中一與當陽）耀武揚威，以包辦反共的姿態出現的任畢明，要了要包辦，更而不惜將自稱是排炮的文章，四轟反共人士，而以之自豪，可謂不可一世。這一個南中第一人，與李建豐（春風）各有千秋。李曾於日前在自然日報對時報作示威性的表白，說他與任當年搭檔，不但打垮了關楚樸，而且要把大公報的張季鸞，打擊到了要道歉，在香港文壇，同為一世之雄，堪稱璧人一對。

阿歷山大征服了四鄰之後，在凱旋途中，感到了從此沒有敵人，便感到無限的寂寞。李與任的英雄，似乎與此相同，在香港文壇上，堪稱一對的阿歷山大。

可是文壇不是戰場，人們是不會被殺死受征服的。在下也是不死不服的敵人之一，雖然被踢出了自然日報，還能在超然報上，不但招架有功，而且還攻有力不打緊，那中聲晚報、真報，甚而至於時報，反而也在先做了「叛臣」，不但不服，而且在四面唱其「楚歌」，當作他們的軍樂來演奏，要把這兩個英雄，由阿歷山大，改造成了一對「唐·吉訶德」（任畢明有吉訶德一文，將那個唐字割掉，也頗有趣）。「長烟落日孤城閉，羌管悠悠霜滿地。濁酒一杯家萬里，將軍白髮征夫淚。」小范老子的情調，是否滲入了這兩位英雄的心中，不得而知，然而也是過於「苦戰」了。

卻說任畢明，不只英雄，而且名士，還做了一篇文章，卻以諸葛亮自比，「安車平五路」，籌策之高，羽毛之重，不「居」而「車」，依然上了戰場。廣州文德路，有家古董店，名曰「戇居居」，任之所以「車」而不居，是否以之為忌諱，不得而知，但他卻又變做了李後主，「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了。

他如此的在反共陣營中，對反共人士發其「排炮」，還不斷的運用其論「爭法則」，十分高明的「顧左右而言他」（中聲晚報指出的，不敢掠美）。看下去：似乎要：縱萬死以何辭，有一兵而必戰了的，他年反共成功的話，我們的任畢明先生，也許要身登凌烟之閣，名藏太室之廷的，那不只是南中第一人，而是中國第一人了。那麼，他的生平事蹟，必要付之「國史館」而無疑的。

為了要供史官的採擇，把他生平事蹟，最顯著的一段，作為報告，也未嘗不是佳事。此「靠攏被拒記」之所由作也。

此記，是以自然日報舊經理唐紹錫先生之命而作的。唐化了十三萬元鉅欵，支持自然日報，但也不免要與賣文之我前後被「滾蛋」。他擬另辦一個正風週報，要將此記以塞篇幅的。他為了要人知此文「材料」之可靠，不惜工本的，將此「材料」千方百計的尋出來製版。但正風以故不能出版，此稿擱之久，電版又不知怎的失去。幸而版樣尚存，唐便一起以之轉贈於「超然報」以趁熱鬧，是亦有心人也。此稿也在大半年之後才得發表，與「斜陽又晚李宗仁」有些相同，其故事也有如上之所述也者。且看以下的原文罷。

誰靠攏誰？

工商日報的副刊上，任畢明以南蠻之名曾發表了一篇自白式的「閒言閒語一篇」。中間對於靠攏的史實，有所報導，他說：「前時我之和共或準共（準字照錄）的朋友見面甚至杯酒言歡，說我溫情是可以的，說靠攏，為什麼不說他們向我靠攏……？孔子週遊列國，孟子傳食諸侯，是孔孟向列國諸侯靠攏？還是孔孟要列國諸侯向他靠攏呢？這宏願也許難償，然此志不可沒有。假如今日之鐵幕，猶之昔日戰國之社會，我三寸之舌重鈍，對於晏嬰、優孟、公子鋤、魯仲連之徒，是心焉嚮往的……一

面說我對共靠攏不遂；一面又說共黨要我做某大學教授；一面說共黨拒絕我，一面又說共報接受我寫稿。照這樣說，是我遂不靠攏，不是我靠攏不遂，這可以不必辯，就算我靠攏過共黨，甚至做過共黨，而現在我是一個反共者，是無耻麼？」他如此的坦白他靠攏的過程及關係，十分簡單而技巧的。還有很多，關於與週末報寫稿事，與本題無關，不再引出了。所以，人家說他靠攏中共，而他則表白是中共向他靠攏；人家說他「靠攏不遂」，而他則表白是「遂不靠攏」，任先生的「雄辯術」，據聞曾著有專書，不欲佩服也不可得的。但語有云：事實是最大的雄辯，我們把過去的事實拿了出來，則是他向中共靠攏，還是中共向他靠攏？是靠攏不遂，還是遂不靠攏？這些事實，是有很好的答覆的。

「護校宣言」

是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的事情了。任先生以廣州市立師範校長的地位，被當局認爲不穩而予對付，給他做校長的老友祝秀俠，以一個教育局長的地位，也不能爲之維護，並且對他不諒解。在他的朋友關照之下，才得逃出到了香港來。

當時，中共的所謂解放軍，飲馬於長江，大局已危，一般重要的官員與社會名流，也作棄舊迎新的打算，有名的四十四人宣言，是震動一時了的。靠攏之風，由於赤色報刋之提倡，成爲時髦不過的事情。

於是，任畢明所長的市校，有「學生護校委員會」也者，發出一篇護校宣言，其理由是軍隊佔了他們的學校，要拘捕他們的校長任畢明，以爲「這筆血債，惟有等着人民解放軍清算。」這個宣言，沒有署名，是誰發出的，所謂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他們的全文，是如此這般的，錄之如下：

文滙報廣州六月三日訊：在特務頭子蔣××的小跟班黃仁霖，突然由台灣來到廣州的時候，一些鷄飛狗跳的狗官們，敏感的認爲黃仁霖的來，也就是蔣××要來的先聲，這幾天大小狗官們，無不準備再來孝敬一番。刮民黨的殘餘隊伍，也早在市區佔住民房，文化機關和許多學校，以爲這樣可以更盡保護的責任。他們沒有想到這樣老百姓因此流離失所，文化機關不能辦公，而學校更是成千的人沒有書讀。單以廣州市立師範學校來說，已有一千七百多人包括附小幼稚園也在內，也只好在刮民黨軍強佔下而弦歌斷絕了。說起這所學校，是由該校全體員生從殘垣斷壁的荒地中，一滴一滴血汗所建立起來的。而所謂的政府，給予是什麼呢？那就是教職員吃不飽餓不死的一點薪津了。這就是所以掛上市立的師範學校招牌的唯一原因了。他們佔住學校的理由是：該校自校長起全體師生都有「思想不正」，加以最近一次市校教職員的索薪罷教，市校同學起來響應，就說他們要做反了。並且指明該校爲反動大本營。「特務學校小組」會上，由某特務提出長篇報告，說市師學校私設電台，並準備發動示威遊行。認爲他們對人民解放軍渡江成功開會祝捷，也是大逆不道。高信、謝鶴年力指校長任畢明是「反動份子」「閩變餘孽」，葉肇要祝秀俠提出黑名單。駡祝無用，還聯袂去見歐陽駒，要拘捕教員學生。葉肇自知血腥廣播後，現在更加有了藉口，說「漢口上海都捉了數百人，廣州捉幾個殺幾個有什麼問題。」這些毫無人性的傢伙，還想以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可愛的青年，來作爲他們的陪葬品嗎？這是多麼無耻啊！這筆血債惟有等着人民解放軍來清算。現在我們提出嚴重抗議：一、立即把你們的軍隊從校舍中滾出來。二、不能損破我們學校一草一木。廣州市立師範學校學生護校委員會。」

「任畢明是什麼東西？」

但是，共產黨人對此宣言卻不滿意，投桃而不報李，在六月十一日的社會大學版上，以讀者名義，發表了「任畢明是什麼東西」一信，對任畢明大肆抨擊。而編者且加以按語，盡其刻薄的能事，並聲明要讀者「嚴厲注視這一個企圖混進民主陣營裏來的惡跡昭彰的反動份子。」讀者來函與編者按語如此的：

「編輯先生：昨天在大公報副刋與今天在貴報內，看到一篇所謂穗市立師範護校文告，這封文告，確能暴露了刮民黨×軍黨棍的暴行，但他的背後，也替黨棍『社會大學』（編者按：這是一本教人如何逢迎吹拍的書的名字，並非指本刋）作者任畢明掩盡了醜惡，那太不值得了！任畢明投機、僞善、狡猾、狠毒，由他的著作中，便可以一目瞭然，用不着多所提證了；爲什麼他不是黨棍？這裏說說吧，因爲他是吳鐵城手下的無名小卒，他在市師成爲不倒翁，也是他主子的撑持，這不是黨棍是什麼呢？還有在廣州復員的那一年，市師也在這時接辦，校長就是這個傢伙，那時是舊政協還未破裂的時候，廣州市的學運很蓬勃，當時任畢明警告他的學生，不准參加校外活動，同時通過他的小舅盧偉新（是訓導員）加緊調查和個別談話，他自己則作思想鉗制，天天召訓還要學生照抄他的『宏文』『高論』，無非是一些黨義。這不是黨棍是什麼呢？又有一天，有幾位學聯的同學到市師去和同學取聯絡，被他發覺，便喝住站在校門外站崗的童子軍用軍棍向他們驅逐，使進步的同學抱頭而去，這豈是一位開明的進步校長之所爲嗎？相信從事學運的同學一定還能記憶着哩！從以上的事實來看，所謂護校，可能他在幕後牽線，想從這裏去掩飾他的僞善，好作他將來的投機資本，爲了鞏固人民解放陣線，一定要肅清這些『人渣』（引用任氏的口頭禪）。爲了暴露僞善者的眞面目，不能不向人民面前揭發。讀者岑小機。」

「編輯先生：昨日看見了大公報載穗市師的所謂護校宣言，已經令人冒火了，而今居然在你們文滙報上也有一篇文字，我說冒火的並非冒他文章的火，而是冒這位任畢明其人的火。他，你們大概也可以調查清楚，在廣州有一天領了特務費打報館書局的便是任畢明，打華商報辦事處的便是任畢明，在校利用特務學生，壓制欺凌民主愛國學生的便是任畢明，假裝痛哭流涕，貓哭耗子的便是任畢明，現在到處搭線。又想投機了。這種人，你們可以給他寫些文字而『將功贖罪』了嗎？我們是曾被傷害過的人，血蹟未乾，傷痕未愈，必須要起來清算他！朱凌雲。」

「容我說幾句話」

任畢明呢？見到了之後，寫了一篇陳情的文章，名曰：「容我說幾句話」，表示他對中共的「作法與傾向」是如何的忠誠，原文之佳，極盡婉轉之致。假使中共有「革命」道義的話，一定是很感動的。其原文是如此的：

「十一日社大版岑、朱兩君非難本人的信，這種片面的指陳，自有原因，我很慶幸有此機會給我稍為說明：

一、我之任廣州市師校長，純為受了校友「恢復母校」的慫恿。當就事之初，國民黨省市黨部三青團中人，幾次要市府把我撤職，給祝秀俠緩和了，據說是怕迫我「作反」。那時發生學潮，我為了我在廣州取得存在，因為在這形勢下，勸止本校學生參加（當時沒有童軍守門），當時我曾告訴他們這是不得已的作法。校外人當然不明白我的處境（也一直沒有機會去說明），又怎能怪他們對我懷疑甚至不滿呢？

二、卅五年「五四」學生巡行，事前我不知道特務們的陰謀，市師學生被排最先，當由中山堂到財廳前時，已見到十數特務化裝在打華商報辦事處，我立即率領學生疾走；脫離後面伍隊，我們到文德東路時，特務又在惠愛路打兄弟書店，詳情事後方知。我也曾因此集合學生作嚴厲批評，這兩店都有我的熟人，有學生的家長，我也有書在那裏代售。這是可查的事實。

三、這三年多以來，市師內容怎樣的，作法與傾向如何，總有清楚的人。我不想遽爾撤退這個崗位，寧願接受「落伍」之譏，自有我的作法。但我相信，正有許多人在這樣去幹着，正不必一定要我擺出什麼姿態。說我是「投機」「僞善」，但也算「投」「僞」了快四年了。

四、這次「學運小組」（國民黨特務機關之一）提出厲嚴處置我，說我鼓動市學潮，響應「四一」慘案，為解放軍渡江成功祝捷，因此我不能不逃出廣州，十日前得到通知，警備部已經要捕我了。當然，這幾年來，他們要拉我落水，如要我做什麼青運委員、文運教育組長之類，然而我有理由去拒絕他們，而他們不能不恨我。

除了這點點事實以外，我不想再說什麼，也不幻想什麼，橫豎有明白為我的人。六月十一日於港。」

表面緩和・實際毒辣

但是，了無人情的共產黨，對任畢明之苦心孤詣，不予了解，對其一往情深，亦不理會，文滙報的編者，且在按語之中，予以適當的打擊。措詞表面似緩和，其實際是很毒辣的。其詞曰：

「編者按：在我們刊出岑小機、朱凌雲二位讀友揭發任畢明的過去行徑的來信後（見十一日本版），接着又接到了這篇「容我講幾句話」，另外還有致本報一函，但因為思想差不多，便從畧了。不過有一點必須轉告讀友的，就是：他以為我們可能不會「給予」他「這個機會」並且會「隨便抹煞」他，現在，我們願在這裏去告訴任君：我們決不會。決不肯「隨便抹煞」任何一個眞正的為人民做過事的人的，那怕他只做過一點點。但同時，儘管我們原則上本與人為善之旨，可也決不會輕易放過一個做過壞事的反動份子，而不加以適當的打擊的。自然，這並非是由於文滙報也有這個什麼調查統計局，而實在是因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怎樣判斷是非，作為人民報紙，就應該怎樣反映。」

任畢明埋怨中共不給予這個機會，將之「隨便抹煞」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也者。然編者卻給予一個無情的答覆，「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任畢明的心事如何，其難過不問也知道了。

任家公館盧家宅

現在他以南蠻之名，在工商日報扯東拉西集中，說「要它依法在誣我的地位刊出我的文章」，並說有人謂他投稿該報，是白日見鬼。任畢明先生的雄辯，不只南中第一，確乎世界第一了。然而，沒有人情的共產黨，還是不休止的，任畢明的「手法」如此高明的，「傾向」如此的熱烈，即無功也有勞的。但共產黨不但要抹煞其功，且不認其勞的。六月廿二日文滙報，又發表了岑小機的信，指出任畢明的種種事實，予以臭罵，不信抄之如後：

編輯先生：我們敢相信是出於正義感的，揭露任畢明的劣跡，不容他在人民解放陣營裏混跡。看來勢，所謂護校，就是他自己擺下的陰謀，為了他自己。他早已把人民踢在跟後，我們一點也沒有非難他。現在希望給我們提證罷：

穗市師是一個肥缺，因為任畢明太過專橫，太自私了，迫他辭職，就是他貪財，對上司少了孝敬所碰的釘子。後來，他裝出可憐相，貓哭耗子，對廣東前教育廳長姚寶猷一哭，才挽救了厄運（那當然是少不免金子的）。他哭是在市師校慶會當「官長」與同學面前垂淚。當然囉，為了自己的腰包，為了自己的地位，為了任公館盧家宅要委曲求全，壓迫同學哩！為了自己存在廣州，任先生做了多少人民解放工作，有沒有為民主人士舖平道路呢？你所幹的是反人民的好事，吮吸是人民的血汗，市師上至教務主任（是任的小姨盧步醒），幹事、教員，以下什役都是盧姓人多，同學們代市師起了個綽號是「任家公館盧家宅」，三年多來，任先生把「公」市師化為「私」市師，當市師是私有財產看待，用恐嚇、降級、退學而壓迫同學，把千多個的純潔中華女兒（市師大半是女生）教化得比羔羊還要馴服，他們失去了青春朝氣，他們簡直是麻木了。去年畢業班有一位成績好的同學，因為思想進步，而降他的班，不能畢業，還不是任先生壓迫同學斑斑可靠的事實嗎？

今年年頭，因為任先生太太（附小校長）濫收什費學米，剝削同學，被學生家長告到市教育局，他的太太被祝秀俠撤差了。任先生含恨在心，曾翻過波瀾，而且有一晚設宴招待上司，備酒詐醉，當面大罵老祝，因此怨恨不消，這就是他所說的與反動派的搏鬭，一切的一切，都是為自己，那裏曾代人民出一點力量呢？我要說的話，暫收起吧。讀者小機草，六月十四日。」

靠攏不遂還是遂不靠攏？

任畢明在工商日報，據說當時要法律起訴的。但不知怎的，不但沒有起訴，而文滙報六月廿九日

任畢明的行狀，更加刻毒。

他在工商日報說：「我是稍為辦過教育的人，多少有參加過實際政治鬭爭」，小機所報告是他辦教育的事實之後，而另一讀者一鳴，又報告他那參加政治鬭爭的歷史，據說是「面譜」，但編者卻改之為「行狀」，不但不思所以酬其功勞，且要宣佈罪狀般，不留餘地若此，要與無人情的共產黨做朋友，是如何不容易的事情呢。原函照抄如下：

「編者先生：任畢明確是一隻善變的老狐狸，聽說他一心想混入人民的伍隊裏，所以我也來個介紹一下他的面譜。

他自稱是鶴山的才子，遠在北伐時代，他當過什麼少將，那時表現得有點左。一九二六——一九二七時期，中國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他便參加過清黨的勾當，因為官運不通，到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他就投機到人民政府方面去。人民政府失敗後，他溜來香港辦大眾日報，大眾日報被封，他就投入吳鐵城的幕下幫閒了。抗日統一戰線成立，他又表現得進步起來，參加了新華南刊的編輯，新華南刊停刊後，反動派決心破壞統一戰線，他就投到反動的九戰區薛岳戰犯的幕下。慘勝後，他便抓牢了市師這肥缺。

除了他的善變外，他另有一個臉譜，就是大言不慚、自大狂。大眾日報的時候，他對人說，他在法庭是非常英勇地鬭爭過的，他說服了華探。在法庭上，他對法官作了很長的演講，把審問的時間佔了三分之二，而且法官還站起來跟他握手，稱他是中國第一個漂亮人物！可是大眾日報的同人都說他懼怕得很，他本來是想偷偷溜掉了，後被迫才去受審。他還這樣對人說過：「民盟份子是什麼東西？他們能搞出什麼名堂來！叫章伯鈞替我挽鞋也覺得毛手毛腳。」這正是他坐在市師校長室說的。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任畢明。讀者一鳴上。六月廿三日。」

任畢明先生所謂靠攏的事實，就是如此而來的。但是不是靠攏，是靠攏不遂，還是遂不靠攏，這些文件，就是最大的雄辯，也不必再作什麼的批評了。但不知任先生見到這個記述之後，不知還有何辭以說否耳。

任畢明在工商日報說：他與共和准共人物之杯酒言歡，是「溫情」的，看他的文章，不止溫情，而且是熱情。然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不但熱情沒有報，溫情也不還，這不是「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而是「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不過，他在工商日報說：他是信仰真正的共產主義的，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共產黨起義或做狄托之後，「三寸之舌」，不至於沒有用的罷！

駁繆主筆的謬論

秋鳴

「儒有君子，儒有小人」。知識分子也好，作家也好，同樣可分為這兩種人。有一種是頭腦無政治遠見的人，必然以「成敗論英雄」，或者被眼前的「實力」所驚昏，而用極端勢利眼去看問題；另一種是利慾薰心，明知是不行而「昧了良心」故說假話的人——這種人最容易搞出「賣友求榮」的勾當……。

繆雨身為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紙社論主筆，而恭維獻媚於「紅朝」，本來已經是自相矛盾的「吃劉備飯說曹操話」，令人啼笑皆非的表演，而又「潑婦罵街」，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了。「身在漢營心在曹」，當然是允許自由的，但是服裝外衣應該與身材之肥瘦配得起來——方不致貽笑於大方也？

繆雨說大陸生活提高，請問一年十四尺布票，半年每人口不上一百斤稻穀，農民每日所得的「工分」還不足折二元的港幣——到底提高幾尺？你說「文物受到保護」：姑毋論寺院之藝術雕刻（因為這是「迷信」，在打倒之列——雖然多是隋唐以來民族的藝術結晶）；就以愛國華僑陳嘉賡的紀念碑而論，在「文革」中碑頂都被毀去了——你知之乎？

繆雨云：「中共政權成立迄今廿五年……而且可預見其將來，這項紀錄將逐年延長。」繆雨且等：老毛「壽終正寢」之後，「穩健派」與「宮廷派」在打得難解難分之際，才叫你這個「宦官外戚」去做「和事佬」，到那時，「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了？你就是有郭沫若的「騎牆本領」，也未必能倖存其間。

繆雨又云：「儘管我們過去、現在或將來都不願意接受這個政權（毛政權），卻也不能不面對這個政權仍將繼續存在下去的事實」……是耶？非也？按照你的看法是「一世至萬世」了，言下之意：是說「紅朝」有原子彈，可以長治久安？

君不見：「毛主席」說過：戰爭勝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武器；「林彪統帥」也說過：人的因素第一……。如果繆雨（筆名田雪）有一點歷史知識的話，就會懂得「治亂興衰」的規律。試問：全國大分裂的創傷，宮廷鬭爭的此起彼伏——這種不治的「後遺症」，國祚其能久乎？愚敢斷言：五年之內，大陸定有好戲使繆雨看得頭腦亂昏昏。

繆雨的論斷，實在不值一駁，浪費筆墨。如果你有親人在大陸的話，無妨去探親一個月（異想天開自然變成泡沫），省得彼此在這邊饒舌。

雖然繆雨唱的是「陽春白雪」，可是和者寥寥，豈不可悲也夫！



江西省主席熊式輝

廖淋倫

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筆者在湘西離開第四師部隊，經長沙回到首都南京，次日就是雙十節，在新街口邂逅老同學（軍校三期）兼老同事川人嚴澤元兄，久別重逢，欣快無似，因聯袂上川菜館子暢敍，他告訴我現在第五師熊式輝師部政治部任秘書，主任為一期的老大哥伍瑾璋，他急於要物色一位宣傳科長，但暗示一定要有實學的，現在師部在丁家橋，日間就要移師上海，因熊師長將就任淞滬警備司令云。繼又問我可不可以暫時幫幫伍（瑾璋）大哥的忙？若我日後有高就，相信伍主任不會強留的云云。本來我初抵都門，還未考慮到工作問題，有此良機往上海「白相白相」（滬語，玩耍之意），未嘗不是可喜的事，因此我便乾乾脆脆地答應了他，翌日就往師部晤伍主任，旋又由伍兄引見熊師長，熊聽說我剛由第四師張發奎部回京，又是能屈能伸的人，表示十分歡迎。數日後，我們到了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地址在龍華，筆者與一位同事（亦是同期同學）黃炳陽在附近賃間民房而居，黃是湘人，口筆兩利，平日喜唱唱京曲和說笑，我倆賃居的房是瓦屋的二樓，一板之隔的另一房，住着一對結婚不久的夫婦，夫為三十左右的北方大漢，妻則為荳蔻年華的嬌小姑娘，月夕風晨，板牆間時傳神秘音響，有時我們聽到神秘音響告終時，黃兄幽默地唱一聲：「完結」！和我相對粲然一笑。

不久，政治部又物色到一位新人，任我宣傳科副科長，此人名陳孟熙，蜀人，也是我們軍校同期的同學，也就是中共已故的元帥陳毅的胞兄，他還有三弟名修和，其時在龍華兵工廠任技師，時來與我們聚晤。

第五師的第三十團，駐松江縣——，因第五師原係第十四軍部隊縮編的，師長初為胡祖玉，繼為熊式輝，而原先的賴世璜軍長，則被李（宗仁）白（崇禧）藉故扣留於南京，當蔣總司令將復職前幾天，且被秘密處決了。——據密報該三十團部份官兵思想不穩，可能有赤色分子滲雜其間，熊司令遂與伍主任商派筆者和陳孟熙二人前往調查，並施以政治訓導；我倆於十八年除夕抵松江縣城，下榻於遠東旅館，團長鍾松與團附廖繼愷（亦軍校五期生湘人）得訊即來趨晤，且以未能準時趕往火車站迎接為歉，旋請我們到一間酒樓宴飲，吃馳名全國的松江鱸魚。十九年元旦，我與陳孟熙、廖繼愷三同學，還特別拍個照，以資紀念。

約十七、八，小的叫阿白，年約十五、六，都很嬌艷動人，我們二人很欣賞她們，店主夫婦引以為榮，兩位小姐亦以獲我倆青年軍官青睞為樂，次夕，老板娘為我們換兩床新紅綢被來，並說：一是阿多用的，一是阿白用的，其用意隱然是願以兩女許配我們兩人，我們不禁為之受寵若驚，可惜結果未成為事實。

約莫過了一個月，我們返滬復命，伍主任謂奉熊司令諭，要出一種週刊，並指定筆者擔任主編，而陳孟熙和黃炳陽均任編輯，名曰：「革命戰士」，由熊司令書署，每週出一冊，連封面計十六頁。我編了二十多期，至是年八月間，上海市政府社會局長吳醒亞——平時喜閱「革命戰士」，也算是我一位知己——邀我同往湖北，因他已發表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民政廳長，於是我便離開上海往湖北去了。

十九年秋與熊式輝司令離開之後，一直相隔十年有多，至三十一年，筆者在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于役，熊式輝在江西省主席任內，路過桂林，上重慶向最高當局述職；但任何人到桂林搭乘飛機，必須向桂林航空檢查處申請，而檢查處的申請書，則必須呈請辦公廳主管部門批核的，而筆者當時就是負責批核的人，就是由於這種微妙關係，所以熊式輝上席到了桂林又和我會晤了；不但會晤，他還堅邀我陪他上館子共餐，這樣一來，令我和他年輕漂亮的夫人以及時任江西保安處長的介弟熊濱也都熟識起來了。

我說他夫人年輕漂亮的話，並非溢美，而是實在的，順便來說明一下：

當熊式輝留學日本時——係民初江西都督李烈鈞以公費派遣的，先入士官學校，畢業後再入陸軍大學深造——追求一位閩籍的女留學生李友梅，李為富商女，年輕貌美，追求的人很多，熊得識李小姐後，每逢假日，輒穿陸大制服去訪李小姐，李小姐見他年輕英俊，又是陸大的官費生，料他將來前程必然遠大，比較其他文學生當然強得多，因此在許多追求者當中，特別垂青於熊，但她表示不明瞭他的家世，誠恐使君有婦，在未得澈底明瞭之前，殊難以身相許，熊氏為之神魂顛倒，但亦束手無策，有位情敵廉悉其情，立意破壞熊的迷夢，暗中向贛籍留日人士偵查熊的家世，結果大有所獲，連熊式輝何年在鄉娶妻，及其岳父的姓名職業都打聽得一清二楚，於是寫封密函告訴李友梅小姐，李得信，即持以示熊，並實告他，她不能嫁有婦之夫；熊當堂為之沮喪，但始終死心不息，朝思暮想，輒轉籌策，結果妙想天開，印刷「喪妻訃告」多份，遍發同學朋友，目的是據以求李小姐相信他已是「無婦之夫」，卒之李小姐也就

的黨代表，而第五師師長，而淞滬警備司令，而開府南昌，任江西省主席，他的夫人李友梅和他的泰山泰水等人，當然是極其敬愛他了。

其夫人有兩妹，長名友蘭，幼名友菊，友蘭已出嫁，友菊年幼，貌美則勝乃姐多多，熊愛之甚，時有贈與；熊氏回贛主政之後不久，夫人病逝，後即以小姨友菊作繼室，筆者當時在桂林認識她，猜她不外廿二三歲，所以我說她年輕漂亮。不過她的儀態誠懇而大方，不愧爲方面大員的太座！當時她要我邀內子和她見面和聚餐，我告訴她：「謝謝夫人的美意，內子生產，尙未出院。」她又問：「生的是弟弟還是妹妹？」我說：「是弟弟。」她夫婦聽說，都「恭喜」了我一番，而熊的介弟熊濱，也跟着向我道喜。同時他知道拙著「處世要訣」及「修養的原理和方法」兩書，當日在桂林風行一時，因而詢及發行情形，我詳細告訴他之後，他豪爽地即向我訂購「處世要訣」兩千五百本（當時每本定價國幣十四元）。

自從那次與熊式輝將軍及其夫人和介弟聚會之後，一直就沒有機會再見。

熊式輝別字天翼，江西銅鼓人，他的一生有許多幸運，幾乎常常都如廣東人拜年所謂：「心想事成」或「事事如意」；例如：民初他跟江西都督李烈鈞做中級幹部，迨癸丑討袁的湖口之役未發作之前，李烈鈞被袁世凱免去都督職位，由歐陽武（贛人）代理，本來熊氏應該也「炒魷魚」了，可是不然，偏偏李烈鈞肯提拔他，在辦理交代之前，以公費派遣他與其同事曹浩森二人赴日留學，入士官學校，畢業後又得再升陸軍大學深造，這個階段，可說是他一生幸運的開始了！

民十三年熊式輝與曹浩森學成歸國之後，二人分道揚鑣，曹獲故主李烈鈞推介於西北軍馮玉祥幕下任參謀，旋受命爲察哈爾都統張之江的參謀長；而熊式輝亦由李烈鈞推介，入贛軍賴世璜幕下，參贊戎機，迨民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賴部編爲第十四軍，熊氏獲上級委派爲該軍的黨代表，這種新制度初行的時候，人以其不是部隊長，沒有指揮部隊的實權，故不加以重視，其實黨代表制，仿自蘇俄，權位與部隊長相埒，作戰命令，必須黨代表署名，否則無效。賴世璜心裏原不看重熊氏，加之新軍事學識也不能與熊氏相較，因此遇事常有歧見，二人相處，並不融洽；熊氏很想帶兵，但賴世璜則譏他只可紙上談兵，絕不能夠帶戰鬬部隊，令熊氏非常抑鬱。民十六年春，李烈鈞又任江西省主席，熊氏乃將自己苦悶的處境和願望，密函故主傾吐，並懇求鼎力提攜；李烈鈞閱密函後，很同情他，即密電蔣總司令，極力爲熊說項；電文中並提及賴世璜於陳烱明在廣州叛變之際，曾受陳羈縻，持觀望態度，殊不足取；惟熊君係本黨後起之秀，深堪任用，乞授以師長職位，保其不負栽培云云，旋由蔣總司令派任熊爲第十四軍的師長；以一個未實習過下級幹部的工作——連營、團、旅長也未當過的軍官學生，一開始帶兵便當上少將師長，實所罕見；據筆者所知，只有前黃埔軍校教育長王柏齡是這樣，但他的師長一經打仗便垮下來了！幸運的熊師長就不同王師長要受戰鬬的考驗，那時熊師駐防淞滬，白崇禧總指揮部亦設在上海，白對熊很器重，兩人情感甚好，故白鼎力保熊兼任淞滬警備司令，同時白對賴世璜有所不滿，擬將十四軍兵力，全部納入掌握之中，乃以違抗命令，不揮軍北上應援北伐軍的罪名，將賴世璜逮捕，旋於蔣總司令復職之前，秘密加以處決了，這無異爲熊式輝拔掉眼中釘，同時也爲他增厚了實力，因該軍部隊，全歸淞滬警備司令節制指揮故也。至於李、白急將賴處決的原因，是恐蔣總司令復職後，必將賴釋放，不特無從達成其掌握賴軍的願望，且平添一敵人，而熊司令的地位亦必不保，因而出此秘密殺人之計云。

蔣總司令於一九二八年初，入京復職，一心籌備北伐，上海市長張定璠，旋請辭職，但熊司令則供職如故，是時他在警備司令部辦公桌的玻璃板下，親筆書寫蔣公革命語錄若干條；蔣公每至滬時，熊必迎至警備部休息，蔣公覩及熊所寫語錄，特別注意，認爲李協和過去致電保證熊必不負栽培的話，確屬不虛，這種特殊印象，就是熊氏後來任省主席，任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以及任東北行營主任的種因了。

一九三一年，因中共在江西釀亂日亟，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無法應付，堅請辭職，中樞即調原駐上海之第五師入贛剿共，由熊式輝統率前往，熊到南京向蔣主席請示時，極言剿共軍事，非與政治澈底配合不爲功；其時贛主席朱培德又急於求去，蔣主席乃先下手令派熊繼朱培德爲江西省主席，讓熊馳往南昌接任後，再依法經行政院通過，由國府明令發表，此爲國府成立以來，任命封疆大吏特殊手續，只此一次而已。足見熊之獲寵，非他人所能企及，而熊心計之工，亦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也！

熊接任省主席後，一心從政，迄未參預剿共軍事行動，且自兼民政廳長，緊握行政大權。迨一九三四年，蔣委員長在南昌設立行營，坐鎮督導剿共軍事，復派熊式輝兼任行營辦公廳主任，令他巍巍然成爲蔣委員長一人之下的方面軍政長官！

對日抗戰爆發以後，戰火四起，長江各省，處處受敵機轟炸，不久南昌淪陷了，省政府流徙到太和，這時所有官吏與人民的生活和處境，一律都大大地改變了，有辦法的人，許多都希望離開戰亂的國家，到世外桃源去過其安樂的生活，目的地，近則是香港（未淪陷之前），遠則是美國，熊式輝正在暗中這樣憧憬的時候，忽聞政府擬派軍事代表團往駐美國，這個團長的優差，最合他的理想了，於是向最高當局活動，並推荐他的老友當時任軍政部次長的曹浩森，繼他任江西省主席，結果又是「心想事成」如願以償了。

熊氏率軍事代表團赴美國後，認眞過了一個時期豪華尊榮的生活；及他交卸回國之後，中央特設置「行政設計委員會」，派熊爲主任委員，網羅若干專家學者，研討設計全國的行政制度改革方案，經年累月，只搞出將東三省地區變爲九省的一套計劃，其他一無所有。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佈投降後，中央對於收復東三省列爲首務，先擬派張治中爲東北軍政長官——即東北行營主任，但不知因爲什麼緣故，忽然改派熊式輝去擔任這一要職，這大概是熊氏時來運到的關係吧。熊在職一年多之後，便下台了，而他一生的幸運，至此也就算「開到荼蘼花事了」。

揮淚話棉越

岳騫

高棉、越南兩共和國在不到十日時間先後崩潰，此爲自中國大陸淪共後，二十六年來，自由世界最大失敗。執筆爲文時，正傳來棉共在金邊大屠殺的消息，政府軍少尉以上軍官，全家皆被屠殺，由此聯想到毛幫內亂時每到一地將我善良民眾，公教人員集體屠殺之慘重，傷心慘目，重現眼前，如果自由世界人們仍不覺悟，則棉越兩國軍民此日的慘狀，不久將來，就會呈現於其他國家。

棉越兩國雖同樣崩潰，但兩國表現者則完全不同，我們對高棉共和國抗共人士由衷敬佩，而對南越則不勝惋惜。

高棉之亡，亡於國小勢孤，但高棉軍民所表現得堅強不屈鬪志，卻俯仰無愧，當龍諾總統被迫辭職出國，流亡海外，先到印尼，繼赴美國，是時總理龍波瑞隨行，及至龍諾元帥赴美，金邊已危在旦夕，龍波瑞卻無反顧，由印尼經曼谷回金邊，誓抗共到底，又前任副總理馬達克，原與龍諾元帥共同推倒施哈諾，爲龍諾元帥第一助手，以後因意見不合而去職，此時已無官守言責，卻不肯出走，留在金邊共同抗共，直到金邊陷落，逃入法大使館內，目前生死不明，還有龍諾元帥之弟龍農，也在金邊戰至最後，此三人除龍農已證實被俘，龍波瑞、馬達克下落均不明，所以說高棉軍民抗共，一直抗至最後爲止，其義烈處可媲美我國在太原殉難之五百完人。對這一個弱小的友邦，同舟而未能共濟，謹致敬佩與哀悼之忱。

但對越南，我們只有嘆息、憤慨，因爲越南的表現，太出人意料，古今亡國亡得最寃枉，最胡塗的，中國北宋之後，要算是這次的南越政府了。

南越之亡，間接因素雖多，直接則亡於三個人，而南北越共黨頭目則不在其中。這三個人是尼克遜、基辛格與阮文紹。

尼克遜撤越軍出亞洲，不能說不對，因爲美國既然在越南不求打勝，自當抽身，美國沒有爲越南作百年戰爭的義務，越南也沒有理由要美國人永遠留在越南作戰，但尼克遜不應當騙阮文紹，關於巴黎協定簽字前，尼克遜與阮文紹交換信件，台北中央日報已全文譯載，尼克遜確向阮文紹提過擔保，只要阮文紹簽署巴黎協定，尼克遜便負責保衞南越領土主權的完整，越共如向南越發動攻勢，尼克遜便向河內採取行動。

阮文紹決不會相信越共能眞的遵守協定，但阮文紹卻相信尼克遜可以迫越共遵守協定，韓共在板門店簽了停戰協定，至今未敢越雷池一步，不是韓共眞的守信，而是不敢越過三八線，引起美國的報復。

如果阮文紹不是相信尼克遜的擔保，當美軍自越南全部撤走時，越軍便應自中部高原據點百里居、崑嵩、邦美蜀撤退，因爲高原幾個據點，擺成了一字長蛇陣，越軍既無力防守，也不必防守。美軍當時所以經營這些據點，是準備肅清南越境內共軍，先建立點，再聯成線，最後肅清面，不料剛建成據點，美軍便要撤退，留下這些孤立據點，要越軍防守，自是困難，試想美軍五十萬人的防地，一旦撤走，完全交與兵員並未增加的越軍去防守，兵力如何能夠用。假如尼克遜當時爽爽快快說，以後的事美國完全不管，閣下好自爲之。阮文紹就必然要乘美軍撤退時，撤出中部高原駐軍，自然不會形成混亂局面，以南越全部兵力防守湄公河三角洲應該還可以，但阮文紹一時不察，受了尼克遜的騙。

何以知道尼克遜是騙阮文紹，自二次大戰以來，美國推行兩黨外交，內政的鬪爭絕不影響外交，所以美國總統無論換了民主黨或共和黨，外交政策從不會突變，對外承諾也不會先行廢棄。尼克遜與阮文紹交換函件，對越南共和國安全提出擔保，此是美國總統對越南總統的擔保，無論總統換誰，此項擔保均應有效。

但尼克遜並未將這項擔保告知國會，所以這次國會議員便不認賬，如果尼克遜當時眞的向國會提出報告，國會也沒有理由能完全拒絕，則目前越南危急，美國總統便可採取應變措施。

第二個要說到國務卿基辛格了，尼克遜只是騙

阮文紹，基辛格則是有意斷送越南，佈好了這麼一步棋，誘使尼克遜與阮文紹入彀。

基辛格此人，在過去筆者只認為他是一個猶太策士，他只所以苦心危害中華民國，無非是為了以色列，此亦世界猶太人共同奮鬪的目標，也不必專責基辛格，但是最近一年來看了基辛格在其他國家的活動，深悔過去看輕了他，此人絕對是一個高級共諜，他所作所為並非限於危害中越韓棉一些第一線反共國家，其最後目的還在使美國變色，此非亂替別人戴紅帽子，歷史將證明我言。

先說基辛格之有計劃出賣越南，目前有一個未解之謎，即基辛格與北越共黨代表黎德壽之間，尚有一種秘密協定，至今不為人知。何以知道基、黎之間尚有協定，可從整個局勢演變看出，當越共大舉侵入政府區攻城掠地時，無論美國對越局是否介入，亦應當據巴黎協定向越共提出交涉，擺出不惜一戰姿態，則越共便不能無所顧忌，可是美國國務院也有一些不痛不癢的風涼話，卻隻字不提「巴黎協定」，顯而可見，基辛格另有隱衷，不能宣之於口，換句話說，便是另有把柄握在越共手上。更使人不解的，到了最危急時，越共竟然指責美國破壞「巴黎協定」，俗言惡人先告狀，但先告狀總要有點理由，越共究何所恃而先告狀，一定是基辛格對黎德壽另有承諾，出賣越南共和國的協定，根據該協定，美國不僅不能支持南越政府，甚至援助南越難民都算違反了協定，所以越共才如此理直氣壯指控美國。

根據一些線索，可以看出基辛格出賣越南有其整套計劃。基辛格出賣越南，如果只是為了完成尼克遜的亞洲政策，尚情有可原，真正不能原諒的是基辛格的終極目的乃埋葬整個自由世界。

基辛格慫恿尼克遜去北平，破壞了整個自由世界的心理防衛戰線，許多反共國家與毛幫政權建交，皆是受了那次的影響，基辛格當時的最大目的是想整垮自由世界反共最大力量的中華民國，但中國朝野處變不驚，仍然屹立不動，基辛格乃改從中南半島下手，果然一舉顛覆了兩個國家，但這種害處還是表面的，若僅僅顛覆棉越，對自由世界危害尚小。主要是基辛格這步棋破壞了美國在世界的信用。中國先哲有言，「民無信不立」。「信者：為其人之本歟！」信用之建立，也許需三十年，但破壞，只要一日就成了。這次美國對棉越，尤其對越南所採取的立場，嚇壞了美國的盟友，相信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以為本國受到外力侵襲，美國會給予援助，在此情形下，上焉者力求自力更生，不再倚賴美國，下焉者只有掉頭與魔鬼打交道了。世人只看到泰國同馬來西亞向共幫修好，爭先承認越共政權，迫美軍退出，不知此一情況已蔓延歐洲，北大西洋公約國家，已有「芬蘭化」的構想，不久將會成為一種潮流。

所謂「芬蘭化」便是走芬蘭的外交路線，芬蘭是北歐一個小國，於蘇俄緊鄰，當二次大戰後，蘇俄併吞波羅的海三小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於前，建東歐一羣衛星國於後，誰不為芬蘭危險，以為芬蘭二次大戰時曾助德攻俄，史大林一定要併吞芬蘭，一如波羅的海三小國，但芬蘭歷屆執政者十分高明，他們絕不觸怒蘇俄，但仍努力保持獨立，人民也與政府團結一致，芬共始終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席次，永遠不能入閣，就這樣芬蘭不但渡過危機，目前還成為蘇俄尊敬的夥伴。因此一些北大西洋公約的中歐國家，覺得與其走越南路線最後為美國所遺棄，不如走芬蘭路線，還可以保持獨立，此一外交形勢逐漸在形成中，如果北約國家有一半作此打算，則北大西洋公約勢必解體。北大西洋公約是目前捍衛歐洲自由的紙上長城，如果北約解體，中歐國家欲為芬蘭絕不可得，而到時也未必還有芬蘭，芬蘭之所以能屹立於鐵幕邊緣，也未嘗不是受到北約的間接庇蔭。基辛格這步棋，其目的何嘗是在棉越？

第三個要說到阮文紹了，阮文紹主越十年，越南軍戰鬭力一向為自由世界稱許，不但美國將領讚，我國駐越大使胡伯玉將軍每次回國或返任，經過香港時均曾晤談，筆者詢及越軍素質，胡將軍連聲說：「第一流，第一流。」胡將軍還怕筆者以為他身大使，所說乃外交辭令，接着說道：「你看，打到現在，無論怎麼艱苦，沒有一團一營投敵的，這點就不容易。」這麼一支能戰部隊，有足夠的武器，佔有東南亞最富庶的湄公河三角洲，竟然十天之內全部失守，真真出了任何人意料之外，許多外國軍事評論家都說世界戰史要重寫，因為越軍的失敗從無先例。

筆者在台北時，也有許多朋友問到越局，筆者當時說「高棉是無可挽救了，越南應該還可以支持下去。」誰知我未回到香港，阮文紹已經去了台北。筆者並非軍事家，所言自不足重，但越共都未想到會勝利得這麼快，有些手足無措。

阮文紹縮短戰線是正確戰畧，但是不實際了解情況，既未到前方實地視察，也未召見各軍區司令官，說明撤退大計，只是一紙命令要撤退，因此，引起軍民爭先恐後向後逃，牽動整個陣線，從頭到尾只是在春祿打了一仗，而春祿之戰共軍始終未能攻下，可見越軍真能打，只是害在領導的錯誤，胡里胡塗亡了國。阮文紹之罪，尤重於尼克遜、基辛格，因為尼、基是出賣了別人的國家，阮文紹則害了自己的同胞。

最後不能不想到四月四日行政院長蔣經國在立法院報告時所說的話。蔣院長指出：最近國際上的動亂，越南及高棉戰爭，給我們很大的教訓，就是只有自己靠自己，堅強國防力量，才能生存下去。因此，下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國防費用仍佔相當比重。

他說：「我們不要依靠別人肯不肯給我們，或給我們多少？而是要有自己的力量，來求發展。」

也就因為有了這次準備，所以我們才能在驚濤駭浪中屹立不動。

再談「戰俘」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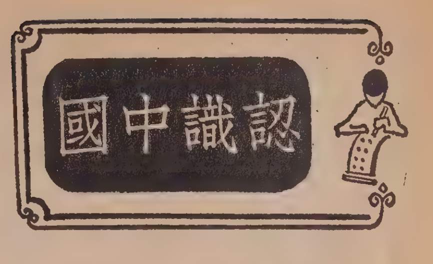
柳以青

上篇談了「戰俘、難民、中國人」之後，覺得還有一些感想要談，於是這篇就繼續談下去。有的事情，固然需要「速戰速決」；但是有的事情卻需要「冷卻一段時期」，才能看出所以然來。

對於前來香港的「十大硬漢」，由於手續問題，而不能立刻前赴台灣，卻一次次地引起了爭論。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要算是「宋希濂、鄭洞國、侯鏡如對記者談話」了。這是來自「中國新聞社」從大陸發出的報告。

這幾位「原國民黨將領」，都為了「十大硬漢」的情形而發表言論。



「間諜」與「統戰工具」

首先，他們都舉出了不能不讓「十大硬漢」赴台的理由，這方面可以歸納成幾方面：

一、說這「十大硬漢」不是中共的「間諜」和「中共的統戰工具」。以為向「國民黨老幹部」扣「這樣的帽子，豈不會使那些還在為他們效勞的軍政人員感到心寒？」

宋希濂在解釋這「十大硬漢」不是中共「間諜」時，指稱：「誰都知道，間諜這種工作是絕對機密的。總是偽裝身份，採用化名，盡力設法避免識破。而王耀武等十人的簡歷、照片，在香港各大報上，都廣為刊登、報導。……至於硬把他們說成是『統戰工具』，那也是毫無道理的。」

所謂「間諜」，是否是就如宋希濂的描述，我不知道，不過，我所知道的「間諜」的工作和目的是什麼樣子的，至於在外表上用什麼方法，會不會「偽裝身份，採用化名」等，那只是為達到「間諜」的所負「任務」的方法之一而已，一定不是總括了「外表上的一切方法」。

但是，我卻從宋希濂的「談話」中，反倒相信了「十大硬漢」可能是屬於「統戰工具」呢！因為，對「間諜」的「帽子」，宋希濂曾大加辯證，也可以說是理「直」氣「壯」的；但對「統戰工具」的「帽子」，宋希濂也沒有說出何以不是呢！只聲稱：「那也是」「毫無道理的」。

既然是宋希濂肯定了「統戰工具」的「帽子」是「毫無道理」，為什麼不把否定的「道理」道了出來，來與否定「間諜」的「帽子」的「道理」，說出來前後「輝映」一番呢！

做為一個小民，在對了國共雙方冷戰中的「釋俘事件」上，我發覺了這樣的漏洞。不知道該由誰來為我這一小民解釋一下。特別是這「十大硬漢」，在大陸一路上受中共統戰部的招待的事實，也給予澄清。

站在小民的立場，我卻是同情這「十大硬漢」的遭遇的。

二、深責國民黨對老幹部不關心。如果不接納他們赴台，就證明國民黨使人寒心。這一主題是鄭洞國所說的。他說：「王耀武等人都是國民黨的老幹部，為國民黨出生入死，最後失敗被俘。今天毛主席、共產黨寬大為懷，將他們特赦釋放。他們想看望分別多年的家人和老朋友，這種心情當然是非常殷切的。台灣當局若稍有一點關懷老部幹的心意，早就應該派人到港歡迎他們去台灣，這才是正理。」

從這一段話中，為鄭洞國來說，眼中只有「黨派」沒有「國家」。這與我沒有任何黨派而只強調國家的人的意見大相逕庭。

我可以這麼說，站在鄭洞國只以「黨派」為歸依的人，他的這番話，當然有他的道理。

然而，為沒有以黨派為歸依的偌多中國人，他的話，不但沒有驗證性，反會使我們產生鄙視的感覺。

這裏，我想表達一下。

在反對赤化潮流的戰爭中，從狹義的「黨派」觀念中，不少人會說是那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爭奪；但是，如果站在我個人以「國家民族文化」的觀念上，那就不能說是純「黨派」間的爭奪。當然，這裏並不完全排除「黨派」的自私心。

在這一大前題下，我可以這麼說：這「十大硬漢」在「出生入死」時，如果在他們心目中，只是効忠他們的「黨派」，而不是為了保衛國家的話，這種「出生入死」的價值就小；如果當時在他們的心目中，只是効忠國家，而「黨派」也只是為了國家，那麼這種「出生入死」的價值就大。

但照鄭洞國的表示，這些「國民黨的老幹部為國民黨出生入死」，現在當

要國民黨當局關懷、歡迎、致謝，那證明他們只是向「黨」來要求，而不是「國」。國民黨雖然是中華民國的執政黨，但是黨與國是截然有分別的。因此，用「原國民黨」或「前國民黨」「老將領」或「老幹部」的名義，厚責於國民黨還可以，厚責於中華民國政府就有點非驢非馬了。

因此，鄭洞國知道他用「黨」來責「國」是有不當之處，於是，接下來在他的談話中，轉了話題，而大談「民主」與「自由」了。他說：

「試問台灣當局，你們一貫標榜民主自由，而現在卻不讓自己的老幹部回台灣探親訪友，你們的自由在那裏？民主又在那裏？你們民主、自由的假面具豈不完全被揭穿了嗎？這一點對你們恐怕也不利吧！」

在這裏，我們很可以看出來鄭洞國所了解的「民主」與「自由」。

首先，讓不讓「十大硬漢」到台灣去，還沒有下文，並且是在依手續申請中。而鄭洞國就一口咬定是「不讓」他們赴台。我不知道，鄭洞國所了解的「民主」與「自由」，似乎帶了極深刻的「特權」口氣。所謂的「民主」，以及所謂的「自由」，可以是不辦手續，不依法規的。如果自由和民主是如此的話，無怪乎鄭洞國高興生活在又講「手續」，又談「法規」的大陸社會了。又由此可見：大陸上對「民主」與「自由」的了解，與眞正的「民主」和「自由」相差得該是多麼遙遠。

其次，民主與自由，也並不是說要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變成無政府狀態；同時，在民主與自由的社會裏，盡量減少特權的，特別是決不能以「以前」的「功過」加諸於民主與自由政策的實行上的。

我還記得，當英國前任首相麥克美倫辭職後，就與平常人一般地在公共汽車站輪候巴士，這一圖片與新聞，卻是表達了民主與自由的眞諦。從這一眞諦上來說，鄭洞國之所言的民主與自由；以及他所了解的民主與自由，那還用去批判嗎？

「拒」與「迎」及其他

侯鏡如的談話，有以下的幾個重點：

一、「更令人氣憤的是：台灣國民黨當局竟要這十個人以『難民』身份申請入境，這眞是荒唐至極。明明是國民黨過去的高級將領黨政人員，怎能說是『難民』。」

對於「難民」一詞，我上篇有所解釋，這裏從畧。不過，有一點我特別感到奇怪的，何以不少的人對「難民」一詞那麼誤解，也不能接受呢？

這裏，我再多談幾句：「難民」，是「遭難之民」。人民老百姓遇到了由於政治方面來的困惑、壓力或難題時，我們都稱之爲「難民」。最主要的是那個「民」字。

因此，過去「做官」，過去「高級」，並不能排除做成遭遇政治方面困難的「民」。例如，我們目前由於越南的失陷，許多越南人民逃亡而生活有問題，我們便發動救濟越南「難民」的運動。這並沒有貶低遭難的越南人民的身份。而更是強調了他們的生存之權的。除非越共負起了養育越南人民的擔子。而不是把「難民」們殺戮，以爲是叛「共」叛「國」。

不要對「難民」一詞有所誤解！

二、「這些人過去爲國民黨『效忠』賣命，可謂『忠貞之士』，而你們現在拒人於千里之外，眞是不仁不義。……陳士章死裏逃生，後來在福建被俘，也算是爲國民黨『盡忠』『效勞』了。……這還有一點『仁義』之情嗎？其實人們早已看穿了國民黨說的仁義道德，全都是騙人的鬼話，要利用你的時候，就滿口忠孝仁愛，叫人爲他們效忠賣命，用不着的時候就一腳踢開。」

值得注意的是：侯鏡如在這一段的談話中，給我的印象特別深，那便是：連他也否定這「十大硬漢」是眞的對國民黨「效忠」和「盡忠」的。

因爲在這一段話中，每逢談到「十大硬漢」對國民黨效忠之時，總是加上括弧的。例如：「效忠」、「忠貞之士」、「盡忠」、「效勞」等。由此可見，在侯鏡如的意見中，這「十大硬漢」在過去並非眞的是爲國民黨效忠、盡忠、效勞和成爲忠貞之士的。

這只是引用侯鏡如的「談話」，我自己不做質評。

至於侯鏡如說：「拒人於千里之外」，就「眞是不仁不義」的話，我倒想說幾句。

在談「不」仁「不」義時，一定先該是有了對什麼是「仁」，什麼是「義」的清楚概念。這裏，我不需要再加解釋。但是，要以一個「拒人於千里之外」來解釋成「不」仁「不」義的話，那麼，在侯鏡如的概念裏就該是「迎人於千里之外」才是「仁」和「義」的。

然而，他卻忽畧了一個比「拒」和「迎」更重要，更具實質的條件和內涵。假如不考慮到更具實質，更重要的條件與內涵的話，這「拒」與「迎」是無意義，或是意義不固定的。

舉例來說，通常我們都知道操「迎送生涯」是怎麼一回事，因此，此處的「迎」一定是反仁義的。再如我們也知道：「前門擋狼，後門拒虎」，這「拒」字卻是仁義的。因此，只從表面的「迎」與「拒」都是無意義或意義不固定的。不能以「拒人於千里之外，眞是不仁不義」來肯定什麼，如果肯定的話，還得需要更重要，更具實質的條件和內涵的。

何況，侯鏡如竟事先把所謂的「忠貞」等字句，都加上括號，則更難肯定「拒人於千里之外，眞是不仁不義」了。

但是，仁義，與不仁不義以上所說只是侯鏡如的標準而已，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

至於侯鏡如所謂：「要利用的時候」如何如何，「用不着的時候」又如何如何，我不知道侯鏡如本人是否就遭受了這一命運呢！我所關心的是發表談話的人，而不是那「十大硬漢」，因爲「十大硬漢」的情形還沒有眞的做成「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烏龍王』與『少女大綁票』

林巽

看了幾齣近期國片，覺得全沒一點値得一談的價値。西片可有兩部値得一談的，一是哥羅廸薛地導演的法國式喜劇「烏龍王」。一是美國名導演奧圖柏林明加導演的「少女大綁票」。前者是輕鬆風趣中對上流現實社會有諷刺性的電影，後者看來是猶太人幕後支持的稍帶政治偏見的電影。

記得有一次對一位電影行家說出一個鬧劇諷刺電影公式，只用我國一句成語「煩惱皆因強出頭」就夠了，「烏」片中的杜樂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數學教授，他教數學不但爲女學生喜歡，而且他又能寫出色的文章，他是市長的兒子。電影中他的引觀眾發笑，完全是被別人迫出來的，於是「煩惱皆因強出頭」這一條方程式，變成別人利用他來替自己強出頭。那些利用他的人，都因情節舖張成一種奇妙的反彈力量，結局是他的煩惱使觀眾開懷大笑，利用他的人煩惱也贏得觀眾幸災樂禍的滿足。

電影開首，父親利用他撰寫競選文章，校長又利用他做額外改卷工作，一家朋友報紙編輯又迫他代筆寫性解放之類的文章，因爲幾件工作一齊迫來，他又沒法推辭，冷落了未婚妻，被未婚妻恫嚇解除婚約，她只得苦苦哀求，幾個好奇的女學生乘機偷看他的公文包，看了沒放回而將幾個封套對調了。他發覺後馬上飛車去換回，在歸途中又爲三個女學生強要利用他的汽車送她們去看拍電影外景，他開車進入拍戲禁區，搗亂了人家一個精采鏡頭，導演要找他算賬，他只得逃匿入女明星的拖車中，成爲女明星家中豹子的俘虜，才驚動女明星救他，父親的政敵報館，隨卽利用他的遭遇大寫艷聞秘聞，打垮他的父親，女明星卻將錯就錯利用他來大出風頭。一連串古怪離奇的笑料，便從幾個利用他來出風頭者的勾心鬬角中展開來。皮亞李察演的杜樂表演動作戲，可有諷刺風味，但他並不是小市民式差利，他是教授型的差利，它可能比差利稍遜的是孩童觀眾對他可能沒有對差利甚至謝利路易那麼親切，但在成年觀眾中，他卻多了一份才子氣質。

「少女大綁票」從編導方面看，都保持住岳圖柏林明加過去的水準，雖然比不上「出埃及記」、「海上長城」、「除卻巫山不是雲」那樣大氣魄，但比「田野淚」、「桃色血案」卻高得多，「少」片是由一個猶太軍火商人的孫女被巴勒斯坦游擊隊分子綁去，同時被綁的還有那富豪孫女的四個朋友，然後利用釋放每一個女子時要聽巴勒斯坦首領史隆的指令，如叫富豪在電視承認販賣軍火的罪行。然後由彼得岳圖飾演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馬田，會合以色列特工人員，用科學方法偵查巴勒斯坦游擊隊的在黎巴嫩山谷中的總部，以及查出藏匿被綁少女的地方，救回被綁少女並擄俘了首領史隆。

電影中的巴游特工，所作的綁架、刼機、殺人的恐怖暴行，的確是近年來的新聞材料，一點也不誇張。但如果我們去思想這其中的背後眞正原因，就是因爲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因宗教上的彼此歧視，無法像馬來亞那樣建立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以色列是千多年前猶太人的國土，猶太亡國後，二千年來，一直做異族的殖民地，巴勒斯坦原地住民在那裏已居住了許多年代，可是因爲宗教上的歧見，兩個民族水火不容，巴勒斯坦難民更被阿拉伯國家支

自由世

西貢終於繼金邊之後，被共黨吞沒了。經歷了卅年戰亂的越南人，表面看來，似乎結束了漫長痛苦生活。其實，眞正的苦難才開始，越南人從此走上悲劇的道路。

誠然，在長期的戰爭歲月中，不知多少越南人家破人亡，田園荒蕪。卅年來，越南人顚沛流離，在廢墟中討生活，他們所付出的痛苦代價，比我國八年離亂還更悲慘。不過，是誰給他們帶來這麼悠長的苦難生活？是誰不讓他們獲得短暫的喘息？要不是越共不斷顚覆破壞，相信越南人早已在廢墟中重建家園，過着和平安逸的生活了。

越戰結束了，對美國人來說，像兵失了一個破皮包一樣，沒有痛苦、沒有悲哀，更談不上羞辱。正如廿六年前中國大陸被共黨赤化，儘管大陸人民脖子上套上了奴役枷鎖，而跟他們沒有絲毫關係一樣，美國人仍然過着自由自在生活。今天對南越的陷落，美國人也只不過惋惜他們在越戰中一共死去五萬美軍，耗去一千三百八十億美元而已。其實，五萬美軍的生命算得什麼，美國每年在車禍中死亡的人也夠上這個數目了，至於損去費用，大概將來準備給予以色列也不會少過此數吧！

美國雖號稱爲自由世界的盟主，可是，它是不折不扣的搞屎棍，是培養共產主義的溫床。金邊陷共，西貢赤化，追根結底是由美國一手造成。美國若不插手干涉它們的內政，搞風搞雨，它們乃然屹立不倒。施漢諾這個花花公子的當代阿斗，他儘管反美親共，但必竟沒把自己國家雙手捧給共黨，他的子民所過的是資本主義生活，肯定說，有施家王朝存在一天，高棉人民用不着擔心過共產主義生活。然而，美國佬條氣唔順，卻支持龍諾把老施趕走，使施漢諾一怒投向北平去，陷高棉人於萬劫不復之境。

南越吳廷艷的鄉保制度，本已使越共動彈不得，但美國佬認爲吳廷艷獨裁，把他推下台，導致越共死灰復然，乘機坐大，與北

是非觀點看，那是兩個民族文化狹隘的錯誤，以色列人將巴勒斯坦人逐去，那本來是以色列不對，但從手段方面用，巴勒斯坦暴力分子的手法，的確令人感到厭惡，由此可見，一個民族，雖然公理在他那方面，但因爲手段用錯了，同樣可以成爲被醜化的民族，以致自尋絕路。

岳圖柏林明加出生於維也納，一九三四年才赴美國，未知他是否有猶太血統，但顯而易見，「少」片除了表現巴勒斯坦人與回教徒的落後與殘暴之外，對於以色列的特工，卽塑造成精明，善良的形象，說它是以色列幕後支持拍出來的政治宣傳電影，實不爲過。

從「烏龍王」中的杜樂，及「少女大綁票」中的馬田，可以看出兩個不同導演，兩部不同風格的電影中卻有一個共通的方程式，那方程式是爲劇中主人翁製造「自我表現」的機會。杜樂給人利用，出了岔子，走入那亂絲般的困境中，他的臨機應變，事實是比觀眾想像力還高，所以贏得觀眾歡笑時，也使觀眾對他佩服，對於時代一般低級國片喜劇，常因爲迫使觀眾發笑，硬生生將劇中人的智力壓低，這是一般喜劇觀眾覺得俗不可耐的原因。走筆到此，又聯想起許氏兄弟的「鬼馬雙星」，撇開意識問題不說：從「自我表現」技巧來衡量，「烏龍王」與「鬼馬雙星」可有類似的成就。

「少女大綁票」的馬田，也是一種「自我表現」的典型，在情節展開中，臨到每一次大難題時，有不少專家提出各種意見，最後馬丁總是力排眾議，自己獨行獨斷，而每一次都證明他是正確的，拍偵探片，很多庸俗匠人，都側重從危機及懸疑上產生戲劇魅力。

「少」片中的馬田，卻着重從機智方面慢慢拆開。而且他並不突出像〇〇七那樣的公式勇敢，由頭到尾，都如一個談笑用兵的書生，又使我想起胡金銓「龍門客棧」中的石雋，這都屬我國成語中所說的「眞人不露相」的一類高手。



搞屎棍

林定

不超生的悲慘命運。

美國佬在政治上的短視，軍事上畏縮，自以爲是，相信是其極短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使然。他們對東方國家的社會制度，根本不了解。在當代，東方國家是極需一個堅強領導者來領導他的國民，才能抵禦共產主義的入侵。但美國佬卻認爲東方國家也應像他們一樣，走上「民主」之途，輪流執政，否則是獨裁。因此千方百計施加壓力，在中國大陸迫使蔣總統下野；在南韓使李承晩出走；在南越使吳廷艷家散人亡。其實，眞正的獨裁者是出自共產國家，斯太林、毛澤東、金日成、胡志明、卡斯特羅、甚至狄托，他們至死也不放棄權力，爲什麼美國佬不敢動他們一根毛髮？反而專向自己的盟友下毒手！

相信波蘭、匈牙利、捷克早已不是共產主義國家了。在保護盟友這一點上，花旗佬拍馬也追上不大鼻哥。

美國佬不把黃種人放在眼內，即使整個東南亞被共黨赤化，他們也無所謂，反正你死你賤，與他無關。美國佬所擔心的是歐洲與南美，它們有什麼風吹草動，才使美國佬心驚膽寒。假使以色列也是黃面佬，相信美國佬早已把它棄之如敝屣。

西貢丟了，基辛格在世人面前還假慈悲，說什麼履行對泰國承諾。泰國應吸取西貢教訓，最好把搞屎棍驅逐出境，以免後患。中共長期支持泰共與馬共叛亂，有目共睹，相信不久，中共便通過南越向泰國邊境滲透，大力支持泰共叛亂，假若到時美國佬又在曼谷搞搞震，要出拿手好戲，先是支持反共者，繼之拙共後腿，最後幫助共黨推倒他。美國佬專替共黨外圍的左傾分子撐腰，誰也不敢保證，西貢式的和尙示威與學生運動不在曼谷出現，反共領導者的根基被動搖後，泰共接收曼谷便易過借火。因此東南亞的泰國、寮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千萬不要再信賴美國佬了。沒有這條搞屎棍從中搗亂，即使共產黨有三頭六臂，也絕不會像西貢、金邊那樣，在一夜之間被它吞沒。

西貢的斷送，覆轍了廿六年前的中國大陸，美國佬把對待中國的「樣板」原封不動搬到西貢去，致使南越人民也像大陸人民一樣，一步步向絕望的深淵踏去。無怪乎有一曾經歷苦難生活的大陸青年憤慨地說，看到美國人這麼可鄙，不禁有這麼天眞的想法，希望有一日，卡斯特羅向北滲透，把墨西哥變爲美洲南越，然後再進一步，讓美國佬也嘗嘗共產主義苦頭！

西貢陷落後，莫斯科、北平，河內無不歡欣若狂，大肆慶祝，共產主義又征服一塊土地了。蘇聯與中共，雖然存着嚴重政治理論分歧，但對併吞一個國家，他們的野心是一致的。可哀的是自由世界的所謂領導人物，他們也抱着這種態度來看待越南的失落。基辛格厚顏無恥說，美國的撤出，使越南避免遭受一次浩劫。泰國外交部說，越南的長久痛苦已結束，全體越南人再統一他們的國家的幻夢最後已成眞，我們希望他們成功。日本外相宮澤喜一說，楊文明總統的投降是對的，只要南越新政權顯出是眞正的政府，日本卽承認該政權。瑞典總理說，殘酷的越南結束一事，表示滿意。歐洲的國家也大多對越共的勝利而高興。

外國人這種看法，雖然天眞，但也情有可原，因爲他們必竟沒有遭受過共黨的蹂躪，一如二次大戰，沒有一個民族能比猶太人這麼痛恨希特勒的納粹黨徒一樣。只有經歷過共產黨血的教訓的中華民國和南韓，才對越南的覆亡，感到無限的悲痛。

在香港，一些自稱「中立」之士及形右實左之徒，也學外國人的口吻說，越南人民結束痛苦的生活了，西貢新政權給越南人帶來安定和幸福生活。這並不是他們天眞想法，而是存心替共黨捧場，他們這種論調，其實並不新鮮，國府在大陸易手前，那班向中共靠攏後被打爲右派分子的所謂民主人士早已說過了。「本地薑」只不過是拾他們之餘唾，像鸚鵡學舌一樣重叫一遍而已。

毛澤東的「學問」

方劍雲

最近毛澤東會見了金日成及比利時首相，所拍照片背景不是經常擺滿線裝書的那間「攝影棚」，因此，有人推測毛澤東可能不在北平。

筆者所以一向堅稱毛澤東會客拍照的房間是「攝影棚」，書是「道具」，實基於兩點，第一，照那些書擺法，仍是三十年前的形式；毛澤東除非不看書，要看的話找起來就很難，當然毛澤東的書房可以用上十個八個管理員，但愈是年青一代的管理員，對那種擺書法愈無法着手，如果眞由管理員管理，毛澤東又常常看，決不是那種擺法。目前擺的那些書，根本就不是看的，是留作嚇唬洋人，因爲洋人不懂內情，一進門看見全是書架，全擺滿了書，而這些書又是馳名世界中國文化的結晶。因此，可以聯想到毛澤東竟然讀了這些書，實在了不起。第二，毛澤東無論撰文談話，引古證今，從未顯露出他讀過正經書，除去論語還記得一些，偶然能引用一兩句，如「塡詞」竟然用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雖然驢頭不對馬嘴，但是還可以證明毛澤東確實讀過論語，此外，就未見毛澤東引用過任何眞正代表學問的中國經史子集。

毛幫政權成立前，毛澤東蟄伏延安窰洞，與外界甚少接觸，造成一種神秘氣氛。毛幫宣傳幹部就向外瞎吹毛「主席」熟讀資治通鑑，[illegible]朝廷政變，父子兄弟自相斫殺的事，其中提到隋煬帝弑父弑兄，說明出自平劇「御河橋」，提到趙光義謀弑宋太祖，燭影斧聲疑案，說明出自「賀后罵殿」，還有一段雍正帝以參湯毒死康熙帝，未說明出處，大概出自民國初年上海出版的一些宮闈小說。這些材料肯定非出於林彪之手，因爲林彪沒有這麼「淵博」，當然也不會出於陳伯達之手，因爲陳伯達是眞正讀過書的人，不會如此下流，只有毛澤東才會提供這種資料，這就是毛澤東的學問。

州，他上岸以後，便又聽見街上的人說「毛派已失去惠州了」。某君感覺奇怪：形勢居然這樣勢如破竹？但過不久，講的人多起來了，某君終於還是相信了。因而，他害怕砲彈，就不敢回惠州去。

那時候，眞的人心惶惶，人民像是被弄破了巢的螞蟻，當然相信的人不少，但不相信的人也有。

這可見，謠言確不簡單，一經有影，便即有聲，正如羽毛紛飛，可能吹的漫天風雪。

香港也有謠言專家，專門投人之所好。主人的腋汗是香的，他也照傳是香的。而謠言之外，又有行騙的言論，這也一樣。洋場的騙術五花八門，常見就有：挑撥離間，以假亂眞，或是牛皮把石塊吹的比鷄蛋還圓。

香港用謠言生活的人很多，有的成爲「演員」，有的卻是「導演」；或是「自編、自導、自演」，或是大夥同一路戲。不過，中間有人胃口較大，撒謊不怕臉紅，就像老虎吃小羊，總嫌不夠。

也有的人不但騙窮人，騙富人，而且也騙老太婆和小孩子。只要謊言一經發動，手就要到處伸；你不相信，就再來一次；要達目的主要就是騙，如果你沒有錢還要生命！

謊言

小怡

納粹科培爾說過：「謊言說上百次，便成眞理」。世界上有人說謊，這是事實。一個謊言在人們中間流傳，當然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如果是單獨的一個人說謊，他一定要騙倒人，來實現自己的企圖，而把這個「謊言」不斷重復地對人說，說上了百次，當然也許會有些「效果」。但是，我想，他[illegible]

永不疏遠的一段情

寒梅

勝利初期，國內的九個青年軍師待命參加接收的任務。原先聽說有一個師去東京，有兩個師去台灣，後來只有到山海關外的二〇七師，參加接收東北的主權。在待命期間，政府爲了培養青年軍成爲建軍建國的幹部，特別施以文武兼備的預備軍官教育。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三日，青年軍奉命復員，政府實踐了號召從軍時的一切優待辦法，依願從軍者的志願，分別予以輔導就學、復職、回鄉、留營，還特別成立一個青年軍復員管理處，負責協調有關機關輔導青年軍的復員工作，另外又在各大都市成立大學先修班，青年職業訓練班，青年中學，使復員的青年軍或繼續完成學業，或學習就業的技能，或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去，都有妥善的安排和照顧。在復員期間，各大都市還設立「親愛社」，還計劃組織青年公司，輔導青年軍的袍澤開創事業，發展事業，替國家提多的貢獻，服務社會，造福人羣。

復員青年軍身受政府培養的深恩，無論是復學升學，復職，或志願留營，或回鄉轉業，多能一本從軍的初衷，以報國爲職志，忠心耿耿的力爭上游，以青年軍的整體榮譽爲重。

本來中國讀書人，大抵治史的人，讀過資治通鑑絕非了不起的事。筆者雖然把毛澤東看得很低，但還相信他眞讀過資治通鑑，但後來發現毛澤東撰文演說所引證的歷史，皆出於西漢演義，東漢演義，說唐，說岳，大明英烈傳，與正史關聯甚少，乃開始懷疑毛澤東未曾讀過資治通鑑。到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奉毛澤東之命，在杭州毛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原文發表之後，證明了我的看法，毛澤東一肚子歷史皆是演義小說。林彪那篇談話，有一段敍述歷代

言是一個「厲害的東西」，是謠言世家「靈魂的藝術」。它有時需要畫眉點睛，繪影繪聲，下糖加香；有時卻不許粗糙，要經過加工，成爲「完整」。它確能蒙騙一些不明眞象的人，而且在愚昧的人們中間極有推波助瀾的作用。這裏有一個例子，是說：

　　一九六八年，大陸惠陽區人民傳說「中國要分南北朝，北毛南劉」。當時社會秩序很亂。某君從惠州乘船往廣州，他一登船便聽見船上的人說「劉派佔領汕頭了」；當船駛到了廣

繞行了兩個圈圈

霍雲霄

　　氣溫回暖了，正是傍晚散步的好季節。我亦恢復每晚到公園去作繞行兩個大圈子的散步運動。球場上青少年在踢球，林蔭小道上，看到好些青年常見的諗熟面孔，忽然從叢林裏，聽到聲音很熟悉的朗朗雄辯，我跟着聲音望過去，看到叢林裏一張椅子上，坐着兩個人，一個是十幾年前的電影紅星，另一位是十幾年前的足球健將。

　　我走過他的椅子前面，背着他們雄辯的聲音遠去，球場裏跳躍出一個足球，有一個懶惰少年向我喊道：「波呀！」我將足球踢回去，賺了一聲「謝謝」。看看十幾個穿運動衣的少年在你追我趕，自己也分享到一份興奮情趣。

　　轉了一個彎，正好對着落日的方向，幸而有濃密的雲層遮住了落日，我看到的只是一幅巧奪天工的金光燦爛的緯幕。當牛頓發現了太空外的物體是動者恆動，靜者恆靜，地球上的物體是動者不恆動，靜者不恆靜時，未知他有什麼感想。地球上的空間，彷彿只是時間的奴隸。一顆籽子種下地上去，時間會慢慢使它成爲參天古木。一個天眞活潑的嬰孩，時間同樣會使他變成老人。除了人之外，所有大自然的生物，都默默地做着時間的奴隸，人沒法使自己成爲永恆，使用承先啓後方式來傳遞那永恆的籽子。籽子不但要傳遞下去，而且還要發展下去。想像中再過一萬年人們再到月球去，看到的仍然是老樣子的月球。而地球本來面目早已完全改變了。那改變，有的是人爲的，有的是天然法則的，如此看來，靜者不恆靜，動者不恆動，卻比較靜者恆靜，動者恆動更加神奇，更充滿新的憧憬。

　　人類的歷史，永遠沒有千秋永世的基業，地上的王國，時間會使它變成地下宮殿。人類的生命深層裏，有一種神奇的東西叫作理性。人雖然有選擇的自由、排斥的自由、創造的自由，但能在長久的時間中繼續發展，長久不朽的東西，只是因爲它是符合理性的。在人而言，什麼「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定理，不是力量的辯證，應該是理性的辯證。那其中的優，應該是指符合理性的優。那其中的劣，應該看作反理性的劣。那其中的適，只是符合人心靈的適。即使從力量方面說，老虎拿羔羊來晚餐，也不能證明老虎是勝利者，今日不少愛好生物的人，擔心老虎會絕種，但沒有人爲羊的絕種擔心。

　　原來人定勝天的奧秘，就是因爲人天生是具有理性的動物，人如沒有愛心，美的作用是沒有意義的；沒有與別人和諧相處的樂趣，善也是沒意義；人如沒有創造性，眞字也沒有意義了。

　　我不知走了多久，忽然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循着聲音看去，原來那個過氣明星發現了我。我的思路給他打斷了。那個明星與過氣足球健將正在迎面而來。彼此打哈哈，握握手，只要認命，就如多年前大慶功宴上打哈哈一樣快樂。只差說一句「恭喜你」之類的廢話。

　　當我再走第二個圈子時，在面對太陽的方向，剛才那燦爛的彩色晚霞，已經變成深灰色的緯幕，球場上那班可愛的少年消失了。散步的人也消失了。自己的腳步聲越來越刺耳。越來越心怯，但也完成了第二個圈子，很平安的走下石級，打道回府去了。

　　記憶中在三年前，當我循着石級走回家時，還看到不少情侶一對對的開始進公園去，可是近二年來，公園中的一處草地曾經棄過一位少女的屍體，另一角有過情侶被刺傷的新聞，至於沒有出現在新聞上的還不知有多少。回頭看那亮着水銀燈的公園，充滿神秘，冷清的，在這樣的熱天，想來可有點浪費。

　　蔣經國會長對青年軍的袍澤，可說是期望殷殷，關懷備至，他會以：「我們過去曾經共生死，我們現在正在共患難，我們將來還要共成敗」三句話和全體青年軍共勉，大家都將這三句話視爲會訓，牢記心頭。直到如今，不管是天涯海角，只要是青年軍同學見面，不論過去是否曾相識，只要提起青年軍的「一段情」，就會一見如故，毫無保留的肝膽相照，任何困難，彼此都會休戚相關，感同身受的，盡力之所及，協助解除了。

　　青年軍同學表現在親愛精誠方面，的確是以道義爲懷，情感爲重的，而且永遠是心聲共鳴。不會以潦倒見棄，不會發跡而離羣……也許，這就是在青年軍「大兵」生涯的回味中，最值得珍惜的，還是在彼此心目中永不疏遠的「一段情」！

首次訪港的英國女王

胡蓁之

英國女王依利沙伯二世，偕王夫愛丁堡公爵等一行，最近分別訪問了牙買加、香港及日本各地。她對於牙買加係舊地重遊，但對香港和日本，則屬首次。在此期間，有千百萬大不列顛的臣民，關懷她們旅途中的健康，顯然也有千百萬的各地居民——包括香港四百多萬居民在內，爭覩她們的丰姿；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像英女王伉儷這樣幸福的夫婦了。

事實上，女王依利沙伯伉儷確是非常幸福的，她從孩提時期起，便一直愛着跟她青梅竹馬，耳鬢斯磨的希臘親王菲列蒲．愛丁堡公爵，而歷久不渝。起初，她父王喬治六世暨王太后，對女王依利沙伯二世與愛丁堡公爵的婚事，雖然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但是，當時有不少的共產黨分子和工黨黨員，卻曾紛紛加以抨擊。他們說：「如此聯姻，等於在英國民主政策的臉上打了一記耳光！」可是，她那堅強的意志卻不為任何言論所動搖，終於成為有情的眷屬。

依利沙伯在十八歲那年，就已開始接受做女王的訓練，不斷地在電台上發表演說，慰問民眾，檢閱軍隊及其他有關人民的福利事項，無不樂意為之。她長得雍容大方，平時為人沉思寡言，笑口常開，大有瑪利太后的風格。她當時對於其未來的責任，便已意識得很清楚；她同時也知道應該為她的國家服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曾經參加過婦女輔助服務團，擔任了一個汽車司機的角色。但她每天晚上都要回到宮中就寢，白晝便在油庫房或機器房裏工作。她那時候最喜歡的是把自己的指甲弄髒來，手掌手背上塗滿油脂，作為勞動成績的標誌。

女王依利沙伯二世，向來穩重練達，且具有毅力，有時候甚至還帶點反叛性；她在枯爾法斯特發表了一篇很枯燥的演說，內容是討論英國空軍的背景。當她提及她父王喬治六世的時候，往往不稱「陛下」，而毅然改稱「我的父親」，曾多次引起聽眾的驚疑不置！一致認為她這樣的稱呼是前所未聞的。據說女王的母后，對於依利沙伯的求學特別注意。她老人家在宮中特別替這位女王儲（女王幼年為公主時），聘了好幾位教師，每日給她上課四小時，她對於歷史和語言，非常感到有興趣，且有天才。可是對於數學卻很討厭。其中有許多的功課，都是訓練她的人格的，目的在使她將來能夠站得住腳。她醉心音樂，最歡喜彈鋼琴，從貝多芬到半克勞斯貝，她都很喜愛。她也很熱心戲劇，自己寫過好幾個劇本，並曾參加過表演。

女王依利沙伯二世的祖父喬治五世在位時，對於女王的伯父溫莎公爵，和她的父親約克公爵（即喬治六世）兄弟，都管束得很嚴格，當時依利沙伯年的紀還幼，卻很討厭這種嚴肅的空氣，因之，她祖父喬治五世，起先對依利沙伯不怎樣喜愛；可是，有一次，喬治五世慌慌張張離開自己的房間，依利沙伯便也匆匆忙忙地把她的祖父追了回來，並對他說：「你忘記了關門呢！」喬治五世認為這位孫女依利沙伯年幼謹慎，將來頗有成就，於是就逐漸地疼愛她起來了。

女王依利沙伯二世被立為儲君以後，便養成了一種良好的習慣，那便是：每日早晨起身後第一件事，就是看信，由於當時她每天可能收到三十封信以上，所以，她至少要花費一小時半的時間來拆閱。其次是閱讀報章，她每日必讀的五份報紙，即是：「泰晤上報」、「倫敦郵報」、「倫敦快報」、「論壇報」、及「曼哲斯特導報」。不管那份報紙中，凡有關於她和她家人的消息，便對文中的每句每字都必加細讀，並經常看過後就嘆一口氣：「報紙總是那樣，又弄錯了呢！」到了每天下午，她照例戶外活動，如夏季便去游泳，冬季參觀賽馬，春季則練習騎術。據說女王依利沙伯二世對於馬特別喜愛，幼青年的時候，有人問她「你長大了，將來歡喜做什麼？」她毫不猶預地答道：「願做一匹馬。」

女王依利沙伯二世不論參加任何一種典禮，她都能表現得異常莊嚴而又大方，有時甚且有點過份，令人對她的態度也有些肅然起敬！一九四五年亦即第二次大戰結束那年，英國著名的海陸空軍官訓練學校，有一次學生行舉畢業典禮時，會場指揮官便對那羣畢業的學生說：「按照常例，可以邀請國內任何婦女來檢閱的。」學生們便商討了十二小時，最後才一致決定「任何人都可以，惟有不能邀請依利沙伯公主。」原來這間訓練學校的前一屆學生舉行畢業典禮時，曾經恭請依利沙白公主來檢閱，她曾一本正經地走入學生隊伍中，突然在一個神經緊張的學生面前站住，態度嚴厲地指着那位學生的鈕扣說：「你這鈕扣根本沒有擦光，表現精神萎糜！」陪同公主檢閱的會場指揮官，頓時覺得慚愧無地，面也紅了！當指揮官叫出那位學生的名字和號數時，學生已經頭也昏眩了！等待公主走了幾小時，全校學生表示不願再請公主檢閱。

依利沙伯女王擅長跳舞，她可以一直跳下去也不感覺疲倦。如果她的舞伴步伐錯了的話，那末她毫不客氣地馬上改正他。倘若她在煩悶的時候，便同她父親跳一次舞，或者跟她母親唱一支歌，才感到輕鬆愉快。她與愛丁堡公爵的戀愛，大約在一九四六年冬天，已達到最高潮。那時的報上常將她們的消息列在頭條新聞。一九四七年七月，白金漢宮正式宣佈英王英后將依利沙伯公主，許配前希臘王子海軍中尉菲立蒲。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全英人民的熱烈慶祝聲中，舉行了隆重的婚禮。時間過得真快，迄今已是整整地二十八

愛丁堡公爵的身材長得十分挺秀，身高六呎一吋，寬寬的肩膀，捲捲的頭髮，眉毛青棕的像春天裏的山，眼睛碧綠得像秋天裏的海，鼻子如琢玉，咀巴像彈弓，風度翩翩，儀態高貴，夠得上王子的王子，公爵的公爵。他是一位跳舞的能手，游泳健將，和馬術專家。他歡喜自己駕車出遊，也能駕駛飛機。有一次，他們夫婦駕車出遊，突然汽車肇禍，依利沙伯女王飽受虛驚，公爵也略受微傷，引起了白金漢宮的物議沸騰。

然則依利沙伯公主怎會跟希臘王子戀愛呢？原來他和維多利亞女王有點血統關係，他的母親便是蒙巴頓的姊妹，而蒙巴頓將軍成了他的舅父，並與依利沙伯公主也算是遠房的表兄妹。他雖然誕生在希臘國境，但他在希臘只住了很短的時期，一歲後即隨父母僑居巴黎；八歲便寄居倫敦外祖母家裏。因此，他和依利沙伯公主從小就玩在一起，成為青梅竹馬的朋友。其實，他們在一九三九年已開始談愛了，經過七、八年的長時間，愛情終告成熟。而於一九四七年二月訂婚前夕，他才放棄希臘和丹麥王子的頭銜，入籍為英國公民。因為希臘和丹麥王室無姓氏規定，他便隨他的母親改姓蒙巴頓；後來在他的公民身份證上，填的是菲立蒲·蒙巴頓。

在他們結婚之前，英王喬治六世特賜封菲立蒲為愛丁堡公爵。眾議院給他們的婚後生活費，每年五萬英鎊，另外還有各方補充的十萬英鎊，比起他在海軍時每星期待遇六十元零四角四分，大有天壤之別。

唯其如此，所以有人估計：英女王依利沙伯二世的私人財產，至少在二百萬英鎊（五百萬美元）至五千萬鎊（一億二千萬美元）之間。（見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日的合眾社電訊）但據芝加哥「太陽報」則指出：英女王依利沙伯二世的私人財產，無法估計，她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如果把她的所有產業計算在內，那末，起碼可達六十億美元以上。……」究竟她的實際財產有多少？除了她自己以外，恐怕沒有人會知道正確的數字；只能知道她擁有不少的產業，不獨包括各種皇室的產業，女王名下的其他產業，珠寶，金銀，名畫，郵票，珍本書籍等龐大收集品，並且還包括着她的名馬，農產及其他每年的投資盈餘。

此外，她還繼承了大批皇室的財產。其中最著名的是繼承她父王喬治六世的產業。而喬治六世的財產，則是自維多利亞女王起相傳下來的。再加上她那精明、博識的祖母瑪麗皇后，多年以來所收藏的珍貴藝術品，起碼值幾百萬鎊。依利沙伯二世於一九五二年登極後，就非常動用她的資財在工業股票和證券方面發展；她又參養了一大羣名種優良的賽馬，因此，如今她已比二十多年前的財富增加了兩倍以上。

可是英國王室為什麼曾經發生經濟風波呢？由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英國電視曾兩度播放美國訪問的錄音，査實女王夫婿菲立親王在那次訪問中，告訴一羣美國記者說：「英王室經濟已出現赤字。因女王的年俸和王室的費用，早在一九五二年定下，自始生活費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九；又自從選募僱用費推出之後，得於節約預算已聽到牢騷聲氣。而選募僱用稅，與女王要支付的入息稅及遺產稅，都截然不同。」由於這項王室秘密的公開，便引起了英國報界和國會的反應；同時，前英首相威爾遜（他在上一屆首相任內），也曾發表一項聲明。是故，英下議院便達成一項協議：任命一個選擇委員會，使在下屆大選之後，重新檢討王室的費用。

其實，那次的那項協議，顯然是威爾遜首相與保守黨領袖希斯（英上屆首相）之間的一項協議，也只是前工黨政府與白金漢宮之間的一項協議。與此同時，英女王依利沙伯二世要應付由基金所形成的經濟赤字，甚至應付由公積金所形成的經濟赤字。那就是說，要處理蘭卡斯忒領地的稅收，乃多半屬於皇室財產，在約克郡、蘭卡斯忒及赤夏郡等地區，每年給予女王的約二十三萬鎊的收入。若在現時價值的估計下，每年要在這些地方至少收入八十萬鎊，等於一九五二年規定每年撥給女王四十七萬五千鎊（其實，以現時物價而言，不止高出一九五二年一倍）。

英國工黨於一九五二年曾經提議：王室費用應在比較低的水準上訂定，每隔十年檢討一次，但當時並無人想到王室費用將要提高至八十萬鎊以上的。「財政時報」曾作指出：「原本的王室費每年包含至少七萬鎊的添加費用在內，以便應付通貨膨脹。起初幾年的收入盈餘，用來墊付了近幾年來的赤字。如果女王不是早已實行經濟節約的計劃，則早在一九六六年已發生了經濟拮据的問題。當時女王依利沙伯二世曾把王室的工作人員裁減了百分之十五，使到王室經濟維持一九六九年。一個解決的辦法是：減輕王室的費用負擔，然後將其開支部份列為公費，這是兩個世紀以來的趨勢。最初的協議是：由政府方面接管王室的一切地產，估計當時每年可以收入三百萬鎊，並不干涉王室的費用，亦即是說，英國政府方面要承擔一切費用，包括着國會官員、宮殿保養、工匠、王室遊艇「大不列顛」號，以及王宮的園遊會、旅行費用等等。因而這樣的負擔，就成為爭辯的對象；特別是檢討委會的提議如下：新的女王增俸為九十八萬英鎊，增加了百分之一〇六，更可能引起了國會的激辯。由於近年來，英國政府一再地叫人民勒緊褲帶，實行節約，並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失業人數！因之工黨議員提出相反意見。但保守黨的「每日快報」則說：「王室應增加俸祿，以免寒酸。」

誠然英女王的私有財產是龐大的，但這是由於其世襲的統治地位所使然；也許估計過高。權威的「經濟學人」什誌認為：「女王有許多價值極巨大的財產如珠寶，名畫及郵票等，都屬於收藏物，而不算為私人財產。要不然，溫莎公爵三十年前為什麼不把這些收藏物帶去巴黎呢？換句話說：王室的財產雖然龐大，卻不能隨意變賣，而必須傳給下一代的，況且現時的開支，絕對不可能以一九五二年的物價去衡量，故王室每年的費用約達六十萬鎊以上。」

因此之故，兩黨合組的檢討委員會，便建議：除了女王的年俸升格外，王太后也增俸二萬五千鎊，王夫菲立蒲親王，則增至六萬五千鎊；瑪嘉烈公主一萬鎊，安妮公主增一萬五千鎊（當時尚未結婚）；並於一九七二年新年期間交由國會通過。

西安半月記【二】

蔣中正遺著

數分鐘後，邵主席力子來見，詢余起居畢，張即告退而出。余問邵：「自省府來乎？」侍曰：「自綏署衛士隊隊長室來。頃錢慕尹亦在彼處。慕尹受槍傷，彈由胸穿背而出，出血甚多，即將移地療傷矣。」其時，張雖退去，而宋營長仍侍於門次。余兩次命宋退，且閉室門；宋未從，余自起闔之。宋遽舉足入內謂：「請原諒！奉有命令，侍護左右，不敢闔戶也。」余知其為監視，亦遂置之。以向所語張者約畧告邵，並即起草一電稿致余妻，交宋營長轉張拍發。蓋自分以身為革命殉，不能無遺言以告家屬。邵見余已決心犧牲，凄然有感謂：「委員長頃所語張二事，逆料回洛必不可能，加害亦決不敢；但曠日持久，或生他故，委員長以一身繫國家之安危，應以安全為重。憶民十六、二十年曾兩次辭職，但均以黨國需要，不久復出，此次可否考慮及此？」余莊言告之曰：「余信人太過，疏於戒備，使國家蒙受重大損失；回京以後，當然向中央引咎呈辭，並請嚴加議處。但斷不能在部下刼持之形勢下，在西安表示辭職；即彼欲要挾余發佈何種命令，或簽認何種條件，余亦寧死必不受威迫。余若稍事遷就，以求苟全性命，將何以對四萬萬國民之付託耶？」邵聞言無語，見余衣薄，請加衣。余告以無需。宋營長進皮袍，亦拒之。侍役以早餐及餅乾進，揮去勿食。其時體憊痛不能復克，就床睡。邵再四珍重而去。

邵去後，宋營長入見，問：「委員長尚識余乎？」余告以不識。宋謂：「學生乃軍校第八期生，距畢業僅二月，教育長不知何以將余開除，與委員長固有師生之誼也。」宋待余甚周到，奉衣奉食，納其一二主張，俾此事能從速解決；否則於國家、於委員長均極不利。」如此諍諫，前後凡數次。余屢命之曰：「我在學校時如何教誨爾等，爾當能憶之。革命者所恃唯人格，余今不能苟全性命以虧損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即應如何做。若行不顧言，何以為人師乎？」宋唯唯而退。是日，終日未進食，侍役皆徹夜未睡，午夜一時，宋尚入室視余。

十二月十三日

八時起，侍者入言，張清晨六時即來此，以委員長方睡，不敢驚動。余命再請邵主席來。未幾，張又來，執禮甚恭如昨，對余請許其再進一言。答以疲甚，無精神說話。彼無言退出。

宋文梅與綏署侍者以早餐進，且聲明此為彼等私人所購備者。謂：「我等知委員長不願再食公家之食，特以私人出資為委員長備此。委員長一身繫國家民族之重，昨已終日未進粒米，今日務請納我等誠敬之意，勉為進食。委員長自身即不為身體計，亦應為國家珍惜此身。」余曰：「多謝爾等之意！余那時尚不覺飢餓，如需食時，當再告爾等也。」是日，仍竟日未食。而侍者每一小時必進茶點一次，意極慇懃；見余不食，輒憂形於色。此種誠意，出自內心誠摯之流露，亦殊令人感動。十一時，力子又來見。余腰部及腿膝均作痛，不能起坐，邵及坐床側與余談。宋營長仍在旁監視，如昨日狀。余命其暫退，宋謂：「奉張副司令命令，不敢擅退，務請原諒！」自始至終，監視未撤去。邵言：「張須來訪，力言委員長在綏署起居太不便，今時須房舍亦清淨，且有禦寒設備，於身體較宜。移居後，張亦得朝夕趨謁。以委員長盛怒未已，不敢進言，故囑余轉勸。」邵言畢，余告以：「決不能遷往何處。此為西安綏靖公署，亦即為行政院在陝之機關。余為行政院長，唯居此乃為無虧於職守。漢卿如不能送余回洛；余即死於此，可以此言告之也。」邵又言：「張謂委員長怒氣太盛，每見必嚴詞訶斥，致不能盡所欲言；如再進見，盍少假以詞色？」余告邵曰：「余對漢卿期許過殷，且彼平日每自認為子弟，甚至謂事余如父，則余對之嚴詞訶責，亦何不可？漢卿平日在余前暢所欲言，但在今日，則必漢卿不提出任何條件，余方能傾聽之。可告漢卿：勿受人迷惑，作聯俄夢想；亦勿自以為即使失敗，尚可漫遊海外。須知如此做法，如不速自悛改，世上無論何國、何人，皆不以為友，直將為舉世所不齒耳。漢卿今尚自謂尊敬余，信仰余；應知凡自稱尊敬、信仰領袖者如聞他人誣謗其領袖而不敢糾正制止，反以中立自居或默認其說，則其尊敬與信仰皆為不誠，終必叛變其領袖，而自趨於滅亡。漢卿日前向余報告，在灞橋對請願者說話，曾謂：『我可為你們的代表，有話可以代達；同時我亦可為委員長的代表，可酌量考慮你們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體，言時甚得意。余當時即糾正其謬，謂一人決不能做兩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間，所謂信仰領袖應如此乎？如再晤張時，可以昔日余脫離陳烱明之故事告之。蓋陳烱明之叛總理，余早已察知其微。余昔奉總理命，參加陳氏戎幕，陳氏初甚信任余；嗣陳氏知我信仰總理之心無法撼動，乃忽變態，時時加余以難堪，余皆願為革命忍受之。一日共餐，葉舉在座，大言詆毀總理，謂『孫大砲』如何如何；陳氏態度自若，似無所聞。余憤不可遏，置箸離座，邀陳至別室，問以亦聞葉舉所言否，何以任令毀謗總理而不糾正之？陳漫詞慰解，終無誠意表示。余遂知其必叛總理，立即束裝歸里。迨陳氏實行叛變，總理蒙難，余冒險犯難，馳赴黃埔隨侍總理於永豐艦中與陳氏作殊死戰，勢不兩立。凡人言即須袖，必絕對服從，不可有絲毫之懷疑，更不

夕，乃[illegible]，宜其一切輕率，毫無誠意與定見，殊可悲也！」旋問力子：「曾見虎城否？何不令其來見？」並囑力子移入大樓與余同住。力子諾之，尙不知張等允許否也。

是日，張連來見余四次，神色較前沉默。晚間，又穿軍服來見，啓門見余睡，即言：「委員長已睡，不驚動了！」旋即出至大廳，似集多人有所商，聲細不可辨，似聞有交人民審判之語。是夜十二時半，宋文梅入言：「孫銘九來見。」余告以已睡，宋又言：「孫必欲入見，乃來請委員長移居者。」孫即入內，携手槍見余，頻言：「今晚必請委員長立刻移居。」余曰：「此處即我死處，余誓死決不移出此室。爾等二人俟我死後，可傳命即以此室外大廳爲余營墓可也。爾持武器入室，形同脅迫；余此時雖無武器，須知余有正氣，欲殺則殺我可耳，但決不移居。」孫詞色稍和緩頻頻請移居，至二時尙不去。余大怒曰：「黑夜持武器纏擾不已，是何理由？余爲爾之上官命爾立即出去，即應遵命立即出去。」孫乃退。余知叛部之意甚險，決以正氣與精神力量與之鬪爭。自念幼讀聖賢之書，長隸革命之籍，古來忠烈，刀鋸鼎鑊，甘之如飴，千載下猶懍然有生氣；景行旣夙，應求無媿。而總理之大無畏精神，尤爲後死者宜秉持勿失。逆料今後險惡情狀，可以想像而知。昔耶穌受惡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試煉，其惡戰苦鬪尤甚於余今日之所遇；余唯提高正氣之力量，以與叛部作激烈之抗爭，且當準備以十字架被難之精神，於叛部交付所謂人民公判時作最後之犧牲，以求不媿於慈母之教，無負於同志之望而已。到此，自驗此心究竟作何景象，只覺神明泰然，無負平生所期，引爲自慰。

十二月十四日

早晨，張又來見，立門後，對余流淚，若甚媿悔者。余未與之言，半響，彼無言自去。余命侍者請邵主席來見，待一小時尙未至；再四催詢之，支吾其詞以對。余察彼等態度甚可疑，意邵已離綏署衞士隊長室，或已遭不測歟？懸念不置。正午，張[illegible]我所能指揮，進見時說話甚不便，對委員長之起居與安全亦不能完全負責調護，心甚不安，無論如何，請遷住高宅。」余答稱決不遷居。張乃言：「委員長之日記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閱讀。今日始知委員長人格如此偉大。委員長對革命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實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委員長不是在日記中罵我無人格乎？余今日自念實覺無人格。然委員長以前對部下亦太簡默，如余以前獲知日記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則此次決不有如此輕率鹵莽之行動。現在深覺自己觀察錯誤，既認識領袖人格之偉大，即覺非全力調護委員長，無以對國家。無論如何，居此間決非辦法。委員長雖堅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請移出此室；委員長不肯自行，我亦將背負委員長以出。」余乃力拒其請，並明告曰：「除非送回京，否則余決不離此。」張曰：「我欲委員長移居者，乃欲設法秘密送委員長回京而不使人知也。」余曰：「余如離開西安，必須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決不能鬼鬼祟祟隨爾潛行。人格重於生命，已一再爲汝言之矣。」言至此，張突出端納之電示余，謂端納即將來此，端納者，外間常誤以爲政府所聘之顧問，實則彼始終以私人朋友資格常在余處，其地位在賓友之間，而堅不欲居客卿或顧問之名義。此次乃受余妻之囑，來陝探視余之生死者也。余告張以端納到時，可囑來見。張仍力請余允其移居。余不欲與之多言，僅謂遷居事，待見端納後再說。張又泣下，久之始去。

下午四時，命楊虎城來見。余此時始知虎城對陝變確亦預謀。問楊何以收拾此變局，楊謂：「余等始意不如此，後來做得太壞，實無以對委員長；現唯以委員長之命是聽，委員長謂應如何則如何耳。」余又問：「最初發動之情形究竟如何？」楊只謂初時實甚簡單，而不肯明言其他。余告以：「萬想不到爾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計至此。然余亦不能辭其責：余平日推心置腹，防範太疏，致啓反動者煽動部下之禍心，以肇此變，即此應向中央及國民引咎。爾等應即收束此局，送余回京，並向中央請罪，庶變亂不致擴大以貽禍國家。當知救國大計，[illegible]出。

下午五時端納來見。以一異國人而不辭遠道冒險前來省視，其忠義足令人感動。見余，詢安好畢，出余妻之手函示余，即自請余同住。余允之。端納謂：「此間起居，實太不便，務請珍重身體，另遷一處。」其時張亦在側，力白悔悟，竟似頗誠，謂：「只要委員長俯允移居與端納同住，則此後一切事，大家均可聽命辦理，並早日送委員長回京。」端納亦堅請，余不忍拂之，遂以下午移居於高宅。當時細思張如此一再堅請余移居，終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楊之勢力範圍內，時久恐余與楊接近，則彼無從作主歟？

移居以後，張入見。余以詢：「今既移居矣，爾等已決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定來告？」張忽謂：「此事殊不簡單，既有多人參與，一切須取決於眾議。且我等已發通電，陳述主張八項，經須容納數事，庶我等此舉不致全無意義；若毫無結果，則眾意必難通過。所謂八項主張者，即：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㊁停止一切內戰；㊂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㊃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㊄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㊅開放民眾愛國運動；㊆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㊇立即召開救國會議。」余責其食言無信，勿令終其詞；並謂之曰：「勿論爾等主張並無何種意義，即再說得動聽些，而爾等行動如此背謬，亦必無人見信，更無任何人能贊成之也。」張又繼續陳說其八項主張之理由，欲余酌加考慮。余謂：「已決心犧牲此身，以維持國家之正氣，成仁取義，籌之至審。在新城言之已詳，何終不省？須知此身可被刼持，而意志萬難刼奪，余決不稍有遷就。非余到京，不欲聽爾對此事有隻字之陳述，多言無益也。」張謂：「爾亦太專制，余即爲一人民，亦應讓人民有陳述國事意見之機會。」余謂：「今日余即擔負國家存亡之責，凡效忠民國之國民，此時皆應聽中樞與領袖之命令；反之，若刼持領袖，強迫領袖，豈尙得自稱爲人民？況爾爲統率軍隊之軍人，更何得自居於人民？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誰知藍蘋冷笑一聲，說道：「副主席同志，我同潤之在延安結婚能算數嗎？」

周恩來仍然不大明白，說道：「江青同志，你同主席結婚是經黨中央批准的，怎麼不算數。」

藍蘋說道：「副主席同志，黨中央只能管延安，不能管到重慶，在延安算數，到重慶就不算數了，你明白吧！」

周恩來這時有點明白了，問說：「是不是有了什麼誤會。」

藍蘋順手將兩張請帖交給周恩來，說道：「你看這請帖是怎麼寫的，換了你同穎超同志被人這麼分開一寫，她答應不答應？」

周恩來笑道：「這個容易，我要他們重寫就是了。」

毛澤東同周恩來結夥十幾年，只有這一次覺得周恩來可愛，周恩來所講的話，都是自己想講而未敢講的。

藍蘋聽了周恩來的話，回頭看看毛澤東，問道：「潤之，周副主席講的話，是不是你教他講。」

毛澤東笑道：「這就怪哩！我打電話你在旁邊聽得清楚，我只是請恩來同志前來，幾時多講一句話。」

藍蘋說道：「但是這太像你的聲音了。」

周恩來覺得說錯了話，但是又不明白眞象，只好陪笑說道：「江青同志，我說的都是自己意見，不能作數，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藍蘋看看周恩來，眼圈紅紅說道：「你們男人總是偏向男人，怎會同情我。」

周恩來陪笑說道：「江青同志，這就言重了，我眞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說錯了你別見怪，總之，你叫我作什麼，我作什麼就是了。」

藍蘋說道：「副主席同志，你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還不明白我的心事，我同潤之一直未曾眞正舉行過婚禮，在延安可以馬馬虎虎，來到重慶怎麼行，所以我們要在此地舉行一次正式婚禮。」

周恩來點頭道：「應該，應該。」

藍蘋說道：「副主席同志，你是接近蔣先生的人，許多事你比我們清楚，蔣先生也許會留潤之在這裏作事，到時我沒有合法身份，怎麼同外界來往。」

周恩來一聽藍蘋說他接近蔣先生，心裏霍地一跳，但又不便正面否認，恐怕越是否認話就越多，只好苦笑。

毛澤東聽到藍蘋點明他要留在重慶作官，也有點下不來，也是一臉尷尬之色。

周恩來看透青衫，如果不安[illegible]一定不能平安，當時問道：「江青同志，你的意思要怎麼辦呢？」

藍蘋說道：「我就是要請教你，我與潤之都沒有正式結過婚，沒有經驗，你看怎麼辦就怎麼辦，總之，一定要合法就是了。」

周恩來笑道：「我在重慶這麼多年，參加的婚禮也很多，對此情況稍爲明瞭，在法律方面，首先要到法院註冊，申請結婚，法院批准後，要到法院由法官公證結婚。」

藍蘋點頭笑道：「這就好，這樣才眞眞合法的。」

周恩來說道：「至於禮節方面，就不一定了，新娘子有坐花轎穿大紅，是屬於舊式的，有的穿白衣服，坐汽車，是新式的。」

藍蘋笑道：「我要坐花轎，穿大紅，就太封建了，還是用新式的吧！」

毛澤東實在忍不住了，說道：「我的愛人，你聽我說幾句話成不成？」

藍蘋道：「你說吧，我在靜聽。」

毛澤東說道：「在法院公證結婚，我絕對依你，至於穿禮服，坐汽車，可不可以省了。」

藍蘋說道：「我未作過新娘子，倒是要嘗嘗作新娘子是什麼滋味。」

毛澤東說道：「你不要太任性，這樣招搖，對我不利，對你自然就不利。」

藍蘋說道：「我們結婚怎麼算是招搖？」

毛澤東說道：「我們如果以前沒有結婚，特地

已經結婚好多年，女兒出了兩個，現在又大肆鋪張結婚，一定會引起各方攻擊。」

藍蘋冷笑道：「你不要拿這些話來嚇我，我不明白誰會對我們結婚提出攻擊。」

毛澤東笑道：「我一說你就明白了，先說我們黨內，王明還在延安，他可以聯絡一些反黨的人，一齊起來對付我。」

藍蘋說道：「這個話我不信，在延安文有劉少奇，武有彭德懷都是你的心腹，再加上活曹操在出謀劃策，你的江山還不是穩如泰山。」

毛澤東說道：「現在不談延安，再說此地，國民黨內反對我的人很多，你不信可以問問恩來同志。」

周恩來點點頭，算是作爲證明。

藍蘋說道：「我也知道國民黨內部反你的人很多，你最近不是去看陳立夫，又要看陳誠，就是爲了解釋誤會。」

毛澤東苦笑道：「幾十年的寃仇，那是談了半個鐘頭的就能化解開的。」

藍蘋說道：「不過，只要蔣先生支持你，國民黨內就無人敢反對。」

毛澤東說道：「話是不錯，但是，我自己也要謹愼，不給他們留話柄，如果我們在此地大張旗鼓結婚，他們就可以提出攻擊，若是蔣先生眞提名我擔任什麼職位，說不是被他們一鬧就會告吹。」

藍蘋一聽這句話當時呆了，說道：「問題會這麼嚴重？」

毛澤東說道：「確實如此，你不信可以問恩來同志。」

藍蘋說道：「不必問了，他當然同你的意見一樣。」

毛澤東說道：「這不是嚇你，確實是如此，如果我不想留在重慶，婚後仍回延安，你說怎麼鋪張就怎麼鋪張。」

藍蘋說道：「要是回延安又何必在重慶結婚。」

周恩來說道：「江青同志，依我勸，去法院申請結婚是應該的，至於婚禮就不必鋪張了，當天晚上請上一桌客人，慶祝一下，也就夠了。」

藍蘋說道：「這件事我實在沒有主意，副主席同志，你只要憑良心沒有出賣我，我聽你的。」

周恩來笑道：「江青同志，我怎敢出賣你，再說也無此必要，你放心，我自會安排。」

毛澤東笑道：「恩來同志，你索性人情作到底，明天同文白兄商量一下，法院申請手續我們照辦，但是到了規定證婚日期，可否請法官來張公館證婚。」

藍蘋瞪眼說道：「不行，又是騙人。」

毛澤東問道：「誰騙你，婚書蓋有法院大印，能騙嗎？」

周恩來說道：「江青同志，騙是不會騙的，我只怕作不到，法官未必肯。」

藍蘋問道：「我們既然正式結婚，爲什麼又不敢去法院。」

毛澤東說道：「那是不敢去法院，你想想，我們兩人去法院結婚，要有多少人士去看，其中有沒有刺客，誰也不敢擔保，何必冒這個險。」

藍蘋問道：「如果法官不肯來呢？」

毛澤東說道：「法官不肯來，我們只有自己去了，爲了要完成結婚任務，再危險也不理了，但是，如果能不冒險自以不冒險爲佳。」

藍蘋打個呵欠，說道：「我再信你一次，就這樣吧！如果我發現受了騙，我就不再跟你回延安了。」

周恩來眼見話已告一段落，說道：「主席同江青同志也該休息了，我回去好吧！」

毛澤東說道：「你請回吧！實在太辛苦你，眞不好意思，將來要重重謝你。」

藍蘋抿嘴笑道：「副主席同志，多多費心，我受人好處，一定要報答。」

周恩來那敢再看藍蘋的臉，連說：「不敢當，江青同志不要客氣。」說過慌慌張張走出張公館。

鄧穎超自周恩來走後，就坐在廳裏未動一步，見到周恩來回來，目不轉睛上下打量。

周恩來笑道：「你不認識我？」

鄧穎超說道：「老娘看看你去幹什麼？」

周恩來笑道：「幹什麼也能看得出來。」

鄧穎超點頭道：「差不多。」

周恩來笑道：「那麼？就請你看看我剛才作什麼？」

鄧穎超說道：「不是老毛找你，是女明星找你。」

周恩來當時怔住，問道：「你是怎麼看的？」

鄧穎超本是胡謅，未料猜中了，當時變了臉，問道：「女明星找你幹什麼？」

周恩來說道：「你不是說會看嗎？你就看看她找我幹什麼？」

鄧穎超問道：「是不是老毛支持不住了，找你去頂檔。」

周恩來說道：「別胡扯了，你向正經地方猜一猜。」

鄧穎超冷笑一聲：「你同老毛，女明星三個人混在一起，還會有正經事，眞是天曉得。」

周恩來笑道：「你看錯了，眞是正經事，老毛要同女明星結婚，請我辦事。」

鄧穎超大喝一聲：「你說什麼？」

周恩來問道：「你未聽清楚嗎？老毛要同女明星結婚？」

鄧穎超說道：「他們孩子都生了兩個，怎麼又讓着結婚，到底是拍片還是眞的。」

周恩來笑道：「現在還拍什麼片，當然是眞的，因爲女明星說以前在延安結婚不合法，不能算數。」

鄧穎超問道：「以前結婚不算數，兩個孩子算不算數，老毛認不認賬？」

中國抗戰實錄【25】

辛亥革命與日本

清廷對於這些條件斷然拒絕，同時日、英、美各國也都提出抗議，但俄國卻不僅一點也不以爲意，而且更將自奉天撤退的軍隊集結在韓國（一八九七年十月朝鮮改國號爲大韓）國境的鴨綠江一帶，並在韓國境內的龍巖浦建築營房，向韓國提出租借該地區的要求；同時，又集合其太平洋艦隊的船艦於旅順，在黃海舉行大演習，擺開了示威的態勢。八月，更任命原爲東三省佔領軍司令的阿萊克塞夫爲「遠東大總督」，具備了企圖對於東三省施行軍事管理的體制。

由於一八九六年簽訂了「中俄密約」（李鴻章、羅拔諾夫協定）而使清廷寄望於「聯俄制日」的愚蠢政策，其結果是開門揖盜，讓俄國勢力進入東三省，導致俄羅斯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企圖變成了現實的行動。

日俄形成「利權」對立

面對着俄國這樣的活動，在日本方面也懷有危機感而萌生了加以遏阻的意圖。自一八五八年閔妃事件之後，俄國駐朝鮮公使韋伯將朝鮮國王迎入公使館加以保護，增強了俄國的影響力，促使將在朝鮮政府擔任財政、軍事顧問的日本人解職，軍隊的訓練也改採俄國式。一八九九年，俄國爲了太平洋艦隊的需要，更租借了韓國南端馬山浦的煤炭基地；在日本來說，更感到面臨了軍事威脅。日本爲謀抑制俄國在韓國的發展，在清日交綏（甲午戰爭）之後，便已經就有關駐韓兵力及對韓國政府援助等問題，和俄國三度簽訂過備忘錄、議定書。

及至義和團之亂以後，日本爲了對付俄軍盤據東三省拒絕撤退的情勢，乃和英國結納，以俄國爲假想敵，而在一九〇二年一月簽訂了「第一次日英同盟協約」，爲共同防衛兩國在中國及韓國境內的利益，攻守同盟。這個同盟，曾經一度發揮了迫使俄國同意自東三省撤兵的外交壓力。

然而，日俄兩國在環遶着東三省和韓國的利權對立，已經是迫近了危險的邊緣，阿萊克塞夫之所以被任命爲「遠東大總督」，也就是俄國已有軍事決心的一種表現。

又據當時擔任俄國財政大臣的微德在他的自傳中便曾明白地提到俄國的態度是「迫使日本站出來，唯有訴諸武力決一勝負。」

日本對俄國交涉的最後一着，就是所謂「滿韓交換論」——希望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的特殊利益，而日本則以承認俄國對於東三省鐵路的特權，作爲交換條件。

可是俄國卻小看了日本，不予理會。俄國認爲日本在韓國的利權，固然可以承認；但在東三省方面，則與日本無關，故而正面予以拒絕。

日俄之間關於東三省和韓國問題的協商，在日本方面，於一九〇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舉行的御前會議中，決定了一個「大綱」，從這個時候開始到日俄開戰（一九〇四年二月）爲止，雙方進行過十三次的交涉。

下面引述在御前會議之後的內閣會議所決定的文件，從這個文件中可以看到對於日俄協商日本方面的背景；實際上在那個時候日本已經了解不可能有和平解決的希望，而堅定了訴諸武力的決心。

「韓國半島險峻突出，恰似由大陸伸出的一柄利刃，對準帝國（日本）要害，其尖端和對馬相距，只不過是一衣帶水。倘使其他強國奄有該半島，則帝國安全常在其威脅之下，終歸難保無虞，似此情況，絕非帝國所能容忍，故須加以預防，實爲帝國世代相傳的政策……」「俄國不僅已在遼東租借大連、旅順，並且實際還在繼續佔領滿洲；更進而向韓國境內試圖進行各種設施。若聽任其如此發展下去，則不僅俄國在滿洲的地位絕對不能動搖，而且其影響必將立即延伸到三韓半島……是則多年以來扶助該半島的帝國勢力和利益，不僅無法維持，甚至其結果將會演進到使帝國的存在發生危殆，應屬無容置疑。」

日俄戰爭

當時，日本的軍事力量與十年前「甲午戰爭」時代比較，已經大不相同——陸軍由七個師擴編到十三個師，增加了一倍，擁有出兵二十萬人的能力；海軍更是飛躍發展，增加了四倍，總噸位達到二十五萬八千噸，在日本海海戰（日俄戰爭）中活躍的三笠號，總排水量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二噸，配備有十二吋口徑的重砲六門，爲世界上最新銳的戰艦之一。

日本之所以擁有這樣的戰力，是因爲預料到爲謀對於韓國和東三省的控制，終將難免和俄國一戰，故而一意力謀擴充的結果。

此外，外交方面和在威海衛建有海軍基地的英國「攻守同盟」，因而也可以不致有受到列強干涉的顧慮。

日有獨佔野心

在對於列強的關係方面，日本非常謹慎。

當日俄開戰之前約一個月的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日本內閣會議所決定的「對俄交涉決裂之後，日本應採取的對清韓方針」文件之中，認爲使清廷守「局外中立」較爲得策

。其理由是：如果清廷和日本協同對俄宣戰，則將會招致亞洲人和歐洲人對立的情勢。又在閣議中並且研討到：激憤的中國人，可能發生對歐洲人加暴事件，而耽心惹起像義和團之亂一樣，給予列強以介入干涉的口實。

儘管閣議如此，但實則是爲了戰後的交涉而別有用心。因爲如果單獨作戰，則勝利之果也就可以單獨地任意處置。從中國的領土上（東三省）把俄國勢力趕走，然後由日本獨佔的野心，可以說是表現得很明顯。

關於對韓國問題的決定，則更爲厲害——「不管面臨任何情況，必須憑實力將韓國置於我方（日本）權勢之下，固不待言；但唯一應該做到的，是要儘可能地選擇正當理由，師出有名，是爲得策。」「最後成效，當然要看實力如何而定；總之對韓國的政策，直接間接都與軍事方面有着很大的關係……確定了憑藉武力控制韓國的方針；同時，等待着時機成熟，和韓國締結「保護性的協約」，並且顯然是不斷地在採取各種手段，以謀達到此一目的。

這個「保護性的協約」，就是在日俄開戰後不到兩個星期之間，所成立的「日韓議定書」（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簽訂），韓國同意了依賴日本的軍事力量保障安全；相對地，則對日本的軍事行動給予便利。這個議定書，在後來便成了併吞韓國極其重要的一個事先部署。

在我國領土上交戰

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日本宣佈和俄國斷交，八日在仁川、九日在旅順進行海戰；十日兩國同時宣戰——日俄兩個帝國主義是在中國的領土上，爲爭奪中國的領土而衝突起來。

清廷於十二日宣佈「局外中立」，對各國發出內容如左的照會：

「東三省爲中國疆土，該三省城池、衙署、民命、財產，日俄兩國均不得損傷；駐在當地的中國軍隊，維持中立，對日俄兩軍均各不相犯。遼河以西，俄已退兵之地，由北洋大臣派兵駐紮，各省及沿邊內外蒙古，均按照『局外中立』例辦理，兩國軍隊不得稍有侵越。但在東三省地方，倘有外國駐紮軍隊未經退出地區，實際上中國力有未逮，恐難實行局外中立之例。然而東三省疆土權利，兩國無論勝負，均不得佔據，仍歸中國自主。」在瀋陽地區，雖然有奉天將軍增祺率領中國軍隊駐紮，但是俄軍已經掌握了吉林、黑龍江兩省全境及奉天省的大部份地區，以致清廷方面實際上不可能實行「局外中立」；在奉天省境內則劃定了日俄兩國的「戰爭區域」。

對於清廷的照會，日本方面復文頗有「誠意」，開頭是「對於貴國中立，表達敬意」，繼之說明「日本和俄國干戈相見，是爲保護我國（日本）的權勢和利益，戰爭結束之後，並無佔領大清國土地的意圖。」其實，這個「誠意」，在後來的歷史過程中得到證明，只不過是一種僞裝的姿態而已。

俄國的態度，和日本比較，則極其蠻不講理。他的回答是：「不能承認東三省地方局外中立」、「遼河以西當然屬於東三省境內，不能說是局外」、「關於不得佔據東三省疆土一節，目下不能談論，應俟事後再承前議協商。」在俄國國內，外交部的復文也是：「因爲關係到軍務之事，由阿萊克塞夫全權處理。」而阿萊克塞夫卻反覆地對瀋陽的增祺發出照會：「東三省所有鐵路的保護責任，屬於中國；如被破壞而使俄軍蒙受損失，不用說所有修理費用，就連因而受到的軍事損失，都應該由中國賠償。」

俄國已經把東三立完全當做自己的屬地處理，爲了要製造既成實事以打破清廷的「局外中立」，表現得非常地急躁。

美國警告俄國

俄國這個陰謀，反映在外交活動方面也很積極，他向有關國家發出照會、散佈流言「中國沒有保持中立，是在偏袒日本」、「中國民心激動，仇視白種人」等等，俄國的目的是想把中國捲入戰爭，藉以使日俄兩國的戰爭演變爲白種人和黃種人、西方人和東方人的對立，如果得心應手的話，則很可能會造成全世界的戰亂狀態。所幸美國警告俄國「不要侵犯中國的局外中立」，而粉碎了他的外交陰謀。

中國民情激憤

對於日俄戰爭，中國民意比較同情日本。

這是由於對俄國橫暴態度的憤慨而起。俄國以義和團之亂爲藉口，賴在東三省不走，中國要求他撤兵，反而提出蠻不講理的要求，漫天要價；日俄開戰後，俄國軍艦更把中國港口視同俄國領土，任意進出，中國人怒目而視，可以說是必然的傾向。

焚掠淫兇不堪言狀

尤其是俄軍不斷加之於中國人民的殘暴行爲，叫人無法容忍。義和團事件初期，在東北國境璦琿附近大屠殺五千人，以及在各地和土匪勾通，任意掠奪；又當和日本的戰爭逐漸失利之際，失去了統馭的部隊，簡直變成了暴徒集團。奉天將軍增祺在戰事進入末期時向清廷報告：「日軍佔領地區，約束頗嚴；但俄軍潰敗之餘，焚掠淫兇，不堪言狀。」

對於俄國的憤恨，連在海外的中國人也傳播得很普遍。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爲準備對俄作戰而組織義勇軍，各地華僑紛紛電請清廷對俄國宣戰，並捐獻軍費。

然而，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民間的憤恨不僅止於對俄國，而是同時也朝向眼看着國家受到如此奇恥大辱竟然一籌莫展的清廷。例如正當日俄交鋒的高潮時刻，革命志士萬福華便曾在上海暗殺「親俄派」的前任廣西巡撫王之春未遂（手槍故障），而當時上海市民對於這一個事件的動向，就是具體的表現。因爲清廷逮捕了萬福華等志士多人，於是早就對於任憑俄人暴虐而庸懦無能的官吏大爲不滿的市民們，便醞釀罷工罷市，向清廷抗議，藉以要求釋放志士們。

日俄交戰經過

關於日俄戰爭經過，現在依據日本方面的資料，約略加以追溯於後：

日本陸軍是以遼東半島和遼陽、奉天（瀋陽）爲目標。第一軍（司令官黑木爲楨）越過韓國國境，指向安東、鳳城。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69　不准「鳴放」，捉「反革命」！

在六月十日，「人民日報」第一版的頭條以特號字作標題說：「對反社會主義謬論無法沉默，覺悟的工人群眾起而應戰！」

該版還有幾個標題，說：「今日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我們和共產黨是一條命一條心！」「我們親身體驗到誰也不能代替共產黨的領導！」「不要共產黨領導要誰領導？」

這一天，「人民日報」的社論是：「工人說話了。」它說：「這兩天，北京、上海、天津、瀋陽、鞍山等地的許多職工紛紛舉行座談會，憤怒地譴責極少數右派份子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人民日報」假「工人階級」的口斥責「右派野心份子」，說他們「飛揚跋扈」，說他們「要推翻共產黨。」「人民日報」說：工人們「對於一切反對共產黨，誣蔑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誣蔑社會主義的言論表示了鬬爭的決心。」

這一天，「工人日報」的社論題目是：「堅決反對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謬論！」它說：「工人同志們，你們聽到了這些反動言論了嗎？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儲安平說：現在是『黨天下』；人民大學的講師葛佩琦說『不要共產黨的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中國民主同盟候補中央委員陳新桂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切矛盾的根源』；章乃器說：「官僚主義是比資產主義更危險的敵人，資產階級份子與工人階級份子沒有本質的區別』；還有陳銘樞說的『整風精神』是『光說缺點，不說優點』；還有一些人在宣揚要定息二十年，以便延長資本主義剝削到二十年之久！」

在「反右」之初，「右派份子」仍然不知道中共給予人民的保證竟然完全是假的。例如章伯鈞，他在「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席上仍然輕鬆地說：「近來報上有四個新聞人物，在座的就有三個（章乃器、儲安平和章伯鈞），羅隆基很快就要回來了。今天這樣的會，檢查毛病，不但對光明日報有好處，對我們三人，也有好處。」

章伯鈞笑着轉向章乃器說：「有人說儲安平的『黨天下』擊中了要害，這是指其嚴重性來說的。我看，你昨天說我是『投降將軍』，倒也是擊中了要害，思想上的要害。有人說我兩面，我看我還不止兩面，還多一面。有資本主義的一面，也有社會主義願望的一面，另外還有封建思想殘餘的一面。古人說『四知』是假的，我想只有一知，自家心事自家知。我在整風運動中有錯誤，我願意承認錯誤，乘此機會改正。我和儲安平思想上有共同性，但人事上素沒聯繫。乃器講，你檢討太早啦！這是我的精神負擔。乃器是一派，不發言。我是檢討不夠，有人說是擠一下，說一下。盧郁文的談話發表以後，我接到一封恭維我的信，說我很好，擁護我，罵盧；但是六月九日我在民盟中央小組座談會上發言，新聞發表後，我在十一日又接到一封長篇來信，罵我『無恥』，信中說，我從來對你這人寄以希望，認為有骨氣，看了你昨天的發言，知你『怕死』『要做官』，『投降』。我這才解事情嚴重。有人要利用我們右傾思想的弱點，來反對共產黨。第一種人擁護我，第二種人罵我，目的都一樣。」

儲安平也對袁翰青發牢騷說：「我需要作檢討，檢討我不知道『鳴放』是有限度的。」

從章乃器、章伯鈞及儲安平等的態度及言論中，可知他們對共黨「出爾反爾」的態度，仍敢表示不滿。

據說六月十六日在天津的「南開大學」牆壁上，發現了「打倒共黨」的標語。

這標語可能真是反共者貼的，也可能是共黨「收」的藉口。

在「鳴放」中，「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女學生林希翎（即程海果）對中共的抨擊，確實使共黨戰抖。她曾在數千名大學生的集會中一段一段地介紹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次大會上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獲得了羣眾的共鳴，而中共的最高統治者卻是以斯大林嫡系自居的。

在六月十八日，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講稿」公開發表了，這篇「講稿」，中共是曾經修改和補充過的。它和我在「粵中行署文教處」聽的「傳達報告」絕不相同。「傳達報告」是根據一份油印的「講稿」讀出來，但不准聽的人作筆記。（這「不准作筆記」的規定，恰與中共一貫來的學習方式相反。）

根據記憶，那篇「講稿」是鼓勵「鳴放」的，而發表出來的時候，卻是「反右」的根據了。

「修改」後的「講稿」說：「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敵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內容。」

毛澤東說：「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看！「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這頂帽子將要罩在敢於批評者的頭上了！

故總統蔣公大事記（三）

六月十八日，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華，與公舉行會談，並發表聯合公報，強調中美兩國堅強團結，協同抵禦中共挑釁。

民國五十年（七十五歲）：

五月十四日，美副總統詹森訪華，與公會談。

十一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八屆四中全會開幕，公親臨主持。

民國五十一年（七十六歲）：

四月三日，馬拉加西共和國總統齊拉納佤儷訪華，公偕夫人在機場迎迓。

民國五十二年（七十七歲）：

六月五日，泰國國王蒲美蓬偕王后詩麗吉訪華，公偕夫人親臨機場迎接，並舉行國宴欵待。

九月十一日，公關切颱風水患，責成軍警救助災民。

二十一日，公嚴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媚中共言論。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國國民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一致推舉，公連任國民黨總裁。

民國五十三年（七十八歲）：

四月十六日，公接見美國務卿魯斯克，就世界局勢交換意見。

六月十六日，公親臨主持陸軍官校建校四十週年紀念慶典。

民國五十四年（七十九歲）：

十一月十二日，國父百年誕辰，公發表紀念文，並主持國父紀念館奠基典禮。

民國五十五年（八十歲）：

一月一日，美副總統韓福瑞訪華，與公會談世界與中美共同問題。

十五日，韓國總統朴正熙訪華，與公會談。

二月十日，三中全會投票選公為第四任總統候選人。

二十一日，國民大會選舉第四任總統，公當選連任。

十月九日，發表告中共黨人書，號召中共黨政軍幹部起義，並聲明推[illegible]同胞，保衛民族文化，並指出亞洲共禍起自中國大陸，自必將終於中國大陸。

民國五十六年（八十一歲）：

四月十日，美前副總統尼克遜訪華，謁公致敬。

七月二十八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正式成立，恭請公擔任會長。

九月二十五日，世界反共聯盟第一屆大會在台北揭幕，公親臨大會致詞。

民國五十七年（八十二歲）：

四月十二日，對國民小學「生活與倫理」，中學「公民與道德」兩課作明確指示，提出食、衣、住、行、育、樂、生活教育、人格教育的詳目，以確立國民生活規範與人格觀念。

民國五十八年（八十三歲）：

四月八日，國民黨十全大會一致

[illegible]五月三十日，前越總統阮文紹偕夫人抵華與公舉行會談。

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局部改組，院長仍由副總統嚴家淦兼任；任命蔣經國為副院長。

民國五十九年（八十四歲）：

五月二十三日，告國際新聞學會訪華會員；台灣繁榮與共區恐怖混亂，恰成強烈對比，我對光復大陸解救同胞，充滿信心。並嚴正指出，所謂「台獨運動」，乃是中共企圖分裂中華民族的虛偽宣傳。

民國六十年（八十五歲）：

五月二十日，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離華，行前與公發表聯合報，同申信念：正義必能戰勝邪惡（費瑟國王係十七日抵華訪問）。

二十一日接受美國聖若望大學授贈榮譽人文科學博士學位。

六月十五日，公盱衡當前革命形勢，特對國家安全會議提示：「我們國家的立場和國民的精神，激勵國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堅定國家及國民獨立不撓之精神，排除一切險阻艱難，獲致最後勝利。

十月二十六日，公為我中華民國宣佈退出聯合國，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指出聯合國向暴力屈膝已成罪惡淵藪，並聲明我行使獨立主權不受外來干擾，呼籲同胞精誠團結協力同心，堅忍奮鬥，絕不妥協。

民國六十一年（八十六歲）：

一月一日，發表告全國軍民書，訓示堅持理想，知耻發憤，鐵立如山，並鄭重宣示，我與中共勢不兩立，絕無任何妥協餘地。

二十一日，國民大會投票選舉第

五任總統公當選連任。

五月二十日接受國民黨中常會籲請徵召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院長之建議，咨請立法院同意，經立法院投票通過。

民國六十二年（八十七歲）：

十一月十一日，召見嚴家淦等九位國民黨中央委員，並提名為國民黨十屆四中全會主席團主席。

民國六十三年（八十八歲）：

八月十五日，日本「產經新聞」開始連載「蔣總統秘錄」。

民國六十四年（八十九歲）：

三月二十九日，預立遺囑，訓示全國同胞：「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

四月五日，因突發性心臟病於午夜十一時五十分崩逝。

（全文完）

讀者揭開任畢明的畫皮

朝秦暮楚左搖右擺 娼妓文人無行無恥

萬人傑先生：

我是新聞界同業，平素知道你單槍匹馬對共黨艱苦作戰，很是欽佩！

最近，在許多口中，聽到你被任不名謾罵，還不止此，你星島晚的地盤都快要收回去了。我心中非常難過，特地寫這信來抱不平。

任不名，他的卑鄙人格，雜碎文章，同業中人莫不知之。人不責他，他反爲要罵人，若不予以糾正，他便以爲可以欺盡天下人之無知，而以大文豪自況，目無餘子，不可一世。

由於我是同行，對任不名的了解頗多。他在大眾日報時，大捧毛主席，大罵蔣××。但後來在工商日報時代，又大罵毛澤東，大捧蔣總統，正

淪陷前，任不名在廣州市師教書，爲共黨作政治活動，被葉肇捉去要槍斃他，幸得馬兒出面救了他的狗命。但馬兒到了香港之後，要求他幫忙，不但推辭，而且馬兒自己找到了地盤，他還要趕走他，甚至說「要餓死他」，其對救命恩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用說了。

民國十六年時，中共在海外大力進行統戰工作，中國新聞社及文滙報的負責人，以及莫冰子一行六人，前後找馬兒七次，初則要求他到大陸觀光，被嚴辭拒絕，繼則許以豐厚稿酬，只要他每日或間日，爲他們寫短篇的風月文章，給他們報銷就得。他又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爲言後，開玩笑叫他們去找任不名。結果，任爲馬兒走馬薦諸葛之故，得了四百元，曾在報上誇耀，不費力而得孽錢的光榮事蹟。

萬先生，無賴任不名，以爲你怕他，所以他就要犯你了。我希望你對其他人可以講恕道，對這讀壞詩書的敗類，絕不能予以寬容的。因爲他以爲最強的對手馬兒，都被他罵死，從此可以所向無敵，獨霸一方了。你千萬不要怕人說你沒修養，應該給他狗血噴頭。在你個人可以犯而不校的君子風度，但天下之士，他卻要一竹篙將之打死。他是過街老鼠，你起來打他，大家都喝采，眾口同聲說，打得好，打得妙。

就此，祝你

最後勝利

正義讀者包公

（四月二十九日）

子之命去策動的，例如以前反對日人侵佔釣魚台，現在就不敢反了。以前美國人在南越執行反極權任務而打共產時，他們就大反特反，到了今天北越悍然發動全面侵略，他們又不敢反了。

談到了北越侵略戰，我眞爲美國的短視政客悲，假如金邊尚未被共產黨人侵領時美國能當機立斷，只要能對北越施行轟炸作懲罰北越戰犯一種行動，相信越局一定不致弄到今日那麼糟。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亞洲亂局完全是北平那東仔（姓毛的）一手攪起來的，現在北韓又與東仔勾結蠢蠢欲動了。

今日世界，倘不處決了毛魔，根本就無法有眞正和平，與共黨談些什麼或簽訂些什麼，毛魔轉眼就抛諸腦後，除了推翻邪惡的毛記政權外，別無他法，質諸高明，以爲然否？

張去蕪上

脫派反派莫名其妙 世界大亂毛記造成

萬先生：

大約由於香港在亞洲區還算生活

現實生活脫節，盲目反對執行死刑的就是這一類人。另外一種是反派，這

得民者昌 中共休矣

萬人傑先生：

素仰先生愛國，立場公正，董狐鐵筆，群醜現形。日前蔣總統不幸逝世，一群附逆份子。肆意攻擊，幸先生嚴正指責，使他們無所施其技。其實，人心思漢，有目共睹。最近中共釋放的十人，立即返台灣，可見一斑。中共大人物董必武死了，附共的人多數不去弔祭，偉大的蔣總統死了，澳門商會一位姓黃的理事也兼程前去拜祭，可見人到底有天良，誰是誰非

連篇累牘‧觀念錯誤‧陳腔濫調

評快報馬文先生的「蔣介石逝世後看台灣」

李大和

蔣公死後，舉世震動，很多「政論家」紛紛發表意見。但多數抓不到癢處，而且有不少錯誤的觀念。快報「特約」馬文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個。

由四月二十三日起，連篇累牘地在快報上刊出他的「蔣介石逝世後看台灣」的長文，使人看了，產生政論人才凋零的感嘆！

快報是本港暢銷報紙之一，由快報當局「特約撰述」的「政論家」，應該很有份量才是；但不料，數千字的長文所給予人的感覺，竟是十二個字：連篇累牘，陳腔濫調，觀念錯誤！

為什麼說它陳腔濫調呢？在馬文先生的大作裏頭，所發表的「高見」如「國共不會和談」；「台灣內部穩定」等，都是人所共知的，稍有政治頭腦的人，都會明白。而他竟像「野人獻曝」般隆重介紹，這樣的「特約」不「約」也罷！

至於說到連篇累牘，在馬先生的大文裏，有很多見解與推理都是建立在「傳說」與「據說」上面，我沒有統計，但起碼有十次之多。論台灣政局是萬人關心的——尤其刊在快報。但這位「政論家」的高見卻出於「傳說」與「據說」，令人覺得他好像是在寫史前史，這篇文章似應改為「從傳說看台灣政局」較為適合。而且他的「傳說」「據說」都是些瑣屑之事，不能作為論斷整個大局的根據。如果這篇文章刊在台灣的報刊，那就更為淺見。因為在台灣，人們所聽到的「傳說」「據說」不會比馬先生少；馬先生比台灣的販夫走卒不會高明到那裏去。所以馬先生的大作給我第二個感覺是連篇累牘。

最後談到觀念錯誤。馬先生最嚴重的錯誤觀念是：中共「強大」，中華民國「弱小」。馬先生一再論及台灣的安危，他說「一旦引起戰爭對台灣是極不利的」，可惜馬先生沒有根據他的「傳說」「據說」證明如何「不利」。顯然地，中共「強大」，中華民國「弱小」這個觀念在馬先生的腦海中已是牢不可破到無須證明的地步。他犯的錯誤與一般外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及販夫走卒並無不同——用統治下的人口數字和有無原子彈作為分別「強」「弱」的標準，那太可笑了！

馬先生第二個錯誤觀念是認為蔣經國先生不會親蘇是因為恐怕「更觸中共之怒，引致戰爭。」（見二十四日快報）更使人啼笑皆非！中華民國竟成為這位「大政論家」筆下的可憐蟲，我們還談什麼復國，談什麼拯救大陸同胞，談什麼保衛文化？不如索性投海算了！

一個寫政論的，在下筆的時候，總應用用大腦，不應信口開河。馬先生，不會「觸怒中共」的最好方法，應該是放下武器投降，不但取得毛先生龍顏大悅，而且可以有「省長」做哩。

我們反共為了保存文化，維護人性，為了子孫萬代的幸福，為了中華民族的元氣。我們面對任何暴力與邪惡，都不應畏懼，又何懼於戰爭!?

馬先生自稱有資格與國民黨高層人士「私底下談話」，為什麼見識淺薄如斯，連最基本的反共意識也弄不清!?

不要以為香港是殖民地，要知道臥虎藏龍多的是。閣下老遠從台灣跑來大放厥詞，眞是欺香港無人嗎？奉勸馬先生，以後下筆之前，要三思而後寫！

馬先生又說有「若干國民黨官員認為國共和談的一天」，為了證明閣下不是造謠，請舉出幾個姓名來，否則更祇能證明閣下閉門造車，自我侮辱！

說出門不容易「戰犯」段克文

據「文滙報」載：「被釋等待回台人員中的段克文，昨午（四月二十一日）個人招待記者，要求早日回台，他指出到昨天為止，台灣方面仍無人與他接觸和安排他回台事宜。他要求台灣對他要求回台一事作出明確的表示。」

段克文不知根據什麼身份，敢於發出這荒謬的言論。

中華民國政府早已宣佈，段某等如要入台，必須遵循正當的手續申請，因為我國政府決不容許統戰工具入境。

我國政府這嚴正的態度，誰都知道是十分正確的措施，段某人竟妄想中華民國政府對他們這一伙加以特別「安排」，豈非笑話？難道自由祖國要開盛大的歡迎會來招待他們麼？

必須知道：段某自承住在「戰犯管理所」，即自承是「戰犯」。若段某自知是「戰犯」，何不自殺以謝國人？一個「戰犯」，還有何面目「招待記者」？確實言之醜也！如果段某不是「戰犯」，則為俘虜，一個被俘的人，若不能在被俘時殺身成仁，起碼在被釋放後也應遵從政府的法令。我國政府已明令段某等依照入境手續申請，而段某等卻要抗拒，妄想我國政府加以特別「歡迎」，豈不荒謬？

段某說「在本港人地生疏，出門不容易」，那更是笑話之尤！在香港，只要袋中有十元八塊港幣，便可坐「的士」到要去的地方。毛幫既然發了一大筆錢給段某等，這筆錢難道只是用來「招待記者」的麼？

從「出門不容易」這段話中，分明已透露了段某等不准「自由行動」的眞相！

（古鶴翔）

海內外同胞一致擁戴蔣主席
堅信繼承總裁遺訓反共復國

行政院蔣經國先生，膺任中國國民黨中委會主席的消息發表後，港澳各界愛好自由民主的僑胞，莫不興奮鼓舞，上電祝賀致敬，表達擁戴蔣主席之意。

各電文均表示蔣經國先生當選國民黨中委會主席，必能繼承總裁遺訓，更堅強發揚民族文化，踐行自由民主之信心，完成復國建國之大業。

上電的自由僑團，續有澳門全體僑團僑校，香港調景嶺營服務處主任李振鵬暨全體難胞，中央軍事學校香港校友會，香港東方體育會、國立台大、政大、師大、成大、中興、國防醫學院等院校香港校友會、香港孫中山紀念會等，各電文如下：

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會轉：中央委員會主席蔣鈞鑒：敬悉榮膺大任，深慶得人，鈞座雄才偉畧，秉國父革命精神，繼總裁復國遺志，不辭艱鉅領導羣倫，光復山河，指日可得，海天引領，誓矢忠誠，肅電致敬，藉表葵傾，澳門全體僑校同敬叩。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蔣鈞鑒：風停樹靜，雨過天青，日月重光，乾坤生色，鈞座榮膺主席，眾望所歸，既爲國，復爲民，亦全忠而全孝。民意集中，力量凝匯，行見玉鞭指肅電致敬，伏祈睿察。香港調景嶺營服務處主任李振鵬暨全體難民敬叩。

行政院轉蔣主席經國鈞鑒：鈞座膺選吾黨主席，領導中心得人，反攻復國，殲滅共黨，拯救大陸同胞。待命馳驅，謹電恭賀。中央各軍事學校香港校友會理事長周翔，副理事長衛英培、陳若瑟、李祖城、陳潤行暨全體校友謹叩。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蔣主席鈞鑒：頃聆第十屆中央委員會臨時會議一致推選鈞座爲中央委員會及中常會主席，至欣鼓舞，不唯鞏固領導中心，更堅光復大陸國土，發揚民族文化，踐行民主之信心，謹電馳賀，敬申擁戴之忱，香港東方體育會會長吳乾樑，主席吳壽頤偕全體董事委員同叩。

台灣省政府主席謝東閔二十九日代表全省民眾，對行政院長蔣經國膺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衷誠的擁戴。

謝東閔說：在當前的國際情勢，黨和國家都需要堅強的領導。蔣院長出任執政黨主席，鞏固了領導中心，不僅符合了海內外一致的殷望，而且一定會領導全國同胞衝破一切艱難險阻，開創黨和國家光明的前途。

對他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敬致懇摯的祝賀與擁戴之忱，市府全體同志及台北市民，誓在蔣院長領導下，恪遵總統蔣公遺訓，努力市政建設，效命黨國，服務市民，爲厚植國力早日完成反共復國大業共效馳驅。

張市長表示：蔣院長勤政愛民，平易近人，臨全大會推選他出任中委會主席爲一項明智決定，每一位市民不論男女老幼，都會爲黨國得人，領導中心鞏固而同感振奮。

全國工商團體舉行四月份動員月會，決以具體行動實踐故總統蔣公遺訓，並由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潘仰山，領導與會各工商團體代表宣誓。

他們並通過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蔣主席致敬電，表達他們的擁戴之忱，誓爲後盾，努力經濟建設，加速完成反共復國大業。

中國國民黨中央婦女工作會，召集各省級黨部婦女單位總幹事及省市婦女會理事長開會，對蔣經國先生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表示一致擁戴，認爲鞏固了黨的領導中心，正是海內外同胞一致的殷望。

她們表示：總裁蔣公逝世後，全國上下莫不哀慟萬分，決心化悲痛爲力量，但力量的產生，必先有堅強的領導中心和傑出的領導人物，這位領導人物要以總裁之心爲心，總裁之志爲志。

這些婦女代表們說：經國先生對總裁的心意了解最深，對總裁的志業體認最切，由他來繼續領導，必能促進全黨的更團結、更奮發，早日完成總裁光復大陸國土的遺命。

全國百萬漁民一致慶賀行政院長蔣經國當選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並決心追隨他的領導，奮發圖強，以開創國家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歷史上的光輝紀元。

中國回教青年會、帕米爾契雪同志會、韓氏宗親會，分別致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蔣經國，表達振奮與擁戴之忱。

中國國民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臨時會議，一致推舉中央常務委員，行政院長蔣經國出任主席，全國勞工深慶領導得人，決以加緊生產，努力經濟建設的行動，表達擁戴赤忱。

薛岳分析越亡主因
姑息和解政策失敗

姑息、和解，只有加強其日益坐大，而陷自由反共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

我們觀人鑑己視今憶昔，今後自必更須提高警覺，堅決反共，絕不上當。

總統蔣公的逝世，是國家最大的損失，也是民主世界最大的損失，今後我們惟有益發奮勵，秉承蔣公遺志剿滅中共，光復大陸，來告慰總統蔣公在天之靈。

俄共中共對侵畧中南半島，是侵畧自由世界的重要目標，不達目的，絕不休止。因此，所謂巴黎協定，顯然只是美國妄冀和解的片面構想，北越共黨之無誠意遵守，殆可預計，所以協定的結果，只是南越停火，與美軍的撤離，北越不但未履行定約，而且是趁越南因停火而軍心鬆懈之際，大舉南侵，瘋狂戰鬭，才造成越南今日的悲慘結局。

越南在軍事上違犯了「將弱無能，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之原則，在所謂的戰畧撤退上，亦違犯了「與其戰於境內，不如戰於境外」與「散地則無戰」的原則，並且在撤退時，因不明敵情，計劃欠周，又行動過速，兼受越共心理作戰的影响，使所謂戰畧撤退，一變而為無秩序之逃奔，難民與軍隊混雜，間諜又滲入難民之中，以致連連受挫，終無法達成縮短防綫，集中兵力，以圖反攻之目的。

中南半島的國家，雖然同是遭受共黨的威脅與顛覆，但彼此間不特未能互取合作，以資抵抗，甚且還持隔岸觀光，或見死不救的態度，至於美國，如果在這次戰局中，能適時援手

至於如今日這樣的覆亡。

大陸逃亡青年要為難友吐苦水

尊敬的萬人傑先生：

我從大陸逃亡到港，是個難民，是您忠誠的讀者。披閱香港報刊雜誌，唯先生之週刊堪稱自由之心聲。我愛戴貴刊，目下生活雖貧病纏困，亦不惜省下車資和午餐麵包來購一本「萬人週刊」。

我是大陸師範學院畢業生，做教師，當過街道工人，後來下放到農村，近年，在大陸監獄中呻吟殘喘，幾番偷渡，終逃亡抵港。雖然我讀數學系，但一向對文學有濃郁興趣，在牢獄中難友希望我終有一日能把大伙的苦水暢吐，我也久有此願。今天，我[illegible]的時候，我[illegible]十數編題材，準備分類為「地下的人們」、「教股篇」和「逃亡集」。深悉自己未具文才，沒有什麼寫作技巧，然而我所述的都是真實的故事，一副骨，願能賦予血肉和靈性。先生百忙，若能抽暇教導，深感銘記！

尊敬您的雛龍 四月十五日上

持械惡乞橫行無道 市民要求格殺勿論

編輯先生：

欣聞高超道警員射殺匪徒，我覺得這是今日香港對付暴行的最佳方法，假如只將匪徒射傷，那就增加了社會極大負擔，因為一個匪徒受傷之後，要為他醫治，這要花錢，審結了送去坐牢，又要花錢，匪徒刑滿出獄，犯罪升級，這就帶給社會更大災害，所以，對付匪徒，應該由警察直接射殺，「殺惡人等於做善事」，而且，這項行動也可教育了有犯罪傾向的青少年，使他們了解到「持械惡乞」這種無本生涯，實在不好玩，使青少年有所警惕，社會治安才能納入正軌。假如港府能明令公佈，凡抗拒拘捕或不服警察制止者格殺勿論，更可收嚇阻之効，記得以前暴動，港府不是公佈不准警察開槍嗎？結果暴徒有恃無恐，越弄越兇，卒之要廢除此項命令，才由警察開槍暴動遏止。

今天的犯罪匪徒行為卑鄙，簡直是行屍走肉，他們專向老年人，婦女甚至小孩下手，這種人已失去生存價值，試問，我們的社會需要這種人嗎？

張者張去燕上

敬悼　蔣故總統

一身繫天下安危，畢生為革命辛勞，誓志復中原，五十載艱難歷盡，勳名與日月爭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舉世悲巨星隕落，全國痛元戎崩殂，哀思遍大地，億萬年浩氣長存，功業垂千秋不朽，昔有總理，今有蔣公。

敬題　蔣故總統奉厝「慈湖」聯

慈愛永難忘，念五年志切膽薪，澤被全民，繼大越遺風，聖地長留王氣在。

湖山眞有幸，千萬載名傳史冊，輝增寶島，待白門歸奉，靈淚今伴偉人眠。

許恨紅

很想看看老任舊作

老萬兄：

今天讀了您「所謂國事論者」一篇大作，原來是答覆任畢明先生的。這個任畢明我依稀記得他原名任大任，從前的左左右右，我總覺得他反覆無常。你好記性，可否將二十年多前他在文匯報那篇「讓我說一句話」刊登出來，「讓我看一看」呢？不特讓我看一看，還讓大家看一看這位有志氣的忠貞國是論者的大作。

紅眼春上

天降災殃共禍瘟疫
我們一代不必害怕

人傑先生：

最近獲得南越、美國、法國三則秘聞，願告知台端，盼發表於萬人雜誌意見欄。

㈠南越──據一位前參戰南越戰鬪行列，今改為商人的美國人說：「美國兵在南越作戰，個個是全年性的，但南越兵卻是輪流制，平均每人每年不過作戰一個月而已。如此不公平

仗了。」

㈡美國──又據該美商人說：「自從尼克遜水門事件發生後，美國人民對美政府皆感不滿，所以選出的議員皆左，以反對政府的主張。但自南越局勢惡化後，美國人民思想又有轉變了。兩年一次的議員選舉，不久將來又要舉行了，下次的選舉，將不會再傾向左，而是右了。今日美國人民

國出兵南越，替南越人作戰，今則已覺悟過去觀念是錯誤的，應該是為美國自己作戰。因為共產黨所侵略土地愈多，美國勢力就愈削弱。地球只有這麼大，敵人愈佔愈廣，美國自然就愈縮愈小了。」

美國大兵商人的話，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但美國人知道美國的事，總比外人胡猜可靠。於此，筆者願補充幾句話：㈠我本不信命運說，但有時又不能不信，如安史之亂、黃巢之亂、李自成張獻忠之亂，本來可以避免的，但竟不能避免，為什麼？只能說是天降災殃──「收人」。歐洲十四世紀黑死病，怎麼那樣可怕，殺死歐洲三分之一人口，還有兩次大戰也可說不必要的，無他，只能怨上天「

惡於黑死病，可稱其為瘟疫。怕死是人之常情，但對瘟疫卻大可不必。何則？我可指出三種理由：㈠從歷史看，歷次叛亂、黑死病最後皆消滅了，今日的叛亂、瘟疫難道就無辦法嗎？我們肯定一定可以敉平。㈡美英外交家、政治家、思想家，早已研究出民主主義對共產主義鬪爭處處失敗原因，是因民主主義只顧個人享受，不注意改造社會、改造世界，也即比不上共產主義之有吸引力。但美國布克曼的超越意識形態（Superior Ideology），全世界皆承認是遠優於共產主義的，故一旦各國領袖採取布克曼的方法，以對抗共產主義，便一定可以勝利了。因為過去若干次馬克思信徒與布克曼信徒交綏，結果總是馬克思信徒被布克曼信徒改變過去。㈢據美共工人領袖說：「美國全國真正共產黨分子不過兩千多人，而且皆是六七十歲以上的人，並無什麼活動，而年輕一代極少，因為美國青少年人只貪圖享受，怎肯接受共黨的嚴苛的控制。」故我們切不可誤聽左仔宣傳，把美共勢力說成大象那麼大，其實只是青蛙而已。

㈢法國──據從西貢逃出的一對法國夫婦說：「法國人天性愛好自由，而反對共產主義，但每次選舉，何以左派往往佔勝利呢？原因是法國選民因不滿現政府，故意投共產黨人票，即利用共產黨以推翻現政府，而非真愛共產黨。但現在已經覺悟了，這種手法要不得，故將來選舉，民主主義可能捲土重來。」筆者按這種情勢，各國多有之，因此雖有天降之災，但我們這一代人，不必害怕。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更正

上期（三九二）時局有感，作者林復生先生，誤排為「林復民」，務須更正，蓋姓名有錯，是為不恭，以後校對，必當留心。文如：「因事先未作健康檢查」將「未」字遺漏，成為「因事先作健康檢查」矣，缺少一個字，其意則「適得其反」。

刊物錯字，是為難免之事，所錯之字，有重要性者，亦有不甚重要者，不重要則不必更正，以免麻煩。因讀者能自知也。壇主抱歉之云。

乙卯清明展張紉詩詩人墓

次念因先生韻　　高蘊賜

水繞煙籠草木深，啞鈴島上幾回尋？
踏青詩塚人憑吊，擁翠宜亭鳥伴吟；
贍畫觀猶驚國色，遺文讀似入山陰；
東風吹老天涯客，依舊江湖一往心。

【墓在長洲，又名啞鈴島，旁有紀念亭曰宜亭（其原名宜之故），工畫而擅寫牡丹也】。

觀郁文先生精製石山有詠

高蘊賜

弄假成眞絕妙工，匠心獨運更誰同？
盤堆畫意開新景，石砌詩情入古風；
縮地無痕疑費叟，移山有法笑愚公；
依稀故國神遊處，盡在先生一室中。

旅遊雜詠并序

岡州　潘厚菴

與漢文師範同學會諸君，旅遊新娘潭，鹿頸等名勝，并假雙龍城酒家聯歡。不佞非該會同學，叨陪末席，賦此誌意，非掠美也。

㈠ 共是孔門眾學家，雖非同硯亦苗芽；
遊車笑語成知己，鹿頸田邊看日華。

㈡ 壯年忝作人之患，爾我而今已白頭。

㈢ 新娘潭畔共談天，阡陌交叉引碧泉；
百尺珠璣流水面，貞心老幹蔭隄邊。

㈣ 聯歡午膳雙龍城，名士梅妝樂太平；
亭外扶疏山色遠，黃雞乳鴿酒頻傾。

悼天健鄭水心先生

潘厚菴

㈠ 空軍共事氣縱橫，人壽文章見老成；
藝苑詞林驚山嶽，凌雲健筆自天生。

㈡ 遽聞騎鶴西天去，庾信淸新後世傳；
蘭桂騰芳能述繼，暗揮老淚自哀憐！

水心先生仙逝，閱報悵然移時，並以電話告知劉祖霞先生，同表驚悼，壇主。

敬悼　總統蔣公

馬　天

㈠ 急雨狂雷傳噩耗　茫茫寰極失依歸
蒼生痛哭無多淚　其奈人龍遠更飛

㈡ 國難相交六十年　東征北伐掃烽烟
自由民主尊王道　不滅慈光照大千

㈢ 足食軍民救赤貧　精神永在國常新
胸中造化開仁境　一本尼山舊聖人

㈣ 正統堅持一局奇　中興漢祚建鴻基
庸才我亦遵遺訓　蓄銳南陬待舉旗

青年詩人馬天。年二十餘歲，為本壇小將，其四詩，以第四首為最好，是在若干年前，從大陸逃港者，出身於無產階級，紅領巾，少先隊，曾參加文化大革命，大串聯，在大陸時。意氣風發，既紅又專，係受紅朝培養教育而成者，結果如何？并非屬於理想，蓋其反共意志，極為堅決也。因為人有天賦「良知」「良能」，幼童可以欺騙，及至年齡長大，好壞是非，漸漸明白，騙術失其效用矣。共產黨騙人於一時則可，騙人於永久則不可能也。

顛倒是非，指黑為白，將無作有，指好為壞，指善為惡，虛偽宣傳，無恥誇張，凡不說眞話者，即是欺騙，欺騙為共黨拿手好戲，故共產黨可名為「欺騙黨」，上海曰「拆白黨」

，香港曰「老千集團」，用之於下流社會，可獲一時之利，用之於政治，則失敗無疑，壇主云。

詠新潮（打油詩）

鄧學而

新潮本屬好詞兒，誰個荒唐盜用之？
祖裼蓬頭原復古，迷途青少太無知。

「跟上潮流」

跟潮最是水流柴，身價輕微質欠佳，
進退浮沉難自主，任從風浪作安排。

新潮鞋

造履原為適足謀，何由尖咀又方頭？
新潮定義成顛倒，幾許斯文墮濁流！

冬天迷你裙

究竟迷人抑自迷？分明智力有高低，
何堪肉腿遭霜虐；賺得男兒作品題。

牛仔褲

牛女牛郎不牧牛，着條牛褲講潮流，
爭風打鬬揮刀鏟，過市招搖鬼見愁！

喇叭褲

街邊犬糞毋須掃，賴有新潮褲管長，
去去來來拖淨地，路途從此達康莊。

高脚鞋

拔苗助長屬無知，駁脚高鞋祇自欺，
舉步艱難徒受苦，新潮到此亦堪悲！

餘生抱負

鄭秀堂

毀家抒難念三秋　漸覺霜華染白頭
似信青雲前路斷　敢教赤燄此生休
丹心欲裂衝牛斗　碧衛仍懷洒陸洲
永照貞忠天際月　何時光向故樵樓

萬人週刊 雜誌

（總第三九四期 新97期）



「以後的日子，可能更難行了！」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九四(新97)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九四(新97)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五月十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對美國履行承諾的一些看法

高棉和南越相繼不幸陷共後，泰國、菲律賓、星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家馬上慌作一團，唯恐得罪越共惹來大禍。而泰國內部共黨武裝力量已開始伸手，無疑這是受柬共、越共一時得手的鼓勵，更可視爲這是北越擴大勢力的進一步舉動。在另一方面，其實也是關鍵性的一面，那就是美國對棉、越兩國臨危不救給共黨集團以鼓勵，以致使泰、菲、星、馬等國不得不尋求「自保」的辦法。

這是美國一九七〇年以來外交上的重大挫折。局勢的發展，迫使美國當局不得不重新作極其痛苦而難堪的檢討。五月七日美國總統福特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演說稱：在越南和高棉失陷之後，他意圖加強美國和太平洋國家的聯繫。

福特總統宣佈：「我的目的，是要把韓國和美國聯繫得更加密切，是要再行證實我們對中華民國的承諾，是要和印尼、菲律賓以及其他太平洋國家合作得更加緊密」。

接着，白宮新聞秘書尼遜在闡釋福特總統的談話時，復警告北韓金日成政權不要輕舉妄動。

美國當局所表明這種堅定而明確的立場，值得歡迎。可以看出這是美國於痛定思痛之餘，已深切體驗到，美國所最重視的「美國利益」並不是孤立可以維持的，那是與亞洲不可分割的利害相同的整體。美國越是能採取堅實嚴正的立場，越能發揮對共黨侵略者的警告和對盟國的團結作用。

在高棉、越南淪陷於共黨之手後，不容諱言的事實是：在東南亞以至歐洲各國，對美國履行承諾的誠意與實力，都產生了懷疑與不安。甚至如泰、菲兩國，已明白表示「美國不是值得信賴的朋友」。星加坡總理李光耀，在五月八日美總統福特爲他舉行的宴會上，復坦白指出：除非美國總統福特之政府和國會在未來能夠一致行動，否則就很難遏止共產黨的進一步侵略野心。而福特則向李光耀再一次提出類於前此他所提出的美國將會遵守在亞洲地區所作的諾言的保證。亞洲幾個國家對美國的不相信態度已至爲明顯，這是自由世界的大不幸，且將造成親者痛仇者快的後果。不過，可以看出：福特提出的談話，正是對此而發。他斷然宣佈：「希望潛在的敵人知道，我們將勇敢地與他們對抗」。這裏所指的「潛在的敵人」，當然係指蘇聯、中共和北越、北韓等窮兵黷武的共產政權，以及他們的馬前卒泰共、馬共、菲共等而言，福特所說的勇敢地「對抗」，僅表明了未來美在亞洲方面的一種決策和立場，更似在申明什麼「和解」等說法，那並不是給共產集團進行侵略「保護證」。

回顧過去三年，自尼克遜盲目無知地訪問北平與中共簽訂「上海公報」後，中美關係曾籠罩了很厚的一層暗影。但由於中美兩國均以自由民主爲立國之本，加上在美國朝野仍不乏有政治眼光的人士，所以，中美關係才不至走上更大的不幸的道路。中華民國朝野的擇善固執和堅定反共的決心，是中美關係向好的方向發展的重要關鍵。我國政府、人民和海外愛國僑胞的莊敬自強、團結一致，以及由此而體現的定力和決心，使我們在整個亞洲自由陣營內，不僅是不可缺少的一環，而且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棉越赤化後，此一形勢益爲明顯。

我們對美國當局的新的立場表示歡迎與欣慰，至於美國人說話算不算數，暫時還無法得到證明。我國朝野則應本着「操之在我」的信念，朝着既定的目標，凝聚力量與智慧，作最壞的打算，向反共復國方向邁進，任何國家與個人都不能更不敢替我們決定命運。

簡單地說：我們要靠自己。

從美國總統福特闡明的立場中已可看出：他實視中共爲「潛在的敵人」，並不是什麼「朋友」。事實也是如此，如果我國反共復國成功，亞洲問題無不迎刃而解。所以，我們再次忠告福特總統：今年訪問北平之行，可以肯定絕對無補於任何國際事務的好轉，和美國外交的政策，只能受中共的利用和欺騙。所以，反對福特訪問北平。欺人自欺嘗到惡果的尼克遜就是一面鏡子。

新聞以外

為「牛馬集」被撤銷事 給唐碧川總編輯的公開信

萬人傑

星島晚報「牛馬集」停刊後，老萬每天接到許多朋友和讀者的電話及來信，詢問原因，不勝其煩。這封公開信雖是「給唐碧川總編輯」的，其實也是給所有「牛馬集」讀者的。在星島晚報撤退得太狼狽，沒機會交代清楚，只好在這裏把實情告訴讀者。

避免猜疑・應當公開

唐碧川總編輯閣下：

我每天到星島晚報編輯部上班都見到你，本來什麼話都可當面直說，在這裏給閣下寫公開信，似乎多此一舉，太過浪費筆墨。

可是，在這裏要跟閣下談的，不徒是關係你我，而是跟千千萬萬讀者有關連。我在星島晚報寫專欄已逾八載，我的讀者就是星晚的讀者，這封信本該在星晚公開，但因星晚地盤已被撤銷，只能借「萬人雜誌」篇幅發表，雖然讀者遠不及星晚普遍，但在我們這自由刊物，絕無抽稿危險，講話大可放縱一點。

我寫這封公開信的動機，只爲了向廣大讀者交代淸楚，以免對閣下或對我引起不必要的謠傳。因爲自「牛馬集」在星晚悄悄地失踪後，每天接到不少讀者的電話及信件，追問原委。我們近在咫尺，相信閣下也會聽到。如果不把眞相公開，讀者間會引起種種猜想，這種猜想，可能與事實相距十萬八千里，可能對我不利，也可能對閣下有所誤解。

老萬這塊招牌，人所共知是反共的，我也從不諱言本身政治思想，而且這種思想比國民黨還堅強，國民黨反共可能有權力因素；我的反共純然基於人性，絕對不會左搖右擺。

由於我的立場如此鮮明，容易使星晚讀者懷疑我的專欄被「撤銷」是由於你我間的政治歧見形成。如果讀者有此誤會，我有責任加以澄清。雖然有些同事私下談論，認爲閣下每天讀完兩份西報，便細讀文滙、大公兩報，巨細不遺，未認眞注意及其他報刊爲「偏差」。我一向力排眾議，認爲有這樣的看法，才是眞正的「偏差」。因爲，所有右派、中立、中間偏左、中間偏右的報紙，新聞內容差不多，要發掘新的新聞路線，除了西報，只有左報細讀文滙、大公，當然很可能抓到好的線索。

再退一萬步說，閣下身爲晚報最高統帥，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打仗如是，辦報亦如是。必須了解敵情，才可以打勝仗。因此我只恨自己沒時間研究，否則比閣下看得更詳細。

再說，今次閣下奉報社之派，回國參加故總統蔣公奉厝大典，歸來後，與朋儕談及，力讚祖國進步神速，生活安定，愛國之情，溢於言表。因此我對閣下的政治立場，無絲毫懷疑，或者愛國情操，尤在區區之上，只不過我是大鳴大放；閣下則沉默內蘊，表現有所不同耳。何況閣下與台灣同胞有姻親之誼，較我密切多矣！

頭等說客・軟硬兼施

不知閣下是否亦有同感，我覺得這次事件，很大因素由於「誤會」引起。這種「誤會」的種因，已非一日。多年以來，我發覺不論在考勤上、工作上、態度上、言論上，閣下對我都有很大的成見。這種誤會的形成，也許因爲我們雖份屬同事，我公私事務太多，極少於工作以外的時間與閣下接觸，更沒有工夫參加紅寶石茶團，獅子山雅集等等，因此在閣下聽到的話的範圍中，從來不會有我的聲音。當我與任畢明先生發生文字上的齟齬，你每天只聽到老朋友在你耳邊絮絮不休，使你聽到不耐煩。他還用激將法，說你「縱容」我罵他，料不到閣下如此「溫情」，竟入了他的圈套，中了他的詭計——我不敢說閣下頭腦簡單，因爲任先生一向有「說客」伎倆，像閣下這麼一位「好好先生」，在他「軟硬兼施」下，閣下無法不上當。過去許多國民黨獨當一面的大官都如此這般的上當，閣下宅心仁厚，那會不爲他游說所動？

如果我不是「炮仗頸」，肯乖乖的聽話，應當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的。可是當時我聽到閣下「大家時時見面有乜好意思呢」這句話，認爲停止向任先生還擊的理由不夠充分，如果對一件事採取公正態度，絕不必覺得「不好意思」，因而我憤然說：「你不敢等更由卓之毛！」

愛國情操・無可懷疑

好好先生・文化殺手

遠因、近因加在一起，再加上有人煽風點火，閣下便由「好好先生」變成「文化殺手」。我實在沒想到閣下有此狠招，手起刀落，使我連招架的機會也沒有，唯有成爲閣下上方寶劍下的犧牲品。

老實說，四月廿七日那天接到閣下的條子時，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寥寥的幾個字，讀了一遍又一遍，我知道不會錯，這就是任先生擺計的一招殺手鐧。也許他認爲「抽稿」還不是最安全的辦法，斬草除根才可一了百了，以後便可安枕無憂。

但當時閣下應當想想，撤銷這個副刊，撤銷「牛馬集」對你有何好處？閣下以爲這樣就心安理得，戰勝萬人傑就很值得高興嗎？如果閣下那麼重視「朋友交情」的話，此舉就算得到任先生最高友誼，難道沒考慮到失去我這一邊的？如果閣下在得失之間權衡一下，我的友誼應當比任先生更值得爭取。不是說他已一大把年紀，行將就木，跟他再好，也好不了多久，我認爲交朋友應重視人格，我雖脾氣不好，但從不陰濕害人，和我交朋友，有着數有蝕底。閣下草率地犧牲了我，滿足任畢明的「勝利」，可惜，他不久就會把你的友誼帶進棺材裏去了。

狼狽撤退・慘過西貢

一個在我手上編了十多年的副刊，只給我三天時間去「結束」，等如當場正法，連與讀者告別的機會都沒有。閣下當然知道副刊要先發幾天稿子，要撤銷，也應多給幾天時間，好讓編者分訪各位作者，不解釋原因也要通知一聲，好使他們每一篇未完的稿分別結束，這才對得起作者及向讀者負責。

可是我這倒霉編輯，沒工夫辦這些身後事，撤退之狼狽，甚於西貢陷落。事後才知「換畫」的「新聞眼」已有充分準備，用大明星登場姿能出現，可見這事閣下早已知曉，撚到最後通知，大概恐怕我不熟性，臨尾整一兩段火藥味濃厚的文章。

這顧慮是多餘的，抽稿既有前例，只要紅筆一揮，我爬的幾千格子便化爲烏有，難道還不怕白耗精神體力嗎？

作爲最高領導人的總編輯，對自己主持的報紙的內容，那一樣吸引讀者，那一樣浪費篇幅，卽使不曾舉行讀者意見調查，憑閣下在社會上接觸面之廣，應畧之一二。不是我賣花讚花香，「牛馬集」擁有多少讀者，總編輯應當知道，它爲什麼受讀者歡迎，也該明白原因，不能一時意氣，把八年來爲閣下爭過不少面子的專欄，不假思索的便揮刀殺掉。

珍貴資料・無酬供給

我說爲閣下爭過不少面可以舉出事實。「牛馬集」雖是評論式的專欄，但資料的搜集，一向出盡八寶，不惜工本，有時爲了找資料，跑五六個地方，飲十多次茶才執筆，所賺稿費，未夠一餐茶錢；也有些資料值得發世界電訊，星島晚報第一手資料發表鄧小平復出，這新聞是我一位讀者海員，以生命的危險換取得來。他從大陸把有關文件帶來香港，送給我，我才有膽發表，因爲這些文件使我相信百分之百是眞實的。我把這些珍貴資料在星晚發表，而不在自己辦的「萬人雜誌」先登，明明是捧閣下的塲。每逢有好的資料，除在「牛馬集」發表外，時間性特強的，還客串「記者」，在新聞版登出，不拿半分錢稿費。譬如最近我寫一篇新聞報導關於香港政府與中共當局訂立九條密約的內容，也不容易得來。新聞報導上雖說是台灣的消息來源，其實來自大陸。星島晚報發表後，台灣報紙以此爲根據，大段發表，這榮譽還不是星島晚報的嗎？我有爲此而得到額外報酬嗎？連應得的一點稿費也不要，爲了什麼？主要是興趣，其次是坐那條船也望那條船好。星島晚報夠威，我做小編輯的也沾光，身爲最高指揮的總編輯當然更受人尊敬。

牛馬西貢・同一命運

每天我雖然要應付許多工作，但花時間最多還是這篇短短的「牛馬集」，不妨公開我的秘密，「牛馬集」是我精神唯一寄託，每一篇下筆時都經過認眞的構思，寫好後潤飾一遍，排好版後還親自過目。早版印出，校對主任知道我急不及待，會先給我到機房拿一份，先覩爲快。

我把這專欄作爲精神唯一寄託，相信閣下在我平日的言談行動間一定知道，閣下不把我炒魷魚，而殺掉這個專欄，等如不把我槍斃而施笞刑，痛苦時我寧願槍斃。從事發到我執筆寫此信，已相隔十多天，可是我精神上仍若有所失。每逢接觸到「西貢」兩個字，我內心都有茫然之感，只因西貢和我的地盤，同在一天「失陷」。

或者閣下不知道這專欄對我精神上的重要，因爲閣下比我幸運得多，有太多的事物可寄託精神，而我，唯一的興趣是藉文字和讀者溝通心聲。這幾年來我雖遭遇不少不幸的打擊，仍沒倒下來，也不過因爲得到廣大讀者鼓勵，我經常接到讀者來信、電話；更有不少讀者有困難，要我幫助，我把他們當做朋友一樣，盡其所能，幫助人家化除許多悲劇。

棚尾拉箱・放馬後砲

我因「牛馬集」撤銷而感消極，閣下曾對我說：「也許我比你先走，我正辦理手續，辦好便定居美國，決定退休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閣下提到「退休」兩字。一個人勞碌幾十年，到底要退休，不能「做到死」，這一點我了解的。

不過，既然閣下已有退休打算，我的「牛馬集」就算不愜你意，閣下最多容忍一年半載，手續自然辦好，那時閣下在三藩市或紐約過美式生活，對星島晚報已「冇眼睇」，我製造的麻煩，只不過留給閣下的繼承人頭痛，何苦自己做「醜人」呢？

又可能繼承閣下的人，不怕麻煩，照樣刊登，則我在星島晚報仍可「苟延殘喘」，不致像今天這樣，連根拔起！有機會再到美國遊覽，也會探望舊上司，向閣下表示無限感激之忱。他鄉遇故知，把盞話舊，亦一樂也。可是這事造成了彼此的尷尬，他日山水有相逢，有這芥蒂，彼此很難得有愉快氣氛。閣下會說過，最怕得罪人。原則上是對的，但有時也要看看得罪的是什麼人；同時，閣下處世這麼久，當然也明白「要討好所有的人，結果一個也不能討好」的道理。再過幾年，任先生未必記得閣下對他的好處；而我呢，這一輩子也很難忘記五一「國耻」紀念。

任麻子腰斬「李宗仁」經過

馬兒

本文是馬兒先生所著「斜陽又晚的李宗仁」一書的「前記」，說明該文在自然日報發表時，遭任畢明「腰斬」經過。當日馬兒的遭遇，與今日老萬被抽稿情形大致相似；任痲子所運用的陰謀，三十六度板斧，不外如是。不過，當日馬兒因爲缺乏地盤，還擊無力；任痲子則兇如土霸，在他擁有的眾多地盤中，向馬兒猛轟，盛氣凌人。但今天老萬朋友滿天下，提起罵痲子，人人無條件提供地盤。老萬對此無德小人，必定窮追猛打，不會稍縱。任痲子除嗾使他的同道中人繆雨、梁小中之流放冷箭外，自己已沒有地盤可供利用。如果他因此氣頂，乃自作自受，天理循環！

下面是馬兒文章的全文。（萬人傑按）

「斜陽又晚的李宗仁」一稿，被任畢明以去留來要脅自然日報的社長姚湘勤，將之腰斬，又將一年了。爲了這一篇稿，我正式與任畢明毫無顧惜的絕交，同時，又做了我脫離自然日報的楔子。現在超然報爲應讀者的要求，要把全文刊出，區區一篇稿子，算不了什麼一回事的。但何以被人如此重視呢？就事實而言，大概因爲包括了一段政治鬬爭的小故事，同時，又包括了一段社會倫理的小插曲罷。此事，我在「脫離了自然日報」一文內，已畧有提及。現在又將此稿發表了，以編者之命，不得不詳細的重提一下，以作爲前記。

當此稿第一段刊出，翌日沒有繼續，我發覺之時，立即跑到報館，詢問理由。剛巧碰到了編輯梁鋒兒，他就把此稿被抽的經過告訴我。此稿第二段已經排好將要付印，任畢明即到報館來，指定要把這稿抽出，不然，他就要辭職了。同時，說此稿態度不好，不應發表，並把我重重的罵了一頓。姚社長乃將排好的稿重看一下，要將之删改若干，以符他的意。但以改不勝改，不得已將之腰斬。

當時姚不在報館，適以朋友之邀而外出喝茶，這個朋友把在台灣情報人員處所得的消息告訴我，這稿被抽的原因，我是明白了。同到了報館，碰到了姚，我便提出質問，他承認是任畢明的要求，但抽掉的則是他。當然的，他做了社長，自然有權，我不能說些什麼的。我問任要抽的理由，姚告訴我，任說程思遠博士是他的老友，而廣西又是他第二家鄉，此稿完全刊出，與他不利的。我聽了之後，不期而冷笑道：「如此的多情是很好的，但理由過於不充分了。並且他住廣西並不比我久，他在廣西時與程思遠並不相識。」我接着提出要求道：「此稿的政治性質是很重的，既被抽出，若是對讀者沒有一個交代，有可能被誤會爲敲竹槓。」因此，我即起了一段被抽的啓事，姚表拒絕的。但話猶未已，任畢明來了。我不客氣的問他所以要抽此稿的理由，他把姚說的理由重述一遍之後，並說：「你這稿的態度過於激烈了。」我不由憤然的道：「你有修養，你有你的態度；我沒修養，也有我的態度，文章各有各，職務亦各有各，彼此誰也不必代誰負責。你抽我的文章不但妨礙我的職務，且損害了我的自由。」

任無話可答，乃涎着臉抽口香烟給我道：「那就算我對不起你。」我掉開了臉不接，他就光了火道：「難道我認錯還不算數麼？」我冷然道：「你也有錯的麼？你既有權力抽我的稿，我就沒有資格受你的認錯了。」他惡狠狠的問我：「那麼，你要怎麼樣：」我不服氣的，冷然的道：「一段稿算不了什麼，你爲了要抽，賣人情也好，得了錢也好，還是以人相待的話，不應如此不客氣，無理的抽稿，無理的罵人。」彼此你一句我一句，經理唐紹錫也來了，他與姚異口同聲的道：「大家都是朋友，不要因這小事鬧到不歡。」我不能抑制悲憤，堅決的道：「你倆也不是我的朋友。」他倆詫異而有些不滿的說：「我倆對你也客氣的呀！」我接着道：「是的，我應感謝你倆，可是我是你倆的夥計，不是你倆的朋友，沒有夥計可以和老板做朋友的。」他倆雖然釋然，卻也十分尷尬，他倆要打圓場，姚拉任去喝茶，唐也請我喝威士忌。我悻悻然的離開報館，唐還說晚上要請我吃飯。我說：吃飯要請任畢明的就不要請我，我從此不願同這樣子的人吃飯。我知道他們要做和事老，但我早已明白任畢明對我如何，而他早在工商日報的「扯東拉西集」及自然日報的「自然之聲」對我放冷槍了。我爲了得到讀者的擁護，卻開罪了他。但爲了稿費，爲了過去所謂朋友的關係，不便如何表示。他與程博士做了老友後，居然抽了我的稿而繼之以罵，所謂朋友的關係，不能不再作虛僞的維持，所以不得不斷然拒

絕。我的內定理由，就是不能再與以我爲敵人的朋友做友了。

但他們作和事老的意念是不停止的，李劍鋒也說要請我吃飯，我卻婉謝了。姚社長的生日剛巧又到了，報館同人聯同致賀，到了開席前，唐經理要任和我及劍鋒聯句成首賀壽詩。由任起筆是「唐家官仔要題詩。」第二句是劍鋒的，李不願意，卻由姚續下道：「老任從今沒個皮。」大家捧硯到我跟前，要我完成。我不得已即提筆而寫，在攝影機的鎂光燈中，寫了如下兩句：「爲伍依然來一句，千秋萬歲笑嘻嘻。」這是和事工作的開始，我是明白的，即命阿×去通知姚太太道：「今天是姚社長的好日子，李先生關照，千祈不要拉任畢明和他喝酒。」姚太太是聰明地接受了，又過了和事的一關。

數日後的一個中午，姚拉我去安樂園吃餐，不久李劍鋒也來了。我是吃全餐的，當布甸還沒有來時，任畢明來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在姚李招邀下，徘徊地靠攏了來。當他拉椅坐下之時，我卻推椅而起座，向姚道謝就走了。回到報館社長室，整理自己的稿件。過了約一個鐘頭，任畢明和姚李回來。任進了室，我眼也不看他一下，他似老羞成怒的問我：「李餤生！你說我得了李宗仁三千塊錢，是不是？」實在我對於此稿被抽的原因，已徹底明白的。乃冷冷然的答他：「得與不得，得多少，你自己知道，何須問我。」他是狂怒了，「丟那媽」的大罵起來，舉起拳頭聲言要打死我。姚和唐經理抱着了他，把他隔出了社長室外的編輯室。他像吃了火藥似的，直跳直叫。他打不得我，抓着了一個玻璃的烟灰缸，打從唐小姐頭上過，穿過了玻璃屏而入社長室。吳江兄死力抱着了他，唐老太適在，拉我入姚社長的臥室道：「他是個瘋人，你不要理他。」她老人家說了，並給我一根烟。而任還口口聲聲的說要叫黑社會打我。唐經理也不由得光火而作聲道：「這裏不是爛仔館，不能這樣子大吵大鬧的，再不停止，我就立刻打九九九。」他的回答呢？一句丟那媽之後道：「你這資本家，打倒你。」他被人勸走之時，一面下梯一面罵，唐經理狠狠的答他：「怎的你不做共產黨？」唐經理回頭很關心的對我說：「馬兒，你不要害怕，黑社會我有法子對付的。」我答他：「是的，我信任香港的警察。」而姚也進來了，西裝有點的血，據說吳江抱着了任的頸，手錶卻在掙扎之中損了他的皮，血腥就點在姚的衣服上。姚不滿地說：「這是新西裝，第一回穿上身的。」我笑道：「那是最好不過的，他爲你掛紅了。」

經此一役之後，他恨我，也恨唐經理，據聞他聲言不願與唐並立。理由不問而知，他以爲唐是支持我的，解決了唐，不是也解決了我麼。實在，我對姚唐一律視之爲老板，以稿換生活，誰支持不支持，從不關心。唐與他衝突，雖然因爲我的事，實在卻是任的事。到了月底，他寫信來辭職，姚告訴我：「老任說唐還做經理他就不做了，唐是經理，又是老板，我沒有能力要他走的，老任要走就走好了，我是沒有辦法的。」

任走了之後，在工商日報扯東拉西集中，大罵豎子不足與謀。他以范亞父自居，而以楚霸王視姚。姚自認不能做英雄，即以豎子爲筆名，放在他所寫的自言自語的欄中。到了去年冬，唐經理即便離開了，他說他要辦報，先辦一個週刊，問我如何？並說如站不住的話，他願依照原薪支持我的生活。我答他：「站得住就站，不必加重你的負擔，站不住便走，你辦報刊，能力所及，當得從旁「幫助」。到了舊曆年底，姚通知取消所謂津貼的二百元，這是迫走的前奏，與朋友商量，他們以爲「說話」要緊，爲了減薪而不做的，是小氣的。於是我一忍又到了新曆三月，李劍鋒來做總編輯的消息，聽入了我的耳，眞的他是來行走了。他是任的老搭檔又是好朋友，梁鋒告訴我，他要被調採訪主任了。他編輯副刊，對於我回敬老任的文章，盡量發表，時時被干涉的。他知道這個明陞暗降，是炒魷魚的先聲。對我說：「他們先向我開刀，第二個就是你了。」我說：「我明白的，也許和你不同進而同退。」大家一笑，等候開除而罷。但意外地三月沒事，四月中旬，即內定開除九個人，梁鋒是其一，而姚的大公子姚文海也在內。這是姚社長「大公無私」的表示，他還把名單給我看，說是不得已而如此。

但到了四月三十日，他就以當局調查我爲理由，叫我乾支薪而不必寫文章，但我呢？則以爲不寫文章沒有理由要拿錢，絕不考慮而「請求開除」。這事已經有所報告了。我走了之後即病到不能外出。一份香港時報而外，什麼也不知，而外間卻傳我被解出境，其理由，與任畢明在星島晚報等處所揑造的理由相同。政治活動咧，組織黑社會咧。同時又有朋友說起，他知道有人在任的「排礮」攻擊之外，有人以「信海戰術」而向當局「告密」。把我的親友，嚇得紛紛去打聽。而任那篇「有可殺之道」的文章也發表了，朋友們通通剪給我看，大家都知道，他不但要得我而甘心，而要置我於死地。我之不願不屑做政治活動，可謂眾所週知，就用了X光來照我肺腑，也找不出什麼證據的。假如我要出境的話，不知許多與黨派有關係的政治人物，先我而出境了。（因爲我的關係也沒有。）說到黑社會，他曾經說要叫黑社會打我，忽然又說我組織黑社會，是不是要與他對抗？是的，洪門大哥葛肇煌，我在國府統治大陸末期，知道他是任的朋友，挺身在槍桿下救了他的命。現在他硬把洪門來做黑社會，以爲我與葛做好朋友，便以之爲組織黑社會的證據，結果呢，他沒有成功，我也沒有失敗。但在自然日報，他是成功而再吃回頭草，忘記了豎子不足以謀的「痛語」，以姚爲英雄，「再道義」而事之。而我是失敗了，三百元一月的稿薪沒有了。他的「噫，飯碗碎了！」的文章也發表了。依照程博士的意旨，我是準備「餓死」了的。

以孔杰兄之意，我們要有說話的地方，又把文章賤賣於超然報。據任說：這是他所不屑的。他曾以「濶人的家奴」自豪，又以南中第一人自命，報刊多處都有他的文章，「文章旺月」，據說有人綁票要稿，如俗語所說：是紅到了發紫的。超然報有無請他是一件事，而他之不屑也是當然的了。所以，他以沒有他的文章的報刊是擸搉、是厠所，發出的都是「沼氣」。而他有的文章的報刊，都是香氣。他更引史記關於李斯的記載爲證，以倉中之鼠自命，以厠中之鼠來曰我及與他無關的報刊作者。我們出恭之時是要入厠中的，但卻不曾想要做厠中之

鼠。而任則以倉自處，以鼠自居了。我們不是廁中之鼠，是無須羨慕此倉中之鼠，葡萄不醉，倉中之一粟，可以使人腦滿腸肥了。鼹鼠飲河，不過滿腹，倉鼠食粟也是如此而已。假如文壇是戰場，超然報也與當年任畢明開首支持的自然日報一樣，伯仲之間，也不過是一個土堆頭。我曾向自然日報賣稿，不見其榮，何以向超然報就見其辱。任畢明的是非榮辱，以他個人的得失好惡來做標準的。他以為一切反共文章都是八股，而他的拿手傑作，開枱沒幾天就收檔的「拔毛集」就不是八股。他離開自然日報之時，該報就是「街頭賣唱」，他再回頭而吃草，又一變而為「大廣播台」了。假如有一天他能運用戰畧入了超然報，則超然報就當然由廁所而成為太倉了。超然報不日要製版刊出任畢明的靠攏文章的，是否做廁所而發出奇臭呢？也許有人掩鼻而過之也說不定的。

言歸正傳，「斜陽又晚的李宗仁」要全文發表了，任畢明是不願，但有心無力，與程博士的交情，是交代得下的。（姚會告訴，此稿被抽之後，任拉他去和程吃了一頓不飽的西餐，餐中任與程大談桂林風物，認其老友記。）超然報要發表，而唐紹錫經理為我保全了排好的稿樣。這一篇歷盡風波之險的文章，終於與社會全面相見了。撫今思昔，任畢明心情如何，不得而知，而我就不免要感慨萬千，文章也有時亦有命乎？只有問問上帝了。

在私人來說：我在廣西之時，與李宗仁算是相好的。（白崇禧反對吸紙烟，我不願與之交談的。）他的小美麗我吃了不少；我的三砲台他也吃了不少。做了近十年的「客卿」，並不是什麼幕僚。不錯，民二十六年國慶前夕，即是李出發赴徐州就任五戰區司令長官之前夕，召集了一個幹部會議，善後後方。因為與黃同仇是老友，也被信任佔了二十多個席位中之一席位。但客卿就是客卿，此後，除了最低代價出賣最高勞力之外，就是看戲、游水、喝酒、飲茶，再而組織灕江雜集，吟吟詩，塡塡詞。在私人交誼上對於這位老實頭子，很見其可愛的。但就大事而論，由於大陸淪陷前後的動作告訴我，那就不能以私廢公，而予以恭維了。我對他的批評，是把一切好惡的私情置之於外，我絕不能因為做過了他的「客卿」，便忘記了我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客卿不是奴才，不能永遠要對主人負其不合理的責任。實在的說：他對我們的客卿，也未見得夠其戰國時四君的風度，一個泥水工人，要對屋主負什麼道德的責任，無論是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都是不合理的。當年幾口香烟，每月二百元桂票的薪永，便要我忘記了國家大義，喪失了個人人格，自作多情向他作違心的恭維，是做不到的了。任畢明多情不是自作，可以如此，而我呢？才疏學淺，就不能承教了。李宗仁沒有什麼對我不起，我也沒有什麼對他不起，他在美國寓所做其代總統，我在香港賣我的文章。我和他沒有私恩，也沒有私怨，所以我的文章，卻在恩怨之外。張發奎與我的恩怨那麼重大，我從不以恩怨而論他，則一個李宗仁，又有什麼關係？老實說：任畢明未與程博士取得交道之前，也不是一樣在自然日報寫文章罵他麼？此稿之作，不過跟他之後而已。我在廣西十年，上下人士之中，不少朋友。廣西在任畢明是第二家鄉，卻是他們的第一家鄉。我寫過一篇「桂系風流雲散記」，廣西的朋友，還以我對李及黃旭初過於客氣，有所不滿，來文予以糾正。以廣西為第一家鄉的朋友，嫌我不夠，而認廣西為第二家鄉的任畢明，則以為太過，要抽我的稿，還要罵甚而要打我的人，第二鄉情重於第一鄉情，李宗仁不免於意外的。那流亡知識分子登記表，程博士得到之後，就要請任畢明來塡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憐，近況當更佳了罷。

對外統戰

中共自特赦二百二十九名所謂戰犯，繼之放出十名「申請」赴台「垃圾蟲」抵港後，足足一個多月，竟然開動所有宣傳機器，利用降將、叛將現身說法，不停地吹噓、叫囂。他們一面宣揚毛澤東的「隆恩盛德」，共產黨的「人道主義」，另一面竟須有攻擊、侮蔑台北國府。中共玩弄此種無恥花招，初時確使筆者疑惑，中共的統戰目的既已為台北戳穿，便應早日收檔，不要再在世人面前獻醜，但反而又長又臭宣傳下去，由一高潮推向另一高潮。以前每一次特赦，也只不過宣傳一陣子便草草收場嗎？後來，筆者與一位由大陸抵港的青年閒談，才知道此事眞象，原來中共這麼大陣仗宣傳，主要目的不是台灣，而是對大陸人民，特別是思想開始質變的共產黨員，令他們對台灣國府感到絕望，只好死心塌地跟着共產黨走。

凡在大陸生活過的人。都有這麼一種經驗，每當中共內部發生不穩定傾向時，中共高層領導集團便很巧妙地轉移人民目標，由對內的不滿情緒化為對外仇恨，從而消弭其內部矛盾的壓力。如以前的反美示威、砲轟金門、中印邊境之戰，中蘇邊界之戰等，皆是在其內部矛盾惡化時而爆發的。此次延續一個月至今仍無跡象停止對赴台戰犯大做文章，也是跟其內部不穩定，人心外向有很大關連。

自尼克遜在北平食過塡鴨後，中共鐵幕封鎖沒有以前那樣牢固，資本主義生活實況隨着乒乓外交，在鐵幕的罅隙裏透進去。以前大陸人民，特別是所謂「毛澤東時代青少年」，對什麼是資本主義毫無了[illegible]

便是象徵着充滿罪惡、黑暗、貧困、壓迫、剝削及恐懼的社會，惟有社會主義才是走向美滿幸福的康莊大道。中共無時不刻不對台灣進行歪曲，給年青一代灌輸錯誤認識，它把台灣人民說成是處於水深火熱、飢寒交迫、剝削壓迫的貧窮落後生活中。初期年青一代是相信的，但現在大陸人民已開始懷疑了，他們雖然不像香港人這般了解台灣人民生活水準，但起碼也知道台灣並不是貧窮壓迫社會，它像香港，日本一樣，沒有飢饉，物質生活相當高。有一時期，廣州曾流行一陣由香港傳入的台灣時代曲，他們認為這種旋律確比江青的[illegible]

我寫文章的態度，從來不問恩怨，更而不涉於任何人的私德，與國家社會政治文化無關的人與事，從來不予批評。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正者頌之，邪者辟之，這是一個文人寫作的基本觀念，要對法律負責，更要對道德負責。我希望要把文章變做斧鉞，不願把文章做成蚊蚋，把什麼三角虱、阻街女郎之類的名詞，做自己的得意材料。至於捏造他們的語言與事實的無賴行動，有人正優而爲之，把自己鑽入了太倉去。但我是鄉下人打鼓，一撻又一撻，沒有什麼花樣的。任畢明時時說人眼紅他，區區文章被人拿去出賣，也値得五千元，假如似任畢明所指的人，以之敲竹槓，大概不會少過此數的。那麼，自貶人格好了，又何必眼紅人家。莊子謂鴟鴉在食腐鼠，鵷雛適過，以爲是來爭他的食，「嚇」之不已，莊子不止對惠子指出其可笑，而且爲後人指出可笑的。

此稿現在是發表了，在我是不値錢的，但在他人，那就不同了。超然報是否以此來刮龍屠龍，是該報當局的事。若報因此多銷幾張，多刮幾毫子的龍，也是天公地道的。我說過：我願意的話：可以給你賣，我得了超然報的稿費，他們賺了千百萬，但與我無關。但我不願意，誰要出賣我，甚而要欺凌我，我是不能甘心的。

舊日做好官的人，時有「烏紗頭上有靑天」之語，他們以爲冥冥之中，有鬼神在鑒臨。但現在做官的人，以爲這是迷信而不理的，大扒而特扒。至也可以做官的文人，好的在寫作之時，也有此感的。據說：舊日的畫家，遊戲地寫過一幅「春宮秘戲」，便馬上要寫一幅觀音以贖罪，據說不如此要眼盲的。但現在寫文章的人，時左時右，有好有惡，筆下只有錢銀，遺害國家社會，不算一回事。至我「斜陽又晚的李宗仁」一稿，也不過就事論事，於他的私德，絕無半點傷害。本來，他的寵臣程博上，聲言要餓死我的。慢說，餓我不死，即餓死了我，也不能以此爲怨恩，而失卻我嚴肅的態度。實在一個以國族命運有重大關係的人物，批評的態度不嚴肅，不但對他不起，也對自己不起。因此，什麼知我罪戒的話，就是多餘的了。

自由、富裕。

由於中共內部深藏的暗流越來越激盪，在黨內，由姚文元及張春橋的文章，顯示出派系鬬爭日益加深；在老百姓之間，雖然他們對中共不敢怒、不敢言，但對各項政治運動及生產任務消極怠工。他們不敢想像自己前途，每個人都是做日和尙敲日鐘。他們眼看着許多老共產黨員一個個倒下，大多都抱着與世無爭，只希圖有一口飯吃，不鬬爭到自己便算了的態度。相反的，他們對台灣及自由世界則有了初步認識，寄以新的希望。這無形中給中共埋下一枚定時炸彈，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時，這股無形力量便像核子分裂，起連鎖反應而到處爆發了。中共領導集團也許發現這種「危機」，於是打出了製造十名特赦戰犯赴台一招，架禍台北政府，使大陸人民消除對國府所抱的希望。

內欺騙

林定

慮，有計劃有步驟，互相配合，內外呼應，進行欺騙大陸人民。他們首先製造十個「申請」赴台戰犯，未來港前，在北平、廣州大吹一輪；踏入香港，擺出一副統戰姿態，發表歌頌共黨言論。其目的，使台北爲難，不能馬上收留他們。

當台北當局要求他們按正常手續辦理入境時，他們又在「難民」一詞上兜圈子，分明從鷄蛋裏找骨頭，造成台北拒絕入境之藉詞。

及至最後他們前往救總拿取申請表格，卻又不塡表交回去，他們自始至終，都在香港的中共人員包圍中，一而再，再而三給國府製造困難。香港人是十分清楚的，但大陸人民絕不知道此中實情，加以大陸那班叛將降將秉承中共意旨，在報刊上大放厥詞，大罵國民黨拒絕所謂曾爲它賣命的老部屬回台與家人團聚，令大陸人民信以爲眞，從而動搖他們的信念，對國府的認識重新估價，中共這一絕招，確實厲害！

在大陸，中共把叛將降將牽出舞台亮相，現身說法，無理抨擊國府。其中叛將如董其武，降將如杜聿明、鄭洞國、黃維之流都發表荒謬透頂之言論，說什麼「在台灣爲蔣×賣命的人們，看到他們的主子，如此絕情對待他們的舊同僚，豈能不更加寒心嗎？」言外之意，大陸人民要淸楚，國民黨對待他自己的人都這樣無情，你們對它還抱幻想嗎？他們又說：「蔣經國連嫡系也不敢收留，說明台灣更加風雨飄搖」。其實，那個原名什麼曾希，自稱跟隨蔣經國工作，曾三次越獄仍得中共寬大，後「徹悟前非」而更名省三其人，是不折不扣統戰「樣板」，中共製造此樣板當然是針對蔣院長，雖然破綻百出，但已收到欺騙大陸人民的目的了。

中共說曾省三今年五十六歲，江西人，前國防部靑年救國團贛東靑年服務隊少將總隊長，一九四九年在江西被俘。其實，蔣院長在江西時，若眞有曾某其人，他的年齡只不過廿三四歲，一個廿餘歲的小伙子，其軍階竟然是少將銜，一奇。曾某被俘後，三次逃獄，中共竟濫情三擒三縱，不一槍結果他，二奇。曾某說他愛人（卽妻子）現在江西，在台無親，他卻拋妻別子去台灣，而獲中共批准，三奇。曾某是在港十個戰犯中惟一沒有到救總拿取表格的人，四奇。曾某是什麼樣貨色？讀者心知肚明吧！大陸的叛降之將卻利用曾某來攻擊蔣院長，可憐大陸人民又上當了。

令人可笑的，中共特別安排「戰犯」李子亮與其在香港的妻子到廣州會面，大吹一輪。爲什麼中共不「給足路費」他來香港與妻子團聚，卻要他的妻子跑到廣州去？那些沒有親屬在台的（十個戰犯只有四個有親屬在台）反而獲得赴台，而李子亮有妻兒在港卻不能來，也許中共說他沒有「申請」，不過，申請來港總比申請赴台「罪狀」較輕吧！可見中共每一項行動都脫離不了政治目的，此間自命「中立」人士，不要再執迷不悟，爲共黨吶喊，共黨的字典，永遠沒有人道主義一詞的。

張發奎上將定居台北

廖淑倫

閩工商日報四月廿六日「台北訊」：抗日名將張發奎偕夫人，懷着悲痛、虔誠的心情，專誠返國參加故總統蔣公的喪禮，在蔣公靈柩安厝慈湖之後，張將軍夫婦以堅毅肯定的語氣告訴在台的老友們，他們現在決定要在國內定居下來，要和國人一起「同甘苦，共患難！」

聽到張將軍這一決定，老朋友們都有安慰的感覺。

張將軍旅居香港廿六年，他說：「兩年前，當他第二次回國參加一九七二年雙十國慶慶典，有許多老友勸他回國定居，那時香港社會治安問題已日趨嚴重，返國之行，使他對祖國的壯大、繁榮與安居，曾有深刻的印象，但是，由於親戚們都住在香港，總是異鄉，住習慣了，一動不如一靜，所以當時曾予婉謝」云。

談到台灣復興基地的治安比香港好，他說：「豈只是比較好，簡直好得太多了！」張夫人也微笑點頭，同意他的看法。

張將軍夫婦已決定返國定居，日前已初步選定天母為定居之所，他說：「兩年前他確無此打算，但去年八月間，則開始有返國定居的想法，這次回國奔喪，更堅定這一決心」云。

張將軍說：「去年八月，他香港居處的附近，發生搶刼殺人案件，後來他夫婦乘的士他往，司機和他夫婦談起這樁刼殺案，曾奉勸他說：『老伯伯你們既然不必為生活奔波，為什麼不找一個安定太平的地方居住呢？』我順口問：『何處安定太平？』這位司機毫不遲疑的回答：『台灣。』這話是肯定的，何況台灣是自己的祖國，這兒有許多老朋友，為此我就打定了返國定居主意。」

張將軍在筆者來說是老前輩，當我還在軍校當學生時，他已位至第四軍第十二師的師長了，當十五年八月廿九及卅日，他督隊攻克了汀泗橋與賀勝橋之後，威名震中外，一日凱旋廣州述職，萬人空巷歡迎他，我乘機獲一瞻其英姿，次日羊城各報的頭條標題，就大書特書：「飛將軍從天而降！」眞是轟動一時，至今印象猶新呢！

再則，張將軍也算我的老長官，因我在第四師和第四軍都服務過，十七年第四軍第三次北伐時，我在廿六師黃鎮球部下役，其時軍長為繆培南而非張將軍，但張將軍正是第四軍的老軍長，而繆培南的軍長是由張將軍[illegible]薦的，我與張將軍，就好似徒孫之與師祖，尊之為老長官，誰曰不宜！到了十八年，依遵中央編遣會議決定，全國軍隊縮編了，第四軍縮編為第四師，張將軍又回頭擔任第四師師長，而我則奉總政治部派任第四師政治部的工作，獲朝夕追隨張將軍的鞭鐙，甚且有時同席聚餐，也有時交杯鬭飲，將軍壯年量豪，與發時能盡一樽拔蘭地，而筆者被鼓舞時，亦可勉強奉陪，因此，將軍曾對同席諸人謬獎過：「我酒量若算第一，淑倫則可算第二了！」聞之令我飄飄然呀！

張將軍字向華，公曆一八九六年七月廿五日，生於廣東始興縣城，幼年性不羈，無心向學，遂自投軍願充一小兵，而一世之英武勳業，亦由是最卑微的始基而逐漸發展起來。年十六考入陸軍小學，畢業後升武昌預備學校，自是參加革命，先後追隨孫國父、蔣總統，東征、北伐、剿共抗日，馳騁大江南北，威名震於中外！

張將軍最早和「鐵軍」發生關係，是在民九驅逐沈鴻英、馬濟、林虎之役。鄧鏗挑精壯八十餘人，成立督戰隊，由張任督戰隊長，協同李睿獨立營作戰，一舉攻克廣東省城。鄧鏗以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旋又奉命成立大總統府警衛團，調師參謀長陳可鈺任團長，委薛岳任第一營長，葉挺任第二營長，張發奎任第三營長。

民十一年三月廿一日，鄧鏗自港返穗，陳炯明主使兇手暗殺之於廣九路大沙頭車站，六月十六日，陳又令其部將葉舉，洪兆麟砲轟觀音山總統府，幸秘書長林直勉負孫總統出府，復由警衛團長陳可鈺率隊護送孫總統登永豐艦，旋電令北伐軍許崇智李烈鈞各部，回粵討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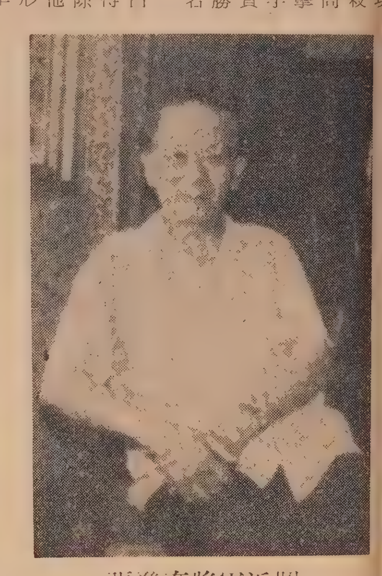
民十四年，廣東革命政府改編各部隊，積極準備北伐，黃埔軍校教導第一團何應欽，教導第二團錢大鈞，擴編為第一軍，由民國革命軍總司令蔣公中正兼任第一軍軍長；湘軍改編為第二軍，由譚延闓任軍長；建國一軍改編為第三軍，由朱培德任軍長；粵軍改編為第四軍，由李濟深任軍長；建國三軍改編為第五軍，由李福林任軍長；湘軍程潛，任第六軍軍長，桂軍李宗仁，任第七軍軍長；又唐生智的湘軍，編為第八軍。惟第四軍李濟深轄下四師，其陳濟棠，徐景唐兩師留守後方，由副軍長陳可鈺率張發奎及陳銘樞兩師出發征戰；十二師張發奎任先頭部隊，先攻直軍[illegible]，[illegible]於湖南攸縣，更國民革命

軍旅傳捷勝，奠定了北伐成功的基礎；繼又攻克平江，吳佩孚部將，平通防禦司令陸澐自殺。汀泗橋大捷，又打垮了宋大霈、吳俊卿、高汝相等直系部隊後，又乘勝進取賀勝橋，痛擊張占鰲、馬濟、婁雲鶴等，威震荊楚，吳佩孚雖親自臨陣督戰，手刃退卻的旅團長數人於賀勝橋，卒無補戰局，隻身北遁！「鐵軍」戰勝攻克的捷報由南方各報競相刊登後，自然就名馳遠近了！

吳佩孚驍將第八師師長劉玉春，死守武昌，作最後一次負隅，使「鐵軍」攻克推銳，得有「打一次最出色的仗」的機會；彼時北軍除劉部外，尚有陳嘉謨、余蔭森、孫建業及其他武衛軍等，和劉佐龍、高汝桐在漢陽、漢口形成犄角，北伐軍李宗仁、陳可鈺，分任攻城軍總副司令，以第四軍為主攻，第七軍為助攻，從八月卅日起，至十月十日止，攻了四十多天，才把武昌城打下。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武漢粵僑聯歡社同人，特獻贈鐵盾一座給第四軍，陽面鐫「鐵軍」二字上有黨國旗交义着，陰面則鐫頌詞曰：

烈士之血，主義之花，四軍偉績，威震遐邇，
能守紀律，能毋忌誇，能愛百姓，能救國家！
衝鋒陷陣，如鐵之堅，革命負擔，如鐵在肩。
功用若鐵，人民倚焉，願壽如鐵，垂億萬年！

後來，第十二師擴編為第四軍——後方的第四軍陳濟棠及徐景唐兩師，則擴編為第八路軍，由李濟深任總指揮——由張發奎任軍長，第十師則擴編為第十一軍，亦由張發奎兼任軍長；眞是雄極一時，旋又受封為第一縱隊司令，再封為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參加二次北伐，打敗富雙英、趙恩臻、陳琛、萬福麟、陳震東、于珍等，及後援王樹棠、劉輔廷、何桂國、戢翼翹等奉軍于河南上蔡、臨潁。克復開封後，再度班師武漢。所可惜者，天地間花不長好，月不常圓，相反的，盛極必衰，盈極則傾，頭一樁事是：十六年七月底，張將軍轄下的第二十軍賀龍及葉挺叛變了，這事情和筆者，說起來還有些小關聯；因我在武漢軍校結業後，已分發定與一位同學一齊往南昌賀龍部見習，並且已先在第二十軍駐武漢辦事處報到及安頓下行李，準備翌日搭輪前往了。下午我與作伴的同學，出街上澡塘，上館子，從容地洗澡，盡情地飲食談笑，不料，入暮聯袂回該辦事處時，竟有警察隊伍四面包圍，不准通行，原來是第二十軍辦事處地下室彈藥庫爆炸，還炸死了一批新兵云云。沒辦法，我倆只好開旅館宿一宵再說了。翌日再往，見一座獨立的辦事處房屋，已炸毀了十之七八，還留下我們安頓行李，原擬在那樓板開舖床的殘樓一角，我們拾級登臨時，有個土人正在用繩紮我們的行李，想把它搬走，幸好，我們及時趕時，若遲一步，那就糟了！後來，我就改往第六軍五十四團張鴻儒團長處去了。



張發奎將軍近照

共黨南昌暴動之後，張發奎將軍為了追剿賀龍葉挺，回至廣州，發起護黨運動，成立軍事委員會，由張氏以總指揮兼任主席，謝嬰白任參謀長，除原有第二方面軍之第四軍黃琪翔，第十二師繆培南（吳奇偉代）第廿五師李漢魂，第廿六師許志銳外，並將廣東新編第二師改編為第四軍教導第一師，仍以薛岳任師長；新編第三師黃鎮球部，及粵省防軍韓漢英部，編為第四軍教導第二師，由黃鎮球任師長。不料霹靂一聲第二樁禍變又繼南昌暴動於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午夜在廣州發生了：葉挺任紅軍總司令，誘惑第四軍參謀長兼軍官教導團長葉劍英，及第四軍警衛團歐炳樞，襲擊第四軍司令部，廣州市公安局，焚毀太平沙中央銀行，張發奎將軍急赴河南，着第五軍長李福林與黃琪翔，計劃平亂，一面乘艦親赴江門、肇慶，指揮薛岳、許志銳，回省靖亂，將敵三面包圍，予以繳械；盤據廣州兩晝夜之共黨，遂被敉平下來，但張氏自己的實力，已大受損失，而粵人對張將軍亦深具反感了，張將軍落得引咎離職，其時黃琪翔（亦共黨）已失踪，乃將第四軍部隊交繆培南率領，從速離粵北上，參加第三次北伐，藉作對粵人謝罪！十八年三月，桂系李宗仁等在武漢叛變，第四軍縮編後的第四師，由張發奎回任師長，奉令西征，旋駐郝穴，沙市及宜昌等地，清剿共黨，綏靖地方，其時筆者于役於師政治部，常與師長張發奎，副師長李漢魂，參謀長韓漢英同行同止。後因統帥欲調該師移防隴海，另命新編第一師曹萬順部接防，張師長由武漢謁過統帥回防後，即發起第二次所謂護黨運動，首先，見曹萬順部隊兵船開到枝江時，第四師砲兵指揮官即奉命開砲轟擊，筆者親見砲彈命中烟囪，暗下讚砲手準確！跟着，全師部隊便開拔，向石門、慈利方面行進而往廣東去，後由李宗仁、黃紹雄聯合與中央對抗，筆者與一班軍校同學則於慈利縣離隊回京。民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上下對於日寇急劇侵略我東北，憤慨至極，人人伸拳擦掌，主張一致抗敵，於是張發奎將軍，不甘後人，亦向中央請纓抗日，亦誠耿耿，甚獲當局嘉許！對日抗戰時期，張將軍擔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駐節柳州，但張夫人劉景容女士則常寓桂林，時筆者于役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故獲常與張將軍伉儷會面。抗戰勝利後，張將軍任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在廣州接受日軍投降，其時開入廣州部隊有孫立人的新一軍，及我石覺將軍統率的第十三軍，筆者於廣西隨石軍長回粵後，即任軍部駐廣州接運處少將處長，故亦常能與張將軍晤面。惟彼此違難海隅的多年以來，則反少趨謁了。今張將軍已飛台定居，翹首雲天，自不免於春樹暮雲之感了！

中南半島新形勢（上）

岳騫

中南半島之高棉，越南在倒骨牌似的倒進了鐵幕之後，寮國又被共黨和平接收，雖然未如棉、越兩國採取激烈的屠殺手段，但寮國命運已經確定，人民最後也如同棉、越一樣，成爲共產的奴隸、碼號。

但中南半島三國赤化之後，開始暴露出俄、毛、北越共「三凶」短兵相接的鬬爭形勢，同時也使人發現到南越共、棉共、寮共三附庸之間也各有各的打算，彼此互不相下，勾心鬬爭，好戲眞的在後頭。

先從高棉說起，高棉是三邦中第一個淪入鐵幕的國家，高棉也給予世人以神秘、殘暴的感覺，據逃出難民零星報導，高棉共黨政權有兩項新措施，一是大量驅迫城市居民下鄉，一是大量屠殺政府公教人員，整個金邊已變成死市，此外，高棉的情況如何，外界全無所知。但根據高棉共黨頭目的政治背景，過去經歷，也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動亂恐怕還只是開始。

高棉共黨政權在名義上是由「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統治，這個政府的「元首」是施哈諾，「首相」是賓努，施、賓兩人倒是一雙死黨，但這個「政府」設在北平，卻「勝利」後無法「還都」。

當一九七一年施哈諾按照慣例，一年一次去鐵幕內招搖，先去莫斯科後到北平，就在他離開莫斯科的那一天——三月十八日。國內發生政變，由龍諾元帥領導組成新政府，蘇俄總理柯西金可能怕施哈諾得到消息，賴在莫斯科不肯走，等到施哈諾上飛機時才告訴他，施哈諾自不能再下飛機，只得硬着頭皮飛去北平。

施哈諾到了北平之後，毛幫表現非常冷淡，當時毛幫已着其「駐柬大使」與龍諾元帥接觸，要求新政府對外仍走施哈諾路線，准越共叛軍以高棉爲庇護所，當爲龍諾元帥所拒，毛幫惱羞成怒，轉而支持施哈諾成立所謂「民族團結政府」，施哈諾自爲「元首」，以賓努爲「首相」。當時的「政府」，也只如此而已。施哈諾此一「政府」，就依他自己說法，也不是被推翻的政府之延續，而是另起爐灶，所以百分之百不合法，但毛幫竟然予以承認，並鼓動一些幫凶幫閑的當政者承認，但蘇俄則始終未予承認，此等處不能完全歸之於俄毛鬬法，實在由於蘇俄當政者稍識大體，對於施哈諾「建都」北平的三無「政府」（一無人民、二無土地、三無主權），礙難承認。

毛幫最初支持施哈諾組「政府」，基本目的還是向龍諾示威，以施哈諾作爲籌碼，向龍諾討價還價，但龍諾元帥一於不理，執行其親美反共政策，毛幫最後便不得不假戲眞作了。

毛幫也知道施哈諾實在是孤家寡人，不能成事，乃擴大範圍，拉攏高棉境內反龍諾政府的力量，組成了一個類似政黨組織的「民族統一陣線」。

高棉「民族統一陣線」，是由三大派系拼湊而成，㈠爲「赤吉蔑」，也是原始的高共，於一九六〇年開始武裝叛亂，其領導人爲一批接受法文教育的馬克斯主義者，其中教員居多，以反對施哈諾的經濟政策及獨裁爲「革命」目標，得到不少國會議員的同情，喬森潘和胡榮、胡寧，便是因此被施哈諾逼上梁山。他們除在國內展開「武鬬」外，並着重國際聯繫與宣傳，以巴黎爲活動中心而作爲與莫斯科的橋樑。

㈡爲「吉蔑越盟」，這是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後，北越從高棉裹脅去的十多歲青年組訓而成。至一九七〇年金邊政變，河內便將此批受過它高度訓練的吉蔑人送回高境，加入高共叛亂陣營，但以他們離開高棉時間太久，已與祖國脫節而無法結合廣大人民，只有接受赤吉蔑領導，然而又被歧視爲「半安南人」，所以彼此仍是格格不入。

㈢爲「民族解放陣線武裝」，乃以反龍諾部隊爲核心，再收編一些散兵游勇，及被迫驅出金邊的越僑合組而成，至原爲龍諾左右手且代表王室的馬達克，因受龍儂離間而退出政府後，王室子弟所率領的部隊，又有不少人加入了叛亂陣營。

「赤吉蔑」既爲反施哈諾而開始武裝叛亂，「吉蔑越盟」與施哈諾更無淵源，由王室子弟所率領的叛軍，只是反對龍氏兄弟，亦非爲了對施哈諾效忠，至於越僑加入叛亂，只在求取收回橫被侵奪的財產，及爲被害的家人報仇，對施哈諾並無好感，其所以一致表示由北平卵翼的流亡政權遙領，一在爲了藉此可以得到北平的軍援補給；再利用他以與龍諾抗衡，到龍諾政府解體，整個高棉已被佔領後，各派便不能不爲各有不同的目標而開始內爭。

這個雜湊的民族統一陣線在攻下金邊後，已看出內部之不一致，首先是「副首相兼國防大臣」喬森潘發表聲明，自稱爲中立不結盟國家，決不作任何外國基地，亦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此一政策不但與共黨政策不合，卽比起施哈諾當政時也保守得多，與龍諾元帥的政策反而非常接近。

大概此一政策引起了毛幫的激烈反對，棉共政權乃於五月十一日又發表聲明，感謝毛幫的支持，以越共、寮共、韓共爲親密友邦，隻字未提蘇俄，此當是有意向毛幫示好，但更顯出高毛之間有了重大歧見。目前高毛兩共之間，最大問題在於如何處置施哈諾，毛幫如意算盤是送施哈諾「凱旋還都」，但棉共雖未正式拒絕，施哈諾卻不敢回去，因爲施哈諾此人雖然活了五十多歲，執政二十多年，但卻永遠脫不掉孩子氣，其人二十幾年幼稚行爲，在國際上所出洋相，如果全部寫下來，眞是一部笑話大全。茲舉兩件事以概其餘。

現任棉共最高頭目，金邊政權實際掌權者喬森潘本是法國巴黎大學經濟系畢業，其人傾向馬克思主義則有之，但一開始決非共產黨。喬森潘回國後，辦了一份雜誌，對施哈諾之賣官鬻爵，包烟聚賭，無所不爲的壞事，撰文予以抨擊，施哈諾恨之刺骨，本來施哈諾大權在握，生殺隨意，他也可以把喬森潘捉去囚禁或斬首（施哈諾處決政敵皆是斬首），但施哈諾卻一念之慈未殺他，另想辦法凌辱他。喬森潘當時年紀尚輕，猶未結婚，有人詢問何以不結婚，喬森潘答以改革政治目的未達，誓不結婚。這本是一句隨便的話，但給貪財好色（施哈諾妃嬪有十幾人）的施哈諾聽了，懷恨在心，想出一個辦法，命令左右特務人員，在大馬路上伺喬森潘經過時，上去捉住，全身剝光，照了一大堆裸體像，然後把這些像片送交皇家醫生檢查，發表醫務報告，指出喬森潘其人根本不能人道，所以無法結婚，所說全是謊言。喬森潘受此羞辱，憤而投入赤柬軍，以後便成爲赤柬軍（卽赤吉蔑）的領袖。如果施哈諾回到金邊，他同喬森潘之間的舊恨，非要從頭清算不可。

另一件事是一九六三年美總統甘迺廸遇刺，消息傳出後，全世界除去毛幫同施哈諾，皆表震驚與惋惜，毛報畫一幅漫畫，爲甘迺廸總統中槍倒地情形，旁邊寫着「肯尼地——啃泥地」。施哈諾則得意洋洋，自承甘迺廸爲其咒死，在金邊開會慶祝。此事也無人理會，誰知到了甘迺廸總統出殯，施哈諾竟然致電美國政府，要去華盛頓執紼，當時舉世皆不解，因爲施哈諾剛爲甘迺廸之死開過慶祝會，美柬之間又已斷絕邦交，施哈諾爲什麼要去執紼。筆者看到消息後，告訴一些國際問題專家說：「你們專家不懂，我懂，我不是國際問題專家，我是施哈諾專家。這小把戲所以又咒又罵又慶祝之後，又趕去送殯，並非良心發現，有愛於甘迺廸總統。實在是看了報紙消息，世界大國當政人物戴高樂、威爾遜、杜魯多、柯西金都去華盛頓執紼，他若不去，以後便不能算是大人物。」以後看到施哈諾雜在戴高樂、威爾遜之間高視濶步，眞使人忍俊不禁。

這樣一個施哈諾，承平時間胡作非爲尚可，目前在共黨統治之下，他如何能站得住腳，如果回到高棉，不要三個月，就要完蛋。

毛幫目前倒希望施哈諾回金邊，不問他死活，總算卸掉一個包袱，但是施哈諾就賴在北平不肯走，開始時自稱其母病重，要留在北平奉母，誰知剛說過，其母便逝。施哈諾又推說回去恐怕妨害金邊推行政令，所以暫時不回去，這一推不知推到幾時。毛幫曾派鄧小平前去道賀，也就是送客之意，但對於這個惡客卻送不掉，看到施哈諾一直要賴在北平建都，不由想起平劇棒打薄情郎一劇，叫化子頭的大人指着秀才女婿說：「你吃定我了，你吃定我了。」毛澤東今天也應當指着施哈諾唱這兩句戲詞了。但施哈諾不走，毛幫同棉共政權頭目皆不安，毛幫擔心引起棉共誤會，迫使棉共投靠蘇俄，棉共則擔心施哈諾長期留在北平，毛幫會另起爐灶，支持施哈諾與棉共政權對立。棉共雖然無懼於施哈諾，但此時卻不願開罪毛幫，仍希望取得毛幫的援助，因此，棉共政權特別發表聲明，承認施哈諾爲高棉政權「終身元首」，賓努仍爲「首相」，但施賓兩人均無意回金邊掌政。當鄧小平去施哈諾的「政府」道賀時，施哈諾還看得開，與鄧小平貼面時，滿面笑容。賓努城府較深，了解來日大難，所以施哈諾笑得出，賓努卻一直愁容滿面。

高棉目前情況，還有一點值得懷疑，卽前副總理馬達克親王，現任總理龍波烈，龍諾元帥之弟龍儂，三人均在金邊未走，馬達克已無官守，要走早就可以走掉，他所以不走，也許感到棉共軍中有一部份是他的舊部，龍波烈隨龍諾元帥出國，到了印尼又回金邊，據說龍波烈在曼谷時，與棉共有所接觸，至於龍儂曾去訪問過莫斯科，也同赤柬軍有過接觸，這三人都被施哈諾缺席判處死刑，如果這三人被棉共殺害，其中就大有文章，施哈諾更不敢回金邊了。

民間功夫藝術團
特拜訪萬人協會

四月二十七日，中國文化協會一位負責人，來電萬協：「請轉知萬、曾二位會長，寶島來港的『民間功夫藝術團』，將於明日下午三時，前往貴會拜會。」二十八日下午三時，民間功夫藝術團，在董事長楊香，團長楊小萍率領下，一行二十多人，冒着傾盆大雨，來到萬協會所時，受到萬會長、曾副會長、洪益林主任、吳少雄執委及文書郭嚴芳等人熱烈歡迎，其間，由楊小萍團長代表民間功夫藝術團，贈送錦旗給「萬協」，由萬會長代表「萬協」接旗，在整個拜訪過程中，相談極歡。

馬兒遺作：「文醜

馬兒作古已將兩載，他生前搜集「文醜」資料至夥，可惜他沒有地盤，有好的資料也無從發表。他的好友某君，近見老萬爲文討伐這條變色蟲，告訴老萬馬兒生前寫了四篇有關「文醜」的稿子存放在他那裏，要是老萬用得着，他無條件奉贈。老萬讀後，覺得這四篇文章雖是兩年多前所寫，仍未失時效，因爲今天文醜又在文章中大露其醜態，幾年前的文章，今日讀之，文醜之醜惡，躍然紙上，特在「萬人雜誌」發表，以供讀者一粲。（萬人傑按）

文醜的政治態度

文醜靠攏不遂的故事，雖有孝子賢孫，百世而不能改，決不是牽強的口舌辯護，以及文字掩飾，所能爲之抹去的。但是，死雞撐飯蓋，卻要以「政治生活態度」之論，再次辯護與掩飾。現出了欲蓋彌彰的醜態。

實在，「政治生活態度」的題目，把六個字連在一起，雖不至於不通，也十分欠妥，應該省去「生活」兩字，簡單地說「政治態度」，或者改作「在政治生活中所採取的態度」，才算通妥。想不到南中第一文豪，措詞也成了問題。閒話休提，且看他不打自招其靠攏的理由。

他說他沒有黨籍，只能效忠於國，不須效忠於黨，這過去說他靠攏共產黨，反對國民黨，沒有什麼不對。靠攏不遂，經多時之鑽營，才得歸依於國民黨，也當然沒有什麼不對。不過，效忠共產黨及李副總統不得，轉而效忠於國民黨，如何效忠於國，至今未爲人知。他以不分明的姿身，似野花閒草般，東扯西拉，左右尋源，此一政治態度，可以自詡高明，因爲如此，假使將來有新黨出現，也可以蟬曳殘聲過別枝，投奔過去，也沒有什麼不對的。做了天主教徒，再轉而做耶穌門徒，似愛爾蘭的伯爾法斯特一樣，彼此大打一場，也無所謂。

接着他進一步坦白其過去的靠攏理由：「在二十二年前大陸變色之際，一些或是見事未眞，或者求是心切，或者必報仇，寧事戎狄的偏激偏狹觀念，而投向新朝的人。（原註，所謂靠攏。）假如他們不負有黨的義務，我們不應一律以投機失節相責的。」他如此替過去的靠攏者辯護，爲自己辯護，以爲卽是投機，也是似「陳平諸人一樣」，在漢興之時投劉邦，投好機而不是投壞機。可是，毛澤東非漢興而賊興之初，有好機而不要他投，做不了陳平諸人，才千辛萬苦投其另一好機，去做保羅，那是「求是心切」耶？「見事未眞」耶？抑「必報仇寧事戎狄」耶？他所求的什麼是，所見並不眞，不須計較，但靠攏等於事戎狄之共產黨，當然是要報國民黨之仇了。但國民黨人祝秀俠，也委他做校長，卽

「瞿然醒覺，幡然改圖，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自不失其智勇之舉。」如此云云，表示他自己不但是一個智者，而是智勇雙全的人。而事實呢？可惜靠攏不遂，其智太可憐，其勇也太可恥了。

於是，他再說：「改過是最大的智慧」，以孔子之言而自白「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故而人們皆知其醜之時，不知是眞還是假的說：「知過能改，是一宗幸事。」但文醜仁兄，你知道政治之錯過了麼？社會之過，似乎有未所知，還怙惡不悛的，日日含血噴人，此過能不能一齊改掉？

他又以爲「思想不是一成不變」，挎自己朝秦暮楚的行爲作辯護。且以保羅爲例，以爲他做了耶穌門徒，對耶穌建了功績。現在，他既以蔣總統爲耶穌了，自己似保羅般做了門徒，可以爲黨盡忠，進而爲國建功了。假如有人問我，文醜現在建了什麼功，我的答覆就是，現在對中共的宣傳，攻擊到了他自己，也無由招架與還兵。而將來要他下馬草露布，也不會值得共產仁兄之一盼，要建什麼功，實在無法希望。因爲現在，他只能見過蔣總統之後，雞毛當令箭的，對非共反共人士罵到無可再罵，轉而大罵淚盆歌后姚蘇蓉來建功不打緊，要「西湖歌舞幾時休」的社論，說台灣當局是美國一匹恭順小狗，向蔣總統領導的當局放亂箭，如此的建功，當局頒予勳章，我不在其位，無法決定。但有以冷眼來看上穀祠內的英雄，如何威風下去而已。阿們！

貨取與標賣

被文壇公認爲文醜的傖夫，時時要作正人君子之言，以掩飾其過去卑污苟賤之行。最近，又借孟子「焉有君子而又可以貨取乎」之言外，且借了無可對證的死人林某與葛某之名，以證其不可貨取，以示其人品之高。

我在茶座中與朋友談及，某君莞爾而笑曰：「君子不可以貨取的，但作爲小人的文醜，過去時時插標自賣。須知標賣比之貨取，其人更賤，其品更低。他又引人到無求品自高的話來作喻，我以爲應該改爲人到苟圖品更低才是。」

不錯，文醜初賣於陳銘樞，在奔附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得辦了一個大眾報，大罵蔣××，大捧毛主席。共軍南下之前，以秧歌秧舞爲標，插賣於共黨。但共黨仁兄，做了有北，投之不受。他又抽了馬兒文章，賣於程思遠，卽宣誓擁護李副總統。到了最後，自我製造機會以從頁了，才改呼蔣總統而罵毛賊公，捧總統爲耶穌，要與陶希聖爭席做保羅。這是玩世不恭，這是桀驁不遜麼？在和他打過交道者的口中，知道他的過去與現在的行爲，不妨抄他說的話來做批評：「是被剝奪了做人的條件，和畜牲沒有分別。」

再者，他說民二十辦報，與西南政府站在相反地位，到了廣州，知道關某借他的名取津貼，受林直勉譴責，歸來公開揭發。但據我聞，他

至於「孟子有君子不可以貨取乎之說，我則讀之曰：『文醜無時而不以標賣也』。」

南中第一人之失

文醜爲其生平而作誇曰：「只是非其義也，一芥不以取諸人，自問實實在在做到。」朋友在報上見到之後，爲之失笑曰：「此君行爲，過去所聞，都是非其義也，因爲和他打過交道的人，無不怕鬼神而遠之，有其義者，竟如是耶？」不錯，他自我標榜桂林三傑之兩傑，李焰生和祝秀俠，都恨之刺骨，何復義之可言。

某君續曰：「他所謂一芥不取，不必再引馬兒文章，說他在自然日報，如何向經理唐某索取爲老婆買手錶。以及抽了馬兒「斜陽又晚的李宗仁」一文，向程思遠取了六千元的事。且就我所知，他也領了當局五萬元，在香港辦了一個報攤找不到的期刊以報銷。共軍南下之時，宣揚不取民間一針一線，但到了之後，民間都在謀財害命政策下，幸而不死者，也掃地出門。文醜之一芥不取，可謂淵源有自了。文醜因爲力圖靠攏，對共黨伎倆，當有所知，借來一用，很是不錯的。

他所炫耀的長寫長有，不過自捅其標，以過其自賣之生活而已。我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了。想不到，他爲了淚盈歌后，作了「西湖歌舞幾時休」的社論，以及對當局作美國守門狗之罵，向台灣當局，放了冷箭。」

題

啊！想不到，南中第一人，也有此失。

高名與臭名

文醜眞的不怕人齒冷，曾借李焰生與祝秀俠之名而自高，現在居然說李、祝借他的光。我想，稍知文化而至政治情況的人，都知道祝、李之高名如何，文醜之臭名如何。

祝、李之高名，知者甚多，不必再說。而文醜之臭名，早已昭彰，誰要借之而自污，做其逐臭之夫？一個日日造謠作誹的市井文人，卻竊取正人君子之言，欺人而欺己。但由台灣歸來的朋友告訴我，祝秀俠對他說：「我有權力，必將手刃之。」而馬兒壓，更恨之入骨了。

他借了人之高名，反而自畫自讚，說他人借其臭名。鄭板橋自謂難得糊塗，文醜眞的是難得無恥了。詩曰：「人而無恥，胡不遄死。」老而不死的文醜，且看他如何死也。

他說對於自畫自讚，或者自相標榜的作法，認爲有知者，將嗤之於鼻。但我知道，他自畫自讚，日日在報上見到，互相標榜者，送高帽的一個某畫家之外，並無其人。而嗤之於鼻的，文化文藝人士，逢到都是。高名之不可苟得乎，臭名卻有苟得了。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小人想在世要把名自稱的，但因名已臭，卻日日自洗之，不亦心勞而日拙乎？

井崗山與九宮山

方劍雲

正當世界許多短視政客一致看好毛幫政權，一小撮「墮子」正大嚷「祖國形勢大好」之時，身坐第二把交椅，參與所有機密的周恩來居然有再上井崗山的打算，可能會使親毛的政客，捧毛的「墮子」吃一大驚。

但在我輩自由人士看來，此實爲必然結果，時間也決不在遠，如果周恩來估計毛幫政權還有十年壽命，周恩來也決不作上井崗山的打算，因爲周恩來已經七十八歲，又經常住醫院，他自己也不敢想還有十年的生命，所以周恩來的估計可能與區區差不多，毛幫政權壽命不會超過五年。

不過，周恩來準備再上井崗山，也決不是他個人的意見，一定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但歷史自有其一定規律，毛澤東無論如何不信邪，終究不能改變歷史的規律。翻開歷史看，一個正統朝代受到了外族侵凌，或盜賊僭竊，不得已而遷都的，多能光復舊物，如唐肅宗平安史之亂，唐僖宗平黃巢之亂，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最不濟的也能保持半壁山河，如東周，東晉及南朝，南宋皆是。但盜賊僭僞政權只要一敗便無下梢，有史以來的「四大盜」，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到毛澤東，前三者都曾經稱王稱帝，李自成且同毛澤東一樣，打進北京（當時名北京）稱孤道寡，但三大盜結果大體相同，都是及身而敗，但最後一刻的遭遇卻有異，黃巢是逃在虎狼谷眼見前後皆敵，無路可逃，只可把頭交給其甥林言，作爲立功贖罪的禮物。張獻忠離開四川時，因爲要殺盡川人，終爲其手下川籍頭目劉進忠引清肅親王豪格所射死。最妙的是李自成，自北京退出後，屢戰屢敗，向南方奔逃，行到湖北通城九宮山，大股屯在山下，李自成自去山上閒逛，在廟內爲鄉民用鋤頭砍死。

三大盜死法很值得毛澤東借鏡，如果毛澤東將來不被江青謀害，則上面三條路必然有一條是毛澤東道路。

所以無論如何說，毛澤東皆沒有機會再上井崗山，因爲他今天同黃、張、李尙有不同處，即毛澤東本身並無兵，一旦國民起義，王師西征，內外兩股洪流一滙合，所有軍事大頭目一定如黃巢手下的尙讓、朱溫，張獻忠手下的李定國、孫可望。李自成手下的高傑、李錦紛紛反正，棄暗投明，沒有誰同毛澤東走的，毛澤東眞去了井崗山，井崗山村民一看瘟神又來了，也會向九宮山的村民「學習」，舉起了鐮刀鋤頭，砍向毛澤東。所以毛澤東眞要打算去井崗山，就不如學陳公博乾脆投案還好一些。

噫！長樂老！

王生

在政治局面混亂的時代，總會出現一些看似不倒翁的「大人物」，這類「大人物」當然並非陋拙粗魯如在下，亦決非販夫屠狗之輩，而是生有幾分聰明，亦在學問上下過多少功夫，因而自信力亦甚足，雖未致自許爲眞命天子降世，然亦以爲天降「大任」於斯人，其必身繫天下安危，豈止非池中物，簡直如不在位謀政，則蒼生塗炭，百姓芻狗焉。是故，這類「態度嚴肅」的「國事論者」，既然身繫天下之「大任」，乃可放言高論什麼「國是論者」是站在人民利益立場說話；忠於國家不一定忠於政權；忠於政權不一定忠於執政者云云。以這種謬論作爲他們在任何政權下都要不惜一切方法當其「國事論者」，「爲人民謀福利」，作「不倒翁」的「邏輯根據」。

在唐末五代時就有這麼一位「幸運」的「國是論者」，名叫馮道，少時「好學善文」，在唐末軍閥割據大混亂時，他替軍閥劉守光打工，守光敗，轉事另一軍閥張承業，承業荐之沙陀人李克用，朱溫篡唐建後梁，開啓五代之局，後梁又被克用子存勗所篡稱後唐，莊宗即位，升他爲戶部侍郎（副部長之官），明宗即位，拜端明殿學士（等於宰相）。石敬塘藉遼之力滅後唐，這位「站於人民福利立場」的「國事論者」馮道，以宰相之位帶領百官對石敬塘歌功頌德，獲任司徒（宰相），並獲封燕國公。在石敬塘藉遼（契丹）之力奪取政權時，除了以割燕雲十六州爲酬謝外，並奉遼主爲父，自稱「兒皇帝」，但他的兒子苻出帝位，卻恥於對遼稱父，遼主耶律德光一怒之下，乃起兵攻入首都，把晉出帝捉去。這時，馮道又帶領了官員替耶律德光站班，奴顏卑詞，獲老番耶律德光歡心，以爲大傅（亦相位也）。但耶律德光覺得中原不易治，還兵北去，後漢劉知遠立，馮道又「起義」「回歸」，獲任太師。郭威滅後漢立後周，馮道照例「認同」，郭威雖仍然給他一個太師兼中書令（亦宰相之位）的官職，但卻鄙其爲人而未加以大用。計馮道此人，歷事五朝十君，在相位二十餘年，視喪君亡國毫不介意，自號「長樂老」！可謂自認爲天降「大任」於己，「只站於人民利益」，「忠於國家不一定忠於政權，忠於政權不一定忠於執政者」的「國是論者」的典型了。猗歟！盛哉！後世論史者無不以其作爲寡廉鮮恥之代表，雖爲政治上之不倒翁「長樂老」，以此「立場」所論「國是」何取焉？

南中國有一豆皮佬，少時亦「善學好文」，因而同樣自以爲天必將降「大任」於斯人，可惜雖然放言「國是」，迄未獲賞識，早年際遇，遜馮道多矣。「一二八」後，一羣無聊的政治垃圾輩，在福建聯合共黨搞「中華共和國」，此「南中一豆皮」乃趕往站班，大談「國是」，以爲「大任」即至矣。可惜閩變迅速平定，政治垃圾等到香港來，亦有一報由豆皮佬主持，言論乖張，更難有官做矣。抗戰期間，豆皮佬跑到延安去讀三個月畢業之「抗戰建國大學」，先向共黨掛個號，以爲日後的政治資本，卻並不留在紅區「革命」。抗戰勝利，豆皮佬撈到個「師範學校校長」之職，在廣州「解放」前夕，豆皮佬發動手下的細路「起義迎親人」，後來自己卻跑到香港來，以「抗大出身」的「新貴」姿態在左報「容我說幾句話」，但撈不到什麼油水。大陸「天亮了」，但「港人的眼睛是雪亮」，看清一切，觀感大變。豆皮佬見風勢不對頭，當時，有位李姓老友介紹他在自己任職的報館寫稿以照顧他的潦倒生活，此公擠身進去後，卻向這位老友兜腳踢去，諸多辱罵，可能想在寫稿之外，更取老友之位代之。此報立場嚴正，素爲國府所重視，豆皮佬亦隨而「立場嚴正」，大賣氣力。國府在台灣立穩腳跟而且大放光芒，爲自由世界刮目相看，豆皮佬連忙跑到台北找當局大談「國事」，國府因重視這家立場嚴正的報紙而愛屋及烏，對之優禮有加，撥予經費辦「七七評論」刊物（全港報攤難買到的），荷包麥克麥克，豆皮佬躊躇滿意，好不開心，自以爲數英雄人物，南中除自己一人外還有何人？得意忘形，態度囂張，被這家報館炒了魷魚，迫而轉移地盤繼續當其「國事論者」。

豆皮佬年紀雖大，名利慾仍強，某次到台北向當局談論「國是」，作其權威狀說這人如何如何欠妥，那位怎樣怎樣不佳，妄圖干預國府人事任用，亦順手回港援個「社長」印把子。不意言多必失，使當局看清此麻孑不過滾友一名，印把子當然拿不到，而且對其「國是」言論亦不再重視。語云：「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公自此滿肚囉嗦，雖然仍然每月伸手拿錢，卻又預爲後路。湊巧年來毛共國際行情報漲，此時不送秋波更待何時？豆皮佬言論之「有骨」，非無意也。觀此，長樂老馮道九泉有知，見此「南中一豆皮」，亦可「鬼懷大慰」，嘆一句「吾道不孤」焉！

在下搬出大段故事，並非與豆皮佬有何恩怨，乃因看不過眼，激於義憤而想向其討教幾招。在下並非吃文字飯之人，但素來服膺我國傳統「士先器識而後文章」之義。文人應先立品，然後方能在文章上對人有說服力，方能談得上功業。「長樂老」馮道在後唐任宰相時倡刻儒家典籍，按理於世有益，但後世史家並不功之或以是稍改對其鄙觀。現在的「長樂老」以其「輝煌」之履歷，而竟恬不知恥，自以爲是唯一的「國是論者」，請問：「態度嚴肅」、「忠貞」如何談起？猗歟盛矣云乎哉！

或曰：天道無常，識時務者爲俊傑，「國是論者」爲民眾利益，應不泥守法度，通達權變，而免迂儒之轍，否則於己既不利，對人亦無大益，一旦有變，悲劇成矣！且容在下再引兩個事例：

一、三國時諸葛孔明首次出岐山伐魏，連下三成，魏主曹叡以曹眞爲都督，派了一個二十多歲而

「通達權變」的「國是論者」王朗爲軍師協助之。率兵拒蜀，到軍前，王朗喊孔明出陣對話，要以「忠於人民」，「態度嚴肅」的「國是論」折服孔明。王朗大叫曰：「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曩自桓靈以來，黃巾倡亂，天下爭衡，降而至初平建安之歲，董卓造逆，傕（李傕）汜（郭汜）繼虐，徐郡（山東）盜賊蜂起，奸雄鷹揚，社稷有纍卵之危，生靈有倒懸之急。我太祖武皇帝（指曹操），掃清六合，席捲八荒；萬姓傾心，曰六仰德。非僅以權勢取之，實天命所歸也。世祖文帝（曹丕），聖神文武，以膺大統，應天合人，法堯禪舜（迫漢獻帝讓位），處中國以治萬邦，豈非天心人意乎？今公（指孔明）蘊大才，抱大器，欲自比於管（仲）樂（毅），何乃強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豈不聞古人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帶甲百萬，良將千員。諒腐草之螢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禮來降，不失封侯之位，國安民樂，豈不美哉？」這一番「國是論」，可謂「忠於人民利益」，態度夠嗮「嚴肅」矣！豆皮佬的「國是論」且無此氣概焉！不意孔明在車上大笑曰：「吾以爲漢朝大老元臣（王朗於未「起義」「認同」曹魏之前，當過幾十年地方主官），必有高論，豈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諸軍靜聽：昔日桓靈之世，漢統凌替，宦官釀禍，國亂歲兇，四方擾攘，黃巾倡亂，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遷刦漢帝，殘暴生靈。因廟堂之上，朽木爲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朝，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以致社稷墟丘，蒼生塗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東海之濱，初舉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輔國，安漢興劉，何期反助逆賊，同謀篡位，罪惡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願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絕炎漢，昭烈皇帝繼統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興師討賊。汝既爲諂諛之臣，只可潛身縮首，苟圖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稱天數耶？皓首匹夫，蒼髯老賊，汝即日將歸九泉之上，何面目見二十四帝耶？」王朝聽罷，氣滿胸膛，大叫一聲，撞死於馬下。王朗在孫策定江東時任太守，孫向其召降未果。後投曹操，不過一易其主，當時身居「司徒」相位在一罵之下尚知羞恥而氣死。今三四其德之「國事論者」斯更爲下矣，竟尚喋喋自以爲「忠於國民」、「態度嚴肅」，呸，觀孔明之言，有何感想？二、上面所舉馮道，王朗都是實際之掌政者，猶知政之爲物。但現代有些「國事論者」則並無實際掌政經驗，只知放言高論，胡說八道。撇開三日其德，立場屢易之點，只就他們所「論」就大有商榷之處。紙上談兵，空中樓閣誰都會亂吹一頓，但如果眞正讓他們參予政事，笑話即會出現。若輩還有一個幻想：向老共獻殷勤，亦「保身」之道也。這裏是一個活例：南越的「大隻明」，一向站於反政府立場，大談「國是」，亦大向越共送秋波。及至眞正由他當上總統，僅做了兩天便舉半壁富庶江山向越共無條件投降。越共並不以此爲他的功勞。美聯社曼谷電訊：越共廣播「大隻明」的投降可憐相：「當越共進入西貢時，楊文明與總理武文牡正在總統府會客室低聲談話，等待越共代表到達。當一名越共代表到達時，楊文明對他說：「我正等你，移交政權。」越共代表則告訴楊文明：「你已無任何權力可以移交。你所能作的便是立刻無條件投降。」楊聽後，悲傷地低下頭凝視地板。其後被越共押出，一直不敢抬頭。當晚大隻明原定的晚餐是蟹肉伊麵，但越共只給以戰時軍糧的飯糰，嘿！恩春田、豆皮佬之輩！看看這一幕罷！投機只不過是「自我安慰」吧！又何苦來由哉？不要喋喋不休胡說囈語替自己臉上貼金了，爲今之計，還是聽從孔明之語：「潛身縮首，苟圖衣食」，掛上口水肩作其「長樂老」罷！善哉，阿門！

我對田雪在快報發表的「廿五年的囘顧與前瞻」社論的憤激

諸葛曼最近讀了「萬人雜誌」總第三九二，新九五期第二十六頁萬人傑的「把中華民國一筆勾銷？」一篇文章後，更細讀主筆田雪在去年十月一日在「快報」發表的「二十五年的回顧與前瞻」社論，心頭又撩起我的憤怒！因爲去年「十一」那天，我已看過那篇「文章」，越看越激動，曾打過電話到快報編輯部詢問，爲何掛上「中華民國」年號的快報社論，也容許發表這樣「爲敵人張目」、「打擊自己」的怪文，因爲這篇「社論」和報上中華民國紀年的立場違背，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手法，使主筆的用心得售，能使讀者模糊，對「中華民國」失望。相反的，則培植了和企圖欺騙讀者上當，作者就達到打擊、分化反共勢力，收到了「統戰」的效果，這是共產黨最歡迎的一套。事實逃不開明辨的忠貞讀者的眼睛，因此，許多人讀了那篇「社論」，內心對主筆田雪咸抱了敵視的心理。同時，更埋怨快報老板爲何一張有「中華民國」年號的大報，竟容許田雪擔任主筆，容許他侵入「反共的陣線」，發出與立場相反的社論！

萬人傑對該「社論」內容的分析是正大光明的，十分正確。以田雪的「社論」內容措詞，句句抬高「人民政府」，打擊「中華民國」，其目的在瓦解擁護中華民國的同胞反共鬭志，增加他們的絕望，由絕望而「恐共」，這是一個陰險技巧的統戰手法。也許他是一個糊塗蟲，被共產黨收買的分子，否則身爲高級的知識分子，又是老新聞界，那會不明白大是大非的？一個立場鮮明，忠貞反共的文化鬭士，在文字上的表達，絕不能掩飾，眞就是眞，假的反共投機分子，便是持田雪這種人的理論。中國人民遭殃，便是這種人自以爲是的罪過。但，結果雖可投機一時，終逃不了共黨對這種人決心消滅的最後命運。願此種人回頭是岸，保存名節，以免遭受千秋唾駡爲好。

諸葛曼

評「野孩子」與「海狼號喋血記」

林巽

「野孩子」據說是杜魯福根據一則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發生在法國森林中的眞實故事改編的，一隊獵人，在打獵捕獲了一個年約十一、二歲，行動如狼的野孩子，這孩子先被解到農村，被農民作爲戲弄對象，後來又將他送到巴黎的聾啞學院，當作活標本展覽，最後因爲有一好心的醫生伺艾達博士對這孩子發生興趣，便將它帶回家中並藉女管家的偉大母性，漸漸對這狼孩子教育起來。整齣電影的大部份，一方面是通過一個醫學專家的耐心，給野孩子種種訓練，由知識的測驗到道德觀念的測驗，另一方面是通過女管家的母性的愛，使野孩子漸漸擺脫孤獨的性格，習慣對別人有興趣，建立起對別人有信心與依賴及互相融洽的性格來。

電影中有一段，醫生病了，不能與野孩子去散步，野孩子負氣逃回森林去，但他已不能像過去那樣應付森林中的生活，最後自動走回到醫生家中去。

杜魯福的作品，都有一個特色，不論思想或從文化社會眞實材料構思出來的故事，都喜愛給觀眾一個陌生面貌的感覺，這不但是他與別人之間的作品有如此巨大分別，連他自己的

「海」片故事，寫舊金山附近海上，發生撞船慘劇，青年富家子作家范韋頓被一艘遠洋漁船水手救上船上，范韋頓願出一千元代價，求船長賴森送他上岸。但賴森爲了要趕赴北海捕海豹，沒有答應范韋頓的要求，並強迫他留在船上工作，因爲剛有一船員喝醉致死。他沒有選擇權利，只得被毆打恫嚇下屈從了。

范韋頓漸漸發現賴森這個船長，不但暴戾而且非常狡猾，船員中有他的線人向他打小報告，常常利用船員與船員之間的磨擦，將最孤立的拿來作虐待對象，從來不論船員要求什麼，他必定打擊提出要求者，將船員泡製成只知服從他，不容許有是非觀念的人。

故事發展到下段，兩個船員禁不住虐待，偷了一條小船逃走，船長下令追回小船，但知道暴風將起，便樂得讓兩個船員去送死。就在這時，海狼號船員救起另一條船的五個沉船遇難者，同樣迫五人做船員，被救起的人中有一女子，是文化界人，范韋頓爲了這份情感，冒險偕女子偷一艘小船逃走，中途遇風，女同伴被溺死，他給另一艘船救起。

[illegible]經過這次驚險歷程後，竟

格不同的電影，似乎都有隱含一種東西，前者是從弱肉強食的自然鬭爭中回服到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懷的懷抱裏，後者是從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懷的文明社會，走進象徵冷酷無情的海洋上，賴森船長，正是遭受長期與支配船員及面對冷酷無情的海洋，使他的人性迷失了。他的最後，只是一頭有人的知識及人的控制與自然技巧的野獸。

在電影藝術技巧上，藝術性與非藝術性的界線，並不是從情節的轉變上突出來，而是從人的氣質的轉變上突出來，沒有包含這一點，就沒有藝術內涵可言。



強者的另一型

霍雲霄

甲君在五年前，曾經是一家工廠的老板，後來工廠關門了，自己又接着做了股票的大閙蟹，現在兩夫婦的房子還得將一部份分租給人，家中再也用不着傭人了，太太每天親自上街買菜，親自做家務，兩口子沒有兒女，已經六十歲人了。認識甲君的人都說他倆夫妻是大好人。因爲他們知道甲君在得意的日子曾經幫助過不少人，給他幫助的人有些已發跡了。對於甲君的失敗，幫助過他的人都敏感他會向他們討人情債，所以都自動疏遠他。在一次小宴會上，有人暗中打賭想激甲君發牢騷，因爲甲君是一個健談的人，他們[illegible]

難免有滿肚子永遠發不完的牢騷，因爲他有財有勢時，自然有不少人巴結過他，依靠過他，雖然他也明白，在那個日子裏來巴結他的人，並不是品質如何高尚的料子，但偏偏他自己太喜歡別人奉承，那是他的弱點，但當他失敗後，那麼多人被他背後大罵反背，他有時想來會覺得可笑，但爲了找個對象發洩一下也是好的。

在此時此地，交朋友並不一定難，尤其是交假朋友比眞朋友容易，有財富地位的人，只要他一生沒有跌倒過，在他眼中，假朋友與眞朋友並沒有大分別。只有倒下的人才有另一種[illegible]

的導演的作品也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表現。如：「獅子與我」、「流氓學生」、「桃李滿門」等，都可以列入共同內涵模式的作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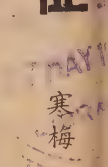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少歐洲新一輩導演，都受到沙特、卡繆等影響，着重表現現代人的失落。甚至對愛心的懷疑，杜魯福同樣表現人與人之間的迷失，但他仍然棄不掉三件文化傳統的精神武器：信心、愛心、希望。這是杜魯福與一般獨沽一味迷失觀念的大師有所不同的地方。

「海狼號喋血記」在電影中，編導的影子並不重要，它可說是僅忠實地將傑克倫敦原著的「海狼」搬上銀幕而已。如果我們不理解小說背後的原著人，也不會理解「海」片中的青年作家范韋頓與海狼號的賴森船長。賴森船長的精神面貌，如果將他抽象化來看，可與人類史上的暴君型人物有共通的精神。青年作家范韋頓的生命中，卻有一部份是傑克倫敦自己的影子。

傑克倫敦只在人世活了四十年，童年過着最貧窮艱苦的生活，在漁區常常靠竊盜維生，後來做了漁類巡查隊員，十七歲做了海員，走遍太平洋與北冰洋。由於他的辛勤自學，二十一歲成爲戰地記者，於是將童年的經歷寫成小說，他成名後雖然坦白承認他寫作是爲了錢，但從他的作品中，不難發現一個傑克倫敦的文學風格，就是如何將一個平常的人，因爲自私與幻想作祟，變成性情乖戾的人，這個人在正常社會中被孤立之後，漸漸變成不擇手段傷害別人及控制別人的怪物。「海」片中的賴森船長，就是這類典型。

雄獅怒吼賦長征

寒梅



勝利那年的九月，我和幾位同學在一次車禍中受傷，住了三個禮拜的醫院。聽說青年遠征軍二〇七師待命開赴山海關外，參加接收東北，傷愈歸隊，就轉入二〇七師的行列。

二〇七師駐在昆明曲靖大營房。這時已開始實施預備軍官的教育，訓練特別的認眞，要求非常的嚴格，因爲接收東北是一項戰鬥的任務。

二〇七師師長羅友倫將軍，時年四十歲，是一位傑出的粵籍將領，文武兼備，向有儒將之稱，統御領導有方，深受全師官兵的敬愛。全師幹部多來自遠征軍的精英，素質優異，官兵一體，如手如足，親愛精誠，是一個榮譽第一的革命大家庭。

二〇七師是最新的美式裝備，同學們百分之八十是來自陝西，百分之二十是西南各省籍，平均年齡只有二十歲左右，這一支新裝備的青年勁旅，軍容儀表不凡，戰鬬力強，紀律嚴明，軍譽遠播。

出發東北的命令，果然在期望中下達了，全師官兵莫不歡欣若狂！

師長羅友倫將軍，以全師部隊由靖曲出發，要經貴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南京、上海，水陸兼程，然後在上海乘坐軍艦到秦皇島登陸，一萬數千里的長途行軍，要和千千萬萬的同胞見面，是青年軍軍譽一次重大的考驗，爲了保持良好的軍譽，大部份行軍的計劃，擬訂得特別的週詳。

師長除了指示政工人員加強宣導的工作外，還選了三個連加以特別的訓練，擔任沿途的「憲兵」任務，自我糾察部隊的紀律。行軍車隊梯次的編組，前哨後衛警戒的佈署，都化了不少的腦汁和心血。

爲了溝通全師官兵對那次長途行軍的觀念，提高每一個人的警覺，在教唱行軍進行曲的同時，師部特別編撰了一支「雄獅進行曲」、「雄獅」是二〇七師的代號。還記得「雄獅進行曲」有幾句歌詞是這樣的：「山一程，水一程，雄獅怒吼賦長征……風沙萬里行……留心着白晝，警戒着黃昏……」雄壯而激昂，歌聲到處，各地民眾對青年軍雄獅部隊，莫不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印象。

出發前夕，有關沿途行軍的注意事項，對待老百姓的禮貌，駐營前後的紀律，曾經過再三的示範和演習，師長要求全師官兵，一定要做到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而且行軍到處，還要適時展開愛民運動，讓所有見過雄獅部隊的民眾都這樣稱讚說：青年軍眞不愧是領袖的子弟兵！

的情感已經不只是情感，已經凝固成一種不變的情操感了。

記得有一次在影棚裏聽到一對男女影星開玩笑，女影星問：如果我現在死了，你怎麼樣？男影星說送你一個三十元的花圈。女影星又問：那麼五年後我死了你怎麼樣？男影星說：一個十元的花圈。女影星又問：二十年後我死了又如何？男影星說：如果還有一份心情，可以搭個名字在別人花圈下欵中，沒有興趣，就免了。女影星哈哈笑道：你還算得是有良心的人。如果我是你，過了三年什麼都免了。要是你現在死，我也是搭個名字在別人下欵算了。男星幽默地問：那麼你屆時還爭不爭排名。問得女星大發嬌怒。由此可見，沒有情操感的情感就是這麼回事。

回頭再說那位甲君，我以爲他不發牢騷，只是因爲他在失敗了還有自己一套失敗的計劃，事實上多少發牢騷的人，都來源於求人被拒的打擊，這才是最可憐的一型。因爲求人被拒之後，發了牢騷，你自己的問題一樣沒法解決，只有活得更痛苦。做人能有條件失敗而不必求人，就是自己平時加倍謹慎，在進可攻時，也具備退可守的實力，這種人才算是眞正的強者。一個眞正的強者在打仗時，絕對會先作最壞打算，爲失敗後留下一個可以反攻的基地，然後可以休養生息從頭來過。很少可能全軍覆沒，成爲俘虜。至於一個大老板，看看失敗已成定局，他會計算如何收拾殘局，留一份餘力渡其餘生，或者利用那餘暇時間，慢慢自我檢討作重振聲威的打算。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不一定是理想的人生。

認識中國

「十大硬漢」尾聲近了

柳以青

關於「十大硬漢」的情形，我分別寫了兩篇。本來，想等待事情有了演變之後再寫。可是，根據這一兩天的報章消息，似乎又有些實情透露了出來。因此，這篇再談論一下吧！

「談話」中所洩露的消息

本月六日左派報章刊出了「董其武、杜聿明等」的談話，是在指責國府當「阻撓」「十大硬漢」赴台的「長途電話」。

原來這些談話，是發表在「港澳愛國新聞界參觀團於五月五日下午在首都政協禮堂和國民黨起義將領，獲特赦釋放的前國民黨軍政人員舉行座談」會中的。

根據這報導中所提及的參加人員，有「人大常委會委員、原國民黨起義將領董其武，前國民黨軍政人員侯鏡如、李俊龍、鄭洞國、覃異之、杜聿明、宋希濂、杜建時、鄭庭笈以及最近獲得特赦釋放的黃維、文強等。」

可是，刊出的談話內容只包括了董其武、杜聿明、侯鏡如、鄭庭笈和李俊龍五人。

我們試着分析一下這些人士，對「十大硬漢」的情形的所知道、所了解以及所給予的意見。

董其武所表達的「令人失望，令人憤慨」的意見是，引用了「難怪港澳和各地人士及輿論紛紛評論說：這『使一般人鳴不平，使國民黨人士寒心！』」因此，就說：「我認為之寒心的，豈只是在港澳的國民黨人士？現在，在台灣仍為蔣幫賣命的人們，看到他們的主子如此絕情對待他們的舊同僚，豈能不更為之寒心嗎？」

董其武勸國民黨人「寒心」，這是不了解具體情況所致，這也難怪他，因為，從這報導中知道：董其武之所以大談「寒心」的理論根據，不是由衷之言，而是由於「港澳和各地人士及輿論的紛紛評論」中所提出的「寒心」而已。因此，我所「寒心」的，不僅是為了董其武，因為對他還可以有「原諒」的地方，對「十大硬漢」的情形所知卻是不多。而是「輿論紛紛評論」的「寒心」的自說自話。

相信這「寒心」的宣傳潮流，永遠不會發生絲毫效力的。反而會使國民黨人士更加團結，更加「熱心」呢！我可以這麼說：在現在所謂的「寒心」論調

，恐怕早已過時了，在過時的宣傳中，所發生的宣傳效果，只是反面的，「使人憤慨」的而已。

其次，是杜聿明的談話。

中共不知道怎樣，總是很「看重」杜聿明。也許他還有一位「馳名國際的科學家」的親戚的緣故吧！不過，拿他來談論「十大硬漢」是最不適當的。因為這會使讀到的人產生強烈和鮮明的對比。

也就是因此，他就以「敗軍之將」，來誣衊「蔣介石、高元魁、賴名湯等」了。大概他恐怕以之為自己的「敗軍之將」的名譽來解脫了。他的這一描述，十足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內心與作風。不過，這也是無可奈何的，因為據張春橋說：大陸現在吹的是「資產風」呢！

不過，其中有一句，值得我們玩味的稱呼，那便是杜聿明在大陸公然地鼓吹「一中一台」呢！因為他說：「台灣偽『總統』嚴家淦一登上『寶座』，就大放厥詞……」。這「台灣偽總統」是我第一次從大陸的人士的口中聽到的。

台灣沒有「台灣總統」，更沒有「台灣偽總統」；台灣有的是中華民國總統，又可以說是中國總統，如果把偏安台灣的國民政府的總統說成「台灣總統」或「台灣偽總統」的話，小心觸犯了全體中國人的眾怒。

因此，我在懷疑：是杜聿明有心說的呢？還是有人授意說的？而這左派記者的「長途電話」中，是記者的引述的錯誤呢？還是左報編者修正錯誤，我在此，卻希望能夠得到「澄清」，否則的話，為我這海外的讀者，就產生了很大的疑竇了，同時，也就可以看出誰在「賣國」了。難道「敗軍之將」還要成為「賣國之卒」嗎？

侯鏡如的談話中，有幾句我倒很感興趣。他似乎代表了「人民政府」來解釋說：這「十大硬漢」中，「人民政府根本沒有交給他們任何任務」，因此，「為什麼不允許他們解甲歸田，探親訪友？為什麼硬要他們表明什麼政治立場呢？」

從侯鏡如的這段話中，似乎他是最「神通廣大」的，既然知道「人民政府」「根本沒有」交給他們「任何」「任何」；同時，台灣當局也就不需要讓他們「表明什麼政治立場」了。

但是，侯鏡如卻忘記了，他們在被釋之後，曾經公開的「表明過」「政治

該對前幾個月所表明的「政治立場」，有一個明確再交代才是。

這方面有兩個途徑：一是表明以前以王維爲首的「代表全部被釋人員」的「效忠」是出自自己的意願，於是，也願憑這一「政治立場」前赴台灣探親訪友」；一是表明以前以黃維爲首的「代表全部被釋人員」所做的「效忠」，是不自願的，或是被人安排好的，那麼，只憑了這一「聲明」，再申請赴台，爲了探親訪友。否則的話，「政治立場」在大陸剛剛表明了「效忠」，現在又要赴台，很容易使人誤會爲了到台灣去「效忠」——「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

相信侯鏡如也會同意我的話。不過，侯鏡如在談話的最後稱：台灣當局阻撓「十大硬漢」的赴台，是「心虛膽怯，害怕眞理」；「更加風雨飄搖，朝不保夕，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等論斷，那恐怕念「口頭禪」之嫌。然而，其中一詞，卻使我很感興趣，那便是侯鏡如所說的「害怕眞理」了。

什麼是侯鏡如所說的「眞理」呢？侯鏡如沒有解釋，恐怕也不能或不會或不敢解釋。相信，什麼是眞理還是留給生活在自由社會中的人士來解釋吧！

鄭庭笈和李俊龍的談話，鄭氏的談「乏善可陳」，就此省畧，可是，李俊龍的談話，卻是很有意味的，現在抄出來請讀者們一齊「欣賞」。

李俊龍說：「我以前是國民黨中央委員和高級軍政人員，並於一九四九年參加了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根據我廿六年來在新中國的工作和生活的經驗，深知中國共產黨向來光明正大，不搞陰謀詭計，政策表裏如一，說話算數。」

就我的了解和體驗，我試着分析一下李俊龍的這幾句話。

一是「廿六年來在新中國的工作和生活經驗，深知中國共產黨」——我們不要忘記了他說他是「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員」，在廿六年前時的「談判」，怎麼會「一去不返」的不談判而「一面倒了下來」過了廿六年來的工作和生活」呢？

二是，在這一段話中，李俊龍用了很技巧但很有重點的字句：一是「深知」，二是「向來」，三是「正大」；四是「不搞」，五是「如一」；六是「算數」。值得細細玩味。

三是徵諸廿多年來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下的政策，說辭和行動來說：又那裏是「光明正大」呢？又那裏不是「陰謀詭計」呢？又那裏是「表裏如一」呢？又那裏是「說話算數」呢！具體的例子大家已耳熟能詳，我在此就不舉出。

西洋小說式的「重聚」

在五月八日的左派報章上，列出了一篇「中國新聞社廣州電」，報導「特赦人員李子亮在廣州，與居港妻子團聚談感受」的文章。

這篇報導的文章稱：「當我們重逢後第一次共聚晚餐時，她含着眼淚對我說：『子亮，我們不是在做夢吧！』我說，『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同時，在他們分離的時候，報導稱：

「她激動地說：『我眞想不到一個特赦釋放人員的家屬，還會受到這樣禮遇，眞教我畢生難忘。』李子亮說，我妻子臨別時，她高興地說：『以後我還要帶領兒孫來看望你。』」

當然，這篇報導是應景的文章，意思是可以反映中共在釋放戰俘後，對戰俘的工作與生活的安排是多麼的好。藉此以反應「十大硬漢」在香港所遭遇的情形。因此，在這篇報導的結尾，就得有以下的一段說：

「在人民政府的關懷下，我在廣州和妻子幸福團聚，但是與我一起獲赦釋放的十名回台探親訪友的特赦人員，卻由台灣當局的諸多刁難，已經二十多天仍未能與家人團聚。他氣憤的說，過去，我們爲國民黨賣命半生，如今台灣當局卻對他們回台灣與家人團聚的願望百般刁難，眞是無理至極。」

不過，我們現在回看上面所報導的李文亮及其妻子的會見情節，或許會有一些發現。

一、假如濶別了二十多年來的夫妻，在重逢時，不是立刻道出「夢境、事實」或「天上、人間」的思念之情的，而一定要安排的「第一次重聚的晚餐」上，相信，只差所有西洋中的「點上蠟燭」了。一妙。

二、在分離時，不但沒有說出「夫妻」的「團圓」，而只是「一定帶兒孫前來看望你」，這是一幅什麼樣的圖畫呢？是什麼阻隔了李子亮夫婦的團圓？相信寫這篇報導的人，沒有想到這樣的「重逢」、「相聚」卻充滿了「悲劇式」的味道呢！在我們所生活的人間，卻是最「絕情」的了。

也就是爲此，前面那一「重逢」、「相聚」的「第一次」的「晚餐」，是否是「最後的一次晚餐」呢？那種「流着眼淚」的「在做夢吧」的話語，撩着了我無限的惆悵。竟只是那麼「曇花一現」呢！

終是，這一中共統戰的謎底被揭開了：那是來自五月七日合眾社的台北電訊：

「自由中國救濟總會發言人表示：上月獲北京釋放的十名戰俘，目前仍受共方人員控制，無法自由行動。

發言人稱：他們仍被中共人員包圍，完全沒有自由。該十名前國府官員是在一九四〇年代被共黨俘虜的，但至現在爲止，他們仍未正式辦理赴台申請。

「他說：上月曾有四名戰俘前往救總香港分會領取申請表格，他們均有親人在台。但四人未有將表格塡妥交回。

「發言人斥責中共此次釋放十名戰俘是一項『愚蠢的政治詭計』。他說假如共方是誠意，應給予該十人行動自由，不應派遣人員包圍他們。該十名戰俘獲釋後於上月抵港。發言人稱：假如他們確是反共分子，又依法定程序申請入境，台灣方面將會歡迎他們。」（錄自五月八日「明報」第一版）

哦，原來是如此的一回事！相信這「十大硬漢」事件，很快的就結束「訪港任務」了。而所謂的「十大硬漢」（這是我自始至今對他們的稱呼），也又重新的變爲「柔軟」的了。

我懷着無限的同情，在思維着，悲哀的！

請看「石人」的廬山面目

萬人傑

當老萬與任畢明因一篇「社論」展開辯論時，石人在他的「島居閒筆」專欄向老萬大放冷箭，足足罵了半個月。有讀者看不過眼，寫信表示意見。大家都想知道這個「架樑」的是何許人，老萬在「星晚」未便答覆，在「萬人雜誌」當可暢所欲言。各位讀者看本文後，便知道這鬼鬼祟祟的小爬蟲是什麼人了。

「驅魔人」來信

萬人傑先生：

由於先生在「牛馬集」中連續為文攻擊一篇登載於自由報章而又不利於自由世界——特別是不利於自由世界的防共堡壘中華民國——的社論，引起了一點兒筆墨官司，這是先生在上星期天的「街談巷議」中自己報導出來的。

鄙人疏忽，始終沒有讀過「社論」，卻讀完了先生評論它的文字，只覺得先生說的中肯，與我們能夠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中國人有切膚之痛。而先生向來「對事不對人」的態度，也是鄙人所欽佩，而廣大的社會人士也認識得到的。

但前幾天，貴報副刊的一個專欄，卻出了一篇以「人事」為題，目的是低貶甚至是否定「對事不對人」這五個字的價值的文章，它的理由是「這五個字正人君子用得着，小人邪派一樣得而使用之，於是常使到天下是非大亂，究竟什麼是『對事』，什麼是『對人』，混淆不清，都任由說者安排……」以下的可以不必引用，因為要否定這五個字的作用的，只看以上幾句。

鄙人向來愛看這個專欄，它的作者的文章技巧可說入造化之境，他筆力萬鈞，詞語運用精闢，更難得的是能引用那麼多的歷史故事、軼聞。但他要向「對事不對人」這五個字大張撻伐，則鄙人不能不透過先生說幾句話；因為作為一位專欄作者，他是要對社會、對讀者負責。正因為過去多少年來，我們中國人就是吃了「對人不對事」的大虧，才落得今天的樣子；於是，「對事不對人」無疑是今天每一個中國人要悉力以赴的做人態度。而這位專欄作者卻說這五個字一樣可以為「小人邪派」服務，這叫我們的讀者何去何從？而且除非像他所說：「什麼是對事，什麼是對人，混淆不清，都任由說者去安排」時，小人邪派才可以混水摸魚。但假使一個人連什麼是對事，什麼是對人都弄不清的話，則這個人不是腦筋有毛病，就是連起碼的常識也欠缺；因為這種是簡明不過的東西，不須解說也無從解說，用些文字技巧來把它弄得複雜而高深，只是一種故意歪曲而已。

萬先生為文批評那篇社論，是因為它對自由世界不利（對事）而不是因為它的作者是某某人（對人）；假使那社論的作者一口咬定先生是為了跟他個人過不去而寫那批評文章，則他應該想深一層；先生憑什麼理由要跟他過不去？假使他認為先生攻擊了他的社論就等於攻擊了他人，則他正是所謂「什麼是對事，什麼是對人，混淆不清」之類，作為一個作家，這就不只是一點等閒的「創疤」。鄙人這樣說，也無非站在對事不對人的立場，希望這位專欄作者聽到了也會見諒。

讀者驅魔人（四月二十日）

答「驅魔人」

有位署名「驅魔人」的讀者致函老萬，談及「對事」與「對人」問題，文化水平很高，立論客觀，也很公正。讀完這封信，對於誰是「對人」，誰

是「對事」已有深切了解，老萬本無置一答」必要，本文不過想表示一點感想而已。

這幾年來，老萬寫「牛馬集」的確開罪不少朋友、同事甚至過去或現在的上司；不是老萬喜歡「撩事鬬非」，只爲了保持這專欄不變的立場，對一些媚共統戰邪說，不問對方是什麼人，發表的是什麼刊物，或者電台、電視台，都作出嚴厲的批評，有些人對這些批評能接受。有些人會提出相對的意見，有些則以爲老萬存心拆台，大力還擊。不管對方反應如何，絕不影響我的寫作態度。

幾年來「牛馬集」遭遇很多挫折是事實，對這專欄「不滿」的人很多，他們不是普通讀者，都是一些足以旋乾轉坤的有力者。不怕見笑，儘管老萬如何堅強，有時也感受到使人幾乎窒息的壓力，老萬曾不止一次心灰意冷，打算放棄。回心一想，過去連到處扔土製蘿菠的正式左仔也不怕，卻屈服於一點點的壓力下，似乎對不起自己的筆名，因此振作起來，盡力遷就環境，能說多少算多少，不能說的拿到自己辦的刊物發表。

受批評過的人，積怨在心，自所難免。有機會便向老萬施放冷箭也是人之常情，你提出的「人事」，只是其中一篇，還有多篇也針對老萬而發。老萬對任何事情的批評都明槍明刀，絕不鬼鬼祟祟，隱姓埋名地冷嘲熱諷，因此別人的文章可順利過關，老萬技巧不夠，常常觸雷。

老萬如將過去「恩怨」說出，你會明白寫這些文章是「對事」抑或「對人」。恕老萬無法在此多講，你要知道此人來歷，及過去和老萬發生過什麼瓜葛，只可待老萬在「萬人雜誌」詳細告訴，在老萬自己花錢辦的刊物，可暢所欲言，連法律問題也不必耽心，更不必就心朋友見面難爲情。老萬並不背棄正義立場，感到慚愧的應是對方。

老萬開罪人多，常常出現被「圍攻」的情形，不過你不必爲老萬躭心，我既沒有任何創疤可供人挖，挺多是指桑罵槐，暗箭傷人，但我可以指名道姓，理直氣壯，天不怕地不怕，那怕這些二三其德的小人？

你能在那些密碼式的文章中尋出一枚暗箭，非常人也，可佩！可佩！

一點補充

在星島晚報「生活圈」中未便將「島居閒筆」作者「石人」的底子告訴你，是因爲當時老萬受到內外壓力，不可能在別人的報紙中作答，恐怕稿子又有被抽的危險。

其實，只要老萬說明「石人」是誰，所有的讀者都會明白他爲什麼在專欄中放了半個月冷箭；又在快報用「寶石」筆名寫的「快刀集」專欄，不斷針對老萬，大寫密碼文章的理由。

這位「石人」原名梁小中，以寫性書出名的「唯性史觀齋主」，他有甚多筆名，也在甚多報紙當過老總、主筆之類，每一家報館不是吵架便打架，不歡而散，多數十分短癮。近來因爲「賦閒」，專以「寫作」爲生，在紅寶石茶團中傍住快報老總，因而得以在快報及星晚副刊大顯身手，還在快報寫幾篇社論。因爲社論沒有署名，那些是他手筆，不得而知。近日這些社論作風累有不同，或者就是這些「新血」產生的「抗拒」作用。

論文字之佳，與任麻子確是一時瑜亮；論多才而善變，也是半斤八兩。近日因爲有紅寶石茶團，常聚首一堂，交換情報，臭味相投。

梁小中既可用「張列宿」筆名，寫反共專欄於「香港時報」；也可以在其自辦的「先驅報」高舉紅旗，三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其間的轉變，一百八十度；而時間之距離，數易寒暑而已。

自此蟲變色，偶爾在宴會上碰頭，老萬以其德行可鄙，鮮與交談，他卻是一面諂媚之色。可是抓到一兩個地盤後，以爲一吐寒酸氣，又故態復萌，利用這些地盤，大放冷箭。

其實老萬鄙視此蟲，還不因爲他變色。當六七年明報社長到瑞士「旅行」，交由他以總編輯身份代拆代行時，他寫了一篇社論，說及一些左仔搗亂，無非爲了兩餐安仔。老萬曾爲文斥之，第二天他登出廣告，要保留「法律行動」，即是必要時要告星島晚報。此人之狂妄，可由此事見之。但今天他不惜爲星島寫專欄，撈番兩餐安仔，還借星島的篇幅，大放冷箭。

老萬並不奇怪他會口出讕言，奇怪的是老編及老總竟容許他這麼做，而老萬批評了任畢明，卻又抽又炒。這個世界，公義何存？如此烏龍，如何做「領袖」？

可以自慰的是老萬的文章如此受人「重視」；而放冷箭的文章，老總「根本沒有看」（他自己說的），何厚此而薄彼？

閣下知道了「石人」是這樣一個人，當然也明白他連續半月的罵，是「對人」還是「對事」了。

各地僑領發起籌組
全球性四海一家社

歐、澳、美、非及東南亞各地僑領，爲了促進彼此瞭解，聯絡感情，特發起組織全球性聯誼性民間團體——「四海一家」社，經過半年籌備，已一切準備就緒，一俟註冊章程批准，便正式成立。發起人計有：美國僑領盧觀蘩，法國僑領謝達壽、陳逢麟、李碧廉，英國僑領王志雄、澳洲僑領黃仲仁，加拿大僑領譚俊，南非僑領李鏗發、侯國慶，印尼僑領黃國裕、黃國仁，泰國僑領何榮盛、梁浩元，千里達僑領陳肇榮，多明尼加僑領梁文悅，越南僑領羅振威，韓國僑領崔定熙及本港新聞、文化界知名人士萬人傑、曾憲光等。

西安半月記【三】

蔣中正遺著

今日凡危害國家者，即為余之敵人，亦即為國民之公敵，即使爾自居於人民，如欲說話，亦應在國民大會或地方議會中去說；至就政治及黨的組織系統言，如有意見，亦應向中央依法陳請。爾等躬為叛變，不速自悛悟，尚託於陳述國家意見以自解，其謬孰甚！總之，余不回京爾無論有何條件或主張。均不能談。」張問：「回京以後，則可向中央提出歟？」余謂：「余可允爾等提出於中央，但余必聲明：余不能贊成爾等之主張。」張謂：「你不贊成，則雖提何益乎？」余曰：「黨有紀律與議事規則，余不能獨斷，可否應決之於多數也。」張半響不語，旋謂：「委員長人格實太偉大。但有一點不無令人遺憾，余覺委員長之思想實太右太舊！」余問：「何謂右？何謂舊？又何謂太右？」張茫然不知所答，續乃言：「委員長所看之書，多是韓非子、墨子一類，豈非太舊？」余曰：「余不知爾所看之新書幾何，且爾之所謂新書者係何種書籍？爾是否以馬克思資本論與共產主義之書籍為新乎？爾可將爾所看之新書擇要問余，余可為爾詳解也。須知精神之新舊不在所看之書之新舊；爾豈知爾等之所視為新書者，余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閱幾次矣」久之，張又謂：「舉一例以言，委員長滿腦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總覺趕不上時代。為何不從成功着想，而只求成仁？且我數當代人物只有你一人，為何你不稍假借，容納我等請求，領導我等革命？豈非就可成功，為何必欲成仁？以余等所見，成仁決不是辦法，亦決不是革命者之真正目的。」余訝其思想錯謬至此，乃告之曰：「爾此言余實覺奇異，爾須知革命乃是犧牲，而非投機也。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總理所謂『不成功，即成仁』其意並未將成功成仁看做兩件事也。實告爾：我之成仁即是成功，余何日成仁，即革命何日成功矣。爾未讀總理軍人精神教育演講中有『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之二語乎？」彼謂：「余未閱讀及此。但『我生國死，』此語尚不難解；若『我死國生，』則作何解？」余嘆曰：「爾真未聞革命大道，難怪錯誤至此也。『我生國死』云者，譬如余今日若只求偷生視息，置國家利害民族存亡於不問；或偶遇艱險，便生畏怯，身為軍人，人格掃地，國家將何以免於危亡，豈非『我生則國死』歟？反之，義之所在，不奪不搖，生命可犧牲，而正氣與主義不可犧牲，保能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則精神永遠不死，自有無窮之繼起者秉此正氣以擔當國事，此即所謂『我死則國生』也。故今日如有人存此妄想，以為刼持我或危害我即可使中國無辦法者，徒見其愚昧而已。」彼見余不可強干，乃無言而退。

張退後，端納告余以事變發生後中樞之決議及處置，對叛逆已決定討伐云云。余心滋慰，益信總理之歷史教訓遺留深遠，雖歷任何艱危而無足為慮也。端納又告余以余妻必欲來此。余告之曰：「切不可來！務請轉告余妻，待余死後來收余骨可也。」聞黃仁霖與端納同來，乃迄未來見，殊可異。

十二月十五日

余甚盼黃仁霖來見，俾可携余手函致余妻，蓋明知前日一電未必發出也。張來時，余以此意告之；詎張不欲黃來見余，恐其察知余在此間被嚴密監視形同囚繫之眞情，而歸告中央，故令黃候於機場。對言：「有信可派人送至機場交黃帶去，因天氣不佳，恐飛行誤時也。」余對張此等舉動，意大不懌，遂不與之言，亦不作函。旋端納出告張，責其不應如此。張乃使黃來見余。黃未入前，張請余「對黃勿有他言，但謂身體甚好以慰夫人，則與余等所去之電相符矣。」余不答之。黃來時，余即作一函致余妻如下：

余決為國犧牲，望勿為余有所顧慮。余決不愧對余妻，余決不愧為總理之信徒。余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對於家事，他無所言，唯經國、緯國兩兒，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視如己出，以慰余靈。但余妻切勿來陝。

書就後，為黃郎誦者再，恐張扣留此信，不令携去，則可使黃回京時口述於余妻也。事後，知張果將此函留匿，且不令黃回京。蓋張本欲余妻來陝向余勸解，而余函尾有「切勿來陝」之囑，則其計將不售也。然彼亦不敢使余妻懸盼余之消息，乃商於端納，使返洛陽以電話向余妻報告此間狀況以慰之。蓋西安諸人之唯一希望，即為余妻在京能設法緩和中央軍之攻陝也。下午，鮑文樾來報告，謂端納與另一人已飛洛陽，余為此同行者必黃仁霖；事後，乃知鮑之來見，蓋張使之，俾余揣想黃已回京而已。

是夜，張又來見，手持通訊社電稿，報告國事近狀，謂「關東軍」有向綏遠前進消息。察其狀，似甚悔悟而急求陝事之速了也者，莫明其用意所在。又告余此次之事，楊虎城實早欲發動，催促再四，但彼躊躇未允；唯自十日來臨潼親受訓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發難，然實後悔莫及。如因此亡國，則唯有二途：㈠自殺，㈡入山為匪云云。

按十日張來見時，暢述其對請願團體解說作兩方代表之言，余當時曾痛斥之；蓋以張在西安收容人民陣線，招納反動政客，放任所謂「救國聯合會」者，對學校及軍隊煽惑反動，頓使西北社會浮動，人心不安。對此現狀，倍覺杞憂，余對張，嘗念其十七年自動歸附中央，完成統一之功，因此始終認其為一愛國有為之軍人；故不拘他人對張如何詆毀，余終不惜出全力為之庇護。當西北國防重地全權交彼時，與之切言曰：「望爾能安心作事，負責

盡職，以爲雪恥救國之張本！」原冀其爲國家效忠也。而今彼之所爲，實與我所預期者完全相反，幾使大好西北，又將被其淪爲東北之續。故中心鬱結，輒自痛悔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當，一至於此，不唯無以對黨國，亦且無以對西北之同胞。因此時用悲憤，不勝爲之焦灼。故當日日記中曾記其事，且有「漢卿小事精明，大事糊塗，把握不堅，心志不定，殊可悲也」之語。張今必已備閱之矣。

十二月十六日

清晨，張來見余，形色蒼白，告余曰：「昨夜我本已將此間之委員會說服，原定四天至七天內可送委員長回京；但中央空軍在渭南、華縣等處，突然轟炸進攻，羣情憤激，故昨夜之議又將不能實行矣。奈何！」余聞此語，知中央戡亂定變，主持有人，不啻客中聞家庭平安之吉報也。然察彼所謂四日至七日之約期，則知彼等或有所待而不能自決乎？午後，端納自洛陽回陝，知陝、洛間軍事仍在進行，此心更慰，以黨國與人民必安定，則個人安危固不足計也。

是晚，張浼蔣百里先生來見余。百里先生於事變前適來陝，同被禁於西京招待所者。爲余言：「此間事已有轉機，但中央軍如急攻，則又將促之中變。委員長固不辭爲國犧牲，然西北民困乍蘇，至可憫念，宜稍留迴旋餘地，爲國家保持元氣。」再四婉請余致函中央軍事當局，告以不久即可出陝，囑勿遽進攻，且先停轟炸。余謂：「此殊不易做到。如確有一最短期限可送余回京，則余可自動去函，囑暫停轟炸三天，然不能由張要求停戰，則中央或能見信；如照彼等所言須停止七天，則明爲緩兵之計，不特中央必不能見信，余亦決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謂：「當再商之，總須派一人去傳述消息。」旋張又來見，言：「前方已開始衝突，中央軍在華縣與楊虎城部對峙中，如再進攻不已，則此間軍隊只可向後退卻。」其意在以「退卻」一語，暗示將挾余他往，以相恫嚇，余置若罔聞。

十二月十七日

午前，張又約百里先生來見，謂：「張意即請照委員長之意致函中央，令軍事當局在三日內停止進攻，並請派蔣銘三攜函飛洛陽。」余可之。旋銘三來見，余乃親函敬之，囑暫停轟炸三日，至星期六日爲限，付銘三攜去。午後，張又來見曰：「比事甚多轉折。現在不問如何，先派銘三飛洛通信，餘事再議。頃已送銘三上飛機赴洛矣。」余乃知前方進攻必甚急。而味張「餘事再談」一語，則知其又爲日後延緩遷宕之伏筆，亦聽之而已。

十二月十八日

事變迄今已一星期，安危生死，所志已決，此心更覺泰然。閱墨子自遣。

是晚張來言：「今日接京電，子文、墨三皆將來西安。」前聞端納在陝與京中通電話，有子文等將來陝之說，想係張所電約也。張又言：「墨三來電，如張、楊二人中有一人能約地與之相晤，則墨三願出任疏解說明之責。」並謂：「我已復電墨三，言委員長盼爾來甚切。」余聞此電，始覺安心，知墨三必不被欺來陝矣。如墨三再來西安，則中央高級將領又續來一人，豈不將全陷危城，一網打盡乎？張又言：「銘三到京，尚無來電。」狀似焦急，余知京中必有決定，甚盼中央剿討部隊能早到西安也。

十二月十九日

昨日以前，上身骨節疼痛難受，今日則臀部亦作劇痛，幾不能起坐，看墨子完。

今日爲星期六日，三日停攻之約期已滿，張等並無送余回京之表示，余亦不作回京之希望，蓋明知前彼輩之約言不可恃也。是晚，張又來言：「子文、墨三尚未有來陝確期，唯銘三已來電，稱彼到京報告後情形頗佳。」余知此「情形頗佳」四字之意義，非如張之所推測者也。張又言：「現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條件，最好請委員長加以考慮，擇其可行者先允實行幾條，俾易於解決。」並言：「現在已無八條，只留四條矣。」余問：「所刪者爲何四條？」彼答言：「後四條皆可不談矣。」余告以：「余不能回京任何一條皆不能實行，亦無從討論，不問爲八條四條也。」

十二月二十日

上午，聞上空有飛機聲，以爲停戰期滿，前方已開始作戰，故飛機到西安偵察敵情也。詎未幾，子文偕張及端納來見，始知此機乃載子文來陝者，殊出余意計之外。與子文相見，握手勞問，悲感交集，幾不能作一語。子文出余妻一函示余，畧謂：「如子文三日內不回京，則必來與君共生死！」余讀完，不竟泫然淚下。子文示意張及端納外出彼獨留與余談話。此爲余被刼以來，撤去監視得自由談話之第一次，然監視者仍在門外竊聽也。余知黃仁霖未回京，即將預留之遺囑交子文，俾轉示余妻。次乃互詢彼近狀。子文言邵元冲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被叛兵擊中數槍，已傷重殞命，聞之不能悲感。余告子文以余之日記，文件等均爲張等携去閱讀，及彼等讀余日記及文件後態度改變之情形。



西安市華淸池一角

中國抗戰實錄

【26】

辛亥革命與日本

第二軍（司令官奧保鞏）在遼東半島貔子窩附近登陸（五月五日），對大連、遼陽方面展開攻勢；第三軍（司令官乃木希典）由張家屯登陸（六月六日）進撲旅順。五月二十七日、九月四日先後攻下大連、遼陽，而旅順攻防戰則爲留下了歷史性紀錄的大消耗戰，自日軍開始進攻到奪得城池爲止，耗費了四個半月的時間（八月十九日到次年一月二日），當旅順開城簽署降書時，乃木希典和俄方將領斯德色爾在水師營見面，日本的小學課本曾經製成歌詞：「旅順開城，條約成立，敵將斯德色爾，會見乃木大將軍，場所在何處——水師營：」

最大、最後的決戰，爲奉天（瀋陽）大會戰，日軍二十五萬，俄軍三十六萬，經過兩個星期的激戰之後，於三月十日打下了奉天。在整個日俄戰役日軍死傷十一萬八千人中，佔了百分之六十的七萬零二十八人，是在奉天戰場一地的犧牲。

海戰方面，有封鎖旅順港口戰役（一九〇四年二月）、黃海戰役、蔚山沖戰役（八月），而以次年五月二十七、八兩日的日本海戰役最爲著名。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東鄉平八郎懸起Z旗，號召「皇國興廢在此一戰」，結果，俄國波羅的海艦隊三十八艘戰艦之中，被擊沉及俘虜三十三艘，以戲劇性的大捷而終場，無可置疑地決定了勝負的歸趨。

就在這一年的一月二十二日，俄國的首都聖彼得堡爆發了第一次革命，工人罷工罷市，波及全國；日本也到了戰力窮盡的境地，日俄媾和的活動，乃見實現。

老羅斯福出面調停

日俄媾和的調停，是由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於六月二日倡議；八月，在美國樸資茅茨舉行會談。清廷在日俄和談開始之前，就已經得知在日本方面所提條件之中，包括有「俄國將遼東租借權、南滿鐵路（長春——旅順之間）所有權等讓給日本」的要求；於是，乃對日俄兩國及歐美各國嚴正聲明：「凡有牽涉中國事項，未經與中國商定者，概不承認。」表明對於本來與中國有關租借權等問題，不容許他國之間擅自作爲交易材料。

日本政府在日俄戰爭爆發之初，就已經研討到媾和條件，其基本方針是要使俄國自滿洲和韓國歛手，而由日本承受俄國的權益。日本方面最後的媾和條件，是在一九〇五年六月三十日內閣會議中，以給予媾和談判全權委員的訓令方式，做了正式決定。

依據這個訓令，其絕對必要的條件是(1)俄國簽約承諾將韓國交日本自由處置。(2)兩國軍隊撤離滿洲。(3)遼東半島租借權以及哈爾濱——旅順之間的鐵路讓給日本等三項。此外，比較必要的條件是(1)賠償軍費。(2)將逃亡中立港的俄國船艦交給日本。(3)割讓庫頁島。(4)獲得俄國濱海省沿岸的漁業權等四項。附加條件是(1)限制俄國在遠東地區的海軍力量。(2)撤除海參崴軍事設施改爲商業港等兩項。

這個閣議決定，於七月五日經天皇裁決。但是在第二天，清廷就已經發出了如前所述的嚴正聲明，對於日本的日俄媾和條件表明了不承認的態度。

日俄戰爭以中國爲戰利品

中國的嚴正聲明，完全被日俄兩國所抹煞。兩國的媾和談判，只爲兩國的利益爭議，而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簽訂了樸資茅茨條約。

日俄媾和條約內容

一、俄國政府承認日本在韓國政治、軍事、經濟上均有卓越的利益，並且不阻礙、干涉日本在韓國的指導，保護、監理措施。（第二條）

二、除租借權效力所及地域之外，在東三省的日俄兩國軍隊，均在十八個月以內完全撤退。（第三條及補充條文第一項）

三、俄國政府經由中國政府的允許，將旅順口、大連灣的租借權以及有關一切特權轉讓給日本政府。（第五條）

四、俄國政府允將長春至旅順口之間的鐵路和所有支路，以及附屬的一切權利財產、暨爲該鐵路利益而經營之煤礦，經由中國政府允許，轉讓給日本政府。（第六條）

五、俄國政府將北緯五十度以南的庫頁島南部永遠讓給日本。（第九條）

六、日俄兩國在東三省各爲保護其鐵路，得有留置守備兵的權利，但每一公里不得超過十五人。（補充條文第一項）

根據這些條文可以了解，日本戰勝俄國所斬獲的利益，並非由俄國得來，而是自中國所奪取。

依據參加樸資茅茨媾和談判的日本全權代表小村壽太郎後來在一九〇八年公開的「對外政策方針」，可以明瞭日本政府的目的，是要獲取南滿的鐵路、礦山、森林三大利權；可是由於當初要求割讓庫頁島全島，結果只得到了南半部，和賠償戰費條件之被撤回，以致在日本國內形成指責「怯懦外交」的輿論，各地紛紛舉行反

對媾和的集會，而且在東京、神戶、橫濱還發生了縱火騷動事件，逼迫着當時的第一次桂太郎內閣（桂太郎曾經三度組閣）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總辭職。

日本轉而要脅清廷

日本在日俄樸資茅茨條約簽訂之後，便據以向清廷要求簽訂「滿洲善後協約」。這個談判是在北京舉行，清廷方面由慶親王奕劻、外務部尚書瞿鴻禨、直隸總督袁世凱和日本的全權代表小村壽太郎、駐華公使內田康哉，自十一月十七日開始至十二月二十二日簽約爲止，先後進行了二十二次交涉，日本方面堅持強硬意見，一步不讓；清廷毫無辦法，終於被迫同意。由於這個「協約」，清廷對於樸資茅茨條約完全承認，除了原來俄國所據有在「南滿洲」的一切權益不折不扣地轉讓給日本之外，還新加上了遼陽、長春、哈爾濱、滿洲里等十六個都市開埠通商、和准許外國人居住，並允許採伐鴨綠江右岸森林，以及承認日本政府經營安東至奉天之間的鐵路。

中俄密約被深藏

在日本方面相當堅持地認爲：「日俄戰爭，是因爲清廷對於盤據在東三省的俄國，拱手旁觀，無能爲力，而由日本代勞，將之驅逐出去，所以清廷給予日本以報酬，是理所當然的事（小村壽太郎在談判中的發言）。」而且，日本閣議已經決定，萬一和清廷的善後談判得不到協議，便停止交涉，日軍則照現狀繼續佔領下去。

不過，當時還有爲日本所不知道的情況之一，就是「中俄密約」（一八九六年李鴻章和羅拔諾夫簽訂）的存在。這個密約，是清廷和俄國共同以日本爲假想敵而訂立的十五年「攻守同盟」，日俄戰爭正發生在它的有效期間之內，然而清廷不僅嚴守局外中立，沒有履行同盟義務，卻反而對日本同情。

後來，在一九三一年，幣原喜重郎（日本外相）和陳友仁（廣東地方政府外交代表）會談，提到這個往事，幣原說：「當時日本認爲清廷是中立國，所以也把滿洲當作中立地帶，故在日俄戰後，也還尊重其爲中國的領土；可是，那時日本已經知道清廷是俄國的秘密盟國，那麼關於對滿洲問題的處理，想必就會拿出別的解決方法來了。」

當時，日本政府的態度，雖然是圖謀自清廷奪取利權，但卻並沒有把清廷看作正面的敵人；假定中俄密約的存在被暴露出來，則很可以想像得到日本的輿論必然會更加激烈。

促進產業政策的張之洞

這個密約，被深藏在清廷的宮禁之中，一時，曾有中國報紙登載了被稱爲是全文的一篇文章，可是看起來卻不太像是那麼一回事，反而使人懷疑究竟有沒有這個密約存在？到了一九二一年，中華民國政府在華盛頓會議中提議廢除不平等條約時，根據中國外交部的調查，這個密約才在被密藏了二十五年之後而被發現出來。

在「滿洲善後協約」的交涉過程中，應該特別一提的，是日本方面詳細發表了交涉的內容。在第一次會談時，日本方面提議每次都作爲「會議節錄」，兩國代表都在上面簽字，並約定節錄不對外公開；然而日本方面卻在「善後協約」成立的同時，把這些節錄編列爲十六條的「秘密議定書」（日本方面名稱爲「關於滿洲問題的日清條約附屬協定」），分送美、英等有關國家。

南滿鐵路的後果

在「秘密議定書」中特別成問題的，是第十一號（即第八條、日方爲正文第三項）：

「中國政府，爲保護南滿鐵路的利益起見，在未收回該鐵路之前，允於該路附近不築並行幹路，及有損於該路利益的支線。」



漢冶萍煤鐵公司廠址

這個並行線問題，一直成爲後來許多糾紛的根源，對於中日關係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而且後來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導火線的「九一八事變」的原因，也與這個問題有關。

日本獨佔東北

一九〇五年九月，日本在遼陽設置「關東總督府」，以陸軍大將大島義昌爲總督，將「南滿」一帶置於軍政管理之下，樹立了獨佔性的支配體制。軍政管理的目的，是在遮斷列強伸向「南滿」的影響力，對於日本以外的國家，在關稅、運輸、通信等所有各方面，都加以差別性的限制。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岳騫

周恩來笑道：「兩個女兒老毛當成心肝寶貝，怎麼會不認賬。」

鄧穎超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問道：「老毛兩個女兒怎麼不姓毛，都姓李。」

周恩來說道：「因爲女明星姓李，她們隨母親姓。」

鄧穎超說道：「我當然知道女明星姓李，我奇怪的是她們爲什麼要隨母親的姓。」

周恩來笑道：「其中自有奧妙。」

鄧穎超問道：「什麼奧妙，你非告訴老娘不可，要不然你今晚就不要想睡覺。」

周恩來說道：「我告訴你當然可以，但可不能說出去。」

鄧穎超說道：「你以爲老娘嘴快，什麼話都向外亂說，實際上我最有分寸，不能說的我絕對不說，像你同蔣先生的關係，我同誰露過一個字。」

周恩來當時被氣得一句話說不出，但是又不能分辯，一辯問題就更多。

鄧穎超看看周恩來，說道：「怎麼樣，老娘的嘴夠緊的吧！你可以告訴我了。」

周恩來無可奈何說道：「我也是猜測，並無根據，你可不要認眞。」

鄧穎超氣得跳起來，說道：「怪不得人人都把

有，你再繞彎子，老娘就大耳括子打你。」

周恩來看看鄧穎超眞的揚起了又肥又大的巴掌，不敢再拖，說道：「你別吵，我告訴你，照我的想法，老毛要兩個女兒姓李，恐怕是預留後路。」

鄧穎超頗爲奇怪，問道：「留什麼後路。」

周恩來壓低聲音說道：「老毛擔心如果有一點同政府鬧翻了，又要來一次兩萬五，吉凶未卜，到時要女明星帶着女兒回到娘家隱姓埋名，總可以留下兩條小命。」

鄧穎超說道：「怎會有這樣的事，老毛也太膽小了。」

周恩來說道：「老毛膽小，也不是到今天才知道，我只是把其中眞象告訴你，你可不要向外亂說。」

鄧穎超手托着腮想了一下，說道：「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我們是不是也補行一次婚禮。」

周恩來正兩腿交叉坐在沙發裏，聽到這句話恍如被蝎子螫了屁股，一躍而起，問道：「小超，你說什麼？」

鄧穎超冷笑道：「你又不聾，老娘講的話還會沒有聽見。」

周恩來又坐到沙發上，苦笑說道：「小超，你這個玩笑開的太大，我眞被你嚇死了。」

娘可沒有工夫同你說笑。」

周恩來向鄧穎超身邊靠緊一些，握着她的手，溫柔的說道：「小超，我們兩人是合法夫妻，天下無人不知，爲什麼還要再結婚。」

鄧穎超說道：「我們幾時正式結婚，當時你在天津騙了老娘，說是革命婚姻不必舉行婚禮，兩個人住在一起就算了，老娘一時糊塗，聽了你的鬼話，現在想想，老毛同女明星同居，到底還經黨中央批准的，咱們的婚姻經誰批准，要說他們的婚姻不合法，咱們更不合法。」

周恩來萬萬料不到惹出了這一場大禍，又急又氣，差點昏過去。

鄧穎超卻不理這麼多，用手抓住周恩來一連推了幾推，喊道：「死鬼，你說呀！到底同不同老娘補行婚禮，如果不肯，也要說明白，老娘好改嫁，不要誤了我的青春。」

周恩來又急又氣又想笑，定定神說道：「小超，你別吵，咱們平心靜氣談談，你知不知道女明星爲什麼逼老毛結婚？」

鄧穎超說道：「你不是說女明星爲了要作官太太，一定要正式結婚才算過了明路。」

周恩來笑道：「這只是遠因，惹起這場風暴的導火線是湖南同鄉會的一份請帖，把他兩人分開寫，女明星受不了，才跟老毛鬧起來。」

鄧穎超點點頭：「怪不得，我說怎麼忽然想到了結婚。」

周恩來說道：「如果不是湖南同鄉會下請帖，把兩人分開，稱女明星爲江青女士，就不會有這場

鄧穎超點頭道：「女明星這也是因禍得福。」

周恩來冷笑一聲：「得什麼福，因禍得禍是眞，這一鬧勢必影響了老毛的前程，本來蔣先生有意給他一個院的，我怕這以來增加了國民黨內部反共分子的聲勢，十之八九會告吹了。」

鄧穎超坐在沙發裏呆了一陣，問道：「老毛的前程砸了，會不會影響到你。」

周恩來說道：「我又未有鬧結婚的笑話，怎會影響我。」

鄧穎超霍地站起來，指着周恩來說道：「你個死鬼繞了這麼多的彎子，就是爲了避免同老娘結婚。」

周恩來拉她坐坐，說道：「小超，你冷靜想想，我們爲什麼要補行婚禮，在重慶誰見了面不喊你周太太，周大嫂，有沒有人說你不是周恩來的太太。」

鄧穎超點點頭：「這倒是眞的，就連蔣先生見了面也稱我周太太。」

周恩來說道：「你明白這一點就好了，人人都稱你周太太，都承認我們是合法夫妻，我們忽然要結婚，不是自己否定了自己，等於告訴別人我們過去二十幾年只是姘居。」

鄧穎超說道：「照你這麼說，女明星爲什麼又要結婚？」

周恩來說道：「女明星是什麼出身，她如何能同你比，再說她同老毛實在是姘居，也眞不合法，她不承認也不行。」

鄧穎超說道：「死鬼，老娘說不過你，放你一馬，不過，我可要警告你，老毛作不作官是他的事，你不能跟他同進退。」

周恩來此時只求鄧穎超別再糾纏結婚，其他條件無一不能答應，當時連連點頭，把鄧穎超敷衍過去。

次日晚上，湖南省旅渝同鄉會歡宴毛澤東與江青，並請了張治中夫婦，周恩來夫婦作陪。張治中夫婦陪着毛澤東、江青一起赴宴，周恩來、鄧穎超由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前往。

毛澤東換了一身新衣服，藍蘋打扮得花枝招展，自從到延安，從沒有這麼認眞化過裝。

張治中看見藍蘋從房內走出，也覺得眼睛一亮，讚道：「毛太太，今天眞漂亮。」

藍蘋抿嘴笑道：「就要當新娘子了，怎那可以不打扮打扮。」

張治中並未聽懂，順口說道：「毛太太，新娘子也沒有你今天漂亮。」

藍蘋說道：「張部長，你未聽懂我的話，我是說我自己快當新娘子了。」

張治中愕然道：「你當新娘子，同誰結婚？」說了這句話才曉得說錯了，一時心口亂跳，恐怕毛澤東不高興。

誰知毛澤東毫未介意，藍蘋卻笑嘻嘻說道：「當然是同潤之結婚了，如果他不要我，我再考慮同別人結婚。」

張治中說道：「毛太太眞會講笑話。」

藍蘋說道：「誰講笑話，你不信可以問潤之的。」

毛澤東覺得這件事賴也賴不掉，不如早日說開了還好些，當時向張治中說道：「文白兄，有件事要請你幫忙，我同江青同志結婚是在解放區，未經法院公證，不能算是合法，因此，我們想補行一次。」

張治中也未想到會有這麼怪事，但他的爲人連眉毛都會說話，一眼看見藍蘋的表情，已明白了大半。連忙說道：「可以，可以，兩位大禮，兄弟一定叨杯喜酒喝。」

毛澤東說道：「文白兄，你別客氣，我有幾件事要請你幫忙。」

張治中說道：「潤之兄你請講，兄弟只要能效勞的地方，一定盡力。」

毛澤東說道：「第一、蔣先生面前請美言幾句。」

張治中說道：「這個沒問題，兄弟見到委員長時，自然會代爲解釋。」

毛澤東說道：「第二、貴黨最反共人士，還請代爲疏通一二，別拿這個問題作文章。」

張治中說道：「潤之兄，這個問題要分開說，敝黨內部有些人，要他們不反共是作不到的，兄弟也不便去疏通，尤其陳辭修，早就喊兄弟是張松了。」

毛澤東哈哈大笑道：「我沒有料到陳辭修的三國也看得這麼熟，下次見到可眞要談談。」

張治中說道：「你想想，他把我當成張松，我要去疏通，不正好被他抓住把柄。」

藍蘋說道：「張部長，這樣說，就會影響到潤之的前途。」

張治中眞不料毛藍夫婦官癮比自己還大，當時不知如何接腔。

毛澤東也覺得不好意思，說道：「即使陳辭修不能疏通，也希望其他的人，能個別談談，減少阻力。」

張治中說道：「這點，賢夫婦可以放心，不問陳辭修是什麼態度，在大會上兄弟都有辦法應付，因爲這究竟是私事。」

藍蘋當時喜上眉梢，說道：「張部長，你實在是潤之的好朋友，我們永遠忘不了你。」

毛澤東說道：「最後一點要特別請幫忙的，我們結婚要到法院申請公證結婚，爲了避免無謂的糾擾及可能發生的意外，好不好請法官到府上證婚。」

張治中說道：「這個，兄弟未曾經試過，行嗎？」

毛澤東說道：「你只要以安全爲理由，是一定成的。」

張治中說道：「好吧！回頭再研究，先去貴省同鄉會，恐怕主人等急了。」

棉越被赤化影响下

亞洲陷於危疑震撼

胡養之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許多亞洲國家的人士曾經指責美國缺乏領導人才，不顧國際道義，虎頭蛇尾，爲德不卒！而共產黨徒則大罵「美國爲紙老虎，不堪一擊！」這些話到今天都已一一兌現，當高棉、南越在幾個星期之中，先後分別被共黨宰制，白宮袖手旁觀，竟將前美國總統尼克遜對南越政府的「保證默契」也撕得片片碎！彷彿一九四九年前美總統杜魯門對中華民國一筆勾銷的悲劇，今日又在中南半島重演。

儘管美國國防部長施萊辛格，五月一日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南越雖已失陷，卻沒有改變美國防衛其他國家的條約義務。」他並且斷言東南亞事件可能動搖美國勢力所及的若干國家的信心。卻又說：「如果以爲美國對外的立場有重大轉變，那顯然不當。」

同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也假惺惺地說：「我們將很快的與亞洲其他國家進行商討，急謀對策，重訂一個新的現實的亞洲政策，來阻止共黨可能向外擴張。」可是亞洲國家都認爲這位誤盡天下蒼生的美國國務卿的話不可相信，而今則整個亞洲都已陷於危疑震撼之中！正如新加坡代總理吳慶瑞（總理李光耀去牙買加出席英聯邦會議），四月三十日就已表示：最近在中南半島的軍事失敗，將很可能會影响到東南亞所有國家。他並補充說：「這雖然不表示所有亞洲國家會迅速相繼向共黨投降，但必須要注意，如果東南亞國家重蹈美國在中南半島的覆轍，則我們將遭受同樣的命運！」事實上，許多國家對美國的信賴，確已發生了動搖！

大家都知道，遠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當美國前

越南和平談判」的時候，世界上不少的有識之士，就當心越南將可能全被共黨全部吞沒！特別是在當時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更曾鄭重地指出：「美國不該單獨與北越共黨談判，而顯然有意出賣西貢政府。如果美國接受北越共黨不利的條件，將不僅會使到許多亞洲領袖懷疑美國保障弱小國家，防止共黨顛覆的能力；而且也會給予共黨的侵略行爲以重大的鼓勵。」該報並進一步地分析如下：

由於亞洲國家人士最感到憂慮的是：㈠目前在亞洲方面，中共的鐵蹄及共魔掌，正在從東北亞的韓國以迄南亞的印度等地，都虎視眈眈加以活動中！㈡在亞洲人的心目中看來，美國對越南不利的和平解決辦法，將可能允許越共進入西貢的聯合政府，或者分割南越，甚至全部奉送給共黨！㈢並無任何跡象顯示河內政權在中共支持下會放棄它長期以來，囊括整個中南半島的夢想！

正因爲這樣，所以必須依賴美國保護，始能避免共黨入侵的國家中，顯然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不再確信華府是可靠的盟友了，誠如前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曼所說：「如果美國爲了某種原因而決定拋棄越南的話，到那時候我們大家都完蛋了！」

事實上，當美國與北越於同年五月三日協議以巴黎爲越戰初步談判的地點之後，越共與北越武裝部隊，則於五月六日起，聯合向南越一百二十多個地方發動全面的猛烈攻勢！直到同年五月十日，巴黎和談開幕的時候，越共仍向南越首都西貢陸續增援苦戰！尤其是前北越共黨頭子胡志明於同月八日寫給「南越解放陣綫」頭目阮友壽的賀電中，除了

大勝利」之外，更進一步地要求：「美帝國主義者必須終止在越南的侵略戰爭，撤退其所有的軍隊回國，及讓越南人民自己解決問題。」天眞幼稚的美國佬，根本還未看出共黨的陰謀。

同時，南越的「民族解放陣綫」頭目阮友壽也曾暗示：企圖利用和談的機會，將越共的旗幟插上西貢的城頭。其主要目的無非是：㈠實行邊談邊打的故技——這樣可以使對方的情緒鬆懈，它們便可對白宮與西貢政府進行挑撥離間的陰謀，並且可以派遣特務滲透對方。㈡顯示越共仍有大的進攻力量，企圖爭取有利的形勢。

所以，當時的亞洲各國——包括着南越、南韓、寮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印尼、緬甸、澳洲、紐西蘭、中華民國、菲律賓，甚至號稱不結盟國家如印度的外交人員，無一不密切地注視着美國究竟在巴黎會談中願意作多少讓步，以期取得「和平」？這成爲自一九五四年七月，越南在法國「投降式」的情況下而被瓜分之後，巴黎和談，顯然又是一次對自由民主世界的一種嚴重考驗！由於當年日內瓦對越南的協定，不獨已使共黨的侵略基地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特別是在政治或心理上所發生的影响，好像對亞洲各自由民主國家，投下了一顆具有威力的精神核子彈，更足以大大地改變了東南亞的均勢！美前總統艾森豪曾經說過：「東南亞像一隻酒樽，而越南這地區則像酒樽的軟木塞；如今這個軟木塞已被拔去了一大半，遠東的防共陣綫也被打開了一個缺口，今後共黨使用其武力將循着這個缺口向南伸展，勢將給予整個亞洲帶來無

就實際上的情況而論，越南和高棉所處的地位，及其形勢極爲重要。由於越南地轄太平洋西岸的南北海上交通，這裏跟新加坡相距僅六百英里，與菲律賓的加維德港相距也不過一千英里左右；和印尼的雅加達相距約一千二百英里，適居東南亞的中心位置。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曾經以越南爲基地，控制着遠東最主要的糧食資源，從而進侵泰國、緬甸等地。現在中共支持下的北越共黨的眞正目標，也像當年日本人以其國家作賭注的情形一樣。目前它已奪得了越南和高棉，就等於拿到了東南亞的鎖鑰，則得勝的共黨，將循一九四〇年日本人的舊路了，進而佔奪其他東南亞國家如緬甸、泰國、馬來亞、印尼、菲律賓，一直推展至大洋洲的澳、紐等地，日本無形中已被陷於孤立。

共黨很明白當年日本人以越南爲基地時，不僅控制了對遠東最主要的糧食與蔗糖資源；印尼的石油，曾爲日本戰艦飛機和軍事所利用；美國所亟需的亞洲之鎢、錫、樹膠等，也曾爲日本人所取代。現在東南亞還有許多原料，仍爲美國工業所必需的。如果這一區域所出產的米糧，全部落於共黨手中，將無疑成爲一種強有力的武器。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因中國大陸陷落入中共手裏從而向外發展，越南首當其衝；令到該國兩個最富庶地區之一的紅河三角洲，旋被越盟胡志明所掌握。而另一個富庶的地區——湄公河三角洲，也一度爲越共游擊隊所盤踞，直到一九六四年美軍介入越戰以後，才把南越的產米地區收復一大部份，現在美國放棄援助高棉和南越，而讓共黨先後宰制了這兩個地區，使越南的兩大產米區——紅河三資洲及湄公河三角洲——均爲共黨所握有，將成爲長期侵畧東南亞的戰爭資源。加以高棉遭赤化後，致令整個湄公河下游區全爲共黨控制。

由於高棉也是一個具有重要戰畧性的國家，它位在印度支那半島的尖端上，東界越南的中折，西臨暹羅灣，南鄰越南的南折，北與國泰及寮國接攘，東方以越南山脈爲界；西北環繞無數的細小丘陵，中南則爲廣大平原，包括湄公河及洞里薩湖盆地至一千五百公尺的山峯，海岸綫則沿暹羅灣伸延長至四百公里，尤其境內的湄公河長約四百五十公里，成爲泰國、寮國、高棉和越南的天然界綫。當年日本鬼的海軍就是沿着南中國海至暹羅灣，然後侵入泰國，使泰國無力抵抗而投降。現在共黨掌握了越南和高棉等重要的戰畧地區，將如法泡製進侵泰國、寮國及緬甸，奪得更多的產米區。

因爲與越南、高棉爲鄰的寮國，在名義上是「中立」的，實際上則爲越南三邦之一，不設防的地區，讓共黨勢力隨時都可以進出活動；自二次大戰結束，三邦脫離法國而分別獨立以後，寮國便遭受北越共黨、寮共、中共的重大威脅！除了中共從雲南築路至寮國境內，直接援助寮共及企圖窺伺泰國之外，北越於一九五八年一月中旬起，曾公開滲入寮國境內的武裝部隊，共達十餘個營之多，一方面支持寮共武裝部隊繼續騷擾；另方面則藉以掩護北越南滲武裝實力的路綫——「胡志明小徑」。所以，當年美國對南越剿共戰事的進行，曾遭到寮、高棉及北越三方面包圍的威脅。

雖然現時還有一個「東南亞公約組織」的名義存在，可是這張公約等於廢紙；試從泰國、緬甸、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尼及菲律賓劃一道不規則的大半圓弧綫來看，在這弧綫上的國家，多半都很軟弱；並且還不能團結一個堅強的整體，無論在軍事上或心理上都出現一種眞空狀態；於是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種恐懼共黨威脅的心理。

本來，泰國是東南亞國家中具有戰畧性的地區之一，它有人口達二千五百多萬，在西方國家佔取東南亞大部的地區作爲其殖民地的時候，泰國仍能保持着獨立自主的地位；它也是在東南亞最堅強的反共堡壘，美軍對共黨作戰的前哨基地。正因爲它的地位重要，最初遭受到那些所謂中立國家如寮國、高棉、緬甸等國所包圍；而且又是亞洲的穀倉之一，及有三百餘萬華僑的緣故，因此，中共的特務份子對泰國進行的各種滲透活動，委實不遺餘力；並一再地準備支援泰國境內的共黨游擊隊採取顚覆，或發動內戰的陰謀，以奪取曼谷的政權；在最早北山區建有小型機場和軍火庫，以後偷運武器入境，作爲接濟泰共武裝叛亂之需。自一九六七年十月開始，泰國全國七十一個省份中，已有三十三個省份發現了共黨恐怖份子的活動；而北平的中共當局電台則說：「泰國至少有四十五個省份，已然泰共所控制。」近年來美國雖不斷地援助泰國，加強其防衛；但泰國內部已發生幾次政變，顯然削弱了反共力量，特別是高棉、越南已全部赤化，泰國的內憂外患已日漸加重，它爲了要想緩和共黨的侵畧行動，且已要求美軍撤退，表示對美信心大打折扣。

緬甸與泰國爲鄰，人口也在二千萬以上。然而，這個經常在中共勢力威脅之下的投機取巧的國家，卻是隨着印度採行「中立」政策的，在外交上是親共，在內政方面則鎭壓共黨恐怖份子；同時，它也與美國保持相當的關係，顯得十分矛盾。自從一九六七年當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初，仰光與北平發生外交上的糾紛之後，中共對緬甸的滲透顚覆活動，已經變本加厲；並曾大力支持緬共進行騷擾，令到緬甸感受極大的威脅！如果寮國、泰國一旦遭到赤化，那末，緬甸共黨立即恢復其內戰，緬甸政府非屈服不可。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說起來還是兩個新國，在它們獨立的前後，既遭到馬共的恐怖主義份子阻碍其自治運動的推進，幸有英屬啹喀兵協助進剿，經過七年戰爭始將馬共削弱。至獨立期間，復遭印尼聯同共黨游擊隊的襲擊，更使新、馬分家的局面，始終無法安定。加以英國宣佈撤退其駐軍，若泰國一旦宣告緊張局勢，則馬共恐怖份子勢將死灰復燃！新、馬亦難長治久安！

目前印尼的態度，由於蘇哈圖推翻了蘇加諾，誠然轉變了過來；並對國內共黨份子進行全面鎭壓。可是印尼本身力量仍很脆弱，還經不起外來的竄襲；而且共黨對印尼的轉變非常憤怒，多年來對印尼的滲透顚覆陰謀始終未有放鬆，祇要東南亞局勢一旦對共黨有利，新、馬等地局勢緊急，那末，由三千多個島嶼所構成的印度尼西亞，怎可高枕無憂？何況印尼迄今依然保持着「中立」政策呢？



牛馬集斷癮並非老萬罷寫
老總一怒腰斬頓成犧牲品
讀者支持鼓勵·老萬繼續挺起胸膛

萬人傑先生：

請恕唐突寫這封信給你，你因批評快報一篇社論，觸發起的一場筆戰。我們第三者雖不欲加埋把嘴，給人作架樑之誚。但在大是大非前題下，我又不想對國族前途有不良影響的言論，作視而不見狀；對爲共張目的邪說放棄言責，且讓我在這裏嘵嘵舌罷。

由於印支局勢逆轉，高棉、南越相繼陷共，寮國岌岌可危，影响所及，泰、韓等國固然不安，全世界也爲之震驚。但局勢儘管惡化，並不等於世界將要末日。蔣總統生前不是教我們處變不驚沉着應戰嗎？所以台灣的中華民國士氣如虹，上下一心，團結一致，絲毫不受印支變局的壞影响，此點又可從蔣總統的逝世，海內外同胞的空前愛國表現看得出來。

但有些別具用心的人，乘此機會，添鹽添醋，大放台灣無望之論。不錯，中共的統戰份子是不會放過任何機會的，所以我們要提高警惕，果如是，各式各樣的謬論相繼出現，各類爬蟲都現形了。先生手高眼銳，對這輩小爬蟲點名批臭，使其無所遁形，這正是萬人傑的本色，我們[illegible]。最使人痛心的是這些携貳份子，隱伏在掛中華民國招牌的報刊裏，這些人平時作中立狀，覷準有隙可乘，就寫黑文放毒害人，馴至人們受害於不知不覺中，此等小人用心惡毒。

先生自六七年港共暴亂，即提筆上陣，爲反共陣營的中流砥柱，對共黨的陰謀詭計，予以無情打擊。諸如親共份子發動的什麼保釣運動啦、回歸啦、宗教界的左傾份子的媚共行爲，都一一給予無情的揭發，我們認爲先生做得很對，且很有魄力。

這次快報的黑文，竟出自任畢明老先生的手筆，似有點敵乎友乎，撲朔迷離的意外感。且任先生有一大把年紀，所謂人老精鬼老靈，自己寫的東西是香花是毒草，有好影响有壞影响，應該心裏了了，絕不該搞錯，所謂八十老娘怎會倒綳孩兒呢？任老先生一向于役於反共報刊裏，工商日晚報及黨辦的香港時報都曾經有過他的專欄，但我們了解任先生的爲人及投機善變的性格，再清楚明白他過去的歷史，則其在快報之寫黑文放毒，雖云意料之一外，亦可說意料之中。

因爲外面的誘惑太大，沒有氣節的、[illegible]一個人的歷史殆由他的思想言行所書成，一個歷史不清白的人，要他不幹壞事，就戛戛其難了。

讀先生文章，知道中華民國政府每月有五千元花在他身上，此事屬實，就太無價值了。我在此以海外僑胞身份提出抗議，請自今天起，不要再給他半分錢，先生以爲政府不給他每月五千元準會餓死他，但我的看法不同，凡不要臉的人，弄錢確有一手的，餓死他是過慮的。這樣對任老先生也有好處，以後不但應說的話可以半句不說，寫黑文放毒心安理得，名正言順，做個「中立」之人，以後沒有人再誤會他是中華民國政府之傳聲筒廣播員了。對政府的好處自不待言，錢銀損失事小，要不然，人們會說任某人拿政府的、吃政府的都說台灣無望了，其不良影响可知。還可平服香港不少賠錢反共者憤憤不平之氣，這不是一舉數得嗎？

末了，還有一點事情不明白，希望先生給予賜答，則不勝感幸。先生在星晚的專欄「牛馬集」本星期沒有見報，似爲別一專欄所瓜代，先生因揭發批臭任畢明的黑文，會受老總抽[illegible]生的個性論是有可能的，但當我讀到先生最後一篇牛馬集「英雄淚」，字裏行間，又好像「牛馬集」的停寫是被動的，然耶？否耶？請先生給予答覆。但無論自願或其它，「牛馬集」之停寫，無疑是廣大讀者的損失，我眞不明白你們的報社爲了討好任某一人，而無視廣大讀者需要，這裏有什麼內幕嗎，可否給我增廣見聞。

讀你的「英雄淚」，我很傷感。你是性情中人，愛憎都十分強烈，感情往往形諸筆墨，淋漓甜暢，使讀者引起共鳴，是你文章最成功之處。常言道，英雄有淚不輕彈，請先生不要輕言流淚，抖擻精神，不要灰心氣餒，因爲這個社會不合理之事太多，中共的陰謀詭計也會出不窮，在在需要你這個萬人傑面對現實，提筆上陣，所以「牛馬集」是不能停寫的，這當然會有你的困難，此點你的文章早有透露了。但是東門不開南門開，此處不方便，自有方便處，總希望先生想想辦法。也許我的要求有點過份，但誰叫你有管犀利之筆呢？俗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況且「牛馬集」的文章篇篇都是面對社會，面對惡罪，談

引經據典一番，賣弄一下文字技巧，無聊之極。先生與我們同一呼吸，痛癢一體，牛馬集之停寫，我們十分關切，並希將此情形，向報社當局反映。敬祝

健康！

讀者簡志雄上
（五月六日）

志雄兄：

「牛馬集」的確不是「罷寫」，這專欄是老萬精神唯一的寄托，怎會輕言放棄？就是受了更大的委屈，也要忍辱負重的寫下去。但在無轉圜餘地下，叫我怎樣卑躬屈節去乞求呢？

私下的事，本極不願公開，不過，像閣下那麼「不明不白」的實在多得很，自從「牛馬集」停刊後，每天老萬都接到不少讀者電話，也收到很多信，問我「為什麼」？我無法一一答覆，也不便在辦公的地方答覆，只可支吾以對。

現在，我覺得有坦白對閣下及其他關心的讀者表白經過的必要。

看到快報三月二十九日的社論「中南半島局勢和台灣」一文，心裏很氣。但因為社論（快語）沒有署名，不知何人執筆，也不想到是任畢明先生。老萬一向是對事不對人，所以寫了幾篇文章，指出這篇社論惡毒之處，四月三日「小爬蟲死而不僵」，四月五日「台灣孤立不了」，四月八日「未可樂觀不必悲觀」，四月九日「何處是樂土」，四月十日「當台峽不平靜時」，四月十一日「不要躭心白皮書」。一共寫了六篇文章，都是根據事理予以反駁。

在第三篇刊出後，任畢明拿了剪報，在紅寶石茶叙中，向快報總編輯，唔畀面鄭老總。老萬雖不在場，但有同事告訴我當時情形。

老萬知道後，馬上寫了一篇「批評不損友誼」（四月十二日發表），表明老萬對事不對人的態度，過去批評過的人，不少今天仍然是老萬的好朋友。可是任畢明先生不同意老萬的說法，再寫了一篇「國事論者的態度，把自己許為批逆麟、忤權貴、身犯危難的古諍臣，今之「國事論者」；而老萬對他的批評，則說是「取得當權者信寵，博取功名，以實現個人卑鄙慾望」的「說客」。他這一套把自己當別人來罵的手法，遠在他對付馬兒、李建豐、鄭郁郎時已慣用，但老萬對付犯我者必以牙還牙，且必擇其要害而攻擊。寫了一篇「所謂國事論者」，指出任畢明過去的為人及今天仍然拿台灣每月五千元津貼的事實，如此行徑，豈可稱為「國事論者」？這一招他老人家吃不消了。

另外老萬還有一篇「讓我說一句話」（老萬記錯了，其實原來標題為「容我說幾句話」）揭發一九四九年六月間任畢明在文滙報發表的一篇靠攏文章，這正擊中任麻子要害。他每天在紅寶石茶叙中必見到星島晚報總編輯唐碧川，他怎麼對唐老總說老萬不知道，但第二天，唐老總在大樣中看到老萬寫的「維肖維妙的自畫像」一文，就黑起塊面責備老萬不應再罵任麻子。

老萬說：「我批評他的社論是對事非對人，他罵我是說客，我當然要還擊。」

「他罵你一篇，你不應罵他幾篇。」

只罵我一篇；如果他有地盤，會罵我四十篇。」

「你這樣罵下去，如何得了？」

「你是老總，有權抽稿，如果你不愜意，大可抽去。」

「抽就抽！」

於是，下面兩篇已排好的稿子，都被抽去，而以談「戰犯」問題的稿子補上。

第二天上班時，唐老總又對老萬說：「關於你批評十月一日快報社論的兩篇文字，我看過了，道理是說得對，但不能登，也給抽掉了。」

「既然說得對，為什麼不能登？

「快報是友報，這樣批評不妥，你要登，除非得到老板批准。」

我說：「我不堅持要登，在這裏不能登，可以拿到萬人雜誌發表。」

「你拿到別的地方發表，我不管你，這裏不能登。」

老萬以為把四段稿抽掉沒事了。可是這個「內幕消息」不知怎樣傳了出去，「今夜報」用特號大字標題報導，許多人打電話給老萬，查問經過，我一律答以「無可奉告」。不知是否這項「內幕消息」激怒了我的上司，星期日老萬上班時，雜役遞了一張紙條給老萬，上面寫着：「奉董事長諭，『生活圈』由五月一日起撤銷，請查照。」

老萬這才知道，他不以「抽稿」為滿足，還要把「牛馬集」斬草除根，老萬頓時覺得一陣寒心，把唐老總邀到房間密談，認為用這種手法對付我太不夠光明磊落。但唐老總發誓沒有跟老板說過什麼，還說他從台灣回來後，未嘗跟老板談過五秒鐘以上，不過，有一個漏洞他沒注意到，在老板的房間跟老板談話，外邊很多人可以聽到，其實他說過的每一句話，都有人告訴老萬，並且不值他的所為。也為了這樣，老萬才知道刊登曾憲光的「血洒白雲山」，也成為他攻擊這個副刊的口實。

老萬在報社地位太懸殊，人微言輕，經這樣一袞，當然垮了下來，從此，「生活圈」沒有了，「牛馬集」也沒有了，任麻子當然拍掌稱快：「怕什麼萬人傑、千人傑！老任只消一句話，你便垮下來！」

不錯，變生肘腋，老萬確意想不到。不過，奉勸任麻子，不要高興得太早，老萬不是弱者，喪失了一個陣地算得什麼？仍然有鬪志的話，一定會把這條變色蟲打到永不翻身！

或許任麻子從未遇過敵手，但他碰到老萬，合該倒霉。老唐星島不過跟老萬一樣拿薪水，在他「職權」內可能不讓我說話；但炒魷魚是老板的權，他要說服老板，老萬才有得撈，我要駁長條命來看看「最後結果」。

上面所述，全是事實，有半句虛言，有關的人定會更正，而且老萬也不習慣車大砲。

在如此情形下，老萬無法再寫「牛馬集」，唯一方法是遷地為良，另找園地可以容納這種言論的報紙發表，但這也必須待老萬情緒稍為好點之後才可以。

這事行家知道的不少，有過幾位支持老萬的朋友願給我地盤，但理想的地盤不多，沒有相當銷路，太浪費老萬的筆墨，不如暫且在「萬人雜誌」發表，徐圖後計。

萬人傑覆

路遙知馬力・板盪識忠奸

揭發「墮子」的言行

編輯先生：

蔣總統不幸逝世，舉世痛哀，本港有不少「墮子」藉此時機，大做文章，表面裝作痛哀，骨子裏極盡詆譭故總統與自由中國，討好毛共。這本是不足爲奇，也是時代進展的產物。正是路遙知馬力板盪識忠奸。這些「墮子」是有他一套，表面文筆鋒利，極盡優美，不易爲一般人發現他「墮子」性格，但一經揭露，他的醜惡面目便暴露無遺。

星島晚報「時事剖析」專欄，由「知之」執筆，「星晚」是由胡文虎先生創辦，胡先生的忠心愛國，素得同胞敬仰，故星系的報紙版頭均標以「中華民國」年號，即表示「星晚」是承認「中華民國」爲中國正統，當然「中華民國」總統即爲中國總統，這是無可異議的。既然「知之」在中華民國僑民辦的報紙執筆寫專欄，起碼也應尊稱故中華民國總統爲蔣總統。但「知之」稱故蔣總統爲蔣先生，本來，如「知之」這種動物，稱蔣介石或蔣總統都不會影响蔣公的偉大人格，但「知之」卻厚顏無恥稱老毛及老周爲「毛主席」、「周總理」，我們不禁要問「知之」，你在以中華民國爲年號，以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報紙上寫專欄，究竟老毛是什麼「主席」？老周是什麼「總理」？老毛、老周在中國人民眼中只是一個雙手染滿千萬中國人民鮮血的劊子手，「知之」你要知道你寫一千句一萬句「毛主席」、「周總理」，共產黨都不會賣你的帳，你在共黨眼中只不過是在一張「反動報紙」寫「反動專欄」的一個人渣而已。何必自作多情，卑躬屈膝，捧老毛、老周粉飾？

四月十九日「星晚」以「石人」爲筆名所寫的「島居閒筆」欄，以「偏激」爲題，明眼人一看當然又是指桑罵槐的一套。筆者並不是文化中人，所以不知「石人」是何許人，但所寫此篇「偏激」，可說是本港近來「墮子」露出媚共尾巴後，給人點中，以指人爲「偏激」，自我解嘲的代表作。言爲心聲，既然有「墮子」行爲，就很容易給人看出，而任何正義的愛國人士，也應聲討、揭發。這些「墮子」當然不堪一擊，尤其如萬人傑先生這位文化英勇戰士，稍爲用棍尾一碰此「墮子」，則成個「散晒」，了無一聲。爲了挽回所謂面子，以退爲進，便說別人對他的聲討、揭發是「過於偏激」，「心地狹窄」，「眼睛鑲嵌一副有色眼鏡」。其實我們那有這麼閒心去「偏激」及嵌上有色眼鏡看他一眼呢？這是敵我生死之鬭爭，我們是爲數億受奴役同胞而控訴，爲我們子孫後代不再受奴役而反擊。當然這些「墮子」是不明瞭我們內心的憤恨，他們把這些揭發、反擊說成好像是私人仇怨，說別人心胸狹窄，使自己得以過關。其實越辯越露出他的不可告人的尾巴。

「爬蟲」總是軟骨頭，是經不起正義的反擊。我們要把這些「爬蟲」抽出來，免遺害於人民。想攻擊自由中國來作爲向共黨投靠的一點本錢，歷史告訴我們這無異是死亡投資，對共產黨有任何希望，你將會死在這希望中，這是筆者堅信的眞理。

一兵（七五年四月廿二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壇主微言

㈠前二月本刊主人老萬，致書鄙人云，「香港新文學家，對詩壇評語，有人不滿，希望筆下留情，對新文學家，勿再攻擊」等語，因此，鄙人兩個月不作任何評語，尊重老萬之意也。

㈡近接各方「高級文人」來函云，「吾人之所以看萬人雜誌者，因詩壇評語，意味深長，貴壇主見解高明，未隨時俗，不存忌諱，肯據實直言也，如今日久未見評語，感到索然無味，不思購買矣」。名中醫陸奎生先生面告云：「買萬人雜誌者，為看詩壇也，若無評語，興味蕭然，時賢之詩雖好，終不如買本唐詩合解，比較更好」，朋友中議論頗多，無法細舉。

㈢因此鄙人左右為難，論交友之道，應採聽老萬之言，為求雜誌銷數，仍不宜變作風，將二者利害權衡，不妨公開討論，讚成者「邊個」，反對者「何人」，按民主方式，少數服從多數亦可。再查反對者之文化程度如何，讚成之身份文化又如何，先知對方屬於何等人物，其見解是否正確，動機何在。情況明白之後，然後採取作風，不必聽一二之讕言，即輕易變更其主旨也。本壇主並無成見，隨灣就圓，如讀者歡喜白話，我可以「底地嗎呀」，如果不信，可以立刻表演。讀者重視文言，則可「之乎也者」，況且文言難，白話易也。我與目前之新文學家，並無怨尤。所謂河水不犯井水。況目前香港寫白話文者，尚未成家大可不必介懷，自尋多事。

㈣查文學並無新舊，同為說話，祇是用字不同，鄙人因遵循國家傳統文字，不受欺騙。擇善而從。並非復古。亦不守舊。所謂新舊之分者，「文長意少」謂之新，之乎也者簡練明暢謂之舊。胡適，魯迅，陳獨秀，毛澤東，底地嗎呀，謂之文化革命新思想。陳白沙，屈大均，康有為，陳恭隱，之乎也者，謂之思想保守舊文學。

㈤民國文妖，[illegible]倒，好壞不分，稱讀書人曰「份子」。份子二字，古書未見，並非尊稱，頗不恭敬，等於罵人。凡讀線裝書，工詩能文，守禮法，重仁義者，文妖曰「舊知識份子」。品行端正，智圓行方，超然獨立，不隨俗者，文妖曰「頑固份子」。不慕虛榮，不談主義，不趨時新，不作謬論者，文妖曰「落伍份子」。守聖賢之道，敬君子，遠小人，言忠信，行篤敬，維護正統，（例如擁護中華民國）文妖曰「封建殘餘份子」。目前大小文妖將所有「正派人」，「好人」，「學者」，「賢士」，「詩家」，「詞人」，全部看不起，甚至稱鄙人為「腐朽封建頑固落伍舊知識份子」。稍有名望，統以「份子」相稱，他們不恭不敬，故鄙人稱其為「文妖」，以牙還牙，符合正名之義。須知文妖之思想言論，與共黨頗為接近。打孔家店，廢線裝書，口氣相同，有書可證。

㈥鄙人讀書於洋學堂，在大陸時西裝革履，思想最新，並非三家村，冬烘老夫子，「子曰」「詩云」長衫小帽之流也。做官之時，也是張口打倒，閉口革命，所談之書，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對共黨之唯物論，辯證法，進化論，資本論，騙人之術，均能洞曉其法門。而且滿口新名詞「消極，積極，抽象，邏輯」。言行舉動。無所不新。「新詩」早歲有名，「新文」千言倚馬，「的哪嗎呵」最為拿手。一句之長，用字三十。以後年齡漸長，讀書亦多，上自秦漢，下至明清，歷史有名作品，無不閱讀，發現新文學各種理論，均非中國產品，民國文妖所用文字及邪說，是從外國販賣，流入華夏。並非中國傳統，多半由外國抄學而來，而且並不高明。政府糊塗重用。用為校長或教書。誤後生，則可。著書立說，傳於日後，則不能也。因所用文字，王大娘腳布，又臭又長，讀到頭昏，不知所云。五十年來，無人敢於指正。乃知民國至今，極少正直之士，致使文字低落。目前復興文化，確為當務之急。亦為反共對策之不二法門。

㈦詩詞者，文化之一部也，屬於國學精華。現在隨同孔家店，已被打倒約五十餘年矣。新詩新文，又無法代替。希望能以復興。共黨摒棄，吾人提倡，乃有萬人詩壇之創立。妄稱壇主，承乏六年，因言之過直，不免開罪他人。反對者懷疑其自身是「新文學家」，未免自我陶醉。報刊賣文，何能稱（家）！自己誤解耳。鄙人對事論事而已，並非意指何人。余所言者，不信即可。各行其道，何必生氣，氣死不值得也。在下於香港文教諸友，實無恩怨之私。其目的，引起當政者注意，改良教育利於反共耳。讀者明察，自當知曉。一片好心，不可誤會。

㈧總統蔣公，臨終遺囑，以「文化復興」為念，老人之灼見眞知，名言千古，吾人當永遠奉行，視為中華民國，「祖宗成法」，可惜者，台灣文教諸官，對復興之方，並無辦法，因當年讀書，受新文化之感染，可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㈨香港「天文台」報，以政論馳名，自孝威先生作古，繼任者為「工商報主筆」中華民國立委黎晉偉先生，晉偉兄與吾人同道為朋，相知有素，函請面商，囑為贊助，余已允在該報設二專欄曰「天文詩壇」，並有「明日黃花錄」壹欄。七天一次，該報暢銷台灣及南洋各地。諸詩友如有興趣，可以訂閱。來稿即寄「香港禮頓道六十號天文台報轉董力行收）。至於萬人詩壇，照常寄稿。惟目前積稿盈尺，次第刊登。欄小詩多故也。如老萬為敷衍白話作者，鄙人可以改變筆調，胡亂捧吹，游戲文章，令其高興，舉筆之勞耳。以後在天文台秉筆直言，糾彈時弊。對台灣文武百官，諸多老友，有所幫助。萬人則不必。兩刊筆調，各有不同，亦佳事也。萬人傑兄，忠貞愛國，議論高明，文章非同凡俗，論香港報界人才，確為第一。萬人詩壇，如認為符合所需，鄙人永遠襄助，以重友情。董力行云。

萬人週刊 雜誌

（總第三九五 新98 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九五期(新98)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九五期(新98)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 一九五七年 五月廿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㉟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㉓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毛江集團展開「新三反」運動

自炫「不打無把握之仗」的毛澤東，去年「批林批孔」那一仗就打得極不漂亮。本來，那是「二次文革」，結果除了把周恩來逼「病」進入醫院外，可以說是一無所得。如果也有所謂「成果」的話，那就是從去年三、四月起幹部「躺倒不幹」，工人罷工，進而造成工農業生產萎縮，交通癱瘓。在這樣情況下，才有毛澤東「失踪」，江青退縮，在「四屆人大」上宮廷派受到排擠局面的出現。對「朕即天下」的毛澤東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對亟欲接班的現代「呂后」加「武則天」的江青來說，是可「等」又有誰不能「等」？如果毛澤東一旦死亡，而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上台的道路還未掃清的話，那眞是不可想像的事。所以，在「貫澈四屆人大精神」的叫囂剛剛開始，毛澤東就「只爭朝夕」地於二月上旬在「人民日報」社論中發表了他的所謂「關於學習問題的重要指示」，接着在大陸上全面掀起了以「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爲主的所謂「學習運動」。

說是「學習運動」，但那絕不是單純的「爲學習而學習」的一個運動，經過今年三、四兩期「紅旗」分別刊登宮廷派要員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和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兩篇充滿火藥味的文章後，大陸上的政治運動已開始改變腔調，號召「學習革命理要聯繫階級鬬爭、路線鬬爭的實際」。所謂「學習」是手段，而「聯繫實際」才是毛江集團所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是說，這一「聯繫實際」，不僅要在黨內煞住「資產風」，更要攻破大大小小被異己分子控制的「上層」。這樣一來，凡被毛江視爲「新老資產階級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均將遭到無情的打擊。

看來，在中共內部即將展開的一場殘酷的整肅運動已無可避免。根據當前中共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內容看，整肅對象十分廣泛。在姚文元文章中就提到「老奸巨猾的老資產階級分子」、「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兩面派」、「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和「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等等。在張春橋的文章，引用毛澤東的話說「文革」的「非搞不可」，因爲，仇視宮廷派的中共黨內的「穩健」集團看到毛江一伙步步進逼迫使他們透不過氣來，所以他們互相串通利用手中握有的權力，一方面進行「聯防」性的消極抵抗，一方面給宮廷派「造謠」說：他們要「刮共產風」。這眞是極其毒辣的一個絕招，因爲「共產風」一旦「刮」起之後，幹部、工人的待遇只能減不能增加，既得的利益還要打個折扣，特別是佔人口絕對大數的農民「自留地」也將收回。這是宮廷派的敵對集團企圖煽起更大的混亂，藉以自保。當前，中共的「學習運動」正在「聯繫實際」，不僅要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清除「資產風」中打擊姚、張文章中「點名」的黨內的形形色色的異己分子，復將於「促進安定團結」的叫囂中，針對大陸大中城市工人中的「派性」以及盜竊、投機倒把、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分子」和「流氓集團」等等施加鎮壓。在農村則於全面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的同時，藉「加強市場管理」、嚴禁勞力外流、打擊破壞森林，防止副業單幹和禁止私自開荒擴大「自留地」等活動，全面進行整肅與屠殺。

在廣東現已開始一項「新三反」運動，其內容包括「反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反腐蝕」和「反貪污腐化」等等。目前，大陸各地均抽調大批幹部下鄉下廠，從「整頓領導班子」和「健全規章制度」着手，對有「多吃多佔」和貪污盜竊、假公濟私等行爲的幹部一律加以清算。對農民「反」得更澈底，如超支工分，若無力清還則有屋收屋，有豬收豬，總之不能稍佔「集體」的便宜。中共叫了多年的「爲人民服務」口號，其「服務」眞是澈底極了，非叫百老姓始終保持「一窮二白」狀況不可。

中共幹部生活靡爛，多數貪污腐化，是和中共政權的極權制度分不開的，已不自今日始。如果單純「反貪污」對百姓有利的話，那還可以。其實，這是在毛澤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的口號下，目的在於強化毛的所謂「革命路線」，摧毀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路線」只是個抽象名詞，既不能「鬬」更無法「殺」，說來說去還是鬬人和殺人。也就是說：毛江的目的，在於由上至下清除抵抗宮廷派上台的阻力。口號倒很好聽，在背後卻另有一套。



新聞以外

去掉老萬，何人得益？

再給唐碧川總編輯的公開信

萬人傑

說謊掩飾不了內心的責備，朋友質問，唐先生未敢說眞話。老萬二十年來對報社無功也有勞，使用這種不漂亮的手法對付老萬，有虧道義。不過，今天老萬遭受的打擊雖重，卻使我重振起奮鬭的勇氣，我會利用剩餘的精力，幹一番事業。撤銷「牛馬集」，可能使老萬因禍得福，從這轉捩點，獲得更大成就。

「尊重」與「尊敬」

唐碧川總編輯閣下：

上週給你的公開信，限於篇幅，意有未盡，故再致書閣下，目的是把我們之間的種種問題，弄個明白。

我們從一九三五年在大光報共事，到現在已整整四十年。我年紀雖比你小，但從未在通訊社工作，實際報齡，當不在你之下。

今天你當總編輯，我是小職員，我知道對上司必須尊重，不過，不論對朋友、上司、敵人，值得我尊敬的人，我才會由衷尊敬。我之所以在朋友、上司之外，加上「敵人」，因為不少在文字上是我敵人的人，而我私下裏卻尊敬他，我們雖見解有異，立場不同，對方有崇高的人格，為他的理想而跟我爭辯，不肯運用陰濕、鬼祟手法，嫁禍陷害，公報私仇，這種人，雖彼此思想敵對，仍是值得尊敬。另有一種人，貌為君子，好好先生，暗地裏卻搬弄是非，落井下石，面上還裝上一派悲天憫人的神情，叫人家相信他光明磊落。

我一向對閣下尊重，但尊重並不等於尊敬。尊重是因為閣下乃我的頂頭上司，在工作上必須尊重你，但尊敬則牽涉到個人人格問題了。

為什麼要否認？

我曾面對面跟閣下談過「生活圈」撤銷問題，你告訴我不是你的主意，還說你從台灣回來後，只和老板談過幾句。可是事實是否如此，閣下鷄吃放光蟲，肚裏明白。閣下說過些什麼話，雖沒有像尼克遜那樣錄了錄音帶，但隔牆有耳，耳朵是一副最好的錄音機。俗語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一個人做過什麼，如不是虧心事，絕不必隱瞞。

閣下是星島晚報編輯部門最高負責人，要把報紙如何改革，有你的權力。只要取得老板同意，可以大刀闊斧，把不合你理想的文稿，一律砍掉。如果閣下認為「生活圈」內容不理想，「牛馬集」時時闖禍，開罪閣下的朋友，予以撤銷，也十分合理，大可承認是閣下向老板獻議，我也無可怨尤。

不過，閣下否認了。為什麼否認？覺得這樣對老板獻議對不起我嗎？覺得造成我精神上如此沉重的打擊良心上有點過不去嗎？向老板獻議後覺得後悔嗎？抑或你發覺這樣做非常愚蠢徒然受人利用？

對閣下否認自己會幹過這回事一點，你當時心境如何我很明白，事後起碼也會覺得，這太過小題大做，如果承認，暴露了你的弱點，所以否認。

在自由民主的土地上

不過，「生活圈」雖被撤銷，「牛馬集」雖被腰斬，我仍感慶幸。慶幸的是閣下只不過當了星島晚報總編輯，如果撈到「總理」「主席」，任麻子一告狀，我豈不要腦袋分家？

自古以來，文人扛不起大關刀，用不來自動武器，只會打筆戰，筆戰不能致命，也不須送入醫院驗傷，除非對方血壓高，有心臟病，給活活氣死。挺多你罵我罵，罵到沒有資料再罵，便自動停火，也不必基辛格奔走和平，簽立巴黎和約。閣下為了我和任麻子的筆戰，竟採取這樣不漂亮的手段，箝制一方發言，豈是自由民主地方所宜？

香港政府，甚至代表英女皇的港督，也有容人的雅量。如果麥理浩爵士和閣下一樣見識，香港報紙不知多少要封舖拿人，但從未聽過有一家報紙因批評香港政府而被「撤銷」。我們大家生活在這塊自由民主的土地，這種不讓別人講話的作風，太不合時宜！任麻子如果手上還有地盤，不管是非曲直，定會把我罵足三百六十天。但今天他用文無地，剩下來的只是快報每週兩三天社論，不能每篇社論罵我——其實「國事論者的態度」一文，已極不該是「代表報社立場」的社論，再這麼寫，必然連這份唯一的工作也要丟掉！

不寫稿，拿稿費？

有幾位讀者也說閣下的朋友，見到我，慰問鼓勵之餘，也告訴我曾跟你談過「牛馬集」腰斬的事，閣下告訴他們說：「現在他更輕鬆啦，每星期寫一篇，鈔票照樣拿！」簡直白日見鬼！

四月十一日我寫了一篇「街談巷議」：「陰溝裏翻船」，無非因太多讀者打電話、寫信來查問「牛馬集」失踪的事，我希望向他們交代一下，自問該文措詞溫和，無損閣下威信，可惜也遭「抽稿」命運。連最後據點也被迫棄守，我和閣下主持的星島晚報，已再沒有文字關係存在，不過，最大的打擊也遭受過了，最後一點點的失利，算得什麼？

這一來，「每週一篇」已是失去時效的話；「照樣拿錢」更是天下最大謊話。何況，閣下也知我寫「牛馬集」非為廿元一篇稿費，如以多少讀者閱讀為標準，每篇「牛馬集」稿酬二百元也不算高。

最近星島日報副刊編輯何錦玲小姐向一位大牌武俠小說作家拉稿，對方索價每千字三百元，把她嚇到不敢還價。其實，如果他擁有廣大讀者，三百元一千字是價有所值，不算得是開天索價。我寫稿是為了過瘾，所以從不計較稿費，如果都外邊寫，每天七百字，一個月可拿到一千元。

有徵求讀者的意見嗎？

最近星島報的作風，喜走群眾路線。不論什麼新聞，往往來一次「街頭訪問」；可以說，這雖是「抽樣」訪問；也可反映一部分的民意。

星島報組織了讀者會，如要了解讀者意見，本來很簡單，大可在報上刊出表格，作讀者反應的調查，如果調查結果「生活圈」「牛馬集」沒有人喜歡看，閣下予以撤銷，十分合理；但以自己意見，作為讀者意見，未免有強姦民意之嫌。

辦報不是辦給自己看的，不是每一個讀者都像閣下那樣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很多一肚草，一腳牛屎之人，他會喜歡看我的「半桶水」文章，也有人鍾意研究「飲和食德」，要了解「哲理人生」，不該因閣下不喜歡而加以抹煞。

或者閣下會把責任推到「最高當局」身上，即使是真的，閣下身為老總，也應據實解釋，有無讀

者，全不知情，就對不起閣下擔任的職位。一個副刊未如理想，可加改革。十多年來一直認為「健康」的，突然間，把它埋葬在棺材裏，以閣下在報界的資歷，能舉出同樣的例子嗎？出發點能使人相信是「為了報社」嗎？我希望閣下能說一句不存成見的真心話。

銷路增加了多少？

星島晚報要勵精圖治我知道，閣下與編輯主任奉最高指示，要把報紙辦得更好，把銷路提到最高，我也知道。

或者把「生活圈」撤銷，換上「新聞眼」是閣下勵精圖治，百尺竿頭，更求進步的一步好棋；也可能同業間，對閣下的新猷個個叫好，老編花了很多精神，日與繼夜的翻過所有外國新聞雜誌找資料，到如今，已超過半個月，該有點效果；而這半個月更連續有「大新聞」幫助——西貢失陷……四千多南越難民來港……為尋親服務……美機炸棉共砲艇……跛豪判監三十年等等。我想問：星島晚報銷路增加多少份？

一份報紙能不能起紙，雖不能要總編輯全部負責，每一工作人員都有關係。如果全體工作人員「人盡其才」，相信對銷路定有幫助。但，如果讀者要喝咖啡，你給他一杯白開水；讀者要吃喫嗹，你給他清蒸石斑；讀者要喝白蘭地，你給他啤酒，即使你提供第一流貨色，他們不對胃口，淡出鳥來，寧願悄悄跑去踎大牌檔。

閣下是老行尊，當然了解這道理。吃完閣下的上等大菜，我來給他們一杯香濃咖啡提提神，助消化，有何不好？蔑視讀者意見，不作真實反映，不但對不起事頭，亦對不起讀者。我不敢說對不起身為閣下下屬二十年的我，但給我精神打擊相當大。

錯把綠葉當毛蟲

俗語說：牡丹雖好，也要綠葉扶持。星島晚報在閣下領導下，是一朵燦爛的牡丹，我們有份工作的，應可算是一塊綠葉，可惜閣下患了色盲，把綠葉當做一條毛蟲，恐怕毛蟲吃掉你的花，務必去之

而後快。現在有人告訴你，你錯把綠葉當毛蟲，可惜閣下有着年老人難以避免的頑固性格，死口咬定毛蟲就是毛蟲。

把綠葉去掉，當然無碍牡丹的生存，但光緻緻的一朵牡丹，也稍失它的吸引力。賞花的人在替閣下惋惜，但如果個個感到意興闌珊，閣下這花王，也會覺得冇乜瘾頭。

不要以為閣下在一家財雄勢大的報館打工，把垃圾放進去，也可雄踞首席。讀者眼睛雪亮的，因此年來不少新興報紙後來居上。讀者絕對不是單看招牌，內容很重要。如果是負責任、有量度，不是私字當頭的報紙，不應以個人的恩怨或喜惡來處理公事。近年你我間積累許多誤解，致使閣下對我的成見日深；加上閣下袒護任廠子的近因，促成閣下下此殺手，除掉我的目的雖達到，但此舉對報社有利還是有害？相信閣下可在自己心中找到答案，此舉徒令親者痛仇者快耳。

朋友同事存戒心

如果閣下肯冷靜想想，把「生活圈」撤銷，把「牛馬集」殺掉，什麼人得益？除了滿足報復心理外，你一無所獲！

這是百分之百損人不利己的勾當。嚴格說，這還是對閣下有害的。不是說我有自大狂，沒有我的文章，報紙銷路會受影响，而是你我間的朋友反應，對閣下頗為不利，閣下用這種手段對付一個和你前後共事凡四十年的朋友，實在使人寒心。以後朋友、同事對閣下都存有戒心，即使任廠子感恩圖報，天天陪伴閣下打牌、下棋，能補償別方面的損失嗎？你有你的事業機構，我也有我的事業機構，但你和我在星島都不過是打工性質，打工的人，隨時有被炒魷魚可能；即使不炒，過得幾年，彼此都要退休，如果不是有非去之不可的理由，你我都應該樣樣有開一點，凡事要留餘地，不可做得太絕，俗語說，不知乜兒先死，抑或薦袋先爛。如果閣下不是做了這樁不可饒恕的勾當，留給朋友同事的印象，還可保持得好一點；這事之後，人們對閣下，便有新的評價。

守父靈一月記

（上）

蔣經國

> 本文為蔣院長月來所撰寫「守 父靈一月記」，在這篇至情至義之文中，處處可見總統蔣公的偉大思想，人格和精神，同時也寫出了我們共同的為國奮鬪和追念蔣公的心聲。

四月五日

清晨，走入 父親臥室請安之時， 父親已起身坐於椅上，面帶笑容，問兒昨夜睡眠如何？兒敬答甚好。 父親亦曰夜間睡眠甚佳，隨又談及今日為清明節以及張伯苓先生百歲冥誕諸事，當兒告退時， 父親囑曰：「你自己以後要多休息。」兒聞此言，有一種特殊感觸，全日心中有所不安。

參加伯苓先生紀念會後，即獨往觀音山掃養浩、介民、挺鋒、雲森諸兄之墓。因是日人車擁擠，下車步行一小時餘，沿途與民眾互相招呼問好；並在八里乘渡船至關渡，在渡船中與同渡者互話家常，至為親切和洽，有如家人。在關渡上岸，再乘車至士林，敬候 父親安，時已下午四時許， 父謂略有不適之感，並囑兒回家休息。八時半忽接醫師電話速赴士林，到達時，知 父親心臟跳動不規則，血壓下降，情形甚危。此病發於睡眠中，經數小時之急救無效，竟與世長辭， 母親與兒隨侍在側，悲哀跪哭，昏迷不省。是時天發雷電，繼之以傾盆大雨，正是所謂風雲異色，天地同哀。子夜，黨政軍負責同志皆來瞻仰父親遺容， 父親面容安詳，如在熟睡。余在 父親三月二十九日所立遺囑上以行政院長身份簽字時，雙手發抖，已不成書。

四月六日

晨二時許，侍 母移 父靈於榮民總醫院，祭畢後回家，天已東方發白，自感身體不適。上午再到榮民總醫院瞻仰 父之遺體，並設靈堂拜祭後，在病房中稍作休息。此時心悲意傷，但有責任在身，不得不稍作強忍。約之驊兄來談，商量公務之處理，並以從政黨員身份向中常會請辭行政院長職，以便守孝。但中常會決議挽留，勉以「至望深維古人墨經之義，勉承艱大，共竭其效死勿去之忠藎，即所以篤其錫類不匱之孝思。」余思國難當頭，實有待奉獻以完成 父親之遺志，乃不得不強抑悲痛，決定接受中常會之命，以孤臣孽子之心，上報黨國。是日以國際形勢變化甚大，復約呂煥兄深談外交有關問題。

四月七日

處理治喪有關事宜，請示 母親後決定暫厝 父親之靈於慈湖，以待來日光復大陸，再奉安於南京紫金山，以達成 父親之心願。

四月八日

晨，到靈堂跪哭哀思。章女自美返國奔 祖父喪，父女抱頭痛哭。

四月九日

東方發白之時，余在榮民總醫院照鄉俗為 父親穿衣服，並着長袍馬褂、佩勳章。十時許， 母親將 父親喜讀之三民主義、聖經、荒漠甘泉和唐詩四本書，親自置於靈櫬之中，另有呢帽一頂，手杖一根。 父親之遺容莊嚴、慈祥，父親一生為人皆如是也。十一時，全家大小跪祭 父靈，於政府治喪大員公祭後，即移靈至國父紀念館，路經大直、士林、圓山、中山北路、仁愛路，沿途民眾排列近百萬人，處處路祭，人人哀號，哭泣跪拜，一切出於至誠，令人感動萬分。 父親逝世後受到國民如此之真誠敬仰，由此可見天下是非自在人心。中午安置 父親遺櫬於國父紀念館正廳，佈置肅穆寧靜。晚間文兒抱病由其妻女陪同向 祖父之靈跪拜痛哭，余聞之亦哀。即日起，余夜宿於靈堂之後陪靈。

四月十日

上午七時起，民眾開始進入紀念館瞻仰 父親遺容，人如海潮，一波又一波，第一天即有二十八萬人之眾，男女老少，哭聲震天，有跪地久而不起

者，此種場面可謂從所未見。民眾多有遠自外縣市來者，無不悲痛哀切，此種眞情乃是人世至寶，天下實無人有如此受人敬仰者。

晨八時，曾至桃園慈湖察看 父親安厝之所。

夜間，起身數次，徘徊於 父靈左右，夜深人靜，覺父親有如在安眠之中，深覺 父親雖已不起，但無異仍活於人間。

四月十一日

早晨五時半，向 父靈行跪拜禮後，因爲身體不適，回家略事休息。傍晚至士林探省悲痛中之 母親。時近黃昏，日將西沉，余一人獨坐於 父親生前之臥室與書房中，沉思靜念，多少年來，父子在此不知商談多少國務家事，報告多少可憂可喜之事，爲兒者亦不知恭聽多少教訓及指示。有一次父親訓示曰：「無論做什麼事，總是要做到眞心的眞字。事無大小，皆須如此。」此話雖短，含意實深。 父親之一言一行，無不深刻銘印於我腦海之中。嚴正、眞實和慈祥，乃是 父親出於內心之一向表情與精神；愛 總理、愛國家，反侵略、反共黨，乃是 父親五十餘年來始終如一之觀念。想起父親久病中之種種情況，內心極爲痛苦。離開 父親書房時，悲泣不已。

四月十二日

晨四時，起身向 父靈行禮，有如 父親在世之日之請安。旋至 國父紀念館外廣場，向鵠立排隊等候瞻仰 遺容之數萬羣眾道謝。有的從昨夜即來排隊等候入館向 父親致最後之敬禮，余爲之感動而哭。尤其聽到羣眾中有許多人高呼要我爲國珍重，此猶如是共患難的大家庭。羣眾嚎啕大哭。說出「領袖精神不死」之心聲。國外過去不公平之輿論，至此亦多能覺悟過來；過去一切之譭謗、侮辱和曲解，亦皆由此一掃而空，我 父可安心於九泉之下矣。所遺憾者，乃尚未完成光復大陸之志願，吾人今後之責任即在完成 父親之遺志，以安 父靈。回室靜思，立下志願，今後將爲國家與同胞做更多的事，要把自己的血汗和同胞的血汗堅固的凝在一起。從今開始，我應堅強握起雙拳來。

四月十三日

深夜，外出慰謝立於廣場中之羣眾，有人與我相抱痛哭。

上午領章女、楊和婿再到慈湖，檢視厝地之工程，武、勇兩兒在此督工甚力，殊以爲慰。工程人員與工人尤皆不眠不休，日夜趕工，余深爲感動。

今日余血壓升高，殊感不適，稍作休息。

四月十四日

子夜，獨自跪於 父靈之前哀思自省良久，時雖深夜，余何能安睡耶？

今日余敬以 父親在病中親書「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十六個字公之於報端，此乃 父親最後之遺墨，付兒保管，不但表明 父親一生革命志節，亦有對兒教忠教孝之深厚意念在焉。 父親一生清白，意志堅強，誠古人所云「其介如石」、「其堅如鐵」、一心爲民，一意爲國，乃是古今完人，余何幸有如此偉大 父親，但從此不復能親受庭訓矣，悲夫。余從此即爲孤臣孽子，做人處事更應謹慎，謙讓，永遠不忘 父親小心翼翼、不與人爭之遺訓。

清晨，再親自走向羣眾敬致赤誠之謝意。

傍晚陪侍 母親向 父靈行禮致敬。夜間數次起身，親謝守靈之治喪大員。瞻仰 父親遺容者日益增多。 國父紀念館乃晝夜放開。

四月十五日

清晨，向 父靈行禮後，回家稍作休息，開始整理 父親之手書，其中有一封乃余在金門公幹時所示手諭，囑兒在金多作休息，彼時余曾患小病，父親特囑不必在湯恩伯太夫人出喪之日返回台北，並謂將親往祭弔，後來 父親曾抱病往殯儀館弔湯太夫人之喪，深感 父親用情之眞以及不忘舊屬之意。今重讀此信，泣不成聲，不能再繼續整理文件矣。

傍晚，陪侍 母親再至 父靈前行禮，母親至爲悲傷，多次痛泣，余慰 母親保重以安 父親之心。

傍晚獨自徘徊於園中，斜日西沉，猶有落暉，忽見彩霞白雲奇景，夜不成寐。

四月十六日

今日爲 父靈移至慈湖奉厝大典之日。晨陪侍 母親至 國父紀念館，八時五分， 父親遺體舉行大殮，家人環哭，由不孝兒蓋棺。八時三十分，舉行追思禮拜，各國弔唁特使均參加，莊嚴肅穆，極盡哀思。九時半起靈，經過台北市區及中興橋、高速公路、桃園、大溪至慈湖，路程六十餘公里，沿路兩旁瞻仰祭悼之民眾達兩百餘萬之眾，有披蔴帶孝者，有跪至三、四小時之久者，處處一片哀哭之聲，見之聞之，悲慟不已。

父親遺櫬既抵慈湖，安厝於正廳，向 父靈行大禮後，余即慟極而昏，經醫生治療，數小數始醒。是時已近黃昏，人散屋空，余夜宿於 父靈之旁，不能入睡。子夜起身坐於靈堂久之，深有空虛寂寞之感，但回想今日沿路喪祭之感人情況，頓感有一無比力量，來自四方，深覺此一力量，即爲民眾支持政府，從來反共復國大業之最好保證，故時局雖艱難萬分，但國家前途大有可爲也。

四月十七日

今日余發表談話：「先君崩逝，野祭巷哭，敬禮致哀，悲慟之深情與虔誠之厚意，令人萬分感動。經國遽遭大故，哀慟逾恒，無法踵謝，惟有奉行遺命，鞠躬盡瘁，以報答我全國同胞之至誠與厚意。」本日分別晤見美國洛克斐勒副總統、越南陳文林議長、韓國金鍾泌總理和日本佐藤榮作前首相。

上午並隨侍 母親在士林接見各國來華祭弔 父親之代表團，以表謝意。午前復在凱歌堂參加家庭追思禮拜。

晚間，章女返美，父女相別於此悲痛之際，臨行依依，益感心中戚戚然。

四月十八日

守靈於慈湖，想起歷年侍　父親在此小住之情況，一一在心，恍惚　父親尚在人世與兒共居於一屋之內，回憶往事，不知涕淚之何從也。

喪居之日，正是自反自省之時。子夜起身，有時坐於靈堂，有時徘徊屋前，自感一生不孝，但已無補罪之機會矣。晨昏之時，余必獨坐於屋東陽台，此爲　父親生前最喜愛之處，蓋甚爲幽靜也，常與兒在此閒話家常，同聚天倫。此處有兩椅，現在余坐於左面一椅，右一則　父親常坐者，今則空矣，睹此情況，頓生悲哀孤獨之感。看園中杜鵑、翠竹和蒼松相映，聽山側泉水潺潺之聲，仰望藍天白雲，思親情之易失而不易得，尤爲傷感。細讀　父親手書數封，其中多爲指示政務之計劃與實行細節，感觸殊深。晚飯後，散步走廊，更有如　父親在前，兒在後隨行也。

四月十九日

父親逝世至今適半月，昨天爲鄉俗所謂「二七」，此一期間生活如在夢中，悲痛之字句無法形容內心傷痕創痛之深。細思此次　父親出喪之經過，從男女老幼同胞所表現流露之眞情，民眾對國家元首之喪有如考妣，實爲亙中外古今所未有者也。我父有靈見此眞情，可含笑於九泉之下矣。余今後尤必須作更大之努力，奉獻於黨國，以報答同胞深切之厚望，以慰我　父在天之靈。

美國友人戚烈拉將軍專程來華祭弔，甚爲感激，余約其來慈湖，並同車至角板山，靜坐於梅台長談敍舊，在悲傷患難之餘，尤感友情之可貴，美國友人如戚將軍者甚多。從梅台遠望綠色之梯田，青山綠水，稻禾離離，兩週來悲鬱之情稍得寬舒。

夜間起身三次，徘徊於靈櫬之旁，兒欲呼　父，已無如在生時慈祥之答應矣，謹祈求上蒼祐我父之靈寧靜平安。

四月二十日

清晨，向　父親行禮請安如平日。

父親得病休養已二年有餘，余除公務及外出外，皆日夜服侍　父親於榮總或士林。思及　父親有時侍兒共餐倚望兒歸之情況，以及余因公外出辭行之時，輒再三囑兒「早去早回」，凡此種種，思之心傷。我遭第一次家喪，乃在余十一歲時　祖母病重，當時　父親在旁奉養，　祖母去世於　父親侍擁之中，　父親哀哭多日。　祖母從事慈善事業，主持地方公益，修橋舖路，教子有方，愛孫心切，但家教甚嚴。回憶　祖母之喪，余因年幼，當時只覺悲戚，而無如此次喪　父哀慟之深。

下午，會晤王部長任遠兄，爲追念父親仁慈之心，並一本人性本善之理，以助在刑人改過爲善，使之從新做人，家庭團聚，減除痛苦，特請其着手研究，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減刑之辦法，報告嚴總統後，從速實施，以實踐父親仁政愛民之遺志與矜恤囚黎之至意。

四月二十一日

深夜坐於靈堂，想起　父親待兒慈而亦嚴，愛之教之無微不至。尤其二十五年前撤離大陸之時，日夜相處，共冒危險，出生入死，同受譭謗，遭受侮辱攻擊，　父親爲貫徹反共救國之職志，一心一意爲挽回危局而東奔西走，對種種汚蔑視若無睹。今日革命尚未成功　父親即已辭世。　父子同離大陸，而今兒已成爲孤苦之人。猶憶　父親追懷　祖母之慈菴記中有句曰：「堂上之梵聲庭前之徽音，則邈然不可復聞。」　父親當日失母悲痛之情可知，而余今日喪　父，其情亦復如此，悲夫。

今日約書楷兄同乘車來回北部橫貫公路。有風景極美之處，猶憶某年父親坐於池端（即桃園與宜蘭兩縣之分水嶺）告兒曰：「此乃最爲幽美之所，可惜無享清福之日，否則我父子在此搭一茅舍，何其樂也」此次余在此小坐即起，不敢回憶往事矣。

返慈湖後，子夜披衣起身，覺有寒意，佇立靈堂之前，仰望天空新月相照，深感此乃苦痛中之寧靜，讀「谷中清泉」以解心中之苦。

日來回憶多少往事，多少痛苦。父親嘗自喻一生爲「勞碌命」，但並不以此爲苦，然今日余所遭之痛苦與父親昔日所遭遇者相比，則小之又小矣。

四月二十二日

父親逝世之後，世局發生大變，亞洲形勢急劇惡化，中南半島反共陣營已經解體，朝鮮半島戰機日趨嚴重，此乃外有脣亡齒寒之痛時也。自由世界如早能依照　父親之遠見和計劃處置，絕不致遭此危局。昔日我大陸之失如此，今日東南亞之敗亦復如此。千萬亞洲人之死亡，億萬亞洲人失去自由，將由何人負責？局勢變化如此，非由於盲人騎瞎馬之錯誤政策，即是共黨匪徒從中陰謀操縱所致。不過自由民主之不可磨滅，共產黨徒之不能成功，乃是　父親之至理名言，吾人絕不因局勢惡化而稍有懈怠之意。　父親每於國家危機四伏之際，必言「一切要靠自己」，今日吾人有主義、有組織、有力量、有羣眾，只要自己站穩腳跟，堅持原則，努力以赴，復何憂何懼？

今日高級將領來慈湖弔祭，多爲好友，相談甚久，互作慰勉，局勢之變，迫不及待，即應更進一步加強戰備，彼此誓言肝膽相照，爲貫徹　父親之遺志，作最大之努力。

四月二十三日

喪　父之痛，與日俱深。余何其幸，有如此偉大之　父親，又何其不幸，在此危困之際，天奪我父。前途茫茫，有事何所憑依？有苦何所傾訴？余常言「千斤重擔壓肩頭」，今日又不知加上了多少斤。夜夢一羣毒蛇向我伸舌而來，又有一道鐵絲網阻於前進之路，此夢似有深意所在，夢醒之後不復成眠，百感交集。人生之意義本在奮鬥中消除邪惡力量，以謀光明前途之創造。今後惟有追隨黨國先進，與親愛同胞及全黨同志精誠相處，而余尤應自勉自勵，堅定奮鬥，不計成敗生死，以共同救國家於危亡之際，以共同滅共黨於其猖狂之時。有此信念，有此毅力，何敵不可摧？何事不可成？

靜觀慈湖水平如鏡。有一年，　父親率兒乘小舟遊於高雄澄清湖中，是日適爲中秋，　父見水波明月相映，告兒曰：「此即平湖秋月」也。時隔數年，記憶猶新，今日如能陪　父共遊此湖，將何其樂也。但任何既成之事實非人力所能改變者，時間和事實皆無情可言，一切有待自己來奮鬥！

守父靈一月記

四月二十四日

今晨起身，天尚未明，自感身心悲鬱疲倦，一人獨處，生活清靜，但無時不以公務爲念，身居喪期，仍因責任在身，不敢有所懈怠，尤以如何幫助高棉越南即將歸國胞僑及在台僑生之生活爲念，政府應予以幫助。世界正起大變大亂， 父親逝世乃爲國難之極，此時或亦將爲否極泰來之階，吾人如能遵照 父親遺訓，善運機勢，創造機勢，自可轉劣勢爲優勢，不過吾人必須先求生存與安定，始能有運用之餘地。東南亞之赤化已成大悲劇，繼之而來者可能尚有不少之悲劇，但事在人爲，三民主義世界大同之實現必有來臨之日，自由人類必不會毀滅。不過由於政客之自私與無恥，多受若干苦難而已。人類歷史原卽曲折崎嶇，吾人只要有勇氣、有志氣、奮厲直前，無畏險阻，必可克服一切艱難險阻，而終底於成。

四月二十五日

父親逝世，吾妻悲痛異常，日夜痛哭，幾已成疾，頗爲之憂。 父親逝世之夜，吾妻曾吻 父親之額以哀永別。猶憶當妻歸國拜見 父母之後，曾對余言：「余幼年卽喪父母，而由胞姊養大成人，今來歸蔣氏，必視君之父母爲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三十八年，吾妻如此言之，卽如此行之，可謂盡孝矣。妻五十歲生日， 父親曾親書「賢良慈孝」，贈之以作紀念，妻視爲至寶，除保留原件外，並托人將此四字刻之於石，置於室中。去年春節父母雙親曾與妻攝影留念，此一照片亦置於房中。父親逝世之次日，余見妻曾對石刻哭不成聲。余獨自守靈於慈湖，時以家中病妻爲念。吾 父慈祥爲懷，最重人情，但一生辛苦，惟爲兒者知之最深。

美國安克志大使今日來慈湖弔 父喪，余曾與其長談 父親與中美關係。

達雲兄來慈湖弔祭，哭泣傷痛，令人感動亦感激。相談甚久，二人共進午餐，人在悲痛之時，益感友誼之可貴。

近日氣候甚熱，頗有反常現象，不知有害農作物之成長否，甚以爲念。日來夜不成眠，但已無如數日前之疲倦矣。

四月二十六日

慈湖環境寧靜，余守靈於此，心情始終憂傷而感寂寞，每於子夜仰望明月，倍覺悽涼，披衣靜坐靈堂之中，有時則坐待天明，始回寢室。回憶往事，愧對父親之處甚多，今後余當對黨國多作貢獻，以補以往不孝不力之罪。此乃余應作之努力，必不惜生命與健康，而盡心竭力盡我忠孝之心，庶幾不愧爲一中國國民黨員，亦不愧爲蔣氏之後人。

黃昏時刻，坐於小池之旁，羣魚游泳其中，此亦爲 父親平時靜思之處，今爲兒者一人獨坐，觸景生情，悲從中來，益不自勝。今日聞前越南總統阮文紹氏來台，甚有所感，彼爲一反共領袖，今在內憂外患之中，不得不出國，吾人自應予同情並以禮遇之，特囑人贈送水菓，以示安慰。

下午，立夫兄來慈湖向 父靈獻花行禮。

余今日入睡較遲，上床時已是夜間十時矣，心鬱哀傷，久未入睡。

四月二十七日

早餐招待張向華先生夫婦，以謝其特自香港來台弔 父之喪。中午並以素菜欵待友好十二人。

此身居台灣之慈湖，此心則以故鄉 祖母之慈菴爲念。當年 父親聞共黨紅衞兵毀 祖墓之訊，苦痛萬分，曾來慈湖角板山小住數日， 父親名此小築爲慈湖，其意卽在紀念祖母也。

父親得病於六十一年之秋，其後多在休養治療之中，不論病情如何，父親始終安寧靜養，不煩不燥，有此修養，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癒，卽囑兒在 父親胸前，代爲掛上平時常帶之聖母像，有時吟讀唐詩，或於晚餐後朗誦大學中庸。 父親一生爲國，一無私念，一切爲公，此皆余所當學習與實踐者也。

下午，回士林探望 母親，並回家與妻聚談，加以安慰，復返慈湖守靈。今日余心情較爲安寧。

四月二十八日

日落之時，有孤雁一隻，長鳴而過慈湖，復繞湖而飛，其聲哀惻，久而不去，不孝子在守靈之時，聽此飛禽哀鳴之聲，益增內心之悲悽切怛矣。夜間靜坐陽台，見螢火蟲，上下閃飛，甚覺清靜安寧，間聞池中魚躍之聲，此皆爲我 父所喜之情景。接觸大自然，乃 父親平時之最大享受，而甚多哲理之學以及治國大計之高度靈感，亦多由此寧靜之中，有所感受而產生。 父親治國愛民，用心之苦，決非任何人所能盡知之者，余甚願寫一部翔盡眞實之歷史，以使後人益知 領袖之襟懷志事。

周恩來槍傷入院

曾憲光

最近人們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印支半島情勢的惡性發展，對正在一天天爛下去的大陸景況，少加注意。爲此在這裏特給補上一筆漏網的新聞，雖時間上稍嫌久了一點，但仍未失去其內幕性及報導的價值。

大連地震死六萬人

今天春節前夕，「美帝」等國家已測出我國東北地區，發生了一次大地震，許是無法再隱瞞下去了吧！事後中共才極之不願意的承認在遼寧省發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強烈地震，接着可憐可惱復可笑地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該次地震的消息：「黨和政府表揚我國有關科學人員，因他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提高了思想覺悟……預測出這一次地震的來臨和發生，有效地把傷亡減少到最低限度……」「毛主席和黨中央非常關懷受災地區的人民，組成了規模巨大的醫療隊及工作組，趕往事發現場……」「參加這次救災運動的人民羣眾，超過十萬人以上……」（大意）

看完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以上的報導後，在發現其矛盾百出的同時，更感到它荒唐可笑，非常明顯，設若這次發生於寧遼省的強烈地震，眞的早已預測出的話，傷亡人數定少之又少，既如此，那參加搶救災區災民工作，也就無論如何用不着動員十多萬人。反之，既動員了這麼巨大的人力物力，可見災區受害情況及傷亡人數，定必十分的嚴重，同時，也就有力地證明，中共有關方面早已預測出這次地震發生之說，全是騙人民鬼話，亦將使那批「糊里糊塗」喪生者死不瞑目！

那次的大地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據最近由寧遼省大連市來港的一位友人，親口告訴我：因事出突然，卽全大連市的黨、政、軍人員及全體居民，在忙了一整天後準備上床休息時，忽然天搖地動，接着發出全市都可聽到的巨響。不久，在人們驚魂未定且哭喊仍交織成一片之際，傳來一個令人不敢置信的噩耗，市區內某地段全部下陷成海……天亮時更聽到有六萬多人，與他們的機關、宿舍、商店、住宅及其他建築物一齊下陷葬身海底……而嚇到人人魂不附體。尤甚者，正當大連市所有老百姓個個驚慌失措的不知如何是好時，四週的擴音器又不斷響起：「大家火速疏散！」「放棄一切，火速疏散！」「火速疏

個大連市好似世界末日卽將到來的，哭聲四起，亂成一片！

不知是被突而其來的大地震嚇破了膽，還是眞的預測出地震仍將發生，中共遼寧省委及大連市委，漏夜實施了一系列緊急措施：㈠凡是老人和前來大連市探親者，一律馬上回到鄉下及原籍去；㈡一般居民，晚上睡覺時，一律住進

美國人應

美國立國才三百多年，自獨立後一直忙於追求物質文化，向西部發展，而未暇顧及人文文化。殊不知人文文化才是立國基本，但美國自開國便缺乏像孔、孟、蘇、柏那樣的大思想家。勉強說，也只有數人而已，如威廉・潘恩、班哲明・富蘭克林等人。

先有大思想家，始有偉大政治家。由於美國無什麼大思想家，所以三百多年以來就很少見偉大的政治家。夠得上大政治家的，除華盛頓、傑佛遜、林肯、門羅、老羅斯福、威爾遜外，恐怕再也找不到什麼人了。

美國得天獨厚，若是世界上沒有敵對大國，那也就沒關係，它可以永遠居於強國之首。但事實上不然，第一次大戰後冒出一個蘇聯，那便不同了。蘇聯既是尙人文文化，又是講物質文化。伸言之，它先以馬克思主義麻醉世人，後則以強大武力，侵畧各弱小鄰國。故它的勢力愈來愈大。

美國號稱自由民主國家領袖，可惜它的對外政策，一直搖擺不定。簡單說，美國是既怕反共，又媚共者，例如二次大戰末期，美國有一部份人，本主張乘蘇聯於筋疲力竭時，揮兵直搗莫斯科，當時確是輕而易舉足以把這個世界禍源征服。但美國執政者，卻說應留下這個反對勢力，以免美國負擔世界全責。又如韓戰時，若聽麥帥

，美國政策與韓戰時如出一轍，只打防禦戰，而不准打勝利戰。這兩次戰，美國損失生命財物不計其數，結果卻皆白白犧牲了。

地球只有這麼大，敵人多佔一塊土地，美國勢力就縮小了一塊土地。美國人如再不早日覺醒，日削月割，遲早會侵畧到美國本土，如一旦關島、威克島、夏威夷，再次不保時，美國便將毀

市郊空地上臨時搭起的茅房（理由是設若再發生地震時，茅房塌下來也壓不死人也。）㈢加強全市廣播電台預報有關地震消息，還有……

以上種種，有力地反映出和證明了，二月上旬發生於大連市的強烈地震，所造成的損失和傷亡，是異常嚴重的，是大慘劇！

大慘劇，特別是自然災害帶來的大慘劇，不論發生在那個政權下國家或地區，同樣都使人感到難過和不安，更何況在這次大地震中死去的六萬多人，都是我們的大陸苦難同胞呢，照理，除了表示哀悼外，不應再把它當作話題提出來談，但問題在於中共對這一次的大慘劇，從頭到末所表現的態度——既不嚴肅更不負責，且處處隱瞞眞象，尤其是面對六萬多慘死寃魂，和百十萬無家可歸的災民，仍念念不忘美化自己的態度及其行徑，使得我無法再沉默下去，而這也是筆者在此，把當日慘劇發生的眞象，在此特於詳盡報導的原因，目的是用來揭穿中共的「偉大空話」和美麗謊言，讓世人對中共來一次「再認識」。

周恩來槍傷入院

近一個時期來，周恩來一直住在醫院，因此，曾引起了各種不同的猜測：有的說是患政治病（被極左派所迫）；有的說是一種以退爲進的策畧（用來鬆解江系宮廷派）；有的說確是患病，更有趣的是好些自詡消息靈通的所謂中共問題專家，還言之鑿鑿的說是患上了心病臟……

但一位剛由貴州省來港探親的人士，告訴我的內幕消息（據說該消息在幹部中間，早已成爲公開的秘密），卻無情地否定了以上一廂情願的說法，具體的情況說：

自好幾年前投入江青懷抱的第一位軍事大頭目謝富治，遇刺負傷（槍傷，過不了多少日子，便傷發身亡）後，不論江系或周系人馬，甚至在日常生活行動中，都各自提高警惕的時刻處於戰爭狀態，但儘管如此，有一次周恩來在多名保衞員護衞下，由某會議場所出來時，前面突閃出一黑影，啊！原來是手提機槍的刺客，並正要開槍向周恩來掃射，周的一名保衞員，見此而毫不思考的用自己的身體，擋在周的面前，一面用槍向刺客反擊，一陣槍聲過後，刺客被機槍掃射得血肉橫飛，但那位保衞員也因救周而中槍身亡，而周恩來本人也受槍傷，且傷勢頗重。

爲了有效地治療，爲了進一步做好保衞工作，在穩健的人馬精心設計和安排下，周恩來終於搬到爲他特設的醫院醫療和辦公去，甚至連接見外國使節和國際友人，亦在他的醫院舉行，因此一來敵對派刺客無法再接近他！好一着高招！

據說，對周恩來的遇刺，在大陸有這麼一個傳聞，即刺殺周恩來是林彪餘孽所爲，但那位大陸來客又告訴我：對上述傳聞，亦有不少人懷疑可能是反周派放出的烟幕，雖然來人沒有肯定言明反周派就是江青的極左派，但已足以反映出林彪垮台與周恩來的關係，及目前大陸新的權力鬬爭之嚴重和尖銳化！看來連場好戲還在後台哩！

信這是不可能之事。

然如何挽救美國呢？依個人看法，很簡單只有速向布克曼學習。布克曼雖已逝世，但他留下的超越的意識形態卻仍活躍於美國、全世界，即中南半島各大首都，也還有他的無數繼承者在繼續傳佈他的思想、工作。

「現代的戰爭，國家必先由於思想失敗，而後才作戰失敗。要擊敗一種思想，你不能光是反對它、不理它，或者射擊它。你唯有用一種超越的思想，去對付它。」以上這就是布克曼的超越

克曼學習

緡山

現今共產國家所有的武器，可以說美國皆有，且超過之，但共產國的思想武器，美國卻比不上。因爲美國的自由民主主義，只注重個人享受，對當前的世界問題已失掉了作用、吸引力了。故目前爲美國計，也是爲世界計，必須有積極推行布克曼的超越的意識形態。據布克曼的信仰者作家說：「一個有意識形態的人，能夠改變一個無意識形態的人，這即今日世界共產黨力量的秘密。一個無意識形態的人，永遠不能改變一個有意識形態的人，這即今日民主主義挫敗的秘密。一個有意識形態的自由人（即道德重整人）他能改變一個有意識形態的而不讓他自由的人（即共產黨人），這即人類政治舞台上的下一幕。（見Peter Howard與Paul Campback合著American Needs an Ideology）

他又說：「僅單屬於某一階級（共產黨）、民族或國家的思想（法西斯、納粹），其力量未免太小，實不足以團結整個世界，而只能促其分裂，非藉武力不能達到其最終目的。只有某一種既強有力，而又能改變人性的思想，才能聯合全人類，而超然於不同階級、種族和國籍之上。這就是說，一種思想，趨向於分裂、混亂、獨裁、戰爭（按即共產主義）。另一種思想，卻能促成社會的新生，以及政治、經濟的復興（按即道德重整）。（見上述二人著Remake Men）

上述思想，就因它超越於馬克思主義，所以在魯爾礦區，能夠贏得了許多老牌馬克思主義者改變了，轉而投入於布克曼方面來。

布克曼不僅有超越的思想，而且更有對付共產黨的巧妙的戰畧，那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他把他的超越思想裝備於其巧妙的戰畧上。如推行青年運動、工人運動、話劇、歌劇、刊物、小册子，講演以及向全世界各階層滲透等等，總之，共產黨怎樣做，他們便領導工作隊，也就怎樣做。可惜美國執政者，對布克曼這種工作，只把它當做一種宗教、哲學去欣賞，而尚不肯視爲國策指導方針去實行。爲什麼？即因他們自己不肯改變。但目前由於世局的急劇變化，將非使美國人改變不可了。向來一種文化的影響，皆是遲緩的。然從世界文化史上看，凡是對世界前途有利的文化，終必會實現的。故道德重整必然的會成爲未來世界的搖籃。

中南半島新形勢（下）

岳騫

高棉是第一張倒下的骨牌，高棉之淪共，使中南半島起了巨大的變化，首先是西貢政府之急劇傾覆，不但對自由世界起了巨大衝擊，即對共黨集團本身，也造成一種新的鬪爭形勢。

先說南北越兩共黨政權，南越共黨領導人由北越派出南越共軍的主力是北越共軍，所以兩共本是一體，但是，南越共黨頭目在南部獨自發展，羽毛漸豐，逐漸脫離了北越共的控制，其中又夾雜了國際關係。北越共黨在對法對美作戰時，都得到俄毛雙方援助，由於毛幫一切落後，所以毛共援越共只限於輕武器及糧食，蘇俄則援助重武器，因此，北越共黨一向重俄而輕毛。俄方召開共黨會議，毛幫予以杯葛，韓共亦隨毛幫拒絕前往莫斯科開會，只有越共派員出席，雖然越共代表來去均經過北平與毛劉周鄧一羣大頭目會晤，解釋其立場，但毛幫對之不能無芥蒂。及至南越共黨力量漸強，毛幫乃大力拉攏南越共黨，給予軍經援助，南越共黨頭目經常去北平，每次毛周均與之會晤，待如上賓。南越共黨既有心脫離北越共黨控制，不能不求取靠山，此刻能與蘇俄對抗的共黨，也只有毛幫。因此，北越親俄，南越靠毛，兩共乃逐漸一分為二，也就因為有此內部矛盾，在西貢陷落後半個月，南越共黨「臨時政府」並未進駐西貢，只由一個「軍管會」的頭目陳文查在西貢發號施令。此一情況頗不尋常，有人認為南越共黨未料西貢陷落如此之快，措手不及，一時未能「還都」，實則南越共黨政策本是一個戰時編制，隨部隊移動，越共軍進入西貢，南越共黨政權就可以跟踪前來，原不必準備。南越共黨所以未在西貢陷落後，即進入西貢建立政權，要等半個月之後，一羣政府頭目始入西貢，其中一定經過一次巨大政治鬪爭。因為當西貢陷落之初，越共可能召開全體會議，對南越共黨政權是否繼續存在，曾經澈底討論，在討論未有具體結果之前，南越共黨自不能去西貢建立政權，因此，阮友壽、黃晉、阮氏平一批人也不便在西貢露面。

南北越共黨頭目的一場鬪爭大會，南越共黨獲得了預期的勝利，南越共黨仍然保持一個獨立的政權，不但是另一個政府，即內政外交政策，與北越共黨也有不相同。

南越共黨第一號頭目阮友壽，於五月十五日在慶祝「解放」勝利的西貢羣眾大會上講話說：「革命政府準備同所有國家，不拘政治社會制度的不同，並在互相尊重獨立、主權、領土完整以及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建立外交、文化和友好關係。」

他說：「革命政府曾多次重申準備同所有國家建立經濟、科學及技術合作關係，其中包括根據上述原則接受多方面的援助。」

他說：「我們繼續要求美國履行巴黎協定規定的義務，同時，我們抗議一批國家的政府繼續追隨美國，對越南人民表示敵意。」

這種口吻與北越共黨相反，不論共有幾分誠意，但可見南越共黨政權所唱的調子已與北越共黨不同。尤其是阮友壽呼籲美國履行巴黎協定一項，乍看似有些滑稽，但向深一層想，南越共可能是藉巴黎協定以保障南越共黨政權的存在。猶如毛幫乞求美國保護以抗俄，由此一事可以看出毛幫與南越共黨已打成一片，隨着俄毛的分裂，南北越共黨也長期分裂下去，鴻溝將越來越深。

南越前副總統阮高祺也有同樣看法，據（美聯社加州聖地牙哥十七日電）前南越總理阮高祺說：他的國家現在分裂為中共影響的南方與蘇聯控制的北方。阮高祺在星期五發表的一次訪問中說：為了避免完全由蘇聯支配，中共將「試行支持南方的共黨。」

他說：「北越曾聲稱他們只是要解放南方。現在他們在勝利後卻想要控制一切。南方的共黨將不

會讓這些事輕易發生。其次，中共不想見到整個越南在北越共黨支配下統一。」

阮高祺與北越鬪爭了二十年，對越共情況自較一般人了解得深刻，他的判斷相當可靠。

南北越的分裂，增加了「五鼠鬧東京」的複雜性，在現階段說是毛幫佔了上風，因爲南北越目前是由一個共黨統治兩個「國家」，尙是創舉。但北越共黨將同毛幫結了深仇，以後在俄毛鬪爭中，北越共黨必然倒向俄方，因爲在戰爭期間北越共黨尙有求於毛幫，不敢公開與毛幫翻臉，今後不會再打大仗，北越共黨不需要毛幫供給武器，有了南越之後，糧食也可取自湄公河三角洲，北越共黨無求於毛幫，今後就要算舊賬了。

北越共黨自胡志明起，就抱有一種野心，先統一越南，次佔高棉同寮國，此三邦在越共看來均爲法屬國，自是一體，統一了三邦之後，目標便向泰國，再次及於緬甸及馬來亞。泰、緬，馬均有共黨作亂，三國共黨在過去均受毛幫指揮，但毛幫對三國共黨支持並不力，有時且以之作爲同三國政府談判的籌碼，因此三國共黨始終不成氣候，對毛幫自然也懷怨望。如果越共順利統一了越南三邦，則泰緬馬三國共黨一定樂於接受越共的領導，根據倒骨牌的理論，再有一個或兩個國家倒下去，越共將成爲中南半島霸主，也是俄毛之外共黨第三世界的領袖，如果越共眞的作到這一步，許多小國共黨可能眞會投入越共旗下，對毛幫固然不利，蘇俄也未必願意見到此一局面出現。目前國際局勢之複雜，複雜到無法想像，如美國與俄毛不論在意識形態方面都是敵人，俄毛應是不折不扣的「兄弟」，但是兄弟鬩將，外召其侮，都想挾敵人以自重，此事已夠奇了，更奇的是俄毛在分裂越共一方面，似乎又有默契，像這樣的國際情勢，即使撇開政治立場不談，也非一個有自尊心國家所能適應，我們惟有實行故總統蔣公遺訓，莊敬自強，立國一本原則，不受任何外力所左右。

南北越共黨政權的分裂，在短期不易合二爲一，但時間一久，由於各自的背景不同，恐怕暗鬪之後，將有明爭，屆時高寮、寮國兩共黨政權又將投向那一方，都是頗饒趣味的事。

越南之外，再談寮國，寮國事實上已經變色，但未經過劇烈戰爭，寮共只是用政治手段就取得了控制權。

寮國是中南半島最落後的國家，全國只有兩百多萬人口，沒有一條鐵路，國內除去農產品、手工業品，也沒有工業，在亞洲除去不丹、尼泊爾、錫金三小邦之外，尙沒有任何國家似寮國這麼落後。

但寮國的政治問題卻也相當複雜，人們皆知寮國現存左右兩派，實則右派包括了四個派系，左派也有兩個派系，左派與右派鬪，左派右派又各自內鬪，到了目前右派四去其三，只有屬於總理傅瑪的原中立派，以後也被稱爲右派的一支，尙勉強存在，但已失去兵權，被清除也只是短期的事。

另外右派在南部尙有一部份力量，素旺納吉是重要根據地，目前也被左派不戰而得。但南部軍民未必便肯接受寮共統治，短期將還有內爭。

對於寮國情況我們所知太少，寮國在二次大戰前，實際是兩個小王邦，一個是南方的「百細王國」，一個是北部的「琅布拉邦」王國，二次大戰後，寮國爭取獨立，兩小邦合而爲一，百細王彭萑自願奉琅布拉邦王（今王華當之父）爲老撾國王，兩國合而爲一，國都設在琅布拉邦與百細之間的永珍。世界上至今也只有寮國皇都與行政首都不在一地，不知其中尙有此一段曲折。

寮國合併後，寮王便封百細王彭萑親王爲全國巡迴監察使，地位僅次於國王。彭萑親王已七十多歲，仍在南部居住，對政治方面的影響力雖然低落，但潛勢力仍大。

至於寮共方面也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土生土長的寮共，其首領是蘇發努馮親王，爲傅瑪總理的同父異母兄弟，現任寮國政府行政諮詢委員會主席，地位與內閣總理相等，有類於我國立法院長而權過之。另一派是由北越訓練出的寮共，頭領便是現任寮國政府外交部長馮維希。這兩派對寮國政治前途有不同的看法，蘇發努馮希望維持聯合內閣形式，使寮國逐步落入共產黨的控制。但馮維希則急進，主張早日將寮國改變爲共黨國家，目前似乎馮維希一派佔上風，但蘇發努馮將會得到毛幫及南越共的支持，兩派之間的鬪爭，將逐步尖銳，對於寮共的擴張，自然是一項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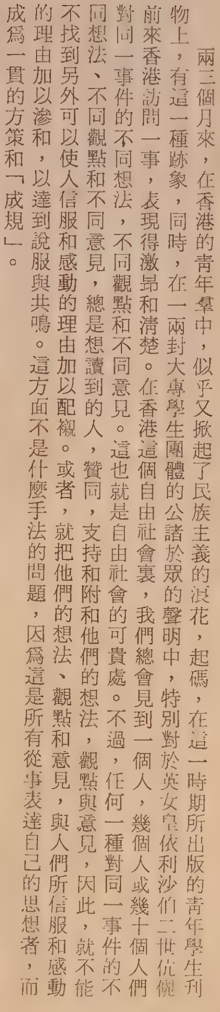
目前的世界太小，西歐南美的事尙且與我們息息相關，何況中南半島。中南半島的變色對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的影響自然相當巨大，例如這次西貢失守我僑胞財產損失已是天文數字，政府及民間在西貢投資也化爲烏有，貿易方面更失去良好市場。香港方面也同樣受到打擊，就是把問題縮到最小的方面看，金邊、西貢相繼陷共之後，華文報刊也少了一個銷場，這對於我們在香港辦雜誌的人，也是一項打擊，但從整個局勢看，東南亞前途也不是想像的悲觀，因爲棉、越、寮三國四個共產黨，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共產黨對外擴張、侵略，是其本性，自不會改變，但其內部統一之前，也很難對外發動大規模的攻勢。

同時俄毛之間的鬪爭已經帶進了東南亞，今後在這一地區俄毛必然盡其全力破壞對方，自然而然也就影響了幾個小共黨的團結，在大小共黨步調未能齊一之前，貿然又去顚覆另一個政府，畢竟不是簡單的事，只要內部不亂，本身不引狼入室，開門揖盜，東南亞各國還有一個時期的苟安，至於未來的形勢如何，誰也無法估計，因爲毛周一死，整個中國大陸要起天翻地覆的變化，對世界及東南亞的影響如何？就要看自由地區的中國人，能不能利用時機，光復大陸了，只要我們推翻了毛幫的殘暴統治，大陸同胞重獲自由，在中國大陸重建民主憲政的政府，則東南亞的共禍，一夜之間便消逝於無形。

認識中國

民族主義又再漲潮

柳以青



兩三個月來，在香港的青年羣中，似乎又掀起了民族主義的浪花，起碼，在這一時期所出版的青年學生刊物上，有這一種跡象，同時，在一兩封大專學生團體的公諸於眾的聲明中，特別對於英女皇依利沙伯二世伉儷前來香港訪問一事，表現得激昂和清楚。在香港這個自由社會裏，我們總會見到一個人，幾個人或幾十個人們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想法，不同觀點和不同意見。這也就是自由社會的可貴處。不過，任何一種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想法、不同觀點和不同意見，總是想讀到的人，贊同，支持和附和他們的想法，觀點與意見，因此，就不能不找到另外可以使人信服和感動的理由加以配襯。或者，就把他們的想法、觀點和意見，與人們所信服和感動的理由加以滲和，以達到說服與共鳴。這方面不是什麼手法的問題，因爲這是所有從事表達自己的思想者，而成爲一貫的方策和「成規」。

所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讀者們如何能夠清晰地把他們的意見，想法和觀點，與他們所附加滲和的東西，分辨出來。那些是相同的，那些是不同的，那是是貌合神離的，那些是似是而非的，那些牽強附會的。

我不會反對民族主義

說實地，談到民族主義我不反對。然而，我只是看如何去談，向那方面發揮，對什麼事件，在什麼時機。

首先，我得對民族主義給幾個分析。事實上，這分析也不是我自己杜撰出來的。

有人分民族主義爲廣義的民族主義和狹義的民族主義。所謂廣義的民族主義，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發揮成「沙文主義」。所謂狹義的民族主義，一不小心，就成了偏激衝動力。這些是從民族主義對外的發揮說的。

有人分民族主義爲大民族主義與小民族主義。所謂大民族主義者，仍是借一種力量，這力量是凌駕民族主義本身的理念，而試圖將所有屬於這一民族血統的人，連在一齊。普通我們也稱大民族主義爲泛民族主義。如果讓我舉比方的話，最淺近的例子恐怕該是前印尼總統蘇加諾所主張的「馬菲印」聯盟了。再向上推的話，那恐怕該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所主張的「同文、同種」的「大東亞共榮圈」了。

至於小民族主義，又可以解釋成種種主義，或是宗派主義與山頭主義。乃是把民族縮小在一個地區，一種氏族，或是一種特殊環境所造成的種種不同。

有人分民族主義是「人」的民族主義，和「文」的民族主義。或者，這方面我可以又分爲血緣的民族主義與地緣的民族主義。這方面可以從國籍法上的不同來分判。有的國家，只要是這一個人是屬於某一血統的話，無論他走到什麼地方，在民族上，他是由於血統的關係，一定是屬於這一民族的人。這方面的例子如中國；有的國家則反是，不論你是那一國家、那一民族的人，只要是出生在他們的國家，你就算是他們的人了。如美國。

由於這國籍法在各國的強調點不同，因此所產生的問題也就很大，所以，不少的人，在國籍上都會有雙重國籍的。在平時，這雙重國籍不會產生什麼事情，但是在非常時，問題就複雜了。

任何一位雙重身份的人，不免就會在「人」與「文」上，有所猶疑，有所抉擇了。這一抉擇所牽涉到的是「情感」、「理智」與「信念」。

基於「情感」的決定，往往也就會在「情感」冷卻之後，也就雲消霧散的。原因是：「感情」這東西是最靠不住的，同時，情感也是互相感應的。喜、怒、哀、樂、惡、憎等，都是過眼雲烟的東西。因爲，情感本身是沒有基礎的東西。

基於「理智」的決定，就比較冷靜多了。似乎是有了基礎。不過，在「理智」的了解上，還是有很多層次的。同時，也與一個人的經歷多寡，知識豐實與否，以及爲求知所用的思想方法頗有關係。假如，我們了解到一個人的這些背景，我們才能眞正的了解到他們的「理智」的運用，是穩健的，還是不穩健的。

至於基於「信念」而來的決定。也還得看這一信念本身是否有健全的基礎所致。

不過，從「理智」上來做出發點，總比只從「情感」上的出發點爲佳，起碼，這可以減少衝動、盲目；同時，又容易被人們所了解、所支持。

有人分民族主義爲眞民族主義與假民族主義。

一談到民族主義的眞假問題，很容易給人一種印象是：誠是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王氏剪刀一般，什麼眞假、正宗的名稱都會各是其是，各自爲眞的，簡直是很難分判出眞假來。

事實上，是否如此呢？相信在用過了「王氏剪刀」的人才眞正的會體驗出來。不過，在遜淸時，人們都是私下的告訴，究竟那一家的「王氏剪刀」是眞正的上好剪刀，由於生意競爭的關係，並不敢也不好賣出報紙來，而報紙在那

作時候……生活瑣事。然而，據我推測：就是眞的有一消費者」把他的親身經歷寫了出來，而另一家的店鋪，也就會如此泡製的把他們的「上好出品」加以渲染而「示衆」的。

然而，在談民族主義的眞假時，是否就眞是如此的嗎？我想恐怕是不會的。除非大家只囿於你假我眞，我眞你假的層次來討論問題，看問題而已。

那麼，用什麼尺度來看民族主義的「眞」與「假」呢？下面我想提出我的看法。

民族主義的真與假

一談民族主義，在現代的人們來說：總會先提出來百年來我國受了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畧，使我國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

百多年來西方帝國主義對我們的欺凌固然是事實，然而，我們也得看看晚清末年遜清的朝廷、官吏等是如何地回應了西方的帝國主義。也就因此，更可以烘托出辛亥革命的偉大來。

因此，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政治理念，可以說是最能切中時弊，加以推廣、實現的。假如我們不能或不了解這一理念的時代意義與現實意義的話，恐怕我們都會與中國近百年的歷史發展，有了很大的隔膜的。這方面不是我在自彈自唱，不然，我們如何能了解在目前中國的分裂情況下，而孫中山先生卻仍是所有中國人共同敬仰、推崇的偉大人物呢？

別人如何敬仰、推崇是一回事，但爲我們不能深深地去了解、研究孫中山先生的全部著作，得一整體和公允的概念，那麼，我們自己一定是與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發展有所隔膜的。在這一自由研究的地區，面對了這一爲關係或扭轉中國命運的人及其著作，我們雖只會聽人云亦云，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嗎？

因此，如果要談民族主義的眞，在現實的意義上，一定先該從孫中山先的背景、遭遇、理想與著作中去尋思了。否則，目前所談的民族主義，總是有割斷歷史的缺欠的。此其一。

再次，我從民族文化上來談民族主義的眞與假。

我們這個民族，是由民族文化經過幾千年而構成的。因此，如果我們要談民族主義，也一定要從民族文化的薰陶裏來看，來了解，來體會。

我國的文化在一脈相承中有所演遞，演遞的部份是不同時代的時代意義；而那一脈相承的部份，卻是千錘百鍊出的民族靈與民族文化精英。失卻或沒有民族魂與民族文化精英的民族主義是假民族主義；而擁有民族魂與民族文化精英的才是眞的民族主義。

什麼是民族魂？什麼是民族文化精英？這方面的討論的確不少，可是，爲討論、研究這方面並不是一件易容的事。不過，我只就我自己的了解，來泛泛地談談。

首先，我們得肯定：我們的這個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所遇到的異族與異文化的挑戰，可以說驚魂動魄的時候並不太少，特別是在國史的經歷中，曾有兩度被異族與異文化所征服，但是，元蒙憑其強有力的鐵蹄，固然縱橫歐亞大陸，但在我國的時間，由於一反我國的傳統文化，而只幾十年就淪亡破滅了。接着又來的第二個滿清的統治，由於在表象上大加推崇中國傳統文化，所以延長了不少壽命，到頭來也還是被推翻了。因此，在這裏，我們就會清楚，民初「五四運動」時期之所有反「傳統文化」的行動，應該了解成是反滿清以來的窒息中國民族魂、民族文化精英的假面具而已，可惜的是：這方面的旗手，由於不了解一脈相承的民族魂與民族文化精英，致使當時的繼起的青年人們，就一味地把全部的傳統文化全部拋棄，而產生了大的錯謬，影響匪淺。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

因此，可以看出全盤否定民族魂、民族文化精英之後，所再產生的所謂民族主義，只是沒有實質的民族主義，假的民族主義。

其次，沒有民族魂與民族文化精英的民族主義，恐怕只是民族的「行尸走肉」，到頭來必會變成「香蕉式」的民族主義。這恐怕是很可悲的一個結局。不過，我對於目前大吹特吹的「馬列」學習，洗腦換筋，「脫胎換骨」的策畧，並不太感到悲觀，原因是「馬列」本身的原則與理念，並不是「戰無不勝」的「萬靈丹」。對於民族魂與民族文化精英深植於中國人的血液中的，以及貫澈到人性本端的東西，「馬列」也者卻在二十幾年後的「灌輸」中，再再地失其靈驗的。

這方面可以看最近大陸的「人民日報」、「紅旗」與「學習與批判」所不斷公開發揮，表達的文章和理會就知道了。

我不反對文化交流，同時我也提倡文化交流。世界是這樣小，世界各民族文化中都有其優點，採取人家的優點而彌補自己的缺點，不但是文化交流的正常意義，同時，也是呈現出人類文化的不斷進步。

然而，我最反對抹煞、消除自己的民族魂與民族文化的精英，而全部接受外來文化。這已經不是文化交流，而是自動、自願地來做「文化投降」。但是，盼望主張抹煞中國固有文化中的民族魂與民族文化精英的人士們注意，到頭來他們是非失敗於民族魂與民族文化精英的堅忍力與持久力的。

最後，中國的傳統文化之形成、發展是以人文爲主的，是扣緊了人性的，也可以說是與人與人性而一體的。遽爾來反人、反人性、反人文的話，除了憑借了「槍桿子」與「恐嚇」之外，恐怕所餘就無幾了。不信嗎，讓我們看吧！

何以受了二十多年的「毛澤東教導」的青年人，紛紛地逃離「鐵幕天國」？何以偌多的中國人對大陸的「上山下鄉政策」大起反感？何以又在很多大的城市，大字報公開地指摘當權人物？何以不少的人到大陸旅行後，所得的觀感並不如左派報章上所渲染的情形？

因此，民族主義也者，是該有實質的，不是一個現象；該是深沉精英的，不是一股衝動；該是歷久不衰的，不是曇花一現；該是理智冷靜的，不是狂叫高呼，該是與民族魂與民族文化精英息息相通的，不是無根、無基、無原則。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70 「香花」成「毒草」 「鳴放」是「陽謀」

毛澤東說：「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

毛澤東威脅說：「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簡單說來，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後者是分清是非問題。」

何者爲「敵」，何者爲「我」，實在不容易劃分；國民黨、蔣公曾經是毛澤東口中的「我」，他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作「論新階段」這報告時說：「由於蔣介石的領導，由於全國軍民的擁護……使得日本帝國主義侵華，遭到全民族的反抗，去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全中國就在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下，發出了神聖的正義的砲聲，全中國形成了一個空前抗日大團結。」

毛澤東還會說過：「國民黨有光榮的歷史……今天又在領導着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忠忱愛國的黨員，所有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

從上面這些話，國民黨和蔣公應當是毛澤東心目中的「我」了，可是，現在國民黨和蔣公卻成爲

在這情況下，誰知道「鳴放」的人是否會由「我」而變爲「敵」？

對「敵」要怎樣呢？毛澤東宣稱：「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幹什麼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爲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矛盾。」

毛澤東繼續說：「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痲痺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動派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挑撥離間，興風作浪，企圖實現他們的陰謀。匈牙利事件的這種教訓，值得大家注意。」

毛澤東威脅說：「究竟什麼是我們今天辨別香花和毒草的標準呢？在我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應當怎樣來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呢？我們以爲，根據我國的憲章的原則，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我國各黨派歷次宣佈的共同的政治主張，這種標準可以大致規定如下：

㈠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㈡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

㈢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削弱這個專政；

㈣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削弱這個制度；

㈤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

㈥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

「反右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到了六月廿

」評

連趕看兩場電影，張徹導演的「蕩寇誌」與陳鴻烈導演的「狼吻」，使我有點感慨；張徹執導到「蕩寇誌」止，已拍了幾十部，其中有不少是大製作。「狼吻」只是陳鴻烈執導的第一部片。我發現坐在觀眾座位上看「狼吻」沒有反效果，看「蕩寇誌」可有不少反效果。陳鴻烈過去本是邵氏張家班底牌之一，一直演反派角色，不知他可否跟過張徹學導演。但看「狼吻」一點張徹的影子也沒有。

當然也不能單憑「狼吻」就可以肯定陳鴻烈導演才華比張徹高，事實「蕩寇誌」在張徹的作品中，也算是保持他一定水準之作。「蕩」片的反效果，都是由於「充大」的毛病作祟。「水滸傳」人物不論如何有正義感，本質都是流寇，他們只宜於作小規模突擊戰與特務戰，不宜於打攻城畧地的大戰，一百零八將加上多少嘍囉，也不能成爲正規軍隊，加上現代國片電影的打鬪形式，也只宜於打特務戰，這一點，在胡金銓的幾部打鬪片中用得很適當。

「蕩寇誌」是根據施耐菴的一百二十回「水滸傳」的後段改編，故事由宋江響

梁山好漢率大軍攻杭州，殺了方臘。在觀眾想像中一場攻杭州的戰爭，無論如何必是人多勢大，有一定氣勢，「蕩」片中只用幾隻小帆船，看來只有三四十人，攻城技巧只是爲了表現打鬪片的打鬪形式，觀眾沒法產生一點眞實感，電影中的最後一

派」也紛紛認罪。「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是：「不平凡的春天」。它譴責「右派分子」對「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發動了「猖狂的進攻」，號召「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反攻。「人民日報」認爲「右派」雖然感到天氣冷，而「工人階級」、「勞動人民」、「革命知識分子」卻覺得風和日暖。

到了六月下旬，重要的「右派分子」大都已經低頭認罪，並且坦白交代「罪行」，只有章乃器例外。

在六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在所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了一篇「政府工作報告」，號召大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跟「右派分子」劃清界限，作堅決的鬬爭。

這時候，「右派分子」不但要交代自己的言論，還要交代思想和政治陰謀，更要交代和其他「右派分子」的關係。

「右派分子」不但要自行交代，還被別人追問和揭發。結果是：「右派分子」只能以最醜惡的言辭來詆譭自己，侮辱自己。

這時候，中共爲了打擊「右派分子」，竟然把許多陳年爛賬都翻出來了。

中共把龍雲、黃紹竑、陳銘樞等的「血債」「揭發」出來。他們曾在國府工作，曾與共黨鬬爭，怎能沒有「血債」？

到了七月中，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等都在書面上認罪了。

在「鳴放」時期，上海「文滙報」和非黨的「光明日報」揭發中共的黑幕最多，言論最大膽，因此最得讀者歡迎。

「光明日報」主要的對象是知識分子，它是各附庸黨派共同負責的報紙，由五七年四月起便由儲安平擔任總編輯。該報曾經在十多個大城市中組織了非黨知識分子的座談會，對中共的胡作妄爲揭露甚多，因此被中共指爲篡改方向，到處點火，破壞黨的威信。

在六月初，由於儲安平發表了「黨天下」的言論而被迫辭職，於是該報便被共黨控制了。

……與「狼吻」

林巽

中攻打一個小小的莊口也不如。軍隊的進攻與戲的節奏全不配合，亂而且慢，這一段戲，使座上觀眾笑罵四起。我想如果編導在劇本構思上只當它是突擊戰而不是攻城戰，否則至少要多用一二百臨記，搞一個像樣的羣眾場面，才能將攻城的氣勢烘托起來。「蕩」片的失敗，可說是充大而不大。由此可見改編歷史小說或民間故事，要是製作條件受限制，可以只在突擊及特務戰的範圍裏發揮，什麼千軍萬馬的劇情，可免則免，即使拍出來也沒法追上外國電影水準。除非故事本身是有意義的，製作上是可以容納大場面的，像李翰祥的「西施」或「英烈千秋」的製作條件才可以。

個人以爲將占典文學名著改編電影，最好應顧及兩個可能的觀眾反應。一是給小說讀者看的，二是給現代青年觀眾看的

，在「水滸傳」中的一〇八將，除了每個人的不同身份，突出不同的人物氣質外，武功的路數也是不同的。在「蕩」片中，除樊梅生飾演的黑旋風李逵比較突出外，其餘角色，只除了一些可憐的造型外，看不出更多突出之處。不過「蕩」片比上一部「水滸傳」是進步些了。至少是畧去小說中的迷信成份以及將一些血淋淋的打鬬用紅片套起來，這是值得一讚的。

陳鴻烈的「狼吻」，故事不算新，故事有點不久前上映的米哥溫拿導演的「猛力怪客」的影子，但並不算是抄襲，「狼」片可能借重一點靈感來創造，所有構思，完全沒有「猛」片的一點痕跡。更難得的是完全推翻了「猛」片的主題，對「以暴易暴」加以否定。

「狼」片不是大製作，但完全不借重色情變態及打鬪形式。故事前一段寫一個汽車修理廠青年技工與一富家女一見鍾情，閃電戀愛。再來一個俗套，富家女父母反對。就在這時，忽然發生一件意外事件，富家女被三個阿飛刼持到一間空屋輪姦。富家女父母反對報警，接下是青年技工查出三個阿飛後將三個人分別暗殺。殺人者卻被黑社會人物抓住證據，加以利用，迫他去做黑吃黑的工具，結局很悲劇。像這樣的故事，看來很平凡。但在編導處理可有不少新鮮之處。

對於販毒頭子的戲，完全不採用過去的庸俗形象，譬如富家女的父母，本是販毒頭子（唯一有點噱頭之處，是寫販毒頭子是個跛者）但電影還是在最後槍戰中才揭露出來。鄧光榮在電影中飾演的殺人者，顯然有意模仿阿倫狄龍的冷，但對這種精神形象放在國片中是不適合的。潘紫迎的富家女及金霏的在黑社會魔掌中的演出，卻演得很成功。金霏最後殺死迫害她的黑社會頭子然後自殺，戲雖不多，但表現得很有力，本來在故事中，她只等於鄧光榮的影子，如果鄧光榮不那麼冷，加點迷失與衝動，患得患失的精神狀態，效果可能更爲強烈的。

作爲首部導演作品，可以看到陳鴻烈已有相當水準，雖比不上黃霑與康威，但他可以與何藩相比，更可喜的是這位新導演對藝術方面的立場是嚴肅的。像這樣的電影要賣弄下作噱頭機會是很多的，要是陳鴻烈有做百萬導演之心，他大可以不擇手段去做的。只看這一點，就可值得對他另眼相看了。

在國片新導演一輩人才中，黃霑、馮粹帆、許冠文、康威、何藩之外，現在又加上一名陳鴻烈了，但望他好好珍惜這份掙扎到的成就，繼續嚴格地尋找健康題材，爭取更高的成就。

國語片前途，看來只寄望於有抱負的新人出現，用事實的成就去將那些不可藥救舊垃圾導演淘汰才有希望。



向星島晚報老總晋一言

雁聲

近見萬人傑先生的專欄「牛馬集」，已由「拙稿」事件發展至「撤銷」。衆論紛紜——到底老總是何高見？且不必疾呼其處置「不公」（因爲世界上的「包青天」本來就罕有），不過採取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是否算是高明？抑或「筆墨官司」之訟就這樣風平浪靜了嗎？嗚呼！適得其反，竊爲智者所不爲。

但話說回來：這種取銷「發言權」，箝制文人之口，固然起了一些輕微的打擊作用；然而「正道」在人心深處，一旦發掘出來，輿論之「火山」則漫山遍野而來。試看：歷史上的暴君，都是採取「以一葉而障泰山」的權術手法，最後都是葬身於「歷史罪人」的民怨聲中，所謂「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從人生處世之道來看：這就叫做「欲蓋而彌彰」！

身爲「老總」，若是發現屬下有筆墨之爭，可採取適當調停，「化干戈爲玉帛」，祛戾氣爲祥和，倘若「大是大非」者，應該讓各人「將自己的話講完」，因事實、眞理愈辯愈明，最後正邪兩途自然清楚，這樣對於「老總」的威望，無損分毫，尙且有益；對下屬之間，可杜絕「文丑」的排斥異己、興風作浪等弊端，其正邪「面譜」，俱呈諸萬千讀者之前，從而信仰貴報之主持公道，以正人心的讀者自然雲集矣，如此對老總何患之有？

人、上司也要爲之汗顏。所以說目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心術，是爲將來種下「玩火者必自焚」的「惡因」。請看：任畢明在「閒言閒語」一篇中，大言不慚云：「……假如今日之鐵幕，猶之昔日戰國之社會，我三寸之舌重鈍，對於晏嬰、優孟、公子鋤、魯仲連之徒，是心焉嚮往的……」可笑！晏嬰累相齊國，忠君愛民，得其匡扶躋於「五霸」之列，豈是如任先生輩之朝秦暮楚又思燕乎？任氏以往在工商日報說：「他是信仰眞正的共產主義的，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共產黨起義或做狄托之後，『三寸之舌』，不至於沒有用罷？」好了，今日中共大肆揚秦，而「可愛」的任先生有沒有勸過大家不要「帝秦」？不然的話，魯仲連義不帝秦，到處游說，而後隱姓埋名，豈效任先生於文滙報「鬥口」，一片苦衷的喋喋不休，宛如「吟罷低眉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請老總多聽聽讀者的寶貴意見，多多了解輿情——以免「因小而失大」。

萬人傑是擁有一大批正義讀者的名作家，在多難之秋的祖國，在光怪陸離的香港社會，很需要這樣的一枝「春秋筆」——將浩然正氣充塞於陰暗角落。假設萬人傑先生被迫輟筆告退，也控制不住萬千讀者的正義心聲所滙成的洪流！

「小人懷寶劍，士子筆如刀」。管見所及：最好還是將「牛馬集」恢復——因主要還是尊重萬千讀者的憤憤不平。自古道：「失道寡助、得人者昌」——難道沒有理由嗎？故一言以蔽之曰，「權力，沒有借令人心服的『理由』爲幌子，是有權而無力的。」

疑惑與煩惱

霍雲霄

如果你問一個喜愛閱讀偵探小說及喜愛看偵探電影的人爲什麼會喜愛這些，他一本正經的告訴你：他喜愛

中，你一進入了那境界，必然想千方百計的找出解答，這種心理狀態，並不是用意義的觀念來解釋，只能用本

時，因爲深之愛着它，必定千方百計去透澈它，那個疑團被揭開的時間自會縮短，當事人只要有釋疑的積極勇氣，雖然身處疑惑之中，也不會怎麼難受。最戕殺生命力的是：面對着某些疑惑，無窮盡的被困擾，但又對它毫無興趣，又沒法擺脫它。使自然被迫困處在晦暗而且無望的境界中。這種精神境界，大概可以看成一種最不愉快的精神境界，可能是迫使人走向崩潰或瘋狂的精神境界。要走出那可怕的困境，不是單憑技巧，必須有定向才行。

人生本來是一個大疑惑，沒有人能解答他來到世上是爲了什麼，他成功有什麼意義，他失敗了又爲什麼要負疚，如果他長期無法得到這疑惑的解答，他必然長期在疑惑中，其實那本來是無法解答的惑疑。但他並沒有崩潰或瘋狂，這其中只因爲他能在疑惑中找尋一個定向，正如「大學」所說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整段文字開首一個「止」字，並不是因爲疑惑解決了，可以解釋爲尋找可疑惑的界限，那是自尋煩惱的一課。可以譬喻爲閱讀偵探小說也可。於是一章「大學」開列出來的疑惑程序，也可以化成讀偵探小說的程序。但偵探小說是沒有意義感的，我們如能將自己未來奮鬪方向，投入追求偵探情節那種情趣內，那就能兼意義感而有之了。

人是沒法擺脫疑惑的，除非你有要去的定向，否則一生一世永遠停留在可怕的疑惑狀態中。任何人不能由專家處解答一個簡單的問題，「我是什麼？」這種問題，連任何專家自己

人應有的「藝術良心」如果「昧」了，那末是非善惡，自然與眾相反。

關於文丑任畢明，根據馬兒先生及讀者初步揭露出來的材料，已經難以見之於光天化日了，將來「竊其全豹」以後，不但他無地自容，就是同

局如何，沒有人願意中途放棄追尋的，雖然明知追尋到了也沒有什麼重大意義，但仍得追求不可。因為人的精神狀態很難忍受在充滿疑惑狀態中情緒平穩下來的，偵探故事的魔性，就是先將你引誘進一個充滿疑惑的境界

，陰鬱幾天，對心理總會帶來不愉快的影響，那天氣象徵了疑惑，不知什麼時候下雨的疑惑。

任何事物，在被確定以前，都經過一層被疑惑的層次，那層次的演展時間，長短不一，但人當面對着疑惑

然後將一切釋疑放在自我的定向之內，不定在定向之外作無目的的浪費自己。有時你覺得煩惱，並不是壞事，那煩惱可以幫助你澄清自己的定向，淘汰種種不必要的疑惑，重新發現自己，利用自己。

我所經歷的大陸牢獄生活

雕龍

巴士總站候車無聊，偶發現廣告板上文滙報，想尋覓療治痔患文章，閱後當天特稿一文，飯後回味，覺得蠻有趣，也作牛刀小試。

該報記者訪問王秉鉞等十位李陵式的軍人，大概這篇文章早在走訪前已根據共黨「統戰部」所寫的王某等人之講稿而完畢脫稿的。有朝一日，這位記者同志和講稿之作者同志受到批判，定為什麼分子，那是不足為怪了，因為王某的「談話」本身就是攻擊社會主義的毒草，是反革命的罪證。王某說：「廿五年來我都在坐監，但大陸的監牢，只不過不准你自由亂跑，居住條件同民房一樣。」作為大陸老百姓是「不准亂跑」的，走動一步也要經批准，要有證明。舊「憲法」尚假腥腥有「居住遷徙自由」一語，新「憲法」乾脆連這最基本自由也刪除，如果以「自由亂跑」作為區分「坐監」與否，那麼大陸百姓是生活在監倉之中。大陸文章常說「全國」是一所「毛主席思想」大學校，道穿了，實際是一所大監獄。王某說，在吃方面他們同幹部一樣水準，在自然災害期間，沒有減少口糧。講稿的作者沒有叫王某說與普通百姓一樣，言下之意百姓遠不及幹部水準，還得遭減口糧，不堪其苦。顯然講稿作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作為往昔紅衛兵的我不禁高喊：「誰反黨反社會主義就砸碎他狗頭！」這些老頭子又顫悖地宣讀，共黨給他們打針治病，感恩零涕。「統戰部」的作者同志簡直是指鹿為馬，大概不久他將要到監倉或「五七幹校」去體驗生活了。

共黨的監獄我坐過好幾處，最後一次在陽江縣渡過兩個寒冬，其滋味歷歷猶新。百呎斗室，密擠擠塞了四五十人，馬桶旁的稻草濕漉漉的也給壓得殘碎，十多天也不給外出洗個臉，濕疹斑爛，蝨蟲遍佈，不堪虐苦。提到伙食，每頓飯名義是四両，但以手揑緊，只有一拳頭大小的飯團，兩片貓狗也不吃的腥臭鹹魚渣，我們卻嚙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們倉鬧事，我被鬬爭了七個晚上，每被毆打又青又腫，最後被毆至昏倒地上，還將我置在單人黑牢中；全身浮腫，遍體鱗傷，雙目幾失明。幾度報告監倉「領導」才准我帶着手銬押到醫院只診而不治，醫生也不否認我被打傷腎部，我求改吃飯焦也不許。這就是共黨監牢情況！「特稿」中提到周某說：「我被捕時包頭裏有黃金、美鈔，在特赦釋放時，共產黨都如數發還。」我們偷渡，係屬「內部矛盾」，失手被獲時莫說金銀器皿，手錶也被沒收。共產黨見黃金外幣眼發青光，大陸人私藏黃金外幣是犯法的，批准往港或國外的人是不能携帶黃金外幣出境是眾所周知的事；如此說，作為監躉的戰俘也比作「人民政府」之下的人民好，講稿作者不是別有用心挑撥「黨羣」關係又何為呢！

文章提到那些將軍感激共產黨的「寬大」，「讓」他們回台灣去，與離別廿多載之親朋團聚。人所共知，大陸人民特別港澳華僑家屬，欲逃離鐵幕，望眼欲穿，每年冒生死逃亡數不勝數，如果能自由進出，廣東省會跑個一空，香港也會被踏得傾覆沉沒。作為「反共將領」他們尚可「見見妻兒，共敍天倫，這是人之常情」，難道庶民百姓乃屬牛馬畜禽乎！

共產黨年復運動，百姓備受勞役管束，每運動屠戮百分五「反革命」（以六億人計就是三千萬人），什麼「公安六條」連小小的舊保甲長、軍士班長也被誅之列，而這些金階將官卻能獲此禮待，被羈廿多年今仍許回台灣，共產黨之「仁義」只有如基辛格之糊塗蛋才被欺弄。我想，此些老將軍亦非為好過。以前聽說南洋有些人會下「絳頭」，被絳之人須依時依候回去解絳，否則會患不治之症而死。以前我在大陸曾聽「領導」說過，錢學森從美返後患下肢疽瘓，是因為美國下了藥之故。共黨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或許會對老將軍們做些手腳未定；這些絳藥至少會落到他們腦袋中。年愈古稀，仍要充做扯皮條，說實的不為不悲。共產黨一向聰明自賞其「革命兩手」的詐術，今其喉舌為釋俘事賊得唇枯口燥，「統戰部」的講稿及文滙部的記者同志在文章最後道出一些隱秘，說這些將軍的親朋貴戚在台灣身居軍政要職，言下之意，明眼人是不難理解的。這兩位同志洩露「黨」機密罪該萬死！

二次長沙會戰對日本的影響

胡蓑之

第二次長沙大會戰是在民國三十年九月至十月，距第一次會戰恰好兩年。當時筆者不僅已到長沙，且已入幕九戰區砲兵指揮部，常隨熊參謀長赴前線，從事砲兵作業。因此，比第一次會戰的印象更加深刻。

記得當時來犯的敵人是日本第十一軍司令官門南惟幾，指揮神田正種的第六師團，青木敬一的第四十師團，豐島房太郎的第三師團，北野憲造的第四團，及第十三師團的早淵支隊，第三十九師團的荒木支隊，獨立第十八旅，獨立第十四旅的平野支隊和江籐支隊；並附獨立砲兵聯隊，獨立工兵聯隊，軍艦二十餘艘，飛機百餘架，總兵力約十二萬人，征集民伕十餘萬，民船六百餘隻。於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八月底，準備由湘北沿第一次會戰路線，向長沙進犯。

同年九月七日，敵爲掩護其主力集中，乃以第六師團之一部，由臨湘以東的忠防，及東南的西塘兩地，各以一個支隊，向我大雲山、方山等地游擊根據地進犯。當經我第四軍前進攻擊部隊，及第五十八軍的一部，在王家山、南冲、草鞋嶺等地附近，予以迎頭痛擊！敵感不支，於同月十一日退守大雲山以西的方山洞一帶，以掩護其主力在岳陽，臨湘等地集結。同時，敵人又以兵艦二十艘，率領汽艇、民船約三百隻，分別載運其獨立第十四旅團及海軍陸戰隊等，自岳陽附近出發，南經洞庭湖東岸，進至湘陰北面的營田以西地區，實行擾亂，藉以掩護其集中主力右翼的安全。

這時我方已判斷敵將企圖進犯長沙，軍委會卽下令第三、第五、第六各戰區，分別對當局之敵發動攻勢，以牽制敵人兵力調動與集結。尤其第九戰區更令湘北、贛北各地作戰軍團，由奉新、靖安、武寧、通城等地，分向南昌、永修、德安、陽新、崇陽、蒲圻、臨湘等敵，實行擾亂襲擊，使敵人不得澈底集中兵力。然後依照既定計劃，藉新牆河、汨羅江、撈刀河三線陣地，對來犯之敵，施行逐次抵抗，誘導敵人主力進入長沙東北地區時，我軍則以主力由瀏陽、平江攻擊敵之側背，而長沙亦轉移攻擊，包圍敵人於撈刀河、瀏陽河之間而殲滅之。

爲達成以上作戰目的，戰區指揮部乃以歐震的第四軍（欠五十九師）守新牆河南岸，西自鹿角、磊不山，東至大雲山之線。以楊漢城的第二十軍（欠一三四師）守楊苦林、通城之線。以孫渡的五十八軍守九嶺、黃岸市之線。以傅仲芳的第九十九軍，守汨羅江、湘陰一帶。以陳沛的三十七軍，集結於長樂街

同月十七日拂曉，日軍主力分由港口、西大房、潼溪街、新牆市四地，用強行渡河方法，渡過新牆河，向我南岸陣地攻擊。我第四軍的一部，由正面對敵行持久抵抗，其主力部隊會同第五十八軍、二十軍卽在楊林街、步仙橋、洪源洞之線上，佔領了側面陣地，以準備向敵側擊，及尾擊。十八日晨，敵進出新牆河南岸，十九日敵進抵汨羅江北岸沿線一帶，卽驅使工兵壓迫民伕築修新牆河至汨羅江間道路，作爲輜重運輸之用。二十日，敵由黃棠、浯口、長樂街、伍公市、駱公橋、歸義等處，分別強渡汨羅江而南。經我守軍阻擊，敵不顧犧牲，冒險進侵，於廿一日全部強渡成功後，卽分向甕江以東移動，作爲側背支援。而其主力則向福臨舖、栗橋、三姐橋之線猛攻。

自九月廿一日晚上起，我方以第四、二十、二十六、五十八、七十二、七十四等軍，分別平以後、瀏陽方面之敵後方及側方攻擊。以第十軍、三十七軍、暫編第二軍、七十九軍，自長沙以東，迎擊敵人的正面。到了廿六日，更與敵大戰於撈刀河南岸。向長沙猛攻之敵，已爲我軍阻止。二十七日下午有敵便衣一隊，以滲透戰法，竄入長沙市內；另有敵快速部隊一部南竄至株洲；又有敵傘兵一部，在瀏陽河南岸空降。爲時不久，都被我後方部隊分別加以殲滅。

這時，敵後方連絡線在汨羅江、新牆河之間，已爲我軍切斷。而企圖進攻長沙之敵，亦已爲我各軍包圍於撈刀河東屯渡以東地區，包圍圈逐漸壓縮變小，敵人兩次突圍均不可得。到三十日下午，敵以全力突圍北走，我七十九軍卽跟踪向長樂街方向進擊；七十二軍便向楊林街，五十八軍向關犯橋實行截擊。

十月五日，我追擊部隊渡過汨羅江，八日渡過新牆河。又以第四軍、二十軍、五十八軍、七十二軍的主力，分向羊樓司、臨湘、岳陽各地進攻，將敵人打至落花流水，使它們對長沙再次失敗，而我方則稱爲第二次大捷。

當日軍發動這所謂第二次長沙會戰的同時，日本東京於九月六日曾召開御前會議，決定了「帝國國策遂行要領」，其內容有三：㈠日本爲自存自衛計，不惜與英、美、荷一戰，概以十月下旬爲目標，完成戰爭準備。㈡同時兼用外交手段，以貫澈日本的要求。㈢如日、美交涉至十月上旬仍無結果，卽決心向英、美、荷開戰。日本爲了增加其與美談判的聲勢，企圖一舉攻佔長沙，好使美國對談判讓步。依照日本的想法，他如能奪得長沙，太平洋戰爭便可能不會發生，或者晚些時候發生。如果中國人不讓他攻下長沙，則美對談判將不會讓步，日本必須發動太平洋戰爭。換句話說，這太平洋的和戰責任，那就繫之於

不幸，日本未能攻下長沙，且因爲攻擊準備不周，行動過於魯莽，只知拚死進攻，不知顧慮後果等等，日本失敗得極慘，死傷被俘的共達八萬人呢！損失了進攻的總兵力三分之二。這一筆無謂損失，日本當然要算在美國不讓步的賬上。當時我軍在長沙會戰勝利，美對日本的談判，的確冷淡了許多。日本陸軍非常急燥，認爲與美交涉既無希望，便應該把握機會，首先發動戰爭。當任日首相近衛文麿以問海軍，而一向講統帥權獨立不由內閣干涉的日本海軍當局，卻一反常態地表示：「和戰大計，全憑總理裁量。」如此近衞首相反被困擾了，乃於十月十二日召集閣臣會議，報告「日美交涉，非將日本大陸政策全面變更，並從中國撤兵，已是無法進行。」日陸相東條，堅決反對撤兵，於是迫得近衞下台，東條上台執政，遂將一切內政、外交，視爲作戰準備的掩護烟幕罷了。這就是說第二次長沙會戰的結果，影響到日本的命運實在太大！

事實上，第二次長沙會戰，日人無疑澈底失敗了，近衛內閣因之倒台，而其軍人內閣則正式出現，且其新首相東條英機，又是一個只知軍事，不懂什麼是經濟戰、外交戰、思想戰、宣傳戰以及神經戰等？甚至要把政治也當作軍事的工具，勢必擴大侵畧，從單純的侵華戰爭，進一步冒險以侵犯國際，捲入世界大戰漩渦！這是我國抗戰政畧上久所期待的願望，到此竟得實現。由於多敵之敵，每即多我之友，所謂「得道者多助」，敵人則力分而所備者多，實等於我軍的不戰而勝。

在經濟方面言，我國抗戰已取得友邦信心，因而獲得友邦的經濟、武器及物質支援，作戰實力已日見增強。反觀敵人一般情形，武器、物資所需日多，而來源枯竭，雖佔領我國大部地區，卻只佔有點、線，不能收用面上的糧食，故使其人民必需品，更感不給，因而其軍隊的戰志日形低落，各以爲早晚必爲我軍將之擊滅。是以，我軍對抗戰不勝的信心，日見高昂。

在思想方面言，敵人侵畧我國，始終以速戰速決爲其最高思想原則，其目的在進攻城池，和消滅我野戰軍。咱們抗戰的思想，則是對內謀生存，對外求獨立的神聖任務，因此決心與敵持久，處處設法釘住敵人，牽制敵人，挑惹敵人，威脅敵人，消耗敵人實力，以空間換取時間，非到空間、時間上絕對有利於我時，絕不與敵實行決戰。這樣一來，我以柔克剛，以迂爲直，使敵雖勝也敗，敗則更慘！最後務使敵人智窮力竭，非另謀其窮兵黷武的出路不可。但是日人的氣度狹窄，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覺得太受氣了，乃發其切腹的決心，不顧一切要重來一次。於是乎，緊接着不久後，狂性大發的日本人，又發動了第三次的長沙大會戰。

世界任何國家多是政畧指導戰畧，只有日本不懂歷史的政治家，硬要倒行逆施，想以戰畧去改變政畧。第二次長沙會戰，日本人就是爲了政畧目的，企圖佔領長沙，以向其政畧交涉對象，炫耀戰力而已。本來第二次長沙會戰，應在同年四月配合上高會戰發動的，當時上高一股爲東部支軍，湘北一股爲進攻長沙的主力軍。上高會戰，敵東支軍失敗，湘北就根本不應單獨發動了。即使爲着妄想增加外交上的聲勢，而發動死灰復燃的會戰，也該集中可期於會戰足用的兵力。

可是敵方僅發動了十二萬多人，用民伕民船以加強聲勢，惟民伕民船卻是不同敵人一條心的，還要若干武裝部隊去看守他們。會戰兵力根本不足，故缺乏足以應付側背不斷地出現新情況的預備隊。就憑着內線作戰，冒險深入，想找尋我軍缺點，以行各個擊破。然其指揮官過於拙劣，以爲我軍也會在他預想的地區等着挨打。於是，敵人只顧前途，卻失掉了後方的交通線；若保護後面的交通線則不得前進。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修復後方的交通路，一次也不得使用，而其大軍則失掉機動能力了。

日軍派遣便衣兵團，奪得我軍服裝以冒充我軍散兵游勇，分批鑽隙，滲透我軍後方，而進入長沙，株州。更使用傘兵空降，以擾亂我軍秩序；這些戰畧行動的新着，如果在抗戰之初使用，或許發生效力。但在我軍抗戰必勝信心最高強的第五年度，才搬出來使用，縱使能與自己的主力軍密切配合，行動上發生聯繫，也難免不被我軍各別消滅的。何況兵力既小，與主力又不能聯繫？匹夫之勇，於事無補。

日軍期在必勝，我軍將它打敗，這是政畧上的最大成功。特別是在敵人極需要向國際炫耀其戰鬭力的時候，更等於一下子給敵人以加倍的打擊。由於日本是使用現代化軍備侵畧我國的，而我國抗戰則是用血肉去碰鋼鐵，其所以能與敵人拉平戰線的，只是近距離的步槍、機關槍作戰。至於砲戰、飛機戰，我軍還不能與敵人相提並論。因此，第二次長沙會戰，咱們只憑着夜間運動與敵保持接觸，以實行步兵戰鬭，結果在十五個日夜裏，殺敵四萬餘人，傷敵四萬餘人，生俘二百餘人，虜得敵人步槍一千三百四十餘枝、機關槍達四十餘挺，山野砲六門、步兵砲九門、騾馬八百七十餘匹、裝甲車八輛、擊沉敵汽船七艘，飛機三架。這是空前的大勝利，雖然沒有將敵人包圍殲滅，但顯然增大了我軍抗戰必勝的信心，卻是事實。捷報傳來，舉國若狂，歡欣慶賀，數日不竭。敵人倒未達成其政畧炫耀戰力的目的，反而給咱們送來了政畧上的信心。

第二次長沙會戰，我軍兵力轉用，極爲靈活。在會戰以前，九戰區指揮部已劃分所謂「消耗敵人地區」、「與敵決戰地區」。於正面抵抗中，主動變換陣地以誘敵深入，不再堅守一地，任敵攻擊。當敵向我猛攻時，我軍適時轉移主力以爭取外翼。然後從敵側背，以行側擊及尾擊。留置在敵後的軍隊，能適時遮斷敵人後方交通，使它根本得不到任何補給，這給予敵人士氣的打擊極大。當敵主力到達撈刀河地區，我各軍團向敵包圍攻擊時，各部隊行動受到敵人空軍的威脅頗大，損失也很重，我後續部隊幾乎全遭敵機空襲所阻止了。所幸敵空軍夜間作戰的能力極差，否則敵人會從容撤退而去的。

當時我軍缺乏高射武器，與敵作戰，實過份吃虧。敵爲脫出其被包圍殲滅的厄運，竟使用飛機轟炸、掃射，以爲其主要火力了。我軍處於萬不得已，只有用步兵武器的機關槍、步槍，對敵機還擊。敵機受此輕傷，當然不影響其繼續作戰，卻爲我當場擊落三架。總之第二次長沙會戰，敵人不獨又吃了一次大敗戰；尤其國際上對它的影響更大，使它在政畧和戰畧上都發生了混亂現象。

西安半月記【四】

蔣中正遺著

並告子文此時迅速進兵，不能救國家脫離危險，親示子文以進兵之方畧，俾其歸告中央。談約半小時，恐久談生疑，促子文速出。傍晚，子文又來見。余告以此事之處置，應從國家前途着想，切勿計慮個人之安危。吾人作事，應完全爲公而不可徇私。如能速將西安包圍，則余雖危亦安，即犧牲亦瞑目矣。是晚，張又來見，謂乘子文在此之機會，商定實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余仍正色拒之，以非余回京，無論何事，不能談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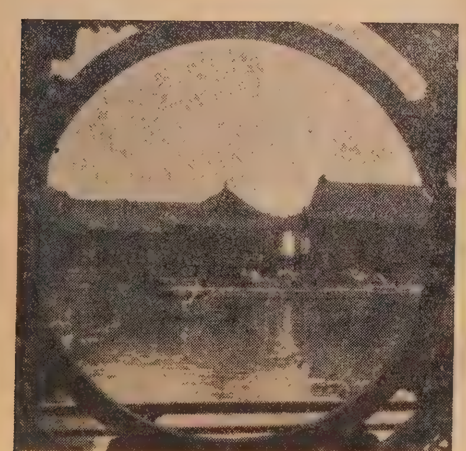
今晨睡極酣。上午十一時，余尚在睡中，子文推門入見，朦朧中幾不辨爲誰，移時清醒，乃知爲子文。彼告余曰：「今日擬即回京。」余訝其歸之速以彼昨告余，將住三日再回京也。方欲有所言，子文移身近余，謂：「門外有人竊聽，不便多談，唯京中軍事計劃與兄正同也。」余曰：「如照余之計劃，五日內即可圍攻西安，則余乃安全；雖危亦無所懼。宜告京中諸同志，勿爲余之生死有所顧慮，以誤國家之大計。」子文領首者再，止余勿多言，即與余握手告別。乃告聲語之曰：「爾切勿再來！且切囑余妻，無論如何勿來陝！」一面以手示意，暗示中央應從速進兵。子文強慰余曰：「後日當再來陝視兄。」余再以手示意，令勿再來。子文言：「余來無妨，彼等對余之意尚不惡也。」既出，忽復入，重言曰：「余後日必再來視兄。」余知其不忍遽離。念生離死別，人生所悲，況余自分已決心犧牲；此時訣別之情緒，兼以託妻託孤之遺意，百感交集，眞不堪回憶矣。

今日張來見時，余詢以：「前次遺書既未交黃仁霖帶去，今置於何處？」張答：「他日若委員長安全返京，自當親交夫人；如果不諱，交必親交夫人，決不有失。」言次，顯有恫嚇之意。是晚，張又來，言彼須離此一二日。詢以何往彼言：「前方已開戰，殺傷甚多。此間推余到前方指揮，去一二日當再回此。」察其語氣，似欲探余對其所言是否驚恐也者。余泰然置之，彼乃無言而去。

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日終日盼望飛機聲與砲聲能早入余耳，以觀昨晚張來時神色倉皇之情狀，知叛軍必慘敗，中央軍進展必極速也。不料待至午後，竟寂無所聞；而余妻忽於下午四時乘機到西安，乍見驚訝，如在夢寐。余日前切囑子文，勸妻萬不可來西安，不意其竟冒萬險而入虎穴。感動悲咽，不可言狀。妻見余強作歡顏，而余則更增憂慮。蓋旬日以來，對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今後乃更須顧慮余妻之安危。余妻智勇慈愛，平時已信其必能爲黨國效忠；且與余同心互勉，誓爲總理之主義奮鬬到底，期其有成，何任其犧牲於危城中乎？今日清晨偶翻舊約，得某章有「耶和華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護衛男子」云云。午後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險相從，非受宗教素養極深者不可能也。妻告余以外間種種情況，謂今日同來者有蔣鼎文、戴笠、端納、子文等四人，並勸余應先設法脫離此間，再言其他。余告之曰：「吾妻愛國明義，應知今日一切須以國家爲重。此來相從患難，亦爲公而非爲私。如他人或有以非義之言託爲轉勸者，必嚴詞拒之。余決不能在此有簽允任何條件之事。如余簽一字，則余即爲違法而有負革命之大義與國民之付託，且更無離此之希望；即離此，亦雖生猶死也。」妻慰余曰：「君千萬勿慮！君所言者，余知之已審；君之素志，更所深知。余重視國家甚於吾夫，重視君之人格甚於君之生命，余決不強君有違背素願之舉。然余來，則君有共患難、同生死之人，君亦可以自慰也。」

余妻並爲余言：「侍從人員及侍衛官在華清池殉難者，有組長蔣孝先、秘書蕭乃華、區隊長毛裕禮、侍衛官蔣瑞昌及湯根良、張華、洪家榮等諸人，而竺培基及施文彪二人受傷甚重，其餘尚待調查。」念諸人以身殉職，均不媿余平日之敎誨；然變起倉皇，忠良同殞，殊爲之悽愴不止。而蕭生乃華以文職人員，抗賊不屈而死，爲尤可悲也。



驪山九龍湯一景

十二月二十三日

與余妻研究此次事變之結局，覺西安諸人心理上確已動搖，不復如前之堅持；但決不存絲毫徼倖之心，蓋唯以至不變者馭天下之至變，而後可以俯仰無愧，夷險一致，且爲戰勝艱危唯一之途徑也。妻欲余述總理在廣州蒙難之經過，余爲追述之。妻謂余曰：「昔日總理蒙難，尚有君間關相從於永豐艦中，相共朝夕，今安從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無足異，情勢互不相同，來此均失自由，即赴難亦何益。且余知同志與門人中急難之情，無間遐邇，非不欲來也。余雖無赴難之友生，而君數千里外冒險來此，夫妻共生死，豈不比師生同患難更可寶貴乎？」是日，子文與張、楊諸人會談約半日，對於送余回京事，衆意尚未一致。夜，子文來言，謂：「當無如何重大之困難，決當做到不附任何條件而脫離此間，誓竭全力圖之耳。」

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安諸人中對昨與子文所談忽有提異議者，聲明中央軍未撤退潼關以前，決仍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懌，余坦然置之，不以爲意。以本不作脫險之想，亦無安危得失之念存於此心也。旋彼方所謂「西北委員會」中激烈份子，又提出七條件，囑子文轉達。子文決然退還之。謂：「此何能示蔣先生？」已而張漢卿果出而調停，謂：「不能再弄手段，否則張某將獨行其是。」遂又將所謂條件者自動撤回。一日之間，變化數起。至夜間，又聞楊虎城堅決不主張送余回京，與張爭執幾決裂，究之知其眞相如何。

十二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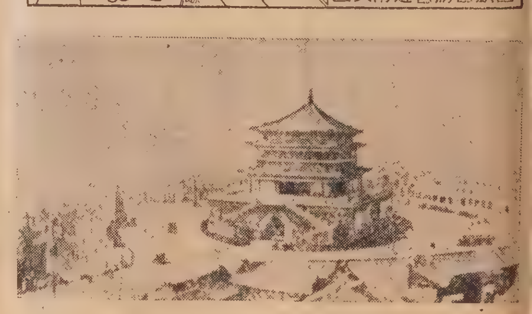
晨，子文來信：「張漢卿決心送委員長回京，唯格於楊虎城之反對，不能公開出城；以西安內外多楊虎城部隊，且城門皆由楊部派兵守衛故也。張意擬送夫人與端納出城先上飛機，對外揚言夫人回京調解，委員長仍留陝緩行；然後使委員長化裝到張之部隊，再設法登機起飛。」未幾，張亦以此言達余妻，速余妻急行，謂：「遲則無及，城中兩方軍隊萬一衝突，將累及夫人，張某之罪戾亦深矣。」余妻即直告張曰：「余如怕危險，惜生命，亦決不來此；既來此，則委員長一刻不離此，余亦不離此一步。余決與委員長同生死，共起居。而且委員長之性格，亦決不肯化裝潛行也。」張聞此語，深有所感，即允爲設法。至午，子文來言，虎城意已稍動，但尚未決定。下午二時，子文復來告：「預爲準備，今天大約可以動身離陝矣。」旋張亦來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飛機已備，可即出城。」余命約虎城來見。半小時後，張與虎城同來。余命二人在余床前對坐而懇切訓示之。訓話畢，問張、楊之意如何，尚有他語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余乃整衣起行，到機場已四時餘矣。臨發時，張堅請同行，余再三阻之，謂：「爾行則東北軍將無人統率，且此時到中央亦不便。」張謂：「一切已囑託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機起飛，五時二十分抵洛陽，夜宿軍官分校。

十二月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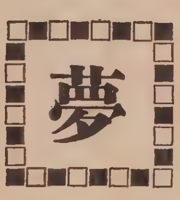
九時十五分由洛陽起飛，十二時二十分抵南京。下機後，見林主席及中央諸同志均迎於機場，向主席鞠躬致謝，並向諸人答禮。登車入城，見夾道民衆歡迎甚盛，中心悚慚無已。回憶半月來此身在顛沛憂患之中，雖幸不辱革命之人格，無忝於總理教訓；然黨國憂危，元氣耗損，溯源禍變，皆由余督教無方防範不密之所致。疚愧之深，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幸賴中樞主持得宜，黨、政、軍各方同志與全國國民同心一德，於國家綱紀則維護必嚴，對個人安全尤關切備至，卒能消弭變局，鞏固國基，使震驚世界之危機，得以安全渡過。余以自分殉國之身，乃得重蒞首都，洵有隔世之感。對同志、同胞之垂愛，與林主席及中央諸同志之焦勞顧念，私衷感激，直將與此生相終始，今後唯有益自惕勵，倍矢忠貞，以期報答於萬一而已。



西安附近名勝古蹟圖


古城西安街景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藍蘋與張治中夫婦坐一部車到了湖南同鄉會，周恩來、鄧穎超，同鄉會理事長賀耀祖與賀太太倪斐君都在門首等候，毛澤東見到賀耀祖握手打起鄉談，大家都聽不懂，不知說的什麼。張治中雖然聽不懂仍然假裝聽得懂，一臉諂笑，周恩來也聽不懂，但是也在陪笑，三位太太可受不住了，藍蘋因爲第一次進入高貴場所，自己馬上又要作新娘子，不便亂說話，張治中太太見到張治中的笑法，也不能不忍住一口氣，只有鄧超穎忍不住，當時大嚷道：「喂！毛主席，賀市長，你們說的是那一國的話？」

周恩來當時臉上變色，但又沒有辦法制止鄧穎超向下說，表情非常尷尬。

賀耀祖當然曉得鄧穎超的脾氣，微笑說道：「周大嫂，我同潤之兄是說的湖南鄉下土話。」

鄧穎超說道：「放着大家都懂的話你們不說，卻要說大家都不懂的話，是什麼意思。」

賀耀祖笑道：「周大嫂，你的閫威只能用於恩來兄，怎麼施之於潤之同我頭上來了。」

周恩來說道：「貴巖兄，別開玩笑了，裏面坐吧！還有好多客人哩！」

賀耀祖這才想起還未同藍蘋打招呼，指指藍蘋說道：「潤之兄，這位就是江青女士。」

藍蘋當時玉容變色。

毛澤東忙說道：「是的！是的！這是內人。」

賀耀祖哈哈大笑道：「潤之兄，你娶了這麼一位姿容絕世的美人，竟然未請兄弟吃杯喜酒，非要補請不可。」

周恩來在旁陪笑接腔道：「貴巖兄，毛先生就是打算補請你吃喜酒了。」

賀耀祖說道：「這可是好極了，訂在幾時請客，兄弟一定要送一份薄禮。」

倪斐君本站在賀耀祖背後，低聲說道：「貴巖，有話到裏面說好不好。」

這個倪斐君本是共產黨員，潛伏在南京鼓樓醫院作護士，當時也就有護士之花的諢號，北伐時，賀耀祖任第二軍團總指揮兼第四十軍軍長，入鼓樓醫院休養，看見了倪斐君，驚爲天人，便弄到了手，從此，倪斐君就變成了賀太太，眞正的賀太太卻被趕回湖南鄉下，不能出來。

毛澤東當然曉得倪斐君與賀耀祖的這段故事，但是卻未見過倪斐君，此時一見，覺得倪斐君雖然不似藍蘋之明艷照人，但秀麗絕俗，也別有一番風味，當時就舉手問道：「貴巖兄，這是嫂夫人。」

賀耀祖說道：「是的，是內子倪斐君。」

倪斐君笑道：「貴巖，毛先生，毛太太你不必介紹了，周先生，周大嫂，張部長與張大嫂都是老朋友，不要再躭誤了，快進去吧！」

當時賀耀祖倪斐君在前，毛澤東藍蘋在中，周恩來鄧穎超、張治中夫婦在後，魚貫進入大廳，裏面已坐一百多人，毛澤東藍蘋走進去，一齊站立鼓掌歡迎，兩百道眼光一齊射向藍蘋。

毛澤東連忙拱手說道：「各位鄉長請坐，實在不敢當。」

掌聲停止後，在場的人有的坐，有的站，還是都在看藍蘋，沒有人注意毛澤東。

毛澤東定定神看見覃振也在座，連忙過去鞠躬說道：「這眞不敢當，理老怎麼也來了。」

覃振笑道：「潤之，我不是來歡迎你，是要見見你新婚的夫人。」

毛澤東趕快擺手叫藍蘋過來，說道：「你快點過來見見，這是覃理老，是我的鄉長，恩師。」

藍蘋趕快過來鞠躬。

覃振伸手招呼藍蘋坐下，笑道：「[illegible]

太客氣了，我如何敢當，要說到潤之的恩師，只有老友楊懷中足以當之，我那能談得上。」

毛澤東未料覃振提起楊昌濟，不由得一怔，好在藍蘋雖然知道楊開慧，卻不知道楊昌濟，仍然大大方方在覃振旁邊坐下。

大家坐定之後，理事長賀耀祖致歡迎詞說道：「今天我們在重慶歡迎鄉長毛潤之先生及其新婚夫人江青女士，大家都異常高興，尤其是毛太太的漂亮，可說是艷壓三湘，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流行的歌曲桃花江，就有桃花江是美人窠，桃花千萬朵，趕不上美人多。現在見了毛太太，這首時代曲以後不能唱了，因爲就算桃花江的美人比桃花還多，也不值得驕傲，千萬美人也比不了一個毛太太。」

下面當時響起如雷的掌聲，夾雜着歡笑聲。藍蘋覺得渾身汗毛孔都透着舒服，比起在延安看着成千上萬幹部面無表情的呼萬歲，味道大不相同。

賀耀祖接着說道：「潤之兄放着千萬朵桃花似的湘女不取，卻娶到了魯名花，也可以說是全國第一美人，潤之兄這份工力，眞不可及，不論開創事業，還是追求異性，都非我們任何湖南人可比，今天見到了毛太太，我們所有湖南人都覺得分擔了一份光榮。」

下面又響起一陣掌聲。

賀耀祖接着說道：「最後我們希望潤之兄將其聰明才智用於國家，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爲建國大業貢獻出力量，我們湖南人就更感到光榮了。」

下面掌聲加響，也更加持久，掌聲停止，賀耀祖便打手式請毛澤東講話。

毛澤東上台先向三方面各鞠一躬，說道：「剛才賀理事長貴巖兄所讚兄弟的話，實在不敢當。不過，兄弟可以藉此機會向各位鄉長說明一點，毛澤東是絕對服從最高領袖，擁護最高國策，任何謠言都不足信，兄弟的立場與三湘父老完全相同，絕對不會作出與父老意見相違背的事，如果這樣作，我不但是國家的罪人，也是湖南的不肖子弟。」毛澤東說到最後兩句，聲音特別高，[illegible]也響起熱烈掌聲。

在毛澤東講過話之後，主席賀耀祖還想請張治中與周恩來講話，張治中恐怕自己一站到台上，湖南人又想起了火燒長沙，更怕有些人當場提出質問，將丟其大人。張治中雖然平時愛說話，自以爲會說話，但是這時也不敢逞能出風頭。周恩來看毛澤東講話的信誓旦旦擁護最高領袖，也不願插嘴，恐怕被毛澤東抓住其間一兩句話作爲淸算的根據，當時也向賀耀祖拱手道謝，不敢上台。

就在這時，忽然有一個老人拄着拐杖，緩步走入，全場登時肅立，鴉雀無聲，賀耀祖也慌忙從台上跑下，上去攙扶到台上坐下。

毛澤東也隨衆站起，但仔細端詳卻不認識，悄悄問周恩來：「這個老傢伙是誰，怎麼這麼大的威風。」

周恩來低聲說了三個字：「趙炎午。」

毛澤東聽說此老翁是趙恒惕，登時打個冷戰，覺得大事不妙。

趙恒惕到了台上拱拱手，大家都坐下。賀耀祖連忙拉了一張椅子放在講台中間，請趙恒惕坐好。

毛澤東此時唯一希望趙老先生不要公開講話，自己過去陪個笑臉，說幾句恭維的話，也就敷衍過去了。

誰知趙恒惕坐定之後，開始說道：「前天接到同鄉會通知，知道今天歡迎潤之先生，恒惕因爲年老，久不參加集會，但今天歡迎潤之先生之會，卻非到不可。」

毛澤東也不知道這是好話還是壞話，連忙起身鞠躬道謝。

趙恒惕又說道：「老朽同潤之先生在長沙時曾經見過一面，算來已經二十四五年，以後就沒有機會再見到。」

毛澤東心想你要第二次見到了我，我第二世託生人，也長到二十多歲了。

趙恒惕又說道：「老朽所以趕來參加歡迎潤之先生的盛會，一來是表示仰慕之忱，二來也有幾句話想說一說。」

全場無一點聲音，毛澤東明知道可能沒有好話，就看周恩來，周恩來看張治中，張治中微微搖頭，表示無法可施。

趙恒惕接着又說道：「我們湖南開化較遲，人物文風自不能與中原地區相比，但是我們湖南人在歷史上卻有兩點值得驕傲的地方。第一，我們從未出過禍國殃民的大盜。第二，我們從未出過通番賣國的漢奸。」

全場登時響起如雷的掌聲，毛澤東覺得好似被趙恒惕兜胸打了兩拳，又好似臉上挨了兩巴掌，覺得兩頰隱隱發燒，但又不能跟着鼓掌。

趙恒惕擺擺手，掌聲停止，又接着說道：「我們不但未出過大盜，淸代長毛之亂，還是湘軍敉平的，我們不但未出過漢奸，而在宋明亡國時還出了許多爲國捐軀的忠臣義士，至不濟的也只是如王船山先生，著書立說，鼓吹民族思想，因此到了淸末，革命思潮瀰漫全國時，參加革命的又時湖南人最多，像黃克強，像宋鈍初，像蔡松坡，這三人不但是湖南精英，也是中華民族頂天立地的人物。」

台下又響起一陣掌聲。

毛澤東覺得趙恒惕說話不疾不徐，但句句扣人心坎，心裏既痛恨，又佩服。

趙恒惕又說道：「所以我們湖南人必須記住先民的光榮傳統，一不作強盜，二不作漢奸，萬不要將祖先的德澤，自我而斬。這是老朽今天趕來參加歡迎潤之先生的盛會，要說的幾句話，願與潤之先生共勉之。」台下又響起掌聲。

賀耀祖等到掌聲停止，說道：「炎老是我們湖南家長，炎老教訓的話，句句皆是金石良言。相信我們湖南人都會遵照炎老的教誨，人人都以不作強盜，不當漢奸爲座右銘，現在時間已經不早，就結束了會議，請準備入席。」

中國抗戰實錄【27】

辛亥革命與日本

針對着日本的措施，美、英等國乃以一向所主張的「門戶開放主義」、「通商機會均等主義」為理由，抗議日本繼續實施其軍政管理（一九〇六年三月），同時，清廷只要一有機會也就勸告日本改變其態度。

東北形同割讓

據日本方面資料：在「關東總督府」的「實施軍政綱要」中，訂有「施政方針和我國（日本）領土相同」（細則一至十），「凡有能為我國獲得利權的良機，應予把握。有益於達成軍事目的之事，必須斷然施行」（綱領之三）。實際上，是以相等於業已割讓的態度在統治着。

日本的方針雖然如此，但畢竟屈於國際壓力，在第二年（一九〇六年）的八月一日，將「總督府」改稱為「關東都督府」，移歸民政管理；東三省的行政，也移交給清廷。清廷廢除了過去所分別設置的吉林、黑龍江、奉天三省將軍制度，而改設東三省總督，詔命徐世昌擔任，並任命唐紹儀為奉天巡撫。然而，日本的移歸民政管理，徹頭徹[illegible]表面文章[illegible]實際在佔領期間培植完成的日軍統制力量毫未動搖；而且在後來更以「改建鐵路」、「保護鐵路」等藉口，增加駐兵，以致南滿鐵路沿線，可以說已經變成了日本的租借地。

在移歸民政管理之前，日本以天皇的勅令，於一九〇六年六月設立了「南滿鐵路株式會社」（股份有限公司）。「滿鐵」（簡稱）並非專事經營鐵路，而是具備了在東三省執行侵略政策的大本營職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國策會社」。

「滿鐵」壟斷東北經濟

「滿鐵」是以二億日元資本設立的（日本政府和民間各投資一半）。一開始就賦予了大陸發展政策先鋒機關的特性；預定公開招募十萬股，但受到日本民間狂熱支持，蜂湧搶購，請購者達一億股以上。當時在日本，實際已經把「南滿洲」看作屬地，由「台灣總督府」的民政長官轉任第一任滿鐵總裁的後藤新平，在他就職的「情由書」（致送日本政府有關人士的報告書）中，便曾使用了「殖民地[illegible]

作為一個「國策機關」，特別發揮了功能的組織是「地方部」和「東亞經濟調查局」。「地方部」在實質上可以說是鐵路沿線附屬地區的行政官署，執行「都市開發」、「農業開發」、「居民教育」等工作：「調查局」負責情報活動；此外，並出資經營煤井、礦山、港灣、電力以及其他各種旁系公司，振興產業，成為在東三省唯一而最大的壟斷性聯合企業，發揮了經濟支配力量。

日俄戰爭，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更為各國在亞洲縱橫捭闔的外交鬬爭，帶來了一個大的轉變。

日本與英法關係

日本和英國，在義和團之亂時，締結了「第一次日英同盟」，發揮過自東三省把俄軍驅逐出去的作用；但在日俄戰後即將媾和的一九〇五年八月所簽訂的「第二次日英同盟」，則是對於日本在中國和韓國的特殊權利和英國在印度的特殊權利，互相承認，可以說是作了一次雙方有利的殖民地交易。但是，這個同盟關係並沒有能夠長期持續下去；不久，英國便對於日本的獨佔東三省不滿。其後（一九一一年），英國和美國締結了「仲裁條約」，於是在簽訂「第三次日英[illegible]求日本同意「對於仲裁國家沒有交戰的義務」。於是英日兩國的「攻守同盟」，在對美國而言，已經是沒有了效率，可見英國是在對美國接近。

在另一方面，日本和法國於一九〇七年六月締結了「日法協約」，這也是「兩國為了保護在亞洲大陸的地位和領土權而互相支持」的約定，同樣地是拿中國來作交換材料；而且據說當時甚至已有密約——「日本以東三省和福建、法國以兩廣和雲南三省各為其勢力範圍。」

日俄轉而成為友好

日本和俄國的關係也有些微妙，日俄戰爭之後，雙方卻立即握手言和，成了「友好國」，而於一九〇七年七月簽訂了「日俄密約」，作了一次對於俄國在外蒙古的特殊權利和日本在韓國的特殊權利互不干涉的交易；又在密約中，雙方商定在東三省設定「分界線」，分割為南北兩個領域，由兩國分別獨佔其利益。其後，在一九一〇年，日俄密約第二次簽訂時，更進展到：「為保護兩國特權，在必要時得採取共同防衛措施」的程度。

日本和西方列強締結了像這樣的一些條約，是基於和各國利益均沾、不落人後的意圖，來瓜分中國領土。日本也達成了躋身西方列強陣營的目的，開始走向後來的霸業途徑。

日本終於併吞韓國

在這個時期，日本併吞了韓國。依據在於俄戰爭開始之後便立即簽訂了的「日韓議定書」，韓國事實上已經被當成了日本的「保護國」；其後

據一九〇五年所成立的「日韓協約」，在漢城設置「統監府」，任命伊藤博文為第一任「統監」；一九〇七年使李熙國王退位，一九一〇年終於併吞了韓國。當時，在韓國國內曾經進行着全國性大規模的「抗日救國」鬪爭活動，但日本軍閥將之徹底鎮壓了下去。

日本為鎮壓韓國的義兵運動（抗日戰爭），動員了兩個師團，在各村落都部署有兵力，徹底掃蕩作戰。自一九〇七年強制解散韓國軍隊的四年之間，發生了超過二千八百多次的戰鬪紀錄。

美日關係

美國方面，在這個時候，也把目標放在亞洲。美國對於有關中國問題的態度，是希望「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而始終站在反對一個國家獨佔支配的立場。

美國遲了一世紀

和西歐各國相比，美國的進入亞洲較為落後。像英國早自十八世紀以來，就已經在印度構築了強有力的根據地，而美國則遲慢了差不多一個世紀。然而，在一八六七年，以七百二十萬美元自俄國購買了阿拉斯加；一八九八年，併吞了夏威夷；同一年對西班牙戰爭結果，獲得了原為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賓和關島；為了保護這些利權，所以在日俄戰後即將舉行媾和談判的一九〇五年七月，由美國陸軍部長塔虎脫（第一任菲律賓總督，後來膺選第二十七任美國總統）和日確定「日本承認美國在菲律賓的支配權；同時，美國也承認日本對於韓國的保護權」。美國對於有關中國問題雖然提倡「門戶開放」，但是在美日之間，就菲律賓和韓國的殖民地化，已經是做成了一筆交易。

在日俄戰爭期中，美國國內的輿論則對日本表示同情。日本的戰費（十五億日元）差不多都是靠的向外國發行公債，這種公債——在美國市場極受歡迎，每當日軍勝利的消息傳來時，便因而上漲。然而，當日俄戰後，逐漸演進到日本獨霸東三省權益的時候，美國便開始了對日本的責難；其焦點，是在東三省的鐵路問題。

美欲經營東北鐵路

正當在美國樸資茅茨進行日俄媾和談判的一九〇五年八月，美國的鐵路大王哈里曼帶着「世界一週線路」的計劃來到日本訪問，且於十月十二日和日本首相桂太郎之間簽署了收購「南滿鐵路」的臨時協定備忘錄，因為當時日本正苦於龐大的戰費負擔，哈里曼則是購買了日本在外國所發行的大量公債持有人，故而受到日本朝野一致的歡迎。可是，自樸資茅茨歸國的外相小村壽太郎則以「將會造成外國資本在東三省競爭因素」的理由，表示反對，於是日本便單方面地取消了備忘錄的約定。然而，美國對於鐵路問題並不死心，另行通往駐奉天總領事司藏德計劃在東三省建築縱貫線——新法鐵路」（新民至法庫之間，其後更擴大計劃將之延長到錦州至璦琿之間，又被稱為「錦璦鐵路」），在中日和日美之間，激起了漣漪。

美國發生金融危機

清廷是為了希望不讓日俄兩國霸佔東北，故而歡迎第三國投資，奉天巡撫唐紹儀和司戴德一度作成了備忘錄，決定由美國投資二千萬美元，設立東三省銀行，礎設「新法鐵路」。但是沒有料到剛巧會碰上美國遭遇到金融危機，這個計劃乃由英國接了下來；而日本方面是在一九〇七年八月得知此事，於是便指稱其抵觸了在「滿洲善後協約」中所訂「禁止建築滿鐵並行線」的條欵，提出抗議；而英國則由於受到「日英同盟」的束縛，以致躊躇難決；日本並且更進一步表示出「對於妨害南滿鐵路利益的行為，決定採取斷然措施」，壓迫清廷將這個計劃擱置起來。

在此之前，正當美國對日感情惡化的時候，美國國內又發生了排斥日本移民的問題；同時更傳出了「中、美、德三國已經結成同盟」、「日美即將開戰」的風聲。

美國排斥日本移民，雖然是由於低廉工資的日本勞工進入美國，和當地美國人工會的利害對立而產生，但背後的問題，則是對於東方人的種族歧視。例如舊金山教育局就曾以「我們的兒童不應受蒙古人種的影響」的說法，決議使日本人、中國人的兒童送入隔離學校容納。

這個排日運動，由於美國第二十六任老羅斯福總統批判其為「對日本最無禮的態度」，並且行使總統職權，採取對加州直接干預的措施，才漸漸抑制下去；一九〇七年八月，日美之間成立了「紳士協定」，表面上看來算是解決了問題。

所謂「日美開戰」的傳說，是德國意圖離間日美關係而故意散播出來的流言；不過清廷的袁世凱和駐清廷德國公使賴克斯等人，策劃「中、美、德三國同盟」，則確屬事實。

一九〇八年，由於司戴德的運用，鐵路問題（錦璦鐵路）再度登場，但又因日本反對而打消；第二年，美國國務卿諾克斯再提出「東三省鐵路中立化」的計劃，日本復指其為「政治性提案」，予以拒絕。並且反而促成日本和俄國締結「攻守同盟」（第二次日俄密約），踏出了由兩國霸佔東三省的進一步行動。

美日自此發生裂痕

如上所述，日俄戰爭，使在亞洲的各國關係完全發生了變化；不用說，所有變化的起源之處，就是在於中國的東三省。由於這個契機，不僅中日關係更加惡化，而且日美關係也發生了裂痕。

如果一直展望到後來第二次大戰的歷史過程，來探索在亞洲重大轉變的起點，還必須找回到這個位置。

革命組織強化

我現在再來談談日本侵畧我們中國的歷史。由於甲午戰爭，日本割取了台灣，併吞了琉球，於是，中國南部便完全受到了他的控制。

後來，日本又策劃向我國大陸發展，為此，首先不能不佔領旅順、大連；要奪取旅順、大連，則最要緊的是非先佔領朝鮮不可。所以，在日俄戰爭之後，奪取了旅順、大連，又乘勢併吞了朝鮮。

陳孝昌助學金申請學生資料審核乙覽表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本年度首次頒發，經由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選定十三位優秀學生，每名頒發助學金新台幣八千元，定於六月初由萬人傑先生親自赴台頒發，茲將本年度獲得助學金人選列后：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就讀學校	科系年級	家庭簡述	通訊處
沈立健	男	廿一	江蘇寶山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系三年	父親原任職民航公司，因年邁退休無力工作，現靠退休金生活，爲減輕家中負擔，經常兼任家教，兄弟二人在學。	臺北市福德街八四巷一弄五至一號
吳子偉	男	廿三	上海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系航空組三年	年幼時隻身至香港投靠姑母，完成初中學業後姑母成家，乃以半工半讀方式完成高中學業，六十一年秋回國升學，經濟方面由香港朋友接濟及寒暑假工讀所得維持。	臺南市大學路十八巷二三號三一二室
李清池	男	十九	臺灣臺南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系二年	父親爲國小教員，一家六口，兄弟四人在學，本人學費除家庭供給外，需自籌部份費用，大多數爲獎學金。	臺南縣麻豆鎭安業里一二六號
王慶忠	男	廿一	山東郎墨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系三年級	父爲退役軍人，一家六口，兄弟四人在學，爲小康之家。	臺北市延壽街四十巷二弄三十號
王隆慶	男	廿一	臺灣高雄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系二年	家中原務農，由於父親交友不愼而至變賣田產，靠母親爲人洗衣維持生活，兄妹二人在學。	高雄縣路竹鄉忠孝路十八巷二十號

姓名	倪勝火	孔慶剛	林榮顯	謝玉山
性別	男	男	男	男
年齡	廿二	廿二	廿一	廿四
籍貫	雲南墨江	四川隆昌	臺灣嘉義	臺灣臺南
就讀學校	國立中興大學	省立海洋學院	私立東海大學	私立中原理工學院
科系年級	土木工程系三年	電子工程三年	化工系三年級	土木系四年級
家庭簡述	父親為陸軍上士，一家六口靠微薄薪水維持，母親為人幫傭貼補家用，本身常利用寒暑假工作補助學費。	父親為退役軍人，領終身俸維生，母親做手工業幫助家計，兄在政戰學校，弟妹均在高中，國中求學，學費均需自籌。	父親患病不起，醫藥費龐大，使家中負債纍纍，以致即將休學，幸賴朋友幫助勉強支持。	父親經營小雜貨店，一家四口，生活小康。
通訊處	桃園縣楊梅鎮高山里三鄰八號	臺中市精武路一八一巷十二號	嘉義縣布袋鎮見龍里一七三號	臺南市公園北路七八巷六四號

姓名	石國揚	古旭輝	林中源	王昭敏
性別	男	男	男	男
年齡	廿一	廿二	二十	二十
籍貫	臺灣南投	廣東蕉嶺	臺灣臺南	臺灣高雄
就讀學校	私立逢甲工商學院	私立淡江文理學院	私立文化學院	私立大同工學院
科系年級	電子計算機三年級	航立工程三年	化工系造紙組二年級	機械工程系三年
家庭簡述	一家十口，靠父親做小生意維持生活，自初中開始，即半工半讀才能順利完成學業。	父親為退役軍人，一家六口，兄弟二人在學，大哥任職陸軍，姊姊為榮總護士。	父親為一菜販，一家七口靠其生活，弟弟在做學徒，妹妹在國中唸書，母親料理家務。	父親在臺銀鳳山分行任司機，一家六口，子女四人均在學，大弟在師大就讀，二弟在中油建教合作職訓高工班，三弟在國中，生活儉樸。
通訊處	南投鎮漳和里彰南路四一二號	臺南市北區精忠街一二一巷二十四號	臺南市安南區顯宮里一七七號	高雄市三民區四平街一九八號

萬人意見

牛馬集遭撤銷 讀者反應強烈

澳門讀者・表示憤慨

萬人傑先生：

弟是星島晚報長期讀者，弟讀星島晚報主因，是閱讀先生牛馬集的文章。上星期五讀晚報，照例該有先生的牛馬集刊登，可是那日沒有，弟以為眼花一時找不着，但將四張報紙翻來覆去，找尋幾次也找不着大作，令弟十分愕異。星期六弟走到報販處買一本萬人雜誌週刊參閱，才知萬先生批評「台灣無望論」闖禍，老任老羞成怒，老唐揮刀腰斬的事。讀完先生大作，令弟怒不可遏。老任是什麼傢伙，如此神通廣大，能使老唐揮刀腰斬？關於老任的「台灣無望論」弟雖然沒有閱讀，料想全是廢話。如萬先生所言對事不對人，凡事據理力爭，在弟眼中，香港四百萬同胞，唯有先生一人敢作敢言，有勇氣，不是見紅頂白的無恥之徒。老任是投機份子，文醜敗類，令人齒冷，且不去說他，但老唐身為總編輯，應深明大義。不該將擁有廣大讀者的文章腰斬，此種行為太可鄙。弟執筆那晚，見星島晚報還有萬先生街談巷議刊載，弟以為萬先生與老唐談判和解，駁番條氣，還在星晚繼續有牛馬集刊登，無限高興，怎知本週一也沒有牛馬集刊登，弟萬二分失望。先生受此遭遇，切勿氣餒，我們千萬讀者衷心同情您，擁護您，希望萬先生另找地盤，繼續運用這枝無敵妙筆，將這班文丑攻到體無完膚。弟由緬甸回來澳門，閱星晚到現在將十年，此次因老唐不分黑白，將萬先生文章腰斬，弟十分憤怒，立即停止閱讀星島晚報，以示抗議。弟打算寫一封給老任及老唐，表明我們讀者的心意。

澳門緬僑梅南明上

讀者支持・去函老細

萬人傑先生：

弟為「牛馬集」輟刊事，日前掛號寄出胡仙小姐一函，茲並將副本奉呈察閱，聊表敬重閣下之寸意耳。

弟林復生上

（一九七五年五月九日）

星島報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胡仙小姐：

連日星島晚報，未見有萬人傑之篇幅，頗令坊人懷疑及感失望。弟亦貴報長期讀者之一，現年已七十八歲，竊以不忖冒昧，敢向閣下進言，無非欲促閣下注重人才，尚須排除萬難，亦宜令該與弟素未謀面之萬人傑先生，繼續留在貴報，仗義執言，以副萬眾讀者期望，不勝銘感之至。倘有特殊原因，而令閣下放棄該人才者，亦望明白賜復示知，或登報解釋其事，免令讀者失望及猜疑也。專上並祝康健！

弟林復生上

（一九七五年五月九日）

能人所難・鳳毛麟角

萬先生：

連日看不到您的牛馬集，整整一版撤銷。沒有這點精神食糧，很是失望。我們是多麼需要！同我一樣的讀者，相信非常多。

尤其您的文章，愛好者每天要看您大作為快，如今好比失掉了一位親人，還有「好景集」「哲理人生」，對我們是有教育鼓舞意義，如此美好的一版，愚昧的我，真想不到為什麼要取銷而改了「新開眼」。

希望星島晚報的負責先生能體會香港市民的心情，儘可能恢復這一版生活圈，幸甚幸甚。我在冀望有一天再看到先生的好文章，因為能人之所難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欽敬之極！

一個敬佩您的讀者敬上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

集資出版・萬人日報

萬人傑先生：

閱三九二期，始獲悉被迫抽稿，無機會再閱台端文章，台端不屈不撓精神，無任敬佩。該報抽稿，萬人憤怒，萬人週刊每週出版一期，閱讀不夠癮，希能成立有限公司，集資出版「萬人日報」，必受港九僑胞及海外讀者歡迎。

讀者習華（五月八日於香港）

思想退化・手段卑鄙

萬先生惠及：

東南亞局勢突變，晚無識之人，

[illegible]生於忙碌中費耗寶貴時間賜教，開啟茅塞，心頗感銘。快報社論，晚亦讀過，感慨良多。「生活圈」竟被停刊，更憤懣莫明。豆皮任爲人，晚一向畧有所知，只以其文章不錯，未有以人廢言。但近來讀此公社論（快報社論除正題外後有一分題於旁者，似多此公手筆），已覺其老糊塗，思想退化，溢於文字。不意最近此老竟出卑鄙手段，殊爲可惡。雖事不關己，晚[illegible]

晚王文拜（五月五日）

一晚不讀·不能入睡

萬人傑先生：

敬啟者，吾人爲貴專欄之長期讀者，對於先生之大作，不讀不能入睡。同時對先生之愛國熱情，深感敬佩。本人一九六二年偷渡來港，自對共黨深刻了解，共黨乃係全世界最無耻之政黨。

讀先生大作，對某電視台之時事評論員，作公正之批判，吾人深爲同意，沒有理由稱毛澤東爲主席，稱將總統爲先生，未知是何居心。說實話，從前我很喜歡該節目，自該晚起，本人對此人立刻生厭，達到痛心惡絕的境界。

先生又不怕權勢，對自稱中立的某報投機主筆的謬論加予批評，足見先生清高之人格。

萬人傑忠心讀者陳文　五月二日

中共何「强大」之有？這個錯誤觀念要糾正

李大和

現在一般人心目中，普遍存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認爲中共強大，中華民國弱小。販夫走卒固然如此，就是一般政論家（如快報的任畢明、田雨、馬文諸「君子」）也很多持有這種看法。因此將公死後，「民國將亡」「反攻無望」「一旦引起戰爭，對台灣是極不利的」種種妙論遂紛紛出籠，（其實是舊調新彈，如張君勱先生在大陸淪陷初期，就說過「民國將亡」）。本來，共產黨的統戰騙盡天下蒼生，可是「第一次上當是忠直，第二次上當是愚蠢，」世上竟有這許多愚蠢的政論，眞教人扼腕嘆息！（也許他們不是愚蠢，而是別具用心）。

無論愚蠢抑或別具用心，我覺得有提出來討論的必要。

恕我自作聰明，無論是販夫走卒或是所謂「政論家」，認爲中共強大的理由不外下列三點：㊀中共有核子武器；㊁中共統治下有七億五千萬人口；㊂在外交形勢上佔優。

擁有犀利武器，固然在戰爭時佔便宜，但似乎與「強大」距離尙遠。犀利武器祇是強大的條件之一，並不等於強大，還要視其經濟、民生、民氣、教育、資源等如何才能決定。英國、印度都有核子武器，我們能說它們強大嗎？西德、以色列、日本沒有核子武器，我們能說它們弱小嗎？一個患有心臟病、風濕、水火不調、三期肺病、百歲高齡的老婦人手握機槍利刃，她是否強大呢？本來中共脫掉褲子，試爆核子，其目的在加強國際聲譽，掩飾其外強中乾，欺矇一些藍衣工友、販夫走卒，夢想也未想到半生從事新聞工作的政論家們也會上當的。早知如此，毛澤東把藍蘋的內褲當掉也要多爆幾枚原子彈哩！

相反地說，中共就是上述的老婦人。在民心上，百姓怨聲載道，是一個定時炸彈，隨時會揭竿而起（心臟病）；在政治上爭權奪利，自相殘殺，重蹈太平天國滅亡的軌跡（水火不調）；在地方上軍事割據（風濕）；在民生上遍地哀鴻，不斷表演海陸大逃亡（三期肺病）。這樣的政權也算「強大」，中國人論事，太向聲背實了！

除了竊取西方科學家的成果，試爆核子武器外，中共的海陸空三軍戰鬬力如何，實在使人懷疑。海空軍的建軍史不過二十多年，空軍的質素甚低，飛機是用七億百姓的血和淚向蘇聯換取的，那裏會有什麼好貨色？海軍更糟，二十多年前攻打海南島固然要用帆船渡海，到今時今日仍停留在海盜式時代（說其是張保仔式亦無不可），欺負澳門政府，在公海運毒，殺害逃亡難胞，在流浮山擄刼蠔民則綽綽有餘；要其橫渡台峽則有強人所難，是不能也，非不爲也！一旦戰爭爆發，老毛的軍隊根本無法踏出太平洋或印度洋。二十六年來在台峽的海空戰從未贏過，便是「鐵」證。二十六年來，連金門這樣一個小島也攻不下，便是「鋼」證。越戰中期，美機屢入侵雲南，毛幫只提出百餘次警告，從未派機迎敵，更是「知彼知己」。至於陸軍，自韓戰之後，從未參加過大規模戰役，使人無法估計；但陸軍的戰鬬力是決定於民心與士氣之上的，武器與人數是較次要的條件——尤其是內戰的時候。我們試重溫一下歷史：

（A）周武王伐紂於牧野之戰（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周武王軍隊十六萬，紂王軍隊七十萬，結果周武王勝。

（B）漢光武帝劉秀伐王莽於昆陽之戰（公元二十三年），劉軍九千人，王軍四十二萬，結果劉勝。

（C）東漢獻帝時赤壁之戰（公元二〇八年），曹操軍隊三十萬，孫權、劉備聯軍五萬，結果孫、劉勝。

（D）東晉武帝時淝水之戰（公元三八三年），苻堅軍隊八十萬，東晉軍隊八萬，結果東晉勝。

（E）南宋高宗時黃天蕩之戰（公元一一三〇年），金兀朮軍隊十萬，韓世忠軍隊八千，結果韓勝。

（F）中華民國十六年北伐之役（公元一九二七年），革命軍數萬，軍閥數十萬軍隊，結果革命軍勝。

（G）中華民國大陸淪陷之役（公元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共軍以劣勢兵力與武器，席捲大陸。

如以最近史事舉例，以色列以三百萬人口擊敗一億八千萬人口的阿拉伯國家。亦可證明上述道理的正確。中共的士氣未經考驗，但民心卻有目共覩。二十六年暴政的結果，隨時可引起驚天動地的變化。如果軍隊來自外國，尚可以利用民族感情、國家主義來號召抵抗。但軍隊來自台灣，則很難逃得過「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歷史定律了。所以毛周集團統治下的百姓愈多，其敵人也愈多。七億五千萬百姓不但不是毛幫「強大」的資本，反而是埋葬毛周的炸彈。「敵兵即是我兵，敵民即是我民」，強大的是中華民國，絕不是這個「魔鬼主義與獸性主義混合的政權」！

毛澤東今日暮途窮，內部問題重重，是一個死結；外則強敵窺伺，北有蘇聯威脅中蘇邊界一萬公里長，殊不易防守）；東南有六十萬仁義之師，枕戈待旦。所以要在外交上改弦易轍，一方面展開笑臉外交，勾結美國。一方面用搜掠民間的金錢與糧食，收買亞非落後國家，用投票方式孤立台灣。而國際間的姑息主義一方面幻想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一方面怯於其流氓姿態。所以目前在外交上，毛幫是佔優勢的，但那些都是豬朋狗友，我可以肯定，將來毛共傾覆之際，他們又是一副打落水狗的嘴臉！因此，目前在外交上的優勢並不能證明毛共強大。相反的，只能證明他們面對台灣海峽束手無策，望洋興嘆。而中華民國，表面上似乎孤立，其實並不孤立。七億五千萬人民心靈的寄託，怎能說是孤立？孤立的是毛澤東，被七億五千萬人民切齒痛恨，才是真正的孤立！一個不負責任的浪子，在外被豬朋狗友前呼後擁，但在家庭裏卻是孤立。所以強大的是中華民國，不是那一小撮有中國人的血統，沒有中國人的靈魂的民族敗類！

毛周一千人，集中國歷史上漢奸巨盜罪惡的大成；其建立的政權，集中國歷史上朝代滅亡因素的「精華」，其不覆亡，人類的歷史可以從頭改寫了！

海外的知識份子們，「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我們切不可被毛共的宣傳眩惑，更不可被其血腥金錢收買。目前的挫折，只不過是黎明前的黑暗。「君子固窮，小人斯濫矣」，願與全體讀書人共勉！

給馮翊之先生一封公開信

黃寶珍

馮先生：

有關四月上旬你在麗的電視「時人時事」節目中評述蔣總統一生事蹟時，本人亦為當時觀眾（或可稱為聽眾）之一，且錄下原音，其後反覆收聽多次，發覺馮先生當晚的評論內容，簡直胡說八道，殊失學者（或評論員）應有之風度。茲就馮先生當晚之論點分別評析如下：

馮先生當晚將總統一生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期是自總統誕生至北伐成功之一段時期，按蔣總統是於一九二六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秉國父遺志而誓師北伐。馮先生當晚說：「有人說北伐行動是大軍閥打小軍閥……。」究竟馮先生從何人處聽回來？……無論此語是捏造於那一位荒謬者，馮先生若真為熟識歷史者，當知北伐前之時間（即民國成立初之十五年），正乃軍閥割據時期，那時可稱為「大軍閥打小軍閥」時期，馮先生將不同時期之批判說話倒亂，意欲何為？是要導人昧於史實及真理嗎？而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定都南京，豈僅為統一全國之成功，實亦對外求解除不平等條約的一個革新開端，藉北伐成功而一掃我國甲午戰後因受不平等條約而感受辱之屈氣，何馮先生竟忽略民族主義擡頭之史實？

第二期是總統領導全國軍民進行八年抗日的事蹟，當時我國軍民所付代價極大，原因即在於日本侵華行動，早已處心積慮，不惜傾自明治維新以後所積存之雄厚國力以求一遂鯨吞我偌大華領土之野心，而蔣總統即以任軍事委員長一職而肩負領導抗敵之重責。馮先生稱：「當年中國人民以大刀纓槍進行後方游擊戰，以對付敵人凌厲之戰鬬機及大礮……。」此中之評述可謂糢糊之至。誰也知道，當年游擊隊之責任，是破壞敵人軍備，散發傳單，激發國民之民族意識，藉以鼓舞戰場上（即前方）軍人之勇氣與毅力，敢於以落伍之武器對抗敵人之戰鬬機及大礮，而後方之游擊隊又何以會正面接觸敵軍之戰鬬機及大礮呢？簡直導人迷信。

第三期是從抗日勝利後至播遷台灣之一段時期，馮先生首先評論當日國府所派之接收大員形同刼掠，不錯，當時的確有一小撮份子是假公濟私，把自敵軍收回的被掠國寶據為己有，（按：我國當時雖為戰勝國，但並未有強索賠償，只是着令日軍交還在我國所掠取之文物寶藏，而對所俘獲之日軍，亦悉數遣還日本。從這一點，可知蔣總統真有仁愛之心，寬宏之量。相反來說，朱德、毛澤東等人反而假蘇俄之手，私取了敵方之關東軍備而不交還政府，並藉以坐大。）但並未有將百姓之私有財產接收過來，百姓又怎會被「共去了財產」？馮先生之見解何其荒謬若此?!接着馮先生更提出了孔祥熙及宋子文，兩位先生的經濟政策，認為是紊亂無比。對此，本人敢肯定的說，一個遭戰亂後的國家，政府必須與民休養生息，人民必須團結奮鬬，信從政府，始可解決民生。然在戰後之當時，美即因受共黨之惑而發表不利國民政府之所謂調查報告，共黨又乘機在北方搗亂，每每破壞和談，使國內局勢一再波盪，每禍起在誰？擾亂金融，豈為孔、宋二人一手可成？全球性之經濟蕭條乃戰後世界史上載有之一頁。馮先生對經濟發展史之審查何竟如此近視？而宋子文先生之政治生涯，更是因緣於宋靄齡與國父孫中山先生之交情，何竟獨拉上與蔣總統之關係？而孔，以任何人的觀點看，中國當時經濟學上有

[illegible]潰之原因：㈠滿淸積弱，連年戰敗賠欵，其遺禍直至北伐成功，對外解除不平等條約始告止。因而使國庫空虛；㈡民初軍閥割據之混亂時期，地方上個人勢力坐大，各自歛財；㈢八年抗戰，國民生產陷停頓，致令民生困難；㈣共黨聽命蘇俄，乘機搗亂。至於孔、宋二人是否橫征暴歛，那只是豪雨中之小水滴，馮先生竟本末倒置，也過於以事繫人，殊失傳畧性報導之眞義。因何馮先生竟會對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人播此滿有毒素之罌粟種子？至於所云蔣總統無容人之量，未知馮先生是否未審西安事變中張學良其人其事？一個挾持總統之政治犯竟受總統恩赦，翻開史冊能尋幾人？對於總統之以共黨為至敵，即在於共黨三番四次施詭計，拒言和，自大以殘民，尤其蘇俄之史太林更迭次撕毀和約，豢養同路人以遂其蠶食之野心，奴役我億萬同胞，身為中國人民的領導者焉能不以之為敵，更遑論姑息縱奸，苟國父當時在世，亦當高喊「反共抗俄」，馮先生之思想何其昏昧，竟不辨史實而亂下斷語。

第四期是國民政府播遷台省至總統逝世此段時間，馮先生對國民黨之勵精圖治詆為「思過圖強」，究竟「過」是指什麼？是說總統悔不早把共黨消滅，致陷今日大陸同胞於水深火熱中嗎？馮先生又稱台省之富強純賴天然，則不知馮先生可有參考日治時代的台省民生及社會情況否？若與今日相比，相差何只千百倍，豈得謂為純乃天助之成績？

最後，馮先生是總論總統逝世對台灣之影響，內中有提「台灣人民不[illegible]評論，然我們要知，反攻實賴於國軍，人民不是軍隊，當然不會動輒言戰事，但若一聲號令「總動員」，則任何一國民亦可荷槍上陣，而國軍卻是時刻準備反攻或還擊的行動，何馮先生竟混淆軍、民之本質？馮先生又稱：「台灣人是不願改變其目前之安逸生活情況，對於共產主義——此種不大明瞭之主義是不容易接受的……。」不知含義是指台灣人民因不明瞭共產主義而不接受共產黨之統治，抑因民生豐阜而揚棄共產主義之落伍與貧窮；姑無論如何，可以告訴馮先生是：「熟識共產主義者未必為其信徒，亦未必贊成中共之作風；共黨國家執政者之施政方針亦未必悉依共產主義之律例，而共產主義亦不過始於馬克思此一歷史性之反動人物之變態思想而已。再進一步言，很多共黨分子亦未必瞭解共產主義之眞面貌，而不接受共產主義者，未必就是對共產主義不明瞭，況且台灣中許多學者（尤其馮先生的同學）根本對共產主義瞭如指掌，馮先生之闇於事實而信口雌黃之狂妄作風，何其令人咋舌！

綜觀馮先生當晚之評論，開始引用外電消息報導總統死訊，均稱「蔣[illegible]先生」，而當中曾迭次採用毛澤東之說話以支持其立論，更引用美國、日本與中共間的公報所稱「台灣問題」、「中國問題」等語，可知馮先生當時之偏頗立場，在其口中之毛澤東，「先生」之稱仍恐不迴，忙忙更稱為「主席」，對曾出生入死以領導北伐及抗日的總統而但稱「蔣先生」，是馮先生自比為說客狗腿?!

如眾所知，麗的電視屢稱「你的麗的電視」一語，可知是以四百萬市民為觀眾對象，而觀眾是絕不容許任一評論節目出現偏頗之情況，且馮先生在該節目中是以學者身份出現，何馮先生自貶身價？

此外，馮先生對於斷代史時期之劃分，亦是混淆不清的，蔣總統一生之政治生涯，應編入現代史中而非近代史裏。

而最荒謬的，馮先生竟敢說：「蔣先生出生於公元一九八七年，即滿清政府搖搖欲墜之時……。」馮先生，你眞是不知人間何世，今夕是何年啊！似你這等胡混之人，難怪評論得一場糊塗，好節目竟變成了廢話連篇，縱使我們的量度再好，也難對你相容！

治安日壞港府有責 不復死刑香港堪虞

萬人傑先生：

我是你的最忠實讀者，欽佩先生敢說敢寫，不畏強權，所言一切，與香港民生利害相關。先生為香港多數人崇拜尊敬，已非一朝一夕，可以說是報界的佼佼者。

現因英女皇五月四日到港，為了恢復死刑，要求先生在牛馬集或其他寫作欄，大聲疾呼，並請以「如英女皇不許可恢復死刑，就是香港殺人犯的後台老板」標題，撰寫一篇文章，（因殺人犯都是女皇赦免的，致兇殺案一天多一天）。今天是四月三十日，四個月統計有五十一宗兇殺案，如再不恢復死刑，則香港前途不堪設想！

港督麥理浩亦應該對恢復死刑和香港治安負起責任，過去的葛量洪、戴麟趾、柏立基三任總督任內，不像今天治安如此壞。

讀者又一村一工人謹上
（四月三十日）

識時務者為俊傑？

（醒目龍舟）

鄭秀堂

哀哉東南亞，的確遭殃。遽然變色，都幾驚惶。幾許富豪，携囊飽漲。急離他往，跑去安全地方。想我任老頭兒，也思撤擋。可奈條件未夠，皆因羞澀阮囊。何況握管生平，活計靠其頂擋。一枝生花妙筆，飲譽四面八方。從來論古談今，自負才華不枉。所有文壇筆陣，都想獨霸稱王。

眼看赤燄囂囂，世界唔多似樣。及早權宜善變，何妨計出長方。利用立論迷糊，聊表深情一往。乘機秋波微送，冀博青睞當堂。那時又有得撈，眞個多麼妥當。或者飛黃騰達，文化由我擔綱。一遂壯志凌雲，不負才高學廣。唔在講，識時務者為俊傑，做人怕乜騎牆。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卌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答劉西醫（祖霞）之詩評

吳雁聲

萬人雜誌（新九五期）見其大作，并附書有云：「上期（指本刊三九〇）所刊之三首詞，均未能依照規律，蝶戀花之第四八兩句，平仄均錯，順此奉聞」云云。

愚前日所作兩闋（即「念奴嬌」、「滿江紅」）是有所本的：根據中國詩律家——王力，所刊出之「詞譜」而填，現將其譜抄錄於下，以供劉西醫明鑒：

① 念奴嬌（百字令）

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或者是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

)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或者是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

② 滿江紅（九十三字）

(仄)仄平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人)

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

(○代表可平可仄；△代表押入聲韻)

蝶戀花（順呈方向明先生參考）

＝(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代表再重複寫到尾）

說明：拙作之詞「盡化紅樓卒」，誤印成「盡花」。其餘平仄，希列位詩人給予對照！如果說有個別字不符「唐音」，愚亦不斤斤於此，可以虛心學習吧。劉云「三首詞均未能按照規律」實是「目空一切」之言，不負責任之說也；方向明先生之「蝶戀花」詞：只有「夢斷江南三月雨」——平仄錯（不是四、八兩句，是第五句；另「無覓處」的「覓」，應改「平音」字。）

上述可見劉西醫指責之謬。再看其近作，又是「作法自斃」矣：

憶友

劉祖霞

一別知交數十年　盟心把臂記仍鮮

聽鶯對坐槐陰下　憤世爭談栗水邊

海外依然春事好　故園無奈赤(炎)煎

重逢何日誰能必　望眼迷離隔霧烟

（「炎」字是仄，應改為「平」音字——所謂「二四六要分明也」?!、（禁門宮樹月痕過，媚眼微看宿鷺窠，斜拔玉釵燈影畔，剔開紅炎救飛蛾。——張祜之「贈內人」，抄供劉西醫過目。）另：「誰能必」——甚是費解不通：是否理解為「誰能夠必然」呢?!謹此奉聞並候指教。

「四海一家」社 宴僑領謝達壽

籌組全球聯誼會性民間團體——「四海一家」社發起人之一，法國留尼旺僑領、留尼旺中華總商會理事、廣達隆公司暨中旺公司總經理謝達壽先生，昨日由法抵港，下榻後，在「四海一家」籌委會工作人員陪同下，即驅車前往位於銅鑼灣正在裝修中的社址巡視，當晚由籌委會負責人萬人傑、曾憲光及港區籌委多人，假梅江飯店設宴招待，情況異常熱烈，據該社發言人稱：「四海一家」社將於本月底正式辦公，到時將歡迎各世人士申請入會，會費則一律免收云，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哀南越

林復生

㊀ 赴援工作海空行，祇助逃亡背信輕，
將士全消堅壁志，官僚但有苟存情，
今時棉越多無產，他日東南又共耕，
赤熾漸張寰宇內，和談那可促休兵。

㊁ 滲透陰謀次第行，蠶侵計覆事非輕，
主盟首腦拘蠡見，決策庸愚昧敵情，
解放與圖頻展拓，自由田地漸難耕，
近朱者赤誰能阻，況又憑凌恣用兵。

㊂ 縱橫霸主豈能謀，回首寒盟不掛鈎，
將士遠征成枉擲，和平寄望付東流，
古巴嚇阻威名立，南越淪亡信譽休，
大國從來輸道義，史官筆下有春秋。

復生先生之「哀南越」，一二兩首，是用鄙人拙著，明日黃花錄封面詩之韻，等於和詩也。詩中佳句，「將士全消堅壁志，官僚但有苟存情」。又云：「和談那可促休兵」。所言是為眞理，當年中國剿共，誤於和談，和談之舉、是美國馬歇爾之愚昧天眞，斷送中國。今基辛格又用馬卿故調，喪去南越，覆轍重蹈也。與共黨作戰。千萬不可言和。和談卽是自趨死路。

第三首，「古巴嚇阻威名立」，是指蘇俄運飛彈至古巴，甘迺迪總統，限期拆除運走，否則立刻宣戰，赫魯曉夫，俯首聽命，夾尾而逃，言甘迺迪有嚇阻之威也。

近三十年來，美國總統，一任不如一任，國務卿又以基辛格爲最差，基爲博士，名爲博士，實際所知者，僅限於一事一物。是爲「專士」也。此種人祇可教書，不宜參加政治。政治萬端，紛紜複雜，非一種知識，所能勝任。前年尼克遜訪大陸，先由基辛格秘密前往牽線，類似「西廂記」中之紅娘小丑，尼是崔鶯鶯，肥佬乇是張生，以大國總統之尊，朝拜敵廷，等於大家閨秀，不重身份，爲淫婢所誘，失身於浪子狂人也。

必有一戰，美國人愛好和平，共產黨迷信戰爭，因其於戰爭之中，每次均可得到利益也。如果戰爭不能獲利，而且受損，則當愼重考慮，不敢輕舉妄動矣。此次南越之失，對共黨侵畧，起鼓勵作用，以後更將大膽。聯合國之設，本爲防止侵畧，越共進攻，諸會員事先無人禁止，事後紛紛承認，聯合國之信用，道義，人格，掃地以盡，一文不值矣。

美國人愈怕戰爭，戰爭勢必緊逼而來，雖欲置身事外，實際不可能也。共產黨欺善怕惡，是其特性，吾人剿共多年，最爲明曉。證之以商船事件，福特總統用武力奪船，攻擊未久，赤柬軍懸挂白旗，送回船上人員，如果不用武力，派基辛格前往叩頭，或用蘇張之舌跪地相求，結果無濟於事，不會放人。北方土語「鷄巴愈撫愈硬」，共產黨宜打不宜撫，其性質相同於生殖器也。壇主土語粗喩。

哀南越

高蘊暘

廿載烽煙草木悲，北侵南服豎降旗！
和談早惜籓籬撤，毀約終憐鐵幕垂！
噤若寒蟬聯合國，立同仗馬締盟師；
輿圖色變驚霜葉，蠶食愁看茢幾枝！

高先生之詩，最好之句：「輿圖色變驚霜葉，蠶食愁看茢幾枝」，聯合國噤若寒蟬，諸會員，對越共之非法侵佔，恐後爭先，紛紛承認，公理，正義，是非，以及良心道德。不堪問矣。此種現象，是聖經所云，世界末日近矣，壇主云。

哀高棉

岡州　潘厚菴

赤禍滔滔遍亞洲，美人無力堵狂流；
山河易色隣邦刦！印泰星菲共百憂。

哀南越

前　人

峴港歸仁先後摧！日來西貢震風雷；

潘先生以上二詩，是爲佳作，評事論理，每首祇用二十八字，字少言多，既正確而又有遠見，言雖短其意無窮，所謂「印泰星菲共百憂」是爲眞情也，壇主評。

代柬

美國詩人李楚，從郵局寄來咖啡兩大罐，一贈鄙人，一贈萬會長人傑，并祝「春祺百吉，猴犬康寧」，高誼勝情，祇有拜領，贈萬會長一罐，已爲轉交，謹此伸謝，壇主問好。

茲有陳堅先生，寄來二函，文字相同，分寄兩個報社，直接寄萬人傑先生，萬兄轉交與我，拆開細看，是爲「慈湖」絕詩一首，詩云：

慈湖

陳　堅

春來花發倍芳芬　大溪景象添揚昂
中華內外人如鯽　都說佳氣在慈湖

該詩意思很好，可能陳君是從台灣遊覽歸來。詩興大發，而有此作。

該詩既無平仄又無韻，不得稱詩。如若不言，作者本人永不知曉。如果投棄不登，則不知原因何在。未免有負來意，登出使陳君知道，用意亦佳。陳君如有志學詩，可買詩韻一本，千家詩唐詩各一本，熟讀之日久，卽知作詩矣。

本壇地小詩多，若非佳作，不使刊入。投詩本壇者，多屬海內外有名詩人，陳君有此勇氣，至堪欽佩。希望用功學習，有志竟成，壇主云。

浪淘沙　春暮

劉祖霞

春暮草繁生。綠滿前庭。遙山聳翠柳搖青。幾片殘紅空點綴，啞了黃鶯。　景色已傷情。鐘報深更。雨聲聽罷又雞聲。到得家山惟有夢，夢也難成。

香港

商標註冊

TRADE MARK

陳李濟藥廠

歷史悠久

古方正藥

理中丸	蘇合丸	牛黃丸	烏金丸	衛生丸
理咳療肺	驅風辟寒	清心除痰	去瘀生新	補血養顏

七厘散	白鳳丸	寧神丸	正氣丸	保和丸
定驚除痰	婦科良藥	固氣提神	疴嘔肚痛	外感發熱

發行所：香港大道中弍〇六號　電話：H四三六三〇壹

製造廠：香港西環卑路乍街壹五九號　電話：H四六一四一壹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九六 新99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九六(新99)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九六(新99)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五月廿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有「個人選擇」自由嗎？

總統蔣公崩殂後，舉世哀悼，海外僑胞無不悲慟萬分，特別是絕大多數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絡繹不絕紛紛前往中國文化協會等設有蔣公靈堂的地方去拜祭；這對中共長期以來極盡其惡毒的對蔣公進行無恥攻擊詆譭來說，無異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否定。中共為了沖淡香港華人敬領袖愛國家——也等於是堅強的反共　的氣氛，迫不及待地「放」出十個「戰犯」到香港來，聲言是他們「個人選擇」容許他們「回台」，其實是以他們為「活招牌」，嚴密地把持在手裏，同時從事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宣傳。力圖往中華民國當局臉上抹黑。不過，一個多月來，這一幕欺人自欺的宣傳醜劇，已漸漸沉寂下來，因為中共及其在香港的宣傳走卒發現它們的鬼把戲已經破產。中共如果不那麼厚着面皮大叫大喊還好一些，越是大叫大嚷越令人反胃，越給人看穿這是一幕無恥的統戰醜劇。一個月來中共圍繞十個來港「戰犯」準備「回台」的問題所作的宣傳，一方面是來自北平，一方面則在香港。令人奇怪的是，凡屬來自北平的「文章」、「談話」等等，有的是叛徒，有的是降將，還有的是和王秉鉞等十人一樣的近獲「特赦」的「戰犯」。發表電訊的不是中共喉舌的「新華社」，而是以專門對海外華僑統戰的「中國新聞社」的名義。這些事實證明：中共「放」出十名「戰犯」讓他們「回台」完全是統戰活動，對此問題包括香港大公、文滙等左報在內所說的話目的只在欺騙海外華僑，根本不是什麼「特赦戰犯」，再說，香港左派對這個問題的言論也不符合中共的「主義」和「原則」。

中共在香港的宣傳工具一再否認「放」十個「戰犯」不是統戰陰謀，而是「個人選擇」。就這「個人選擇」四個字已充份暴露了那是騙人的謊言。在大陸上如果也准許「個人選擇」和「來去自由」的話，為什麼在「憲法」條文中把「遷徙自由」刪掉？為什麼一九六二年出現「五月流亡潮」？在那次大逃亡中，除途上因飢餓或在邊境上被共軍殺害等不幸死亡者外，到達香港的就超過十五萬人。他們也有「個人選擇」和「來去自由」的話，可以肯定是不願在大陸過那種生不如死的「幸福生活」，而選擇了被中共說成是「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香港，同時，也滿可以通過正當手續經羅湖來香港，香港當局收不收是另一回事，而中共政權卻應該本着「個人選擇」無條件的批准離境。自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三年的十二年間，根據香港警方公佈，非法入境的難民共達二十一萬一千三百五十三人，而沒有被警方拘捕的人數恐怕要比公開的數字要多數倍。難民逃來香港，過去多數是在沒有渡海工具情況下以九死一生的決心，泅水偷渡，到香港登岸後無不是泳衣一件，最多的可能另有一個球膽或車胎。這一切都證明：在大陸上絕沒有「個人選擇」的自由，有的只能「聽從黨的安排」。比如：僅自一九六八年以來，全大陸下放農村「插隊落戶」的大中學畢業生，保守估計也在三千萬以上，當中共動員他們下鄉「扎根」時，宣傳最多的是「黨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願」。外逃的不甘受中共屠殺，奴役和壓搾的難民中，不少是當年參加「造反」的所謂「毛主席的紅衛兵」，特別是下鄉青年中絕大多數是「根紅苗壯成份好」的年輕人，這些人在居住和職業等方面都沒有「個人選擇」的自由，那麼為什麼偏容許本來是敵人的「戰犯」擁有這個特權？難道說在中共政權中，又有了「剿共有功，反共無罪」的「新潮流」？難道說統治大陸二十多年來，屠殺無辜以千萬計的毛澤東已經放下屠刀，成了「愛你的敵人」的耶穌基督？

毛澤東會說：「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該剝去」。所謂「個人選擇」之說可以休矣！在香港的左派宣傳走卒們，還宣傳什麼中華民國當局未照中共的安排「迎接特赦人員回台」是「不合情理」，因為這個人回台是為了「與家人團聚，共享天倫之樂」。說的倒很好聽，這才真叫「美麗的謊言」！中共政權成立以來，經過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拆散了多少「團聚」的家庭？它們以種種「莫須有」的罪名，時時抓人，天天殺人，難道他們沒有父母？沒有妻子？不願活着「共享天倫之樂」？就是共幹也都要「為革命的利益」，夫妻子女被調到東一個西一個，而極少「團聚」的機會。再說「共享天倫之樂」這是尊崇孔孟之道的中國人常講的話，在有人性的社會才能提倡這些，在中國大陸上只講究與傳統觀念「澈底決裂」，什麼「天倫之樂」那有人敢提呢？騙人就是騙人。中共「特赦戰犯」的醜劇一開始就是一幕騙人的把戲，不過，這個鬼把戲已被人看穿了！





「牛馬集」在別人報紙裏難免受制肘
讀者熱烈支持辦「萬人日報」

萬人傑

許多愛讀「牛馬集」的讀者因吊癮而函電紛馳，要求老萬趕快出版「萬人日報」。但老萬個人財力有限，雖有同業熱心人士替我解決了排印問題，仍非有十萬元作散紙及宣傳的第一筆經費不可。爲不使讀者失望，老萬只好分向有錢朋友說明，希望他們能投資，促其早日實現。

讀者熱情可感

每天仍有不少人打電話或寫信報社，除了表示「支持」外，還問老萬有什麼新計劃；更要求老萬把「牛馬集」搬到別的報上，俾他們仍有機會讀到。

自星島晚報把「牛馬集」撤銷，很多報老板徵求過老萬的意見，要老萬將「牛馬集」在他們的報登場。這種雪中送炭的盛情，老萬深受感動，但他們的熱情，老萬一律婉卻。

不是老萬惜墨如金，而是經過這次教訓後，使我覺得「牛馬集」不管搬到那一家報紙，都有可能遭到今回同樣的命運。因爲，每一家報紙都有本身的人事關係，而「牛馬集」可能開罪老板的好朋友，只要對方一告狀，隨時會遭遇腰斬厄運。

老萬認爲最理想是把牛馬集搬到「自己的報紙」裏。最近，不少讀者的意見，認爲該是出版「萬人日報」的最理想時機。關於出版「萬人日報」，早在一九六七年已有不少朋友鼓勵過老萬，但老萬在星島服務十多年，而星島晚又是銷路甚廣的報紙，在這裏發表專欄，影响力很大，老萬覺得比自己出版報紙還理想。

可是，經過這次事件，老萬覺悟到，在別人的報紙裏無論如何不能暢所欲言，不管你專欄擁有多少群眾，老板絕不知情、分分鐘可以腰斬。如果六七年老萬聽從朋友勸告，辦了「萬人日報」，到今天已站穩了，不會有牛馬集被腰斬的事情發生。

不過，今天出版「萬日人報」尚未爲晚，在「經濟不景」的劣勢下，當然有許多困難。但「牛馬集」被視爲最能替市民講話，有大量群眾擁護的專欄，每天看慣，對這專欄發生了情感的讀者，一定捧場，因此老萬也覺有接納眾議的必要。

不過，辦日報不似辦週刊那麼簡單。老萬個人財力恐難應付，正是眾擎易舉，獨力難支。如果得到讀者支持，當能更快促其實現。

舊上司

老萬「牛馬集」被撤銷事件，本可悄悄地過去，從此失踪便沒事，過一個時期，也沒有人記憶，中間內幕，不會有人知曉。

不幸老萬除「牛馬集」外還有天下日報的「縱橫談天下」，中報的「中流集」，更有自己辦的「萬人雜誌」，每週出版一次，這許多地盤，都可暢所欲言，更有專爆內幕的夜報，把老萬的「新聞」作爲封面頭條，這一樁「小事」便成爲近日文化圈子裏的話題。

說道理，老萬文章批評了任畢明，在某些人眼中是犯了錯誤，但即使犯了錯，應得的懲處，極其量是「警告」而已，就地正法，乃懲過其罪了。這是同行中的一般意見，老萬認爲，批評不算是錯誤，即使批評得不對，對方可爲文反駁，且老萬聲明在先，如要反駁，可讓出地盤，所以「警告」也不適當，任麻子應對老萬的批評提出反駁，才算合理。運用手段，透過人事，將老萬專欄腰斬更是小人行徑。何況斬了一個地盤，斬不了所有的地盤，老萬的咀吧還是掩不住，眞是枉作小人！

現在苦的是作劊子手的總編輯先生，雖然順利把「牛馬集」斬了，但他許多朋友都是牛馬迷，每天非看不可，現在吊癮，見面時不免向他埋怨，總編輯先生心中深感困惱，不免吐出眞言。他說：「任麻子是我的上司，這叫我怎辦呢？」他不提起，老萬也忘記他們有這段淵源，任麻子是老前輩，總編輯先生入行時在大眾報確曾做過他的下屬。

不過，俗語說得好，幫理不幫親。管他是下屬上司，做得對，下屬也要幫；做不對，上司也要批評。何況，他不過是幾十年前的上司，現在他靠在你報上寫一些東西混飯吃，豈可因他被罵而把罵他的專欄一刀殺掉，這就是表示對舊上司的忠心耿耿嗎？念舊是美德，但更應判明是非，才可出面維護舊上司，將來老萬的舊上司犯了什麼錯，老萬也會不客氣的。

自我遮解

近來有些與老萬不熟，卻知道我名字的朋友，問及老萬的同事：「老萬是不是離開香港？」甚至有人直截的問：「老萬是不是遮解出境？」老萬初以爲因爲報上沒有了「牛馬集」，引起此種謠言。後來問的人多，使我矚起在「斜陽又晚內李宗仁一

一書中，看過同樣的事件。當馬兒和任麻子打筆墨官司後，在新界養病期間，任麻子也到處散播謠言，那就並不簡單。

老萬把事情從頭想了一遍，由抽稿、撤銷以至遞解出境的謠傳，和馬兒當日遭遇的如出一轍。也即是說，任麻子的三十六道板斧不外如是，對付任何一個人都是拿出這一套。不過，馬兒當日運氣差，生活艱困，所以任麻子可以唱「餓死他」，但老萬今天不但擁有比任麻子更多的地盤，個人精神、能力、財力都在任麻子之上。而且不只任麻子一人，加上其他的統戰小爬蟲，老萬今天不但有還擊力量，而且把任麻子還繫得躲着不敢做聲。今天他不可能把對手「罵死」，而對手卻大有把他「罵死」的能力，於是他最後只好再出造謠一招。當然，他十分希望有一天老萬給遞解出境，他才可安枕。不過，他不是港督，沒有權力把老萬遞解出境，當夢話般說說是可以，卻不可以使之成爲事實。讀者每週在萬人雜誌讀到老萬文章，他的謠便不攻自破。

老萬處解不動，任麻子在香港「冇乜癮」，因此他只好「自我遞解」。據一位認識任麻子的朋友告訴老萬，目前任麻子跑到美國，打算辦手續到美國，據說還計劃在那邊定居。如果這是事實，老萬遞解不遞解也不成問題了。

不得罪於巨室

日前看「星島晚報」星期專刊「四近樓談屑」的大字標題「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心有所感。細讀內容，雖然是由周作人的「乙酉文編」說到紅樓夢「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的「護官符」，引出孟子的「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的道理。但老萬總覺得四近樓老先生在這個時候提出這問題，並非偶然。如果不是老萬「自作多情」，我以爲老先生這篇文章很可能是由老萬的事所引發的。

他認爲這政治實踐學是「放之四海而皆準」，老萬之不能爲政，乃因得罪於「巨室」，這一點，老萬是承認的，四近樓老先生用孟子的話來教訓老萬，十分恰當；不過，這十字眞言看似簡單，實際不易辦到。因爲「巨室」的心理狀態很難揣摸，你不得罪他，他可能自來找你麻煩，到時不可能不自衛，如果自衛而還招，就非得罪不可。

而且，「不得罪於巨室」不過是孟子處事之道，他的處事是滑頭。這方法，在許多教人處世的書籍中都有談過，爲了要達到一個目的，當然非滑頭不可，但如果這「巨室」就是你要達到目的中間的大障礙，有什麼辦法不得罪他？

老萬認爲，卽使如孟子那麼「識撈」，倘他生於今世，遇到老萬這樣的事，也未必能做到「不得罪於巨室」。他可能和老萬有同樣的遭遇——「巨室」一怒而「腰斬」。

老萬自問非滑頭之人，這種滑頭的處世哲學，老萬無法接受。也因爲這原故，常常撞板，撞得最慘的是今回，竟在陰溝裏翻了船。如果接受經驗教訓，老萬應對孟子的十字眞言佩服到五體投地。不過老萬感到，孟子這句話適合於其他九十九個人，卻不適合於老萬。老萬一派牛精，充滿反叛性格，絕不懂得陰濕對人。我會把「巨室」一一砸掉，雖然是匹夫之勇，但這才足以表現老萬的眞正性格。

「罵人」

據說，「罵人」是老萬專欄「牛馬集」被撤銷的理由。老萬是有四十幾年報齡的老報人，在我的觀念，「罵人」不算是罪過，只問罵的人是不是應該罵，罵的動機是不是由於私人的恩怨。如果籠統的說「罵人」不對，那就不可能做一個正直公平的報人。老萬在「牛馬集」中確常常罵人，但所罵的人，是大家都想罵的，我罵了，大家覺得痛快。可以說，我不是爲自己罵人，是爲市民大眾而罵人。

最近，老萬罵過的，一個是在電視裏講「時人時事」的評論員，一個是寫黑文的任麻子，還有兩個專替中共吹捧的主筆「石人」「田雪」，這一班人，都是老萬的「朋友」，在私交上無任何恩怨，但在公義上我不值得他們所爲，所以批評了他們。

讀者對這些人也許陌生，但他們在報社內是得到寵信的當權派，以他們的影響力，老萬的地位無法可與比擬。老萬爲文批評了他們，並未預計到會有怎麼的反映，「靈通」方面認爲老萬的「罵人」是「牛馬集」撤銷的主要原因，如所傳是「事實」，則是是非不分，黑白不明。

當權者遇到被罵者投訴，應有兩個基本觀念：㈠罵他的馬仔不等如罵他；㈡其人所做的事應不應該罵。先確定這兩點，才可對事作出公平處理。

老萬會「奉命罵人」，罵的人也與老萬無仇無怨，他攻擊的不是我老萬，我大可不必架樑。不過當權者指出的這個人，老萬素知其品德可鄙，多年前因不屑其所爲，曾批過他，近幾年來，他的惡行越多，也屬該罵之人，因此老萬才同意寫了幾篇文章。可見當權的人也明白，有些人的惡行，非罵不可。何以需要老萬罵人時，認爲罵得好、罵得妙；自己的馬仔犯了錯誤，老萬一罵，馬仔一哭，便發生「撤銷」事件，「罵人」且成爲老萬的一罪，眞是莫名其妙！

守父靈一月記

（下）

蔣經國

四月二十八日

明為余之生日，妻兒來慈湖餐聚。晚餐後寶樹兄前來探視，並告以今日中央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推我為本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並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聞之至感惶恐不安。自覺才淺德薄，何敢任此重責，徘徊於靈堂，一夜未眠，讀錫俊所贈「藝海微瀾」一書，略資解釋。

四月二十九日

今天為余生日，昨夜在靈堂徘徊於 父親靈櫬前後左右，默念深思，百感交集，深覺不孝愧疚之重。黎明向 父靈行禮謝恩，有如往年。

父親在生之日，閱我寫「去國十二年」一冊，其中詳述留俄十二年備受精神與體力折磨之種種經過。 父親對此報告，批閱四次之多，曾囑妥為保存。

上午雨勢甚大，想此雨乃為農民所需要之甘霖，近日來常以久晴不雨為農民憂也。獨坐觀山間雨景，尤令人有安逸清新之感。

午飯後，接奉 母親手諭一封：「經國：今天又屆你的生辰，往年我都為你設席與家人共聚，一享天倫之樂，此次自 父親撒手離我你之後，我們再也無此興緻作任何怡宴之舉。今晨我特別起得早，為你禱告，祈求 上帝給你智慧健康和毅力，並特別賜福予你，這是我今年以此為壽。母字。」捧讀再三，感動無已，涕泣甚久。

下午感覺身心疲倦，稍作休息。傍晚文兒夫婦領友梅孫女來慈湖向 祖父靈跪拜行禮，並陪余共進晚餐，渠等走後甚感寂寞，此為有生以來第一年失去 父親過生日，回首往事，悲痛無已。

四月三十日

雨過之後，山間稍有寒意，夜間未能安眠。起身後向 父靈行禮之時，天將明而未明，徘徊靈堂之中甚久。 父親已撒手而去，孤子將如何負起重擔，實感惶恐無已。守靈櫬，念 父恩， 父親從此不起，但 父親之靈仍在兒之左右與兒相處也。

父親常謂天地間有二種人，一為活的死人，一為死的活人，只顧自己個人享受而不惜犧牲別人之利益者，此等人雖活而無異於死人；不顧自己之得失利害，無時不為別人着想而努力者，即使死了，亦是活的，此即為活的死人。此一解釋雖甚淺近，但含意殊深。是以近日每覺 父親似在安眠，並未逝世，蓋 父親之精神永遠活存於億萬人之心中。

上午，閱讀各界人士及學校師生慰問信，其中多為平時不相識者，深情厚意，極為感激，擬稍後覆謝。余常以為人與人之間，只要心意相投，亦不必一定相識，我不忘人，人不忘我，事事為人羣服務，即有其生活之意義與價值在。如僅重享受而將自己樂趣建築於別人苦痛之上，實無異於一未被發現亦未判刑、逍遙法外之眞實罪犯，吾人處世可不知此大道理耶？

今日本想作武陵之行，蓋此農場為 父親所極為喜愛之地，嘗有意將該處之大瀑布名之曰隱瀑，並曾請趙恆惕老先生題「煙聲」二字刻於隱瀑之邊。但因自慈湖至武陵之路程甚遠，一日間不能來回，而余則不願喪居期間外宿他處，故將此行作罷。

續閱「藝海微瀾」，頗有所感，其中有句「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實有寓意在也。

驚聞越南政府向越共投降，此乃三十八年我政府撤離大陸以來，又一次人類大悲劇，希望三十年來血淋淋的越戰教訓，能驚醒高唱「姑息」、「孤立」、「和解」、「談判」論調之迷夢。余深信歷史定能證明誰為導演此一悲劇之罪魁禍首。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堅強站起，自己靠自己，自己救自己，始有生存和勝利之希望。在此服喪期間，余雖因喪 父而悲痛，但對於國家前途則絕對樂觀，堅信來日大有可為，希望國人都能不憂不懼，積極奮鬪，此即 父親遺囑所示「絕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懷憂喪志」之意也。

傍晚觀魚沉思，深信事在人為，順天道而盡人事，自能成事。在我有生之年，絕不放棄以我生命力量對反共復國大業有所貢獻之任何機會。

五月一日

深夜起身，在 父靈前行禮後，坐於靈堂，繼

入 父親生前之臥室哀思，此時除偶聞山間鳥鳴而外，靜寂安寧，身處此境，有如居於世外。回思往年侍 父散步於慈湖，親採杜鵑之情況， 父子邊走邊談， 父親曾談及，少時上山砍柴背回家中以充燃料，以及 先祖母率 父至竹山採筍佐餐之種種情形。並謂今已八十有餘，但對於幼年及少年時期生活最不易忘，故今所喜食者仍是鄉菜也。

余夜思往事甚久，回臥室時，天色黑暗無星，然入睡不久已是拂曉。

今日全日讀書記事，想起越南西貢陷共，甚為痛心，此事必將影響世界全局，吾人務必在外交與政治上詳加檢討，自立自強，以圖生存發展。「人人自己皆有自性與真心，與眾生同體本來光明，清淨無染……有了渡水能力，只管自渡，不去渡人，這不過是自了漢，徹底見性的人不能坐視眾生沉淪在苦海裏，不加救援」，此亦喻革命之真意，乃是犧牲自己救大眾之謂也。

外孫祖聲是一天真、誠實而又聰明的孩子，在余居喪期間，接獲其所寫初中畢業作文，題為「我的外祖父」，讀後很感安慰，文中說：「這位在我腦海中留有許多印象的人就是我的外祖父。我的外公總是遵循一條哲理，那就是往者已矣，把握現在，來者可追，他認為文明是在進步的，更重要的是他尊重列祖列宗所創造的歷史。我的外公有一個習慣，他每天把他的活動與思維保存紀錄。微胖的身材配上中等個子，他的體重整整有一百四十磅，黑色的頭髮夾雜着花白，他的頭髮老是由前額向後梳，紅潤的面頰加上飽滿的鼻子，更襯出外公的性格，他的姿勢儀態與舉手投足常隨着他的心情而有不同的變化。不只是我的外公，亦是我的好朋友，說真的，他真是我的一位十分親密的良伴。」此十四歲孩子，從其作文中，可知其何等有條理和熱情。祖聲曾有數次在慈湖侍 外曾祖父一起餐聚散步，今日 父親在天有知，聞外曾孫已經長大如此聰明，必甚安慰。

下午赴士林向 母親請安後，仍回慈湖守靈。

五月二日

深夜起身繞走廊散步，月色朦朧，偶聞山間夜鳥之聲。入靈堂靜坐，哀思至深，久不能眠。續讀「藝海微瀾」約一小時即睡。拂曉起床，向 父靈行禮後，坐東邊陽台靜觀東方發白。

自守靈以來，感覺到守靈真實意義，應當是反省和懺悔，以報先人之恩德。余今已六十有六歲，在過去歲月之中，有負 父親期望之處多矣。從今以後，自己要對自己負責，不可再有錯失，因誤個人之事小，誤國家和大眾之事大，可不慎乎？自少年開始， 父親閱我書稟如發現有錯字，一定改正寄還，囑注意不可再錯，而對兒一言一行亦復如此，一有錯誤即加糾正，且極注意小節。憶前年六月， 父親派余赴鳳山主持軍校校慶典禮，余出室時， 父注視甚久，當時發覺余頭髮不整，即囑先理髮再赴軍校。此事雖小，但含意則深。今日坐於父親靈櫬之旁，回憶 父親實嚴而又慈也。

父親在慈湖植梅甚多，現已成林。 父親時常告兒，喜梅而不喜櫻，蓋梅花香而耐寒也。 父親於民國五十年在余所繪之梅花畫軸親題「經兒好畫梅，因其歲寒中較松竹更能芬芳可愛耳」。每年冬季， 父親常率兒至角板山慈湖賞梅，有一天，見風吹花落處處飄，如同飛舞， 父親稱之為梅雪。想起當時 父子散步其間愉快之狀，今後不可復得矣。

三天之內讀完「鐵函心史」一書。此書對於個人之修養益處甚大，書中有一言「父母恩異於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此正余之心意也！

每天住宿慈湖，起身甚早，一天之中，最愛拂曉之辰，蓋此時不但清靜且有其自黑暗轉向光明之象，最能發人深省。父親在山後手植之杜鵑，尚在盛開，其色甚美，惟此時此地實無意欣賞任何事物。日已落山，一天又過。自靈堂返回臥室，記事之後，此心惶惶然！何耶？

五月三日

夜間以失眠為苦，惟早起後精神尚好，在靈堂前與技工邱旭明君談話，知其為退伍士兵，去年結婚，贛州城內人，聞之甚感親切，蓋贛州乃余之第二故鄉，余對其一草一木、一房一屋、一路一橋，無不熟稔，瞭如指掌。尤其對該地純樸之親愛民眾，未曾稍忘於懷也。

早餐後，獨坐於慈湖之畔，微風吹湖水，鳥鳴叢林中，鶯飛山樹間，此景益使心定。想起往年父子同坐閒談之情景，又不禁悲從中來。

接讀民眾來信多封，責余未曾在 父喪期間披麻帶孝，有違我國古禮，此意甚善，其意亦厚，余甚感激。惟 父之喪禮為追思禮拜，故依例穿黑長袍。實則孝與不孝在於一心，為兒者思 父念親之孝思，實重於任何形式之表達也。

任遠兄來談有關處理減刑問題，決定一切以從寬為原則，此為余在居喪期間所處理之最重要公務案件。

午睡後，坐於 父親靈旁，想起 父親領導全國以反共救國、實現三民主義為奮鬪之總目標。而我將近五十年來之政治生活，深切認識共產黨徒乃是邪惡魔鬼，殺人兇手，所有威脅、利誘、欺騙、分化之伎倆，無所不用其極；尤其血氣方剛之青年人，以及苟且偷生之徒，最易上當，一入圈套，即無以自拔。凡此種種實為此一時代人類之大悲劇，但是，吾人皆應了解，邪魔乃無法久存，最後必將被正義、正氣所消滅，吾人只有以絕不妥協之態度抵抗共黨，方能生存，方能勝利，而人類歷史亦將會證明此一道路乃是最為正確的。

中午，吾妻來共進午餐。下午閱讀家書於走廊，想起少年時在家中，有一傭人欲為余添飯， 父親即加以阻止，並說：「小孩子從小就應養成自己動手做事的習慣。」此一教訓，深銘我心，從此在日常生活中，凡自己能做之事，必不假手他人，今日亦復如此。又某次家門口來一乞丐， 父親囑余送米一碗，並訓兒曰：「今後你的手心要永遠向下而不可向上，如果手心向上就是要想向別人討些什麼，要些什麼，這是不好的，如要手心向下，那就是自己要做自己應當做的事，事事要靠自己而不求人。」此一庭訓，尤終身難忘。

子夜靜坐靈旁，想起 父親曾多次談起希臘哲學家、教育家蘇格拉底的故事，當其被判處死刑時

，他的妻子哭着說：「你是被寃枉的，你不能無罪而死呀！」蘇格拉底竟輕鬆的回答：「我無罪而死，光明磊落，難道你要我有罪而死嗎？」此一故事，予人許多啓示。一個人能從容就義，乃是表示其人格之高尚，和修養之深度，對於生與死都抱同樣觀念，所謂但見一義，不計生死。 父親每次講此一故事，總是面帶笑容，神情自然。父親在講詞中，對人講生死觀念，最爲透闢，由是亦可見 父親革命一生出死入生之大勇氣、大擔當，實有自來。

夜坐東側陽台，有螢火蟲爲伴，武兒亦來談家務，余告以 祖父一生行誼，久之不覺夜深，微有涼意，即返臥室，思慮甚多，久未成寐。

五月四日

今晨起身東方已大白，天陰，向 父靈行禮後閱蔣氏家譜。吳稚暉先生爲蔣氏重修家譜作序：「家族之有譜，古人每比於國族之有史，誠亦有其相同之點，而亦有稍不同者，家譜注重親疏，國史注重賢不肖，然其用意皆可以垂示將來，以爲勸戒則一。」閱譜後知經國爲武嶺蔣氏二十九世孫。

散步於東邊陽台，見山坡上杜鵑花謝，落地紛紛，想今年花謝，明年花開，天地事物之中，即使浩大如海、巍高如山者，皆無時不在變動之中，但是無論其變動如何，海還是海，山還是山，此即變動中有其不變之理也。

在庭中每日可見 父親手植茶花與桂花，茶花已謝，桂花尚留餘香， 父親雖已逝世，但 父親之精神有如萬年長青，無時不在人們心中。 父親一生之中，受過多少怨恨，遭遇多少誤解，經過多少凶險，所以 父親嘗謂：「自顧一生，實無時不在患難、恥辱、艱危、誣陷、滲透顚覆、出生入死之中。」但是從未爲自己出而辯護，對於美國政府於三十八年所發表之白皮書亦是如此。 父親常曰：「天下事總可水落石出。」今日一切是非皆已大白於天下，此正 父親所言「余旣爲革命而生，自當爲革命而死，必以淸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之願得償。今日世人皆知，無私無我、愛民愛物，乃我 父親爲人處世之基本精神也。

足勞作於田間，殊念其辛苦甚矣。在梅台靜坐，見山野起伏，村落離離，再度想起當年 父親據報我祖墓爲共黨紅衛兵所破壞，至爲悲傷，立即來此靜居，余侍 父坐甚久，當時 父親在半天之內一語未發，可知心痛之深矣。次日告兒曰：「私仇可以不理，大仇不可不理，因私仇者個人之仇，大仇者國族之仇，大丈夫可不計私仇，但不可不報國族之大仇也。」

角板山有蒼松多株， 父曰老樹之能挺立參天，在其有深根也，大丈夫要能挺立天地之間，當有其骨氣與信心，信心愈強，基礎愈深，事業愈大，其能貢獻於國家者亦愈多，「本無動搖，能生萬物」， 父之一言一語，無不有深邃之哲理。

角板山有梅有竹亦有松，五年前，父子於梅花盛開時曾在松竹梅合長之處攝影，覩此益增傷感。

青山高峯，蒼天白雲，余心戚戚，然頗有「境與神會、智與理冥」之感。離開梅台之際，此心猶覺依依，擬名台上之亭爲思親亭。

從角板山返慈湖時，途中下車訪一李姓茶農，李君外出工作，主婦與子女招待親切，有如親戚，余在屋前稍坐飲茶，並與其談起家常事，渠等生活安定美好，見其屋中有多種電器，皆甚完備，四週環境亦甚淸潔，甚慰，道謝後離去。

接獲友梅孫女自學校來信，除安慰之外，勸我堅強起來，讀之甚慰。

二讀海德所著「獻身與領導」一書，對於如何開展黨務工作，可作參考之處甚多。

下午，仍靜坐讀書，並寫家書數封。

今天傍晚，未見孤雁，不知飛往何處，頗感爽然若失。一天過去另有一天來，一切都從向前看！向前走！

讀書有句，特誌於此，「一個人失掉了心便失掉一切，在人生巨浪裏能保守其心，在困難之中能保持其勇氣，這不是人爲的事所能辦到，這乃是信心的事。」

五月五日

心事重重，夜不成眠，晨五時許即起身，向 父靈行禮後，外出庭園，見彎月皎潔，靜寂安謐，思此亦 父親平日所喜見景象。萬物如此淸新，甚望我心亦能定而不浮。天明羣鳥爭鳴，勝於任何美妙音樂，總覺平日難得幾時有此舒適安逸之生活情景。其實事事在於一心，不可我心隨境遷移，而當以我安靜之心來觀境遇之變，煩鬧自可消於無形。總之，此心必須做到定於一，方能中心妥貼，無憂無懼。

再回靈堂靜坐，忽有事梗於於胸臆。即在我留俄無法回國時， 父親曾於日記中記曰：「余望經兒返國心切，但決不作絲毫損害國家利益之事，以作爲換取經兒返國之條件；否則，我寧可無後代。」

共黨在中南半島得勢後，此間的軟骨知識分子急不及待，紛紛從右派陣地搶閘扒頭，把藏得不耐煩的尾巴露出，向毛伯伯搖尾乞憐。

他們利用所佔地盤，耍出渾身解數，借古喻今，明貶暗捧，轉彎抹角，聲東擊西。其散佈的毒素，比掛正老八招牌的左派仁兄，遺害更大。因爲左派仁兄的明槍易躲，新變色蟲的暗箭難防。他們以右翼姿態出現，如紅衛兵所說「打着紅旗反紅旗」，讀者偶一不愼，分分鐘上當。

此間報章，不論左右中或狗馬、鹹濕，都有其擁躉。一般來說，「中立」報讀者，多對中共沒惡感，對國府也不存好感，但心理上喜各打五十大板。以故老細投其所好，刋登似是而非文章。閱左報的人，思想傾向共產主義，儘管他們享受資本主義物資生活，但憤世嫉俗，只有中國大陸才是他們理想世界。右報（報頭以中華民國年號爲紀年）

·新

自己的精神糧食。

讀者的感情往往跟與其觀感一致的文字起共鳴，特別是政論文章，作者的立場、觀點、必須跟讀者的思想共通，才能產生指導作用。因此，凡閱讀右報的讀者，絕不容忍作者在社論或專欄裏替共黨搖旗

永遠不能忘懷者也，此事亦願我子孫知之。

父親逝世已有一月，余在此三十天內如在夢中，至今仍不信 父親已經撒手離兒而去。憶四月五日天氣晴和，但 父逝世之深夜，突然大雷大雨，驚天動地，眞所謂「大地忽震動，狂風四激起，海水波翻倒，須彌寶山搖，天人心悲痛，泣淚猶如雨，皆悉大恐怖，如被非人執！」（引誓還先生之「國喪後言」）時隔一月，思之猶哀痛恐懼。從守靈以來，日夜仍如以往陪侍 父親生前然，甚願終身與 父靈爲伴，以盡孝思；惟以國難當頭，大責在身，不得不以「銜哀奮勵、誓竟全功」之心情，暫離 父靈，深感前程遙遠，曲折艱難，自在意料之中，但除遵照 父親遺訓努力奮鬬、毋怠毋忽而外，實別無他途。故決以死裏求生之精神，爲國盡忠、爲黨犧牲、爲民服務，以此報親恩，慰 父靈。今後只有忙於工作，做好工作，或可稍忘心中之傷痛，亦只有益自奮勵，才能報答同胞同志之厚望於萬一。

傍晚至士林，親迎 母親至慈湖向 父靈敬禮致哀， 母子與家人皆悲痛無已。

擦乾眼淚，舉步離開慈湖，回首望 父靈，引領問蒼天。而今而後，只有挑起重擔步步走向前。父親是古今完人，是世界傑出的領袖，「荒漠甘泉」（五月五日）中有言：「在這個擁有幾十億芸芸衆生的世界上，人的生存仍然是孤單的，每個人的心靈都有一個自我的世界，外面的東西無法進入，它常是那樣孤寂……人的這種孤單性有時可以在生活中具體地感到。人類歷史上的偉大人物，當他們思想、希望和願望，如同高山般超脫，他們就有過這種體驗。世界上傑出的領袖，當他們高瞻遠矚，走在普通追隨者的前頭時，時常陷入『孤單一人』之境界，爲眞理與進步而作的戰鬬，常常只是孤單幾個人。」 父親啊！慈湖山水是如此幽靜，有時亦會感覺孤寂，但 父親精神並非「孤單一人」，父親生命和事業，將永遠活在億萬人心中，爲兒者當常來此探望瞻依，來此住宿，一如 父親在世之時。而無數人羣會來向 領袖哀弔致敬！望我 父親靜靜安眠！

存亡文字鼓舞下，走上前線，與日軍作殊死戰。共黨倡亂時，左翼文人與「民主人士」，爲虎作倀，在各地文教線上煽風點火，使原對左派不滿的人也改變觀感，甚至變爲狂熱的共黨暴徒。不少青年走向延安，便是這些毒素日久侵蝕的結果。

利用潛伏右派陣營中的形右實左之徒，進行分化、瓦解反共意識，動搖反共信念，是中共一貫採取的伎倆。國府在大陸時，一些在社會上稍具名望所謂民主人士、中立人士，便是此誤盡蒼生邪道中的高手。不過，這些曾爲共黨立過功的聾攏分子，最後下場是可悲的。當他們再向共黨耍把戲時，共黨毫不留情將其推倒，並踏

蟲

林定

間新變色蟲沒有教訓。也許，他們有恃無恐，在有生之年，共黨不會管到頭上；再說，萬一共黨來了，也可以跑到美加去做寓公。因此，他們不怕覆轍前車，得意忘形從右派陣地中冒出頭來，藉共黨席捲中南半島之機，亂發謬論。這種看風駛帆的無恥行徑，與其說是頸後反骨作怪，毋寧說是藉此向中共交心、表態，好爲日後拿「人民幣」打下基礎。

新變色蟲在右派陣地中聯成一線，互相呼應，稍遭批評，大開殺戒。論名氣、學術及社會地位，此間新變色蟲拍馬也追不上大陸老變色蟲；但善變霸道，老變色蟲則望塵莫及。

新變色蟲大阿哥老任，食碗底反碗面，竟以台灣無望論，向老八送秋波。人皆共知，香港之存在，實拜台灣屹立之賜。若台灣眞如老任想像中之無望，即使老任像哈叭狗爬在八叔腳下，也逃不過剝皮拆骨命運。因爲老任之投機價值，決不高於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之流。他們的下場如何，相信老任心知肚明。

據熟悉老任的青年說，老任常以「青年導師」自居，關懷青年，像當年上海的魯迅一樣。迅哥兒橫眉硬骨，不怕強權。老任善變軟骨，寡廉鮮義，與之相比，羞辱了魯迅。不過，說老任「關心」青年，效法魯迅當年在「思想」上指導上海左翼青年，可勉強說得上。

老任的「台灣無望論」出爐後，被老萬轟擊得抬不起頭來，一蹶不振。於是死鷄撐飯蓋，以國事論者姿態狡辯，自比古之諍臣，今之國事論者。反誣老萬爲古之佞臣，今之說客。像老任這種「諍臣」、「國事論者」，要不是老萬把他砸個稀疤爛，而讓其繼續吹噓下去，不知荼毒多少海外讀者。說來，此間的文化界也確實可憐，老任在右派陣地放毒，除老萬孤軍作戰，幸好有廣大讀者爲後盾，那些臥虎藏龍之輩，不知是怕了老任的霸氣，或是「明哲保身」，竟噤若寒蟬，粒聲唔出。其實，對於老任此類害羣之馬，還俾他什麼面？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羣起對他聲討、撻伐。不然，他自以爲雄霸一方，無人敢捋其「鼠」鬚。今日夠膽造謠惑衆，說台灣無望，明日大可以說「台灣天亮了」。

老萬的作戰陣地，被老任的老友老唐連根拔掉，老唐爲老任消「災」，假公濟私，令人憤懣。報紙是大衆的傳播媒介，不能視爲私產，爲所欲爲。一張正當報紙，應以對讀者負責爲主旨，不能以一己好惡而隨意取捨。

「牛馬集」擁有廣大讀者，非一朝一夕僥倖得來。遠在六七年港共暴動，左仔意氣風發，港九遍地土菠蘿時，萬人傑三字，家喻戶曉，令左仔喪心膽寒；近期揭發三十八家食米入口商內幕，港府當局也不得不重視。星晚的專欄，論對社會影響力之大，「牛馬集」認第二，無一敢認第一。這是讀者的中肯評價。

老唐對「牛馬集」趕盡殺絕，無異斷絕廣大讀者精神糧食。對作者固不尊重，視讀者則如草芥。這種霸氣，在近代的報史上，可於軍閥封報拉人的一頁下，添上一筆。

寧爲自由鬼‧不作共黨奴（上）

——紀念五月大逃亡十三週年

曾憲光

今天，是筆者從大陸右派集中營——白雲山勞改場，抗暴出走逃亡來港十三週年的日子。思潮起伏，百感叢生，往事更歷歷在目，於是，我又要揮起筆槍，直指共魔，並寫下當年自己寧爲自由鬼，不作共黨奴的經過。

可歌可泣的五月

五月，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字眼，在這個月份裏，中國人民鋪織和經歷了「五四」、「五七」、「五卅」等光輝及可歌可泣的歷史，即我優秀中華兒女，用他（她）們的行動，表示了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永遠是一個不屈的國家，不屈的民族，我國的人民，是永不向惡勢力屈服的人民。

誠然，自大陸變色後，在毛朝統治的年代裏，連原來的紅五月也變了顏色，失去了它原有的光輝，變成一片灰暗。但中國大陸的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鬬爭，卻從未停止過。如一九五七年爆發的大鳴大放，和一九六二年五月大逃亡潮，便是更有力的證明。如果說前者是對中共及其暴政，進行口誅筆伐的話，那末，後者便是全民性的反共抗暴鬬爭，而這兩次的反獨裁反專制的鬬爭，在我國歷史上，又寫下了光輝悲壯的一頁。

算來筆者脫離魔窟來到香港已經十三個年頭了，但我並沒有忘記仍處在水深火熱中的大陸同胞，更無法忘記在逃亡途中被抓回去的戰友之悲慘遭遇（筆者按：當年我們這一支由三十四位科級以上共幹、工程師、醫院院長等人組成的逃亡隊伍，成功抵港者僅四人，其餘二十多人全被抓了回去。據知，其中一對夫婦便被判了二十年徒刑！）還有數不清因飢餓或被警犬咬傷倒地不起的逃亡老人和孩子們，及梧桐山上的腐臭殘骸，深圳河中的腫爛浮屍……時刻沖擊着我的心而久久不能平靜……爲此，我一定在此再爲歷史作證。

火山口上的羊城

廣州市，這座被中共視爲「與帝國主義鬬爭的最前哨」的城市，一直來，內部控制得極嚴，但一九六二年的羊城，卻變成爲一座有史以來人口最集中、政局最混亂、民情最激憤的火藥庫。因由那時毛朝的國民經濟日益崩潰，大部份工業都被迫宣告「下馬」——停工、停辦，致硬性強迫其所屬幹部、職員、工人回鄉生產所造成。

具體情況是：面對「三面紅旗」遭到慘敗的中共，爲了企圖把工業危機，向農民轉嫁，所採取的「幹部下放措施，受到各地公社和農民的一致杯葛，並予無情抵制（即不接納下放或回鄉生產的人員，理由是這批人不懂得農業生產，更分薄了農民們原來已少得可憐的糧食配額）。結果，那批政府機關和國營企業都不要，且農村公社亦不要的下放者，只好返回廣州市與原機關黨委交涉，甚至天天鬧事，再加上其他省市遣送廣東籍幹部回鄉生產的下放者，看到上面的情況後，也就不願回到鄉下受白眼，而留在廣州市不走，還有不斷從「全國」四面八方逃來廣州，準備偷渡香港的人羣，造成廣州市的人口在空前的激增中，再加上「寧爲自由鬼，不作共黨奴」所產生的逃亡思潮之「泛濫」，結果出現了如下七個奇特現象：㈠到處是人球人流，市內旅店客棧全滿。晚上，所有公園的木椅石櫈亦都睡滿了人；㈡全市的大小飯館雖沒有糧票便不得進去，但持有糧票者仍得排上二、三個小時，才能吃到飯，且因爭枱事從而吵打的事，到處皆是；㈢各地來廣州及由廣州市去邊防縣份的車船票，早已銷售一空，而黑市票（高價票）則滿天飛；㈣平時很少人問津（實則是既無糧票又無錢購買之故也）的高級餅突成搶手貨，原因是該用油炸的高級餅，油多不易變壞且富營養，適合逃亡之用；㈤人心浮動，到處都有人大聲地高談闊論，和公開商討逃港計劃；㈥搶購港幣潮四起，黑市買賣比率竟提高到三至四百元人民幣換一百元港幣；㈦不滿，甚至譏諷中共的言論，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一句話，當時的廣州市已成爲一個一觸即發的火藥庫。

高談闊論話逃亡

以前，如果那個人企圖逃港，將被指爲犯下滔天大罪的，縱使你只在思想中曾活動過而還沒行動，也算犯法，例如一九六〇年時，有一位姓藍的同學（共幹），因和九位同事計劃偷渡來港，行動前被「黨委」所悉，而每人被判了五年徒刑，罪名是：「企圖背叛革命，偷越國境，投靠帝國主義……」可是在一九六二年春夏間，人們卻都公開在茶樓、飯店、旅館、公園談論偷渡來港之事，有的更旁若無人大聲講述自己一連幾次偷渡失敗的經過。此外，還在天光化日之下，公開研究逃港地圖及路線，商討集體逃港計劃，根本不再把共黨及其走狗放在眼裏，事實上，當時的中共特務及公安人員，也沒有過問，有一些

[illegible]不怕死、二不怕苦」的人選特地在他們面前大論偷渡經，以觀其反應，是時也，人們的心情，一方面因耽心自己逃亡計劃不知成功與否而緊張萬分；另一方面則極爲舒暢，因由這是自大陸變色以來，第一次敢以公開地自由發表意見，和發洩肚中鳥氣啊！

道路的抉擇

如果說當年數以萬計的工人農民，當其肚子鬧革命的餓得無法忍受時，才下定決心逃亡來港的話，那末對於富有革命傳統的知識分子，和天良未泯的共幹來說，他們的逃港便不是麵包問題這麼簡單。即他們從「解放」以來參加「革命」的實踐過程中，看到了人民日益悲慘的事實，認淸了中共獨裁專制的眞面目，尤其是各自本身，在老毛「不斷革命論」——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所遭受到的打擊、凌辱、摧殘、磨折……等種種慘無人道的迫害，致使他們共產主義的美夢中淸醒過來的同時，亦深深地體驗到：「自由比麵包比一切更珍貴」之故。

這種唾棄中共暴政，爭取自由的思想，在大鳴大放後被鬬爭的那一天起，便會在我的腦海出現，只是我這一投奔自由的行動計劃，在一九六二年春才開始實施而已，具體的「方案」是：㈠正式申請來港（那時到處傳聞，只要不是在獄中服刑的現行反革命，都可申請來港），可是當我一表示出此打算後，便遭到嚴厲批判的行不通；㈡改與中共有關方面偷偷摸摸的偷渡機關接線，代價是一個人七千元港幣，當其時，雖被我聯繫上了，但後來因一再漲價而談不攏；㈢正當我與偷渡機關的聯繫人討價還價時，一位決心強行出走的難友老張（老張是南方大學時的同學，後由海軍中尉轉到輕工業廳工作，被打爲右派後跟我一起在白雲山勞改，一九六一年摘帽後在農場任小生產隊長）對我說：「價錢講來講去拖到什麼時候，機不可失啊！還是按以前計劃行事吧！」早有此意的我，經與密談一陣後約定第二天下午三時，在廣州市區廣州酒家西廳廂房冉碰頭……這正是逼上梁山啊！

逃亡計劃與攻守同盟

不過，我早有投奔自由之心，但卻一直不敢輕舉妄動，因歷來偷越國境成功者，少之又少，更何況自己當時是正在受監督勞動改造的罪犯呐！換句話說，當逃亡失敗的被抓回去時，不槍斃也得終身監禁，不行！我嗎！一定得先做好保有性命（力量）工作，不然向中共討回血債和復仇的機會都沒有了，但到一九六二年春，眼見自己若再不冒九死一生之險的逃離魔掌，很快就要毀滅在中共手中時，使終於「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的決定抗暴出走——參加在廣州市酒店秘密舉行的逃亡會議去。

爲了落實老毛的「教導」：「對敵人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與老張密談過後的當晚，我對世界上第一號大騙子——中共（農場黨委），也來了一個別出心裁的大騙局：「我的胞姊從印尼回國觀光，昨天來到廣州，我擬請假出去見她，主要目的是動員她投資祖國建設，因我的姐夫是一位富有僑領。」而上包子的勞改場黨委，竟信以爲眞的立即准假，並還大事表揚我。

是密談後的翌日下午，當我帶着最大的決心和又驚又喜的心情來到廣州酒家時，老張等人已在那裏久候多時，經介紹認識的新同志中，有××醫院的院長老林、××設計院的電機工程師老陳、××大學教授老柯、××醫院護士長蕭姑娘（黨員），轉業軍官老李、老謝，其他都是科級以上的共幹。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老邱，老邱是現職特務要員，正因他資格老，「鬬爭」經驗豐富和辦法多，故該次的逃亡會議由他主持，而我則公推爲他的副手——副總指揮。

本來參加該次逃亡的共有三十四人，但爲了便於開會，更不想在事成前讓太多的人知道詳細的計劃，由此，可見在極權統治下，人與人之間，甚至同一命運者之間，仍你疑我詐及互不信賴的可怕程度了。然最能說明上述情況的，便是我們參加逃亡會議十二位代表的「攻守同盟」了。

十二位代表——逃亡隊伍頭頭們那一發射出「毛澤東思想光輝」的攻守同盟主要內容是：每一個人都一再保證：絕對嚴守秘密，設若有那個人爲了向共產黨邀功走去告密時，那其餘的十一個人都會一致否認，並將反而一齊指控他揑造事實，陷害同志……原因是告密者平日思想落後甚至反動，不時在被亟者面前講不利於黨的話，而受到過大夥批評斥責，內心不服企圖報復……此一攻守同盟非常犀利而有效，這，同樣要感謝「毛主席」的「教導」有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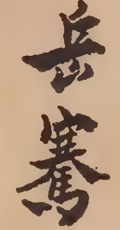
公安廳要員老邱

在抗暴出走逃亡來港的三十四人隊伍中，總指揮老邱是頗値得介紹的一位，老邱係很早前便參加了共黨武裝的老幹部，「解放」天津時的戰鬬英雄（是時任營教導員），後轉業到公安部工作，逃港前夕任廣東省公安廳某處機要秘書，照理像他這個由中共一手栽培，和在戰火中成長的職業黨員軍人，是應該死心塌地爲共黨鞠躬盡瘁的，可是無情的事實是，他不僅參加了該次的逃亡，且還是最主要的策劃者和組織者。猶甚者，早兩年前他便已把其愛人（太太）和獨生小女，私下送來香港，而這，對當時的海外人士來說是不易理解和難於置信的，但對政治思想感情已起了根本變化的共幹說，又是極其自然的必然結果，原因很簡單，紅色大陸的中、下級共幹，絕大部份對中共的種種苛政，都是極其不滿的，尤其痛恨各種數不淸的政治運動，只是敢怒不敢言，想出走而不敢走而已，如在我們較知己的共幹中，差不多都有投奔自由之心，只是缺乏勇氣或因港澳無親人而不敢行動是了。

對的，如果說當年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大逃亡，暴露了中共政權工農業全面崩潰的話，那麼一大批一大批結隊而行的共幹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出走，則表明了中共極權統治的徹底失敗，和遭到一致的唾棄……

一九六二年出現的五月大逃亡潮——不分階級、職業、年齡、性別的全民自發性行動，可以肯定的說，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已有力而無情地宣判了「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的死刑！

從毛周之病看大陸情勢



美國合眾國際社五月二十四日自倫敦發出電訊，根據當地出版之「星期日電訊報」消息：「毛澤東去年秋季中風，目前已不能正常地說話及視聽。」該報首次報導毛澤東中風消息是在去年十月，據說毛中風是在去年九月。

該報說：「北韓首相金日成和比利時總理廷德曼斯最近對駐北平的通訊員發表聲明，都說毛澤東健康良好。但他們的隨員對外交界友好透露，毛澤東已喪失使肌肉活動調合的能力。他的視力惡劣，並傾向於嘴裏流涎。」

該報又說：「毛澤東已喪失說話的能力，現在只能對訪客的說話發出贊成的哼聲。」

這些新聞，在香港人看來，已是舊聞。筆者不止一次報導毛澤東患了「柏金森病」，由四肢失靈到肌肉失靈。五年前法國文化部長馬柯斯帶一批人去大陸訪問，見到毛澤東，馬氏即發現毛澤東右手顫抖，夾了一隻小雪茄送不進口，要靠左手「支援」，才把雪茄送進口中。馬氏回到法國後，將所見到毛澤東的病狀，遍告歐洲名醫，經鑒定為「柏金森病」，此病使肌肉失靈，是一種慢性的，先從四肢起，逐漸到了臉部，最後則突然昏迷，但仍然未死，要在床上躺了幾個月時間才死。

毛澤東肌肉失靈情況，香港人看得最清楚，尤其是毛澤東會見外賓時，面無表情，眼珠不會轉動，最顯著的一次是去年秋季阿爾及利亞總統布邁丁去毛幫訪問，布邁丁帶了有七八個隨員，一同與毛晤面，由於人多，排成一排，每個人過來同毛握手時，角度不同，有自左來，有自右來，但無論對方從那邊來，毛的眼睛永遠是向前看，面部毫無表情，笑也不會笑。港人在電視上看到，都了解毛的病情，較傳說尤甚。目前「毛澤東眼珠不會轉」，已經成為香港小孩子們的口頭禪。

「星期日電訊報」大概未留心過去的消息，以為毛澤東是中風，實則真的中風，就不可能站在地上同外人握手，而且中風症狀也沒有口角流涎的。

毛澤東的症狀大致是如此，至於周恩來的病狀，一直傳說不一，有說是肝癌，有說是心臟病，有說根本沒有病，只是躲在軍營醫院避難，恐怕被毛江捉去後清算鬪爭。

周恩來最近突然露了幾次面，在電視上看到周恩來是真的病倒了，乾瘦，對外國人雖然擠出一絲笑容，卻是苦笑，勉強揮下手，手臂都抬不起。就周恩來的病情看，不是心臟病，也就如毛澤東不是中風。因為心臟病可以使人突然倒下，不會一味乾瘦，周恩來所患者十之八九是肝癌。因為周恩來愛飲酒，酒量特大，與他在重慶、南京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周恩來飲白蘭地是用茶杯飲，而且每次宴會一飲就是若干杯，酒能致肝癌，已為醫學界所公認，另一方面自一九六七年毛澤東發動文革以來，周恩來無時不在驚濤駭浪中，始而幾被列入劉鄧集團，繼而又險捲入林彪一夥，目前又成為江青一派攻擊的箭靶，這些情況宛如潮水，一個浪頭一個浪頭打向周恩來這隻孤舟，周恩來無論如何狡猾，也沒有自信真能逃避整肅的命運，自然就影響了身體，中醫說急怒傷肝，西醫也說心情鬱結是肝病起因，根據這些情況看，周恩來患肝癌的可能性大於心臟病。

毛周兩人的病都不會猝然倒斃，但都是不治之症，帶病延年亦自有其限度，毛的病已到了末期，周的病也不會太久，但如果沒有「意外」，公平競賽，周要比毛晚死幾天，這也是江青一伙人焦急的原因。

「星期日電訊報」因為毛澤東去年秋間神秘不見了幾個月，以為毛澤東是在那個時候中的風，實

則亦非如此。毛當時躲在某處，實在是策劃一項新鬪爭。最近數月來毛幫醞釀的反法權運動，就是毛澤東隱居數月定下的「錦囊妙計」。但此一運動，卻招致了慘敗，自一九四五年毛幫「七大」之後，毛澤東掀起的「運動」，要以此次敗得最慘，當然，此事尚未結束，也許很快就有新高潮出現。

毛周兩人之病，各自明白都不會太久，撇開私鬪，兩人也有意爲後事作一安排，其中最特出之點，便是毛幫的「副總理」最近紛紛作外交活動。鄧小平、李先念、陳錫聯皆出去訪問，更妙的是在大寨挑土出身的陳永貴，也以「副總理」身份去訪問墨西哥。

毛澤東有一個最荒唐的「思想」便是「不信邪」，以爲人無所不能，以前與其「親密戰友」林彪寫信，就要毛軍內部變成一個大學校，人人皆成全能手，不知長於此者必短於彼，陳永貴在大寨挑土也許眞的有「成就」，但是挑土與辦外交絕不可能是一回事，此等處也可以看出毛幫內部已亂了章法，過去由周恩來一個人負責外交，目前周已病倒，不久就要死去，外交究應由誰接辦，較爲內行的喬冠華、黃華、章漢夫等人都是知識分子出身，毛幫自毛澤東當權之後，因爲自己未讀過大學，未受過高深教育，所以對知識分子便採取敵視態度，決不讓第二代統治階層滲入知識分子，因此，喬冠華一批人只能供奔走，不使其有參與大計的機會。

除去許多出國活動的「副總理」，江青也直接插手外交，據我國敵後人員所獲得消息，江青在本年三月間曾召集領事級以上幹部講話，說明毛幫外交政策仍然要赤化全球，輸出「革命」。

毛幫何以如此注意外交，當是因爲外交情況緊急，周恩來病倒之後，毛幫又沒有一個眞正懂得外交的人，於是大家齊大夥的一齊抓，結果自然是都抓到一個肥皂泡。

目前毛幫外交佈置，全以蘇俄爲對象，而重點在西歐，可以見到的重要活動有兩點：一是鄧小平去法國，二是毛幫正式同共同市場勾上。毛幫所以重視西歐，是要開闢對俄的第二戰場，自一九七一年尼克遜去大陸之後，毛幫便以美國爲靠山以對付蘇俄。但自本年初中南半島局勢急劇惡化，毛幫見到美國對越南尚且不肯援手，自不會在俄毛戰爭時援毛抗俄，毛幫不得不另找與國，但世界上有力量與蘇俄對抗的只有美國，美國尚不可靠，遑論其他。毛幫不得已求其次，只好與西歐勾搭，毛幫所求與西歐者，並不是西歐出兵援毛，而是把蘇俄引到西歐去生事，毛澤東平生學問在三國演義，把移禍江東改爲移禍西歐。

最近幾月來，毛幫拚命造消息，說蘇俄將對西歐有行動，鄧小平到法國，晤法國政要，還是就此點盡其「忠告」，但西歐政客似乎無一人相信，毛幫的想法仍然勞而無功。

在中南半島，俄毛之間已經短兵相接，在變局中，毛幫仍處下風，北越顯然已倒向蘇俄，南越共黨可能親毛，高棉共黨立場未定。但中南半島中心在北越，北越與蘇俄聯成一氣，毛幫已處於被包圍中。又據西方國家傳出消息，俄方要求南越政權租與金蘭灣海軍基地，此說如屬實，則俄軍艦將在南中國海橫行無忌，首受威脅者仍爲毛幫。毛幫可能也感到中南半島及東南亞共黨對毛幫之投降帝國主義的政策不滿，已親毛者表示中立，中立者改而親俄，毛幫爲了安撫這些夥伴，最近先後致電馬共、緬共、印共，表示支持，此舉能否改善毛幫與各共黨的關係尚未可知，但卻使東南亞各國增加了對毛幫的疑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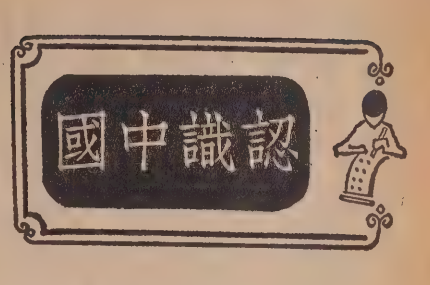
至於內政方面，毛幫也陷入混亂中，自從毛澤東精心刨治的反法權運動碰了壁，毛幫內部鬪爭便一直在密雲不雨中，反法權運動基本政策是要廢除毛幫目前的制度，如農民自留地，工人花紅，大小幹部的薪給。反毛江一派的頭目便指此舉是「刮共產風」，海外人士對這四個字沒有什麼感覺，但在大陸卻是晴天霹靂，一九六二年餓死了幾千萬人，就是由於「刮共產風」。毛江一派也深知此不祥名辭對人們的刺激，張春橋發表的「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一文便指此一說法是造謠，反指是「刮資產階級風」，張春橋的反擊是否能奏效，恐未可必。因爲「資產階級風」究竟是什麼情況，人民未有經驗，但身受過「共產風」之害的，則記憶猶新，如果「資產階級風」與「共產風」是對立的，則資產階級風便是好事，勿寧受到歡迎，所以「張文」發表之後，並未引起更大的波瀾。

毛幫上級的鬪爭正在醞釀中，下層的鬪爭已經開始，各大城市紛紛貼出大字報，第一個被海外人士曉得的是杭州，這是外國人去大陸旅行親眼目睹，將消息帶到海外，以後又傳出江西、福建皆有同樣情況發生。

杭州大字報是工人攻擊當地頭目，此一行動不知是否江青一派所策動，在大陸決沒有自發的行動，沒有大頭目在後面策動，工人不能自由貼大字報、開會。但一個運動掀起之後，往往不易控制，紅衛兵運動便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如果不是毛林江三位一體，不是林彪有槍桿子可用，紅衛兵事件便會將毛幫整垮。此時如果再有全面性的大亂，毛澤東已奄奄待盡，周恩來痼疾纏身，除去毛周之外，沒有第三個頭目可以控制全局，倘使再發生類似紅衛兵式的全面動亂，毛幫便難以收拾。

目前毛幫情況在外國人看來，似乎甚爲「強大」，但其本身已經得了不治之症，正如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病，都是在等日子，而在毛周兩人斃命之前，未能和衷共濟對後事作一安排，無論是江青或鄧小平，所能控制的權力都極爲有限，一旦毛周死去，江、鄧以及其他大頭目又要經過一個時期的互噬，而毛幫本身斷沒有一個時間能在羣毒互噬中，再產生一個定於一尊的大頭目。因此，毛、周一死，毛幫也就到了崩潰之日，這個在歷史上空前危害人類的邪惡組織，終究要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相互溝通花式多

柳以青

橋，是溝通兩塊陸地的，因爲有了橋，甲地可以憑橋樑到達乙地。因此，人們對橋，一向是具有好感的。

然而，由於科學的發達，人類的進步，在溝通不相連的兩塊土地時，已經發展到許多的方法。就以香港一地爲例，從香港到九龍半島或離島，有輪渡、有電船、有快艇、有海底隧道，同時又可運用直升飛機。

無論運用什麼樣的工具，但都沒有改變「橋」的溝通的意思。

建橋來溝通，似乎是人類的天性，或者可以說是自然的要求，因此，除了兩地相隔需要溝通外，還發明了各式各類的溝通方法，對住不同的主題和不同的方面。

於是，有人說，這就是人除了個性外，同還有社會性時，在社會性方面來說，就自然而然的需要社交。所謂社交，就是要把自己與他人加以溝通。

「溝通」目的與動機

這溝通人我的傾向與事實，相信沒有人懷疑，似乎也沒有值得懷疑的理由，值得我們考慮的卻是比溝通更嚴肅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彼此爲什麼溝通？

固然，我們可以說，探討「爲什麼要溝通」問題，可能是愚蠢的問題，原因是那是「自然而然的需要與傾向」，然而，這仍不能阻止或說服我們不去對「爲什麼要溝通」加以探討。或許，我們仍能這樣地去詢問：爲什麼我們生來就必需是要彼此溝通呢？溝通什麼？溝通的幅度與範圍什麼？是否能全然地做成溝通？否則的話，溝通是否會遭到阻礙？這阻礙究竟是屬於那幾方面的？

首先，我們還是回到我們開始時所敘述的：橋樑固然是把相隔的兩地溝通了，可以使人從甲地到乙地。可是，我們會問：住在甲地的人，一定要到乙地而與之溝通嗎？究竟什麼推動了住在甲地的人士們，一定要與乙地的人士們加以溝通呢？

在這推理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不同動機與理由，現在就試圖加以論列：

由於好奇，想由這橋樑的溝通，而到達某地，以滿足其好奇心。是的，很多次人類彼此之間的交往是來自好奇心的。不少的心理學家也證明：很多次人類的行爲就是由於好奇心所驅使。

然而，爲溝通以滿足好奇心是一回事；而在溝通之後，好奇心滿足之餘，必然會留下另外的印象，另外的感受，另外的想法，因此，所謂好奇心所驅使，只能解釋成採取這一行動的「衝動的」動機而已。並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而實質意義的出現，卻是在較後時期，在靜靜地經過了冷靜思考與客觀印證之後。

另有的人，把甲乙兩地的溝通，看做有所利益的追求。利字當頭，似乎不太爲我們所齒，然而，事實上，在人類的諸多行爲中，每每是會牽涉到利字的。很多次橋樑、鐵路與隧道的設置，都會與利字有關係的。這利字，一方面可以了解成便利；另一方面可以了解成利益。

不過，我不太反對便利與利益，只要這便利與利益相互的，彼此的，平行的就無所謂了。怕的是自便的，自利的，單行的而不是雙軌的。

然而，這相互、彼此、平行等名詞卻是很動聽的，實質上，是否能夠做到這相互、彼此與平行等，恐怕還得需要另外的條件相配合才成。

例如：甲地到乙地所建的橋樑，本來是互利的。如果甲地到乙地的人，即使是充滿一下好奇心的話，而乙地卻給予諸多的行動限制，範圍了甲地的人的行徑；那麼，前往的人士們，即使是爲滿足好奇心的話，也必是殘缺不全，支離破碎的；反之，乙地到甲地來的人們，卻沒有這樣的行動限制，亦沒有範圍劃分，這裏，我們不必談到深入見識與了解，就是在滿足好奇心上，甲乙兩地的人民就會有了很顯明的不是相互、彼此、平行的關係的。

從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知道：對事物的觀察與了解，絕不能只囿於好美動聽的文字與名詞上。否則，玩弄名詞而當之爲眞的話，所受損的只是看現象，而沒有深入本質的。

可惜的是：由於人們總是會迷於五色繽紛的名詞上，所以，太多的「有心人」，總是不斷地在名詞上來大做文章，大拋生藕以吸引這些人士的。

有的人，以溝通之需要，乃在於發現與自我不同，反而更體現自我的特性和特點的。所以，有不少的經驗之士，都在說：對自我的認識，一方面是來自自我，一方面是來自他人的意見，彼此加以比較，對自我就更清楚了。

這理論頗有道理。我曾遇到太多的人士們，他們都是長年住在香港的，可是，當他們到世界任何地方觀光或旅遊之後，才坦白地說：原來香港——這個

習慣成自然，長年居住的地方，一向沒有發現她的特點與特色，然而，在與世界各地之觀光比較之下，就更發現了她的優點與劣點，她的值得懷念和可愛的地方，以及她那在某些方面需要改進和迎頭趕上的地方。

另有的人，以爲溝通也者，只是爲增加自己的知識，同時，又把自己的意見向人宣佈的。在彼此交換意見之後，或許所得的結論是雙方都有好處的。

這一思想的產生，首先是先肯定了甲、乙兩地是一個整個，甲、乙兩地的人們是全人類的整體部份而已。否則的話，這一互通有無理想是不容易達成。

對溝通所引起的動機和理由，我還可以引出很多種，原因是有多少種人，就有多少種意見。這裏，就此打住。不過，我想提出一個更具深度，同時又很流行的「溝通」情況來討論一下。

「宣」而「傳」之憑內涵

太多的人，在利用着人與人之間的需要溝通，而做着逞私的勾當。這裏，我就舉出幾個現實的例證來。

溝通，在現時的社會裏，很多次由於被誤用，而主觀地稱爲「宣傳」。只要大家在口頭語上稱任何一種溝通，而做得不好時，就會說：這是宣傳。

事實上，所謂宣傳，也還並不是壞的名詞。所謂宣傳，就是把一個事實，爲人所不太了解的事實而又特別關心的原原本本地的公佈出來的「宣」，而要更多的人們去知道，去了解的「傳」開而已。

然而，不少人的人，就借了這一「宣傳」的本意，大加私心的利用，以圖混淆人們的耳目。

因此，「宣傳」的內容，不再是事實眞相，不再是爲了人們對眞相的了解，有時，更不是人們所關心的事件與事實，使大加「宣」而「傳」之。使讀到和聽到的人，只知道了事實與事件的「皮毛」；或是把「眞相」隱藏而給以「假象」；同時，用了這方面的工具，日以繼夜，不停地「宣傳」，幾乎連純正的「眞相」宣佈，也被混淆了。有時，只把自己所「關心」的人，不停地「宣」而「傳」之。他們以爲：假言假語，說上千百萬次，就必然是「眞」的了，起碼，流行在社會的風氣裏，就都是這些「假象」、「假想」，便會使整個社會信以爲眞了。

當然，這一宣傳的手法，卻能產生部份效果，因爲由於成熟的人們，在工作上的繁忙，無暇顧及；沒有太多的時間來一一的對這類宣傳加以駁斥；而沒有經驗和沒有充份了解的人，就無從對作這如浪似潮的「宣傳」，加以深入的研究，表面上，這類宣傳似乎是很得意，很瘋狂，很當行。

可是，就是深受這一如浪似潮沖擊的人士們，只要把一次次浪潮宣傳所掀起或點出的重點，加以反省一下，自然而然地就發現了它們彼此之間的漏洞，同時，更出現了它們彼此間的矛盾之處，很容易看出這一類的「宣傳」，不是報導眞相，反映事實，而是在發動一次次的「宣傳」運動而已。

既然宣傳做成運動的形態來利用，那麼，早已失了「宣傳」的本意，而是把「宣傳」的眞正功能做成一個個運動的手段和工具而已。

最可笑的是，或可以說最可憐的人，不少的人卻在這一次次「運動」的一宣傳」中而隨波逐流。或許，有的人精力過盛，期待着一次次的宣傳發洩，只是發洩而已，並沒有清楚所宣傳的是什麼事，說什麼話，傳達什麼意義。

談宣傳，還牽涉到被宣傳的人，因此，發動宣傳的人，表面上還是不能那樣完全脫離外表的「事件」呢！可是，另外一種的「溝通」，只是「獨言獨語」、「自言自語」的不斷推出，似乎他們的職責就是要「獨言」和「自言」，根本不考慮到人們的反應與反感。這可以說是「溝通」的變相利用。只是想「征服」，想「說服」，而並不理會到如何可以「征服對方」和「說服對方」。

在進行這一類的「溝通」時，他們最主要憑借的工具除了文字之外，就是座談、演講、研討等會而已。由於會場上的氣氛，以及所佔取的時間，使到只有台上的講者在講，而台下的聽者在聽；至於講者所講的話，所用的傳達方式，以及他們所談的內容是否考慮到聽者的想法，聽者接受能力，這些，他們都以爲次等、次要的；最主要的問題與作爲是：他們要談、要說、要講，卽使是「自言自語」式的，「獨言獨語」式的，或是「自鳴得意」式的，因爲，他們職責，就是借了「溝通」名詞，利用「溝通」工具，來自彈自唱的「清唱」。

起碼，這一類的聚會，只是少數人可以參加的，但是，他們卻會在次日的報紙上，大賣特賣，大登特登消息，把整個的座談會、演講會、研討會做成了他們「工具」的利用。使到絕大多數沒有參加的人，以爲像這樣的「座談會」、「演講會」和「研討會」該是多麼的生動、重要，也就爲此，絕大多數的人士們，就想以爲眞，首肯他們在這些會議上所講的是「金科玉律」的如假包換的「眞知卓見」了。

有時，我總是在笑着：何以人類中有偌多的「愚蠢之輩」，同時又有偌多自以爲「聰明之上」呢？難道我們人類眞就是一愚蠢之輩」與「聰明之士」的一分爲二的分野嗎？

不過，我倒深深相信，自古以來，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總是「大智若愚」和「聰明反被聰明誤」在不斷地映出在我們整個的歷史舞台上呢！

相信，談溝通的話，不僅是東西兩地的溝通；不僅甲地乙地的溝通；不僅一意見與一意見的溝通，不僅是現代人彼此之間的溝通，而該是現代人與古往今來的全體人類在歷史舞台或過程裏的溝通。

人類歷史的豐富經驗；人類歷史人物人的智慧，都更能使我們對之溝通而產生「鑒往知來」、「撫今思昔」的作用，不但提供我們大智大慧，同時又鼓動我大勇大志，來爲目前及將來的人類前途而努力呢！

不要在目前「宣傳」的聲浪中迷惑，小心，「酒不醉人人自醉」呢！宣傳的伎倆終久是宣傳的伎倆而已。誰在目前如浪似潮的宣傳「戰術」的浸擊下而有所搖動的話，那證明他還需要鍛鍊，需要成長，因爲他還不足於擔擋大任！

溝通方式花樣多，但並非每一方式都是可靠的。

香＊港＊點＊滴

梁人傑

任麻子出洋相

一位紅寶石茶園的中堅份子告訴老萬兩個小故事，這兩個故事都是任麻子在茶座中出的洋相。

第一個故事是：當紅寶石酒樓股票快要上市時，紅寶石的詹老板在茶團中宣佈一個皆大歡喜的消息，他打算把股票配給大家，每人一兩千股，撈多少油水，大家得啖笑。其時股市如火如荼，只要配到手，總可以執多少，這不過是詹老板聯絡感情的一種手法。

任麻子聽了，打蛇隨棍上，立即向詹老板提出要求，要他配二萬股，據說他要賺多少錢去遊埠。在座大家沒有出聲，心裏覺得此公太大食，簡直發錢寒。詹老板當時一笑，沒有表示，股票上市時，任麻子配得一千股，大失所望。

第二個故事是：他在快報寫旁邊舖滿豆豉點的社論，按月計酬，那年將近歲晚，他在茶座中見到快報老總鄺蔭泉，問：「今年快報有沒有雙糧？」鄺蔭泉說：「有！」任麻子立刻舉臂歡呼：「鄺老總萬歲！」眾人側目。寫社論月酬不過一千幾百，為了這個小數目高呼萬歲，十分低莊。

從這個小故事，觀微知著，十足表現出任子麻見財開眼的貪婪相。在他的眼中，除了鈔票，什麼都沒有，可以為鈔票做一切事情，他的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的做人作風，完全為了錢，這種人而把自己封為「國事論者」，無恥之至！

近日茶團中每有人拿老萬還擊的事諷刺他，弄到他漲紅了那張痲面，除了挑挑聲無話可說。如果他還有地盤可以利用，他會像那篇「國事論者」般，在自己面上貼金，盡力強辯，可惜現在一切地盤都因他嗌交而失落了，除了他分贈的刊物外，無處可以發洩。

老萬則還有大把地盤，可以不斷的揭發他過去幹的不可告人之事，這些資料，茶座中人拿來做談資，弄到任麻子啼笑皆非，「牛馬集」雖然被抽，任麻子要制止老萬還擊的企圖極難達到目的！

肅貪與治安

廉政專員姬達發表成立一週年報告，許下宏願，期以三年，瓦解集團式的貪污。為了達到姬達的預期計劃，港府打算撥欵三千萬元，廣增人手，加強反貪污工作。

貪污是十分使人討厭的事，但不能視為香港的致命傷。香港目前最可怕的是治安日益敗壞。在東南亞地區來說，香港貪污情況在第十名以外，但治安之敗壞，很可能是首屈一指。

執香港市民而問之：「你希望香港沒有人打劫，抑或希望沒有人貪污？」一百個有一百個相同的答案：「寧願沒有人打劫。」當然，最好是沒有人打劫，也沒有人貪污。如何做到兩者在香港絕跡？相信這是香港人最大的期望。不過，目前香港政府似乎對付貪污熱心過搞好治安。

表面上看，肅清貪污和搞好治安兩者該沒有衝突，不是要搞好治安，就不能肅清貪污，要肅清貪污，治安永遠搞不好。不過，其間也有多少關連。

從過去的事實看，廉政專員公署的箭頭，一直指向警察部門。也許在香港政府各部門中，警察貪污較為嚴重，但其他政府機關官員較少像警官那樣被檢控的，可能因為證據難抓到，警察容易逐個擊破，因此直到現在，提到肅貪，就使人聯想到警察，兩者似乎聯成一體。廉署權力過大，動不動是支半薪調查，一查一年半載。真正因貪污發了大財的人，已經上岸，廉署對付的，不過是蝦仔魚仔。經此一搞，說士氣沒有打擊是騙人的，大家放軟手腳，治安之日益敗壞，豈能說與此無關？

老萬不是主張不對付警察部門的貪污分子，而是所採的方法必須改善。廉署調查員應注重暗中調

查，查明有據，才採取行動，這樣不致影響受嫌者的情緒。須知「受嫌」並不等於「有罪」，把受嫌的人當做有罪去處理，那太過不當，也難怪警務人員引起反感。

洗脫香港污名

香港在世界上最出名的，過去是「購物者天堂」，近年因香港專做遊客生意的商人太過蠱惑，常常開天索價，因此遊客不大敢買東西，恐怕上當，所謂購物者天堂，實際美名已不存在。另一名堂也是響噹噹，香港是世界知名的販毒中心。

世界各地毒梟，差不多都與香港販毒頭子有業務的聯繫。香港成為世界毒品供應中心，雖然香港不是出產毒品的地方，卻是供銷中心。香港毒品大部分來自著名的金三角，其次是中共出品，名聞世界的有九九九嗎啡等。

從泰國及中國大陸運來香港的毒品，除本銷外，還由香港用種種方法偷運到世界各國。許多以販毒為題材的外國電影，常提到香港，也有中國演員飾演的販毒頭子，雖然只是電影，卻不是沒有事實根據。

在轟動全港的「跛豪案」中，我們可知道許多販毒的實際情況。

不過，「購物者天堂」與「世界販毒中心」兩個名堂，對香港毀譽是兩個極端。一個對香港的聲譽好，一個對香港的聲譽壞，好的漸漸失去，壞的仍然存在。

如今，由跛豪案的牽連，大大小小有九個毒犯落網，而且判了刑。本案主犯吳錫豪，判刑三十年，吳振坤廿五年，其他由七年至十五年。以香港過去的案例來說，這算是「嚴刑」，比起台灣的處死當然還差一皮，但法官不予罰欵，而處以長期監禁，表示香港確有洗脫世界販毒中心污名的決心。

世界許多國家對香港印象很壞，認為香港反毒未盡全力。由於貪污之風盛行，販毒受到保護，要破獲香港販毒組織，殊非易事。今回跛豪案的破獲，算得是香港反毒史上一項最大成就。希望跛豪案只是一個開端，反毒還要繼續努力，予以澈底的搗毀。

不合時宜的加價

九龍中華電力公司向政府申請加價百分之十一，其反應一如電話加價，受到工商界一致反對。原因是九龍新界多是工業區，工業用電特多，如果增加電費百分之十一，當然使到港貨成本加重，本來已經不景的工商業，會因此百上加斤，更難與別地產品競爭。

這消息宣佈後，所有工商界人士及街坊首長，一致反對。反對理由，大致差不多。自從能源危機發生，一切與石油有關的事業都漲了價，香港電費早已加價了，而且加的幅度相當大，雖然說會因油價的上落而加以調整，但誰都知道，香港的加價從來是有加無減，因此，儘管油價回順，電費仍然要加。

九燈這次申請不獲同情，也差不多和電話公司一樣，一方面賺大錢，一方面要加價。加價的理由是各項擴展計劃需要金錢推動。

但人們會想：業務發展了，資產增加了，得益的是電力公司，與用戶無關。將來電力公司的資產發展到數十倍或數百倍，一般用戶也不會有如何好處。因此，大部分市民都認為，以用戶的錢去發展太不公平。

電話公司、電力公司及其他一切公用事業，因人口的不斷增加，必須擴展，這是事實。不過，如果動不動取之用戶，很不合理。譬之巴士公司要添買一百部雙層巴士，需要欵項一兩千萬，這筆錢應當在公司盈利中撥出，如果巴士公司要每票加價一毫，以取得這筆欵子，這是不合理的，一定受到反對。

電力公司要擴展，應從其歷年的盈利撥出欵項，不應取之於用戶。目前百業不景，工業尤其艱困，在這時候而要加重用戶的負擔，的確十分不合時宜。市民的羣起反對，很應該。

有人主張組織委員會加以調查，也很對，如果電力公司要賠本，我們當然樂意增加，但如果有大利可圖，加價就與「搶刧」無異了。

不許有「難民」

南越來了四千幾難民，大家便不再注意從大陸來，寧願做「戰犯」不做「難民」的十名前國民黨官員。

初時他們堅持不做「難民」，認為「難民」身份沒辱了他們。可是數以萬計的南越人，不管過去是作大官的，或是大富翁，以至各行各業的優秀分子，都希望成為難民。因為要逃得出被共產黨佔領的南越才可以成為「難民」，一旦有了「難民」身份，便有機會到美國、加拿大、西德及澳洲等地。到了自由、安定的地方，就可把家重建起來，過正常生活。

如果台灣肯讓他們以難民身份入境，相信許多人搶着要去。十名「戰犯」的身份地位，比不上一些虎落平陽的南越官員或大財主，不同的是他們身邊沒有人監視，可表達他們眞正的願望，十名「戰犯」卻俯仰由人，不管心裏怎麼願意，監視的人不點頭，也不敢接受「難民」身份。

現在十個人已有九個去申請，當然想落仍是做「難民」好過做「戰犯」。現在他們正等候台方批准，拿到入境證，他們便可以去。不過，中共是否眞的願意讓他們入台，要看他們拿到證件後，中共最後的態度如何，才知道這場統戰把戲的結果。

共產黨到處製造戰亂，有戰亂自然有難民，可是共產黨不承認有難民。從大陸泅水逃港的，中共不許人稱為難民，說是大陸垃圾，「特赦戰犯」經港回台，也不許人稱之為難民，還希望人家當他們是英雄，要來一個英雄式的歡迎。

今回，從南越逃來的，中共也不許說是難民，把他們形容為「阮軍殘餘」。阮軍殘餘在港徵婚，倒是千古奇聞。共產黨雖不許有「難民」，其實，大部分難民是他們製造。他們本要將這些難民屠殺滅口，可惜難民太多，殺之不了，才有這麼多漏網之魚。

陰溝裏翻船

萬人傑

不論做人做事，總不可能使每個人都滿意，只要大部分人滿意，不滿意的是一小撮，就該是做對了。不過，「大多數」總是「沉默」的，小撮不滿的往往諸多挑剔，這使人感覺得，反對的人那麼多，做對了的也似做錯了。

多數人與少數人的意見無法統計，因此老萬發言處事只能一本個人良知，認爲怎樣做良心得安便怎樣做，別人不滿，甚或採取行動對付，都不在考慮之列。雖然往往因此吃虧，但這是無法避免的，不會後悔。

吃虧之後，老萬總是安慰自己：你沒有做錯，何必爲一些打擊氣餒呢？人一定要有經得起打擊的勇氣，在你一生經歷中，絕不會一帆風順，如履坦途；經不起挫折，永不可以達到目標。

老萬寫文章不習慣作無病呻吟，上面的話，無非一時感觸。因連日接到很多讀者來信及電話，都向老萬責備，他們說：老萬，即使你不再寫「牛馬集」也應有個交代，不能一聲不響的停掉。我們買了報紙，一張一張翻過也找不到，給你「撚化」了！

老萬有冤無路訴，並非存心「撚化」讀者，實際是來不及「交代」，沒有機會和有八年交情的老朋友說聲「拜拜」。建立了八年的友誼，幾乎每晚見面的老朋友，其實老萬也非常珍惜這段交情，不過，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好朋友也終會說聲「再會」而各奔前程。

老萬最後一天，寫過一篇「英雄淚」，阮文紹儘管如何被罵「賣國」，如何不願拋棄他的人民，終非揮淚辭職，黯然離開不可。不過，他還有機會向國人發表最後一篇演說；老萬的撤退，比他還要匆忙，敗軍之將還有什麼需要「交代」的呢？

今天，南越焦土一片，哀鴻處處，充滿血腥，殺人無算，阮文紹只能遙望國土垂淚，再也無能爲力，挽救斯民於水火了。

這一點，老萬比阮文紹幸運多，老萬不致河山變色，只可譬爲喪失一個重要戰略據點，撤退後，還可重整殘部，據險頑抗，發揮最後鬭志。有機會安靜下來，檢討過去得失，重訂戰畧；阮文紹則連這個機會也沒有。

他的政敵阮高祺曾經聲言「決不逃亡」，可是越共還未兵臨城下，他已溜走，看到他狼狽地爬上飛往關島軍機的時事照片，想不到竟渾忘自己曾說過的話；逃出南越後，還向阮文紹大放冷箭，說當日如果由他接管政權，便不會有這崩潰「悲劇」發生，這可鄙的傢伙，正如老萬遭遇到的一樣，他們放過正面敵人，運用最最可恥的手段對付「自己人」，結果弄到大局垮台，他們還至死不悟。

老萬很高興還有機會利用這框框向關心的讀者「交代」一下，「牛馬集」短期間內大概沒有機會在這裏恢復，不過，除了老萬寫了八年的一個小框框外，星島晚報還有很多很多精彩內容，比老萬更有份量，寫得更好的專欄，會是讀者所喜愛的，沒有了「牛馬集」，各位也看得一樣過癮。從新副刊「新聞眼」中，可獲得不少世界知識，它顯然比以往本報同性質的副刊「世界之窗」更精彩，一定受讀者歡迎。

世界不斷進步，一切成爲進步障礙的東西都受到淘汰，老萬的「牛馬集」追不上時代，應在淘汰之列。

當然，對老萬的損失並不是每天少賺二十元稿費那麼簡單，老萬生成勞碌命，把寫「牛馬集」作爲最大的「消遣」，少了這個「消遣」會感到無聊，時有茫然之感，希望慢慢可以習慣。

希望星期專刊不致受到改革計劃影響，那麼，每個禮拜天，還有和老友見面一次的機會，雖然不常見面，偶爾見見，也可略知彼此近況。

上面的文章，本來是五月十一日在星島晚報的星期專刊發表的，但當天沒有登出，那個框框由編者「惠利」（麥耀堂）自己寫一篇稿子頂了；第二天，吳嘉棠先生見到老萬，向老萬行了個「軍禮」說：

「對不起，昨天你的稿子抽掉了，因爲是上頭吩咐。」他說的「上頭」，大概是「老板」。

我連說「沒關係」。這就連在星晚的最後一個據點也失掉了，我當然不便問他：「是這一篇不合用，抑或以後也不必寫？」只好不再交稿就算。要說明一下的，麥耀堂就是吳嘉棠的「馬仔」。

對「牛馬……

讀萬人週刊三九三期，才知道星島晚報的老總，對「牛馬集」由「抽稿」發展到「撤銷」，過程「原來如此」。想不到這家每天要面對千萬讀者的新聞機構

「牛馬集」用黑幕遮起來，替朋友盡到「遮羞」的交情，個人認爲「星晚」老總這一招，比「牛馬集」的老萬更「偏激」得多！

「牛馬集」不管是論人論事，並不代表法官「宣判」，是非自有公論

老總爲了私下交情，先施以壓力，繼之運用職權將「牛馬集」「撤銷」，感到非常失望。

星島晚報抽去「牛馬集」，雖不敢肯定全是「親者痛，仇者快」，但可肯定是讀者的「失望」。不管是親

人的可讀性。將一個專欄斬斷讓眾多的讀者失望，想必也是一件很難得心安的事。

一粒種子埋在泥土裏，會長出更多的種子。老萬失去「星晚」的「牛馬集」也罷，

讀者無權過問或加以干預。況且老總不管發行，讀者愛看就看，不看就停報，報紙起落是經理部門的事，與老總無關。

本人只站在「星晚」長期讀者立場，半年半年交一次費，半年期未到，愛看的版面專欄改頭換面，正如同交貨不對「版」，無形中使我精神食糧權益受到損失。深知「星晚」當局還有接受批評及建議的雅量，才敢冒味對「牛馬集」被「撤銷」事提出個人的感受。

撤銷觀感

又青

我愛讀「牛馬集」，主要是它的特殊風格，專替市民講話，敢替市民講話，肯讓市民講話，講別人不敢講的話，而且講得到喉到肺，痛快淋漓，因而獲得廣大讀者共鳴。我每日必讀「牛馬集」，已成爲日常精神生活上的享受。

據「新聞以外」報導，「牛馬集」被「星晚」的老總「撤銷」，主要是「牛馬集」批評一位快報主筆的一篇社論的觀點，進一步揭開那位主筆見風駛舵的底牌，來支持「牛馬集」是言之有物，不是顚倒是非，無端生事，寃枉好人，這是「牛馬集」勇於負責到底的表現。這對「星島晚報」該是有利無害的，應受報社大力支持，想不到那位被「牛馬集」批評的快報主筆，和「星晚」的老總「彼此」是「朋友」，便不惜假公濟私，就將

的評論，動機是有私人恩怨，存心利用報社「地盤」作人身攻擊，有違新聞道德，老總拉稿時有權制止。記憶所及，「牛馬集」批評的社論，是就事論事開始，那篇社論並沒署上主筆大名，證明立論基礎是對事不對人。

社論論的是國家大事，「牛馬集」針對社論提出不同的觀點，讓廣大讀者明辯是非，對國事求得更正確的看法。報紙是大眾傳播工具，對讀者負有啓示及教育責任，「星晚」老總竟偏重私下交情，不惜將國家大事有關的評論「封閉」，爲的什麼？

由於就事論事，引出「論事」的人「筆戰」，雙方披甲上陣，眞刀眞槍，正好一較上下，誰對誰不對？讀者眼睛雪亮；如果論事的人心地光明磊落，思想品德素行沒有見不得人的「瘡疤」，正是橫槍躍馬，耀武揚威的大好機會。如果我是「星晚」老總，一定站在幫理莫幫親的立場，鼓勵雙方士氣，伸張正義。

「牛馬集」老萬後來知道對手是同行先進，仍站穩對事不對人立場。爲使讀者對那位主筆能有進一步的了解，將那位主筆過去的言論向讀者提供「備忘」的參考，原是「牛馬集」的「正當防衛」，也可說是筆戰的「正當攻擊」；何以「星晚」老總竟在「私情」下妥協？弄得這場「筆戰」不明不白，究竟誰是誰非，並無結果，「星晚」老總似應愧對讀者！

星系報紙風行全球，擁有廣大讀者，向以報導事實，與論權威雄視報壇。獨當一面的「星晚」總編輯，筆者向來是以「高山仰止」之情，無任崇敬。這篇有感而發的肺腑之言，也不代表我對老總的敬意全失，只認爲

猻，追殺宋室貞忠烈士，恬不知耻地在大石頭上刻上「張弘範滅宋於此」字樣引以爲榮，殊不料給陳白沙輕輕一筆添上個「宋」字，頓成「宋張弘範滅宋於此」，一付奴顏屈膝，無耻嘴臉表露無遺，留得後人千秋唾罵。

莫以爲時代異常進步，發展至今核子太空時代底人類便沒有如此狂妄愚蠢行爲，君不見五月十八日快報副刊快刀集刊出之「做人篇」專欄文章？倘使乍看此堂哉皇哉之標題是多麼凜然而精彩，滿以爲是如何如何的導人遵循正軌，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做個正直老實人，或導人以義，訓之以誠，做個新時代底表表者，隨而養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若非教之以奇才濟世，起碼也做個「南中第一人」，若此偉論滔滔，日今文壇尙還罕見，苟非抖擻精神，捧誦迴環，熟讀滲透則失之交臂矣。於是百忙一拼，用足心神，學曉做人本事，庶無蝕底也。初閱開頭幾句，倒是順理成章，詎料一派胡言，躍陳紙上，極盡挑撥是非能事，難辭點火煽風之嫌，導人走入斜途，大方狡黠狂徒之便，縱遇是非恩怨，何妨排解從旁，但求道理分清，焉能一團濁水？縱不及信陵君雄才解窘，亦如魯仲連處事於仁，如此這般，方允做人之道，何期煽風點火，助長罪邪奸孽，司馬昭心，路人皆見。

說句實在話，筆者十三年前逃亡來港之第一天，就由舍弟介紹給我閱看的報章就是這一份大報了，記得當時他還殷殷告誡說：「這份是集星系報刊之精華神髓，正宗立論，不會使你走火入魔」、十多年來悠長歲月，這份報章與我允稱良伴，精神寄托及知識獲益着實非淺，特別上官大夫之快人快語，精警非凡，董千里、諸葛青雲等小說名家，使人篇篇追逐，偶爾幾天休息停刊，心頭惘然若失，讀者忐忑心情，誠非筆墨所能形容也。

邇來間中社論辭鋒突轉，時隱時晦，或明或暗實覺寒心，既有人揭露批評，誠如提壺灌頂，蓋不能冠以中華民國年號之報章而暗地攻擊詆毀中華民國之矛盾立論，此言至情至理，誰說謬哉？惜乎爲小撮奸狡之徒居中蒙蔽而有負廣大讀者厚望，良堪慨嘆！

文章可反映出作者眞正的思想意識，但不能鐵定一個人固有言行。俗語說「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之奸滑之徒當今世上着實尙何其多，幾乎比比皆是，倘眞僅憑滔滔偉論，正義凜然的國事論者，視之爲必是忠貞無疑，則勢必大跌眼鏡，僅從近來刊出馬兒遺著資料可見一斑。與此開展辯論的同時，一丘之貉底小醜便從中推波助瀾，形同春菌，乘機作惡。胡言惑眾，黑白混淆，還藉中華民國年號大報之園地大做其自以爲傑作的「做人篇」，暗裏徹頭徹尾地頻施冷箭，雕蟲小技，我見尤常，自命不凡，等同魔鬼，人家縱有短處，小節誰個能除？偉大莫如國父孫中山先生，不也給人譏爲「孫大砲」？眞是危言聳聽，撥弄是非，一味大言不慚，怎不自思形穢？查實臭名遠播，一條如假包換殃民禍國的變色蟲，既無絲毫節義可言，堪與封神榜中申公豹媲美，若此小人日今妄談做人之道，益增厚顏，誠與「宋張弘範滅宋於此」醜劇相益昭彰耳。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奮等併列。可是，由於他敢說眞話，也被清算了。

這次「鳴放」本來是共黨鼓勵大家進行的，誰知竟然成為「陽謀」？共黨根本是一羣大騙子，大強盜。我應該想辦法逃出生天。

在共黨封鎖大陸前，我曾回過澳門幾次，在共黨封鎖大陸後，我也回過澳門。

先兄公俠是患肺病的，我和他的感情很好。有一次他嘔血了，我要回澳門看他，陳海天不准。

我越級向鄭少康提出，當時鄭少康是「珠江專署」的「副專員」，他批准了。

鄭少康雖然是共產黨員，但他較有人情味，頗得一般幹部擁護。他批案時，比較「正專員」嚴尙民愼重得多。所謂「惡霸」李公俠本來已判處死刑，經我提出異議後，由鄭少康批署「查明辦理」，最後李公俠從死裏逃生了。

由於鄭少康批准，我便能回澳探望先兄公俠。

這天是農曆元旦，我一早便起床，請鄰人「阿忠」載我回澳，「阿忠」是腳踏車為活的。

由於先慈沈德芳之遺骨在四九年初遷葬到前山大金鐘，所以我在回澳時順路去看看先慈之墓。誰知我正在墓前憑弔時，突然有幾個民兵包圍着我，喝令舉手。原來他們見我這生面人闖上山上，暗中監視着我，以為我是「特務」。（當時我穿着便裝，不是制服。）

我告訴他們說：「我來拜山。」他們並不相信，理由是：我沒有携帶祭品和香燭，而且那天是農曆元旦。

後來我拿出證件，證明我是在「珠江法院」工作的，他們才准我離去。

下了山，我便再乘坐「阿忠」的單車尾往澳門。到了三廠，中共的海關見我沒有行李，竟然大起疑心，要我脫光了內衣褲搜查。這時天氣十分冷，他們卻要把底衫底褲逐寸檢查，甚至我的「私處」也要摸過。

我忍不住了，說：「同志，請尊重點！」他們恐嚇我，我駁斥他們，竟被他們扣留了。

他們搜出我在衣袋中的一張紙，這張紙是我寫給「珠江專署」的「報告」，在這「報告」中，我請求「專署」准我回澳一行，由鄭少康簽名批准的。——我是憑這張紙向「公安機關」領取通行證。

他們扣留了我一小時左右，還詢問我的身份，並打電話到「專署」查詢，後來才放我回澳。他們對我說：「為什麼帶着鄭專員的簽名到澳門？把它留下罷，回來時可以領回。」

這張「報告」是我領通行證時用的，順手放入袋中，他們既要把它留下，我便任由他們取去，後來也沒有領回。

在中共海關，我還看見一個關員詢問由澳門前

71 徬徨與抉擇

「文滙報」是民盟中央的機關報，由於它是「毒草」，於是該報的「社長」徐鑄成及「駐北京辦事處主任」浦熙修都成了牛鬼蛇神，魑魅魍魎。「文滙報」從此成為正式的「奴才報」了。

在上海，陳仁炳、王造時、孫大雨、許杰等也成為「反黨集團」了。

因為王德周說過「百分之九十黨員無惡不作」，「人民生活沒有改善，比國民黨時候更苦」，「鬧事要架機關槍，麻煩的是怕機關槍倒打過來」，於是成為「反革命分子」。

葛佩琦也成為「反革命分子」了，因為他說過「至今羣眾對鳴放還有顧慮，具體反映了羣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他還警告共黨說：「羣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

王德周、葛佩琦都「低頭認罪」了。據北平「大公報」報導：北平近郊的一個農業合作社因為聽到了葛佩琦的「反黨謬論」，便發動了十二個社員趕到「人民大學」去找葛佩琦「說理」，第一次沒找到，第二次終於碰頭了，他們七嘴八舌地用「親身的體驗」駁倒了葛佩琦的「謬論」。他們臨走時還「勸告」葛佩琦好好地向羣眾交代自己的「罪行」，否則他們還要上門來跟葛佩琦「講道理」。

由於中共的「反右」，由於門外的擴音器不停地清算，威脅章乃器，於是我清醒了。

「運動」，「運動」，「運動」永不停止。遭

獄牢

筆者看電影，最敏感的是先捕捉電影中突出的意識問題，其次才輪到戲劇效果，再其次才談到演員。因為本刊在海外的讀者數量相當多，好多讀者在筆者的影評刊出時還沒有機會看到電影，為了保持沒有看過電影的讀者的情趣，只得加重文學作品分析及雜文的情趣。所以便將突出意識問題放在主要地位。近期的電影中「牢獄大暴風」、「大陰謀」、「大冒險家」都有明顯的反應到我們這時代的晦暗面。「牢」片是非政治電影，「大陰謀」是政治電影，「大冒險家」是半政治電影。但三部電影在揭發人性的脆弱與反人道主義，反理性主義的陰暗面，基本是相同的。「牢」片的主人翁由法蘭高尼路飾演的范西

惝嚇方式，使他變成一個不敢面對眞是眞非的假證人，到他出獄之後，仍然不敢去面對眞是非。原來有一家官商勾結的大建築公司，偷工減料承建大水壩，釀成死亡二千多人的慘劇。於是又來一幕官商勾結的消滅犯罪

址、布舖的主人是誰、布的價錢等項。——總之，他們懷疑每一個人都是「特務」。

為什麼我突然提起那次回澳的事來呢？因為那次回過澳門之故，所以我能夠再申請「到澳門探親」而逃生。

上面說過，「反右」及清算章乃器使我完全失去對共黨的信心，我決定返回自由世界，雖然共黨宣稱「殖民地不能長期存在」，而且說「全世界都將得到解放」！怎樣才能離開共區呢？我想了很久，便寫了一封信到澳門大姊處，請她照抄一份寄給我。信的大意是：

「五兄病重，嘔血不止，速回省視，否則恐難再見。」

大姊把這封信抄寄到佛山後，我便整天愁眉苦臉的哭喪着臉。辛枚見到這情形，問我是什麼緣故，我便告訴她想回澳省親。我還告訴她：我在「珠江專署」時，鄭副專員也曾批准我回澳。

當時鄭少康在「粵中行署」的地位很高，辛枚的為人又十分善良，所以她也同意我回澳一行。辛枚在簽呈給鄭少康的意見書中說：「希望古同志好好的對澳門親友宣傳黨的政策。」

辛枚呈交鄭少康的覆文發下來了，我被批准回澳一行了。於是，我和五六歲大的新兒一同辦理回澳手續。

我拿了鄭少康的批示前往「公安處」，「公安處」介紹我到「公安局」，很快的便辦妥離境手續了。現在，問題來了。——我走後，妻和明兒將會怎樣？

我把決心不再回大陸的話告訴妻，妻一方面同意，另一方面躭心。是的，困難是很多的。第一，分別後，不知能否重逢？第二，回澳後如何維持生活？第三共黨將會怎樣對待留在大陸的妻和小明？

困難自然很多，但若留在大陸，遲早必會再遭刼難。章乃器以「部長」之尊，以「君子」之貴，尙罹大刼，何況古某人？

與其再被囚禁鬪爭，不如分離，何況妻兒也未必不能逃出地獄，我決定「一去不復回」了！

蒂放出盤口，給他十萬元，只要他不出庭作證，遭森比蒂拒絕，收買不成的一方，惟有將森比蒂消滅，但森比蒂如突然暴斃，問題會很複雜，因此最好是將他的死造成自殺，然後要泡製出一名有地位的人物作看見他自殺的證人。犯罪證據才能被消滅。惡勢力的首要人物，便決定將法蘭高尼路飾演的建築師范西，泡製成目擊森比蒂自殺的證人。電影的表現重心，便是如何通過種種卑鄙恫嚇，威脅手段，將范西變成一個完全合意的證人。這不只是獄中的證人，出獄之後，范西對着被害者的女兒，為了自己的名譽地位以及一家人的對他尊敬，仍然沒勇氣去面對眞正是非。

由伊凡・波西導演的「大陰謀」同樣是一個以野心家謀殺政敵，如何利用一個新聞記者與政敵私人交情，又如何探知政敵流亡外國，懷有思鄉病，如何設計一套使政敵願意陷入圈套的方式，通過美國電視公司的訪問，使政敵有機會公開自己的政爭內幕。誰知政敵踏入國門，即被拘捕暗殺，那位記者到此才知上當，自己知難逃一死，於是將一切內幕錄音，然後托那美國電視製作人來取錄音帶替他公開，誰知那個電視製作老板也

・大陰謀・大冒險家

電影有一條若隱若現的陰謀副線，那是電影開首，左派分子在巴黎示威，揮着越共旗幟，大寫標語，要逃亡領袖回國執政，表示左派人物將逃亡者看成他們為同路人了，但那記者與逃亡領袖接觸時提起這事，逃亡領袖說：他下台後，曾經與左派人接觸過一次，發現左派人心懷不軌，從此對他們深惡痛絕。電影後段，又通過陰謀者說，自從逃亡領袖宣佈要回國後，左派的示威忽然消失了。只這一點側筆，寫左派人常利用假象製造敵人內部分裂，表現得相當深刻。

由路易基伯導演的「大冒險家」因為它是根據流行小說家哈勞羅賓士的小說改編，加上從故事結構，大可以看出有多少「雙城記」的影子，電影主人翁狄斯，雖然是個浪漫化人物，少年時眼看母親被暴行的軍閥姦殺，後來他偕到羅馬去當大使的父親到羅馬去讀書，受西方貴族學校教育，及父親回國後，被暴君領袖羅樵暗殺，他再到羅馬去過流浪生活，做種種投機生意，吃過軟飯，做過三任富家女的丈夫，以至成為商業巨子，後來回國參加推翻羅樵的革命，但羅樵被推翻後，新領導人羅博，又是一個共產型的新暴君，他只得安排羅樵的女兒與他與羅女生的私生子，老管家肥貓等等，再度流亡，他看到眾人的車子開出後，自己被暗殺而死。

從人物構想上檢查，這是套自「雙城記」的故事，電影中的主人翁狄斯，是從「雙城記」的落拓律師加登化出來的。羅樵的女兒便是達納的由男人變成女人的化身，肥貓也是等於「雙城記」的老管家狄化太太。不擇手段出賣別人圖利的馬素，也是「雙」故事中的猶太間諜巴沙。「大」片中的銀行家谷尼男爵，正是「雙」故事中的銀行家樂利。地方背景，也從「雙城記」的倫敦與巴黎變成哥地主首都與羅馬。雖然如此，我們不可否認，「大」片在反映這苦難時代有一定的深度。

「大」片因為將主調放在主人翁狄斯的情感變化上，所以看來故事性相當強，其實在反映時代精神方面，它從理性主義觀點及人道主義觀點去批判反理性與反人道的暴行、墮落、自私，這一點與哥斯達和斯的「Z大風暴」、「大迫供」、「戒嚴令」是完全相同的。電影中的暴力主義形象，雖然有封建官僚，法西斯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但寫以暴易暴到令人噁心的場面，本質是相同的。它彷彿說明凡用暴力取得的權勢，如果不在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方面重建自己，它的本質仍是暴力的。從「大」片中，幾乎找不出一絲文化藝術的形跡，不論是上流人或下層人物，都生活在自我發洩與如何支配別人如何消滅反對者這些意圖裏。因此，電影的悲劇也正是我們這時代的悲劇。

林巽

金日成與中共重新勾結

胡養之

北韓共黨頭子金日成，最近來到北平中共巢穴朝見毛老大，會晤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這一羣老毛的馬仔之後，一般觀察家們就認爲平壤的傀儡政權，已毫無保留地倒向北平方面了。其實，遠在一九七〇年四月初旬，自周恩來、姬鵬飛等一行去到平壤，進行一次所謂「官式訪問」以後，便已意味到中共與北韓的關係，開始有了新的發展——將使金日成與毛澤東重新勾結起來。

本來，北韓的共黨傀儡政權，一度全靠中共出錢出力，流血送命才僥倖地保住了這一半壁江山。因此，平壤與北平之間，曾一向緊密地勾結着。如所周知：在中蘇共思想衝突的多年裏面，北韓也一再表示支持毛澤東大哥的立場。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當毛林集團發動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後，由於東歐各共黨附庸國均發表對北平中共政權的猛烈抨擊之故，所以，北韓共黨傀儡政權，也隨之看風駛舵，背離了北平，而逐漸傾向於莫斯科方面了。

根據平壤官方喉舌「勞動新聞」，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那天，曾以「讓我們維護我們的獨立吧」爲題的社論說：「世界所有共黨和工人黨，必須互相尊重及支持彼此的獨立，以期維護社會主義的團結和鞏固國際共黨運動；尤其是在思想方面，更不可受到任何人的桎梏，也不能在別人所奏的音樂中而起舞。……」並謂「韓國人民將竭力加強與蘇聯人民，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共同對帝國主義而鬭爭。」

同月十四日，金日成在他答覆克里姆林宮的一封電報中指出：「韓國人民重視對蘇聯人民的友誼與結合的力量，我們相信那些友好關係將會繼續發展，及在將來更獲得增強。……」同年九月二日，北韓曾響應莫斯科的建議，而公開地發出一項對中共的批評說：「任何社會主義國家拒絕與蘇聯在越戰中組織聯合陣線，以對抗美國侵略的行動都是錯誤的，韓國人民將單獨與蘇聯加強團結。」

同年九月八日，在平壤舉行所謂「朝鮮建國十八週年紀念大會」的時候，出席參加那次典禮的計有：蘇聯、古巴、北越、東德、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共黨代表或使節人物，而中共則單獨缺席；北韓所有刊物，也未曾提及是否有中共代表參加。金日成在當晚的酒會中，也只有表示爲蘇、韓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而乾杯，但他對中共隻字不提，顯示中韓共關係從那時起就已經疏遠了。

然則北韓共黨政權過去爲什麼要死心塌地的傾向於北平呢？這問題是很複雜而再也微妙不過的。一方面由於中、韓在地理上和歷史上的密切關係所使然吧。就地理上而言：韓國與中國的安東、吉林等地相毗鄰，脣齒相關，僅隔一條鴨綠江而已。在歷史上言：朝鮮原名高麗，向爲中國的藩邦，韓國人也屬黃種的大韓族；其容貌、骨骼，都跟咱們漢人相份；宗教信仰，也跟中國人相同——崇尚孔孟遺教，或信仰佛教；後來才有基督教輸入。韓國當年反抗日人統治的革命分子如李承晩、金九等人，都以中國大陸爲策源地，他們曾經分別在上海、重慶各地設立韓國流亡政府；且曾獲得中國朝野人士的多方支持。

就拿北韓共黨頭子金日成本人來說，他跟中國的關係也很密切。一九一六年當他五歲的時候，卽跟隨他的父母到了上海；此後他更一直留在中國大陸。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人侵入中國東北後，金日成便已參加了韓國的游擊隊，出沒於白山黑水的叢林之中。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後，金日成才在蘇共的卵翼之下返回北韓，擔任了所謂「朝鮮人民委員會委員」，及「解放軍總司令員」等職。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在平壤宣佈成立「朝鮮人民共和國」以後，金日成又被選爲「共和國主席」，兼北韓陸、海、空軍「大元帥」。

在日本人宣佈投降的初期，金日成固然全靠蘇共頭子史達林替他搶奪了半個韓國；並給它大部在韓國境內收繳的日軍武器裝備，及一部份經濟援助，以資建立起北韓這個傀儡政權。但自一九五〇年六月杪至一九五三年三月間，那項驚天動地的朝鮮戰爭，而能使他苟延殘存，卻不能不歸功於毛澤東驅使下的數百萬中共「志願軍」龐大犧牲的果實，加以當時北平與莫斯科的關係，在史達林的控制下，雙方尙處得很融洽；同時，中共對北韓的各部門，也予以嚴密的控制，在表面上，韓國戰爭於一九五三年三月，便已開始停火休戰；而實際上，中共留在北韓境內的所謂「志願軍」，還有八十萬至一百萬左右的兵力，掌握着北韓金日成政權的命運。這些中共部隊，一直延至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才開始宣告撤退。因之，令到北韓傀儡政權，在韓戰停火後的五年期間，仍然受到中共駐軍的嚴加限制。

不過，在一九五三年五月間，金日成在莫斯科那羣新蘇共頭子們的唆使下，就曾暗中整肅了一批親中共派的韓共領導層——包括朴憲永等十二人。同年七月中旬，金日成曾赴莫斯科請援，也曾遭中共的妒嫉；尤其是金日成那次在

立即派遣一個一千五百人的慰問團，由賀龍率領前往，然後分佈於韓國「三八線」以北的八個軍區，展開其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控制，從而與蘇展開了一次對北韓的劇烈競爭。

但當時克里姆林宮認爲：如果北韓與中共關係繼續惡化下去，那末，很可能影響到蘇俄軸心的「亞洲安全」。因此，莫斯科當局便命令前蘇俄駐北平的軍事代表團長克里夫揚，及其駐北平的總領事顧德夫兩人，從中調停。他們一行首先與中共方面的周恩來、朱德、聶榮臻、林彪、彭德懷等人，會商了兩天之後，便偕同北韓駐北平「代辦」金一等飛往平壤，與金日成面談。於是，乃有金日成同年十一月十二日率領北韓勞動黨（共產黨）的「副委員長」朴正愛（女），內閣「副總理」洪命熹，「外務部長」南日等多人，親赴北平訪問毛巢之舉，使到中、韓共的關係再露曙光。

然而，金日成那次訪問中共，顯然是在多方面的敦勸或強大的壓力的情況下而勉強就範的。當他一經抵達北平機場的時候，就曾發表對毛澤東「叩首謝恩」的談話；同時，他也曾獲得中共嘍囉們的盛大歡迎。當晚周恩來在懷仁堂招待「北韓訪問團」的宴會中，曾即席透露中共與北韓將再訂立軍事同盟，以對抗美國和南韓的「共同防衛條約」。第二天一大早，周恩來陪同金日成和他的代表團一行，前往西山別墅（毛澤東的行宮）去朝見毛澤東。中共喉舌「新華社」於同月十三日的報導說：「毛主席接見朝鮮人民共和國總理金日成，氣氛十分融洽，中韓關係展開新的一頁！」

事實上，金日成那次訪問北平，的的確確有着豐富的收穫。中共爲了要爭取亞洲共黨的領導權，曾經擺出以亞洲共黨「盟主」自居的架勢，從而不惜打腫臉來充胖子；並於同月十四日便與北韓進行了如下的談判：㈠是中共和北韓間，數年來的糾紛應如何協調？㈡是北韓在中共、蘇聯間所處的地位；㈢是應如何佈置以對付可能再起的戰爭？㈣是對未來政治會商的態度和拖的策畧；㈤是如何保持北韓龐大的駐軍及加強其軍事力量？而在這項軍事陰謀的前面，中共曾以「經濟和文化」作幌子，簽訂了一項協定。

以上這項所謂中韓共簽訂的「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共有如下四條：「第一條是締結雙方保證在友好互助，及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鞏固及發展兩國間的經濟及文化關係，彼此互相給予各種可能的技術援助，促進兩國文化交流。第二條爲實現本協定起見，締結雙方有關經濟、貿易、交通等各部門，依據本協定分別締訂具體協定。第三條是本協定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間爲十年……」

此外，它們還簽訂一項援韓貸款條約，其數額爲三億一千七百萬元。中共本身的經濟十分困難，可是對北韓的要求卻不能不履行其條約；因此，東北的大豆，華北的小麥及南方的大米，都在有利的條件下，由東北越過鴨綠江運往北韓。這是金日成與周恩來所簽訂的協議，而南日和聶榮臻、張宗遜之間，也有一項所謂「中韓共軍事秘密協約。」

無法調整。原來北韓自始就有了兩大派：一爲「莫斯科派」；一爲「延安派」；後來又增加了一個所謂「國內派」。這裏試分析北韓各派組織及其背景吧。

所謂「莫斯科派」分子的中心，是隨紅軍自蘇聯返韓接收的，他們一入國門，就完全取得了政權，其所受到蘇共的毒化也最深，自然對莫斯科表示「一面倒」。可是「延安派」的勢力則非常之大，當時金日成內閣的幾個「副總理」如朴憲永、洪命熹、金策、崔石泉、金元風等人，都是當年在延安組成「朝鮮獨立同盟」的領導人，他們向來是絕對親中共的。至於「國內派」，原是反日的民族主義團體，日本投降後，他們便與韓共合作而成爲無黨籍的「國內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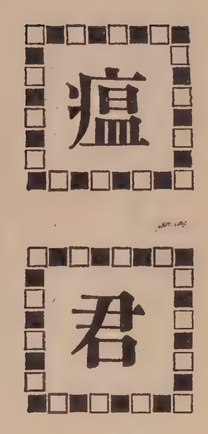
金日成本身就是代表着「莫斯科派」的頭頭，他在一九五三年後，雖然曾經大刀濶斧地清除了一批「延安派」及「國內派」等死硬分子，可是北韓政權裏面仍潛伏着不少的親北平毛派的人馬。由於中共的勢力，自從一九五〇年下半年直接滲入北韓之後，就已佈置了許多的地下工作分子，潛伏於北韓的各階層中，暗中監視着金日成的行動。

因此，金日成在中、蘇共的思想衝突期間，則不能不以口頭支持北平的立場。大家都知道，一九六四年前克里姆林宮頭子赫魯曉夫，被迫下台之後，平壤與莫斯科的關係，就已開始改進，一九六五年一月，蘇聯總理柯錫金訪問平壤以後，北韓的金日成即迅速轉變其態度。

特別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七、八月，當中共推行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後，一向以親北平勢力佔着優越的日本共產黨，卻作出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毀掉了所有懸掛在日本各地共黨機關內牆壁上的毛澤東像，及整肅了親中共分子等等的反北平行動，顯示得異常激烈！於是北韓共黨的報紙也紛紛響應，從而對越戰問題發生了很大的歧見。當時韓共頭子們包括着金日成、南日等人在內，曾在平壤舉行了好幾次的集會，正式宣佈揚棄中共而改爲親蘇態度；更進一步地整肅其高級委員會中親北平的教條主義分子，企圖完全擺脫中共多年來的覊絆。

與此同時，前北韓共黨政權駐北平的「大使」玄峻極，也曾於一九六七年九月間，被平壤金日成政權召回，一時令到中、韓共間的關係幾陷於眞空狀態！雖然北韓未嘗出席參加由蘇聯先後主持召開的所謂「世界共黨協商會議」，以及「世界共黨大會」，可是這些並非同情於中共，而是處於「兩大之間難爲小」的地位吧；況且未嘗參加那次會議的，尚有：南斯拉夫、古巴、北越、阿爾巴尼亞等共產黨國家，也未必都是同情於中共立場的。

金日成此次訪平目的在試探中共態度，是否積極支持他揮軍南侵？實際上他自己也承認：這次到北平作國事訪問，是爲了針對「變化迅速的局勢」，檢討平壤與北平間「未來的共同奮鬭目標。」因此，觀察家認爲金日成此行頗具意義，在他十人代表團抵達北平的時間，適值金邊失陷，南越已籠罩危在旦夕的氣氛下，金日成曾與中共頭子秘密研究武裝南侵的未來戰畧。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賀耀祖肅客入座，首席是毛澤東、藍蘋、周恩來、鄧穎超、張治中夫婦、趙恒惕、覃振、賀耀祖、倪斐君。

毛澤東怕同趙恒惕同席，但是，又偏偏排在一席，只得硬着頭皮入座。

賀耀祖讓毛、藍上座，毛澤東無論如何不肯，說道：「有炎老同理老在，我如何能上座。」

趙恒惕說道：「潤之先生，你是遠客，今天的宴會又專爲你而設，我同理鳴是陪客，那有陪客上座之理。」

毛澤東說道：「炎老，鄉黨敍齒，在你老面前，我算什麼？」

趙恒惕說道：「潤之先生，將來你在政府作事，長期住在重慶，遇到同鄉開會，我同理鳴自然要僭居上席，但今日不同，今日是歡迎你遠道而來，又是第一次來重慶，所以你非坐首席不可。」

覃振也道：「潤之，不必客氣了，炎公說的不錯，這次宴會爲你而設，你們夫婦自然應該上座。」

毛澤東指指張治中說道：「文白兄，我們都是湖南人，你老兄是安徽人，才是眞正的客人，何況你又當過我們湖南人的父母官，更應當上座。」

張治中連連拱手說道：「潤之兄，千萬不要客

有炎老與理老在，兄弟也不能上座。」

趙恒惕聽到毛澤東喊張治中爲父母官，長嘆一口氣，勾頭看看覃振，問道：「理鳴，上次大火，你城裏房子燒光了沒有？」

覃振說道：「托炎公的福，還剩了一個後院，可聊蔽風雨。」

趙恒惕說道：「那眞恭喜了，兄弟可就慘了，燒得片瓦無存，日前要回長沙，眞不知道住什麼地方。」

張治中一張臉頓時紅得似豬肝一樣，毛澤東也覺得對張治中不起，頗爲尷尬。

賀耀祖說道：「潤之，你坐下吧！否則不能開席。」

毛澤東又向趙、覃兩人鞠一躬，才拖着藍蘋坐下，其次是周恩來與張治中對坐。

酒席很豐盛，洋酒海味樣樣俱全，賀耀祖盛了一小碗魚翅先放在趙恒惕面前，再添了送給覃振。

趙恒惕吃了一口魚翅，笑說道：「貴巖，今天眞是盛設，老朽最少有六七年未見過此物。」

覃振也笑道：「炎公，兄弟也多年未見過魚翅，到底貴巖是現任重慶市長，有辦法，能弄到這麼一桌酒席。」

吃魚翅，人所共知，每餐必具，所以也叨光吃了不少，可能就因爲過去吃的太多，這幾年便沒得吃了，這也是因果報應，半點都不錯。」

賀耀祖這時又裝一碗送到藍蘋面前，說道：「毛太太，你多吃一點，在延安大概是見不到的。」

藍蘋嬌笑道：「賀市長，你別把我們看得這麼寒酸好不好？我們在延安吃魚翅，只是家常菜。」

大家聽了藍蘋這句話都怔住了，毛澤東、周恩來都侷促不安。

只有鄧穎超卻洋洋得意說道：「賀市長，你想不到我們在延安，鮑參翅肚之外，還能吃到熊掌同燕窩哩！」

大家更加驚奇，覃振忍不住問道：「潤之，尊夫人同周太太說的話是不是眞的。」

未等毛澤東開口，鄧穎超又嚷道：「理老，我們要說延安有原子彈，也值得吹下牛，吃一些鮑參翅肚，熊掌燕窩算什麼了不起的事，犯不上說瞎話。」

毛澤東一句話也說不出，怔怔地看周恩來，周恩來也啞口無言。

趙恒惕笑道：「這眞想不到，潤之先生，貴黨自稱是無產階級，老朽卻不料無產階級的生活享受，好過我這有產階級太多。」

鄧穎超說道：「炎老，你會錯了意，無產階級只是本身不留私產，並不是不能吃好的，穿好的，你這種想法未免太寒酸。」

賀耀祖笑道：「周大嫂，說到寒酸，你也不能

到重慶時，吃了一次鯽魚，再三讚好吃，但是一問價錢又覺得太貴，告訴厨房以後不可再買，所以八年抗戰，委員長就吃過一次鯽魚，至於鮑參翅肚，熊掌燕窩，恐怕想也未想過。」

藍蘋插嘴問道：「賀市長，是不是當了大官，都要似委員長這麼刻苦？」

賀耀祖笑道：「當然不是的，你看我們今天不就吃到魚翅燕窩嗎？」

藍蘋點頭道：「這就好。」

張治中眼見藍蘋、鄧穎超兩人順口胡扯下去，毛澤東、周恩來非常窘困，就岔開話題說道：「近百年來中國人才以廣東、浙江、湖南三省最多，其他各省就瞠乎其後。」

覃振笑道：「文白兄太客氣了，貴省的人才何嘗少，抗戰八年，敝省共易了四個主席，兩位都是貴省人。」

張治中說道：「理老，這就抱歉得很了，不說也罷。」

毛澤東笑道：「文白兄，你說湖南人才多，也許是客氣話，但湖南人才確實有些，無論如何不比貴省少，但是，我們湖南人，內不入閣，外不封疆，這是什麼道理。」

張治中一聽毛澤東語氣不善，不便插嘴，只是苦笑。

毛澤東又說道：「兄弟所以鬧革命，就因爲這一點，要替湖南人出口氣。」

趙恒惕說道：「潤之先生，這個問題不應當這麼說，政府一向對湖南人不薄，湖南人在國民政府也始終居於領導地位，遠的不說，譚畏公便任過國民政府主席，又是第一任行政院長，何芸樵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多年。」

毛澤東陪笑說道：「炎老，那都是抗戰以前的事了。」

趙恒惕說道：「就說抗戰以後吧！程頌雲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南省主席，職權尙在一省主席之上，唐孟瀟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中央倚畀不爲不重，但是，他兩人幹些什麼事，你應有耳聞，我不說了，此等處又怎能怪中央。」

毛澤東說道：「我也只是說說而已，炎老不要當眞。」

趙恒惕忽然想起一件事，問道：「劉少奇先生近況如何？」

毛澤東連忙說道：「少奇同志很好，是我的得力助手，炎老認識他。」

趙恒惕笑道：「過去的事眞是無從說起，少奇先生在長沙被捕，幾乎正法，如果當時把他殺了，你今天不是少了一個得力助手。」

毛澤東一顆心霍霍跳了幾下，問道：「炎老，後來爲什麼把他放了。」

趙恒惕說道：「原來少奇先生是魯若衡的表弟，若衡到了省署力保，說是少年人一時無知，誤信邪說，走入歧途，希望給他一個機會，我當時接受若衡的意見，把少奇先生交保釋放，並送了一部四書給他，要他認眞讀熟四書，擔保百邪不侵，可惜他以後沒有聽我的話。」

毛澤東、周恩來都不知怎麼接腔，相對苦笑。

鄧穎超卻忍不住氣，問道：「炎老，照你的說法，馬列主義是邪說了。」

趙恒惕微笑道：「周太太，確實如此，但話不是我說的。」

鄧穎超說道：「誰說的？」

趙恒惕說道：「是你們自己說的。」

鄧穎超看看周恩來、毛澤東，問道：「我們誰說的。」

趙恒惕說道：「民國十三年貴黨加入國民黨時，已聲明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民國二十六年貴黨共赴國難宣言，又說明三民主義爲今日中國之所必需，願爲其徹底實現奮鬭。貴黨信仰馬列主義，卻信誓旦旦要爲三民主義徹底實現而奮鬭。究竟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孰爲大道，孰爲歧途，不是很顯然了嗎？」

鄧穎超被趙恒惕駁得無話可說，對着趙恒惕又不敢放潑，只好忍下這口氣，低頭夾菜吃。

趙恒惕說道：「其實，一個人不怕入歧途，最憂摸不着光明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摸到了光明大道，就要一心一意走到底，太平天國初起時，有一個大頭目叫張嘉祥，投誠後改名張國樑，隨着向榮轉戰千里，最後在江南大營被攻破時，在丹陽投水自殺。我們對太平天國的評價如何且不說，但像向榮、張國樑、石達開、李秀成卻同樣尊敬，因爲他們都光明磊落，表裏如一，不是二三其德，口是心非。」

毛澤東看透趙恒惕句句話都帶有玄機，不敢插嘴，只是夾菜吃。

覃振覺得局面太悶，問道：「炎公，你的佛學造詣又深了很多。」

趙恒惕說道：「談不到，只是藉唸佛懺悔過去惡因，當年帶兵從政，總不免殺人，所造下殺業，是一筆債，如不早日懺悔，一旦報應來到頭上，眞不得了。」

毛澤東驚了一下，問道：「炎老，因果報應之說，聽的甚多，你老能不能舉一兩宗實在的事情，我們聽聽。」

趙恒惕說道：「潤之，民國十年前後你在北京待過，聽未聽說過安徽督軍倪嗣冲。」

毛澤東說道：「當然聽說過，他是督軍團的領袖。」

趙恒惕說道：「此人我見過，比你矮些，也有你這麼胖，性喜殺人，有人屠戶之稱。但是，到了後來臥病四年才死，病時全身流水，腥臭不可聞，死時只剩了一副骨頭，所受之苦一言難盡，請遍中外名醫，不必說治病了，沒有人認出是什麼病。還是他們安徽人說出病名，叫做活化屍，是殺業太重，始有此報，你們說可怕不可怕，手操生殺大權的人，可不愼哉！」

中國抗戰實錄

【28】

辛亥革命與日本

其結果是我們中國自南到北都受到了日本的緊密包圍，從華北的門戶——旅順、大連，乃至於渤海灣，都被日本霸佔去了；因之，我們中國的所謂國防，已經是不復存在；還不僅如此，後來，日本連中國的國防建設都不允許了。

日本已經到了隨時可以威脅我們、滅亡我們的地步。（註：蔣總統「「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一九三四．七）

國父成立同盟會

這是蔣總統在民國二十三年七月的講話。處於這樣的危機感之下，早在和日俄戰爭結束差不多是同一時間的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國父孫中山先生就結合以「興中會」為中心的同志們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革命同盟會」，甲午戰爭時（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誕生的最初革命組織——興中會，經過了「日俄戰爭」那樣國際激流的洗禮，脫胎換骨，成長為更加堅強的革命組織！

清廷的「新政運動」

日暮途窮的清廷，在這個時期，又醞釀實行「新政運動」——就是要將在一八九八年僅僅維新一百零三天的「戊戌變法」之一部份，重行考慮實施。這是因為在日俄戰爭之後，中國國內要求改革政治的聲浪，日益高漲；以前曾經反對變法的慈禧太后，這時也被迫不得不採取改革的途徑。

一九○八年，清廷公佈了「憲政大綱」，宣示在九年內施行憲政。這個憲法，完全是日本憲法的翻版，例如：「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久尊戴（第一條）、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第二條）等詞句。

清廷為了制訂憲法，曾經派遣官員前往日本、英國、德國、分別考察憲政。奉派前往日本的載澤（皇族），從伊藤博文那裏聽到日本天皇大權在握，銘記在心，於是便打算那樣原封不動地搬回中國來。

清廷仿效日本到了這樣的程度，是因為日本的距離最近，學習起來也最便捷。而且第一：兩國體制相似，日本雖然說是立憲國家，但是憲法賦予天皇的權能頗大，議會的權力則受有限制，容易為清廷所接受；還有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制度，毋寧說是多半由中國學去的，由於維新而迅速成為世界強國，可見其變革的過程，非常值得參考。

語文方面的方便

第二：是語文的問題，和西洋國家的ABC比較，同樣是使用漢字的日本語文，假定在文法方面得到點門徑，縱使是不夠完全，但也勉強可以閱讀。一水之隔的日本，無論前往留學或考察，都是居於最方便的位置。

過去在「戊戌政變」失敗的康有為，便曾滙集日文書籍，彙編「書目志」，他在序文中提到：「泰西諸學之書，都曾由日本人詳加翻譯，我們不妨利用日本人的成果。是則泰西為耕牛，日本為農夫，他們耕耘，我們是坐享其成。」

的確，翻譯日本書籍的熱潮是在直線上升；不久之後，連學校的教科書，也都使用了譯自日本的課本。日本譯自歐洲的學術用語，也照樣地搬過來使用，像「哲學」（中文原譯「智學」）、「經濟學」（中文原譯「資生學」）、社會學（中文原譯「羣學」）等詞彙，都是由日本流傳而來，也成了中國的固定名詞。

尤其是在軍事方面，受到日本的影響更大，不僅有關軍事學的論文，就連軍事教程也是由日本導入，這個傾向一直延續了很久；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統一了全中國，當時所制訂的「陸軍典範令」，也還是來自日本的複製品。

依據日文譯本轉譯為中文而導入西洋文化，倒是發揮了一定的啓蒙作用；然而，另外的一面，就是連在東洋史、中國史方面，也都發生有倚重日本人著作、而使一部份的中國歷史學者受到日本學者影響的現象。

在這樣的風氣之下，前往日本的留學生急遽增加。中國最初東渡的留學生，是在簽訂「馬關條約」之年的一八九五年，只有四十四個人；但由於在日俄戰爭結束的一九○五年，修改了科舉制度，回國留學生可以經過考試而給予「進士」「舉人」的出身，敞開了入仕發跡的途徑，所以留學生在日本最多的時候，據說超過了一萬以上。

據日本資料，自一九○五年起，留學生人數激增，估計一時達八千人。蔣總統到日本留學是在一九○八年，留日熱潮已經越過了高潮的時期。

美國鼓勵留學生

美國在這個時候，撥出了義和團之亂所獲庚子賠款的半額，作為獎勵中國留學生的基金，也展開了對中國的文化交流活動關係。因此，在一般學術的範圍內，美國的影響逐漸增加

；但軍事方面，日本的影響仍然居於壓倒性的優勢地位。

民族的覺醒

日本經濟向中國的伸展，在日俄戰爭之後，迅速增長。據統計，在甲午戰爭時，兩國的全年貿易總額約四百萬兩，但在十六年之後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則增加了三十五倍，達到一億四千萬兩。中國的輸出爲農產品（大豆、芝麻、棉花）、煤炭、鐵砂等類；來自日本的商品，以棉製品、麵粉、砂糖爲主。砂糖是日本自中國割去的台灣所出產；則大豆爲東三省的特產，日本將之推銷販賣到歐洲市場。

日本的經濟侵略

在中國的日本投資，也有所增加，尤其是原料（棉花）和勞工容易就地獲得的紡織業界之進展，進步顯著，特別是上海地區，於一八九五年在楊樹浦創辦上海紡織公司第一廠，其後三十年之間，開設了二十六個工廠，佔了整個上海地區所有紡織廠的三分之二。在這些工廠中，有六萬以上的中國勞工，可是，日本則以低廉工資換得其工時較長的勞動，酷虐使用；直到一九二〇年中期，日本紡織的待遇，還是只有一般工廠的四分之三；而且爲了束縛因對待遇不滿可能有意離職的工人，乃建立了一個按月預扣其百分之五的薪金作爲儲蓄，十年之後一次付給的制度。

日本商社（貿易公司），在中國開始伸展勢力，也是在這個時期。三井物產、大倉組、三菱合資（現在名稱爲三菱商事）等公司，積極向大陸進展。此外，橫濱正金銀行（現在的東京銀行）、台灣銀行等金融事業，也在大陸開設有農事處及分行；其中，橫濱正金銀行且曾於一九〇六年九月，發行紙幣，在東三省流通使用，因此，東三省的金融，差不多爲橫濱正金銀所壟斷。

抵制日貨運動萌芽

像這樣地對華投資和企業進展，一直與日本政府的軍事和外交政策保有着密切關係，充分利用條約上的特權；並且和清廷的官僚勢力勾結，操縱廣大的中國市場，掠奪中國的權益。中國民眾，對於像這樣的經濟獨佔行爲，受到民族主義覺醒的鞭策，抵制日貨運動因而萌芽。

抵制日貨的典型事例是「辰丸事件」。一九〇八年二月，日本商船「第二辰丸」走私武器彈藥，在澳門海面上被清廷軍艦捕獲，日本方面不僅不承認走私的過錯，反而以國旗被侮爲藉口，向清廷提出抗議，以武力爲背景，強迫清廷釋放了「第二辰丸」。中國民眾對於事件演變的結果激憤不平，於是在廣東便發生了火燒日本商品的行動，而排斥日貨運動，和呼號恢復中國主權、收回被外國掠奪去的權利，再加上對於清廷「媚外外交」批評的聲浪，便一齊擴展到了中國各地。

日本借款掠奪利權

假藉「借欵」之名而實則掠奪利權的行動，在日俄戰爭之後也逐漸顯著。最初成爲對象的是設在湖北省的鋼鐵事業——也就是後來的「漢冶萍煤鐵公司」，該公司的前身，是由熱心洋務運動、促進產業政策的張之洞所創辦的「漢陽鐵廠」和「大冶鐵礦」兩個公營事業，一八九六年被盛宣懷向政府購買下來，其後在一九〇八年和萍鄉煤礦（在鄰近的江西省境內）合併。

一九〇二年，向二日大倉組初次借欵二十五萬日元，爲漢陽鐵廠事業資金；一九〇四年，增加了三百萬日元（大冶鐵礦向日本興業銀行所借），一九〇八年，又增加了一百五十萬日元（漢冶萍公司向橫濱正金銀行所借）。結果，該公司和日本方面所簽訂的契約，是在五十年之內，不得計較國際價格的變動，而長期間以固定的低廉價格供給日本大量的生鐵和鐵砂。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一九一四——一八年），僅及於國際價格八分之一以下的「不平等價格」，對日本輸出，爲日本的重工業發展而犧牲貢獻。

國際貿易入超的趨勢，與年俱進，中國經濟只有枯竭，民生凋敝；國民經濟都受到外國的操縱。（註：蔣總統——「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三・八）

帝國主義者的象徵

到這個時期爲止，列強各國所設的租界，達到了共同租界三處，專管租界二十六處之多，租界上駐有各國軍警，呈現出「國家之內還有國家」的現象。

在中國領土上，帝國主義者的軍警，可以向中國的軍警商民任意開槍，但是中國軍警卻不能對之還擊。如果是還了手，則帝國主義者們就以戰爭相恫嚇，軍隊、軍艦立則出動，最後通牒也送了過來。中國政府和民眾都恐懼外國，奸吏愚民更乘機活動，有錢的人都將資產移往租界，托庇於外國軍警保護之下；總之，中國的銀行、倉庫、貪吏、巨商全都以租界爲安身立命之地。本來，少數的外國軍警，只不過是帝國主義者的象徵，但對於中國的社會政治，竟有搤吭扼喉的威力。（註：蔣總統——「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三・八）

清廷已經感覺到革新的潮流不可強遏，乃不得不施新政，而以新政來粉飾政治的腐敗、外交的屈辱，欺騙國民；但是國民知道國家的外患是怎樣地迫切，清廷又是如何地無能，於是，國父所倡導的革命主義，才在愚昧無知的、無民族思想的社會中植其根柢。（註：蔣總統——「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三・八）

怒潮澎湃武昌起義

爲了對抗帝國主義和專制政治的雙重壓迫，革命行動，日益增高，終於發展向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九一至三九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參加北伐、逃出死獄

凡是認識邱淸泉的人，都覺得他有普魯士軍人的沉毅，有美國軍人的豪邁，有中國古代名將的忠貞，是一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又能統帥大軍、搴旗斬將的完備將才。古往今來，任何國家均有「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的感嘆；而邱淸泉將軍軍學修養淵博，實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

他之生前，早已被朱毛以下大小共軍怕極恨透，其奪人聲威，使得共軍在槍上遍刻「逢邱不打」「遇五不戰」的旦旦誓言，成爲活在每個敵人心坎中的尅星；共潛在偶像，只有德將隆美爾，堪與倫比。他的死後，共軍千方百計澄淸了他的存歿，並進一步找到忠骸後，卻史無前例地，將一個視爲眼中釘的敵將，重予厚殮安葬。像共黨那種絕滅人性的惡劣品質，居然自愧而對毀身成仁的烈士肅然起敬。

邱將軍之所以能成爲國家的支柱，民族的干城，具備高尚的武德，爲國効命盡忠，非一朝一夕之功，淵源有自，前文稍有敍及，十五年歲暮，在北伐軍次途中，寄父戎裝佩劍像片上，曾偶題一聯：「壯志手中三尺劍，雄圖胸裏十萬兵」，橫額並書「戎馬生活」，此寥寥十餘字，不僅可以看出他的抱負與志趣，且其由東征、北伐、剿共、抗戰，以至戡亂捐軀殉國，二十餘年間，幾經數百戰，所表現的「信國孤忠」，眞正做了「睢陽大節」，職級由少尉排長遞升至中將司令官，殉國後追贈爲陸軍上將，並經明令入祀首都忠烈祠，其非偶然耶歟?!

當武漢克復、江西底定後，經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將國民政府遷設武漢，民十五年十二月，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人員，分兩批先後出發，前一批至武漢，後一批則暫次南昌。

十六年一月，中央政治委員會鑒於東南底定指日可期，決議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設南昌，俟南京光復後，卽以南京爲國都。這時，共軍乘機向武漢方面國民黨員陳友仁、何香凝、陳公博等，挑撥離間，利用徐謙、鄧演達爲傀儡，在武漢成立非法政府，儼然與南昌之國民政府相對峙。

時邱淸泉爲軍校工兵大隊第一隊上尉隊長，奉令由南昌率領工、砲政三科學生赴武昌，返校繼續完成教育。適逢寧漢分裂前後，共黨在蘇俄政治鮑羅廷幕後操縱之下，與其所謂左派（按汪兆銘、甘乃光等而言）相結合，大肆攻擊張人傑，企圖藉驅張而使蔣總司令孤立。

共黨旣控制武漢，幾個以職業學生的共黨份子如吳道南等，在軍校同學中大事活動，經常以陳獨秀所主持的「新靑年」「嚮導週報」等刊物，暗中分給同學閱讀，散佈共產毒素，只要不拒絕，什麼「資本論淺說」「共產主義ABC」等等書册，則源源不斷的會擺在你的抽屜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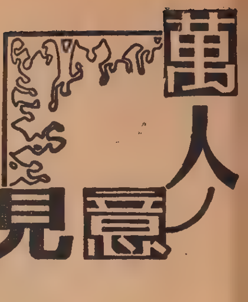
時間稍久之後，同學中誰是CP（共產黨），誰是CY（共產靑年團），都可分析判斷論定。邱淸泉爲反對左派「靑年軍之聯合會」，會參加「孫文主義學會」，指責共黨爲蘇聯走狗，被共黨逮捕拘於漢口楊森公園；同時被拘者，尚有彭孟緝、梅作梓、楊引之、薛馭、游傑等二十餘人。獄中半月鬪將處以極刑，彼等爲死裏逃生，乃私議密商，終於設計以暴力擊斃守兵，破獄奪門而出，四散逃逸。邱淸泉旋卽化裝乘日輪赴京。抵京後，最初派在黃埔同學會中服務，是年六月改任總司令部訓練處少校科員，越五月調任侍從室少校副官。翌年元月，復出任第九軍第三師補充團三營營長，駐首都之棲霞山風景區，因參加龍潭之役有功，十二月升任軍校第七期學生隊中校隊長。

民國二十年，政府有鑒外患內憂頻仍，正從事於埋頭建設，致力國防，以後六七年間，國家的飛躍進步，是可以按月計程，彰彰在人耳目之中。邱淸泉以而立之年，晉任上校官銜，擔任陸軍第十師第五十九團團長。是年秋初，應賀君山（衷寒）約，出任豫鄂贛三省剿共總司令部政訓處科長，並經常爲掃蕩月刊（後擴編爲掃蕩報）撰文，展開對共黨鬪爭宣傳工作。

賀君山先生是黃埔一期畢業生，曾赴莫斯科陸軍大學深造，對蘇俄問題有全盤性的深入硏究，國人素有譽爲「蘇俄通」之尊稱。其發起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奠立淸黨剿共的基礎，深得最高當局的器重，命令擔任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在卸任南京特別市黨部監察委員後，接任江西剿共總司令部宣傳處處長、星子訓練所所長，並兼訓練總監部國民軍事教育處長。後來隨着剿共軍事的轉變，改任豫鄂皖湘贛五省剿共總部政訓處長等職。

賀氏因在職期間的政績昭著，旋卽升任軍委會政訓處長，全國的軍隊政訓工作，皆爲其領導規劃釐訂。邱淸泉與他過從甚密，而君山先生亦依其爲左右手，彼此相處極爲融洽。

這時，對共軍三次圍剿，先後均告失敗，於是蔣委員長坐鎭南昌，確定「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指導方針，調集中央軍六十軍之總兵力，編爲東南西北四路軍，以黨政軍聯合作戰之總體戰，採用德國顧問塞克之建議，以處處設防、步步爲營方式，實施隔離、封鎖、包圍、殲滅的政策，諸路併進剿，幾經鏖戰，共軍紛紛潰逃，勢力大爲削弱。（四）



老萬朋友滿天下 獲得廣大讀者支持

打不死的精神

為正義奮鬥、有打不死的精神的萬老兄：

半年來有幾件令我難過的事，跟着發生先後的次序，就是：(1)香港遣返由大陸投奔自由的難民；(2)蔣總統逝世；(3)棉、越易手；(4)星晚停刊大作，對不起讀者，也對不起國家！

在六七年本港被「左仔」騷擾得風雨飄搖之時，閣下大義凜然地，口誅筆伐，掃蕩妖魔，安定民心，貢獻之大，令人無法忘記！

今日世界混沌，前途險惡，不願喪失自由，不願葬身極權的人們，亟應發揮大仁、大智、大勇，集中火力，向敵人掃射，方能達到救己救人的目的。閣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始終一貫的大丈夫作風，董狐之筆，振奮人心，實有不可估計的力量！星晚當事人竟然不分善惡，不辨是非，自毀長城，太可痛心了！莫非是看風駛𢃇，準備投靠？廣大讀者要設法糾正它！進一步還要杯葛它！

我以萬分誠意向您表示支持和安慰！祝

奮勇邁進！

讀者梁長謹啓（五月十一日）

早日另覓新地盤

萬人傑先生：

本人過往是星島晚報「牛馬集」的長期讀者，亦都是幸獲贈「永不死亡的愛」一書的讀者之一。我之所以喜愛閱讀星島晚報，就因為喜愛生活圈裏之「牛馬集」與及另外有三數位之大作，如伍卓琪醫生所寫之「飲和食德」等。（飲和食德之文章可否請伍醫生轉往萬人週刊繼續撰寫呢？）

一份報紙之能暢銷，正如萬先生所說：猶如牡丹與綠葉，故此，星晚撤銷生活圈後，本人再沒有閱讀星晚了，改為一星期買一份，因為街頭巷議尚仍然有刊登。

老實說：任畢明的雜文（罵共產黨）過去我在工商日報和香港時報亦看過不少，今萬先生將他的創疤和底牌揭穿，眞是一只投機文醜卒子。但這位老總為了遷就這只文醜，將「生活圈」撤銷，實有點過份，對萬先生自尊心是很大的打擊。萬望先生早日另覓地盤，繼續吐出市民之心聲，是所企望！

讀者潘培倫草（五月九日）

今日救國較抗戰尤艱巨

萬先生：

先生失去星晚之地盤，使人非常惋惜！這不獨是先生個人損失，也是讀者們之共同損失啊！

先生是愛國和救民之文化路明燈，不同時下東歪西倒毫無立場之國事論者。先生之崇高，有口皆碑。不過，先生以全副精神，去做打蒼蠅之工作，未免大才小用。目前救國之工作，比抗戰時尤為艱巨，所以筆者不能不向先生，畧進片言，藉以擴大愛國人士之共同努力。

筆者在抗戰時，也曾回到祖國，參加過救亡大業，雖然貢獻微不足道，但對於國家問題，總比一般人沒有經過那時的場面者，畧勝一籌。今天南越阮文紹總統之失敗，也是由於他沒有接受過歷史教訓。假如我是他的話，可能南越不會不戰而亡，人之思想距離，每有鑄成大錯。

我們在一個小圈子裏，去衡量國家大事，未必中肯，正如古詩有云：「如何紙上談，每欲建功名，君看雲台上，何曾有書生？」是的，一個人的時光有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信不我欺。尤其是今天之科學發達，從某一專門科去研究，窮一生之精力，也感覺所得無多；政治和軍事，同是有其深奧複雜之處。

抗戰時之中堅份子，是由那方面人去負責？七十年代的今天，能否找到當年之人物嗎？事實上不容易找到答案。無可否認，外援又是勝利決定之因素。時勢各有不同，我們是不能期望那時之奇蹟再有出現。目前惟有以政治力量，來吸引全國人民之效忠，但我們要知道，密密的各方電文，都找不到青年人對國事有任何關心，和抗戰時的青年團體，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到底是蟻民，發言力量是渺小得可憐，左也不聞，右也不聽，不若美國人民制度，人民之聲，可以推翻政府。若然永遠要說恭維和奉承句語，無疑是站在開倒車之時代矣！共方之高壓手段，人盡皆知；自由方面，也是難逃限制之阻力，人民之感覺，根本是無所適從，所以青年人都走向自我麻痺之道路，或為對方之宣傳所吸收。

萬先生！筆者以為：沒有一個廣大民意組織，是無從發揮我們的志願，「四海一家」，是否可以成功？請在「萬人雜志」內一談好嗎？我很想加入為成員。

讀者向義敬上（五月十三日）

要任麻子許毒願

萬人傑先生：

最近先生為文揭發批臭文丑任某，可謂大快人心。文丑的劣蹟醜行，文化界大多心中了了。這種三二其德的小人早應掉進垃圾焚化爐，免得他再放臭氣害人。任某落水有據，崇攏不遂是鐵一般的事實，中華民國政府無可能不知情，或許以為任某經此南柯一夢的教訓會幡然圖改，切實做人，因此實行共棄我取的政策將之納入反共陣營，不惜厚以鉅資。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撤旦歸根是撤旦，他為財而來，亦會為財而去，此種人絕

對不可靠，不信的話，我們可以檢討一下他自港共暴動以後他寫過的文章，他的反共態度，是打「因住波」的，且表現得極其勉強。以他的個性論，暗中搭別的門路也不足為奇。也許我都猜錯了，但我以為任先生要表示自己清白，必須做到以下幾點：㊀反共是中華兒女份內的事，不應講求代價，來自政府的金錢，要自動放棄；㊁反共是光明磊落的事，不該隱姓埋名，藏頭露尾作中立狀；㊂支持政府的反共政策及批評小爬蟲不見得光的活動，是自由報人應盡的言責，任某不該再採敵視態度；㊃由於任某過去的歷史齷齪，其個性又復投機善變，人們對他絕難有好印象，為了表明心蹟，任畢明宜乎在他的地盤裏，斬雞頭許毒願曰：「我任畢明反共到底，以後絕不三心兩意，違此誓言，天誅地滅。」苟能如此，人們對他的觀感或許多少有所改觀也說不定。我不是強他所難，因為歷史不清不白的人，活像發瘋佬一樣，人們見到他便掩鼻疾走，說過一次狼來了騙人後，下次要人相信他在說真話倍覺困難了。任畢明要表示他確實以遷地為良、做到上面的幾點是不能缺少的。

閣下批評任畢明在快報登出的那篇鼓吹台灣無望的社論，因而觸礁，精彩的「牛馬集」被撤銷了，那不僅是閣下的損失，更是自由文化界失落了一個堅強對罪惡作戰的堡壘，值得開心的大概祇有任畢明與中共。星晚生活圈登出曾憲光那篇「血洒白雲山」，此文寫得真實而動人，據你說也被人命為徇私，那麼，為了維護任某而將你最受讀者喜迎的「牛馬集」撤銷，這又叫什麼呢？我想知到當讀者發覺其所喜愛的報刊，失去其喜愛的作品時，除了向該報老總投訴外，可向什麼地方投訴呢？報館裏可有為人申訴冤情的青天包大人？

讀者番禺簡上
（五月十日）

讀者聯合辦「萬人日報」

萬先生：

自從一代巨人蔣公逝世後，我心情一直非常沉重——悲痛，惟有化悲痛為力量，去完成蔣公反攻復國的遺志。

最近星晚不見「牛馬集」及後在萬人雜誌上才知道被人腰斬撤銷，此使我悶悶不樂，因「牛馬集」是我們讀者的精神糧食，也是市民正義的心聲，更是興革香港敢講的專欄，而且是反攻復國的堡壘，一旦沒有了，使我們讀者的一大打擊，多麼憤恨傷心。所以我在心情傷感與激憤中有點意見：㊀星晚掛起中華民國的招牌來扼殺市民正義的心聲，摧毀反共的堡壘，打擊讀者的精神糧食，我們讀者要齊起來抗議；㊁建議讀者聯合起來辦一份「萬人日報」能夠為市民正義而說話，能夠興革香港政府，繁榮安定香港而敢講的報紙，能夠打擊左右逢迎的邪說，能夠鞏固反共堡壘，使我們更堅強打擊敵人，我要喚起志同道合的人團結起來，一致行動，以上是我的心意。

你的牛馬集、萬人雜誌讀者丘八謹上五月十二日

我和我的朋友誓為後盾

萬先生敬啓，您好：

本人自七二年逃亡到香港後，長期來都是星晚的忠誠讀者，尤更敬佩先生您不折不撓的硬骨頭精神，對於先生的崇高品質，免內心深感佩服及

借鏡為鑑。但自上月三十日看完先生那篇「英雄淚」後，當時即感到很納悶，莫非先生有什麼問題發生了？為什麼會寫出此篇東西？接着在「第七版」的下角，以一個小小的方塊啓告讀者們云由「明天開始撤銷本欄」，初起，我祇以為是撤銷那些「學究專家」們，誰知卻是撤銷了全版。自五月一日到如今，每當我工餘捧讀訂閱的「星晚」，使似失去了什麼似的，心中總有一種無法可以形容的難過，為了解開心中的納悶和找尋答案，本人特由荒野外乘車回市區購買「萬人雜誌」，原來才知道先生您是因「堅持正義」而「得罪」了「文丑」們至使到被逼離開「星晚」。而迫害您的是一個依靠台北政府津貼的所謂「學者」。我除感到此人的「不知所以」外，更決自即日起，不再訂閱「星晚」看，以示本人抗議「星晚」當局的失策做法。更衷心地祝願先生您能在維議正義，小爬蟲們，在與毛澤東的爪牙及其代言者，在我的朋友們的鬪爭中更堅強地幹下去！而本人及我的朋友們都誓言做您的堅強後盾！

漂流客頓首敬上
（五月十四日於新界）

向政府反映意見

萬人傑先生：

你在星晚的牛馬集突然失踪，讀萬人雜誌才知道閣下因批評任畢明而闖了禍，恕小弟孤陋寡聞，在下雖然喜愛閱讀，什麼類型的報刊雜誌都涉獵過，方是從未見過署名任不名的文章。任畢明究竟是何方神聖，連批評他一下都不得了，何霸若是？你說任某掛圖中央社特派記者之名，干勞美

金數百；又[illegible]一本雜誌報銷數千元，這本雜誌叫什麼名稱，在什麼地方可買到，可否告知？因在下從未在報攤或書店看見到任某主編的雜誌，想購一本欣賞下他的才華也無由。中華民國政府每月送他數千元，可待他不薄，本應有所表現才是，胡為還寫黑文放毒？小弟不敏百思不得其解。封建時代的人明白食君之祿，擔君之憂，講義氣之輩，也懂得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的道理，任某自詡飽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竟食碗面反碗底。以前我從沒聽聞過有任某其人，讀閣下的文章，才恍然憬悟到任畢明三字，早已使人掩鼻疾走，以後為文，只好隱姓埋名，或用不名、南蠻取代了，但一樣被人揪出批臭，殆所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其斯之謂也！原來星晚副刊的朋花集是出自任某手筆，小弟才疏學淺，本無資格批評任某的文章，這裏只好談談我對任某文章的感受。任某文章的特點，從劈頭到埋尾，左引個典右引個故，之乎者也，賣弄一番，文章沒有中心思想，鷄零狗碎的湊在一起，讀之往往使人覺得一頭霧水，不知他在說些什麼。硬要找一樣相似的話，他的文章也許只像巫婆的咒語，是解人難索的標準密碼文。如果說文章有文氣可尋的話，他的文章就瀰漫着一股邪氣。諺云，有諸內形諸外，一點不差。他給我的印象，說好聽點是老師宿儒；難聽是三家村老學究。這類人寫這類文，長期在星晚霸佔地盤，據說於茲二十餘年了，可謂奇蹟！我贊成先生的主張，反共本諸良心血性，不應向政府拿錢。任畢明以前向政府拿了這麼多的錢，縱使不用回水，以後也不許再拿了，此點我們要切實向政府當局反映意見，必要時實行簽名運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我認為任畢明這人投機善變，絕不可信賴，應將其不可告人的歷史向有關當局稟報，同時任某人的所作所為太混帳，太豈有此理，先生要繼續窮追猛打，莫用手軟，是所厚望。

你的讀者方江朗上
（五月九日晚）

赤誠擁護蔣主席
領導實踐總統遺訓

編輯先生：

我們是一群近年先後由大陸投奔自由成功的逃港青年，曾先後去過台灣各地觀光和參觀，對中華民國政府寄以莫大希望，希借貴刊一角，表達我們對中華民國執政黨選出適當領導人表示熱誠擁護與支持，希望貴刊不嫌俚俗，予以刊登，感激不盡。

聯絡人：鄧本強

欣悉中國國民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臨時全會一致推選蔣院長出任中常委會主席，我們大陸逃港的青年都不由自主地發出由衷的歡呼，並表示赤誠擁護。

總統蔣公的遺訓，給予八億同胞無窮的希望，實現這個遺訓，正是八億同胞共同的心願和目標。

我們雖然不全是國民黨員，但我們都與國民黨有着共同奮鬥的目標，那就是：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和堅守民主陣容。我們都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惟有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才能領導我們為實現這目標而奮鬥，才能把我們帶回故鄉與親人團聚，才能使全國同胞共同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

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也是歷史賦予中國國民黨的一項光榮任務。在總統蔣公逝世後，中國國民黨只有在建立起一個新的、堅強的、為全黨全民所信賴的領導中心，才能夠完成這項任務。

蔣主席的一切，完全符合這些要求，是最理想的領導者。

正當世界上瀰漫着姑息主義逆流，我們遭受到外交上的挫折，他毅然肩起行政院長重擔。

他大力地施行政治和社會革新，使政府更親民，吏治更廉明。

他悉心造就和選拔人才，使人們能發揮所長，貢獻國家，從而使全國人民達到空前團結。

他堅定主持十項建設，為建立國家基礎工業及今後經濟建設的持續發展打下良好基礎。也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提供最好的藍圖。

他高瞻遠矚，大力地建立國防工業，使我國復興基地形更鞏固，反攻力量更為壯盛。

他愛護青年，接近民眾，體察民情，作風平實，得到全國人民的擁戴和支持，也正表現出他全心全意服務大眾的決心。

因此，我們堅信，在蔣主席為首的國民黨新領導中心下，一定能完成奮鬥的心願，只有以蔣主席為首的國民黨新領導下，才能夠帶領我們達到復國建國目標。

我們除表明心迹，赤誠擁護外，一定貢獻出我們的心力，努力奮鬥，那怕是流血犧牲，在所不惜，不達目標決不止。

一群大陸逃港青年敬上
（六十四年五月九日）

中大學生
民意調查

萬人傑兄：

我最近用一個驚人題目「假如中共收回香港你怎麼打算？」問了二十個人，結果如下：

㈠十三個人準備逃亡佔百分六十五（香港居民七人，前大陸逃亡抵港者六人）。

㈡一個人準備自殺佔百分五（前國民黨逃港官員）。

㈢一個人準備投降佔百分五（香港警察）。

㈣二個人準備附共佔百分十（香港居民一人大陸來港工人一人）。

㈤三個人準備歡迎中共接收香港佔百分十五（國貨公司職員左派份子）。

筆者覺得很有趣，各人出身不同，觀點不同，想法不同，最識時務者有百分六十五的比例選擇逃亡。

中大學生良智調查報告
（七五年五月十日）

任麻子如此神通廣大 這回可能靠攏成功了

編輯先生：

由萬人傑先生在星島晚報的「牛馬集」被抽，以至整版的「生活圈」被撤銷，任某人居然有這麼廣大的通天本領，連萬先生在上期的貴刊中也說「百思不得其解」，作為局外人的讀者，自不容易猜測，但貴雜誌最近一期的幾篇文章，卻使在下不期而然地作出了以下的假說。這假說是——任某人的「靠攏」這次被接受下來了，被接受的原因第一就是要打擊萬先生，其次是被當作一隻卒子安置在本地一個最龐大的報業機構中，作為代理。除非如此，偌大一個報業機構看來是不會這般的遷就那位老先生的。

星島晚報能擁有廣大讀者，自有它的優點；這些優點當中又以立場嚴正是首要關鍵。副刊文字中，萬先生的文章可以說最能吸引讀者。筆者雖未做過統計工作，但在認識的人中，看星島晚報而不看萬人傑文章的絕無僅有；光為了看萬人傑文章而買星島晚報的則大有人在。以上情形，相信本刊讀者都會同意，現在少了萬先生的文章，該報銷數能否如前，誠屬可圈可點。

本週日（五月十一日）星島日報的「娛樂一週」附刊裏，有一版是介紹一群名為「武林奇人」的雜耍團，其中有一個是「來自台灣的萬人傑」，週刊還用昂貴的彩色版刊出了他們在耍雜技時的照片（現剪下這彩色版附信內寄上。這群雜耍團的名字也在麗的電視的廣告出現，據說他們將在利舞台公演。）這一着當然不會是「巧合」，而是有意要使萬先生「小丑化」，好使一些不認識萬先生的人產生錯覺。看來任某人不會花這麼大本錢，搞一隊雜耍團來作弄萬先生，唯一的解釋就是左派勢力已滲入了這個報業機構。不然的話，刊出這樣一個「萬人傑」的形象，作為老板對待一個多年的伙計也不應如是。準此，這個一向被承受中華文化的自由中國人士認為是立場穩健的報張，至少在尊敬萬人傑先生的讀者群中，已失去它的信用。

至於任某人在台灣領取大筆津貼，在本港辦一份宣傳刊物，成績則千眞萬確地「等於零」，這是本港文化界人士所共知的事，而任老先生卻能平平安安「幹」下去，歷久而不衰，這使在下產生另一項假說——任老先生蓋老於此道，已向有關方面「搞掂」。

年來在下的一些旅台還是異口同聲地說：台灣仍存有官僚作風和貪污現象。這是使我們這些遺民聽到了覺得痛心不過的事，還希望國府當局能下大決心掃除這些不合理現象。在下這些「假說」雖還沒有得到確鑿的證據，但卻是有根據而言的，如果這些假說能夠成立，則任老先生已經不希罕的那筆津貼了。

讀者杯渡士（五月十四日）

中共統戰畫册 宣傳手法低劣 內容破綻甚多

最近市面上出現一本「台灣與中共空軍比較」畫刊，由於筆者曾在中共空軍部門集訓，所以滿懷興趣，購買一本回家仔細閱讀，可是大失所望。

其一為除了封面和封底的米格機的確是塗有明顯的中共空軍標誌外，其餘內頁的所謂中共空軍飛機畫片，沒有一架眞正屬中共所有，幾乎全是蘇聯空軍標誌，例如第四、六、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各頁所刊印之圖片，其中第五頁[illegible]；第六頁波蘭空軍，全是外國標誌。拿這樣的材料刊出，只能騙無知的大鄉里。除標誌問題外，內頁刊出中共軍機編號全是二位數，如第四頁的〇八，第十二頁的三〇、四九，第十三頁的一二，十四頁的五三，可以證明這些飛機全不屬於中共軍機，因為中共空軍和中共陸軍一樣，為了保密，編號全為四位數，如封面上的7027和7035那樣。

內容方面，二七至三十頁所謂美空軍上將魏爾森所「作」的「參觀記」，筆者覺得熟口熟面，定神一想，原來是在共黨宣傳刊物七十年代所刊登的舊料。這篇「參觀記」稍有分析能力的人，一看就知道根本不會是空軍上將所作。大家想想，作為台灣的盟國——美國（目前還是）的空軍上將，會說出如下的一段話嗎（見第三十頁）：「假如台灣執政者心平氣和，摒除私見去了解中國大陸目前動態，就不會存有如此深的成見。國家分裂總不是一件好事，在中國歷史上，每當國共攜手合作，就能幹出許多有利於國家民族的事情……」這篇「大作」，其實是當章士釗來港企圖作統戰陰謀時中共泡製出來的統戰文章。至此，我們明白「台灣與中共空軍比較」出版目的，在「七十年代」已暴露了它的狐狸尾巴，銷路越來越少，中共除規定香港、澳門一切左派機構必須定購外，市面上簡直沒有銷路，於是改頭換面，出現了這麼一本貌似中立的宣傳品。

這本畫刊最惡毒的地方是在於宣傳台灣反共無望，最明顯的是封面上的二個標題，「台灣反攻大陸將死二千萬中國人」，和「中共[illegible]一千

架戰鬥機解放台灣」；但裏面卻沒有說明爲什麼台灣反攻會死二千萬中國人；中共進攻台灣損失一千架飛機而已。

使筆者覺得奇怪的是，既然標明「台灣與中共空軍比較」，但爲什麼只談台灣和中共擁有的軍機性能（當然是中共優台灣劣）和韓戰時，中共空軍與美國空軍作戰的威水史（其實是一廂情願），而不談談中共空軍與台灣空軍作戰實例？（例如一九五八年台灣海峽空戰）。無他，因爲中共空軍之傷心史不敢拿出來見人。

該畫刊說，相片珍貴，絕對無法僞做，但是筆者必須指出，印在封面封底上的「在台灣海峽上空一起飛行的中共和台灣戰鬥機」是屬於僞做的，稍有空軍作戰常識的人都知道，當敵對雙方戰機在空中相遇，首先要扔掉附在機翼下的副油箱，副油箱的作用是增加攜帶油量，延長續航力，但作戰時會妨碍爬高速度，和轉向靈活，因而必須立即扔掉；該圖所示，中共和台灣戰鬥機均還附有副油箱，難道他們在天空中這麼滋油淡定「拍拖」乎？其實是將雙方軍機，各個例行飛行，硬砌在一起。其次，在第七八頁的「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在北京機場上攝得相片」和「中國自製F9第一次在華南出現時的唯一照片」也屬僞做，因爲一來沒有標誌；二來既然飛機飛上天空，必須將三個輪子（前一後二）縮進機身，最低限度當飛機在跑道滑行要離地時，前輪一定收起。讀者如有不信，可到啓德機場看看飛機起飛情況。

可笑的是該畫刊在刊登二幅台灣空軍駕駛員的相片，竟寫了如下二段說明：一台灣駕駛員，全身上下，除了內衣褲外都是美國製造，可知美援之威力」。「台灣空軍是全副美式裝備的最好證明，除了中國人面貌外，其餘全是外國味道」。其意思是爲台灣空軍，全靠美國援助。但看看中共瀋陽飛機製造廠不也全是外國人嗎？如果說圖片中的外國人是在參觀，但沒看到圖中有一個人在圖中翻譯和帶領；另在第十二頁更登出蘇聯駕駛員於一九六三年替中共空軍工作的情況。應該特別注意的是一九六三年已是中蘇共公開分裂和中共大唱其自力更生之後。

該畫刊並未解釋「台灣反攻大陸將死二千萬中國人」，因此，筆者有必要替它解釋。早在一九五八台峽風雲和一九六〇年大陸大飢荒，餓莩遍野的時候，中共深恐台灣反攻大陸，因而下令沿海各軍政部門，當台灣國軍登陸槍聲一响，首先全部槍殺在其控制下的所謂黑五類份子及其家屬，以免他們充作國軍的兵源。可見中共害怕的不單是台灣的六十萬國軍，更害怕在大陸水深火熱，飽受中共摧殘迫害的千千萬萬的中國同胞，這就是「台灣反攻大陸將死二千萬中國人」的來由了。

該刊承認，一旦國軍反攻大陸可成功佔領（應爲光復）廣東、福建和浙江三省，這三省將近有一億人口；如國軍有充分的軍官人材和戰爭物資，可迅速擴充反共義軍。在經過二十多年漫長艱苦的歲月，中國大陸同胞包括工人、貧下中農、共幹、共軍早已看清了中共一小撮的醜惡和殘忍的眞面目，毫無疑問他們將會珍惜爲自由而戰的機會。

該刊又一廂情願的吹噓，在台灣反攻大陸的第三個月，中共將僅以損失一千架F6戰機的代價「席捲」台灣，這簡直是神語。請問要「席捲」台灣的中共軍以什麼運輸工具渡過台灣海峽而不會遭受台灣在海上的截擊？坐「天方夜譚」中的「神毯」乎？其實，早在一九五八年彭德懷垮台，林彪上任後，林彪已在內部報告中承認「解放台灣」無望，單是進攻金門，林彪估計將會有三十萬共軍在渡海途中傷亡。而登陸金門灘頭陣地攻防戰中，又最少要傷亡二十萬共軍。進攻台灣、澎湖，估計要傷亡八十萬共軍在海面上。

至於在台灣各地的戰鬥，還得傷亡五十萬共軍。在這過程中，還得防禦國軍反擊，在大陸沿海登陸，屆時中共捉襟見肘，反而被台灣「席捲」大陸。至此，我們就不難明白，中共二十年多來只是空喊「解放台灣」，不見諸行動，反大唱「和平統一」高調，因爲中共心知肚明，現在共軍士氣及民心所向，已非二十多年前中共席捲大陸時所能比擬。「解放」無望，只得幻想以不戰屈人之兵，大耍統戰陰謀，以種種方法宣傳「台灣無望」，達其統一之幻望。「台灣與中共空軍比較」正是販賣這種貨式的宣傳品。此畫刊要批駁之要點及種種馬腳甚多，筆者不再一一列及，僅望廣大讀者協助消毒！

莊懵（四月三十日）

中共統戰可以休矣
利用戰俘陰謀難逞

萬人傑先生：

本人乃牛馬集長期讀者，現欲提供管見，以便先生能於專欄上發表，以駁斥統戰份子之陰謀。

事緣近日中共放出十名所謂「戰俘」到港，揚言欲前往台灣，雖我中華民國政府准其以難胞身份，向難胞救濟總署申請辦理入台，但彼等以非難胞爲藉口。雖全港正義報紙均揭發其統戰陰謀，但本人覺得仍未能直接指出其拒絕向救總申請爲不當者，現本人有良好理由，供先生提出，以使其技窮。

查中外古今，凡爲戰俘，當逃出俘虜營後，定當用盡種種方法，走回後方；如果一名陸軍戰士，被俘後逃出，當遇見己方軍艦，一定登艦表明身份，請求救助回後方。難道他會以自非屬海軍單位，拒絕向己方軍艦求援嗎？

那些所謂戰俘不肯向救總申請，正等如陸軍不肯向己方海軍求援一樣，荒天下之大謬，滑天下之大稽。

一長期讀者上

文員要求改善待遇 港府採取拖延政策

萬多名政府文員深表不滿

萬人傑先生：

很感謝你在去年十二月刊出鄙人所寫有關政府文員向政府要求改善待遇的信和對我輩文員的同情。

去年十月官方與會方代表成立的聯合委員會是以三個月爲期的，而最近我會曾通知所有文員同工謂該聯合委員會所有工作已於二月中完成，並由雙方代表簽訂了協議。照理政府應該早就可以公佈該會一切情形及着手調整我們的待遇了。可是至今已逾兩個多月，一點消息也沒有。我們許多同事曾向文員會查詢有關三個月的聯合委員會工作進展及結果，可是由於會方和官方曾有協議即在該會工作進行中任何一方不可洩漏消息，會方只勸諭我們忍耐的待官方公佈。

現在事實證明官方是在玩弄手段，經過三個月談判有結果而不公佈，又要我們會方不得洩漏任何消息，官方既缺之誠意改善文員的待遇，又運用手法分化我會和會員的關係，因爲我會謹守諾言不能向會員有所交待引致許多會員誤會和不滿。

在目前社會經濟情況影响所及我們會方早已要我們所有文員不要存有太高的理想，可是不合理的薪酬制度和文員所受的長期不合理待遇卻是要改善。目前事實表現，政府是缺之誠意和漠視萬多名政府文員的合理要求，我們的忍耐已到了極限，除非政府認爲所有文員毫無作用，否則就應該立刻使我們得到一切合理的改善，使政府行政的最大基層能安心地工作，發揮更大的力量，爲廣大市民服務。

最後我希望所有政府文員明白要爭取更好的待遇，就應該更加團結，從速加入文員會，使我們的會有更大的力量，使政府再不能裝聾扮啞。同時，我再次感謝輿論界和市民大眾過往對文員的同情和支持，並希望以後能繼續下去，支持我們。尤望萬先生能加以援手，造益我輩文員同工是幸。

近來政府將所有低薪公務員的生活津貼扣除，使他們百上加斤，我們覺得政府高官們的錦上添花般的房屋津貼也應酌量減低，免致貧富更懸殊，才是公平合理的政策。

鄙人才疏學淺，本來沒有資格舞文弄墨，可是有關係本身和同工們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和政府的拖延政策有所不滿，故兩度寫信給你，希望不要見怪，並多加指教！

邵剛上（四月二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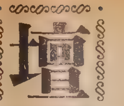
中共搞統戰 還是差一皮

萬人傑先生：

客套話不說了。自六七年暴動以來，弟每天卻拜讀大作，近日對十個戰犯的談論，甚合弟意。弟以爲中共搞統戰，爲什麼不趁蔣公逝世時，來一套把戲，諸如派員往台北弔喪，歡迎蔣公遺體運返南京或浙江奉化安葬，國喪日在福建沿岸每隔半小時炮鳴一响致哀，相信天眞美國人，一定大讚中共化敵爲友。

高仰亭謹啓

（四月廿八日）

萬人詩

壇主封淑英

「詩」小樓春曉　陳鐵兒

深宵犬馬掩雞聲。壯士如今不尙名。花落花開誰管得。一場春夢過黎明。

夜來風雨落花多。透閣春光鳥語何。客裏興懷無此聽。鄰家日夕播新歌。

星河耿耿露天光。十二樓中已豔妝。讀罷宮詞無限恨。野塘惟羨宿鴛鴦。

殘月風前柳淡疎。桃源花影隱幽居。鐘聲驚破懊儂曲。我喜晨興早讀書。

鳳城靄靄望朝暉。雙燕圖中起欲飛。吹徹玉笙高處暖。春風無賴入書幃。

昨宵一刻値千金。歌管樓臺動我吟。但願惜花人早起。春陰常護海棠心。

深巷尋春夢美時。春風羅幙半簾垂。賣花聲裏人催起。一覺醒來便有詩。

神秘之夜揭曉時。今歲傷春另有詩。居中抬望朱門怨。惆悵花前露未稀。

「詞」小樓春曉調寄菩薩蠻　區季子

觀塘豈遜高唐暖。詩雲易惹春雲倦。樓燕噪檐牙。鼻雷沸帳紗。　侵晨無個事。那許元龍起。風惠上綢繆。飛香伴夢遊。

前題調寄南州春色　劉雲閣

江樓小，足從容。宵來莊夢，栩栩舞芳叢。日影穿窗鶯縱喚，料峭怯東風。謾道聞雞起舞，情天當仕，老矣昔英雄。　況有花光映檻，交飛燕子，酧唱簾櫳。韶景如斯、春閒堪遣，何必羨，天外歸鴻。但願青青常在，頑似臥雲松。

前題調寄西江月　潘學增

溫暖三春賞玩。滂沱一夜淒清。今宵深巷賣花聲。乍對菱花顧影。　戶外飛來小燕。窗前聞有啼鶯。良人重利別離輕。書促刀鐶不應。

前題調寄玉樓春　何敏公

疎梅飄盡西樓角。花影隔簾春寂寞。畫橋深處小桃紅，新柳青青搖曳樂。　雛鶯啼破朝寒薄。紫燕銜泥穿綉幕。風光明媚總宜人，我許恨愁都忘卻。

前題調寄畫堂春　衛燕山

江山相許瘦腰郎。劍餘琴繪詩觴。尺樓風調異尋常。似逸猶狂。　奕有爭車名士，酒逢傾蓋蕭娘。幾番雞唱問王昌。春爲誰忙。

小樓春曉　胡景石

東方開曙色。小鳥噪簷前。雨霽群峯碧。春回滿徑妍。曠懷忘物我。游目入雲烟。一角容高隱。不爲名利牽。

又　卓淡影

簾外啼鶯曉夢〔〕。[illegible]。樓頭飛絮翩翩舞。起向階前掃落花。

又　葉玉超

賣花聲裏正春深。隔巷傳來韻不沈。轉拂東風樓外柳。絲絲繫住雅人心。

綠楊深處露晨曦。好夢方回曉枕欹。嬾上妝臺簾不捲。窺儂心事燕何痴。

又　李文格

雞鳴起倚欄。烟霧障江關。歸燕穿新柳。征人還未還。

又　麥正本

幽夢一簾飄洛浦。春風十里認揚州。小樓宿霧籠清曉。應許樊川在上頭。

又（集句）　邱鋆

青山對小樓（高翥）雨氣收林表（梅堯臣）新賦換黃金（溫庭筠）清風環綠篠（劉象）花繁鳥語重（姚合）寺遠僧來少（許渾）韶景共芳辰（邵偃）滿岩春露曉（陸龜蒙）

又　朱濟川

黃鶯啼徹畫樓西。曙色侵窗綉幕低。貪戀香衾慵未起。枕邊人尙睡如泥。

樓中曉起怯春寒。窗外桃花露未乾。爲愛遠山眉黛好。凝眸獨自倚闌干。

又　賴定中

紗窗燕語雜鶯簧。早起看花淡送香。正好朝來風雨歇。煦人情意是春光。

又　邵鐵鴻

斜悄春寒透玉階。襲人花氣沁書齋。小樓破曉鶯驚夢。枕上溫馨未去懷。

又　黎心齋

大霧迷春曉。小樓失遠瞻。南溟波浪惡。消息聽彌嚴。

又　劉允中

時雨迷濛二月天。微陽初放百花妍。瓜田漠漠空餘蔓。鳴鵓陂陰柳外烟。

又　蕭葵明

小樓花樹月玲瓏。淡影清香入綺櫳。山色自隨人遠近。鶯聲祇在水西東。五更好夢經年事。三月殘紅半夜風。獨倚危欄思旣往。白雲深處見春虹。

又　余纘庚

朝暾映麗小樓東。吹抉微寒荳蔻風。漸覺鳥聲來樹杪。驟饒花氣透芳叢。莓苔點砌斑斑綠。躑躅漫山楚楚紅。造物於人原不吝。好和春色兩相融。

又　蕭君亮

倚樓一望曙光侵。烟霧迷人香染襟。映日迎風花解語。呼晴喚雨鳥知音。笑窺明鏡抽霜鬢。閒坐蕭齋養道心。客路逢春春召我。年年翹首白雲岑。

又　張震圖

歲序新更鶯語麗。袷袍著體稱春時。茫茫大地綠鋪毯。莽莽郊原紅滿枝。思婦情懷感柳色。落花節令見楊絲。小樓夜覺東風勁。清曉愁眉褪杏姿。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九七 新100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九七(新100)期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九七(新100)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六月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斥吳尙鷹這條老狗

五月廿九日本港「大公報」三版轉載發表於本年四月廿三日美國舊金山中文報「時代報」一版無恥老狗吳尙鷹的一篇所謂「文章」，誣衊偉大的總統蔣公，但卻對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毛澤東主席」大拍馬屁。如果文章是一個對中國毫無認識的土生華僑後生小子寫的，看了本可一笑置之，因爲在海外華僑中有少數人是上了中共宣傳的當而不自知，常說些爲中共歌功頌德的話並不稀奇。可是，吳尙鷹這隻老狗過去作過高官，今天在美國當寓公，不自檢討大陸陷共他自己應負的部份責任，卻根據「謠傳」、「謠言」詆譭蔣公，相反地往中共臉上貼金，可見這個人說他是狗已經「高抬貴手」了。

本港「大公報」轉載吳老狗尙鷹這篇「文章」，還加了「編者按」：據說「作者吳尙鷹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立法院秘書長、行政院部長等要職多年，現寓舊金山」。在此「編者按」的後半段，又引用舊金山「時代報」發表狗文時的「編者按」說：「吳尙鷹氏認識孫中山先生逾六十年之久，是中國革命同盟會會員，該會會員尙健在者沒有幾人」。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總理遺囑」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再說，國父逝世於民國十四年，迄今整整五十年。吳老狗「認識孫中山先生逾六十年之久」，這大概是專爲擺他的「老資格」，也沒有好好的計算一下。如果眞是如此，倒可算是個名符其實的「老而不」了。

吳老狗「文章」造謠造得離譜，他對總統蔣公每到雪竇寺就與當代佛教巨人太虛和尙「密談」，就認爲其中有秘密。這有什麼不好呢？太虛大師住世時有一句名言：「人成卽佛成」。就是說：作人有問題，不要妄想成佛。談到此，對這位「老資格」的吳老狗尙鷹更覺得他在作人上大有問題，只能當條夾着尾巴的老狗。他依據什麼「諸多謠傳」和「許多謠言」對總統出身多所誹謗。吳老狗根據「謠言」和「謠傳」寫「文章」，除了爲向中共丑表功外，其立不住脚之處自己已暴露無餘，卑鄙、無恥何過於此？那麼，在此也可說吳某是狗養的，他爸爸是龜子，媽是婊子，若問根據什麼？就說是「謠傳」。再說：「好漢不怕出身低」。出身微寒何損於蔣公一生爲國家民族所作貢獻的偉大光輝？中國歷史上，是有不少明君賢相出身於布衣的。照吳老狗自己說，他的出身倒是「很好」，既是「同盟會會員」，又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立法院秘書長、行政院的部長等要職多年」。這份履歷可眞夠「光明正大」，可是，大陸陷共後爲什麼帶着大批金銀珠寶一溜烟跑到美國，並不斷地買空賣空向中共大送秋波呢？難道說毛澤東是國父中山先生的信徒？他所信仰的是三民主義？吳老狗「人盡可主」的醜態，在這裏不是暴露得很清楚嗎？其實，吳尙鷹這隻老狗是個最不要臉的東西！岳騫先生罵趙浩生之流是「墮子」——「墮落的知識分子」只能說人格卑劣，唯利是圖，但總還算是一個「人」。而吳老狗過去高官厚祿，長期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但當大陸一旦淪陷中共之手後，逃到美國寄人籬下繼續過其豪奢的寓公生活，以其過去的地位言，卽或不回台參加反共行列，也應該痛自懺悔，安渡餘年。但他卻不是如此，下作得不能再下作，甘心當狗，往中共暴力政權臉上貼金，甚至倚「美」賣笑，遠隔重洋用筆墨代舌頭替中共舔屁股。他比「墮子」還墮落、無恥，眞眞算不得是一個人，只能算是一隻老瘋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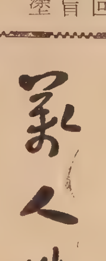
吳老狗不是人，他是個出色的「皮條匠」。所以他能任立法院秘書長多年，並成爲他的上司的紅人，主要的是他擅長兩件事：一是弄女人，二是搞錢。今天他在美國亂吠咬人，絕掩飾不了過去的醜惡行爲。在老狗吳尙鷹的「文章」中說：「自美國尼克遜總統年前親訪北京後，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近；今秋福特總統將訪北京，爲中（共）美進一步接近，彼此均同意和平統一中國，收復台灣」。狗文還說：「我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主席與美國華盛頓政府，均胸有成竹」。在吳老狗的眼中，他的洋主子美國和新主子中共只要一「接近」，就可以「解放台灣」。這簡直是狗眼看世局，把他的碼籌分押在美毛兩個主子身上，但這隻昏瞶的老癲狗，又那裏知道中共政權多行不義已陷於搖搖欲墜，而我中華民國在政治、軍事、經濟等各個方面正在飛速發展，卽或美毛「接近」也不可能對我發生決定性的影響，更不會動搖我反共復國的決策，因爲今日的中華民國已靠自己的力量屹立於世界。

在從化泡完溫泉回來



湯普遜一派胡言越老越胡塗

快八十一歲的湯普遜勳爵是英國「報業大王」，到大陸「訪問」十天，回到香港，參加了星島報業國際顧問委員會第二屆年會後，在外國記者俱樂部盲目大捧中共。香港人不少到過大陸，明知他的話不切實際，老萬恐怕這老胡塗的胡塗思想把香港的報紙導向邪惡，因此必須把他的「黑話」糾正過來！



劉人傑

正經笑話・難以分辨

八十一歲的英國報業大王湯普遜勳爵，手下擁有二百多家報社和一百多家雜誌社，分佈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及亞洲部分地區。

在事業上，他十分成功，講笑話，據說也很有一手。不過，他到中國大陸作十天訪問後，回到香港，在外國記者俱樂部發表的談話，使人感覺得，他實實在在是老胡塗了。

他說，他相信「中國人民正在建設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每個人都吃得飽，看來每個人都夠穿。……沒有乞丐、沒有妓女……沒有老虎、沒有耗子也沒有蒼蠅……」

湯普遜在中國大陸溜了十天，大部分時間在從化溫泉浸硫磺水，剩下來，在大陸「深入民間」的時間不知有多少。但他以報業大王的身份，不脫新聞記者本色，在他周諮博訪之下，居然有那麼多資料，報導大陸的情況如此詳盡，使人無法不佩服他銳利的眼光，能見人所不能見到的。

如所週知，湯普遜一大把年紀，行動已不方便，出入要靠輪椅。相信他在大陸期間，也一定離不開輪椅。坐在輪椅上，他能這麼深入了解大陸人民的生活，難怪他能成為報業大王，因為據說報紙的成功，全靠聳人聽聞，湯普遜的大陸見聞，的確深得聳人聽聞之道。

在報上讀到他的一則笑話：一個年輕小伙子正與一位有夫之婦在酒店房中幽會，雲雨之際，卻傳來一陣如雷敲門聲，婦人急道：「不好了！我丈夫[illegible]去。」婦人說：「但這是十三樓呀！」年青伙子說：「在這緊急關頭還這樣迷信嗎？」

這是高級幽默的笑話，許多朋友看不懂，老萬幽默感還算不差，知道笑話關鍵在婦人說十三樓並非為了迷信，青年以為他說十三不祥，其實十三樓跳出去，必然死直。以擅說笑話的湯普遜說大陸之行的觀感，是正經話還是說笑話，使老萬實在感到懷疑。

豐衣足食・原來如此

剛從大陸回來的湯普遜說：大陸人民「豐衣足食」。使老萬想起流行大陸的一首民謠說：「人人食足(粥)三餐，每日瘦肉四両，有鬼鞋着。」因為湯普遜最懂說笑話，因此老萬認為他的所謂「豐衣足食」，大概也跟這民謠是同樣意義。

表面上看，這首民謠是歌頌大陸「豐衣足食」的，但細心研究，言中之意，適得其反。「人人食粥三餐」，就是沒有飯吃，只能以粥充饑。每日瘦肉四両，這四両瘦肉不是豬肉，不可以吃下肚子裏，是指人肉，是說一天消瘦了四両。鬼鞋，是革履，是皮鞋。鬼者，鬼佬也，鬼佬的皮鞋俗稱鬼鞋。但這個「鬼」字在粵語上的解釋有多種，如果說「[illegible]」。因此，「有鬼鞋着」，粵語的意思可以解為「沒有鞋着」。

上面的民謠，即使給共幹聽到，他也吹唔脹，因為每一句都是好話，歌功頌德，內裏的含義，是另一回事。

湯普遜雖然擅說幽默故事，但看來比不上廣東人蠱惑，而他這次到大陸所遊地區，不過由廣州到從化，都是廣東地區，說不定他會探訪民情，向土佬問道：「你們的生活過得好嗎？」土佬不便直說，會告訴他：「人人食足三両，每日瘦肉四両，有鬼鞋着。」湯普遜老傢伙一聽，如此生活水準，還說不是「豐衣足食」嗎？因此他在記者俱樂部便有根有據的說：「大陸人民豐衣足食。」

大佬，為什麼不就近到新界，坐在海岸邊等有大陸「非法移民」游到的時候，問問他們：「你地點解要咁辛苦游水來香港？」湯普遜一定會被他們相反的答話弄胡塗，所得的答案，差不多千篇一律是：「我地唔夠食，無日食得飽。」再看看他們一身之外，別無長物，更覺所謂「豐衣」是絕大的諷刺。

像湯普遜這樣一個老懵懂，在大陸混了十天，便自以為一切瞭然，更斷定中共會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湯老頭的這種觀察，正是一般矇查查外國人的代表，不足為奇。

視野所限・見聞不廣

批評了一番，老萬深深地替湯老頭叫屈，老萬認爲湯老頭的話有百分之百正確的。

湯普遜到大陸「訪問」，除了經過廣州外，大部分時間歎在專門招待高級幹部和貴賓的從化溫泉，天天泡溫泉浴，因此，老萬肯定在他的週遭絕對「沒有乞丐」、「沒有娼妓」、「沒有老虎」、「沒有耗子」也「沒有蒼蠅」。他回來在外國記者俱樂部於講完八個外國鹹濕笑話後，所談大陸「他所見到的情形」，完全是照實報導，沒有半句假話。

香港市民差不多每個家庭都有人回過大陸探親，他們的所見所聞，容或與湯普遜說的有很大不同，甚至適得其反，這是因爲他們所接觸到的互不相同之故。

如果在從化溫泉區出現乞丐，會大大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面子，當然老早被抓個淸光。在大陸其他地方來說，沒有乞丐也是很自然的事，全國人民除了幹部，誰都吃不飽穿不暖，大家的生活和乞丐差不多，如有乞丐向他們求乞，肯定一無所獲，誰還會去做乞丐？

娼妓在從化溫泉區可能有，但絕不是用來招待外賓，尤其湯普遜這麼一個八十多歲的老頭，大概性能早已消失，娼妓對他如有廢物。但共黨幹部在從化「渡假」，可能有「愛人」照顧，這一點，湯老頭還沒深入調查，只能說是他身邊沒有娼妓，不可以說從化沒有娼妓，更不可以說大陸沒有娼妓。此外，老虎不可能有，如有老虎出現，湯老頭搖着輪椅，恐怕逃避不及。耗子和蒼蠅也不可能出現，否則在外國貴賓面前大出洋相，負責管理的幹部不受到嚴厲的批判才怪。至於湯老頭從他週遭所見所聞的一些事物，斷言中共將來一定「強大」，更是莫名其妙。如果他仍然活着，應當多跑幾個地方，深入民間，多多了解，然後下斷語不遲。

英人要報・一箭之仇

湯老頭是香港一個龐大傳播機構的顧問委員之一，這個顧問委員，全是國際間極有地位的新聞界人物。湯老頭來香港，訪問中國大陸（其實主要是在從化洗溫泉）只是目的之一；另一項任務是參加組織了顧問委員會，是要吸收委員們的高見，以爲改進的張本。這是非常好，而且是把香港報業打入國際的一條道路。

湯老頭能夠成爲英國報業大王，事業上的成就，表示他對辦報確有過人之長。不過，在英國辦報和在香港辦報，似乎有很大區別，因爲中國人和英國人的愛好，生活習慣甚至政治思想，都大有距離。經濟的情況，社會的結構，也不一樣。拿英國辦報的一套，用之香港，未必行得通；更行不通的是以英國人對中共的政治觀點，用之於香港，一定大大引起反感。

當蔣總統去世之時，香港人可以聽到倫敦廣播，倫敦電台對蔣總統的醜詆，比中共尤有過之。許多香港居民聽到這些廣播都感到憤怒，認爲即使英國已承認中共，也不應汚辱中華民國元首。

誰都知道，英國佬之仇視蔣總統，是因他在開羅會議時，曾全力堅持戰後殖民地必須自由獨立，從那時候起，邱吉爾對他便有了心病，所以中共奪得政權，英國馬上予以承認。直到今天，英國每一個政治家上場，都極力討好中共，其實，這無非報開羅會議一箭之仇。

明白了英國人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般心理，便知道湯普遜老頭子在從化浴罷歸來，爲什麼要大捧中共一番。

英國人有這種思想無所謂，他們終究是英國人對不可以接受這種思想，否則水深火熱之中的八億大陸同胞，便永無重見天日之時！

只靠輪椅代步的湯老頭，他在大陸能看到一些什麼呢？

只可作爲・一個笑話

不知道顧問委員會的性質如何，如果只限於辦報技術問題，即使英國與香港環境不同，也沒多大問題，挺多是他提供的意見未必合用；但如果受到此老政治思想影响，事情就不簡單了。

老萬要指出，湯普遜這種說法，在我們熟知中共內情的中國人看來，絕對不正確，這一類報導，只可以拿到他名下分佈英、美、加的二百多份報紙發表，在香港登出，大部分讀者都明白與事實大有出入，對他所說中共強大一點，更有所保留。

許多訪問過大陸的外國人都會發表類似湯老頭的這番話，主要目的無非爲了討好中共，但在香港的四百萬居民，很大部分在中國大陸活不下去而逃港，這些人沒有討好中共的必要，他們親身所歷，親眼所見，比湯老頭淸楚得多，如果有一份報紙的報導有如湯老頭說的話那麼不負責任，誰還相信這份報紙？

因此，老萬認爲，湯普遜老頭子如果還不老得太胡塗的話，即使要說這番話，最好回到英國才說；在香港說，等如張大眼睛說謊話，只落得被人認眞批評。在香港，不少人在毛澤東統治下活了二十幾年，對毛澤東這個政權，比湯老頭只訪問了十天，了解得多。他們看到湯老頭不負責任的報導，都覺氣憤。如果他屬下的報紙有一份在香港出版，肯定不會得到讀者信任。因此，老萬認爲，如何經營報社，他或者極具「顧問」資格；但如果在報導態度上，千萬不要學他。對中共政權的本質，香港人眼睛雪亮，絕不如英國人那麼懞查查，千萬不可以爲欺騙得了英國人，就騙得香港人。

湯普遜講的笑話很多，有關他對大陸情況的報導，我們只要當他是說另一個笑話，一笑置之好了！

自中華民國總統兼國民黨總裁蔣公中正逝世之後，行政院長蔣經國曾以從政黨員身份，向中國國民黨提出的辭職書謂：「經國不孝，侍奉無狀，遂致總裁心疾猝發，遽爾崩殂，五內摧裂……伏懇中央委員會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哀，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職務，是所至禱。」

國民黨中常會在臨時會議中一致決議：「至望蔣經國同志深維古人墨絰之義，勉承艱大，共竭其效死勿去之忠藎，即所以篤其錫類不匱之孝思。……」隨後執政黨國民黨召開了臨時中全會，並推蔣經國爲中常會主席。

蔣經國是故總統的長子，現年六十六歲，民國前二年（元公一九〇九），出生於浙江省寧波縣的溪口鎮。他腳下還有一個弟弟緯國，現任國防大學校長。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蔣經國剛滿十四歲時，便到上海讀書了。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當國共分裂以後，蔣氏偷偷地跑到莫斯科去，考進了孫逸仙（即孫中山先生）大學唸書。由於當時俄共正在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緣故，因此，俄國人民的物質生活，非常艱苦，而蔣經國則先後留俄十年，他並不怕苦；還在課餘時間到一家工廠去做雜工；後來他又擔任了一個時期的產業工程師，於是養成了他那刻苦耐勞的作風，同時也傳出了一段羅曼蒂克。

原因是當時留俄的中國學生很多，可說絕大部份都投考孫逸仙大學的。其中有一位姓馮的女學生，便是前軍委會副委員長，後來投共被毛特暗殺的馮玉祥的「千金」。這位馮小姐，不僅是蔣經國在孫逸仙大學的同學，而且一度傳出他倆曾發生愛情；尤其是馮女對蔣經國，更爲傾心，大有非他莫嫁之概！可是，沒想到蔣經國卻不大理會這種兒女私情，他只是專心一志地進修自己的學業，和研究生產技能，相傳確曾令到馮女大失所望。後來，蔣經國發現了另一位能夠吃苦耐勞的俄籍女郎蔣方良（現在的太太，改爲中國名），才願意跟她結爲伴侶。

蔣經國在留俄那一段時期中，他的私生活確實是很嚴肅的。據說他吃的是有定量分配的裸麥黑麵包，穿的是破舊衣裳。儘管莫斯科的報紙這樣刊載：「蔣經國留俄期間，至少有一次反對他父親蔣委員長的談話。」但是，到了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中日戰爭爆發之後，由於全中國各黨各派、各階層人民，都能團結一致，共禦外侮，所以，蔣經國也毫不猶預地決心離開了俄境，攜着他的夫人和兒子返回祖國。他最初被委派的職位是江西省保安處副處長，接着調升該省第四區（贛南）行政專員兼區保安司令，先後達七年之久。

在贛南行政專員這一段時期裏面，蔣經國確曾以苦幹、實幹、硬幹的作風，吸收了不少的青年幹部；同時，他也曾幹出許多不平凡的事情。正因爲這樣，所以，蔣經國三個字，在抗戰期間就已紅透了半爿天，而爲贛南的人民以及贛南以外的青年所崇拜，所尊敬。實際上，只要是曾經跟他接觸過的人，多半都會有這樣的一種深刻印象：覺得他有一份豪邁、爽直、熱情的可愛性格。他沒有半點官僚氣息，他不懂得耍什麼架子，擺着什麼場面，也不懂得一般官僚所謂拖、推、宕的舊衙門治事

蔣經國不像一個普通的公子哥兒，他給咱們所看到的是一個眞正在爲人民服務的公僕，也是一個新的進步的行政官吏。他不畏強權，對事而不對人，一點也不馬虎。……」

當然，他這樣不顧一切地大刀濶斧，難免不冒犯上司，開罪於地方的「惡霸」、劣紳。特別是他當時的頂頭上司——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眼看蔣經國如此這般地不顧任何情面，不明人情世故的「蠻幹」，感到大傷腦筋！

根據戰時的一段內幕秘聞，說蔣經國被委派到贛南去，接替前任劉己達的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的職位不久，當地那些惡霸和土豪劣紳，已受不了蔣經國的「新作風」，於是大家商討對策，首先進行的步驟是：勾結一批封建官僚，企圖迫使蔣經國知難而退，或請求另調新職；即使不能迫他下台，最低限度也得要給他看看顏色！使他知道地頭蛇不是好惹的，應該一隻眼開一隻眼閉而不可太認眞。

然而，蔣經國仍然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照樣硬幹，對任何人都不買賬。因之，他跟地方惡勢力，無形中敵對起來，儘管他們一致來對付蔣經國，卻不獨不能得到任何效果，反而把事情鬧了，於他們不利。因爲他們向上頭去控告蔣經國既然行不通，給他戴上紅帽子又不發生作用；若是進一步實行抗捐抗稅，以作消極抵抗，蔣經國則率領警察親自上門坐催。這次收不到，下次再來，不厭其煩地以收訖爲止。

此外，蔣經國還要經常便裝出巡，私自進行察訪，找尋人民疾苦；並且到處抓賭、捕盜；他所破獲鴉片烟窟和私寨，不知其數！對於一些走私漏稅的私梟，一經破獲，全部充公，毫無通容餘地。不管你是皇親國戚也好，地頭蛇也好，土皇帝也好，只要你犯了法，就等於交上了天字第一號的「霉」運！他不管你有多高身價，多大的權勢，一律「與庶民同罪」！事實上，當時有的所謂「托請」，有的要求討個人情，他也一概不理，秉公辦事。

這樣一來，當然是迫得土豪劣紳們，非「狗急跳牆」不可！他們於走投無路之際，於是便決定了最後一條毒計是，他們知道蔣經國是經常要下鄉去視察的，而他每次外出巡察時，也不像一般官僚那樣，率領大批衛士，或衛隊，前呼後擁，警衛森嚴。因此，土豪劣紳們便乘蔣經國此一弱點，掌握着這個時機，向他下手。據傳，在某一次，蔣經國巡視龍南縣的時候，土豪劣紳們便買通了一股土匪，埋伏在途中、山林裏面，準備殂擊蔣經國。

當時蔣經國只帶了十多名隨員和衛士，自然眾寡懸殊，到達這座山林時，天已黑了，而離龍南縣城還有二十多華里的路程，因之，他們在山林中一座野廟裏休息下來，準備埋鍋造飯，計劃晚餐後，再作夜行。

但當他們正準備進餐的時候，野廟的鄰近四週，突然發現了連續的槍聲。蔣經國以事出倉卒，必有預謀，乃立刻指揮十來名衛士，守住廟門，以應事變。這時，土匪的隊伍，已散伏在廟的四週，對準那古廟，實行密集射擊。衛士們雖然勇敢迎戰，堅守廟門，

新任國民

援。然而，從現場去龍南縣城還有二十里路，全靠兩條腿奔跑，儘你跑得最快，也得要兩個鐘頭才能到達，往返必需五、六小時之譜，因此，那次的被圍，曾繼續堅持了四、五小時，直至龍南縣的援軍兼程趕到後，始將土匪擊退，而為蔣經國解了圍。自此以後，贛南方面的土豪劣紳們，也就更難立足了。

蔣經國對地頭蛇、惡霸、土劣等等是這樣地「嫉惡如仇」，可是他對贛南老百姓，卻又誠摯相與，愛護備至。他對贛省第四區的那幾位縣長，和專員公署及其附屬機構的科員、秘書等幕僚們，無不推心置腹如同手足。一次，有位縣長因操勞過度而病逝了，蔣經國就親自撰文致祭，而又籌措喪葬撫卹等費，替他料理善後。他對待人民，更不會以地方的「父母官」自居，親切有如家人，他隨時接見人民的拜訪或晤談。他會腳踏實地做到了官民打成一片，例如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的農曆新年，贛縣居民為慶祝豐年，曾舉行迎春遊樂燈會，蔣經國還親自出馬，赤着膊，也像一個普通的當地青年一樣，在大街上便舞起龍燈來，與民同樂。試想，如此官員，在中國究竟有多少。

後來無論在重慶，在南京尤其是在上海打金老虎那一段時間，更是名噪一時。可是，好景不常，大陸陷共後，國府播遷台灣之初，蔣經國卻曾閒散了一個時期；他在大陸上網羅的那些幹部，也多半已風消雲散。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三月間，蔣總統復職之後，陳誠組閣，蔣經國始東山復起，最初為政府發言人，繼而為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於是再度組織那批舊班底，得有發展的機會。

到了國民黨宣佈改組，蔣經國被派為極少數的中央改造委員之一，國民黨改造完畢，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隨即召開，選舉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結果，最接近蔣經國的張其昀，便被選為中常委兼秘書長要職。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十月三十一日，當蔣總統六十三華誕，全國性的「青年反共救國團」宣佈成立，蔣經國做了團主任，所有團務委員中大部份都是蔣經國的左右手。至此，他不僅完全恢復了在大陸時代的權力，並且從那時起，便已切切實實被認為其父蔣介石總統的繼承人。

蔣經國在國內的勢力雖已根深蒂固，但在國際上則還是缺乏聲望。因此，在這二十多年中，他曾經連續出國訪問；特別是他曾五次訪美，其意義更為重大。不過，他首次訪美是在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九月，當時中華民國與華盛頓的關係，尚在微妙的階段中，令到蔣經國在美逗留了三十四天，從未獲得美國政府官員的正式接待，只是屬於觀光性質罷了。而促成他首次訪美的行動，卻有一項不足為外人道的內幕因素：由於同年六月間赴台訪問中華民國的前美國「紐約前鋒論壇報」專欄評論作家阿爾索普，返國後在他的專欄中連續發表兩篇對台灣觀感的論文，並曾非常露骨地指出：「蔣介石總統的長公子蔣經國，也是一個最歡喜親近一些諂媚的壞蛋，而猜忌較有能力的人，或有獨立意志的好人。……」這文字所包含的內容，顯然是指當時被黜的孫立人和前台

蔣經國

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九月六日，蔣經國第二次訪美，據說也有兩個原因：㈠美國誤會在一九六〇年冬，導致前「自由中國」雜誌發行人雷震被捕下獄的悲劇，認為蔣經國很可能是重要的幕後主使人之一。㈡美國佬總感覺到蔣經國曾留俄十來年之久，顯然是一位非常擅於游擊作戰訓練，與分析共黨情報工作中所擔任的主要角式；他不單是對俄共那套玩藝瞭如指掌，即對今日大陸上的中共情勢發展看來，也可能很清楚；加上當時一度盛傳福建沿岸的共軍防線，已後撤了二至三百里，為的就是重新部署防止台灣游擊隊不斷突襲或強行登陸之說。台北英文「中國日報」同年八月一日報導：「自本年五月至七月的三個月中，自由中國游擊隊，已先後登陸中共沿海地區共達二十一次。這個人數不多的反攻先鋒隊，共計有一百五十五個支隊，將陸續向大陸沿岸出擊，給予中共以防不勝防的威脅。……」這次雖仍未能得到華府的歡迎儀式，但他在美逗留十一天當中，曾經獲美國總統甘迺迪的接見。

由於蔣經國當時是中華國民的國防副部長，已完全負責台灣對大陸的游擊工作。這些軍事行動與突擊的成功，故於民國五十三年一月，蔣氏便取代了前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地位。同年三月正式出任國防部長後，更重視游擊隊的訓練，而喜愛新刺激的美國佬，為了借重蔣經國對大陸派遣游擊隊工作，特由前美國防部長麥納瑪拉邀他訪美。這是第三次，時間則在民國五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曾獲得詹森總統的盛大歡迎，比前兩次訪美重要得多了。一九六九年四月間，蔣經國第四次赴美，並非官式訪問，而是以總統特使身份前往參加前美總統艾森豪的葬禮罷了。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蔣經國以行政院副院長的身份，應美國務院之邀，由台北前往華盛頓，從事十日的訪美之行。這是蔣經國在短短的十七年當中，先後訪問美國的第五次，也是他就任副院長以後的首次。由於民國五十八年的三月杪，中華民國執政黨國民黨曾舉行「十全大會」時所通過的七大中心議題之一是政治改革事項，其內容分為：刷新政風、厲行法治、健全機構、改進人事、加強研究發展等等。這些決議案，到同年五月後，便逐漸開始實施，行政院於六月二十五日宣佈局部改組中的各主管人事調動，共有七大機構的主管；其中當以新任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為最令人矚目。因此，蔣經國於民國五十九年第五次訪美的使命，也較為艱鉅，其目標雖非要求美國支持台灣國軍反攻，而是希望說服美國改善中美關係。其主要任務有：㈠呼籲美國在物質上、精神上支持新亞洲國家安全體系的建立。㈡美國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宣佈對中共解除禁運之後，同時就停止其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邏的行動。㈢美與中共的「華沙會議」早已恢復，且有消息透露尼克遜總統可能入鐵幕訪問。這些事態的發展，都是不利於中華民國的。所以蔣經國以總統的特使訪美，希望能夠找出答案，促使兩國關係有所改進。可是那次訪美不特未能完成使命，反而遇刺，幸吉人天相，有驚無險。

胡養之

紅朝內外

論俄毛之戰

岳騫

最近毛幫「副總理」鄧小平到法國跑了一趟，會晤到法國總統戴斯亭，鄧小平去法國是在拉攏西歐共同反俄，用意本極明顯，但成就則不大，因爲戴斯亭就不同意鄧小平的反「兩霸」言論。正當人們都注意鄧小平去法國活動的成果，誰知戴斯亭在鄧小平走後舉行記者招待會，透露鄧小平竟告訴他，俄毛之戰必不能免，這個消息自不是新聞，但出於戴斯亭之口，確實也使人吃了一驚。

鄧小平何以要同戴斯亭講這種話，是否戴鄧談話翻譯有誤，還是戴斯亭在記者招待會上談話電訊報導有誤，如果二者皆不誤，鄧小平眞眞同戴斯亭講過這段話，可眞是一大新聞。因爲在此之前，毛幫一直宣傳蘇俄要西進，促西歐國家注意，毛幫此舉，顯然想與西歐共同呼應，結成反俄統一陣線，但西歐幾個大國當政人物，個個老奸巨滑，大家都明白毛幫的眞意，誰也不相信蘇俄此時會進攻西歐；因此，毛幫的宣傳無人理會。現在鄧小平一反常軌，告訴戴斯亭俄將攻毛，究竟其意何居，毛澤東又用什麼計？不久也許會看出眉目。

本文不研究鄧小平談話的用意，只說一說現階段俄毛大戰的可能性。

俄方羣酋如果眞的有意同毛幫火併一場，目前無疑是最佳時機，茲將各項有利於俄方因素，先行舉出。

一、據傳說在尼克遜去北平之前，俄方曾有意與毛方攤牌，必要時進行一次核子戰爭，並將此意通知美國，尼克遜得到通知，堅決反對，表示俄如動用原子彈攻毛，美將以原子彈攻俄。尼克遜當時的立場是不願破壞世界均勢，更不願爆發核子戰爭。由於尼克遜態度堅決，俄方終於縮手。以後美毛進一步勾搭，毛幫由反美改爲親美媚美，種因皆由於此。

尼克遜反對俄方大舉攻毛，雖然未正式成爲外交政策，但尼克遜在任一時必然堅持到底。及至尼克遜去職，基辛格仍留任，福特外交政策一委之基辛格，俄方不能不估計福特仍會奉行尼克遜的援毛政策。及至棉越相繼陷落，美國束手無策，俄方乃看透美國底牌，美國不能援盟友南越，而會援一貫是敵人的毛幫，而且此項援助必然要以國家命運作賭注，因爲美國用核子彈攻俄，俄方必用核子彈還擊，以美國目前的政治行情來說，任何人皆知絕無可能，是俄方如要攻毛，目前已不必顧慮美國。

二、棉越相繼陷共之後，俄毛已沒有共同的國際義務，在此之前，俄毛如發生大戰，必然要影響到中南半島幾國共黨奪取政權。蘇俄自認是共黨的頭，共黨國家的頭，這個責任負不起，不能不忍氣與毛幫共同援越，現在棉越已全部陷共，蘇俄不必假道中國毛管區運軍火至北越，而且北越親俄傾向日益明顯，俄方更可乘此時機對毛方下手，藉此還可以威脅南越共黨、棉共、寮共就範。

三、歐洲方面對俄已漸失去敵對心理，雖然北大西洋公約仍然煞有介事開會，但進一步研究，西歐各國對俄均不再視爲敵國，葡萄牙已公開左傾親俄，固無論矣。英國工黨政府也公開親俄，威爾遜首相一貫親俄冷落毛幫，這次上台後，表現得更爲顯著。西德自從實行東進政策，也不再視蘇俄爲敵，尤其東西德分別加入聯合國之後，西德現執政的社民黨與自由黨政府，也公開親俄而輕毛。法國基本政策便是聯俄抗美，並退出北大西洋公約。就連對俄有民族仇恨的土耳其，最近因爲有幾件事同美國鬧翻，也與蘇俄修好。

所以蘇俄現在「西線無戰事」，只要蘇俄不西進，西歐國家斷乎不會東進，蘇俄如有意解決毛幫

，不必顧慮到兩面作戰。

四、毛、周兩人可能均在今年倒斃，屆時羣蛇無首，內部先要大殺大斬，止與蘇俄以可乘之機。事實很明顯，毛、周斃命後，毛幫內部要以鄧小平聲望能力最高，但鄧矮子是否能坐上第一把交椅固成疑問，卽使鄧矮子能掌毛黨中央大權，也不可能控制全局。毛、周今天已無力控制各地紅色軍閥，又何況曾作過墮溷之花的鄧矮子。

一旦毛幫內亂，蘇俄大軍壓境，不一定要用核子武器，就可以擊潰第一線毛軍，毛軍一旦遭遇敗衂，也必然影響到毛幫中央的統治，此是一種惡性循環，促使毛幫全面統治的崩潰。

五、毛幫大頭目也看出危機所在，但兵力又不能抵禦，對抗之策仍以「外交」為主。毛幫最近抵抗蘇俄的活動，鄧小平去歐洲是其一，毛幫成功的阻止南北越合併，鼓動棉共反俄是其二，正在進行中的日毛和約堅持要列入反霸權條款是其三，這三項活動皆非蘇俄所能容忍，蘇俄要打擊毛幫，對整個共黨集團，對其國內黨員人民，都可以此作為藉口。

關於俄毛是否火併問題，俄共大頭目也意見紛歧，雖然「鷹派」勢力較大，但據說鴿派亦有相當牽制力量，蘇俄所以舉棋不定，就因為兩派意見不能一致，各有各的看法，鷹派也深知這是乾坤一擲之舉，不能舉黨一致，不敢輕舉。

最近有一個不為亞洲人注意的消息，便是蘇俄政治局委員謝立平去職的事。謝立平身份很複雜，一般人均指其為蘇俄特務頭子，實則謝立平任特工首領是在有了地位之後，而且時間甚短，他比較幹的久的工作還是工會，而且蘇俄高級頭目中，據傳謝立平是鴿派首領，一向不主張對毛用兵，認為俄毛戰爭一旦發生，必是兩敗俱傷之局。

謝立平這次去職，是否與俄毛有關，自難斷定，但謝立平之去職，俄毛戰爭更接近了一步，卻是事實，此點，毛幫羣酋自較自由地區的中國人了解得更清楚。

以上是說俄方此時攻毛的有利因素，但也有兩個不利因素，順便說一說。

一、翻開中外古今的史書看，一個不同種族的國家要征服另一個國家，最困難的不是怎樣能戰勝，而是戰勝之後如何去統治。在中國，元、清成功是罕見的例子，這是因為元、清均得到漢人的助力。在中國找漢奸並不太難，但要找到像元代的張宏範、蒲壽庚、清代的洪承疇、吳三桂，便不容易。希特勒之攻俄，日本之侵華，論到聲勢之盛，計劃之周，均在元、清之上，結果所以一敗塗地，便是在中國及蘇俄都找不到一個有力量的合作者。蘇俄對毛幫今天情形亦復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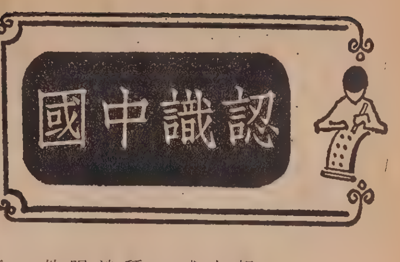
毛幫本是蘇俄卵翼而成，毛幫成立政權之前十年，對蘇俄更絕對效忠，信誓旦旦要「一面倒」，可能因此，俄方認為毛幫所有頭目皆是孝子賢孫，一視同仁，未在毛幫內部拉攏幾名大頭目，扶植一個親俄派，到了毛幫一反俄，俄方頓時無所措手，對毛幫情況一無所知，再想扶植一個親俄組織，已經來不及。由毛幫文化大革命鬭來鬭去未替政敵加上投降蘇修的罪名，陳伯達被指為「國民黨特務」，亦未說是蘇俄的爪牙或特務，可知蘇俄在毛幫內部實在沒有力量，林彪後來事敗被迫北飛，如果此事屬實，也是向南飛不過，不得已北飛，並非親俄，珍寶島俄毛火併，還是林彪指揮的。

俄方在毛幫內部未能扶植起親俄分子，俄毛戰爭一旦發生，俄方固然可以取得勝利，但佔領了廣大地區如何控制，將較日本更難，因為日本還能找出一個汪精衛，俄方難找一個汪精衛，卽使找到一個汪精衛，又能發生什麼作用。

俄毛戰爭如果發生，在俄方戰略佈署，決不能打一年以上，必然要速戰速決。但這場戰爭並非扔幾顆原子彈便能解決，一旦兵連禍結，不但深陷泥淖，還要引起另外一個更大問題。

前面已說過，毛周倒斃之後，毛幫陷於內爭之中，突然遭到俄方攻擊，而且又連失要地，毛幫的組織雖然嚴密，但崩潰也比較容易，共產黨人更不會有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想法，不可能產生了對日抗戰全民團結的局面。因此，一旦受到打擊，毛幫中央政權必然崩潰，各地紅色軍閥都變成獨立單位，此時在長江南的共黨軍事頭目在蘇俄大軍壓境之下，不論是自願還是被迫，他們唯一可走的道路，只有向在台北的中國政府輸誠，請求援助，事實上俄毛戰爭一發生，我政府也必然要對大陸有所行動，到時如果政府軍行動得快，很可能守住長江以南，如此以來，俄毛火併一變而為中俄大戰，卽使中國政府力量不足驅俄人出境，但俄人佔領中國領土，與中國政府敵對，到時局勢便完全改觀，卽使沒有國際壓力，俄軍也非退出不可，充其量不過再搶走一批機器財物，多欠中國人民一筆血債。

世局的轉變，非任何人所能逆料，但整個歷史方向卻容易掌握，中國大陸必然光復，中國八億同胞必獲自由，毛幫必然覆滅，這是肯定的。至於俄人是否插上一腳，摧毀毛幫，則難斷言，但共禍來自蘇俄，最後也許毀自蘇俄，天道好還，歷史上許多事都是如此巧合，也不能完全視為迷信。



國際主義正加強潤飾

柳以青

在我寫完了「民族主義又再高漲」之後，立刻想到了目前在香港青年中，也正在被掀起的「國際主義加強潤飾」。這篇就來談談吧，或許對青年們或是關心青年的人士們，有所注意吧！

由於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城市，同時又是世界各種文化、民族交流與居住的地區；同時，全世界的消息和新聞，都瞬息間傳到、播映到香港人士們的眼前，因此，對任何國籍間與國際性的大小重要事件，我們都能讀到，看到和具有某部份的了解。

在日常生活中，由於這一長時期的新聞媒介的傳播，多多少少我們都會有關心世界、關心全人類的傾向。這一關心香港以外地區或世界的心態，可以說是為住在香港的人士們，是一種很難能可貴的資產。

事實上證明，住在香港的人士們，除了對自己所生活的環境和生活加以彼此注意和改進外，也同時對於世界各地災難、困苦，加以同情而也給予援助。

可是，卻有些人士們，就對準香港人士們的這一「國際關心與人類愛護的高尚情節，而要加以為達到某種程度的自私自利的運用。特別是在純樸的青年人羣中，掀起這一國際主義，同時，又巧妙地加以潤飾。

林林總總的「潤飾」手法

這方面可以牽涉到幾個線索，我會分別地加以論列，不過，其背後的「有形」與「無形」的推動力，多少都會與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發展有些關係。

為某種團體，他們直接地，或清楚了解的是受到國際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的影響，當然，他們雖然不公開肯定，原因並非是他們想「一口否定」，只是怕時機未成熟，而會影響到他們的宣傳和策備；為另一些某種團體，本身已經具有某種國際性，而他們就本身所具有的國際性來加強潤飾國際主義的色彩。或許他們就是那樣的無知無覺，以為在提倡着自己本身的國際主義，但是，他們卻不會了解到：就是本身所具有的國際主義，如果失卻本身的純正精神，也就與其他強調國際主義的團體，很難分判清楚的。況且，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發展的策備，早已是無孔不入的，這方面不僅是一種推理，同時也是一個事實，如果想要自己幸免的話，那要從幾方面來測驗的。一是理論的純眞問題；一是所用的方法方式問題（有無運用了政治手段）；一是所得的結果或效果來驗證的問題。在這方面，無人會「誤會」什麼，所謂別人的「誤會」，最好的解決方法，是深自反省，謙虛地反省和承認自己的知識不足，能力有限，而

有自以為是的態度，假借了某種身份與職位，來「毫無顧忌」的推動「國際主義」的運動或策備。

這種作風與態度，到頭來，不但不能有所「推動」和「推進」什麼，同時，又損及了自己的某種「身份」與「職位」。原因是他們的思想太封閉了，他們所面對的「羣眾」太無知了，沒料到在香港這塊土地上的人士們，絕大多數的人士們思想不但不「封閉」，而且是開朗、開明、深遠與廣濶的。致使這些人士們只憑了幾本書的理論，幾個國家或地區的事件或言論，以為非如此才是「國際主義」的發展，那只是在開放、開明、深遠與廣濶知識與思想人士們面前出醜呢！同時，他們的「小羣眾」，在廣大的羣眾面前，不但不成比例和失色，更顯得孤獨與寂寥的。

或許，這些人士們以為：他們卻也控制了不少的「工具」，無論是「個人」的或是「喉舌」的，可惜的是，這對住廣大的羣眾與偌多的傳播工具，他們的影響力可說是微乎其微了。這微乎其微的原因，乃是他們所掌握的理論，與他們的作風，以及他們作風所產生的結果，再再地都自我矛盾，自我相反，自我抵消的。因為，這還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在口舌與言論上，在運動的行動上，都還沒有造成「獨霸」、「獨佔」、「獨裁」呢！

擁有幾個人，幾十個人，甚至幾百個人，或是擁有一個機構，幾個機構，甚或幾十個機構……，都不會產生大大的作用，在此，奉勸他們不要高估了自己及其所擁有的機構吧！最主要的是要看：所強調的國際主義的純眞原則是否純眞？所用的方式是否光明正大？所得的結果是否造福人類，尊重了人性尊嚴和人權？

在這裏，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中國文化傳統中，早已有了「國際主義」，最著名的是禮記禮運篇的「天下為公」。

假如我們不能從一脈相承的中華民族文化精神中去發揮和解釋這一「天下為公」的內涵，那只是貌似神離的「變種」與「移花接木」而已。

試看「天下為公」的這段話：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段話，可以用不同的理念或五花八門的「主義」去解釋，但是，這段話眞正的意義，純正的意義，必該是由一脈相承的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神來解釋的

花」與「接木」，或者我們可以用一句人們最不願聽或不敢聽的話：那便是「別有用心」。

所謂「別有用心」，又可分爲兩種：一是甘心情願的「別有用心」；一是「懞查查」之輩的「別有用心」。

我們不怕眞正的「別有用心」之人；而對「矇查查」之輩之「別有用心」，我們只覺得可惜與可憐。然而，爲那些「矇查查」之輩的「別有用心」者，如果他們不能及時反省、深思與知錯的話，我們則眞覺得可悲與可痛了。

一個名詞的解釋

最近由於南越的失陷，越南難民東奔西走，渡海爲生之際，這一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就明目張膽地來對南越的淪陷而大加宣傳與做國際主義的潤飾了。

表現地最突出的恐怕是學聯會所請來的「英中了解協會」主席，兼「著名作家」與「名記者」格林所發表的公開演講了。

對於任何一個事件，都會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觀點和不同的角度，這會牽涉到一個人的各種自由權。但是，這裏，我卻想指出的是格林如何給「國際主義」加以「潤飾」的。而這「潤飾」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首先，格林表示：這次的演講他是沒有預備的，當然可以興之所致，「上下古今談」了。其次，他動議：這次不該是一「演講會」，而該是一「慶祝會」；不該坐着聽講，而該是跑到街上「跳舞」和「唱歌」，甚至「大放爆竹烟花」。表示對越南「解放」的「無比歡欣」。

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的「潤飾」之一，就是把一個自由的國家的淪陷，解釋成爲「解放」。

「解放」，卻是在本港不少的團體裏所高興運用的名詞，似乎是一提「解放」，就是進步，新穎與生活在七十及八十年代一樣。不用「解放」，就是頑固、自封與生活在十七、十八世紀一般。

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的策畧發展，就是用了這一美妙動聽的「解放」名詞的。國際主義的「潤飾」，把「解放」不用於「政治」策畧與「軍事武力」與「暴力征服」，而卻用於「人的解放」、「制度的解放」，以及「人對神的解放」，以及「人對眞理的解放」。名詞加上不同的內涵，就是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的「潤飾」的功能與策畧——「有形」與「無形」的；「有知」與「無知」的；和「有意」與「無意」的。

所謂「解放」，可以有以下的幾種情形：一是「不解不放」；二是「解而不放」；三是「不解而放」；四是「又解又放」。

一、「不解不放」——這方面或許與「解放」一詞，有着天淵的矛盾。然而，這卻是道出了「解放」名詞與「解放」實質的眞況。

如果我們說中國大陸的淪陷是屬於「解放區」的話，請看大陸的眞況：思想上是否停留在「不解不放」的境地；生活上食用與工作是否是在嚴密地控制和分配「不解不放」；言論與學習上，是否是「獨沽一味」的「不解不放」。

二、「解而不放」——這可以用我們對共產統治的地區稱爲鐵幕和竹幕來了解。同時，又可了解成，共產黨人所認可的「解」，才能「解」，但絕對不能「放」。像最近「十大硬漢」留港偌多時日的「照顧」與「協助」等，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三、「不解而放」——這可以從中共統治二十多年來的策畧運用，一方面是陽謀，讓大家大鳴大放；然而就一網打盡，消滅異己、異見。一方面卻是人們忍無可忍，大加抗議與造反，這方面相信住在香港的人士們都知道和清楚。

四、「又解又放」——這才是推翻共產專制獨裁統治眞正的「解放」。也就是共產黨人永遠不會在自己所控制和統治地區（紅區）所准許的，而卻把這一類的「解放」策畧，推行到自由國家與地區，這是共產黨的「白區」國際主義的策畧。

然而究竟有多少人士們，能夠了解這一策畧呢？特別是爲那些沒有身受過共產黨統治手段的人士們，以及充滿幻想和理想的誠樸的青年人們。

也就是爲此，我們就會看得出：這一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策畧的推展與推進，就看中了自由地區人士們的這些特點或特徵來出發而「潤飾」的。

對沒有受過共黨專制統治的人士們，他們就猛力宣傳共產統治下的「進步、幸福、安康、與秩序」。同時，又劃出模範區的「樣板」，來招待前去參觀人士們，使到他們的這一「國際宣傳」，配合他們「國際主義」的發展。這方面卻騙過了不少人士們，然而，我怕的是這些被騙的人士們，一旦發現了他們被騙之後，其所掀起的反感與憤怒，恐是一發不可收拾的。

其次是對富理想與充滿幹勁的誠樸青年，由於他們有理想，因此人們故意地鼓勵和煽動他們的不滿情緒；由於他們有幹勁，因此人們就刺激和誤導他們的情緒。

不滿現況是人的常情，而爲青年的人士們則更火烈，於是，在不滿情緒的高漲上，對理想的追求就無法冷靜了，造成了「飢不擇食」；同時，在情緒的不穩不定中，理智的作用就大大地減低了應有的觀察、推理和驗證，只是構成了一團「衝力」，衝到西，衝到東，衝到南，衝到北，在一次次的學運題目下，到處衝來衝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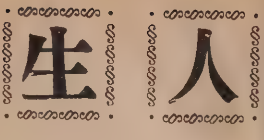
妙是妙在這些人士們，總以爲這樣說，這樣寫都是由於「恐共心理」作祟而已。

「共」本來沒有什麼可「恐」的，因爲對「共」我知道的清楚，知道其本質，知道其「萬變不離其宗」。我所「恐」的是那些無知識而強自以爲又知又識的人士們。

「惡」，如果知道什麼是「惡」，對「惡」只有小心，並不可怕；怕的是人類以「惡」爲「善」，以「錯」爲「對」呢！而我這「恐」與「怕」，只是基於善與人同的人類手足的關係而已。是爲了別人，不是爲了自己。

下次談格林的演講部份內容。





箭豬人生

林定

廣西有一種豪豬，頭齒如兔，全身披棘毛，尖銳如箭，故又名箭豬。箭豬本以草爲食，但常偸入農家田園，咬噬農作物，致令當地土人十分討厭，每遇見必以鋤頭對付，猶如今日新界農民一見野豬，羣起用獵槍圍剿轟擊。

箭豬與野豬，在動物分類上雖不同種，但性喜破壞農作物，故生態上可稱「蛇鼠一窩」。野豬形狀可憎，牙齒尖長銳利，襲擊力強，每次下山偸入農舍，總把農作物咬得亂七八糟，甚至連家禽也遭殃。農民一發現其踪跡，恨之入骨，不惜追踪深山，非把它宰掉不可。

箭豬形狀沒野豬那麼惡相，加上唇齒如兔，襲擊力弱，農民見之，不一定把它置之死地，有時只用鋤頭把它逐走便算。不過，箭豬有時太不自量，咬了農作物，還以爲天公地道，當農民用鋤頭把它揮走時，卻仗恃自己身上的棘鬣，怒矢相向，準備射人，並搬出毛伯伯那句騙人鬼話的「名言」，嚇唬農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箭豬以爲自己的「自衞效能」很強，足可以跟農民的鋤頭抗衡，擺出一副爛仔格，張牙舞爪咆哮：放馬過來，不叫你「雪雪呼痛」才怪。其實，儘管箭豬的豪鬣有尺長，尖銳如針，可惜射程有限，僅能嚇嚇小野兔，遇到獵犬，也要落荒而逃，更遑論農民的鋤頭了。

「刺蝟」

本地有一頭箭豬，專扮豬食老虎，論其德行，比軟骨動物還不如，軟骨動物左右左，箭豬則左右中都撈勻。最近因野豬出山被獵槍擊傷，箭豬加埋把口，以島上居民姿態，舞動快刀，爲族兄報仇。因爲野豬已無地盤可嘷，箭豬還有兩塊爛地可蹈，不爲族兄吠吠，太不夠義氣了。

箭豬的詐術功夫做得頗到家，對人扮死相，可憐兮兮說自己是一頭刺蝟，「蜷縮在一個角落，爲自己生活而偶然移動一下身子，卻從來不曾想到身旁出現了一些什麼情景。」聽了箭豬「安分守己」謊言，矇查查的人，乍眼一看，見滿身羽箭，覺得可能眞是刺蝟。但箭豬唔衰攞來衰，以爲得米，惡人先告狀說：「它有時覺得身旁鬼影幢幢，忍不住望了一眼，並無敵意，卻馬上被身旁的鬼影發現了，立卽撲過來，張口便咬。」它本欲博取人們同情，結果弄巧反拙，把豬肚反轉，臭不可聞，原來這並不是什麼刺蝟，而是如假包換的臭豬！

箭豬在兩塊爛地上，厚古薄今，沒有什麼新奇之處，像講古寮的講古佬一樣，講來講去不外如是，因此引不起人們注意。但箭豬不甘蟄伏，時刻想找尋機會露一手，好出人頭地。恰好族兄野豬大肆破壞農場，被牛馬主人獵槍擊傷，箭豬認爲機不可失，馬上「架樑」，把講古寮變爲陰濕台，暗放豬箭，射向牛馬主人。

「烏鴉」

箭豬把牛馬主人誣爲烏鴉，說什麼「人鴉之變」，往往不是引車賣漿的販夫走卒，而多數是有一點點學識的人，大概因爲肚裏有了這麼一點點墨水，才易於着色，所以也最有興趣於橫議一切，譏刺所有，在他們的心目中，可以有好人，但一定要經過他們的改造，或是服膺於他們的評騭，否則，便休想逃於橫議冷嘲之列。……這些人總想弄些什麼花樣，好教人臣服臣服，於是也就聚精會神於「口誅筆伐」之類，用以鎭懾他人，只是想不到欲爲鷹隼不成，忽然變成了烏鴉而已。箭豬爲野豬作倀，暗放毒箭，點起火頭，卻說成忍不住望了一眼，並無敵意。這種不能圓謊的狡辯強詞，令人齒冷！不過，想想箭豬左右中飯都吃過，仍是吳下阿蒙。如今與野豬拍檔，討好老八，扮作刺蝟，博取同情，實在可憐又可悲。如他自己話齋，所以也不必「加之以殺氣。」只要把毒箭拔掉，也便算了。

「捉放」

箭豬與野豬同一鼻孔出氣，替老八捧場，好爲日後撈點油水。野豬說台灣無望，箭豬也大談「捉放」。藉中共釋放十名來港赴台戰犯，引經據典，借古喻今，轉彎抹角一番，然後把毛伯伯放出十名赴台戰犯比擬爲三國時代曹阿瞞義釋關雲長。文章表面雖對曹操、劉備各打五十大板，但打屁股中不

忘大贊曹操的人道精神。箭豬如此一演一繹，無形中替毛伯伯臉上貼了金，箭豬筆下，共產黨也講究「人道主義」了。

「做人」

箭豬自被牛馬主人的棍尾點中後，老羞成怒，連日來在他兩塊爛地裏亂放豬箭，眞愧他夠厚臉皮寫「做人篇」，竟然把「批判邪說」說成「挑起是非」，濫用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的話，作他狡詞的佐證。幽默大師九泉有知，也要毛髮豎起。

箭豬在談「做人」時，唯恐豬壯被人反轉，加以恐嚇：「一個人最好不要以『搆隙』爲能，而又以爲我無所『懼』，因爲你們『懼』的是些什麼，別人在未對你施以無情一擊之前，決不會告訴你，等到擺開之時，便是一個『糞桶去蓋之局』」。其實，箭豬最怕別人揭開他的糞桶蓋，因爲其本身臭不可聞。一個由右走向中，由中走向左，由左走返右，又由右向左轉的人，糞桶裏裝些什麼八寶，不用揭開，也知不是東西了。談「做人」，反共的人可以談，正宗老八可以談，因爲他們有自己信仰，但如箭豬般的朝秦暮楚之徒，實在不配談「做人」。本身無修身之道，卻教人如何做人，與婊子立貞節牌坊，同樣滑稽！

「麻煩」

箭豬感到「麻煩」，咎由自取，本來牛馬主人棍打野豬，與箭豬無干。假若箭豬「事不關己，己不勞心」，不撩是鬬非，加埋把口，牛馬主人絕不會撕開他的畫皮。現在人人都知箭豬原來是二三其德，有奶便是娘的傢伙，什麼架都丟了。不過，箭豬不反省自己，反說其得報應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強說自己是「從不過問是非的人，而所感到的煩惱，當無過於這種不虞而儻來的災難。」箭豬這種歪曲事實嫁禍於人的無賴行徑，可能偷橋自水滸的淫婦潘金蓮，因爲他們的言行，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潘金蓮勾引武松不上，反誣武松調戲她，對武大郎投訴，也可以來一句奴家「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箭豬只信邪，不信鏡，老鼠跌落天秤，居然把歐陽修的遭遇拉上身，以掩飾自己醜惡嘴臉。憑他這種有奶便娘的穢行，死後在地獄替歐陽修挽鞋也不配！他說：「歐陽修被小人們卑污製造讕言污衊，然而，這種無恥辱衊，並不曾使小人得到些什麼，大文豪依然是名垂千古，爲後世所敬仰。可是誣衊他的人，卻只能得意於一時，而消失於永遠，端的是『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可見君子之被辱，不過是太陽之被蔽於雲霧，雲消霧散，太陽依然光芒不歛，卻足以使含沙射影的鬼魅莫敢現形。」箭豬好大口氣，以歐陽修、君子、太陽暗示自己，小人鬼魅影射牛馬主人。這條變色蟲混淆是非，皂白不分，強說邪氣爲正氣，其欺世盜名狂態，直追「紅太陽」毛伯伯，幸好他僅是兩個爛檔攤的小爬蟲，無權無勢，頂多像瘋狗吠幾聲，否則，死得人多了。

世上奸狡卑鄙的人，不是以曲作直，而是文過飾非。自己本是一具臭皮囊，卻借一襲金鏤衣套上，便向人炫耀如何冰清玉潔！其實臭皮囊終歸臭皮囊，只要把外衣一揭，奇臭不可當了。

箭豬一廂情願，竊用歐陽修大名爲擋箭牌，以爲人們便相信他是正人君子，批評他的人，是鬼魅小人，這是大錯特錯了。秦檜以莫須有罪名害死岳飛，千古唾罵。後來也有人企圖替秦檜遮羞，說秦檜有功於南宋，殺岳飛，實是康王意旨，他害怕岳飛直搗黃龍，迎二帝同朝，則皇位不保了。雖然這麼說，秦檜仍被後世所鄙，依然跪在岳爺腳下，任人拷打。箭豬替自己遮羞，實枉費心血。他撻出歐陽修之大樑，表面看來自大狂，實是自卑感作祟。

「才具」

箭豬自誇爲「有才具的人」，不是「庸材下駟」之輩，因而遭人妒恨。大嘆「唯其天下間有的是戾氣充盈的醜類，便不能有長保無咎的君子。」不錯，自從中共推行了笑臉外交，加上中南半島共黨得勢，此間投機分子，紛紛轉向，確有戾氣充盈的醜類之盛況，長保無咎的君子愈來愈少了。野豬與箭豬等輩，見獵心喜，也來一個看風駛悝，結成拜把兄弟，向老八送秋波。他們確具有「才具」，不是庸材下駟之輩。古代仗義之徒，每多市井屠狗之輩，故庸材下駟之輩，大多不陰險奸詐，左搖右擺，只自以爲具「才具」的人，才夠膽如此。豬兄所具「才具」，不走正道，專走邪道，野豬曾投靠李宗仁、李濟琛、汪精衞、國民黨、共產黨，只要有得撈，不管什麼左、右、中，前漢、後漢，一律「照殺」。箭豬的「才具」雖差一皮，但在小島裏，也居然左右中都撈埋。像他們這樣的過街老鼠，妒忌他們的人未必有，但憎恨他們的人，滿街滿巷。

箭豬教人「去麻煩」的方法：「道遇惡犬，也未嘗不可饗之以一棍，使之負痛而知懼，以後不敢再狺狺向人。」這番話，拿來用在像箭豬般的狡詐可鄙動物身上，再恰切不過了。因此，狠狠地給它兜頭一棍，使它不能繼續充當老八馬前卒，繼續在右派陣地中狺狺向人，實在功德無量。

「衝動」

箭豬爲老友野豬「抱打不平」，赤膊上陣，撩起是非，被牛馬主人大罵一輪。他們被罵，使人想起了三國演義孔明罵王朗。不過王朗尚知羞恥，一怒墮馬而死。野箭與箭豬則恬不知恥，繼續與牛馬主人對抗。野豬運用陰濕手段，斬斷牛馬陣地，並唆使箭豬爬出島居，助他一臂之力。箭豬潑婦罵街說：「別人都不會因你的愚蠢衝動而害怕你，尤其是法治地區，你發起狂，強人低首，人家只會召警將你送入瘋人院。你要恣意罵人，公平的法律自會給你以應得的懲罰。」香港是自由法治地區，不像大陸，隨時關押勞改。箭豬條氣唔順，大可請律師談談。箭豬不健忘的話，正宗左仔有老八做靠山，勢力非同小可，牛馬主人尚且不怕，六七年口誅筆伐，搞到左仔冇啖好食，揚言要用子彈對付，牛馬主人也一樣撻伐，何況微不足道，令人齒冷的箭豬。其實，牛馬主人教訓箭豬，已算看得起他了，因爲他只不過是一隻小爬蟲，與左仔相比，大巫見小巫而已。

箭豬不要亂噏囈語了，自己周身邪氣，卻教人怎樣去「養氣」，其淺薄無知，不談也吧！

寧爲自由鬼．不作共黨奴（中）

——紀念五月大逃亡十三週年

曾憲光

雖然在逃亡隊伍代表的會上，我被選爲副總指揮，且自信對組織和出主意方面，大可令到全體難友們滿意，但由於逃亡前夕，我仍在白雲山右派集中營勞改，故而只得一個講字，一切的準備工作，都得靠辦法多的總指揮老邱去做和完成。譬如要一部性能高的大汽車，幾張不同環境和情況下用的機關證明書，二名司機（即揀二名亦想投奔自由的司機參加到我們的逃亡隊伍，原因是同一命運者比拿特殊高薪者可靠，且設若一個司機途中病倒時，還有第二個司機頂上去），勞動工具……等，都全靠老邱利用其在公安廳當機要秘書職權弄到手的。

話說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早，我們一行三十四人，在各逃亡代表的率領下，紛紛趕來陶陶居名爲飲茶實爲集會，當飲到幹部都上班去的九點二十分時，分坐各枱並裝出互不認識的難友們，同時埋單落樓，接着都跟着老邱來到附近×機關宿舍的後園，並立即登上停在那裏的一部大汽車出發，汽車通過南區，開出沙河後，大夥才鬆了口氣的開始談話，但都只限於「早晨」，「早晨」的相互問好，而絕不問對方姓名職業……

經幾個鐘頭的快車，惠州在望，突然間汽車停了下來，啊！原來被通路上一關卡人員截住不讓過去，是時，我故作鎮靜的出示早預備好的工廠證明，該證明寫有：「茲有我廠職工（包括司機）三十四人，前往貴縣旅行遊覽西湖。……」關卡人員看過後，因找不出破綻而准於放行。

當我們的汽車開離惠州三十里外，來到一臨時增設的關卡時，又被截住不放，於是我們又出示另一張亦早已預備好的機關黨委證明：「茲有我處幹部三十二人，下放火星農場……」與此同時，一些難友們一邊用扁擔敲鐵鋤的打拍子，一邊小聲和唱，此一來，關卡人員再精明也同樣會受騙的給予放行，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集體說大謊，但經驗一再告訴我們，對共產黨人是絕對不能講實話的。至我們能一一順利過關，是由於確切地落實了「沒有調查研究便沒有發言權」，和「不打無把握之仗」的「毛語錄」之故，換句話說，在我們逃亡前便已查到逃亡路線途中，那個地方設有關卡，把守情況又如何？還有……如當我們曉得離開惠州三十里左右，通邊防區的那個關卡時，便進一步搜集資料，最後了解到在該關卡過去接近邊防區處，有一名叫火星農報，爲此，在出走前我們不僅弄好了一張下放的假證明，且寫明下放者是三十二人而不是三十四人。（蓋因按當時一般慣例，下放幹部落鄉時都是由一名機關黨委人員帶領的，司機當不能算在內的。）且還準備好製造假象的勞動工具，抗暴出走同樣是一場針鋒相對和殘酷的鬬爭啊！

連過兩道檢查哨後，在兩位年青司機輪流駕駛下，車跑如飛，給我們拋在後面的是一大批一大批飢渴不堪的逃亡難民，他們中有老人、婦孺、工人、農民、學生、女青年，但都目標一致——向香港進發，見之使人心酸，尤其聽到一位老人說「我不能行只能爬時也要爬到梧桐山，深圳河」的誓言時，迎面而來的則是一車又一車載滿失望，憤懣的，被英（港）方遣返的被捕逃亡者，看到上述情景後，大夥的心情都變得特別沉重。

車在快速地飛奔，車上全體難友們的心，跑得更快，即人人都希望能儘快順利闖過最後也是最難闖過的一道臨時檢查站，據說該臨時檢查站是專爲攔截逃港者而設，所以出發前我們已決定選在晚上的時間，用車強行衝過去的，可是令我們失望更震驚莫名的，該檢查站的唯一通道上，已被共軍用木頭石塊堵死，把它們搬去嗎？恐來不及且易暴露，怎麼辦？經老邱與我商量後，當機立斷：棄車步行！

下車後，我們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決定按原來計劃：把三十四人分成八個戰鬬小組。仍由老邱與我分任正副總指揮，老陳（他曾是中共軍的偵察排長）擔任點兵，但沿公路走呢？還是爬山間小道？朝深圳那邊進發抑向打鼓嶺行軍？何去何從？當時確難倒了我們。

當然，所謂何去何從？只是指路的方向而言，因我們那時投奔自由的思想和決心，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不動搖的，記得我們當時喊出的口號是：寧可身死荒山，也絕不返回魔窟……。

我們開始跟着在公路上逃亡的人羣向南而行。

步行三小時後，跟着夜幕的低垂，我們也來到一個海山相接，不知其名字的地方，在停下來邊吃（只能吃一點點，因帶來的乾糧準備三日用的哩。）邊研究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時，英（港）方的探照燈不時射來，致搞到大家的思想都異常的混亂……經一陣沉默後，有幾名青年共幹提議每人找一根木，或一棵小樹，然後抱住它們游過去，但由於要照顧年齡較大和體弱的難友，我們沒有接受，並採取爬山越過去的做法，因在廣州出發前，大夥已誓言：要生一起生

，要死一齊死！

當我們抵達不知名的山頂時，已經是旭日初升的二十二日早晨，再向左一拐，山下的公路赫然在目，是時，雖不知下去後是禍是福，但仍吸引着我們，經反覆硏討，認爲還是暫時躲在隱蔽處先觀其動靜，並趁機休息一下。

不久，有三個農村小孩在我們眼前出現，他們是昨晚在那條山下公路遠遠瞧見共軍邊防巡邏隊，才又退回山上來的，由於他們是識途老馬，因此，我們便把其請作嚮導，交換條份是每人給他一塊高級餅。

在三位小鬼帶路下，向左挺進，一路上又躲又走，不覺間，夜幕又告低垂，山風疾疾，在前面遠方的山邊隱約閃現燈光，其中一個小鬼說，他上次進入英境就是這個方向，我們被他的話打動了，很自然地全體難友都加快了前進的腳步。

經二個小時的快行軍後，才來到距燈光六五百公尺處，是時，從該處發出的馬達聲響個不停，小鬼們說，那裏就是邊防軍的小型發電站，上回他們打從那裏經過逃亡時，駐站解放軍竟完全不理。

爲愼重起見，我們三十四人還是決定按兵不動，先看看三位小鬼的偵察結果再說，可是沒多久，他們回報說那邊已被封鎖，那只有後撤，改向梧桐山進軍了。

二十三日正午十二時步抵梧桐山山腰，放眼四周，但見山腰與山頂之間，已麕集了一羣一羣的逃亡難民，飢病交迫倒在山上山下不起者舉目皆是，還有數不清的死屍……目睹此情此景，使我們每一個人都憤恨悲痛的一時說不出話來，萬惡的共魔毛澤東啊，這筆賬終有一天要你們十倍償還的！

大約是下午四時許，忽然整個梧桐山在怒吼，原來大批武裝共軍上山抓人來了。在奔逃中，一位農民告訴我，據說由於逃亡人數太多，迫使香港政府實行大規模的搜查和遣反工作，此一來，使得中共也只好再度封鎖邊界，不准人民逃亡了。

怎麼辦？我們唯一的求生辦法只有強行突圍了，但令人痛心難過和不安的是，小周的未婚妻（北平人，共青團員，幹部），和另七位難友都跑失了，爲鼓舞士氣，我們二十六人又再舉行了一次緊急動員大會，會上除安慰跑失者的親朋外，着重強調邊界雖被封鎖，但路是人走出來的，並提出繼續戰鬬便是勝利的口號。

臨突圍出發前，小周突緊握着我的手，聲淚俱下的說：「曾同志，我絕對不能撇下阿芳（他的未婚妻），獨自偷生，我要上山找她，至其他失落的七位兄弟，則要請你們設法找回了。」語畢我還來不及回答，他已轉身而去……

在老邱的指揮下，大夥易道進發，在月色下「深圳水庫」四個大字在門牌上特別刺目：啊！原來腳下便是中共用大陸人民血汗建造的深圳水庫（今天又成爲刮取香港同胞血汗的吸血管）。是時，人們的疲累程度已幾至極限，尤其是當時已是肺病、肝炎及腎病患者的我，再加上臨時染上感冒和胃病復發的無瞞住同伴了，而肥院長亦走不動了，結果，在衆人關心要求下，只好在幾架升降機下坐地休息。在休息中，大家仍有意識地（互相勉勵）談着「路是人走出來的……」

肥院長是經過數次洗腦和脫胎換骨式改造的高級知識分子，從外表看他是管理整間醫院的院長，太太則是該院主任醫生，應該說有名有利了。但實質上說，用他自己本人的話說：「人的尊嚴已被蹂躪，自由慘遭剝奪……有職無權，只是工具一名！」可不是麼？多次的鬬爭經驗告訴了他，其所以長期來仍保有此一地位，是由他對中共來說，還有利用價值之故，但日後呢！「一想起過去屢次被鬬的情況，便感到不寒而慄，若在大陸繼續跌下去，最終是慘死而無葬身地。」而這也是他爲什麼肯捨棄「高位厚祿，甘冒九死一生之險逃亡來港的原因。然更令人敬仰的是林太（肥院長的愛人——太太），她本身嗎，也是高級知識分子，但她爲了丈夫的自由和事業，亦爲了二個孩子（一位是實習醫生，青年團員，另一位是正在唸大四的青年團員，他是我們三十四人中「資歷」最差的一位，因肥院長之關係，我們不能不破例批准其參加這次的逃亡行動）的前途，她寧可犧牲自己的留下來掩護，即二十一日我們出走那天，她仍照常上班，並代其丈夫向醫院黨委請「病假」，多那崇高的母愛，多麼偉大的母親，由此再次證明，儘管中共千方百計地企圖摧殘，迫害甚至企圖消滅人們的人性，但都始終無法得逞的，痛心的是老林終於未能過來，這，身爲副總指揮的我要負一部責任，雖在三日三夜抱病堅持戰鬬的我，仍一直特別照顧他。時間一晃便十三年了，但書寫至此，我仍愧痛和懷念不已……敬愛的林太啊！你能原諒我嗎？

休息一會，我們又踏上征途！

逃亡的隊伍越聚越大，沿途經過的地方，都有一批一批的共幹，學生和老百姓在聚集……

在自願參加我們隊伍的新嚮導（據他自己說曾逃亡八次，均在英界被抓遣送回來）及老陳的帶路下，我們在晚間作攻堅戰式的進軍。正當啣枚疾走，具正規部隊偵察戰鬬經驗的老陳，發出表示危險的訊號（手勢），就在我們臥伏山坡上不久，月色下但見遠處有一羣黑影散開，接着便動也不動，「被共軍包圍上了」不知誰在驚呼！那還了得，因咱們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有行動的盜車叛國逃犯啊，然而這一緊張的意識，在我們的腦中只閃而逝，因在廣州市出發前已一致誓言，若途中碰到中共「解放軍」硬性阻攔時，便實行武力肉搏，因當時我們的口號是「寧爲自由鬼，不作共黨奴。」

後來經派人迂迴偵察的結果，原來對方也是偷渡者，且也以爲遇上「解放軍」而散開伏在那裏不動，直到事情弄清楚，雙方才都鬆了口氣，緊接着便又立即繼續前進，過了一山又一山，涉了一水又一水，在一些小河中，有不少腫脹得非常恐怖的浮屍！

到達山頂了，在對面的山頂上，不時有強烈的探照燈光朝着我們這邊射來，我們都知道那就是新界的山頭，是時已經是二十四日的零時四十分，諸山寂靜，但我們心中卻百感交集的翻騰不已！

時·事·感·言

兆華

哀悼蔣總統逝世和我們今後的責任

親手把半殖民地的中國，經過北伐和對日戰爭幾個危難，而終於把國家躋於世界四強之列的蔣總統，以八十九高齡於四月五日逝世了，這是民主世界的損失，更是中國人民無可補償的重大損失。

有關蔣總統逝世情形，台灣、海外，以至歐美亞非各國的報導，都十分詳盡而極表哀敬之情，爲近代國家元首逝世者所罕見，和我們有邦交的國家，固然派代表團參加葬禮，沒有邦交的也一樣有代表團，其他拍電吊唁的各國政要，更不可勝數，內中包括很多政見不同的國家，至於台灣本省人民和海外同胞，很多哀慟如喪考妣，上了年紀的人，即使平日素養較深，也莫不暗自爲總統之死而流淚，這是剛過一個月千眞萬確的事情，絕不能隨便杜撰，其感人之深，即使不稱絕後，也恐怕是空前了。

日本軍閥眼見中國步向富強，就急不及待的進行侵畧，從「九一八」東北戰火，到「一二八」淞滬戰爭，直到「七七」蘆溝橋神聖全面抗戰開始，中間經過很長時間的委曲求全，忍辱負重，多年來的增強國力與安內攘外等國策，甚至不爲部份野心人士所諒解，時時加以破壞（共黨擴張邊區，導演張楊西安事變等），但蔣總統都沉着應付，終於達成全面抗戰，進而獲得英美同盟與支持，經過八年苦戰，又終於將日本軍閥打敗，使中國成爲世界四大強國，如果沒有他，中國必亡於日本而成爲期鮮第二，我們現在恐怕還要過着亡國奴的生活。

不幸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中共別具野心，乘八年苦戰國力疲憊，全面擴張實力，四處攻城畧地，製造糾紛，而政府於勝利初期，政制和國策上，又多見囿於美國，很多地方甚至爲其出賣，因之勝利後幾年，政府便要撤出大陸而退守台灣，這是非常痛心之事，但蔣總統全不氣餒，依然肩負責任（這時代總統李宗仁逃美），從頭做起，其救國爲民的決心，與抗共精神意志，確爲世界愛好自由人士所景仰，中國人民所不可或忘的。

再看蔣總統致力中國革命事業五六十年，全心全意爲國家民族，日常生活簡單樸素，除與盟邦領袖會談外，很少踏出國門一步，一生與中國人民同甘苦，共患難，四十歲以上的人，人人都知道蔣總統對國家的貢獻，故人人都敬愛蔣總統，因爲他是實實在在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救星。

現在蔣總統死了，我們應該怎辦呢？我們要化哀痛爲力量，我們要效法他愛國家愛民族精神，效法他自強堅定的信念，效法他消滅共黨的決心，效法他刻苦儉樸的生活，效法他一定要把自由康樂的中華民國重建起來，這樣蔣總統雖然死了，但他的精神在我們心中仍然是永生的。

棉、越陷共因素和啓示

中南半島的高棉和南越，終於在最近兩個月內相繼陷共了，這是自由民主國家的悲劇，更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在亞洲最慘重的打擊，美國勢力正式介入中南半島，始於南越吳庭琰政府時期，十多年來協助抵抗越共南侵，幾任總統都可說盡了很大力量，可惜打的是個「不求勝利」的仗（有限度戰爭），以致戰事無法結束，圖然苦了南越人民，也拖弱了美國國力，雖然也曾出動過五十多萬兵，前後有過一千三百多億美元的援助，結果依然得個吉，眞是慘情之至，協助高棉龍諾政府，情形也是一樣，不過時間較短，而陷共也比南越爲先，以同樣情形而同樣收場，明眼人是不驚異的，究其原因，有如下幾大因素：

第一：美國政治無遠見——美國勢力介入南越，是經過艾森豪、甘廼廸、詹森、尼克遜以至現在的福特等幾任總統，艾、甘兩人，時間短暫，越戰在剛開始且範圍不大，詹、尼兩任，則正在喧騰時期，福特則在內外交困，無可作爲之尾聲，當然無能爲力，但上述幾任總統對越戰都應負責任，也都行錯了棋。

同共產黨打交道，美國不應沒有經驗，戰後美國干預中國國共和談，造成中國大陸整個陷共，其中談談打打，吃虧總在政府方面，短短不到五年時間，迫使全面撤出大陸，退守台灣，這應是美國從共黨所獲得第一次教訓。

不久韓戰爆發，美國打起聯合國旗幟，糾合十六國出兵馳援，但中共則用志願軍「抗美援朝」，杜魯門也下令不得打過鴨綠江，結果雙方就打個平手，板店門一談三年，才算定下分隔的「三八」線，這是美國和共黨打交道的第二次教訓。

這兩次教訓，美國所受的損失和所得的經驗，應該是很大的，何以會再有「不求勝利」的越戰呢？不求勝利最好就是打，要圖堵分隔，必需雙方力量有得比，板門店「三八」線分隔成功，全是這個道理，如果沒有實力和共黨是沒有得談的，這關鍵美國也不應不知，何況高唱「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共黨世界革命的目標，美國要助人抵抗共黨，就得打到底，如果打打談談，所謂「日內瓦和約」啦！「巴黎和平協定」啦！結果就只有增加越共的藉口和增強越共的勢力，最後重蹈中國大陸陷共的覆轍，其無政治遠見，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此外美式民主的國會議員，也多無政治眼光，只求短暫安寧，置身事外，不惜把總統雙手縛住，使當政人無計可施，全不知赤禍終會燒到他們頭上的。

第二：美國軍事無決心——高棉陷共時，流亡親王施漢諾揚言：「柬埔寨是第一個打敗美國的國

家」，柬埔寨眞的戰勝美國嗎？不是的，柬埔寨只打敗美國的戰意，以美國現在的人力、物力，與軍事設備來和柬、越作戰，只要加上決心，失敗的一方，絕對不會是美國。退一步美軍仍然像目前南韓一樣，有十多萬留在柬越，相信共黨也不會這樣容易把它拿下。

要知道越共柬共都不是孤立無援的小政權，他們背後是有蘇共和中共撐腰的，要和談時，他們在部署實力，要外國軍隊撤出時，他們在各線增兵，（北越、中共都是同膚色兵種）停止物資援助時，他們從水陸各路大量供應，而美國說停止就一切停止，如此實力此消彼長，要其不敗又怎可得！

第三：美國過份干涉內政——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凡受美援的國家，無一不出亂事，原因美國過份干預受援國家的內政，尤其是在亞洲各國方面，因爲政治體制，傳統觀念，在在都與歐美國家有所不同，但美國卻必定要求同，這是不識時務不懂國情的幼稚行徑，其結果導致政體分裂，人民反對，十多年來南越政府領導人凡四五次更易，無一不是美國插手安排，如此內爭政權，如何能談組訓建設，至於外抗頑共，則更感無能爲力了，這樣相因下去，又如何不加速其崩敗。

第四：兩國當政人未能革新政治——顢頇無能，據熟識中南半島情形的朋友告訴我，柬越兩國的陷共，美國固然要負絕大的責任，「巴黎協定」簽訂以後，美國軍隊開始撤退，給予兩國軍援漸步減少，近半年來差不多已經停止，因此南越軍隊，據說已三個月未正式發餉，其中一部份仰給自籌，這情形下，不特民心厭戰，軍心亦渙散，一個月內兵敗如山倒，執政撤退計劃出現了亂子是其主因，士無鬪志也是原因之一。

至於當政者平日未能勵精圖治，發奮圖強，一味依賴外力，不作獨立自主打算，很多官員貪汚腐化，魚肉人民，即對旅行遊客，也上下其手，官民不能團結一致，政治野心家和宗教領袖又從中作梗，搞風搞雨，大家只希望分杯羹，如此你拉我扯，互相攻擊，於是力量更見削弱，從而一敗塗地，就此覆亡。

支持老萬正告港報人再提辦報

不知是否春雷已動，孟夏草木長，隨着萬物化生而文化小爬蟲也蠢蠢欲動，因之老萬乃有追擊小爬蟲之舉，看星晚「生活圈」「牛馬集」最後幾天，已知出事的端倪。五月一日之後，「生活圈」不見了，更覺得突然而有些不對，其後讀到最近幾期萬人雜誌老萬對小爬蟲窮追猛打的文章，事情得以大白。

提起去年十月一日快報「二十五年的回顧與前瞻」這篇社論，筆者恐怕是剪寄老萬最早者之一，原因當日看這社論，越看越糊塗，簡直有點不相信眼睛，其後又以爲這不是快報，但看報頭並沒有改，於是又加意細讀一遍，更用紅筆將警句圈住，認爲確有問題，這時又意識到莫非「起義」了嗎？忙翻着紀時年號，但結果仍以中華民國爲紀年，這樣就更茫然了。沉思一下，即將之剪寄老萬，記得當時附函有云「……快報一向是自由報刊，爲什麼今天的社論會這樣說法，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但願我心虛或神經衰弱好了，不過論調確有點不解，先生是報界中人，內幕恐怕是會淸楚的……」這函老萬沒有答覆，現在看到他的追擊文章，他說：「……當時老萬以快報是友報，一時疏忽容或有之，故未予置評」。這是筆者看快報毒章的一次明顯發現，其他不明顯而在「中外快訊」及「快語」讀到而有異感的，從前也有過好幾次，不過論調較爲隱晦，因平日信是自由報刊，就沒有再深入研究，不圖頁木之內，眞的附着小爬蟲，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主持人應該澈底查究的。

快報雖然是份民營報紙，在香港可以說任何的話，但既用中華民國年號，一向又是反共的自由刊物，就應該有原則的站穩立場，社論是代表報紙立場的言論，豈能任意胡來，從前國內有份量的報紙，很多設有「社論委員會」的，一人執筆之後，要經委員會審查鑑定，才能發表，如此愼重其事，是有其很大的原則。

自由陣營潛伏小爬蟲，我們一定要將之抽出，否則牠不特腐蝕附着的頁木，使之逐漸竄敗，更重要是牠散佈毒素，毒害廣大人羣，使火熱朝天反共行爲和良好成果受到破壞，這關係就非常重大了。

筆者常常想到，我們反共的原因，絕不是爲權爲利（在港是自食其力的工作者），正如老萬所言，以基於人性而反共，我們既認定中共是殘暴政權，就應該「擇善固執」，假如有人認爲共產主義是好的，不妨名正言順的跟共黨走，而中共廿六年來的表現，卻是不把人作人，只把人作爲工具的狂虐殘暴者，因之我們就應該大力的反，澈底的反，持久的反，一直反到它垮台爲止，即使不幸它竟不垮而反共陣營垮，也只覺得自己理想不行，能「死守善道」也心安理得，總比較朝秦暮楚，俯仰由人而愧怍，何況人性的眞理，自由民主的精神，又怎會長期被壓於暴虐下而暗然無光呢？

非常誠懇的正告香港報人，共產黨是不會欣賞你們的，它把你們全看作反動文化人，任何投機取巧，都只有被利用於一時，到頭來一定要受淸算的，記得廣州陷共初期，關殺十多名港穗記者嗎？（包括本港工商、星島日報某駐穗記者多名）這是鐵一般事實，如果時機來臨，民營報紙是不准存在的，大陸各大城市有那一份舊報紙留存，所謂大老板、大主筆、總編輯、老記等等，如果跑不掉就只有關殺，這是他們必然的政策，意圖徼幸的簡直等死。廿六年來大陸所有文化人，首兩年已十去其八，餘二成則隨時間的消磨而消滅，如果對共黨而仍有膽作態，實在有愧爲觸覺敏銳的報人了。

由於老萬在星晚的地盤「生活圈」「牛馬集」，由抽稿而被撤銷，使到老萬失去追打爬蟲的較理想地盤，更由於老朋友突然反臉，老萬情緒有點激動，好在他一向處事堅強，這點小衝擊很容易回復，他聲言「一切要加倍還擊」，這諾言我很相信，同時我們也一定大力支持。

我在此再特別提出，我們既然覺得反共打爬蟲的地盤不夠，我們可否考慮出版「萬人日報」，這問題斷續談了七八年，現在恐怕是時候了，幹起來困難當然是會有的，主要仍然怎樣把它克服。錢財、人才和報紙的銷路恐怕是最大的問題。有膽、有計劃、有步驟相信也辦得來的。

停下來就會跌倒

霍雲霄

趕去看一場電影，票子是前一天購好的。心裏預計下了車後，購一份晚報，然後到那家常到的餐室去坐半小時，才到進場的時間。這是我近年的生活藝術之一，不論預定到那裏，甚至上教堂，也得先找個地方喝杯咖啡，讓自己的心境寧靜一陣。極力避免匆匆赴約喘着氣入座那種沒節奏的忙亂心態出現。

當巴士在正常開動時，自己的心境早是寧靜的，巴士上層每一個搭客，相信他們心境也是寧靜的。雖然巴士在開動，車廂外的世界每秒鐘都在變動，但因爲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預定目的，外面的變動都不使他們驚愕。沒有變動，那能趕到預定目的地？

巴士走了一大段，忽然停下來，不到半分鐘，整條馬路給各式各樣的汽車塞滿。大約距離幾十架車的前面，塞着一堆由熱鬧的路人，有兩位警員在指揮交通。巴士上層的青年搭客都紛紛伸長脖子向前搜索，我沒有像那些青年人那麼焦急，但也不可否認自己的寧靜心境給擾亂了！

當巴士在進行時，外面的環境在不斷變化，車廂裏的乘客心境是寧靜的，現在巴士停住了，外面的境界暫可沒有什麼變化，人們反而沒法寧靜下來。我忽然發現一個古怪的道理，彷彿只有沒休沒止在生活軌道上運行着的人才能享受到眞正的寧靜。相反

式的動作生活，心境也是難以寧靜的。要是他用心太過，時時懷疑自己，那也會擾亂了他的動向。

有一部以色列電影叫「在屋頂上的彈琴者」，那當是一種生命境界，站在屋頂上，身體容易失掉平衡，只有不斷彈琴，讓心境走進音樂境界中才可以忘記自己所處的境地。同時也可以消滅內心的徬徨。

文丑的「藝術」

雁聲

舞台上的古裝戲，所扮演的角色，分爲：生、旦、淨、丑四大類。丑角尙有大丑、小丑之分。多數男女之間的愛情，或人與人之間的友誼，總是被小丑撥亂其間，令其反目，然後收取「漁利」；至於大丑則往往潛身於權貴之列：如被封爲「九千歲」的魏忠賢，一人之下的奸相賈似道……這類並非「小公子」之丑，乃是大文丑了，何所據而云然耶？曰：因爲這種人多是通詩書、知禮義、好權術又達變，披着聖賢的外衣，行卑鄙小人之事，唯名利是圖，往往出賣國家、民族、大衆的利益，不瞿千

寸舌」都拿來自況了！三、放屁之餘，有人「路見不平」，看不慣了，揭其瘡疤，立即咆哮如雷，耍陰謀、放暗箭，力圖拔去眼中釘——將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快。

丑而無文，尙易於識破；丑而有文，使人看做是「正人君子」的化身，國家信賴之（大筆的津貼金，誤養「別家」之犬），人們蒙蔽之：洋洋然成爲「德高望重」的龐然大物。只要揭其「畫皮」，拆穿西洋鏡——文

丑，也只不過如此。唐五代之馮道，漢朝之王朗，「紅朝」之郭沫若，海外之任畢明（其實，任廠予與這些人並列，還是沾光多矣）這些人，其文有高下，其丑則如出一轍。

俗語說，「堡壘往往是從內部攻破的。」如果這種文丑打進革命陣營中，冷箭百出，行其分化瓦解的「藝術」，無形中「士無鬬志」，「軍心渙散」——使他「起了敵人所不能起的作用」，所以千萬莫疏忽，只有洞灼其奸，使其原形畢露，這樣始免至於遺患無窮？君不見：孫悟空鑽入鐵扇公主的肚中，直刺心臟，所爲何事——爲奪取芭蕉扇也哉。

唐朝詩人白居易，有詩爲證：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即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

風沙萬里行

寒梅

由曲靖大營房首途出發，是由印緬返國的汽車兵團車隊運輸的，每一個步兵連分配四輛十輪大卡車，三個排分乘三輛，連部和小砲排共乘一輛，每天早上出發時，近百輛汽車組成的龐大車隊，馬達齊響，雄壯的歌聲震徹長空，浩浩蕩蕩，威風極了。

車隊的梯次是按戰鬬的序列編組的。打前站的政工人員和維護紀律的「憲兵」連隊的少數人員，早一日出發，先在目的地展開拜會及駐地的安排工作，並檢查前一個梯次部隊的善後，訪問民意的反應，作爲檢討改正的參考。那怕是一針一線，也切實做到秋毫無犯，借住民房，一定要打掃得乾乾淨淨，絕對不容許留下絲毫影響軍譽的污點。

同學們榮譽心重，處處自愛，待人談吐彬彬有禮，行軍到處，當地老百姓都自動的張貼標語，懸掛紅布金字的橫幅，燃放鞭炮，向過境的青年軍勁旅，表示熱烈的歡迎！

師長爲了保持官兵的儀表和部隊的軍容，每天登車前，規定穿着一件平日操作的單層軍衣，將新發下來美觀的天藍色棉衣罩住，免被滾滾的沙塵污染，到達目的地入駐前，又將遮蓋風塵的外罩除去，裝肅儀容過後，才精神奮發的入城和駐地的民衆見面。由於裝備[illegible]

據說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的僧人，一反印度人的孤坐苦修習慣。僧人們都喜歡在不斷耕種或勞作中尋求心境的寧靜，有些千里化綠的和尚，也在苦行中追求自己心靈的寧靜。他們認爲這才符合生命之道。

巴士停了五分鐘，才恢復正常開行了，我先喝咖啡然後入場的看電影的計劃，也得縮短五分鐘，但自覺那一次的寧靜，意境更高，這未嘗不拜在路上有幾分鐘塞車的緊張之賜。

好像叔本華說過：「存在的形式像從山上跑下來的人一樣，如果想停下來，就會跌倒。」這其中所謂像從山上跑下來，看來應該解釋成生活在一種實踐的計劃中。可以這麼說，存在形式，如果沒有預定的實踐計劃，相信不論動也好，靜也好，會同樣覺得苦不堪言，可以使心理上疑懼重重或感到生命的厭倦，百病叢生。

寧靜的感覺，其實並不是眞正的靜止，只是心靈的動與外界的動起和諧作用，有如情侶在擁舞。人除了咽最後一口氣，否則心靈難得有眞正靜止的，自己總得有些動的意向來與它配合才行。要是你沒有動的意向，可能將自己的心靈悶死或者迫瘋的。所有內心的慌亂與疑惑都由不得其靜而起的。

於是寧靜的涵義也可以解釋成謀定而後動的動，不是盲動亂動的動。靜的意態可以解釋成動在一種不停的軌道上。像每天朝九晚五過公式生活的人，實在是在寧靜中。反之動卻是在爲下一個階段應該做什麼而籌謀中。一個人如果日常生活看來在活躍中，但所有工作都是被動的，他自己沒法運用自己的籌謀。他就如何在過公

政治老千

柳葉綠

香港居民叫騙子做老千，香港的老千，可說百行皆有，其中的一種是政治老千。

政治老千，主要是喜歡騙人。騙，在世界上，是一門千奇百怪的學問，只要有了對象，騙子就要出盡花樣，登門到訪。

香港有大騙和小騙，公開騙和秘密騙幾種，行騙的手法各顯神通，騙子招搖過市，目中無人。

有一個故事，是說一個流氓騙一個小孩，當一隻蒼蠅飛過，他偏對小孩說，是「蝴蝶跳舞」。

又有一個故事，是說一個小偷冒充官員，向一些居民恫嚇，企圖勒索錢財。……

這都是騙。但是，做政治老千，卻要臉皮厚，心子黑，而且狡猾和無賴，懂得吹牛拍馬，其次才是無恥敲詐。

這些年來，天下大亂，因而政治老千如虎添翼，都希望混水摸魚，弄些名堂。

美國黑人鬧鬬爭，黑手黨也喬裝「進步」挺身「革命」。其實這是自己騙自己，就像爬蟲揚言要拔起大樹一樣。

政治老千的橫行，一方面用的是金錢戰略，一方面用的是名譽收買，另方面是透過微笑和攏絡，從而討好和出賣。一個例子：蘇聯的政治工作者，曾經收買過美麗的女人去詐騙外國的官員；而東方的一些地痞，也曾經曉得隱瞞個人歷史混進「工人階級隊伍」，進行借刀殺人。

今日的政治老千，顛倒黑白、混淆視聽，確如一羣奸商，把政治炒作貨物賣。老千陷害人，往往尋找「充分理由」；壓迫人，當然也強詞奪理、自圓其說。

「一會兒英雄，一會兒盜賊」，是這個時代的特點。某國有一羣人類的垃圾，因爲覺得世界沒有一個好的國家，同時沒有多少好人，就起而轉左。隨後，他們高歌色情歌曲，大嚼迷幻藥，嫖妓和賭博，並打起「革命旗幟」，要求改變世界。其實，這正是騙人，政治垃圾充作政治妓女，時時刻刻勾引「嫖客」的降臨，豈不令人噴飯！

不過，儘管吹噓「進步」的人不那麼容易騙人，但不知怎的，政治老千都總是多的。老千一出來，大約世界就要熱鬧許多，當然老千們必須牛頭馬面，硬不成就換軟，軟不行就改騙，老爺強姦女童，挑逗和恐嚇都一齊出籠。而且每個政治老千也一定要加入謠言世家，一唱一和，像在演戲，語不驚人死不休。

說到這裏，什麼叫做「學問」？我想，應該是老千的一套，就值得去領取政治一等功勞獎！

牆式的「中立」，或是獻身、投靠於勝利者（前所謂的「反動者」），再過一階段又胡謅什麼「……無望論」，總之，「隨風轉舵」，無一定的立場、出處，宛如「政治娼妓」。二、當其得志之時，作威作福，狐假虎威，凌駕於千萬人之上：弱肉強食；觀其失敗之後，搖尾乞憐，苟且偷生，極盡阿諛奉承，聳肩諂笑，出謀劃策，諸如：「國事論者」、「眞誠信仰」、「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說話」；什麼晏平仲、魯仲連、酈食其的「三

貴陽是貴州省的省會，是產茅台酒的地方。在抗戰期間，位於西南要衝，凡從前方撤退，往後方昆明或重慶逃難的同胞，必經貴陽這一站，各省人士雲集過的貴陽市，原來保守的風氣開放得多了，而且還出現了粵式的茶樓酒館，那些粵式的茶樓酒館，都是粵省人上走難路過貴陽時，隨地而安，爲了維持生計而開設的，也許是生意好，就在當地生根了，可見廣東人到處生存和發展的本領，在抗戰期間，一樣做到「處處無家處處家」，廣東人的謀生潛力，誰說經不起考驗呢？

貴陽，駐有青年軍二〇五師，二〇五師以湖南籍的同學佔多數，師長劉安祺是一位名將，對兄弟師的二〇七師過境，克盡了地主之誼，提供了多方面的服務，兩個師的同學碰頭在一起，眞是相逢何必曾相識，倍感親切！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72 全家脫離魔爪

在我將要回澳前不久，「粵中區幹部業餘文化補習學校」的一個東北籍女教師鄭素霞叫我回澳時代她購一枝派克水筆，並且想將錢交給我。我明知這次是「一去不回」的了，便對她說：「等買了回來才給我錢罷，因爲現在還不知道價錢呢。」

在離開佛山前夕，我把一切詩稿和日記都焚燬了，這些東西都是在「勞教所」釋放出來以後寫的。至於在被囚禁鬬爭前寫過的一切東西，早就被共黨搜查去了，並且作爲鬬爭我的「材料」。我被釋放後曾向原工作單位追討，可是他們說「要留在檔案裏」。

我把詩稿和日記焚燬以後，曾跑到辛枚住處，很想見見她，還想給她一些「暗示」，因爲我覺得這次「一去不回」的舉動實在有點對不住她。

我在她住宅附近徘徊了很久，思想上展開了激烈的鬬爭。可以說，我這一生從沒有幹過對不住人的事，可是這次要對不住辛枚了。肯定的，我「一去不回」這事，必然使她受到批評。

我在思想上鬬爭了很久，終於沒有去見辛枚，因爲我知道，如對她發出任何暗示，必將不能返回澳門，而且後果嚴重。

知道我「一去不回」的除妻外，只有在「勞教所」中認識的老工程師陳陀一人。

那天，我在路上碰到他，我們在一起談了片刻，我把「一去不回」的決心告訴他，他說：「恭喜你，我們大概永無再見之時了！」是的，我們這一中國人哪！

在啓程之日，妻黯然地抱着小明送我和新兒到佛山的普君車站。

小明那時還很小，他大概不知道什麼是別離，妻低聲地說：「好好地教育新兒！」

我默默地望着妻和小明，於是車開了。

我們到了廣州，我匆忙地跑去Y君那裏。Y君是我童年之交，直至今天仍有通信。我見不到Y君，因爲他晚上不一定回家的。

我本想在廣州多等一些時候，可是共黨是善變的，如果它突然改變政策，不再准我到澳「探親」，怎辦？於是我帶着新兒，擠上了由廣州到石岐的長途巴士，返回澳門去。那時候只有五六歲大的新兒，竟然整天站着看車外的風景！

當我們通過海關，進入澳門以後，突然覺得整個人都輕鬆了，那壓在心頭的沉悶而恐怖的氣氛全部消失了。

我曾經長期享受過自由的生活，但是我並不因此而滿足，我幻想着「萬人安樂」的「共產天堂」。在一九四九年底，我歡呼着，我以爲「廣州天亮了」！我跑回石岐，我想「爲人民服務」，我想爲國家，爲人類，也爲自己做一番事業。結果是：「國家表面上是強大了，而人民的苦難日增，自己和「同志們」都在惴惴不安的緊張而恐怖的氣氛下互相鬬爭，互相廝殺，互相吞噬。統治者高高在上地玩弄着權術，玩弄着「陽謀」，屠殺，屠殺，再屠殺！如果這就是「幸福」，世界上那裏再會有痛苦？如果這就是「解放」，世界上那裏再會有枷鎖？

是的，我逃出生天，返回自由了，但八年的光陰浪費了，而且前路茫茫，還留下可憐的妻和小明（即青冥）在共區！

我拖着新兒向着水坑尾四號，我的老家走，當我行到營地街市附近的教堂前，碰到先嚴。

在共區，我的衣着雖然不算好，可是也不覺寒酸，但到了澳門，就有點像乞丐了。

我回到澳門後，立即寫了一封信到佛山，叫妻將它轉交給辛枚。信的內容是：「我返澳後，曾到

評「新…」

在這個電影淡季中，邵氏出品孫仲導演的「同居」與霍士公司出品美布路斯導演的「新科學怪人」，卻有不錯的賣座成績，座上觀眾反應也不錯。我個人覺得「新科學怪人」可說是改錯片名的影片，因爲在觀眾意念中，它應該是一部賣弄恐怖氣氛的電影，但該片並不恐怖，也不色情，勉強可以與英國式胡鬧喜劇拼成一類，座上觀眾，沒有人會相信世界上有如此古怪的故事。觀眾大可以抱着看卡通片的心情來看它，笑了個多鐘頭後離開戲院，可能帶着一份優越感歸去，因爲電影中的人物全是糊塗蟲，我們到底比他們聰明得多。至於「同居」，你可能發現它在國片文藝片中，情節很薄弱，可說是「舊瓶舊酒」的貨式，這又是現代人可笑的觀念，以爲凡是舊的都過時，新的都代表進步。要是看過「同居」的觀眾看了該片，對它有點莫名其妙的親切感，只要思想，道理還是有的。

雖然「同居」中的「酒」也有一點點新，那是[illegible]，這一點點新

「新科學怪人」的以物造型以及表演的誇張，完全是三十年代西方電影的諧劇人物造型，所有電影中的角色，全是可愛的小丑，他們像煞有介事的處理大事，而分分鐘都會犯錯誤，觀眾笑一次，表示發現劇中人笨一次。劇中人每一次錯，都到適可而止的階段，不讓它爆炸，它的目的只是要讓觀眾一直笑下去。

「新」故事是寫科學怪人的孫子[illegible]

醫生處檢查身體，醫生說我患了初期肺病，必須靜

養，所以不返回佛山了。」

辛枚接到我的信後，立即叫妻轉來一封長信，要求我返回佛山休養。信中說「祖國一定會照顧」我。信中還告訴我：「香港和澳門遲早都會解放的」，辛枚引丘遲給陳伯之書的話勸我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辛枚還引丘遲的話說：「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實在，我對不住辛枚，如果所有共黨的領導都像鄭少康和辛枚似的，我決不會離開大陸。可惜得很，絕大多數，特別是那些高級共幹都是喫人的魔鬼。——無論如何，我永不會再上共黨的鈎鈎了！

我回信給妻，叫她善言向辛枚解釋，結果辛枚竟然多發一個月薪水給妻，並叫妻把我寄回去的通行證交回「公安局」。

當妻將我的通行證交回「公安局」時，「公安人員」跳起來說：「古鶴翔是幹部呀，他怎能不回來？」

辛枚多發一個月薪水給妻，當然是「行署」的政策，目的是要我閉嘴不說共黨的壞話。

我離開佛山後，妻便搬回石岐月山里小屋去。

在這期間，我是十分徬徨的，雖然有飯喫，總不能長期依靠父親，而且，妻和小明仍留在共區。

妻回石岐後，岳父便寫信回大陸，他說自己嘔血，我又把依兄的X光照片寄回去，冒充是岳父肺部的照片。

妻接信後，申請回澳省親，可是申請了多次，均不獲准。在這情形下，妻天天到派出所請求，痛哭，可是始終不准她離境。

有一位鄰人，她悄悄地告訴妻說：「如果你要獲得批准，一定要打通街坊代表「翠莊」這一關，你之所以不獲離境，完全是她阻撓之故。

於是，妻不停地向「翠莊」賄賂，不停地送東西給她，經過了半年時間，妻終於在「翠莊」和共產黨的魔爪中，獲得雙程通行證，小明也逃出生天了。

當妻和小明抵達澳門時，我們自然十分高興，但接着而來的便是要和生活作戰了。

使之復活的恐怖玩意，所以他這姓名也改

了，他是腦科醫生，大學教授。不過當這醫生有一天走進祖父的私人實驗室，發現了祖父的研究筆記後，立即改變主意，冒險去偷一名執行了絞刑的犯人的屍首帶回實驗室去做試驗，他的糊塗僕人取錯了一個神經不正常人的腦回來給他換上了，使復活的人成爲半人半獸的人，在鎮上出現，鬧得滿天神佛，雖然那半人半獸的人，到底是本質善良的，他到處鬧事，吃虧的總是自己，最後醫生冒險將自己的一半腦，換給那半人半獸的人，那個人便完全正常了，但在醫生自己的生命裏，無疑地也加上了一點獸性。

電影中的人物，醫生佛德烈是一個表面看來愛裝腔作勢，但心腸很軟的學者，當他與僕人助手相處時，他的僕人與助手，事事愛自作主張，給他騷擾。他的未婚妻伊莉莎白，這個人物對於別人禮貌的要求她做什麼，甚至未婚夫與她親嘴也不行，摸她的衣服也不行，但她遇到別人侵犯時，卻甘之如飴，全沒反抗。女管家表面看來非常陰沉，連說話的腔調也帶恐怖味

「人」與「同居」

林巽

道，但她卻是個忠心而熱情的女管家。還

有那駝背的老僕，有一雙兇惡的眼睛，做事錯了仍然很鎮定，但也是忠心的僕人。鎮上的退伍將軍，成爲全鎮最受敬仰的人，他有一隻假手，又喜愛用假手裝腔作勢，那半人半機械的動作，也成爲娛樂觀眾的表演之一。從「新」片中，我們不得不承認，凡屬匪夷所思的故事，人物造型的效果仍是很重要的。「新」片用黑白攝影，連導演技巧也是四十年代常用的淡出淡入換場手法。但從座上觀眾看，娛樂氣氛並不稍減。這類電影風格從人物看，外表像是變態的，但在變態外層裏的心靈，每個人都是正常而善良的。它比好些渲染心靈變態色情恐怖電影，看來使人舒服。

「同居」雖然是邵氏作品中的小製作，譬如女主角林珍奇的富家女的父母家庭，也借用郊外一些不倫不類的外景作交待。林珍奇有不少裸露鏡頭，但導演多只藉換衣服、洗澡來表現，只有一場張瑛用酒灌醉林珍奇打算強姦的鏡頭，有些少淫意，但並不過份誇張。

「同居」大致說來，尚算是言之有物的電影，它寫一對墮入愛河的青年男女宗華與林珍奇，宗華第一次與林珍奇發生性交後，發覺對方是處女，良心負咎，遂與林珍奇未結婚而同居，他們的計劃是暫不要生孩子，林珍奇是富家女，她離家出走後出來找事做，能夠自立，只她沒有經過貧苦掙扎，人生觀仍是樂觀而稍帶浪漫色彩的，宗華是一個未成名的作家，曾經過多少日子的掙扎，他因此對貧窮很敏感，作風也很實際，因爲他堅持不願生孩子的事使林珍奇誤會宗華怕負責任。就只這一點疑懼，便造成他們一個時期各走極端而分離的原由，但倆人分離後，才感到彼此需要，宗華擺脫富家女的追求，林珍奇也拒絕了富家子的追求，故事在兩人分開後重逢中決定再不分開中結束。

愛情故事最怕走進浪漫境界，因爲愛情不論如何美，亦沒法跳出現實，電影中的現實並不是爲了過較好的物質生活而犧牲愛情那種現實。宗華在電影中，藉着雙眼看見一個生了七個兒女的母親，丈夫因貧窮而虧空公欵被捕入獄，妻子上吊而死的反應，使宗華不得不正視現實，量入爲出，所以堅持不願林珍奇生孩子。但當他發現有一避孕失效，林珍奇有了孩子，卻又決定負起責任。在此時此地，宗華這角色才算是一種眞正正視現實的典型，並不同以浪漫與幻想中來自慰，或動不動犧牲原則的假現實主義者一類人。孫仲雖然是新進導演，但沒有犯上新導演拍文藝片所常犯的浮誇毛病，尤其是對白全沒文藝片中常常聽到不調和的文藝腔。只憑這一點看，我相信這是一個有希望的新導演人才之一。

秧歌

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書名大可以題作「餓」字，——寫的真細緻，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來讀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 適之 一九五五、一、廿五

【1】

張愛玲

我想借這機會告訴讀者們我這篇故事的來源。這也許是不智的，因為一件作品自身有它的生命。解剖它，就等於把一個活人拆成一堆臟腑、筋肉、骨骼，這些東西拼湊在一起也並不能變成一個活人。把小說裏面一件件事蹟的來歷都交代清楚了，往往使人覺得索然無味。但我還是願意讀者們知道，「秧歌」裏面的人物雖然有些是虛構的，事情卻都是有根據的。

在「三反」運動中，「人民文學」上刊載過一個寫作者的自我檢討，作者的名字很陌生，我已經不記得了，看上去是一個共區的青年作家——猜想他年輕的緣故，是因為他掩飾的技巧非常拙劣。這篇短文中提起一九五〇年的春天，他在華北某地（是一個小縣份的名字）工作，正值春荒，農民為飢餓所迫，聚眾搶劫政府糧倉。當地的負責幹部率領民兵開槍彈壓，屠殺了很多的農民。這老幹部也受了傷，當時情緒低落，思想發生動搖，竟頹喪地向作者說：「我們失敗了！」而作者一時認識不清，立場不穩，竟也附和他的論調，感到革命理想破滅的悲哀，而且把這事件據實寫了出來，以小說方式刊在某報上。於是當然自怨自艾，自打嘴巴一番。

這篇文字給我的印象非常深。新聞封鎖這樣澈底，國內各處的飢饉，我們在上海的人是很少聽到的。後來我認識的一個女孩子到南昌附近的鄉下去工作，我聽見說她和農民一同吃米湯度日，米湯裏夾雜着一寸來長的一段段青草。一九五一年初，參加華東土改工作的知識分子，大都每人要隨身携帶幾十萬元人民幣（舊幣），預備在城鎮上購買私房食物，否則就要跟着農民餓肚子。從一九五〇年冬天起，又不斷地從蘇北與上海近郊來人口中聽到「鄉下簡直沒有東西吃了！」農民互相告貸，最高的目標是五百元人民幣（舊幣），相等於一副大餅油條的價值。說這些話的人，都是我確實知道他們沒有說謊的習慣，也沒有說謊的理由。

近至上海西郊虹橋路的菜農，都在挨餓。然而鐵幕內又有一重重的鐵幕，東城與西城也可能就完全消息隔絕。而報紙上宣傳性的統計數字，也還很有人相信。凡是識字的人，似乎對於白紙黑字總有相當的信心。中共也就是明白這一點，所以對於掃除文盲的工作確是做得非常認真。

報紙上提起飢饉，據我所知只有一次，是解放日報上，在下端闢出一個小方塊，塞在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說天津設立了飢民救濟站，救濟四郊飢民。在一片「農民普遍提高生活水準」聲中，那裏來的這些飢民，也沒有加以解釋。一切有職業的人，在「學習」課程中無不熟讀解放日報，但是我問過好多個熟人，誰也沒看見這一則新聞。一半也是因為不願意看見，所以不看見——人人都有點自我麻醉，這也是在重大壓力下的一種自衛的心理。在無論怎樣不堪的情形下，人也還是有適應環境的本能。我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但畢竟是可悲的。

在這本書裏我還提到一個電影劇本，劇情完全根據一張中共的影片，「遙遠的鄉村」。是什麼人編導，已經記不得了，內容我卻記得非常清楚，因為覺得滑稽。劇中放火燒倉那一節，當時看了就有一個感想，如果不是完全虛構的話，那一定是農民的報復行為，被歪曲了的。

此外還有王同志的愛人在老共區的生活狀況，那是根據報上連載的一個女幹部的自傳，但是因為這一切都是通過了王同志的回憶，表現出來的，所以有些地方不免被美化了。

這些片斷的故事，都是使我無法忘記的，放在心裏帶東帶西，已經有好幾年了。現在總算寫了出來，或者可以讓許多人來分擔這沉重的心情。

一

一到了這鎮上，第一先看見長長的一排茅廁。都是迎面一個木板照壁，架在大石頭上，半遮着裏面背對背的兩個坑位。接連不斷的十幾個小茅棚，裏面一個人也沒有。但是有時候一陣風吹過來，微微發出臭氣。下午的陽光淡淡地曬在屋頂上白蒼蒼的茅草上。

走過這一排茅廁，就是店鋪。一排白色的小店，上面黑鬱鬱地矗立着一座大山，山頭上又現出兩抹淡青的遠山。

極窄的一條石子路，對街攔着一道碎石矮牆，牆外望出去什麼也沒有，因為外面就是陡地削落下去的危坡。這邊一爿店裏走出一個女人，捧着個大

紅洋磁臉盆，過了街，把一盆髒水往矮牆外面一倒。不知道為什麼，這舉動有點使人喫驚，像是把一盆污水潑出天涯海角，世界的盡頭。

差不多每一爿店裏都有一個殺氣騰騰的老板娘坐鎮着，人很瘦，一張焦黃的臉，頭髮直披下來，垂到肩上；齊眉戴着一頂粉紫絨線帽，左耳邊更綴着一顆孔雀藍大絨毬——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興出來的這樣打扮，倒有點像戲台上武生扮的綠林大盜，使過往行人看了很感到不安。

有一爿吃食店，賣的是小蔴餅與黑芝蔴棒糖。除這兩項之外，櫃檯上還堆着兩疊白紙小包，看不出是什麼一類的東西。有人來買了一包，當場就拆開來吃，原來裏面包着五隻小蔴餅。櫃檯上另外那一疊紙包，想必是黑芝蔴棒糖了。——不過也許仍舊是蔴餅。

另一爿店櫃檯上一刀刀的草紙堆積如山。靠門卻懸空釘着個小玻璃櫥，裏面陳列着牙膏牙粉。牙粉的紙袋與髮夾的紙板上，都印有五彩明星照片，李麗華、周曼華、周璇，一個個都對着那空空的街道倩笑着。不知道怎麼，更增加了那荒涼之感。

幾隻母鷄在街上走，小心地舉起一隻腳來，小心地踩下去，踏在那一顆顆嵌在黑泥裏的小圓石子上。

東頭來了個小販，挑着擔子，賣的又是黑芝蔴棒糖。

不論是鄉下，是城裏，永遠少不了有這麼一爿香燭店，兼賣燈籠，一簇簇的紅蠟燭，高掛在屋樑上，像長形的紅菓子，纍纍地垂下來。隔壁的一爿店堂裏四壁蕭然，只放着一張方桌，一個小女孩坐在桌子跟前，用機器捲製「土香烟」。那機器是個綠漆的小洋鐵盒子，大概本來是一隻洋油桶，裝了一隻柄，霍霍搖着。

太陽像一隻黃狗攔街躺着。太陽在這裏老了。

路上來了個老太婆，叫住了那小販問他芝蔴糖的價錢。她仰着臉覷着眼向他望着，忽然高興地叫了起來：「嘖，這不是荷生哥麼？你們家兩位老人家都好？荷生嫂好呀？你四嬸好？」

那小販起初怔住了，但隨即想起來，她是他四嬸的娘家親戚，彷彿曾經見過兩面。她個子生得矮，臉型很短，抄下巴，臉色晒成深赭紅，像風乾的山芋片一樣，紅而皺，向外捲着。她戴着舊式的尖口黑帽匾，穿着補了又補的藍布大襖。她總是瞇矇着眼睛，彷彿太陽正照在臉上；說話總是高聲叫喊着，彷彿中間隔着大片的田野。

「你這位大嬸，難得到鎮上來的吧？」這小販問她。

「嗳，我今天是陪我姪女兒來的，」老婦人大聲喊着。「姪女兒明天出嫁，嫁到周村，今天到區上去登記，那孩子可憐，爹娘都沒有了，就一個哥哥，嫂嫂又上城去幫人家去了，家裏就是一個哥哥。他們周家人多，今天他們都要到的。我們這邊人太少了不像樣，我只好也跟了來了。」她仰着臉覷着眼望着他笑。「嗳呀！也眞是巧——怎麼會碰見你的！我們剛來，正在那邊路亭裏歇腳。我對他們說，我說你們先在這兒坐一會，我去瞧瞧，看他們周家的人來了沒有。不要我們比他們先到，顯得新娘子太性急了不好。」

「新郎來了沒有？」

「來了！來了！我瞅見幾個周家的人坐在區公所的台階上。我得要走了，去把新娘子領來，讓人家老等着也不好。你也不要老站在這裏說話，躭擱了生意。生意好吧？你剛才說這糖多少錢一斤？」

這小販這次就不肯告訴她價錢了，他彎腰揀起兩根棒糖，硬塞在她手裏。「大嬸，這個你拿去吃。嘗嘗，還不壞。」

她虎起了臉，推開他的手。「嗳，不行，不行，沒這個道理！這些年沒見面，那有一見面就拿人家的東西？」

「你拿着，拿着。帶回去給小孩子吃。」

「我倒是想買點回去哄哄孩子們，不能叫你送。我自己是吃不動它——老嘍！牙齒一隻都沒有嘍！」

兩人推來讓去好一會，那兩根亮瑩瑩的白花點子小黑棒漸漸溶化了，黏在小販手上。他雖然面帶笑容，臉上漸漸泛出紅色，有點不耐煩的樣子。費盡唇舌，那老太婆終於勉強接受了，滿腔委曲地辭別了他，蹣跚地走開去。她這一轉背，小販臉上的笑容頓時移轉地盤，在老太婆的臉上出現。他板着臉挑着擔子走了，她卻是笑吟吟的，小腳一拐一拐，走過那一排店鋪與茅厠，出了市鎮，向官塘大路上那座白粉牆的亭子走去。

「碰見一個人，」她老遠就喊着。「再也想不到的！我不是有個表妹嫁到桃溪？這就是她婆家的姪子。我看着他好像眼熟，這些年不見了，都不敢喊出口來！」

她姪子金根聽得有點不耐煩起來。「他們來了沒有？周家的人。」他問，他站在路亭的穹門下等着她。是個高大的年輕人，面貌很俊秀，皮膚是黯淡的泥土的顏色。寬肩膀，隔着一層棉襖都看得見。舊棉襖越穿越薄，而且洗褪了色，褪成極淡藍。

「來了，我看見他們的。來了。」

「那我們去吧？」金根回過頭來向他妹妹說。

他妹子金花像沒聽見似的。她坐在亭子裏，背對着他，正在吐唾沫吐在手絹子上，替那小女孩擦手。小女孩是金根的女兒，他們今天把她也帶了來了。那孩子正在那兒鬧彆扭，因為她不明白為什麼要在亭子裏等着。她煩躁地在板櫈上爬上爬下，又伸手去摸那扇形的窗戶，把兩隻手抹得烏黑。不久她一定會把那些灰都抹到她姑姑的新衣服上去。金花今天穿着的一件紫紅花布棉袍，也就是明天的結婚禮服。

金根看他妹妹不答話，他站在那裏叉着腰望着她，透出沒有辦法的樣子。

老婦人喘着氣走進路亭。「怎麼還不去？」她大聲喊着。

「走吧！我們走吧！」金根對他妹妹說：「別這麼老腦筋。」

「誰老腦筋？」她並沒有回過頭來。「也得讓大娘坐下來歇會兒，喘過這口氣來。才走來又走去，人家不累麼？」

「走吧，走吧！」譚大娘說。「別害臊了，現在這時世不興害臊了！」

「誰害臊？」金花賭氣站起來，領着頭走到鎮上去。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人言真可畏 乘機作亂 委曲求成

毛澤東聽得毛骨悚然，尤其趙恒惕特別點出倪嗣冲身材與他差不多，如此肥胖的人，睡在床上活活化成一灘黃水，這種滋味眞不能想像。再想到倪嗣冲雖是人屠戶，但那時沒有組織，全憑倪嗣冲意見殺人，所殺自是有限，一旦報應到了自己身上，如何得了。

張治治中看見毛澤東的臉一青一紅，知道被趙恒惕一番話嚇住，當時說道：「炎老，作大事沒有不殺人的，只能問殺的當不當，不能說有沒有殺過人，如果凡是殺了人都要受報應，我們帶兵的人不是人人要學倪嗣冲。」

趙恒惕說道：「文白兄，你這個說法是皮相之談，在戰場上作戰殺人，固然不好，但彼此竟究是公公道道，你有刀，我有槍，誰也不吃虧。所以名將未必會遭報，只有手握兵權，專門屠殺無辜良民，這就變成了血債，殺的人越多，所欠的債愈重，所遭的報應也就愈慘，報應之經過，如影隨形，又像是上了天秤，不多不少，非常準確，雖欲不信亦不可得。」

鄧顯超吃了魚翅，又吃了幾個湖南名菜，已經吃飽，抹抹嘴說道：「炎老，你講了半天的唯心論，實在不值一駁。」

趙恒惕笑道：「周太太，既然老朽的話不值一駁，就請你駁一駁如何？」

鄧顯超說道：「炎老，我且問你，照你的說法，殺人償命，報應毫厘不爽，那麼？像倪嗣冲一生殺人總也有個千兒八百吧！否則也不能叫人屠戶了，請問他一命如何償還千兒八百條人命。」

趙恒惕笑道：「駁的好，周太太，不怪你在參政會是出色參政員，實在有見地。」

鄧顯超笑道：「炎老，不是我有什麼了不起，實在因爲你的理論太站不住脚了。」

趙恒惕笑道：「周太太，你別忙擺出勝利姿態，我還有話補充哩！倪嗣冲一生殺的人，可能不還止千兒八百，但他臨死報應之慘，他這一命就不止抵一命，因爲他身受之苦，比起一般待決囚犯要重過百倍，囚犯因殺人而繫獄。被判死刑處決不過三兩個月時間，倪嗣冲在床上躺了四年，所受之罪何止十個囚犯的罪，更重要的是還有地獄輪迴苦。」

鄧顯超大笑道：「炎老，你去過地獄。」

全場一齊愕然，周恩來更急得立刻掏出小手帕擦汗。

趙恒惕卻絲毫不怒，微笑說道：「周太太，老朽若是去了地獄便不能回來了，不過，地獄是確實有的，你不信，我們也不必爭執，但輪迴之事，倒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一個姓簡的大財主，死後托出一條小狗，托夢與其家人，取回供養，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毛澤東忽然想起，問道：「炎老，這個傳說我也知道，是不是眞的。」

趙恒惕說道：「我同簡某後人都認識，他們门己家中傳出的，怎麼會假。」

毛澤東心情剛剛鬆弛一些，此時又緊張起來。

趙恒惕說道：「地獄輪迴之說，半點也不假，在輪迴時，最難得到的是人身，我們既然得到人身，便要善自保持，一旦墮入畜牲道，再想轉回人身就難了。」

鄧顯超眼見毛澤東都知道人托生狗的事，覺得不是唯心論了，不敢再爭，這時酒菜已經上完，其他各席客人都已散席坐在四周閒談，毛澤東也乘機離席，周圍去寒暄，總算脫離了趙恒惕，精神上雖然暫時少了一份威脅，心理上卻增加了負擔。

賀耀祖是主人，恐怕有意外，也跟着毛澤東周旋，乘着左右無人，悄悄說道：「毛家大爹，你不好再同蔣先生作對了，安心作一份官吧！」

毛澤東低聲說：「賀家四爹，我那是搞什麼革

命，完全是要替湖南人爭口氣，我們湖南人在現階段內不入閣，外不封疆，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只要改變這種情況，我馬上就不革命。」

賀耀祖笑道：「毛家大爹，你要多大的價錢，可以告訴我，我能直接到蔣先生臥室報告。」

毛澤東說道：「賀家四爹，我不是想作官，不過，我現在代表了中國共產黨，我參加政府如果沒有適當地位，恐怕手下不服。」

賀耀祖說道：「毛家大爹，我聽覃家老爹講，你在遵義時曾派人到南京找他，要求一個監察院副院長，他沒有替你轉過去。」

毛澤東臉紅一下，說道：「賀家四爹，你想想那是什麼時候，這是什麼時候，那時我有多少兵力，現在有多大兵力。」

賀耀祖點下頭：「這點我當然知道，蔣先生也明白，你現在參加政府，我想司法，考試兩個院你可以選擇的。」

毛澤東問道：「監察院不行嗎？」

賀耀祖說道：「我不敢說一定不成，但可能性是不大，你心理方面先要有個準備。」

兩人說着話繞了客廳一周，寒暄一遍，回到原來地方，毛澤東就起身告辭，先向趙恒惕鞠躬說道：「炎老，明天我到府上請安，再聆教益。」

趙恒惕連忙拱手還禮說道：「潤之先生，千萬不必客氣，老朽住在鄉下，距市區太遠，又要過江，你今天身份不同，若到舍下，保衛都不方便，彼此不是外人，不必拘這些世俗禮法，而且老朽要說的話也說完了，足下若能記住今日的談話，就爲我們湖南省爭光，也是國家之福，老朽更有榮焉。」說過又連連拱了幾下手。

毛澤東連連鞠躬稱是，不敢多說話，恐怕又引起趙老頭子一頓教訓。

覃振過來說道：「潤之，你有空可以常到舍間來談談，我住在市區內，比炎公方便，你如果要再同炎公談談，我可以接炎公到舍下住一天。」

毛澤東連連點頭道：「好的，好的，我約定時間再通知理老。」說過又同大家逐個握手，在張治中、周恩來兩對夫婦簇擁下，上了汽車開回桂園。

一行人上了汽車，鄧穎超先哼了一聲：「下次再有趙老頭子，不必說吃魚翅，就算是吃猴頭，我也不來了。」

藍蘋說道：「這個趙老頭子怎麼這樣多的話，他是幹什麼的。」

周恩來說道：「他以前當過湖南省長，爲官清正，又處處替本省設想，湖南人都很尊敬他，現在住在鄉下，掛一個參政員名義，領少數的錢，布衣蔬食，生活很平靜。平時很少進城，這次眞是特爲主席而來。」

毛澤東冷笑道：「專爲罵我而來，我們的黨同這老傢伙的寃仇數不清，當時許多同志都被他殺了，少奇同志就差一點，也派人抓過我，如果抓住，也是完蛋。」

藍蘋笑道：「既然這樣，你剛才對他爲什麼這樣客氣，你們男人的演戲本領，可比我們要內行的多。」

毛澤東嘆口氣：「沒有辦法，人要隨環境變，這裏不是延安。」

張治中笑道：「潤之兄今天態度很好，趙老頭子確實惹不得，委員長對他都恭而敬之，他從不管政府閑事，不過，他若是向委員長提出建議，一定會發生重大作用。」

藍蘋聽說趙恒惕能直接同蔣委員長講話，明白毛澤東所以百般敷衍的原因，實在恐怕趙恒惕見到蔣委員長說一句壞話，就斷送了前程。

只有鄧穎超不服，說道：「趙老頭子也是參政員，下次參政會開大會，他一定會來出席，老娘一定要他當場出醜。」

周恩來登時嚇得臉上變色，但是既不敢攔，又不敢問，只得聽其自然。

毛澤東笑問道：「穎超同志，你怎麼樣要趙老頭子出醜。」

鄧穎超笑道：「主席，你問問江青同志，女人要出男人的醜，辦法可是多的很，下次開會我故意同他坐一起，等到委員長上台報告軍事情況，大家都在聚精會神的聽，我就大喊一聲說趙老頭子拉我的衣服，向我胸部亂摸，管保一次就整的他下次不能來參政會開會。」

大家都未料到鄧穎超有這麼樣的怪主意，毛澤東、張治中兩對都笑得前仰後合，周恩來又急又氣又不敢開口，司機也忍不住笑不敢再開車，恐怕失去控制，撞向路邊。

周恩來也不知道鄧穎超會不會眞的這樣作，自己卻不敢問，就向張治中施個眼色。

張治中說道：「周大嫂，你眞會說笑話。」

鄧穎超說道：「我那有工夫說笑話，我這人是說得到，作得到的，不信你看。」

張治中說道：「周大嫂，你要是當眞用這個辦法去整趙老頭子，可是白費心機。」

鄧穎超問道：「爲什麼？是說趙老頭子看不上我，周恩來尙且把我當寶貝，何況趙老頭子。」毛澤東又哈哈大笑，藍蘋向周恩來看了一眼，也笑得花枝招展。

周恩來苦笑道：「小超，你講什麼我不敢插口，只是別帶上我好不好。」

鄧超穎罵道：「死鬼，你是我的什麼人，我講話怎會不帶你。」

張治中說道：「周大嫂，你貌若天人，又雍容華貴，任何男人見了都會動心，但動心不一定便會動手，除去遇上羅隆基，任何人都不會，何況趙老頭子年過七十，又長年唸佛，所以你用這個手段出他的醜，恐怕會收到相反的效果。」

鄧穎超點頭道：「這話倒也不錯，這個辦法用不得。」

周恩來此時眞想跪在車箱內給張治中叩三個響頭，以答謝張治中舌燦蓮花，幫了自己大忙。

中國抗戰實錄【29】



辛亥革命與日本

蔣公的家世

在這裏，讓我們把話題轉移到蔣總統的故事。

一八九五年，中國敗於甲午戰爭，對漢民族來說，眞正是奇恥大辱的新聞。這個事件的報導帶同人們的激憤，一時傳遍了中國全土。蔣總統的故鄉——溪口鎭（浙江省奉化縣武嶺），也聽到了戰事失敗的原委和馬關條約的屈辱種種情況。

那個時候，蔣總統雖然還只是虛歲九歲的少年，但是看到了村鎭上的許多人充滿着憤怒在互相談論「四千萬平方里的領土，四萬萬人民的大國，輸給只有三個小島的日本（在中國沒有考慮到北海道是日本的領土），倒是怎麽一回事？」在幼小的心版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於「國家」「民族」等言詞所具有的意義，雖然還模模糊糊，但已經是受到啓發而懂得運用思考去尋根究底的一個開端。

一如前面所述，清廷自十九世紀以來，對外屢戰屢敗，於是簽訂不平等條約、割讓領土、開設租界……墮落到在列強爲所欲爲的侵略之下。曾經是「世界帝國」的國家，如今竟落得連國家的生存都面臨到了値得危懼的情勢！

故鄉溪口的環境

溪口鎭村固然是一個山野的村落，可是對於外界卻暢通無阻。循剡溪四十公里而下，便可到達寧波港口，寧波在南京條約中就被開闢爲對外通商口岸，是最早接觸到西洋文明的一個城市；而且乘船前往上海，也只不過是一、兩天的行程。

沿海一帶的人們和山僻地區的天台、新昌等地居民往來時，必定在溪口中途落腳，所以，在停船碼頭上，每天早晨人羣攢動和物資集散，頗爲繁盛；新時代的氣息，隨着往來的人潮，非常敏感地散播在這個鎭市上。

在另一方面，古舊風俗的遺痕也還留存着頗爲濃厚的色彩。特別是給予人們痛苦的所謂「土豪劣紳」，橫行不法，隨着清廷的紀綱日益廢弛，地方秩序也越發混亂，貪官汚吏爲所欲爲，人民深受塗炭之苦。

在這樣的環境中，自幼感受到國家的恥辱和切身體驗到社會的腐敗，卻正好是培育了自立自強、不屈不撓——戰鬥精神的土壤。

父親肅庵公的訓示

當甲午戰爭開始不久的一八九四年十二月，祖父玉表公八十一歲壽終；翌年七月，父親肅庵公五十四歲相繼謝世；不到一年之間，棟折榱崩，遺留下來的重擔，便由母親王太夫人纖弱的雙手承接下來。一家連續慘遭不幸，王太夫人頻呼「所天」，傷心痛哭，不能自已。

我在九歲失去了父親，到今天沒有一刻忘記父親臨終的遺言；父親去世的時候，母親隨侍在傍，父親凝視着我和幼妹手指着哥哥緩慢地說：「你的弟妹都還幼小，我死後，你的母親必定承擔不了哀痛，你年紀較大，希望能對你母盡孝，對弟妹友愛，以安慰我的心靈。」哥哥含淚點頭承諾，父親才停止了呼息……

在此之前，當我初入學時，父親把我叫到面前，給我訓示：「我自從年輕時候繼承家業，沒有能替國家効力，但仍希望在地方上辦點教育，改正社會風氣；現在我要盡力使親族敦睦，地方平安。你們應該專心讀書，將來如果有點成就，也可以稍稍補償我生平的缺憾。」（註：朱執信——「蔣肅庵先生墓誌銘」，一九一八・八，原文如下：「吾友蔣子中正爲余言曰：「吾九歲而喪父，今幾二十年，未嘗須臾忘吾父未歿時之言也。吾父之歿也，吾母王太君在側，吾父顧吾及幼妹指謂吾兄曰：爾弟、妹幼，吾死後，爾母必哀痛不自勝，爾年長，其能盡孝致友，以慰吾心耶？吾兄承涕自任，乃瞑。……方吾始就傅時，吾父引而訓之曰：吾少承先人業，不克服勞於國，然猶冀於鄉黨施教育，矯去敝俗。今者吾當盡力，使親族敦睦，閭閈無驚；而爾輩得一意讀書，異日倘有所成，亦可稍補吾憾也已！」）

上面這一段話，是朱執信先生於一九一八年替肅庵公撰寫的墓誌銘中，所引述蔣總統的回憶。

胥吏豪紳凌虐脅迫

肅庵公逝世後，長兄分家另立門戶，一家的財產正好成了土豪劣紳覬覦的目標。

中正九歲喪父，一門孤寡，無可依靠。當時清廷政治腐敗，胥吏豪紳依附權勢作惡，我家人丁單薄，遂成爲凌虐脅迫對象，沒有一日安寧，曾經爲田賦征收，被強迫攤派役使。（註：蔣總統——「報國與思親」，一九三六・十，原文如下：「中正九歲喪父，一門孤寡，煢孑無依。其時清政不綱，吏胥勢豪，夤緣爲虐；吾家門祚旣單，遂爲覬覦之的，欺凌脅逼，靡日而寧，嘗以田賦徵收，強令供役。」）

在二十歲那一年（一九〇六年）

的一月，蔣總統遭受到了有理說不清的侮辱。

當時的田賦，照規定每一鄉鎭應該繳納一定數量的錢糧，但是在地方上如果有人家離散或者遷往他處的住戶，以致出現無法催繳的情況，縣知事便將這一份欠糧攤派給同一鄉鎭生活餘裕的人代繳。

在這個時候，地方土豪便和胥吏勾結，攤派給王太夫人代繳的數額很多，實在無力繳納；但最後仍然將蔣總統傳喚了去，勒令承擔。這個事件，是促成蔣總統獻身革命的直接因素——立定志向，東渡日本，就是在這個事件發生不久之後。

蔣公故鄉溪口鎭的市街

悲苦情況無法比喻

產業被奪，先人的田地不能保全，甚至於被誣陷到公堂，受到很多脅迫和侮辱。

地方上沒有仗義執言的人，族人和親戚們也多袖手旁觀，我家母子含憤忍痛，悲苦情況，無法比喻。（註：蔣總統——「報國與思親」，一九三六・十，原文如下：「產業被奪，先疇不保，甚至構陷公庭，迫辱備至；鄉里既無正論，戚族亦多旁觀，吾母子含憤茹痛，荼蘗之苦，不足以喻。）

祖父和父親

溪口蔣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紀元前十二世紀，鞏固周朝基礎的周公旦第三子伯齡。至於移居奉化，是在十三世紀的元朝開始。到了十七世紀，有一位名叫仕傑的族祖，定居溪口，爲溪口蔣氏的起源；自此之後，蔣氏族人不出任滿清朝庭，而一直保持着漢人的立場。

祖父玉表公以商業起家

我們蔣家自從仕傑公遷居錦溪以來，歷代勤勞務農，敦崇禮讓，在清朝三百年之間，沒有一個出仕做官的人。祖父玉表公以商業起家，並經營鹽舖，家庭經濟日漸富裕。（註：蔣總統——「玉表公行狀」一九一八・四，原文如下：「吾族自仕傑公遷居錦溪以來，累世歷勤穡事，敦崇禮讓，勝清三百年間，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至公以貨殖起家，兼居積鹽鹺，生計日漸饒裕。）

玉表公經營的鹽舖，字號「玉泰」。在清朝時代，鹽是專賣的商品，所以鹽舖的利益，比較穩定。

蔣公誕生取名瑞元

蔣總統於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午，出生在鹽舖內的一間房子裏，祖父欣喜得到男孫，因此取名「瑞元」。

今年（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爲蔣總統的米壽——八十八歲華誕，當天，以台北爲中心，中華民國全體國民將舉行祝壽活動。

玉表公善寬恕

玉表公於一八九四年去世。死別的時候，蔣總統雖然還只是八歲幼兒，但所受到祖父的薰陶，還很鮮明地留在記憶之中：

祖父生性慈善，待人寬恕，但教訓子孫則很嚴格。布衣素食，喜歡研究佛教經典，能夠辨明其宗支流派，且曾手抄佛經多種，可惜已經散失。

剡溪北面，有武嶺庵，旅客往來經過這裏，雖然饑渴，但是得不到飲食；玉表公佈施茶飯，賙濟行人，有六、七年之久。親友們有婚喪大事無力舉辦，或者因困難前來告貸，必然盡力幫助，滿足其要求；地方上有修廟、建祠、開路、築堤等等公共建設的捐募，毫不吝惜……博愛情懷，充滿其人生境界……（註：蔣總統——「玉表公行狀」，一九一八・四，「性慈善，待人以恕；而教子孫則嚴。衣布茹素，就好內典，辨晰宗派，嘗手鈔貝編若干種，今皆散佚……溪北有庵，名曰武嶺，行旅往來，多有饑弗得食、渴弗得飲者，公乃施茶給食以濟之，凡六、七年。親友有婚喪不舉、緩急相告者，必饜其所求而去。鄉中飾廟、構祠、開道、築堤諸公共建設，捐輸無所吝……而博愛之旨趣，充然溢乎事境如此也……。）

後來在西安事變時殉難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邵元冲（註：邵元冲，一八九〇——一九三六年，浙江人，早年參加革命運動，留學日本，和蔣總統同樣地因得到辛亥革命消息回國。國民黨一全大會當選中央委員，後來曾任黃埔軍校教官、中央常務委員等職。西安事變時，中流彈殉難。）



蔣公故鄉溪口鎭山明水秀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留德考試、獨佔鰲頭

二十二年間，清泉因對江西剿共宣傳組加緊組訓民眾及清鄉善後諸工作，建樹頗多，積功調升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訓練處少將處長，與賀衷寒、袁守謙、劉詠堯、鄧文儀、胡宗南諸將領，經常保持接觸，交換時事意見；公餘之暇，嘗研究歐西各家政治經濟學說，並孜孜不倦勤習德文，以備深造之用。

中日兩國同處東亞，不但歷史文化上，有悠久密切的關聯，而且在國際間有休戚相關的命運，照說彼此應攜手合作，和平相處，不該仇視敵對，兵戈爭戰。可是，日本自從「征韓論」得手後，食髓知味，更積極的發展大陸政策，認定華北為生命線，發動對華侵略。此後，又花樣翻新，利用清廢帝溥儀名義，組織偽滿洲國，盡心挑撥我國內民族間的感情，以達到「以華制華」的陰謀。

這時，日本軍閥得意忘形，更進一步直指長城以內進犯，攻陷山海關，佔領熱河，奪取長城各口，侵襲灤東，直逼北平近郊，並且分兵深入察綏兩省壓迫成立他們遂心所欲的塘沽協定。

雖然全國的民氣激昂到了沸點，但是盤踞在江西寧都一帶的朱毛共軍，隨時隨地都在騷動，實為國家心腹之患，政府處於長期雙方夾攻之中，其處境之苦，謀國之忠，不是身歷其境，深知內情的人，恐怕難於想像。

邱將軍感於內憂外患的侵凌與荼毒，國勢漸趨險惡，認為日本軍閥必然急不暇擇，盲動侵略，長期抗戰，無法避免，保國衛家，任重道遠，乃決心在軍事學術方面再求深造，以便為祖國付出更多更大的貢獻。二十三年德政府允派學生赴德學習軍事，他以時機勿予喪失，遂報名參加留德考試，五月放榜，共錄取九員，清泉以成績優異，名列第一。

是年六月，束裝乘輪遠離國門，入工兵專科學校，在明星（Munchen）接受為期半年之入伍訓練，至翌年秋間完成工兵學科課程，使在阿爾卑斯山下，參加實兵演習後而結業。

德軍工兵專門學校畢業後，這年十月，再入柏林陸軍大學深造。這是德國軍事學術的寶庫，網羅了許多學驗均豐一流軍事專家，惟校方對外國學生傳授課程，諸多保守，教授們每有最新之講義，則秘而不發。

邱清泉向學心切，不惜運用種種方法，每獲得珍貴秘本後，嘗不休不眠，通宵達旦打字抄錄，妥為保存，秘密研究閱讀。

在校三稔期間，邱清泉深居簡出，專心致力於戰術戰略及國防建設之研究。對於巴爾克、老毛奇、斯蒂芬及克勞塞維茨之戰爭理論，一一作分析比較；於古得里揚之裝甲騎兵戰術，亦饒有興趣，頗獲心得；尤對魯登道夫之全民戰爭論，更發憤研究，嘗於課暇埋首翻譯，以備參考。日後在戰場上所施機動力與火力結合之衝戰法，即蘊蓄於斯，而其作戰攻擊，智勇兼備，臨變果斷，指揮若定，未嘗不是受普魯士精神之影響。

日本軍閥目睹我國軍江西剿共勝利，長江流域趨於安定，政府積極國防建設，一個強的新中國，以嶄新之姿態將出現於東亞，使它時不我待的加緊侵華之際；而深受即將消滅因而掙扎求生之共黨，竟以「抗日統一陣線」為口號，煽惑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用暴力劫持領袖，消息傳出，舉國震驚。

這時，中央明令對張實行討伐，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分五路戰鬥序列出師討逆。全國將領莫不自動請纓，參加營救，所有輿論民意，亦一致指責張楊叛逆行為，甚至素來反對政府之桂系及馮玉祥等，均不例外，紛紛秉大義誓為後盾，陷其孤立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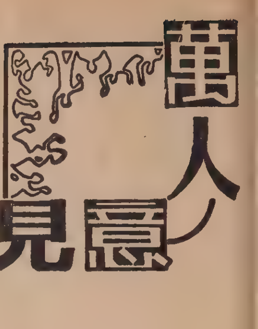
邱清泉聞領袖蒙難，焦灼非常，本因疝氣作痛住院動過手術，尚待休養期間，為參加討逆行動，乃提前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出院，擬即啓程返國。翌日，適張楊表示悔悟，張親送委員長返京，表示願受國法之制裁；邱以變亂敉平，乃繼續留德完成學業，延於二十六年五月返國，任教導總隊少將參謀長，襄贊貴溪桂永清將軍。其留學報告都二萬餘言，本所見所學，對現代化國防軍之建設，力陳建議，內容充實而具體，深受軍事當局所器重。返抵國門不久，七月七日夜，駐豐臺之日軍，集中蘆溝橋附近，進行野戰演習，藉口日兵失蹤，強欲進入宛平搜查，旋以砲轟攻擊，我守軍吉星文部忍無可忍，奮起應戰，遂燃起了民族神聖保衛戰的聖火。

學成歸國、參加滬戰

根據當時中日雙方之作戰能力比較，我國軍能予投諸第一線之兵員，傾全國之力亦僅得八十個步兵師、九個獨立旅、及九個騎兵師、兩個砲兵旅、和十六個砲兵獨立團；而日方則於大戰初期，使用兵力即已達七十萬人以上。

若論國軍在裝備方面，則不逮日軍遠甚；尤其海軍艦艇，與空軍飛機架數，與敵方不啻天淵之別；此外，我國重工業之建設，幾等於零，鋼鐵、石油生產奇缺，兵工廠只能製造各類型武器。在如此懸殊的情況下，日本軍閥竟不顧中華民族領袖在廬山正式發表談話的沉重忠告，更漠視我全民族的堅決意志，膽敢進一步的冒險，妄想於三個月內征服中國，遂於七月底，突襲廊坊、南苑，繼而天津失守，北平陷敵。

（五）



讀者關懷牛馬集要求轉移新陣地

追隨到天涯海角

萬先生：

您好！自「牛馬集」被撤銷，十八天來精神似有所失。我這個失意的孤零流離客，做了八年「牛馬」之友，我愛「牛馬集」如愛「萬人雜誌」一樣，永不間斷。

為了國家民族利益，為了打倒大放黑文的潛伏共特，為了千千萬萬的讀者期望，閣下應從新站起來，把「牛馬集」早日遷徙他報，不論遷到天涯海角，我誓死追隨。但「牛馬集」這三個字與立場不能改，堅持以往，繼續戰鬥。黑文到底是黑文，光明必勝黑暗，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

讀者謝光輝上

另一封信給唐先生，請交代謝謝。

唐碧川總編輯先生：

我本是貴報的長期讀者，對「牛馬集」特別喜愛，每篇必讀。如今「牛馬集」不知怎樣被撤銷了，使我懷疑貴報立場有所改變。

據說閣下打算退休後，定居世上最自由的美國。我沒有閣下那麼本事，香港是我第一個避難所，萬一香港變了色，我唯一最後的避難所是台灣。因為這樣，我無論如何都要保持潔白的自由身，否則，我怎有資格踏進國門半步？所以我特地要求閣下撤銷我向貴報讀者會報名表格，以保清白，多謝合作。

讀者謝光輝

從此不看星晚了

敬愛的萬人傑先生：

閱「萬人雜誌」悉「牛馬集」停刊原因，使我悲傷與失望。在你眾多的讀者羣裏面一份子的我，可說是微不足道，但為表達我點心意，使我不得不寫。我想了很久，想說的限於學問，實在不知怎樣說才對。現在，我為消極的一面說，從現在起，不再定星島晚報；另一面是對閣下以支持（在我棉力容許下）。

愚吳榮敬上（五月二十日）

有正義感的人越來越少

萬先生：

您的著作，您的刊物，我差不多都看過了。幾年來如一日，當今社會像您這種有骨氣有正義的人，已寥寥可數！中國屹立世界五千年而不動，亦正是有一股不畏武力的正氣所在。

當世局勢錯綜複雜，人們為了某一方向達其目的是不擇手段的；所以成千成萬的人受了委曲，家破人亡。尼克遜、基辛格，他們都被政治所蒙蔽，和利用到最後怎麼失敗，怎麼身亡還不知。政治是最骯髒的東西，任畢明、唐碧川輩何嘗不是步基辛格、尼克遜同樣的後路，他不是您的敵人，真正的敵人，您看不到的。自相殘殺，大快敵人。您太可愛可敬了，我想您能多看這世界舞台的變化，故寫這封信給您。

此信亦具俠義之心，正如您一樣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把個人生命之險，完全不顧。

萬先生，您看到香港街頭大天搶劫，旁觀者有多少俠義心的人去救他，此即現社會的情形。邪不能勝正，這是任何敵人都知道的。我敬佩您的正義，敢作敢為，但我怕您的生命受到威脅。正如一股颱風從正面而來，您需要躲避，假使我沒受到太多痛苦，我不會這樣愛您的才學。記得「萬人雜誌」以前的編輯，他也是那樣正直，曾經批評某一位當紅政要。我的字句不聯貫，是不慣於寫作。但求每一句能細嚼，如想相見，可在下期「萬人雜誌」敘明。

一讀者上

是非不分害盡忠良

自由鬬士萬人傑先生：

您好！閱貴週刊悉閣下答覆讀者，才知擁有很多很多讀者愛好正義自由人士最歡迎的「牛馬集」為了批評無恥下流的文化界敗類寫些不利自由中國毒素，而被此文丑的酒肉朋友老糊塗無理腰斬，實在令讀者為星系報

業悲。以善長胡文虎老先生創辦星系宗旨，宣揚自由忠於國家，如其有知，星晚被下流文丑操縱，是非不分，害盡忠良。更可恨者，星晚時事剖析那隻涼血動物「知之」，竟稱呼受全世界各國偉人尊敬，佩服到五體投地愛好自由人士救星的蔣總統爲「先生」，希望我偉大祖國自由堡壘，救大陸數億人民於水深火熱，來一次清潔運動，將那些無恥文化敗類，大唱反調的爬蟲，通通掃清。拿國家資財而散播「台灣無望論」眞眞豈有此理！有奶便是娘的文丑豈能容其再散佈毒素？數十年如一日的忠於國家，愛好自由，忠於國民黨的工商日報、香港時報，對這種下流文丑，言論荒謬，胡說八道的涼血動物，豈可容其再寫下去，實在有辱報格。

萬先生：對這些立場不定的文丑，希望以正義之筆，加倍還擊。所有愛好自由人士都是閣後盾！

忠實讀者李平上

打自己人　親痛仇快

老萬：

台灣電視片集「包青天」，萬人爭看，無非一股正氣。當今之世，少之又少。相反，一股烏煙瘴氣多矣。

「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魯迅語。人們去做事，有人曰：「車！……你不去做大把人做，如果我肯去做就輪不到你。」有人去發聲的時候，又有人曰：「哼！敵人打不到你時成日得把口。」又有人隔岸觀火，說出風涼話。有人坐山觀虎闘。更甚的還有人放冷箭。

一九六七年動亂時期，萬人傑、陸海安、雷健等各位先生正義執筆，當時菠蘿滿地飛，敵人的弓箭到不到發言者的範圍呢？相信「弄舌」者戴了老花眼鏡，只能看見目前。何謂英雄不英雄，難道「弄舌」者夠膽學英雄榜樣，正面罵共產黨嗎？

當年如果沒有這批正義之士，和實力強大的英軍警察，戴麟趾的獨到眼光，相信今天的香港不知是什麼世界。還能讓「弄舌」者這般「弄舌」嗎？

人們說：是非曲直、幫理不幫親。既然失於正義，還強辭奪理，自亂腳陣，打自己人。正中敵人下懷、親痛仇快！

田二尹草

（四月二十九晚）

任麻子大言不慚　不學無識　被抽後腿

人傑先生：

先生一心愛國，未顧其他，自動自發的反共，十年如一日。忽遭任畢明以罵死馬兒、李建豐、鄭郁郎的卑劣手段來對付你，消息傳來，莫不詫異。時至今日，團結一致，獨恐不及，何竟以友爲敵，自壞長城！

先生以文化闘士見稱於香港，其反共之激烈與徹底，爲人所共知。今任畢明如此不明大義，不識大體，公然對反共文化人作無情打擊，等於執行赤色統戰任務，不知他將何以對國家、何以對政府？

他這樣做不但無恥，而且罪惡。我認爲此事，對萬先生名譽之損害事小，影響華僑嚮往政府之心情則大。在神聖反共陣營中，有此不良份子滲入，以破壞反共力量，增加華僑對政府離心，殊令之不勝憤慨！

任畢明向來抑人揚己，故敢自稱南中第一。在民國四十九年之時，學術前輩張君勱發表了「致中華民國愛國人士函」，以反共英雄自命的任畢明，爲了要表示其對政府的「忠貞」，就在工商日報寫其社論，批評張氏沒有起碼常識，要介紹張氏「宜服女性荷爾蒙制之」，在政治爭論之中，居然有如此輕薄的句子出現，於此可見其爲人。那篇社論，首先以「本報立場」爲言，他們解釋有如此的妙句：『我們一貫的意識，祗對民意有興趣，祗對國家有興趣』，有識者無不爲之忍俊不已。當時有一位姓刁的作家，曾寫有「一場的政治是非」的文章，指出：「他社論中的『意識』，應該改作『態度』，所謂『興趣』，應該改爲「責任」才算通順。

其次，任畢明要賣弄其才學，批評張氏「獨立國地位」之說，「把地位與主權兩個概念分不清界」。刁某就指出他「並地位與主權當作何解，也不知道」。任畢明的答覆，認爲這「不是論者的責任」。刁某又再寫一篇「論者的責任」，去「糾正南蠻的起碼常識」，「指出上述兩問題，要借起碼常識名詞，來否定起碼常識，文過飾非，指鹿爲馬，不談還可，再談起來，便把腹笥開給人看。文字的虛玄，要在常識與學術之前來弄，破綻之出，實爲當然。我們要對讀者負責任，希望南蠻先生以後還是愼重一些好。」任畢明自知不學無識，怕得要死，就噤若寒蟬，不敢加以反擊了。

萬人會友蒙恩謹上

（五月十六日）

墮落文人賤過娼妓　支持老萬繼續追打

人傑先生：

我雖然是「萬人雜誌」長期讀者，由於工作繁勞，一向未有基本讀完。直至現在，對「總三九三及三九四」兩期，算讀得最徹底。有關打擊那些「朝秦暮楚，見風轉舵」的敗類，使我鼓掌叫好，精神振奮異常。非如此不足以懲戒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敗

類。

古人說過兩句千古不易的實話，就指「文人無行」及「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兩句話，似乎一棒打死一船人，而且也絕對不是凡屬文人都是「無行」，更不是都是「負心」。但在國家多難的今天，毛共大量民脂民膏輸出的今日，確有一些「無行」及「負心」的文人，見利忘義，最低限度亦採取明哲保身，祗謀有利可圖，不顧國家民族存亡絕續的利弊，言之令人痛心！

本來一個飽讀經書之人，應話起碼識得晚節。連晚節都不識，不但自甘墮落為「墮子」，實際上是人格掃地。本來在中華民族傳統道德上，連一個做妓女的女人，當她改過從良，嫁夫以後，尚知「從一而終」，而珍晚節。想不到一些墮落文人，竟比妓女都不如，讀書何用呢？「南中一士」可能就是這個「典型」！

我不配說自己是文人，更配不上是「國事論者」，唯一「學識」是瞭解毛共集團。當你未在毛共勢力範圍羈制，又有所利用之際，毛共大可給與「銀彈」收買，且可以視為「貴賓」。但如果落入毛幫的組織圈套，或被利用價值已完，就會欲哭無淚！毛共不少「親密戰友」，尚且落得悲慘下場，何況一個左右搖擺的「墮子」？替毛澤東「打天下」的朱德及賀龍，一俟被利用價值已完，即被指為「大軍閥」及「土匪」；對這投靠的墮落文人，應該什麼稱呼，我實不敢想像，相信比胡風的下場還要慘。

在下並非能言善辯之人，但對失節之徒，從不放過。就是那些「自命忠貞」，而失去立場的也遠而避之，何況對一個受着國家津貼之「墮子」，居然對中華民國暗放冷箭，挑撥離間，還可原諒嗎？我精神上支持萬先生繼續揭發敗類陰謀，俾他及其同類之徒知所警惕。

弟愚忠敬上

化小我之愛為博愛是解憂的徹底辦法

萬先生：

四月十二日「批評不損友誼」一文，依然不忘你去世的兒子。而鄙人亦是一個念舊的人，不由不使我憶起當世兄孝昌與世長辭時，先生所寫悼亡兒內有一段「充滿愛心，受盡折磨」；及一位臨老失愛子的日本詩人慰問信：「露水之世喲！是露水之世，生命如涓滴，我們重滙於湖海。」此雖是悲慟之情，於事無補，最好能將小我之愛，化為博愛，既可告慰於九泉；又可以自慰，那才是解憂的徹底辦法。世界聞名的「聖歌」是由一位神父在同一環境中寫成的。天妒英才，不祇先生受害，鄙人亦有同感。鄙人高中尚未畢業，即遭中共迫害，甚至鄙人所作之澳門鐵城紀念中學校歌，亦遭中共迫害而湮沒人間。鄙人於一九四七、八年在廣州燕塘求學時，頗受師愛護，（校長陳玉輝亦即中央警官第二分校首腦主任，為着使我們增廣見識，常請省府主席、行轅主任等來校訓話。羅卓英、張向華等便是我們的嘉賓。）鄙人亦曾兩次代陳世鴻老師指揮中央警官第二分校之管絃樂隊。（因為我們高中部的老師亦即中警二的專科教授、教官之故），介石母校既為大勢所迫停辦於前，陳校長早已歸隊台灣，陳老師於二月二日已飛美講學，介石蔣公又崩於今，祇能仰天憑弔，常唱介石中學校歌，以長歌當哭。重重打擊，不免使鄙人有「人海茫茫，我師在何方」之歎！鄙人之命運恰與先生相似，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先生能否接受鄙人之親善訪問呢？祈示知，耑肅奉懇，敬祝

撰安。

鄙人劉伯雄叩上

（四月二十八日）

電視評論員謬論有兩點須予駁斥

萬人傑先生：

多時想訴說內心的感想，因為生活忙碌，實在很難抽出時間執筆。我對星晚的「牛馬集」不會放過，近日舉世慟悼現代偉人故總統蔣公去世，我在此所要傾吐的是對那位電視台的「新聞評論員」的評論。我本來沒有規定看電視時間，因蔣公逝世是大事，那天剛巧評論員的「偉論」，其思想立場，眞跟得上「時代潮流」，我要說明，大部份已在幾天來被您在「牛馬集」指出，討論他所講的其中二點：

㈠所謂台灣物產豐富，人口和面積細小，自然以全力去經營這一省份，是很容易的。

其實人都知道，五〇年代的台灣，輸出以米、糖、香蕉為主，那時的輸出是百分之百的農業產品。今天的台灣輸出，卻以工業產品為主，農業佔不到總輸出的百分之三十，人民的生活現代化，且多數家庭經濟充裕，中共連百分之一的台灣大小的一塊土也無法建立起來；蘇聯建國六十年，一幅廣大的土地，連糧食也不能自給自足，有什麼工業產品被人賞識？這樣一個「超級大國」，西伯利亞的石油天然氣資源，也因經濟匱乏無從開採。錫蘭的自然環境優越，祗因政府決策人一直奉行親共容共政策，致國困民窮。印尼在蘇加諾親共政策時期，外債纍纍，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今天在蘇哈圖的民主自由政制領導下，經濟已復正軌，人民生活安定。東西德的對比，天壤之別。為何一個優秀的民族，科技潛力，東德被蘇聯導演成共產制度後，不景氣；西德循人類社會的自然發展，舉世為之驚奇仰慕。今天以色列所據開國的國土，經二十多年的苦心經營，處於戰火連續不斷中，在沙漠中建立農業體制，在荒涼中建立富國強民的工業，在同一塊土地上，被阿剌伯人統治數百年，永遠荒涼。

㈢「毛主席」稱讚政敵爲民族主義者，是胸懷寬宏大度。

這種統戰手法，被思想簡單的人垂作宣揚，當其在重慶高呼委員長萬歲時這個評論員應認爲毛澤東是三民主義的擁護者和信徒；今天大陸上實行的，也應當是三民主義制度無疑。怎不使人笑掉牙齒！

今世的所謂「知識份子」實在太無恥，自私而缺正義感，看事物祇看表象，實質卻看不到、想不到，現今世界動亂，這種搖旗吶喊的「知識份子」正是主因。

您的讀者：光束上
（四月二十三日）

心術不好 文章雖佳 亦含毒素

萬先生：

連日在星晚「牛馬集」拜讀大作所評之大主筆，令我摸不着頭腦。原因所評之文章，我曾過目，但一時想不起在何家報紙看過。我每日習慣看之報紙，只有兩三份，快報和星晚，間中看看華僑，在我理想中，快報主筆黎晉偉君是小兒（張海山先生時代萬人雜誌特約寫稿一年有多）之友，而黎君之爲人，鄙亦畧知一二，縱或不肖，亦決不會寫此文章。當時我已寫好一封信，想向你詢問。至星期六晚又看你稱他老前輩，而黎君與閣下至多亦平輩而已，老前輩究是何人？至星期晚才得到你的答案，就是那「潮州柑」寫的。後向小兒查詢，知黎晉偉已離快報，眞相才弄清楚。（近閱快報，覺得牠有些不對勁，其言論對台灣有些不對，不知其老總鄺蔭泉先生是否離職？）

鄙雖一個工人，不學無術，但對閱讀書報，必揀其正道之人之言才讀。正如蔣總統說過：「對一本書的好壞先要看作者是什麼人……若作者是個小人，無論其文章寫的怎樣好！都是虛偽的，因爲它沒有根。這話我是實踐的，譬如曾作總統參謀之徐××教授，我與他認識多年，他的文章有些人譽之爲中國第一枝筆，是當今的陸贄。不錯，他的文章確是一流，但是那「九頭鳥」的眞實人生不敢領教，他曾介紹一位閣下筆下之「小包」四川人，當時是明報月刊寫稿的，他的來龍去脈，你會知得比我清楚。自此之後，我數年沒有和他見面，大約去年他又借胡菊人之地盤，寫了一篇不大好看的文章，所以無論他文章怎樣高見，我也敬而遠之，以免淆亂思想。至查良鏞、徐速等輩，其文如何，我因未嘗一讀，不看明報已近十年矣，以文章華宛之任畢明，更不屑一看。除了若干年前他與李燄生先生筆戰時畧有對閱之外，只有他嘲笑鄭郁郎先生之廉價博士小冊子看過。自此之後，他的閑花集或什麼什麼都不看了。數年前小兒與他品茗，當時黎晉偉先生、唐碧川先生亦在座，他很誇耀的說過：他曾勸陳銘樞改學韓非而放棄陽明之學，事後小兒回家對我說起，我馬上囑小兒與他絕交，以免被他的不正確思想淆亂腦袋。

萬先生，我你未謀一面，而說大堆廢話，似不應該。不過我以爲對社會發表文章，應向社會負責任，尤其是我們今日所處社會，更要涇渭分明，如發現混水摸魚之輩，更當口誅筆伐，務令其原形畢現於大眾之前。我每日拜讀大文，亦具此意。閣下最近要慰之田雪，最妙就送他一個磅重黃瓜，以擴展其穀道，以便將來美國佬出入方便，望閣下秉此不屈不撓精神，繼續努力，是所至盼。

晚朱錦棠上
（四月廿九日）

僑胞對蔣公會尊敬 戴黑紗純是自動

一位菜館廚師爲他哭了十多次

人傑先生：

敝人楊修誠，江蘇南京市人，出生於中華民國十四年，生於中華民國，讀中華民國書，後因家境不好，十幾歲就出外做學徒，當廚師。民國三十八年中共佔領南京，敝人逃來香港，工作於金殿樓、璇宮樓、百樂門、雪園、艾菲各夜總會和菜館，敬愛中華民國，尊敬我們總統蔣公。本月五日蔣公崩殂，六號早晨聽到此消息，二十天來哭了十次有多。我的老板陳光甫老先生今年九十五歲，尚在人間，爲什麼總統蔣公不能再活十年？我們多麼需要這位偉大反共領袖？我們傷心，我們流淚是對蔣公致哀，出於內心，我們帶黑紗，打黑領帶一月，是我等愛國家、愛領袖，不是金錢辦得到的。美國人太下流，他們國家無奇不有，太看不起我中華民國國民和僑胞。我們香港僑胞，有誰來命令我們？如果不信，每天在旺角街市買菜的一位上海佬，穿白恤衫黑褲黑領帶，戴黑紗。如果中共統戰小卒有膽把四月十六奉厝大典過程影片放給毛周看，目睹幾百萬國民痛哭傷心和大陳義胞披蔴戴孝，他會氣死。

僑胞楊修誠敬上四月二十六日

「四海一家」社 宴僑領何榮盛

全球聯誼性民間團體「四海一家」社發起人之一，泰國僑領，榮盛甲包行暨榮盛出入口行總經理何榮盛先生，昨日由曼谷抵港，下榻後，在「四海一家」籌委會工作人員陪同，前往位於港島高士打道二七五號海都大廈二樓B座社址巡視。

當晚由籌委會負責人萬人傑、曾憲光、黃虞興及港區籌委多人，假銅鑼灣梅江飯店設宴招待，席間，何僑

館對籌委會工作一再表示滿意。

據該會發言人稱：「四海一家」社宗旨，除全面加強各地華僑聯繫，和有效地促進彼此間友誼，還要大力做好社員與社員間，有關業務的交流工作，進而把社變成為分散世界各地社員，商業方面的協調和服務中心，又稱：該社一俟裝修完竣正式辦公時，便立即接受入會申請，不收會費，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港台「針鋒相對」應改為「捧毛台」

「小人重權豪，文章枉讀了，萬般皆下品，惟有拍毛高」這是今天香港一些文化墮子的寫照。

香港電台自從攝製「針鋒相對」節目以來，曾受不少市民非議，而在報章上以文抨擊者，亦屢見不鮮，本來，該節目是發揮民意，針對社會弊病的好節目，其題材是正確及有意義的，只可惜用人不善，節目多落在抱有別具用心的「文化墮子」把持，因而常出現抑此揚彼，牛頭不對馬咀的尷尬場面，致無法發揮眞正的民意，因此，筆者曾於去年四月間，在工商日報特闢之「電視讚彈」欄內，以「沐猴而戲稱奇才，胡鬧一場亦快哉！欲出風頭何處去？螢光幕上好徘徊」為依歸，抨擊當時「主而不當」的主持者。

不平則鳴！今天我又要砲轟在五月十三日晚上，出現翡翠台主持該節目之鍾××，當晚所討論的是「超人片集對兒童影响」問題，在螢幕上首見有位參加現場討論的青年，當其在討論中談到現在台灣有很多教育性片集，電視台大可……話猶未了，就被鍾某抑制了，使發言者難暢所言！鍾某如此態度，是何居心？明眼人當可一目了然，毋庸贅述，但是，若有人提出以大陸為範疇的話，則似握有特權，任講唔嬲！這種情形，不勝枚舉——最顯著的是令人作嘔的文化攪手司徒×，這傢伙每在螢幕上出現時例必大發其謬論的，而從未被主持者阻止過，這不尋常現象，能算公平嗎？民主嗎？請問：香港電台攝製這個節目又有何價值？所以，我建議應改為「捧毛台」是更加適應呢！

（流浪書生）

小撮「革命」學生自取其辱 杯葛放假彈都是幼稚行為

編輯先生：

這次英女皇訪港，香港大學學生會、聯合書院學生會、新亞書院學生會、大專同學會、天主教大專聯會等會，都決定予以杯葛行動，據說主要理由第一是女皇訪港乃表示重申英國統治香港，予港人有一種侮辱感；第二是港府浪費於歡迎女皇，卻對些急需處理的社會問題而不顧。

我們以為身為知識分子的大學生，對事理是應該有較明智的分析，但這一批堅持杯葛的同學，強調英國統治，只是煽動同學情緒的說法，因為我們冷眼旁觀，港大、中大，甚至本港大部份居民及輿論，都默許女皇之訪港，為什麼獨一小撮，（我指一小撮是有目共睹的），偏偏強姦民意？人家無侮辱你，而自己偏偏說已被人侮辱？難道全港人都不及你這一小撮的想法？

第二、老實說我們都是從貧苦家庭長大的學生，我們能有今日處身於大學，我們十分感激政府及納稅人，對清貧學生予以資助，使能完成學業，試問以前所謂貴族學府的大學，今日是否大部分是清貧子弟？政府及納稅人有什麼對我們不住？至於社會問題，更不用吹毛求疵，試想一個只是憑人民努力的轉口貿易能有今日的成就，大體亦已追上國際水準了吧，而且在這個世界不景氣下，甚至超級大國也不能完滿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吧？況且小小的香港？

所以我們以為這一小撮要「革命」的同學，應該自我反省，首先完成學業，報答納稅人的栽培，再將所學貢獻社會，才是一個堂堂正正的知識分子。最使我們卑視的就是竟有不負責任的同學放置假彈在中文大學，意圖阻難皇夫的訪問，我們想想他的動機只是「意圖阻難」，多麼的幼稚。即使你們殺了女皇皇夫，這又對殖民統治有什麼幫助？況且已經表示杯葛，盡可以大大方方的去杯葛！為什麼偷偷摸摸，做見不得光的行為？這些不負責任者實在強姦了我們全體大學生的思想、行為。

我們在這裏呼籲所有大專同學，徹底揪出這一批壞分子，公開問問他們是何居心？

一群憤慨的港大中大學生上

紀念陳孝昌助學金 耆人每屆贊助千元

一位署名「耆人」的讀者，寄來一張一千元的支票，認為「紀念陳孝昌助學金」深具意義，予以支持，並聲言以後每屆發放時，均贊助一千元，老萬衷心感動，謹致萬二分謝忱。

茲將去週收到捐欵列后：

耆　人先生　一千元

霍耀輝先生　一百元

小結：一千一百元。

連前共七萬零四百六十元。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未計算在內）。

盜賊刼殺令港人心驚膽寒
死刑不恢復治安繼續惡化

編輯先生：

雖然經過港督日前在英反映香港人仕強烈意願，力促恢復死刑之事，就商英執政當局，但據悉英國議會，態度固執，無意改變其反對死刑政策，任令香港罪案一再升級，似乎在無心有意之間埋下了一枚計時炸彈。一方面提裁減駐港英軍，但又要香港增加軍費負擔，此乃不合情理之事，普遍違反民意之措施。

現在香港治安之壞，盡人皆知。而政府部門，各自爲政。有事互相推諉責任，敷衍了事。任令屬下高層及低級公務員，利用職權，混水摸魚，更不願見罪惡架步之被趕絕，斷絕財路。例如「黃色架步」林立，巧立名目，日新月異。此種地點，失火燒死人，不自今日始。但消防處防火組，晏如也，置身事外，不了了之。既不能防患於事情前，此種公共場所又有冷氣設備，防火組既有權視察冷氣系統安全，每年發給經過檢查後之安全證書，事後又任令改頭換面，重張旗鼓。警務當局對於此等少女墮落場所，拐騙、迫奸、賣淫媒介，亦淡然置之，不以爲意，似乎事不關己。此香港之官場怪現象也。回憶年前當青少年犯罪日趨嚴重之際，當局爲了維護警察尊嚴及聲譽，竟然玩弄數字遊戲，公開聲明香港罪案比之世界各大都市，並不值得驚駭，不要庸人自憂。此種作風簡直鼓勵青少年努力繼續爲非作歹，變本加厲，執法當局，尚且如此，令人莫名其妙。

最高當局知否現在之青少年犯罪，並不是爲了生活問題，肚餓難抵然後出此下策，而是好食懶飛，不務正業，爲色情場所誘惑，毒癮難禁，且賭禁大開，無錢揮霍，以前欣逢「司法界」之大發慈悲，極度優待青少年罪犯。多年前執行之笞刑，廢而不用。現在情況惡劣，始舊事重提，但是否硬性規定，未可知也。

前月二十六日馬會沙田外圍站解欵車被刼，連護衛隊之長槍亦被青年匪徒用類似手槍物品及利刀指嚇之下繳去，疑於防範，致令匪徒埋身，就算配短槍，如不提高警覺，必無濟於事者也。同月二十八日一名少女（任輔警）在蘇屋邨山後午夜與男友被刼及被擄殺。二十九日又發生四匪械刼九龍法國醫院糧欵三十萬元開槍傷人鉅刼案，逃去無踪，視警察如無物，公開挑戰，連同以前屢生之金舖、珠寶店接二連三被行刼，警察束手無策，賊過興兵，無濟於事。對於匪徒利用玩具手槍，魚目混珠，何以當局對於此區區禁止輸入玩具手槍工作，不切實執行。以上種種並，非無病呻吟，長此以往，繼續惡化下去，將不可收拾。

讀者誅邪上

古調今彈

鄭秀堂

生查子

去年此日時　經常談國事

偉論正滔滔　多麼有見地

今年此日時　世界疑遷異

怪論亂糟糟　笑說如香屁

相見歡

無言獨上西樓　月如鈎　懊惱名

堂丟架臭千秋　掩不倦　立立亂

露陰謀　羞煞南中空詡　第一流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小樓春曉　　蕭勁草

遲遲日影上簾鈎。借得春陰護小樓。
蒼狗白雲原過客。萍踪浪跡等浮漚。
萬方多難休憑眺。一角能容莫更求。
市遠囂塵吹不到。何妨高臥聽江流。

又　　劉紹進

陌上行人久不歸。青青柳色映羅幃。
夢迴孤館千鶯囀。雨灑平蕪雙燕飛。
花事漸隨春事老。世情共逐物情非。
那堪芳草年年綠。心怯空房未理機。

又　　陳紫園

三徑春回夢未通。倚欄長憶故園東。
池塘已見雛鳬浴。草木猶憐老圃功。
掩映樓臺楊柳外。亂離歲月酒杯中。
賣花兒女曾知否。細雨江南杏正紅。

又　　許菊初

聽殘[illegible]
移向水煙雨裏□。空濛深處隱谿橋。

又　　雷宏張

山横曙色月含煙。綠曳紅搖碧檻前。
心似玉人初對鏡。生如佳句落吟箋。
縱情尙記聽歌夜。羞澀常懷射鳳年。
彈指濃春疑中酒。楊花飛絮夢痕邊。

又長句一首　　前人

曉來香起最高枝。暖若膚柔拂面時。霜濃被冷怨遙夜。乍對春風不自持。蜂媒蝶使來如織。花爲情多豔無極。笑靨明眸月照人。少年巷陌曾相識。對此欲豔陽歌。縱横筆落海揚波。祗求片晌快吾意。一洗平生愁恨多。朱顏綺夢重追憶。往事眼前已相隔。君不見玉貌楊環與捧心。青春一去成塵迹。

又　　衛燕山

知是天明是月明。風花簾外按歌聲。
何當紅板黃梅調。卻有青山綠水情。
池館闈春催舊約。谿橋殘夢問生平。
枝頭好鳥脉頭劍。相喚元龍錯落鳴。

歲首試筆　　劉允中

歲序纔更柳眼開。芳菲搖曳傍樓臺。
迎祥眾望弭灰刼。革故春明瀉綠醅。
霜露叢林松柏勁。蕙蘭空谷雨風摧。
依微陳迹黃粱夢。陽氣潛舒佇泰來。

七四心聲　　泰國　謝梓良

七四年華夢裏過。補天無術愧良多。
平生兼習工商學。涉世曾經江海波。
循俗含飴娛晚景。遣懷披卷養冲和。
閒邀鷗鷺相酬唱。晨步陶公運甓磨。

春府海濱夜眺有懷　　前人

眾星環拱電燈光。只見春城不見鄉。
雲海茫茫迷去路。波濤滾滾阻歸航。
亡何嘗盡風塵味。六義空消歲月長。
極目時艱慚莫補。何如還寢夢虞唐。

書懷韻依梓良舅公七四心聲原玉　　劉訪忠

璧玉韶光冉冉過。壯懷每是拗違多。
補天煉石難圓夢。定海投針莫靖波。
人類幾回悲世運。穹蒼長似妒熙和。
思完心底誅妖願。午夜唯將古劍磨。

芭蕉一首　　雪梨　蘇伯楷

芭蕉綠葉罩幽窗，冬拒寒風夏扇涼；
最怕潺潺春夜雨，檐前點滴斷人腸。
扇葉離離遮薇天，美人稱譽記名賢；
婆娑捲起窗間綠，一片青葱在目前。

城外幽居　　雪梨　蘇伯楷

婆娑綠葉自爭春，一角危樓樹作鄰；
明月臨窗誰是主，清風入戶我爲賓。
耘完花圃香沾袂，讀罷道書德潤身；
面對牡丹長富貴，名山事業等浮雲。

他鄉遇故知　　雪梨　蘇伯楷

人間知己尋常見，難得他鄉邂逅期；
況復滿天烽火刼，喜逢異域太平時。
茫茫大海乘槎日，嫋嫋春風綠樹枝；
萬壑松濤無俗韻，聽來一似有聲詩。

蘇伯楷先生之「他鄉遇故知」一詩，原爲四支韻，但結句「聽來一片是秋聲」卻用八庚韻，故代易作「聽來一似有聲詩」。　壇主

深秋二首　　雪梨　蘇伯楷

蕭蕭庭樹客先聞，嘹喨天邊過雁群；
今日西風黃葉落，丹楓紅盡夕陽雲。
黃葉西風又一年，孤鴻嘹喨響南天；
故鄉消息雲中斷，一字横斜隔翠烟。

處士吟　　前人

瀟灑出塵處士風，狂奴故態醉詩翁；
尊前側帽閒騷雅，六十休休自有容。

遷居城外　　前人

世路塵埃飛滿天，衆喉觸鼻穢難蠲；
市人此日深山去，步入雲岨作半仙。

海角紅樓　　前人

綠雲繚繞擁紅樓，黃菊疎籬近晚秋；
半角青山迷海嶠，波光樹影雨悠悠。

閒居　　前人

種竹栽花逸興濃，山居何處不從容；
閒時展卷西窗讀，香氣熏熏入座風。

山居言志二首　　前人

山齋寂寞誰難遣，園裏栽花養性靈；
餘事讀書兼寫字，古人友愛響高情。
幽居城外放形骸，涉水登山任意爲；
閒聽時禽林下坐，胸懷高古樂怡怡。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九八 新101期）

「東方之珠！」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九八(新101)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九八(新101)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六月十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江青權勢越來越大

今日的江青，眞是紅得發紫，在中國大陸上幾乎可以「一手遮天」。其權勢之大，在中國歷史上前可比呂后、武則天和西太后，在未來說不定可以「絕後」。她的「樣板戲」霸佔了大陸大大小小所有舞台。雖然中共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今日大陸文壇卻成了「樣板戲」天下，「一花獨放，一家大鳴」。什麼文學、文藝創作等等，無不強調「學習革命樣板戲的創作經驗」，其風頭之勁，一時實找不出第二個來。還有，根據「文攻武衛」這個「江青思想」發展起來的民兵特別是城市民兵，已成爲一支不可忽視的武裝力量，雖然民兵基本上都是「老百姓」，但在將來中共內部派系鬬爭發展成爲內戰時，打起「人民戰爭」來，力量還是夠大的。另有天津市小靳莊開展農村文化活動經驗和遼寧省朝陽農學院「教育革命」的經驗等等，都在大陸全面推廣。雖然這些「典型」不一定是江青自己樹立起來的，然因均被稱爲文化大革命後出現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就這證明都與宮廷派有關。

用中共的政治術語說：江青的黑手越伸越長，近且插手於中共的外交事務。據五月二十八日台北「中央日報」和翌日本港報章導報：江青在今年三月間曾在北平香山招待所對中共外交幹部作了一次講話。她說：她對外交是外行，可是也不完全生疏，因她跟毛澤東「學習得來的一點體會」，就可以「外行領導內行」了。可能，她就心赤色外交幹部對她不尊重，所以，用一頂「大帽子」遮天蓋地地壓下來說：她這次講話是替老毛「傳傳口信」。

江青在談到「革命外交路線」時，毫不隱諱中共的外交主要是進行「世界革命」這個陰謀，她說：「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最終目的，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共產主義」。但因中共提倡「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所以，在它野心吞噬世界的「革命」中，要「分幾個階段來進行」。也就是說：在「革命」這個原則不變的條件下，可以和「最兇惡的敵人」拉關係談「友好」，對美國就是一個例子。其實「革命」和「友好」是兩件事，「前者是目的，後者是手段」。雖然美國有它自己的打算，但尼克遜和基辛格之流甘心上毛澤東的倒鬚鉤，結果在印度支那造成了慘敗的局面，特別是把中共牽入聯合國，造成了對中華民國極爲不利的國際逆流，這些都是尼、基這兩個短視而無知的無恥政客一手造成的。

中共是不是很感激美國呢？其實，江青在講話中說得很明白，特別是對基辛格，根本就沒有把他視爲一個好東西。她說：「我們認爲基辛格始終擺脫不了資產階級政治家的範疇，他的基本觀點受他所維護的階級利益的限制，因此，他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解決當前國際上新的複雜形勢下所出現的各種矛盾。基辛格同歷代反動階級的政治家一樣，只是一個冒險主義者，而又是失敗主義者」。在中共的眼中，基辛格根本不像是一個人。旣「反動」又「冒險」，結果還是「失敗」。因水門事件滾出白宮的尼克遜，在病體支離中竟異想天開，想要到北平去當「大使」。他大概是對烤鴨、茅台，特別是周恩來等人的「笑臉」非常有好感，在病榻上還像發譫語似的講了這麼一套在政治上完全屬於「小兒科」的話。對於所謂「第三世界」的問題，江青說：「我們無代價支持民族解放運動，這是因爲要促進社會主義革命在全世界的勝利」。所謂「無代價」是指經濟方面，但在政治方面卻是代價大極了，那就是「要促進社會主義革命在全世界的勝利」。菲、泰等國家，特別是菲律賓總統馬可斯，自越、柬赤化後，一頭投向中共的懷抱裏去，即或他們的政治算盤打響了，最後吃虧的還是自己。

江青在中共中央已掌握了組織、宣傳、特務和文教等方面的大權，進且過問外交事務，可見她和以她爲首的宮廷派已成爲中共內部把持實權的一個集團。江青乃至宮廷派能在北平行情看好，並繼續拔高，主要是靠毛澤東的扶植和支持。但今日毛澤東的健康已大有問題，據訪問北平的外國人透露，毛氏已舉步艱難，耳不聰目不明，說話不清，並口角流涎。一旦毛澤東死亡的話，宮廷派如果不在軍事方面擴大勢力可能迅即解體，由捧江而反江。特別是在共軍方面反毛反江潛力極大，到那時候必與遭過鬬爭的「黑幫分子」合流，江青一伙即或能掙扎一時，終難長期支持下去。不過，倒可以肯定，中共的「紅色江山」經過江青這麼一搞，不管未來江青成敗，北平政權勢必由削弱而崩潰是可以肯定的。

「萬人日報」不是萬人傑的報
是大衆的園地是羣衆的喉舌

萬人傑

有人反對用「萬人日報」名稱，以爲「萬人日報」就是萬人傑的報。其實不然，「萬人」是衆人之意，並非代表萬人傑。「萬人日報」是大家的報紙，人人有發言權，人人可以使用這輿論工具，用「萬人日報」名稱，比讀者建議的「國民日報」適合得多。最重要的一點是：「萬人日報」由我們自己掏腰包辦的，不是政府出錢，我們一切應當自立自主的。

古國之民．建議易名

萬人傑先生台鑒：

關於星島晚報腰斬「牛馬集」並進而將「生活圈」改爲「新聞眼」一事，時至今日，本人以爲，不論在時間、空間，以至現實的處境方面，均已應該被視爲「事過情遷」。所謂「化義憤爲力量」，庶乎才是 國父中山先生所說的「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的孰輕孰重之道。近兩期的「萬人雜誌」，已因「牛馬集」事件而激發出創辦「萬人日報」呼聲，儘管這是「舊事重提」，但在發爲力量的義憤填膺之下，看來不致再化烟雲。不過，本人所唯一不太贊同的，乃是報名用「萬人」二字，因爲字義較狹，還在其次；若果使人誤會該報全然爲閣下個人意旨而辦，那將抵消了「急公好義」的基本初衷。儘管在「萬人」系統之下，經已擁有「萬人雜誌」及「萬人協會」等差堪告慰的果實，但因牡丹雖好，尙須綠葉扶持，是則「雜誌」與「協會」，如今已等同牡丹，乃創辦日報，一方面固在發揮綠葉扶持之效，一方面卻在奪幹爲本。允宜別開生面，大處着眼，使「急公好義」而形成「大公無私」；使「大公無私」而誘導「天下爲公」。此時此境，凡屬身爲中國人者，首先必須澄淸其爲「中華民國國民」，抑或是毛共政權的所謂「中國人民」。因此，本人以爲創辦日報的着眼點，必須針對時弊，用「國民」二字以代替「萬人」二字，其寓意必較廣泛與開朗多

「大無畏精神」、所謂「再革命精神」，如今寄居在香港的「中華民國國民」，本人誠無時不在慨歎，究竟能有幾人敢於効法先烈，以及我故總統 蔣公的精神於萬一啊?!但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是乃全賴先生應以「國民天職」爲重之義。

愚古國之民謹上（六、三）

民營報紙．有異官報

古國之民先生：

閣下所言，大義凜然，確具至理。但對辦報，似有未深切了解之處。辦報的報名，不錯非常重要，尤其在表明立場方面，最好能一目了然。

爲表示我們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因此閣下提議用「國民日報」，以與中共的「人民日報」分庭抗禮。但老萬認爲這不是很好的主意。

中華民國官方報紙「香港時報」的前身，就是「國民日報」，爲什麼後來把「國民日報」改爲「香港時報」，原因老萬也不知道，但一定有其必須改變的理由。如果是一份官方報紙，老萬不反對用「國民日報」這名稱；但我們準備辦的「萬人日報」純粹是幾個志同道合的文友掏腰包，把血汗錢拿

。我們「民間」的反共，與「官方」的反共並不完全一致。老萬時時說，我們反共比國民政府還積極，因爲國民政府可苟安於台灣，我們卻每一天都面對着共產黨，以及親共小爬蟲，與他們短兵相接。我們雖不以「國民」自稱，卻比「國民」盡了更大責任。因此，老萬認爲我們毋須戴上反共色彩，才可說反共的話。

兩點理由．不能改名

閣下說，如用「萬人日報」名稱，會使人誤會全爲老萬個人意旨而辦，抵消了「急公好義」的初衷。這一點老萬也不同意。

第一、萬人傑不過是在下的筆名，誰都知道我既非姓萬，也不是人傑，只是一個正直的中國國民，半桶水，死牛一便頸不肯改變立場的「頑固分子」。「萬人」也不是代表一萬個人，而是大衆的意思。「萬人雜誌」是大衆的雜誌；「萬人協會」也是大衆的組織。將來的「萬人日報」，我要把它辦成市民大衆的報紙，所以認爲沒有比「萬人日報」更適當的名稱。如果閣下把它解釋爲「萬人傑的報」，那便眞的不大適當了。

第二、老萬雖然希望大家投資，但「萬人雜誌」的讀者，「萬人協會」的會員，都拿不出資本的。辦一份報紙，不是在認可區擺個攤檔那麼簡單，即使不是自備器材，也要很大一筆資本。由幾個寫文章的窮朋友來湊這筆資金，當然不能冒險。讀者

基本讀者。如果用「國民日報」，他們可能不[illegible]看一眼，在宣傳上吃虧得多。如果我用「國民日報」，便連幾位窮朋友也會縮沙，不肯支持了。

辦報之難・可以傾家

閣下當然不知道辦新報紙之難，讓我告訴你一點「知識」罷。最近一位大建築商，他從外國學成歸來的兒子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只對辦報有癮，老子爲完成愛兒願望，撥欵一百萬，創辦一份「包羅萬有」的報紙。才出了幾天，報販便替它判了刑，斷定了它的未來命運。

新出版報紙，例須「散紙」，散紙期間約爲五個星期，最初每份七仙，升爲一毫，再升毫四，收回正價，定價三毫，實收一毫七仙一。這五個星期的散紙，以每天出版一大張算，也要賠四五萬元；還有未出版前的宣傳，海報、電視等等，起碼要花三五萬。單這兩項，便花了整整十萬元。收回原價後，如果仍能保持一萬份以上，可以捱下去；如果只銷幾千，就注定要長期捱。有足夠資本，慢慢或有捱起的機會；如果本錢短小，很難支持。

新報紙賠一百幾十萬，無聲無臭的消逝了，不知凡幾。因此辦一份「沒有特點」的報紙，等如把鈔票投入大海，即使你擁有一座康樂大廈，也不難把它完全賠光。所以，閣下說說很容易，如果拿出鈔票，你也會手震。爲此我們必須慎重，不能毫無把握地人辦我辦，究竟你要給點什麼東西人家看，才可維繫得住讀者？這是成敗關鍵。

得道多助・朋友支持

當然，老萬不敢迷信，單靠一個萬人傑可以辦一份「不賠本的報紙」。雖然很多人喜歡讀「牛馬集」，但如果說憑一篇「牛馬集」可以吸引千千萬萬讀者，那太把自己看得重要。

老萬認爲「有把握」是因爲老萬擁有一班香港第一流寫作人才的好朋友，平時，用最高酬金也不一定可以邀請他們寫稿，但他們早就興奮地主動提出，要爲未來的「萬人日報」執筆，且是不受酬的「義勇軍」。當然不拿稿費是不會長久的，要他們長期爲「萬人日報」撰稿，必須付出與他報同等稿

一羣作家和一個老萬當然有很大分別，「萬人日報」不是一人報紙，將是一羣有名作家加上羣眾的報紙。爲什麼說是羣眾的報紙？我們的構想，「萬人日報」將是一份與讀者打成一片的羣眾報紙，在這份報紙上，人人有發言權，它是大眾的園地，不但可以發表意見，我們還加強對讀者的服務，讀者遭遇任何困難，我們視爲自己的問題，想辦法替他解決。把「萬人日報」和讀者（羣眾）結成一家人是我們辦「萬人日報」的目標，有別於資本家辦的報紙。

三類報紙・銷路最大

香港是全世界報紙種類最多的地方，到報攤一看，目迷五色，一百幾十種出版物，不知如何選擇，你。要讀者從林林總總的報紙挑出你這一份購閱，你必須是他們所需要的報紙，或者是他們所喜愛的報紙。據報販說：目前銷量最大的報紙，不離三種：㊀狗馬報；㊁鹹濕報；㊂大砲報。

香港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賭狗馬，狗馬貼士成爲他們渴求的資料，因此沒有狗馬經的報紙少之又少，即使不鼓勵賭狗賭馬，爲了報紙的生存，不能不投其所好。

黃色的喜愛是世界性的，十部電影有九部「兒童不宜觀看」；十份報紙也有九份「兒童不宜觀看」。這是一個可悲的現象，我們豈能同流合污？

至於聳動聽聞，故意誇張或僞造消息的大砲報，據說很有銷路，但這不是我們辦報的目的，也不是辦報的正途。

這一來，剩下的只有一些迂迴曲折的羊腸小徑，走這些小徑，當然比不上別人走超級公路那麼快，所以我們只好決定捱，用較長的日子捱出頭。

「萬人日報」出版後，各位看過，如果認爲距離你們的理想還不太遠，對我們最大的支持是：盡可能介紹給你的親友，使他們也加入「萬人大家庭」，成爲我們的一員，發揮我們整體的力量。

雜誌暢銷・信心增強

我們理想中這樣的一份報紙，目前香港還未出

即使喜愛黃色小說，也得關心到電力加價，要在明亮的燈下讀鹹濕小說，得多付電費。

至於造謠惑眾的大砲消息，最後一定被證明是無烟大砲，愛刺激的人也要知道眞實一面，所以消息正確的報紙，還有一定的銷路。

避開這三條路是一樁艱難的事，我們正計劃採取折衷辦法，鹹濕大砲，決予摒絕，狗馬可以登之附刊，另外一張，看也可以，扔掉也可以，不影响正常內容。相信這權宜辦法會爲讀者同意。

使我們更具信心的現象是：在所有出版物正閙淡市的時候，「萬人雜誌」銷路有了顯著增加。相信因爲愛看「牛馬集」的朋友要從萬人雜誌找尋一點安慰之故。對老萬來說，銷路增加，鈔票收入多了還在其次；令人興奮的是將來「萬人日報」基本讀者，可能不在小數。

香港人習慣看報紙，不習慣看雜誌。雜誌銷一千，報紙就可以銷一萬。如果這位老前輩說的是實話，老萬對「萬人日報」的前景，無法不看好，失敗機會似乎不多，可說是定過抬油。

許下宏願・立場不變

不過老萬並不能根據他一句話而樂觀，一定要穩紮穩打，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這條路走得通，我獨樹一幟；走不通，就無話可說了。

老萬太長氣，爲了閣下一個建議，嚕嚕叨叨說了一大堆，可能閣下看得不耐煩。但老萬也曉得「萬人雜誌」的讀者許多很關心「萬人日報」，一個星期才得一讀，他們不夠癮；「萬人日報」內容天天可讀，一定能滿足他們的要求。

香港不少掛上中華民國招牌的報紙漸漸變質，讀者看起來不是味道。老萬在別人的報上寫東西諸多顧忌，唯有在自己報上可暢所欲言，有正義感的讀者讀起來也覺得更爲「精彩」！

不論站在國家民族立場，或對香港社會問題，我們都朝着「牛馬集」保持的大方向，永遠不變質，永遠不左搖右擺，永遠不使讀者失望。這是老萬許下的諾言！



眞理・徬徨・抉擇

縉山

眞理

眞理是一種大學問，古今大思想家往往窮一生精力去追尋它。追尋到，即所謂「得道」。古人稱眞理爲「道」，如孔子的「大道之行也」、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到近代又好把眞理稱「意識形態」（Ideology），如列寧說：「現代是一個意識形態時代，誰得到它，誰就可把握這個世界。」

既稱「形態」，當然就有不同種類。就人所共知的說，有自由的民主主義，有極權的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共產主義。本來，眞理只有一個，既不可分割，也不能有正反，也就是說，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決不可混淆，混淆便非眞理。自由的意識形態與極權的意識形態，根本不同類，自然互相反對，可以不論。但極權的意識形態的三種，明明是同類，甚至同是共產主義，何以也互相反對呢？由此足以證明它們絕對不是眞理。

究竟何謂眞理？我想，最好把道德重整布克曼主義與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加以比較，便可清楚得之。

第一、布克曼主張人性是可以改變的，他是站在人性善立場，少數性惡的人另當別論。故主張人類只要一次最後的不流血革命（即改變人性），而非馬克思的不斷的流血鬭爭、革命。

因布克曼信仰「上帝」，在中國說就是「良知」。「良知」，「是先天的知善知惡的是非之心。」馬克思信仰唯物論，反對唯心論。他認定人性惡，決不會改變，故主張極權暴力，所謂「洗腦」、「改造」、「下放」，都屬於暴力、強迫行爲。

第二、布克曼主張全人類皆應相愛，不可分國家、種族、膚色、階級。馬克思則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只愛同階級的人（事實上也不是那麼一回事），而仇恨資產階級的人，要澈底消滅它。事實上，共產社會卻產生出「新階級」、「新貴族」，即又產生出新壓迫階級，如此言之，勢必又要革命。何如道德重整，實行一次不流血革命，「天下爲公」好呢。

第三、布克曼主張講道理，聽良知（上帝）裁斷，「不是誰對誰不對，而是什麼是對。」什麼是對？不是那一個人的主見，而是要根據四大道德標準：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與絕對仁愛。但馬克思則以上帝自命，合於他的個人私見的，就是對，反之，就是不對。人究竟該遵從於一個私人的意見呢？還是要聽命於良知呢？因爲共產國家遵從一個人或少數人獨裁，所以產生「新沙皇」，大獨裁者。

第四、布克曼主張「工人們把世界團結起來」，以增加生產供世界人享用。馬克思則主張「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那即反對資產階級，造成社會分裂、混亂、戰爭。今日世界何以鬧經濟不景氣？就由於這種思想從中作祟。

第五、布克曼主張四大道德標準。馬克思則主張正與上述思想絕對相反，故共產國不僅與非共產國家永立於敵對狀態，即其本集團、國與國、人與人也永遠鬭爭、殺砍不已。

從上分析，可知何者是眞理？何者不是眞理？不辨自明。

徬徨

所謂徬徨，從心理學上說，只是一種心理的某種狀態，即遇到困難事拿不定主意，不知「該怎麼做」之謂。對此一問題，最好以以下史事說明之。

一、明英宗被俘——英宗受宦官王振玩弄，妄想親征瓦剌（蒙裔一部落），不料，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附近）時，竟被瓦剌酋長也先所俘，京師（北京）大亂，大臣有主張投降者，有主張遷都者，這時京師疲卒不到十萬人，上下臣民不僅徬徨，而是恐慌了。而各地賊匪又相繼蠭起，全國皆騷動起來。幸而這時兵部侍郎于謙，挺身而出，主持中樞戰守大計，卒使大局轉危爲安，使英宗平安回國。

二、第一次大戰後的歐洲——未停戰前，人民還有一種將來永遠和平的理想。如今戰事停了，兵撤了，和約也簽了，如何恢復元氣，重整家園、社會秩序？卻是遙遙無期，人人皆感到徬徨，千頭萬緒，人人皆不知如何措手。政治、經濟、社會秩序不必說，即以思想上的矛盾與悲觀，也已達到盡頭，無可挽救，故當時有「世紀末」之嘆。這正如古詩所謂：「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以上是述大戰後歐洲一般情況。以下再聽聽英國牛津人的追溯。牛津也和歐洲其他城市一樣，人民在長期飢餓、恐怖流血、死亡的熬煎下，對人生皆不免激起了一種大淚潮，發生了疑問。意志薄弱者，感到人生無常，不是遁入空門而是走入墮落之途，抱定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日與酒、金錢、美女結不解緣，也即今日世界普遍的現象。但意志堅強者，那就要找尋心的安放了。有的把心寄託於國際聯盟，有的寄託於教會，然大多數先知、青年，

則卻寄託在布克曼領導的「牛津團契」。

三、抗日戰爭——戰爭既起，本應全國一致團結起來抗敵。但人心不同，於是野心家先有的毛派在延安立一山頭，欲乘機奪權；繼之又有失敗論者汪派在南京提倡和年（卽投降），於是一般淺人意志薄弱者，遂徬徨起來，投毛者有之，投汪者有之，於是一國乃分裂爲三個政治中心，抗敵力量，自然分散。

四、毛派攻佔大陸——這件事似乎比第一次大戰後的歐洲更悲慘，因當時歐洲，最重要的只是如何重整歐洲社會秩序。中國事件不同，是大陸整個沉淪，留之既不可能生存，逃則也無處可逃，不僅徬徨，而是死亡的悲哀。幸而天佑中華民國，國府安然遷到台灣，且日益強大起來，終必會統一中國。於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遂產生出許多的怪現象，從大陸逃亡海外者日益眾多，既逃出而又在港鑽營靠攏，「起義」，可說是既右又左，既左又右，左左右右來回擺動，政治氣象不定，所以一般淺人，終日徬徨，也就沒有片刻安定之日，可說是天地間最可憐人。不僅在國共之間左右擺，而在國籍間也是一樣，今年認英國爲祖國，過一二年，又認美國爲祖國，到處找新祖宗，中國人最看不起雜種，認異種人爲父，但處今日之世，這種人卻到處皆有之，自認是「識時務」。

五、東南亞——這個地區，過去多是老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如緬甸、印度、印尼、馬來西亞、星加坡、越南、高棉、寮國、非律賓等。二次大戰後，忽一變而爲新帝國主義的溫床，馬克思細菌發展最快，據布克曼主義者說：「一個有意識形態的人，能夠改變一個無意識形態的人，這卽今日世界共產黨力量的秘密。一個無意識形態的人，永遠不能改變一個有意識形態的人，這卽今日衰微的民主主義挫敗的秘密。」上述東南亞各小國，除印度外，過去多是無什麼文化的地區，老帝國主義只帶來剝削，根本也未傳播民主主義，所以只可稱其爲「無意識形態的人」，故馬克思細菌一到，遂立刻繁殖起來。過去東南亞人民把共產黨只當做土匪，以爲只要用武力一剿便可了結，如馬來亞、印尼然，故不大注意。但這次自南越失陷後，便大不同了，附近各小國一時皆張惶失措起來，不知事秦好，還是事楚好？一方面趕緊要聯共，同時另方面又要反美。過去聯美唯恐不緊，今日反美又唯恐不遠。其中表現最戲劇化的，莫若於非律賓和泰國。

抉　擇

無論個人或國家，遇到大難題時，不能永久徬徨下去，必須有所抉擇。怎樣去抉擇呢？這要依靠眞理了，依靠眞理者，必走上光明之路，反之，必陷於深淵死路一條，茲從上述史事結局可以證明。

㊀英宗被俘事件，于謙的抉擇，何以能挽救大明江山？因爲：(1)于謙主張「損小以全大」，古人有言「國不可一日無君」。君是一國政治中樞領導人，今英宗既被俘，國中無主，不僅不能攘外，也不能安內。狄人以爲人質在他手，故可以任意勒索、要脅，如另立一新君（景帝），豈不是一了百了。(2)用兵之道，要能攻能守，于謙先詔勤王之師，一要先鞏固京師，二要出師西北大同（瓦刺部也先根據地），直搗狄人巢穴，于謙定下這兩個方畧，也就是根據眞理，故結果狄人屈服，卒把英宗釋放回國，而明室又保有了一百九十年天下。

㊁第一次大戰後歐洲人的悲觀，梁任公在「歐遊心影錄」中說：「記得有一位有名的新聞記者賽蒙氏和我閒談，他問我：『你回到中國幹什麼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帶回去？』我說：『這個自然。』他嘆一口氣說：『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我問他：『你回到美國卻幹什麼？』他說：『我回去就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援我們。』我初聽見這種話，還當他是有心奚落我。後來到處聽慣了，纔知他們先覺之士，着實懷抱無限憂危，總覺得他們那些物質文明，是製造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園的中國，還有辦法。……」所以歐洲再次掀起中國文化熱來。（第一次是在十七世紀）而牛津青年呢，則抉擇了布克曼的超越的意識形態。今日歐美青年與先知，用以對抗馬克思主義的，就是布克曼主義。然布克曼的思想形態，卻包含着不少的孔孟之道。故美國人推尊老子爲心理衛生學始祖，又把孔子誕辰規定爲全國教師節，且在各處建立孔子銅像，全國各大學設立中國語文系。足證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如何之高。只有沒腦子的人才看低中國傳統文化。

㊂汪僞組織，自開始卽走錯了路，在汪精衛給他老友張永福（星加坡同盟會長）一私人信中所說，他自比俄國列寧、法國甘必大，以爲「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和」。實在他讀錯歷史了，第一次大戰時，列寧流落瑞士，俄共在國內被視爲亂黨。列寧與共黨，何嘗對德作戰？列寧之投靠德國，只爲俄共奪權一種手段，毛澤東藉抗戰而奪權也卽學列寧的老套。甘必大是當時法國總理，因巴黎已被敵軍包圍，非投降不可。中國當時陪都在重慶，日敵只佔到了武漢，這怎可相提並論。汪精衛立意（意識形態）錯誤，所以以後局勢也就跟着大錯特錯。結果他本身客死異域，代他的「主席」陳公博等漢奸，一一也就被槍斃或病死獄中，這皆是受了不明眞理，不知抉擇的大害。

㊃關於毛派問題，有與汪派相同處，卽立意先錯了，因馬克思主義根本就不是眞理，上已言之，抱着非眞理胡來亂搞，怎會有前途，如法西斯主義的墨索里尼、納粹主義的希特勒、東條英磯，皆是明證，遲早是會失敗的。就今所知者，一是由親蘇而反蘇，蘇共成爲它的大敵，一是由反美而聯美，美國當然不會相信它。此外，一是失盡所有中國人心，一是內部爭權、砍殺，永不會休止。一個立場不穩，持非眞理的意識形態，再加之以內憂外患，試想它會久長嗎？

㊄東南亞各國，最初只見它們徬徨可笑，但現在從電訊傳來消息，卻有可喜之事。自從泰國總理庫立先發表演說，謂要國人獨立自強，不依賴任何國，繼之馬來西亞又將與泰國舉行兩國團結會議云云。從上以觀，可見徬徨者已抉擇了眞理了，故曰可喜。

總之，無論個人或國家皆不免遭遇到困難事，徬徨自不能避免。然要緊的是，必須先認識眞理，根據眞理去抉擇，困難自然會迎刄而解。

由越南撤僑論我國外交

岳騫

這次越南淪陷，難民紛紛外逃，香港就到四千多人，鄰近各國皆有大批難民，但卻是難民自動逃亡，眞正有計劃撤僑的，只有中美兩國，美國財雄勢大，自非我國可及，但我國派出兩批軍艦前往，用心不爲不誠，準備也不爲不早，但是只撤出了八百多人，尤其是第一批軍艦只救回了十名難僑，嚴格說，實在是一大失敗，何以至此，駐越南大使館人員，尤其是大使許紹昌斷難辭其咎。

駐越南大使許紹昌以前曾任駐金邊總領事，在施哈諾與毛幫建交時，下旗回國，其人庸懦無能，決非大才，不知何以升至大使，又派到烽火城市西貢去當大使，求其不僨事眞難矣。

根據西貢投降前寄抵此間的信函，以及從西貢逃抵台北僑胞的口述：我駐越大使館於西貢危急前一兩星期，會辦理華裔登記，在當地華僑的心目中，那是準備撤僑，踴躍前往登記的僑胞「人山人海」，一日之間就有三、四萬人前往領了表格申請登記。這足見僑胞們對自己祖國的向心力。但令有血有肉的人所不能沉默的是：辦理登記的僑胞每人要繳兩元美金手續費，而事後竟對僑胞宣佈，那與撤僑無關，於是信中痛述：「數以萬計僑胞發覺受愚弄欺騙，六口之家平白損失八千多元越幣，不知大使館的居心何在？」

大使館的居心何在？許紹昌大使有挺身而出加以說明、解釋和澄清的必要。

西貢岌岌可危之時，許多身不由己入了越籍而又一直爲僑社黨務竭盡心力的忠貞華裔，其急欲離開西貢，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尤其是平時對共黨不斷口誅筆伐的十大華文報報社負責人，新聞從業人員以至僑社各幫幫長，其欲脫離虎口之心，可想而知，但他們絕大部份都無法離開。根據各方資料，他們無法離開的原因，乃當時的越南共和國政府以「他們是越南人」爲理由橫加阻撓，而當時的越南政府，就是今日在我們台北靜養的阮文紹、陳善謙等人所領導的政府。

美國人在越南所娶的眷屬、眷屬們的親戚朋友，乃至替美國人做事甚至掃地打雜的加上他們的親戚朋友，爲數十幾萬人以上的眞正越南人，他們都離開到了關島，以我們對越南政府，尤其是對阮文紹、陳善謙等人待遇之厚，卻偏不能離開！這實在難以自圓其說。是我大使館沒有盡力？抑或駐越使館的「外交」工作僅限於安排阮文紹、陳善謙等到台北來靜養？許紹昌大使應有明白交代。

從國內應聘到越南工作的技術人員爲數不少，他們是眞眞正正、堂堂皇皇的中華民國國民，他們持有我外交部發給的護照，有當初越南駐華大使館的簽證，但他們不巧在越南生下了孩子，小孩居然也算越南人而不得離開！據及時逃回的一些應聘人員說：在那種情形之下有人被迫將才四五個月大的小孩託人照顧，夫婦狼狽逃了出來，有的太太留下照顧小孩，丈夫獨自逃了出來，有人則因捨不得小孩的便全家陷在西貢。這些骨肉離散的錐骨之痛，孰令致之？

從國內隻身到西貢工作的許多應聘人員，也有不少逃不出來。據逃回來的人說，他們出不來並非完全由於越南政府的阻橫，而是他們來不及。我駐越使館人員的眷屬，早於西貢投降前一個月左右，便已有人先後撤離西貢，可見大使館早已知曉西貢情勢之不可靠，其後，美國大使館已利用美軍電台二十四小時不斷提醒美國人到指定地點報到，但我大使館較早時並未作類似的措施，據西貢寄出的指責信函和逃回來的人口述：由於西貢市面較早時還能維持表面上的平靜，一些人並未在意，等到情勢惡化，他們到大使館打聽消息，而大使館人員還擺出「大官模樣一問三不知」，於是知他們從西貢市面的情形感覺到非離開不可的時候，已經買不到飛機票，在沒有了交通工具的情形下，他們就像熱鍋上的螞蟻般四處碰壁，終致陷在西貢。我們的大使館盡到了「護僑」的責任了嗎？

我海軍在這次接運難僑的工作中，共派出了四艘艦隻，第一批回來的兩艘艦隻中，一共只載了十名難僑，第二批艦隻也只不過載了八百多位難僑，除了第一批十名難僑是我們直接從西貢救出來的之外，其餘的都是自己買了漁船自行逃生，在海上由我海軍救起的。這並非是我海軍出力不夠，因爲他們不能登陸，也無法靠近碼頭，而是我大使館在陸上沒有給他們較多的「人」以搶救載運。

四艘接運難僑的艦隻上，沒有半個大使館的人在上面「護僑」，唯一屬於大使館的東西，是使館人員他們的自用小轎車。

記得兩週前一項記者會上，記者曾問及外交部發言人柳鶴圖先生：「大使館人員的汽車何時可以到達？」當時發言人答覆說：「連人都回不來了，還談什麼汽車？」現今，大使館人員的自用小轎車差不多都已先後到齊，這絕非是死無對證的事，請問又作何解釋？是否大使館原先是準備將這些自用小轎車全部拍賣，其所得作爲接濟難僑之用？

西貢易手之快，確出人意料之外，我大使館在若干必要工作上或難免有措手不及和各種困難，但只要其心坦蕩，所言所行負責、敢當，相信仍會贏得國內外同胞的同情和敬仰，不料許紹昌大使在比韓國駐越大使館提前關閉我使館之後，回到國內居然毫無慚色的說：「對越南的忠貞僑胞，已作了必要的安排。」

此事政府究應如何處理，未見公佈，看情形許紹昌不僅順利過關，也許政府會獎其護僑有功，給

予獎章，內調外交部相當職務，遇缺又放出去當大使了。由於許紹昌之失職害僑，不能不使人嘆息我國自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外交方面之失策，傷及國本，以致弄到今天的局面。政府遷台之後，勵精圖治，軍事、經濟以至經濟方面進步有目共睹，但外交方面不唯未見更新，反而每下愈況，茲隨意舉出幾件外交官失儀，瀆職、誤國的事。

一個是最近又成為新聞人物的何鳳山，此君乃首任駐埃及大使，當其赴任時，我國正為五強之一，在聯合國擁有否決權，是時埃及與英國為蘇丹發生爭執，鬧到聯合國，我代表守正不阿，支持埃及，埃及因而獲勝，對中國感激萬分，何鳳山抵任時，埃及政府待以元首之禮，舖黃土迎接，初時風頭甚勁，但由於作事顢頇，漸與埃及朝野脫節，以後納薩發動政變，逐漸左傾，終致承認毛幫，何鳳山下旗回國。所有埃及政局變化，從頭到尾，不無所知，直到埃及外交部通知他離埃，何鳳山才曉得埃及已承認毛幫。此事當時已成為開羅外交界奇談，但何鳳山回國後，未受絲毫譴責，不久又放去南美，任墨西哥大使，又逢墨西哥承認毛幫，再度下旗回國，大概外交部還以為何大使長才未展，再派去哥倫比亞，終鬧出貪汚瀆職事件，貪汚事尚小，他把政府給予宴客的費都吞了，關上門作大使，不同外界來往，靜等第三次下旗，幸而中哥邦交敦睦，下旗事並未發生，他卸職後去了美國，最近由於為人告發，監察院提出彈劾於先，法院開出傳票於後，何大使在美國一於少理抗傳不到，政府對之似無採取行動之意。

另一個要說最近剛死於美國的前駐伊朗、科威特大使吳南如，又曾任新聞局長，在外交界來說，可算是出將入相。但其人之混賬，尚甚於何鳳山，當其任駐伊朗大使時，一位伊斯蘭教民意代表去伊朗開會，回途經過香港，與筆者談及伊朗情況，當時伊朗尚堅決反共，立場與我一致，但是，一談到這位駐伊朗大使吳南如，民意代表頓足大罵，據說這位吳大使到任遞了國書之後，即閉館不出，任何外交場所應酬，一概不到，不赴宴，也不回請，政府給予交際宴客費用，一文不花，全入荷包，伊朗政府所有官員包括外長在內，無人認識吳大使，許多親華官員對於中華民國派出這麼一位大使到伊朗，都感到憤慨，認為是看不起伊朗，所以把最飯桶的外交官派去伊朗當大使。後來這位民意代表到大使館叩門求見，吳大使一看名片，不能不見，只得留下招待烟茶，民意代表在大使館走一趟，發現所有浴缸、厠所用具，全是毛幫製造，大為驚奇，出來詢問大使，大使泰然答道：「比台灣的便宜。」

以後實在不成話，伊朗政府向我政府示意，不能同意吳某再任大使，外交部乃將之調為駐科威特大使，在科威特又鬧何種笑話，不得而知，不能亂說。及至科威特大使交卸後，自然去美國養老，最近死在美國，台北各報均發消息，看情形外交部大概還要開追悼會，呈請總統明令褒揚，將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呢？其次再說一位駐希臘大使溫源寧，此君在雅典終日睡覺，已成習慣，某年聯大開會，溫大使被派為代表，去紐約出席，任某一個小組會議上代表中國參加，誰知一坐到席上又復睡覺，蘇俄代表上去演講，提議排斥中國代表權，演講之後，共黨國家及左派幫閒國家代表一齊鼓掌，溫大使不知所以，猛然驚醒，也連忙鼓掌，此事也成為聯合國最大笑話。總之外交官醜事太多，過去的不說也罷，只有這次許紹昌在越南的經過，他自詡護僑有功，我們也不敢硬說他有過，但是他在西貢危急時，登記了三四萬人，每人收美金二元，此欵去了何處，監察院可以查一查吧！

萬社長伉儷上週在台北 主持頒發陳孝昌助學金

【台北七日中央社電】香港報人陳子雋，紀念愛子陳孝昌英年逝世，發揮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精神，籌募助學基金港幣七萬元，幫助國內大學院校工科優秀清寒學生，給予補助完成學業。

這項助學金，七日在救國團發給十三位優秀清寒學生，由救國團主任李煥頒發，每人獲得新台幣八千元，今後每年都將頒發一次，助學金的基金，目前尚由香港各界人士不斷捐募增加中。

在頒獎禮中，出現了令人感動辛酸的場面。痛失愛子的陳子雋夫婦，眼眶中噙著淚水，看見一個個莘莘學子領取對他們極有幫助的助學金時，觸景傷情的想起因患癌症逝世的愛子。

每位領取助學金的大學生，當初並不知道送給他們助學金的陳子雋夫婦，是將對愛子的愛心昇華擴大，在李煥主任口中，才得知這筆助學金設置的不凡意義，他們萬分感動，一致表示亦將緊記李主任的教誨及陳子雋夫婦的愛心，努力讀書貢獻所長，同時將來有能力幫助別人時，也一定儘全力發揮助人精神。陳孝昌是星島晚報港聞編輯陳子雋的獨子，今年二月間以二十四歲英年病逝美國，本在北加羅連納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認識陳孝昌的親友師長，都一致稱讚他是努力上進，年輕有為的標準青年，在學期間一直領取獎學金。

服務新聞界四十年的陳子雋，是一位堅強富正義感的反共報人，在香港主辦萬人雜誌及萬人協會，並決定於七月七日創刊萬人日報，與媚共人士對抗到底。他表示，設立紀念陳孝昌助學金，是因為大學裏也有不少和陳孝昌一樣努力的學生，他們有些經濟欠佳極須幫助，一如他的兩位兒女，一直賴獎學金完全成學業。他首先拿出港幣一萬元拋磚引玉，希望富愛心和同情心人士，協助他們共同完成資助莘莘學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心願。經香港報紙報導後，立即得到各界人士支持，紛紛踴躍捐欵，共襄盛舉，使助學金增至港幣七萬元，這位愛國報人並堅持，將這筆助學金送給國內大學生。

「人民戰爭」與「階級鬥爭」

柳以青

在格林的演講詞中，有兩個突出「國際性」的名詞及其解釋。相信不少的青年人是很感興趣的，同時，也有一部份不停地在利用着。因此，我想在這篇中談談，同時，也給予一道我自己的了解和意見。對與不對，那還得請讀者們去抉擇呢！



從「人民」到「人民戰爭」

首先，我先引出「英國作家」菲列克斯・格林所說的話：

「爲什麼美國被打敗呢？我認爲，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對於什麼是『人民戰爭』完全沒有認識。人民戰爭是動員了全體人民的戰爭。我親眼目睹這種戰爭。幾年前，當我在河內時，我初次稍微懂得人民戰爭是怎麼一回事。……我曾經到過五角大樓，我見過麥克納馬拉和他的主要助手麥克朗倫。我和他們談話後，很淸楚知道他們完全不懂得什麼叫做人民戰爭，他們只以武器和軍事補給來衡量事物。……整條村都動員起來了。……全村沒有一個人不是全力投入戰鬥的。」

依據格林給出的「人民戰爭」的內容有以下的幾個特色：一是「人民戰爭」是「動員了全體人民的戰爭」；二是「人民戰爭」是「全村沒有一個人不是全力投入的戰爭」；三是「人民戰爭」不「只以武器和軍事補給來衡量事物」的戰爭。

從這三種內涵中，第一無異是「全民戰爭」。就越南的情形來說，南越與北越的「人民」，本是都該屬於越南人的，可是，這一「人民戰爭」中的「全民」，似乎並不包括南越人，或是南越人反對北越的共產統治的人民的，因此，在「人民戰爭」中所說的「全民」也者，乃是由北越的共產政權所給予的「政治」劃分。把人民給予不同政治理念的「政治劃分」，顯然是有「政治」與「統治」權者的強行加諸於「人民」頭上的。爲「當權者」當然是何樂而不爲，但是爲「人民」者，則就徒遭災殃了。

因此，格林所給予的分析中，「全民」也者，不是「全體人民」，而是越共們用他們自己的「政治觀點」與「理念」，對着所有的越南人，強加「劃分」和「分割」的結果。

換言之，不贊成或反對越共們的政治理念與觀點的人們，就不是「人民戰爭」中的「全民」部份，也可以說就不是「人民」。原來，所謂的「人民戰爭」中的「人民」不是天經地義的，不是最基本的，而卻要爲越共們的政治理念與觀點上來劃分的，意思是：「人民」之上，還有「劃分者」呢！

其次，「人民戰爭」是「全村」沒有一個「人」不「全力投入」的。

共產黨所用的「人民戰爭」策略是「鄉村包圍城市」，因此，這裏格林用了「全村」；有人說，目前中共假借「人民戰爭」策略的，用於國際的是以經濟落後的「第三世界」來包圍「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在某種意義上乃是「鄉」，仍是「村」。

但是，這「全村」中「沒有一個」「人」不「全力投入」，這裏，我們會發現兩個不尋常的字句：一是「沒有一個」而不是「每一個」。一是這裏出現了「人」字。

就普通的用語上，「沒有一個」和「每一個」意義完全不同。前者的意思是具有命令、壓力或是被動式的；而後者則含有自由，自覺和主動的意思的。

因此，這「全力投入」的「人」，多多少少是有着命令、壓力和被動的意味的。我的這一種解釋，恐怕不是一種有心之錯，因爲在共產主義的思想解釋中，「人」只是一個達到目的的「工具」而已。既然要掀起「人民戰爭」，「爲人民服務」，則「人」必該是達到這「爲人民」目的的工具而已。

而做爲「工具」的「人」，如何使之「自動」、「自發」和「自覺」，則又牽連到共產黨人們的「思想改造」問題。下面將給予討論。這裏，我們只能說是「沒有一個」就不是「每一個」，其意義就是被動和強制與命令式的。

最後，第三個含義，「人民戰爭」也者，頗有「人海戰術」的意味，或者又可以說成是「游擊戰術」。無論那一點，都必該是由於「武器與軍事補給」缺乏所致。但是，從南越的迅速淪陷，以及北越軍隊的「武器與軍事補給」方面的情形，確實是已經超過了所謂「人民戰爭」的武器與軍備的短缺一節，不啻是使世界各地人士們知道的更清楚，更具體的中共與蘇共的幕後支持而已。

這方面，已經有很多文章在表達了，不必在此多贅。但是，總結來說，格林所謂的「人民戰爭」及其涵義，已經從中南半島上的情況中，漸漸引伸到全世界性的「人民戰爭」策略了。再面臨目前國際上的「低盪」風氣，也更容易使這一共產主義國際性的發展，推進到各個自由世界的角落。生活在自由空氣的人士們，應該知道，如不猛醒的話，自由的空間卻是愈來愈小了。

在這裏，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是：一是機警，對共產主義的虛僞宣傳加緊謹愼與當心；二是要每一個自由國家，決心革新內部，要把自由民主的眞正好

處，表現出來。其中所牽涉到的最主要的經濟和民生問題。

前者，那是消極的突破；後者則是積極的建樹。

由「鬭爭」到「階級鬭爭」

在格林的講中，還特別提到另一具有「國際性」的「鬭爭」和「階級鬭爭」問題。

我先抄引格林所說的話：

「越南戰爭的實質，就是它是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鬭爭 有錢人與窮人之間的鬭爭。這個階級鬭爭不單是在某一個社會裏發生，更是全球性的。

「現在，終於在我們這個時代，特別是在你們的時代，我們正目睹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現在，全世界上億萬的人民，再不能容忍世界的百分之十五人口享受着百分之七十的世界財富。上億萬的人民不願意再次被迫以廉價出售他們的產品給工業發達國家，不願再以高價換取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全世界上億萬的人民決心要使他們的兒女受教育，要使農業國家人民再不受飢餓之苦。」

從格林的這一演講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淸晰的觀念：那就是所謂的「階級鬭爭」乃是指「富」人和「窮」人的「財富不等」的鬭爭。

這一比較，粗聽起來是不錯的。然而，如果細細地研究的話，就會出現很多很多的問題。

「貧」與「富」——或是「有」與「無」等，在人類的歷史上卻是一個永遠不能只從「唯物」或「量」上拉平的東西。

如果眞的想拉平的話，那恐怕只是「理想國」的「烏托邦」而已。原因是：平與不平，不僅只牽涉到物質或財富的分配問題，而更決定於接受這一分配的「人」的問題。

舉個簡單的例子：每人一個蘋菓，暫時不必去計較蘋菓本身上的大小、酸甜、色澤和營養問題，假定我們都以之爲「等量齊觀」吧！但是，這「每一個人」的情況就大有分別了。有的人高興吃蘋菓，那很好；有的人就不高興吃蘋菓，或是由於胃口的關係，不能吃蘋菓。遇到這種情形，是否就抹煞「每一個人」的情況，而就直接用每人一個蘋菓，只從「蘋菓」這一「物」上來論斷呢？這裏，只是舉出一個最簡單的「吃」蘋菓的問題而已。

固然，在歷史的演進中，卻有着「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事實，以及「富者阡陌千頃，貧者無立錐之地」，然而，解決這一事實，恐怕絕不是「共產主義」理念中的辦法所可湊效的。

徵諸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幾年來的事實，只見其在這方面大搞特搞「階級鬭爭」可是，並不能眞正的解決了「貧」與「富」；「有」與「無」的問題。只是在一次次的「鬭爭」和「運動」中，暫時緩和了一下「貧」與「富」或「有」與「無」，或者，更可說，在「貧」與「富」或「有」與「無」上，不斷地更換着一批批擁有權力的人而已。

這方面，中共本身都一[illegible]的說詞[illegible]，果眞。一次次地「運動」，就是一次次的「階級鬭爭」。這不斷地「鬭爭」是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嗎？

再次，格林在第二段中，似乎是在爲「第三世界」來鼓吹什麼似的。他所說的每一肯定，表面上卻是能「振奮人心」的，可是，同樣，如果我們再加分析的話，問題卻也同樣存在的。

這段話，或許我可以這樣來形容：在遠處望山的話，在雲霧圍繞，青松一片的高山峻嶺，卻是很美的，很賞心悅目的，然而，當爬到山腳下或山麓時，就知道，以前的對山的景象，與眼前的山脈眞實與具體性，就完全不同的。

固然，在國際的經濟上，以及在國與國之間的資源分配上，卻是存着很大的鴻溝。

但是，這一鴻溝之塡平或解決，確實是有着更好方式來解決的。而「階級鬭爭」的方式可以說是最低下、粗俗和野蠻的。到頭來，這一方式也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假如讓我提供意見的話，事實上，也正是目前國際上所提出的原則，就是以「愛」代替「恨」。

所謂「階級鬭爭」，就是強調「仇」，強調「恨」的。這種「仇恨心理」當然可以發揮力量，然而，這力量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而愛，或仁愛，表面上似乎是太平淡了，可是，其力量卻是永恆的。質諸人類的歷史，人類之所以能夠生存和延續，以及推進和發展，愛及仁愛的力量卻是無法抹煞的。

假如人類都強調愛及仁愛，都把人類中的每一份子當成與自己一樣的人來看待的話，這世界才能和平與安樂；否則的話，用「階級」把人類來分隔，再點燃起「階級」間的「鬭爭」，恐怕民不能安，世界不能太平的。

這一原則，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不過，何以有人更高興「階級鬭爭」呢？我以爲這方面可以從幾方面來解釋：一、人類所生活的現實，總是不如人意者十之八九，借了這一「鬭爭」理論來「自遣」；二、有時，受到了強烈的打擊，就立刻想到了報復，這「鬭爭」正好可以滿足「報復」心理。三、有某部份的野心分子，就想利用人類的以上的兩種心理，加以煽動，然後他們加以利用，給予控制。

爲了達到這方面的效果，他們所說的都是「感動」或是「打動」人心的。不會赤裸裸地把他們的野心表露出來。然而，當人們眞的相信了「人民」的話，那裏就會知道淸楚：所謂「人民」及「階級」的眞正含意是什麼了。

強調「人民及人民戰爭」以及強調了「階級與階級鬭爭」，所以格林就很坦白的說出了這樣的一段話：

「更重要的是，不要被『和緩』這個字眼矇騙。我們聽到很多有關『和緩』的鬼話，根本就沒有『和緩』」。

在此，我們該三思；自由世界也更該三思！

悲慘的一生

林定

中共釋放十名赴台戰犯，來港已有個多月，他們在辦理入台手續中，不幸其中一位前國軍政工上校處長張鐵石，經歷了廿五年苦難折磨後，在酒店懸樑自盡，結束他悲慘的一生！

張鐵石之死，報章報導是自殺，據說他留下遺書，其中有一句「對赴台已感到絕望」，這是另一戰犯蔡省三趕到現場，一眼瞥見而透露出來。但警方對遺書一事，諱莫如深，因此眞相如何，非局外人所能知悉。而蔡某之言，可否置信，大有疑問，他曾說自己是江西時期蔣經國嫡系，官拜少將總隊長，查實並無此人。又說他認識張鐵石已有十九年，但張生前對人說，他以前並沒見過這些人，直至被通知到「北京」時，才認識他們。所以張鐵石遺書內容，除非警方公佈，否則絕不可靠。很遺憾，外國通訊社竟根據蔡某片言，向世界發出電訊了。

一個在大陸人間地獄渡過四分一世紀的人，什麼酸辣苦澀都捱盡嘗透了，但仍有勇氣生存下去，然而，卻在日夜渴望、夢寢以求的自由世界裏，還沒有走完四十天旅程，竟然厭倦人生，投繯自縊，着實令人唏噓！

張鐵石的死亡，倘不是此中另有「神秘莫測」的隱情，眞的自殺？那麼，心理學家與精神學家應加以研究，找出致死癥結所在。因爲他的死，宛若一個亡命之人，全沒希望地在無垠荒漠上，跟炎陽、飢渴、風沙搏鬭。在經過漫長歲月後，突然出乎他意料之外，發現了綠洲，可是，當他走進綠洲時，僅僅停留片刻，還來不及喘息，便自我毀滅了。

外表看來，張鐵石的遭遇，有點類似西方「存在主義」哲學裏的荒謬人生。不過，他並不像卡繆、沙特筆下的「失落一代」。他來到香港，擺脫了共黨的羈絆，化名搬進一間酒店居住。常與救總人員接觸，且與在台的親人取得聯繫。他在台的兒子

樣的人，在希望即將來臨前，應沒有悲觀消極的念頭，即使有，也不致如此絕望！

蘇聯著名作家，「青年近衛軍」作者法捷耶夫「自殺」身亡，赫魯曉夫沒有發表他「自殺」眞相。那時，中蘇共尚未破裂，中共說法捷耶夫之死，是由於癌症折磨他不能活下去，文丑郭沫若也爲他「用自己力量結束自己生命」感到惋惜。法捷耶夫是眞的自殺嗎？中蘇共惡化後，中共透露法捷耶夫是被迫害而死。所以，對一個在政治漩渦中被人牽着鼻子走的人，他突然的死亡，不能聽信一面之詞。

從十名特赦戰犯踏足香港，他們對報界發表的談話看，張鐵石的言論，確實比較平淡，不像其他的人那麼囂張。張鐵石說，他是在廈門被俘，家人全在台灣，有母親、妻子、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很渴望和他們團聚。他說：「我現在六十歲了，說不定將來自己怎麼樣，所以我非常渴望見見我離別廿多年的家人。」他並說，回台唯一目標是看望家人，此次回台是他個人志願，並請輿論界促成他們早日與家人團聚。因此，可以相信，張鐵石並不是中共統戰的吹鼓手，他僅被利用而已。可惜，他乘搭的是一艘統戰船，因此不得不在香港拋錨。

自他們十人抵港後，中共對他們的控制沒一刻放鬆，不知是他們不自愛，或被迫如此，老是發表一些不利進台的言論。他們這樣做，實在中了中共的詭計，他們在香港多彎一日水，中共便多一次藉口。近個多月來，中共不斷利用叛將、降將藉此事攻擊、侮蔑國府，最近甚至連黃維老婆蔡若曙也拉出來，爲十人吶喊呼叫。可見中共爲了欺騙大陸人民，使他們對國府產生錯覺，確實不擇任何手段。

倘若中共眞的誠心誠意放他們回台，不把他們當做統戰工具，利用他們最後剩下一點點可憐價值，讓他們悄悄地出來，然後按正常手續申請赴台，相信他們不會獃在香港，早已前往台灣了。張鐵石之死，可說是中共統戰醜劇下的可憐犧牲品！

對中共來說，它絕不希望這十人眞的赴台，廿五年的非人生活，誰能保證他們不在台大吐苦水，即使不公開，也會在親朋間傳播。這對中共沒有好

抱恩

近年世道式微，人心大變；這種互爲因果，互爲表裏的質素，正交替變本加厲的演變着。人類的一切行爲，是內在心智活動的外在表現。這裏所謂世道，當然以自由世界立論。在共產政權統治下，無所謂道，有之，像子女清算父母而視爲有益於共產革命事業的「道德標準」，無論如何不爲稍具人性者所能接受。而今天的自由世界，國與國之間的棄信背義，爾虞我詐。人與人之間，其表面則虛以委蛇，暗中則包藏禍心，彼此三刀兩面，處處無不顯示出世紀末的澆薄。很少人記得感恩報德的事，好像這些都是陳年的故事；或是封建時代的產物。而一些暴發戶的六親不認的嘴臉，甚至對自己有過恩義而絕情斷誼者，卻是司空慣見。世道人心如此，人類還有什麼前途呢！

然而，當我讀完「往事憶述」、和「景光集」以後，對人類那種潛在的人性光輝，只要有轉渾沌爲清明的契機，終會衝破冷酷的陰霾，重現出人性原有的光與熱，像和煦的春陽重臨大地。

兩書的著者同爲國府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先生。「往事憶述」是記其太夫人在短暫的生命中所發揮的慈愛爲經，以其出身經歷、立功建業爲緯，用抱恩懷德之心，記平生恩義之事，娓娓道來，使讀者如見其人，親見其事，如此感人的文字，非至情者不能道，令人同興「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之感。「景光集」則記其恩師至友，從該集中

在著者的筆下，卻是音容宛在的。有的一記再記，如吳鐵老和陳伯南將軍，都爲他們逝世十週年和廿週年的紀念作記。這種溫厚的人情味，求之澆世，眞是不可多得。在「景光集」最後一篇，則爲表徵殉職的部屬，長者風儀，教人敬佩不已。鄭公仁尊望崇，以



悲慘的一生

林定

中共釋放十名赴台戰犯，來港已有個多月，他們在辦理入台手續中，不幸其中一位前國軍政工上校處長張鐵石，經歷了廿五年苦難折磨後，在酒店懸樑自盡，結束他悲慘的一生！

張鐵石之死，報章報導是自殺，據說他留下遺書，其中有一句「對赴台已感到絕望」，這是另一戰犯蔡省三趕到現場，一眼瞥見而透露出來。但警方對遺書一事，諱莫如深，因此眞相如何，非局外人所能知悉。而蔡某之言，可否置信，大有疑問，他曾說自己是江西時蔣經國嫡系，官拜少將總隊長，查實並無此人。又說他認識張鐵石已有十九年，但張生前對人說，他以前並沒見過這些人，直至被通知到「北京」時，才認識他們。所以張鐵石遺書內容，除非警方公佈，否則絕不可靠。很遺憾，外國通訊社竟根據蔡某片言，向世界發出電訊了。

一個在大陸人間地獄渡過四分一世紀的人，什麼酸辣苦澀都捱盡嘗透了，但仍有勇氣生存下去，然而，卻在日夜渴望、夢寢以求的自由世界裏，還沒有走完四十天旅程，竟然厭倦人生，投繯自縊，着實令人唏噓！

張鐵石的死亡，倘不是此中另有「神秘莫測」的隱情，眞的自殺？那麼，心理學家與精神學家應加以研究，找出致死癥結所在。因爲他的死，宛若一個亡命之人，全沒希望地在無垠荒漠上，跟炎陽、飢渴、風沙搏鬥。在經過漫長歲月後，突然出乎他意料之外，發現了綠洲，可是，當他走進綠洲時，僅僅停留片刻，還來不及喘息，便自我毀滅了。

外表看來，張鐵石的遭遇，有點類似西方「存在主義」哲學裏的荒謬人生。不過，他並不像卡繆、沙特筆下的「失落一代」。他來到香港，擺脫了共黨的羈絆，化名搬進一間酒店居住。常與救總人員接觸，且與在台的親人取得聯繫。他在台的兒子曾在電話裏安慰他，說很快便可與家人團聚了。這樣的人，即使有，在希望即將來臨前，應沒有悲觀消極的念頭，也不致如此絕望！

蘇聯著名作家，「青年近衞軍」作者法捷耶夫「自殺」身亡，赫魯曉夫沒有發表他「自殺」眞相。那時，中蘇共尚未破裂，中共說法捷耶夫之死，是由於癌症折磨他不能活下去，文丑郭沫若也爲他「用自己力量結束自己生命」感到惋惜。法捷耶夫眞的自殺嗎？中蘇共惡化後，中共透露法捷耶夫是被迫害而死。所以，對一個在政治漩渦中被人牽着鼻子走的人，他突然的死亡，不能聽信一面之詞。

從十名特赦戰犯踏足香港，他們對報界發表的談話看，張鐵石的言論，確實比較平淡，不像其他的人那麼囂張。張鐵石說，他是在廈門被俘，家人全在台灣，有母親、妻子、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很渴望和他們團聚。他說：「我現在六十歲了，說不定將來自己怎麼樣，所以我非常渴望見見我離別廿多年的家人。」他並說，回台唯一目標是看望家人，此次回台是他個人志願，並請輿論界促成他們早日與家人團聚。因此，可以相信，張鐵石並不是中共統戰的吹鼓手，他僅被利用而已。可憐，他乘搭的是一艘統戰船，因此不得不在香港拋錨。

自他們十人抵港後，中共對他們的控制沒一刻放鬆，不知是他們不自愛，或被迫如此，老是發表一些不利進台的言論。他們這樣做，實在中了中共的詭計，他們在香港多彎一日水，中共便多一次藉口。近個多月來，中共不斷利用叛將、降將藉此事攻擊、侮衊國府，最近甚至連黃維老婆蔡若曙也拉出來，爲十人吶喊呼叫。可見中共爲了欺騙大陸人民，使他們對國府產生錯覺，確實不擇任何手段。

倘若中共眞的誠心誠意放他們回台，不把他們當做統戰工具，利用他們最後剩下一點點可憐價值，讓他們悄悄地出來，然後按正常手續申請赴台，相信他們不會歇在香港，早已前往台灣了。張鐵石之死，可說是中共統戰醜劇下的可憐犧牲品！

對中共來說，它絕不希望這十人眞的赴台，廿五年的非人生活，誰能保證他們不在台大吐苦水，即使不公開，也會在親朋間傳播。這對中共沒有好

抱恩懷

近年世道式微，人心大變；這種互爲因果，互爲表裏的質素，正交替變本加厲的演變着。

人類的一切行爲，是內在心智活動的外在表現。這裏所謂世道，當然以自由世界立論。在共產政權統治下，無所謂道，有之，像子女清算父母而視爲有益於共產革命事業的「道德標準」，無論如何不爲稍具人性者所能接受。而今天的自由世界，國與國之間的棄信背義，爾虞我詐。人與人之間，其表面則虛以委蛇，暗中則包藏禍心，彼此三刀兩面，處處無不顯示出世紀末的澆薄。很少人記得感恩報德的事，好像這些都是陳年的故事；或是封建時代的產物。而一些暴發戶的六親不認的咀臉，甚至對自己有過恩義而絕情斷誼者，卻是司空慣見。世道人心如此，人類還有什麼前途呢！

然而，當我讀完「往事憶述」、和「景光集」以後，對人類那種潛在的人性光輝，只要有轉渾沌爲清明的契機，終會衝破冷酷的陰霾，重現出人性原有的光與熱，像和煦的春陽重臨大地。

兩書的著者同爲國府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先生。「往事憶述」是記其太夫人在短暫的生命中所發揮的慈愛爲經，以其出身經歷、立功建業爲緯，用抱恩懷德之心，記平生恩義之事，娓娓道來，使讀者如見其人，親見其事，如此感人的文字，非至情者不能道，令人同興「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之感。

「景光集」則記其恩師至友，從該集中，我們可以知道棻公對他「生平風義師兼友」，是如何的懷念。他們雖已作古多年，但

在著者的筆下，有的一記再記，如吳鐵老和陳伯南將軍，都爲他們逝世十週年和廿週年的紀念作記。這種溫厚的人情味，求之淑世，眞是不可多得。在「景光集」最後一篇，則爲表徵殉職的部屬，長者風儀，敎人敬佩不已。棻公位尊望崇，以古稀之齡，尤孜孜不倦爲已作古的師友部屬作記，非有心人不爲，其用心之誠，正如該

府拒絕入境之藉詞，然後，拉隊「凱旋」回歸大陸，徹底打破大陸人民對國府所抱的任何希望。

國府不能馬上接受這十個人入台，也有其苦衷。中共打着「人道主義」照牌，國府貿貿然接受，無異替中共作了有力宣傳，對台灣民心不無影響，更對不住在大陸殺身成仁的將領。所以國府要求他們表明立場，循正當途徑申請，並加以審慎甄別，才讓他們進台，使中共統戰分子無所施其故技。

張鐵石為了能早日赴台，與親人團聚，不惜與他的夥伴們分離，獨自遷往別處居住。由於他那些夥伴們不時發牢騷，為避免影響，甚至在街上碰見也視為陌路人。他對赴台一事很緊張，似乎稍遲一步，不幸遭遇會馬上降臨頭上。救總人士及他兒子都說很快了，他還是焦急如焚，難道他眞的懼怕中共藉口台灣拒絕入境，而把他解回大陸去？

張鐵石死前一刻，曾獨自往移民局辦理申請延期手續，當時其他九人也有前往，但移民局人員表示，由於他們延期申請數次太多，要請示上級才能決定，並着他們明天下午再到移民局去。結果，張鐵石不敢面對現實，次日便離開人間。是否他預感萬一移民局不批准延期，而台灣一時又未能入境，那麼最後命運豈非要回大陸？像他這樣的人，一旦重回大陸，便永無見天日了。因為他不聽任中共擺佈，脫離同行九人，入住右翼人士開設的酒店，這條罪狀，清算起來，並不是「去了以後，要回來，我們歡迎」這麼簡單了。對於一個嘗透了中共恐怖生活的人，寧可死去，也不要再重蹈。也許這樣，過度凝懼刺激神經，使他心理失去平衡，以致對任何人不加信任。廿五年在勞改場煎熬折磨的生涯，歷歷在眼前，此刻，他尚未完全擺脫中共控制，仍然生活在恐懼陰影裏，隨時有可能密秘送回大陸，他能夠再次接受這種慘無人道的人生嗎？也許，在這種無形壓力下，促使他沒有勇氣活下去，因而結束他痛苦的一生。

一個「階級敵人」死了，中共打着人道照牌，貓哭耗子，把罪歸咎國府。其實，在大陸，廿五年來，像張鐵石這樣悲劇的人物，不知凡幾，他們無聲無臭地含怨死去，又有誰知道，同情他們呢！

念蔡公

許之遠

，就從家君的口中，聽到蔡公的名字。當時二中的校長正是堂叔，遭到當事者的排擠，有被調的可能，接他的聽說是鄺年明。堂叔是叔祖父墨緣公的哲嗣，墨緣公曾任高師中學部主任，是蔡公的舊交。家君遂將此事向他報告，承他撥電話給當時教育廳長姚寶猷，此事遂寢。到大陸陷共，來接開平二中，正是鄺年明，後來證明他是共產黨黨員。可知大陸陷共前，當時的教育界已被共產黨滲透到可以左右人事的地步了。

大陸陷共，家君與我逃難香江，我時年十五，入地兩生，初為學徒，後為傭工，日間工作，夜間讀書，我曾有半年時間，在每晚連趕兩所學校，跑步趕課。在港七年，才取到同等學歷而考入台大。口袋只貯到港幣

我的份，能在一個月內看一場電影，已是心滿意足，晚上除了上圖書館，最常見的消遣，是沿着羅斯福路，走到和平東路附近的裝裱字畫店去，看書畫家們的新作品，或重裱的古字畫。經過了這幾年，培養了我喜歡書法，和學習鑑賞古畫的興趣。這一帶很接近蔡公的寓所（龍泉街），很多時，會遇上他和夫人，悠然把臂散步。那時他正長僑委會，和兼中央黨部第三組主任。

在僑生許多場合中，會常見到蔡公的，大家都以有這樣一位家長為榮，他那特有的笑容，和親切的講話，就像家人父子的聚會，他常自謙不懂寫文章，其實，只要把他的講話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可圈可點的佳作。

大學二年級的冬假，我參加僑委會的冬令營，得到徵文比賽的首獎，曾蒙蔡公的獎飾，但我沒有向他作自我介紹。翌年冬令，我參加了三組主辦的僑生講習會，時董世芳先生任該會主任，詹叔雍先生主教務。蔡公會蒞會致詞，由於學員都是大專的僑生同志，他的訓詞是嚴肅不過的，我清楚記得他說過幾句話：「……不要以為你們是大專同志，就看不起老華僑，你們將來回到僑居地，還得要向當地的老同志，學習他們的忠貞，來結合自己的知能，才可以發揮效力。謙虛接受他們的領導，少出鋒頭，多做實際工作。」這幾句話，一直深嵌在我的腦海，也一直為我來加服務僑社的工作態度。畢業的一年，僑委會在賓館歡送我們，是我在台最後一次謁見蔡公，承樸老的介紹，他即殷殷問起家君和向我勉勵。

中日斷交的一年，恰好是我去國旅加第十個年頭。記得十年前家君執了幾份會，剛可夠我一年的學費，懷着忐忑的心，隻身負笈來加，雖然談不上什麼成就，但在國難當前，卻能帶着一股忠義的歸心為政府打氣，亦聊盡僑民對祖國的關懷。我特別帶着在講習會分別和蔡公、董主任留映的照片，請他們簽署紀念。可惜曾向我撫背教誨的叔雍先生，經已作古多年。雖然在他逝世的時候，我有遠奠之儀，卻無補其遺寡之[illegible]，以為憾事。是年，適有增選中央民意代表之議，一些父執責成我一試，在謁蔡公時，本擬提請一助，但我見他案頭放着「敬靜澹一」的座右銘，何況我十年第一次歸來拜望他，就有請求，有背對長者的敬意，於是把要說的話嚥回去。只把年來的工作報告奉上，作為不忘其教誨之意。前年，我再度歸國，適共黨推出和談統戰。蔡公在總統府召見我，告以政府立場，絕不妥協，囑我轉告加僑，未及私誼，其忠公體國如此。年來，我常為旅加長者作記，或為敬悼之文，或出祝壽之表，除效法蔡公那種抱恩懷德的精神外，亦補國家對忠貞未盡表恤之意。此亦「景光集」之另一眞義所在耶！政府撤退來台，以海外僑胞為復國之一大力量，他臨危授命，出長僑委會，憑其擘劃建樹，使僑務工作一日千里，造就僑生，更是不可勝數。後來調長司法行政部，整頓監獄，一方面對犯人施行感化教育，俾能知過遷善，另一方面，則教導他們求生的技能，使他們出獄後得到出路，重新做人，從而對國家抱恩懷德，這種慈悲心腸，君子德風，使人高山仰止。又以不縱不枉，對澄清吏治為國家長治久安，奠定了穩固的基礎。近年則弼輔元首，勳譽益隆。這一位鄉賢長者，其謀國之忠，任事之勇，用心之慈，豈止國人同欽，亦邦國福祉所寄歟！

（寫於加拿大旅次）

劉戡瓦子

在抗戰、戡亂諸役中，許多大義凜然，而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民族英雄，其悲壯忠烈史績，迄仍不爲國人所詳知；如前國軍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將軍，於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曾率所部擊破毛幫老巢克復延安；三十七年三月一日，則被共軍圍於瓦子街，以地形不利於我而彈盡援絕，乃自殺成仁，轟轟烈烈，可歌可泣！茲將其經過情形，概畧敍述如下：

劉戡，湖南桃源人，原名麟書，投考黃埔軍校第一期時，始更名戡，而以麟書爲號。民國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春，劉氏出任第三十七集團軍改編爲第二十九軍軍長，駐紮三原，負責碉堡封鎖線的指揮。三十六年三月中旬，當進攻延安之役，以整編第一軍董釗部爲右兵團，由臨眞鎭、金盆灣等地直搗延安。劉戡則指揮左兵團，由洛川方面循咸榆公路向大小勞山攻擊。三月十四日，全線開始攻擊前進，十五日右兵團進展順利、左兵團則因共軍憑數線工事，頑強抵抗，進展較緩。十六日左兵團自晨至暮，猛攻大小勞山不克，劉戡乃請求援助，西北長官部參謀長盛文，鼓勵兩軍續行猛攻，料共軍難以支持了。果然，共軍主力卒被牽制，不能轉移目標；而且敵人誤認我軍主攻在此，使右兵團董部的進展，更爲迅速。

三月十八日午後四時，董軍已迫近延安，則大小勞山的共軍側背，亦已大受威脅，遂紛向延安西北方面潰退，劉軍乃猛烈追擊；十九日上午八時零五分，董釗部的突擊隊已進至延安，劉戡部則追擊共軍，分別進至延安以南和以西地區。上午十一時，長官部參謀長盛文卽乘飛機趕到延安。這時，共軍在機場所埋下的地雷，尙未淸掃起出，董軍還在城內肅淸殘餘毛幫分子；而胡宗南亦已冒險趕到延安，他首先驅車往城西毛澤東所住的延園，見毛所用的毛筆，還沒有套好，未用的稿紙數張，茄力克香烟半筒，線裝書多冊，仍置其案頭，可這知個案主逃亡的倉卒而狼狽！

中共嘍囉高叫「毛主席不打無把握之戰」，或「戰無不勝」的口號，然則那次爲什麼老巢被毀，自己狼狽而逃呢？原來攻擊延安的作戰計劃係經過詳細研究的，判斷共方必認爲國軍主力循榆咸公路北進，故中共作戰機構便置重兵於這一方面，而忽畧了臨眞鎭、金盆灣禁區方面，因此，我方借重劉戡的勇敢毅力，以戰區的一部兵力施行猛攻，以牽制共軍主力，使其不得轉移兵力，並使董軍的攻擊進前容易。劉氏抵延安後，卽與胡宗南、盛文、董釗等會合。

同年秋，胡宗南所部正在陝北從事淸剿，劉戡突患哮喘咳嗽，深感苦痛，乃由陝北親到西安，向他的老同學胡宗南請求調職，理由是陝北氣候嚴寒，適來除咳嗽外，又加以氣喘，乃託參謀長盛文代爲呈明胡宗南，將他另調職務，俾能療養痼疾，而胡以軍事局勢緊急，獨單一面的軍長，調職恐怕影響士氣。於是多方慰留。同年冬，胡宗南的第一戰區長官部，改爲西北剿共總部兼綏署，爲着調整部署，乃命董釗的第一軍，駐紮陝北擔任淸剿，劉戡的第二十九軍，因半年以來，屢經激戰，頗爲損耗，亟待補充，則調洛川附近地區整訓；而且董釗原籍陝西，留在陝北，人地相宜，水土氣候亦相符合；劉戡係湖南人，一向素患畏寒之疾，胡宗南經過再三考慮之後，始決定將劉南調整補，多半循其意願也。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一月，國防部突然下令將董釗的第一軍抽調開赴豫東，作爲圍剿陳毅主力；胡宗南奉令後，曾經三次陳明意見，請暫予緩調，並派參謀長盛文晋京，跟國防部主管作戰次長劉斐商量，力陳毛幫刻仍潛伏陝北，共軍尙未肅淸，如果將新編第一軍董釗部東調，陝北晋西之共軍，必傾巢南下，劉戡的第二十九軍，勢成孤掌難鳴，很難保衞方圓八百里的關中，況國防部策訂的豫東圍剿計劃，近乎紙上談兵，毫不切實際，將來豫東無成，而西北亦敗，請候陝西肅淸，毛被擒之後，原在西北的胡宗南所部悉數東出，會剿陳（毅）、劉（伯承）。無如共諜劉斐，心逆而險，行僻而奸，言僞而辯，以國防部主管全國作戰的職權，爲毛澤東紓解陝北的危難，堅持要東調，不得已乃於同年二月五日，命董釗率領其所屬三個整編師由陝北南下，經潼關、陝州，徒步向豫東前進，而以第十七師何文鼎部（欠廿四旅）守備延安，第二十四旅張漢初部則守備宜川，劉將軍所部兩師（第二十七、九十師），卻仍在洛川附近整訓，作爲機動部隊，以備不虞，關中大平原，已告空虛了。

同年二月中旬，董部剛抵達陝州，朱毛共幫卽乘陝北國軍空虛，便大集兵力，以一部監視延安守軍，而以六個縱隊南下，圍攻宜川，我張漢初旅苦守七日，勢漸不支，卽奉國防部命令派劉戡增援解圍，但胡宗南則很不放心，乃於二十三日以無線電請劉戡偕二十七師師長王應尊、九十師師長嚴明，前往西安一談。當晚進行會談時，胡宗南詢問劉戡第二十九軍的整訓情形，劉卽命令王、嚴兩師長報告，都說業已整訓完成，可以一戰了。這時的胡宗南，也只好將此基本部隊拿上去，跟老毛作最後一拚！因之，命令參謀長盛文，跟劉戡研究馳援的步驟；並將地圖取出，舖陳大廳中，關上門然後進行研究。

地圖顯示洛川與宜川之間有兩條路線：一條由洛川經瓦子街至宜川，約一百五十華里，這是黃龍山北麓與陝北高原的山谷道，大軍不可經此道前進，如果一經遇伏，則無法展開也。一條則經觀亭至宜川，約一百九十華里，係度梁道，我軍主力應由此道前進，可以瞰制道路兩側地區，則毛軍慣用的「圍點打援」及「口袋戰術」，將無所施其技了。況且當時又有共軍兩縱隊由延安以東南下的情報，翌日應卽派一部進駐觀亭作掩護。以是劉軍長及王、嚴兩師長準備連夜趕回防地。並卽命令劉軍限二月廿五日出發，又命綏署交通處、機要室，準備七個電台，分別與劉軍司令部及其所屬兩師四旅等部，切取聯絡。

二月廿五日，劉戡軍長先遣第九十師的六十一旅鄧鍾梅部向宜川急進，因爲準備一切及地方父老的歡送，延至二十六日全軍始出發，而九十師師長嚴明，以「宜川情況緊急，鄧部六十一旅業已經南道前進在我先頭，當可保無虞」，遂堅持主張由瓦子街前進，謂不必捨近取遠。劉戡軍長則說：「南道係隘路，如遇伏兵，或共軍從南北兩側高地夾擊，我軍將無法應戰，危險得很，仍應遵照盛參謀長所指示的，取道觀亭爲

妥。」但嚴師長堅謂：「參謀長不很了解我軍戰力，過於謹慎，我軍自克復延安後，最感遺憾的，就是找不到共軍主力，跟它決戰，這次如共軍果以主力前來邀擊我軍，正是我軍殲滅敵人的良好機會，又何懼之有？」這樣便決定由谷道前進。是日綏署獲得情報，由陝北南下的共軍，正向觀亭方面前進，共軍賀龍又有由晉西率領四旅之眾，由宜川附近西渡情報（此時黃河已結冰，不成障碍），即急電劉軍長須特別注意，未獲覆電；且自該軍出發後，各電台都失去聯絡。

總部參謀盛文，即以電話通知洛川行政專員傅雲，馬上派員前往當地察看，轉告劉軍長及其各師、旅長，應隨時以綏署切聯絡。翌日（二月二十七日）晨，傅專員來電報告，謂二十九軍刻已進至焦子街附近地區，胡宗南及盛文等聽到這消息，非常地焦急！以該軍全部既進至隘路中途，轉移困難，乃又電令迅速向宜川前進，中途不得停留，其沒有任何覆電。不料二十七日中午，當二十九軍進至瓦子街後，天氣驟寒，大雪紛飛，深及膝蓋，舉步維艱，遂即停止前進；同日午前八時，接二十四旅旅長張漢初報告說：「援軍鄧鍾梅的六十一旅已抵達宜川外圍，且宜川之圍已解，共軍向宜川西北、西南兩方面撤退。」

綏署據報後，又急電劉戡軍長特別注意，仍無答覆。同日午後一時，又接張漢初旅長的報告：「鄧旅到達後，旋復西撤，不解何故？」事後才知道九十師師長嚴明又將鄧旅調回瓦子街了！當日黃昏之前，即發現共軍六旅，五個縱隊，一個騎兵師，大砲數十門，迅速地將隘路兩端封鎖，由南北兩側高地，向劉部猛攻，王應尊和嚴明的兩師，拚死抵抗，爭奪兩側高地，激戰一整夜；二十八日拂曉起，共軍攻擊愈烈，砲彈像驟雨落下，經劉軍兩師四旅實行突圍，衝鋒肉搏之後，死傷慘重，旅長李達、周由之，相繼陣亡，而共軍的包圍圈則愈迫愈緊，激戰至黃昏，慘烈空前，共軍傷亡加倍於我軍。

三月一日拂曉後，繼續奮戰，二十九軍參謀長劉振世，二十七師師長王應尊、旅長鄧宏義、鄧鍾梅，均負重傷，午後五時，劉戡軍長親率警衛營殘兵，向共軍衝殺，無如眾寡懸殊，敵人據高臨下，以致劉軍傷亡殆盡！共軍更復進迫，大呼劉戡將軍投降，左右有勸劉軍長利用黑夜時又向西突圍，轉移陣地，收容餘眾，再與敵人拚鬪。

劉軍長不忍獨存，乃慨然曰：「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屍還葬，吾能死於沙場，應屬光榮，惟以未能進抵宜川，達成任務，辜負領袖數十年來對我之薰陶作育為憾耳！諸位如有生還者，為我報告可也。」言畢，遂以所佩手槍自戕，轟然一聲，忠義之氣，直衝霄漢！繼之者自殺成仁者，尚有九十師師長嚴明。毛共欽佩劉戡忠烈，曾將其遺骸棺殮，設靈祭奠，貓哭老鼠以作狀。後來胡宗南急將東進的董軍（第一軍）調回關中，與南下的共軍於涇渭河谷會戰又勝後，乃派出一團兵力將劉戡等人的靈櫬奪回，安葬於終南山麓的翠華山之陽，當時蔣總統曾親臨弔唁，胡宗南則自請處分。

烈成仁

胡養之

劉戡幼時，家境富裕，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便與其堂兄綬書負笈省垣，考入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附設中學。這是一所很著名的學校，也是當時湖南最高學府，校址在長沙對岸的嶽麓山下，宋代時為中國四大書院之一——嶽麓書院，歷代先賢遺規墨寶，抗戰之前仍多保存未失，凡遊嶽麓山者，必入該校參觀，無不有一種「低徊留連，而不忍去」之感。校舍古樸寬敞，風景幽雅，湘水橫於前，麓山峙其後，黃（興）、蔡（鍔）、蔣（翊武）、劉（連藩）諸先烈之墓，巍峨莊嚴，亦若諸公生前的英氣勃勃者，尤足以激發青年志氣，培養革命思想。劉戡少時在這種環境接受教育；加以「無湘不成軍」的習慣，對他後來影響特大。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湖南軍人形成割據局面，沅陵鎮守使蔡鉅猷，進攻長沙，與省軍夾湘江對峙，相互砲戰，學生停課三十餘日，有志青年莫不憂憤。及聞孫中山先生創辦黃埔軍校，同年十二月廿五日，在長沙招考第一期學生，劉戡決心投筆從戎，報名參加考試，名列前茅。

軍校畢業後，升遷甚速，民國二十年，劉戡已因戰功而調升為第十師三十八旅旅長。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抗戰軍興，劉戡則擔任第八十三師師長，隸屬第十四軍，轉戰於冀、晉兩省。山西忻口會戰，八十三師劉戡部在盟騰村設立左翼防線，與該軍第十師，對日最精銳的坂垣師團，激戰達十三晝夜，以血肉之軀抵當陸、空聯合之日寇。

敵人戰車二十餘輛，衝入十四軍陣地，該軍則以手榴彈汽油瓶對付它，死傷纍纍，精神迄不稍懈，士氣愈戰愈奮。日軍正面攻擊不逞，乃繞攻第八十三師的左側背，情況非常緊急！

師長劉戡則沉着應戰，捨掩蔽部而赴旅指揮所，立於陣地上以督戰，日軍野山砲、戰車砲及飛機炸彈，密如雨下，左右勸他入於掩體指揮，劉戡則說：「全軍官長浴血苦戰，而我獨在掩體工事裏面，陣地被突破後，我亦必成擒，正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革命軍人不死於戰場，而為俘虜，實為男兒大丈夫之恥也。」

當時八十三師的左翼則為余錦源之一旅，但該旅所剩兵力不足八連，劉戡便對余錦源旅長說：「這裏是我們的死所了，望兄勉之！」

因此，我軍傷亡雖重，而士氣仍很旺盛。軍長李默庵急調第三十旅的五十九團（團長龍雲驤），兼程前往馳援，劉戡要求部隊於三小時內趕到，不可增加於正面作戰，而應繞攻日軍的右側背，並要求三十旅與余錦源旅切取聯絡。援軍於當日中午抵達劉軍防線附近，即對日軍側背展開猛攻，激戰至黃昏，日軍始退回原陣地，戰線乃呈穩定。

但倘若不是劉戡沉着應戰，以一師之眾對日軍坂垣師團，是很難支持的，他這種倔強的騾子個性，終於壯烈成仁。

寧爲自由鬼·不作共黨奴

——紀念五月大逃亡十三週年

（下）

曾憲光

暫別了！可愛而苦難的祖國！

因在梧桐山區不斷的打轉，而眞正的做到了越千山，涉萬水……

時間是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夜晚，但不知是什麼時刻，也不知機緣抑巧合，我們二十七人（本來剩下二十六，小周離隊上山找其未婚妻後，只有二十五人了，後來有兩位逃亡者自願參加我們這批「高級」逃亡隊伍，而我們亦歡迎有這樣的識途老馬（逃亡嚮導），在一山溝處，與一羣逃亡農民遇上了，該逃亡隊伍，大部份是中年男女農民，小部份是小孩，其中不少男農民的背上，還馱着嬰孩。從他們毫無倦容及自信神態，可以看出他們是對該處地形相當熟悉的當地農民。爲此，我們只有死跟他們了。

恐人多容易暴露目標的農民，卻一再表示不要我們跟在其後面，當抗議無效時，便聲色俱厲的聲明：「若你們再跟住我們，則我們坐在這裏不走了。」爲了不把事情弄僵，我只好使計的答道：「好吧！讓我們各走各的路，你們自己走好了。」

淳厚得可愛的農民們，竟信以爲眞的馬上一起開步疾跑，而我們這邊的全體難友，竟心意相通的，一齊輕步跟上，只是與他們保持一段距離而已。

東轉西轉，不一會，山下那條中英交界處的公路，突現眼前，刹那間，大夥都激動到忘記了一切疲勞，當我們還來不及研討對策時，前面的農民們，已三人一羣，五人一隊的向山下衝去……

經研討了地勢和敵情的我們，決定仍採用四人爲單位的行動小組，正當要朝農民所走的那條路進發時，山下突傳來一陣槍聲，糟了，已進入英界的農民兄弟姊妹，已被發現遭追捕，爲此，我們只好朝另一方向進軍。

因地形不熟，加上逃避英軍的追捕，結果，經幾個鐘頭的東奔西走後，大夥都不知道自己站在什麼地方，但有一點則明白的，我們都已進入英界（九龍新界）。

經過一陣逃命式的奔波後，在山腰一隱蔽處坐下來休息時，但見香港（九龍）上空光明一片，而在大陸那邊則漆黑一團，此情此景，曾令我一次思潮起伏，百感叢生。記得我由廣州出發的前夕，曾給老父母寫了一封類似絕筆書的信：「……敬愛的父母親大人，設若在半個月內不見兒之信，請你們當作沒有生過我這個兒子……對雙親養育之恩，只有待來世再報……」更記得該書信是在熱淚雙流下寫成的，這裏面不是怕死，因怕死便不敢逃亡了，因像我這個正在勞改場服刑的政治犯，在「叛國投敵」途中被抓回去時，不槍斃也得老死獄中，問題是眈心眞的自己犧牲了，不僅失去了以後報仇的機會，且將令雙親他們老人家萬分的哀痛傷心……而今，已逃離中共魔爪，但能否平安抵達香港市區，則仍是未知數，正因爲此，心境更加混亂……可愛而苦難的祖國啊，我不是不愛你，更不是要與你永別。因終有一天我要回來的，但願那個時候，你不僅充滿喜樂，且更加的迷人，可愛，等着吧！我們很快會回來的。

連闖四道鐵絲網

當我們懷着沉痛複雜的心情，一步一回頭的向多難之祖國告別後，好不容易才來到山腳邊，在月色下，可以看到邊界的鐵絲網，已被五月逃亡潮早期的逃亡者所推倒踩平，且沒來得重建（搭）。於是我們約好：實行一衝而上，但非常不幸的是，當我們剛開步走，照明彈突然四起，照亮了整個山間，糟了，被中共軍發現了（據說在此前半日，即五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點以前，中共廣東省委當局，在陶鑄、曾生等密謀下，爲了解決在廣州市出現的，而在他們本身說又絕對無法解決的高度人滿之患，爲了平靜因此而引起極度混亂危險之局面。爲了……曾密令邊防軍放人，二十三日十二時後，因問題已獲基本解決，而又重新實行封鎖了。）緊接着荷槍的共軍追捕人來了，使好些跑得慢的難友們，都被截了回去，是時，哭喊聲大作，但我們卻不能回去救他們。

逃過這一道鬼門關後，戰友們滿以爲萬事大吉了，只有事後才知悉，還有四道有高有厚且都滿佈鐵刺的英界內鐵絲網，在虎視眈眈的等待我們的來臨呢！

最難的是每道鐵絲網之間都有一段距離，本來經一場緊張的搏鬪（爬過一道鐵絲網）之後，應該休息一下恢復體力再爬第二道鐵絲欄的，但當時的情勢不容許我們這樣做。因此，迫得我們只好像參加低欄賽跑一樣，爬過一道鐵絲網後立即又發步疾跑，再爬越另一道鐵絲網，再繼續快速度前跑……正因這樣，好些體弱的戰友們，不能連闖四關的困在其中待捕了。

而我因發燒、拉肚、胃痛等病一齊發作，再加上近視，所以在夜間跑起伏不平的山間小路時，時

時摔交或跌倒，但對已「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的我來說，正是「跌倒算什麼，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

記得連闖三道鐵絲網後，老陳等一再提議無論如何也要休息一下，我與總指揮老邱雖然亦有此意，但擋在我們眼簾的那兩座小山提醒我們，若不在天亮之前翻過去，是十分危險的，因天一亮，我們便會暴露在追捕者面前，這無異自投羅網，不行，幸好，經我分析後全體戰友均一致表示應奮起再戰，拚命前衝，不一會，見一座厚三尺的鐵刺牆橫在眼前，它是第四道的鐵絲網，也是最後一道和最不容易爬越的鐵絲網。

由於後者追兵，結果，在互相幫助下，一齊過關斬將，後來不出所料，當我們越過第四道網，剛藏身在隱蔽處時，老天也正好發亮，而大批的英兵也開始搜山。

乾糧所剩無幾，致使每個人只能吃到平日所吃的五分之一左右，肚子鬧革命時只好喝山泉水充飢，正在拉肚的我亦不例外。

太陽下山了，英軍也跟着下山，而整個人因藏在一個狹窄地方不敢多動一下而變得幾乎僵硬了的我們，也就立即出來活動了，東轉轉西轉轉，突然前面出現七八位全身濕透的少女，並正向我們走來，還要求我們帶他們一起逃，爲了不想因目標太大而容易暴露，我們只好狠起心腸的婉拒，不然又有什麼辦法呢？而這也是直至今天，一想起它便令我靈魂深處仍感到極度不安的原因。

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在新界不知名的山頭打轉了幾個鐘頭後，來到一個小山坡上，但見不遠處有一建築物，且屋內屋外都燈光通明，據新加入我們隊伍的嚮導說，那是香港政府的差館，聽後，一點也不驚慌，只是心裏頭極亂是了，看看錶，是深夜一點，但附近的整座山林，都毫無夜間寂靜的感覺，因其間有數不清的逃亡者，他們中有的在跟英軍港警捉迷藏，有的伏在待機出擊，有的甚至準備與前來阻擱投奔自由的英軍大幹一場，同樣，那座差館的裏外，也一直忙個不停的疲於奔命（命令的命）。

怎辦？看來只有繞道而行了，恨只恨那時的月色特別明亮，連原可作夜間掩護的亂石草木等，也都失去了作用，經交換意見後，絕大部行動小組長都認爲一定得繞道而行，但我個人則不贊同，原因是該專職搜捕逃亡者的差館，一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距他們較遠的山林間，那我們便不妨來一個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大膽行動——由距該差館不遠的水田穿過去。遺憾的是我這一意見沒有被採納，但卻受到與我同一行動小組的三位難友支持，結果，只好彼此分道揚鑣了。

眼見一個行動小組又一個行動小組滑抵山下，再繞一個大彎便消失在山林間時，我一邊嘆惜一邊爲他們祝福，因我們曾經有三日三夜一起出生入死的戰鬪友誼啊！

計算一下時間，繞道而行的戰友們，出發已有二十分鐘了，不幸得很，就在那時，不遠處突傳來一陣向天鳴放的槍聲，顯然，戰友們被發現了，爲了不讓一瞬卽逝的「戰機」白白過去，我不再多想的立卽帶領三位組員，赤足彎腰的由差館後面的水田穿過去……

有驚無險地順利通過該差館後，再爬過幾個小山頭，便進入到新界居民區、市區，終於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香港。

誠然香港並不是絕對自由的地方，但也不像中共所說的是夕陽西下的地府，最低限度在今天是我們難民保存力量，積聚力量，到時機成熟時，給中共致命一擊的「基地」。

團結起來，繼續戰鬥

五月大逃亡潮，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敲起了喪鐘。是時，對一直自吹自擂「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共來說，不僅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的血腥統治及其殘暴的實質，和宣告了六億中國人民對它的唾棄；同時，也大大地動搖了它的統治基礎，一句話，是我國人民反共抗暴力量偉大勝利。

但我們不能不看到，在這場壯烈的鬪爭中，人民也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以我們那支逃亡隊伍爲例，在三十四人中，成功抵港者只有我和老張等四人（老張在大鳴大放前跟我同一機關工作，同時被打爲右派，一起被關在白雲山勞動場勞改，他現在台經商，但在每一次逃亡抵港週年紀念日，都定必與我等共聚一堂慶祝。）其餘三十人有的身死征途，有的被捕入獄，更多的下落不明……

對，革命從來就是殘酷的，但歷史上沒有白流的血，它……定必灌溉出自由之花……

而今，逃亡者，當年的逃亡者都在香港住下來了，且大部份人已成家立業，但我們就可因此而忘記十三年前伙伴們的流血犧牲？讓其成爲漁樵隱話？或者甘心墮落爲燈紅酒綠下的行尸走肉？抑是把仇恨深埋心頭，繼承先烈及戰友們的遺志，高舉反共的火把，繼續戰鬪下去？一句話，願做一個隨波逐流，紙醉金迷的行屍走肉？還是做一個戰鬪在海外的革命青年，反共鬪士？這是擺在我們面前必須及早和很好解決的首要課題，以上的話，記得在十二年前，卽紀念五月大逃亡一週年時，筆者便曾通過報刊這麼說過，今天嗎？仍得大聲重複說一遍。

必須承認，具有高度物質文明的香港，什麼洋房汽車，香檳美女，還有什麼三串七，四重彩等畜牲玩兒，都有着魔鬼般的誘惑力，它們時時刻刻和無孔不入地腐蝕着我們的思想，尤其對意志薄弱者，更是一種可怕的敵人，這裏，不管你能否眞的厠身其間，或者永遠屬於烏托邦也好，結果都一樣，定必喪失鬪志，並走上消極，頹唐的道路，最後完全蛻色變質。

在這一情況下，如何才能做到腳踏實地，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我個人認爲（不！應該說是提出來與各位逃亡的戰友們共勉。）在念念不忘反共鬪爭的同時，首先，應該時刻把握住自己，不要決事憑主觀願望，更應力戒好高騖遠，不然，定將令自己陷於終日牢騷滿腹、無病呻吟、苦惱、徬徨……的深淵，最後，自暴自棄了卻終生。

不錯，在我們今天所走的道路上，到處都佈滿了荊棘和亂石，但我們堅信，苦難永遠是美滿的母親！難友們，戰友們，同志們，同胞們，讓我們手拉手，心連心的團結起來，繼續戰鬪吧！

爺＊孫＊兩＊代

霍雲霄

從朋友敘述中聽到一則感人故事，一個中等人家的老女傭逝世了，老女傭的家中本來有兩夫婦三個兒女。二十多年來，老女傭幫助主人家撫養三個兒女，現在三個兒女都出國了，女主人的丈夫也在幾年前逝世，女主人雖然生活不成問題，但不願呆在家內，也出去找一份工作，老女傭一直替她打理家務。主僕倆情感很好，有同姐妹。不幸有一天老女傭因交通失事身亡，女主人很傷心，因為老女傭什麼親人也沒有，她剩下一筆錢，女主人交給老女傭最信任的女傭姐妹，照她們的主意處理那一筆錢，然後自己出錢為傭人舉行一個葬禮，並以三個兒女的名字為老女傭立墓碑，稱老女傭作誼母。

這事過了半年，女主人的家翁，忽然從他家中另一女傭聽到這故事，遂向媳婦大發雷霆，說簡直是胡鬧，並寫信到外國告訴孫子要他們寫信回家反對母親做這種事，在外國的兒女不在乎母親所作的事，事實他們心裏很感激這老婢人，但他們知道祖父很頑固，所以寫信回來叫母親遵照老人家意思另換墓碑，因為老女傭已死，不在乎人們怎樣看待他。慈母接到兒女的信，也覺得不應該與家翁鬧意見

兒，也不喜歡別人不接受自己的意見。這種人雖然做事負責，對別人有強烈的愛心與恨意，但並不一定是難以相處的朋友，唯一法寶不是使他感到別人對他有敵對態度，而是難以忍受別人原諒自己。在戰國時代廉頗的負荊請罪，就是因為沒法忍受被人原諒而起。

中文大學不宜改制

近來，中文大學正在醞釀改制，企圖把三間院校合併起來。據說，這是為了「節省大學開支」，名正言順，非常動聽，中大校長本來是研究「工商管理」的，現在由他主唱「經濟論」，自然格外悅耳。筆者只是個寂寂無名的中大學生，說話當然無足輕重；但是我和很多喜歡思考的中大同學都堅決反對大學改制，都認為此事萬不可行。

中文大學由三間學院組成，各學院都有其獨特的精神和傳統，在行政上也有相當的自主權；倘若把三間院校合併起來，那麼，不日各院校的傳統精

」裏說：「個人認為大學存在肯定脫離不了社會，條文只是幫助大學如何落實到使大學更能達到理想。當時三院組成之初，是要維持每學院的特色，但於此十一年間，變化很大，一所學院是否要呆滯不前，墨守以前的憲法呢？」

今年四月出版的「中大學生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開『新亞精神』的外衣」。這篇偉論也有一抄的價值：「新亞精神是針對一九四九年的新中國而發生的……數千年的傳統的儒家文化包袱，在新中國可能沒有人再承擔了，因此這個歷史任務，不能不落在錢穆等人的肩上。」「（他們）看不到人民大眾的文化總要代替腐朽的沒落的維護少數統治者利益束縛人民大眾思想的文化。」「你要文化革命嗎？我要文化復興……你要認真學馬列，深入批孔嗎？我要認真學孔，不要批！針鋒相對！這就是新亞精神的具體表現！」

為什麼齊禧慶贊成中大改制呢？為什麼「中大學生報」如此痛恨新亞精神呢？這不是因為新亞精神已成為「大學改制」的絆腳石，令到媚毛英雄們不能夠暢所欲為，不能夠「深入批孔」嗎？在「大學改制」後面，我們難道就看不見政治陰謀麼？

中大同學們，我們要認清楚「大學改制」的本質，在它尚未籌劃成功之前，予以迎頭痛擊！

斷腸的簫聲

寒梅

到過貴州、雲南、四川的人，一定聽過玉屏仙簫的傳說。玉屏是一個縣名，位於貴州和湖南的邊境。

相傳玉屏每年會產一對仙簫，簫聲可傳播縱橫三十里，玉屏也就產簫出名。部隊離開貴陽，車隊向南邊境邁進，沿途皆是崎嶇山路，所謂路無三里平，有許多地方是形容得很恰當的。

我們路過玉屏時，正好有一天休息，久慕玉屏名簫的同學，在休息放假的當天，三五成羣的上街去，到處打聽仙簫的蹤跡，當地的民眾笑咪咪的回答說：仙簫是可遇不可求的，要碰各人的運氣，如果有緣份，就得來全不費功夫，如果沒有緣份，那就踏破鐵鞋無處覓了。

同學們為了好奇心，先跑到城郊的寺廟去，焚香拜神，祈求菩薩賜緣。香是燒了，神也是又跪又拜了，靈不靈是另外一回事，不管是不是仙簫，也不管是有緣無緣，同學們幾乎是人手一簫，使得玉屏簫市，旦夕之間竟共不應求，簫店老板，樂得笑逐顏開。同學中不少是有詩樂修養的

很詫異，但後來家翁說出他再三讀媳婦給他留下的孫女的一封信後，越想越覺得自己不對，幸而識事體的孫子能體諒他。

朋友只說了故事，並不談及那封女兒給母親的信的內容，但我可以想像那位老太爺讀了那封信，最初可能覺得安慰，後來會漸漸感到不愉快。女兒叫母親服從祖父，不必為死去的人爭什麼。這種孝敬，純粹是一種妥協，顯然母女兩人順從之後，心中實在原諒祖父胸襟狹窄的意思。祖父雖然是勝利者，只要再思索，會覺得汗顏無地的。這被原諒的反應，比反抗還難受。

有時使人覺得自己錯誤，用責備的方式反不如使對方覺得被原諒的效果大，責備可能使對方因自尊心受抑制而反感，甚至為了走極端而作反叛行為，但使對方覺得被原諒，不但對方自尊心絲毫無損，反而會覺得過意不去，這是教育心理學最妙的一課。雖然通常用在幼稚園老師，在幼稚園學生身上有效。但想不到孫子教爺爺也有如此神奇的效驗。

少年的反叛，不可否認，是與冷酷的社會風氣有關的。一個反叛少年的形成，都是從被歧視，被冷落及累積多少不服氣的責備抑制而迫出來的，我相信世界上絕對沒有在父母適當的愛護下，長大的青少年是會具有反叛性格的，反叛的源頭多少與自己不被重視，自己的意志屢遭受阻抑有關。有時我們看到有一種人，在小事上堅持固執己見，絕對不肯讓步，心理學家認為是自卑感反射作用，因為這個固執己見的人，少年時代受過大多意志上的阻抑，已經培養起一種特殊性格，那就是不喜歡接受別人的意

青冥

如果中大校長看見港督便堆着一面笑容作九十度鞠躬，如果他只懂得鬼鬼祟祟地潛往大陸乞求「指示」，那麼，不管他是「博士」還是什麼「管理學家」，我們決不願意讓其操縱中文大學！

如果這樣的一個小人控制了中大，他不但可以迎合「批孔」的「潮流」，反對在校內建立孔子像，還可以把大學完全赤化！

現在，我要把齊禧慶的一段話抄下來，齊某人是去屆「中大學生會」會長，現在又榮任「學聯」副會長，故此他的話很能代表某方面對中大改制的意見。他在「注視大學改制特刊

香烟搖搖過市，而只是選購仙簫留做紀念品，談吐溫文有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部隊在玉屏發生了一件不幸的車禍事件。師部四維劇校的車子在玉屏不遠的一座橋樑翻了，十二位四維劇校的學生不幸喪生，全師同學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莫不同聲哀悼。師長和政治部主任痛失子侄一樣，傷心不已！四維劇校的學生，是收容一羣戰地兒童來加以培養訓練的。在雲南曲靖營房時，每個週末的晚會，多是四維劇校的小朋友為全師同學表演最拿手的平劇，四維劇校有優良的師資，而且在戰時大後方，人才濟濟，四維劇校在師政治部的苦心培養下，成為平劇舞台上的蓓蕾，經常遠征昆明演出，蜚聲菊壇。

四維劇校的招牌戲是「漁光曲」，每次演出必座無虛席，同學們都將他們當作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樣的疼愛，在軍營中同甘共苦，休戚相關。不幸的車禍刼去十二條無限前途的小生命，上蒼弄人，實太慘了……。玉屏的簫聲也變成斷腸的簫聲了。

逃亡

小怡

鳥兒有飛翔的翅膀，人有行走的腳步。遙遠的天空深不可測，但鳥兒的歌唱傳播了自由的訊息。而人的一生有許多風暴，正如大海的永不平靜——今天還在陸上，明天就要海上逃亡。

沒有了家園，人們就要遠走高飛。深遠的天空，鳥兒是嚮往它的世界；寬廣的道路，人們就希望發現新的城。

逃亡是一個悲慘的情景。大風暴時候，鳥兒向遠方飛去；戰爭的殺人，人民只有搶船往他鄉流淚。

某年某月某日，香港的海域，船隻突然載來了幾千名難民，人們拖男帶女，臉上佈滿了去國的哀情。

幾個藝術家，也同時來到陌生的香港，據報紙刊載：鼓手、歌唱家陳宏！歌唱家范玉芳、電影電視雙棲演員裴氏麗和翠紅，作曲家和歌唱家皮禮士方，都為了祖國戰爭的苦難，逃來東方的海濱城，作暫時的棲身。

一代越南的知識分子，教授、醫生和科學工作者，也因環境的變遷而冒着驚濤駭浪逃往世界各地。

人們對自己的遭遇，都感到鏤骨難忘。年青的一代開始四海為家，來到香港的少女還發表願意下嫁香港的男人。

陌生人到了陌生的地方，雖然獲得了臨時的收容，但心裏的千言萬言，就始終都說不完。離開了祖國，家人各散的東西，有的死了不見白骨，有的活着還沒有休息。電影演員、歌唱家和其他的藝術愛好者，為了自由的緣故，他們決心在異鄉作客，只要世界還有明天，心裏就存在着深遠的希望。

雖然，他們在祖國的歌唱，已經隨着子彈的咆哮而消失了。今後的日子，歌喉是否像往常一樣地嘹亮？我想：他們是會繼續歌唱的，把離國的悲哀唱出來，讓世界上的人都來聽聽。

沒有了家，行走在顛沛流離的道路上，腳步的千辛萬苦——這就是音樂。這音樂，也見證了戰爭的迫人。

我從照片中，看到難民營中的青年男女彈起了他們的吉他，表情沉默，眼睛盯着遠方，好像在回憶中寄託了他們對失去了的家園，表示深深地憂傷。人們這一走，將來怎麼樣？這，誰也難以預料。不過，這只是開始，道路還很遠很遠，世界上到處都有好客的人，香港也有溫暖的地方。難民啊，請你們不要焦急，生活的勇氣前面就有光芒，美麗的青春將賦予無窮的力量。四海之內那裏不是家鄉，沒有親人？還是把你們的歌聲唱起來吧，人生的風暴不是永遠不停，今天留下了痛苦，明天也許就是快樂。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73 餘音

我們全家脫離魔爪後，曾在澳門水坑尾四號那所古老大屋中逗留了六七年。在這祖屋中，我們兄弟在抗戰期間失去了至愛我們的母親。

由共區返回自由世界後，家父和家兄公伙都相繼逝世了。現在，祖屋已建成了矗立在南灣花園附近的荔安大厦，但這座大厦已經與古家無涉了。

當我仍在這古屋中居住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歐君來訪。

歐君是殷商歐老世伯的兒子，年紀比我小，人很聰明，正直。在大陸淪共之初，歐老伯由廣州逃到澳門，而歐君堅決地拒絕逃亡。歐君為人，一向正直，他認為共黨是中國的「大救星」，他要留在共區「為人民服務」。

在大陸淪共後，他曾幾次到澳門探望歐老世伯，歐老世伯買了一些美國貨給他，他表示不要，他拒絕用「美帝」的東西。

歐老世伯叫他不要返回大陸，歐君不肯，因為他一定要留在共區做一個好醫生，一定要「為人民服務」。

對這位堅決擁護「毛主席共產黨」的人，毛幫自然應該歡迎。可是，歐君終於無端的被打成「壞分子」，送下鄉去受「勞教」。

「勞教」後，歐君也和筆者一樣，「光榮地恢復工作」了。

在大逃亡那年，歐君也「督卒」了，想逃入香港，誰知被英國人押回大陸。

回到大陸後，歐君聽到一個謠言：關閘方面，知遇到「工作單位」的主持人，於是歐君被迫返回廣州。歐君說，在大逃亡那年，共黨對逃亡者並沒有什麼處分，因為懲罰不了那麼多人。

歐君終於再從共區偷渡到澳門，因為他深切地了解毛澤東共產黨荼毒人民的本質。我們兩人，都曾深中「毛毒」，但我們終於清醒過來了。

歐君逃澳後，曾到港開X光診所，又曾在香港大學工作。香港暴動那年，我們還見過面，現在歐君已經到了美國，成為一個專門的醫學人材了。可惜的是，他的妻兒，仍然不能逃出共黨的魔爪。歐君的一位姊姊，曾被共黨鬪爭到「神經失常」！罪名麼？莫須有！

× × ×

在澳門的古屋中，曾有一位女孩子來訪問我們，她是妻的鄉親。她的父母在澳門，她卻在石岐讀中學。

這女學生因為受不了共黨了迫害，無法返回自由世界，於是她突然間成為一個「癲人」了。

她在課室中，突然脫光了衣服，大笑大叫。

共黨送她到廣州檢查，用強力的電筒照射她的眼睛。據說癲人的眼睛是不怕電筒照射的，所以她瞪着眼，不眨動。

突然間，她一手抓去醫生的眼鏡，哈哈大笑。

共黨斷定她是「癲瘋」了，於是把她送回澳門。——誰當她返澳後，「癲瘋病」立刻好了。

是誰迫使一個女孩子裝瘋？是誰驅迫這女學生當眾脫光衣服？那是毛澤東共產黨！

現在，這女孩子已經到了香港，並且成為一個孩子的母親了。

× × ×

當年在月山里教書時是「婦女代表」，她也由石岐到了澳門，由澳門到了香港，現在已移居加拿大去了。

× × ×

最後，我還要寫一個女孩子的悽慘遭遇。這女孩子姓區，名麗光。她本來是越南的華僑，她父親是在越南開米機的。她本人則是護士。

大陸淪共後，她歡呼「解放」，並且由越南回到大陸去「為人民服務」，和她同行的還有她底「進步」的男朋友。

她的父母反對她「回歸」，但她不接受父母的勸告，堅決地要「回到祖國」去。

她「回國」後，男朋友被驅往北方，她本人則孤零零地留在廣東省的一個縣裏工作。一個「運動」跟着一個「運動」襲來，她底男友的音訊竟告渺然。

從兩

本港同期首映兩部新片：由薛尼普立克導演的故事片「龍吟虎嘯江湖客」，以及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紀錄電影剪輯成的「硫磺島戰役」，很巧妙的出現一個共同的內涵，那是表現日本大和民族魂的情操感的內涵。「龍」片比較接近現代，「硫」片是三十年前的紀錄，但相信只要讀者看了兩齣電影之後稍加思索，可發現日本人面對失敗時所選擇殘酷自毀精神的可怕一面。

「硫」片故事，寫在太平洋戰爭時，美國為了奪取硫磺島作轟炸東京的空軍基地及補給站，日本人亦早料到美國有此一着，於是安置二萬一千名精銳部隊死守該島。美軍卻發動幾百艘大小戰艦，十幾萬海陸空軍，登陸進攻該島，苦戰三星期，日本二萬一千

人從山洞裏爬出來投降的鏡頭，看了那些負傷，飢餓的士兵，的確令人心酸，同時也顯示出大和魂的構思對日本人毒害不淺。就憑這一大段紀錄，電影表現出一個意圖，那就是如果美國最後沒有用原子彈迫日本投降，而用進攻硫磺島的方式征服日本本土，不知

她堅決拒絕。拒絕的結果是：她被「清洗」了，因為她的「社會關係複雜」。

誰都知道，被「清洗」以後，便等於失業。她寫信到越南求援，可是她的父親已經逝世，母親因思念愛女而瘋狂了，她的哥哥滙了一些錢接濟她。

在這情形下，她終於和一個共青團員結婚了。誰知婚後不久，這共青團員告訴她：「我以為你這華僑女是有錢的，誰知你沒有錢！」

區麗光終於生了一個男孩，可是她同時患了癌症。這時候，區麗光以「到澳門領遺產」為名，帶着孩子到了澳門。

她在澳門一個親戚處寄居，自己卻要帶病到製衣廠工作。她想回越南，可是不能入境。

在製衣廠中，她認識了妻，她們成為朋友。

有一天，她的哥哥叫一個在九龍的表哥借了一筆錢，寄給區麗光治病。這筆錢的數目，現在我已記不清楚了，大概是港幣一二千元罷。

區麗光接到這筆錢後，恰巧得到澳門山頂醫院的通知，准她入院治療。

由於區麗光寄居處的親戚十分自私，而區麗光又別無親人在澳，所以她懇求妻替她保存那筆錢。

區麗光大概知道入院的結果將是死亡，所以便把她哥哥在越南的地址，她丈夫在大陸的地址都告訴了我們。

她的兒子仍由那親戚照顧，由我們代她支付撫養費。

區麗光入院後，妻常去看她，在未死時，曾供了一份會，她死後，妻代領了那筆錢，並用來作埋葬費。

我們會分別去函區的哥哥和丈夫，詢問怎樣處理那孩子及區留下的欵項。

區的哥哥不要那孩子，而叫區的表哥到澳門取回那筆留在妻處的欵項，因為這筆錢是向區的表哥借的。

區的丈夫，卽那共青團員叫我們把錢全部買東西，並把孩子帶回去。

我們和區的表哥商量後，便把一半錢交回區的表哥，一半錢請人送區的孩子入老虎口，並買了一些東西給那共青團員。

影看日本人情操感

林巽

本失敗的最主要因素，除了原子彈之外，還有心理上的，那就是意大利與希特勒失敗的事實。這事實告訴日本人，他們已成為全世界的敵人，他們的勝利已絕對沒有希望的。由此可見心理因素在決勝負時，仍然是最重要的，這一點可說是比原子彈還重要的。

「龍吟虎嘯江湖客」寫一個從大幫會頭目退隱多年的高倉健，因為他的妻子和女兒，在日本投降時曾經為美國人羅拔米湛所幫助，所以當羅拔米湛忽然由遠道來請他幫助救回一名被日本黑幫綁架的美國軍火商的十五歲女兒，為了報恩，高倉健便決定為朋友賣命，憑一個人一柄劍向全日本最大勢力的黑幫挑戰。

電影通過高倉健的哥哥繁田向羅拔米湛解釋日本人的「道」字的看法，這本來是我國古老的人格哲學。但表現道字不是憑說道理或寫文章去表現，必須是從一個人到了山窮水盡或完全絕望時看他對於自己的生命最後抉擇的態度上去表現，那就是從「殺身成仁」與「捨生取義」的行為中表現。從「硫」片上的日本人死守硫磺島，那是一種「殺身成仁」的模式，從「龍」片中的高倉健，為報朋友的恩義而幾乎捨掉生命，那是一種棄生取「義」的模式。捨生取義與殺身成仁，基本作用是承認仁與義的價值高過生命價值。但仁義與義的對象錯了，可能對後人所

老道德的背後，封建色彩相當濃厚，所以今日我們看日本電影時，很難用我們的是非標準去衡量日本人的價格。

武上道是日本獨創的構思，是將「道」的觀念化入武人的心靈中成為一種內在精神。而武士在古老日本卻是權門的鷹狗，於是任何一個為主子供養的武上，就得為主子忠心，甚至為主子切腹，在封建割據時代，權門互相爭權欺壓百姓，橫徵暴斂，武上無權過問是非問題，只以為為主子賣命才是光榮的，於是道的觀念，無形中成為缺乏明辨是非的情操感。這種觀念，放在如三島由紀夫的切腹上，以及黑社會嘍囉為黑社會頭子賣命的行為上，顯然是愚蠢的行為。但過去的日本人與現在某些日本人，還懷念着這類極端不健康的情操感，那應該是落後觀念。

從「硫」片中看日本軍人的犧牲精神，可以反映出日本當年的當權者如何在日本下一代身上將國際道義的公理，消滅得那麼徹底，幾乎做到每一個日本人都以為忠於天皇向鄰幫發動侵略是正義戰爭，他們的死，也成為殺身成仁的死。事實是受了國內野心家的欺騙。

在「龍」片中有五場屠殺戲，並沒有國片打鬭片中的高手對高手式表現打鬭的戲，只着重表現高手對低手打鬭的戲。有二場戲在日本的黑幫東方三郎的總部展開，東方三郎在電影中是幹軍火走私，開賭館，幹非法收規的首惡，但劍術高手殺高倉健上門時，總部的小嘍囉，明知不是高倉健的對手，但每個人仍像着了魔一樣的執劍上去與高倉健撞二三招就給殺死，他們只從武士道時代承接了一套為主子賣命的假光榮，完全不理會他們的主子幹的是什麼，值不值得去賣命，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幕。它與硫磺島上白白送命的二萬多日本人的作用完全是一樣的。

我們如從「硫」片與「龍」片探索日本民族文化的實質，就是人道主義層面與理性層面非常薄弱，日本人的生存哲學是依靠權勢，為主子賣命，瞧不起比他脆弱的人。於是報恩也好，捨生取義也好，殺身成仁也好，那道義基礎，完全建立在對權勢的仰望上。日本人的道德觀念是狹義的，除了為主子賣命之外，其文化思想範疇也多跳不出日本本身之外，他們之中，很難出現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看了上面所說的二部電影，如果只從日本人的犧牲精神着眼，難免對這古老民族對節操的保守，產生敬慕之心，但只要分析他們對於忠心對象的盲目及缺乏理解，又不得不覺得那種忠義的背後又是那麼虛弱的。



秧歌

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書名大可以題作「餓」字，——寫的眞細緻，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讀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

適之 一九五五、一、廿五

【2】

張愛玲

她今年十八歲，可是看上去還不到這年紀。稚氣的秀麗的臉，嘴唇微微張開着，因爲前面有一隻牙齒有點刨。她的頭髮前面翕得高高的，額上一排稀疏的前瀏海，留得很長，直垂到眼睛裏去，稜稜的，所以她總是瞇瞜着眼睛，從髮絲裏向外面望着，彷彿帶着點焦慮的神氣。

這小小的行列，她走在最前面，老婦人在後面緊緊跟着，就像是怕她隨時會轉過身來逃走。金根抱着他的女兒跟在她們後面。快到區公所的時候，老婦人就本能地走近一步，托住金花的肘彎，攙着她走。

「大娘，別這封建，她自己會走。」金根說。

區公所前面坐着蹲着的人羣中起了一陣騷動。

「他們來了！新娘子來了！」大家喃喃說着。有幾個周家的人走上來，含笑和金根招呼。有個五十來歲的高高的婦人，一臉精明的樣子，是新郎的寡婦母親，朝着譚大娘走過來，抓住她兩隻手說：「噯呀！大遠的路，讓你走這麼一趟，眞不過意！」

明天要做新郎的那男孩子站得遠遠地微笑着。誰也不朝新娘子看，但當然她還是被觀察着的。她也微帶着笑容，而彷彿心不在焉似地，漫無目的地四面望着。

大家招呼過了，就一同進去，先經過一番低聲爭論，要推出一個人來，出面和幹部說話。當然應當由男方上前，而且剛巧新郎的母親在一切有關方面是她最年長。但是她堅持着這不是女人做的事，要金根去。金根一定不肯。最後是新郎的大哥做了他們的代言人。和幹部說明來意之後，大家都擠在桌子前面，等着幹部找出該塡的表格。新郎新娘被推到最前方，低着頭站在桌子跟前。

「你名字叫什麼？」幹部問那年輕人。

「周大有。」

「是那裏人？」

「周村的人。」

「你要跟誰結婚？」

他很快地咕嚕了一聲：「譚金花。」

「你爲什麼要跟他結婚？」

「因爲她能勞動。」

金花也回答了同樣的問句。問到「爲什麼要跟他結婚？」她也照別人預先教的那樣，喃喃唸着標準的答案：「因爲他能勞動。」任何別的回答都會引起更多的問句，或許會引起麻煩。

新郎新娘在表格下面捺了指印。他們的婚姻在法律上已經成立了，但是習俗相沿，明日還要熱鬧一下，暫時新娘還是跟着娘家人一同回去。周家和譚家的人在區公所外面分手了。

「明天早點來啊，譚大娘。」新郎的母親再三說。

「你今天早點回去歇歇吧，明天有你忙的。」譚大娘說。

譚家幾個人在小鎭上緩緩走着，一路看熱鬧。金花靜靜地，一句話也不說，手裏牽着那小女孩。他們走過鎭上唯一的飯館子，是一座木板搭的房屋，那沒油漆過的木板，是一條條不均勻的鮮明的橙黃色。門面很高大，前面完全敞着，望進去裏面黑魆魆鬧烘烘的。房頂上到處有各種食料纍纍地掛下來，一棵棵白菜，灰撲撲的火腿，長條的鮮肉，乳白的脆薄的豆腐皮，與淡黃色半透明的起泡的魚肚，都掛在客人頭上。跑堂的同時也上灶，在大門口沙沙地炒菜，用誇張的大動作抓把鹽，洒點葱花，然後從另一隻鍋裏水淋淋地撈出一團湯麵，嗤啦一聲投到油鍋裏，越發有飛沙走石之勢。門外有一個小姑娘蹲在街沿上，穿着鄉差綠的褂子，向白泥灶肚添柴。飯店裏流麗的熱鬧都滿溢到街上來了。

金根的小女兒站在飯店門口，不肯走。金花硬拉她走，她哭了起來，拚命向後掙着，賴在地下。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老婦人說。「明天就有好東西吃了。明天你姑姑出嫁，我們都去吃喜酒。又吃魚，又吃肉。你再哭明天不帶你去！」

但是連這個也嚇唬不住她。孩子鬧得使大家非常窘，飯店夥計站在灶前向他們看看，那蹲在外面添柴的女孩子也別過頭來看他們。

金根彎下腰去，把孩子一把抱起來，不管她怎樣掙扎着亂踢着。他很快地走出了市鎭。孩子哭得一抽一抽的。

「不要哭！」他柔聲說。「你媽就要回來了，她帶好東西來給你吃。你還記得媽吧？」

孩子的媽在上海幫傭。她好幾個月前就寫信回

來，說她要辭工回來種田——金根現在分到了田了，自從土改以後。但是家裏仍舊很苦，全靠她在外面寄錢回來，所以她一直延挨着沒有辭工。金根現在對孩子說是這樣說，其實他心裏估着，她今年不見得能回來過年。

他們這孩子叫阿招，無非是希望她會招一個弟弟來。但是這幾年她母親一直不在家鄉，所以阿招一直是白白地招着手。

「不要哭，阿招。」金根喃喃說着。「媽就要回來了，帶好東西來給你吃。」

這話似乎並沒有發生效用，但是那天晚上他聽見她問金花：「姑姑，媽什麼時候回來？爸說媽就要回來了。」

他臉紅得非常厲害，因爲被人發現他在那裏想念他的妻，分明是盼望她回家。這是晚飯後，他正站在門口吸旱烟，背對着房裏。

然後他聽見他妹妹的回答：「噯，媽就要回來了。你有媽，不會想我了。」她的聲音聽上去是微笑着的，但似乎有點悲哀。

他上床以後看見他妹妹房裏還點着燈。

「早點睡吧！金花妹。」他高聲喊着。「明天你還要走十里路。」

「你還沒睡？你來回要走二十里呢！」

燈仍舊點着。他聽見她在房間裏走來走去，不知道在忙些什麼。他心裏充滿了惆悵。

二

在早晨，村子裏的人都擠在他家門口看新娘子。金花裝扮好了坐在那裏，由一個挑選出的「全福太太」在旁邊替她梳頭、搽粉抹胭脂。其實現在頭髮剪短了，根本不用怎麼梳，她自己也已經抹過胭脂粉了，這不過是討個吉利，希望新娘子將來也和她一樣福氣。譚大娘是不合格的，她雖然夫妻白頭偕老，只有一個兒子，給拉伕拉去了，這許多年來一直音信全無。

時辰到了，新娘就動身，走到十里外的周村去。一個堂房兄弟走在她前面打着鑼。送親的金根抱着阿招跟在她後面，提着燈籠，因爲今天要到深夜才回來。他兩隻手都佔住了，所以新娘自己提着包袱。她穿着厚墩墩的新棉袍，身上圓滾滾的，胸前佩着一朵大紅絹花，和勞動英雄們戴的一樣，新參軍的人在會場裏坐在台上，也是戴着這樣的花。

那小小的行列穿過村莊，大鑼一聲聲敲着，到處都有婦女與小孩尖聲叫着：「來看新娘子呵！看新娘子呵！」一大羣人直送到村口。譚大娘站在最前面，高聲唸誦着吉利話。她等一會也要去的，和她丈夫一同去吃喜酒。

「老頭子呢？」她回過頭去四面張望着。「跑那兒去了？他沒趕上看見新娘子動身。」

老頭子坐在大路邊上一個小小的露天茅坑上，是一隻石井上面架着兩塊木板。他坐在上面晒太陽，吸着旱烟，新娘的行列在他面前經過，他微笑着向他們點頭招呼。

「待會兒早點來呀，大爺！」金根向他喊着。

「噯，誤不了！吃我們姑娘的喜酒！」譚老大高聲回答着。老頭子下巴光溜溜的，臉上雖然滿是皺紋，依舊是一張很清秀的鵝蛋臉，簡直有點像個女孩子。瘦瘦的身材，棉袍上面繫着一條有皺摺的藍布「作裙」，他的眼睛有點毛病，白瞪瞪、水汪汪的，已經半瞎了，他得要撒嬌似地歪着頭，從某一個角度望過來，才看得清楚。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他和譚大娘帶着幾個孫子來到周村，把媳婦留在家裏看家。周家已經坐下來吃喜酒了。新郎新娘坐在正中一桌的上方，兩人胸前都戴着一朵大紅花，斜陽射進那黑暗的房間裏，霧濛濛的一道光。

新娘子坐在那滿是浮塵的陽光裏，像一個紅紅白白的泥人，看上去有一種不眞實的感覺，然而又很奇異地彷彿是永久長存的。

金根是新親，也是坐在上首，在另一桌上。譚老大、譚大娘被主人領到另一桌上，經過一番謙遜，結果也是被迫坐在上首。有好幾個年輕的女人在旁邊穿梭來往照料着，大概都是他家的媳婦。譚老大矜持地低着頭捧着飯碗，假裝出吃飯的樣子，時而用筷子揀兩粒米送到口裏。

作爲喜筵來看，今天的菜很差，連一樣大葷都沒有。但是新郎的母親是一個殷勤的主婦，這一桌轉到那一桌，招待得十分週到。雖然她年紀大，腳又小，動作卻非常俐落。她注意到譚老大只吃白飯，她連忙飛到他身邊，像一隻大而黑的，略有點蝙蝠型的蝴蝶。

「沒有什麼東西給你吃，飯總要吃飽的！」

她一個冷不防，把他面前的一碗冬筍炒肉絲拿起來向他碗裏一倒，半炒碗肉絲全都倒到他飯碗裏去了。他急起來了，氣吼吼站了起來，要大家評理，大聲嚷着：「這叫我怎麼吃？——連飯都看不見了囉！叫我怎麼吃？」

但是他終於安靜下來了，坐下來委委曲曲地，耐心地用筷子挖掘炒肉絲下面埋着的飯。

喜酒吃了一半，周村的幹部來了。是一個費同志，年紀很輕，圓臉，腮頰鼓繃繃的，臉色很嚴肅。他學着老幹部的作風，像金根他們村子裏的王同志一樣，把棉制服穿得非常髒，表示他忙於爲人民服務，沒有時間顧到自己本身。亮晶晶的一塊油泥，從領口向下伸展着，成爲一個V字形。他也仿照着老黨員中的羣眾工作者，在腰帶後面掖着一條毛巾，代替手帕，那是在戰爭期間從日本兵那裏傳來的風氣。

金根也仿效着這辦法，在他的褲帶後面掖着一條毛巾。有棉襖遮着，只露出一點點毛巾的下端，但是這已經使他有點害羞，彷彿在學時髦。毛巾是他女人從上海給捎來的，簇新，因爲從來不作別用。下端還有四個紅字：「祝君早安」。

大家都站起來讓費同志坐。謙讓再三，結果是老婦人挪到旁邊去，讓他和她丈夫並坐在上首。今天這喜筵並沒有酒，但是在這樣冷的天，房間熱烘烘的擠滿了人，再加上空心肚子，吃了兩碗飽飯，沒有酒也帶了兩分酒意，大家都吃得臉紅紅的，一副酒酣耳熱的樣子。

費同志人很和氣，興緻也好，逐一問在座的客人們今年收成怎樣，收了多少擔米，多少斤蔴。金根秋收的時候工作努力，選上了勞模，譚大娘替他着實宣揚了一番。她能言善道，有說有笑的，敷衍得面面俱到。她銜着費同志說了不少的話。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車子到了桂園門首，周恩來說道：「主席，文白兄，我們不下車了，就請貴司機送我回去。」

張治中說道：「可以，可以。」

毛澤東說道：「恩來同志，你明天早些過來，我還有事同你商量。」

張治中、毛澤東兩對下了車，周恩來與鄧穎超原車回十八集團軍辦事處。

藍蘋走進房間，兩腳交錯一踢，把鞋子褪掉，衣服也未除，就仰面睡在床上哈哈大笑。

毛澤東過去抱着藍蘋親了一下，說道：「今天開心了吧！人人都喊你毛太太。」

藍蘋推開毛澤東說道：「喊我毛太太有什麼值得開心，眞正逗我開心的是鄧穎超。」

毛澤東搖頭苦笑道：「這個女人，我眞不明白周恩來對着她怎樣過幾十年。」

藍蘋說道：「我們黨內人人都喊鄧穎超是母老虎，叫我看這個名字不太貼合。」

毛澤東笑道：「大概你是說她應當名母夜义。」

藍蘋說道：「她的像貌可能醜過夜义，但是，夜义不會鬧這麼多的笑話，她實在是一條母狗熊，經人一逗，就玩把戲。」

毛澤東笑道：「你這個比仿大概八九不離十，周恩道知道了都要佩服你的眼光。」

藍蘋從床上爬起，剛想換衣服，忽然聽到張治中在外面輕輕的叩門，問道：「潤之兄，睡了沒有？」

毛澤東連忙說道：「文白兄，我還未睡。」

張治中說道：「請外門談談，好吧！」

毛澤東說道：「可以，可以，我這就出來。」說過就拉門向外走。

藍蘋曉得張治中半夜敲門，一定有要緊的事，不知是禍是福，心裏相當焦急，但又不好意思跟出去。誰知只有幾分鐘時間，毛澤東便回來了。藍蘋急忙問道：「有什麼事？」

毛澤東說道：「明天上午九時，蔣先生召見，侍從室來電話通知，我們都不在，文白也是回來才知道，所以敲門告訴我。」

藍蘋說道：「不知道老蔣明天能不能確定給你一個院。」

毛澤東笑道：「你急什麼？遲早院長夫人總是跑不了的。」

藍蘋嘆口氣：「夜長夢多，你不擔心我可擔心。既怕國民黨內右派分子反對，又怕我們黨內左派搞鬼。」

毛澤東攬住藍蘋笑道：「你不是剛找人替我算過命，說我今年要走官運。」

藍蘋說道：「希望如此了，你趕快睡覺，老蔣召見，一分鐘都不能遲到，他最守時，人所共知，你要睡過時可就糟了。」

第二天，毛澤東還未醒，張治中又來輕輕敲門，藍蘋先驚醒，聽到是張治中的聲音，連忙應聲，又狠命推毛澤東，總算把毛澤東推醒，看看剛敲八點。毛澤東自言自語說道：「早得很哩！」說過翻身又想睡。

藍蘋硬把毛澤東架起半截，說道：「你這是怎麼回事，張部長在外面敲門，你還不起身。」

毛澤東無可奈何，只好披衣下床，拉開門說道：「文白兄，這麼早。」

張治中笑道：「潤之兄，非早不可，委員長召見一分鐘不能遲，有時可能會提前十分八分鐘，所以必須早到半個鐘頭。」

毛澤東說道：「好的，我們吃了東西就去。」

張治中說道：「你先洗臉刷牙，再吃早點。」

毛澤東擺手道：「我洗臉不洗臉沒有關係，我向來不太注意這些小節。」

張治中微笑道：「潤之兄，臉怎麼不洗，你不注意這些小節，委員長可是注意咧！」

藍蘋已經穿好衣服起出來，說道：「你眞是胡鬧，不洗臉就出去，你未想想去見什麼人？」

毛澤東笑道：「王安石……」未說完下面的話就被藍蘋拉得腳不連地回到房內。張治中同兩個副官都抿嘴笑。

停了十多分鐘，毛澤東出來了，好似換了一個人，臉洗得乾乾淨淨，頭髮也梳得一絲不亂，衣服風紀扣也全扣上。張治中笑道：「這就對了。」

藍蘋跟着出來，問道：「張部長，潤之這個打扮可以見委員長吧！」

張治中點頭道：「可以了，可以了，毛太太，你實在是潤之兄的賢內助。」

藍蘋抿嘴笑道：「張部長，不要過獎，我同潤之都全靠你關照哩！」

張治中說道：「那裏話，潤之兄一登廟堂，便是一人之下，我將來要靠潤之兄提拔是眞。」

藍蘋笑道：「張部長，你眞會說話，潤之無論作多大的官，他同委員長的關係到底不夠，這裏就需要有人從中穿針引線，除你之外，誰也沒有這個力量，任何人都不可能像你張部長得到委員長的信任。」

張治中笑道：「毛太太，大家馬上都是一家人了，在一個政府，一個領袖之下為國家作事，我不妨實告你，眞正能隨時向委員長提出報告，去到官邸，隨到隨見的，我的面子可趕不上恩來兄。」

藍蘋說道：「這些情形我們都知道，你可以想得到，他怎會替潤之出力，所以還要靠你。」

張治中笑笑不再說話，毛澤東已坐在餐枱上等急了。見兩人走過來，還未坐下，毛澤東已開始大嚼。很快吃完早點，毛澤東與張治中一道去了蔣委員長官邸，藍蘋留在張公館靜候消息。

下午，毛澤東回來了，十分疲倦，外衣都未除，就向床上一躺。

藍蘋頗為吃驚，問道：「潤之，你怎麼哩！」

毛澤東嘆口氣：「眞累死了，我同蔣先生一直談了三個多鐘頭，你說我怎麼受得了。」

藍蘋說道：「你受不了，老蔣又怎麼樣呢？」

毛澤東說道：「蔣先生始終神采奕奕，身子坐的筆直，就憑這一點，我也服了。」

藍蘋問道：「你們談幾個鐘頭，談些什麼呢？」

毛澤東說道：「國家大計，未來的建國藍圖，現在的內部問題，都談到了。」

藍蘋問道：「老蔣有沒有說給你那一個院？」

毛澤東笑道：「你怎麼就急着這一個問題。」

藍蘋說道：「我心裏急，你心裏急不急，不過，你不肯說出來就是了。」

毛澤東說道：「你的愛人一個院長的位子是坐穩了，只是那一個院暫時還不知道，不過，問題重心並不在此。」

藍蘋急急問道：「重心在什麼地方？」

毛澤東說道：「最大問題是軍隊改編的問題，地方政權怎麼安排，這些問題談起來就非一言可決。」

藍蘋說道：「潤之，我說了你可別多心，我覺得你若是信不過老蔣，你就不要跟他，你既然信得過他，就應當無條件跟他幹，現在這樣陰一套，陽一套，是不對的。」

毛澤東笑道：「我如果信不過蔣先生，我也不敢來，但是，一牽涉到現實問題，可就不是這麼簡單。」

藍蘋說道：「我不明白，你到中央作官，軍隊也是國家的，地方政權也屬於國家，這其間還有什麼爭執。」

毛澤東說道：「你曉得我們黨內的問題也不簡單，如果說將部隊無條件交給政府改編，許多人一定不服，尤其是那個獨眼龍，必然乘機起來挑撥，既反政府又反我。」

藍蘋說道：「那個獨眼龍白以為是諸葛再世，實在說只是一條泥鰍，我就看他翻不出浪花，不如讓他反一反，老蔣捉住他，一定把他正法。」

毛澤東說道：「眞鬧到那個地步，獨眼龍固然完蛋，我也不得了，所以最好不要走這步棋，能有一個妥當的安排，才是上策。」

藍蘋問道：「你預備怎麼辦呢？」

毛澤東說道：「我今天同蔣先生談的很清楚，原則上我絕對擁護他為國家領袖，領導建國，但是兩黨之間糾纏的許多細節，最好由低一級的人員來商討。」

藍蘋問道：「老蔣怎麼說呢？」

毛澤東道：「蔣先生也表示同意，但就大原則作了許多指示，只要不超出大原則，一切都可以商量。」

藍蘋問道：「什麼大原則呢？」

毛澤東說道：「蔣先生認為軍隊必須國家化，不能由任何一黨一派把持。」

藍蘋問道：「你怎麼說？」

毛澤東笑道：「我除去點頭，還有什麼話好說。其次就是政治民主化，一定要實行普選，讓老百姓眞正能行使民權。」

藍蘋說道：「我們在延安不就是這樣？」

毛澤東笑道：「在延安，只有我們一黨，無論怎麼選，都是選出自己人，將來要眞的實行民主政治，各黨各派一齊參加競選，情形便不同了。」

藍蘋問道：「你當時怎麼說呢？」

毛澤東說道：「蔣先生提出的問題都義正辭嚴，我敢說不贊成嗎？」

藍蘋說：「這樣就好，你看看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誰未反對過老蔣，誰未得到重用，你只要向這一方去想是國家的福，也是咱們的福。」

毛澤東說道：「這個我自然明白。」

中國抗戰實錄【30】

辛亥革命與日本

知道玉表公的行狀甚爲詳細，他寫過追念玉表公的文章：

「玉表公是樂善好施的長者，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會爲對方解決困難……玉表公還通醫道，經他的手治好過不少病人；性好研究佛教，抱持仁慈博愛的精神，以濟度人世爲職志，但治家頗嚴。」

肅庵公努力進取

蔣總統的父親肅庵公，比玉表公更嚴肅，而且是一個努力進取的人。

一八六二年，由於太平天國之亂，奉化也成了戰場；蔣家蒙受到兵禍，辛辛勤勤地建立起來的家產，差不多完全毀於戰火。

戰亂平定之後，玉表公要二十歲左右的肅庵公開設了一家鹽舖；結果，在幾年之後，蔣家便復興起來，當然是受到勤勉之所賜。

邵元冲就肅庵公的情況和玉表公對照比較，作了如左的評論：

「蔣介石先生的父親肅庵公，秉性剛直，處事公正，待人誠摯，而自持勤勉；容貌剛毅厚重，比之玉表公，更有一種剛強之感。好排解鄉里紛爭，力持公道正義，熱心公益事業，盡力地方教育，凡資力貧乏的學生，無不樂予資助學費。

「肅庵公對於晚年所生的幼子，特別憐愛，但並沒有疏忽於嚴格監督，而且對於他的期許很大。介石先生後來在學問和國事方面的努力，和肅庵公的家庭教育有重大關係。」

蔣總統的慈愛爲懷，是得自玉表公，剛毅耐勞的精神，是得自肅庵公的陶冶。

由任介眉先生開蒙

在嚴格的教育方針之下，蔣總統於一八九二年入私塾就讀，當時才虛歲六歲，還沒有達到學齡，就由任介眉先生開蒙，讀了兩年。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開始，人心動搖，但是王太夫人並沒有讓蔣總統中斷學業。當時，追隨的業師，是在浙江一帶馳名的漢學家蔣謹藩先生，攻讀四書中的「大學」「中庸」及「神童詩」等古籍。

第二年春天，回到任介眉先生那裏就業，熟讀了四子書，但不久，任先生病倒，六月間驟然逝世；於是再從蔣謹藩先生受教，從「禮記」、「千家詩」裏涵泳中國人的心性；此外，對於中國歷史、社會，乃至於世界情勢以及「平等」「民主」等新概念，也是在這個時期得到了一些知識。

童年與慈母

我（蔣總統）幼年，身體多病，常常徘徊於生死邊緣；然而，只要病痛一好，馬上就會興高彩烈地跑出去玩耍跳躍，水淹、火燙以及刀棒創傷，連續不斷，總是讓慈母躭心。（註：蔣總統——「先妣王太夫人事畧」，一九二一．六，原文如下：「中正幼年多疾病，且常危篤，及瘉則又放嬉跳躍，凡水火刀棓之傷，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勞。」）

故鄉溪口鎮，是一個安寧舒暢的自然環境。老家靠近鎮市的中心區，南邊是剡溪（別名錦溪，爲甬江的上游），溪流較寬的地方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公尺寬；北面羣山起伏，間隔着桑園、水田、樟木林，以大自然爲伴侶的玩耍場地，眞是地闊天高，毫無拘束。

童年的小故事

蔣總統在幼小的時候，個性堅毅，是一個頑強兒童，流傳了如下面所引述的一些小故事：

三歲（虛歲四歲）的時候，忽然想到要試試自己的喉嚨有多麼深，於是拿起筷子就向喉嚨裏面插，忍住疼痛，使勁地插進，幾乎全部插了進去，被母親發現，趕快拔出來，但已經暈了過去。第二天早晨，祖父來到床邊，很躭心地盯着他的睡臉說：「會不會戳壞了嗓門？」他卻已經毫無病痛，而且滿不在乎地回答：「沒啥事體。」

七歲，隨同祖父到山上的法華寺去拜佛，一時玩得起勁，從陡坡上向下面快跑，腳底一滑，摔到崖下，右額碰傷，遍身是血。

然而，還有更使母親躭驚受怕的事情，就是在溪流裏玩水。自幼生長在水邊的蔣總統，差不多每天在溪流裏嬉游；有時大雨漲水，溪流湍急，也毫不在乎地跳下去，很多次危險到幾乎滅頂。

在五歲的一個冬天早晨，發現庭院中水缸裏的水結成了冰，像一面圓圓的大鏡子，非常好看，於是扒在缸邊，伸下半個身子，想把大鏡子取出來，不料用力過猛，一個倒栽葱，摔到缸裏去了。等到家人發現，救助出來，已經奄奄一息，要是差一點就爲時已晚了。

同伴游戲做指揮官

蔣總統小時候最喜歡的游戲，是模仿打伏，村子裏的兒童們集合在一起，拿着木棒竹刀，突擊衝鋒；這個時候玩在一起的孩子們，不管是比他年長還是年幼，如果不是由他來做指

揮官，戰事就結束不了。而且他總是帶頭拼戰。

開始入學之後，更加頑皮，母親嚴厲訓斥，時加責罰。（註：蔣總統——「先妣王太夫人事畧」，一九二一・六，原文如下：「及六歲就學，頑劣益甚，而先妣訓廸不倦，或夏楚頻施，不稍姑息。」）

力氣好像也滿大的，在蔣謹藩老師的學塾裏讀書的時候（八歲），有一個粗野同學，欺侮弱者；受到正義感所驅策的蔣總統，某一天放學回家，等在路上，將那個粗野的傢伙揍倒在地，村子裏有人看到當時打架的情形，向蔣老師告發，因而受到了老師的嚴厲訓責，但他卻一點也不申辯。

蔣公在故鄉溪口鎮妙高台眺望。

慈母爲子取名中正

據說：母親王太夫人爲他取名「中正」，就是因爲躭心他過於頑皮，希望他不要一味豪爽奔放，而在將來要能夠由「中庸」做到「公正」。

當王太夫人逝世的時候，朋友們的悼詩中有下述意義的詞句：「介石之性，舉動異乎常人，如出地蛟龍，脫羈神駿；母愛之教之，故名之曰中正。」

蔣總統原名「周泰」、號「瑞元」、學名「志淸」、字「介石」。在日本多叫他「介石」，但他在青年期以後，用「中正」爲本名。

王太夫人虔誠禮佛

蔣母王太夫人，出生於一八六四年（民前四十八年），二十二歲和肅庵公結婚。肅庵公在先已有一位元配一位繼配去世，王太夫人是第二次的繼配。

王太夫人虔誠信奉佛教，能背誦多種佛經，長齋茹素，二十多年。

蔣總統是王太夫人的第一個孩子，下面還有妹瑞蓮、瑞菊，和弟瑞青。瑞菊、瑞青夭折。

此外，尙有異母兄、姊錫侯、瑞春，幼時都共同生活在一起。

長兄錫侯，歷任浙江省台州地方法院、廣州地方審判廳推事，廣東省英德縣知事，一九二六年任國民政府參事。一九三六年十二年二十七日歿於故鄉，是在病中因得到「西安事變」的消息而驚憂早逝。

胞妹瑞蓮，於一九〇六年與竺芝珊結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病故。獨子培風（蔣總統外甥）抗戰期間在四川上空戰死。妹夫竺芝珊後來曾經擔任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在台北去世。

保家育子訓廸不倦

剛過三十歲，就成了未亡人的王太夫人，淒涼孤苦的景況，實非筆墨言詞所能形容。

王太夫人在鎮上的商店區，開了一爿小店，維持生計。

憑着一個女性竭力經營謀生的一家人，卻受到了地方上有權有勢的土豪劣紳欺凌，這已經在前面提到過；甚至於有時候連親戚、鄰居和往日的朋友們對於這個孤兒寡婦的家庭也不來理睬，或有意加以虐待。王太夫人在這樣的環境中保家育子，孤苦零仃，毫無倚靠。到了晚年，曾經痛切地說：「所有的只是痛苦，而且痛苦只有一個人來承擔，有時候眞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慈母的督教

母親勤勉刻苦的狀態，使幼小的心靈深深地受到感動：

我（蔣總統）是在孤兒寡婦的家庭中長大的，受到過很多委屈，飲泣吞聲，無可申訴。母親只有一個願望，就是把我撫育成人。母親的忍耐力是難以想像的，我也深受影響，我的個性就是在這種壓迫環境中所形成；堅忍不拔的毅力，就是這樣地鍛鍊出來的。（註：蔣總統——「在中國國民黨六全大會代表晚餐會演詞」，一九四五・五）

王太夫人生存的意義，只有一條道路——就是撫育孤子、督勵向學、重振家聲；所以對於修身和力學的教養非常嚴格，經常勗勉伏案勤學，並且對他說：「你父親是一個有品德的人——嚴正果決，寬厚愼重。你要繼承父親的人格志向，不可以丟祖上的臉。」這些話總是掛在嘴邊，都成了口頭禪。

灑掃應對勤勞儉約

母親深深地撫愛着我，一直就像看待嬰孩一樣；而其督教，卻比老師還嚴厲。

蔣公伉儷在故鄉乘竹筏遊剡溪。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當全面抗戰的序幕揭開，我國防會議決採持久消耗戰略，必要時得以空間換取時間，劃豫北、晉察綏、江浙、粵閩、山東兩淮為第一至第五戰區，並策定作戰指導方針，為「國軍一部集中華北，逐行持久戰略，特注意確保山西之天然堡壘。其餘國軍主力，則集中華東採取攻勢，確保上海要地，掩護首都。」

抗戰初期，我以華北日軍主力，已被吸向山西陷於苦戰，乃得以舉國精銳之師，投向淞滬戰場。而日軍亦以兩個師團向上海集中，於八月十三日，挾猛烈之炮火，向我閘北駐軍大舉進攻，企圖佔領此一國際商埠，而威脅京畿，迫我訂城下之盟。

淞滬會戰雙方誓死必爭，我軍曾一度主動攻至滙山碼頭，敵憑堅抵抗。自八．一三始至十月初，敵一再增援達三十萬眾，由松井石根指揮，大舉進犯。我軍亦增調至五十餘師，不顧一切浴血戰，於吳淞、江灣、瀏河間狹長地區，與海陸空聯合之敵作，陣地戰，雖然血肉之軀，築成壕塹，陣地化為灰燼可是我軍心仍如鐵石，臨陣之勇，死事之烈，此種英勇之表現，與乎全國民眾之空前團結，熱血沸騰，積極支援，尤以四行倉庫謝晉元團長八百壯士孤軍奮鬭，掩護友軍後撤不屈不撓之民族氣節，更博得國際輿論之一致讚揚，使世界各國對我之抗戰益增同情。

血戰三月，國際視線都集中在遠東，而此時九國公約會議也將在布魯塞爾召開，日本擬欲迅速佔領上海，作為政治敲詐的資本，故發動強烈攻勢。

戰至十一月四日下午，終以敵於杭州灣北岸之[illegible]失守後，我淞滬陣地受到威脅，遂於九日全線撤退，向青浦白鶴港之線轉進。

淞滬會戰告終，邱清泉隨教導總隊向西撤退，奉令移駐南京，擔任首都拱衛。此時，我蘇州方面戰況危急，政府為長期抗戰，實施消耗戰策略，乃昭告中外，遂遷都於四川重慶，並任唐生智為首都衛戍司令長官，蔣委員長且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召見高級將領指示：「一、南京守城，非守與不守的問題，而是固守的時間問題；在敵軍火力優勢，長江得自由航行的情勢下，欲期保持，頗屬難能，故只希望短時間的防守。二、既作短時間守城之望，則不必將全部之基幹部隊全部犧牲，須預為撤退之掩護。……」

當初，軍事委員會頒佈首都保衛軍戰鬭序列，僅孫元良之第七十二軍、宋希濂之七十八軍，及首都衛戍軍谷正倫之教導總隊與憲兵部隊，暨其他特種部隊。嗣後旋增加徐源泉之第二軍團，葉肇之第六十六軍，俞濟時之七十四軍，鄧龍光之八十三軍。包括丁治磐、徐繼武、譚邃、葉肇、沈發藻、孫元良、王耀武、馮聖法、宋希濂、巫劍雄、李江、何知重、霍守義等共約十四個師之兵力。當時保衛軍為使第三戰區主力軍作戰容易之目的，即利用雨花臺、天堡城、紅山及幕府山已完成之骨幹工事，編成核心陣地，數強守備南京以牽制敵軍。

日軍則以陸海空兵力二十萬人，相當於我方三倍之火力，分四路向南京進犯。右翼西路：乃攻廣德之敵，為避我軍主力折北取道佔郎溪、東壩等要點。然後由此分兵，一支西攻宣城，襲我江南鐵路之灣[illegible]車站，再向北攻水陽鎮，繞道丹陽湖攻我當塗，渡長江沿北岸進取浦口；另一支路由溧水北攻秣陵關。

右翼東路：敵自京杭國道之溧陽，經南渡鎮北攻句容正南之天王寺，然後由北分兵，一支繞湯水鎮北九華山之背，取小道攻南京正東之麒麟門；另一支自天王寺沿石子路，攻我光華門東南之淳化鎮。

淳化鎮距南京約三十華里，為句容入京之要衝，當地守軍王耀武師為敵主力所包圍，危急萬分，教導總隊桂總隊長奉令支援，即派戰車三十餘輛馳往。

教導總隊、捍衛京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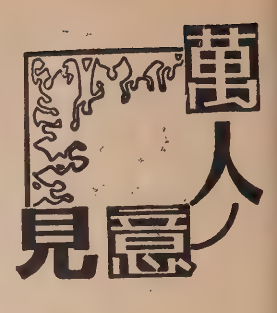
桂總隊長以邱清泉參謀長深諳機械化戰車戰術，特囑戰車連鄭連長，向邱參謀長請示作戰機宜，然後親自前往視察該連陣地，並指示將戰車預伏於指定地區之大樹下，藉以掩避，俟敵騎通過，出其不意予以猛烈轟擊，使敵軍瓦解大亂，我軍再施以內外夾攻，斃敵二千餘，始解王耀武之圍，安然撤回城內。

教導總隊擔任富貴山、中山門、通濟門、光華門、孝陵衛一帶附近城垣各地之守備，拒止湯山方面之敵。金陵之鍾山為全城之鎖鑰，富貴山為該山第二峯，海拔八十公尺，迫近城市，形勢險要。明初築太平門城跨其上，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隋軍攻陳、湘軍破金陵，皆由此入。辛亥革命時，浙軍克山峯之天保城，南京始下，足見此重要性。

因此，邱清泉建議桂總隊長，沿中山門到孝陵衛一帶埋放地雷，並砍伐路旁樹木佈置鹿砦，以阻敵兵前進，敵兵探知此路工事堅固，乃於攻佔湯山之後，繞道白水橋工兵學校向光華門進攻。

十二月八日拂曉，敵以密集隊形，在熾烈炮火掩護之下，猛撲光華門，我軍沉着應戰。敵戰車四十餘輛企圖突入城內，邱清泉指揮若定，急命戰車防禦炮移至城上，以旺盛火力向敵轟擊，毀十數輛，敵卒不得其門而入，蓋日軍視教導總隊，為之膽寒，並譽為「白虎軍」。

（六）



紅色爬蟲腐蝕學生哥
讀者建議「萬人」應爭取他們

萬先生：

前次本人以「教書佬」署名寫信給閣下，所提建議可能不切實際，但均是本人有感而發，也是擁護貴刊而提出的。雖然可能不切實際，相信也可給閣下作為參考。上兩期「萬人雜誌」本人未有購閱，昨天才買了一份，得知「萬人日報」將會出版，這將是本港同胞辨別是非眞偽，擁護眞正中國的同胞一大喜訊，對左派的統戰，騎牆派的跟風，盲目附和者有一定阻礙作用，尤其可以堅定同胞信心。

本人自出校門便做教書的工作，對教師及學生的情感動向至爲瞭解。數年前積極參加保釣運動的大學生，現已投身社會，他們仍鼓吹其思想，撒播其毒菌。「中西學社」這名堂閣下聽過來？本校許多高年級學生參加了。「學生哥」這份半月刊，其中一位主編是本人去年的同事，他們每次開會，每人面前皆放一本「紅皮書」，閣下聽過來？四月份攪的「教育展覽」，爲何本港各大報章均未提及，連閣下的雜誌也未提及。這展覽會司徒華被人排除，雖然這件事是他們鬼打鬼，但閣下可有聽聞？並非說我知而閣下不知，是表示本人對本港學生的傾向很關注。五年後這些學生成長，屆時毒發全身，大發狂言，會影響到其他學生和青年，這樣交替下去，必會形成一股無形力量。教師對這方面的工作已無能爲力，尤其許多教師根本也不清不楚，有些本身是帶菌者，校老板多是息事寧人，總之不要攪垮他那檔攤便算。本人強調：閣下如辦日報，每天與市民接觸，關係密切，懇請閣下萬勿忽視這些青年。

以下幾點，乃本人不自量力，向閣下進言：

一、以本人觀察所得，受學生歡迎的報紙有幾類：有關球賽新聞的，尤其是足球；有關電影歌星動態的；有關狗馬的；有關政治的。其餘佔少數，以第一、二類最多。如「萬人日報」創刊，希望切勿缺少體育版，尤其球星訪問，球賽動態及圖片等。本人觀察所得，低年班學生多看「香港時報」、「星島日報」、「工商晚報」等，相信此版除學生外，其他人也受歡迎。至於狗馬新聞，本人不大反對，但最好不要大事渲染，否則變成狗馬報。

二、以本人觀察，學生歡喜吃零食，如紅薑、話梅、欖等，小包裝中，都附有一張小照片，長約二寸，寬約一寸，是「中國」糧食出品公司印製的，介紹大陸各處名勝風光，最要命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今潛移默化的印入學生腦海，很巧妙的把學生的觀念轉移。本校有些「紅教師」，寫一些書簽，如「團結就是力量」「認識中國」等句子，無知的學生便貼在筆盒上作裝飾，最近教育展覽，也發出一些小標貼給學生作宣傳，學生不明所以的東貼西貼，還多過競選香港小姐的宣傳標貼。如創辦「萬人日報」，可否印製一些書簽或風景照片送給讀者，拍攝目標，可以台灣橫貫公路、梨山賓館、陽明山公園、石門水庫、曾文水庫、國父紀念館、蔣總統奉厝處等為對象，以獎品形式，或贈送形式給讀者。如閣下認為有意思可行，本人願意免費服務。本人八月赴台，屆時可大量拍攝，由貴雜誌編訂一本風景照小冊子，相信會大受讀者歡迎。

至於其他各版，相信閣下已有腹稿，本人不敢口出大言。本人閒時愛好攝影，如「萬人日報」有「大城小景」之類，本人義務拍攝及撰文；如有漫畫版，本人免費撰稿。本人冇錢，但有力可支持，希望「萬人日報」能早日出版。

一教書佬草上

（五月卅一日）

航海客願意解囊
支持辦萬人日報

萬人傑先生：

弟此次返港，「躬逢其盛」，看到「牛馬集」最後一篇短文——英雄淚。

看了二十餘年「星晚」，說老實話，是有點厭倦了，連最喜歡看的綜合版，近年也退色不少。仍能夠維繫我繼續閱讀的，就祇有一篇「牛馬集」。所以在看到「生活圈由明日起撤銷」的字樣時，憑我四十年閱報經驗，已知道連唯一要看的東西也遭「腰斬」，翌日遂也毫不猶疑的將「星晚」來個反「腰斬」而轉購另一份晚報。相信與我具有同感的讀者一定不少。

記得六七年暴動時，由於「牛馬集」時被刪改，先生曾主動撤離「星晚」而轉移往南華晚報，曾使「星晚」銷路直線下降。此事記憶猶新，今次卻由報館主動撤銷，「星晚」銷路下降，自在意中，豈有錢佬眞嫌錢腥乎？可幸我沒有「星島報業」股票，否則一定以股東資格，向他們的董事會提出抗議。

閣三六九期「萬人雜誌」，先生重提沉寂已久之「萬人日報」，這正是萬千讀者夢寐不忘的一件大事，如先生眞爲了這次「陰溝裏翻船」事而奮然使「萬人日報」誕生，以讀者立場來說，可謂「塞翁失馬」，少看了一篇「牛馬集」，卻換來了一份「萬人日報」（自然更希望再有一份萬人晚報），眞不知便宜了多少眼福。

在想像中之「萬人日報」，當然是一份普羅大眾化的報紙，先生希望有十萬元作第一筆經費，以先生讀者之眾，有資金的人不少，由三數人「照」起，決非一件難事。但我以讀者立場，希望股東方面仍以來自普羅大眾方面爲佳，以避免「萬人日報」日後再受「巨室」操縱。當然也不應剝奪有錢的讀者權利（以先生的擁躉立場，應該視加入「萬人日報」爲應享的權利），但必須訂定以若干股爲每人認股之最高限額，假定以每股以一百或五十元來籌集，聚沙成塔，相信二、三十萬元巨款，短期內一定可以籌到。例如每股一百元計算，一千股即有一萬元，一萬股便有一百萬元，眾擎易舉，以先生近年來之聲譽，登高一呼，萬人響應自是意料中事也。

弟雖家計維艱，仍願籌措五百元作股東一分子，以響應這一份將來一定能夠橫掃社會上一切牛鬼蛇神，使魑魅魍魎無所遁形的報刊早日出版，是所厚望也！

讀者航海客敬上

（四月三十一日）

一人一報支持老萬

正義之報是我們的明燈

支持老萬實現創辦萬人日報的理想，應該是萬人讀者義不容辭的一件好事。

所謂創業維艱，萬事起頭難。好在老萬的朋友滿天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眾志成城，萬人日報必能應運而生，是可以預期和祝福的。

站在忠實讀者之一的立場，除搖旗吶喊爲萬人日報催生外，大膽提出一個建議，請由萬人週刊先發起一人一報運動，作爲萬人日報的基本訂戶，以支持萬人日報的生存，再求發展。如能掀起一人一報運動的熱潮，不但可以加強投資的信心，更可以先聲奪人之勢，屹立不敗之地，爲萬人日報開拓似錦的前途！

目前報費每月九元，每日三毫，有錢人家固然跌落地唔執返，就算升斗市民，也不過幾支香烟。集腋成裘，萬人日報有了基本的報份，加上企業化的經營管理，豐富的內容，獨有的風格，深信萬人日報必能經得起萬難的考驗。

對萬人日報充滿信心，是基於對老萬的信任。主要的理由是：老萬是老報人，吃了幾十年報紙飯，在報社挨了幾十年夜粥，嘗盡辛酸苦辣的滋味，必然見過許多老友爲辦報而傾家蕩產，仆街仆到直；也當然見過許多老友辦報，從小到大，在千辛萬苦中，邁向成功的里程。

辦報的成敗得失，老萬經過幾十年的耳聞目睹，一定感受良深。而始終冷眼旁觀，未敢嘗試辦報滋味，可見老萬對辦報的構想，在心理上，不管是遠憂或者是近慮，有充分準備，也不意氣用事的。

老萬在人生戰場上，有過豐富的歷練，這次鼓起辦報勇氣，顯然會吸收許多爲辦報而傾家蕩產的失敗教訓，也接受許多辦報成功的經驗。所謂「有食過豬腳亦見過豬行路」，花開花落老萬見得多，由老萬掌舵，萬人日報一定會步步踏實，步步向前！

老萬結合有辦報成敗得失的經驗，他辦報的原則，肯定是替讀者講話，講讀者要講的話，也將園地公開讓讀者講話，將是一份大眾化的報紙，在廣大讀者的心聲共鳴中，成爲讀者的良伴益友，有廣大讀者的支持，萬人日報就有扶得起的支柱，這是可以信任的。

老萬得道多助，除了有錢的朋友樂於投資支持外，沒有錢的文友也一定會出力捧場。老萬服務報界幾十年，老、中、青的「行家」肯定有許多知己。老萬做人的原則是嫉惡如仇，知人善任，萬人日報的執筆陣容，一定是人才濟濟。報社有了人才，就可以提供讀者看得過癮的內容，正如同餐飯有名廚掌鑊，炒出多味可口的菜餚，使顧客食番尋味，這也是可以信賴的。

老萬和紅筆、剪刀、漿糊，在編輯枱上有了幾十年交往，對版面的編排變化、內容的取捨，畫龍點睛的標題着筆，具有豐富的經驗，由老萬把舵的萬人日報，也必定有風格的特色，人見人愛，可以預期。

老萬是一視錢財如糞土的硬漢，一個報社的掌舵人對報社財務做到大公無私，加上企業化的行政管理，業務循着正規的軌道推進，開支能量入爲出，最少可以做到「勒住膊頭吊頸」。將來的萬人日報在老萬主持下，全體員工老友記基於道義爲懷，必能做到患難與共，休戚相關，成敗命運在一起的精神，爲萬人日報的前途全力以赴。遭遇困難，也會萬眾一心，面對困難、克服困難，這也是萬人日報可以辦得，站得住的本錢之一。

老萬具有不怕死的戰鬪精神，萬人日報必然是一份戰鬪性的報紙，對貪官污吏的揭發，有關市民公敎權益的據理力爭，善良市民心聲的傾吐，一定有積極性的表現，也會有建設性

的建議，克盡市民喉舌的職責，支持正義的市民，必然支持萬人日報，這種足使萬人日報生根、發展的無比潛力，正是萬人日報有的先天條件。也是萬人日報可以辦的「信心」。

筆者建議發起的一人一報運動，希望以「牛馬集」、「縱橫談天下」、「中流集」、「萬人週刋」及俊人小說的廣大讀者的核心，一人一份，再發動親戚、朋友、老師、同學、學生、兄弟、員工、同事、街坊鄰里，人人訂閱，我也看、你也看、他也看、大家都愛看，萬人日報的發行，將普及天下。

期望中的萬人日報，是一份有光明遠景的報紙，是一份值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投資的報紙，希望支持老萬的讀者朋友，有更高明的意見提出，共爲萬人日報催生而出力。

（貴華）

揭發了大陰謀足以自傲

讀友慰解老萬不要難過

老萬：

從近數期「萬人雜誌」裏，得知閣下爲星晚牛馬集被「咳」一事，感到激憤傷感，我倒認爲閣下何必作此無謂費神傷心？你應該更加高興才是。因爲假若你的文章不是如此要命，把牛鬼蛇神的底褲也罵脫了下來，讓牠們「坦白」於天下，這一羣大小太監，又怎會想盡辦法整番煲杰野您嘆吓？又假若不是您的牛馬集被「咳」了，讀者怎會知道星晚主編竟是如此豈有此理，又怎會知道南中第一人原來是任公公呢？假如我是您的話，我才不願意與牠們共處一室，自貶人格呢！牠們忙於向毛皇獻媚，又怎料自己太監之身，能幹何事？正所謂「毛皇不急太監急」，亦可能任公公自知來日不多，想在「畢命」前向老毛盡忠一下，擾亂讀者視線；怎料中途殺出您老哥，爲他「淨身」之事坦白坦白，激得他金星亂墜，亦難免「發洩發洩」，所以才導致一幕胡鬧戲劇上演。假如不是老萬您這次交代，讀者們又怎知星晚立場（有此等人）？

所以您應該高興，何必爲了一個爛地盤費心。這次能揭發一大陰謀，實在功不可沒，應爲此而自傲。

三九六期方江朗讀者問及之事，我亦有所聞，且曾見過「自以爲是」的這份月刋，不過不大清楚。如果老萬您認爲無謂再添麻煩或錯的話，請代勞「咳」之。若果老萬亦認爲可以供之於世，那我就膽敢在老萬前賣弄消息：任公公的月刋售價一元，名曰中國評論，最近大概是第四九八期五月號（總數不大清楚）。

又莊懵君一文（同期），要不是莊君提出質問對證，我亦早想「鬧」此畫冊，只是資料沒有莊君那麼清楚。若此畫冊眞是比較性質，則㈠此冊應比較空軍軍機，數量或性質，不會偏袒一方，詆譭另一方。

㈡若資料眞的是來自「世界空軍聯會」，那麼（甲）是譯者偏袒；（乙）是譯者自加意見；（丙）是譯者無中生有；（丁）譯者英文水準大差。至於甲、乙與丙都可以從刋物上找到；丙則「笑大人個口」──像第五、六兩頁的圖片，除第五頁的英文注解是說明F·6是中共造的，其餘第六頁MIG21只是說明北約對它的名稱及說明（下圖六頁）是掃上捷克標誌。例如第十頁的米格廿五的英文一段及圖片英文解說，則說明其機特性及北約的編號，但無提及它是中共自製。至其混號，譯爲「蝙狐」，曾在數年前在星晚新聞版看到，標題像是：蘇聯有「蝙狐」，美國要造「雄貓」二者均是飛機混號。此等蝙狐機確會使美國震驚一時，電視及報章亦曾報導過以色列空軍曾駕駛那時美國雄霸「機壇」的「幽靈」機攔截不到的兩架蘇製新機一事，便是指此種「蝙狐」。最荒謬的還是第十一頁中報導此種機是中共製造的。至於編號卻是亂來一通，如MIG23及SU－78M是不同性質的飛機（前者是戰鬪截擊機，後則有轟炸作用），跟本截然兩回事，但譯者則冠以米格二十三型軍機，可是其英文水準之差及知識水準有限。還有其他的中文解說跟英文完全不同，簡直令人啼笑皆非。

莊君提及封面設計，起初我亦奇怪，但後來細看，發覺圖中的台灣軍機是割劃補貼才印製的，那架軍機大概是從以往的「雙十國慶」之類特刊的封面或彩色插頁剪下來。方法如電視螢光幕上歌星在唱，後面則加以外景，有時攝影手法不好，往往看見歌星旁有一黑邊。還有，中共國防是秘密的，怎可以依書直說？至於軍力強大就能勝利這一點亦太武斷，中共自己亦常說軍力強大並不是勝利要素，主要是人民。牠們最近也說弱國越南打勝強國美國，美國之被認爲強大，便是指武備而言。

最後，假設如畫刊所報導的一樣，眞的如紐約時報那樣（不知道是不屬實），台灣眞的用那種方法反攻，我可要大膽說一句：「台灣眞的無望」了，因爲只有傻子才有這種想。若果不信，不防打賭，他日國府反攻，只不過是一個配合行動罷了。

又假設中共眞的派一千架飛機攻台，中共確實損失了一千架飛機，但台灣並未因此「解放」。相反的，台灣倒增多了一千架投誠飛機及其投奔自由的人員像韓戰到台的戰俘一樣。無論中共用多少飛機攻台，結果都是一條公式──「肉包子打狗，有去冇回！」

拔毛客上（五月三十日）

大家來支持老萬

辦一份正義報紙

萬先生：

你的人格與文字，眞是崇高，使人欽佩。你寫的和講的，都是眞理，都是正義，所以能引起很多讀者的興趣。雖然很多人或你的朋友，因爲欠缺眞理或沒有正義，左右逢迎──兩

邊攞，或出賣國家，背叛民族，他能用眞理與正義來糾正它、批評它，而且這是對事而非對人，但那些作賊心虛的人，不敢用文字來辯駁，以為我是老前輩，我有後台，我說的話要你來糾正批評？就來一個老羞成怒，不顧一切，千方百計，上下朋比為奸，把你的牛馬集弄垮，所謂眞理與正義何在？

萬先生，經過這次經驗，相信你一定更堅強。我們讀者一定支持你，擬辦一份「萬人日報」，讀者們非常高興，互相走告、响應。最好請萬先生預先擬一個計劃，小弟的淺見，以投資方式，每股百元，十股千元，百股萬元，千股就有十萬元，萬股就有百萬元。有的一人要十股、百股、千股，那時何止十萬元、百萬元，在香港志同道合的人很多，海外同志也不少，要有信心，世上無難事。凡志同道合的人，應團結响應，大力支持，來完成一份「萬人日報」，與讀者見面。

你的讀者丘八謹上
（五月二十九日）

為文醜捧拍 卻出了洋相

萬人傑先生：

五月二十八日星晚所載梁小中（石人）「麻煩」一文，以借古諷今手法，明顯地企圖替文醜任麻子撐腰。他把此次文醜當日靠攏不遂被揭露一事，譬諭為「君子」之被「誣蔑」。說什麼：「……大文豪依然是名垂千古，為後世所景仰。」其實，在一批文件物證之下，連文醜自己也為之啞口無言，又何需石人挺身而出為他塗脂抹粉？任某這個文化界敗類，那有資格和歐陽修相比！莫說名垂千古，連遺臭萬年的資格也沒有。這種無恥文醜，被大眾所唾棄之後，不久就好像垃圾被送到焚化爐內，化為灰燼，永遠被人遺忘了！

石人在文末說：「……有雅量的固然可以不加理會，忍力不足的也未嘗不可饗之以一棍……」。前一句，無疑可深獲文醜歡心；但是後一句，可出亂子了！所謂「饗之以一棍」，顯然是指唐碧川腰斬「牛馬集」一事而言。也就是說，唐老總此次腰斬行動不夠雅量，忍力不足。石人替文醜遮羞，卻膽敢把唐太師狠狠地諷刺一番！太豈有此理！

讀者林國良上（五月廿九日）

廣大讀者群支持老萬 辦一份正義報紙

塞翁失馬馬知非福

萬人傑先生如晤：

愚見先生之行文，有鬱鬱之意，並直言「遭受的打擊雖重……」云。這可大為不必，何長他人之志氣！先生之愛子「不幸」，尚能看得開，何況芝麻事乎？

你輟筆寫「牛馬集」後，若諸讀者、輿論寂然，始云「打擊」未遲；先生一停筆，電話、信函四面支持，正義呼聲，不絕於耳，充分證實「吾道不孤」。「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正是你成功於事業的轉捩點。

一個成功的人物，是當他遭抑或失敗後，能博得社會上的同情和支持，才證實自己無愧是成功了。唐某任某雖然「勝利」，設使他們離開香港，定未有得到社會上的挽留——最終至失敗者。

曹操不敢殺彌衡，也怕染上「害賢」之名也……「物極必反」，先生既深明「因禍得福」之理，就奮勇前進，辦一種代表民意呼聲，復興祖國文化，有生動戰鬪性的「萬人日報」。「星晚」銷路雖廣，也是魚龍混雜，未必獨占「花魁」。

以上廢話，若萬先生相信鄙人是誠意的忠言，就鑑諒吧！

後學吳雁聲上（五月廿四日）

背後原來這樣黑暗

萬人傑先生：

本人為星晚的二十餘年讀者，而對先生之「牛馬集」，每日必看。但最近忽然失了踪，使人非常吊癮。每日派來報紙後，翻完全張報紙，都不見所踪。後來才知被撤銷，本來我對報紙編輯非常敬重，認為非常神聖，因為他們對社會有很大貢獻。我看着「明報」由每日出紙一張發展為現在；又看到「快報」創刊，但是誰又相信背後這樣卑鄙與黑暗？總之，我願支持你辦一張正義敢言的報紙，我雖然不認識你，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成功，因為我讀書不多，詞不達意，請原諒。

讀者小巴司機譚成上
（五月廿三日）

有責任給老萬安慰、鼓勵、支持。

萬先生：

十餘年來，我一直看「星島晚報」，現在不看了，因為撤銷了先生的「牛馬集」，在星晚再也找不到精神的寄託。

在最後兩期的「牛馬集」裏，我已看出了先生會有麻煩，非常為先生躭心，果不出所料，以後幾天在星晚終是找不到「牛馬集」，直至「萬人雜誌」三九三期出版後，才明白了眞相，誠為先生不平！再看完了三九四期的公開信，更覺得星晚當局的「手起刀落」，實在有失風度，眞是豈有此理！

我無黨無派，反共純然是基於人性，因與先生有相同的立場，是以對先生倍感親切。先生這次為宵小暗算，我確確實實為先生難過了好幾天。我是一個小商人，同時讀書也不多，但我終覺得有責任予先生以安慰，予先生以鼓勵，予先生以支持，爰作民書，聊表心意於萬一，請恕唐突，至祈保重。

你的讀者許漢光上
（五月二十三日）

萬先生：

上信正想付郵時，適有任紗廠主任職之朋友手持「星島晚報」來訪，第一句話就是：「喂，老許，怎麼在星島晚報找不到『牛馬集』？我看星島晚報爲的是要看萬人傑的『牛馬集』。」原來我的那位朋友還完全不清楚「牛馬集」被腰斬經過，我除了轉告「牛馬集」及先生的遭遇外，並告訴朋友說：要看萬先生的文章，可以在報攤上買一本每逢星期四出版的「萬人雜誌」……我還沒有把要說的話說完，我的朋友就走了，買「萬人雜誌」去了。

先生，以上所陳，確是事實。我深信同我朋友那樣的星晚讀者決不是少數，我眞不明白星晚的負責人不顧及廣大讀者的愛好，尊重廣大讀者的意見，而以個人的好惡，妄作妄爲，眞是老胡塗了！

你的讀者又上

（五月廿六日）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永不死亡的愛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眾，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尚有部分存書，爲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在國家任何困難時期

蔣公從無出國逃避責任之想

這是他另一值得尊敬之處

萬人傑先生：

數日前先生在牛馬集中發表對蔣總統尊敬的數點，本人深表同感。但尚有一點，蔣總統在國家任何最困難時期，從未曾有過離開國家逃避責任的想法，不似李宗仁等一看國家有難，即挾資逃到外國去作寓公，這一點，也應爲最可尊敬之列。

蔣公奉厝大措之日，本港兩電視雖均有報導，但措辭各有不同。無綫稱蔣公爲總統；麗的則直稱其名，無綫報導蔣公遺體覆蓋國旗，麗的則只謂覆蓋黨旗。本人對麗的報導，認爲實在對國家，對蔣總統太不尊敬，實有杯葛必要。本人家人等實行儘量不看麗的電視，尤其有大陸共產機構廣告支持的節目，絕對不收看。

讀者陳興經敬啓

南越逃亡難民

希望在港定居

萬人傑先生：

當我踏進香港，便是最敬佩你的一位讀者。因你在天下日報的「縱橫談天下」寫得相當好。不愧是位敢作敢爲的文人，對左派報的攻擊，寫得出色。尤其有兩句令我感到最得意的是「鹹魚番生的鄧小平」；「井底青蛙的老八」針針見血。我特地寫了這封信給你，除了向你表示敬仰，還想向你請教一件事情。因你是報界聞人，對一切的事都甚清楚，我希望你能忙裏偸閒，給我一封回信，千望不要讓我失望。我現在很擔心一件，才如此冒昧打擾你。我是剛從越南非法偸渡入境，但沒被當局政府發現，成功抵達，因我不願生活在共黨統治下，才冒險而來。在這裏我有很多親屬可照料我，現在已找到一份安定職業，但可惜缺乏一張香港身份證。我曾屢次想前往政府報到辦理，但又怕被拒扣留，或將我遣回越南。所以我一直在猶疑，拿不定主意。因此我希望你能給我提供意見，給我一個完滿的指示。

弟張金手啓

張金先生：

你若去申請身份證，必定不會成功。目前他們雖然不可以把你遣回越南，你也會惹來很多麻煩。目前香港政府還未確定對越南難民的政策，你最好靜待其變，在港府確定了政策之後，才決定是否應由「地下」回到「地面」不遲。

萬人傑覆

莊憎批得好

應繼續努力

人傑、莊憎兩先生：

讀「萬人雜誌」第三九六期，內有莊憎先生「中共統戰畫冊」，駁斥中共，痛快淋漓，體無完膚，令人拍案叫絕。不料次日又讀到「台灣三軍武器特輯」畫冊，我不懂新武器，但草草讀後，也令我十二萬分興奮。不知兩先生閱及否？如由莊先生再依此「特輯」寫一文，我想對徬徨者一定大棒喝！

一讀者敬啓（五月卅一日）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牛馬集被腰斬讀者吊大癮 渴望萬人日報能早日出版

偷得浮生半日閑，往九龍城朋友處品茗，藉解週來之勞累。茶間，我友訴說道：老萬的「牛馬集」被撤銷後，使我對現在的星晚有着空洞無物之感，向來每天的星晚一到手，首先非看「牛馬集」不可，成為慣例，如今眞是吊大癮了，自從沒了「牛馬集」使我對星晚不感興趣，說唔買亦無乜所謂，同時尚可節省了三毫子呢！

以上是我朋友對星島晚報撤銷了「牛馬集」後所表露的心聲。眞難怪有些讀者，不閱老萬的牛馬集便欲眠不得呢！

「牛馬集」的地盤在星晚不見了，是老萬的「恥辱」還是光榮呢？白雲的見解：並非老萬的「奇恥大辱」，而是老萬的莫大光榮。此話怎講？

萬人傑先生是本港報界的一位眾所盡知的獨一無二「硬漢」。當港共暴動那年，本港新聞界人士，皆畏港共的兇焰，避而不敢言。敢於挺起胸膛，不遺餘力，為伸張正義而筆鋒針對左仔大張撻伐者，唯萬人傑先生一人而已。

萬先生，他指導着本港爭自由的人士，反對罪惡的毛幫極權暴政，擁護自由的中華民國政府，為反共事業而不顧一切，其正義的觀點，不畏強權暴力的敢言作風，贏得了愛好自由人士的鼓掌。

萬先生，不動搖的立場，正確的思想，是完全為着我國家民族當前的存亡絕續而發，眞不愧為捍衛中華文化的一位堅強不褪色的鬬士，確令人肅立起敬。

老萬丟了「牛馬集」的地盤，完全是對事不對人，符合以上所談的偉大人格。他為了揭痛任麻子的瘡疤、翻了任麻子的臭底，並非為了私人的意見。而遭到任麻子的報復，招來這點損失，白雲認為萬先生這種正義的行動，是老萬個人的無上光榮，並無什麼所謂「恥辱」之處。

我友還補充的說：老萬「牛馬集」的地盤在星晚被撤銷，如果遷到另外任何一處，還是備受廣大讀者歡迎的，相信「牛馬集」在任何角落開花，一樣會在那裏結菓。

任麻子以人對事，可鄙之甚。我們絕對擁護老萬的左手金光棒、右手照妖鏡，把那班投機可耻的小爬蟲、變色蟲打出原形來。

萬人日報呼聲高，相信以老萬的魄力，一定可付之實現，況且我們「萬人雜誌」、「萬人協會」裏面的正義筆桿子多得很呢，「牛馬集」的廣大讀者便是老萬的無形本錢。到那時，「牛馬集」在自己的萬人日報出現時，還愁沒生意做嗎？

我們一致擁護萬人傑先生給點顏色任麻子瞧吧！

再說星晚的老總，如此無情的對萬先生攔腰一截，未免太過份吧！能不使親者痛，仇者快。

一家標榜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大報，出此「絕招」，肯定其中已有了問題存在。

萬人傑先生，是我們崇高的愛國文化鬬士。我在這裏，呼籲志同道合的自由愛國人士，認清形勢，辨識忠奸，共體時艱，團結一致，支持萬先生奮鬬到底！

白雲

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廿八日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烽火連天有感二首　泰國 李敬安

㈠
萬國荒唐亂似麻。五中俱裂病多加。星沉日在毋憂暗。龍去虬存豈懼蛇。碧血芳凝留氣正。丹心石結拒風邪。三民主義承先志。總統遺箴自不差。

㈡
世亂頻年不住愁。烏烟瘴氣蓋全球。瘟君兇惡如狼虎。霸道橫蠻似蟹牛。日月失明皆黑幕。山河變色盡紅囚。難關共渡民安泰。早飲黃龍復自由。

李敬安先生之「烽火連天有感」二律，來稿本係：「萬國荒唐亂似麻。五臟腐爛病多加。九華星拱朝天落。百福龍蟠化作蛇。碧血忠貞忘正氣。丹心效果又成邪。遺言總統君須記。貫徹三民事不差。」第二首是：「世亂天年不勝愁。烏烟瘴氣蓋全球。風塵滾滾如狼虎。霸道橫橫似野牛。日月無光曚宇宙。山河有色盡成囚。難關共挽民安泰。早飲黃龍復自由」等句，意境甚佳，獨惜在平仄、對仗、文理、詞藻方面，似有未盡善美之處，尤以第一首之頸聯以及腹聯四句，含義不清，故代爲修訂如上，若此，則比較鮮明妥當也。淑英按。

哀故總統 蔣公仙逝　泰國 龍軌

神州殘刼待收治。領袖崩殂寄望誰。罷酒停歌悲不斷。椎心泣血痛成痴。幸聞繼任賢能志。不負還都將士期。兒女英雄皆有責。澄清天下步吾師。

龍軌先生之「哀故總統 蔣公仙逝」一詩，沉痛非常，足見其對元首愛敬之深；惟後四句，「儼然世上無來日，惟恐遺□（此字看不清楚）夙所期，殞落巨星愁薄海，澄清天下少吾師」之語，實在太過悲觀，令人頹廢消極；須當「江山代有才人出」，正如 孫總理後之有 蔣總統一樣。台峽於今，賢能執政，物盡其用，人盡其材，上下一心，不但足以自強自保，再進一步，更可反守爲攻，收還故土，而知識分子，正好以文章報國，筆雄於劍，誅奸伐惡，此其時矣。甚望龍君以後爲詩或詞，如寫兒女之情，不妨纏綿悱惻；但一涉及國家時勢，則須豪氣干雲，以資鼓舞，因此大作尾段，已代爲轉換，所謂化悲憤爲力量也。封淑英。

荔枝竹枝詞四首　刁俊民

㈠
居夷復見狀元紅，腑肺飄飄雨腋風；「日啖荔枝三百顆」，千秋我亦羨坡公。
（狀元紅荔枝，出產於嶺表。）

㈡
掛綠增城色似絲，西園老樹久離披；今朝鳥獸交中國，何處能容覓一枝。
（增城掛綠荔枝，西園老樹早已枯死，久絕生產。）

㈢
參苓同味牟尼光，如蜜如蘭齒頰香；一自珠崖輕棄擲，佛山妃子鬘豺狼。
（潮州大埔之牟尼光荔枝，聞其效能如參苓。）

㈣
萬年枝已隨流水，朱實青花久不存；一例明亡悲異代，嗟乎欲哭淚還吞。
（明洪武初，鎭海衛陳氏園，產有萬年枝荔枝，明亡，其樹亦死。）

春雨　許筱明

雲壓重山失遠空。天低曠野望迷濛。粼粼初漲三篙水。剪剪猶寒二月風。陌上色添楊柳綠。江南香透杏花紅。爲蘇萬物知時節。豈在春鳩一喚中。

己酉暮春　前人

辛苦誰知奏綠章。捲簾偷爲海棠忙。已憐春事無多日。不盡予懷那一方。壺貯寒冰心皎潔。窗虛夜月魄荒唐。戀花幾許蜂和蝶。應讓東風護色香。

戊申中秋月蝕有雨　前人

捲簾休問愛遲眠。近水誰言得最先。忍失清輝憐此夜。難銷戾氣望何年。瀟瀟風雨寒生臂。黯黯星河影在天。佳節不堪逢月蝕。幾人深切待團圓。

母愛　前人

愛育難忘一意存。倚閭切念北堂萱。豈徒心繫三春草。不盡胎懷十月恩。獨筑未能歸母骨。九原何以慰親魂。已無多淚臨風哭。滴到天涯賸血痕。

記事　前人

一相逢處一迴顰。不信三生竟有因。自覺情懷方落落。敢將消息問人人。最難銀漢紅牆夜。猶是冰清玉潔身。惆悵十年如夢過。十年如夢夢如塵。

郊遊　蕭子光

扶笻乘興作郊遊。如畫風光眼底收。春樹搖搖迎客笑。朝霞片片逐潮流。花開綠野香頻送。雁過蒼穹字不留。北望雲山撩客感。故園何日買歸舟。

訪僧　前人

禪院清幽遠市郊。白雲深處叩衡茅。一龕金佛蓮爲座。百尺蒼松鶴卜巢。裊裊爐香迷寶殿。聲聲疏磬度山坳。閒來蘭若尋僧話。盡把塵襟物外拋。

山居　前人

遠避塵囂草木深。卜居且傍翠微岑。午晴坐石看雲起。夜靜開軒對月吟。鳥語正堪添逸興。泉聲差可滌煩襟。尋幽漫步忘歸晚。豈羨丹邱物外心。

賞荷　前人

鷗鷺翻波葉底輕。一池風日最關情。千叢濃淡凝朝露。十里芬芳逗晚晴。聳碧修莖彌濯濯。搖黃嫩蕊貯盈盈。清高贏得濂溪愛。坐對名花酒細傾。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九[illegible]期 新102)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九九期(新102)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九九期(新102)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六月十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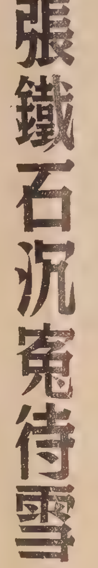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張鐵石沉冤待雪

關於處理張鐵石屍體問題，因張子張潤佩堅不上當，在香港委託律師向按察司申請禁制令獲准。中共在香港的統戰機構之一的「中國旅行社」被迫臨時放棄了冒充張鐵石「孝子」由「社辦喪事」的歪義意，等待開庭研訊，決定張氏遺體交給誰來進行殯殮。

因端午節提前截稿的關係，對此問題等不到有結果再交稿。此在，只談談中共政權及其在香港的爪牙進行統戰活動的本質方面的問題。

中共表演的「特赦戰犯」醜劇自始至終都是可憎而無恥的政治統戰把戲。「組織」十名「戰犯」到香港是把這項統戰活動「深入」一步，張鐵石「縊死」後中共在香港的「中國旅行社」利用它們的有利條件又表演了「搶先領屍」的一幕。

幾年前章士釗在香港斃命，中共爲了利用這個北洋餘孽的最後一點剩餘價值，曾搞了一個「黨辦喪事」，硬拉一些灰色分子和較有「聲望」但卻不願參加的人參加「治喪委員會」或找些與章士釗生前有瓜葛的人去拜祭，送花圈。後來有人發覺這是一幕「死人統戰」的政治把戲，知道上當乃登報聲明：自己受騙上當。

張鐵石在大陸上被「勞改」二十五年之久，基本上說他是中共的敵人。如果中共不是別有用心，把十個「戰犯」送過羅湖橋就夠了，何必在香港一時一刻都嚴密地控制他們？再深一步說，活人可以利用。作爲統戰的工具，人死了應該放手了吧？可是，中共卻不那樣做，而是由中共在香港的「中國旅行社」出面，重襲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出面爲章士釗辦喪事的重技，來一個「社辦喪事」。如果張鐵石沒有親人在香港、台灣還可罷了，而張氏之子早已聲明：他願來港爲父治喪。如果中共的是爲了毀屍滅跡和進行統戰，何必用刮自老百姓的血汗爲一個「階級敵人」辦喪事？這些和共產黨的「主義」、「原則」，都是背道而馳。

在「共產黨宣言」中要求共產黨人必須做利「兩個澈底決裂」——與私有觀念和傳統觀念決裂。在「中旅社」打給張氏遺族的電報和該社姓方的頭頭發表的「殯殮談話」中倒像是頗有「人情味」，使人乍看起來，好像是中共派在海外的嘍囉，腦袋「四舊」，連孝、愛等等屬於所謂「反動的孔孟之道」的東西，他們居然也提倡起來了。其實，這才是騙人的鬼把戲。

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來，殺人何止千萬？在一九五一年上海「鎮反」時，槍斃「反革命分子」家人領屍時要交「子彈費」。以後的「土改」、「三反、五反」、「鎮反」和「文革」、「清隊」、「一打三反」等等運動中，那一次殺人不以百萬計？難道這些人都該死？和張鐵石之死不同？說穿了還不是中共草菅人命，濫殺無辜？張鐵石之死，如果不是中共作賊心虛，怎會在殯殮方面多此一舉？不是爲了搞政治統戰，又怎能來一個「社辦喪事」？聽說，劉少奇、賀龍、陶鑄等「黑幫分子」都已死了。他們都是中共高級幹部，在中共眼中比張鐵石「出身」好多了。難道像張鐵石這樣的「階級敵人」比曾是毛澤東「親密戰友」的劉少奇還重要？還可愛？劉少奇等人死了爲什麼在北平「人民日報」上連個消息都不發表，而張鐵石之死香港左派卻如喪考妣「可當大事」那麼鄭重其事？若說這不是爲了政治統戰，那就是粤諺所說「阿崩養狗轉咗性」。中共這個血腥政權眞的「轉咗性」嗎？其實，它是死抱馬列教條不放，不但沒有「轉咗性」，反而是越來越殘暴，當前在大陸上不是正在繼「批林批孔」後全面開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嗎？這就證明：馬列邪說已深入中共骨髓，那是不會變的。所謂「加強專政」就是加強極權統治，擴大殺人範圍——由過去的「地、富、反、壞、右」擴大至黨內的「新、老資產階級分子，蛻化變質分子」等等。

我們對張鐵石之死，寄予無限同情和哀悼，並用輓屈死的人常用的四字輓之曰：「沉寃待雪」。中共貌似強大，但以顚倒黑白、屠殺百姓爲能事，它若不完，寧有天理？可以肯定：它的極權統治決不會維持過久，終必澈底崩潰，不然還有天理嗎？歷史都要重寫了。中共政權完蛋，包括張鐵石在內死於中共寃獄和屠刀下的數千萬同胞的沉寃不是都得昭雪了嗎？流亡在海外和現在台灣的同胞，不少人都有父母妻子在大陸，有的存亡未卜，有的早被中共殺害。張潤佩先生及在台親人萬勿過份悲傷，宜分清大我小我，於充份認淸中共的兇殘面目後，正應爲反攻復國貢獻更多的力量。

十三位青年接受助學金

一個畢生難忘的感人場面

萬人傑

老萬與內子同到台灣，發放紀念亡兒陳孝昌的助學金。在場的朋友們、同學們深受感動。亡兒有知，一定也同意這是我們紀念他的最好方式。每年有十三位有志青年分享他的愛，使這一股暖流充滿人間。

十三青年・大學精英

對我和內子來說，六月七日是我們的大日子，我們第一次頒發為紀念亡兒孝昌而設的助學金。

發放地點在台北松江路青年反共救國青年團總部的會議室。早上十點，獲贈助學金的十三位同學已先我們而至，一排的坐在會議桌的一邊，每人面前有茶點，還有一本小冊子「永不死亡的愛」。

他們年齡由十九歲到二十四歲，都在念大專工科。據主辦的一位女同志陳小姐告訴我，每年台灣投考大學的學生超過十萬人，而大學學位只有二萬左右，能進大學的已是十分優秀的學生，而這十三位獲選者，都要在平均八十五分以上，他們可說是台灣大專學生中的精英。

面對這十三位英姿勃勃的青年，老萬心中難免引起無限感觸。

這次的頒發儀式由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李煥先生主持，老萬和李煥先生有一面之雅，他記憶力很強，還認得我，記得我的筆名。

有位台灣朋友告訴老萬，李煥先生是蔣經國院長的老幹部，在許多人心目中，被認為是未來的接班人之一，雖然他在政壇上一點都不出風頭。

幫助青年・完成大志

儀式舉行之前，李煥先生在他的辦公室裏接待我和內子，為我詳述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工作。他們這個團沒有一個團員，他們工作的對象是全國青年。使老萬最感興趣的一項工作，是協助青年創業。

如果有創業計劃而缺乏資本，可以將計劃提交審核，認為可行，便會貸給款項，讓你開設小型工廠、農場等。貸出的款項，利息甚低，歸還年期很長，這計劃幫助了很多青年創立他們的事業，完成他們的夢想。

此外，如訓練專門技能，輔導青年就業等，都是青年反共救國團的主要工作。每年，經由該團發放的助學金、獎學金及貸金，大約有二千名左右，對清貧學生有很大幫助，使他們不必為經濟問題躭憂，可順利完成他們的學業。

不過，據陳小姐告訴老萬，平時發給獎助學金甚少舉行這樣的儀式，只分別由獲獎學生到團領取便了。但「紀念陳孝昌助學金」卻是例外，與別的助學金發放顯得較為隆重。理由是李主任認為這筆助學金有點特殊，因此他用特殊儀式進行，並親自主持。

他所以視為「特殊」，在他主持儀式時曾加以說明。他的講話，使每一位獲得助學

陳子雋紀念其愛子 募款設助學金

十三優秀清寒學生受惠

【本報訊】十三位學工程的優秀青年，昨天獲得香港報人陳子雋為紀念愛子陳孝昌所設立的助學金，每人新台幣八千元。

在昨天所舉行的頒獎典禮，蘊含了濃濃的人情味，十三位學子感謝陳氏夫婦；而陳家夫婦見到面前勤奮有為的青年，更思念愛子。

陳子雋（筆名萬人傑），由於愛子陳孝昌在美逝世，他為了紀念兒子生前的好學和刻苦自勵，特別籌募基金設立助學金，因為陳孝昌在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攻博士學位時，一直是以助學金攻讀學業，他曾一再告訴父親：「助學金對一些努力求學的青年是太重要了。」

昨天的頒獎典禮，由救國團主任李煥主持，李主任特別告訴十三位得獎人，這筆助學金的設置，代表一對父母對已逝愛子感情的昇華。

服務新聞界四十年的陳子雋，是一位堅強而富正義感的反共報人，在香港主辦萬人雜誌及萬人協會，並決定七月七日創刊萬人日報，與媚匪人士對抗到底。

對獎助學金的創立，他是以「永不死亡的愛」一書的稿費港幣一萬元為主，並在親友間展開募捐，現已籌得七萬元，目前仍在香港各界不斷捐助中。

陳子雋表示，設立紀念陳孝昌助學金，是因大學裏也有不少和陳孝昌一樣努力向上的學生，他們有些經濟欠佳極需幫助，如他的一兒一女，一直靠獎學金完成學業。

這項助學金一年頒發一次，凡國內大學院校工科學生，成績優秀、家境清寒，都可於五月間向救國團申請，每人八千元。

昨天領取這筆助學金的十三位學生是沈立健（臺大）、吳子偉（成大）、李滿池（清大）、王慶忠（中央）、王隆慶（交大）、倪勝火（中興）、孔慶剛（海洋學院）、林榮顯（東海）、謝玉山（中原）、石國揚（逢甲）、古旭輝（淡江）、林中源（文化）、王昭敏（大同工學院）。

中央日報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八日

短評

愛心與義行

香港報人陳子雋，為紀念愛子因病逝世，發揮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籌募了一筆助學基金，幫助國內大學工科優秀清寒學生完成學業。這項助學金昨天在救國團發給十三位青年學生，每人每年八千元。

陳氏夫婦的獨子，在美攻讀博士學位，以英年病逝，為父母者心情傷痛可知。他們將悼念亡兒的愛心昇華擴大，來幫助需要幫助的青年，這種情懷與史丹佛大學創校者為紀念愛兒早殤而捐款成立一家大學，正可媲美。

陳子雋服務新聞界四十年，擔任星島晚報的編輯，並創辦萬人雜誌，以宣揚愛國反共的大義為職志。以文化人的收入而言，而他設置助學金惠及他從不相識的人，可謂義行可風。

這筆基金來自香港各界人士的捐助，意義尤為深長。陳子雋的倡導與僑界的支持，都充分顯示海外的人心，都無非希望祖國要進步，好了還要更好。這份情誼，不僅受幫助的青年學子應深深銘感，就是國內同胞也將永誌不忘。

金的同學深受感動。

為國育才·意義深長

李煥先生說：「我所知道的萬先生，並不是富有的人，他只是一位新聞從業員，他辦這助學金也不是完全由他個人拿出來的錢，大部分由同情他的讀者捐贈的。正因為如此，使我覺得這項助學金更具意義。

「萬先生為紀念他英年早逝的愛子而設立這項助學金，他夫婦倆要將他們對兒子的愛昇華，擴展而為對青年們的愛護。因此，這項助學金不僅表達了他們對各位的幫助，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他們的愛心。

「據我所了解，萬先生把這筆助學金拿到國內發放，也是基於一片愛國心，要為國家造就更多可用之才，他們將是他日復國、建國的主力。今後，萬先生會每年發放一次。鑒於萬先生這次助學金意義的深長，到目前，仍源源收到各地讀者的捐款。還有一位不知名的讀者，自動每屆發放時，捐款一千元港幣，可見萬先生雖是一位作家，卻獲得廣大群眾支持，我要對萬先生伉儷致萬分的謝意與敬意。各位獲得這筆助學金的同學，更應加倍奮發，不要辜負萬先生及夫人的美意。」

之後，老萬及幾位參加這項儀式的朋友說了不少勗勉的話；最難得的有兩位萬人協會的會員也遠道而來，參加了這項儀式。

中華日報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八日

永恆不朽的愛！

旅港愛國作家陳子雋　以愛子之名·設獎助學金

陳孝昌獎助學金　昨在救國團頒發

台灣新生報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八日

香港報人陳子雋募助學金

獎助國內學子

紀念愛子逝世愛子之心昇華擴大　領獎學子感動決努力貢獻所學

讀者善意·開花結果

每一隻內放八千元台幣的紅包，由內子親手送給每一位同學，看到她吊着淚珠，我了解她內心的感受，老萬雙眼也不由濕潤了。

儀式完畢後，老萬邀請十三位同學和在場的朋友同到中心餐廳聚餐。這回不再是彼此對坐，而是彼此夾雜，以便懇談。意外的來了十幾位新聞記者，他們對這項助學金發放很感興趣，向老萬查問原委，一邊吃一邊談。記者先生與記者小姐提出許多問題，當他們知道這筆助學金裏面有這麼一個動人的故事，大家都要一本「永不死亡的愛」。也許因為受到這本小冊子的感動，這一件小事情在第二天台北所有的報紙中，都以大字標題報導，有些報紙寫成特寫，中央日報還以「愛心與義行」為題，寫了短評，這一筆助學金的發放，受到國內新聞界朋友如此重視，眞出乎老萬意料之外！

本期，我寫這篇報導的目的，是要向曾經捐過錢的讀者作個交代。你們的善意，已開了花結了果，不只這十三位有為青年得到你們的幫助；今後，每年也同樣的有十三位青年朋友受惠。

這項助學金是長期性的，因此也必須得到讀者們的長期幫助，否則以現在七萬元左右的基金，不可能每年拿到一萬三千多元利息的。

心中產生·一股暖流

發放助學金後，在台北獃了幾天，辦點私務，回港後在案頭的一大疊信件中，看到一封從台灣寄來的航空信，信封是「國立交通大學工學院」的，原來是王隆慶同學寄來的，信上說：「陳先生、夫人：您們好！

我是您們在台灣設置的『陳孝昌助學金』受益人之一，也許您們對我們不熟悉，但我對

國語日報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八日

陳子雋捐贈清寒獎學金　李煥主持頒發

您們的印象極爲深刻，尤其是對夫人您更是難以忘懷。因爲當我從夫人您手中接過助學金時，我心中產生了一股暖流，同時也發現夫人的眼中閃爍著晶瑩的淚珠，使我覺得從夫人您手中接過來的是一顆慈母愛子之心。彼時夫人的心情一定很沉痛，眼前所見的必定是令郎孝昌兄的影子。

當我看完先生您的『永不死亡的愛』後，使我對父母愛子之心，有更進一步的體會，尤其看到夫人對孝昌兄骨灰之重視那段時，我的眼眶紅了，世上還有比這種事更悲痛的嗎？爲什麼這種慘痛會發生在您們身上呢？我很敬佩您們能將您們的愛，散播在青年學子的身上。誠然，『沒有人可代替他』，但您們創辦了此助學金，應是對孝昌兄最好和最有意義的紀念方式。

今天的報紙把您們這可敬的行爲刊了出來，我知道這並非您們所希望的結果，您們是希望藉著您們的行爲，使整個社會更充滿了愛。

雖然我家之環境困苦，但我一直都生活在被愛中。這次蒙受您們的愛意，更使我感到人間充滿了溫暖。特以此函致最大謝意，若您們有任何教誨，請以嚴父慈母的身份來教導我。」

今日人助．他日助人

從這封信，使我想起粲餐的當天，老萬正被一群記者包圍着訪問時，一位說話有點結結巴巴的同學，他是大同工學院的王昭敏，他說話雖不太流利，可是充分流露了內心的眞情感。

他對老萬，也對記者們說：當他到來領取這筆助學金時，只以爲是一筆普通的助學金而已，直到坐在席上，主持人未到前，他把那本小冊子看了一遍，才知是怎麼同事。

他深受這段故事感動，覺得它的意義實在與別不同，因此不能不親自對我說明他內心的感受，雖然他自知說話有時辭難達意。

他表示，今天他因爲家境不佳，要別人幫助，才能完成大學學業；可是，他日只要他有一點點的能力，必然盡其所能幫助別人，將我們這種愛心，廣植人間。

這位年輕朋友激動得眼眶紅紅的，記者們用神聽他說話，盡力了解他的心意。

孝昌去世轉眼已一年半，時間雖然不短，可是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時出現我們的夢魂中。但願我們爲他辦的這件事使他得到一點安慰，也同意這是紀念他的最好的方式！

茲將台北各報所刊有關發放助學金的報導附刊；至於港方報紙的報導，讀者們想已看到了。

中國時報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八日

陳孝昌助學金 救國團昨代發

〔本報訊〕陳孝昌助學金七日上午在救國團總團部，由該團主任李煥頒發，共有十三名學生獲獎，每人獲得獎金八千元。[illegible]

青年戰士報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八日

紀念亡兒光大愛心 籌募基金獎助淸寒

萬人傑夫婦親回國頒發 受獎大學生個個受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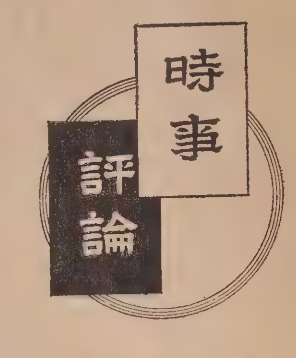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聯合報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八日

我旅港報人陳子雋 紀念愛兒設助學金 昨頒給十三位同學

[illegible]



「亞洲團結」的迷夢

林定

非總統馬可斯日前訪平，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江青、喬冠華等頭頭傾巢出動，熱情接見欵待。歡迎盛況，可說自尼克遜訪平以來，最大一次。連月前同道中人金日成相訪，也無法比較，差了一皮。難怪此位在排華方面師承蘇加諾的傢伙，滿懷高興，飄飄欲仙了。毛澤東對地主、資產階級代理人如此厚愛，列寧在紅場的墓穴裏有知，也爲之吹鬚碌眼！

在螢幕上看到毛澤東接見馬可斯的滑稽鏡頭，毛澤東確實病入膏肓，來日無多了。他那三分像人七分似僵屍神態，加上步履蹣跚，語無倫次，口呆目滯表情，多活一天，實在不是滋味。老天不是有意懲罰磨折，讓他痛苦苟延殘喘，淸償孽債，該早向閻羅殿報到了。

毛澤東對馬可斯說：「亞洲終將團結，不過，這不是我所能看到的。」毛澤東所說的亞洲團結，大概是指亞洲各國走上毛式共產主義。毛澤東這句攞笨鬼話，不知馬可斯如何回答，要是他微笑點頭，菲律賓人眞的有眼睇了。到時，他們非效法越南人離鄉別井，向海外逃亡不可。

馬可斯這次訪平，相信不是菲律賓人民的願望，因爲中共正在海外大力支持菲共叛亂。月前被加拿大驅逐出境的共諜外交官，是因爲身携巨欵接濟菲共活動。馬可斯不理家狼險惡，卻進入虎穴與中共打交道，將來必被其豢養的豺狼吞噬。

毛澤東所說的「亞洲團結」，比起其鼓吹「世界大同」已「縮沙」了一大截，可能他眼見共產陣營狗咬狗骨，只有分裂，沒有團結，世界又怎能走上共產主義。以故只好退而求其次，希望亞洲能成爲共產主義，不致於「世界革命」這一口號成爲空談。

儘管毛澤東有亞洲共產主義的美夢，但可以肯定，他的「亞洲團結」也像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一樣，終歸幻滅。蘿蔔頭高唱亞洲新秩序時，正好財雄勢大，軍事力量膨大擴張，也免不了失敗命運。而中共現正處內困外患（時刻擔心蘇修侵襲），「亞洲團結」說說可以，實行起來，談何容易。因此，毛澤東對馬可斯說話，不是用來嚇唬蘇聯，便是夜行人吹口哨。

美國自在印支半島徹底失敗後，留下的勢力眞空已被蘇聯塡上，這對中共來說，確是一大噩兆，不但使它爭共產霸主寶座屈居下風，且要加倍提防蘇聯入侵。以前中共防蘇，只要屯兵東北、西北，在北平、瀋陽挖地道，東南半壁大可不理。現在蘇聯隨時可由南方大後門進來，多了一重威脅，相信不久，廣州、南寧等地也要挖掘深達六尺的地道了。

也許因此，鄧小平在歡宴馬可斯時，運用地方（亞洲）溫情主義，要老馬拍硬檔，注意防止「前門拒狼，後門進虎」。他說：「特別値得警惕的是，在一個超級大國遭到失敗，不得不退卻的地方，另一個超級大國野心勃勃，企圖明爭暗奪，乘機進行擴張。」鄧小平不畏「紙老虎」而驚「眞老虎」，可見中共多麼害怕北極熊。因此，只要北極熊在亞洲的「霸權」存在一天，毛澤東的「亞洲團結」迷夢不會實現，因爲蘇聯絕不容許毛式共產主義勢力擴張。

在大陸，不要說毛澤東死後，中共政權變化如何，且就目前說，由於長期鬪爭、傾軋，地方與中央貌合神離，內部日益陷於動亂不安。

雖然姚文元、張春橋著文，向反對派警告，但各級領導間派性鬪爭仍不調和，因此，六月號「紅旗」不得不發表「深入學習理論，促進安定團結」論文，「人民日報」加以轉載，作者署名岳海，是江派的人馬。文章引用列寧、毛澤東語錄，對反對派加以恐嚇，希望他們不要搗亂下去，要顧存大局，搞好安定團結。

不過，其所要求的安定，是毛派專政的安定，要求團結，是在毛澤東路線上的團結。這實在很難做到。倘若他們接受這些條件，無異自取滅亡，他們爲了生存，一定反對到底，這是可以肯定的。

在毛澤東未死的今天，尙且要提出安定團結，毛澤東死後，大陸局勢之亂，不可想像。中共自身難保，還侈談什麼「亞洲團結」呢！

中國人要同中國共患難

岳騫

不久之前，我曾替一份自由刊物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有關留學政策一項，我當時說：

要談到政府目前的教育政策，尤其有關留學方面，也有一個很大問題，我們試打開任何一天中央日報，第一版所刊結婚啓事，絕大部份都是在外國結婚，由父母在國內登報敬告親友，再者一些訃文所刋子女，也都下註在美、在加、在×，這一現象，國內無人提及，但在國外人冷眼旁觀，則深感不安，甚至覺得可怕。一個學生由幼稚園讀到大學畢業，最少要十八年時間，若再入硏究院，起碼就是二十年，二十年所受教育，其家長要用多少錢且不論，只說國家要爲一個學生花掉多少錢，及至大學畢業去了外國，從此一去不回頭，過了幾年，取得外國籍就正式作外國人，若是同外國人結婚，下一代三分像中國人，七分像外國人，第三代則是十分之十的外國人，即使夫婦兩人皆是華人，子女也不會說中國話，自然而然就變成外國人。我政府花了二十年時間，培植出來的知識青年送去外國作公民，時間最可哀可怕的事無過於此。

這批留學生到了國外還能記得苦難祖國及其年老父母，對祖國尚有依戀之情的，少而又少，不理治亂的安心作外國人的也還算好的，其中一部份喪盡天良，到了外國，尤其是美加，立時變爲毛幫工具爪牙，猖猖狀吠將他培養成就的國家，忘記了傾家蕩產送其出國的父母，甚至有些更爲了表示「劃清界限」，在美、加攻擊政府時，還說明我父何人，現住何處，國民黨特務可以去抓他。每次看到這批墮落的知識分子所發悖逆之言，眞不禁要伸頭看看天，是不是世界末日已經到了。如果嚴總統，蔣院長能看到這篇拙文，希望要採取壯士斷腕的精神，澈底改革今日的留學政策。政府自不禁止學生出國留學，但是必須要規定在讀得學位後，務必回國，在其出國時，須覓妥保人，其親屬不可作保，如畢業後不回國，即將保人判罪。

當然，也許有人會提出疑問，我們目前國土太小，用人有限，把這些留學生逼回來，如何安置？關於此點，應該從法律及道德方面着眼，留學生有回國的義務，如何安置要視國家情況而定，如果每一個留學生皆要以「學人」身份回國，要政府禮如上賓，錫以高位，在大學授課，薪水都要高於同仁一倍以上，國家確無法安置。但這些「學人」在外國也不見得都能「適才適任」，博士去作日工的有的是，何以在外國能屈，回國就非伸不可，總之，每一個由中國人血汗培養出來的中國青年有義務爲自己國家服務，至於作什麼事，不應當計較，政府也沒有理由給予任何特殊待遇。

當時寫這篇文章，無非是發抒一下個人心中的鬱悶而已，嚴總統，蔣院長決不可能看到拙文，就算看到，也由於積重難返，未必便能採取行動。事實上，要想完全扭轉此一惡劣風氣，僅靠政府法令仍然不夠，必須要激發每一個人的良知，愛國不要當作口號，要眞正願爲自己國家貢獻出一切力量。

但是，這件事說來容易，作起來可就眞不簡單，由於留學生皆是聰明人，既然到了外國，物質生

活豐富，又安定，沒有戰爭的危險，何必回到多難的祖國，將所學「賤賣」給自己的國家。

誰知世間事竟有意外，在台北報紙副刊上，看到一封賀函，茲將原文錄後：

××：極為高興的接到了你們的喜訊，說真的，你們的信來的正巧，如果再晚一個月，我就很可能接不到了。

我們將於六月底七月初返國，約在一個月左右離開波士頓。我一直覺得我們對祖國有一種親切感，來美五年，我在此完成了神經外科的訓練，而且也早已辦好了居留，如果要留下來開業，一個神經外科醫生的收入是會很好的，純以物質生活與未來的安定而言，留下來也未嘗不是人之常情。美國的物質享受實在是叫人着迷的。但我們是中國人，是在中國的教育培養才有我們今天。飲水思源，對那些沒有我們這樣幸運，沒有我們這樣天時地利人和的同胞而言，我們的今天，是他們的希望！我常常回想當年常見有經過醫生當作腦膜炎治了半年，轉到我們手裏已經昏迷不治的良性腦病，原可手術治癒！也見到極多現在回想起來都應可治癒的神經系統病，而因為我們沒有經驗或沒有見過而不敢動手，以致病人最後死亡的！中國人是善良的人，也是可憐的人，將一切歸諸於「命」！而我們這些可以改變他們「命」的人，卻留在美國替別人效勞！在醫院、家屬的哭泣之聲，聞之令人辛酸。我也常想，有多少悲劇是由於我們的無知與無能而造成！如今，五年漫長的訓練已經完成，這是一個困難的決定，當我們決定回去時，沒有人相信，也遭到很多的反對。多少人今天來了美國而不願意再做中國人，難道我們要我們世世代代子孫都永遠不齒為中國人嗎？這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我們這些有機會受了高等教育的人的責任，來使得我們的子孫將以做中國人為驕傲！我們常聽到自己身在國外「學而有成」的「學人」，在叫年輕人要回去奮鬪，也常聽到在國內出不來的人責備出國的人不回來，但身在國外而願真正回國長期工作的人，卻寥寥無幾，這是為什麼？歸根究底大概就是太自私、太聰明了！我們需要一些肯苦幹犧牲的「傻子」，才能使我們的國家社會人民有進步。當然率先回去的人一定是苦的，要赤手空拳打天下，國內客觀條件當然不如美國好，但總要有人回去開始，才能使環境慢慢改好。美國人今天的成就，又何嘗不是兩百年前的移民以生命及血汗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呢。聽起來好像我有一大堆牢騷，其實我是對你寄以厚望，千萬不要以「公司對我頗為器重」之餘，而消磨了當年的壯志與豪氣……我不是在唱高調，如果我今天沒有居留或是我自己不肯投身回去，我是沒有臉來向你說這些的。……好好為我們自己努力吧！為人作嫁，永遠是沒有成就的，也永遠是二等公民！——這也算是對你的一份賀禮。弟××上。

這封信實在是空谷足音，與我前文所提出的問題對照看，發現我們的國家還是有希望。萬事起頭難，有人起了頭，也許以後會有人繼續跟着來，在留學生中間激發一股愛國熱潮，對國家前途，將有莫大作用。

關於這個問題，要還說一說個人的意見。

筆者生平除去日本人之外，最恨猶太人，因為沒有日本人，我們國家不會落到今天的地步。但沒有猶太人有計劃的破壞，我們退出大陸之後，也不會遭受到許多的挫折與困難。

但懷恨是一回事，對於日本、猶太兩個民族，仍不能不感到佩服，撇下日本人不談，只說猶太人，自從以色列建國以來，全世界的猶太人，都丟下原有的工作及搬不動的財產，毅然回到以色列去墾殖沙漠，中東天氣之熱，已不宜人居，以色列建國之初，更無物不缺，猶太人如果沒有堅毅不拔的決心，都不敢回以色列。因為以色列不是鐵幕，一切情況均呈於世人眼前，物資困難還不算，更要準備同阿拉伯國家戰爭、吃苦、拚命，二者具備，但是，並未阻了猶太人的愛國熱忱，四面八方湧向以色列那塊遍地烽火的彈丸之地。這股愛國的熱情，衛國的豪氣，怎能不使人佩服。

猶太人徙置以色列，與中國留學生回台灣又不能相比，中國留學生是自台灣出國，家人在台灣，台灣是童年到青年成長之地，風土人情，生活習慣無一不熟悉。猶太人回以色列情形完全不同——百分之九十的猶太人未回過以色列，而且可以說回以色列的猶太人，有百分之百皆不在以色列土地上出生，對那塊土地沒有感情。而且又來自世界各國，各有各的語言，風俗習慣也不相同！完全不似一個民族。

但是，大家只有一個信念，要建設猶太人的國家，任何犧牲與不便，均不當作一回事，終於建立了今日的以色列，猶太人的品德樣樣皆不值得學，只有為國犧牲，苦幹的精神，真值得我們效法。

其次，筆者與一些並肩作戰的文友，經常罵「墮子」們賴在美國不敢回毛管區，只推別人落火坑。但是，未變成「墮子」的留學生，也在美國不肯回台灣，又何嘗不是我們的一大恥辱。我們常嘆息「士風日下」，古代的士便是今日的知識分子，照今日知識分子的行為來看，士風之下，實為三千年所未有，振衰起敝，應在此時，看到這位留美醫生毫不躊躇，毅然捲起行李回國，覺得士風也許從此不振，每一個崇尚自由的讀書人，都會覺得與有榮焉。

筆者在港二十五年，不但沒有去外國的打算，也從未想到移居台灣，就在此地第一線與毛黨硬拚到底，只要不病死，將來只有兩條路，一是凱旋回大陸，一是跳海，一個人生死事小，國家的存亡事大，在這個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我們一個人又算什麼？

又是「民主」．又是「自由」

柳以青



英國記者菲列克斯．格林在談「美國在印支爲什麼打敗？」的演講會中，對仕前來聽講的大專學生和香港青年們，與韓素音一般的，又扯到了「民主」與「自由」的題目和內涵上。

同時，我又想起了，目前這一時期，只要是談到政治和政治制度，社會和社會制度，人們總是會談到「民主」與「自由」的。如果是同情共產主義者，或是信服共產主義者，無論是否中外人士，以及其身份背景，教育程度與所從事的職業等，總是會對「民主」和「自由」另下定義的。而這對民主與自由所下的定義，不是積極性的，而都是消極性的，消極到只是一味批判自由世界中的民主和自由實施的缺點，他們以爲：強調或揭發人家的缺點，就等於肯定自己所嚮往的集體控制與專制的優點。

這可以說是共產分子與同情共產主義者所慣用的手法。這「慣用的手法」固然是人所共曉的，可是，當宣傳人士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覆運用，而顚倒是非之後，卻會使不明眞相的人士們認以爲眞的。這就不能不做防微杜漸的努力了。

我們都知道：任何一個事件或制度，都有其現象與本質，人們往往就利用了現象來混淆本質，或是以本質來混淆現象。

開始的時候，人們還很淸楚彼此的混淆所在；到混淆的情況每下愈況時，人們就開始受其惑迷了。這種受其惑迷的程度，就會由於經驗、知識、了解的程度而異趣。不過，這也只是一時的現象而已。假如受其惑迷者，在不斷的求理解、求驗證中，也必自會發現早期的被惑迷，只是暫時的假象而已，當發現了眞相時，他們也就會如迷夢初醒的，大醒大悟了。

原因是：紙總是包不住火的。眞理畢竟就是眞理。

生活在「神話」中的英國人？

這裏，我們不妨對英人格林，在大罵「英國的民主自由」的演講裏，找出它們的假象，而再深入地了解其眞相吧！

首先，徵引一段格林演講的原文：

「在英國，特別是在現在，他們正在神話的世界裏生活着。他們滿口『議會民主』，好像它眞的和民主有任何關係。『議會民主』和民主的確有某些關係。可是，英國民眾上了當；他們相信只要他們每四五年在選票上打個×號，選了張三或李四，他們就自由了。其實，他們對於影響他們生活的重要決策，完全沒有控制權。所以，我們要面對現實，而不是迷信那些神話。這就是『自由民主』的表面和背後的現實了。」

格林對他本國的「議會民主」的「體驗」是如此的。站在他本身的立場，當然可以這樣來描述，來批判，來詆毀，來否定。

不過，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感受，往往也只止乎於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感受而已。而要以此感受來說服大眾，恐怕還得不斷地努力，以及舉出更具體的證據才行。

這裏，我想對格林的這一簡單的批判，提出幾個質詢，道出幾個證據來。

一、如果說英國人們現在正生活在「神話的世界」裏，這對我以及全世界上的人們對英國人的了解和事實的體驗完全不同。我們從歷史上來看，以及絕大多數的英國人的作風和態度來說，他們都很重實際和現實，雖然英倫三島是歐洲大陸外邊的島嶼，可是，居住在英倫三島上的英國人，在歷史上並非是住在「與世隔絕」的「神仙島」上，而總是走向現實的，有時這一現實性幾乎成了唯現實性的作風和態度。這一點，我不知道格林本人怎樣沒有發現？不過，我卻覺得：就連格林本身的這次演講所說的內容，也還是具有太明顯的「現實」和「唯現實」的傾向呢！這方面，或許格林本人由於是在「現實氣氛」所包圍籠罩下，自己是無法發現的。

二、「議會民主」與「民主」有無關係，格林本人在這次的演講中也不能肯定，這才是「公開演講」表達出來的怪事。他既然否認了「議會民主」與「民主」沒有「眞的關係」；連下去，他又說兩者之間「確有某些關係」。假如我們不以辭害意的話，這「眞」的否定與「確」的肯定，究竟那一個是「表面」，那一個又是「背後」呢？如果承認「議會民主」與「民主」之間，沒有「眞」的關係，那麼，結論中就可以用「英國民眾上了當」；因爲這只是涉及語言的邏輯性的問題，還涉及不到語言的眞實性。如果格林又承認：「議會民主」與「民主」「確有些關係」的話，下面的「英國民眾上了當」，不僅是語言眞實性的問題值得商榷，而語言的邏輯性根本全無呢！

這種似是而非，又假又眞的表現，有心人或細心人，必會一看就明白的。

三、格林似乎對英國的民主施實的投票，不大贊成，以爲投票後的四五年內，英國民眾會對「影響他們生活的需要決策」，失卻「自由」，任由張三或李四去做決定！而「完全沒有了控制權」。

格林的這一說辭，不知故意地向不是「英國人」的青年們表達什麼。事實上，香港的青年，在了解全世界的情形裏，既不陌生，又不封閉，這方面格林

以一介英國人的現身說法不但不能湊效，反會引起反感呢！或許，格林的這段話，去新聞不自由，消息不靈通的落後地區來演講的話，或許會得到「如期」的效果。可是，在香港，對着香港的大專學生，這段話是不起作用的。

例如：最近英國是否仍然留在歐洲共同體中的決策，不能不說是涉及到全體英國人的「生活的需要決策」吧，而英國政府的「張三或李四」，是否可以不顧到英國民衆的「自由」，「完全」的運用「控制權」呢？沒有，事實上卻是沒有，英國政府對於這麼大的決策，只有訴諸於民主的民權，和英國民衆的自由權呢！我不知道格林有沒有參加投票，如果沒有的話，那是他本人寧願放棄自己的民主權；如果有的話，那是他爲保障自己的民主權而已。面對這熱辣辣的新聞，格林的說辭，還會發生效力嗎？

翻過來說，格林在這段談話中，似乎更表示民衆們的「不必投票」，才更是「民主」的？而舉凡有「投票」的，就反而「不民主」了。反而受了騙，「上了當」；失去了「自由」，完全被人家「控制」了。這些話該是從何說起？

這難道就是格林所鼓勵香港大專青年要「認清事實，不要被蒙騙，不要接受錯誤的觀點，不要相信神話而不是事實」嗎？

在這裏，我卻是懷疑着：格林的講辭是「別有用心」的。假如允許我推測一下的話，我可以這麼說：格林似乎認定中國人是無法施行民主，享有民權，發揚自由的。這些只有英國人可以；爲了怕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嚮往英國的「議會民主」的制度，就大加評判，以爲一文不值，但是，卻又舉不出使人信服的證據來。

或是，格林本人既是「英中友好協會」的一員，就得在海外，處處對中共表示「友好」，直接或間接地爲中共的一切塗金與增光。反對「民主」與「自由」，就是贊成中共的「專制」與「獨裁」。這方面格林是走錯地方，找錯對象了。

生活在「形式」中的美國人？

在格林的「答問」中，又提出了美國的民主與自由，來加以批判。這可以說是「頗具心機」的。前者對英國民主給予批判；後者就對美國的民主給予批判。

現在，我就先引出格林的一段「答話」。

「有人提到自由和民主的問題。我們往往只談它的形式、組織、程序，而忽略了人民眞正得到什麼。在我來說，民主就是社會內部本身的協調，人與人之間不是互相競爭，你虞我詐，而是互相體諒，共同協作。美國在形式上，法律條文上是最民主的國家，但這是沒有民主精神，虛有其表的民主。競爭一日出現，民主精神隨之消逝，資本主義是建築在自由競爭的個人主義之上，每人腦海中只有致富之道，找分高薪、住大洋房、坐大汽車，與民主精神是不可能共存的。……」

從格林的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格林如何在胡亂地解釋民主與自由。民主的「形式、組織、程序」，在格林的內心裏，似乎是不重要的。然而，假如民主也者，不能有一客觀或大家共同遵守的「形式、組織、程序」的話，請問，所謂的「民主的精神」如何能夠達到？

當然，失卻了民主的精神，而只餘下了「形式、組織、程序」的話，當然是民主的病態發展；可是，沒有「形式、組織、程序」，肯定的說一句，民主的精神根本無法實行的。這方面格林是不了解中國歷史的發展了，當然，我也不要求格林會了解，因爲那爲任何的一位外國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我卻在懷疑着：格林既身爲「英中友好協會」的一員，而對目前的中國大陸的中共，仍然還是陷於「神話」的階段呢，這不僅不因爲他是「名記者」，「名作家」而有所例外。

這裏就舉一個格林自己所表達出來的話。他雖然肯定了「民主就是社會內部本身的協調，人與人之間不是互相競爭，爾虞我詐，而是互相體諒，共同協作」，於是，他便揚共抑美的宣稱：

「在我到過的國家中，只有在中國我才感覺到和諧，找不到競爭的壓力，自由是只有在不受競爭和隔膜時才得實現。」

格林這一自說自話的比喻，眞使人啼笑皆非。他卻忘記了，或者根本不了解：中共所提倡、強調、實行的「不斷鬪爭」的理論與原則了。

大陸上的社會是「內部本身協調」的嗎？請格林讀讀有關「人民內部的矛盾」的「指示」吧！

大陸上「人與人之間」不「互相競爭」嗎？請格林分析一下大陸人與人之間的「階級分類」吧！

大陸沒有「爾虞我詐」的情形嗎？請格林讀讀最近幾個月的「紅旗」與「學習與批判」吧！

大陸上的有「互相體諒，共同協作」嗎？請格林研究一下所謂「體諒」與「協作」，原則在那裏？具體情況又是如何？

至於大陸的「和諧」、「沒有競爭的壓力」等，那恐怕是格林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短暫在大陸看「樣板」的「過客」而已。

大陸上的一切，與民主與自由實際上拉不上關係，除非把專制做民主，把獨裁做自由才行。或是，除非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們，放棄民主與自由之權，任人擺弄，任人支配而已。

然而，這方面行得通嗎？當然不通，否則，大陸上就不會一次次出現「大字報」潮了。

又是民主，又是自由，事實上，民主與自由卻是具有實質的東西，絕不會爲了名詞的胡亂混淆而失色的！

照格林的意見：英國的民主是「神話」；美國的民主是「形式」；而大陸上中共的所謂「民主」，我可以說那是騙局呢！而是用了「外國人」來在海外「闖騙」呢！

談馬可斯訪平

方劍雲

一類客人・兩種待遇

非律賓總統馬可斯全家去北平，毛幫擺出的歡迎佈景，近年少見。有幾千個小女孩高舉花圈（讀者諸公如果看了麗的電視的獨家轉播，就可以看見那些小女孩舉的花圈還是紙紮的）在跳舞，馬可斯夫婦到北平集合之後（其一家四口乘兩架飛機），三個鐘頭之內見到毛澤東與周恩來，其他且不說，就這一點確非任何去北平的外國人可及。

反過來再看泰國，所受到的「毛遇」，與馬可斯便不能相比了。早兩個星期，泰國有五個議員去毛管區，也可以算是官式訪問，但是，到了北平之後，不僅未見到毛周，就同鄧矮子，喬冠華似乎也未見面，只由韓念龍出面周旋一下，自然也談不到什麼「正經問題」。接着泰國外長乃察又致信喬冠華，說明要同毛幫政權建交，此事若在平時，毛幫一定大爲歡迎，毛報更要大吹大擂，可是，乃察信寄去之後，喬冠華竟然未回信。泰國受此侮辱並不灰心。最近乃有國會議長乃巴實率領各黨各派二十八名議員去毛管區，經過香港招待記者，乃巴實以國語發言，說明希望同毛幫政權建交，但毛幫仍無反應。乃巴實此人是泰國政壇一個長於翻雲覆雨的政客，實在是中國潮州人，眞名許敦茂，入了泰籍之後，改名巴實。本是商人，以後投入泰國強人巴博門下，代爲出謀劃策，兼之又有銀錢方面關係，深得巴博信任，許敦茂認爲泰國華僑皆親台，他如果循此路線，雖是光明大道，但畢竟落在後面，於是乃另走小道，與毛幫勾搭，毛幫當時對泰國反共親美政府正無可如何，得到許敦茂甘爲內應，自然大表歡迎，許敦茂曾去過北平活動，雖然那時他的地位比現在低，但所受禮遇卻比現在隆重，許敦茂回到泰國就引誘巴博向左轉，當時毛幫曾有歌舞雜技團、乒乓球隊去泰國，都經副總理兼內政部長巴博批准。不久泰國學生暴動，推翻現政府，巴博逃去台北，住到現在，許敦茂乘機更加向左轉，泰國舉行大選，許敦茂組織一個黨，當選議員，他這個黨只有幾席，在國會微不足道，他竟然當選了國會議長，其人縱橫捭闔之術，非常人可及。許敦茂此次率國會議員去北平，滿以爲毛幫「舊雨情深」，一定大加歡迎，誰知毛幫未予理會，比起馬可斯，冷熱之差，應是赤道與北極圈了。

毛幫何以薄泰，因爲泰國已無利用價值，泰國處在共產集團大包圍中，猶如爛熟蘋果，遲早必落，毛幫不必用手擷取。毛幫何以厚非，因爲毛幫原無奈非律賓何，現在馬可斯送上門來，一旦非毛「建交」，毛幫便可出入南太平洋，取代美國勢力，衝破蘇俄進行中的封鎖，由於利用價值不同，毛幫便擺出兩付嘴臉。泰國當局，有無感覺？

夫妻本是同林鳥　危機當前各自飛

馬可斯這次去北平，夫婦及一兒一女同行，但奇怪的是四人卻坐了兩架飛機，馬可斯與女兒一架，其夫人與兒子一架，相信所有看電視的人，看到這一鏡頭，都有異樣的感覺，究竟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怕飛機出事而「全家劇」，當然是有的。但是，世界各國政要出國訪問除非不帶太太，如果帶太太，一定是同機，因爲也便於照料。馬可斯這一着，眞不太成話。

當電視播映第一架飛機出現時，愚夫婦均坐在電視機前收看，內人問我這架飛機是夫人還以總統，我告訴她一定是夫人，及至機門打開，果然是那位千嬌百媚的夫人。

我所以斷定是夫人先到，因想到如果馬可斯座機先到，下了飛機，則鄧矮子率領的歡迎人羣，一定要同馬可斯正式酬酢，還有許多外國的「使節」也在飛機場歡迎，馬可斯總不能在飛機場鵠候十分鐘等夫人大駕到了才同歡迎者見面。

馬可斯夫婦何以要分機飛行，我最初實在不明白，後來看到有一家外國記者報導，指馬可斯此舉，是用意以其夫人爲其政治繼承人。這句話也許有人以爲是西方記者的幽默，但筆者仔細想想，卻越想越覺得有道理，而且非毛「建交」，基本因素便從此起。

依照非律賓憲法，馬可斯這一任滿之後，便不

能再蟬聯，當然，馬可斯也可以玩其他花樣，利用戒嚴法以延長自己任期，不必再選。但是，也怕發生意外，最好還是用別人出面競選，自己退居幕後，不過，馬可斯已沒有可信任之人，正如毛澤東，能信得過的只有自己老婆江青，於是，便極力扶植這位馬夫人伊蓮黛女士，在國際上養成她的聲望，這幾年來，馬可斯夫人在國際上實在出足了風頭，她晋謁過羅馬教皇，同毛澤東合拍過照，又同江青作了友好的談話，大概也從江青身上「取了經」，曉得如何在政治上培植自己的勢力，必要時丈夫也可以丢在一邊，抓住大權再說。

由於馬可斯夫人同江青成了莫逆，江青也許拍胸擔保將來協助馬可斯夫人奪權，由於兩個女人的勾結，而這兩個女人又都足以左右其丈夫，而這兩個丈夫又都是唯我獨尊的獨裁者，於是兩個女人說了算數，便使以反共起家，實在到今天在國內還堅決反共的馬可斯，自毁其光榮歷史，墜入無敵深淵。紅顏禍水，原以爲是古人嫁禍女子之言，而今始相信世間眞有禍水女人。

馬可斯一賣開三

馬可斯在北平的壓軸戲是馬毛發表「建交」公報，此事本在意料中，原不値一談，但馬毛（不是非毛）之間的公報，有些條文卻非事先所能想到，馬可斯此舉出賣了三方面，兹分別說一說。

第一，馬可斯出賣了菲律賓，在「馬毛建交」的「公報」中，特別提出反霸權一項。這一句話是日本至今不敢同毛幫簽署和約的最大原因，因爲毛幫所謂的霸權是指的美俄，目前世界上國家，除去阿爾巴尼亞，沒有第二個國跟着毛幫反美俄的，因爲大家也都知道此事可能發生的後果，日本所以不敢在日毛「和約」中載入這一句，就怕一旦美毛衝突或俄毛交戰，日本將會捲入漩渦。日本不敢作的事，馬可斯悍然爲之，究竟是仗恃的什麼？馬可斯敢不敢也學威爾遜來一次公民投票，看看菲律賓有多少人同意爲了親毛而與美俄爲敵。

第二，馬可斯出賣了美國，菲律賓是美國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回的殖民地，教之養之，然後給予獨立，只有菲律賓獨立之國慶日與美國同一天，美菲何種關係，可想而知。

美國之對菲律賓也確如兄弟子侄看待，在亞洲，美國最着重的盟邦自是日本，但美國人內心中最親密的盟邦，無疑是菲律賓。誠然，美國在南越之退卻，足使盟邦寒心，但是，如果平心靜氣看問題，美國放棄棉、越，並不等於退出亞洲，更可斷言，美國決不致遺棄菲律賓。坦白的說，美國在亞洲有三個盟邦除非美國本身被征服，否則都不會輕易丢手的，此三個國家即日本、菲律賓與以色列。馬可斯不會不明此理。則馬可斯這次在北平公開發表談話抨擊美國，要檢討美菲關係，在簽訂「公報」時，要加上毛幫一貫鼓吹的反霸權運動，究竟爲的什麼？親毛並不一定要反美，毛不敢反美，馬可斯是不是多走了一步。

第三，再說馬可斯出賣了中菲友誼，中國絕對無負於菲律賓，二十幾年來我們爲菲律賓守住北門，馬可斯記不記得那年菲律賓一個左派青年洪祖約以機逃去中國毛管區，在巴士海峽爲我空軍健兒截下，送回馬尼拉，菲律賓朝野感激之忱，溢於言表，公認中華民國是菲律賓的北門鎖鑰，海上長城，馬可斯那時已經在政壇上混，不會不記得，至於其他的事，太多太多，不必列舉，現在馬可斯卻從背後刺我們一刀。世界上與毛幫政權「建交」的國家多得很，但是，像馬可斯這樣絲毫餘地不留的，尚未見第二個，一個人作事太絕，必有報應，我們拭目觀馬可斯的結局。

一百個互不干涉內政

馬可斯與周恩來簽署了建交公報，其中特別載明互不干涉內政，周恩來與馬可斯談話時，也口頭提出擔保，馬可斯所以「無條件投降」，大概就是爲了這一句話。但是，這一項白紙黑字的條文究竟有多大價値，作不作數，不必說天曉得，人人都曉得，只有馬可斯假裝作不曉得而已。

菲律賓當然不會干涉毛幫內政，但毛幫就不會不干涉菲律賓的內政，其他地區不說，就從東南亞說起。馬可斯好似買馬票中頭獎彩一樣，成爲一百個與毛幫政權「建交」的國家，毛幫固然大吹大擂，馬可斯也沾沾自喜，以爲撞正了頭彩，以後可保平安了。但是，馬可斯也應該知道，鐵幕外第一個以毛幫政權「建交」的國家是緬甸，時間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距離毛幫政權宣告開鑼只有十個星期，比起馬可斯與毛幫建交早了二十五年半。但緬甸廿五年來始終受到毛幫的威脅與顚覆。緬甸政府與緬共戰鬪了二十五年，毛幫更毫不隱諱支持緬共，緬共副主席常川駐北平向毛幫接洽金錢及武器的援助，緬共更處處以毛爲師，如以前病死的緬共頭目德欽丹頓便有「緬甸毛澤東」之稱，一九七〇年被緬甸政府擊斃的緬共軍總司令，在北平受過訓的帽兒溫被稱爲緬甸的林彪，緬共盤據的勃固山區又自稱緬甸的延安，最近緬共主席，總書記都被擊斃，副主席便在北平繼任主席，毛報不但公開刊載緬共文告，且致電緬共吊唁，鼓勵其繼續革命，直到全國「解放」爲止，這算不算是干涉內政。不僅如此，毛幫操縱的緬甸大學生又出頭鬧事，緬甸政府下令所有大學停課，這件事就發生在馬可斯去北平期間，馬可斯不會不知道。

再說印尼，與菲律賓既是友好鄰邦，又同是「東協」會員國，馬可斯對印尼情況不會毫無所知，當初印尼那個風流總統蘇加諾去北平時，毛幫驅迫三十萬市民歡迎，毛澤東率領所有大頭目在機場拱立恭候。毛幫更爲了蘇加諾去北平，而加工印出「蘇加諾文集」，此種待遇，馬可斯未受到。蘇加諾的二太太哈蒂妮也同馬可斯的太太伊蓮黛一樣，經常去北平與一羣毛幫大頭目之妻混在一起，受盡了阿諛，恭維，結果如何？蘇加諾個人及他的國家被毛幫害得多慘，詳細情形，馬可斯何不問問印尼總統蘇哈圖。

馬可斯與毛幫政權第一百個建交國家自喜，但馬可斯應該知道第一個與毛幫政權建交的國家是蘇俄，時間在毛幫政權成立之次日，當時毛幫「爺爺」，「老大哥」喊得多親熱，現在又如何？

馬可斯，閣下誤信枕邊言，誤了國家事，也必然葬送了自己。

東北亞將建新防線

胡羨之

正當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和他的老婆兒女一行，與高采烈地訪問北平毛澤東的時候（六月七日），美國靈通人士的消息卻顯示：自從美國在越南受挫之後，儘管華府將可能不會再在東南亞介入戰事行動，但它將在亞洲的東北部必須建立一條新的防線，以抗拒共黨勢力的伸張。這條新防線，將包括日本、韓國及中華民國。但就地理上而言，則菲律賓也應列入東北亞新防線之內。

所謂東北亞聯防，本是一宗舊調新彈，遠在二十五、六年前的一九五〇年，當中華民國前總統蔣公中正分別訪問南韓、菲律賓之後，就曾提出東北亞四國——中華民國、大韓民國、日本、菲律賓——聯防的建議。由於當時中、韓兩國因迫切需要而極力贊同；假如當時美國認清了時勢，出面領導，大力支持下結成反共同盟的話，那末，後來的東北亞情勢的演變，可能有所不同。但這一建議為什麼始終未能實現呢？其主要問題在這幾個國家彼此間尚有內在的矛盾，例如：

㈠是菲律賓一向等待旅菲華僑，與中華民國方面弄得不大融洽，所以當時它對台灣中華民國聯防不夠熱心。

㈡是菲律賓剛從美國手中獨立不久，對日本因賠償問題，曾相持不下。

㈢中華民國與日本的矛盾是由於當時日本已恢復自尊自大，迷惑於「中立主義」路線，把台灣和南韓都不放在眼內，但台灣的中華民國所以「泱泱的風度」以對付日本，但前南韓總統李承晚則一點也不敢放鬆，在在成為聯防的絆腳石。

這問題一直鬧到一九五八年，還在爭執。中國日報曾經指出：「看情形，希望聯防成功的，首推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就目前局勢的發展，台灣海峽風起雲湧，箭拔弩張，大戰一觸卽發！如台灣海峽戰幕一經揭開，固然為國軍大顯身手的好機會；但也是南韓揮軍北上的大好時機。故台、韓休戚相關。倘台灣海峽眞的動武或韓戰再起，美國及聯合國，自然不能不利用亞洲人打亞洲的侵略者，協防動用亞洲的反共部隊。」

韓、台命運既休戚相關，相需甚切。一九五三年間，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董顯光，曾僕僕於東京、台北、漢城之間，其目的卽在台、韓同盟。當時未能達成願望的主要關鍵，看來還是在美國、英國的影響力甚大，倘若美國決心支持，英國勿拖住美國的後腿，那是大有可能的。在那時的情勢，如美國不能支配四國的意向，讓有利的形勢白白地溜過去也是很可惜的。

卽以四國聯防一事而言，台、韓固迫切需要；事實上，當時的菲律賓也非常歡迎，不過菲律賓由於一九五四年，已與美、聲、法、泰、巴（巴基斯坦）等國，締結了東南亞聯防公約，對參加東北亞聯盟，似乎有所猶豫。至於日本，一方面是存有乘機敲詐的壞心腸；但最主要的原因則是，日、韓兩國的復交問題，其時還未解決。特別是到了一九五九年六月，當日、韓為了遣僑問題，而雙方的緊張情勢，更達到最高潮！正如「紐約時報」同年六月十九日的社論所指出：「對於日韓關係改善的未來展望，必須把它當作遠東反共鬬爭的一部份來看。因為兩者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而且互相有着重大的影響。……」

換句話說，日本與韓國關係的繼續惡化，不僅會影響日、韓兩國的繁榮；而且很可能影響到整個東北亞局勢的安定。

就地理上而言，日本為一羣島國，位於亞洲東部海中，東南臨太平洋，西北臨日本海與韓國及蘇俄的西伯利亞遙遙相對，由本洲、四國、九洲、北海道四大島及附近若干小島組合而成。可是戰後以來，北部的千島羣島及庫頁島，均為蘇俄所佔領，迄未交還。而韓國則為突出於黃海與日本海之間的半島上，南隔朝鮮海峽對日本，但自「三八線」以北，早為中、蘇共的爪牙金日成政權所盤踞，使朝鮮半島分裂為二，經常都有遭中、蘇共侵略的危險！因此，日、韓兩國同遭共黨的威脅，同病相憐，確有密切合作的需要。

就歷史上而論，朝鮮原為中國的藩邦，人民概屬黃種的大韓族，容貌骨骼，皆與漢人無異；宗教信仰，亦與中國相同。但自一九一〇年卻為日本帝國主義所併吞，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軍閥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後，韓國才獲得自由。在日本帝國主義三十六年的殖民統治下，韓人顯然遭受到日本人不少的屠殺與虐待，因而嚴重地影響到日、韓兩國民族間的感情，無形中成為兩國間的歷史仇恨，進而影響到後來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同時，共黨也曾利用它們之間這種矛盾的心理，從中挑撥離間，致使兩國在一九六五年以前的八次會議中，都沒有任何結果。直到一九六五年二月間，始打破這些歷史成見，達成了有關基本關係問題的協議，這是戰後以來日韓兩國最大的成就，也是亞洲國家所歡迎的。

再就經濟方面來說，日韓關係最重要的當以貿易為主，韓國一向依賴日本

的進口或輸出；日本也一向吸收韓國出口的總額中一個很大的百分比，直至二次大戰以後仍然如此。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間，南韓每年出口至日本的貨物，平均佔韓國出口貿易總額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間，韓國用於購買日本貨物的九千三百十一萬八千六百美元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韓國自備的基金付出的。而在一九五四年間，日本則協助南韓在漢城建設一所現代化的印刷工廠，裝置了經過改製及最新型的日本機器，這對於韓國的文化、教育貢獻極大。當時韓國運往日本的貨物包括有：鋼鐵、水產、黑鉛等，佔南韓全部對外貿易的百分之六十，而日本運往南韓的肥料、織物、水泥、電器及紙等，僅佔日本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二十罷了。據說日韓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其貿易情形更爲良好。所以，日、韓兩國政府，當時都很希望早日達成協議，從而將根深蒂固的世仇消除。

尤其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大韓民國自與本日訂約後，其國際地位更因此而提高了。由於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的日、韓談判，以至於日、韓復交，日本向來都是以南韓爲對象的。因而，兩國關係的正常化，顯然日本早就承認了大韓民國的法律地位，而無疑地對中、蘇共所支持的北韓政權地位，則已遭受否定無遺！日本否定北韓的政權地位，等於否定了北平和莫斯科，根據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由前日本外相椎名悅三郎與韓外長李東元代表在漢城所簽訂的「日韓基本關係草約」中的七項條欵如下：

㈠建立外交及領事關係，互派大使及設立領事館。

㈡聲明證實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一切條約與協定，業已廢止無效。

㈢聲明證實大韓民國政府正如聯合國決議所確定的爲唯一合法政府。

㈣尊重並合作遵守聯合國大會的原則。

㈤進行談判締訂商務、漁業、航業及民航運輸等協定。……至於漁業和貿易懸案，雙方則同意於同年三月間，分別該行兩項部長級會談，並決定於同年五月以前完成所有問題的談判，使其條約正式生效。

從以上各項條欵來看，南韓朴正熙總統的政府，不僅是大韓民國的合法政府，也是在聯合國憲章下所產生的唯一韓國的合法政府了。怪不得在戰後那二十年的每次舉行日韓談判時，無不遭到日本共黨和左翼分子，及北韓金日成政權甚至中共毛幫，不遺餘力的反對。大家都知道，一九五九年六月間的日韓遣僑糾紛，就是中共毛幫派遣其特務，慫恿北韓紅十字會從中挑撥起來的，幾乎令到漢城與東京之間，陷於破裂的最危險階段，而中共的目的無非在破壞日韓間關係的談判，使它們永遠無法合作下去。十年前，日、韓達成了廣泛協議，簽訂了「日、韓基本關係草約」之後，北平毛幫更爲之着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二月廿三日的社評叫囂：「在美帝國主義的策劃下，日本佐藤政府及南韓朴正熙集團，於二月二十日簽訂了日韓基本關係條約，並宣稱雙方在和平與安全的名義下緊密合作，以符合整個自由陣線的利益。……這說明了美帝國主義力圖穩住它在亞洲的陣線，除了在東南亞搞起一個軍事集團之外，再糾合一個東北亞軍事集團。……」

儘管北平毛幫的狂吠，甚至後來企圖滲透日本，干涉其內政外交，事實上，前日首相岸信介，爲了「日、美安全協約」而遭共產國際操縱下的日本共黨及左翼分子所鬧垮！可是佐藤榮作上台後，他的政府對中共滲透陰謀則於隨時隨地加以破獲，所以，佐藤上台後，卽極力要完成日韓關係的建立；同時，比較開明的朴正熙總統，爲着整個遠東局勢起見，乃決定捐棄前嫌，對日本也有所讓步，希望日韓關係恢復以後，通過「日、韓基本條約」，將使「美日安全協約」，與「美韓共同防禦協定」及「中韓友好條約」等等，都加以連繫起來，塡補了日本方面的缺口，從而強化東北亞各國的反共防禦力量。這樣一來，無形中已使到一九五一年前中華民國總統蔣公中正所提出，以中華民國、大韓民國、菲律賓及日本四國同盟的議案，似乎重露曙光；尤其是前菲律賓參謀總長桑托斯上將，當時訪問中華民國的跡象顯示，不獨有促成東北亞的同盟，台北「新生報」其時更公開地報導說：「桑托斯將軍訪問台北國府的任務，可能係籌組東北亞反共的軍事同盟。」

可是在戰後的十多年中，菲律賓與日本的問題，遲遲未能解決。本來在一九五五年四月間，日菲兩國曾一度就賠償問題獲得臨時協議，其數額爲美金四億元，但是項協議公佈之後，菲律賓國會卻大爲不滿，認爲如此賠償太不公平，不得已結果協議終於取消。原來菲律賓最初向日本所要求的賠償額爲八十億美元，後來國會認爲最少不能少於八億美元。因此，日菲遲遲未能恢復正常外交關係，而兩國的商務活動，也都由臨時性的貿易協定進行之。菲方若干人士，曾因賠償問題無法解決，都想取銷那次的協定，惟自兩國依照那項協定所進行的貿易，對菲方頗爲有利，所以那一報復性的建議，並未實現；而且兩國關係有所改善。

菲律賓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原甚密切，但爲了旅菲華僑常遭排斥之故，令到馬尼拉與台北方面一度鬧得很不愉快！由於一九五八年六月間，菲政府突擊檢查涉嫌販賣中共物品的華籍商人，並先後沒收幾批達數百萬元以上的奢侈品及痲醉藥品，藉風生浪，幾乎達到排華的最高峯！羣情憤激，要求將二千七百名「非法」入境的華人遣送出境。這批華人是一九四九年間，因逃避中共而以難民身份到那裏的。其中有六百人是永久居留菲律賓的老華僑的子女們；三百三十八人是永久居留菲律賓的母親或妻子，可說都是華僑的直系親屬；此外，也大多數都有直系親屬在菲永久居留者。

照理，他們並不算是非法入境的。而菲國移民局則向政府建議：「將逾期的臨時遊客遣配至中國大陸，或犧牲與中華民國政府絕交，以求取這批遊客遣送至台灣。」尤其更殘忍的是：在一九五二至五七年間，以「莫須有」罪名被囚於「水牢」的華僑富商，最多時竟達三百六十多人！以致中菲關係蒙上了一層暗影，而對於東北亞聯防問題，亦因而受到巨大的影響！一九六七年三月，因爲菲國缺糧估計約四十五萬噸，馬可斯除分向世界各地採購了三十萬公噸外，其餘十五萬噸，則準備向中共購買；到前美總統尼克遜關島談話後，馬可斯更發生了動搖，故此次訪平決非偶然。

快報連串出現的歪論

古鶴翔

在反共陣營中，一定要旗幟鮮明，「堡壘最易在內部攻破」，這是共黨的「名言」，我們必須提高警惕！

在這裏，我想檢查一下快報的「快語」。

一、五月十五日的「快語」

這篇「快語」的題目是：「美國重視刼船事件」，副標題是：「輸家脾氣壞，不容再被辱。」它認爲美國「正如在麻將枱上或馬場裏，贏家受人揶揄可以一笑置之，而輸家總是肝火大旺。」

它又說：「美國雖然受了印支慘敗的影響而顯得暴躁，但在處理這宗事件時還是表現了相當的理智。美國政府一面調兵遣將，一面則訓令其駐北京聯絡處（這是一個沒有大使名義而實際執行大使館職務的機構）勸請中共政府敦促金邊新政權檢點行爲。」

快報說：「中共在這種事情上的經驗，自然比棉共豐富，而且對美國實力和目前心態的瞭解也必更爲透澈。在中共的幕後斡旋之下，相信可使這宗事化險爲夷。」

快報還斥責蘇聯「在事發後十餘小時發佈的首次新聞公報，是指『瑪雅格斯』號是『間諜船』。這使人再一次看到蘇聯在國際糾紛中一貫採取不負責任的流氓作風。」快報攻擊蘇聯「唯恐天下不

年來的快報」逐漸轉變了。記得該報轉變之初，曾刊登了半版「影評」之類的東西，說它是「廣告」吧，分明是「文章」；說它是「文章」吧，又似乎是「廣告」。更可恥的是：其中竟然有「言茜子」的作品，這個「言茜子」卻是「大公報」的「作者」之一。

跟着，「田雪」便「呼籲」中共參加國際性的「禁毒」工作，說沒有證據證明中共種毒販毒，希望中共參加國際性的「禁毒」工作云云。

田雪這種論調，分明是爲中共種毒販毒開脫罪責，值得毛澤東共產黨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加以獎勵，應該獲得「毛澤東獎金」。

快報竟然在「快語」中使用「北京」等字眼，「快語」是快報的「社論」，「快語」的立場便是快報的立場，快報既然印着「中華民國」年號，便不應稱「北平」爲「北京」。這一字之差，便是忠奸之分，便是正邪之別。遠在民國十七年，中華民國政府定都於南京後，即改置「北平特別市」；至民國十九年改稱「北平市」，中共奴役大陸後，在平建「都」，遂再有所謂「北京」之稱。

「大公報」、「文滙報」，以至「明報」等公開媚共擁毛的報刊，很可以稱共「都」爲「北京」，而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刊，絕不應稱「北平」爲「北京」。在「社評」中，更不應如此！（當然，提及民國十七年以前的史實時，即使老萬、岳騫、以至古某人也不能不稱「北京」，但在民國十七年以後，特別是在中共奴役大陸以後，愛國反共的人，決不應稱「北平」爲「京」！）這是立場問題

74 跋——莊嚴的沉痛誓辭

古鶴翔

在四月五日星期六中午，一位朋友打電話約我到大嶼山去住一晚，因爲他的女兒想由大陸逃港，結果被抓回去，而且被共黨毆打到吐血。在這情形下，我不能不陪這位朋友，給他一點安慰。就在五日下午，我們到了大嶼山，那兒黑雲密佈，霧氣迷漫。

我們的話題始終離不開時局，我們痛恨毛澤東共產黨，我們認爲：中國人必須團結在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導下，我們有點躭心蔣總統的健康，因爲他老人家已經很久沒有公開露面了，雖然報章上曾說他的健康已經逐漸好轉。在四月六日早上，滿天烏黑，細雨和濃霧密佈，我們只能困在寺院內。

到了下午，我打電話回家，青冥沉痛地告訴我：「蔣總統逝世了！」

我們立即回香港，已經天黑了。我想購一份晚報看，可是由中環一直問到西區，始終找不到一份晚報，甚至像樣一點的日報，連左報也沒有！

蔣總統逝世了！記得西安事變那年，我在廣州讀書。當西安事變的消息傳來時，人們都激動地盼望着蔣委員長的平安歸來。記得在抗戰時，蔣委員長令我們以希望。

可是勝利以後，由於共黨虛偽的宣傳，「蔣介石」這光輝燦爛的名字曾經受到烏雲遮蓋，不少人對共產黨寄以希望，一向受左傾文人迷惑的古鶴翔，當然不會例外！

亂」。

上面引述的「快語」，第一點應予斥責的自然是稱「北平」為「北京」。此外，快報稱毛政權為「政府」，既稱「政府」，何以又印着「中華民國」年號來騙人入彀？

第二、快報說美國駐平「聯絡處」是「實際執行大使館職務的機構」，實在是捧中共政權為「政府」的掩眼法之一。

第三、蘇聯當然不是好東西，因為它是中共的「爺爺」，但快報之攻擊蘇聯，乃由於「莫斯科眼看中共在高棉佔了上風而懷恨在心」，並非因為蘇聯製造了中共政權，而是因為莫斯科對中共「懷恨在心」。在這裏，快報竟然上演「義犬救主」的活劇了！

第四、快報很想響應中共的「和平共處」政策，滿以為毛政權正在推行「和解」工作；於是捧毛政權是「化險為夷」的天使，認為中共這「贏家」必然為「輸家」美國作調停人。

可惜得很，「唯恐天下不亂」的不單獨是「蘇修」，也是中共集團，其實中共比「蘇修」更想天下大亂。中共的「名言」便是：「越亂越好」。

據基辛格透露：當美國請毛幫轉達對棉共的抗議時，棉共立即通知毛幫，表示願意放人放船，但中共卻隔了二十四小時才將棉共的答覆轉達，這時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已經以武力把問題解決了。

有人問基辛格，中共何以將棉共的答覆拖延了二十四小時，基辛格答道：「我們假定是中共蘭克施樂複印機要經過二十四小時始能完成。」由此可知，中共唯恐天下不亂，但快報卻要把中共裝扮為和平使者！

請看北平「人民日報」五月十七日的「評論」罷：「美國『馬亞克斯號』船侵入柬埔寨領海，對柬埔寨進行挑釁活動。接着，美國公然派出了飛機和海軍陸戰隊，對柬埔寨進行轟炸和入侵。」中共認為美國的救人救船行動是「赤裸裸的海盜行徑」，並表示「堅決支持柬埔寨人民」。

快報千方百計地向中共獻媚，可惜「妾婦之道」不易為，結果卻把主子的心意揣測錯了。

二、五月二十日的「快語」

這一篇快語的題目更荒謬了；「北京副總理與外交新態勢」。

我們只知道中共的頭頭便是中國人民的公敵，但快報卻稱陳永貴、李先念、張春橋、紀登奎、吳桂賢、孫健、鄧小平等為「副總理」，而且並不加上引號。

大概快報的主筆老爺也想加入「副總理」的行列罷，可惜「天不從人願」！

如果香港「解放」了，中共會怎樣對待這種攏文人呢？丁玲和老舍，便是明顯的例子！奉勸那些做「副總理」夢的人，奉勸那些「人民幣萬歲」的小毛蟲，趕快回頭！

三、六月二日的「中外快訊」

「田雪」這篇文章表面上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他強調美國人值得信任，他說：「當蘇聯威脅西柏林生存時，美國以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空運打破封鎖。當蘇聯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而帶頭進入太空時代之後，美國立即急起直追，搶先登陸月球。在古巴飛彈危機中採取果斷堅決行動而使赫魯曉夫仆街。」

「田雪」還說：「莫斯科曲解了當年美國國務卿艾契遜的『太平洋防衛半徑』的演說，以為美國不把朝鮮半島列在防衛半徑之內，於是唆使北韓南侵，導致美軍在仁川登陸而全殲北韓精銳部隊。」

在這裏，「田雪」為什麼一句也不提毛澤東共產黨的「抗美援朝」醜史和血債？難道這是為「今上」隱諱麼？必須知道：蘇共中共是韓戰同謀犯！

更荒謬的是，「田雪」說：「正如一位美國的深資評論家所說，從美國的哲學觀點看來，越南戰爭不是一場正義的戰爭，甘迺廸政府當年捲入越戰是一項錯誤決定。正因為這種介入與美國的基本觀念不符，遂使美國內部發生分裂，終於導致失敗。」

我們知道：越戰的失敗並非由於美國之「介入」，而是由於美國不以雷霆萬鈞之勢向侵略者正面作勢。

我們必須警惕：媚共者目前正在想將越戰化為「內戰」，混淆自由與赤色帝國主義鬪爭分界線。

根據這一論點，北韓南侵將是「內戰」，泰共叛亂也是「內戰」，中共與中華民國之爭也是「內戰」，自由世界決不可予以遏制，否則便是「不義」。「田雪」何其毒也！

快報何以出現這一連串的謬論？如果快報的主持人是愛國之士，必須迅即保證不再出現這一類文章，否則索性正式承認中共是主子罷。切勿在中華民國的旗幟下，為共黨作宣傳！

回歸夢

共黨曾經以「解放」的口號迷惑中國人，事實上卻把八億中國人踏在腳下。由於共黨的殘酷，由於救國自救的理想，我決定逃出共區。

要救中國，要救人類，要救自己，我們便應該團結在中華民國政府周圍，任何游離的力量，都要集中起來。

蔣總統在青年時代，便高瞻遠矚地指出共黨邪惡的本質，因此遭遇到共黨及其同路人的集中攻擊和誣衊。

然而，眞理決不會因謠言而失去其正確，太陽決不會因為烏雲而消失其光芒。

蔣總統崩殂了，然而中正精神永在！

蔣總統崩殂後，人們跪地痛哭，如喪考妣。這哀傷的情景，使我想起難胞被押解回大陸時跪地哀號的慘劇，使我想起慈母向法官跪求不要押解她女兒回共區的苦況。我曾經向學生們介紹蔣故總統的史實，不知怎的，我流淚了。當我看到張發奎將軍回國拜祭蔣故總統的消息時，我流淚了。張將軍表示不願逗留在殖民地，希望「和祖國的脈搏一同跳動」，這是多麼令人感動的壯語啊！

蔣故總統是中華民國的象徵，是北伐英雄，是抗戰領袖，是反共的旗手！蔣故總統之喪，不僅是八億中國人民無可比擬的損失，也是自由世界嚴重的損失！

為了紀念蔣故總統，我們必須貫徹「中正精神」，必須更緊密地團結在嚴總統和蔣院長周圍，我們一定要戰勝共黨，光復神州。

「回歸夢」醒了，我們要化悲哀為光復神州的動力：中華民國萬歲，自由萬歲！（完）

「變色蟲」的秘密

雁聲

人們經常看到：桑蠶在成蟲以後，起初披着白色的「外衣」，成長的中間階段又帶着「淡靑」的顏色，到最後「作繭自縛」時——已經變成透明的黃色了（倘是得病而斃，就變成黑褐色）。猶有一種「變質蟲」，即中藥店舖出售的「冬蟲夏草」：冬天來，它就變做蟲；夏天來，它就變草——但還是「萬變不離其宗」。

人類社會，也莫不如此：在同一類的「陣營」中，經常有這種「變色蟲」的出現。老毛也深明此道，其一生最拿手的花招，就是利用「統一戰綫」這塊招牌，替他打下了江山，這是基於他的所謂「敵中有我，我中有敵」的觀念，所以他的內心：愛國民黨「貳臣」，倒勝過愛共產黨的「元勳」多矣——「文革」的事實可證：張治中、傅作義、邵力子，「廟堂」巋然不動；林彪、陳伯達、劉少奇死無葬身之地。

此次十個「李陵式」的「戰犯」，放來香港其最大的目的，也就是要爭取其所謂之「敵中有我」的潛伏和「同情者」……宋理學家朱熹曾提出彰善而彈惡的一個辦法，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然的話，在同一陣營中，「變色蟲」之「腐蝕」，要遠勝明槍的敵人厲害，蓋其善變的「保護色」，有巧奪造化之妙。

譬如，有些人表面上在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紙，寫專欄、寫社論，他們偏偏要寫一些向敵方「暗送秋波」、「脈脈含情」的句調或「隱語」，似

圖衣食足矣。設使對紅朝的「富強」而「心焉嚮往的……」但也只可暗嘆，「恨不相逢未嫁時」了！豈可大張旗鼓耶？

木有本，水有源，「變色蟲」也是「淵源有自」。「變色蟲」之所以會「變」，多是由「實力觀」所支配的，他們看問題，不是以「正義」與「非正義」來衡量的，往往被眼前的「實力」所驚昏，心想：敵方有原子彈了，又地廣物博啊，兵多將廣啊，外交聲勢顯赫啊……可是就看不到歷史上有唐「天寶之亂」，宋「靖康之亂」前——朝廷貌似「強大」的廻光反照！他們更不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古成語，他們也不相信「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歷史規律，唯目前之馬首是瞻，馬屁是臭。

這種人，一旦「眞理派」勝利了，馬上靠攏過來，恭維拍馬，歌頌昇平，但他們又自以為個人「哲學」（實力觀）「勝利」了。「不是嗎？你們看，站在『這邊』的人又是這麼多了，我的哲學千眞萬確」云云。

「正義觀」的人，恰恰是與「實力觀」冰炭不相容的：他們不管如何的貌似強大，只要是暴政虐民，遍地聽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呼聲後，就深信「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歷史因果律（只不過是時間的遲早問題）。

五千年來的中國文明史告訴我們：「正義觀」是歷史的主流，「實力觀」只是歷史的支流（但主流往往被支流所干擾和「左右」）。「勝者為王，敗者為賊」這句話，只是「支流」中的「一葉扁舟」，但最終還是「不盡長江滾滾來」……。

路過衡陽

寒梅

衡陽，是湖南省名城之一。抗戰期間，以四十七天浴血保衛戰轟動中外。

負責指揮衡陽浴血保衛戰的方先覺將軍，是二〇七師的第一任師長，後來調長二〇六師，二〇七師師長才交由羅友倫將軍接替。

部隊路過衡陽，停留了二天，以便車隊進行保養的工作，部隊本身也要處理有關補給的事宜。

激烈血戰過後的衡陽，元氣未復，街頭巷尾，依然是斷牆頹壁，滿目瘡痍，想起日軍侵華的暴行血債，造成同胞流離失所，生靈塗炭的國恨家仇，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已解除武裝，向我政府投降的日本軍隊，還有一部份留在衡陽待命遣返日本去。每天早上，仍可見到一羣羣面容憔悴，狼狽不堪的日軍，來往碼頭擔任搬運的工作，他們一個個垂頭喪氣的神態，將侵略失敗者的悲慘下場，流露無遺。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個歷史的教訓，對日本軍閥來說，應該是值得痛定思痛的了……。

奴性十足

柳葉綠

古語中有「人云亦云」一詞，現代子句中也有「主人放一個屁，人們都說是香的」一句。許多人喜歡仗着別人的架子做事，或是以沾別人的光為榮，這使有資格說話的人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總是佔盡了鰲頭。

這裏有個笑話，是說某地出了一個權威，擁有幾個「羣眾」，「羣眾」對權威十分賞識，而且崇拜得五體投地，很多時候，大家談在一起，都有些同一鼻孔出氣之慨。

一天，權威大發議論起來，他說目前的世界已經漸漸進入一個性解放的年代，人們的主要興趣在於以玩性愛去消除不滿的情緒。羣眾甲聽了，覺得這話很有道理，就連忙回答：

「閣下，你說的都是事實。」

接着，羣眾乙也跟着回答：

「這是趨勢，閣下倒不愧為素有研究的人。」

到第二天，權威又出來了，他對「羣眾」說：

「人家批評抽鴉片烟是一種流氓的嗜好，我看這些人，根本不通現實，抽鴉片烟應該說是一種享受呀！」

羣眾甲馬上睜大眼睛，咧開嘴唇，回答：

「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特別後面二句：蘊藏着無限的「故國之思」。）

諸如什麼「國事論者的態度」、「台灣無望論」、「二十五年的前瞻與回顧」……這類「文章」只能騙三歲孩童，豈能瞞七尺之軀，這就無怪乎「秋波欲送」而「春風頓阻」了。當「路見不平」的人指責了後，又老羞成怒「借刀殺人」，硬當做「個人恩怨」一回事；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話，應當捫心有愧。潛身縮首，苟

少不了辣上加辣，醬油碟子更是辣得夠味。有的當地人飲酒時，什麼菜都可免了，手上咬着一個生辣子，就可以代替山珍海味的佳肴，津津有味的樂在其中了。

到衡陽的當地人家去作客吃飯，如果無法欣賞辣味，那就只有用開水泡飯了。爲的是菜湯裏面也是用辣仔粉當味精的，無論是男女老少，不分是菜是湯，不加辣仔就索然無味，就連小孩子也可以用辣湯當茶飲！在當地聽過一則笑話，這則笑話可能是編造的：有位外來的客人，在衡陽人家作客吃晚飯，見到三歲的小孩手執辣仔當做鷄腿咬，大感驚訝！便問主人：小孩不怕辣嗎？主人回答說：怕什麼，小孩子入口的東西如果不夠辣，還會大哭大鬧哩！來客更感到奇中奇了。主人解釋說：這有什麼好奇怪呢？孩子一生下來，從含奶的那天開始，做媽媽的餵奶時，就在奶頭上抹些辣仔汁給嬰兒調味了！長大了不吃辣怎肯呢？

事隔多年，想起在衡陽吃辣，猶覺回味無窮哩！

物，不能說是好，也不能說是壞。

羣眾甲和羣眾乙都十分欣賞權威的這一發言，便齊聲地附和：

「閣下到底唸完了大學，看問題往往一針見血。」

其實，這些「羣眾」都人云亦云，投機逢迎，沒有了自己。只要有人在旁邊吹笛，他們就挺而敲打鑼鼓；假使後面有人打氣，他們還會往前面猛拍馬屁。大概這些「羣眾」都是「托小腳派」，受了主人的恩惠，就說主人的話。主人多給他們捧場，他們還要高興的忘掉了天上地下。

主人與狗

霍雲霄

一位青年朋友與女友拍拖，給一條流浪狗跟了一小時，兩人坐下來看那小狗，並沒有生皮膚病，活潑馴服，男友在女友鼓勵下，將流浪狗帶回家來，給小狗取一個名字叫「樂觀」，這個樂觀現在已成爲他們一家人的寵物了。他們雖然不知道樂觀爲什麼會成爲流浪狗，是迷失的或是因爲主人玩厭了將牠棄掉的。在流浪的日子，牠如果是悲觀的，不容易再去向陌生的路人表示喜悅與討好。牠向陌生人表示友好與喜悅以到被人收容的過程，相信不知失望多少次。也許因爲牠心裏根本沒有失望的想法，所以才不斷地去取悅別人。不過牠只是一隻狗，當然連樂觀是什麼也不知道。牠所以取悅人，只可說是受前任主人訓練出來的生活習慣而已。

狗之爲物，是因爲不有信任陌生人而只信任主人的天性，才成爲忠心的守衛者。此時此地的狗，負有守衛作用的狗已不多見，牠的被人飼養，只爲了取悅主人而存在。有些小狗，見了陌生人，也還流露一點守衛本性，汪汪吠幾聲，但只要陌生人對他表示一點友善，就很快可成爲朋友，負有爲主人做守衛責任的狗，生命是很危險的，這類狗，只懂得馴服，不懂得取悅，主人不需要牠時只遠遠守住崗位，不會熱情洋溢的去逗主人與牠玩。那頭狗，性情不會樂觀，甚至可說是悲觀，但牠會比只供做寵物的玩具狗幸運，很難有主人忍心將牠棄掉。也很少迷失，牠雖然迷失了，可能會因那股懷念故主的愛心使牠找到回家的道路。因爲對主人的愛已形成牠的信仰力量。悲觀的狗通常是異常敏感，懷疑一切。樂觀的狗是以作玩具狗爲樂，兩種類型的狗都各自有成功的條件。但前者與主人的關係是建立在主人的需要上，後者則建立在主人的喜愛上。通常有些人贏了錢回家去抱着小狗接吻，輸了錢回去將小狗打的片體鱗傷，想像中那些狗都是屬於樂觀型的狗，不會是悲觀型的狗。

狗的樂觀或悲觀，可能不是本性的，而是狗主人用自己的喜愛製造出來的，要是狗也會寫文章的話，相信悲觀的狗，會寫出用牠的敏感嗅出的種種存在的危機，樂觀的狗，可能會喜歡談風月唱唱低調，甚至新潮一些，大可寫其鹹濕小說。悲觀的狗要是迷失之後，沒法回家，命運已注定要受人道毀滅，樂觀的狗可能絕處逢生找到新的主人。像我認識的那位青年朋友一樣，也許他將樂觀的名貴品質飼養出來，明年狗展的時候，可以爲親上人撈到一個冠軍金杯也未可知。

幸運之神，老是只向樂觀的狗伸出友誼之手，它是如此不公平的。悲觀的狗爲了生存，不可迷失，一再迷失就非走上絕路不可。

要是有人問我，如果是一條狗，願意做樂觀狗還是做悲觀狗，我可以毫不考慮的寧願做悲觀狗，至低限度悲觀狗可以用真誠來與主人相處，不必熱情如火，搞其人狗戀那類古怪把戲。萬一迷失了，人道毀滅也不算得如何可悲的。至低限度牠生來是狗，牠也活得像條狗，盡狗做了的責任。記得三年前曾看過一則有趣的新聞故事，有三個賊人打刧一家住宅，將住宅中三個人都綁起來，賊人洗刧過後走了，後來有記者來訪問，攝了該住宅那張狗的圖片，那是一隻白色拳師狗，被刧的人說，賊來刧時，那畜生匿到梳化底下去，吠也不敢吠，看那隻狗樣子很漂亮，我想如果拿牠去參加狗展，可能會得獎呢！

印度吞併錫金前後

樵子

印度國會不理鄰邦中共的叫囂，於四月底以壓倒性的多數票，通過總理甘地夫人所提「憲法修正案」，將保護國錫金正式併入版圖，成為印度一個省。

錫金原名孟哲雄，位於我國西藏與印度、尼泊爾、不丹之十字通道，面積二千八百一十八平方公哩，人口約有二十多萬，英國勢力在亞洲擴張時，錫金亦為其統治範圍，印度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脫離英國獨立，錫金之命運即由英人之手轉移印度，成為印度保護國。錫金人民反對這種轉移，曾多次爆發獨立運動。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印度與錫金開始談判，隨訂一項新約，規定錫金仍為印度保護國，但在內政方面實行自治，錫金之對外政治、經濟、財政等則由印度主持，印度政府並負責錫金之防務及其領土完整，並有權在錫金各地駐兵，同時還統制其交通系統，並有權建築戰略目的之道路。根據簽訂的新約，印度早已成為錫金的宗主國，和今日成為印度的一個省，只是政體上的不同。

西藏西邊喜馬拉雅山下幾個小國，如尼泊爾、不丹和錫金，以前都是中國版圖，清光緒十六年以後，才相繼脫離中國版圖，顯然受到英國人的嗾使，以後都變成英國統治區。

一八一五年英國和尼泊爾簽訂「英尼條約」，英國派有代表駐紮尼泊爾，於是用政治手段就把這個小國置於自己勢力範圍成為保護國，一直到印度獨立。

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後，即有意吞併錫金，由於當時的總理尼赫魯反對而作罷，誰知二十五年後到這個小國非常重要，於是處心積慮，企圖完全控制這個位於喜馬拉雅山下，中國大陸及印度邊界的戰略要衝。

一九六三年曾受西方教育的錫金王子南雅爾，與美國名媛蔻扇克小姐結婚，婚後一月，相偕回到祖國。老王駕崩後，南雅爾繼任王位，冊封蔻克小姐為皇后。這位國王和皇后是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當然不甘自己國家受印度控制，積極爭取更多獨立權，並設法與英、美接觸準備加入聯合國，南雅爾這些做法和想法，當然與印度的政治利益相抵觸；印度擔心，錫金一旦加入聯合國組織，就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印度必須撤回在錫金的駐軍及一切政治和經濟實力，要是中共乘虛而入，則無異取得通往印度重要山隘口的控制權，構成對印度的直接威脅。這層顧慮令甘地夫人甘冒世界輿論指責的危險，決心合併錫金。

此說並非印度吞併錫金的一種藉口，有事實可以左證。

一九六五年九月，印度與巴基斯坦發生軍事衝突，中共為了表示支持巴基斯坦，故作姿態，向印度提出通牒，限印度於三日內撤去設於西藏與錫金邊境的駐軍及軍事設備，雖然這種大聲挾恐，印度沒有理會，但卻增強印度急於要將錫金置於控制之下的決心。終於機會來了，印度沒有花費多少力量，輕巧的把錫金掠了過來。

一九七三年由於選舉法例修改問題，錫金首都甘托克發生少見的騷動，數十名尼亞列斯族人，列隊到王宮前示威，要求民主改革，並高喊反對南雅爾國王和蔻克皇后，本來這種有秩序的遊行示威，在自由世界司空見慣，而年輕的國王夫婦，對此情緒激昂的群眾，束手無策，只好請求印度派兵協助鎮壓，亂平了，秩序也恢復了，可是錫金的一切大權完全落在印度手中，南雅爾保有的只賸一個徒具形勢的王座。

一位教師朋友特別要求我陪他去看日本三禺研次導演的佛祖傳記「釋迦」，我朋友是一位教師，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邀我看「釋迦」並不是有意勸我改信佛教，他自己家中除了佛書之外也有新舊約聖經，我的家庭對上幾代也是佛教家庭。

記得「釋迦」在本港首映時是一九六三年，當時我尚沒有園地寫稿了，但現在翻看舊筆記，也發覺當年對該片寫了整整二頁分析資料，可是這次重看之後，覺得當年對這部電影的看法，以今日觀點看，可有不少地方是該修正。

看完了電影，偕朋友去素吃館晚飯。朋友說：我看過三遍了，但總覺得電影中的佛祖與佛教的佛祖距離太遠了，可是我又說不出距離在那裏。朋友再問我，假使由你來拍

電影中

孔子」覺得電影是將孔子的一生事蹟，很忠實的搬上銀幕，但並不得到影評家的好評。

美國電影，也有過「耶穌基督傳」、「萬王之王」以到去年首映遭受基督徒評擊的「萬世巨星」，都沒法拍出一點點基督徒想像中的耶穌的精神形象。

熟知佛經的人，從電影看到釋迦事蹟，

度派駐錫金首都甘托克的官員，居然漠視南雅爾王朝的存在，自行草擬新憲法，南雅爾抗議也不理會，至此國王連一點權力也沒有了。他的美籍皇后，見大勢已去，專心的携着子女，回美國定居去了。

一九七四年九月，甘地夫人在國會致詞時強調錫金歸併印度之重要性，遂以壓倒性票數通過這個王國併入印度的憲法修正草案，使錫金成爲印度屬地，地位與省相等，在國會中，有兩個議員席位。

錫金是一個王國，國王尚存，印度又不能直接用政變方式把他推翻，於是甘地夫人於今年四月間更露骨的支持錫金國會決議廢除錫金君主政體，這是尋求併入版圖最具體的辦法，但是一部份不願做亡國之民的議員，卻反對這種意見；預測反君主主義者將運用多數人的力量，將通過舉行某種形式的公民投票表決，以期獲得錫金二十萬人民對該決議案的認可。

不管錫金的國會將用什麼方式作廢除君主制的表決，但這位五十一歲的國王已被印軍拉下王座，軟禁於王宮裏了。

錫金並不是無兵之國，他有一營軍隊是不管打仗只是擺擺樣子的。例如外國元首駕臨，需要那些穿得頗爲漂亮的軍隊作仗儀隊，再是擔任守皇宮的「御林軍」。

一個月前，這些養尊處優的「御林軍」眞的開火了，那是和印度軍隊表演打戰，打了幾個鐘頭，沒有一人傷亡，保持錫金軍隊不流血的傳統。經過戲劇化的短暫的槍戰後，「御林軍」被制服了，全部被解除武裝。據印度發佈消息，南雅爾國王，由印度軍隊「予以保護」。印度似乎還需假這位國王之手，完全吞併的工作。

南雅爾是受西方自由民主的薰陶，對集權主義不大欣賞，因而他是亞洲的反共領袖之一，去年他曾向西方記者感慨的說：「我們除了接受印度的保護之外，還有什麼可以選擇呢！」當時記者再問他，何以不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助呢？他回答得很乾脆，「任何一個思想實際的人，都知道投靠中共對錫金並沒有什麼好處。」言外之意，前面是狼，後面是虎，反正錫金是完蛋了。

迦與佛教徒心中釋迦

林巽

類，又經過六年苦修默想，他的智慧，進入了最高境界，然後將陷害他的人一一化解。在文化歷史上，他的化敵爲友工作可說是空前絕後。

從電影中，寫出當年貴族生活的無意義，除了奴役別人，浪費財富之外，差不多每個貴族人物都參與互相爭權互相陷害的殘忍行爲。又寫出當年印度貧民生活的悲慘，瘟疫，旱災的可怕。雖然導演如此用功，但對於佛祖的精神形象，仍是沒法表現出來。

不論孔子也好，釋迦也好，耶穌也好，他們的一生事蹟，並不如何離奇曲折，反之很單純，如果我們肯從這三個人物生命去探索的話，不是從這傳記中的生命會探索得些什麼，但只要從這三個人物給後代所產生的影響力想起。孔子與釋迦在東方文化社會，一直影響了二千五百年，耶穌在西方社會，一直影響了二千年。沒有人能否定這三個人是人類精神文明的三大源頭。我們如要從如此單純的傳記故事，其主人翁的影響力竟如此的深遠廣大，這個神秘原因在那裏？

我的朋友打趣說：釋迦、孔子、耶穌的影響功力不是地球上任何一個人可做到的，因此他承認的確像聖經上所說：有些人的確有來自天上的聖靈力量才能做到。這種看法，我們沒法肯定，也沒法否定。

釋迦的少年，是一個能文能武的太子，他並沒有受到任何阻抑與打擊，爲什麼忽然

孔子的前段，也不過是一名當時在仕途中的知識分子。耶穌亦是一個木匠的兒子，三十歲才開始做傳道工作。三十三歲便被釘十字架。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不是能用人的智慧去尋求到答案的故事。

從電影構思看，如釋迦將一個爲奪位的繼母陷害的古拉那王子拯救歸依佛教。史達太子與父王，母后一段傳奇的寃怨，完全是商業電影的傳奇格局，拍的可有流行小說的情調。並誇張了羅門的邪教與佛教鬪法的神蹟，那是日本公式特技鏡頭，看慣日本電影的人，很難得從那些特技鏡頭背後，想出任何特殊意義。佛祖以專吃小孩子的母夜叉爲徒的一段，對於古老印度人民的脆弱與迷信，可有過份的渲染，這可能又是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感作祟。

釋迦拍攝於日本電影事業全勝時代，日本製片家在其中拍了不少賣弄豪華場面的戲。顯然是受到「十誡」及「埃及妖后」這類美國電影的影響，不過釋迦比起日本拍的「秦始皇」當然好得多了。

像釋迦這類電影的大場面，它的基本缺點是導演對大場面太過着意，因此在觀眾印象中，所有大場面可有使觀眾單獨看賽會場景的味道，它與主人翁的精神形象是流離的。於是想到像「亂世佳人」與「戰爭與和平」那樣做到每一個大場面都與主人翁的精神影子有密切的關係。那當屬難能可貴了。

「釋迦」電影中最弱的是寫釋迦六年苦修的一段，藝術匠人沒法捕捉主人翁的精神感受，因此電影中出現環繞釋迦四週的幻象，只是一些零亂淺薄的印象。釋迦內心感受怎麼樣，藝術匠人沒法表達，然而這一個段落，卻是釋迦一生事蹟上最重要的關鍵。不過我深信，即使表達得更好些效果仍然不會理想的。因爲釋迦給後世的人二千五百多年的影響力，在後人想像中，那種精神境界，任何大師，也沒法表達出來的。但要表現得比較好，也得憑導演豐富的想像力與創造能力才行，不幸得很，凡拍商業電影的導演，都是善於改裝與拼湊別人的東西，本身想像力卻是很差的。商業電影藝術匠人至多只能成爲一名巧匠，難以成爲一名意匠。因此，可以這麼說：日本製片家拍釋迦最大的錯誤，還是聘一名商業電影導演三隅研次來執導這部片，如果改由黑澤明來拍，效果相信就不同了。

秧歌

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書名大可以題作「餓」字，——寫的眞細緻，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讀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適 一九五五，一，廿五

【3】

張愛玲

有時候她的話與當時的話題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永遠是節拍湊得很準，有板有眼，有腔有調。「咳！現在好嘍！窮人翻身嘍！現在跟從前兩樣嘍！要不是毛主席，我們那有今天呀？要不是革命黨來了，我們窮人受罪不知道受到那年呵！」譚大娘把共產黨與革命黨有點搞不清楚，她一直稱共產黨爲革命黨，有時候甚至於稱他們爲國民黨。但是在她這年齡，這錯誤似乎情有可原。整個地說來，她給費同志的印象相當好，難得看見像她這樣前進的老太婆。

她逼着新郎的母親多吃一點，說：「你只顧忙別人嘍！自己餓肚子！」女主人替阿招夾菜，譚大娘就又對阿招說：「你瞧人家多喜歡你呀！你今天住這兒吧？不回去了，嗯？——你姑姑今天也不回去，你願意跟着你姑姑，你也住下吧，不是捨不得她嗎？昨天不是還哭了嗎？」

那小女孩安靜地繼續吃她的飯，她的黑眼睛烏沉沉的，一點也沒有激動的樣子。

譚大娘又嚇唬她：「我們走了，不帶你走。你爹今天不帶你回去了。你想有這麼容易的事呀——吃飽了肚子，抹抹嘴上的油，站起來就走？把你賣給人家嘍！」

大家都笑了。女主人說，「嗳，你打今天起就住這兒了，不回去了。」

那孩子沒有說什麼。也許她是被一重重的疑懼包圍着，也許不，完全看不出來。但是一吃完了飯，她就跑到金根旁邊，拉住他的手，一直不放鬆。他走到那裏她都跟來跟去。

吃完了喜酒，照例鬧房。不過今天大家彷彿都有點顧忌，因爲有幹部在座。但是費同志顯然是要「與民同樂」的樣子，還領着頭起鬨，因之大家也就漸漸地熱鬧起來了。有一個人喊着「要新郎新娘拉手。」譚大娘做了新娘的代言人，替她推托，又替她還價。爭論了半天之後，是譚大娘讓了步，把新郎新娘的手牽到一起，算是握了一握。

然後又有人要求新娘坐在新郎膝蓋上，叫一聲「哥哥」。這要求一提出來，大家都笑不可仰。新郎急了，想溜，又給拉了回來，捺在床沿上坐下。這一次的交涉更費時間了。

「好！好！」鬧得最凶的一個人終於氣憤憤地說：「新娘子不給面子。」

「叔叔，你別生氣！」譚大娘照着新娘的稱呼向他陪禮。「哪！叫新娘子給你倒碗茶。」

「誰要吃什麼茶？」

新娘始終低着頭坐着，一動也不動，也沒有一絲笑容。成了僵持的局面，最後還是費同志提議，叫新娘子唱歌，作爲一個妥協的辦法。譚大娘又給講價，講成只限一支歌。金花終於站了起來，斜倚在桌子角上，又把身子背了過去，面對着牆，唱了八路軍進行曲。

「再來一個！再來一個！」費同志劈劈拍拍鼓着掌叫了起來，大家也都響應着。

「好吧！再來一個！」譚大娘說。「唱過了這一個，可得讓新娘子歇歇了。時候也不早了，我們要回來也該動身了。」

客人們依舊不肯鬆口，並沒有答應聽完這一支就走。磨了半天，新娘還是屈服了。這一次她是細聲細氣地唱了「嗨啦啦！」那也是她在冬學班上學會的一支新歌。

「嗨啦啦啦！
嗨啦啦啦！
天上起紅霞啊呀！
地上開紅花啊呀！」

費同志走上來扯她的手臂。「嗳，轉過身來，別儘把背對着人。」

她掙脫了手臂，他又去拉她，而且突然笑了起來。笑聲響亮而清脆，那聲音彷彿也帶着一絲詫異的意味。在那短短的掙扎中，她把他猛力一推，他撞到桌子上，一隻茶碗跌到地下砸得粉碎。

「歲歲平安！」譚大娘馬上說，幾乎是機械地說了出來。

費同志臉上有點不確定的樣子，彷彿還沒有決定採取一種什麼態度。那邊譚大娘不等他發作，倒已經嚷了起來：「嗳喲！你這位新娘子怎麼脾氣這麼大？這都是跟你鬧着玩的呀！你沒聽見說「越鬧越發」嗎？這要是人家費同志也跟你一樣孩子脾氣，這還得了嗎？人家要是認眞起來，不生氣才怪呢！」

她別過臉來，又向新娘的婆婆道歉。「你別生氣呀，老姐姐！我們這姑娘苦在爹娘死得早，自小

沒人管教，一點規矩都不懂，以後這可就是你的事啦，老姐姐！全靠你教訓了。這回你就看我面上，不去計較她了。你瞧人家費同志，多寬宏大量，一點也沒生氣。」

費同志被她幾句話罩住了，倒也不好意思怎樣了，只得淡淡地笑了笑，一抬手，把帽子扶了扶正：「這新娘子脾氣可眞大。新郎可得小心點，不然準得怕老婆。」他笑了兩聲。

事情算是過去了，然而婆婆的臉色仍舊非常難看。當着這些客人，給他們家丟了臉。從表面上看來，彷彿不能怪新娘子，但當然還是他自己招來的。而且也怕幹部從此記了仇，日久天長，免不了要跟他們家找岔兒。但是今天新娘子第一天過門，婆婆當然也不好說什麼。然而空氣還是很僵，大家不久也就散了。

金根抱着阿招，譚老大與譚大娘領着幾個孫子，一路回去。有月亮，所以沒點燈籠。走了有這麼一截子路，離周村很遠了，在月光中穿過沉寂的田野，金根這時候才開口向老頭子說：「那費同志不是個好人。」

老頭子微微嘆了口氣，和金根說話，他總是很留心的。「唉！也有好有壞呵！」他說。

老婦人接上來，寬宥地說，「這些幹部也可憐，整年不讓回家去。他橫是也冷淸的慌。」

金根不作聲。

「金花那婆婆是個厲害的！」老婦人說。「那有新娘子第一天過門就給臉子看的。好厲害！」她稍有點幸災樂禍地說。

「現在不怕了。有婦會。」

「噯，那倒是。現在有婦會囉！還說要開什麼『媳婦會』，專門鬪婆婆。咳！現在這時候做婆婆也不容易呵！」譚大娘苦笑着說。她自己也是做婆婆的人。

金根沉默了一會，卻又說：「不過也沒準，全在乎這村子裏的幹部。」

老夫婦沒有接口。他們大家都記得桃溪的那個女人，到村公所去告她婆婆虐待，請求離婚。被幹部把她綑在樹上打了一頓，送回婆家去。村子裏許多守舊的人聽見了，都很贊成。但是大家都覺得她婆家似乎太過於了，她回來以後，被他們吊上了起來，公、婆、小叔、丈夫幾個人輪流地打，打斷三根大棍子。彷彿打斷一根也就差不多了。

在田徑上走着，譚老大的一個孫子失腳滑了下去，跌了一跤。老夫婦停下來替他揉腿，金根一個人走在前面，阿招已經睡着了。月亮高高地在頭上。長圓形的月亮，白而冷，像一顆新剝出來的蓮子。那黝暗的天空，沒有顏色，也沒有雲，空空洞洞四面罩下來，荒涼到極點，往前走着，面前在黑暗中現出一條彎彎曲曲淡白的小路。路邊時而有停棺材的小屋，低低地蹲伏在田野裏。家裏的人沒有錢埋葬，就造了這簡陋的小屋，暫時停放着。房子不比一個人的身體大多少，但是也和他們家裏的房子一樣，是白粉牆、烏鱗瓦。不知道怎麼，卻也沒有玩具的意味。而是像狗屋，讓死者像忠心的狗一樣，在這裏看守着他摯愛的田地。

金根還沒走到一半路，吃的一頓晚飯倒已經消化掉了，又餓了起來。在這一個階段，倒並不是不愉快的感覺，人彷彿裏面空空的，乾乾淨淨，整個的人輕飄飄的，就像是可以顚倒過來，在天上走，繞着月亮跑着跳着。他自己也覺得有點奇異，這肚子簡直是個無底洞，辛辛苦苦一年做到頭，永遠也塡不滿它。

阿招突然說起話來。「還沒到家呀，爸爸？」

「不要張嘴——風大。嘴閉緊了。」

向家裏走着，那黑暗的寂寞的家，他不由得更加想念他的妻起來。剛才在周家鬧房的時候，他就想起他自己結婚那天，鬧房的時候。賀客們照例提出無數要求，彷彿比那次都鬧得凶，大概也許因爲新娘子特別漂亮的緣故。就連最後，客人終於散了，還有幾個躲在窗戶底下偷聽，放了一串炮竹來嚇他們。

大家都說他這老婆最漂亮。也許人家都想着，這樣漂亮的老婆，怎麼放心讓她一個人在城裏這些年。女人上城去幫傭，做廠，往往就會變了心，拿出一筆錢來，把丈夫離掉。不知道怎麼，他就從來沒有想到過，她可會也這樣。每次還沒想到這裏，思想就自動地停住了，也不知道是他對她有很大的信心，還是他下意識地對於這件事懷着極大的恐懼，還是另有別的原因。

也許他實在是心裏非常不安定，自己並不知道。也許他已經懷疑得太久了，所以就連她現在說要回來，他都還不大放心。自從她走了，他就一直覺得慚愧，爲了這麼一點錢，就把夫妻拆散了。夜裏想她想得睡不着覺的時候，他想她心裏一定也看不起他，他們再也不能像從前一樣了。

想着她，就像心裏有一個飄忽的小小的火焰，彷彿在大風裏兩隻手護着一個小火焰，怕它吹滅了，而那火舌頭亂溜亂躥，卻把手掌心燙得很痛。

他不願意想到最後一次見她的時候。那是那一年鄉下不平靖，到處拉伕，許多年輕人怕拉伕，都往城裏跑。所以他也到上海去找工作，順便去看看他老婆月香。

他從來沒上城去過，大城市裏房子有山一樣高，馬路上無數車輛哄通哄通，像大河一樣地流着。處處人都欺侮他，不是大聲吆喝就是笑。他一輩子也沒覺得自己不如人，這是第一次他自己覺得呆頭呆腦的，剃了個光頭，穿着不合身的太緊的褂褲。他有個表兄是個看街堂的巡警，他住在表兄那裏，每天到月香幫傭的人家去看她。一有空就下樓來，陪他在廚房裏坐着，靠牆擱着一張油膩膩的方桌，兩人各據了一面。她問候村子裏的人，和近鄉所有的親戚，個個都問到了。他一一回答，帶着一絲微笑。他永遠是臉朝外坐着，眼睛並不朝她看，身體向前傾，兩肘撐在膝蓋上，十指交叉着鈎在一起。他們的談話是斷斷續續的，但是總不能讓它完全中斷，因爲進進出出的人很多，如果兩人坐在一起不說話，被人看見一定覺得很奇怪。金根向來不大說話的，他覺得他從來一輩子也沒說過那麼許多話。

那水門汀舖地的廚房，開出門去就是街堂。那一向常常下雨，他打了傘來，月香總是把那水滴滴的傘撐開來晾乾，傘柄插在那半截小門上的矮欄杆裏。那小門漆着污膩的暗紅色。在那昏黑的廚房，那橙黃色的油紙傘高高掛着，又大又圓，如同一輪落日。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第二天一早，周恩來來了，見到毛澤東問題：「主席昨天見到蔣先生談些什麼？」

藍蘋抿嘴笑道：「副主席同志，談些什麼？你會不知道嗎？」

周恩來愕了一下，白臉有點發紅，說道：「主席未同我講，我怎會知道。」

毛澤東怕藍蘋再說下去，當時說道：「蔣先生同我談了三個鐘頭，談話內容，我也不完全記得，不過重心在於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

周恩來問道：「主席當時怎麼說？」

毛澤東說道：「這些口號是我們提出來的，我總不能反對。」

藍蘋插嘴道：「你為什麼要反對呢？」

周恩來說道：「江青同志說的不錯，主席實在不必反對，不過，這只是大原則，細節恐怕還要慢慢研究。」

毛澤東點頭道：「我當時也是這樣答覆蔣先生，最好由次一級人員仔細商討，蔣先生也同意了，恐怕要多辛苦你了。」

周恩來說道：「我當然要按照主席指示去談判，不過，我一個人不成，要多幾位才好。」

毛澤東說道：「王若飛同志在此地，可以幫你手。」

周恩來說道：「最好林老也參加。」

毛澤東說道：「林老年紀大了，又有一個年輕的愛人，精力不繼，你何必拉他幫手。」

藍蘋嬌笑道：「副主席同志，你是不是怕潤之不相信你，所以要拉上活曹操。」

周恩來白臉一紅，說道：「那有這樣的事，主席一向對我推心置腹。」

毛澤東也明白了，說道：「恩來同志，目前抗戰已經勝利，整個形勢完全變化，我們要在中國政壇上立足，非同國民黨合作，非接受蔣先生領導不可，這不是說我沒有志氣，實在是形勢如此，沒有辦法不低頭。」

周恩來陪笑道：「主席不說，我也不便說，實際上我們自從二十六年九月發表宣言，共赴國難以來，即一直受蔣先生領導，也無所謂低頭不低頭。」

毛澤東說道：「所以你放心去談，只求能解決問題，無論談出什麼結果，我都支持你，若是口不應心，說了不算，就叫我……」

藍蘋上去抿住毛澤東的嘴，說道：「你又賭什麼咒，周副主席還會不相信你的話。」

周恩來忍住笑點頭道：「我絕對相信，主席請放心。」

毛澤東說道：「你相信我，就同王若飛同志去談，對方可能又是張文白與王雪艇，大家都是自己人，一切皆好商量。」

周恩來說道：「談判經過，我隨時向主席報告，一切都要主席領導。」

藍蘋嬌笑道：「副主席同志，不必談誰領導誰了，將來都到政府作官，一切全要靠你關照。」

周恩來笑道：「江青同志真會說笑話，就算我黨參加政府，主席的地位也比我高，怎麼要我關照。」

藍蘋說道：「話不是這麼說，你從北伐就跟隨委員長，你們是老長官，老部下，情份自然不同，潤之同委員長沒有半點關係，將來在委員長面前，還希望你美言幾句。」

周恩來笑道：「江青同志想的太多了，到委員長面前說話，我還沒有資格，你可以托托張文白。」

藍蘋笑道：「你們兩人互推，張部長說你去見委員長隨到隨見，不用通報，他沒有這個資格。」

周恩來說道：「張文白這是故意講笑話，江青同志可不要當真。」

藍蘋說道：「不問誰真誰假，副主席同志，你心裏有數，能幫忙的時候，千萬幫忙，我受了人的好處，總有以報的。」說過又無限深情瞟了周恩來一眼。

周恩來不敢再搭訕，說道：「主席沒有其他的事，我就同去了。」

藍蘋忽然想起，說道：「還有，我同潤之補行婚禮一事，請你幫忙，不知進行得怎麼樣了。」

周恩來說道：「這個問題我已經同黨內同志及黨外朋友研究了一下，大體已有一眉目。」

毛澤東問道：「黨外你同誰研究過。」

周恩來說道：「對理老、賀貴巖，當然還有張文白。」

毛澤東問道：「理老怎麼說？」

周恩來說道：「理老同賀貴巖都認爲不必多此一舉，畫蛇添足，賀貴巖自認他同倪斐君就未舉行過婚禮。當時我再三同他們解釋，說明主席今天情況不同，婚禮可以不鋪張，但不能不舉行，法律手續斷不可缺。」

毛澤東點頭道：「你說的對，你說的對！萬不可鋪張。」

藍蘋聽了前半段，玉容氣得緋紅，聽完之後，神色才變過來，搖頭苦笑道：「副主席同志，眞有你的，死人也能被你說得活，不過，你這麼大的本領，怎麼對付不了顥超同志呢？」

周恩來苦笑道：「那是寃孽，不說也罷。」

毛澤東說道：「我想請法官來張公館證婚，婚書就由你跟張文白兩人簽字，就在張公館請兩桌客，一桌是黨內同志，一桌是黨外朋友，如理老、貴巖、舜生。」

藍蘋說道：「也不好全請你們湖南人吧！」

毛澤東笑道：「你舉兩個山東人，我們也請。」

藍蘋說道：「我們山東人現在出風頭的文有何思源，武有王耀武，好似都在重慶，爲什麼不請。」

毛澤東笑道：「何思源是CC，最反共，王耀武出身軍校，怎會來吃喜酒。」

周恩來笑道：「何思源同王耀武，主席若請他們，我有辦法要他們來，問題是有無此項必要，既然不鋪張，像這種正在風雲得意的人，還是不請罷！」

藍蘋說道：「這樣客人未免太少了，你再多想幾個。」

周恩來看看毛澤東，說道：「其實那些民主人士是應當請的。」

毛澤東問道：「你說的就是[illegible]。」

周恩來點頭道：「還是那幾個人。」

毛澤東說道：「算了吧！我看見他們就噁心，這批傢伙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全靠買空賣空吃飯，我結婚用不着他們湊趣。」

周恩來陪笑說：「主席多考慮考慮，辦正經事用不着他們湊趣，但是，結婚是大喜的事，有他們實在熱鬧些。」

毛澤東道：「你一個一個說我聽聽。」

周恩來說道：「張表方是本省的地頭蛇，有頭有臉的人結婚，總要給他下張帖子，都不願得罪他。」

毛澤東點頭道：「那老傢伙，把鬍子，倒也不討厭，還有誰？」

周恩來說道：「沈鈞儒是個惡訟師，在上海擔任律師公會會長，包攬詞訟，過贓行賄，壞事作盡，不過，主席同江青同志婚禮，有個律師在座，比較更合法些，何況這老傢伙還是上海律師公會會長。」

藍蘋連忙說道：「一定請他，一定請他。」

毛澤東說道：「就這兩個算了，其他的不必招惹了。」

周恩來說道：「黃任之雖然是個篾片，但主席同江青同志結婚大典，倒眞的用得着他。」

毛澤東藍蘋一齊問：「爲什麼？」

周恩來說道：「他爲人善頌善禱，專說吉祥話，要他來插科打諢，增加熱鬧氣氛，也沒有什麼不好。」

藍蘋笑道：「你是要黃老頭子來鬧新房。」

周恩來笑道：「鬧，倒也不必，不過，新房中有個黃任之這麼一個肥頭大耳的篾片，實在顯得吉祥。」

藍蘋笑道：「既然這樣，就多下一張帖子算了。」

[illegible]把章伯鈞、羅隆基也請來算了，何必讓他們兩人難過。」

藍蘋啊了一聲：「怎麼，請那個羅什麼斯基，別搞我了，他那一雙色眼，我眞不願再讓他看一眼。」

毛澤東想了一下，笑道：「都請來算了，尤其是羅隆基，更非請不可。」

藍蘋問道：「潤之，你這是什麼意思？」

毛澤東笑道：「我吊他的胃口，讓他一雙色眼把你看個飽，他越看的淸楚，心裏越難過，說不定回到家中得了花心瘋，一刀把黃臉婆殺了，捉去法院，不判死刑也是無期徒刑，不是替世間除一個大害。」

周恩來說道：「主席這一計恐怕用不上，羅隆基沒有膽殺人，最多是離婚，所以他結婚離婚的次數最多。」

藍蘋問道：「羅什麼斯基結婚離婚有多少次。」

周恩來掐指算道：「大概是四次。」

藍蘋嬌笑道：「那有什麼稀奇，有人快結第五次婚了。」

毛澤東想開口，聽了這句話，頓時閉住嘴。周恩來也想起毛澤東以前連在家中圓房的童養媳算起，中間經過陶斯咏、楊開慧、賀士珍、到藍蘋，規規矩矩就已經五次，普通打游擊還不算在內，當時忍不住想笑。

毛澤東怕藍蘋再說下去，問道：「恩來同志，還有找法官的事，怎麼樣了。」

藍蘋忽然想起，說道：「副主席同志，這才是要緊的事，沒有法官證婚，請多少客人都是白費的。」

周恩來說道：「這件事是由文白負責的，我要問問他才知道。」正說着，張治中已從樓上緩緩走下來。

中國抗戰實錄【31】

辛亥革命與日本

當我出門或回家，必定要查我看所携帶的東西；出外旅行或寄宿，必定查問我去那裏；放學歸來，必定考驗我的課業；日常更諄諄教導灑掃應對的禮節和刻苦自立的道理，以及督飭我親自做傭僕們所做的勞苦工作，磨勵我的身心免於怠惰。

母親遲睡早起，無時無刻不在傾注她的全力，期望撫養我這個失去了父親的孤子長大成人。（註：蔣總統——「報國與思親」，一九三六・十，原文如下：「於中正撫愛之深，常如嬰孩；而督教之嚴，甚於師保。出入必檢其所携，游息必詢其所往，罷讀歸來必考其所學；而又課以灑掃應對之儀，教以刻苦自立之道，督令躬親傭保猥賤之工作，以勵其身心。夜寐夙興，無時不傾注其全力，期撫孤子於成立。）

雖然是一個沒有男主人的家庭，但是每當家裏來了賓客的時候，如何款待客人的一些禮節，幼年的蔣總統就會受到這種教養。譬如說，對客人勸酒，就得要讓對方能在輕鬆愉快的

太夫人的家教。

早晚，養成了用冷水洗臉的習慣。從當時一般中國人都是用熱水洗臉的情況看來，倒是相當稀有的教養。

家庭的事務，也被督促到懂得自動幫忙。就像爲了燒飯而幫助劈柴；撩起蚊帳就疊好床上的被子；甚至採桑餵蠶，也成了分內的工作。

爲了耕作園地，也會挑過施肥的糞桶，而且做起來好像還是相當地愉快。總之，不恥惡衣惡食、尊重勤勞儉約的精神，就是諸如此類地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所培養出來的。

這個精神，也是後來（一九三四年）推展爲全民規模的「新生活運動」的基本理念。

「新生活運動」——是在日常生活中講求「禮、義、廉、恥」；在修身、待人、接物各方面發揮人類的高度德性。舉個例來說：禁絕隨地吐痰的惡習，其目的就是在革新中國人的社會風氣。

爲國家自愛自重

不僅僅是寄望於自己的兒子飛黃騰達、光大門楣而已。

我（蔣總統）在十三歲的時候，離家就學，母親含着眼淚對我說：

「自從你父親去世之後，我辛辛苦苦地讓你讀書，並非貪圖你去做高官、發大財，而是希望你能爲國家自愛自重……」

在清朝末年，青年中的有心人，都提倡「留學救國」，我在十八歲的時候，便希望到日本去留學，志願是學陸軍；但是反對的人很多，然而母親卻欣然籌集學費，促使實現。而自那個時候開始，母親更是辛苦逾恆，勤儉積蓄，爲我準備費用。

憂喜禍福處之若素

辛亥年（一九一一年），革命軍起義，我在上海和杭州戰線指揮作戰，親戚朋友們聽到這個消息都驚愕失色；但是母親則說：「男兒報國，死了也就算了，有什麼好怕的！」

然而，等到捷報傳來，親友們又興高彩烈地前來道賀；可是母親則和平常一樣，不變詞色，並且還寫信來要我知道警惕。

民國建立以後，我在上海練兵，迎奉母親來上海就養；但母親只來住

應該念念不忘窮苦節約的時候。只要你能夠謹愼處事，爲國盡力，卽使我一個人住在家鄉，也不會感覺到孤寂不安的。」

及至癸丑（一九一三年）義師失敗（爲討伐袁世凱而攻打江南製造局），我亡命海外，家鄉親友唯恐大禍臨頭，但母親還是安之若素。我因公私窘迫，寫信向母親求助，膽小的人怕事，勸母親不要理我，但母親說：

「天下那裏會有兒子危急、母親不管的道理；先人的遺產，如果不是有兒子在，還有什麼可留戀的？」

所以，我在外面凡是有求於母親的時候，從來沒有不答應的。（註：蔣總統——「先妣王太夫人事畧」，一九二一・六，原文如下：「中正年十三，出外就傅時，先妣垂涙而教之，曰：「自汝父之歿，吾辛辛苦苦，使汝讀書者，非欲攫顯宦、擁厚資也；所望爲國自愛……」有清之季，舉國士夫盛倡留學救國之說，中正年十八，蓄志東渡習陸軍，人有尼之者，先妣則深爲嘉許，籌集資斧，力促就道。然先妣自是益勤儉逾平時，蓋將以其所餘，資中正學費也。辛亥民軍起義，中正督戰滬杭間，戚黨聞之，多驚愕失色，而先妣則曰：「男兒報國，死則死耳，何足爲慮！」及捷報至，親友皆欣喜相慶，而先妣則又處之若素，且時以書加警惕焉。民國肇造，中正練兵海上，思迎養，而先妣僅許爲旬日留；瀕行，特訓之曰：「汝須念念勿忘窮約時，且須謹愼將事，爲國盡力，則吾雖家居，意之適猶愈於迎養也……」癸丑義師敗衄，中正亡命海外，戚里驚懼，以爲大禍將

私之急，馳書白母，怯者懼禍勸弗應，先妣則毅然曰：「天下安有其子危急而母乃漠然不顧者，吾若無兒，於先人遺產復何愛！」故中正在外，所求未嘗不應。」

報國與思親

中華民國的標語之一——「自立自強」，也就是王太夫人以身作則教導給蔣總統的信念之一。所謂「自立自強」所必須遵循的途徑，是自己努力站起來，自己刻苦圖強，除此而外，沒有別的路好走。

父親曾經孤苦伶仃地「保家教子」，力謀刻苦自強……到了我（蔣總統）矢志革命的時候，對我說：「應該記住我家以往搖搖欲墜、不保朝夕的苦狀，努力使人世間不再有強凌弱、眾暴寡的悲慘事件發生……」

國肇於家自立自強

先哲有言：「國肇於家」。家庭興廢的道理，可以和國家相通，是否會因受不了打擊挫折而滅亡，是否能夠堅決地站起來致於富強，要看國民的覺悟和努力而定。

以我親自的體驗來說：地方上的豪強曾經陷我母子於困厄境地，但卻不能挫折我母親「保家教子」的志節，也不能阻絕我家自求多福的途徑。故而天下的安危禍福，無不是由自己造成的；轉弱為強，也就必須依賴自己的力量，其道理是非常明顯的。（註：蔣總統——「報國與思親」，一九三六・十，原文如下：「……吾母夙昔保家教子，孤苦成立，刻苦自強……及中正矢志革命，吾母又嘗勉以大孝報國之義，謂追念吾家往昔岌岌不保之苦狀，即當推而廣之，俾人世無復有強凌眾暴之慘史……先哲有言：『國肇於家』，故家庭興廢之理，可通於國；國之盛衰靡常，正猶家之興廢無定，其或不勝摧折，而終於敗亡；或蹶然興起，以自致富強，則悉視其國民之覺悟及努力與否以為斷：……中正所躬自體驗者言，吾家當中正幼時，孤弱艱危，可云至矣！然而豪強之侵逼，能陷吾母子於困厄；而不能挫吾母保家教子之志節，亦不能阻吾家自求多福之途徑。則知天下事安危禍福，罔非自致；而轉弱為強，必資自力，明矣！」）

這是蔣總統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五十歲生日，所傾吐的感言中之一節。這一年，是蘆溝橋事變——進入全面戰爭的前一年，實在是被壓迫得非常痛苦的一年；一方面是日本的侵畧意圖表現的更加露骨，一方面是中共利用抗戰的氣勢、策劃內部叛亂激化的時期。

我（蔣總統）以為一時的困難和國力的薄弱，都不足憂慮；存亡興廢的關鍵，只在於我們國民有沒有勵精知恥，刻苦自強的決心。假定我們全國二萬萬女同胞，都能像我寡母一樣「保家教子」；為人子者，都能保衛自己的國家，豈有不能使我華夏復興的道理！（註：蔣總統——「報國與思親」，一九三六・十，原文如下：「……然中正猶以為一時之艱危不足憂，公理之消沉之足懼，國力之薄弱亦不足患；而存亡興廢所繫，唯問吾國民有無勵精知恥、刻苦自強之決心……茍吾全國二萬萬女同胞皆能如吾寡母之保家教子，使為人子者皆能保衛其國，豈有不能致華夏於復興之理！」）

慈母去世抱恨終天

王太夫人在一九二一年和病魔搏鬥了一些時候，終於在六月十四日長辭人世，享壽五十七歲。蔣總統抱恨終天，寫出了如下淚血交迸的哀痛文字：

悲莫悲於死別！痛莫痛於家難！哀莫哀於親喪！苦莫苦於孤子！……猶憶當時吾母呼吸迫促，兒乃趨拊母背，以冀挽危亡於頃刻，然竟因是不獲睹最後慈容之悲戚！（註：蔣總統——「哭母文」，一九二一・六）

王太夫人之喪，國父孫中山先生及林森、胡漢民、邵元冲等革命同志都曾寄來弔唁文字。

靈櫬安葬於溪口老家西邊距離約兩公里處的飛凰山山腰。隨後建立的墓碑，有國父所題「蔣母之墓」和「壼範足式」。

據傳說，蔣母之墓已經在一九六六年大陸「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壞。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王太夫人百歲冥誕，蔣總統在台灣親撰紀念文，由夫人宋美齡女士書寫，遙獻太夫人在天之靈，現在摘錄一段於左：



蔣公慈母王太夫人。



就讀奉化鳳麓學堂時的蔣公。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金陵形勢古稱「龍蟠虎踞」之地，富貴山之外，雨花臺亦爲必爭之地，登高俯望，全城如在釜中。敵以光華門無法得逞，乃移主力進攻中華門外之雨花臺，以斷我蕪湖南京間之聯絡。自雨花臺於十二日陷入敵手後，南京便進入街市階段。當敵人自莫愁路衝到新街口時，邱清泉伴同桂總隊長在興業銀行指揮巷戰，鏖戰至是夜子時，各守軍部隊奉命向徽州方面撤退，昔日金陵繁華，一旦變成爲人間地獄。

導總隊奉命離京，部隊衝出中華門向蕪湖退卻，邱清泉伴隨桂隊長駛向下關。這時，中山路上的撤退士兵及逃難人羣，如過江之鯽，宛似潮湧，無法暢通，遂棄車步行，過挹江時，因人多衝擠，桂邱兩將軍被拆散。桂至江邊乘預留木船過江，邱則到達稍晚，無舟可渡。

所幸隨從勤務兵楊錦成係南京籍，楊勸邱將軍喬裝平民，暫避於郊區鄉間，未爲敵發覺。越二旬，借勤務兵設法出走，晝伏夜行，經句容至江陰渡河，始安然脫險。

國軍放棄南京後，敵縱兵放火刼掠，屠殺姦淫，據外人目擊報導，對南京頓成人間地獄，稱爲現代史上破天荒的野蠻暴行。國人切齒裂眥，益增敵愾之心。

此時，蔣委員長由江西星子飛抵武漢，十五日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略云：「我國目前之形勢，無論如何艱難惡劣，唯有向前邁進，如果中途屈服，亦即自促而亡，永無復興之望，毋寧抗戰失敗，終必有轉敗爲勝之時。一本此信念，堅持抗戰到底之決心。又說：「我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堅固之民心。」

二十七年元月軍委會改組，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四部，三月間國軍裝甲兵團擴編爲陸軍第二百師，原任團長杜聿明升任師長，最高統帥部以邱清泉曾受高深之軍事教育，平時勤學用功，故戰術修養有素，尤對機械化部作戰富有專長，故任命爲該師副師長。

是年五月中旬，日寇第十四師團土肥原部主力，由山東荷澤南下，向鐵爐集南進企圖遮斷我隴海路交通；其一部份敵軍，由新興集向蘭封以東之儀封前進，利用機械化部到處突竄。其主力進至大黃集，國軍準備夾擊，以遲滯敵人向隴海路南進。

邱清泉以二百師副師長兼任突擊軍第一縱隊司令，統率機械化部隊參加中原作戰；該縱隊以戰車營爲主，配備工兵營、裝甲汽車隊、高封砲隊、摩托搜索隊、戰車防禦砲營及步兵一營，於五月初由湖南湘潭出發北山，至蘭封，編入第一戰區司令部戰鬬序列。

五月二十日，突擊軍奉命攻擊蘭封南面之貴李寨、東西祥符營等地，邱司令率主力猛攻敵陣，戰車營劉志道營長以戰車三輛從旁助攻受傷，作四小時許，攻克貴李寨交界二十七軍一〇六師接守。

二十三日上肥原敵軍竄據羅王寨、三義寨一帶者，已陸續增援，又有一部由陳留口南渡，我李漢魂、桂永清兩軍於次晨由陽固集協向該敵攻擊，斬獲甚衆。敵另部繞道至蘭封東面重鎮之圈頭，地勢極爲重要，邱司令設指揮所於柴樓，親率戰車一連揮軍前進，以左右兩翼戰車對敵包抄攻擊，連破敵陣，苦戰兩小時，收復圈頭水口一帶，敵軍被迫向考城方面退卻。

蘭封之役、積功晉升

這時，蘭封方面之敵，利用我軍換防之際，乘隙竄入；宋希濂之七十八軍爲發動反撲，於二十七日克服蘭封，主力仍向羅王寨、三義寨圍攻，邱清泉之突擊第一縱隊，配合友軍擔任前驅，領導步兵衝鋒陷陣，一舉攻克三寨集，予敵以鉅大之創痛。終以敵人負隅頑抗，憑險死守，未能完全殲滅。

二十八日我戰略要點之歸德失陷，黃達雲（杰）軍主力退集睢縣柳河一帶，敵騎向蘭封西南迂迴。邱司令奉令增援古寨，集中縱隊之火力，出敵不意以予腰截爲兩段，使其首尾不能呼應，被迫倉皇後撤，死傷纍纍，我軍截獲輜重甚多。

翌日敵增援後，又復西侵，其機械化部隊兵力數倍於我，對國軍採取包圍之勢，晨間敵騎一部竄抵寧陵附近，我統帥爲避免在豫東平原鏖戰，乃決定轉移各軍，陸續向平漢路以西地區撤退。邱司令率領於六月二日到達開封。

蘭封西側之敵於我軍西移後，即繼續向西跟進，六月五日我主動放棄開封，敵分攻中牟尉氏兩地，既佔後復進擾新鄭。我方爲穩定戰局，自動將中牟之北趙口黃河大堤，及鄭縣之花園口堤防先後潰決，滔滔洪流，奔騰澎湃，沿賈魯河南氾，豫東盡成澤國。敵第九、第十、第十三、第十四等師團，當時正由豫東分向平漢路猛進，驟遇洪水，倉皇之間撤退不及，被淹斃者達二萬，尤以輕重喪失無算，迫使敵軍停止急進，敵我雙方遂形成黃氾兩岸對峙之局。

隴海沿線西自潼關東至蘭封，自晉南、豫北淪陷後，敵騎遍佈黃河北岸，隨時又以渡河脅我側背；同時徐州亦爲敵佔，歸德迄鄭州間，均無險可守。惟此對大兵團掩護西移，牽制敵軍主力，卻發生了莫大功能，此役戰事遂於六月初旬終了，邱清泉奉命駐防鄭州。

（七）

張鐵石自殺令人懷疑
死後被利用死不瞑目

編輯先生：

張鐵石之死，把趨於平淡的「中共「釋俘」把戲又掀起風波。

絕大部份報章報導，港警方稱張鐵石自縊身亡的；文滙報說，張死因更加令人尋味，言下之意大有含沙射影；快報說「國府稱張某遭殺害，繩索套頸裝成自縊」；有些報導，張赴台「渺渺無期」，精神痛苦，「終於覺得還是一死了之」。據說，張還留有遺書。

我謂張死因確「殊堪玩味」（文滙報語），綜合各報導之研究，若如警方稱自殺身死，大有疑竇地方。一、張自遷富都酒店，已能與其在台家人聯絡并得到滙欵接濟，經濟并不困拮，精神上也照理得到安慰，如蔡省三所說「一直樂觀從未有厭世意圖」的張鐵石，在中共監獄羈困二十多載尚未殺身成仁，今天卻因六月三日尚未獲准赴台，而十數小時竟自尋短見？文滙說張獨自離蘭宮後絕無與「其餘人員」往來，甚至連電話也沒通一個，又何知道他說「這次上當了」？該報又說「張在富都居留期間已經常向人表示很悶」，既然與「其餘人員絕無往來」，又何知「經常」向人表示？二、文滙報說張之所以遷往富都是免被議「受左派包圍」之虞，言下之意是拍心口說「我們對張絕無監視之有」，若然是，又何知「時有×幫人員前來找他」，甚至進來訪記者的姓氏也知道一淸二楚？三、按文滙報說張「死因成迷」，并故弄玄虛地說×幫人員前來慫恿張搬×幫人員開設的富都酒店」，又說該酒店人員「對此諱莫如深」，其意思說得明白點是：「張鐵石是被人害死的，究竟是誰害死他呢？定×幫人員無疑了。」然而，我不禁問，國府人員竟愚蠢到如此地步，何不在「左派包圍」下殺掉張，卻偏要在「擺脫左派包圍」後，而且在自己人開設的酒店殺害他？四、蔡省三說「假若死者眞的自殺的話，警方必須將死者遺書內容公開」，那麼說警方未公開其遺書了，而文滙報「據麗的電視廣播，死者留有遺書，遺書大意說，來香港這麼長時間了，還不能去台灣，感到絕望」，奇怪的是，既然警方尙未公佈，「麗的」的007又何從所悉呢？

台灣方面說張鐵石并不是自殺的，「玩味」過文滙報之言論後，我覺得台灣此說也不無道理。一、即使中共未造手腳，張鐵石眞的是厭世身死，也是中共害死他的，因爲作爲戰俘他也不敢自動提出離開大陸的，是中共要他來港的。二、中共「釋俘」遣返歸台是一個宣傳，而眼看這套戲日趨平淡，收不了場，於是又製造一個超級新聞，來一次新的宣傳攻勢，爲此，死了你一個張鐵石又何足惜哉！三、對於一些謀殺訓練有素的中共特工人員來說，殺害張鐵石是不費吹灰之力，用自殺來掩飾謀殺簡直是小兒科事，況且他們對張欲縱實擒一直在嚴加監護之下。說到此類性質的謀殺，在共產鐵幕陣營裏是屢見不鮮的，林彪「墜機而亡」，不就是很明顯例子嗎！

許多報章說張鐵石是「政治鬬爭中的一個犧牲者」。他的死對他個人及其家屬是極大不幸，我們都甚表同情，餘下的九位「戰俘」也更會感到同情和感懷而悲慟。老實說國府當局應該盡早一些在堅持原則下使一些合符條件的批准赴台，使與其親人團聚會再重演了，然而，若某一些條件不合者不能赴台，他如鬬敗公雞的經羅湖橋折回後，在大陸裏的酒店是否會「旅台不遂，悲憤而『自殺』身亡」，那未可知了。

對於張鐵石之死，快報也曾發表一筆「短針」，說「台北的膿包決策者昧於情理，硬要把他們在港發表反共言論，這不特強人所難，而且違反香港政府的政策」。報頭署有「中華民國」幾字的快報主筆，竟搬出「香港政府決策」去嚇唬「台北的膿包」。香港不是大陸，言論自由，香港政府幾時禁止過反共言論？

現在左派正利用張鐵石之死，大肆攻擊國府，並且由「中國旅行社」出面，擅自處理喪事，準備來一次公祭，乘機大搞統戰宣傳活動，他們連死去的人，也要利用一番，張鐵石九泉有知，死不瞑目！

讀者雕龍上

北平知青爲逃避下放
各展奇謀寃食毛家飯

一位不久前由北平逃出的難胞，透露大陸北方的青年人，如何用「絕招」去逃避下放。北平的知識青年，爲了對抗中共的「下放」創出了一種頗爲奇妙的鬬爭方法，從這種鬬爭法裏，可以看出北平市的知識青年對於「下放」是怎樣的深惡痛絕。他們寧願將城市中中共的監獄當庇護所，也不願接受「下放」。

據這位難胞稱：我在北平時的鄰居，一個十八歲的知識青年劉福源，爲了逃避「下放」，不甘心一輩子「紮根」，在「下放」的前三天，跑到王府井「百貨大樓」三樓「鐘錶部」，強行搶刦一個「國產」手錶，他自然知道，這樣搶刦必然遭到追捕，由三樓的「鐘錶部」跑到樓下大門，要經過好幾道關卡，根本不可能逃得脫的。結果他三樓樓梯都未曾下一級，便被包圍捉住。

劉福源在「公審大會」上「招供」說：「我沒錢吃飯，家裏又沒錢，眼看就要到農村插隊去了，我想偷些錢，或偷些值錢的東西來賣，濶氣幾天，大吃一頓，享受幾天，死了也值得……」

半年後，劉福源的家長到北平第六監獄探望兒子回來，對筆者說了劉君搶劫手錶的眞正目的：「我家小三倒是聰明的孩子，他不願到農村去受一輩子活罪，他說到百貨公司搶手錶完全是想被逮捕，留在城市監獄裏，反正監獄裏的『飯』（一個窩窩頭一塊鹹菜）要比農村強，獄中的勞動量也沒農村大，再說他只搶過一次手錶，至多判四、五年徒刑，四年後估計『下放』政策多少改變了，或到那時可能不需要再『下放』了。他還說，說不定用不了二、三年，還會有別的苗頭哩！小三的眞正動機就是這樣。」

這位難胞又說：還有一個叫張穎聯的女孩子，只不過十七歲，便和一幫二流子鬼混，寧可做「野圈子」（按：即女流氓），也不願被「下放」。結果被逮捕了，送進了「勞動教養廳」教養，被分配到街道小型家庭式的所謂「火柴廠」，在「羣眾監督」下勞動（註：香港所見到的大陸出產的「雙喜」牌火柴，便是這一類人做的），他跟同伙說：「這比到農村插隊，安家落戶強多了，每月還有十二元（「人民幣」），每星期可以回家八小時，多好啊！」

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她）們淸楚地知道，他們沒有前途，擺在面前的是一條黑胡同，在城市中坐牢還比「插隊」強許多，一來不需要作沉重的勞動，二來每頓飯都可以吃到一個窩窩頭和一塊鹹菜疙瘩，更主要的是，「教養」期滿後，一般還有被安插到街道的「火柴廠」、「信封廠」等的機會，或是做清道夫之類的工作，教養期間又有十二元「人民幣」薪水，何樂而不為？因此，爭取「坐牢」或「勞動教養」，遂成了北方青年最「理想」的一條避免「下放」的道路了。他們不是生得賤，實在是迫不得已啊！

十三年後話逃亡

流浪書生

「天宇暗淡，星光微明，萬籟死寂渺無聲，徘徊簷前不覺淚零零，我的心中，密密埋着多少苦痛，猛憶起，今晚雖則還在這裏，明朝呀！明朝呀！我卻哪遠離此地。并遠去千里！別了！別了！這裏的山林，這裏的河流，這裏的我的家鄉。我的我的家鄉矣！我雖決心離開，但我還是愛這故地。還留戀在我的心坎裏，永不忘記，一刻一分！牢記在我的心裏——家鄉——故地」。以上不成譜的歌詞，乃本人於十三前逃亡前夕的緊張心情寫實。當時是依照天時地理及心情苦惱而寫！若未經過這歷程的人，是很難理解箇中滋味的。來港後把它記錄在手本裏，經過十三年的時光，幾乎遺忘了，今拜讀了曾憲光先生的「寧為自由鬼，不作共黨奴」大作，觸起了我的逃亡往事。

逃亡，乃以生命作賭注的行動——尤其處於共黨魔掌下的人們，事先須有一切準備，下定決心，不怕犧牲，萬一中途失敗，死於共軍槍下，亦心甘目瞑的！因此，當我僥倖地衝破鐵幕，獲得自由後，在港第一次享到隔別了十多年未見的豐富而又愉快之[illegible]佳節時，會[illegible]的「佳節有感」曰：

一、養育劬勞未報恩，緣因逃難棄家園。從今飄作天涯客；未知何日得言旋！

二、離別家人各一方，分飛勞燕為誰忙？異鄉信美非吾土；苟留寄待國重光。

三、北望中原倍悲傷，不同社會如陰陽！今日有家歸不得；苦煞南飛一雁行。

四、漂流異地苦零仃，幸有自由快活身。回溯魔巢悽慘事；夢迴餘悸震神情！

的確，今讀了曾先生的逃亡篇，眞令人不寒而慄！若非共黨不斷的殘暴迫害，誰甘離鄉別井，攀山涉水，冒九死一生去逃亡？途中可能遭受共軍射殺外，而野獸毒蛇又是一種防不勝防的致命傷呢！記得童年常聽長輩說過：「好仔不去香港撈」，然而，今天香港竟成為逃亡者的樂園。

把握適當的時機

物極必反，也許是哲理常規，我的逃亡志願，積累已久！只因家庭是五階之冠所影响，不敢越雷池半步。平時若無共幹批准，郁吓都有罪！因此只有等待時機，所以到了六二年出現千載難逢的機會時，我當不願錯過，何況當時人心渙散，已達焦點！人人碰頭都在談論逃亡的途徑，傳播逃亡的浪潮或徵詢對方村中有多少人去了「南方公社」「九龍大隊」等口吻為交談主旨。而一般共幹亦持不聞不問態度，甚至有部份共幹採取帶頭作用，爭取同村有親人在港的成員，夥同逃亡，藉以來港後得有依靠。我就是受了這浪潮之鼓舞，并認定時機已到，可遂平生素願了，即遣十多歲之舍侄先行試探，（當時他讀完中學，因年齡關係，被迫參加生產，萬一其中途被捕，或罪名諒可輕一點）囑其到港後馬上寫信回家，并教以「平安」即危險，「危險」即平安作指南，眞是天從人願，一週後即接其信，畧謂：我已到達目的地了，但途中非常危險……云云。正合何尺！

若當時其信中出現平安兩字的話，今天我想寫這「十三年後話逃亡」的自由也沒有了。

離愁萬緒別慈親

農曆四月初八乃農村習俗的小節日，農民在這日普遍是釀短瓜佐膳的，當日適逢我逃亡的前夕，又是剛接到舍侄在港寄回告予途中非常危險的第一封信，眞是不知是悲是喜，當晚大吃一頓釀短瓜，夜闌人靜後，家兄即代製乾糧，家嫂則搜集幾塊萬國旗，用針綫夾雜縫了一個布袋，用盛乾糧，雖然兄嫂均勸我好好地睡一覺，

明天要趕路的，但自己則輾轉牀上，難以入寐！卽走出門外，徘徊於簷前之下，細聽郊野的蟲鳴，靜思自身命運，不勝唏噓！正是舉頭望明月，明月已羞藏，低頭思故鄉，故鄉在身傍，此時此景，情懷之紊亂，筆墨難以形容！好不容易才熬過了幾小時，晨鷄三唱，家兄卽催促起程，我卽帶着朦朧倦眼，背上乾糧袋，足踏破膠鞋，拿了一枝竹拐，提着一頂竹笠，走近臥病母親的牀前，祇見年愈古稀的慈母，用爛棉胎墊着，橫躺在牀上，淚流披面，泣不成聲，只用瘦如竹枝的右手，向我徐徐揮動！以示促我趕程，在暗淡的油燈光下，更顯得苦楚淒涼！此時母子、兄弟、叔嫂、婆媳等人，相對無言，默默洒淚，我則不由自主地跪在牀前，拜謝劬勞！母親卽掙扎坐起，以手撫着我的頭髮，抽動全身的氣力，啞而斷續地說：「不……要……這……樣……快……走……吧。」家兄看了我難捨難離的苦況，卽裝出鐵石心腸的樣子說：「弟弟！你要母親，抑要前程？時間不早了，莫多留……快走吧！」我站起來，正擬轉身開步之際，忽被初學會走路的侄兒撲前，抱住我的雙腿，天眞地說：「叔叔！我也去。」家嫂將侄兒拖開，但侄兒竟哭將起來，爲免誤事起見，家嫂把侄兒抱起，并用手掩住其嘴。我就在這情景下離開了家門而踏上逃亡的征程。

途中絡繹逃亡

走出家門，仍聽到侄兒的哭聲，我也不再後盼了，一口氣就走了十多里路，東方發白了，視綫亦隨之清晰，只見大小路上絡繹不絕的人群，似晚鴉歸隊地匆匆朝南方進發，幸當時是半公開式的逃亡，既不怕被人追踪，亦無驚被人截捕，大家都談笑風生，相互勉勵！在人叢中我發現有三十多人乃認識的村鄰，他們見了我，皆不約同聲的問：「你也去？」我則帶着樂觀的語調說：「今科不中有呂蒙了，此時不去，更待何時？」難友們聽了，不禁笑將起來。

時値炎夏季節，驕陽似火，人人走得汗流如雨，全身濕透，渴則飲田溝水，餓卽吃隨身的乾糧，（其實當時只覺渴而不感餓的）當天馬不停蹄，行到深夜時份，大家都感疲勞，須休息一下，於是就在不知名的荒山，席地而臥，十足打敗了的殘兵流勇，不理會地上乾淨與否，卽坐的坐，眠的眠了。而年紀上了四十多的長輩，則坐着吸煙，幷聲言如能入睡的，可安心睡一陣，若有什麼動靜，會叫醒大家，當晚很平靜，渡過了幾個鐘頭。

遠處傳來鷄鳴狗吠之聲，長輩叫醒大家趕路了，在漫漫黑夜裏，不知走了多少路程，太陽再次東昇，而今天則出現使人難以置信的觸目驚心情事！有幾個大約十歲以下的小童，身無長物（既無乾糧，全身祼體的），卧於路旁！迎面駛來的是一車車被遣返的難友，他們在車上仍是神彩飛揚，向我們揮手高呼：「你們去吧！」我們到站落車後會馬上趕來的。」

誰無父母？誰無兄弟？那卧於路旁的可憐小童，當時是短睡抑或長眠？難友們祇匆匆而走，全無人去理會一下，其最後的命運究竟如何？直至十三年後的今天，仍難找出具體的答案。天哪！所謂「幸福的祖國」，人命何其賤呢！在港吃得肚滿脹而高唱「回歸」「認同」的墮子們，當時若你們遇上這般情景，又作何感想？所以，有人譽香港的墮子爲沒人性的涼血動物，的確名符其實呢！

寫到這裏，恰逢中共在港玩弄搶奪死屍的把戲，特赦戰俘張鐵石來港後，在酒店自縊畢命，中共竟用其屍體，作爲宣傳的工具，共黨這種[illegible]要生人要死人的創舉，可開歷史之先河！它的「黨史」，又該添上新的一頁。

話歸正傳，當日夕陽西下，華燈初上的時候，我們已抵達深圳了，同行難友停下來商量，均認爲要飽餐一頓，提議身上帶有白米或糧票的拿出來，無上述物質者就出錢，到居民處借鍋灶，實行煑其大鍋飯，飽餐後，就地商討越境對策。斯時也，適來了一批爲數六十多人的隊伍，自稱是較接近邊境的龍岡籍人，其中有位青年聲稱，他先後曾越境六次，都不幸被港英捕解者，對邊境很熟悉，可以引導越境的途次。

夜深了，月亮也不見了，我們這支百多人的逃亡隊伍，沿着深圳河下出游發，企圖在落馬洲處游水渡河。但被共軍阻擋，聲言若要越界，須走上游，因下游的沙坭十分危險，一經踏足下去，就無法拔起的。雖經我們交涉，亦難獲通過，只得再向上朝着沙嶺對下之處走去，豈料將近河邊時，突遇到一股共軍阻住去路，并要大家就地坐下聽訓！由一位北佬共軍說了幾句話，我們就聽不耐煩了，大家鼓噪起來，「實行要去香港」「幾大都要去」之聲不絕於耳。也許聲浪過高，被沙嶺哨站的英警發覺，卽連發射了三枚照明彈，就在這一刹那間，我們卽乘機四散奔逃，然共軍莫奈我何矣！

正是：

十三年後話逃亡，
今日猶爲昔日慌！
離鄉別井情何切；
一回回首一淒涼！

英議員莫視香港治安惡化 拒絕准本港恢復執行死刑

編輯先生：

最近又有兩位英國議員訪港談及問題頗多，但是有一個令港人永遠不會忘記的老問題，就是死刑的執行了，亘久以來，迭有遠從英倫來港訪問者，對於死刑問題，除了極小眞的據實報導，作出中肯之言論外，大多數均不約而同予以嚴厲拒絕，令港人大為失望。

更有甚者，一部份作出「特殊高論」，令港人深表憤恨，無不嗤之以鼻，最近訪港之兩位，不幸屬於前文所述之後者，在某報中，讀得一則新聞，關於此二人之言論，文中數語，饒有深意，曰：「照目前政治及哲理推斷，香港無疑是不能恢復死刑的，而英國會決定廢除死刑，就是英國人也反對不了。」英國政府對於港人要求恢復死刑之言論，也不用多說了，但是對於他自己的國民也發出同樣的命令，實屬此民族之不幸，試想，英國本土的治安也十分敗壞，再加愛爾蘭共和軍的政治性騷亂及謀殺，已鬧到腥風血雨，英人要求恢復死刑的呼聲日益高漲，而其政府則一意孤行，堅決拒絕改變其既定之政策。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點，英國政府對其國民之要求也不屑一顧，更遑論香港乎，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無怪乎自二次大戰後英國急趨式微，實在不無原因。

最後，本人對於警員最近頻頻鳴槍捕匪，甚為歡慰，至於有一部份人士對此大肆抨擊，殊有失當之處，其所持之理論者，為傷及無辜，誠然，此等意外實在無可奈何情形下發生，是值得原有的，因為際此惡劣時期，若警務人員不先發制，其本身亦可能置於險境，何況對於兇殘的狂徒，我們又何必姑息呢？

讀者白善樺上

保存中國固有文化 讀者提出三項建議

編輯先生：

由於近代生活環境的多變與動亂，招致不少中國罕本書籍、木刻或手抄珍本散失，或因保管欠善而失落、蛀壞，這是非常可惜的事，也間接使固有文化、醫學、藝術的發揚及流傳，遭受莫大損失。

據所知，目前居港的世醫、學者，與國內外知名之士，他們家內的珍本書籍，可能數目不少，由其先人遺留下來的珍本線裝書（木刻本或手抄在內）相信也很多，如果任令蟲蛀或散失，實在可惜，倍能善加處理利用，不祗可保留發揚光大，更足流傳後世，造福人羣。

為此，我們謹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作誠意殷切的呼籲：

㈠期望家中有珍藏罕本書籍的各界人士，能儘量捐獻出來，贈送給妥為保管的學會、文化機構，如公共圖書舘、大學等，藉資紀念不負其先人保藏文物的心願，將不用之私藏書本，轉為有益社會的永久貢獻。

㈡提議熱心發揚中國文化之機構，各學術團體、大專學校、報舘及所有文化界人士共同努力，針對這目標發動宣傳，進行徵集、編整、修補、裝釘、複印，將徵集的珍本，或有價值的絕版書籍，集中保存，去蕪存菁，編整重刊（或影印複印），俾轉贈各地圖書舘或各地大學供研究參考之用，記得以前學海書樓也曾致力此項工作，獲得很大成果，為本港文化界所欽佩，值得取法，雖可能動用一些人力、物力及時間，但意義卻重大。

㈢特別對有關中國醫藥，將近失傳的罕有珍本秘方、驗方等，我們更希望能藉此得以保存及自動樂於捐獻，以擴大造福社會之功效，因古今中外，醫學醫藥各有擅長，具有相當價值，如能擴大流傳廣泛研究，把握「中西并重，以古證今，古為今用」的道理，相信不少古老藥方及醫療技術方法，在深入探討，科學化運用之下，足以促進人類健康，造福廣大人羣，譬如有若干家族其祖先業醫，現在子孫已圖別業，更希望他們能捐出家藏珍本秘方，公諸社會，得長遠流傳，間接表揚其先人澤及後世。

我們熱誠期望社會有心人士，特別是文化界、醫學會能共同致力，推動這項徵重文化遺產的工作，發動徵集、搜羅、編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相信一定能有相當成績。以上倡議，希望能得到支持與共鳴，至於如何推行這項工作，有待文化界與醫學界進一步研究，擴大呼籲，加緊行動，以期達到一定的目標。

方樹福堂敬上

「萬人協會」簡訊（六九）

根據上次執委會決定，本月繼續組織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度，雙十回國致敬團，並授權上屆籌備小組專職進行。

五月十五日，回國致敬團籌備小組，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出席者有萬人傑、曾憲光、洪益林、吳少雄、焦毅夫、陳科、孫一專、王淦華、梁伯中、葉俊文、岑嘯雷、何錦庭、陳澤棠等十二人。經反覆研討後，議決：

㈠鑑於去年本會與金城旅遊公司合作的令人滿意，本年度回國致敬團一切有關事宜，仍委托該旅行社辦理（行程及食宿等）；㈡委由洪葢林、吳少雄與金城旅行社接洽。

五月二十九日，籌備小組舉行第二次會議，仍由曾副會長主持，他提到：「在與金城旅遊社商討過程中，我們曾堅持：本年度的全部旅程及活動範圍不能比去年少，至收費則不變，以上要求，均蒙金城接納，且還加增一項，在國內由花蓮返台北時乘坐飛機。」隨卽議決：㈠報名日期：由六月十五日至八月十日止（暫定）；㈢報名地點，本會會所（逢星期三休息）；㈢收費：港幣一千四百五十元（報名時先交定金二百元，發證後如不參加，定金概不發還，如無入境證，則如數發還）；㈣凡會員及其直系親屬參加者，由會每人津貼五十元。

最後，兩位會長及籌備小組全體成員，一致認爲，在東南亞形勢日益逆轉，共黨侵略瘋狂猖獗，姑息氣氛瀰漫囂張……的今天，爲了對敵人顯示我們的力量，爲了對蔣主席領導下的我國政府，表示更堅定的擁護和支持，希我執委及全體會員，和我們志同道合的戰友——「萬人」讀者，行動起來，參加具有特別意義的本年度雙十國慶回國致敬團。

張鐵石之死疑點多

豈可將責任推向台灣！

萬先生：

六月六日快報短針說：「張鐵石之死，台北應負責任。」該主筆先生未明眞相，亂講一通，無異也被中共利用了，替他們說話。你旣然知道中共利用十個「戰犯」來做統戰工具，理應據理抨擊，駁斥才對，不應硬說「張之死台灣應負責任」。

救總理事谷正剛先生指示三項要點：㈠說明入台的動機；㈡表明入台是無條件的（不提任何條件）；㈢入台後願意遵守法律。如果言行上有違法律，願接受法律制裁。此是容易辦的手續，且也已分批批出，第一批四人（張是第一批的人）；第二批也是四人，第三批兩人，不過時間問題。張鐵石本人也知道自己是第一批批准的人，何以無端端死去？乾坤裏什麼藥，當然有原因。

你們要知道，十個「戰犯」來港前，在大陸曾許下諾言，發過誓「說中共如何好」（明知唔好，口也要講好，唔怕頭落地！）他們在大陸坐了二十餘年苦監，來到自由的香港，未必卽可以吸自由新鮮空氣，還要在中共馬仔監視下聽話。初踏入羅湖時，他們的說話，及在港親友探訪的情形，就可以看出來。（說話不得自由，要講中共好，親友的探訪是被拒絕）任何香港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可以看出來。中共利用十名「戰犯」來做統戰工具，以寬大爲名，釋放去台團聚，其實是個毒辣的鬼計。他們不會這麼容易，要去就去，依我的推測，批准了那個，如果那個違背中共的諾言，就死那個，自己知道就快去台了，何以無端端死去？就眞的自殺死去，也是被中共迫死。最明顯的，他的遺書，不能公開，如果公開，當然對中共不利，或者死者被殺害後，再行吊上去，好似吊頸自殺一樣，再加上假遺書，也不足爲奇。

短針主筆先生，我要揭穿你的左話，你要明白，我們申請去台辦手續，都要擔保，而且要相當時日，何況他們是中共利用做統戰工具，台灣方面當然要特別愼重，並非一到港，就好像皇帝一樣，立卽要派飛機來迎接。何況他們到港後，被中共馬仔監視，被利用，左等右等。遷延時日才去申請辦理手續，急也急不來，等到差不多到手，就無端端死去，是何人害死，可想而知。所以我特別指出，我懷疑張之死，是被人暗殺死後上吊的，假借自殺，掩人耳目。快報掛起中華民國的招牌，指國家不是，破壞國家名譽，眞是豈有此理。

你的讀者丘八謹上

特赦祇能縱妄

（醒目龍舟）

鄭秀堂

治安混亂，大舉刀槍。殺人搶掠，夠晒驚惶。輿論紛紛要求恢復死刑，還重「亂世應用重刑」咁講。無非將俺惡爺抽秤，的確膽大過甕缸。所以姦殺大開，實行姦、殺、搶。碎屍姦殺，夠晒猖狂。針對要求恢復死刑，來個「下馬威」一躺。跟住再來杰嘢，務要人們唔死有排慌。洋人法官性素仁慈，搶殺警長都能特赦縱妄。所謂「赦生不赦死」，咪話唔夠冠冕堂皇。點會恢復死刑？又怎捨得將俺命喪。查實你死你賤，我有我坐地分贓。世事睇開一些，咁至唔會將板撞。稱好漢。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整路怕你屍也無地收藏。

周思来难逃被斗的悲惨下场!

小朋友捐款十元

作萬人日報基金

萬老先生：

本人對創辦「萬人日報」壯舉，精神上支持到底。但因能力所限，除在「萬人日報」出版定時買閱外，只能奉上港幣十元正，作爲「萬人日報」創報基金。

最後，對萬先生的正義而堅定的決心致意。

一年青讀者上（五月廿九日）

張鐵石之子張潤佩說其父無理由死於自殺

現任國泰航空公司台北機場經理張潤佩，十日下午在松山機場國泰貴賓室對記者憤慨說：他父親張鐵石被中共迫害了二十多年，死後仍不肯放過，利用他的遺體作統戰工具。

張潤佩說：他父親從四月十日由大陸抵香港後，他在五月初在港與其父親見面，父子團聚叙談一個多小時，當時在座的有他的二位友人及蘭宮酒店的經理。張潤佩說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裏，多數是他向其父報告二十多年來他們家中的狀況及自由祖國各方面進步的情形，其父神情甚爲興奮。詢問大陸情形時，他的父親只說一言難盡，甚爲恐懼，由此可知其父在大陸時所受的種種迫害及控制。張潤佩返回台北後，亦時常與其父通長途電話，並託在港友人經濟上的接濟。

五月十五日其父遷出蘭宮酒店住進富都酒店八〇四房，並化名爲「王浩然」。張潤佩表示，其父單獨搬到富都酒店，化名爲「王浩然」，其目的在擺脫中共的控制，他說，可惜他老人家並沒有擺脫掉。

張潤佩流着眼淚說：「他的父親絕對不會自殺，其父知道入台手續很快就可辦好，決心到台灣與全家人團聚。經濟亦無困難，他在港時曾交其父一千二百美元，並亦託在港友人隨時接濟，實在沒有任何「自殺」的原因。張潤佩說：其父到港後，大陸上已無任何親人，現在台的則有九十四歲的老祖母，六十四歲的母親（與其父同年），以及一個姊姊，每次在通長途電話時，其父均一直甚爲樂觀，等待辦妥入台證後來台與全家人團聚。張潤佩又說：最近與其父通長途話時，覺得其父情緒很好，惟有時恐懼，好像被人暗中控制，所以他絕對不信其父係死於「自殺」他並否認其父之死，是恐怕入台不成，因爲他經常與父親保持電話連絡，最後一次通話，是在六月二日，即張鐵石自縊前二天，他告訴父親入台證很快就會辦好，四月十八日，他因公來港，和父親晤談了個多鐘頭，其父知道他仍在台生活美滿，並知道他家人望他來台與他們團聚。

他指出：其父在中國大陸受苦了二十多年，目的就是要與家人團聚，在他的願望將達成時其父沒有理由自殺。張潤佩強調其父決無自殺之理，他說：他每次和其父通電話，其父都要問起入境證辦好了沒有？語氣中顯得急欲到台灣來，和家人團聚。有幾次通話時，張潤佩的九十四歲老祖母，及其母項碧珠女士皆曾和其父談過話，而小孩還搶過電話聽筒高興的喊叫「爺爺」。所以，張潤佩認爲，其父沒有自殺的理由。張潤佩在記者招待會中同時發表書面談話如下：

潤佩原已遵從老祖母暨母親的交待，準備到香港去親領張公鐵石的靈體，料理喪事，而且出境手續也早已辦好，祇要港府的入境證一到，就可去香港領回先父的遺體遺物，親視含殮，聊盡孝子哀思的。但根據我在港好友的來電，聽說先父的靈體，已經被中共的「中國旅行社」千方百計的搶去攬政治宣傳了，如果港府無法將先父的靈體發交由我領回安葬的話，我絕對不願到香港去被「中共」當作統戰宣傳的工具。今天，潤佩不孝，眞是椎心泣血，哀痛欲絕。

本來，我已經先後電請港府警務處長及輔政司長，要求准我去港親領父靈體。希望中共不要再拿先父的靈體，繼續作政治宣傳的運用。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客窗夜雨　蕭子光

蕭齋午夜若禪扃。一枕詩魂夢乍醒。
淅瀝可堪紙窗破。空濛倍覺旅愁生。
簷前不斷鳴鼙鼓。屋後渾如泛淺汀。
滴盡鄉心驚客久。攬衣無語待天青。

賞雪　劉秉鈞

疏枝古勁愛寒梅。吐豔隆冬不用催。
瑞雪紛飄堆院落。喬松相並挺山腰。
閒吟笑我無佳句。淺酌邀朋有綠醅。
送炭問誰憐措大。鶉衣呵凍待春回。

春歸　前人

北嶺依稀驛路賒。歸鴻何處渺雲涯。
陌廻風暖飄垂柳。林翠霏開掠噪鴉。
怕聽鵑啼牽甕牖。隱聞人語隔窗紗。
餞春薄醉遊園圃。悵觴江南睹杏花。

曹操　前人

阿瞞挾帝傲中州。欲滅孫吳復併劉。
自負英雄功蓋世。高歌江渚氣橫秋。
痛心助火風能借。鎩羽悲天志未酬。
一統三分眞命定。稱孤無乃太苛求。

春情　前人

深巷賣杏花。莫道春巳老。
寂寞懶尋春。林鳥啼春曉。
春暖思悠然。我說春光好。
珍重送春歸。未年春早到。

登樓　蕭子光

欲窮千里上層樓。山色湖光眼底收。
草木蕭蕭撩客恨。雲天黯黯惹人愁。
憑闌老我揮新淚。摘斗從誰問故侯。
莫笑季鷹情自重。思鄉驢膾繫心頭。

故宅（以溪西雞齊啼爲韻）　前人

森森故宅枕峯溪。坐對岐江入市西。
文筆當門空起鳳。翰林遺第曉聞雞。
年深中露思鄉縣。雨化菁莪慕魯齊。
老去居夷愁不盡。可堪重聽鷓鴣啼。

滿城風雨近重陽　前人

疏風冷雨一江秋。撩恨龍城豁遠眸。
砧杵聲聲孤客感。烽煙處處幾時休。
厭看狐鼠跳梁戲。好摘茱萸避地遊。
他日重陽籬就菊。故人應共釣詩鈎。

曉鐘　前人

星河耿耿曉霜天。山寺晨鐘起客眠。
隱隱雞聲茅店月。濛濛香篆竹園煙。
繁華早覺樊川夢。優鉢思參慧遠禪。
一杵催人雙鬢白。撞鯨愁煞到關邊。

江村銷夏　前人

欲滌煩襟何處去。水鄉臺榭挹清和。
錦鱗畏日爭吹藻。白鷺浮江自浴波。
笑我猶耽看竹趣。問誰同唱採樵歌。
碧筩泛綠銷長夏。一片閒雲逐雁過。

題關盼盼曲十首　葉玉超

盈盈十五小紅粧。豔比名花迓眾芳。
買得娥眉違論價。笑他未識綺羅香。

教成歌舞己含苞。春色無端上柳梢。
脉脉情牽檀板外。知君心血爲誰抛。

青眼垂來幾世修。同心帶結半含羞。
閨中新譜齊眉曲。唱到深宵尚未休。

紅顏白髮兩相忘。韻律燈前仔細商。
專寵眞教人羨煞。畫眉深淺問張郎。

朝露人生可奈何。誰能續命挽沈痾。
從知名節如山重。此後難生古井波。

夢裏難尋比翼飛。孤燈獨對雨霏霏。
不勝憔悴春風裏。寂寞樓頭燕未歸。

絃管聲中得寵時。重縈舊夢最堪悲。
翻箱細認當年物。不盡恩情在舞衣。

塵封菱鏡鎖春心。燕子樓頭玉漏深。
一自尚書長別後。鉛華謝絕到而今。

隨侍黃泉尚未遲。深情唯許寸心知。
樂天縱有生花筆。殉後詩章欲寄誰。

初譜新詞記美人。名家筆調倍傳神。
芳娘唱出聲聲淚。扣入心絃更逼眞。

己酉元宵　葉玉超

卜繭遺柑俗未忘。九華燃後世輝煌。
酉尊酒滿宜呼侶。二德詩傳別有香。
陳烈題燈餘憤慨。宋郊讀易自安詳。
停催玉漏添吟思。各寄心聲擅勝場。

探梅　前人

暗香幾處覆梅林。驢背衝寒嶺上尋。
雨浴脂凝看綠蕚。烟籠玉暖護檀心。
花魁獨佔春仍早。蠟淚初抛雪已深。
重訪癯仙如有約。出塵風格古猶今。

題墨竹圖　前人

歲寒挺節友梅花。潑墨淋漓實不華。
瀟洒寧甘流俗伍。此生應傍雅人家。
嵇康寄隱種山陽。無色花猶細細香。
韻瀉泉流聲自健。琅玕篩月北窗涼。
嫩葉隨風倜儻輕。兩三竿影最分明。
憑君畫出瀟湘意。淸瀨鳴秋若有聲。

題蔡佩珠師生畫展　葉玉超

巾幗奇才藝海驚。儘多意境畫中生。
嘉陵山澹疑無迹。錦嶂濤飛若有聲。
筆煦春風花氣悄。圖描煙景柳條輕。
傳人代出分中外。六法長參薄利名。

偶成　前人

當門一水近清溪。陡起涼風水閣西。
一例傳秋過塞雁。無聲叫且奈鄰雞。
守籬人共花容瘦。倚檻朝看雨腳齊。
萬縷羈愁何處訴。亂蛩又向邊耳啼。

暮春風雨　前人

陰晴靡定氣蕭森。禁得輕寒乍擁衾。
枕上且尋風雨句。詩成不覺夜深沉。
蘼蕪滿眼任花飛。風雨連朝樹影稀。
最是堪憐鶯老後。哀啼漸已感聲微。
春老寧教燕子知。等閒辜負百花時。
淒迷烟景銷紅雨。誰繫金鈴護嫩枝。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〇〇期 新103)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〇〇(新103)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〇〇(新103)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六月廿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在香港表演的統戰醜劇

在一些政治上完全沒有偏見，也可以說是不大懂不大談共產黨那套政治的人眼中，對香港的左派報紙也沒有好感，因爲在那些報紙的內容上一味顚倒黑白、混淆是非，那種閉着眼睛說瞎話的蠻橫、兇惡相，令人看了自然就有種厭煩、噁心的感覺。

其實，包括文滙、大公、新晚在內的所有香港左報，完全不能進大陸。不少返鄉的「香港同胞」以爲香港左報和買自大陸公司的商品都是「毛記」，一律可以進入大陸的。但當進入大陸邊防「同志」們檢查時，除購自大陸公司的「高級品」如「蜂王漿」等不准入口外，一般商品在打重稅後可以放行的，然視香港左報如蛇蠍，一律沒收。香港左報不能進入大陸，北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甚至是廣東的「南方日報」對於所謂「十人回台」問題從不報導，那麼，爲什麼一批「特赦戰犯」能連續不斷地針對這個問題在香港左報上發表文章呢？事情很明顯：那就是中共統戰特務搞的鬼，如黃維、文強等人相信連知都不知道。

因香港左報不能進大陸，所以，它們在「十人回台」問題上所作的宣傳，用中共的說話，眞是「黑話連篇」，與什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完全不對辦。當然，在目前從表面上看還不能說在香港的幾個上層小嘍囉在反毛反共，他們所進行的拙劣宣傳只能是說是爲了統戰所作的表演而已。問題是他們的統戰手法離題太遠，不但「統」不了別人，復因語無倫次惹人譏笑。這兩個多月來，香港左報圍繞「十人回台」問題所作的宣傳，在表明中共的「立場」時，「放」出十個「戰犯」來港是表示它們有「來去自由」，而「目的」呢？據說是本着「革命人道主義」讓他們回台「與家人團聚」。這些話既不符合事實，更沒有「階級觀點」，是純粹的欺人之談，在其統戰醜劇被揭穿後，又老羞成怒對台北當局大事謾罵和誣衊，說什麼是「對自己袍澤故舊的絕情冷酷」。這話說得「好」，眞的說到了他們的「毛主席身上」。

彭德懷是毛同鄉，誰都知道他是毛的「袍澤」。在毛彭打得火熱時，毛曾譽後者爲「彭大將軍」。但因毛的「三面紅旗」失敗，彭在「廬山會議」上說了眞話，於是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從此一直受到「絕情」而「冷酷」的待遇，生死未卜，永不翻身。

有「特級保衛員」之稱的特務頭子羅瑞卿，過去每逢毛外出「視察」，他必跟隨從事保衛工作。毛坐轎上廬山避暑，羅必扶轎桿而進，這該算是親信的「袍澤」了吧？但毛爲了勾結林彪開展「文革」運動，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首先就拿羅瑞卿開了刀。如果毛澤東也念羅是爲他「半生賣命」的「袍澤故舊」的話，決不致繼整肅之後又唆使紅衛兵揪鬭他嚇得跳樓跌斷了兩條腿。

林彪對毛澤東來說，豈止爲他「賣命」，可以說中共竊得大陸林是最大「功臣」。在「文革」中兩人「合作」打垮了以劉少奇爲首的「走資派」，中共「九大」公開宣佈林是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結果又如何呢？如果中共眞有「來去自由」的話，林彪可以公開聲明「下野出國赴俄治病」根本不用匆匆忙忙偷搭飛機北逃，鬧得個機毀人亡的下場。香港左報胡謅的什麼「來去自由」如果是眞話的話，爲什麼大陸「上山下鄉」的千萬青年沒有遷移的自由和返回城市的自由？爲什麼歷年有成千上萬人士冒生命危險泅水逃亡，而不由羅湖離開大陸？至於香港左報侈談的「與家人團聚」，那才是如眞包換的無恥謊言。在中共極權統治下，提倡的是「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願」、「黨教幹啥就幹啥」和「革命利益第一」等等，除北平上層那一小撮人外，根本不許任何人強調什麼家庭、父母妻子和團聚及天倫之樂一類「舊傳統」。中共對出身「不好」或親人在政治上有了問題的人強調的是「政治表現」，譬如丈夫被整肅，老婆要想不受連累，必須以離婚爲手段表示雙方「劃清界限」。其實，這些也都是騙人的把戲，像劉少奇、林彪和黃永勝一類被整肅幹部的子女被稱爲「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無疑他們已由「老子英雄兒好漢」變成了「老子反動兒混蛋」，受其父母之累永遠抬不起頭來。從中共這些不變的殘酷政治手法看，在大陸上談「與家人團聚」，眞的如香港左報所說：「這不是天方夜譚式的笑話嗎」？

中共利用「十人回台」問題在香港表演的統戰醜劇已被人識破、揭穿。這說明：中共的拙劣抵賴，不僅不能騙人，所換來的只能是使人更淸楚瞭解了中共的無恥與罪惡。



新聞  以外

獲得羣衆廣泛支持
我們要盡力把「萬人日報」辦好

劉人傑

「萬人日報」將是第一份羣衆的報紙，還未出版，已備受各方注意。只要我們獲得羣衆的廣泛支持，必定可以把「萬人日報」辦好。希望市民把「萬人日報」視爲自己的報，予以愛護與幫助，一定可以使它迅速地長成。

讀者興奮・朋友躭心

近來接到的讀者來信，差不多都是提供創辦「萬人日報」的意見；每接朋友的電話，都是打聽「萬人日報」的消息。有位朋友告訴老萬，紅寶石的報紙佬茶檔，亦以「萬人日報」爲談柄，讀者、朋友、行家都這麼注意「萬人日報」，老萬感到又驚又喜。

讀者差不多都爲「萬人日報」而興奮，因爲有了「萬人日報」，他們不必等到每個禮拜四才看到老萬的文章，每天在茶樓嘆早茶時，便可以讀到牛馬集，他們對這篇短文也許眞是喜愛的。

朋友對「萬人日報」有兩個極端相反的意見，一些朋友認爲辦「萬人日報」是正確的，對老萬諸般鼓勵，一些寫稿的朋友更衷心表示「無條件支持」，寫稿不要稿費。但另一部分朋友則苦苦相勸，要老萬三思而行，因爲剛有一家賠了一百多萬的報紙關了門，剩下來只是一個排字房，一副老機器；也有一家出了半個月的新報紙，已賠了二十八萬。聽說老萬要辦報，恐怕走上他們的舊路，勸我三思，是基於一番好意。

老萬是新聞老兵，服役數十年，和一個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老差骨一樣，那會不知道個中危險？但老萬有明知危險也要闖進去的理由，因此只好「下定決心」。

老萬鬬志・並未過時

果在六七年出版，還會有點綽頭；現在辦，很難，看來他（指老萬）今回要焦頭爛額了。」除了這種看淡的論調外，還流傳着許多謠言。有位當時得令的同業說：「他曾經找過董事長，要求投資，沒有成功，董事長對他沒興趣。」也有人說：「他辦成功，是××局長給他投資的。」

這是敝行同業最可恥之處，有了一點成就，自大成狂，狗眼看人低，對別人的事，總是看淡。老萬並不認爲會有「奇跡」出現，更沒有本領創造奇跡，不過香港有四百多萬人口，彼此口味不同，在這四百萬人中，只要有幾百分之一的人要看我們的報，便可以站得住；有了「萬人雜誌」的讀者做基礎，不必出現什麼「奇跡」也可以生存。能夠站得住，慢慢向上爬，便可能有一天爬到與他們同等地位，到那時，他也許會說是「靠運睹」。是的，人的運氣很要緊，老萬一向運氣不如人，所以幾十年來都是捱世界，沒有鈔票、華厦向人「示威」，但有百折不撓的精神，失敗了可以再起。

因此，不論茶檔中人看好看淡，並不影響老萬的決心，老萬在動手前已作最壞的打算，承受得起任何打擊。

機會很多・卻沒興趣

曾有過不少機會。六七年港共暴動時，一位電台大亨要以巨資與老萬合作辦「萬人日報」；在此之前，一位已故巨商也曾斥資要老萬辦報，連印報機也買了，都沒有辦成功。原因之一是老萬有一份入息不錯的工作，不願負太大的責任，消耗太多的精力。因爲辦一家新報紙和在一家已上了軌道的報紙工作，只花十分一精神已經夠了。

因此老萬提起辦報就怕辛苦，把許多有興趣投資的人都回絕了。如果由別人投資，老萬來辦，和現在打工有何不同？所以對辦報一向不感興趣，怎會向董事長提出過要求？說這話的人，無非表示他是董事長的「親信」，董事長什麼事都告訴他，所以他知道這「秘密」。其實老萬地位低微，那有資格向董事長提出「合作」的要求？這未免把老萬的身份提高了。

至於說受××局長資助，放這謠言的人更一點常識都沒有。××局長雖在某一方面很有權力，但不可能動用公帑，如果以「私人財產」論，他比不上老萬；若說他「資助」老萬辦報，無非是造謠者的幻想，以爲老萬寫過幾篇文章提到他，就是他的老友記。其實彼此間的友誼，是建立在互相尊敬的基礎上。

大牌作家・義務幫忙

「萬人日報」成敗尚在未知之數，但因讀者的熱烈期望，朋友的關心，以及同業的靜觀：睇你攪成點樣！

崗位拉過來。

那位百萬辦報的大老板也感到人才難找，老萬找朋友幫忙全講交情，但交情也不能令對方枵腹從公，要內容好不可能太慳皮，因此老萬在拉角這方面，頗費心思。我們經濟上的條件雖然遠比不上百萬元辦報的大老板，但大老板找不到的人才，我們只消打一個電話，便可把稿子約好，這一點是我們優勝的地方。

香港頂兒尖兒的作家都會為我們付不起高稿費的報紙執筆，因為在我們報紙上寫文章不會受任何限制，只要和我們的大方向相同，只要不犯官非，我們都會照登，這一點，和資本家辦的報紙有所不同。我們的報，讀者是真正的老板，只要是讀者需要的，我們都盡量發表，刪改腰斬等等不尊重作者的事，不會發生在我們的報上。

反映民意・服務讀者

除了職業作家、半職業作家外，「萬人日報」還打算容納讀者的意見，每天有「萬人論壇」，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個人瑣屑，言之成理，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見，我們都盡量發表。這是報紙上的海德公園，當局要知道真正的民意，可求之於「萬人論壇」。

此外，我們還打算使「萬人日報」不只是可供讀者閱讀的報紙，還是替讀者服務的報紙。我們打算設「寃情版」，由「包青天主編」，這個包青天當然不是包拯再生，只是假託而已。不過我們有一班幹部會為訴寃的人尋求解決辦法。比方，你住在徙置大廈，管理的人無理把你攆走，我們不但刊出你訴說的寃情，還派員替你交涉，設法找尋圓滿的解決，這種服務，相信對一些無可求助的小市民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不過，這只是我們的理想，將來是否辦得好，未有十足把握，可以保證的是：我們一定盡力而為。

過去「萬人雜誌」一直強調「萬人一家」，「萬人一家」。將來「萬人日報」擁有更多讀者，「萬人大家庭」就會擴展得更大了。

內容豐富・勝過大報

香港每日出紙三四張的，被稱為「大報」，其實，一家報紙的「大」與「小」，不能視乎出紙張數而定，也不能視其辦公大樓是否夠照為標準。所謂「大報」，每天出的三、四張紙，百分之六、七十的篇幅刊登廣告，文字佔的篇幅不過百分三十左右，加上大半是報社本身的「新聞」，諸如舉辦旅行團、舉行抽獎、老板的活動、或者什麼比賽、出售什麼東西等，往往又佔了新聞篇幅的三分一；另有三分一是「蟮稿」、私人的、社團的、商號的，一大堆，然後才輪到新聞報導，出紙雖多，供給讀者閱讀的，只不過一小部分，不消幾分鐘便把值得看的都看完。許多讀者都有同感，看大報，就是看廣告，這些報紙，主要是為資本家服務，把他們發財賺錢的商品介紹給讀者。

籌備中的「萬人日報」雖然只打算出一大張，但如果計算刊登可讀的文字，篇幅比出三張紙的還要多。每一版有十七欄，一欄一千字全張六十八欄，使有六萬八千字一天，除掉標題、電版等等，最少也有四萬字，如果你要不遺巨細的讀畢，可以打發一整天時間。暫時，我們沒有廣告門路，無法為商號服務，（即使有亦不會多），可以盡量多刊新聞及專文，讀完我們的報紙，比讀一份大報更多份量，並不因為我們只出一張便會視為「小」報。

銷路廣告・是生命線

「萬人日報」的宗旨既然要成為市民的園地，羣眾的喉舌，當然也需要羣眾支持。如果市民大眾能把它視為自己的報紙，大家訂閱，或經常購閱，使我們的發行數字日增，銷數多了，我們自能站穩，生存下去。

另一個支持「萬人日報」的方法是刊登廣告，廣告客戶自然選你這一份報紙為對象；如果擁有的是下層讀者，雖有廣大銷路，也很難爭取廣告。因為這些報紙內容黃色，不能入家庭，雖然銷得，沒有廣告效力，廣告客戶不要這種報紙的。「萬人日報」是一份健康的報紙，內容不涉及淫褻，我們的讀者對象包括上中下三等人，也即是說，不管那一類廣告，都會有它的讀者。

當然，我們新出版，客戶沒有認識，可能要過一段時間，在我們銷路上有了成績後，廣告才會發展起來。不過，在出版的初期，卻要賴朋友支持，需要刊登廣告而又是萬人擁躉的朋友，希望在這方面給我們支持，使這呱呱墜地的嬰孩，得以很快長成。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有些報紙新出版的時候，滿紙都是恭賀廣告，其實一份報紙新出版，成敗還未知道，有何值得恭賀之處？讀者看到那滿紙的恭維，只有引起反感。

有位發行報紙的大報販告訴老萬，凡是出版時有很多恭賀廣告的報紙；大多數是短命的。開始時係威係勢，過一段時間便無影無踪。我們雖渴望商號及各大機構惠登廣告，但恭賀這一類廣告則予謝絕，各位有心支持，可以刊登正式商業廣告，恭賀太多，有打秋風之嫌。

一份新出版的報紙，口碑最為重要，我們有好處，向你的親戚、朋友、同事廣為介紹，朋友相信你，當然會試讀，如果我們內容不差，他很容易讀上癮，我們便會增加了一個長期讀者。每一家暢銷的報紙都是這樣長成的，很難一砲而紅。

因此，老萬希望每一位讀過我們的報的朋友，介紹給你認識的人，這是最實惠的幫助。雖然每一份報我們只收到一毫七仙，（散紙期間只得七仙），但銷數廣了，積小成多，數目便很可觀。

老萬不願對「萬人日報」的創刊作盲目樂觀，但努力總該有收穫的，我們盡了力量去辦，失敗的機會便必然減少。

來到香港，在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的中文系任教，竟然已有九個月了。香港號稱東方之珠，但是大英帝國皇冠上的這顆寶珠，現在已經發黃，無甚可看。我來此地，不是爲了看珠，而是爲了看自己的故鄉。遠望，也許不能當歸，但總比不想也不望要好。小小的香港，蜷伏在毛澤東的矮簷下，正對着中國大陸的後門。這扇後門，雖然關着的時候多於開着，畢竟有人進出。我最想聽的，便是出來的人口述的親身經驗，而如果說的人是一位知識分子，尤其是深知中國文化的作家或學者，則他的「見證」自然加倍的可貴。每次「聽證」之後，都非常激動，聽山下、九廣路末班的火車駛向大陸的邊境，一縷鄉思，千里相牽，久久不能成眠。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和陳若曦的一夕之談。陳女士的原名是陳秀美，她是台北人，十四年前和王文興、白先勇等同時畢業於台大外文系，曾經是「現代文學」季刊早期的健將，以小說見稱。台大畢業後，她去美國留學，和段世堯先生結婚。文革前夕，她和丈夫同到中國大陸。這件事想在台北的文藝界，頗有傳聞，其後數年，卻不再聽到陳若曦的消息。直到前年，才又傳聞她和丈夫已經從大陸來到香港，當時我正在台北，心想如果能親耳聽她述說七年來的經歷，該有多麼可貴。

去年八月來到香港，我就一直找機會見見陳若曦。終於在十一月初的一個多風之夜，就在中文大學我的寓所裏，和她暢談了三個多小時。在座除了段先生和我之外，尚有另一對夫婦、杭儷均爲博士，丈夫且爲國際間有名的學者。這對夫婦和我們的關係相當密切，因爲丈夫和我在台大先後同學，太太則是我存在一女中的同班同學。他們曾經回去中國大陸，在某地教書，但是無法忍受那裏的生活，一年後便出來了。所以正確的說法，那天晚上，與其說是我和陳若曦對談，不如說是那兩對夫婦此起彼落交換舊日的辛酸回憶，我們只能算是旁聽。

陳若曦變了！記憶中的陳若曦，是台北文壇一位前衛的女作家，也是一位早熟而洒脫的女孩，很活很動人，很有頭腦。在我眼前的，卻是一位中年婦女，衣著簡樸，舉止從容，神態與言談之間充份流露出成熟的沉着、沉潛、沉毅。少女時代的昂揚與興奮已經不見，那一份沉毅之色，該是文革的大風大雨裏鍛鍊出來的吧？陳若曦不是個弱者，這一點是不變的。她在大陸歲月的所感所受，已經寫成作品，包括「明報月刊」去年十一月號出刊的短篇小說「尹縣長」，和今年二月號與三月號已經連載了兩期的中篇「耿爾在北京」。多年來，描寫中國大陸的作品，大半偏於政治分析與新聞報導，缺少眞實的感性。陳若曦的這兩篇作品，可以說是自「秧歌」與「赤地之戀」以來最可觀的小說。陳若曦有這麼豐富的題材，應該寫一部蘇辛尼津式的鉅著。如果今日在海外的中國作家，有誰有資格爲六十年代末期的中國作見證，那該是陳若曦而不是韓素英。

陳若曦已經在今年一月間和丈夫遷去加拿大定居。最近的一次

中國

克曼博士（Dr. Pienre Ryckmans），講題是「中國大陸文藝的現況」。由於事先宣傳不足，時間又訂在復活節四天長假的前夕，那一天的聽眾只有四五十人，但是就其意義而言，卻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演講。

在報導這次演講會之前，必須先介紹李克曼其人。李克曼是比利時人，現年三十六歲，魯汶大學博士，專攻中國美術史，博士論文研究的是石濤的畫語錄。大約在十七年前，他去台灣唸過中文，當時我和他見過一次面，還向他請教過超現實主義的詩。一九六七年，他來新亞書院做兼任講師，並就近研究廣東畫家蘇仁山的作品，用法文寫了一部專書。不久他被澳洲坎貝拉的國立澳洲大學聘爲高級講師，擔任中國文化與中文等課，以迄於今。李克曼先後去中國大陸兩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五〇年，參加的團體是比利時青年訪問團。第二次則近在一九七二年，是比利時政府派他去開設領事館，並有意任他爲文化參事之類的官職。他住了半年，感到十分失望，便離開了。此行種種觀感，他用法文寫了一本書報導，已於最近在法國出版，書名「中國的陰影」，作者Simon Leys是李克曼的筆名。三月廿七日李克曼在演講會上所說的種種，正是這本書的摘要。李克曼身材瘦長，鬚髮留得頗長，衣著很是簡便，可是態度十分嚴肅，說到激動之處，神情幾乎近於哀痛。從頭到尾，他的演說全用中文，國語之純正與流利，比起我領教過的所有西方人來，都要高出很多。

一開始，李克曼就說，第一次他去中國大陸，覺得一切似乎都有生氣，富於活力，興奮之餘，他立志要把中文學好，以便認眞了解中國。可是一七二年再去時，他便大失所望了。他發現文革對中國文物的傷害至爲嚴重，從「北京」到西安，從他的中國太太的家鄉合肥到廣州，他舉了好幾個例子，說明有多少寶貴的名勝古蹟毀於文革的動亂。他說，許多從大陸出來的人都不報導這方面的實情，實在有違良知。研其原因，不外第一，不敢開罪中共。第二，根本沒有見過。第三，許多文物的陳列場所，只容外賓參觀，國人反而無緣瞻仰，沒有「本單位」介紹，就進不去。

說到文學，也同樣可哀。書店有如中藥舖，因爲書全高高擱在架上，和顧客中間隔着櫃台，要拿書，得請店員動手。架上之書冊數很多，種類卻很少，同一本書會擺上百十來冊，一覽無遺，十分單調。從前在「北京」，逛書店曾是一大樂事。一九七二年，偌大一座「北京」城，買不到一部「唐詩三百首」或「說文解字」。後來市面上可以買到「西遊記」、「紅樓夢」之類的舊小說，讀書人「餓」了幾年，立刻搶購一光。

說到這裏，李克曼的聲調十分沉痛。「北京」向爲中國文化中心，「北京大學」久稱高級學府之冠，「可是你們知道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在讀些什麼嗎？他們讀的不是中國文學，是馬列主義、共產黨史、毛澤東思想！」至於文藝刊物，選稿的標準極爲苛嚴。以一九七三年第一期的「廣東文藝」爲例，稿約之中就明確規定，要投

那半打戲；戲台上演過，又搬上銀幕，大陸之大，從南到北，每一個城裏，每一齣戲裏，演員的表情和動作完全一樣。如果一位角色的左臂上有一塊補釘，那麼走遍大陸，同一位角色出場，一定是同一塊補釘。李克曼認爲這只是僵硬的「學院派」作風，不能算是自生自發的「羣眾路線」，同時，由於它是江青所頒定，只能視爲由上而下的「宮廷文藝」，並無若何革命意味。

至於近來中共在西方國家大展出土文物，李克曼也認爲只是權宜之策，並不意味文藝政策有什麼改變，或是人民已經有研究古典文物的自由。政治掛帥，仍然是最高的原則。一切手段，都以政治宣傳爲目的，文藝，只是一種手段罷了。直到現在，大陸文藝界奉行的金科玉律，仍然是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的那篇談話。李克曼說，就他看來，大陸眞正實行的，不是什麼「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傳統的官僚主義」。此說與陳若曦之說頗爲相近：陳說以爲實質上等於「帝制」。如果那裏仍然有階級對立，那便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對立，因爲李克曼親身接觸的小人物，說到自己一類人時，都是「我們」，說到統治者時，都是「他們」。最後，李克曼說，身爲知識分子，就應該拿出良心來爲眞理作證，「隱惡揚善」是不夠的。他說，他承認中共在工業的建設上有若干成就，但這些成就不能遮蓋不健全的文化現象。又說，要了解共產黨在文化上的本質，有兩位作家的書値得一讀：一位是中國魯迅，另一位是英國的歐威爾（George Orwell）。說着，他在黑板上寫下史記「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他以爲魯迅和歐威爾，正是這種「一士」型的人物，魯迅攻擊舊社會的種種，仍可用來印證今日大陸的「新社會」。魯早作在身前，就看出所謂「革命」並不能一勞永逸，解決一切。同時，歌頌革命並不等於革命文藝，因爲「革命」一旦成功，便只准歌頌革命，不得暴露現實，遂成爲宮廷文藝了。李克曼說，他對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學問與道德素來佩服，可是不懂爲什麼李約瑟在報導自己大陸之行時竟說白雲觀，「北京」有名的道觀，維護得很好，因爲那道觀明明已經毀損不堪。

演講完畢，接着便是問答。一位學生問主講人，大眾文藝本來就是給工農兵看的，只要內容健康便可，當然不可能像資本主義的文藝那麼「雕琢」，主講人開口便說中共文藝落後，豈不是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個問題，一聽便知是左傾的口吻。從左傾的角度看來，談論文藝時只講文藝本身，只講語言、風格、結構、藝術水準等等，不講階級意識，不強調政治意義，這便是所謂「形式主義」了。例如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由於只談文學，不談階級鬭爭，當然不爲左傾批評所容；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便詆爲「不澈底的（實質上是反動的）改良主義」。當時，李克曼笑笑說，形式和內容是不可分的，有什麼樣的內容便有什麼樣的左式。如果形式保守又僵硬，語言千篇一律，那麼內容一定也是陳腐的八股和教條，這樣子的文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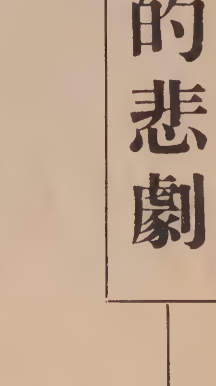
余光中

來的，而蘇聯的宮廷文藝，又是法國十九世紀小資產階級文藝的爺版。他說，中共的樣板戲是最醜陋、最反動的東西。這一點我完全同意。四年前我在美國看過「東方紅」的電影，當時便覺得那是保守而落伍的表現方式：音樂抄襲柴可夫斯基，畫面摹仿戴拉克瓦與謝利科，簡直是浪漫主義的末流，毫不「革命」。

那兩三位左傾學生意猶未盡，又說了一通什麼「在革命期間，文藝是次要的東西，一時當然照顧不到」的論調。李克曼表示，如果他們有興趣，歡迎改天去他家品茗詳談，當爲那幾位學生欣然接受。我坐在後座，感慨很深。就中國文化而言，李克曼和那幾位中國學生形成鮮明的對照：李克曼的國語正確而流暢，那些學生的國語囁嚅而含混，一個問題斷斷續續支支吾吾憋了半天還沒有問清楚，李克曼在黑板上隨手寫一句中文，字體勻稱穩健，但那些學生事前在黑板上寫的演講題目，則歪七倒八，不成格局；李克曼對中國文化認識頗深，引經據典，十分自然，那些學生除了幾句左傾的口頭禪之外，對中國文化所知甚淺。這樣的對照簡直是一大諷刺。

最後，我問李克曼中國作家在大陸的近況如何？他說，他確知老舍和傅雷已在文革期間自殺。他在大陸時曾見到冰心。冰心告訴他說，中國的作家都過得很愉快。他說，那麼老舍呢？冰心說，他呀，誰叫他自己那麼緊張嘛。

三月三十一日，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在香港召開副刊編輯座談會，台北來了好幾位代表。我曾與殷允芃小姐及高信疆先生去看李克曼，談了一個多小時。李克曼說，法國的知識分子近來已經漸漸認識中共的眞象，不再像以前那麼親毛了。又說他的大陸之行報導「中國的陰影」一書，在法國頗受重視，英文譯本不久亦將出版。李克曼的一席話，令我想起近日讀到的一本好書：「無須馬克思或耶穌」（Without Marx Or Jesus）。作者郝維爾（Jean-Francois Revel）正是一位法國作家，該書的英譯本一九七二年在英國出版，在英美的評價甚高。郝維爾在「無須馬克思或耶穌」裏指出，未來眞正的世界革命，不可能發生在共產國家，西歐，或是第三世界，只可能發生在美國。郝維爾說，在今日，即使西歐各國的共產黨，也不會把蘇聯當做革命的典範了，至於中共，同樣不能寄予希望。他把文革叫做「集體虐待狂的發作」；他認爲文革不但無損於中共的獨裁政權，甚且使它變本加厲。他說，西方有些學生以「毛派」自命，不過意在反抗一切權威，爭取絕對的個人自由而已，事實上這般學生對今日中國大陸的現況根本一無所知。郝維爾指出，一般人認爲只有資本國家才會以帝國主義姿態去侵略其他國家，事實上共產國家一樣有帝國主義之實：蘇聯之於捷克，正如中共之於西藏，同樣是帝國主義的行爲，而蘇聯與中共之交惡，本質上也正是兩個帝國勢力的衝突而已。看來，西歐的高級知識分子是漸漸在覺醒了。只有我國一些所謂旅美學人，還在發表「大陸很好，不過我不適應」的鄉愿之論。國內譯壇高手不少，希望他們不久能譯出這兩本書。



泰國的悲劇

岳騫

就當馬來西亞總理拉昔克指責毛黨支持馬共叛亂，不守周恩來不干涉馬來西亞內政的諾言之同，天，泰國總理庫立也接受了周恩來的邀請，去北平談判「建交」，預料將有「聯合公報」，聲明「互不干涉內政」等一類例行的把戲演出，但周恩來向拉昔克提的擔保已如放屁，則對庫立所說的能否算數，似乎不必求神問卜，算命打卦，大家心裏也都有數了。

「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此真至理名言，泰國的前途實在令人擔心，茲將泰國現政府情況，略作介紹。

根據一九七四年新憲法規定，泰國是一個君主立憲的民主國家，國王是國家的元首，並且是三軍名義上的統帥，但是不負國家行政上的實權。國王是世襲制，擁有特赦、修改和批准憲法、公佈法律、以及任命經由國會選出來國務總理的權力。國王逝世後，王位由太子繼承，如果沒有太子，公主也可以成爲王位的繼承人。國內男女平等，人民有集會結社、秘密通信、言論、生命財產安全、居住和服兵役的權利。凡是泰國公民，年滿二十歲的就有選舉權，年滿二十五歲的就有被選舉權。

行政權屬於國務院，國務總理是國家最高行政首長，由國會眾議院中多數黨領袖擔任，向國會負責。國務院委員人數不得超過三十人，國務院下設有外交、國防、內政、財政、商務、農業、教育、公共衛生、司法、交通、工業等部，以及駐總理府國務員和主管國立大學事務國務員等。在行政區域劃分上，全國共劃分成七十一個省，每省設省長一人。全國又分成二百一十四個縣，再分爲四千五百三十三個鄉鎮。

立法權屬於國會，國會由參眾兩院組成。參議院有參議員一百名，由國務院提名經由國王批准後任命，任期六年。參議員年齡必須在三十五歲以上，不能同時身兼政府官職，大部份是由一些退休政務官和大商人擔任。參議院設議長一人，自參議員中推選出後由國王任命，月薪一萬五千銖。副議長兩人，也是由參議員中推選出後由國王任命，月薪一萬銖。參議員月薪五千銖。

眾議院有眾議員二百六十九名，全部由人民分區普選產生，任期四年，可以連選連任。由眾議員中推選議長一人，副議長兩人。眾議院議長月薪三萬銖，副議長和反對黨領袖月薪二萬五千銖，眾議員月薪一萬銖。

國會中的各項會議，須有全體議員三分之一以上出席方爲有效，議員在國會中陳述事實，發表意見，或投票表決，都有絕對的權力。除了現行犯外，國會議員在會期中非經國會的同意，不受逮捕、拘禁、或爲偵查犯罪而被傳喚。所有國會眾議院議員全部隸屬政黨，議員如退黨或被開除黨籍，便自然失去議員的資格。

司法權由法院用國王的名義行使，司法獨立，不受行政權的干涉。法官由國王依法任命、轉任或免職。憲法的解釋權，屬於特設的憲法審理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大理院院長、上訴法院院長和檢查總長等高級司法官，以及國會所指派的三名代表共同組成，以大理院院長爲委員長。

現在國內共有四十二個政黨，計有民主黨、社會正義黨、泰族黨、社會農民黨、社會行動黨、社會國家主義黨、社會主義黨、新力黨、社會主義聯合陣線黨、和平人民黨、人民正義黨、泰黨、國家復興黨、新民主黨、泰國主權黨、人民力量黨、泰國國土黨、勞工黨、自由人民黨、經濟人黨、農民黨、開發內地黨、人民進步黨、自由黨、自由民主黨、民主政治黨、社會發展黨、社會黨、社會進步黨、人民黨、泰和黨、職業輔導與慈善黨、主權黨、黃金半島黨、羣眾黨、全民陣線黨、文明黨、暹邏黨、元老黨、農工黨、和平陣線和工人黨等。

共黨在泰國是非法組織，早在一九四九年開始，共黨就支持泰共對泰國政府進行顛覆陰謀，當時

泰共頭子乃比里前往共區雲南車里，在共黨卵翼下成立了「自由泰國」的偽政權，並且組織了「泰國人民解放軍」，還在雲南設立「泰國人民之聲」電台，加緊對泰國進行武裝鬬爭和政治作戰。一九七二年，泰共武力在泰國東北部、北部、中部和南部各省加緊進行武裝叛亂活動，企圖達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的最終目的。

此外，中共又支援泰共成立「泰國人民聯合陣線」、「泰國民主愛國陣線」、「泰國獨立行動陣線」、「泰國聯合愛國陣線」和「泰國勞工聯盟」等非法組織，這些偽組織在北平設有代表處，直接由中共主持國際統戰部門的「對外聯絡部」指揮。在共黨的控制下，上述泰共各種偽組織的六十五名高級幹部，曾先後在重慶「馬列學院」受訓，學習所謂「毛澤東思想」，然後潛返泰國負責訓練泰共游擊隊，加強對泰國政府的滲透顛覆活動。共黨也經常派遣幹部和特務人員潛入泰共盤踞區，充當泰共游擊隊的「指揮員」。

現在「泰國人民解放軍」的游擊隊員們，都身穿中共軍裝，胸前佩帶毛像的徽章，使用中共製造的步槍、機槍、迫擊砲和火箭砲等武器，他們到處打家刼舍，伏擊政府軍，採取以大吃小，打了就跑的戰術。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泰共在其「建黨三十二週年」的聲明中，曾說：「我們以農村包圍城市，走武裝奪取政權的路線，才能趕走美帝國主義，才能推翻反動政府，建立人民政府。」

泰共的理論完全襲自毛幫，猶幸泰國陸軍勢力強大，泰共只能在邊僻山區流竄，尚未足以威脅到根本。

泰國三軍兵力共約十七萬人，其中陸軍約佔十二萬四千人，在編制上設有兩個軍團和一個獨立師，計有三十八個機動步兵營，兩個防空團，四個裝甲團，十個砲兵營，兩個工兵營，一個航空隊。主要裝備有五十架直升機、四百輛坦克、五百門大砲、一千輛卡車、兩百枚鷹式防空飛彈、九萬三千支步機槍（包括二萬三千支M十六自動步槍）、五千支手槍，另外還有一些電子通信裝備，以及雷達、反坦克火箭和火燄噴射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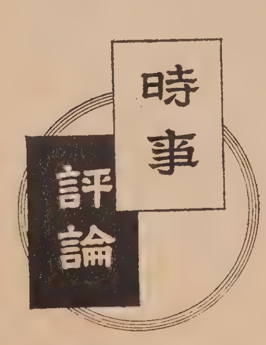
空軍兵力約二萬五千人，其中烏打拋、科拉特、塔卡里、色軍、洛坤拍農、廊開、坤敬、烏隆和色桃邑等九處大型空軍基地，都有最新式的現代化設備，可供世界上最大、最重和飛得最快的新式飛機起降之用。泰國空軍飛行官員都是由美國空軍訓練，航行管制軍官多由中國教官代訓。飛行部隊擁有六個大隊的作戰飛機，共有六百架，其中F－86戰鬥機七十五架，F－5A戰鬥機三十五架，A－37攻擊機十八架，另外還有AT－6、AT－28、OV－10等小型飛機近百架，所有戰鬥機都配有空對空飛彈。此外，泰國空軍還有一百架直升機，以及一些教練機、運輸機、偵察機、救護機和水上反潛巡邏機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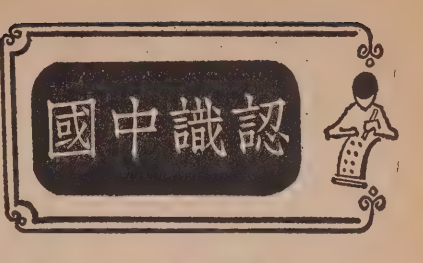
海軍兵力約二萬一千人，擁有各型艦艇約一百艘，還有幾千名海軍陸戰隊，主要艦隻有四艘驅逐艦、四艘潛艇、十一艘巡邏艇、二十二艘魚雷快艇、三十二艘摩托武裝砲艇，另外還有掃雷艇、登陸艇、運輸艦等其他輔助艦艇。

泰國過去三十年的安定，得力於王室、僧侶、陸軍三大力量之合作，一九七四年政變，軍人政府被推翻，總理他儂流亡美國，副總理巴博流亡台北，他儂之子，巴博之婿納隆原在台北現去了歐洲。泰國從此沒有了有力的政府，現國會竟有二十二個黨，開國際政黨政治的先例，政府日日在風雨飄搖中，國家社會自然失去安定。

軍人當政自有許多流弊，如已故總理沙立元帥，死後發現小老婆竟有二十多，現在台北的巴博更是專權跋扈，但軍人對王室卻一直由衷尊敬，所以雙方三十年來始終合作無間。不意納隆在政壇上崛起之後，少年得志，狂妄無知，一次竟在外交使節雞尾酒會上，對幾位外國使節自稱為未來泰國共和國首任總統，在納隆也許是一句戲言，傳到泰王耳中，卻引起泰王警惕，泰王年齡與納隆相若，泰王信得過他儂，巴博不會推翻王室，但不能相信納隆，恐怕有一天政權落入納隆手中，君主立憲制度便受到威脅，因此，泰王乃先發制人，在其授意下，泰國學生發動政變，陸軍也不敢插手過問，他儂、巴博、納隆只得乘機逃亡國外。但泰國從此陷入混亂不安狀態。

泰國此次與毛幫「建交」，極力促進的是外長乃察，國會議長巴實，總理庫立實在是無可如何。乃察又是一個大少爺，其父乃屏與鑾披汶是一代人物，要算是泰國軍人政權第一代，也晉陞到陸軍元帥，鑾披汶時代任副國務院長兼農業部長。乃屏的女婿乃砲，在十四年前更是泰國政壇大紅大紫的人物，任警察總監，並握有兵權。一九五六年沙立、他儂、巴博發動政變，鑾披汶、乃砲分別逃亡，乃屏雖未逃亡，但也失去職位，到了乃察露頭角，只能在外交方面發展。不能在國內執政，乃察痛恨沙立一系的軍人政權，軍人政權立場親美偏右，乃察便親毛，偏左，希望藉毛之力，有一天坐上總理寶座。另一個國會議長巴實，實在是中國潮州人，中名許敦茂，是一個投機政客，原來是巴博的爪牙，在巴博任副國務院長兼內政部長掌握大權時，許敦茂便誘其向左轉，曾去北平與毛勾搭，軍人政權被推翻，巴博逃亡，許敦茂更大力向左轉，當選議長，公開與毛幫勾搭，終於促成泰毛「建交」，泰國也被推入深淵，言之痛心，但似乎劫數註定，外人也無可奈何！





「半邊天」談論「半邊天」

柳以青

美國影壇上的「傻大姐」莎莉麥蓮，卻不是「傻傻地」，雖然人們從她的演戲中，封了她一個這樣的名字。

不知道由於演戲時，總是被導演來指東指西，自己的志趣與天才不能完全地發揮出來，於是，她就想另謀發展能在電影中盡量表現出來，意思是不；或許是她的票房紀錄下降，再不能獲得資本家們的投資，於是，她就得另想別的辦法，來維持她那「明星」的「名聲」。也或許她眞的由於所過的明星生活太過腐化，使到她不能從中得到她所希望的，是於轉向了其他方面發展。

先是反戰，後是參加婦女解放運動，現在是只要有關「半邊天」的婦女的事，她都會參與一份。表面上，她卻是有了很大的轉變，骨子裏，她仍然是要維持她的「名聲」於「不墜」。

最近，法國的妓女們，由於抗議警方的捉提，大行佔據教堂來做示威，莎莉麥蓮也在美國遙遙地加以支持。相信這一次，莎莉麥蓮會吃到苦頭的。然而，吃苦頭是一件事，在國際婦女年中，大出其風頭，卻是大大值得的一回事。說不定將來在婦女界的歷史上，莎莉麥蓮必會佔得一席位的。起碼，在這一點上可以證明：愛名的嗜好，不僅是男士，就是女士們，也都是等量齊觀的。有時，女士們的愛名，較諸男士們更無所不用其極呢！起碼，莎莉麥蓮就給了我這麼的一個具體的印象。

對一段描述的分析

最近讀到有關莎莉麥蓮的情形和談話，那是有關婦女的，有關中共統治下的婦女的，以及她對這方面的看法。

在我們中國人的一些特徵來說，或是，更好說，在中國人從事宣傳的這一行業來說，最好說：中共在海外從事宣傳的技術來說，只要對大陸說半個好字的人——不論是大人、小人、男人和女人。都會先肯定或奉送一些名銜的，因此，對於莎莉麥蓮，由於她寫了一本書和拍了一部影片，是對「新中國不存侮辱，不含敵意，使美國人耳目一新」的「一九七三年訪問新中國心得」，於是，在對外宣傳上就「奉送」給莎莉麥蓮幾個名號稱：「既是個成名的演員，又是作家、藝術家，以及社會活動家。最可貴的，是她富正義感」。

當然，「奉送」名號或許有其道理，但是，名號也者，可以加上更多的，更美好的，更動聽的等等，對於一個人的實質，並沒有什麼影響，除非，我們從一個人的實質分析裏，知道一些有關這個人的思想、理念與行徑是如何之後才行。

這裏，首先看看莎莉麥蓮在其電影中所表達的，而由觀眾之一的記者所描述的情形：

「通過這部電影，他們看得出來，中國人雖然衣着簡單，卻是豐衣足食。雖然辛勤工作，卻無不心情愉快。他們都虛心學習，惟恐自己落後。他們都由衷地關心他人，無私地幫助他人。……更鮮明的是，街途沒有閒人，沒有乞丐，沒有人吸毒，也沒有強姦槍殺。他們都緊緊地團結一致，向着一個共同的目標邁進。……在美國人心目中，這些都是奇聞。他們爲中國翻天覆地的改變而震驚，他們也爲中國迅速的成長而震驚。」

從這段描述中，我才意會到：何以該文作者要奉送莎莉麥蓮是一位「作家」和「藝術家」了。同時，又奉送她「富正義感」了。

同時，又使我想起了中共對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影片，何以會指其污衊了，當然一定會先否定了安東尼・奧尼是「藝術家」和「富正義感」了。

如果所謂的「藝術家與正義感」是如此的話，那我不知道所謂的「藝術家」何價？「正義感」何價了。

中共的宣傳，在這些地方，總是僵化了的。要「讚」一齊「讚」；要「彈」一齊「彈」；他們總也不會相信，在海外自由地區的人民，該是如何明察秋毫的。這一僵化的態度無從改變，所做的宣傳，看似「如山像濤」，實際上那是浪費，浪費人力與物力，浪費大陸人民血汗所耕耘的收穫。

我們再分析一下這段的文字。

既是豐衣的話，似乎就不該用「衣着簡單」了。在讀到這一對比時，使人懷疑這究竟是在表達什麼。

心情既是「無不愉快」了，與「辛勤工作」與否，沒有必然的關係。原因是：在不「辛勤工作」時，是否「心情」就「不愉快」呢？

「虛心學習」很好，但是加上「惟恐」自己落後的「惟恐」兩字有問題。難道說：「虛心學習」一定會「前進」嗎？不「前進」而成爲「落後」的話，就會有某些「恐懼」的，如果是，這「恐懼」之情，與「恐懼」之感的存在，還是否眞能「心情無不愉快」呢？

這個「恐」字，用得好，道出了一些大陸上事實的眞相。

「更鮮明的是」，這鮮明兩字很重要。因是爲拍電影，鏡頭對住什麼，什麼就鮮明。由於莎莉麥蓮鏡頭對住的是「沒有」閒人、乞丐、吸毒、強姦槍殺，所以就在「沒有」這些情形之下「鮮明」起來。

從這些鏡頭裏，眞得能使美國人「震驚」出「中國翻天覆地的改變」呢？或是「震驚」到「中國迅速的成長」嗎？

恐怕不是。同時，也不可能是。

「沒有閉人」，這「閉」的解釋是什麼？而「不閉」所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

「沒有乞丐」，這是影片的鏡頭描述呢？還是實情？而「乞丐」的定義是什麼？「黑戶」算不算是大陸乞丐的另一類型？而「黑戶」產生原因是什麼？

「沒有人吸毒」，並不是什麼翻天覆地的改變，因爲以前的中國人，吸毒者只佔一小部份而已。

「沒有強姦槍殺」，這種電影鏡頭是可遇不可求的。沒有強姦，是新聞報導沒有呢？還是實際上沒有？這些可以看看最近三期的紅旗與學習與批判吧！槍殺也者，有槍的人，才會槍傷他人，普通的老百姓，既沒有槍，何來槍殺？

至於說，莎莉麥蓮和她同行的十一人，在看了大陸的情形後，「她們都說自己變了，思想不同了，看法不同了，連人生觀也變了」，這方面我相信有部份道理，因爲「自從她們由中國回來，卻都成了名人。全美國的人都在談論她們，人人都想聽她們的報告，因此廣播電台、電視公司，便多次訪問他們。而訪問中的對答，也是可圈可點的。」

假如我不能提出與眾不同的意見，就不能成爲新聞；假如我不能承認自己在短暫的時間中，連自己也改變了——完全的，也就少有新聞價值，於是，她們只能說自己變了，思想，看法和人生觀也都變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倒想到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由於莎莉麥蓮等十二人到大陸短短的一行，就帶來了「思想」的「改變」，是否反證，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的婦女們的「虛心學習」的「智力」與「智商」，都遠超過中國人或中國的婦女們呢？

幾十年的中國婦女們，在不斷地進行着「虛心學習」，而還「惟恐」落後呢！但是身爲「名演員」、「作家」、「藝術家」、「社會活動者」及「富正義感」的美國婦女們，卻不費吹灰之力，就「悟」了，「悟」到思想，看法和人生觀的改變。這究竟是一副什麼樣的圖畫呢？

相信寫這篇通訊的作者，絕對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後果吧！

深淺詳略的分別

或許，我可以爲之答覆解釋一下。

何以莎莉麥蓮等，如此的「思想改造」成功呢？

一、由於中共對她們的改造程序是高等、優待的「速成班」式的。假如中共對中國大陸的婦女們，也以招待美國「貴賓式」的方法，住酒店，吃大餐、周遊各地來欣賞其他中國人們的辛勤工作的話，相信，絕大多數的中國「半邊天」，也早已思想完全改變了的。

如果不信的話，中共可以借了國際婦女年來嘗試一下，相信收獲必豐。

二、莎莉麥蓮等在以前的生活中，太過腐化了。因此，就有嚮往單純生活的思想。這是人性中的調和本能。因此，對中共治下的簡單生活方式，就很讚美。

然而，她們卻沒有想到：生活在簡單方式下的中國婦女們，難道就只注定這「簡單」方式嗎？

也就是爲此，團員中的一位就坦白地說：

「回想一下，我們擁有的資財比她們多，我們的物質生活比她們豐富，可是我們就沒有她們那麼快樂。」這不是很好的注腳嗎？

同時，她們又在兩相對比之下形容說：

「在美國這個社會裏，人們看人，是看他的金錢，看他的地位，看他的勢力。新中國評定人的標準卻完全兩樣，他們是看人的工作，看人的行爲，以及看人服務人羣的精神。」

這十二個人的這一比較，當然是不完全的。

美國的社會，人看人的標準是否是她們所說的，我不清楚。但是中國大陸上的人看人的標準，她們的分析並不是實質的。

這裏，我可以分析一下：

一、大陸上的人看人，首先是從階級的內容來看。這以階級來把人分爲等級的看法，是公認而流行的標準。那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由於這一分法，卻產生了不少矛盾與麻煩，但是，中共還是這樣分，而把其基礎是放在人性上的。

二、在實際的社會情形裏，在大陸人看人是看他們是那一出身。同時是做那一行業。共產幹部與軍人是最吃香的。假如你家裏是共黨幹部——同時不是被整風而打入冷宮的話，你的地位，你家庭的地位就高；如果你的兒子是當兵的，那麼，在人看人的標準上，你就高。

三、在大陸上一切缺乏的情形下，如果你有一架單車的話，在人看人的標準下，你便是「富有」的，於是在女子們選擇對象時，這架單車就成了標準。如果你是近海省份的僑眷，可以不時地得到僑滙的話，這又成了大陸上人看人的標準。

假如，莎莉麥蓮等深入地「體驗」和「觀察」的話，那就不會只從表面上或宣傳裏做上述的「肯定」說辭了。

當然，爲美國人對中國大陸的情形了解，會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

然而，對兩個世界不同的感受固然是屬於自己的，如果要以之爲立論的標準，恐怕還得深入討論，深入了解，深入研究的。

美國人在最近的世紀裏，總是給人以幼稚、輕信的感覺，莎莉麥蓮的這一「半邊天」，似乎也沒有脫離這一「幼稚」、「輕信」的頭巾氣。

下篇，談談莎莉麥蓮對民主自由的高見。

毛澤東與馬可斯

方劍雲

馬可斯帶着老婆仔女到北平兜一圈，進入中南海，與毛澤東擁抱親熱，動作肉麻當有趣。毛澤東倚老賣老，除對馬小子教訓一輪，還居然說自己是希特勒，可知人之將死，其言也眞。

馬毛勾結的效果

馬可斯由毛管區回到菲律賓，顯然沒有去時的意氣風發，雖然不是垂頭喪氣，卻也表現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情況，在飛機場與記者談話，只是努力解釋不得不與毛幫政權「建交」，至於「建交」帶來何種好處，卻一字未提。

馬可斯對毛的態度由熱轉冷，其因何在？是不是馬可斯在毛管區最後兩日有了新的發現，使他對，毛的眞正立場有了深切了解，領悟自己這次是誤上了賊船？還是受到其他方面的壓力，難以應付？抑是國內反對者要採取行動，藉此機會推翻他的獨裁統治？總之，無論如何，馬可斯這次去勾毛，必然要惹出一身蟻，是可以斷言的。

首先是美菲關係，馬可斯在鄧小平的招待筵上，公開抨擊美國，聲言要檢討美菲關係，意在迫美軍撤出菲律賓，在馬可斯的想法，毛幫反美反了二十幾年，又眞刀眞槍打過，毛之反美，應當是不容懷疑的。可能是吃了北平塡鴨，喝了貴州茅台酒之後，鄧矮子私下會告訴他，萬不可要美軍撤出菲律賓，因爲美軍一撤走，留下的眞空只有蘇俄補上，到時對毛將更爲不利。

這些話如果出了鄧小平之口，入了馬可斯之耳，眞如冷水澆背，頓時不知如何是好？更擔心回到馬尼拉之後，向美國大使如何解釋。

其次要說到菲俄的關係，菲律賓本來是極端反共國家，與俄毛均未「建交」，現在一旦與毛勾上，自不能拒絕蘇俄建交的要求，如此一來，馬尼拉甚至整個菲律賓，都要成爲俄毛鬪爭的場所，菲律賓兩股叛軍，虎克黨一貫是毛幫支持，南部的回教分離軍便是蘇俄通過利比亞予以支持，這兩支叛軍本身就會因爲背景不同而公開搏鬪，菲國即使不是四分五裂，也變成三分天下。至於俄毛在菲的情報戰，外交戰更要全面展開，今後荷里活再拍間諜片，不必去卡薩布蘭卡，只要去馬尼拉就可以了。

最後再說到中菲關係，中菲之間的友好關係在菲律賓獨立之前已開始，大陸陷共之後，更爲密切，雙方眞正是患難之交，憂樂與共，在外交方面，菲律賓有助於我，但在軍事及經濟兩方面，我皆有助於菲律賓，現在馬可斯毫不瞻顧斷然與中國決裂，在北平且聲明斷絕一切關係，「豪氣」是夠了，但是等到茅台酒醒，馬可斯覺得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回到馬尼拉又表示要派代表團到台北接洽設立商務辦事處，法新社自台北發出消息，估計中國政府不會接受，政府實在應該拒絕菲律賓代表團入境，這樣的朋友應當一刀兩斷，一個國家只看自己能不能自立，而不問外交是不是孤立，因爲國家的存在，並不靠外國人的承認。倒是馬可斯這一趟毛管區之遊，將替他自己同菲律賓惹下無窮禍患，不久便可看出。

肉麻當有趣的動作

馬可斯去北平，還有幾件插曲，也頗値得一述，首先是馬可斯那位漂亮夫人伊蘭黛向毛澤東臉上親了一下，這位夫人不知何以對毛澤東這麼有興趣，去北平的名女人多得很，從來沒有人同毛澤東親熱過。伊蘭黛去年到北平，與其子各挾着毛澤東合影一相，當時有沒有親一親，未見報導，這次在電視上卻看得淸楚，當伊蘭黛向毛澤東臉上親的時候，筆者特別注意毛澤東的臉色變化，以毛澤東個性，當這一位千嬌百媚，香風襲人的美人向臉上一親，即使不便動手去攬住其腰，臉上一副得意神態可以想像，但奇怪的是毛澤東竟然沒有半點表情，不是毛澤東學了柳下惠，而是由於嗅覺失靈，聞不到香氣，臉上肌肉失靈，對於伊蘭黛的香唇貼在臉上，毫無所覺，因此，伊蘭黛白獻了殷勤。

接着是馬可斯與毛澤東的擁抱，在電視上看了也頗堪捧腹，這一擁抱行動，顯然是馬可斯所主動，毛澤東兩隻手臂已舉動不靈，勉強抱了一抱，後面有沒有人支持，未能看清楚。

總之，馬可斯夫婦與毛澤東的親熱鏡頭，爲所有去北平的政客所未曾有過，也許就因此，毛澤東也就不把馬可斯當外人，談話時竟然說：「你還年輕，將來一定會遇到更大困難。」如果報紙不說明是對馬可斯談話，眞會以爲毛澤東在訓子哩！當然，馬可斯只大毛岸英四歲，毛澤東確實是父親輩，但毛澤東所面對的是菲律賓國家元首，不能以年齡論的。

就算是毛澤東倚老賣老，似乎第一個被訓的也不應當是馬可斯，在北平「建都」的施哈諾，眞正同毛岸英同歲，也未見過毛澤東對他說「你還年輕」，施哈諾此人行爲荒唐，談話幼稚，又加之生了一個孩兒面——十足的「年輕」，毛澤東尙未以年輕視之，獨對馬可斯如此，人必自侮，而後人侮，

馬可斯此行，確使菲律賓人蒙羞。

除去在北平向毛澤東交心，馬可斯又下令菲華學校不准紀念中國節日，特別禁止在國父逝世紀念日，青年節，國父誕辰，雙十國慶，故總統蔣公誕辰，放假一日。這一點，馬可斯又多走了一步，不知國父誕辰，毛幫也紀念的——孫、蔣二公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偉人——更有造於亞洲及整個世界，馬可斯能禁了菲律賓華人作有形的紀念，不能禁止大家心中的紀念，孫、蔣二公，永遠活在中國人、世界人的心中，又豈是馬可斯一個人所能泯滅，徒自暴其醜而已。「爾曹身於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可贈與馬可斯。

值得惋惜的一個菲律賓人

馬可斯這次去北平，值得惋惜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外長羅慕洛。

羅慕洛可說是菲律賓的老外交家，從菲律賓獨立就任外長，很快成爲舉世知名的外交家，在聯合國屢次與蘇俄代表舌戰，由於辭鋒犀利，立場嚴正，每次均佔盡上風，蘇俄在聯合國代表從已死的維辛斯基，活着的馬立克，葛羅米柯，都是他舌下敗將，在聯合國被尊爲「小國家的大人物」，與澳洲已故外長伊瓦特，比利時外長史巴克爲小國中二位鋒芒畢露的外交人物。

羅慕洛最精采的一戰是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那次是由「二十世紀第一小人」尼赫魯發起，以可侖坡會議五國——錫蘭、印尼、緬甸、巴基斯坦，印度爲邀請國，五國中錫蘭與巴基斯坦當時都反共，但二對三居於劣勢，一切均由「尼小人」擺佈，邀請毛幫政權出席。錫、巴兩國曾提到中華民國，尼小人搖搖頭說：「世界上沒有這個國家。」毛幫接受邀請，自然大喜過望，周恩來率領陳毅、章漢夫、喬冠華及章喬的愛人龔普生，澎龔一道出席。在會議未開之前，自由世界都看出這是一面倒的陣勢，美國更憂心忡忡，誰知到時奇峯突出，小國家出了幾個大人物，在萬隆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

這一仗的主帥是伊拉克代表團長，下院議長賈瑪利先生，副帥便是菲律賓代表團長，外交部長羅慕洛，主將有錫蘭代表團長，總理柯特拉瓦拉，巴基斯坦代表團長，總理兼外長阿里，此外黎巴嫩、約旦、尼泊爾代表都參與正式之戰，惜乎這些代表名字已不記得。

賈瑪利團長代表伊拉克發言，事先誰也未注意他，誰知此公方面大耳，留着一撮小鬍子，外表溫文儒雅，一開口可潑刺極了，賈瑪利先生劈頭就說今天亞非國家所面對的不是舊式殖民主義，因爲殖民地紛紛獨立，舊式的殖民主義已不復存在，我們要謹防的是共產主義所實行的新殖民主義，像東歐各國，皆是被新殖民主義吞噬的，因此，本屆大會應當討論如何制止新殖民主義在亞非各國肆行侵畧。賈氏發言之後，菲、錫、巴、黎、約、尼代表紛紛發言，一致要求討論新殖民主義，但任主席的是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此人尚在）摸着一撮山羊鬍子嚇呆了，只是看尼赫魯，尼小人見眾怒難犯，低下頭裝磕睡。最後輪到周恩來發言，周「相國」不敢再提「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了，在台上說：「中國聖人孔子有句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剛擺脫殖民地的地位，決不會再推行殖民政策。」但大會宣言終於加入賈瑪利，羅慕洛等人提案，制止新殖民主義，此事要算是周恩來出道以來第一次慘敗，回到北平曾再三發言爲自己辯護，所受毛幫黨內壓力相當重，現在事隔二十年，羅慕洛竟隨馬可斯去醫院唔周恩來，回首前塵，羅慕洛有無感觸？

人之將死其言也真

毛澤東與馬可斯見面時，居然說：「雖然我的名聲不太好，有的人說我似希特勒，又有人說我似B五十二……」這段話經馬可斯說出，菲律賓通訊社向外發表，當是百分之百的眞實，看了之後，旣驚奇，又可笑。

毛澤東居然自知名聲不大好，倒是奇聞，因爲自從一九四五年劉少奇把「毛澤東思想」列入中共黨章，從此中共變成了毛共，到了文革之後，黨的形象完全消失，中共成爲毛幫，毛澤東不但是「導、領、統、舵」四個偉大，而且又神奇莫測，這一期間所出現的神話若編集一起，眞的汗牛充棟，別的不說，本港市民都該記得那一個時期出版的「毛章」，種類到底有多少，誰也說不準，但估計總有千種以上，有一個外國人搜集了六百多種，他自稱在毛幫政權滅亡後，憑此一袋小玩意，將會成爲大富翁。還有本港一間左晚報發表「看章小記」，每日一篇記述所見的「毛章」，在當時固然是濟歟盛哉，但很快就烟消雲散，今日在毛管區想找一個毛章都難乎其難，由於毛章之其興也驟，其亡也速，不能不使人想到此是毛幫政權的縮影。

在當時，毛澤東如同騰雲駕霧，何嘗會想到自己的名聲不好，總以爲是至聖至神，古今中外最完美的人。及至林彪內變，「五七一工程記要」問世，此一文件若不是林彪一系幹部所擬，便是周恩來所僞造，把毛澤東的罪狀，惡跡擇重點列出，毛澤東始恍然大悟，自己在幹部眼中，不但不是至善至美，甚至連一個營造人都趕不上，名聲較任何人都差，這次鬬爭毛澤東雖然勝利，但是這股氣已經餒了，心裏開始有自己不是人，起碼不是好人感覺。

毛澤東一生作事皆任性胡爲，如同在毛政權開鑼時，他就向整個毛管區同胞宣佈，「我們決不行仁政」，「我們決不中立」，「我們要一面倒」，前者矢言殘民，後者立志賣國，據說一些幫閑如沈鈞儒、張瀾、黃炎培之流，皆讀過中國古書，當場爲之愕然，事後私下嘆息，毛朝運祚恐怕不長，世間那有一個殘民賣國政權能以長久存在。

但在毛澤東得意時，這些信口開河，任性胡爲的事，也許以爲是「英雄本色」，及至到了今天，鐘鳴漏盡，對着大獻殷勤的馬可斯夫婦，一時眞情流露，不覺說出眞心話，原來毛澤東也知道己身處於眾叛親離之境，遭逢天怒人怨之時，一旦閉了眼，身後必較秦始皇，史達林更慘，此其所以決心要扶江青爲繼承人，但這一着失敗成份大於成功，毛澤東想想未來，自不寒而慄，人之將死，其言也眞，毛幫前途，毛澤東已看得明白，可惜世間有許多短視政客，還有胡塗。

徬徨者的悲哀

縉山

徬徨心境，任何人皆難免。如孔孟仁義之學不行，退而講學；老莊自然之說不遂，而退隱山林，餘如范蠡隱於商，陶潛隱於詩，皆是對徬徨善於抉擇之人。最不値得者，是屈原。因放逐而竟投江自殺，這個人怎麼這樣沒修養。好在他自殺前，留下了一部震鑠千古的「離騷」，總算不虛此生。

何以說孔、孟、老、莊、范、陶，皆是善於抉擇之人？因爲他們皆看透了什麼是眞理。眞理很難講，講得最清楚簡單的，我以爲莫過於謝枋得（南宋大儒，宋亡死節）。他說：「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的是確論。但今日淺人則不然，他們行事，與此眞理正相反，不論是非，只看一時利害；不論順逆，只問當前的成敗；不論將來，只顧眼前。這種人，眞可說車載斗量，茲只摘數人述之以見一般。

周昌壽——字頌久，貴州人東京帝大物理系畢業。回國後卽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審部任編審員，他在商務一幹就是三四十年。在這長久時間內，首先是編譯中英大辭典，大學叢書物理部分，其次是主編物理學教課學，以供給全國大中學學生學習。他實在稱得起爲中國大物理學家。

當上海被日敵侵佔後，商務總館南遷香港，迨香港也淪陷後，他又返上海，總經理王雲五爲了應付日本人，因此調他入經理部任協理，爲商務立了不少功績。日本投降，王雲五由渝返滬，大概聽到館中對周有許多不利的閒話，因此又把他調回編審部。周聞悉大怒，乃堅絕辭職，而王又不肯撤回成命，相持不下大約亘半年之久。最後，周還是脫離商務，而到中華學藝社任理事長，兼任交通大學物理系教授。

周昌壽本是中國有數的物理學家，如果他肯一直鑽研下去，他的學術地位實未可限量。不料這時因國家遭受兩次大變局，遂使他不能久安於商務編審本分。另外一原因，我發覺他喜歡權力，這就糟了。一是擔任了協理不肯再任編審員。一是他任台大秘書時，就已與台大教職員相處很不好，大學制度，校長下設秘書一名，助理若干名，並無「秘書長」之說，但他喜歡稱「秘書長」。一是他任學藝社理事長時，他簡直把一個純學術團體理事長視爲衙門秘書長，一切事務全要過問，而不先徵求理事兼總幹事的同意。這皆是小事，尙無大關係，最重大的事，是中共在平成立政權後，他竟擔任了中共「政務院」的「編譯處處長」。十足看出了周昌壽的權力慾。當中共軍入上海後，他才找書研究馬克思主義、辨證法，可知他對共產黨毫無認識，但居然他答允擔任中共的「編譯處長」，你說他膽子大不大。

周昌壽見中共勢力一天比一天膨脹，他興奮異常，別的知識分子皆愁眉苦臉，只有他歡天喜地，儼然像新科狀元，初任八府巡按一樣。他除了學藝社、交通大學工作外，還與青年朋友籌備主編「物理世界」月刊。

可惜他已是六十以上老人，而是既有心臟病，又有高血壓症，他如此一興奮卻大大促短了他的生命，一日晨突然中風而死。

周昌壽於接到中共政權的「處長」聘書後，只空歡喜了一場，根本未到北平，「處長」的癮，然也未嘗到。

正事述畢，以下就他軼事談談。周昌壽與另一青年同追求一同鄉女生，結果周昌壽失敗，爲他人所得。周旣失戀，自然抑鬱不樂，心灰意冷，已不再追求異性。如是者數年，不料他的情敵忽因肺病而亡，於是周昌壽乃再鼓其勇氣向前繼續追求，終於達成眷屬，恩愛異常。

不知內幕者，必以爲周昌壽是不二色的人，其實不然，他前期在上海時，每星期六必到蘇州，尋花問柳，直到星期日晚始歸。

程時煃——字伯廬，江西人，東京高等師範畢業。回國後初任本省中學教員、校長，到民國二十年間，乃陞福建省教育廳長，抗戰初期又調任江西省教育廳長，合共約歷任八九年廳長，抗戰末期，則調教育部辦事。迨首都南京失陷，改派在上海代理部務爲代表。他對於教育著述甚多，夠得上是一教育家、學者。

上海再淪陷前，被推舉爲中華學藝社主任委員（該社原爲理事制，周昌壽死後乃改委員制），並在大夏大學教書。他本可以隨政府遷台，況還有侄子程天放尙任駐德大使，但他卻不願離開上海，原因他對共產黨太不了解，而一味相信他的共產黨子女的宣傳，認爲在中共社會必可安然無恙。

假使他能澈底忘掉過去，也不再想到將來，只要閉門讀書，過一天算一天，也許可以頤養天年，也未可知。但他不然，一方誤聽子女的胡言，要「爲人民服務」，一方也還是不甘寂寞，妄想用世。因此，他時常在報章上，發表文章，惹人注意，因此招到了殺身大禍。

當他任江西教育廳長任內，曾因某中學鬧風潮，後查出主要人物，原是一

共產黨員，因此他把那個人開除。被開除者，當然懷恨在心，總想報復，但無機會，今見上海報章忽有程時煃大名出現，遂乘程抵滬，向上海中共當局告發。罪名是告發者所加，當然愈嚴重愈好，什麼「CC分子」、「反革命」……都加在程時煃身上。因此他便被押解回南昌，舉行共產黨殺人老套，加以「公審」，最後槍決。

他最愛的是子女，最依靠的也是子女，殊不知共產黨員並不愛父母。程時煃被殺後，他的一手培養出來的子女，還同聲說「殺得好，殺得應該。」

周昌壽是學物理的，不懂共產黨，程時煃是學教育的，也不懂共產黨。程時煃不僅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負責任的好行政公務員，否則，他不會幹了八九年的教育廳長。他之開除一名中學教員，是他當時職責所在，決不應以人命來報復，但中共卻硬把一位有心肇攏的老教育家殺害了！

程時煃和周昌壽一樣，也有一段軼事。當他在福建教育廳長任時，認識了一個師範女生，當然僅限於認識而已。不料，數年後程夫人逝世了，於是便有人爲程時煃提媒，爲了此事他特辭去福建教育廳長職位，以與那位女生結婚。本來地方官與當地女生結婚是不應該的，更不該的，是該女生已早有男友，但程時煃卻決不知情，因該女生父母與她自己，皆心甘情願嫁程，所以才結婚，女生的男友家貧，既不可與廳長爭，也實無力迎娶，故一氣而遠走南洋了事，這也算一明智抉擇。

周隆庠——無錫人，從小隨父母居大連經商，在大連由小學讀到中學，中學畢業陞長崎高等商業專門，再考取九州帝大法律系，因爲他從小學讀起日本語文，故他日本語文，簡直與日人無分別，決非一般留日生所能比。

他於九大畢業後，不久便任外交部情報司科長，這個職位，本來也不是容易得到，因當時對日關係緊張，實在需要能精通日本語文的人才，所以周隆庠才得以乘機而入。

抗戰中期，本來他已隨政府到了重慶，仍任情報司科長。不料這時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了僞組織，他先來香港，不久便赴南京，由於朋友的推荐，遂成爲老汪的日文秘書，凡與日人交涉，周隆庠必在汪的左右。從此周隆庠很得老汪信任，由原來一名小小科長，忽提陞爲僞外交部政務次長，又兼僞行政院秘書長，「福兮禍所伏」，須知做高官並非一件好事，不久日本投降，全國人在皆大歡喜中，以老汪爲首的一小撮漢奸，卻如喪家之犬狼狽不堪，卻到處找尋通重慶路線。迨政府將派員接收南京時，周隆庠陪陳公博一夥，遠逃往日本，然不久也終於把他們押回南京受審。陳公博被槍斃，周隆庠則判無期徒刑。中共軍到南京後仍維持原判，約計之，他足足坐了三十年以上的牢獄，最後死於獄中，年約六十四五歲。

說起來，周隆庠決非壞人，只因他讀中國書太少，頭腦簡單，只圖一時名利，而不問該做不該做，所以落得這樣悲慘結局。

陳儀——字公俠，浙江人，早歲在日本習軍事，回國後，投入孫傳芳部下，陞到師長，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乃棄非投正，參加國民革命軍，建立下不少功勞，故深得蔣總司令信任，一再提陞，抗戰時任命爲福建省主席，達四年之久。日本投降後，因閩台接近，故又調任爲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統轄全省一切大權，實際即總督。不久，又調任浙江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古語云：「疾風知勁草，國亂識忠臣。」意思說，人之賢與肖，要禁得起考驗，在平常時不易看得出，但當緊要關頭，便可識破，無所遁形。

實在想不到，在中共軍將渡江之際，陳儀竟催促其情如義子的湯恩伯「起義」，先以電話示意繼之以親筆信催促，使湯恩伯大爲其難，在私人關係上本應接受陳儀的話，但爲國家利益立場卻萬萬不可那麼做。湯恩伯不愧是一位愛國將軍，他抉擇了後者，拒絕陳儀的要求，以之報告蔣總統，把陳儀押解到台北，審訊後被處死。這件事發生後，無論對陳儀識與不識皆惜之，因爲這個人，過去數十年來，在蔣公領導下，一直是一位負責認眞清廉的好行政人才，孰知國家到了緊要關頭，他竟會做出這樣想像不到的怪事。陳儀雖是一名武夫，決非魯莽之輩，他懂得事很多，不然何以能登到那麼高的地位。可惜他未眞了解眞理，與湯伯恩相差太遠了。

當聽到陳儀噩耗後，立刻使我想起他的原配妻兄吳某，這個人是早期留法生，信無政府主義，一向任陳儀幕後顧問，陳儀到何處，他總是追隨他，吳某的容貌，衣着很縮氣，很像一算命拆字先生。但陳儀卻十分信任他，陳儀在閩的許多新政，大半是吳某設計的，十八世紀歐洲什麼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本來是蛇鼠一窩，並無大分別。吳某既信無政府主義，當然與共產黨接近。他再把共軍比做北伐時的國民革命軍，那就不免打動了陳儀的心絃。陳儀事敗，吳某遂乘機逃入共區，可能吳某與共特早已拉上關係。威廉・潘思有句名言，即「人必須崇奉上帝的管理，否則必投於暴君的統治。」西方所謂「上帝」，即我們所說的自己良知。陳儀不明此大道理，故獲得那樣遭遇，悲夫。

羅隆基——字努生，江西人，留學美國習政治。回國後，初在上海光華大學教政治學，據說他口才很好，頗受學生歡迎，那時胡適在滬創辦「新月」半月刊，常見梁實秋、王造時、羅隆基的文章，最好的是梁的文學批評，其次王、羅的政治論文也不錯。假使羅有自知之明，就應該老老實實地教書寫作，對國家社會多少也會有所貢獻。但他不然，拚命想出風頭要抓權，這可就糟了，他先搞「民盟」，欲以「民盟」招牌想向政府取官位，不成又想獲得一名「國民參政員」（有名而無實權的名地），又失敗。這時中共勢力正盛，於是乃北上投靠中共，他滿以爲到了北平就會得到一名什麼「部長」、「委員」、「代表」之類名位，其實皆落了空，什麼也未得到。不僅如此，羅隆基還被送入勞改營改造，命他掃街、洗厠所。卒之，活活地把他羞辱折磨而死。

羅隆基何以講演會贏得青年捧場，有人告，他講演完全模仿的是希特勒，劍拔弩張，以迎合「紅衛兵」式青年的心絃。我看他的文章也如此，最喜歡使用新奇刺激的名詞，此人始終未得志，我想假使他一朝握了大權，恐怕就是一個小希特勒。今日海外知識分子，無論思想作風，也大多似羅隆基，眞可憐。

夢話

最近鄧小平在北平向美國各報編輯人吹牛，說中共必要時用武力「解放台灣」。外國通訊社如獲至寶，對外發出電訊，此間左派仁兄立刻捧為圭臬，在左報大吹大擂。他們誇口說，中共分分鐘可以「解放台灣」，卄五年來不「解放」，是不想用武力自相殘殺而已。

一位左派仁兄，嗅到鄧小平所放臭屁後，馬上響應，也夾硬除褲屙一個。他異想天開說：「解放台灣的日子是的確越來越迫近了，據我看來，台灣解放，不外是以下幾個方式：一、台灣省同胞起來，推翻×幫的反動統治，使台灣重返祖國懷抱；二、英雄的人民解放軍武力解放台灣，完成解放全中國的偉大歷史事業；三、台灣同胞和解放軍裏應外合，一起打倒×政權，使寶島重光；四、×幫了解到大勢已去，宣佈起義。如果能和平解放，兵不血刃，那是最好。不過，如果有必要，也就只好使用武力。」

鄧小平一句不經大腦，信口開河的囈語，此位仁兄便說了這麼又長又臭一大堆廢話，其拍馬屁功力，可直追「北京四大不要臉」之一的郭沫若。其實，鄧小平不慚之大言，目的是嚇唬外國人，特別是天真而恐共的美國人。美國佬自印支半島失敗後，對共黨用武無不談虎色變，鄧小平之言，無異暗示要他們放棄對台承諾，否則必然遭到在印支一樣的失敗命運。此位左派仁兄表錯意，卻拿來在香港騙人，中共有無本領「解放台灣」，香港人再明白不過了，它們空喊「解放台灣」，足足卄五年，至今還得個喊字，為什麼？我們不能單看中共外壳，或其擁有核武器，便認為其有足夠力量「解放」台灣，卄五年，中共不斷使用武力、統戰、和平、孤立等不同招式去「解放」台灣，但台灣仍然屹立不動，握有制空制海權。中共連金門都攻不下，還談什麼「解放」台灣！

中共自陳毅三野的部隊在古寧頭一役全軍覆沒後，對台灣便不敢再使用武力。反而集中兵力佈防福建前線，以防國軍登陸。雖然它們一直叫囂「解放」台灣，這主要是為了宣傳，向大陸人民有所交待，因為大陸人民只知美國第七艦隊阻碍「解放」台灣，並不知道因陳毅喪師古寧頭而「縮沙」。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毛澤東突然下令砲轟金門，並在大陸每一個角落掀起「解放台灣」示威遊行。當時人們以為這一次大概「解放」台灣了。結果，砲轟一輪，無功而退，只好改弦易轍，隔日砲轟。此後出現大飢荒及文革內亂，中共眼看無力對台用兵，只好提出「和平解放」口號。近三年來，更採用所謂在國際上孤立台灣政策，復又利用叛將、降將、釋俘赴台等怪招，配合海外的墮落知識分子，投棄分子，新左派的裏應外合，希望「兵不血刃」去「解放」台灣。因此，鄧小平的「武力論」，也跟他在聯合國的發言一樣，狺狺而已。孫子兵法有云：「虛則實，實則虛」，當年老毛突然砲轟金門，也免不了失敗；而今鄧小平未打先叫，顯然是大砲友一名。目前中共絕不敢對台用武，主要原因，固然是國軍力量堅強，

評「俏郎君」與「…良」

我有一個怪癖，當決定凡首輪電影每片必看時，凡估計可能有些份量而不賣座的電影，都因為恐怕它匆匆割畫而將它列為最先必看的電影。

儘管寫娛樂稿子的人喜歡捧羅拔烈福的場，但因為從「大亨小傳」獲到答案，發現這位小生，並不為本港觀眾歡迎，不受歡迎的原因是因為缺乏明星風格，在銀幕上他只是導演工具，加上老是飾演不軟不硬的「軟皮蛇」角色，人已到了中年，看來像不成熟，除了一小部份在趕着應付考試的少女觀眾外，很難取到票房奇蹟。

我在端午節次日去看它。發現一個怪現象，戲院門口幾個炒票黃牛，臨到開場時喊破喉嚨願照原價將票子沽出，心裏很同情他們的倒霉。

「俏郎君」是由薛尼寶勒導演。電影勾劃一對男女由青年到中年的悲歡離合，事實上電影中的悲與歡，也只是那麼淡淡的。在電影中羅拔烈福與巴巴拉史翠珊都是失敗者。巴巴拉史翠珊開首一段在美國參加第二次大戰時大唱反調，搞和平示威演說，為蘇聯打氣，向大學生演說，那時羅拔烈福尚是一名大學生與其他大學生一起，愛理不理的如欣賞鬧劇，口嚼香口膠，結果這個唱反調的女郎與她的一小撮唱反調的人落得受大羣人嘲笑，尷尬的散水，其情形可令人聯想起今日珍芳達在美國各處上演的醜劇。

巴巴拉史翠珊是一個在飢餓線上掙扎少女，於是被潛在美國的蘇共視作可利用的材料，給她一份餓不死的職業，也給她社會主義的教育，在美國社會，她除了依靠蘇共一小撮人的照顧之外，沒法過好的生活，但她因此一度被教育成對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看不慣的特性。

然而這個少女發現了羅拔烈福之後，痴得發狂，使千方百計追求羅拔烈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羅拔烈福也從軍回來，他想寫小說：但並不容易成功，她很用心的讀他的小說，招待他進香閨，無條件獻身，對他多方鼓勵，至於羅拔烈福自己喜歡過嚴肅生活，他的目的只是想掙多些錢過豐富的物質生活，他們明知兩人的性格難以相合，但巴巴拉史翠珊為了愛羅拔烈福，整個人完全改變，過去與他的朋友沒法適應，但她極力虛心適應，因此也給她一段快樂時光，不久羅拔烈福寫的故事給荷里活製片家採納，他立即搖身一變成為過其居住別墅，乘跑車上班的豪華生活，她也懷了孕。然而羅拔烈福導演一部電影時，與老板發生衝突，加上他過去曾經親蘇的太太底子被揭開，他被排斥了，他們到此也彼此厭倦，遂彼此分手。

過了五年，羅拔已有妻

小平在戰火中打滾了半輩子，他應該明白民心的力量！

中共在外交上，雖然比前有所斬獲，但並不能說它在國際上力量強大，相反，卻激發起蘇聯對其虎視眈眈。目前而言，蘇聯的頭號敵人並不是美國，洛克菲勒財團下的大通銀行最近在莫斯科開設分行，可見蘇美關係之改善。但蘇聯與中共關係，則隨印支半島戰爭結束而惡化，鄧小平對馬可斯說要注意防止「前門拒狼、後面進虎」；蘇聯則向日本提出警告，「中日友好和約」是中共力圖把日本拖進「北京」的軌道，製造障碍，阻止蘇日關係改善。顯然，中蘇共都視對方爲頭號敵人。在此種國際微妙關係下，鄧小平絕不敢孤注一擲，對台用武，因爲卽使蘇修不乘機搏亂，趁火打刼，中共也要騰出大部份兵力駐屯東北、西北、華南等地，以防蘇修突襲。那麼，剩下的，還有多少力量用於「解放」台灣？

二次大戰時，斯大林何嘗不是窮於應付德日兩面夾攻，而對中國背信棄義，與日本簽訂和約，才能抽調遠東的蘇軍在歐戰場與德軍作戰。不過，當年日本在中國戰場深陷泥足，無力進攻蘇聯，放過它一馬。但現在蘇聯則不然，它有足夠力量進攻中共，只是等待藉口及機會，中共有什麼風吹草動，蘇聯馬上便蠢蠢欲動了。因爲蘇聯非拔掉這枚共產主義的教條主義眼中釘不可。中共與這頭北極熊曾經一度狼狽爲奸，深知它對付異己的陰險毒辣手段，絕不會忘記波蘭、匈牙利、捷克的教訓。因此，中共對台用武時，非考慮北極熊的動態不可。再從大陸內部來看，鄧小平絕不敢輕舉妄動對台用兵，這個「鹹魚翻生」的傢伙，在毛澤東死後的權力如何，連他自己也不能預測，他只不過是毛周兩派鬬爭夾縫中的木偶而已。在他們的勢力均等時，還可利用他一下，到他們稍定勝負時，他必遭一腳踢開，除非他迅速建立鄧派集團，有足夠力量跟周派或江派抗衡。

鄧小平對美國編輯人說，毛澤東死後，將實施由老中青三結合集體領導。此種領導方式，聽起來頗爲漂亮，但實行起來則困難重重。首先從「入閣」的名單看，差不多全是江派及周派人馬。被摒門外的劉林彭賀諸派遍佈大陸各地，具有深厚潛勢力，毛江集團屢次清洗他們，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因而不得不採安撫政策，呼籲安定團結。這班失勢分子，在毛澤東死後，只要一個有分量的人登高一呼，他們隨時捲土重來。其次是老中青分子中，江派稍佔上風，但毛死後，周派一定進行奪權，到時勢必互相火併，不論鹿死誰手，必然加速共黨衰亡。再次，毛周健康惡化，兩人死後，他們兩派中，沒有一人能領導「羣雄」，江青、王文洪、張春橋是馬林科夫之流，不要說長征老油條，連延安出身的人馬都不把他們放在眼內。鄧小平雖稍具這資格，但也只限二野幹部服他，正如當年林彪只有四野服他一樣。況且鄧小平被江派鬬垮後復出，威望已打了折扣，紅衞兵會揭其玩女人，打橋牌臭史，又怎能成爲他們的「英明」領袖！因此，可以預見中共高層權力鬬爭不可避免，火併結果，勢必導致紅色軍閥割據。在這樣內憂外患處境下，鄧小平敢點多一個火頭嗎！

林定

處女「

巽林

充推銷員，與羅拔重逢，她只苦笑說：我已經失敗慣了，但羅拔生活也不好過，他只寫一點不固定的電視劇本過活，彼此看來，彷彿都成爲迷失的一代。

電影彷彿說：一個人如果沒法適應他生存的社會，他會生存得很艱苦，現實是如此冷酷的。

另一部電影「浪子與處女」也是不大賣座的電影，這部片子是查理士德費導演，改編自近代作家羅倫斯的小說，對於這位作家的作品，差不多每一部多以性苦悶作爲青年人與上一代的鴻溝的根源，每部小說都重覆一個問題，「兒子與情人」如如此，「浪子與處女」也如此。其獨沽一味習慣，可有如張徹的打鬭片風格。

雖然羅倫斯曾表示自己對寫作的信念，有一個頗爲漂亮的抱負，那是爲了解除人類的羞耻之心而作的，他認爲性是人生的泉源，只要這束縛解除，人便可以得到創造能力，他的理論，曾經得到蕭伯納的欣賞。羅倫斯逝世於一九三〇年，他逝世時的青年男女性生活，尙沒有今日這樣放縱，同時由於性生活的放縱引起近代青年不只是反叛，而是犯罪與吸毒。而在西方年輕一代，羅倫斯的小說仍是受歡迎的，只從這一點看，可以想象到他的作品對於他逝世四十多年後對現實世界所起的反作用，這又豈是蕭伯納所能理解的。

其實羅倫斯的小說可有不少遺留着十九世紀作家福樓拜作品的影子，也有一點英作家哈代的影子，如「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就與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接近「浪子與處女」就與哈代「還鄉」的結構接近。

從電影故事形式看，如牧師反對女兒跳肯肯舞，反對女兒穿紅色開叉裙，以今日青年觀眾看來已經是古老故事了。至於電影中的伊薇，寧可拒絕富家子的求婚，自願去向一個流浪貧窮而有妻子的吉布賽小販獻身，這類反叛意識，要是能獲今日青年男女欣賞，那也是不足爲法的，因爲這種反叛，是注定悲劇收場的，反叛的代價是很大的。

不過電影通過牧師的一家，反映出二十年代英國農村社會的保守與閉塞倒有適當的批判。

導演查理士德費也許因爲忠於原著，對兩代的矛盾衝突的表現，毫不誇張，因此劇力顯得很弱，戲味淡得有如「伊豆舞孃」，但卻沒有「伊豆舞孃」的美感。不過所有人物都刻劃得相當成功。這除了鍾娜嬋嘉絲之外，由法蘭高尼路飾演的吉布賽人，也有深度的演出，電影中那個沉默的吉布賽人，並不是平時電影中看到的浪漫型的吉布賽人，而且一個勇敢對家庭生活負責的憂鬱者。

美國的最大恥辱

李文浩

經過兩個多星期，「馬拉奎」事件已成過去。就鄙人觀察所得，「馬拉奎」事件不啻是美國一大恥辱。本人在此忠告自由國家領袖們，切莫再信賴美國。尤其七億人民希望所寄的國府，更應萬分警惕。因「馬拉奎」事件，加上南越陷共，充份暴露出美國人的自大自私、無信義、涼血和欺善怕惡及投機的本性。「馬拉奎」事件，竟受超過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讚許，不禁令人搖頭！雖然受害人是棉共，不值得我們同情，但美國此一涼血的帝國主義行動，値得我們深思。

讀者們或許以為我唱反調，但請你們讀下去，便知我為何如此說了。

首先，我們要知道，美商船「馬拉奎」號曾否侵犯高棉領海？根據最新報告，「馬拉奎」號從通島北面八海浬的地方經過。根據現有國際法例，高棉是有權拘留美國商船「馬拉奎」號調查的，船被拘後，美國並未道歉和要求釋放該商船，竟然勒令高棉立即放船。高棉國家尊嚴被損，領海被侵，當然力持不放，故導致美國大舉轟炸和擊沉了三艘砲艇。美國此一霸道行為，極類似十八世紀大英帝國主義，實在令人齒冷。而福特總統竟然自始至終遮瞞美國商船曾侵入高棉領海這一事實，公然煽動國民，簡直下流

美國的軍人為國家「尊嚴」，在「馬拉奎」事件中洒下鮮血，高棉的軍人，為他們的國家尊嚴洒下鮮血，一件本來可以避免的衝突，被美國「大白人」主義改變為血淋淋的事件，讀者諸君細想，如果這事發生在我國，你的反應會怎樣？（寄自美國）

名女人·貴婦·存在

聽一位朋友談起一位名流太太的掌故，使我彷彿看到十九世紀小說家筆下的歐洲某些貴族夫人。朋友說這位太太很喜歡做善事，也喜歡幫助朋友，但與她相處慣的人，都發覺難以與她做朋友，她與她的夫丈情感也不十分好。但不能否認她對社會福利工作，確是出錢出力，有不少貢獻眞正人才，在朋友中也有不少人受過她恩惠。在朋友口中這名流太太，彷彿是個兩面人。

一個名流太太肯出錢出力做多少社會公益的事，因為她所作的確是實惠而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你不能曲解她在做善事背後是為了想出風頭或為了什

，一如十八九世紀的歐洲公爵夫人那樣，對於金錢、名譽、地位，幾乎沒有對別人有所求的，她要求的是一種抽象的精神收穫——快樂。但身為一個貴婦人，生活圈子很小，名譽地位對她約束很大，眞正的快樂不能求得。在上流社會社交場所的應酬，除了虛飾的禮貌外，並沒什麼快樂可言，有的只是疲倦與空虛。於是在她那溫文有禮，每次出外必化上一二小時化妝的造作之下，心中實在儲積不少不平衡。再加上那些來來往往式「給與」或「受授」的煩惱，她可能受不了。當她找到可奉獻目標時，去做一次慷慨的付出，那才是使她感到快樂的事。

貴婦是人類中一種奇異的生命，她本身是有力量的，也是有才智的，但她每一次的付出，必定因為內心先充滿了喜愛。這可以說是母性的光輝的一部份。母愛是女性生命活力的本源。對於慷慨付出，只要為了造福人類的目標，那總是好事，為了私情的愛惡而付出力量那才是壞事，譬如那位船王遺孀積桂蓮，以她本身的力量，如用在對人類有貢獻的事功上，她大可有條件使全世界多少不幸的人感慨，像已故的名作家賽珍珠女士一樣。雖然我們不能將賽珍珠女士看成貴婦，但從生前晚年她本身擁有的才智與力量看，可與貴婦差不了多少。賽珍珠也許不及積桂蓮富有，但從將自己的財富設立混血兒基金的事看，深信她到死為止，所追求到的快樂，比現在活着的積桂蓮豐盛得多。

女人的美一半是由外貌來的，另一半是由於對別人的愛心而來的，中文的美字從羊從大，羊是善良的動物，羊的大者，是象徵至善。因此美與善應該是結合在一起的。還有一個「眞」字，那也是沒法用行為與語言能表達完全的，但如果一個有善心的貴婦，從他的慷慨為善的行為上，就可以將眞字表現得那麼十全十美了。

在長沙過勝利的元旦

從衡陽拔營，繼續向湖南省會的長沙進發。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的元旦，也就是對日抗戰勝利的第一個元旦，我們就是在長沙歡渡過的。

在一片勝利的熱流洶湧中，長沙市民慶祝勝利新年元旦的心情，眞是熱烈無比，家家戶戶張燈結綵，鑼鼓喧天，城開不夜，龍燈獅團到處耀武揚威，男女老少成羣結隊湧上街頭，街頭到處充滿了勝利的歡笑。

部隊軍次正好恭逢其盛，省會的黨政軍首長，為使長沙市民一開眼界

知！試想高棉人竟要忍辱至此，試拜美國之賜。

究竟美國搞出這高棉事件，原因何在？綜合基辛格所說，可列爲三：

㈠保衛美國尊嚴；

㈡顯示美國決不會受人擺佈；

㈢向盟友表示保衛盟約的決心。

先談第一項，我可以說：美國已經尊嚴掃地。南越繼高棉後陷共，實拜美國「一腳踢開」之賜。美國自始至終不會給予南越技術上援助，只給與經濟及軍火上的援助，致使南越不能獨立，而成美國傀儡及寄生蟲，得到的只是被利用，故此美國一放棄南越，南越就完蛋了。現在南韓受戰爭陰影所籠罩，中華民國在外交上更陷孤立，皆全拜美國之賜。

近日希臘轉向法國商談軍火交易，實無異於摑美國一掌。北大西洋公約如危樓一般，亦因盟友再不尊敬和信任美國。美國欺負了高棉來證明自己尚有「尊嚴」，好像占時妓女要立貞節牌坊，簡直低級。

至於美國是否任人擺佈，與人無尤。高棉拘留美國艦隻，不但合法，且以美國以往污穢歷史，如中央情報局的非法活動等等，實在使高棉懷疑「馬拉奎」是否間諜船。現在美國以其龐大軍事力量，欺負高棉，自欺欺人，莫此爲甚。試問若蘇聯或中共拘留美艦，美國如何？至於第三個原因，美國簡直是欺神騙鬼。他們要是想守盟約的話，南越亦不會失陷；一不離二，南韓前途，可以預見。

「馬拉奎」事件只不過表露美國人自私、自大和欺善怕惡的劣根性。根本和美國保衛盟約決心無關。如果美國能資助國府和南韓發展導向飛彈，我們才可以肯定美國的誠意。

霍雲霄

的或公平交易的。譬如一個人給他的朋友，家人親戚什麼，並不能看作慷慨付出，因爲慷慨付出是不望有回報的，也可說所得到的回報只限於精神上的安慰。對親友的給與可能是有回報的，至少在情感上可以看成一種無形的債務。一成爲情感上的債務，說不定會給當事人帶來無謂的煩惱。

任何人將一段自己的時間金錢奉獻出來做善事，在他沒有做以前，必定先有熱烈的情緒在心裏衝激着他，那慷慨是由於一種高興采烈的情緒替他決定的。他作了，目的只向人證明他的慷慨，他同時會相信贏得別人內心的尊敬。給與卻未必先有情緒，甚至情緒最低劣時受到被動要求。他作了心裏可能不快樂。

有條件成爲一個名流太太的女人

，高興得除夕一夜沒有合過眼。

爲了參加勝利元旦的大遊行，同學們個個好似要做新郎一樣，整理服裝，擦拭裝備，就連扣子，腰皮帶環，皮鞋，全身配備都擦得閃閃發光，背包的稜角磨得像豆腐塊一樣四四方方的，又經過長官們一級又一級的檢查，忙得吃飯都要打衝鋒，儘管忙得滿頭大汗，依然是樂在心頭，笑逐顏開。

基於榮譽第一的要求，遊行隊伍的編組，步伐的操練，更是精益求精的一再演練，尤其是大團體表演的刺槍，一聲口令，一個動作，「殺！唔唔」的呼喝聲，更是震澈雲霄，氣壯山河。在演練時間內，廣場四週就吸引了人山人海的民眾，頻頻鼓掌歡呼叫好，大家練得更起勁，更是士氣如虹！心想明天遊行市區，一定轟動整個長沙市。

忙了一整天，才有時間給大家整肅自己的儀容。爲了爭取時間，頭髮是由同學們互相幫忙理，不管是不是「內行」，照剪照刮可也，有人的頭髮被髮剪夾住了，有人被剃刀刮得皮破血流：「雪雪」呼痛的叫喊聲不絕於耳，卻聽不到半句是牢騷！

儀容煥發一新了，還要連夜熨征衣，沒有熨斗怎麼辦呢？各人拿起各人的鐵質漱口盅，夾入幾小塊燒紅的小木炭，有的不用火炭乾脆裝上滾水，只要有些許的熱度，就將衣服攤開鋪平，擺在軍毡上面，使勁將有熱度的漱口盅，在衣服上面磨來磨去，磨到又平又光，摺到有痕燙現出爲止。

除夕夜，大家擔心熨好的衣服和背包弄歪了稜角，連點也不敢點一下，以緊張而又興奮的心情，迎接勝利的明天元旦！

寒梅

林彪一些小事

・雕龍・

林彪死了，中共文件說他倉皇出走機墜外蒙溫都爾汗地區死亡；人們不會相信的。曾被稱作軍事家何會「倉皇」之有！僅有兩架三叉戟二三一的副統帥座駕機，竟因缺油而墜毀，使人不可思議。

在大陸團、縣級以上幹部傳閱的秘密補充文件，透露有關林彪「偷渡逃亡」經過，當時周恩來要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等六反將「反省」，他們死不改悔，於是周氏着他們看雷達之螢光屏，指示林彪去向。

林彪死因眞相如何，只待紅朝史學家揭發了。

林彪生死之迷，不是我輩所能了解，而林彪爲人，我卻畧有所聞。筆者曾有幸在「廣州軍區後勤部」有關單位混過幾個月飯吃，曾聞一些軍官竊竊私議林彪心地狹隘；當年東北四平街一役，林彪被陳明仁的大炮轟得也「倉皇出走」，化裝排長而逃竄，後來陳明仁在長沙降共，林彪要宰陳而洩羞，毛澤東不允；林子立果曾在中共雜誌著文悼劉亞樓之死，文中提到在上海某醫院探劉病，實際上是劉臨終叫林立果勸其父對陳賡息怨，是時陳賡在雲南將亡，傳說是在越南給美機炸得半死的；羅榮桓乃林彪之四野政委，林、羅一向不睦，羅死尚得風光厚葬，滿朝文武皆赴哭靈，獨林彪未至。手下部卒尚此議論，何有德能帥三軍！林彪一登龍門，手下左右皆獲破格提升，少將銜之溫玉成竟長副總參，湘之龍書金節西北，粵省分軍區之梁興初節成都，視劉伯承、陳毅、賀龍之部屬爲無物耶，彼等豈不暗中憤懣！這些且莫說，只觀其形格，奸邪有餘，何似人君，眞是穿上龍袍不似太子，林彪死於非命，乃相學之所致。

彭玉麟視富貴如浮雲

胡養之

在晚淸的所謂「四大名臣」如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之中，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長處；而其出身和性格，也各不相同。就拿彭玉麟來說吧，他眞正做到了視富貴如浮雲。因爲他一生不欲做官，而他所得的官，計有：安徽巡撫、兵部侍郎、漕運總督、兩江總督、兵部尚書等要職，他都決心一一加以辭去。這是何等淸高？無怪專愛說風涼話的王湘綺，在他的日記中也說：「雪琴辭官還山，朝命優渥，許其一年一巡長江，江湖二督爲供張。雪琴此去，使京中王公知天下有不能以官祿誘動之人，爲益於末俗甚大，高曾、左一等矣」云云。

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陽人，父爲安徽合肥縣屬的梁園巡檢，實微員末吏也。雪琴幼時隨父在皖，十六歲始回原籍。父死後，被族人奪其家產，母命出避禍，因而入衡陽石鼓書院讀書，從諸前輩研究經義，兼習書畫。同學諸人，以其聰敏而又勤學，漸重視之，因與游於貴介公子間。惟彭布袍敝冠，亦不以爲意，辭氣淸雅，風采秀雋，未嘗有饑寒之歎，城中聞人多願與之交往。但彭家甚貧，不能再讀，乃投協標（軍營）充書記，所得薪餉實與馬兵相同（每月一兩五錢），於是迎母入城奉養。衡州府知府高人鑑，見雪琴的相貌甚奇，認爲非常人，乃請其入居府署中讀書，經過兩年始得入學爲秀才，學使陳壇目爲國士。足見非常人自有非常的相貌，及其非常的表現，故此，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淸道光末年，李沅發先洪秀全而發難，雪琴以書生從協標兵捕討有功，總督誤認他爲武學生員，乃升他爲「外委」（相當今日的軍隊排長）賞戴藍翎。雪琴以武職不願就，故辭職回到家鄉。適衡陽有一巨商江子春，聘雪琴去耒陽擔任一家當舖的經理人。雪琴到耒陽以後，即散錢賑濟貧民，貸欵給困苦的人，不要求立券收息，等於奉送，結果還與不還，則任其人的良心，他自己的薪俸，亦全部賙濟窮人。不久，洪秀全起兵廣西，進犯湖南，兵由耒陽經過，他便幫助地方官兵守耒陽城，且有良好表現，終爲人所重視。

當時曾國藩辦團練，在長沙遭提督鮑起豹排擠，不能立足，乃遷衡陽，博求奇才異能之士以佐軍。曾欲用之，但雪琴剛才喪母，守制不肯出。國藩派人告訴他：「現在天下大亂，誰也不能自保，你能永久守着你母親的墓廬嗎？」雪琴感奮，遂入曾幕，初在曾國葆（國藩胞弟）營中任幫辦。咸豐三年國藩治水師，以雪琴爲一營官，實爲水師的指揮官。雪琴僅一秀才，一躍而爲三千餘人的水師統領，實屬史無前例。湘軍之重人才，不重資格，也是一大特點。後與楊岳斌共統水師，世稱「彭楊」。自此三十餘年，諸將時官時免，或先死亡，惟雪琴在軍中未嘗離開。其後雖有提督以下官，而雪琴仍爲實際上的統領。儘管淸廷猜忌漢人，即曾國藩亦不免，只有雪琴例外，始終獲其信任。

湘軍水師，在作戰時，自統帥以下至水手，全部暴露船艦上，從無一人低着頭避開敵人子彈的。其次，在武漢江面大戰，雪琴的船被敵砲擊斷其桅，好像斷了手足！而楊載福（咸豐時之名，同治即位，以避帝諱，改名岳斌）的船經過，並不救援，後有他船由旁經過，始躍過他船，得免不死。因此胡林翼奏稱：「彭玉麟忠勇冠軍，膽識沉毅，坐舢板督戰，被賊擊斷其桅，神色不變」奉旨記名，以道員用。

咸豐五年，湘軍水師在九江戰敗後，一部份入鄱陽湖，被敵人塞斷湖口，不能出江，故有外江內湖之分，實力大損！咸豐七年，武漢再度克復，下圍九江，雪琴統內湖水師，擬打出湖口，與外江水師會合。敵人扼石鐘山、梅花洲，使其無法出湖。雪琴乃率全軍分三路出擊，敵於岩腹置重砲轟擊，前鋒中砲，死傷累累，雪琴令前船還，後船繼進，傷十餘舟。部或諫阻之，認爲死傷太多，萬無勝理。雪琴則說：「水師用兵五年，精銳忠勇之士，死亡不知其數！今日不破此險，勢無生理，親自鼓棹以赴。」敵砲因轟擊過久而無焦裂，遂得順次直下，外江內湖水師，始得合一。陸軍由敵背後攻下，遂克湖口，大敗敵軍。更進攻小姑山，敵壘被克。湘軍水師的苦戰死戰如此，這是其他將帥所不敢做的。甚至現代的鐵甲艦，也沒有以艦隊攻破陸上敵人砲兵陣地的前例。何況他們的船，都是用木頭製造的呢，若無必死決心，怎能立此奇功？

小姑山在湖口下流六十里處，位長江北岸，屬皖省望江縣。江的南岸則爲江西的彭澤，彭澤縣城在斜坡山上，依山築城。小姑山在大水時，則孤立江中，惟於冬季水落，則與北岸陸路相連。民國三十六年，我乘永興輪從青島到武漢，經過小姑山之日，其時江水已落，看到有人由陸上直登小姑山。但我爲公務，不敢登山遊玩，以免浪費時間。我在船上望見，小姑山爲一筆直的山，任何一面，其坡度起碼是六十至八十度。以普通情形而言，直路無法攀登，必爲之字形小路無疑。這樣的山坡，即善於爬山的人，空手向上爬尙且不易，何況山上建有堡壘？其難於攻取，自不待言。彭雪琴所率水師，又怎能攻取此山？實令人不敢置信。可是雪琴竟能攻取，豈非一大奇蹟？是故，湘軍之所以平定洪楊，確實是苦戰獲勝，絕非偶然的倖致。

雪琴一生不用文案（秘書），所有檄文奏摺，都出自己手筆。因之，一部「彭剛直公全集」，無一字假手別人。而其文筆之優美，雖兩眼生於頭頂的王湘綺，也連聲讚美他。他在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見雪琴奏

水師積習，文筆條鬯，侃侃陳詞，大似滌侯（曾國藩）手筆，文與年俱進。」按曾國藩係古文家，上逼唐宋八家；而雪琴之文筆大似，這一秀才將軍，眞是了不起！他攻下小姑山後自詠一首云：「書生笑率戰船來，江上旌旗耀日開，十萬貔貅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雪琴不獨文筆優美，稱爲大家，詩亦清麗可頌。

咸豐十一年八月一日，曾國荃攻下安慶，清廷即任命彭玉麟爲安徽巡撫，是爲湘軍將領任封疆大吏者之第一人。這在他人來說，當即走馬上任，但雪琴力辭不就，上疏云：

「臣衡陽一諸生，父母棄養，終鮮兄弟，孑然一身，少習舉業，不知韜畧，亦無搏擊之勇。徒以逆賊猖獗，激於義憤，遂從帥臣曾國藩於軍旅之中，矢念殺賊。初時創立水師，曾國藩以臣粗有膽識，飭同今福建提督楊載福製造砲船，編立營哨，俟習風濤河水之性，久而稍諳駕駛，與賊轉戰湖裏，屢瀕危險幸不覆沒，此皆仰賴聖主威福，諸將帥精心維持，士卒用命，非微臣之力所得也。中間迭荷鴻恩起擢，屢請留辦軍務，皆邀俞允，不圖恩命有加無已，臣亦何心敢自外高厚乎？顧念封疆大吏，有節制文武之權，鎭撫軍民之責，措置一有未當，必致上負朝廷，下誤蒼生。以臣起自戎行，久居戰艦……不學無術，編急成性……更虞不勝重任。連日與督臣（曾國藩）熟商，凂其代爲陳情。督臣以向來無此體制，且辭不受命，跡近沽名，必獲譴責。臣再四思維，與其勉強負荷，終貽誤於國家，不若冒昧直陳……爲此籲請聖恩，准開臣缺……」

此疏上後，清廷以李續宜任安徽巡撫，而准彭玉麟所辭。同治三年克南京，雪琴的水師亦有大功。四年，清廷又任雪琴爲漕運總督，他又疏辭，清廷不許，並命迅速赴任，他再疏辭云：「臣本寒孺，傭書養母，咸豐三年聞粵逆之亂，激於義憤，慷慨論兵。曾國藩謬採虛譽，屢次寓書，強令入營。臣勉應其召，墨絰從戎，初次謁見，即自誓不求保舉，不求官職。曾國藩察臣情出至誠，矜而許之。乃十餘年不求保舉，而膺破格之獎者，已非一次；不受官職，而受非分之榮者，幾躋極品，返之初心，愧汗浹背！臣猶以自處者，分職雖已居卿貳，而辦事尚不離水營。歷數自知府而擢至巡撫，由巡撫而改補侍郎，並未一日居於其位。臣始終不敢以實缺人員自居，歷任應領養廉俸銀，從未具領絲毫。誠以恩雖實受，而官猶虛寄也。若皇上責臣以必行，臣惟有負罪而再辭。

清廷又准開漕運總督署缺，仍留水營。七年兵事已告終，長江水師營制既立，自荆州、岳州至崇明島五千餘里，設提督一員，總兵五員，以六標分汎，營官哨官共約八百人，兵丁一萬二千人，月餉雜費每年六十萬兩，以長江釐稅供應之，不煩戶部。雪琴在軍十餘年，毫無積蓄，所餘鹽銀五十餘萬兩，他亦不私取分文，乃以五分一的利息，助水師公費之不足，並以備緊急之需。除分解雲、貴二十萬兩，甘肅二十萬兩以助軍餉外，以十萬兩貢獻朝廷，藉廣衡陽學額。然後上疏辭官歸里：

「臣素無家宅之樂，聲色之好，性尤不耽安逸。治軍十餘年，未嘗一瓦之覆，一畝之植，以庇妻子。身受重傷，積勞多病，未嘗請一日之假，終年風濤矢石之中，雖甚病未嘗一日移居岸上。誠以親服未除而從戎，旣難免於不孝之罪，豈敢復惜身家之圖？嘗聞士大夫出處進退，關係風俗之盛衰。賊已滅而不歸，近於貪位；長江旣設提督，責有攸司，臣猶在此，似乎戀權；改易初心，戀戀官爵，則前此辭官，疑於作僞；三年之制，賢愚所同，軍務已終，仍不補行終制，久留於外，涉於忘親。四者有一，皆足以傷風敗俗。克天下之亂，徒在盜賊之未束，而太士大夫之進無禮，退無義，伏維皇上中興大業，正宜扶樹名教，整肅干紀，以振起人心，臣豈敢稍犯不韙，以傷朝廷之雅化。況人之才力聰明，用久則竭，若不善藏有其短，必致轉失所長。古來臣子往往初年頗有建樹，而晚節末路，隕越貽譏，同由才庸，亦其精神已竭也。……臣精力已竭，以氣日耗……伏維皇上以孝治天下，仰懇開臣兵部侍郎本缺，回籍補行終制。……」

詔許其開缺回籍，旋以水師營初創，令於百日後，迅赴江皖地方扼要駐紮，兼以養痾，仍不畀以員缺，以符其本意。同治八年還衡陽，仍居舊有小屋，布衣草鞋，種樹灌園，攸攸自得。王湘綺同治九年正月三日的日記說：「訪彭雪琴於何隆老屋，舊宅三間，其未達時所居也，今富貴亦居之。兩親旣亡，一妻被出，旁無侍者，子弟又已遠析。人情戀本，物體變遷，一想今昔，但有愴恨。雪琴殊自偃仰，不以爲懷，宜其脫屣軒冕，捐棄聲色也。」

雪琴家居三年，清廷令其入都，又任爲兵部右侍郎，力辭不就。詔命赴長江一帶，會同長江提督李成謀佈置一切。並授以參劾大權，兩江總督劉坤一被革職，即根據雪琴查訪結果。甚至民間奇案，也請他裁判，斷案如神。舉例如下：光緒元年十月判劉提督案：劉本降賊，淫人妻女，掠其財物；如作強盜時，人皆呼之爲劉長毛。其營官有譚祖綸、與張清勝者。張軍散失職，謀於譚，譚知張妻劉氏甚美，擬佔有之。乃予張一介紹函，遣赴陝西謀差事，而姦張妻一年餘。劉氏覺譚不可靠，乃謀逃匿，譚派人捕來，加以威逼，遂爲譚妻。張由陝西歸，控譚於地方官，指其佔妻，官畏劉提督與譚之勢力，不僅不罪譚，反誣張而入罪，張向彭玉麟控訴，彭親自訊問，得其實情，立斬譚而劾劉提督去官，人心大快。

光緒七年，雪琴被命爲江西總督，再疏力辭，始准其請，而以左宗棠代之。九年又被任爲兵部尚書，又以衰病辭。而其時有翰林院侍講盛昱，則劾雪琴抗詔鳴高，開功臣驕蹇之漸，但清廷對彭亦未加罪，仍予諒察。不久，法人侵署安南事起，並聲言將以大軍侵廣東，清廷乃命彭玉麟率領舊時得力將弁，兼程前往廣東。於是諒山一役，大敗法軍，實爲鴉片戰爭後中國對外戰爭，獲得勝利的第一次，也是雪琴最後一次的大顯身手。當中法和議成，雪琴猶上疏力爭，指出：「昔者趙宋南渡，韓劉諸將百戰抗金，岳飛力圖恢復，長驅北向，幾復中原。乃黃龍正擣，金牌遽召，終宋之世，訖不復振。……」云云。中法事件完畢，並佈置海防，乃請開除其差使。仍巡閱長江如故，屢請開缺均不允。光緒十七年卒，享年七十有五，贈太子太保，謚剛直，今衡陽市內有剛直路，就是紀念他的。

秧歌

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書名可以題作「餓」字，——寫的真細緻，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讀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

適 一九五五，一，廿五。

【4】

張愛玲

不斷地有人進來，月香常常話說了一半突然停住了，向他們微笑，彷彿帶着一點歉意似地。也有時候她跳起來，把那高棲在門上的油紙傘拿下來，讓人家出去。

這裏似乎家家都用後門，前門經常地鎖着。女主人戴着珠寶去赴宴，穿着亮晶晶的綢緞衣服，照樣在那黑洞洞的，糊滿了油烟子的厨房裏走過，金色的高跟鞋篤篤響着。奶媽抱着孩子，也在厨房裏踱出踱進。

金根常常在那裏吃飯。有時候去晚了，錯過了一頓午飯，她就炒點冷飯給他吃，帶着一種挑戰的神氣拿起油瓶來倒點油在鍋裏。她沒告訴他，現在家裏太太天天下來檢查他們的米和煤球，大驚小怪說怎麼用得這樣快，暗示是有了新的漏洞。女傭有家屬來探望，東家向來是不高興的。如果是丈夫，他們的不高興就更進了一層，近於憎惡。月香還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女傭和她的男人在一個小旅館裏住了一夜，後來大家說個不完，傳為笑談。女主人背後提起來，又是笑又是罵。

這些話她從來不跟金根說的。但是他也有點覺得，他在這裏只有使她感到不便，也使她覺得委曲。所以過了半個月，他還是找不到工作，他就說他要回去了。他拿着她給的錢去買車票，來這麼一趟，完全是白來的，白糟蹋了她辛苦賺來的錢。買票剩下來的錢，他給自己買了包香烟。自己也覺得不應當，但是越是抑鬱得厲害，越是會做出這種無理的事。

上火車以前，他最後一次到她那裏去。今天這裏有客人來吃晚飯，有一樣鴨掌湯，月香在厨房裏，用一把舊牙刷在那裏刷洗那腥氣的橙黃色鴨蹼。他坐了下來，點上一枝香烟，他的包袱擱在板櫈的另一頭。

在過去的半個月裏，他們把所有的談話資料都消耗盡了，現在絕對沒有話可說了。在那寂靜中，他聽見有個什麼東西在垃圾桶碎擦作聲。

「那是什麼？」他有點吃驚地問。

是一隻等着殺的雞，兩隻腳縛在一起暫時棲在垃圾桶裏。

火車還有好幾個鐘頭才開。也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只有坐在這裏等着，因為無話可說，月香把她該叮囑的話說了一遍又一遍，叫他替她問候每一個人。她把鴨蹼洗乾淨了，又來剝毛豆，她忽然發現她把剝出來的豆子都丟到地下去，倒把豆莢留着，自己覺得非常窘，急忙彎下腰去把豆子揀了起來。幸虧沒有人在旁邊，金根也沒留心。

剝了豆，摘了菜，她把地下掃了掃，倒到垃圾桶裏，那隻雞驚慌地咯咯叫了起來。

金根站起來走的時候，她送到門口，把兩隻手在圍裙上揩抹着，臉上帶着茫然的微笑。他把傘撐開來，走到衖堂裏。外面下着雨，黃灰色的水門汀上起着一個個酒渦。他的心是一個踐踏得稀爛的東西，黏在他鞋底上。

不該到城裏來的。

三

上床以前，金根帶阿招出去把尿。從前他妹子金花在家的時候，孩子歸金花照管，自從金花出了嫁，就是他自己帶孩子了，他還不十分習慣。

外面很冷，呼吸着寒冷的空氣，鼻管裏酸溜溜的。月光沖洗着天空，天色是淡淡的青灰，托出山的大黑影。那座山是一個堅實的黑色花苞，矗立在房屋背後。金根彎着腰給孩子把尿，嘴裏噓噓吹着。其實阿招這樣大的孩子，已經可以蹲在地下了，但是地面上寒氣重，他認為是有害的。

狗在汪汪地叫。近來他一聽見狗叫，就想着不知道可是他妻子回來了。他兩隻手托着孩子，一面就別過頭去向路上望着。遠遠地一個橙紅色的燈籠搖晃晃來了，燈籠上一個大紅字，原來是周村的人，心着不由得有些失望。

不知道是周村什麼人？不會是他的妹妹回娘家——她前兩天剛回來過一次，而且她即使來，也決不會揀這樣晚的時候來。

但是好像是一個女人，那在一顛一顛的燈籠後面走着，手裏挽着的是一個大白包袱。那燈籠搖擺着，向她臉上盪過去的時候，金根彷彿看出一些什麼，使他突然旋過身去，孩子一泡尿沒撒完，熱呼

呼地澆了他一腳。他很快地把孩子放下來，就向那條路上直奔過去，是他的妻回來了。

跑着，跑着，可以看得出確實是她了，他立刻就把腳步慢了下來。她也看見了他，遠遠地向這邊微笑。他高聲喊着：「我先還當是周村的人。」

「走到周村天已經快黑了，我就到妹妹那兒去借了盞燈籠。」月香說。

「哦！你上他們家去的？看見妹妹沒有？」

「看見了。她婆婆眞客氣，一定要留我吃飯，眞是不好意思。」

他在她旁邊走着。一隻腳上的襪子濕淋淋的，現在已經變成冰涼的，貼在腳背上，緊緊抓住他的腳背，倒幸虧有這異樣的感覺，不然心裏總是恍恍惚惚的，疑心是在做夢。

「看見妹夫沒有？」他問。

「妹夫不舒服，躺在那裏，我沒有進他們屋去。」

「怎麼病了？該不要緊吧？妹妹好麼？」

「她好。」她並沒有感到不快，這些年沒見面，見了面不問候她，倒去問候他常常見面的妹妹。她也知道他是沒話找話說。

「阿招已經睡了？」她搭訕着問。

他大聲叫「阿招！阿招！」孩子不肯來，還是他跑了去把她硬拉了來。

「噯喲，長得這樣大了！」月香畧有點羞澀地笑着說。她把燈籠放低了，想仔細看一看，那阿招只管扭來扭去躲避着，但是越是躲，月香是把燈籠照到她臉上來。那孩子急了，一使勁，掙脫了她父親的手，向家裏狂奔，以爲家裏總是安全的。她穿過了那月光中的青白色的院落。院子裏地下散放着的長竹竿，用來編籮筐的，被她踢着，豁朗朗響成一片。四鄰的狗越發狂吠起來。

「小心點，別摔跤！」月香叫喊着，匆匆跟在他後面進了院門。月影裏看不眞，竹竿又被她踢得豁朗朗響着。這座白粉牆的大房子是譚家祖傳的財產，金根這一房分到了一間半屋子。緊隔壁的幾間屋子，就是譚老大他們那一房的。這時候譚大娘就在窗戶後面高聲叫了起來：「金根啊！是不是金根嫂回來啦？」

「噯！是我，大娘！」月香答應着。「大娘你好？大爺好？」

「嗨呀！我剛才還在那兒惦記着你。我在跟老頭子說：「今天幾兒啦？怎麼還不回來呀？」」

紙窗後面油燈移來移去，人影也跟着燈影一同晃動。老頭子咳嗆起來，孩子們從睡夢中驚醒了，哇哇哭了起來。

「大娘，你睡了就不要起來了！」月香說。「我明天早上來給你請安。金有嫂好麼？」

他家的媳婦連忙答應着說，「我好呵，金根嫂。」

「沒睡，沒睡，正在這兒念叨你呢！」譚大娘高聲喊着。一面說着，已經息息率率穿好衣服，拔掉門閂，走了出來。

老頭也出來了，手裏挽着個「火囱」，一隻竹籃裏面裝着兩三根熾炭，用灰掩着，成爲一個經濟的手爐腳爐。

「進來坐！進來坐！」月香說。

大家都到金根這邊來，金有嫂帶着孩子們也過來了。擠滿一屋子人，坐不下，但是譚大娘硬拉着月香和她並排坐在床沿上。「嗨呀！金根嫂。」她帶笑嘆息着：「我一直在這兒說，怎麼這樣狠心呀——一去就是三年，一次都沒回來過，孩子倒這樣大了！」她伸手去拉阿招，阿招躲在那青地白花土布帳子後面，把臉別過去，死命扳着床柱子不放。

「叫媽！叫媽！」譚大娘教她。

「媽！」金有嫂揑着喉嚨叫着。「叫媽呀！阿招。」

老婦人在阿招屁股上拍了一下。「你瞧瞧，你瞧瞧，長得多高了！」用譴責的口吻，就彷彿孩子頑皮，闖了什麼禍了。

金根微笑着站在陰影裏。他常做到這樣的夢，夢見她回來了，就是像這樣，房間裏擠滿了人，許多熟悉的臉龐，在昏黃的燈光下。他心裏又有點恍惚起來，總覺得他們是夢，他是做夢的人。有時候彷彿自己也身入其中，有時候又不在裏面。譬如有時候她們說得熱鬧，他插進嘴去，說了話人家也聽不見。

譚老大坐在那裏只管微笑，用一雙毛竹筷子撥着籃子裏的灰。他只問了月香一句話，而且是正着臉色，微仰着頭，注視着離她頭上一尺遠的地方。

「航船什麼時候到鎮上的？」

「中午到的。」

從鎭上走回來，走了四十里路，水總要喝一口的，金根想。他走到灶前去，火已經熄了，壺裏倒還有些熱水剩上，倒出來剛夠一碗。他把碗端了來，一抬頭看見黃黯黯的燈光下，坐着滿滿的一屋子人，他站在那裏倒怔住了，不知道這一碗水是遞給誰好。總不見得當着這些人向自己的老婆送茶。他終於紅着臉走到譚老大跟前，將碗遞到他手裏。大家都笑了起來。譚大娘劈手把那碗奪了過來，轉遞給月香，月香不肯接，她硬逼着她接下了。

「你瞧你們金根多週到呀，金根嫂！」她說。

大家鬨堂大笑。連金有嫂，向來是愁眉苦臉的，也跟着笑。金有嫂是個苦命人，生着一張長長的黃臉，眼睛是兩條畢直的細縫。她的微笑永遠是苦笑。而像現在，她從心裏笑出來的時候，臉上卻似乎是一種諷刺性的笑容，其實她也決沒有諷刺的意思。

「他們兩口子向來要好，」譚大娘哈哈笑着說，「好得合穿一條袴子。噯呀，可憐呵，這些年不見面——眞造孽！」

「瞧這大娘，」月香抱怨着，「這些年不見，一見面就不說正經話！」

「呦！呦！嫌我討厭了！我們走吧，走吧，老頭子，別儘待在這兒討人嫌了，也讓他們兩口子談談心。」

「談什麼心？我們老夫老妻的，孩子都這麼大了！」月香拉着她不放，譚大娘偏裝腔作勢的，再三說：「走吧，走吧！老頭子，自己也要識相點。」

大家都笑，金根也跟着笑，同時也幫着月香極力挽留，客人們終於不再掙扎了，被主人把他們捺到原來的座位裏。一坐定，就又繼續取笑起來。倒像是新婚之夜鬧房的情景了，金根心裏想。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張治中也聽到周恩來最後一句話，問道：「恩來兄，什麼事要找我？」

周恩來說道：「主席同江青同志結婚，要請法庭公證，不過，如到法庭似乎不便，不知老兄有沒有辦法請一位法官到府上來證婚。」

張治中笑道：「這件事確實是個難題，兄弟也曾拜訪幾位法官，大家都不肯。」

毛澤東搓手道：「這事怎麼辦！」

藍蘋冷笑道：「怎麼辦！我們到法院去，總不能因爲怕得噎食病，連飯都不知了。」

張治中笑道：「毛太太不要急，無辦法中還是要想辦法，我後來找到了梅汝璈，他已奉派去日本擔任審判戰犯法庭的檢查官，命令尙未發表，任期還有一個星期，我同他商量，請他到舍下爲賢伉儷證婚，他一口答應。」

藍蘋說道：「張部長，阿貓阿狗來證婚都可以，問題只要他是個法官，證了婚在法律上有效，就成了，其他都無所謂。」

張治中笑道：「毛太太，你放心，此人絕對是法官，而且是最優秀的法官，否則政府怎麼會派他去東京擔任戰犯法庭的審判官。」

藍蘋說道：「張部長，我什麼都不懂，只有相信你的話了，希望你不要夥同別人騙我。」

張治中陪笑道：「毛太太，你言重了，我怎敢騙你，事實上也無此必要。請放心，我能騙你一次，不能騙你一世，我同潤之兄以後同在政府供職，大家相處的時間正長哩！」

藍蘋笑道：「張部長，你眞會說話，我相信你就是了。」

張治中問道：「賢伉儷婚禮何時舉行呢？」

藍蘋說道：「旣然梅法官就要去日本參加日本戰犯法庭審判，我們的事也就越快越好了，明天如果來不及，就是後天吧！」

毛澤東不敢插嘴就看周恩來，要他表示意見。

周恩來陪笑說道：「主席同江青同志婚禮旣然不願舖張，又不請許多客人，辦事比較簡單，我負責請客的事，明天當然來得及，只不知文白兄同梅法官談妥了沒有？」

張治中說道：「梅汝璈已經答應我，一個星期之內，隨時都可以，我看乾脆給他下張請帖，要他也來吃酒算了。」

毛澤東說道：「應該，應該，不能白讓人家跑一趟，自然要招待一杯水酒。」

藍蘋說道：「張部長，把法官請來吃喜酒，順便證婚，他到底是法官還是來賓，這樣婚姻，有沒有效。」

張治中笑道：「毛太太，你太敏感了，你們婚禮舉行在先，吃喜酒在後，梅汝璈穿起法衣證婚，大家都在婚書上蓋了字，就算是婚禮完成，然後他再脫下法衣，換了便服來吃喜酒，你說婚禮有沒有效。」

藍蘋想想也笑了，說道：「張部長，你不要笑我無知，實在我一生被男人騙的太多了，所以我不能不格外小心，如果這一回再上當，我就只好自殺了。」

張治中說道：「毛太太，你放一百二十個心，潤之兄既不是忘恩負義的人，我同恩來兄更不會騙過人，事實上法官同結婚雙方是朋友，退了庭去吃喜酒的事非常多，所不同者，這次婚禮舉行不在法庭而在舍下，就這一點差別而已。」

周恩來又看看毛澤東，問道：「主席意思是在什麼時候舉行婚禮。」

毛澤東問道：「明天來不及，後天怎麼樣？」

周恩來說道：「後天恐怕也來不及，要訂酒席，還要發請帖。」

藍蘋說道：「最遲就是大後天了，一天也不能再拖，梅法官要去日本審戰犯，動身之前總還有事要辦，不要拖到最後一兩天，他又沒有工夫，可就

糟了。」

張治中說道：「恩來兄，你着人把請帖寫好，我派人去送，酒席不如就麻煩賀貴巖了，他上次在湖南同鄉會請客，辦的酒席就不錯。」

藍蘋說道：「副主席同志最好能同賀市長商量，加上兩道海味，還要有一條名貴的活魚，最好是黃河鯉。」

張治中笑道：「加上幾種海味如鮑參翅肚並不難，要弄幾條黃河鯉，眞不簡單，就看賀四爺的本領了。」

藍蘋說道：「副主席同志請告訴賀市長，務請鼎力幫忙，辦得風光，至於用多少錢都沒有問題，不要他賠墊一文。」

張治中、周恩來一齊點頭答應，各自分頭去辦事。

中間隔了兩天，毛藍婚禮在桂園張公館舉行，上午十一時，法官梅汝璈在客廳升了座，新郎毛澤東，新娘江青在張家少爺小姐牽曳下，上了法庭，梅汝璈先點名喊毛澤東，毛澤東平生未上過法庭，頓時心驚肉跳，呆在地下應不出來。還是藍蘋用手搗了一下，毛澤東才想起，應了一聲「有。」梅汝璈又問年齡，毛澤東剛想說五十三，忽然想起劉備江東贅也是五十三，一時又說不出話。梅汝璈看看婚書，問道：「你今年五十三歲。」毛澤東低頭稱是。梅汝璈又問道：「你願意同江青女士結爲合法夫妻，是吧！」毛澤東連聲應是。梅汝璈轉過臉又問江青，藍蘋倒是抵大方，自報年齡三十一歲，志願與毛澤東結爲夫婦。問過之後，兩人蓋印，接着是介紹人周恩來，張治中蓋印，婚禮便告完成。梅汝璈宣佈退庭，換了衣服，趕來向兩人握手道賀。

毛澤東苦笑道：「法官大人，我被你當堂一喊，差點嚇昏過去。」

梅汝璈愕然道：「怎會如此。」

毛澤東說道：「你不知道，我幼年時在家鄉湘潭，常常去看縣衙門審案，只見縣大老爺手提硃筆口喊犯人名字，犯人應一聲有，大老爺就問你寃枉不寃枉，犯人再說一句小人不寃枉。大老爺硃筆向下一落，點在犯由牌上，然後將犯由牌向外一擲，幾個差人過來把犯人綁住，將犯由牌向背後一插，拉出去遊一趟街，就斬首了。剛才你一喊我的名字，我不由得想到那一幕，頓時膽裂魂飛。」

周恩來、張治中相顧愕然，藍蘋更氣得玉容緋紅。

梅汝璈笑說道：「毛先生不但是政治家，還是幽默大師，林語堂聽到都要讓位了。」

張治中笑道：「潤之兄當然是講笑話，中國有句古語，刑不及上大夫，到了我們這個地位，怎會再有受審的事。」

梅汝璈笑道：「張部長，天下事也難說的很，我這次到東京法庭審判日本戰犯，預計中會任首相的就有五人，此外還有使中國人聞名切齒的土肥原、板垣，大概都要判死刑。」

毛澤東問道：「死刑是不是斬首。」

梅汝璈說道：「大概是絞刑，文明國家沒有斬首的刑法了。」

毛澤東點頭道：「這就好，實在說，我眞怕斬首。」

周恩來、張治中一齊皺眉頭，覺得毛澤東在大喜的日子說這種話實在不是吉兆，藍蘋也想發脾氣，但礙於新娘子的身份，只好勉強忍住一口氣。幸而此時賀客陸續來到，藍蘋又忙着回房換衣服，毛澤東也未再向下談。

賀客中第一個到的是黃炎培，進門就拱過鼻尖，說道：「恭喜，恭喜，恭喜賢夫婦百年偕老，多福多壽，恭喜主席事業順遂，稱心如意，更願我們國家國運昌隆，太平無事。」

毛澤東看見黃炎培長袍馬褂，肥頭大耳，想到周恩來所說這種篾片，在喜事也眞的少不了，當時也就迎上去拱手道謝，連說不敢當。

藍蘋在房內除去白色新娘禮服，換了一件棗紅夾袍，露出雪白一雙玉臂，又加上着意化粧，兼之人逢喜事，一臉春色，全上眉梢，聽了黃炎培的聲音，也連忙出來打招呼。

黃炎培本是一個老色鬼，曾經把一個寄居他家中的老朋友孫女強佔爲妾，但對藍蘋卻一向不敢大意，見面總是保持一付岸然道貌的樣子，但今天卻也有點按捺不住，心直是卜卜的跳，誰知就在這時羅隆基同章伯鈞一道進來了。

章羅一進門也拱手恭喜，毛澤東當然要迎上去打招呼，藍蘋看見羅隆基就想躲，毛澤東偏要她過來同兩手握手。

羅隆基一眼看到藍蘋，頓時魂飛魄散，因爲今天的藍蘋同那天又不相同，加之一打照面便一陣淡淡幽香直撲鼻端，更不知如何是好，握着藍蘋玉手，硬是不肯丟手，還是藍蘋用手縮回。

章伯鈞也覺得難爲情，拖着羅隆基過去在黃炎培旁邊坐下，悄悄說道：「努生，你不要失態，這樣情形給老毛看在眼內，不大好的。」

黃炎培微笑道：「伯鈞兄，你不能怪努生，老朽此心已如槁木死灰，但剛才一進門見到新娘子，仍然覺得不能自持。」

章伯鈞笑道：「任老，你的小太太比毛太太要小上十來歲，如果你眞是槁木死灰，她怎麼過日子。」

羅隆基說道：「任老的小太太我還未見過，幾時專誠前來拜候。」

黃炎培拱手道：「努生，這就謝謝了，實在不敢枉駕，千萬不要勞步，否則彼此交情都受影響。」

羅隆基苦笑道：「任老，你怎麼也信一些人的胡說，我那是那種人。」

黃炎培說道：「我本來是不信的，但是看到你進來對毛太太那付神情，我又不能不信了。」

章伯鈞也不由得捧腹大笑，這時張瀾、沈鈞儒等也都來了，客人越來越多，到了十二時，正式開席。

辛亥革命與日本

……今則大陸焚如，歲時且不得一展拜於松楸之間，方號泣攀慕於海嶠之上。年齒日增，悔累益深，瞻望父母……唯當益勵志節，相與全國軍民，光復漢業，重整山河，雪廬墓所蒙腥膻穢汚之恥，俾人民早解倒懸陷溺之痛；期毋負於先妣之鞠育顧復劬勞恩情，則幸矣！嗚呼！中正不肖，回顧先妣逝世以來四十三年間，國事杌隉，至今未靖，革命挫折，亟待奮勵；夙夜蹉跎，而親恩罔極。今僅以此孤臣孽子耿耿赤心，爲先妣百歲誕辰紀念，未能仰答慈教於萬一，不孝之罪，終身之痛，其可追耶！其不可贖也！」

武嶺蒼蒼無限仰止

溪口鎭，是一個美麗的鄉村，這個鄉村的象徵是武嶺。雖然只有海拔一二六公尺的高度，但在兒童時代的心目中，卻是令人無限仰止的名山。

一九二五年，蔣總統撰寫過一篇「武嶺樂亭記」。讀之，如歷其境：

武嶺突起於剡溪九曲之口，獨立於四明羣峯之表，作中流之砥柱，爲萬山所景仰……嶺之上，古木參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瀠洄，游魚可數……隔溪之綠竹與嶺上之蒼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潔，無異寫眞：……」

以擁有「禪宗十剎」之一的雪竇寺而聞名之雪竇山，也在附近。一九二〇年，蔣總統一時歸鄉韜光養晦，曾經作過七言絕句一首，寄託心境：

雪山名勝東南最，
不到三潭不見奇；
我與林泉盟在夙，
功成退隱莫遲遲。

故國河山啊！現在你是一個什麼光景了呢？

追求革新的精神

蔣總統在十三歲（一八九九年）的時候，第一次離開溪口，去到距離約五十公里的王太夫人出生地——嵊縣葛溪，進入有名的姚宗元先生私塾「溯源堂」就學。

乍到一個地方，觸目風光都有一種新鮮的印象。根據姚先生的命題，做過一首詠「竹」的詩，下面的兩句，描寫出當時的心境：

一望山多竹，
能生夏日寒！

在這個少年時代的蔣總統，從一方面看，也許是盛氣凌人；從另一方面看，是具有批判精神，不肯妥協。

當時留傳有這麼一個小故事：私塾裏面懸掛有「冰清玉潔」的匾額，意思是說在寧靜的環境中，琢磨澄澈晶瑩的品德；蔣總統則對於這四個字發表他的議論說：「即使是在鬨鬨亂亂的環境中，只要是想求學問，也沒有做不到的理由。」——小孩子純眞直覺的評論，反映出學問不一定是在書案上得來的意見。

先輩同學竺紹康

在這個私塾裏，有過一位先輩同學，後來成爲浙江省革命運動的中心人物，也就是竺紹康。

六年後的一九〇五年，竺紹康和徐錫麟等革命同志在紹興府創設鼓吹革命的「大通學堂」，他是一位培育革命思想青年的志士。一九〇七年，在嵊縣最初打着革命軍的旗幟起義，但敗於淸軍而逃亡國外，也曾經到過日本。可惜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以三十四歲的壯年病死於上海。

這位竺紹康，在私塾讀書時代，就有作爲革命領導人物的風範。一找到空隙，就來和姚先生一個勁地大聲交談，他那種意氣軒昂、神彩飛揚的氣概，對於青少年們實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某一天，竺紹康騎了一匹馬來訪姚先生，蔣總統便乘着他們倆人談得正對勁的時候，拉着那匹馬到外面去戲耍，想不到馬會突然發狂，結果，背部被馬咬傷，又被摔倒在地面，受傷很重。這是由於不懂得控馭就伸手拉馬的原故，這一次經驗，卻成了後來有興趣學習照料軍馬的動機。

追求名師專心學問

一九〇〇年，十四歲，轉移到榆林村，隨毛鳳美先生受讀難解的「易經」。翌年，去崎山下村，從竺景崧先生受業，開始作「策論」。十六歲，到巖溪村，追隨毛思誠先生，溫習「左傳」、圈點「綱鑑」。這一段時期，都是在追求名師，專心學問。

當時，有關蔣總統的情況，據毛思誠所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書中，有如下的紀述：

「蔣公當下課休息的時候，在教室裏跑動不停，連地方都顯得狹小，不斷地找同學開玩笑，高興起來，甚至演出惡作劇。然而，一旦開始用功，不管週圍如何吵鬧，還是能夠埋頭讀書或奮筆書寫，絲毫不受影響；像這樣地在一剎那之間，靜躁轉換，簡直不能相信是同一個人。」

應童子試棄筆罷去

十六歲的夏天，在奉化應「童子試」。考場舞弊行爲，公然肆無忌憚；滿淸官吏對童生態度，尤極其苛辱。因而認爲像這樣的考試，倒不如沒

有的好，於是毅然決然棄筆罷去。後來清廷廢止科舉，大爲贊成，就是因爲有過這樣的體驗。

和學問的進步齊頭併進的，是追求革新的精神也在逐漸高漲。最初居於領導者地位的活動，乃關於「改良校務」的問題，是在一九〇四年——十八歲，肄業奉化鳳麓學堂第二年。

這個學堂的教學科目，包括有英語、數學，在當時實施的是最新式教育。共聚一堂的青年學子，對於大廈將傾的中國，都充滿着如何去追求近代化的熱情。

在學堂擔任總教習的，是清廷的翰林竺馨祥；其次，教習有周鳳祺等著名學者。但正因爲多數老師是績學恂儒，反而在推進新式教育方面便有了障礙；外表雖然具備新的型式，但內容則不脫偏重舊學的故態，和學堂不同的地方仍然很少。

率先提出改革方針

像這樣的舊式教育，當然不能爲追求中國近代化改革的青年們所接受，於是便發動了「改革教育方針」的要求，而由蔣總統率先向學堂當局提出意見。

學堂方面，意圖把問題高壓下去，故而給蔣總統扣上「首謀搗亂分子」的帽子，要開除他的學籍，並打算將他當作「革命分子」送官究辦。

於是，同學們大爲激憤，羣起抗議，釀成了全校不安的形勢；學校當局因而讓步，撤回「退學處分」，平息了這場風波。

就在此時，同學們送給蔣總統一個「紅臉將軍」的綽號。「紅臉」是形容精神煥發，「將軍」是指他一直站在同學們的前面。

初聞國父革命

後來曾經在國民政府擔任過外交部長的王正廷（註：王正廷，一八八一——一九六一年，早歲留學日本、美國。歸國後，參加革命運動。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任駐美大使。），雖然比蔣總統年長六歲，但在鳳麓學堂同學；彼此之間，還有過一個很有趣味的小故事？

有一天，王正廷和同學們登上奉化縣城牆遊覽，腳底下一滑，倒栽葱跌了下去。

同學們驚駭莫名，四散逃走。想不到王正廷在跌下去的時候，卻正好被一棵大樹的枝椏掛住了衣服，很幸運地沒有摔到地面上去，吊在半空中連聲大叫救命，好不容易讓過路人給救了下來。

後來，蔣總統知道了這回事，要教訓教訓那些見到同學跌下去竟然棄之而逃的膽小鬼；但是王正廷則極力加以勸止，他說：「不要這樣，這不是同學們的過失，問題出在城牆，如果沒有城牆，就不會吃到這個苦頭了。」

「如果沒有城牆！」聽到這一句話之後，忽然在蔣總統的腦海裏浮現出另外一個念頭：

在盜匪橫行、戰亂頻仍的中國，一般城市週圍都築有堅固的城牆，這是爲了保護城內居民安全；然而對於住在城外的人，卻不就是毫無道理地迫使他們處在不平等的境地嗎？

像城牆這樣的東西，本來是如果沒有它也就可以的話，實在是最好不過。所以，在一九二六年率領國民革命軍，爲統一全中國而北伐的時候，將有些光復後城市的城牆拆除，據說就是貫徹了這一個念頭。

顧清廉先生講述革命

一九〇五年，結束了在鳳麓學堂兩年的學生生活，轉到被稱爲浙東第一的箭金學堂肄業。

在這個學堂裏，有一位顧清廉先生。蔣總統受到顧先生的陶冶頗爲不少。

顧先生是一個同情革命的人，一面講授經史古籍，一面憂心中國前途、熱情洋溢地暢論國是，宣傳「獨立」、「自立」等民族大義。

同時，並勸導蔣總統說：「一個國家想要獨立生存，就不可以缺少軍事力量；爲了將來有一天能夠擔當捍衛國家的任務，就得要學習軍事。」於是自動地爲他講解孫子兵法，並且強調：「要想懂得兵法、獲得新的知識、保衛自己的國家，就應該到外國去留學。」

還有，有關於青年革命家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存在，也是從顧先生那裏最初聽得來的。

顧先生對於孫先生的革命理論和行動，盡其所知，都告訴了蔣總統；尤其是在倫敦被清廷駐英公使館逮捕監禁的事件，給予了很深刻的印象。關於這個事件，後面繼續連載之中，還會有詳細敘述；在這裏要說明蔣總統在當時深受感動的是：第一，在先進國家的英國，是由「平等」的觀念挽救了孫先生的生命。第二，革命志士們甘冒生命危險爲挽回國家的命運、拯救國家於混亂而獻身革命，在海外活動的情況。

決心留學研究軍事

就是這樣地在顧清廉先生的誘導之下，形成了「留學→研究軍事→獻身革命」——確立不移的人生南針。

留學的目標，首先就是鄰國——日本。選擇日本的理由，是因爲在日俄戰爭中，日本得到了勝利。自明治維新以來不過三十幾年，就打敗了大國俄羅斯，國力和軍力都達到了迅速成長的要求；於是，「向日本看齊」的呼聲，在憂心中國前途的青年們之間，已經成了一致的口號。

▲蔣公偕夫人率長子經國掃墓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九日，敵寇沿平漢鐵路進攻信陽，邱司令親率裝甲馳騁中原，勇敢深入敵後，予日軍心理上威脅至大，爲裝甲兵建立奇勳。鏖戰中聞父病歿，中心大慟，惟以軍事緊急未及奔喪，引爲生平遺憾。

次月第二百師擴編爲第五軍，除第二百師仍爲機械師外，另成立兩步師，即新編第二十二師及榮譽第一師。邱將軍積功調升爲新編第二十二師師長，該師之新兵，大都係湘贛兩省征集，且來自農村，均忠厚純樸，有如赤子。邱極具愛護之心，故對部屬生活，特別關心。

新編第二十二師師司令部，設於湖南東安北郊張家大屋，是年雙十節隆重舉行新兵入伍暨授槍典禮，當場諭示所屬「官不離兵，兵不離槍。」其視士卒如兄弟，視武器如生命者如此。

當我軍放棄南京之際，敵欲乘機迫我屈服而未能如願；故徐州會戰後，敵即轉運兵力於長江方面，企圖深入武漢，破壞我抗戰中心，迫我屈膝投降。此時，日寇正分四路瘋狂攻武漢三鎮，情勢極爲緊急。統統帥部爲集全力予敵一擊，規定縮短訓練期間爲四個月，期滿隨時候令參加作戰。

邱師長以時間短促，特注重戰鬬動作，尤對指揮藝術與戰場心理，非常重視，時時啓發部下作戰智慧與經驗，並以「不叫苦」「不乞援」之精神，培養各自獨立作戰之習性。同時，規定連長負責訓練普通兵，營長負責伍長及射手；團組軍士教育連，分三期調訓畢；師成立軍官隊，訓練副營長以下之幹部；營團長諸幹部，則利用每周會報機會，親自講授戰術教育。

除分批施教外，其訓練內容，士兵習射擊、劈刺、拉手榴彈爲主，伍長並兼習步哨斥候，軍士着重班排指揮，其他幹部則授以圖上作業、兵棋演習、現地戰術、半實兵指揮等，期使分程施教，逐項達成。部隊訓練，則班着重警戒搜索，連着重攻擊防禦，營團着重諸兵種聯合演習。邱師長以對日長期作戰，敵前撤退，勢所難免，訓練時則兼習退卻一課，以備萬一之需。

當時國軍部隊所使用之典範令，原係參照日本而編訂，步兵班分爲兩組，機槍組分射擊手與彈藥兵，而步槍組則無任務之外。邱司令認爲稍欠合理，乃仿照德法步兵班之編組，分之爲兩伍，一等兵任伍長，各轄二等兵，上等兵則任全班之押伍，如此各個任務分明，指揮容易，且毋庸增加人員與經費，後來竟推行於全軍。

邱師長親擬戰術表解，懸於辦公室內，作爲訓練新生戰術技能之指針，分戰鬬教練的意義、戰術的分類、戰術教育法、戰術演習指導法、戰術作業、戰術研究之目的等六項，經常親自講解指導，故其所部以能善戰著稱。

訓練雖緊湊，然操課規定不得逾八小時，中午必須養成午睡習慣，以恢復疲勞。餐時常到部隊與弟兄同食，以觀察伙食營養，藉以溝通上下感情。

勤奮教戰、蔚成勁旅

由於邱師長對教育訓練別具心得，一面灌輸軍事哲學，一面傳授德國機械化戰術，日常又與士卒共艱苦，未及數月，即成勁旅。二十八年三月，軍事委員會校閱組派臨校閱，中將楊繽之主任每日校閱一團，最後令第五軍各師赴廣西界首，作團之步戰砲聯合演習，情況逼真。

校閱組公正無私，評定：「第五軍居西南各軍第一，新二十二師又爲第五軍第一。」其對新二十二師之評語云：「訓練優良，軍紀良好。該師邱師長清泉愛士兵如兄弟，團結力固，戰鬬力強。」友軍頗懷嫉妒，迨是年冬崑崙關一戰果然不同凡響，充分證明校閱組之認定，與邱師長之勤奮教戰，未嘗白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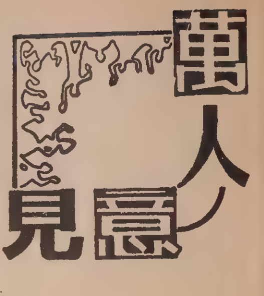
二十八年秋，敵設對華派遣軍總司令部，派西尾爲總司令，板垣爲參謀長。時歐戰業已爆發，敵企圖利用時機，打破軍事僵局，由贛北、鄂南、湘北集中兵力十二萬，分三路大舉長沙。蓋長沙爲湖南省會，扼粵漢、京滇國道之樞紐，湘贛、湘黔、湘桂諸鐵路，縱橫其間；且該地人口稠密，物產豐富，爲後方軍資及兵員供應地，素爲自古以來兵家必爭之地。

第一次長沙會戰後，使敵軍深受巨大打擊，此役實開轉敗爲勝之機。

領袖赴衡主持第二次南嶽軍事會議，本着「拙」與「和」的精神，檢討抗戰得失，決定第二期特質，在轉守爲攻，轉敗爲勝。因爲首期戰畧，已達成陷敵軍於困敝失敗莫能自拔之效果，符合孫子兵法所言「致人而不致於人」最高原則。

最高當局以杜聿明之第五軍訓練優良，下令開赴衡山，新二十二師由東安移防湘潭構築陣地，是年西南沿海之敵，爲封鎖我海口，企圖截斷我國際通路。是年十一月初，敵由青島又台灣抽調軍隊，藉海空軍掩護，以奇襲手段在欽州灣西岸強行登陸，十五日陷防城，十七日佔欽縣，其主力沿邕欽路北犯。

當時，我軍因參加長沙會戰，將主力集中湘北，準備對日發動攻勢，而擔任欽防間之守備部隊，僅新編第十九師一個師，因爲兵力單薄，對敵節節抵抗而轉進。敵軍遂得在漢奸王桂堂的導引下，越過十萬大山的天險，而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午夜，攻陷了南寧。（八）



「萬人日報」籌備密鑼緊鼓

爭取時間先出版後招股

看過後認為值得支持歡迎加入

萬人傑先生：

閣最近兩期萬人雜誌，知先生應各方面要求，有意創辦萬人日報，此亦屬弟前所提議者，所擬徵集各方面意見一節，弟不揣愚陋，略陳一二：

辦報首要當爲資金，其次爲人才，第三才談廣告業務之推廣等等。弟意資金方面，應以集股爲原則，現定首期徵集資金十五萬元，分爲三千股，每股五十元，以「萬協」、「萬人」海內外會員與讀者如是衆多，且屬熱誠擁護者，相信此數目不難徵集，（認股由一、二股至五、六股均可）。

其次爲人才，以先生在報界歷史如是之久，能請其幫助者料當衆多，加以「萬人」班底甚盛，故人才亦不困難。

至於廣告之招登，業務之推廣，能有上述兩方面關係人爲基礎，相信自亦有可觀。

談到報紙內容，弟意以爲每日先出紙兩大張，第一版必爲世界或本國大新聞，跟着是社論，下半頁爲廣告；第二版爲港聞，再一版爲副刊，又半版則可編爲「生活圈」一頭（名稱另定），內關「衆議」一欄，其他廣告、娛樂、體育等，分別作適當之安排。

如能將組織、系統、制度、報格分別弄好，苦幹一番，相信一定能成功的。如眞以港幣五十元爲一股，弟當盡棉力而認十股，此乃集腋成裘之意，不知先生以爲如何？弟近事赴台，客邸有暇，因思先生辦報之意，特先作此提點意見，此頌

文祺

弟兆乾手上（六月十四日）

萬先生：

閱雜誌得悉閣下擬創辦「萬人日報」，弟極表贊同，并望能早日應現。茲將敝意列如下：

①請先註冊爲私人有限公司，資本額暫先定港紙五十萬元，分作五百股。

②每股爲一千元，公開徵求志同道合，但無辦報經驗之人，加入爲股東。

③每股一千元乃希望一些「無知之人」無法加入而已，何況私人有限公司金額可任意訂立。以閣下之名，相信提出此辦法，實可一呼百應，而在最短期間內便能達成一份不屬於任何資本家的報紙。

④董事會必須請一些德高望重之人擔任，財政公開便可。

胡亂寫來，實有未盡之處，希費神對弟之提議作詳細之考慮。

弟陳益式上（六月三日）

萬人傑先生：

自「牛馬集」輟刊後，改閱「萬人雜誌」，文章精彩，使人拍案叫絕。「萬人日報」正在孕育中，無疑給予愛好自由人士莫大精神支持，恭喜閣下能振臂一呼，應者雲集。

近閱數期「萬人雜誌」，眞是「吾道不孤」，响應者大有人在，多麼令人鼓舞。「萬人日報」行將面世，對共黨及其應聲蟲作全面進攻之前，我有幾點建議：

㈠集思廣益—嘗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故能無敵於天下。

㈡準確分析—希望能對世界局勢、時事、社會問題等，作深入淺出的正確分析，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㈢申張正道—在今時今日，人類缺德自殘，野心家和投機份子，不斷煽動叛亂，何異春秋戰國。本人贊成刊登孔夫子語錄，每天一句，振人心。

㈣排斥異端—在港及世界各地不少青少年，入世未深，受共黨宣傳，思想被害，故以非爲是，黑白顛倒，必須設立青年學生版，灌輸正確思想，以便終身免疫。

順帶提及，本人爲港大學生，目睹一些紅色小爬蟲及寄生蟲盤據本校刊物「學苑」，作欺人之論，垃圾文章，殊令人深惡痛絕！數度爲文斥之，無奈他們比任麻子還惡，唐老編更聰明，莫道刪改腰斬，簡直化爲烏有，至使本校正義同學（約百份之八十以上）無法反擊，因而令部份同學爲其所惑。有鑑於此，特籲請閣下在「萬人日報」加插學生版專論，針對學界報內錯誤荒謬之詞，吾輩幸甚！

一港大學生上

萬先生：

多年來我對牛馬集有無限的感情和喜愛，撤銷雖逾一月，迄今仍感不

快，也曾用眞姓眞名以讀者身份，去函報館抗議。

創辦萬人日報，我萬二分贊成。惟自愧財力薄弱，無何貢獻，僅得一顆熱心。茲願負責支持一千元，區區之數，雖無作用，總算盡了一點責任，希望群策群力，早日實現這個理想。

會員段子敏上（六月六日）

萬人傑先生台鑒：

恕不客套了。我亦贊成用「萬人日報」報名，理由當毋需再述；但古國之民之意亦屬可取，所以我提議組織一間公司來加以管理。例如「香港報業公司」或「香港報業有限公司」，其宗旨之一在經營「萬人日報」，那麼，對有關各方面均可以交待清楚。若時間許可，我願義務擔任會計和秘書的工作（如果組織是法人的話）。

至於經費方面，我能力有限，只能籌資一千元。這方面，我提議可以分為若干單位，例如五百或一千等，由有共同希望的讀者認購。願早見「萬人日報」面世！

讀者十八子（六月十四日）

萬先生：

閱六月十二日三九八期「萬人雜誌」，敬悉七月七日為「萬人日報」呱呱誕生的良辰，興奮莫名！謹先致祝一紙風行，鴻圖大展！

選擇「七、七、」出版，有讚有彈。更表示報業興隆，國運光明的象徵。

自從「牛馬集」斷市後，小弟已自動杯葛「星晚」。如今喜訊傳來，惟盼「七、七、」早日降臨，一解「精神食糧荒」之苦。

幷祝

一切進行順利！

牛馬萬人迷江南上

（六月十三日）

為了支持老萬辦「萬人日報」，許多朋友提出寶貴意見，這些高見值得參考。

不過，如果現在動手招股，然後籌備出版，恐怕非一年半載無法實現。為了時間再不容許拖延，因此老萬決定先出版後招股。這辦法一來可以加強投資者的信心；二來可爭取時間。

我們暫定七月七日出版，因七月七日是全面抗戰的大日子，今年且適逢四十週年，對我們這份具有戰鬪性的報紙，更具意義。

香港報紙已經太多，各型各類的都有，有些發了達，成為暢銷報紙，天天用捲筒機印鈔票；有些賠了一百幾十萬，無聲無臭地湮沒了。在眾多的報紙中，要打一條出路，必須創新，自成一格。如果人有我有，出了等如不出，人家讀者為什麼要放棄現時訂閱的改讀你的報呢？除非你的報有別報所沒有的資料，有別報所沒有的好文章，才值得人們改讀你的報，或添閱你的報。

老萬從事新聞工作四十年，眼看發達和仆街的辦報朋友不少，希望能捨短取長，以四十年心得，提供一份為市民大眾所需要的報紙。

讀報的人，品流複雜，思想不同，知識水平也不一致，要辦一份人人叫好的報紙事實很難，只要能抓到一部份讀者，把你的報讀上癮，便可站住腳跟，慢慢尋求發展。

目前許多成功的報紙都曾經過一段艱困日子，我們也必須作最大努力和最壞的打算，要能攻能守。唯一可慮的，如果我們要守的時候，是否有足夠的後援，這一點，正是老萬「先出版，再招股」的理由。

第一筆資金——用以散紙和宣傳及註冊的，老萬打破撲滿，可以應付得了；如果以後要守，就非靠「萬人」的讀者朋友支持不可。

「萬人日報」出版了，你看過，認為這樣一份報紙有存在價值，值得你們支持的話，那時才把資金交來不遲。徵集的辦法如何，一時還沒想好，讀者們提出的，大都可行，不過每一個單位的數目，卻值得研究。如果太濕碎——比方五十元一股的提議，招集起來很麻煩；數目大一點，沒那麼普遍，許多人感到有心無力，眞是針難兩頭利。

不過，老萬要吸收的是「賠了也無所謂」的資金，如果要讀者節衣縮食辦報，那說不過去。因此我覺得五百或一千元作為一個單位最為適合，不過，還要作最後研究，才能作出決定。

昨天有位從未謀面的朋友，約老萬見面，送我一萬元，聲言任由老萬支配，他急於見我是因過兩天便有遠行，要兩三個月才回來，怕錯過我開辦的日期。這種熱心的讀者相信只有「萬人雜誌」才有。我們早說過，「萬人」是個大家庭，我們彼此像家人一般親切；家人有事，不好意思袖手旁觀。得到這鼓勵，老萬對「萬人日報」的前途，更有信心。

（萬人傑）

窮佬辦報・睇餸食飯

出版之後徐圖改進

「萬人日報」儘速出版不宜再拖

萬人傑先生台鑑：

久耳大名，惜未識荊，殊以為憾。茲者閣下在星晚之「牛馬集」被撤銷，各方讀者甚為不平，因此紛請閣下創辦「萬人日報」，引起鄙人之共鳴。用特不揣冒昧以致焉。

鄙人青年時期，曾任記者編輯等職多年，每以正義而揭發社會黑暗面。但斯時為軍閥統治時期，惡勢力遍佈每一角落，以致頻遭迫害，幾喪性命。與閣處境不同者，則香港乃法治社會，任其黔驢之技，不過如此，否則誠堪為閣下憂也。

現鄙人與拙荊均以舌耕餬口，（鄙人正擬退休），每日購買星晚，除可不讀，但必閱讀閣下之「牛馬集」；自「牛馬集」停刊之翌日，拙荊覺得不妥，曾急不及待致電報社詢問，接電話者則含糊以對，乃購「萬人雜誌」一閱，始悉被撤銷之原委。今閣

雜誌之第三九六期，知閣下呼籲集資創辦「萬人日報」，然依鄙人意見，應揭櫫組織「萬人日報有限公司」，規定資本額若干，每股股金若干，歡迎正義讀者參加入股。似此不能事半功倍，速底於成。不知閣下以為然否？若蒙不以駑駘見棄，希以示覆。或者鄙人可為閣下稍盡綿薄也。

讀者徐上

萬先生：

最好能在萬人週刊揭示創辦「萬人日報」需款多少，使有心人來計算一下如何使「萬人日報」能成事實。

愛護萬先生讀者敬上

子儁先生：

閱六月八日之中央日報，欣悉萬人日報即將於七月七日創刊，雀躍不已。此時此地之大眾傳播工具，對政治問題之報導，多數是非不分，極盡混淆視聽之能事。尤可恨者，一些奉中華民國正朔之報刊，居然為虎作倀，巧妙地散播共產思想毒素。一些「小報」，則盡是聲色犬馬之報導。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萬人日報所應擔負的時代使命將是十分艱鉅。先生在新聞界已有四十年歷史，對如何辦好報紙，深信早已胸有成竹。本人對辦報一事是門外漢，但願從讀者觀點，不揣簡陋，貢獻幾點意見作參攷：

第一、內容方面千萬不要遷就讀者嗜好。在這個苦悶的社會裏，聲色犬馬以及媚共恐共之「言論」最為流行。專拍色情影片的導演，振振有詞地說「反映現實」；可卑的靠攏人物，大言不慚地（或許內心有愧都說不定）歌頌紅朝。這無疑都是遷就現實的結果。一份有份量的報紙，應該能發揮積極匡正思想之效果。

第二、報導與評論切忌漫罵。雖然漫罵能令作者與讀者得到一時的滿足感，但卻無法令人真正信服。現成的例子是一些叫做什麼「××極」、「×古」、「××年代」及一些報紙，盡是刻意曲解事實與吠叫式的咒罵，其得不到讀者之喜愛，是不出奇的。

第三、加強副刊之份量。本港有一份立場不定的「×報」，是多數年青人（特別是學生）不離手的。猜想是因副刊之作用，如萬人日報之副刊能較具學術性，則相信能吸引年青讀者。這雖是「陳門弄筆」，但卻讀者心聲。歲寒而知松柏不凋，苦難時代裏才能看到正義人士。先生大無畏的道德勇氣是許多人所佩服的。這種勇氣是赤禍洪流中屹立不移的砥柱。願見這種勇氣滙集而成一個埋葬赤禍的精神堡壘。先生其珍重！

讀者趙恆毅敬上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九日）

萬人傑先生台鑒：

敝人閱「萬人雜誌」得知多數讀者支持萬先生辦「萬人日報」，且有一位讀者提議改名為「國民日報」，閣下認為不合大眾口味吃虧，本人亦有同感。要辦有份量的報紙，閣下會計劃採取折衷辦法。此外，世界新聞及社會新聞之報導，最緊要迅速正確，立論要公正且富吸引力，能為大眾樂意花費幾毫子購閱，故敝人提議命名為「民意日報」，尊意以為如何？

讀者：孫靜文謹啓

× × ×

許多朋友關心「萬人日報」的創刊，紛紛來信提出意見，其中不乏高明。不過窮佬辦報，不能脫離現實，否則難有生存機會。一方面要顧理想，一方面要顧生意，所以不能唱高調，只可站穩了慢慢改進。

籌集資金方面，如果公開招股，組織有限公司，一切循序進行，恐怕要一兩年時間才能實現。因此老萬只好找幾個同道中人，大家湊些鈔票，先開辦了，再吸收認為我們值得支持的讀者的投資。這樣，才可儘速面世，否則只見樓梯响，不見人下來，大家對老萬也會失去信心。

老萬認為，要達到自己的理想，雖傾家蕩產也值得，但辦報紙要有「才」「材」「財」。那是「人才」「器材」「錢財」，我們現在已擁有的是「人才」、「器材」可以借用，最缺乏的是「錢財」，股票不再是一千七百點，許多朋友都被股票綁住成為大閘蟹，所以「財」的籌集特別難。目前開辦，只好「睇餸食飯」，但願有能力的讀者，給我們或多或少的支持，不論用何種方式。

萬事起頭難，衝破難關，報紙面世後，相信我們一定能得到讀者更大的支助！

（萬人傑）

支持「萬人日報」

願預付一年報費

萬先生：

自「星晚」停刊「牛馬集」以來，本人亦與其他百萬讀者一樣感受，好像失卻了什麼似的。其報亦從每天必讀變為可有可無。弟甚贊成創辦「萬人日報」，若出版有期，願預付一年訂費，以作精神上支持。更希望其他讀友响應，請積極進行吧！

弟K. C. Lam上

歡迎共軍攻台

如果他們要自尋死路的話

張偉去

據報導：本月二日鄧小平向一羣訪問北平的美國編輯說：「要用武力解放台灣。」

在中南半島崩潰後的今日，鄧小平的恐嚇，是福特總統訪問北平前先作心理攻勢，同時誘使美國媚共政客放棄支持中華民國，目的極為明顯。

三日我國防部長軍事發言人李長浩少將說：「中華民國是有能力應付任何共黨挑戰的。」

李氏說：「要向台灣動武需要實力，政治方面及軍事實力，中共根本沒有那種實力。」

他補充說：「我們絕對能夠擊敗企圖越過台灣海峽的共黨侵略。」

說到「解放台灣」，我們可以回憶二十五年前自大陸撤退時，在兵敗如山倒的形勢下，國軍仍能奮戰，胡璉將軍指揮所部，在金門打一場名聞世界極之漂亮的一仗——古寧頭大捷，消滅了共軍整個兵團，以後共軍再亦不敢嘗試了。毛澤東常誇言：「不打無把握的仗。」此一仗大概是例外的例外。

然而隔了二十五年後的今天，裝備精良，訓練嚴格的六十萬國軍，上飽馬騰，鬬志昂揚，有最完善的後勤作業補給，還有二百多萬服過兵役隨時可以動員參戰的後備兵員，不但防守台澎金馬綽綽有餘，而且尚有反攻復國的堅強力量，我真希望衰老脆弱的中共領導階層，以它那有自大狂的共產黨人本質，給中南半島勝利沖昏了頭腦，做出錯誤的估計，像鄧小平所說：「要對台灣使用武力」。果如此，則將造成國軍反擊而提早反攻大陸的良好機會，更可得以解救在共黨暴政迫害下食不飽穿不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七億同胞。含悲忍辱，等待此一時刻的到來，哀兵必勝的反共號角，必能激發起全中國人民的反奴役、反迫害、求自由、求生存的道德勇氣，參加反共復國的英勇行列，將無惡不做，危害人類奴役人民的共黨徹底消滅。以慰吾偉大的故總統蔣公在天之靈。那真是我們有正義感的愛國同胞所馨香祝禱的了！

統戰書仔自誇軍力

無知青年很多上當

近日來，一些掛著什麼「武器世界」、「世界空軍」等名堂的毛派馬仔，他們開盡一切印刷機器，使出最威水的印刷技術，「特製」一些「台灣與中共」空軍、海軍比較，「台灣三軍武器特輯」等書仔，在港九市面，大賣特賣。這些「特製」書仔都是中共新的統戰攻勢。

這班「唱衰派」用他們「一流」印刷技術「特製」一些武器圖片，再加上「作者」的「唱衰」和「吹牛」詞句，大彈國軍三軍武器落後，不堪一擊；吹噓中共殺人武器如何的厲害，天下無敵。說國軍軍力不能反攻大陸，又談中共如何「解放台灣」。既說國軍不堪一擊，又說中共「解放台灣」要用大量軍火和人力才能成功。最可笑的是一本由「武器世界」所製的「台灣三軍武器特輯」書仔內，大塗彩色油畫「炮轟金門」。這幅油畫很美，足以給毛派馬仔一點安慰，其實金門炮戰，誰勝誰敗，大家都知道。如此自暴其醜，真是「笑大人個口」！

這些書仔的目的，一來是為賺錢，二來是統戰攻勢，使香港反共愛國同胞對國軍失去信心。還有一點比較嚴重的，是對青少年心理的影響。我曾聽到一些學生看過這些刊物後誤信毛派馬仔的花言巧語，竟想再來一次世界大戰，其中一個說：「這很夠刺激！」

說國軍反攻無期，但不知中共大叫大喊「解放台灣」，要叫到何時何日。其實軍力誰強誰弱，都不是理論所能下判斷，要打過便知。（黎明）

市面出現黑書

讀者切勿上當

萬人傑先生：

素仰先生敢言作風，尤以對左派潛伏份子為然。如昨晚對明報那陰濕者的直言揭穿，使人心大快。近日市面有很多軍事常識雜誌出現，不知萬先生你有留意否？弟一時好奇，買了一本名為「台灣與中共空軍比較」，心裏以為只不過是武器介紹，誰不知內裏盡是打擊國府言論，內裏文章，陰暗而略帶有恐嚇的企圖，使一些人頭緒腦搖擺份子以為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力量是那麼強大，國威是那麼空前絕後，有感於這，無不義務宣傳，打擊國府聲譽，使自由陣容多一些打擊。希望萬先生以其威力筆調，公於大眾。

讀者馬[illegible]

慶祝六十四年度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

出發日期：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全程十四天）

截止報名日期：八月十五日

收費：港幣一千四百五十元

報名地址：本會會所

萬人協會通告

本會為擴大慶祝六十四年雙十國慶，經執委會議決：組織本年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同時，為求提供更佳之服務，致敬團回國後一切生活起居及活動，仍委托本港經驗豐富信譽昭著之「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安排，而收費方面特廉，凡會員均可報名參加，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及會員親友參加。

會長　萬人傑

副會長　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十日

旅程秩序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至十月十八日）

第一天（十月五日，星期日）

香港－台北

乘豪華噴射客機抵松山機場，隨即乘坐豪華遊覽車送往住宿飯店休息，途經行政院、總統府、立法院、西門町及中華商場等繁榮地區。歡迎宴設於遠東最新型之豪華酒店夜總會，表演節目多采多姿，可盡情欣賞。

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二天（十月六日，星期一）

台北－石門水庫－日月潭

早飯於飯店後即專車沿十大建設之高速公路往石門水庫參觀。繼往新竹、苗栗至台中。午飯於台中市下午往日月潭，專車環湖遊覽建築宏偉之文武廟，數百孔雀集居之孔雀園，安奉我國古代傳奇人物唐三藏靈骨之玄奘寺，繼參觀德化社之毛家花園，瞭解山地同胞生活實況並可與毛族公主拍照留念。繼乘遊艇返住宿飯店，途中欣賞日月潭之湖光山色及光華島。

晚飯及夜宿於涵碧樓或教師會館。

第三天（十月七日，星期二）

日月潭－中興新村－彰化－台中

早飯後專程遊台灣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及省議會。繼往彰化八卦山參觀遠東最大佛像（佔地七畝，高達七十二呎）。

晚膳及夜宿於台中國賓或寶島大飯店。

第四天（十月八日，星期三）

台中－梨山－合歡啞口－天祥－花蓮

早飯後專車遊橫貫公路，沿東勢、谷關、青山、達見抵梨山。午飯於梨山賓館。

下午遊覽合歡啞口、碧綠神木、天祥、慈母橋、不動天王、一線天、燕子口、九曲洞、雙股瀑、長春祠、太魯閣等名勝。

晚飯於阿眉族文化村飯廳。飯後觀賞阿眉族歌舞表演。

夜宿於帝王都大飯店或宇宙大飯店。

第五天（十月九日，星期四）

花蓮－台北

早飯於酒店後，參觀大理石工廠，大理石製造過程及製成品。

專車往機場乘機飛返台北市，即下榻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下午參加政府安排節目。

第六天（十月十日，星期五）

台北（是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

全日由政府安排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七天至第九天（十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三日；星期六至星期一）

台北

參加政府安排之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十一及十二天（十月十四日至十月十六日；星期二至星期四）

台北－南下

除第十天供應早飯外，全部節目及膳宿由政府安排。

第十三天（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北上－台北

由政府安排（包括早午飯）返抵台北。

晚飯及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四天（十月十八日，星期五）

台北－香港

早飯廣東點心。飯後自由活動購買土產及紀念品。

專車送往松山機場，辦理離境手續後。乘坐豪華噴射客機返香港。

參加辦法：

①報名時繳交二吋正面半身相片八張。身份證副本一份。

②填寫入出境簽證申請表乙份。

③先交港幣二百元作為部份費用，其餘費用於起程前二十天付清。

諮詢：

詳細旅程秩序表，歡迎於辦公時間來香港洛克道四○二至四○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會所或撥會所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查詢。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萬人」是代表衆人之意
「萬人日報」報名改不得

在本港四百萬正義的市民「催生」下，「萬人日報」快將「臨盆」了，這是何等大快人心的喜訊啊！

萬人週刊新一〇一期新聞以外，萬人傑先生對古國之民先生所建議用「國民」二字代替「萬人」兩點理由不能改名的分析，相當正確與周詳。白雲對此完全擁護。

古國之民先生澟於正義，出此建議，並無不對之處，令人至堪敬佩。老萬說得好：「萬人」是衆人之意，並非代表萬人傑，「萬人日報」是大家的報紙，人人有發言權，人人可使用這輿論工具……。

是的，在此滿天陰霾的今天，遍地佈滿毛蟲、變色蟲、小爬蟲，這些蟲，帶着毒菌，爲害人類。敢於拿起「─C─」滅菌、殺蟲、消毒者，試問能有幾許。

「萬人」便是在這個日月無光的年代裏，以「衆醉我醒」的姿態，從一絲微弱的光中日漸壯茁成長起來，以至今天照耀着這個「東方之珠」，成爲在鐵幕邊緣的一座光芒四射的燈塔，指出着航行的方向，使在黑暗中的航行不致觸礁。

「萬人」是代表着香港正義市民的喉舌，唯有「萬人」才能表達出四百萬人的心聲。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萬人日報」創刊後，定能在「衆濁我清」中一枝獨秀。

我們是以水制火，以正勝邪，鋤奸除暴，惟有「萬人」的嚴正立場，才可立於不敗之地。「萬人」是中華民國堂堂正正的國民，永不搖擺退卻，永不褪色妥協，諒古國之民先生定同意此一說法，而不再執一己見吧！

「人民」是獨夫毛澤東御用的代名詞。爲什麼的「人民日報」，便是毛澤東日報，「人民銀行」，便是毛澤東銀行，「人民政府」，即毛澤東政府是也，毛澤東欺世盜名，以中國七億被奴役的苦難人民作幌子，罪不容誅。中國的七億被奴役同胞，在牠的鐵蹄踐踏下、鞭策下，忍着且作偷生，期望重睹天日，誰會被牠欺騙呢？只有那班國際上不顧道義的短視政客、海外的無恥墮子、投機分子、幫兇、幫閑、小爬蟲、變色蟲、文醜、赤棍、貓腳爪、左口魚、狗尾巴才會對着中共搖尾。我們是反牠們反到底的，爲國忠貞不貳。

「萬人日報」的誕生，是我們自己的喜事，亦是值得歡忻鼓舞的一件大事。還可以說，是老萬對「豆皮任」還擊鬬爭中取得的重大勝利，等到創刊面世的那一天，請問「豆皮任」的心頭怎麼樣？

「萬人日報」創刊的日期是鐵定了，你還會再來惡毒的一招，把萬人整一下，使它胎死腹中嗎，「任不明」先生？

這裏奉告閣下，若想來「萬人日報」闢個地盤，寫點流水集或閒花集一類之乎者也的東西，並無不可，但，要講明的，應表明態度，不要投機，堅定立場，共體時艱，精忠報國，不要唱反調，最好還是多寫點反共除暴的文章，我們便歡迎你，亦相信萬人傑先生亦會以事對人，容納你到萬人來的，尊意如何！　（白雲）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秋堤疏柳

葉玉超

灞橋瘦影拂長空。無力吹綿負晚風。
寄語殘蟬休抱唱。蕭疏非復舊時容。

風裏殘荷

前人

入秋爭份瞻殘粧。池館聞聲枕簟涼。
悄立風前憐玉骨。擎珠無力任飄揚。

題牡丹圖

前人

聲價何曾貶洛陽。依然絕色冠群芳。
沈香亭北微醒酒。猶帶楊妃薄暈妝。
幾枝紅豔絕風華。綠葉輕扶乍吐葩。
未用檀心矜富貴。天香願入雅人家。

詠馬

前人

不逢伯樂志焉酬。如此長材肯暗投。
馳騁疆場千里月。縱橫關塞一天秋。
長嘶早具行空志。奮蹴寧無致遠謀。
增蔵何曾甘伏櫪。尙容富貴執鞭求。

杏花春雨憶江南

前人

斷橋水漲雨迷濛。景物猶縈客夢中。
屈指江南春欲暮。枝頭杏已嫁東風。
柳堤鶯語雨痕新。春滿江南入夢頻。
深巷賣花餘韻繞。聲聲喚醒玉樓人。

春柳

前人

晴垂芳態灞橋東。輕拂柔條剪剪風。
隄上烟籠春幾許。樓頭愁鎖恨無窮。
舞腰嫋娜鶯聲裏。綠影婆娑燕語中。
身世不關飛絮感。化萍何日問蒼穹。
東君有約到臺城。綠帶青絲拂有聲。
夾岸暗藏鶯語細。芳池靜寫鳳文明。
非烟非縷休疑幻。如眼如眉總繫情。
避世甘隨陶令隱。當年曾負五株名。

題楊花怨曲

葉玉超

牽情無計只長嗟。上苑春風御柳斜。
願附楊花魂一縷。隨他俊影到天涯。
寂寞情懷鬱不開。深宮夜靜每低徊。
燭殘遍結相思淚。已冷心猶寸寸灰。
作繭春蠶惹恨多。繫情無力奈絲何。
相思淚共聲聲雨。和入深宮一曲歌。
柳色青青映鏡臺。關聊春意指環猜。
含愁欲問南來燕。可帶斯人信息回。

酒痕

前人

綺席清筵奏。紅裙勸酒頻。
罰依金谷數。醉倒玉山春。
杯影知深淺。襟痕認舊新。
餘香縈夢裏。猶念畫樓人。

九日登高

前人

登臨欣有伴。人在履聲中。
香海迷濛碧。爐峯氣象雄。
山花如許瘦。楓樹不勝紅。
千里家園隔。鄉心一樣同。

鴻基自印尼來出示近水樓詩集誌佩

董希濳

壯遊得句每雄奇。萬里歸舟載客詩。
犵鳥蠻花通興會。椰風蕉月拓襟期。
吟多不廢陶公業。學飽還淹董子帷。
一洗窮工迂闊論。清才頁賈兩相宜。

書懷卽用鴻基歲晚原韻

董希濳

海嶼徜徉寄此身。轉因寥落一含嚬。
浮生却喜游三昧。往事渾疑隔雨塵。
草草百年今視昔。芸芸眾相我猶人。
行踪應不干星象。何必深山始隱淪。

謝仲岐寄贈唐宋詩選

董希濳

勗學深衷古誼存。拜嘉勝似沐殊恩。
歐蘇雅調人難企。李杜神工世所尊。
耽玩幾將忘寢食。留貽幷可付兒孫。
只愁秦火燎原日。一點靈犀是禍根。

次韻答洪琦並約飲

董希濳

終歲暄和地。今看雪意侵。
闌凭半臂冷。幕護一燈深。
選勝幽人事。驚寒倦客心。
買春如有興。樽酒足追尋。

節夕偕楊奇等遊淺水灣並柬少平兄

董希濳

百計尋歡遣却秋。肯辭佳節夜從遊。
燈迷鬢影春常暖。風送歌聲韻若流。
瀉玉清輝窺水活。濺花細浪齧沙柔。
分明夢入華胥境。爲問何人未洗愁。
那復歸心對月明。故山猿鶴亦魂驚。
鶯花南國長娛客。烽火中原未息兵。
儘許形骸供放蕩。每懷縞紵感生平。
輸君占盡天倫樂。此夕雙圓倍有情。

品茗

蕭子光

新泉活火烘。瀹茗月明中。
蟹眼浮香綠。龍團泛色紅。
蔡襄評甲乙。陸羽論雌雄。
難得詩脾沁。一甌萬慮空。

鯉門東望

前人

雙峽參天秀。鯉門浪似銀。
海鷗盤鷁首。寒雁逐魚鱗。
北顧胸餘憤。東望意轉申。
晨曦迎紫風。大地可回春。

己酉元旦書懷

前人

元朔聞雞唱。思潮反覆生。
催人年近耋。作客鬢頻更。
骨肉多星散。鄉關入夢縈。
何時償素願。執手對香城。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註銷
WITHDRAWN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 1761 08422639 8